

目录

[總編輯第8卷序言 2](#_Toc58922239)

[明代度量衡制 5](#_Toc58922240)

[明王朝諸帝 6](#_Toc58922241)

[導論 8](#_Toc58922242)

[地區的差異 9](#_Toc58922243)

[科學思想 9](#_Toc58922244)

[農業技術 10](#_Toc58922245)

[手工業生產 10](#_Toc58922246)

[城市和城市化 10](#_Toc58922247)

[第一章 明代政府 13](#_Toc58922248)

[行政地理 13](#_Toc58922249)

[政府人員 17](#_Toc58922250)

[皇帝、皇室及其宗人 17](#_Toc58922251)

[皇帝 17](#_Toc58922252)

[宮中婦女 18](#_Toc58922253)

[宦官 19](#_Toc58922254)

[皇親 21](#_Toc58922255)

[貴族 23](#_Toc58922256)

[文官 23](#_Toc58922257)

[仕途 24](#_Toc58922258)

[任職的情況 29](#_Toc58922259)

[武職 35](#_Toc58922260)

[武官 36](#_Toc58922261)

[軍人 39](#_Toc58922262)

[對軍事的財政支持 43](#_Toc58922263)

[政府結構 44](#_Toc58922264)

[新制度的沿革 45](#_Toc58922265)

[重組元代遺留的制度 45](#_Toc58922266)

[新協調機構的出現 46](#_Toc58922267)

[一般行政的等級 49](#_Toc58922268)

[各級監察和司法機構 53](#_Toc58922269)

[各級軍事組織 56](#_Toc58922270)

[明代施政的質量 58](#_Toc58922271)

[第二章 明代的財政管理 67](#_Toc58922272)

[導言 67](#_Toc58922273)

[明代財政制度的形成 67](#_Toc58922274)

[第一代皇帝的信條：節儉和簡約 67](#_Toc58922275)

[成祖：無組織的擴張 68](#_Toc58922276)

[妥協和讓步 68](#_Toc58922277)

[1430年后的財政狀況 70](#_Toc58922278)

[財政組織和總的實踐原則 70](#_Toc58922279)

[作為主要財政官員的皇帝 70](#_Toc58922280)

[戶部和與它相抗衡的機構 72](#_Toc58922281)

[地區的行政機構 73](#_Toc58922282)

[軍事組織與軍隊后勤 76](#_Toc58922283)

[國家的收入及支出 76](#_Toc58922284)

[田賦 76](#_Toc58922285)

[役 80](#_Toc58922286)

[鹽業專賣 82](#_Toc58922287)

[雜項收入 85](#_Toc58922288)

[16世紀的再調整及最后的崩潰 87](#_Toc58922289)

[主要管理問題 87](#_Toc58922290)

[擴大軍費的再調整 89](#_Toc58922291)

[一條鞭法改革及其局限性 90](#_Toc58922292)

[不正當的征稅和腐敗 92](#_Toc58922293)

[張居正管理下的財政穩定時期 93](#_Toc58922294)

[17世紀最后的崩潰 95](#_Toc58922295)

[結論 97](#_Toc58922296)

[第三章 明代的法律 102](#_Toc58922297)

[明代法律的特點 105](#_Toc58922298)

[明代的懲處制度 107](#_Toc58922299)

[三法司 108](#_Toc58922300)

[刑部 109](#_Toc58922301)

[都察院 109](#_Toc58922302)

[大理寺 109](#_Toc58922303)

[軍事司法機構 109](#_Toc58922304)

[省和地方的司法權力 110](#_Toc58922305)

[其他具有司法職能的機構 110](#_Toc58922306)

[明代的法律程序 111](#_Toc58922307)

[誣告和殺人 112](#_Toc58922308)

[程序條例 113](#_Toc58922309)

[關于婦女的條款 114](#_Toc58922310)

[性犯罪 115](#_Toc58922311)

[逼人自殺 116](#_Toc58922312)

[經濟犯罪 116](#_Toc58922313)

[法制教育和法律專業 117](#_Toc58922314)

[法律手冊和注疏 118](#_Toc58922315)

[徐繼及其妹之案 119](#_Toc58922316)

[結論 120](#_Toc58922317)

[附錄甲 明律的注疏和法學手冊 121](#_Toc58922318)

[附錄乙 為知縣準備的明法律手冊 122](#_Toc58922319)

[其他引用的書目 124](#_Toc58922320)

[第四章 明朝與亞洲腹地 130](#_Toc58922321)

[史料 130](#_Toc58922322)

[蒙古的威脅 131](#_Toc58922323)

[明王朝與分裂的喇嘛教地區 140](#_Toc58922324)

[中亞：與中國削弱的關系 142](#_Toc58922325)

[從女真到滿族 148](#_Toc58922326)

[第五章 明代中國與朝鮮的朝貢關系 162](#_Toc58922327)

[中國與朝鮮朝貢關系模式 162](#_Toc58922328)

[明朝與朝鮮關系：第一階段 162](#_Toc58922329)

[高麗與明王朝的建立 162](#_Toc58922330)

[朝鮮王朝早期明朝與朝鮮的關系 164](#_Toc58922331)

[朝貢使團 166](#_Toc58922332)

[到中國的朝鮮使者 166](#_Toc58922333)

[明朝的遣朝使者 167](#_Toc58922334)

[明朝—朝鮮—女真的三角關系 168](#_Toc58922335)

[朝鮮與女真部落的聯系 168](#_Toc58922336)

[明朝對女真的政策 169](#_Toc58922337)

[明朝與女真聯系的后果 169](#_Toc58922338)

[明朝與朝鮮關系的其他問題 171](#_Toc58922339)

[冊封 171](#_Toc58922340)

[朝貢清單上的貢品 172](#_Toc58922341)

[人貢 172](#_Toc58922342)

[豐臣秀吉入侵時期的明朝與朝鮮關系 173](#_Toc58922343)

[朝鮮與明王朝的覆滅 176](#_Toc58922344)

[第六章 明朝對外關系：東南亞 180](#_Toc58922345)

[第七章 與歐洲沿海國家的關系，1514—1662年 199](#_Toc58922346)

[朝貢國家的范式 199](#_Toc58922347)

[葡萄牙人的進入，1514—1524年 200](#_Toc58922348)

[從寧波到澳門，1530—1572年 203](#_Toc58922349)

[澳門與長崎，1572—1640年 205](#_Toc58922350)

[馬尼拉 210](#_Toc58922351)

[傳教士與明王朝 215](#_Toc58922352)

[橫沖直撞的荷蘭人 217](#_Toc58922353)

[在臺灣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 218](#_Toc58922354)

[沿海中國人的世界 221](#_Toc58922355)

[第八章 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約1470—1650年 227](#_Toc58922356)

[導言 227](#_Toc58922357)

[白銀與明朝的貨幣制度 229](#_Toc58922358)

[中歐和新大陸白銀的采礦及其對中西方貿易的影響 233](#_Toc58922359)

[明朝后期的日本白銀與中日貿易的擴大 237](#_Toc58922360)

[明朝后期影響中國外貿的貨幣因素 239](#_Toc58922361)

[國外白銀與晚明經濟 240](#_Toc58922362)

[第九章 明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 261](#_Toc58922363)

[導言 261](#_Toc58922364)

[宏觀經濟環境 261](#_Toc58922365)

[導論：區域劃分 261](#_Toc58922366)

[氣候 263](#_Toc58922367)

[人口 266](#_Toc58922368)

[導論：人口趨勢 266](#_Toc58922369)

[國內的遷移類型 268](#_Toc58922370)

[人口統計學的標志 269](#_Toc58922371)

[人口計算 269](#_Toc58922372)

[耕地面積 272](#_Toc58922373)

[導言：土地丈量 272](#_Toc58922374)

[洪武時期的土地丈量 273](#_Toc58922375)

[洪武帝到張居正的幾次丈量 274](#_Toc58922376)

[張居正的丈量 275](#_Toc58922377)

[在耕地面積下的計算 276](#_Toc58922378)

[價格和貨幣 278](#_Toc58922379)

[農村行政：征稅和農村社會秩序 280](#_Toc58922380)

[組織民眾 280](#_Toc58922381)

[導言：里甲制 280](#_Toc58922382)

[里甲制的實施 283](#_Toc58922383)

[作為社區的里甲 284](#_Toc58922384)

[里甲內部的劃分 285](#_Toc58922385)

[組織土地：土地的類別 286](#_Toc58922386)

[農村行政：15、16世紀的變化 287](#_Toc58922387)

[反逃稅逃役的改革 287](#_Toc58922388)

[防止里被瓦解的改革 290](#_Toc58922389)

[新的組織形式：保甲和鄉約 290](#_Toc58922390)

[治水 293](#_Toc58922391)

[一條鞭法改革：簡化預算 293](#_Toc58922392)

[鄉村的商業化 295](#_Toc58922393)

[市場結構 295](#_Toc58922394)

[區域間的差異 299](#_Toc58922395)

[主要商品：棉花和絲 302](#_Toc58922396)

[商人集團 303](#_Toc58922397)

[農業的反應 304](#_Toc58922398)

[走向農業集約化 304](#_Toc58922399)

[土地所有制的幾個社會經濟側面 307](#_Toc58922400)

[擁有土地的面積 307](#_Toc58922401)

[一田數主制 310](#_Toc58922402)

[農業和土地制度：區域的差別 311](#_Toc58922403)

[華北 311](#_Toc58922404)

[江南：蘇州 313](#_Toc58922405)

[江南：徽州 315](#_Toc58922406)

[江南：桐鄉 316](#_Toc58922407)

[江西 316](#_Toc58922408)

[湖廣 317](#_Toc58922409)

[四川 318](#_Toc58922410)

[福建 318](#_Toc58922411)

[珠江三角洲 320](#_Toc58922412)

[晚明的社會經濟發展 320](#_Toc58922413)

[“紳士”的地位 320](#_Toc58922414)

[作為社會經濟群體的功名獲得者 321](#_Toc58922415)

[國家和晚明的治水 324](#_Toc58922416)

[晚明賦役結構的改革 325](#_Toc58922417)

[結論 328](#_Toc58922418)

[第十章 交通通信和商業 371](#_Toc58922419)

[國家的交通通信和運輸體系 372](#_Toc58922420)

[驛傳 372](#_Toc58922421)

[郵政 380](#_Toc58922422)

[遞運所 381](#_Toc58922423)

[漕運制 381](#_Toc58922424)

[大運河 382](#_Toc58922425)

[運輸 385](#_Toc58922426)

[水運 386](#_Toc58922427)

[陸運 388](#_Toc58922428)

[商業運輸 389](#_Toc58922429)

[海運 389](#_Toc58922430)

[旅行 389](#_Toc58922431)

[商業旅行 389](#_Toc58922432)

[士紳旅行 389](#_Toc58922433)

[朝圣 389](#_Toc58922434)

[路程知識 389](#_Toc58922435)

[旅行速度 389](#_Toc58922436)

[知識的傳布 389](#_Toc58922437)

[國家文件的傳送 389](#_Toc58922438)

[私人文書的傳送 389](#_Toc58922439)

[當眾宣讀 389](#_Toc58922440)

[公開張貼的榜文 389](#_Toc58922441)

[印刷 389](#_Toc58922442)

[國家出版活動 389](#_Toc58922443)

[地方官員的出版活動 389](#_Toc58922444)

[學術出版活動 389](#_Toc58922445)

[地圖出版活動 389](#_Toc58922446)

[宗教出版活動 389](#_Toc58922447)

[商業出版活動 389](#_Toc58922448)

[藏書 389](#_Toc58922449)

[學堂圖書館的建立 389](#_Toc58922450)

[商業 389](#_Toc58922451)

[商業和明代國家 389](#_Toc58922452)

[國家專賣 389](#_Toc58922453)

[市場 389](#_Toc58922454)

[商品 389](#_Toc58922455)

[白銀 389](#_Toc58922456)

[海上貿易 389](#_Toc58922457)

[明代社會的商人 389](#_Toc58922458)

[第十一章 晚明思想中的儒學 389](#_Toc58922459)

[導言 389](#_Toc58922460)

[核心思想 389](#_Toc58922461)

[學問精英 389](#_Toc58922462)

[晚明的道學 389](#_Toc58922463)

[詮釋者輩出：第一代 389](#_Toc58922464)

[學說與歧異：再傳的一代 389](#_Toc58922465)

[重新強調道德工夫 389](#_Toc58922466)

[儒士之學的其他追求 389](#_Toc58922467)

[誰是晚明的“儒家” 389](#_Toc58922468)

[與道學無關的士的努力 389](#_Toc58922469)

[作為學術追求的考證學 389](#_Toc58922470)

[第十二章 天學：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國 389](#_Toc58922471)

[穿上新衣 389](#_Toc58922472)

[西士利瑪竇 389](#_Toc58922473)

[利瑪竇著作中所提出的天學 389](#_Toc58922474)

[與天學相關的文士：三柱石 389](#_Toc58922475)

[南京教難 389](#_Toc58922476)

[重建天學 389](#_Toc58922477)

[為皇帝服務的天學 389](#_Toc58922478)

[第十三章 明代的官方宗教 389](#_Toc58922479)

[導言 389](#_Toc58922480)

[官方宗教 389](#_Toc58922481)

[帝國專制與士子精英：大祀 389](#_Toc58922482)

[天地祭祀 389](#_Toc58922483)

[帝國的祖先崇拜 389](#_Toc58922484)

[引論 389](#_Toc58922485)

[歷史 389](#_Toc58922486)

[社稷祭壇 389](#_Toc58922487)

[道教與大祀 389](#_Toc58922488)

[官方宗教與帝國 389](#_Toc58922489)

[犯罪問題 389](#_Toc58922490)

[結論 389](#_Toc58922491)

[第十四章 明代佛教 389](#_Toc58922492)

[導言 389](#_Toc58922493)

[明代初期的佛教 389](#_Toc58922494)

[明代中期的佛教 389](#_Toc58922495)

[晚明時期的佛教 389](#_Toc58922496)

[晚明時期的四位佛教大師 389](#_Toc58922497)

[晚明社會中的佛教 389](#_Toc58922498)

[第十五章 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389](#_Toc58922499)

[參考文獻介紹 389](#_Toc58922500)

[5.明代中國與朝鮮的朝貢關系 作者：唐納德·N.克拉克 389](#_Toc58922501)

[6.明朝對外關系：東南亞 作者：王賡武 389](#_Toc58922502)

[7.與歐洲沿海國家的關系，1514—1662年作者：小約翰·E.威爾斯 389](#_Toc58922503)

[11.晚明思想中的儒學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389](#_Toc58922504)

[12.天學：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國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389](#_Toc58922505)

[13.明代的官方宗教 作者：羅梅因·泰勒 389](#_Toc58922506)

[15.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作者：朱迪斯·A.伯林 389](#_Toc58922507)

[參考書目 389](#_Toc58922508)

[譯后記 389](#_Toc58922509)

# 總編輯第8卷序言

自1966年費正清（1907—1991）和本人開始為《劍橋中國史》擬訂計劃以來，已經過了30年。前面的總編輯序是在20年前寫的，不久，第一批的幾卷在1978年和1979年問世。隨著本卷的出版，現在有11卷印成。

在其間的若干年中變化很多。1966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中國和中國的學術界正在進入最凄涼的一段時期。歷史專業與一切門類的知性活動一樣遭到了破壞。在正常時期我們在[編寫《劍橋中國史》]這一事業中尋求參與的中國同行被壓制而默不作聲并遭受羞辱。我們不可能與他們交流，否則會給他們帶來危險。

當我們在1976年寫作時，其規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議的人類苦難和已經造成的可怕的破壞是一清二楚的。有些杰出的歷史學家去世，有些自盡。其他的許多人被強制放逐，在日益惡化的條件下生活了10年多，不得繼續工作。大的學術機構已經癱瘓。能幸存的學術生活被完全政治化了。1967—1972年期間，嚴肅的歷史學刊物和專著的出版已經停止。少數能出版的歷史作品都是陳腐的政治宣傳。即使在1976年，嚴肅的出版物仍如涓涓細流，而且大部分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前較愉快的環境之中。中國的大學仍沒有正規的研究生水平的教學，以造就一批亟須的年輕一代學者。

1978—1979年《劍橋中國史》第1卷問世之際，情況開始變化。一批中國歷史學家已獲準去西方旅行，開始時大部分是謹慎地參加會議和研討會的資深學者。1979年和1980年，編寫兩卷論述明代的《劍橋中國史》（本卷為下卷）的最初籌劃工作在普林斯頓舉行的兩次國際研討會上進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參加這類國際會議的開始。不久，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批學生開始在西方大學中深造。

16年以后，本卷已在改變了的氛圍中完成。探討歷史學不同方面的大型國際會議每年舉行多次。大量中國研究生來到西方，他們受訓的水平不斷提高。西方的歷史學者不必非與幾十年來已被蓄意禁止接觸世界學術的同時代的中國人打交道。大部分西方的中國史學者的著作已被譯成中文。中國的歷史學術范圍比起我們西方所熟悉的范圍也許仍較受到限制，但現在中國的歷史學家能相對自由地接觸到西方的知識天地。許多人在歐洲和北美已經接受部分的訓練，有著國外朋友的網絡，并且具有共同的使命感，試圖從所有的方向去了解過去。

幸運的是，在人民共和國工作的中國歷史學家遭受的苦難并未波及所有的華人史學家。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幾個大學中一直有較小的學者團體，他們把西方的和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結合起來，頗有成果。這些團體繼續在茁壯成長。

但更為重要的是臺灣的學術界，許多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國重要學者已在那里重新定居，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他們及其后繼者已經在那里系統地建立了一個具有豐富資源的學術社團，它在國際上對歷史研究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臺灣的學者保持著研究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最高學術成就；除了進行大量的研究，臺灣對許多西方人來說還是一個重要的培訓地。比起在大陸工作的同時代人，臺灣的歷史學家享有與西方學術界更長期、更密切的交往。他們之中許多人在北美享有學術地位。他們的著作，大陸的歷史學家現在能夠獲得，并被廣泛閱讀，這大大地有助于賦予歷史專業一種體現共同目標的感情。

[20世紀]的最后25年還出現了其他變化。在吸引嚴肅的學術興趣的方方面面的課題方面，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術范圍也已有了大規模的發展，學術成就的總的質量已大大地提高了。西方的歷史學家現在可以自由地接觸到人民共和國和臺灣的一切檔案材料，這在2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和中國的圖書館互相合作，編制全球性的書目。不但有一群年輕的中國學者得以去國外從事歷史研究，而且許多年輕的西方研究生和學者也已能夠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所認真學習，還可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前嚴禁外國人進入的中國的一些地方自由旅行。

這種情況的一個明顯的后果就是出現了新的一代有早期中國史專長的年輕的西方學者；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這個領域在西方已被嚴重地忽視，但由于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特別是由于在1950年以后的新的發掘，這個領域有了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大量考古新發現的成果開始出版，我們于是作出決定：雖然早期的中國史這一領域顯然是至關重要的，但它仍處于難下定論的狀態，所以試圖在《劍橋中國史》中收入一項恰當的全面看法尚為時過早，因此我們只能無奈地放棄。在這個階段，專家們表現出更大的勇氣，熱切地利用這種新材料。許多年輕的歷史學者、考古學者、社會人類學者、碑銘學者和語言學者開始出版頂尖水平的著作，并且形成了高度專業化的專家群體。這一研究早期中國的學術成就新浪潮近來使劍橋大學出版社得以委托我們撰寫一部單獨的《劍橋中國古代史》，以填補這一十分重要的空缺。

自[撰寫《劍橋中國史》]這項事業開始以來，另一個鮮明的變化就是我們潛在的西方讀者群的急劇變化。在1966年，中國對西方的普通讀者來說，甚至對許多專業的歷史學家來說，仍是一個處在西方人目光邊緣的國家，它之所以引起公眾的興趣，主要是由于它近期的革命，以及它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它的歷史仍是專家們涉足的領地。在西方國家，開闊教育的眼界，包括對非西方文化作出一定程度的報道的運動還剛剛開始。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其勢頭愈來愈猛，現在我們可以設想，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人們至少會膚淺地多少接觸到中國的文化和歷史。40年前盛行的對世界的目光短淺的觀點因中國自己有意識地排斥外國人和敵視西方的一切事物而被夸大了，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隨著亞洲的形象在我們共同的經濟前景中開始比以往呈現得更為強大，以及更多的西方人以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開始訪問這個國家，這個觀點已經土崩瓦解。電視在樹立這種新的意識時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每個擁有電視機的西方人已經感受到了大量中國面貌的生動形象，如從如畫的風景和過去的紀念碑，直至工業城市中發展迅猛的污染狀況。電視對某些事件的報道產生了政治制度的視覺印象，其影響遍及全世界，遠比用文字印刷的最佳的報刊文章更令人難忘。

封閉的結束不但增強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和興趣。新的開放也被強加給中國的統治者。他們再也不可能使民眾對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和情況一無所知。通過電視機，中國人開始看到世界其他地方面貌的生動形象。后來，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旅行看到了外部世界，或者能夠與生活在國外的親戚、同事和商業伙伴建立聯系。電腦和傳真機的出現使人們能與外部世界建立永久性的雙向聯系，這種聯系再也不能中斷了。

我們在本卷提到的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史學家，不論是他還是她，是華人還是西方人，不管他用何種文字寫作，都是這一新的國際化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體系是由信息技術、互相聯系和互相依存建立起來的。在許多方式方法方面，在我們發現的至關重要的課題方面，在我們對過去事件社會背景的總的觀念方面，在從過去尋求教訓方面，我們仍持不同意見。但是我們都了解，不管我們對待過去的態度變化有多快，也不管我們對過去的解釋會發生多大變化，過去是我們自我的一個永恒部分。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各種災難源自一種被誤導的和徒勞的信念，即人可以完全被塑造一新，可以斷絕他們過去的文化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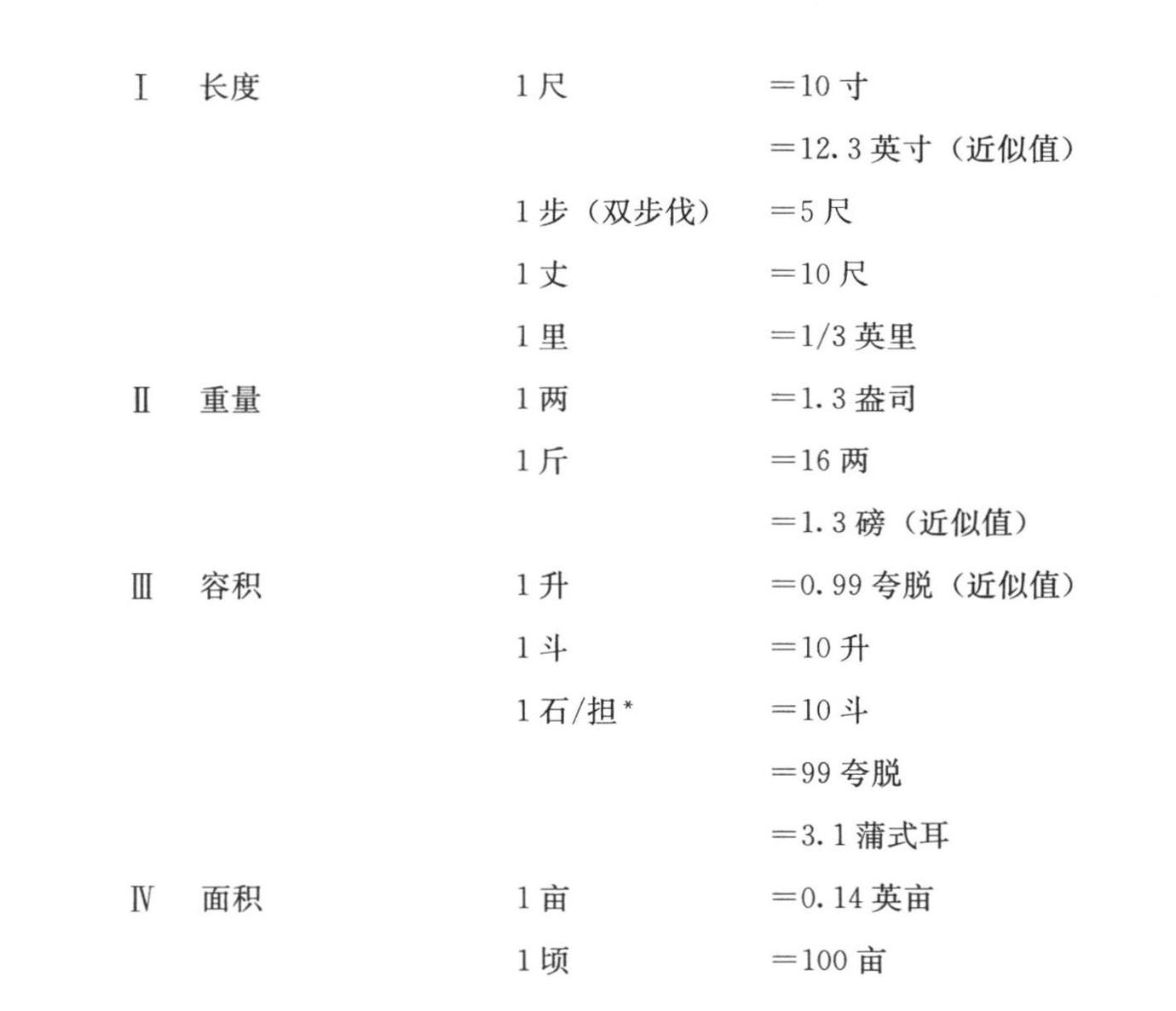
過去不是一個國家或一種文化獨有的。所有我們的歷史都是人類過去經歷的一部分。正如我們在20年前所說的那樣，“中國的歷史屬于世界”，隨著我們要生活在一個中國無疑將重新取得歷史性重要地位的未來世界之中，這就更使人非信不可了。我們希望，這部當前在北京和臺北正在被譯成中文的歷史著作將會對這種相互理解有所貢獻。

崔瑞德

1996年

（楊品泉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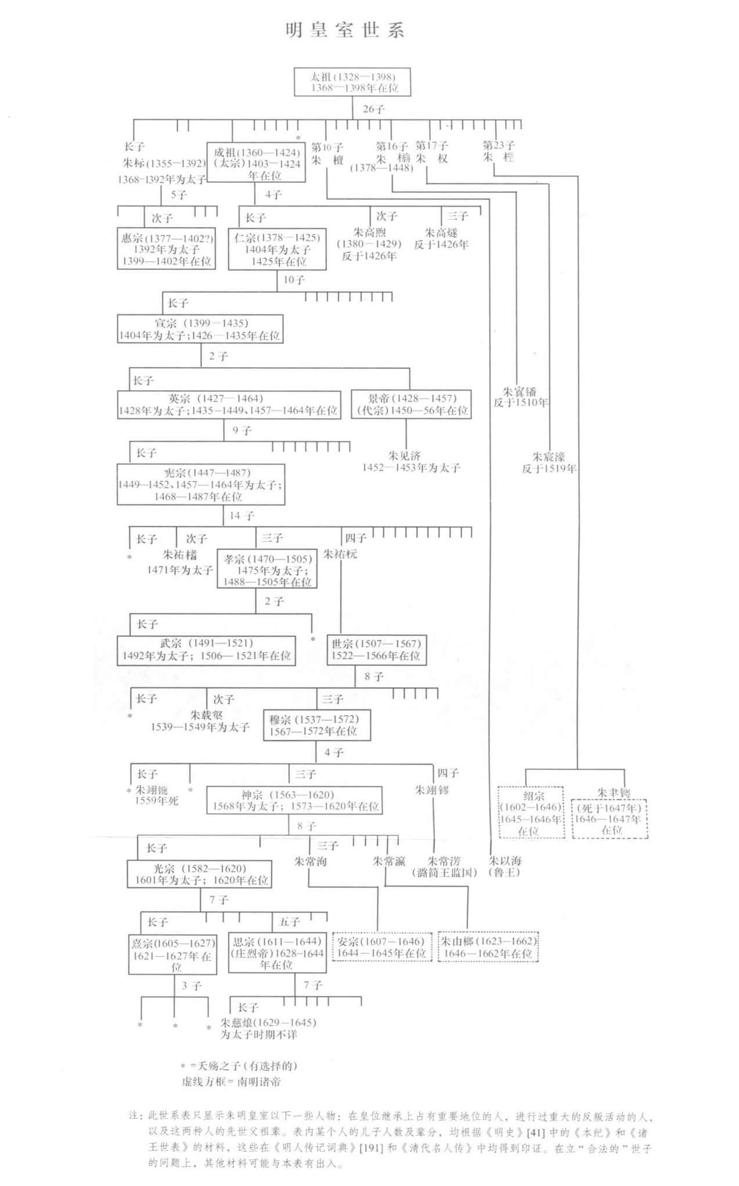
# 明代度量衡制



注：本書各章有時提到的中國度量衡所依據的材料，其出入令人無所適從，而且它們取自標準單位各不相同的地區。它們并不是貫穿于明朝始終和全國性的標準，所以只能視作近似的數據。\*石/擔應該是容積單位。但是它經常被用作相當于100斤的重量單位。

# 明王朝諸帝





# 導論

《劍橋中國史》第7、8兩卷專門論述明代（1368—1644年）的各個方面。第7卷是明代政治史的記述，第8卷則匯集了這段時期不同的課題研究。這兩卷的編寫計劃早在15年前的兩次連續的研討會上作出，兩次會議由全國人文學科基金會慷慨資助，于1979年和1980年的兩個夏季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有二十多位可能的撰稿人和高年級的大學生參加。在這兩個夏季，他們和本書的兩位主編每次都討論明代的研究范圍達數周之久。兩卷的撰寫計劃被擬訂出來，編寫的各章也都分給了作者們。我們決定遵循兩卷隋唐史的模式（隋唐史的前一卷是當時出版的前近代史的惟一的一卷），先寫記敘性的前一卷，然后再寫匯集各個課題研究的后一卷。

這兩次會議不但開始了撰寫劍橋史各卷的過程，而且激發了西方學者對明代研究的興趣，并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正如中國的學術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陰影中凸現出來那樣，它們也有助于為從事共同的歷史事業的中、日和西方史學家們的有益合作奠定基礎，而這種合作在現在已經是被視為當然的事了。

一些不能預見的事件延誤了原來打算完成這兩卷明史的日程。第7卷于1988年問世，一部未經授權的中譯本在1992年初出現于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時，中國尚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組織。——譯者注）。現在，第8卷經過長期的撰寫、重新規劃和編輯而終于完成。明代史的研究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已經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我們已經打算把新的學術成果收進本卷。主要的幾章僅在三四年前才被分給作者，以反映這些廣泛的發展，這樣就必須改變主編和個別作者的計劃。

把像本書那樣一部多名作者撰寫的大部頭著作的各章匯集起來只是成書的一個步驟。隨之而來的是需要做更細致和費力氣的工作，以使全書在風格上統一。本書大大得益于詹姆斯·蓋斯博士早期過細的編輯技巧，還有其后任拉爾夫·邁耶，他為出版本卷準備好了計算機化的手稿。我們還幸運地得到普林斯頓大學蓋斯圖書館的馬丁·海德拉博士的協助，他為我們解決了許多書目編排的問題，同時自己還撰寫了內容豐富和有創見的一章。我們還要感謝本書的幾個作者和許多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的同事，這不但是由于他們這些年來的耐心，而且還由于在本卷成書過程中，他們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慷慨的幫助和建議。

第8卷包括了明代許多課題的研究。它從這一方式或另一方式論述了政府的結構、財政和法律制度、對外關系、地方社會的運作、農業、貨幣與經濟、運輸與交通通信、佛教和道教，以及儒家思想的歷史。本卷論述的題目大部分不僅僅在一章中加以討論。有些問題的不同觀點出現在兩章或幾章中，這些反映了不同的作者自己的研究所得。本書對作者不強加統一的解釋。大家同意，每位作者寫他或她感到有興趣的內容；當他們感到有必要時，也可寫不同意其他作者的內容，但他們應該知道相互不同的觀點，并在文字中適當地提到這些分歧。

有些大而重要的題目不是本卷各獨立章的主題。有的題目即使在討論其他主題時也沒有被充分地提及。根據計劃，我們不情愿地（就像《劍橋中國史》的其他各卷那樣）放棄了論述明代藝術和文學的幾章。兩者都是學術上范圍廣泛而且研究非常活躍的領域。然而，就藝術而言，許多高質量的圖例是絕對必要的，而明代的文學現在廣泛地被人研究，以致能獨立成卷。然而缺乏對這些課題的研討的缺憾，將使讀者不能對知識精英的有重要意義的事情有所了解，而正是這些事情才深深地影響著知識精英的思想和生活作風，并有助于使他們具有共同關心的對象和認同感。

我們原來計劃收入由專家撰寫的論農村經濟和農業技術、論手工業和生產技術的不同方面、論科學及其應用、論城鎮的成長和城市功能、論圖書印刷的社會史以及其他有關課題的篇章。在我們計劃的某些階段，這些主題的各章的撰寫也在進行，但后來不得不放棄。就現在本卷的篇幅而言，所有的重要方面都有涉及，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可是使我們遺憾的是，這一卷內容十分豐富的大部頭著作不可能再加以擴充，所以不能再把那些課題收入并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 地區的差異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的重要變化也許是：人們了解到，雖然在總體上試圖對中國的發展作全面的概括依然有重要的意義，但在地區的背景中描述特有的現象即使不是更加重要，也是同樣重要。在更早的階段，材料的稀缺（除了少數幾個我們非常了解的地區之外）限制了我們把中國歷史地方化的企圖。到了宋、元，地方化的企圖在愈來愈多的地方變得可行了。到了15世紀晚期，歷史學家被大量地區性的材料所“淹沒”，以致在討論任何題目時，對地區性因素的考慮幾乎變得必不可少。這種情況不但適用于以下方面的研究，如農村社會、地方官吏與其行政機制之間的關系、對非正式的地方管理作出巨大貢獻的有教養的地方士紳、農村民眾（這些在本卷都以一定的篇幅予以論述）；而且也適用于對以下方面的探討，如不同地區的無法無天和維持公共秩序的狀況，商業、經濟和社會網絡方面的探究，技術技藝的不同層面的發展，以及地方宗教形式和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的地區學派的討論。

## 科學思想

人們普遍地仍能遇到一個多少有點公式化的觀點：中國的科學和科學思想是其高度文明的組成部分，這一文明的發展也許在12世紀以前遠遠走在西方國家前面，但它后來在明、清時期就變得愚鈍而毫無生氣了。我們認為，這個觀點被大大地夸大了。明代政府經常是壓制性的，它堅決主張一貫狹隘的儒家正統觀念的企圖在某些情況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別在涉及科舉制度和學者精英的官方信條（如果不是私人思想）方面更是如此。但事實上在明代最后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期中，出現了非正統觀念、抗議、無拘無束的生活作風、在文學和思想中對男女關系的深入的審視，以及在一切藝術中出格的和創造性的表現等引人注目的繁榮現象。隨著時代精神的成長，還出現了一種情況，即擺脫對求知努力的束縛性的壓力，而這種求知性的努力非常合適地容許科學思想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

已故的李約瑟雖然把明代科學總體的衰落看成是一種典型的趨勢，但也注意到1500年以后數學活動的明顯的復蘇。天文學繼續顯著地進步，特別是把天文觀察實際應用于航海方面。制圖學和海員普遍使用的航海圖表的繪制也有長足的進步。醫藥學和藥理學是明代應用科學的豐產地。這個時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幾部最重要的植物學著作，它們著眼于實用性，是作為農藝學、藥理學，或在自然災害時期防止饑荒的副產品而寫的。1637年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總的來說著眼于實用性，是一部涉及面廣而且很有價值的關于工業技術的著作。我們還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橋和軍事技術方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學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960—1279年）那樣有創造性，這可能是事實；但就將科學技術實際應用到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個重要的時代。我們相信，一項致力于收集和評估一切有關材料的嘗試最終會使那種關于明代的心志和精神衰退的誤導人的總結成為陳腐的觀點。

## 農業技術

應用于農業的技術是一個顯然需要作出新的探索努力的研究領域。令人遺憾的是，在這一領域的20世紀的杰出人物、已故的天野元之助不能再為本卷完成原計劃收入的一章。這一章本來可以成為評估明代中國農業經濟的主要內容。這個課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引人注目之處。明代經歷了適應新大陸作物的原始階段，而這種作物對中國社會的復雜影響現在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討。但是需要補充的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16世紀中葉，甚至在中國農業開始取得新大陸作物之前，明代農業已處于迅速變化和適應的狀態。顯然，“不變的中國”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事實上更能迅速而廣泛地采用這些作物，把它們用作食物，并在新型經濟中利用它們。雖然弗朗西絲卡·布雷近期的論中國農業的著作為我們這方面的總的知識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貢獻[[1]](#_1_Fu_Lang_Xi_Si_Qia__Bu_Lei)，但是如果能看到把明代材料綜合起來并作出系統分析的情景，這才會引起人們最大的興趣。

## 手工業生產

從技術的、工藝的、社會和經濟的觀點對手工業和工匠手藝作出一個總的觀察是可能的，雖然并不容易。歸屬于這一標題下的大部分材料散見于本卷各處，但這個題目仍迫切地需要一個總的觀察，這種觀察要勾畫出本卷明確而集中提到的巨大的技術工匠集團衍生的社會和經濟中方方面面的影響，并深入到它更專業的細枝末節。中國文明的這些方面成了晚明時期世界的奇跡，當時西方商人首先來到中國，主要是尋求手工業技術制品、瓷器、絲綢和錦緞，玉石和珍貴木料的雕刻，漆器，精致的金屬制品，以及豐富得無與倫比的其他貴重物品。

但除了用于奢侈品交易的高級產品，中國的手工業者以其深厚的創造力生產了無數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和用品：從鞋、帽以及車、犁，到刀、梳子、剪刀、鐵鍋、各類紙張、皮革、編織品、陶瓷品和世界上最雅致的家具——真是一份無窮無盡的清單。我們認為，在明代，制造這類物品的設計和使用價值的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而明代的商品則被分配給更廣大范圍的民眾去使用。忽視這個領域，也就是回避給予明代生活的鮮明特征的大部分內容，但除了本卷敘述的內容，還沒有其他可行的途徑。

## 城市和城市化

最后，對明代的城市特征及城市化這兩個題目進行明確論述的時機已經成熟。早期的研究已為探究這一領域提供了扎實的、觀念上的和有分析力的框架。[[2]](#_2_Li_Ru_Ji_Er_Bo_Te__Luo_Zi_Man)

崔瑞德、郝若貝、斯波義信、施堅雅等人對唐、宋以來市場銷售和貿易的研究，已對商業革命、城市與鄉村等諸多部門的相互依存以及全國性市場的成長勾畫了一幅圖景：總之，經濟功能造成了成為中國社會史核心的城市化的成長模式。而且，如同晚明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城市勞動變化不定的特性也應成為研究城市特征的重要方面。

再轉到明代城市的物質方面，建筑傳統和城市規劃的觀念使宏偉的兩京都城及其他大小城市呈現出獨特的形式和外觀，這些方面已被研究得相當深入。對建于14世紀60年代與14世紀70年代的明代第三個京都（安徽的中都）的近期的研究正向我們說明，南京和北京的規劃和設計，都取自于建設中都成就的精華。[[3]](#_3_Wang_Jian_Ying__Yin_____Lun_Z)這將使我們注意去重新評估明代兩京的歷史。

一本內容豐富的著作近期在中國問世，其內容完全是探討明代城市的社會和經濟的各個方面[[4]](#_4_Han_Da_Cheng__Yin_____Ming_Da)，這表明中國學者把中國城市特征單獨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日益增長的興趣。這樣就把城市特征置于最廣義的社會架構之中進行研究，并能從傳統的史料中搜集到大量的信息。我們了解明代有相當數量的城市和大城鎮存在，其規模和繁榮程度都令人驚訝，由于這些近期的研究，人們對其認識頗有進展。[[5]](#_5_Guan_Yu_Dui_Jin_Qi_Di_Er_Shou)對明代城市特征的重點分析本來會對本卷作出有價值的補充，但這必須等到新版的《劍橋中國史》的問世，相信這部書肯定會在下一代學者中產生。

其他讀者無疑會在本卷中發現另外一些缺漏。例如，從定居在中國北部軍事社區的蒙古裔少數民族，到由明政府任命的土司管轄的少數民族群體，都不應僅僅作為一個地方治理問題來進行探討。明代婦女的社會地位似乎正在成為一個更明顯的注意焦點，特別在通俗的和娛樂性的文學得到充分的研究時更是如此。許多有關的問題，包括撫養兒童、領養、婚姻、納妾、婦女財產、自殺、色欲的重新盛行、與婦女和兒童有關的醫藥史，這一切都是在一系列有待于周密探究的歷史問題之列。明代的軍事力量仍需要進行廣泛的研究，以探究它的管理、它的社會構成、它的訓練和專業技能、它在戰場上的調度，及其在維持民間秩序中的作用。

雖然本卷收進了對明代儒家思想的精辟的論述，精英和識字的亞精英的思想意識的其他方面也能增加我們對明代生活結構的認識，在此結構中，迅速變化的商界也正在成為一個比以往更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讀者將會看到，以上所述的明代的幾個方面（無疑還有其他幾個特定的方面）不是被完全忽視，就是沒有被專門進行深入的論述；隨著明代吸引著不斷擴大的專家群體，這些差距會變得愈來愈明顯。我們希望對本卷這些缺漏的認識會激發其他人去進行新的研究，并導致新的著作的問世。

在編纂如此規模的一部綜合性著作時，在它包容的范圍，以及如何使涉及的范圍及時地趕上時代需要這兩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限制。此外，我們兩個主編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即在如此迅速發展的歷史領域中，我們仍只是觸及了浩如煙海的史料的表面；我們正在開始把許多從細節調查中所得的數據置于更廣泛的背景中進行研究，并把新的方法論應用于我們的材料上。因此，在某些特定的領域中，本卷在幾年中不可避免地會被不斷前進的學術研究所超過。盡管如此，我們仍認為第8卷滿足了目前的需要，充分展示了當前知識的新面貌，達到了綜合它涉及的領域的新水平，并且現在能夠恰當地在《劍橋中國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牟復禮

崔瑞德

（楊品泉 譯）

[[1]](#_1)弗朗西絲卡·布雷：《農業》，載《中國科技史》，第6卷第2部分，李約瑟編（劍橋，1984年）。

[[2]](#_2)例如吉爾伯特·羅茲曼：《清代中國和德川時代日本的城市網絡》，1973年。此書把明代的城市發展置于一種圖解的結構之中，并介紹了有用的概念研究手段。

[[3]](#_3)王建英（音）：《論中都》，北京，1992年。

[[4]](#_4)韓大成（音）：《明代城市研究》，北京，1991年。

[[5]](#_5)關于對近期第二手研究的全面觀察，見牟復禮：《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歷史》，載《明史研究》，34（1995年），第61—76頁。

# 第一章 明代政府

明代普遍被人認為是一個進行穩定而有效的治理的時期，在此期間，一些重要的新制度得以發展起來。雖然明朝最后在內亂外患的壓力下垮臺，但長期以來它似乎是中國人所知道的最穩固和最不受人挑戰的統治皇室，而其制度也大部分被后繼的清代以贊賞的心情繼承下來。

在明代已經成熟的行政制度是一種發展趨勢的最終形式，這一趨勢在唐中期以后日趨明顯，在宋代有了顯著的發展，在元代蒙古人統治時期得到了進一步推動。皇帝是最高的獨裁者。代表皇帝治理帝國的職責被授給受儒家學說熏陶的學者文人，這些人根據在科舉考試競爭中表現出來的學術成就而被選用，他們在官場的升遷在很大程度上根據他治下的平民百姓對他的工作是否有成績的評議，同時他們組成了基本上有自我調節能力的文官集團。

文官集團以空前牢固的程序左右著政府。它不受世襲貴族或武將的嚴重挑戰，雖然宦官代理人或操縱皇帝的人常常破壞文官們的支配地位。整個社會被完全納入國家控制之中，以致在明代的最后幾十年中，皇帝能夠穩穩地控制他要控制的一切；文官官員作為社會的天然領導人，社會中的其他集團無一能與之對抗。

本章論述明代行政制度在經歷幾十年中的興衰變化，在論述時依次考慮明帝國的版圖組織、組成政府的不同的集團，以及政府體制的結構。[[1]](#_1_Guan_Yu_Ming_Dai_Zheng_Fu_De)

## 行政地理

明代皇帝及官員治理的版圖比8世紀盛唐以來任何本地的王朝控制的領土更加廣袤，它并入了西方人根據傳統稱之為中國本土的絕大部分。它從北緯40度延伸至20度，從東經100度伸展至120度，呈正方形，面積約150萬平方英里；它從長城向南延伸1200英里直至南中國海，從太平洋向西延伸1200英里而至西藏的山麓。在明代初期的一代人時間，明代西南的北部越南也被并入明帝國；在整個明代，中國本土的東北、北部和西北部的邊境地區都駐守著明軍，這樣，從亞洲腹地的哈密直到偏遠東北的黑龍江和朝鮮邊境，人們都能感到明代行政力量的存在。在更遠的區域，從東南亞、更遠的亞洲腹地、蒙古、朝鮮，有時甚至日本的國王和領主們定期地或不定期地向明代中國皇帝表示敬意，把他們視為霸主。

從1421年起，明代諸帝從位于現代北京的王朝都城統治著帝國。在此以前，即從1368年至1420年，首都是在現代的南京，即明代開國皇帝的南方的權力中心。兩座京城周圍是省級規模且行使區域和地方管理的直隸區，京城則稱為京或京師。1403年當遷都開始啟動時，原先曾是北平省的地區被改組成北京區，現代北京之名即源于此，1421年當遷都之舉正式告成，這個北京區被重新命名為京師（通常稱直隸或北直隸）。原來南京周圍的京師區被重新命名為南京（現在的南京之名即源于此，通常被稱為南直隸），明以后南京周圍的京師區被分為江蘇和安徽兩省；原來的南京京都此時成了一個內設支撐性中央政府的陪都。把南直隸區的這些特殊地位和南京城保留下來，是一種紀念和尊崇明代開國皇帝的行為。

從南京遷都北京之舉造成了某種術語上的混亂，以致14世紀文獻的研究學者忽視了他們所冒的風險。直到1421年以前，中央政府的一批打前站的機構在北京建立，在那里任職的官員的官銜都冠以“行在”這一前綴詞。在1421年，這種用法被停止使用，表示區別的前綴詞“南京”被用在原來的首都中有留守人員并基本上行使禮儀職能的各個政府機構。這樣，以北京的戶部為例，它就有一個設在南方的對應的影子機構：南京戶部。但從1425年至1441年，這種說得通的命名方式顛倒了過來。在此期間有一個從未實現的計劃，即把行使職能的中央政府遷回南京。因此，在提到仍是支撐性的南方各機構時，前綴詞“南京”就被取消，而北方各機構則恢復使用“行在”這一前綴詞。這樣，以仍在北京真正的中央政府行使職能的戶部為例，它被不切合實際地稱為行在戶部。它在南京設立的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對應機構卻不切合實際地被命名為戶部。為了便于讀者理解，西方的作者一般都避免這種糾纏不清的命名方式，辦法是把戶部（以此為例）指稱為直至1420年的設在南京的這個機構和從1421年起設在北京的這個機構；從1421年起，在南京的行在中央政府的一切部、署都冠以前綴詞“南京”，只對在1421年以前過渡期設在北京的具體的部和署冠以“行在”這一前綴詞。

開國皇帝本人對南京是否能充當王朝最合適的首都也不能肯定，并在北方物色另一個永久性的地方。1368年晚期，他指定河南省開封這一宋代的舊都城作為他的北京，但河南并未成為京師區。不到一年，建立中央政府的前景成為泡影，而在1378年，這一提名被取消。1391年，明太祖對一項建議作了鄭重的考慮，建議提出把他的京城搬到在陜西省的先前唐都長安，但是沒有結果。更持久計劃的是洪武帝在1369年以敬重的心情提名安徽鳳陽府（他的出生地）為中都。直至1375年，鳳陽出現了一次次的大規模的盛典和一批批的新建筑，它長期持續受到敬重，但它在明代政府中從未發揮行使職能的作用。嘉靖帝（1521—1566年在位）后來對位于現在湖北的承天府也表示了相似的敬意，他出乎意料地以皇室世系的支系后代身份登上了皇位。承天是他的故地及其雙親的府第所在，它被尊稱為興都，興為他父親封地之名。

除了兩個京師區，明代中國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根據傳統的邊界以及大部分根據自然的邊界把全國劃分成13個省，根據受明代控制的時間次序，它們是：1.浙江（1362年）；2.江西（1365年）；3.湖廣（1365年），從字面講，是長江中游的洞庭湖和廣州區的結合，此名取自元代的用法，雖然廣州區未包括在湖廣省內，明代以后它被分而并入湖北和湖南兩省；4.福建（1368年），表示福州和建州兩地在該省的突出地位；5.廣東（1368年），表示今廣州及其東部的內陸；6.廣西，表示廣州以西的內陸（1368年）；7.山東（1368年）；8.河南（1368年）；9.山西（1368—1369年）；10.陜西（1369年），位于黃河大拐彎地向東流到華北平原的河套，延伸到現在的甘肅；11.四川（1371年），表示受長江上游諸支流支配的高地河谷；12.云南（1382年），表示覆蓋四川的云霧之南；13.貴州（1413年），其名取自貴陽城及附近的貴山。

北京周圍的地區從1368年它臣服時被組成一省，直至1403年為止。從1407年至1428年，安南（今越南北部）被組成明代一個省，它有一個古老的名稱交趾（“交腿”人的土地，根據中國史書傳奇，他們的腳朝相對的方向）。這樣，在明代的早期幾十年，省的數字變化不定：1368年從3個增至9個，1369年增至11個，1371年增至12個，1382年增至13個，1403年減至12個，1407年再改為13個，1413年增至14個，最后在1428年又改為13個。從此在王朝的其余年代里，此數保持不變。

除了中國本土的省治類型外，明代統治者以不同形式在東北、北方和西北行使其權威；其軍事管轄類型之一稱“鎮”或“邊”，它在一定程度上與省的管轄有重疊，但它大都用于中國本土以外。

在明初的幾十年，這些防區反復地進行重新調整，但趨于成熟的體系包括以下九個鎮，它們分布在從滿洲沿中國本土北方邊界向西深入亞洲腹地的一帶：

1.遼東：從鴨綠江的朝鮮邊界至山海關，華北諸山脈與北中國海的會合處。

2.薊州：從山海關往西直至北京北部的區域。

3.宣府：在北京西北。

4.大同：沿山西省的東北邊界。

5.山西（請勿與山西省相混）：沿山西省邊界直至黃河，又稱偏頭或三關。

6.延綏或榆林：在陜西北部，面對在黃河北部大河曲內的鄂爾多斯。

7.寧夏西部地區：黃河從北流過，西經東北甘肅。

8.固原：在寧夏鎮南面，位于長城沿線以內的地方，扼守一條游牧民從鄂爾多斯遷徙到西藏山麓方面的通道，地處在必要時可以支援延綏、寧夏和甘肅諸鎮的位置。

9.甘肅：陜西西北，大致相當于今之甘肅省，甘州和肅州為其重要基地。

在洪武年間（1368—1398年），中國的軍事力量在北方全面地表現為：在宣府鎮北面設有開平鎮，它以過去元代的都城上都城外為基地。但在1430年，朝廷作出決定：這種設置力量太弱，不足以抵御蒙古人的襲擾，于是開平遷往長城以內、北京南面的保定，并以此為基地，開平在那里只充做明朝京城的后援。此外，還在同樣遠離長城的近代的熱河省設立大名鎮，但它在1403年被廢除。[[2]](#_2___Da_Ming_Hui_Dian____Di_129)

明代諸省幅員廣大，有的省的面積相當于英格蘭或美國的一個大州。雖然交通運輸根據同時代的標準來衡量是組織良好的，但也遠遠談不上方便。人口很多，在明代還在增長，官方的人口統計報告不可靠，很可能遠遠低估了實際的人口數字，但它們也能使我們對各省人口相對的數字有一定的了解（見表1-1）。

表1-1 上報的各省人口數（單位：百萬）



資料來源：《明史》，第40—46卷。人們普遍認為，1393年的數字可能是合理而正確的，但以后的數字都嚴重誤導人們——如到1600年，實際總人口數已增加到遠遠超過1個億，也許接近2億人。

在明代，治理這些廣大地區和眾多的人口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沿用了在此以前的地區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依照其面積和人口數依次遞減的順序，它們是府、州和縣。在滿洲征服者主持下編纂的《明史》列有159個府、240個州和1144個縣。[[3]](#_3___Ming_Shi_____Di_40Juan__Di)這些是晚明時期的總數。由于一些地區地位的升格或降格，以及由于地方行政單位的設置或廢除，在整個明代，數字變化不定。以浙江為例，它有11個府，只有1個州，還有75個縣。治理全省的杭州府下轄9個縣。一個知府在理論上要監管約1萬平方英里內的約60萬名百姓，他下屬的一個知縣要治理約1300平方英里的轄區內約9萬名百姓。在正式的行政等級中，縣以下不設管理單位。

如同中國的前近代史的其他時期，在明代的行政體系中，城市和城鎮沒有特殊的地位，不過它們普遍地有幾個城門的城墻明確地界定，城門從黃昏到破曉都被緊鎖。例如，用來治理浙江全省的各機構的衙門以及杭州知府的駐地都在杭州大城市中，城墻內的居民也許有100萬人。但是對這座有城墻的城市的管理職責由錢塘縣和仁和縣的兩個知縣共同承擔，每名知縣各管轄一個從城內擴展到周圍很遠的鄉村的區。只有北京和南京，才提供了更為特殊的城市管理模式，二者都不再細分成縣，而是分成5個城，每城設兵馬指揮司，以監管治安巡邏和防火。特別在人口增長和有些村莊發展成城市中心時，出現了其他極端形式：有許多城鎮甚至不是知縣的駐地，并與它們所在縣的知縣很少有直接的聯系。各地農村不僅如諺語所說的“天高皇帝遠”，而且知縣也從未來過。在城鄉兩地，大部分行政事務勢必要交給非政府集團來處理（見以下關于縣以下組織的討論）。

## 政府人員

受明代民眾支持的政府包括接受國庫俸祿的各類人物，他們相對于民眾來說人數甚少，但就絕對數字而言，人數是多的：當時無疑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大的這類社會上層結構。它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皇帝、皇室及其宗人，享有特權的貴族集團，文官及其下屬胥吏和地位低下的幫手，以及將領和士兵集團。

### 皇帝、皇室及其宗人

### 皇帝

除了清代初期在南方主持著支離破碎的勤王政體的有資格稱王的那些人之外，在1368年至1644年的277年中，有16人連續統治著明帝國。自洪武朝以后，所有的皇帝都是朱元璋的后裔。在15人中11人是作為父皇的幸存的長子登上寶座，兩人是皇帝的弟弟，一人是早死的長子的長子，一人是侄子。按照明代的規矩，皇位應該傳給皇帝的元配皇后的長子。只有在指定的皇儲無子而早死才容許有變通。這個原則得以遵守，只有在永樂帝（1403—1424年在位）從他侄子那里奪取了皇位才破了例。即使在當時，由于永樂帝在1398年以后是開國皇帝的在世的最年長的兒子，人們可以爭辯說，他的篡位并沒有嚴重違反這個原則。[[4]](#_4_Ren_Men_Ke_Yi_Cong_Ming_Tai_Z)

明代皇帝中萬歷帝的在位期最長，他從1572年至1620年統治了48年；在位期最短的要數他的兒子泰昌帝，他只在1620年統治了1個月。按照中國人的算法，一個人活在一個歷年內就算一歲，有8個皇帝在未成年時登上皇位，其中最年幼的是在9歲登基。登基時最年長的有47歲。皇帝中活得最長的是明太祖，他在71歲時去世。在位皇帝中去世最早的是天啟帝（1620—1627年在位），他死時23歲。

所有的明代皇帝都姓朱。他們自己的名字都不使用；官方規定在皇帝生前，組成其名的漢字不準使用，如果這些是普遍的和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的漢字，則可作出一些例外。英文原文“emperor”一字則可譯作傳統的半神權性質的“皇帝”，但皇帝從未被如此稱呼過。他們被稱為“陛下”，按照字面，此詞是指統治者召見其屬下的高臺的“臺階之下”，暗示講話者不敢直接面對統治者說話。皇帝生前間接地被一些傳統的名詞指稱，其中最正規的是稱“上”，“高高至上”。皇帝死后則被授予精心設想的頌揚他的稱號，例如洪熙帝的謚號為“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圣達孝昭皇帝”，而他只在1424年至1425年治理了一年。皇帝們死后還被授予廟號，用于其后代對祖宗祭祀之用；在理論上，它們都是形容性的稱號，如太祖、孝宗、武宗等。這些名稱在后來的中文著作中最普遍地被用來指稱他們。在為宏偉的陵墓命名時，他們有時也被提及。如南京城外洪武帝的孝陵和永樂帝的長陵，后者是建于北京西面13座明帝陵墓的第一座，現代的旅游者對這個陵墓群都很熟悉。[[5]](#_5_Guan_Yu_Ming_Dai_Suo_You_Huan)

本書所指稱的皇帝的名號從任何意義上說都不是他們個人的名字，而是皇帝登基時所頒布的他們的年號，年號都帶有吉慶的意義，如永樂、正德、嘉靖等。在以前的王朝中，任何皇帝治理期間的年號普遍地不時變換，以期事態的發展朝有利方面變化，或者是為了慶祝某個吉慶的事件。然而，明代的開國皇帝從未更改其原來的年號洪武，而他的后繼者都以他為先例。雖然年號通常只是在它們頒布后的年初開始實行，但它們都與明代諸帝的實際治理期非常吻合，以致在使用它們時（特別是非中國人使用時），它們仿佛就是其個人的名字。

### 宮中婦女

皇帝可以隨心所欲地收納許多嬪妃，但只能有一個皇后。偶爾（但不是普遍的情況）有的皇后失寵，特別是在她們不能生育兒子時，就被貶到較低的地位，而由其他宮中婦女取而代之。在位皇帝的母親稱皇太后，其祖母稱太皇太后。

開國皇帝對“婦女作亂”之類的可能性表示關切，這類事件曾使以前的王朝陷入困境，如唐代的武后確實篡奪了皇位。洪武帝在后宮立了一塊金屬牌匾，對宮中婦女的干政提出警告，而實際上明代的朝廷可能不像其他任何正統王朝那樣受到宮中婦女的干擾。然而，仍存在有實力和有勢力的皇后。第一個就是馬皇后，她出身平民，是個孤兒，在開國皇帝的早期生涯中成了他的原配妻子，當時他是一次鳳陽反元起義的小領袖。在他從叛亂者一躍而成為皇帝期間，她機敏地輔佐丈夫，直到1382年亡故前馬皇后每當皇帝盛怒發威時就能緩解他的沖動，因而受到人們的贊譽。

另一個有影響的皇后是張皇后，她是洪熙皇帝（1424—1425年在位）的遺孀，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的母親和英宗（1436—1449年為正統皇帝，1457—1464年為天順皇帝）的祖母。當宣德皇帝于1435年去世時，他的繼承人剛7歲多（9虛歲）。明朝律例沒有帶幼兒上朝施政的規定，于是張皇后（此時為太皇太后）在包括有影響力的宦官和朝臣的非正式的攝政會議上能干地承擔起政務的主要決策者的責任。在她1442年去世之前，她在內宮不露聲色而又如此有效地左右著政府，以致歷史學家把英宗第一次在位期的早期說成是穩定而良好的施政時期。

同樣，當萬歷帝（1573—1619年在位）在9歲登基時，他的母親李皇太后對他管束得很嚴；主張改革的大學士張居正（1525—1582年）在發揮其事實上的攝政作用時，她給予支持，并不時地加以引導；在1614年去世前，她試圖約束成年皇帝不應有的沖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甚至明代歷史上名聲最壞的有影響的宮中婦女，即萬歷皇帝的寵妃鄭貴妃（1568？—1630年）在長達數十年中密謀立她的兒子為皇儲的企圖也未取得成功。[[6]](#_6_Jian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

根據留下來的有關她們的歷史材料，明代諸帝的妃子約有6名，或者更多，她們有妃、嬪和夫人的稱號，這些都可被理解為配偶。它們一般用前綴的名詞來區別。皇貴妃似乎是這些稱號中最為高貴的，其他名詞包括貴妃、惠妃、賢妃、淑妃、康嬪、恭奉夫人等。明代與以前的王朝不同，似乎沒有一套明確規定的有官品的稱號，或者一套這類稱號按照等級排列的表。[[7]](#_7___Ming_Shi____Di_113__114Juan)

皇帝的后妃在朝政中缺乏影響力的原因是，她們原先都不是選自顯赫的家族。她們的大部分來自平民或低級武官的家庭。在每朝皇帝開始執政時，或以后在皇帝需要時，地方官員就把達到發身年齡的女孩提名為德、麗和儀。有的是作為友好的外國統治者（主要是朝鮮和蒙古）的禮品。

對這些女孩來說，正常的形式是進宮侍奉，處于低下的地位；然后，如果她們十分幸運地取得皇帝的寵愛，就會被提升為妃子，甚至皇后。宮女一旦獲得如此的恩寵，她的父親和弟兄一般能獲得武將等級中的俸祿和官銜。特別受寵的妃子偶爾地，而皇后則正規地為她們的近親爭得貴族地位，但1529年的規定“外戚封爵毋許世襲”，不準這類皇親的貴族身份再繼承下去。[[8]](#_8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i)總之，明代的做法是，皇親的榮譽來自并依靠他們在宮中的女親屬所受的恩寵。對皇帝來說，他們不與有獨立地位和有威信的家族聯姻，因為它們（如同以前那樣）能夠對皇帝施加過多的壓力，或者會危及王朝的延續。

在明初的幾代皇帝治理時期，與元代一樣有妃子在其皇帝去世時自殺（或被謀殺？）陪葬的習俗。這一習俗也盛行于皇室的親王中。洪武帝的“許多”，也許是“大部分”妃子據說以這種方式死去。弘治（應為洪熙。——譯者注）和宣德兩帝分別在1425年和1435年去世，每次都有10名妃子這樣地死去。但是在1464年英宗的臨終遺詔中，這種做法被宣布為殘忍野蠻而被廢除。[[9]](#_9___Ming_Shi_____Di_113Juan__Di)在整個明代，嬪妃留在宮中至死，甚至在下一朝仍養尊處優，這顯然是更常有的事。

除了皇后和嬪妃，明代的皇宮招收了大批用作侍奉的其他婦女，她們被稱為女官。洪武帝避免“女亂”的部分計劃是限定這類女官的最高限額為100名，他的宮中也只為宮女設立93個職位。然而到了15世紀20年代，這些限制被置之不顧，特別在明朝的最后一個世紀，宮女的人數劇增。后來清代的康熙大帝（1662—1722年在位）抱怨說，在明代的最后幾十年，宮女數達9000人之多。[[10]](#_10_Ding_Yi____Ming_Dai_Te_Wu_Zh)他的數字可能是出于宣傳目的而加以夸大，但據可靠的記載，在明代最后幾朝，年輕女子以300人一批召進宮去侍奉并非不是常事。選召的程序基本上與選召嬪妃的程序相同，因為宮女就是潛在的妃子。

在宮中侍奉時期，所有宮女都被嚴密地與外界隔離。據《明史》報道，隔離是如此嚴密，任何人私自與外界通信，按律要被處死。當宮女生病時，雖然可以按其癥狀下藥，但醫生則不得進宮為她治療。[[11]](#_11___Ming_Shi_____Di_113Juan__D)但另一方面，宮女則能相當自由地被遣回或解除宮中職務。有的宮女作為皇帝的恩賞而被賜給受寵的顯貴人物，從而成為他們的寵妾。其他宮女經過長期工作后被送回其家，并享有養老金。1389年一項成規被總體建立起來，即女官經過五六年有成績的工作以后，可以回家自行結婚，“服勞多者，或五載六載，得歸父母，聽婚嫁”[[12]](#_12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i)。

女官和協助女官的女史在1372年以后理論上分別為75人和80人，根據她們各自承擔的職責被分成6大組，每個大組又被細分為4小組。大組為監管其他所有組的尚宮局、尚儀局、尚服局、尚寢局和尚功局。此外，還有一個負責維持宮女紀律的宮正司。這種明確的機構安排并不是一貫得到遵守的，對宮女的命名多種多樣，隨著人數的增加，她們的職責變得不那么明確了。宮中的太監似乎已負責宮中每天的職能，大部分宮女無疑地去侍候和陪伴地位較高的宮女，而后者又去侍候和陪伴皇后與皇帝的妃子。[[13]](#_13_Tong_Shang)

### 宦官

宦官人數甚至比宮女還要多，他們在明代歷史上常常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比起“婦女作亂”的擔憂來，開國皇帝對曾經困擾過以前諸王朝的“宦官之患”等情況的可能性更加關切。他在宮中立牌示警，威脅宦官們如果參與政務，將被斬首，至少有一次，他憤怒地把一名有長期效忠記錄的老太監逐出宮門，因為這名太監被人偷聽到他不經心地對政務作了無關緊要的議論。洪武帝堅持不擴大宦官的人數，還堅決不讓他們識字，以便盡量減少他們影響政務的機會。但是，他自己也不能始終遵守這些限制。永樂帝在各方面依靠宦官去執行重要的政府使命，而以后的諸帝也一貫忽視對王朝奠基人作出的關于宦官的警告。在成化帝在位時期（1465—1487年），有人抱怨宦官的人數超過一萬人。萬歷帝數次成批地吸收宦官達3000多人。明代以后批評者聲稱，在晚明的幾年，北京充斥了7萬名宦官，還有總數多達三萬名的其他宦官分布在全帝國不同的機構中。[[14]](#_14_Ding_Yi____Ming_Dai_Te_Wu_Zh)更可靠的數字是，北京宮中的宦官可能有1.2萬人；耶穌會會士謝務祿在1626年聽到這個估計數，經他個人判斷，“此數基本上沒有多大出入”[[15]](#_15_Xie_Wu_Lu__Ceng_De_Zhao)。誰也不能肯定，因為這類事情的記載永遠不會公開。

宦官當然是被閹割的男性。在中國的傳說中，所有的生殖器以非常危險的手術被完全取掉。雖然在很古的時候，閹割并非不同尋常的國家懲罰，但是在明代，它不是一項正規的懲處手段。大部分宦官來自社會下層的家庭，它們有著多余的男性后裔而自愿將一個男孩去勢后送進宮中。這種犧牲總能得到回報，如果這些家庭的兒子能在為皇帝效勞時得寵，這些家庭就能指望在將來得益。有些宦官的親戚得到了官職，甚至貴族的地位。

成年男性自己閹割是違反明律的，歷朝皇帝都經常予以譴責，但在宮中效勞的有些宦官似乎也是自己閹割的成年男性。明代皇宮似乎不做閹割的手術，甚至對愿意效勞的候補者也是如此。但據謝務祿所言，所有被召的人都被仔細地檢查過，為的是保證“他們完全沒有了，以防止他們偽裝成完全失去和完全被閹；此外，每四年他們還要再被檢查，因為如果沒有去除干凈，就會再長出來”[[16]](#_16_Xie_Wu_Lu____Wei_Da_He_Zhu_M)。

從很早期直至20世紀，宦官是中國宮廷編制中的公認的部分。一夫多妻的社會中統治者們當然不愿正常的男性隨時進入其后宮，但是仍有可以安全地交給宦官去辦理的基本的需要：如奴仆、維修工、貼身管事，甚至非女性心腹的服務，在這些人中統治者們能放松自己，進行娛樂，以擺脫在他們日常的時間中排滿的煩人的繁文縟節。許多宦官似乎一絲不茍和忠誠地、有效地和默默地完成這些任務；中央政府中善意的官員在影響皇帝的決策時尋求宦官的幫助乃是常事。一旦遇到意志堅強或者幽居深宮的皇帝，如果要使政府順利運轉，明代政府必須在官員集團和宦官之間發展一種順暢和睦的聯系，否則根本不行。與其他的時期一樣，明代歷史中不乏“好宦官”。

可是，“壞”宦官是明代的一個嚴重問題。困難在于，明代國家信奉的儒家意識形態規定宦官除了充當宮廷奴仆以外，不能發揮任何合法的作用。宦官的特點是沒有受過系列的儒家價值觀的熏陶；除了皇帝他們不對任何人負責，他們除了投合皇帝一時性起的每一個所好，別無其他企求。受儒家思想灌輸的官員階級對皇帝們依賴其信賴的宦官執行宮外涉及國家大事的使命只能憤慨不已。但是皇帝依賴他們的宦官，從開國皇帝本人就開始了。宦官作為調查某一事件的欽差、專門的收稅大員、國家經營的制造工場的指導、出使外國的使者、對外貿易的監管官，甚至軍事指揮官而被派出執行使命。明代最著名的獨一無二的宦官鄭和（1371—1433年）率領一支龐大艦隊在1405年至1433年期間七次遠航至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控制著數百艘船只和成千上萬名遠航大軍。[[17]](#_17_Guan_Yu_Zheng_He__Jian___Jia)萬歷帝似乎認為，就治理帝國而言，他與其宦官代理人會比主張道德論的、自以為是的和好爭辯的儒家文人們做得更好。

在明代，使用宦官在宮外執行任務的做法逐漸成為行政的一個正常部分，不管這種做法是多么有悖于王朝的思想意識。“宦官之患”只有在年幼的或軟弱的皇帝聽任自己被強有力和肆無忌憚的宦官所左右和操縱時才會發生，而輪到這些宦官，他們又會被文武官員中的機會主義者所利用，以擴大他們自私的黨派利益。這時，政府的正常運轉會被嚴重破壞，而堅持儒家原則的人會深感失望，身處逆境，甚至受到更深重的迫害。這樣，英宗皇帝第一次治理期間發生了1449年土木之變的災難，當時在宦官王振的影響下，皇帝出于虛榮心率軍進行軍事遠征，結果被蒙古人擊潰，導致皇帝被俘而成為俘虜，和許多朝廷命官的死亡。[[18]](#_18_Guan_Yu_Tu_Mu_Zhi_Bian__Jian)后來，一些宦官，如15世紀70年代的汪直、16世紀初的劉瑾和17世紀20年代的魏忠賢，都臭名昭著地攫取了過度的權力，一些正直的官員都在他們手中遭受苦難。

宮廷的宦官被組成24個機構，包括12個監、4個司和8個局，“十二監、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也”，每個機構各司其規定的職責，但史料沒有講清楚其職責的內容。[[19]](#_19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i)最有威望的宦官是各監的太監，而其中之最者是司禮太監，他實際上是皇室工作人員的首領，正是通過這個職務，一些宦官再三地在宮內取得獨斷專行的權力。除了24個基本機構，還有一個重要的宦官機構——內政司，它負責對違紀的宦官采取紀律措施。宦官們還管理組成內府的糧倉和倉庫、各軍糧供應處、工場以及“皇城門、宮端門、等十六門”。1429年宣德帝正式設宦官的學堂——內書堂，這直接違反了開國皇帝不讓宦官識字的意愿，但這又不過是把幾年來已經實行的做法正規化罷了。在這里，少年宦官由有學問的官員教導。不久，在中書房（內書房）的宦官像受信任的大學士那樣從事皇帝的文牘工作。最后，在違反幾個世紀的傳統的情況下，宦官甚至事先未經朝廷官員提議、起草甚至過目就頒發詔書（中旨）。1552年，宦官集團開始在皇宮內接受軍事訓練而不顧官員的抗議；在17世紀20年代，宮中建立了一支宦官部隊，當叛亂者在1644年橫行于北京時，它成了明帝僅存的最后一支防御力量。

最可怕并遭人唾罵的宦官機構是秘密警察式的組織，它不著邊際地被稱為東廠（在京師東安門北設立。——譯者注），由永樂帝在1420年設立，后來成化帝又在1477年增設了西廠。在司禮太監的監管和與錦衣衛的緊密合作下，兩廠的宦官受權搜索帝國任何地方的叛國者。正是通過這兩廠，像汪直、劉瑾和魏忠賢等宦官得以青云直上，并負責進行恐怖統治，這種統治是明代施政記錄中最丑惡的污點之一。

### 皇親

明代諸帝對待他們的親屬是慷慨大度的。不但對皇室關系最近的成員如此，而且對皇帝男系的后裔，只要他們姓朱，就被認為是忠誠的，就可以幾乎終生地（不分男女）從國庫中領取俸祿。經過數代以后，他們的人數自然會增加。謝務祿估計在17世紀20年代時，他們的總人數約達6萬人[[20]](#_20_Xie_Wu_Lu____Wei_Da_He_Zhu_M)，而近代的學者曾估計，在明代的最后幾年，國家俸祿冊列出的皇親可能達10萬人。真是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有人計算過，1562年上繳中央政府的田賦收入總數相當于400萬石谷物，而僅僅分給各地親王的收入就相當于800多萬石；在山西一省，用于維持省、府、縣行政開支的田賦收入留成數相當于150萬石，而專門用于分給所在的皇親成員的收入就相當于200多萬石。[[21]](#_21_Wu_Han____Zhu_Yuan_Zhang_Chu)據報道，在1591年，山西省的一個縣將其總稅收的39％—40％支給了皇室的宗人以供養他們，這是該縣支出中最大一項。[[22]](#_22_Huang_Ren_Yu____16Shi_Ji_Min)甚至考慮到田賦用于皇室宗人的支出負擔，在中國北方總是比南方沉重，皇親在全國范圍攫取國家資源的數量也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明代的慣例是，所有妃子所生的兒子都與皇后所生的兒子一樣合法，所有的兒子都正式稱皇后為母后。而皇帝們是多子多女的，其中以開國皇帝為最，他共有26個兒子和16個女兒。后來有一位皇帝有19個兒女，另一位有18個，有兩位各有17個，似乎只有兩位皇帝死后無嗣。

按照慣例，皇后的第一個兒子在不晚于他應該學習讀書寫字的年齡時被指定為太子。雖然長子在法律上沒有自行繼位的權利，但他一般在一定的時候可以做到這點。在這方面有一個招人非議的拖延不決的事例：萬歷帝因頑固地拒絕指定一名繼承人而激怒了朝臣。最后，繼承人在他20歲時才被定下來，這按明代的標準極不合理；當時皇帝態度有所緩和，并指定了太子，此事觸怒了他的寵妃，從此她一直沒有放棄為自己兒子獲取繼承權的陰謀。[[23]](#_23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適當而及時地指定繼承人之舉被認為對王朝的穩定是如此地至關緊要，以致太子的地位通常被指稱為“國本”。

隨著時間的推移，太子與為他工作的女官、宦官隨從、妃子及子女一起住在宮內稱之為東宮的一區。對太子的培訓指定由專門的文官機構詹事府及其下屬的左右春坊負責，其工作人員都是有聲望的學者官員。[[24]](#_24___Ming_Shi_____Di_73Juan__Di)為太子登基作準備而作的部分培訓內容是，每當皇帝離京外巡時，讓他當權力一般很有限的監國。在此期間，太子通常主持一個由皇帝專門指定的心腹大臣組成的會議。

除了太子以外的皇帝的兒子都被授予親王的稱號。如同以前的幾個王朝，他們一過了發身期就不準居留在皇宮內，以防他們受誘惑而與宮女發生不正當的關系，或者陰謀破壞繼承順序，或者在其他方面干預政務。因此，在他們十三四歲時，皇宮就要為他們準備京城外面的封地；依照古代封建王國的形式，他們被冠以地方的名稱（如齊王、晉王和楚王等）。他們前往“封邑之地”（之國），每年享有相當于1萬石谷物的俸祿。當洪武帝以這種方式遣送他的兒子時，他把他們分送到整個華北，在他們成年時又授予他們代理他控制北方邊境一帶兵力的權力。這一舉措導致了1399年燕王的叛亂，其起因是開國皇帝死后他的孫子登基稱帝，其結果是燕王成功地奪取了皇位而成為永樂帝。[[25]](#_25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他當了皇帝后，不但把京都北遷至其北京的權力根據地，而且把諸親王重新分配到中國本土的內地，并剝奪了他們以前的兵權。從此，諸親王不過是在他們居住區內皇帝陛下的象征性的代表。像其他皇親那樣，他們不得擔任職務，或者從事任何文武政治活動。除非得到皇帝批準的詔令，他們甚至不得離開指定居住的城市。

除了繼位的后裔外，明代皇帝的兒子們成了親王，并且將其地位不降級地傳給各自的后裔們，結果親王的人數不斷增加。在《明史》中，至少有61個親王頭銜被設置，但它們并沒有全部延續至明末。在15世紀初，每個親王都有一筆“財產”，它由其田賦被分給親王作俸祿之用的土地組成，但親王不能直接控制這類土地。每一位親王的財產都有一個由文官長史（正五品）為首的王府進行管理，長史不但要負責親王府內的正常運轉，而且要對親王的個人行為負責。如果一位親王行為不當，那么他的長史通常就充當替罪羊而受到懲處。[[26]](#_26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i)每位親王還有兩支部隊隨同，一支為護衛，負責保安；一支為儀衛，用來炫耀。[[27]](#_27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i)

親王與其正妻所生的長子到10歲時正式取得世子的稱號，后者到后來一般承襲其父親的地位。其他兒子被授予次要的郡王的稱號，這個稱號也同樣地是長子傳給長子。但是，王的地位的承襲到這一層就自動終結。郡王的次子們及其后繼的后代則被授予愈來愈不顯赫的頭銜如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和奉國中尉；最后一個頭銜規定的年俸只有200石谷物，它被授給諸帝男系的第八代及以后的所有男性后裔，但不包括那些繼續承襲親王和郡王的尊貴稱號的人。[[28]](#_28___Ming_Shi_____Di_116Juan__D)所有人都不準在政府任職，也不準務農。有的人為了擺脫自己處于擺設的狀態，就發揮其文學和藝術才能，或者參與16世紀中國出現的發展中的商業活動。由于皇親人數增加得如此之多，而且他們顯然是無所事事的領取年金的人，所以他們終于獲準通過科舉考試在官場上爭取出路，但附帶條件是他們絕對不準在京城任職。[[29]](#_29___Ming_Hui_Yao_____Di_4Juan)

皇親中的婦女也得到特有的頭銜和俸祿，但范圍不如男性那么廣。在位皇帝的姑母稱大長公主，在位皇帝的姐妹稱長公主，他的女兒都稱公主。她們都領受相當于2000石谷物的年俸，她們的丈夫都被封為駙馬都尉，在貴族中的品位高于伯爵。親王之女稱郡主，郡王之女稱縣主，鎮國將軍之女稱郡君，輔國將軍之女稱縣君，奉國將軍之女稱鄉君。這些較次要的女皇親都領年俸，其中最高的為800石谷物。她們的丈夫都稱儀賓。皇親中較次要成員（離皇帝六代以上的后裔）的女兒都不受封；女皇親的子女（不分性別）也不受封，因為他們姓其父之姓。他們不姓皇帝的性——朱，就不能被認為是皇親。皇帝后代中女系的男性，特別是離皇帝不超過兩代的男性，通常能得到武官的閑差事，但這種待遇并不是生來就有的權利。[[30]](#_30___Ming_Shi_____Di_121Juan__D)

記載皇親所有成員的復雜世系的玉牒由宗人府保管，宗人府名義上是一個文官機構，有一名令、兩名宗正和兩名宗人在內工作，但實際上其成員是親王、駙馬都尉和被封為貴族的姻親，他們都有最高的文官官品。皇親成員的婚姻必須得到這個機構的準許，它試圖準確地記錄皇親內部所有的出生、死亡和繼承權利的情況。宗人府的有些職能逐漸被中央政府的禮部所接管。[[31]](#_31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i)

### 貴族

在明代，非皇族的貴族包括被授予傳統的公、侯、伯稱號的人，封號是為了表彰他們為國效勞的杰出功績。較低的男和子的稱號只在洪武時才授給。貴族稱號前一般冠以地名，但例如梁國公和會寧侯則與其稱號前綴的地方沒有必要的聯系。他們都沒有地產。與皇親成員一樣，他們也享有俸祿，但在上述情況下，俸祿數不遵循總的規定，而是在任命時個別地確定。貴族地位能否世襲，也在每次最初的任命時確定。因此，貴族在社會中并不構成獨立行使權力的因素。

除了在明朝之初，貴族地位的封賞幾乎只認武功。貴族的作用是應邀為朝廷裝點門面，參加朝廷的議政和禮儀，并且應召指揮部隊進行征戰或執行特定的臨時使命。個別貴族有時在公共事務中嶄露頭角，但貴族作為一個群體，在政府中并不是有影響的因素。

明朝歷代皇帝總共封了21個公、102個侯和138個伯。這些封號的一半以上不是世襲的，在其余封號中，只有少數延續了三代以上。[[32]](#_32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i)

### 文官

在前近代的中國歷史中，沒有任何政府比明代的政府更受一些被吸收進政府并根據政績而得到升遷的文官的控制。[[33]](#_33_Jin_Dai_Dui_Ming_Dai_Wen_Gua)文官在皇帝面前無疑不如宋代的文官那樣有威信，但是在各個為皇帝效勞的集團——甚至把宮廷宦官過濫地干預政務以及榮譽在身的皇親成員和貴族考慮在內——中，文官集團總的說來是皇帝賴以治理帝國的不容挑戰的最重要的工具，而文官個人的政績總的說來也是進入官場或升官的不容挑戰的和最重要的條件。文官控制國家和社會達到如此程度，以致沒有一個明史學者能對這一基本上是自我界定和自我調節的群體作用視而不見。

盡管它有突出地位和重要性，文官群體相對地說是一個小集團。在這方面只有少量可用的統計數據，而且不易解釋，但情況似乎是，正式的文官數量從明代最初幾年的5000人增至最后幾年的2.4萬人左右。后一個數字包括在北京任職的約1.5萬名文官。[[34]](#_34_Yi_Ming_Wan_Qi_De_Ming_Dai_G)這些估計沒有把未入流的低級官員考慮在內，他們相對于官員的地位大致相當于現代軍隊中相對于軍官的無軍銜的人員的地位（見下文）。

### 仕途

人們取得文官地位有幾個“途”徑，其中有兩種被認為是正途：從未入流的低級官員中升任和通過考試進入官場。在15世紀40年代以后，考試中選是確保可能取得高級文官前程的惟一途徑。

在明朝伊始，當洪武帝正在迅速擴大置于他控制之下的領土時，除了通過舉薦吸收人員擔任他政府的官員外，沒有其他可與之相比的選擇。隨著每個新區被并入帝國，他號召地方的權貴推薦合格的人才。如果可能，他召這些人進京覲見，然后任命他們在中央政府以及地區行政區中任職。地方官員必須每年薦舉人才很快成為規定。1368年朝廷派人前往新建的帝國各地去尋找潛在的官員；1370年，而后又在1373年，專門號召薦舉的詔令被頒布。按照古代的傳統，洪武帝一貫對被薦舉的人的基本要求是德才兼備。那些被薦舉的人通常被描述為“聰慧正直”、“賢正剛直”、“孝順廉潔”和“儒家學者”等。甚至在學堂制度培養出來的可任用的業成學員以及招收人才的考試制度牢固地建立起來以后，直到15世紀40年代，被薦舉人的任命才開始被正式的考試中式所淘汰，于是，通過薦舉任官之途從招收人才的制度中消失了。[[35]](#_35___Ming_Shi_____Di_71Juan__Di)

明代資助大批的各類學堂。它們包括武學、陰陽學以及在農村和城市的城坊中進行初級教育考試和灌輸王朝教義的社學和書院，在書院中學有所成的學者聚集在一起從事哲學的研討，其弟子在那里準備文官的科考。但是，完全受補貼的儒學制度最為重要。儒學（元、明、清在府、廳、州、縣設學校，供生員讀書，稱儒學。——譯者注）位于縣、州和府，其目的是為年輕的學子進入仕途作準備，其部分措施是把學成的學子送到北京和南京的太學進修，兩座太學由中央政府的國子學（1382年后改稱國子監）維持。[[36]](#_36___Ming_Shi_____Di_69Juan__Di)

在洪武帝在位的第二年，他建立了官學制度，學校都有國家供應的教職人員和學員的定額。在區域或地方一級的全部儒學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完全辦起來，但在洪武朝結束以前據報道有4200名教師在內工作。有充分證據表明，在明朝的整個時期，這個制度運行得尚如人意。經過了早期的幾次變化后，制度規定在每個府的學堂應有5名教員和40名生員（在府治地的學堂則為60名），在每個州的學堂應有4名教員和30名生員，在每個縣的學堂應有3名教員和20名生員。規定的生員人數不斷增加，不過不是全部補充的生員都領國家的津貼。在17世紀的初期，大的儒學招收一二千名學員，甚至小儒學也招收多達七八百人。[[37]](#_37_Lin_Li_Yue____Ming_Dai_De_Gu)學堂設有以四書五經為重點的課程，同時還選修新儒學的著作。學員們不但被教員定期考試，而且還接受地方官員、中央政府派來視察的官員，以及尤為重要的是在1436年以后接受提學官的考試，提學官由兩個京師區和各省任命。提學官所受的惟一任務是輪流巡視各地學堂和考核學員的質量。[[38]](#_38_Guan_Yu_Zhe_Xie_Zhong_Yao_Gu)每名學員平均留在儒學多長時間，這并不清楚，但入學達10年之久的事并不少見。有時，儒學堂對五十來歲的學員作出相當于榮譽退學的處理。

全國的儒學根據定額讓生員升入北京和南京的太學。這些定額有時有變化，但一般說來，每個府被要求每年送兩名學員至太學，每個州每兩年送三名，每個縣每年送一名。這些升送的學員稱貢生。[[39]](#_39_Ge_Zhong_Shi_Liao_Dui_Gong_S)他們在獲準進太學前必須通過入學測驗。如果未能通過，負責該學堂的教員就要受到懲處。由于學堂保守地傾向于論資歷選生員升學，省提學官除了選那些貢生外，還破格選一些有才學的學員進太學。

如果儒家確實存在于所有地區的和地方的行政單位，如果它們都按照定額上送貢生，那么僅從這一來源，每年就能正規地匯集不少于1800名等待進入太學的候補生。按常規說，這幾乎難以做到，但貢生制無疑造就了太學生（一般稱監生）的絕大部分。從開始時，這些監生還得到其他種類的學員的補充。有一種群體包括各種各樣的官生，他們明顯的是貴族和官員之子。在1467年前，所有一至七品的文官（即除了最低級官員以外的全部文官），每人都有資格“蔭”庇一個兒子或孫子，這些子孫可以自動地直接得到任命，或者成為監生。從1467年起，這種權利只限于中央政府最高品位的官員（一至三品的官員）。即使他們的后代，也必須通過資格測試，才可以進入太學，但不得直接得到任命。[[40]](#_40___Ming_Shi_____Di_69Juan__Di)官生還包括恩生——在戰場為國捐軀者之子，以及從朝鮮、亞洲腹地諸部、琉球和東南亞來華受教育的小王子。另一種學員（舉監）包括那些暫時退出一系列科舉考試，以便在太學進行更充分準備的人。

從1450年起，為了應付前一年蒙古人在土木堡俘獲明帝英宗所造成的國家緊急狀態，明政府給那些向國家特別貢獻糧馬的人以一種稱之為例監（例監生）的監生地位。原來待售的例監位置限1000名，但在16世紀，數以萬計的人以這種方式獲得了例監生的身份，因為政府按規定尋求額外的收入。只有一小部分的例監生利用這種機會進入太學，從這種地位取得社會的尊重，以及它提供的直接被任用擔任十分低級職務的機會，對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來說就心滿意足了。

一旦進入太學中的一所，學員們理論上要花三年至10年，按階段在每座太學所分的六個堂依次就讀。課程看重四書五經、新儒學的著作以及歷史。學員們按部就班地從一個堂升至另一個堂，部分地取決于他們的上課率，部分地取決于其正規測試的成績。在完成了規定的課程，學員們被證明已經學成，就被送至吏部，以備錄用為官。

作為進入官場的踏腳石，兩京的太學的威望在進入15世紀很久一直很高，但隨后就下降了。下降的原因部分是1450年后例監生的流入降低了太學的教育質量，部分是作為科舉考生培養中心的私人書院的蓬勃發展，部分是科舉考試的重要性和威望不斷增長。北京太學的入學人數在16世紀初期在5000人至1萬人之間波動，此后就驟然減少。[[41]](#_41_Sun_Cheng_Ze____Chun_Ming_Me)萬歷年間南京太學的一名負責人哀嘆入學人數已經降至600人。[[42]](#_42_Jian_Lin_Li_Yue____Ming_Dai)

1545年至1581年進入北京太學的學員中，來自學堂體制的貢生不足40％，例監生占44％，經過考試程序進入的生員占17％，官生不足2％。[[43]](#_43_Zhe_Xie_Shu_Ju_Lai_Zi_Lin_Li)

威望的下降并不是15世紀初期太學人數減少的惟一原因。從一開始，人們就認為監生們應以歷事、歷正和辦事的身份取得行政實際經驗的機會。開國皇帝一次就召出數百名監生從事特殊的工作——推動建立社學、進行地籍勘測、編制地方行政單位的檔案、倡導建設灌溉工程等等。雖然有的皇帝和官員表示可惜，但這些做法很快就變得正規化了。于是監生們按份額被分配到政府的機構，特別是首都的機構。到了16世紀，在太學外實習的名義上的監生多于實際上留在太學的監生。有的見習期規定為3個月，有的為6個月，有的為1年，有的長達3年。在完成使命后，有的人必須恢復其在太學的實際身份，但實習的監生立刻有資格擔任實職的情況日益普遍。[[44]](#_44___Ming_Shi_____Di_69Juan__Di)因此，在16世紀時期，太學逐漸變得更像是一個頒發證書的中心，而不是一個實際的學府。

從吏的身份升入官場雖然被認為是“正途”，并且無疑是數千人賴此充任低級官員的渠道，但這從未得到人們的高度尊重。甚至在明朝最初幾十年，這也不是保證仕途一帆風順的途徑。但吏本身有國家承認的地位和國家發給的薪水。他們不是地位低下的學員，而是有專業技術的文案人員。他們在發揮首席執行官作用的、專業遠不如他們的文官的監管下，保持政府的例行公事在各級運轉。在明代，吏的人數眾多，在施政時能施加很大的影響，特別在地區和地方的行政單位更是如此，因為那里官員少，往往不了解當地的民情。官員們一任任地更替，但吏卻在幾乎所有的機構中繼續任職。一份材料估計他們的總數達5.

1萬人[[45]](#_45_Huang_Ren_Yu____16Shi_Ji_Min)，但吏與官員之比可能要大得多。例如，在1500年代晚期，戶部的被委任的工作人員包括約59名官員和155名吏，兵部分別為21人和149人。[[46]](#_46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7J)正式雇用的吏的總人數可能接近甚至超過10萬人。但他們在正式的文官品級中為“未入流”的人。他們定期要受其上司的考核，而經過9年體面的工作后，根據他們的工作記錄就被視為“入流”。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似乎已成為職業胥吏，在其專業的職位上扎下了根（有的是世襲的），并且常常充當被任命的官員不可缺少的幫手。浙江紹興的師爺因其專業才能而特別有名，而且多得不相稱的胥吏受雇于全國各地。[[47]](#_47_Jin_Dai_Dui_Li_De_Zui_Tou_Ch)

脫離官辦學堂而單獨地通過考試吸收官員的做法在明代已經完全成熟，而通過官辦學堂招收官員的傳統源自前漢（公元前202年至公元9年）。在明朝的最初幾十年，考試制度造就的合格的在職官員遠比任何其他官員更受人尊敬，而在15世紀40年代以后，在科舉考試中中式的成就是取得使他擔任高級文官的官場生涯起點的惟一實用的手段。官辦學堂，包括太學，與科舉制度配合得非常好，它們實際上成了應試者的培訓中心。甚至有資格直接任職的監生也發現，獲得更受人尊敬的中式者的身份對他們更加有利，以其他方式（例如世襲特權）取得擔任官職資格的人，如果不參加科舉考試，也沒有多大希望在仕途中取得成就。

明代的科舉考試是書面的和競爭性的，人們普遍稱它們是“開科”。但考試對一部分被認為是卑賤的人不開放。“卑賤”的界定因地而異，但一般包括乞丐、戲子、船夫、其他游民以及奴仆。此時對商人和工匠家庭的限制不再生效。可是考試不是來者不拒，他必須具備資格。要做到這點，他必須在儒學中完成他的學業，或在私人老師教導下具有與人相當的學問。不論哪一種情形，證明他有相當的學業成就之事由官辦學堂的教師和地方官員負責。在15世紀中期以后，省提學官也負此責，他們在例行的視察中對所有的地方被提名人進行證實他們學業成就的測試。由于有些提學官甚至在三年的時間內不能或不去完成全省轄區的視察，地方當局可把被提名人的試卷送到省府中提學官的衙門。據稱，一個提學官每天能評定300份這類的試卷。[[48]](#_48_Di_Er_Man__Ge_Li_Mu____Ming)

被提學官認可的地方被提名人的傳統名稱為“秀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身份要三年一次再次被認可，如果一名學子未能保持其學術水平或者道德行為不當，其資格就會被取消。并不是每名秀才都有權參加一系列更正規的科舉考試。提學官較困難的任務之一是在每個府的愈來愈多的秀才群體中選出最合格的人，作為參加第一級考試的被提名人。這些考試每三年在省府舉行，而對京師區的應試者，則在北京或南京舉行，四千多名被提名的應試者定期出現在除最小的省份以外的各省的省府。

這樣就開始了三年一次的“大比”[[49]](#_49___Ming_Shi_____Di_70Juan___Z)。應試者的聚集，進行考試的日期，以及中試者的慶祝活動，排滿了每三年的農歷八月的大部分時間，并給各省府以特有的節日氣氛。鄉試由中央政府為此而委派的著名的學者官員監考。考試在該月的初九、十二和十五三天全日進行，時間長達一周。考試在應試者被隔離的一個特定的禁地舉行，每名應試者有一小間考房，用以寫作。在禁地駐有士兵，以保證沒有夾帶材料和考生間互相通氣的情況發生。每場考畢后，考生的考卷由謄錄人謄寫并編以代號，這樣考官們就不會受到寫卷人的姓名或筆跡的影響。每場考試后成績差者被淘汰而退出，最后，帝國的考官不得不從人數約兩倍的考試及格的考生中選出中式者。

在1425年，朝廷規定科舉考試每省容許中式人數的名額，此后，偶爾也作出調整。從15世紀50年代起，一般實行以下的省的份額：如貴州的應試者名額攤入云南的份額直到1535年，這時貴州才有自己的25個名額，而云南的名額被定為40人（后來為45人）。

鄉試的中式者（舉人）一直按名次公布，他們被公眾視為名流，有權穿與眾不同的服裝，其家庭可以部分地免繳稅賦和免服勞役；如果他愿意憑借其學術的桂冠，有資格擔任官職；或者在更高層的科舉考試中追求更高的榮譽。舉人如果最終證明自己不配有此功名，他就會被國家剝奪其身份，而且其身份不能在規定的間隔期內被重新認可。

第二階段的“大比”于鄉試后第二年的農歷二月在明朝的首都舉行。所有的舉人，包括前幾輪沒有通過高級考試和未曾接受官職的人，都參加會試。在太學完成了學業，但在開始其官宦生涯前仍想在科舉考試中取得更高資格的監生也可參加。從16世紀晚期開始，應試者先要經過一次簡短的資格測試，以便汰除那些學問已經嚴重下降的人，會試本身并非像想象的那樣由吏部組織，而是由禮部主持，這種安排強調了科舉考試制度應有的象征性和重要性。考官是從中央政府最有名望的官員中選出的，在王朝初年以后通常是內閣的成員。平均每次會試一定有1000人至2000人參加。他們要經歷三場全日的考試，其形式與鄉試相似。中式者在農歷三月初一參加殿試（廷試）；殿試由皇帝或他的代表主持，只考一個問題。這一附加考試的目的只是把會試中式者的名次最后排定。會試的所有中式者（進士）都得到官方和公眾的慶賀，在近代的西方，可能除了群眾參與最多的運動、娛樂和歡迎戰爭英雄，其場面都不能與之相比。專門的慶賀保留給狀元，他在殿試中名列榜首。最難得的成就是三元及第——在連續的鄉試、會試和殿試中都取得第一名。明代只有一人獲此殊榮。他就是商輅（1414—1486年），浙江人，1445年進士。[[50]](#_50_Jian___Ming_Ren_Chuan_Ji_Ci)他與所有其他名列前茅的人旋即進翰林院任職，并接受將來擔任大學士之職的培訓（商輅從1475年至1477年任首輔大學士而達到其仕途的巔峰）。所有其他進士實際上也保證能很快任職，因為考試的輪次與對在職官員三年一次的評估相吻合，而評估的結果，許多官員要按規定退休，或被罷官。未能通過會試的舉人仍能出任官員，但他們受到鼓勵而寧愿在一所太學中進修，以便參加下一輪三年一次的會試。

從1368年至1371年的一輪科舉考試產生了120名進士，但就此考試突然中止。開國皇帝認為這些新科進士太書生氣，當官還不夠成熟。他抱怨說：朕誠心求賢，但天下只以舞文弄墨之輩應之，不合朕意。[[51]](#_51_Gu_Ying_Tai____Ming_Shi_Ji_S)直到1384年至1385年，他才準許每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重新開始。從此，它繼續不中斷地舉行，直到明朝每三年一次的終了。總的說，科考先后共舉行了90次，共產生了24874名進士。[[52]](#_52_Ji_Huang____Xu_Wen_Xian_Tong)對最高級的考試沒有作出及格人數總的定額；進士數最低為32名，最高為472名。一般地說，每次會試都各有定額。每次考試中式者的平均人數為276人。在整個明朝期間，每年平均造就約90名新進士，這些數字低于明代以前的宋代和以后的清代的平均數。如果各省正規地完成其舉人的定額，就意味著明朝累計造就的舉人總數超過10萬人，他們之中有80％—90％的人從未成為進士；還意味著，在15世紀中期以后的任何一年，在有資格擔任實職的人的表冊內平均有1.2萬名舉人和3000名進士，可用來充實約1.5萬至2.5萬個正式授權的文官職位。關于取得進士身份的人的年齡，沒有統計的數據，但明代官員的傳記使人們留有這樣一個印象，他們的年齡一般在二十八九歲至三十五六歲之間。一部近代著作作出的關于學堂和考試制度一體化的分析表明，在1412—1574年間造就的所有進士中，約有52％的人在過去擁有監生的身份。[[53]](#_53_Lin_Li_Yue____Ming_Dai_Guo_Z)

與以前的王朝一樣，明代在開始科舉考試時，在進士中沒有作出兼顧地方性的任何規定。結果，代表帝國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地區的南方人和東南方人在早期的考試中占有優勢。1397年他們占了進士的全部名額。開國皇帝對這種不平衡狀態大為震怒，他把主考官處死，下令進行一次新的考試，從而增補了全部為北方人的進士名單。這一先例促使后來的考官們更加謹慎。1425年，一個地方性的名額制度被建立起來，它保證全部進士的40％的名額歸北方人，所剩的60％歸其他各地。此后不久，朝廷又作了小的調整，把10％的進士功名保留給包括相當不發達的四川、云南、廣西和貴州諸省省城的人。北方人的名額減為35％，55％的名額依然留給南方人（包括東南方人）。這些比率大致反映了人口的分布狀況，因此頗得民心，但它們卻使帝國最具學術傳統的東南部吃了虧。除了偶爾作出小的調整，這些區域性的份額一直生效，直至明王朝覆滅。直到清代，進士名額分配才按省進行。

明代科舉考試的題材與考生們在學堂中進行準備的題材相同——四書五經和中國歷史，這些都是按照宋代新儒學大師朱熹（1130—1200年）解釋的文本。在鄉試和會試中，第一場全天的考試要求考生們闡述四書中的三段文字和五經中的四段文字。第二場考試是按照規定的技術性格式起草七篇論述已定題目和問題的國事文獻。最后一場則要求考生至少撰寫三篇（最好是五篇）論述時政和問題癥結的文章，文章中還要適當地引經據典。殿試只要求撰寫一篇多少關于當前政策問題的文章。在所有的文章中，考生被指望去表現他透徹地掌握古典和歷史文獻的能力和他對這些文獻的正統詮釋的信仰。考生們不必應考國家行政管理中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問題，也不被要求單純去表現其詩詞歌賦的才能。

從15世紀70年代晚期或15世紀80年代，所有的應試者（此后不久所有學堂的學員）都被指望去寫稱之為“八股文”的講究辭藻的文章。[[54]](#_54_Guan_Yu_Zhe_Zhong_Xing_Shi_J)這基本上是一種程式，用來破題，探討其正反的含義，然后從開始到立論進行起承轉合；這種程式與現代英語的作文和修辭學教師所用的各種程式沒有什么不同，后者用這種方法來幫助學生集中和組織其見解，并規范其表達方式。中國的程式注重成對的陳述（每對為一“股”），通過一層層對位的表達來陳述其論點。這種形式的文章在唐宋幾度成風。雖然八股文或成對的陳述是共同的形式，但其數卻大不相同，這要取決于此人論述問題的復雜性，或規定他所寫文章的長短。由于文章形式總是比其內容容易打分，考官們于是就過于著重對詞藻形式的考慮，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使考生們照此行事。

有人爭辯說，明代的科舉考試導致中國人的知識探索力和創造性的不斷衰退。首先，在教育和其他知識活動都集中精力地爭取成為進士之前，明代民眾能獲取其一帆風順的文官生涯的途徑空前狹窄。其次，高等教育和考試的題目都被定得死死的，有才之士除了遵循朱熹的關于典籍和歷史的、保守的、道德論的和反個性的觀點外，別無其他選擇。[[55]](#_55_Zhen_Dui_Ming_Dai_Kao_Shi_Zh)第三，有人堅決主張，通過這種限制人們表達思想的窒息人的考試，“八股文”的發展把近代以前幾個世紀的中國領導人禁錮在知識的囚衣中。在這些論點中，關于“八股文”有嚴重負面影響的觀念似乎是最容易被夸大的。

進入明代文官圈子，除了上面已敘述的“正途”外，惟一的當官途徑是通過世襲捐納，如上所述，這些途徑幾乎在任何情況下使人只能間接當官。個人只能世襲或捐納監生的身份（在晚明的幾十年中，甚至像府學和其他地方學堂的學員的身份也能捐納）；雖然不容置疑的好處是不必憑借文才取得這種身份，但離官職的任命仍有幾步之差。在這些不受重視的情況下，他們實際上就要走可能使之獲得官職的“正途”。但是這類被任命的人絕不能消除以不正當方式開始其官宦生涯的壞名聲。

### 任職的情況

通過上述任用途徑之一進入官場后，此人就成為享有許多特權和豁免權的官員，但他不一定任職或者迅速任職。此人當了官，就要在吏部的行政管轄之下，他的官宦生涯就取決于由吏部主管的人事管理程序。[[56]](#_56_Zai___Ming_Shi____Di_71Juan)

作為一種體制的文官集團的支柱是品級制，每個品都有規定的服飾、俸祿和顯赫的官銜。共有九個基本的品級，從最高的一品到最低的九品，通過把品分成兩級——“正”和“從”，品級數翻了一番而可能分成18個品。每個在職官員都按品級表示，如從七品、正五品等。在職的所有文官各被授予統一的不同品級，各個機構一般被認為也有品級，其級別與該機構中最高職位的品級一致。一般地說，一至三品屬于高官，四至七品屬于中級官員，而八品和九品多少是不重要的品級。

當一個人出仕，他就被授予由他入選途徑所決定的品級，如以中式者而言，取決于他過去名冊中的名次。《明史》聲稱，“宦途升沉，定于謁選之日”[[57]](#_57___Ming_Shi_____Di_69Juan__Di)。會試的前三名被任命為翰林院編修（從六品到正七品），這已成慣例，在那里，他們可以青云直上，最后升至大學士的顯赫地位。其他的進士一般能出任六品或七品的官員，但要迅速晉升而為高官的機會就不會那么多。以舉人身份出仕的人一般能指望得到知府屬員的任命。如果他特別幸運，他甚至可以擔任知州（五品）或知縣（七品）。但是這類任命通常在邊遠地區，官員們在那里不能指望迅速晉升。監生資格出仕的人只能在一個府或更小的地方行政單位得到輔助性的職位，其級別可能是從六品。這對一個有抱負的新手來說可不是有前途的職位。否則他可以自薦到地方的儒學中任專職教員，級別為九品。實際上這是一個無出路的職務，他只能指望由此慢慢地爬到一個不顯眼的位置了。

許多首次候任者，特別是年輕的進士，并不是能馬上得到正式的任命，而是派至各機構任觀政。比起見習官員的任命，觀政似乎不那么明確，因為人們把觀政理解為受訓者，經過一定時期，據說在銓選時機成熟時，就被召回吏部。名列前三名之后的進士特殊群體被派往翰林院任觀政，專稱為庶吉士。這些人文才出眾，其職務使他們在翰林院老師們熏陶下得到文學進修的良機。三年后，每個群體的最優秀者得到翰林院的正式任命，其他人則被分到中央政府的各個機構。不論是哪種情況，他們迅速升遷的前景一般是一片光明，他們之中最為出眾的人有希望通過翰林院升入內閣。

第一次任命某人去擔任一年見習或代理乃是常事。然后，被任命人得到上司的良好評價，他就可以改任實職。得到實職的被任命人一次任期為三年，在一般情況下，還可續任兩期，這樣全部任期共九年。九年后任命終止，官員回到吏部報到，以便再次任用。同時，實質性的檔案或政績記錄已在形成之中，它將決定一名官員的前程，因為每名官員都要經受幾種考察。

主要的考察是與每個官員的履歷掛鉤的“考”。任職三年后，他就要被其機構的上司評定，評定的等級為優、一般或差。不論對中央政府的人員還是對省的人員的“考”都要經都察院作出適當的核對，核對的根據是派往各省的巡按送來的年報。這些“考”然后被送到吏部執行。考核為優者使他有資格得到提升的考慮；考核為一般者，能確保他繼續第二任；考核為差者所得的結果是降級。在大部分情況下，考核只在官員的政績記錄中注明，直到為期九年的三次考核完成為止。然后實行以下的程序：至少評為兩次優，再加一次不次于一般的得到提升；評為兩次一般，再加上一次評為差的，或者評定比此更加糟糕的就要降級；評定的結果在這些水平之間的就需要調任新職，但官品不變。

但官員的命運并不是完全由這些三年一次的“考”來決定。其他的評估也穿插其中。主要的一種稱“大計”。大計由評估京外官員的外察和評估一切中央政府官員的京察構成。外察三年一輪，但它與適用于任何官員三年一輪的考核無關。就外察而言，地方機構的主管每月向其知府報告關于其屬員的月報，每年年末各知府向其省的上司上報其轄區中所有官員的綜合報告。評估集中在八種專門歸類的瀆職或表現不佳的事例：貪婪、殘暴、浮躁或不安心、不能勝任工作、老邁、健康不佳、遇事厭煩和漫不經心。根據這些報告以及手頭上的其他情報，各省當局在每個第三年就其轄區的所有官員準備一份匯報送北京的吏部和都察院，以便它們會同商討。這份報告也包括所有省級官員事先上報的自我評定，他們規定每三年在京城參加盛大的朝覲儀式。

據《明史》報道，在1385年，共有4117名省級官員參加覲見，其中10％的官員被評為稱職，10％被評為不稱職，另外還有10％（可能只是一批表現差的人）因有犯罪性的瀆職或無能而獲罪。詔令稱職者被提升，不稱職者被降職，因瀆職獲罪者受審，因無能而獲罪者被罷官。其他的官員返回其原來的崗位。[[58]](#_58___Ming_Shi_____Di_71Juan__Di)

兩個多世紀以后，從1601年至1610年居住在北京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以多少有些敬畏的心情報道了1607年的一次“外察”：

每個第三年，所有的省、地區和城市……的官員必須在北京集合，以便莊嚴地向國王表達忠心。此時，對全國各省的地方官員進行一次嚴格的調查，包括在場的和未召見的官員。這次調查的目的是決定誰將繼續留任公職，有多少人要罷官，有多少人要提升、降職或受到懲處（如果必要的話）。我親眼見到，甚至國王也不敢改變這種公開調查的審判官們作出的決定。那些被懲處的人決不是少數，也不是低級官員。1607年進行的一次全面調查后，我們讀到了對4000名官員作出的結論。我說“讀”，是因 為涉及的人的姓名被印成單獨一卷，并向全國散發。[[59]](#_59_Li_Ma_Dou____16Shi_Ji_De_Zho)

從一開始，京察不定期進行，然后間隔五年至九年或十年進行一次。從弘治朝（1487—1505年）起，它每六年進行一次，中央政府五品及以下的官員由其上司評定，上司的報告則被送往吏部和都察院會同考察和執行。四品和五品官員則把自我的評定直接送呈皇帝。這些評定要經過御史們的仔細核查才能執行，但皇帝可對著名的執行官員的自我評定采取行動。

除了這些“考”和“察”外，所有的官員還要另外受到都察院御史和相應的省級機構的官員不定期的考察，他們或作為巡按，或在定期的審計時，或在視察中央政府的所有機構時，可以作出自己獨立的人事評定。這些評定放入作為“考”和“察”根據的政績檔案中。御史們應該深入調查，并歡迎任何有苦難的人的申訴，特別是關于地方行政官員行為的申訴。如果遇到明目張膽的胡作非為，御史有權直接向皇帝彈劾犯事人，而不論其品級多高。被彈劾的官員常常發現自己突然被罷官、降級、罰俸、訓斥，或者至少要受到對他指控的正式調查。到16世紀后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受御史彈劾的中央政府官員在皇帝最終處理他們的案件之前，歷來是從當時擔任的職位上退下來。而在另一個相反的極端，各級官員因御史的特別推薦，意外地被提升或得到獎勵。

從1384年開始，在承認吏部通過復雜的考察制度的同時，各機構的主管獲準隨時保舉被吏部忽視但應受獎的屬員。[[60]](#_60___Ming_Shi_____Di_71Juan__Di)這些保舉普遍用于地位較低的八、九品官員，或者是官員以下的吏，與明朝最初幾十年賴以吸收新成員任職的薦舉相似。這類推薦的保證在于，如果某人根據專門的保舉而得到提升但后來胡作非為，保舉人被認為應同樣負責而受懲罰。官員們對自己面臨這樣的風險，自然要謹慎小心，所以皇帝習慣要求某些官員保舉人員。因此，在1402年永樂帝奪取皇位以后，命令七品及更高級的京官和所有從省至縣的官員每人保舉一名。幾十年后，一種例行的手續就形成了：每當省一級職位和知府有空缺，每一名一至三品的京官必須保舉一名一般可能提升去填補這個空缺的非在任的官員。被保舉人通常來自特定類型的低品級的中央政府官員。保舉逐漸被廣泛地依賴，以致如果沒有保舉人，官員很少有希望得到提升。但是，這種保舉制既被結黨的庇護人，也被曲意奉承的依附者所濫用。結果保舉制從1530年起就不再受歡迎，逐漸在人事管理中失去了地位。

每當官員任期滿后，或者如果由于以前考、察和保舉的結果而在改變地位的名單上掛了號，他就會被吏部在所謂的大選中重新考慮。大選在一年的雙月進行，單月則被用來進行急選。吏部在急選中處理諸如批準請假離任、恢復請假回來官員的職務、為避免親戚在同一機構任職而需要調動工作等事務。除了1468年以后，并不需要對官員的舉止、談吐、決策能力和書法進行調查（這些是唐代考察制度的部分內容），后來，只有當沒有功名的新官上任時才調查。在任命有經驗的官員擔任新職時，吏部幾乎全部依靠政績檔案中積累的“考”和“察”的結果。

作為一般規律，一名官員品級的提升一次不得超過兩個“等”；青云直上稱之為“超”。另一方面，按照吏部例行措施，一名官員降級不能超過三個“等”。[[61]](#_61_Dang_Ran__Guan_Yuan_Ru_Guo_J)

當一名官員升至四品和四品以上的高官時（一般要經過幾十年的工作），他的官宦生涯就不完全依靠吏部了，他的任期也不受限定。在擔任的職位及職位的任期方面，他的工作幾乎更取決于皇帝的意愿。但對高級官員的任命，卻不能由皇帝隨意作出。根據若干世紀的傳統，一切事務只有在大臣提議后才能處理。皇帝一般只能任命由官場提名的人。有幾種提名的集體。當任命一名大學士或吏部尚書時，就要集合有資格參加正式廷議的所有官員在朝廷進行廷推。對其他特定的任命（例如包括省一級的高級職位），所有三品和四品的高官都被召集。集體討論的結果是將一人的姓名送呈皇帝批準，或者送呈兩人的姓名供他選擇。皇帝可拒絕這些提名，于是被指定的咨詢集體就送呈第二次提名。因此，文官集團通過這些集體提出它的人選，供皇帝從中選擇。皇帝也總有辦法把這類事務的意愿傳達給提名的集體。此外，偶爾也有任性的皇帝通過特旨任命高級官員，而不用等待規定的提名，不過官場會對皇帝的這種獨斷行為群起抗議。不論何種情況，自開國皇帝以后，明代其他諸帝都沒有選無名之輩擔任高級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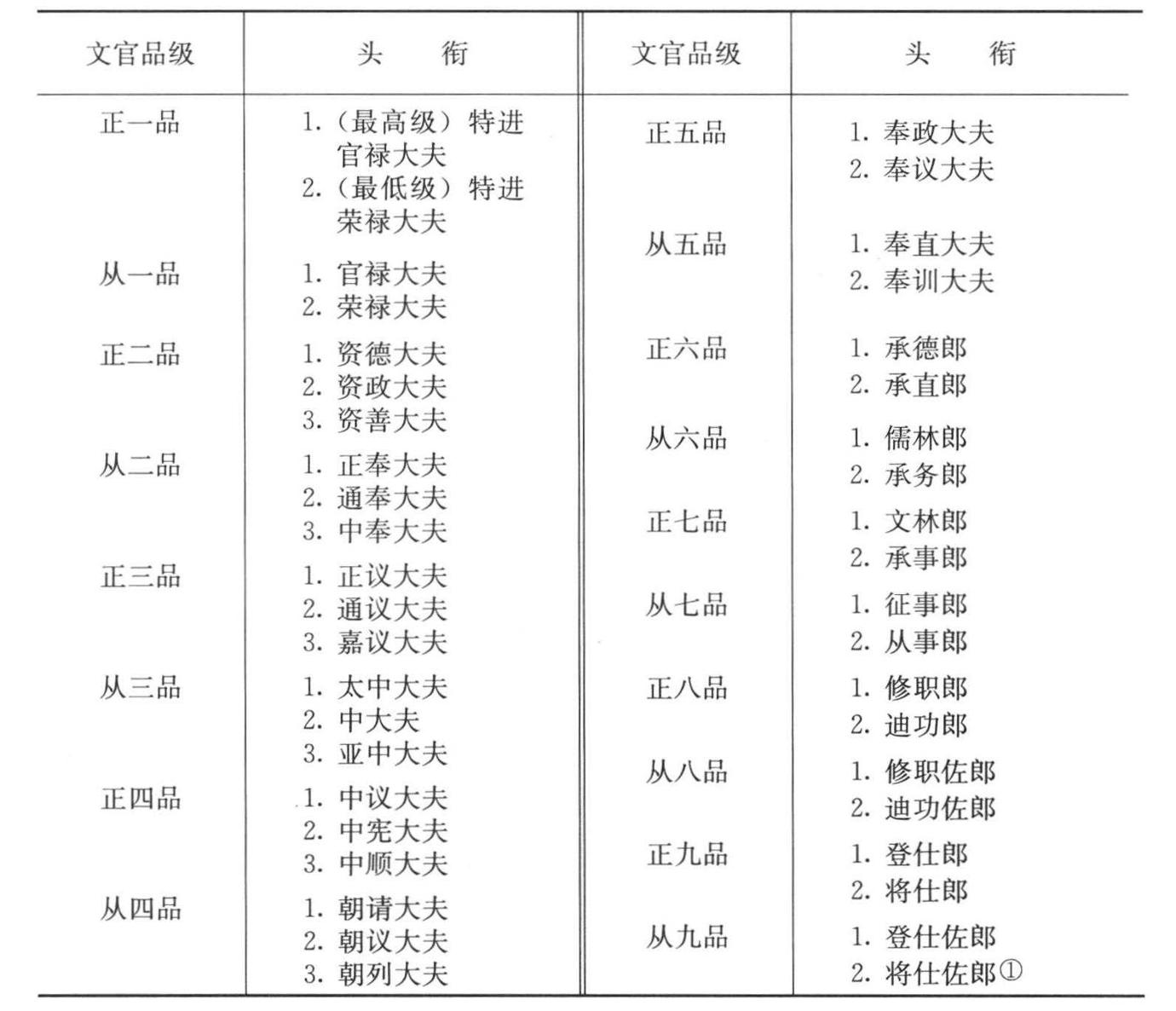
一篇現存的涉及范圍最廣的統計研究論文，討論了明代各個時期和各級政府的23300名文官的官宦生涯。每名官員在他生涯中占1.3個職位，顯然絕大部分只有一次任命。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官員，他在其經歷中平均只任兩個職位，不過官至極品的人的晉升普遍地要經過累計達10個職位的過程。各級官員的任期在整個明代多少呈縮短的趨勢。所有中央政府職位的平均任期為2.7年，省級職位平均為2.6年，下至知縣一級的地方職位的平均任期接近五年。[[62]](#_62_Zhan_Mu_Si__B_Pa_Sen_Si____M)另一篇研究論文集中研究列在《明史》中的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正二品）的情況，他們組成了中央政府中全面行政的核心。結果表明他們在一個職位上的平均任期為31個月。但是，即使這些非常顯眼也很容易遭到攻擊的職位，其任期在六年以上的竟幾乎占總數的一半。因此有人提出，“高級官員所占任期之長……足以為中央政府提供其延續性和行政的專業知識”[[63]](#_63_O_B_Fan__De__Si_Pu_Lun_Ke_Er)。一部對1424—1434年這10年關于御史的涉及面較窄的著作指出，任期滿九年的御史（雖然他們也很顯眼和容易遭到攻擊）絕不少見。[[64]](#_64_He_Kai____Ming_Dai_Zhong_Guo)

明代人事管理的規定不助長通過保證一個人在任何特定機構中持續任職而出現的職業化風氣。主要的例外是御醫和星象官員，他們的職位大部分是世襲的。但他們只是文官中名義的成員。除了這些職位，人們實際上不知道還有誰有持續不斷地擔任任何官職的經歷，足以使他積累非常專門的專業知識。例如，就戶部尚書而言，明代59個占此職位的人中有37人曾當過戶部侍郎，但在這59人中的38人有時曾在其他部當過侍郎。[[65]](#_65_Fan__De__Si_Pu_Lun_Ke_Er)在任職中注意非職業化的最明顯的證據是如下的事實：被選任內閣中最有權勢職位的重臣具有在翰林院擔任過編修等職務的經歷，但從來沒有在各自職守的行政機構中任職的經歷。

官員（包括非在任的在內）作為一個階層，享有種種特權和豁免。一般地說，官員及其最近的家庭不必納稅和應召為國家服勞役。官員所穿衣服的顏色因官品而異，但不準非官員穿著。官員宅第的大小和裝飾不受限制；按照官品，他們可以騎馬，甚至坐轎子，而平民則不行。[[66]](#_66_Ming_Dai_He_Qi_Ta_Zhao_Dai_G)如果一至三品的官員觸犯法律，他們實際上可免予追查；如無皇帝的特別命令，不得采取行動。所有京官及五品或五品以上的官員如果沒有皇帝明確的批準，不受審訊；對更低級的官員如無皇帝的批準，不得判決。[[67]](#_67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6)毫無疑問，許多高級官員因過錯只會遭到溫和的申斥，而這種過錯則會使平民受到嚴厲的懲處。

在官員們得到的利益中還有顯赫的頭銜（散官）和功勛的頭銜（勛）。在第一次“考”的成績令人滿意后，每個官員有資格得到與其正式品位相稱的聽起來頗具古風的散官頭銜，而且他可以要求把這個頭銜也賜給其父和祖父。有42種散官的頭銜，這足以賜給任何品級的一名官員而不必改變實際的品級或擔任的職務。明代賜給文官以相當于其正式品級的散官頭銜見表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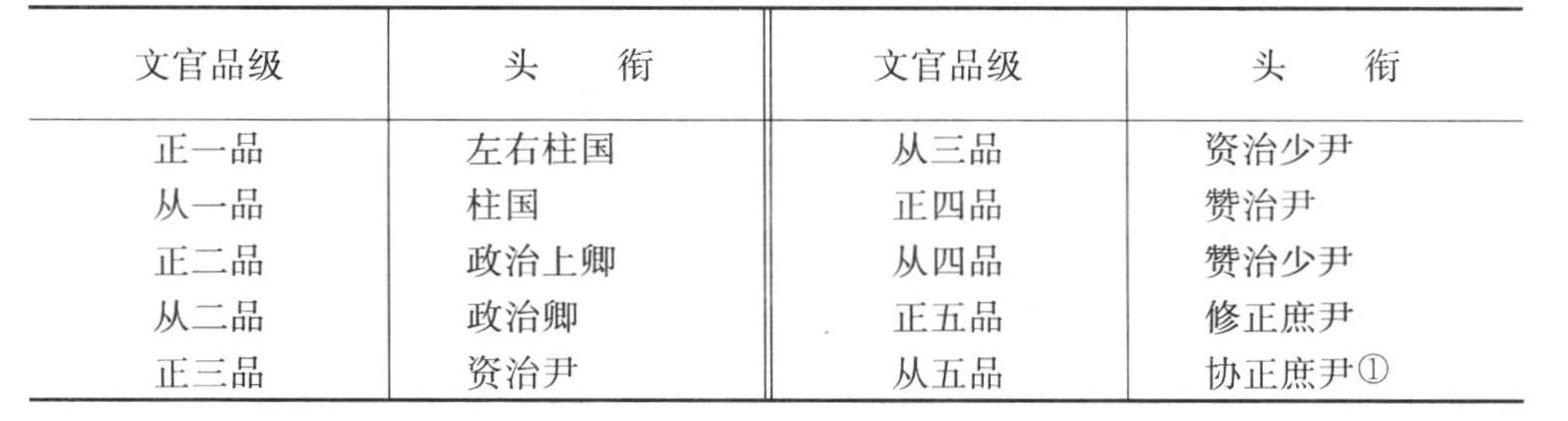
表1-2 明代文官的散官頭銜



①《大明會典》，第6卷，第133—135頁

勛的頭銜至少在理論上是因功而賜的，而且只獎給五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員。這些勛號與它們的正式品級相符合，其形式就像散官的頭銜那樣。它們的名稱見表1-3。由于封賞散官稱號和勛號的這些慣例，一名高級官員可能以冗長的稱號而被人所知，如“政治上卿資德大夫吏部尚書”。這個稱號甚至沒有把他所兼的職位或他可能承擔的特殊任務包括在內——如除吏部外他還臨時負責另外一個部，當時由于種種原因，該部尚書位置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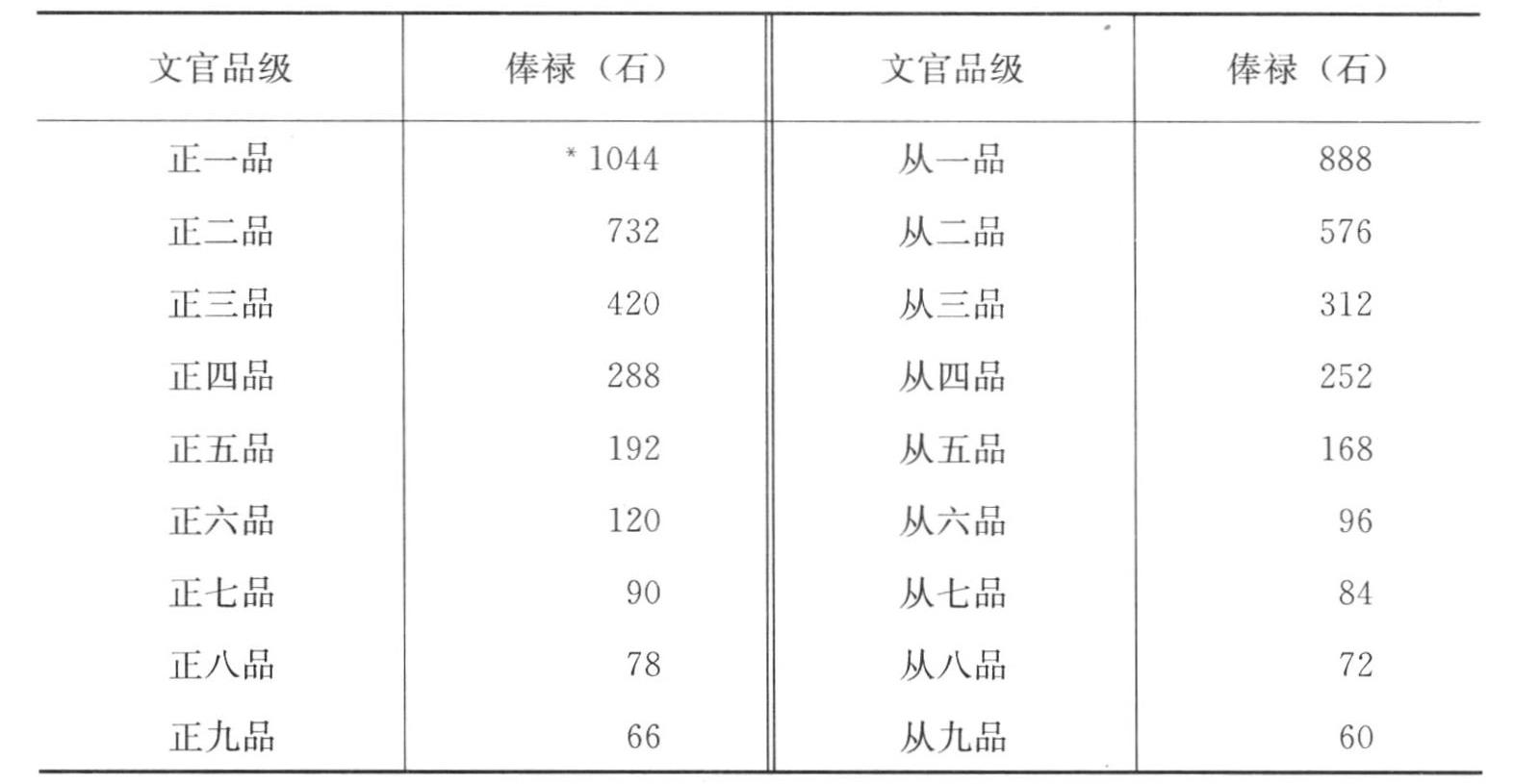
表1-3 明代的勛號



①《大明會典》，第10卷，第255頁。

在職官員按其品級領取國家俸祿。名義上，俸祿以米若干石計算（見表1-4）。儒學教員的薪水等級則不同，每月從米兩石至兩石五斗。此數大大低于從九品官員的報酬，大致在吏的水平上，吏每月領取米兩石五斗往下直至六斗。[[68]](#_68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i)

表1-4 明代文官俸祿表



\*每年

雖然這些俸祿標準與以前王朝相比并不差，但是即使還對仆人、燃料和出差稍有津貼，如果按照實際收入，明代官員過得并不好。問題在于，雖然明朝開始時付給官員大米，但在洪武朝結束前，只有部分薪俸付給大米，此后官員薪俸中的大米比率不斷下降。官俸的其余部分用諸如紙鈔（其實際價值已降到零）、絲、棉，最后是白銀等其他商品付給。此外，薪俸中的大米折成其他形式的收入，都不按市場的比率折算，而是按人為的非常低的比率付給。官員們不斷地抱怨不能依靠他們的俸祿為生，而《明史》驚呼：“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69]](#_69___Ming_Shi_____Di_82Juan__Di)有人估計，早在1434年起，官俸事實上降至其名義上的價值的4％，尤其是京官，實際上一無所得。[[70]](#_70_Huang_Ren_Yu____16Shi_Ji_Min)許多官員似乎只能向國家分配的仆人收費，然后解除他們的勞役，以此來滿足自己的基本需要。

微薄的貨幣收入不僅僅是明代官員待遇差的惟一方面。不論他們可能享有法定的特權和豁免，卻絕對不能避免嚴厲的處理。在這方面，洪武帝的一系列可怕的官場清洗為王朝定下了調子，為此，他被戴上了“中國全部歷史中最殘酷最邪惡的暴君”的帽子。[[71]](#_71_Mou_Fu_Li____Shi_Ren_Gao_Qi)其他臭名昭著的官場清洗發生在16世紀20年代和17世紀20年代。[[72]](#_72_Guan_Yu_Zhe_Xie_Qing_Xi__Jia)官員在皇帝們命令下還不只是這些戲劇性的插曲。在明朝文職行政機關的最高級官員——如大學士、六部尚書和都御史的725人中，有220人（30％）得到了屈辱和災難性的結局，14人十分幸運，僅被貶職，133人被罷官。被懲處得最嚴厲的受難者包括38人作為普通士兵被流放戍邊，49人被打入大牢，20人被處死。[[73]](#_73_Zhe_Shi_Zuo_Zhe_Gen_Ju___Min)低級官員所受的苦難不那么深重。然而從1424年至1434年的10年中，超過261名文官在御史的彈劾中被告發；在1620年至1627年期間，超過691名官員同樣被告發。[[74]](#_74_He_Kai____Ming_Dai_Zhong_Guo)暫時停發官員薪俸達一年之久乃是常事，而受更嚴厲的懲罰卻屢見不鮮。

明代諸帝因把官員光屁股重杖責打而最為臭名昭著。杖責由宦官和護衛當廷執行——這種屈辱有悖于中國傳統的君臣關系，而大臣身體受到如此的凌辱，以致需要幾個月才能康復。在洪武朝時，貴如侯爵那樣的顯赫人物和二品大員就死于這種杖責。1519年在對正德帝的任性行為的激烈抗議以后，據說有146名京官當廷受到杖責，結果11人死去。在嘉靖朝時一場爭論的結果，據說1524年有134名京官既被囚禁又被當廷杖責，結果有16人死于非命。[[75]](#_75_Qian_Mu____Guo_Shi_Da_Gang)不難斷定，明代諸帝通過宦官和錦衣衛中的代理人，對文官們保持一種恐怖統治。[[76]](#_76_Dui_Ming_Dai_Zhu_Di_Ji_Qi_Hu)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明代的官員集團不斷地使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因為他們毫無顧忌地進行派系斗爭。另外，他們不懼怕皇帝的獨斷專行，而不時地以挑釁性的進諫向皇帝挑戰。明代產生了大批理想主義的文官，他們挺身而出面對威脅人的統治者。這些人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海瑞（1513—1587年），他是一個鐵面無私的道德論者和崇尚紀律的人，因批評嘉靖帝的怪癖行為和疏于朝政而入獄。[[77]](#_77_Jian___Ming_Chuan_Ji_Ci_Dian)很難假定，這些官員能糾正明代君臣關系的失衡狀態，但人們也不能認為明代的文官就是茍安和不會抗議的受害者，也不是甘愿受皇帝一方猖獗的專制主義迫害的依附者。

明代例行的人事管理實行傳統的回避的規定：如果兩名親戚碰巧在同一機構任職，年輕的必須退出和請求調動；除了學堂的教員，所有的官員都不準在出生的省的地方行政機構任職。此外，官員如逢丁憂，應離職服喪三年，服喪期間，一般不領俸祿，但有時因皇帝的特殊恩寵，可領半薪。在服喪期間，如果皇帝召回服職，他們應該響應，這在中央政府的受寵的高級官員中是常有的事。官員在得到吏部或皇帝的批準后可以請病假，帶薪病假長達三個月。正常的退休年齡為70歲；如果退休官員面臨貧困危險，他明確地可以指望每年領四石米，并由地方官指派仆人為他料理家務。年滿55歲的官員因體弱可以退休，并可指望得到相類似的待遇。在這些方面，如同在職官員的俸祿那樣，明朝對其文官似乎不如以前的本地王朝的慣例那樣慷慨。

有驕人政績的官員去世，禮戶就授予帶奉承性的謚號，如海瑞就被賜予忠介的謚號。死去官員的謚號后常加綴以“公”一字，但此字僅表示尊稱，相當于“閣下”，不能與貴族爵號的“公”混淆。

### 武職

軍事建制在明代政府人員中是最大的一部分。在1392年，據報道有16489名武官和1198442名士兵長期正規地在服役。在明朝的其余時期，其人數變動甚大，直至明朝的最后幾十年，據報道在冊將領和士兵分別是10萬人和400萬人。下面將會看到，這些數字（特別是晚明的數字）不能說準確地代表了明代的戰斗力。[[78]](#_78_Ming_Dai_Bing_Zhi_De_Quan_We)盡管如此，明代的軍事編制一直是龐大的，需要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維持下去。此外，明代的武將作為一個集團不像文官那樣受到高度重視和有權勢，但個別軍人一直在最高級的議政會上起著突出的作用。

明代軍事制度有兩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在明代最初幾十年后，軍人幾乎完全處于文官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整個王朝，對軍人的行政管理由文職的兵部指導；從15世紀以后，文官還在作戰戰術方面接受了監督控制權。其次，與文官建置的原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軍事服役主要建立在世襲的基礎之上，將領和士兵都是如此。

明制的基本軍事單位為衛，往下分成千戶所，再下又分成百戶所，在一系列所之上是省和中央政府設的監督的官員。這些官員中最為突出的是貴族成員。另設一個獨立于這一行政等級制的戰術指揮組織，衛的官兵被派去臨時受訓和執行實戰防御或實際征戰的任務。關于有等級的指揮組織將在以后的分節中討論。這里將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行政結構的人事組織方面。

### 武官

與其文官的對應人員一樣，武官也分品，每品又分成兩等。但是武官的品級從最高的正一品往下只到從六品，共有12等的區別而不是文官的18等。衛的最高級職位只是正三品，指揮使就屬這個品級。所有衛一級的職位都可世襲，因此可通稱為世官。省級和中央級的監督官員的執行職位不能世襲，被稱為流官，這些職位由來自衛一級世襲職務的候選人充任。因此，個別正四品的指揮僉事根據其表現，可能會被提升為正三品的省一級的都指揮僉事。但如果他去世或退休，其后嗣不能繼續擔任正三品的省級職務，而只能回到原來正四品的職位上。

武官所能繼承的對象不是他可以擔任特定品級的職務的資格，而這種資格對文官來說卻是一條進入官場的間接的世襲途徑；武官可以承襲的是特定的、具體的衛中特定的、具體的職位，這個衛對武官來說，等于某個人的出生地。這種制度可以用明代最著名的將領戚繼光（1528—1588年）的事跡來說明。戚的第六代祖先死于14世紀80年代為開國皇帝服武職時期，曾為其子贏得山東省北部沿海登州衛正四品的指揮僉事的繼承權。在承襲此職一個半世紀后，戚繼光16歲時在1554年其父死亡后繼承這個職位。他連續地得到提拔，并在1574年獲得了最高的正一品的都督職位，在京城的都督府任職。由于一次戰場上作戰的小失誤，他在1559年被剝奪了世襲特權，但后來的成就又使他在1571年重新獲得較低品級的世襲特權，這樣他的后裔就有權要求在登州衛出任正五品的千戶；后來由于皇帝恩寵有加，他又獲得了讓他另一個兒子在有威信的錦衣衛中襲任正六品的百戶的特權。當戚繼光在1585年謝事時，事實上他的兩個兒子的確擔任了這兩個職務。這種情況與戚繼光只在登州衛任職四五年和從未在錦衣衛任職的事實無關，更與1561年至1567年他曾在戰術指揮的司署中擔任過浙江和福建兩省高級指揮將領以及（1569年至1583年）在北京東北的薊州鎮擔任過高級將領的經歷無關。他的根在登州衛，他一生經歷的薪俸基本上向登州衛支領，他的正常的繼承特權應用于登州衛。

繼承制度從明朝建國時期就開始實行。后來明代的大部分武官之所以任職，是由于他們當時的祖先在協助洪武帝奪取江山和鞏固帝國時建立的功勛，或者是由于他們的為永樂帝效勞的先人在1401年為他奪取皇位和在以后的征戰中作出的貢獻。兵部負責監督這一繼承制度的順利運行而不被濫用，它顯然也謹慎行事。正妻的長子是合法的繼承人。如果軍官死時沒有這樣的繼承人，其妾所生的長子或者該軍官之弟可以要求接替，他一般被接受任職。如果父親死時其子不滿10歲，上述的接替只能是臨時的，當后嗣年滿20歲時，接替人就必須讓位。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繼承人的權利必須得到所在衛的當局的保證，而繼承人則必須通過合格測試，才能實際服役。測試著重于騎術及馬上和馬下的箭術。規定時有變動，但在正常的情況下，未能通過及格考試的繼承人被容許見習一年；如果屆時他仍不能通過，那么根據兵部規定，家屬中最近一支的繼承人就得到了立業的機會。[[79]](#_79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2)

后裔或合格的接替人的直接繼承并不是開始武官生涯的惟一途徑。某個人在任何時候可以因戰功突出而獲得武官的地位。這種候補武官的主要資源包括家人，即侍從（舍人），這些人是武官的男親屬或隨從，其地位相當于中世紀歐洲騎士的扈從。武官的舍人包括其弟、子、侄子，甚至包括顯然無親戚關系的食客。可以推想，每名武官有三四名舍人作為扈從，有時人數甚至更多。舍人被政府改組成無品級的準官員，領取國家的薪水，與庇護他的武官一起駐防，并且參加戰斗。舍人可以因戰功而被推薦擔任武官。普通士兵因非凡的戰功，同樣可以被推薦擔任武官。

另一條進入武官的途徑是考試中舉，這種考試與影響大得多的文官科舉考試相呼應。雖然在王朝伊始之際對它有所規定，但武考直到1464年才設置；經過一段不正規的時期后，武官考試從1504年開始定為三年一期，如同文官考試。主要的應考人是武官的舍人，他們有資格在由所有重要的衛辦的武學中受訓，并在各衛受權按照府、州、縣的興辦模式建立的儒學中受訓。軍人的兒子還有資格考慮進入由文職行政單位辦的儒學深造，為此，如果他們有意并具有必要的文才，可以不受歧視地參加文官科舉考試進行競爭。在整個明代最有權勢的文官之一張居正（1525—1582年）就有這種背景：他的父親曾是一名普通士兵。張居正在1547年的文官考試中中式而成為進士，最后成為首輔大學士，作為年輕的萬歷帝的事實上的攝政者而左右著政務。[[80]](#_80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

武官考試要求最低限度的儒家傳統的文學水平和重要的兵法書籍的知識，但考試需要考生精通騎射之術。結果，雖然原則上“一視同仁”，但實際上它們只對那些在習武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如武官的舍人，提供發跡的機會。有些年輕的世襲軍官也參加考試，以期得到迅速的晉升。但是武官考試每三年只產生50名進士，以這種方式獲得武官的地位并不能嚴重地改變武官的世襲性質。[[81]](#_81___Ming_Shi_____Di_70Juan__Di)

明代統治的第一個世紀以后，人們捐納武官身份的情況如同捐納文官那樣，也變得可能了。這種程序的詳細情況及其后果尚不清楚，但捐納武官身份的現象在武職中一定不如在文官集團中捐納文官那樣重要。

除了直接承襲以外，通過其他途徑任職的武官顯然沒有自動將其職位傳給其后嗣的特權。后來只有在承認他們的戰功而根據皇帝特殊的恩賜時，他們才被授予這種特權。

一旦任職，武官沒有特定的任期。但是按照規定，每到第三年，一名武官必須表現出他繼續具有騎射的本領，每五年，所有武官都要經過對他們的工作和能否勝任的考察。如同文職官員，位居極品的武將不受他人的評估，而應該上呈自我評定（自陳）。如被提升，武將在有機會表現其優點（在戰場上更為可取）之前，只能得到試職，然后才能把新任命改成實職。到衛以上流官的任命只能由皇帝作出，其依據通常是要求貴族成員和其他高級官員議出的提名。如果一名武官未能履行其分配的戰術任務，通常是暫時中止其身份和停發其薪俸，直到他能成功地完成特定的任務，例如在指定地區平息無法無天的行為。關于武官的軍事生涯，還沒有大范圍的統計數字，但手頭上的證據給人的印象是，他們的任期比文官更穩定，對他們的標準也定得較低，部分原因是他們普遍是文盲。[[82]](#_82_He_Kai____Ming_Dai_Zhong_Guo)

在明代初期，武官獲準可在55歲時退休；但在明朝的大部分時期內，正常的退休年齡為60歲。沒有退休金，因為一個成員可繼承退休者的職位和薪俸。如果武官因公死亡，也沒有子、弟，那么死者之妻或一位活著的父母可享受其全薪三年，從此無限期地領半薪。如果死者之子或弟尚年幼，不能立刻繼任，他可領半薪，直到他年滿20歲能夠就任繼承的職位為止。

如同文官，武官也能獲得與其品級相應的散官稱號。共有30種散官稱號，其中最高的四個級與文官的最受尊重的稱號相同。相對于正式品級的全部系列稱號見表1-5。

如同文官，武官因特殊功勛也按品級被授予勛號，見表1-6。最受寵的或最杰出的武官可獲得公、侯或伯的貴族品級，其高貴程度依次下降，勛號是否有世襲特權，則由封賞的皇帝決定。

表1-5 授予武官的散官稱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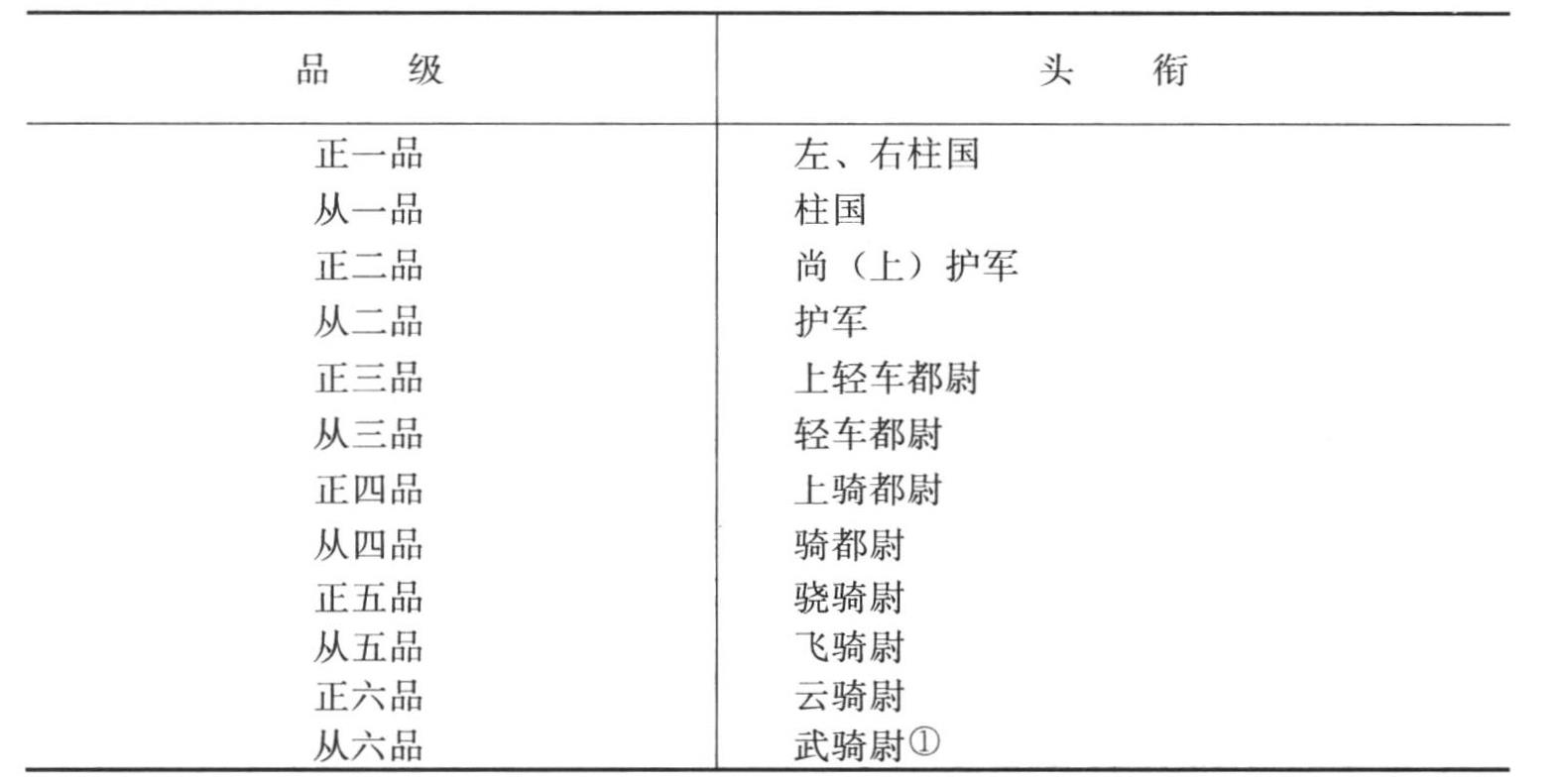


①《大明會典》，第122卷，第2513頁。

由于有種種頭銜，一名著名的武將的全稱可以是平江伯（貴族頭銜）中都督（名義地位，正一品）延綏總兵官（實職）；或者是尚護國（勛號）金吾將軍（散官頭銜）揚州衛指揮僉事（世襲身份，正四品）升任后都督同知（名義地位，正二品）陜西指揮同知（實職）。為了避免混亂，一名武官脫離其名義的職位（它往往是其原來的世襲職位）而另外獨立執行任務，就用表示他只領取這個職務俸祿（帶俸）的帶前綴的頭銜來指稱；不論誰去履行所分配職位的任務，就稱“管某某職位之事”，即管事。

武官按品級領取的官俸與文官對應品級的官俸完全相同，從正一品每年1044石谷物到從六品96石谷物（見表1-4）。如同文官，這些官俸的一部分折成谷物以外的貨幣和商品。由于大量谷物的折換和吃虧的折換率，使文官的實際收入變得很低，但武官們沒有深受其苦。相對地說，武官的官俸較多。此外，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文官和武官在中央和省級同一級別職位任職，武官的官品高于文官。因此，在中央政府，位居都督的資深武官位居正一品，而一個部的文職主管則位居正二品；省級機構的高級武官位居正二品，而與之相當的機構中的高級文官位居從二品或正三品。更有甚者，由于高品級的武官往往有貴族的頭銜，每當任何一級的文武官員聚會議事（他們經常被召集議事）時，文官一般必須讓武官優先發表意見。

表1-6 授予武官的勛號



①《大明會典》，第118卷，第2450—2451頁。

武官比文官享受的更多好處是，皇帝經常分賞特別的、額外的獎勵。每次軍事行動后，不論其規模多么小，諸皇帝按慣例分賞禮物給參加戰斗的官兵，其標準以對蒙古人作戰的賞賜最多，往下分成若干等級，直至賞賜最少的清剿內部盜匪的行動。以這種方式可以得到提升，但也可以得到銀兩、紙鈔、成套衣服和布匹等賞賜。最精確的標準可用斬殺或俘獲的敵人數量來衡量，即計算多少敵人被殺或俘獲，被殺或俘獲的敵人中是否包括其首領。[[83]](#_83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2)

尤其是，武官們臭名昭著地濫用他們的權力，并且通過以下的手段來中飽私囊：虛報他們所統轄的士兵名額以取得空缺士兵的口糧；克扣實有士兵的口糧和餉銀；奪取國家專門撥作供士兵口糧之用的農田為自己所用；接受尋求脫離兵役或其他特殊待遇的士兵的賄賂；向每一個可以想到的受害者勒索錢財。這些胡作非為的行為在武官中當然不是普遍的，但腐敗是如此盛行，以致武官團的聲譽在整個明代不斷下降。[[84]](#_84_You_De_Hu_Zuo_Fei_Wei_Zai_Su)隨著軍事指揮日益置于宦官的監督之下，且又在文官的領導之下，聲譽的下降又伴隨著武官的自珍自愛意識的下降，而兩者之間可能又有著因果的關系。總之，到15世紀初，武官已被降到受命于宦官和文官權貴的技術人員的地位，雖然前面已經提到武官享有品級、官俸等有利條件。盡管如此，世襲的武官直到王朝終了時繼續是明朝擁有軍事力量的支柱。

### 軍人

明代的軍事建制通常稱衛所制，它是衛再加上其組成部分千戶所和百戶所（這一建制的基本單位）的簡稱；它最為人所熟知的特征是嚴重地依賴自我延續的和世襲的士兵的觀念。人們（甚至《明史》）普遍地把這一制度與被譽為唐初偉大的軍事成就府兵制相比（“蓋得唐府兵遺意”）。[[85]](#_85_Guan_Yu_Tang_Dai_De_Fu_Bing)但是，也有人提出有許多區別[[86]](#_86_Jian_Chen_Wen_Shi____Ming_Da)，其中主要的不同點是唐代的府兵由職業士兵組成，而明代的衛所士兵則包括一個世襲的等級。

把民眾世代地分成等級的做法在中國本土的傳統中并非沒有先例，但這種做法在唐代，特別在宋代已經很不盛行了。然而在元代，蒙古人試圖桎梏他們的臣民，嚴密地將其分成若干社會階層。洪武帝的一視同仁的平均主義態度，再加上元明過渡期的社會動蕩，促使他松懈了元代嚴格的等級劃分，這樣，明代的大部分家庭被簡單地登記為民戶。第二個大類為軍戶，僅存的另一大類，也是相對而言較小的一類是匠戶。匠戶主要包括各種世襲的手工勞動者，其中有的是在京城的官辦的工場勞動的全日工人，他們生產貴重的和日用的制成品，以供皇宮和政府之用。其他工匠則在全國自由地經營其貿易，但能應政府之召提供征用貨物，或臨時性地進行政府工程，特別是京城宮殿建設的工程。

軍戶承擔規定的責任，即每戶提供一名壯丁在衛服役，必要時還要提供一名代替他的人。如同武官的情形，這是規定得很具體的義務。例如，湖廣的一個軍戶可能要負責向駐守在東北，即近代滿洲地區的百戶所提供一名士兵。結果，如果駐守在滿洲的百戶所缺額兩名，一名缺額可能從湖廣的特定的村中特定戶物色，而另一名可能同樣具體地在浙江省找到。由于負了這種責任，軍戶就被免去了去服地方政府機構征用的勞役的義務，其范圍大致相當于民戶中任何男丁所需要服的勞役。在其他方面，軍戶與同在一起生活的民戶沒有區別。沒有對他們優遇或貶損的差別。

家庭以不同方式取得軍戶的資格。為開國皇帝服兵役的人，或在建立明朝時期與他并肩作戰的將領，在建國之際會發現他們的家庭自動地被登記為軍戶，當衛所鞏固后，他們就定居在那里，以確保新的行政區域的臣服和安定。這些人以及他們的世襲繼承被稱為“從征”。明代官軍中次大部隊被稱為“歸附”。這些人原來在元軍中服役，或者是與洪武帝爭霸的地區軍閥的部隊，他們向明朝投降并為之效勞。據說，每當洪武帝控制了新的領土，他的武官逐村訪問所有男丁，要他們選擇當臣民或當兵，根據他們的決定就將其家庭永久分類。從武的人后來就稱歸附。在明代的衛中的第三部分人是一些犯了充軍罪或謫罰罪而被判處服役戍邊的人，他們的家庭從民戶轉入軍冊，并規定要世代承擔軍戶的責任。

最初幾十年的明朝也向民戶征召（垛集）士兵以便其軍隊滿員。永樂帝在位時曾下令，命有三個以上兒子的民戶必須送一個兒子服兵役，而其他的家庭則被指定為預備戶（貼戶）。每名新征的士兵成立一個有世襲義務的新軍戶。如果另外出現軍事危機，士兵從有一個以上兒子的貼戶中抽調。[[87]](#_87_Wu_Han____Ming_Dai_De_Jun_Bi)這種征用方式不能普遍和長期實施，顯然是一種偶爾的、地區性的和有限度的做法。盡管如此，到15世紀20年代，這種做法仍產生了帝國軍戶相當大的部分。

士兵似乎沒有固定的退休年齡。在明初時期，70歲似乎被認為是最大的服役年齡，后來顯然是60歲。但是考慮的重點始終是該士兵是否適合服役。如果一名士兵年齡太大，身體太弱，不能勝任其任務，如果他在執行任務時死亡或受重傷，當局就要物色代替他的人。超過10歲的男孩，如果身體結實健康，就被考慮為適合在將來“征召”入伍；在13歲或14歲時，這些男孩顯然被認為隨時可以入伍了。

替代人通常來自士兵的最親近的家庭，他們與士兵一起生活在駐守的衛所。這些人可能包括士兵之弟，他們即使不是必須，也被鼓勵與士兵一起參加受訓和隨同作戰，就像武官的舍人那樣。兵戶中這些額外的男丁被稱為余軍或余丁，并形成了一支可隨時使用的預備軍。如果一名士兵死亡，或出現其他情況而必須取代，而手頭上又無人可以接替，那么士兵所在的衛所的武官就上報兵部。兵部就核查簿籍，以確定被取代人所代表的軍戶，然后通知管轄它的地方當局，地方官員就前往應負責任的家庭，要其提供一名取代人，取代人于是就被派去接替部隊中指定的位置。軍戶中的年長者只要他們在服役年齡期間，并且身體狀況還頂得住，在指定取代人時往往謹慎從事；但軍戶如果雇用或收養無親屬關系的男丁服役，即屬非法。如果負提供責任的軍戶不能找到，或者沒有可以服役的男丁，地方當局就知照兵部結案。

這一長期保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的計劃原則上是可行的，但它在建朝期間就產生了種種問題。早在1370年，據稱有四萬名士兵開了小差；此后，隨著中央政府為填補部隊空缺而向衛的武官和地方當局施加壓力，代替制度的弊病不斷增加。當原來指定的軍戶為逃避未來的責任而逃離或遷離其村落時，地方當局就強征任何人入伍，特別是同姓的人或者當時打工于逃逸者自家土地上的人。服役的士兵普遍地虛報其籍貫，以掩護其親屬不被征召。軍戶往往提供過老的或其他方面不合格的男丁充當替代人。替代人往往在應召途中失蹤。一些二流子向軍戶自薦去充當替代人，到規定的崗位報到，但立刻逃離，轉而又向其他的戶自薦，在短期內用假名出現在幾個衛中服役。有的衛所的武官為了不因他部隊的高逃離率而受處分，就派出自己的親信到處強征他們能找到的人入伍。到1420年代，看起來易行的代替制度已經臭名遠揚地失控了。

從洪武朝開始，專門解決難題的能手（通常是監察御史）奉命離京去“清理軍伍”。到15世紀20年代，一批批官員定期被派往全國執行“清軍”（“清理軍伍”的簡稱）任務；從15世紀40年代直至15世紀50年代，這類任務通常是由監察機構正常地負責。1428年一名清軍御史非法強征數百名男丁入伍，并殘酷地虐待提出抗議的村長。當他的不法行為被當廷告發時，他強征的152名替代人被釋放，但其他1239人則留下終生服役，其處理原則是，他們已經服役并接受了軍餉。這些人得到的惟一安慰是，他們的家庭不再有強加的世代從軍的義務。[[88]](#_88___Ming_Shi_____Di_92Juan__Di)

盡管有不斷的清軍行動，衛所制度的狀況繼續惡化。到16世紀初，據估計，許多衛所的80％—90％的士兵開了小差；到16世紀的后半期，據說衛所部隊不但不能殲敵，而且不能保衛自己。[[89]](#_89_Wu_Han____Ming_Dai_De_Jun_Bi)

衛所的生活是不盡如人意的，這部分地是由于衛的軍官虐待和利用他們的士兵。[[90]](#_90_Chen_Wen_Shi____Ming_Dai_Wei)更具體地說，從15世紀20年代起這種情形大規模發生，駐守在新疏浚的大運河沿岸的各衛所必須提供從富饒的長江三角洲各府北運漕糧至北京和邊防戍軍的運輸勞務。承擔運輸任務的士兵生活特別艱難，于是大批出逃。[[91]](#_91_Xing_Bin_Fu____Ming_Dai_Cao)

從15世紀早期起，最受凌辱的士兵莫過于各衛所必須輪流送往北京和南京兩京的團營（亦稱三大營、京營。——譯者注）服役的那些人，這種部隊的輪換的原意是在兩京的能干的將領領導下對士兵進行強化訓練，同時萬一在需要大規模防御行動和征戰時，能提供一支龐大的作好戰斗準備的部隊，特別在北京更有此必要。訓練不是很有效，部分原因是宦官從早期起就在團營起著重要的指揮作用。1449年英宗帝率領的導致土木之變災難的京軍就是團營組成的。新兵從各省被匆忙地召集，在北京組成一支新的防御力量，訓練再次受到重視。但是不久，團營又陷入了以前的無能狀態，以致分配到團營的士兵就成了宦官、貴族和浮夸的將領的私人奴仆，或者成了進行宮殿建設工程的勞動大軍。在永樂朝時，團營提供了70萬至80萬的實戰軍隊，而到16世紀，可用于軍事訓練和服役的士兵降至兩萬人。其他的被分配者（在10萬人左右）被官方認為不過是卑下的勞動者，被所有人藐視和虐待。他們所在的大本營被貼上老朽（老家）的標簽，并被認為不適合執行軍事任務。每當戰斗的可能初露端倪時，所謂作好戰斗準備的部隊中的許多人就吵著把他們重新劃歸老家。1550年當蒙古的俺答汗突入長城并威脅北京時，負責京營的兵部尚書丁汝夔率兵五六萬出城迎擊入侵者。但是蒙古人一出現，據官方史書報道，全部士兵“驅出城門，皆流涕不敢前，諸將領亦相顧變色”[[92]](#_92___Ming_Shi_____Di_89Juan__Di)。指揮作戰的尚書后來被處死。最后，在1644年，當京城的部隊出城消滅造反者李自成的劫掠的軍隊時，據稱他們一聽到炮聲就四處潰逃，京城除3000名宦官部隊外，已無兵可守。[[93]](#_93_Jing_Cheng_De_Tuan_Ying_Zai)

衛所士兵的基本軍餉是每月谷物一石，但實際數量因每名士兵最近的親屬中依靠他的成員人數而異。騎兵的軍餉高于步兵，這大概是騎兵要飼養他的坐騎的緣故。在征戰或去京城團營的途中，還規定有專門的糧食補貼。一切衣著、兵器和裝備都由政府供給。糧食口糧一部分被折成其他支付形式，但規定的糧食似乎足夠供養士兵及其依靠者。但是，軍官對士兵的苛刻待遇包括了許多減少士兵實際收入的方法，以致在明朝的后半期，不斷有服役士兵的生活已淪于極其悲慘境地的報道。

從15世紀中期起，衛所軍隊在全國得到地方民兵（民壯）的輔助。在最基層一級，民眾到處被登記在冊，組成通稱為里的組織，而里長應該在里內維持治安。知縣一般應該組織數百人的民兵進行訓練，這種做法取決于他轄區內的里的多少（也就是取決于人口密度），訓練一般在農閑時進行；這樣衛所的士兵不必勞神去應付小規模盜匪活動或地方騷亂。但是民兵不是可以征召執行衛所任務的國家資源，他們只能被指望在其故土以部分的時間參加。

當衛所制積累下來的弊病變得過于明顯以致不能置之不理時，政府就轉而求助于招募，即從民戶、匠戶以及武官隊伍中的舍人和余丁中招募付給報酬的志愿軍。早在永樂朝時，這種做法是在非常局部化和臨時性的基礎上推行。在1449年明軍于土木慘敗后，政府就大規模地依賴招募，以便在緊急情況下有助于恢復北京的防御力量。到15世紀末，每當政府在需要不僅僅是消極防御的情況時，招募就成為一種制度。在16世紀后半期，與以日本為基地的稱之為倭寇的劫掠者斗爭以及與俺答汗和其他蒙古酋長作戰的，正是這些招募來的士兵。后來在16世紀90年代日本入侵朝鮮時，招募兵協助力挽狂瀾。而在當時，衛所制的士兵勉強只能護衛沿運河運輸的漕糧，為大規模建設工程提供勞動力，在戰略要地勉強地維持靜態防御的局面。每當出現軍事危機時，政府就要召集專門的募兵。[[94]](#_94_Guan_Yu_Zhao_Mu_Bing_De_Fa_Z)

明政府在名稱上對衛所制的士兵和所有的其他士兵作了區別，前者稱軍，后者稱兵（衛所軍士為世軍，軍外募民為兵。——譯者注）。這種區別無法用英語精確表達。這不是士兵與民兵之間、正規軍與預備役士兵之間的區別，也不是正規軍與非正規軍之間的區別。在明朝的最后一個世紀，各類的兵士幾乎成為明朝的正規作戰部隊，衛所建制的軍逐漸成為一支部隊，它一部分是領部分養老金的駐守農夫，一部分是在和平時期為防守的要塞配備的一批守望人員，這些人還被指望在戰爭時期牽制敵人，直到征募的兵到達投入正式戰斗為止。兵的招募有多種來源。它們以小單位形式受自然形成的領導人指揮，但更高的層次單位，則受戰術指揮的上級的節制，也受監管它們的宦官或顯赫的文官的節制。當戰斗結束，兵就得到報酬，被遣送回家。

有經驗的民兵是有用的募兵，還有其他幾個群體因為它們的專業化的戰斗素質也特別受歡迎。沿北方邊境一帶，有一些友好的蒙古人、回紇人和其他亞洲腹地定居地的民族，這些人精于騎術，熟悉定期威脅中國北方的草原襲擾者的行事方式。政府常常暫時利用從這些定居地征召的夷兵來保衛長城沿線。在湖廣、四川和偏遠的西南有大批松散地并入帝國的土著民族，他們依然保持著部落的生活方式。有幾個土著集團是出名的愿意應召的兇猛的戰士：貴州的狼人和永順的苗人在15世紀初期被用以征討越南，于16世紀在東南沿海被用來對付以日本為基地的倭寇的侵襲，甚至明末的幾十年在北方被用來對付滿洲人。[[95]](#_95___Ming_Shi_____Di_91Juan__Di)一名女首領秦良玉屢次率領稱白桿兵的四川部落民對抗從17世紀20年代起蹂躪華北的國內叛亂者。[[96]](#_96_Jian_Heng_Mu_Yi_Bian____Qing)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區利用土著部隊的做法存在著種種困難，因為漢人認為他們粗野而不受管束，在他們協防的地方，由于他們的粗暴，很少沒有受到像敵人所造成的那種破壞。

漢人群體也經常被號召去平定遠方的動亂，他們被稱為鄉兵。他們包括來自現代河南幾部分的精于使用匕首的爬山能手，各地的強悍的礦兵，善于用長棍作戰的山東人，注重武藝的佛教寺廟的和尚，福建泉州的拳師，來自現代河北的擲石行家，福建沿海的水手，幾個地區的鹽工（他們是少數能熟練使用火炮的漢人）。[[97]](#_97___Ming_Shi_____Di_91Juan__Di)有的地方領導人，后來甚至像戚繼光等將領，在地方當局的支持下，組建和率領專門招募的部隊。他們以其將領的名字而為人所知，例如戚繼光的部隊稱戚家軍。

在1618年滿洲人叛離明朝后，軍事制度的緊張狀態加劇。在17世紀20年代整個時期，當宦官干政和文官之間的黨爭幾乎使帝國政府陷于癱瘓，而新的挑戰以國內叛亂的形式出現時，局勢更加惡化。[[98]](#_98_Zhan_Mu_Si__Pa_Sen_Si____Min)屢次提出的一個建議是賄賂和誘使明朝的宿敵蒙古人去襲擊和打垮滿洲人。長城一帶中部和西部的鎮的衛所部隊向東轉移，以協助阻擋滿洲人的推進，但許多士兵沿途開了小差。京官四出成批招募兵員達5000多人，但只有少數人受過某種訓練，甚至更少的人從未到過戰場。《實錄》的1621年條目的最不尋常的官方編者評論哀嘆道：“自東亂（即滿人起義）以來，征兵之禍，無一能比。皆因兵丁均征自市井無賴之徒，對敵作亂無能，擅長[境內]作亂。支用幾百萬銀錢而未得一兵一卒。最差者已逃離軍伍淪為盜匪，莠民與饑民均投靠叛逆。中原此類事件不勝枚舉。”[[99]](#_99___Ming_Shi_Lu__Xi_Zong_Shi_L)

考慮到當時的評論者和后來的分析者報道的明代軍事建制的毫無希望的境況，明帝國晚至1644年莫名其妙地還能把滿洲人（和蒙古人，他們不久就成為滿洲人的盟友）抵御在長城以外，同時還要對付國內的幾大叛亂，這幾乎是奇跡。

### 對軍事的財政支持

雖然明代的財政管理在本卷其他地方（見第2章）作了論述，但在這里對軍事建制的支持作一概述也許是有必要的，這主要是軍隊應該自給的觀念是原來衛所制的組成部分。洪武帝原來的出身是一個貧窮的孤兒，所以幾次三番地堅持，他的軍隊務必不要成為平民納稅人的負擔。他多少不確切地號稱，他要設法維持百萬雄師，不用平民百姓負擔分文。他夸口的根據是采用元代的做法——建立軍屯，即更為人熟悉的屯田。[[100]](#_100_Dui_Ming_Dai_Tun_Tian_Zui_T)

隨著明軍逐步取得帝國的控制，國家繼承了無數農田，這些農田或是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末年的動亂中被拋荒，或是元代國家和蒙古貴族的土地。洪武帝還沒收了許多大地主，特別是富饒的東南的大地主的財產。這樣，官田這一大類就形成了，其中有的給宅基地所有人重新開墾，有的租給務農平民，但大部轉給駐守的衛所部隊。曾有一個打算，即給每個百戶所提供農田（屯）為它自己所用。原來的想法是按每名士兵50畝的比率供地。有人指望，通過亦農亦兵，軍隊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供應整個軍事建制。一般的規定是，平常時期，訓練和作戰任務需要占用大約百戶所的30％的人力，其余70％的人力則被用來在該所的農田上勞動。但在有些情況下，還有所謂的屯田千戶所，它們或是依附于衛所，或是獨立，承擔全日務農的責任。

不管軍屯制多么適合地在中國適宜務農的地區實現其目的，但它并不能很好地支持必須集中在長城一帶防線的部隊，那里的土地充其量只能勉強耕種。在明朝的最初幾十年，大運河的運輸體系尚未運轉，從南方運輸余糧到缺糧的北方必須依靠危險的海運，這個事實加劇了供應問題。因此洪武帝的朝廷采用并修改了宋代克服這一問題的巧妙的計劃，辦法是利用傳統的國家分配鹽的專賣事業。

產鹽中心是在華東的中部沿海區。鹽批發商在那里購買鹽引，鹽引上注明可在國內規定地區零售的鹽的特定數量。1370年，政府宣布不再出售這種鹽引，只有商人把糧食運往北方邊防軍才能獲得，這種制度稱為“開中”。雖然商人把糧食用船運到長城邊關不比政府容易，但又鑒于商人在分配鹽上能獲得的誘人的厚利，于是富商們不久在北方開發所稱的商屯，被誘去種地的佃農可從商屯中生產糧食，以便運給附近的守軍，這樣就能獲得其主子渴望的鹽引。[[101]](#_101_Jian_Huang_Ren_Yu____16Shi)

看來在15世紀20年代相當長一段時期，軍屯和商屯的結合一定程度上供應了軍事建制所需要的糧食。然后，隨著大運河運輸體系開始運送糧食到新的京城北京，以及北方諸省民眾的重新定居和恢復，使它們有可能給邊境守軍提供糧食補貼，以糧換鹽的開中制的作用不斷降低，但即使如此，直到17世紀，它依然是邊境供應制度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內地的士兵逐漸喪失其作戰本領而成為國家的專業的、但無效能的農民兼佃戶。在16世紀期間，軍屯逐漸被廢棄，或者事實上為私人所有，因為官員和大地主接管了它們而成為私人財產。

1449年土木之災暴露了衛所制的缺點，于是政府開始轉向招募以補衛所制之不足，這樣國庫開始不斷流出資財去貼補士兵。雖然對這種事態發展沒有預算的規定，中央政府開始以白銀發放補貼（年例），維持邊境的守軍。[[102]](#_102_Jian_Huang_Ren_Yu____16Shi)在整個16世紀，北京定期從國庫支付這類補貼200多萬兩白銀，后來支付300多萬兩，而國家每年只有約400萬兩白銀收入來補充國庫。據說16世紀90年代的朝鮮征戰又額外支出了1000萬兩；1618年滿洲人起來造反后，年例的支出直線上升。1618年至1627年，牽制滿洲人的企圖的費用估計達6000萬兩。強行向平民百姓加征的附加稅名目繁多。原本就從未實現過的士兵自給的理想此時全部成為泡影。在明朝的最后幾年，新招募的士兵得不到許諾的入伍津貼，戰地部隊領取拖欠的餉銀則遙遙無期，中央政府破產了。

## 政府結構

明代政府成熟的組織結構與金字塔相似，皇帝則高居塔尖。這個金字塔有三面，包括行政管理、軍事建制管理（為了簡明，這里只涉及其管理而不論述其作戰方面）和專找弊病的監察和司法監督的各級機構。金字塔及其三面各有三級：中央、省和地方。總的說，它是一個明確的、連接得很好的結構，權力集中在皇帝身上，其程度達到以往任何主要王朝沒有達到的程度；而且在結構內，職責各有明確的界定和區分。開國皇帝響應了早前忽必烈汗所表達的觀點，即各級一般的行政管理是施政的根本；統治集團的軍事機構指揮著軍人；監察和司法約束和整頓政府的所有機構。[[103]](#_103_Sun_Cheng_Ze____Chun_Ming_M)前面討論過的武職人員在各級軍事機構任職。文官及胥吏則在各級一般行政機構和監察司法機構任職，個別官員在其官宦生涯中可以方便地在這兩類的各級機構中來回調動。也就是說，沒有獨立于文官的特殊的群體在監察和司法機構任職。

這些等級結構中各級基本組成部分將在表1-7概括地列出。所有這些組成部分，以及那些比較次要的部分，將在下面按等級進行討論。

表1-7 政府的等級結構



### 新制度的沿革

明代地方一級的機構多少是從元代被完整地保存下來。背離本土傳統的是地方軍事建制的世襲性和僅僅是理論上的自給自足，而這些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已經初見端倪。但在中央和省一級，新的政府形式有了發展，以致與唐宋時期的政府結構相比，成熟的明政府呈現出了一個嶄新的面貌。

### 重組元代遺留的制度

元代的中央政府受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臺的支配。每個部門都有其分支機構，它們具有不同的、重疊的和地區性的管轄范圍：11個行中書省，分別管轄185個府；只有兩個御史臺，監管多達24個提刑按察使；一批數量不時變化的行樞密院，分別監管多達60個都元帥府。

明代的開國之君發起的造反運動采用了元代的政府結構和名稱，這是他當時掌握的惟一模式，他成立的機構自稱都元帥府。在1356年，當未來的洪武帝在南京設立了相對自治的政府，它的主要部門是一個行中書省和一個行樞密院。1364年稱吳王時，他把地區性的軍事建制改成一個帝國規模的政府，最終形成一個中書省、一個大都督府和另一個御史臺；到1367年，每個部門都由兩人負責。隨著他控制了新的領土，新領地就成了一個統一的省[[104]](#_104_Ming_Dai_Shi_Yong_De__Sheng)，歸三個平級的機構共同管轄：在1376年改名為承宣布政司的行中書省，一個在1375年改稱都指揮司的都元帥府，一個提刑按察司。每個省的這三個部門都有兩名高級專使，這六人組成一個議事會共同負責全省政務。省不設可以取得省軍閥權力的督撫。

歷史學家總是把1380年單獨列為明代組織結構和行政作風變化的主要轉折時期，因為在這一年年初，洪武帝撤銷了其中央政府的整個上層機構，并把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重大變化是隨著中書省的資深丞相胡惟庸的貶謫、受審和處分而發生的，胡被控想篡奪皇位。[[105]](#_105_Guan_Yu_Zhe_Yi_An_Jian__Jia)洪武帝認為，現存的政府結構有可能使權力集中在大臣之手，從而危及自己的權威。他最終撤銷了所有中央政府的頂層機構：中書省、都督府和御史臺。

撤銷中書省之舉是1380年改組的最突出的一個方面，不但兩名丞相，而且所有的其他官員都被剝奪了職位。留下的是以前隸屬于中書省的六部，但此時它們處于平等地位，互不統屬，各有一名尚書負責。六部此時直接置于皇帝的個人監管之下，在帝國的文官政府中組成了各機構的最高層。皇帝的報復心理是如此強烈，以致他詔令永不設中書省，并且在他有生之年中，他反復作出長久束縛其后繼者的聲明：任何膽敢提出重新任命丞相的人均予處死。

對帝國軍事建制的控制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進行改組，但同樣未獲得圓滿的效果。原來的大都督府一分而為五個平等的都督府，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中、左、右、前、后的前綴字。它們各管轄各省的一批都指揮司，和一定比率的不隸屬于都指揮使司而駐守在京城周圍的衛所。它們都沒有都督的規定編制，其數量逐年不同，沒有固定的模式。因此沒有一個在位的將領或指揮使能取得超過軍事建置中的一小部分的控制權。

1380年的改組對各級監察機構也有嚴重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很快得到緩解。出于種種不明的原因，皇帝甚至取消所有的提刑按察司，但它們在次年被重新設置。所謂的撤銷京城御史臺之舉與斷然撤銷中書省相似。全部高級的執行職位被一掃而光，監察的職責就落到了許多低級的監察御史身上，他們聚集在原來隸屬于御史臺而此時是群龍無首的察院中。這種混亂狀態在1382年得到糾正，這時監察御史被組成以現有的省命名的12個新機構——道，在每個道設一監察都御史，作為行政的協調官員。然后在1383年，在諸道之上設一包括三級都御史的新的上層執行機構，這一重組的監察機構改稱都察院。這樣，都察院在中央政府最高層中是惟一被恢復的整體。即使如此，恢復基本上也是表面的，因為在對官場保持監視督察時，所有的御史直接向皇帝報告，并對他負責。

總之，在1380年以后，明政府被組建得沒有一個官員能全面控制軍事、行政或監察的部門。執行的控制權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從而使他在此時成為五個都督府、六部以及聚集在都察院的數百名監察御史的惟一協調人，而都察院則純粹是為內部人事安排和行政目的而組建的。

### 新協調機構的出現

洪武帝在14世紀80年代造成了中央和省級政府權力的極端支離破碎，以致不準任何人再行使丞相和都督的職能，但隨著明朝日趨穩定而需要穩定的行政程序，這種情況很難完整地保持下去。各級機構亟須協調；以后的諸帝也許不如開國皇帝那樣勤奮，可也肯定不像他那樣多疑，于是就逐漸放棄了他繼承的某些過于集中的權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并沒有正式改變開國皇帝遺留下來的政府結構，而是以特命的名義設置各種協調的職位取而代之。這樣，這些職位得以存在，但從來沒有可能成為作為穩定的體制而向皇帝權威挑戰的潛在基礎。隨著有關人員性格的不同（官員和皇帝都是如此），協調官員的權力也變化不定。

為以后協調中央政府的安排的種子是在1382年播下的，當時洪武帝從翰林院召集一批低級別的大學士單獨在宮中效勞，如充當太子的師傅和皇帝的一般顧問。在永樂朝初期，他開始利用這些大學士做中書省的實際工作，為皇帝辦理政務文案工作，到15世紀20年代，大學士們開始在政府中發揮重要的執行人的作用。

大學士名義上仍是翰林院成員，他們被分配到皇宮龐大的宮殿群中六座指定的建筑物中工作（即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及謹身殿大學士。——譯者注）。六個職位并不總是全部有人擔任，但供職的大學士很少低于三個。直到16世紀中葉，他們在國家文獻中以他們在宮中的任職地相稱，如文華殿大學士。從此，文獻中才出現了正規化的集合名詞“內閣”，不過自永樂時代起，這個名詞已被非正式地使用過。

最初，內閣大都作為個別的咨詢者發揮作用，向皇帝提出建議，并接受皇帝單獨的任務，有時才以最松散的集體形式出現。甚至到16世紀，內閣只有規定得很模糊的集體責任，其大部分成員充當一位非正式的被公認的、資深大學士（首輔）的、多少仍具獨立性的助手。但作為一個新的最高層的執行集團，他們通常被總稱為政府。

內閣升為公認的執行權威之事在1424年得到推動，當時洪熙帝封大學士為正式行政機構中的實職高級官員，而把他們的翰林職位降為兼職。為了使他們的威信更加鞏固，他還封他們帶有盡可能高的品位的崇高而顯赫的頭銜，以及豐厚的補貼俸祿。從此以后的整個明代時期，那些實際上擔任大學士的人就以這種方式有效地掩蓋其原來較低的翰林職位。由于他們有高級而顯貴的品級，以及在政府等級結構中一般擔任六部尚書或侍郎等實職（雖然實際上只是名義上的），他們在禮儀上總是優先于其他文官。

15世紀20年代一種不尋常的君臣組合導致內閣升為一種穩定和重要的體制。永樂帝的兩位最近的繼承人洪熙帝（1424—1425年在位）和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他們都受過儒家士大夫的治國論的精心熏陶，而且對他們的文士顧問都空前地尊敬。特別是宣德帝，他對曾擔任其父洪熙帝老師的人，以及對曾擔任其祖父永樂帝和其父大學士之職的人，都抱有一定的敬畏之心。在這兩位皇帝富有同情心的統治下，三位有堅強個性的人使內閣形成一個穩定的執行體制，盡管它的地位仍不是正式的。他們就是后來歷史學家不斷將其列在明代偉大的政治家兼學者前茅的“三楊”：楊士奇（1365—1444年），1402年任大學士至死；楊榮（1371—1440年），也從1402年任大學士至死；楊溥（1372—1446年），1424年任大學士至死。三楊與洪熙帝和宣德帝的關系，特別是與1442年去世前支配著年輕的正統帝的洪熙帝遺孀張太皇太后的關系，無疑是明代歷史中最為平穩和最互相尊重的君臣關系。[[106]](#_106_Di_Er_Man__Ge_Li_Mu____1506)

由于大學士的早期生涯一般在翰林院而不是在實際的行政職位上度過，又由于環境需要他們在工作時與有權勢的宮中宦官緊密合作，所以他們與官場中的其余官員的關系通常是不平靜的。在中國帝國政府內總是出現所謂的內廷和外廷的緊張關系——即一方為皇帝及為他效勞的人，一方是在皇帝指導下治理帝國的官員集團。在明代，那些在六部行使職能的尚書和侍郎，幾乎都有在京城和省的豐富的行政經驗。對他們來說，大學士似乎在外廷（他們本人就在那里取得突出的成就）是沒有根基的人，只是充當內廷的代表和傳聲筒。也就是說，大學士是皇帝權威的象征和工具，不代表大臣和官僚的利益。結果，大學士常常發現自己處于調停者的地位，既不被他們效忠的皇帝信任，也不被他們渴望領導的官員集團信任。他們能對雙方施加的影響不是來自他們在制度上扮演的角色（這遠不如過去的丞相），而純粹是來自他們個性的力量。但是盡管如此，在后來疏于朝政的諸帝領導下，有些首輔大學士仍有可能對政府行使幾乎是獨裁的權力，如1542年至1562年任大學士的臭名昭著和腐敗的嚴嵩（1480—1565年），和在1567年至1582年任大學士的具有法家思想的改革家張居正（1525—1582年）。[[107]](#_107_Jian___Ming_Ren_Chuan_Ji_Ci)

在省一級，協調承宣布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司的需要逐漸產生了皇帝派出的代表，他們的權力雖然足以達到協調的目的，但還不夠省撫權力應有的標準。1392年洪武帝派他的太子“巡撫”西北。這個姿態成了永樂帝在1421年行動的先例，當時正值明朝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而引起行政混亂之際，他總共派出26名高級京官到帝國各地“安撫”軍民，在以后年代中，六部和都察院的高官被派出執行使命，有時是“巡視”，在需要應付軍事危機時，有時充當鎮守。

從1430年開始，洪武帝定期派京畿顯貴外出執行這類臨時使命。“巡撫”開始成為留駐在各省以及特定的邊境區和其他軍事要沖的協調人，任期不定，后來有時延長至10年，甚至20年。由于轄區并不總與省的邊界一致，這些顯貴的頭銜應該是巡撫，而不是省撫。這種官員的正常職責是監督和協調他管轄地區的行政工作。

視地方情況需要，巡按要關心民政和軍務。當軍務成為他轄區的重要問題時，他通常被任命為巡撫兼提督軍務，或巡撫兼贊理軍務。[[108]](#_108_Xun_Fu_De_Quan_Bu_Zhi_Guan)由于巡撫都是文官，他們的出現是文官日益支配軍人的重要的一步。

巡撫陸續奉命前往各省：在15世紀30年代初期被派往浙江、河南、山東、湖廣、四川、江西、山西和陜西；1444年被派往云南；1449年被派往貴州；在1566年前不定期地被派往廣東，1570年此職廢除前定期赴任；1569年前不定期被派往廣西；1556年定期被派往福建。其他巡撫奉命前往特定的地區：1497年被派往地形崎嶇不平的南贛區，該區為廣東、江西和湖廣的交匯地，又遠離三省的省府；1597年在朝鮮與日本人斗爭之際被派往天津周圍地區，該地是通往北京的沿海戰略門戶。另外，在1435—1436年，巡撫還被派往甘肅、寧夏、延綏、宣府和遼東等沿北方邊境的防御重地；在15世紀稍后的時期，被派往緊靠北京西北和東北的兩個區。當17世紀滿洲人開始向明代的北方邊境施加壓力時，巡撫的人數劇增。

1453年后，他們被正式授予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的名義上的兼職，以便利行事。他們擁有大臣的和御史的頭銜，就有足夠的威望被正式的省級當局公認為領導。巡撫盡管有幾個頭銜，但他不被認為是某一機構的成員，也沒有規定配備的下屬官員。他被認為是皇帝在省一級的代理人，監督和領導那些實際處理全省事務的人。他與都察院駐在他轄區的巡按有密切協商關系；他在都察院的名義上的高級身份實際上是使他的地位高于巡按的一種手段。

一個專門任命的總督職務后來從巡撫制中分化出來。總督是協調范圍甚至更廣的文官，他被臨時委派去處理影響一個以上的巡撫轄區的軍事問題。1430年一名侍郎、1451年一名副都御史被任命為總督，去監督征運從長江三角洲運往北京的漕糧的工作。這項任務成了一項持續的使命，并包括了淮河流域的淮安區的兼職巡撫的工作。從此，總督不時地被委派去執行其他非軍事的監督任務。例如，指揮沿黃河的治水建設工程。但1441年隨著委派一名兵部尚書充當總督去對付一次云南叛亂時，這一設置本質上是軍事性質的。從15世紀后期，總督的委派愈來愈頻繁。雖然有的總督如同巡撫，多少成為政府的固定職位，但大部分仍是短期的任命。總督管轄的地區有時非常廣泛，甚至包括五個省。一名官員曾被任命為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和南京師區（江南。——譯者注）的總督，另一名總督一度同時監督陜西、山西、河南、湖廣和四川。一名總督常常兼任他督管區內一個省或其他地方的巡撫。[[109]](#_109_Guan_Yu_Quan_Bu_Zong_Du_De)

如同巡撫，總督在京城的正式機構中也有實職。他們通常是掛名的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總督的全稱是很復雜的，例如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管軍糧，另外節制鹽政，兼廣東巡撫。在明代最后20年期間，總督人數大大增加。

所有這些協調官員一旦逐漸形成，省的政務由巡撫支配，多省區的軍務由總督監管，中央政府則由大學士控制。這些人雖然是正式政府以外的掛名特任官員，實際上卻是各級政府的主要執行官和決策者。

### 一般行政的等級

為明帝個人配備的人員基本上包括宦官侍從。但在理論上皇帝的最高級的議事大臣是總稱為三公和三孤的顯要人物。他們的傳統頭銜是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和少保。這些顯要的第二層次的人物與太子有聯系，他們包括太子太師等等。在最低的第13層次是太子賓客。這些人都有正式的實職任命，有正一品到正三品的品級。但這些頭銜實際上只是用于封給諸如大學士等行使職能的官員的補充榮譽稱號，以追加其威望和補償。

在明朝的第一個十年以后，當正一品的丞相（相國，或宰相）作為多少是事實上的首相主持中書省的工作時，明代諸帝逐漸通過一個較不正規的組織來對付整個官員集團。內閣及其一批大學士就可稱為為皇帝效勞的參謀集體。隨著內閣成為一個比以往更有實權的機制，它就把一批中書舍人（都是從七品，負責起草工作）吸收進來。[[110]](#_110___Ming_Shi_____Di_73Juan__D)最直接受大學士控制的是以其處理的文件的性質而命名的兩個房，即誥敕房和制敕房。與大學士一起在中書科工作的其他人員從技術角度講都是翰林。還有一些被認為更直接地受皇帝個人控制的官員被組織在文華殿內的東房和武英殿內的西房工作。后一批人后來納入宮廷出版文獻的編制，他們出版的欽定著作的宮廷版本印刷之精美，堪稱榜樣。

另一個由皇帝自己支配的人員任職的機構相對地自治，它稱尚寶司，由正五品的卿主管。這個機構與宦官的對等機構緊密合作，負責保存許多重要的國璽并監督它們的使用，這些國璽作為皇帝權威的象征而被妥為珍藏，如不加蓋，皇帝的詔令都不生效。[[111]](#_111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

在中書省的執行官員的監督下，后來在內閣的較松散的協調下，1380年明政府的非軍事的例行公務在中央政府一級主要由六部管理，在省一級由承宣布政使管理，在地方一級由知府、知州和知縣管理。

六部為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由一名尚書（1380年前為正三品，以后為正二品）主管和一名侍郎（正三品）協管。具體工作由4個或13個清吏司執行，每個清吏司配備一個以上的郎中（正五品）以及若干名員外郎（從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關于部內的事務，各部都有司務廳，由兩名司務（從九品）主管。此外，戶部和刑部各設照磨所，配備照磨（正八品）和檢校（正九品）。各部各有一批從事文案工作的胥吏，人數從43名（吏部）至187名（刑部）不等。[[112]](#_112_Guan_Yu_Pi_Zhun_De_Li_De_Qi)有的部直接節制單獨的、但附屬于它們的機構；有的部還監督有關的、但不直接附屬于它們的機構。

吏部全部負責文官和胥吏的任命、考察、提職、降級、請假、退休和授勛等事務。[[113]](#_113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這些工作由文選清吏司、驗封清吏司、稽勛清吏司和考功清吏司分別負責。人事安排的程序是如此重要，以致吏部尚書被公認為是各部的老大。

戶部負責人口和耕地的統計、稅賦的估計和征收以及政府收入的處理。[[114]](#_114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在部內，責任的分配不是以專業的職能為基礎（如吏部），而是根據其管轄的地域范圍。該部有13司，每省冠以省名（如四川清吏司），每司各管有關省的部辦事務。除了各司有其正規的省管轄范圍外，北京和南京周圍兩個京師區規定的部分事務則無定見地交由不同的司處理。但在每個司內，則設四科分別承擔不同的職責，它們是民科（管統計）、度支科（管一般賬目）、金科（管專項賬目）和倉科（管倉）。由戶部主管的國家財政管理將在本卷其他章節詳細論述。[[115]](#_115_Jian_Di_2Zhang)

直屬戶部的機構有寶鈔提舉司、鈔幣局、印鈔局和許多倉場與銀庫。此外，還有12個鈔關，它們向航行于大運河的私人船主征收過境費。過境費為中央政府的一種收入，不經省當局之手。

禮部負責國家的禮儀和祭祀、文官科舉考試的管理以及朝貢國使節的接待。[[116]](#_116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如同吏部，它也有四個職能不同的司：儀制清吏司、祀祭清吏司、主客清吏司和精膳清理司。直屬于禮部的有一個行人司、一個鑄印局和一個教坊司

與禮部關系密切和間接隸屬于它的是幾個服務和禮儀的機構。其中最重要之一是太常寺，它在正三品的卿的主管下全面負責祭祀禮儀和音樂。[[117]](#_117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直屬于太常寺的機構是四夷館（負責與朝貢國的來往交通通信）和神樂館。[[118]](#_118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

還有其他兩大專門機構也歸禮部監管，其一為光祿寺，它為祭祀和慶宴等類似事件提供精美的飲食和服務；另一個為鴻臚寺，它負責所有國家職能的禮儀事項。它們分別由從三品和正四品的卿主管。[[119]](#_119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

禮部還通過京城的僧錄司和道錄司管理僧、道的神職人員。國家批準并任命這兩個機構兩名佛教長老（善世）和兩名道教長老（正一），他們各有掛名的正六品品級，但無官俸。[[120]](#_120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它們應該監管全國佛道神職人員正規的考察和度牒事項。

兵部負責全部軍事方面的行政事務——武官的任命和升降，軍事設施、裝備和兵器的維護，帝國駐防制度的運轉，戰略計劃的制定，以及其他不屬于實戰和戰地指揮性質的軍務。它有四個職能各異的司：武選清吏司、職方清吏司、車駕清吏司和武庫清吏司。[[121]](#_121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直接隸屬于兵部的機構是會同館，它實際上是國家接待朝貢國使節的賓館。[[122]](#_122_Bo_Xi_He____Si_Yi_Guan_He_H)太仆寺由兵部間接監管，它指導全帝國的一批牧馬場的工作，并在山西和陜西，以及在甘肅和遼東設分牧馬場（行太仆寺）。[[123]](#_123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兵部還監管四個苑馬司——一個設在北京師區，一個設在遼東，兩個設在甘肅，其職能與行太仆寺相似，可能還重疊。[[124]](#_124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

刑部監管審判和懲處的程序。[[125]](#_125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在1390年之前，它分成四個不同職能的司，后來則按戶部的模式組建，共設13個司，每省一個。它與都察院和大理寺緊密配合工作，但對它們沒有管轄權。

工部主管政府的建設工程，負責定期服勞役的工匠和勞動者的征用、政府設備的制造、水道陸路的維修、度量衡的標準化，以及對山、川、湖、沼澤地及其他被認為是公有地和國家資源的利用。[[126]](#_126___Ming_Shi_____Di_72Juan__D)它設四個司：營膳清吏司、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另外它還設大批輔助性倉庫、供應機構、工場（制造紡織品、金屬制品、皮革制品、馬具和顏料等）、一個寶源局和分布于全帝國的許多抽分局。抽分局原屬于戶部，但在1471年轉歸工部，它通常征收實物的林業產品，以便供應工部造船的需要。

中央政府的行政職能部門又得到了幾個獨立的服務機構的協助。其中最重要的機構之一是翰林院，它由正五品的學士主管，為皇帝及朝廷提供文學、編修和學術上的幫助。[[127]](#_127___Ming_Shi_____Di_73Juan__D)它的人員起草和潤色更具慶典性的公告和其他國家文獻，編修皇帝主持的歷史和其他著作，向皇帝讀解典籍和歷史，參加慶典，在一定程度上參加議政。翰林院成員包括侍讀學士、五經博士和一批專業的史官。前面已經談到，文官考試前三名進士一般被任命為翰林院的史官，他們在那里開始盤算在將來被推薦進內閣任職，而其他新科進士常常被任命為觀政，領庶吉士之銜。

服務性機構還包括：欽天監，它從事天象觀察，發布天氣預報，解釋反常的自然現象和制定年歷；上林苑監管京城的苑園和皇帝觀賞的百獸館，以及一個太醫院。[[128]](#_128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

前面與科舉聯系起來反復提到的國子監為國家支持的學堂制定教育政策，另外它也是一個為監生參加正規考試提供教、學日程的職能中心。其主管為從四品的祭酒。正六品的司業協助他工作。它設一個繩愆廳，一個博士廳和六個堂，共有32名從八品助教、正九品學正和從九品學錄。國子監通常稱太學。

1420年后除了內閣和與其有聯系的中書科，所有的中央政府機構在京師（1421年后改南京為京師。——譯者注）都有其對應的骨架組織，它們都行使與京師地區有關的行政職能。

在省一級的全面行政管理原來由每個省的行中書省負責。它們是按照京師的中書省模式組建，不過不設丞相之職。相反，每個行中書省由平章政事主管。1376年，行中書省被承宣布政司（一般簡稱為布政司）代替，每個布政司由兩名從二品布政使主管。命名的意圖甚至比行中書省更為明確，即這些機構是在特任的基礎上由中央政府設立的。但事實上，這些布政司相當長期地存在下來。布政司配備人數不定的從三品參政和從三品參議；設一個有一名從六品經歷和一名從七品都事的經歷司；設一個有從八品照磨和一名正九品檢校的照磨所；設一個有從六品例問主管的例問所和一個有從九品司獄主管的司獄司；另設一個庫，一個倉和一個維修建筑物的局，它們分別由一名從九品大使主管；以及人員不等的胥吏。

最后，在巡撫、都督以及從京師都察院派來的時刻注視著它的巡按的監督下，布政司[[129]](#_129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負責全省的民政。它負責人口和土地統計、稅賦的評估和征收、開支、人員的考評、禮儀的奉行、建筑、治水、中央政府和地方機構之間的通信聯系等事務。為了便于發揮中央政府和地方機構之間的協調作用，其人員分成六個曹，其名稱仿照六部，各曹處理與部相關的事務（下至縣一級的屬員也按此方式組織）。為了周密地監督下級行政單位的活動，布政司將其部分權力下放給分司，各分司各有相應的官員負責。各分司的轄區稱道，主管稱道臺。道有多種，因省而異。有的按區域管轄，即在一定范圍的地區內行使布政司的一切權力。其他的道按職能管轄，即其職權不受地域范圍的限制，甚至緊接省的范圍，但其權力只限于特定的職能。由于北京和南京周圍的京師區沒有布政司，其鄰省的布政司通過分司在它們之中分別對京師區進行省一級的監督。

每個省設三至八個分守道，其地域名稱表示它職權的范圍。例如，江西布政司有南銳分守道，其駐地在江西北部的省府南昌；湖東分守道，其駐地在江西東北部的廣信；湖西分守道，其駐地在江西西部中央的臨江；饒南九江分守道，其駐地在江西北部中央邊緣的九江；贛南分守道，其駐地在江西僻遠西南的南安。它們負責全面嚴密監督其分管區的府。

至于按職能管轄的道，每省有六個督糧道，有幾個省設督冊道。由于省情有很大不同，而且又因時而異，有的省還設道臺，監督郵政、灌溉、儲糧、屯田和其他特別的政府關心的事務。省布政使、參政和參議與都指揮司和省按察司的對等的高級同僚總稱“方面”；省布政司的高級官員與省按察司的對等同僚又總稱“監司”。

在省一級以下，其行政等級往下排列依次是府、州和縣。百姓直接與縣級政府接觸。州直接控制它所在的縣，協調控制其他幾個縣；府轄幾個府，一般還轄幾個獨立縣（原文如此，應為州。——譯者注）；州和府主要行使監督職能。[[130]](#_130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這些地方機構的官員，特別是縣級官員，總稱“有司”。

府由正四品的知府主管，下面有人數不等的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和推官（正七品）協助工作。知府全面負責他轄區的一切行政事務，但只在得到省當局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動。

設在北京和南京的府分別是順天府和應天府，因其特有的名稱而與眾不同。它們各設一名正三品府尹、一名正四品府承、一名正五品治中、三至六名正六品通判和一名從六品推官。每座京城出于警衛目的，被分成五城，每城設兵馬指揮司，負責巡邏和防火。[[131]](#_131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

州一般是府和縣之間的中介監督機構。每州設一名從五品知州和人數不等的從六品同知和從七品判官。[[132]](#_132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

縣是政府的基層單位，配備一名正七品知縣、一名正八品縣承和一名正九品主簿。知縣及其屬員估征地方稅收，為國家征用的勞役提供住所，監督照顧老人和窮人，舉行國家規定的祭祀和其他典禮，維持治安和司法斷案。民間稱知縣為“父母官”，這個名詞反映出它的職責范圍是沒有限定的，還指望他們與百姓的接觸要以仁愛為主。[[133]](#_133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

與這些所謂“線性”等級機構并存的，還有其他許多高度專業性的行政職能機構和服務機構。它們包括由兵部領導的行太仆寺，由戶部領導的國內的鈔關和由工部領導的抽分局。另外還有六個都轉運鹽使司及總共14個分司，七個鹽課提舉司，四個位于遠西與境外部落進行以茶易馬交易的茶馬司和13個鐵冶所。三個位于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寧波）和廣東廣州的市舶提舉司控制著與海外國家的朝貢貿易，它們在明代初期起逐漸被皇宮委派的宦官所控制。[[134]](#_134_Guan_Yu_Zhe_Xie_Ji_Gou_Jiao)

在地方一級有一大批專業小機構，知縣對它們有一定的監督權。它們包括巡檢司、驛、遞運所、宣課司（還有其他名稱，常有分支機構）、河舶司、批驗所、倉、庫和造局。[[135]](#_135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

一切地方單位還有一些機構須向中央的一些司署進行登記，這些司署監管著地方的佛道神職人員。它們是僧綱司、僧正司和僧會司以及道紀司、道正司和道會司。[[136]](#_136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

所有地方單位有三種學堂：醫學、陰陽學（訓練看風水）和儒學。[[137]](#_137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只有儒學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單獨受到國家的資助。每個府、州、縣駐地設一儒學。每所儒學設一教員（府為教授，州為學正，縣為教諭）和二至四名訓導。

在縣以下的一級，帝國政府通過稱之為里的組織與大部分城鄉居民接觸，里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裁決地方爭端，培養道德和組織宗教，興辦和維持諸如灌溉和初級學堂等主要村社服務，一般地執行法律。理論上的理想形式是110個相鄰的戶應組成一個里，其中最殷實的10戶每十年輪流提供一名里長。其他100戶分成10個甲，每甲中的一戶被指定提供一名甲首，他對里長代表他的10戶。在明代中期有些里被重新命名為保，但地方組織的所謂的里甲制和保甲制主要以同樣的方式辦事。

里長承擔的一個責任是征收地方的田賦。進入16世紀之際，田賦不是交給縣的官員，而是交給特別指定的糧長。糧長從殷實戶中選出。他代表一個區的幾個里，從中他每年可征收應繳糧近一萬石。糧長負責每年將一萬石糧食交給知縣，或者直接送京，或者繳給遍布全帝國的指定的糧倉。隨著人口增長，社會變得更加多樣化，國家的財政制度變得更加貨幣化等情況，糧長的負擔也變得非常復雜和沉重。在16世紀，他們逐漸在地方上消失，知縣依靠雇用的代理人向里長或直接向各戶征收稅賦。這有悖于開國皇帝的初衷，他要地方盡可能地自治，有時甚至禁止知縣去巡視他的轄區。[[138]](#_138___Ming_Shi_____Di_78Juan)

### 各級監察和司法機構

有幾種監察機構是獨立于中央政府和省的各級基本行政機構之外的。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包括了一個特別自主的大理寺。

在傳統上，監察的職能包括幾種稱之為察官的官員對民政和軍事活動進行主動的和被動的監視。這些察官在政府的作用應該限于薦舉該薦舉的人員，和彈劾失職和濫用職權的人員。與他們相輔相成的是各種諫官，他們有規定的職能，即注意皇帝的言行，批評他的錯誤。這些分工在元代被取消，元代把監察和進諫的職能集中在傳統上是最高監察機構的御史臺。明代在14世紀80年代短暫地恢復了諫院[[139]](#_139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但總的說承襲了元制。因此，從嚴格的組織意義上說，明代統治者與元代統治者一樣，把注意力集中在彈劾不夠格的官員上，而不重視針對皇帝的進諫，這種做法意在促進皇帝獨裁的發展。[[140]](#_140_Dui_Ming_Dai_Jian_Cha_He_Ji)

與六部和五軍都督府平列而位于中央政府最前面的最高監察機構為都察院。[[141]](#_141___Ming_Shi_____Di_73Juan__D)在明代建國之初，這個組織按傳統御史臺，配備兩名從一品御史大夫，兩名從二品御史中承，及各種有傳統頭銜的人員，其中包括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以及分別在察院工作的監察御史。京外沒有元代的那種行御史臺。

在1380年撤銷中書省后，御史臺經歷了一次徹底的改組，但作為中央政府中惟一的其權力沒有被永久分散的最高級機構，它改稱都察院。它的最高領導是兩名正二品都御史，由兩名正三品副都御史和四名正四品僉都御史協助工作。其本部設一個經歷司，一個司務廳、一個照磨所和一個司獄司。都察院的主要屬員為110名正七品監察御史，他們在冠以省名的道工作。盡管冠以省名，道在地理上并不分設在帝國各地，它們不過是都察院的部門，以京城為基地。它們集體地被人們以舊名察院相稱。

也許在明代政府中沒有別的機構被指望去從事像指派給都察院那樣廣泛的活動。它受命監督權所有官員和政府機器（不論是朝廷、各級文官或武官），當似乎有正當理由時，它有權請求或直接采取調查、預防、糾正和懲辦等措施。給御史起的各種各樣的名稱反映了御史職責范圍之廣。最普遍的稱呼也許是“天子耳目”或另一個稱呼“耳目官”。御史作為進諫者的兼備的職能可從“直指”這一名稱中看出。他們與給事中被稱為“言官”和“言路”。御史和省按察司的官員總稱為“風憲官”（簡稱風憲）。“三法司”這一名稱被用來指稱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這說明了它們的司法職能。

監察御史對龐大的政府機制行使監察的職能。雖然是文官集團中的一般成員，因此也受到都察院監督官員的政績考核，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的代理人，可直接朝見皇帝，并主要對其負責。他們接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使命和任務，從而使他們擁有特定的職能或地域上的管轄權。其中最重要的是巡按的使命。巡按是都察院的更重要的也是皇帝在當地的總代表。每省被分派一名巡按。另外，還有兩名在北京師區和南京師區；在遼東、甘肅和宣大（即宣府和大同）各派一名。每名巡按被派往一地，為期只有一年。在此期間，他應該前往他轄區的各地。他口頭調查和核對犯人的審訊案卷，視察地方政府的所有部門，觀察民情，自由地訊問官民，接受民眾的申訴和請求，查閱政府案卷，在認為必要時向地方當局提出建議、規勸或推薦。他有權在直接呈送給皇帝的奏折中彈劾任何人，并可自由地向皇帝提出新政策的建議，或者批評現行的政策。在一些次要事務中，他可以主動指示地方官員進行、停止或修改特定的活動，而且有權對低級官員和胥吏進行體罰而不用等待審判或批準。有關一切重大的政務，省當局都要與他商討；在他被派去的區內，他與巡撫會同商議有關事宜。巡按的威望是很高的。

其他有關御史的使命涉及更加有限的職能。清理軍務使（簡稱清軍使）定期訪問地方，他們視察總的軍務狀況，特別是調查募兵的情況和逃兵的補充。另設刷卷御史，他們不厭其煩地查閱政府機構的檔案，以確定業務是否確當地進行而沒有延誤；巡鹽御史，調查販運私鹽的證據和國家的鹽的專賣是否管理不當以及其他許多御史。當進行征戰時，御史受命監軍，并把戰事的勝負獨立地上報皇帝。在發生很異常的情況時，御史奉命去省，監督救濟饑荒，或洪災蝗災的善后工作，進行專門的司法調查和審判，以及皇帝不論出于何種目的命他們去做的其他事項。

不在特定時間外出執行這類使命的監察御史就在京城都察院內的道署內工作，其例行工作是審議省按察司送來的斷案記錄，對京城的一切政府機構進行細致復雜的審計和視察。他們每次都上朝覲見和參與議政，并參加吏部舉行的官員評估的過程。

除都察院提供的這類監察工作外，還有正七品給事中提供的更加專門的監察，給事中在京城的六個互相合作但各自獨立的科內任職。[[142]](#_142___Ming_Shi_____Di_74Juan__D)在唐宋時代，給事中是門下省成員。元統治者取消了他們的御史職能而成為記錄皇帝起居注的記事官。明代恢復了他們御史的職能，但不設門下省，從而使他們在中央政府內具有自主的地位。

六科與政府結構的六部相對應，因此，相應地被命名，如吏科。它們不隸屬于相應的部，也與它們沒有任何組織關系。它們在組織上也不隸屬于都察院。六科不但獨立于其他機構，每科各自都是獨立單位。六科沒有協調的監督官員。每科設一正七品都給事中和左、右給事中（從七品）各一名，此外還有一般的給事中，其人數不等，在四名至八名之間。

如同監察御史，給事中品級雖低，但威望和權力很大。他們的影響部分地來自參與了某些監察的任務，特別是被皇帝派出進行專門的調查任務，而主要來自他們控制著中央政府文件的往來，以及他們能對國家文獻行使專門的否決權（封駁或科參）。每個科專門負責監督其對應的部的文件來往流動。通過通政司或是通過由宦官任職的文書房上呈給皇帝的奏折似乎都有副本供給事中細閱。當皇帝對這類奏折的批復從宮中發出時，它們就被交給輪流擔任上諭接受者的給事中。他們就轉而知照有關的部，部則抄下要求它們行動或從長計議并作出答復的諭旨。六科保存諭旨送交給它們的日志，并且視情況需要定出部必須報告或呈報每個文件計議結果的最后期限。在這個過程的任何環節上給事中有權否決奏折、諭旨或是部的報告，理由是它不合規定的格式，或是其內容不妥或不明智。這種否決意味原作者必須重新考慮其文件。但是，給事中不能獨斷地堅持對奏議者或皇帝經過考慮的判斷施加影響。在有些情況下給事中不過是編排和斟酌他認為不合適的文件。

除了這一最重要的職能外，給事中也參加朝廷覲見和許多政策討論，對不明智的行動或政策提出意見，并與都察院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合作。他們與御史的關系是如此密切，以致明代的文獻反復地把他們與御史一起稱為“科道”。

在中央政府中，還有一個具有監督權、否決權和自主地位的機構是通政司。它由正三品通政使主管，由正四品的左、右通政和一名正五品參議協助工作。司署配備一名有正七品經歷和正八品知事的經歷司為它工作。通政司的主要職能是接受呈給皇帝的奏折，登錄其要旨，記下宮中的批復，然后將批復送科，以便知照有關的部。

從開始存在的1370年直到1377年，通政司稱察言司，從名稱可以看出它與傳統的監察官員的清晰關系。從1379年也許晚至1393年，給事中隸屬于通政司，甚至在此以后，通政司也像給事中那樣受權可否決奏折。特別在明朝的最初幾十年，即在內閣發展起來和由宦官任職的中書房日趨重要之前，通政司是一個有影響的機構。通政使被稱為天子“喉舌”。雖然在15世紀威望下降，但他仍被認為是九卿之一；九卿為被正式召至朝廷商討國家大事的官員的總稱。這個集體還包括六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主管。[[143]](#_143___Ming_Shi_____Di_73Juan__D)

在省一級，除了巡按和都察院派下的代表，提刑按察司（簡稱按察司）進行監察工作。[[144]](#_144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每個省都設這個機構，以及布政司和都指揮使司。在元代政府結構中，相應的機構直屬御史臺。明代則不是這樣，但兩者之間有如此密切的關系，以致按察司被總稱為“外臺”。

每個按察司設正三品按察使一名，由人數不等的正四品副使和正五品僉事協助工作。副使、僉事與布政使的對等人員一樣負責分司工作，每個分司有規定的地理或職能的轄區，稱為道。各省分設三至九個分巡道，二至七個刷卷道，一至12個兵備道或海防道，各道都按照其地理位置命名。另外，除了少數有所不同，每省設一個提督學道、一個清軍道和一個驛傳道。如同布政司，相鄰各省的按察司各設分司，管轄京師區的一部分地方。

總之，諸按察司被要求對所有地方政府官員進行監察，應該采取不論何種紀律行動，以維護政府的風氣和使百姓免遭官僚腐敗和壓迫之苦。它們在許多方面重復和支持京城都察院派來的巡按和其他官員的工作，而按察司則被指望進行配合。除了行使監察職能外，諸按察司在司法管理方面也直接發揮作用。它們監督知縣對訴訟的處理，并充當申訴的法庭。此外，每當需要處理重大事務時，按察使就會同布政使和都指揮使，組成一種省級的議事會。隨著巡撫和總督的設置，以及御史在地方不斷擴大的活動，按察司的非司法職能的重要性似乎在下降，而其司法職能則日趨重要。但它們的監察職能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負責監督一切地方防務的兵備道臺變得更有權力；后來到明朝晚期，據說他們人數之多，簡直在全帝國泛濫。[[145]](#_145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

明代的政府制度在許多方面并沒有賦予司法部門特別自主的地位。甚至每個知縣就是他轄區的主要司法官，司法案件不過是作為一般行政的一個方面來處理。但是大部分判決必須經過行政等級中更高層次的一系列復議才能批準。案情愈嚴重，批準它所需的權威性就愈高；死刑的判決需要皇帝的批準。正常的程序要求斷案記錄定期送往按察司復議，然后送往京城的刑部。但是發生在地方軍事單位的案件則采用另一條路線。它們通過指揮使司上報京城的都督府。發生在按察司的案子或者控訴它們的案子，則被送往都察院復審。[[146]](#_146_Guan_Yu_Ming_Dai_Si_Fa_Shi)

除了這一層次的復審，京城還有一個稱大理寺的自主機構。它由一名正三品的卿主管，并設左、右二司。它進行未經皇帝審閱的最后案情核查，以決定司法調查結果和判決是否得當。經刑部、都督府和都察院批準的案卷都要送交大理寺。除了涉及死刑的判決，大理寺顯然受權頒發批準書，案子就被發回有關的懲辦當局（一般都是原來經辦該案的知縣）。如果大理寺發現不公正的情況，它有權把案子退回案發地的知縣重審，或者轉給另一知縣重審，或者把它提交給京官議事會，或者最后只能請求皇帝裁決。

1420年后，都察院、科、通政司和大理寺在南京都設有重復的骨架形式的機構，但南京的這些機構的任命大都是閑職。

### 各級軍事組織

明代的兵制由兩個等級組織系統組成，一個是行政的系統，另一個是作戰系統。行政的和作戰的軍事組織遍布于全帝國，但它們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軍事需要最迫切的地區，特別是沿海一帶和內地邊境。

行政的等級組織

基本軍事行政等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中央政府的五軍都督府[[147]](#_147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它們與六部和都察院平級。如同中書省，其前身為單一的樞密院。在早期，樞密院被改組成單一的大都督府，但在1380年中書省被撤銷時，大都督府轉而又分成五個平級的組織。

每個都督府由人數未予規定的正一品都督、從一品都督同知和正二品都督僉事主管，各級都督一般都是有公、侯和伯等爵號的貴族。五軍都督府總稱五府，各有自行劃定的地理轄區（轄區原先甚至不相鄰），并在轄區內監管所有部隊的活動。它們關心的是軍事行政中專業的“本行”方面，而兵部則處理人事、補給之類的問題。在戰地作戰方面，都督管戰術，而兵部則決定戰略方針和軍隊的部署。

省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148]](#_148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每個都司分歸京城某個都督監管。從15世紀以后，共設16個這種機構：13個省各設一個，沿北方邊境三個重要地區——遼東、近代熱河省的大寧、今內蒙古的萬全——各設一個。此外，陜西、山西、福建、四川和湖廣各設一個行都司。每個都司或行都司受一名正二品都指揮使、兩名從二品都指揮同知和四名正三品都指揮僉事的節制。

下級的軍事行政組織基本上由衛、千戶所和百戶所組成，各以其地理位置命名。

每個衛受一名正三品指揮使、兩名從三品指揮同知和四名正四品指揮僉事的節制。每衛還各設兩名從五品的鎮撫，并設一所武學。

1374年后，每個衛，至少在理論上，有5600名士兵，分屬五個千戶所。每個千戶所設一名正五品千戶、兩名從五品副千戶和兩名從六品鎮撫。理論上由1120名士兵組成的千戶所又進一步平均分成十個百戶所，每所設一正六品的百戶。每個百戶所的112名士兵包括相當于現代軍士的人員：兩名總旗，各控制五名小旗，小旗又各管十名士兵。[[149]](#_149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另外，還設獨立的守御千戶所，它按照標準形式組成，直接受都指揮使節制而不屬于衛。

在15世紀初，據報道帝國共有493個衛和359個守御千戶所，但在明朝以后年代中，其數量大增。[[150]](#_150___Ming_Shi_____Di_90Juan__D)

在組成省和京師區的地域內，這些軍事行政單位與各級民政單位并存，并沒有任何獨立的轄區。許多衛所實際上駐在府州城鎮的城墻內。但在帝國定居地分散的邊境地區民政單位很少，這些地區普遍駐留軍事單位，并受它們管制。

除了這些分布于帝國的單位外，北京最鄰近的周圍地區還驚人地集中了全按上述形式組成的衛。它們是京衛，共74個，其中33個進一步被分出而組成上直衛（親軍衛），負責保衛皇宮。[[151]](#_151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在這些衛中，最重要的是錦衣衛。錦衣衛與東廠和西廠的宦官合作，從事秘密的特務活動。其官員行使幾乎不受限制的警察和司法的權力，它的監獄（鎮撫司，通常稱詔獄）是一個恐怖的濫使酷刑的場所。錦衣衛的官署還為宮中的各種食客和寵幸（包括畫師）提供閑職。錦衣衛不受都督府管轄，其他15個京衛也同樣獨立，直接聽命于皇帝。

1420年以后成為副都的南京也集中了大量的京衛，京衛共49個，其中17個為錦衣衛。它們都隸屬于南京的5個副都督府。南京的實際軍事控制權被授給三名特別任命的顯貴人物。一位是守備，這個頭銜一般被授予公、侯或伯（但常常由宦官取而代之），他們總被指定為皇帝個人的代理人。他的同事是協同守備，通常為侯或伯。南京三人執政的第三人為參贊機務，這個頭銜正常情況下被授給南京的兵部尚書。[[152]](#_152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

明朝還對其他兩個“名譽”京都作了特別的軍事安排，它們是明代開國皇帝的故鄉中都和嘉靖帝（1521—1566年在位）出生地興都。每地各設留守司，以監督駐守該地皇室祖墳的衛；留守司獨立于兩地的都指揮使司，但受北京五軍都督府之一節制。[[153]](#_153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

其他特種類型的部隊有護衛和儀衛，它們都是親王隨從的一部分。地方的衛戍部隊雖然已經完成某些訓練，但作戰的訓練則專門在北京的三個訓練營進行（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譯者注），其中之一負責訓練火器的使用。訓練營不時增加，甚至包括團營和其他特種組織。全帝國的衛的部隊定期輪流調到訓練營或南京的訓練營，在那里充當一種作好戰斗準備的預備部隊。但是前面已經談到，訓練營制在1400年代晚期嚴重敗壞，在明朝的后半期，這些部隊主要充當建設工程的勞力。[[154]](#_154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

作戰的各級組織

明代制度中沒有脫離衛所駐軍的正規作戰部隊。當進行征戰時，高級將軍或在都督府任職的貴族被特別任命為將軍或大將軍率領軍隊；部隊從駐守地方的衛或從京城的訓練營調出，轉到戰地指揮部。戰事結束，將軍或大將軍交出臨時作戰指揮權，部隊就回到原來的衛服役。

特別在需要經常保持守衛警惕性的北方邊境地帶設有相對固定的作戰指揮部。它們是設在城、堡、寨、港、關口以及其他需要長期采取防御措施的戰略要沖。從附近的衛的守軍中輪流調出的部隊去駐防這些防御地點，他們在那里接受特命的將領的指揮。

參加征戰或指揮固定防御地點的將領都接受相對臨時的任命，他們在正規的各級某個軍事行政組織中有品級、頭銜或實職。[[155]](#_155___Ming_Shi_____Di_76Juan__D)在大區制定戰術部署指揮作戰的將領被普遍稱為總兵官或鎮守。有的另外有將軍之銜。指揮較小地區的將領稱副總兵官或參將。每名參將一般還節制一名游擊將軍。級別較低的軍官有守備、提調官等其他頭銜。在明朝初期，所有重大的作戰指揮權都被授予貴族和都督府的高級將領，但在16世紀和17世紀時，作戰指揮部的數量太多，以致指揮的職位被正式地授給較低級的軍官。得寵的宦官獲此榮譽的情形屢見不鮮，而這種指揮權甚至偶爾也給文官。無論如何，總的原則是，作戰的士兵不受在其衛中監管他們的軍官指揮，有時也有努力改變這種格局的行動，例如1449年土木災難以后在北京設立團營之舉。這些士兵就在不論是訓練的還是征戰的同一指揮官麾下服役。

在明代成熟的制度中，幾乎每個省都有總兵官監督士兵作戰，而這些士兵在衛中則受都指揮司的監管。還有其他的總兵官，最著名的是沿長城的九個防區的總兵官。但是，在15世紀隨著巡撫和總督的出現，所有兵役中的作戰指揮官一般在這些高級文職顯貴的監督之下行事。

## 明代施政的質量

在本章的前面幾個部分已對明代政府實際運行的許多方式作了論述，其他方面將在下面論明代法律和財政管理的兩章進行討論。對一些特殊的問題、危機和挑戰，政府如何作出反應，或者為何不能作出反應，在第7卷中也有詳細的論述。

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中，對任何時代的政府的效率這一問題是很難評定的。最詳細的證據幾乎總是從行政條例和其他各種文獻中找到，這些材料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主要說明政府應該怎樣去執行，而不是說明它實際執行的情況。大部分傳統的歷史、傳記或其他官方或非官方的材料都有同樣的偏見。傳奇小說是一種人們希望可以從中窺見一些真實情況的材料來源，它們往往絕大部分由同一階級的憤世嫉俗的成員或食客所寫。所有這些材料反映出明代的愚昧、腐化和效率低下得難以置信的官僚主義。特別是傳奇小說，它們把明代政府描繪成貪財、偽善、怯懦，充其量是侈談原則而毫無效率的一潭死水。[[156]](#_156_Cong_Chuan_Qi_Xiao_Shuo_Jia)但是，這些材料來源也透露出為了明智地解決困難問題而作出的種種努力、無數獻身和殉難的行動以及許多創新的制度安排。

從開國到末代，明代的官員隨時可向皇帝抱怨政府的缺點，并且常常引起激烈的反應。明代中期和晚期反復而普遍的抱怨是，皇帝或他們的代理人不遵守根本大法和開國皇帝的祖訓。這是極具諷刺意義的，因為在中華帝國歷史中，沒有其他本土統治者像洪武帝那樣蔑視、不信任和虐待他的官員——特別是文官。他魔鬼般地清洗官員，其中最著名的案子是出于對胡惟庸丞相和藍玉將軍幻想的破滅。與此有關的是他改組了政府的結構，這些行動即使不使其追隨者產生恐怖心理，也旨在威懾他們，從而使他能獨攬處理政務的大權，另外還能預防以后發生任何會危及其繼承者專制權力的變化。

洪武帝申辯說，他對官員集團中大部分成員的敵意是不無道理的，其根據是文官虐待平民百姓。他孜孜不倦地教導其官員、貴族和近親，要他們恪守《論語》中提到的為人正直和行使仁政的原則。[[157]](#_157_Dan_Shi_Hong_Wu_Di_De_Ge_Xi)可是從君臣關系這一觀點看，人們只能評價他逆轉了從“開國明君”至“末代昏君”這一王朝循環規律，而中國人歷來就是用這一規律來解釋他們的政治史的。不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他是那種最壞的“開國昏君”。他給明代的其他歷史時期投下的陰影，可能是明代統治最邪惡的一個方面。

明亡后實際上所有的歷史家都堅決認為，明代的最終衰敗以至滅亡是由于洪武帝在1380年取消中書省的行動，以及他要求其繼承人對膽敢建議再設丞相或其他類似首輔大臣職位的任何人務必立即處死的訓示。在他死后，君臣們同樣都中了他設的圈套，即政府能在強有力的統治者領導下有效地進行工作。由于以后的明代諸帝的能力和愛好各不相同，當他們過于年輕單純，或過于漫不經心而不能勝任時，皇帝的大權就會落在其他人手中。在明代中期和晚期的政府制度中，被安置能如此行事的“其他人”就是宮中的宦官和翰林院出身的大學士，而所謂的明代的根本大法和開國皇帝的告示是禁止這樣做的。接連不斷的始于15世紀40年代王振的宦官專橫和始于16世紀楊廷和的首輔大學士左右朝政，后來都激起了嚴重破壞朝政的黨爭。這些爭端于17世紀20年代在東林黨和魏忠賢之爭的災禍中達到了高潮（見第7卷第9、10兩章）。[[158]](#_158_Guan_Yu_Dong_Lin_Dang_He_We)

惟一公正的判斷最終必須考慮到歷史的事實，即明朝經歷了超過兩個半世紀的風風雨雨，這正是人口增長、城鎮發展、農商擴大、貨幣化和通貨膨脹出現、有迷惑力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從早期近代歐洲引進的多事的時代。它經歷和承受了幾次國內叛亂，一次把安南（越南）并入帝國的未遂企圖，沿海日本掠奪者施加的屈辱，與日本人在朝鮮進行的一次代價高昂的戰爭和蒙古人的再三侵犯而存在了下來，明代諸帝也許的確是粗魯、暴虐、任性、漫不經心，或者只是頭腦簡單和頹廢的人（這肯定是常有的事）。回想起來他們政府的許多方面看來是行不通的，或者是自食其果的。但事實依然是，通過努力使國家度過一個漫長而多事的時代，政府是為王朝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服務的。

總之，事情的真相似乎是，明代諸帝是不值得稱道的統治者，明代的官員經全面衡量好壞都有。許多明代的中國人完全可以希望有更開明的統治者和更加始終如一的干練的官員。但還是應該這樣說，盡管明代政府有種種弊病，但與同時代其他大社會的政府相比，它給中國平民所加的負擔顯然是輕的。很難想像，明代的中國人能設想出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政制。因此，考慮到它如何維持其政權，以及如何在道德上和物質上使臣民能夠生活下去，明代政府總的說應該算是同時代世界上最成功的龐大的政府。

（楊品泉 譯）

[[1]](#_1_1)關于明代政府的史料，如同中、日和西方文字的研究著作，非常豐富。主要史料包括成書于1736年的正史，即《明史》，以及后來的官方行政法規匯編《大明會典》（1587年版，1936年《萬有文庫》叢書重印，本文所引即為此版本）。在更有用的近代參考資料中，有陶希圣、沈任遠著的《明清政治制度》（臺北，1967年）。敘述范圍廣泛的作品包括：賀凱的《傳統的明代中國》（特斯康，1961年）；他的《明代的政府組織》，載于《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1（1958年12月）第1—66頁和23（1960—1961年）第127—151頁；轉載于約翰·畢曉普的《中國史中政府制度研究》（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8年）；賀凱的《中華帝國職官辭典》（斯坦福，1985年），第70—82頁。這些材料被廣泛地在文本中引用，官銜則根據《中華帝國職官辭典》譯成英文。在以下的腳注中還引用了其他少數傳統的和近代的作品，但沒有盡力地去提供書目的參考材料。

[[2]](#_2_1)《大明會典》第129—130卷和明代官員魏煥（約1529年）的《皇明九邊考》對明代諸鎮有詳細的討論；《九邊考》的摘錄載《明代論叢》（臺北，1968年）第6卷的《明代邊防》中，第33—112頁。

[[3]](#_3_1)《明史》，第40卷，第881—883頁。其他的計算列出了1159個縣和1169個縣。

[[4]](#_4_1)人們可以從明太祖的《皇明祖訓》中理解明朝的繼位原則，此書從1373年至1395年幾經修訂。1395年的版本可在1966年臺灣再版的《明朝開國文獻》第3卷和在1966—1967年東京再版的《皇明制書》中找到。見傅吾康：《明史資料介紹》（新加坡，1968年）6.2.12和6.1.5。關于這一討論，見牟復禮和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劍橋，1988年），第177—178頁（此為英文版頁碼，下同。——譯者注）。

[[5]](#_5_1)關于明代所有皇帝的傳記，參見《明人傳記辭典》和《劍橋中國史》第7卷，牟復禮、崔瑞德主編。

[[6]](#_6)見《明人傳記辭典》中馬皇后、朱祁鎮、李氏、張居正和鄭貴妃的傳記，及《劍橋中國史》第7卷。

[[7]](#_7)《明史》第113—114卷關于宮中婦女的表和傳，與其介紹性的陳述不符，它聲稱只用了8個“妃”的稱號。

[[8]](#_8)《明史》，第76卷，第1855—1856頁。又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61—463頁。

[[9]](#_9)《明史》，第113卷，第3515—3516頁。

[[10]](#_10)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1950年），第24頁。

[[11]](#_11)《明史》，第113卷，第3504頁。

[[12]](#_12)《明史》，第74卷，第1827—1829頁。

[[13]](#_13)同上。

[[14]](#_14)丁易：《明代特務政治》，第22—26頁。

[[15]](#_15)謝務祿（曾德昭）：《偉大和著名的中國君主國史》，譯自意大利文（倫敦），第114頁。

[[16]](#_16)謝務祿：《偉大和著名的中國君主國史》，第116頁。

[[17]](#_17)關于鄭和，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22—331頁。

[[18]](#_18)關于土木之變，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19—331頁。

[[19]](#_19)《明史》，第74卷，第1818—1827頁。

[[20]](#_20)謝務祿：《偉大和著名的中國君主國史》，第122頁。

[[21]](#_21)吳晗：《朱元璋傳》（上海，1949年），第262—263頁。

[[22]](#_22)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劍橋，1974年），第178頁表10。

[[23]](#_23)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516、554—555諸頁。

[[24]](#_24)《明史》，第73卷，第1783—1785頁。

[[25]](#_25)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93—202頁。

[[26]](#_26)《明史》，第75卷，第1836—1838頁。

[[27]](#_27)《明史》，第76卷，第1865頁。

[[28]](#_28)《明史》，第116卷，第3557頁。

[[29]](#_29)《明會要》，第4卷，第16a—17a頁。

[[30]](#_30)《明史》，第121卷，第3661頁。

[[31]](#_31)《明史》，第72卷，第1730頁。

[[32]](#_32)《明史》，第76卷，第1855—1856頁和第105—107卷。

[[33]](#_33)近代對明代文官制度最完整的敘述，見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臺北，1976年），第590—683頁。一部更扎實的總結見陶希圣和沈任遠：《明清政治制度》（臺北，1967年），第153—244頁。

[[34]](#_34)一名晚期的明代官員聲稱，在開國皇帝時期，約有5400個授權的文官職位，在萬歷朝時有1.6萬名官員。見徐鼒：《小腆記傳》（南京，1887年），第12卷，第5b—6a頁；嵇璜編：《（欽定）續文獻通考》（1749年），重印于《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1—631卷（臺北，1983年），第51卷，第3254—3558頁。材料顯然指的是晚明，提出共有24683名官員，包括北京的1416名，南京的558名，其他各地的22709名。根據《明實錄》，在1500年代初共有20400名官員。帝國的所有官員都列在官方著作《大明官志》中，此書不時地重新發行。見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48頁。《明史》聲稱，到1469年，武官人數超過8萬，而文武官員總人數超過10萬，《明史》，第214卷，引見于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第683頁。

[[35]](#_35)《明史》，第71卷，第1711—1715頁。

[[36]](#_36)《明史》，第69卷，第1675—1690頁。對明代學堂制度多方面的全面分析，見蒂爾曼·格里姆：《明代中國的儒家教育和政治》（漢堡，1961年）。

[[37]](#_37)林麗月：《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1979年），第83頁注135。

[[38]](#_38)關于這些重要官員的論述和評價，見蒂爾曼·格里姆：《明代的提學官》，載《明代的中國政府》，賀凱編（紐約，1969年），第129—147頁。

[[39]](#_39)各種史料對貢生的定額數不一致。《明史》第69卷第1680頁報道說，在弘治和嘉靖年間，定額數時有變動，文中所述的定額已被固定，后來成為定制。王鴻緒等著的《明史考》（1723年版；1963臺北重印）第71卷第5b頁（第2卷，第195頁）有完全相同的文字；現代學者林麗月在其《明代的國子監生》第13頁完全接受這個數據。《明史》還包括一段材料，說1441年的變化已經規定更早的定額，即每個府學每年送一名貢生，每個州學每三年送兩名貢生，每個縣學每隔一年送一名貢生。《大明會典》聲稱1441年所定的份額成為定制。傅維麟（1667年）的《明書》（康熙初年版）重印于《畿輔叢書》第319—368卷（臺北，1966年），第64卷，第1271頁，只列了1441年的一套定制；蒂爾曼·格里姆在他的《明代中國的儒家教育和政治》第56頁，以及何炳棣的《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紐約，1962年）第183頁都接受了《大明會典》的數據而未提出疑問。沒有學者致力于解決這一矛盾。本書所選的數據是假設性的，并基于如下的觀念，即有關這類事情《明史》比《大明會典》更加可靠，因為前者是學者編訂和再編訂的著作，而后者主要是政府書吏匯編的產物。

[[40]](#_40)《明史》，第69卷，第1682—1684頁；第72卷，第1735頁。

[[41]](#_41)孫承澤：《春明夢余錄》（清初版；1883年南海重印，1965年香港重印），第54卷，第20b—21a頁引1441年入學人數為9884人，1429年為4893人，1449年為4426人，1454年為5179人，1464年為5833人，1466年為6028人，1542年為7151人。

[[42]](#_42)見林麗月：《明代國子監生》，第83頁注135。

[[43]](#_43)這些數據來自林麗月：《明代國子監生》，表Ⅰ，參見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第33頁。

[[44]](#_44)《明史》，第69卷，第1683—1685頁。

[[45]](#_45)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第48頁。

[[46]](#_46)《大明會典》，第7卷，第139、143頁。

[[47]](#_47)近代對吏的最透徹的研究為繆全吉的《明代胥吏》（臺北，1969年）。基本的傳統史料為《大明會典》，第8卷。

[[48]](#_48)蒂爾曼·格里姆：《明代提學官》，第146頁。

[[49]](#_49)《明史》，第70卷。在活躍于晚明時期的耶穌會傳教士的著作中可以發現科舉考試的有幫助的描述。例如，見謝務祿：《偉大和著名的中國君主國史》，第40—47頁；利瑪竇：《16世紀的中國，利瑪竇日記，1583—1610年》，L.J.加拉格爾譯（紐約，1953年），第34—40頁。

[[50]](#_50)見《明人傳記辭典》，中商輅的傳記，第1161—1163頁。

[[51]](#_51)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4卷本《國學基本叢書簡編》（1956年臺北重印），第2卷，第76頁。

[[52]](#_52)嵇璜：《續文獻通考》，第35卷。

[[53]](#_53)林麗月：《明代國子監生》，表7。

[[54]](#_54)關于這種形式及其發展，見盧前：《八股文小史》（上海，1937年）。

[[55]](#_55)針對明代考試制度的更極端的批判之一是歷史學家李恩平的《中國史綱》（上海，1914年），他寫道：宋代哲學家的追隨者只要能確保取得參加公共考試的特權，可以承受每一種壓制的形式（第348頁）；他把科舉制度描寫為人類發明的最壞的知識枷鎖（第349頁）。這個觀點在更近代的關于明代史的著作中還可看到。

[[56]](#_56)在《明史》第71卷和《大明會典》第5—13卷有對這些程序的討論。

[[57]](#_57)《明史》，第69卷，第1679頁。

[[58]](#_58)《明史》，第71卷，第1722—1723頁。

[[59]](#_59)利瑪竇：《16世紀的中國》，第56—57頁；《明實錄·神宗實錄》，第429卷，第9b—10a頁。關于1607年的外察，只記載了評定差的省級官員和知府的姓名。在50名點名的人中，9人被定為漫不經心，12人為浮躁不安心，29人為不能勝任。在浮躁和不安心的人中，3人降級三等；在不能勝任的人中，4人降二等。另有6名官位相同而被罷官的人的姓名，其中3人因軟弱和不嚴厲，1人擅離職守，2人因為貪婪。在府屬機構或在州縣的56名未點名的人據報道被定為貪婪，大概被罷官或受到懲處。利瑪竇提到的4000人無疑是接近被評估官員的總人數，并不是被作出不良“結論”的人數。

[[60]](#_60)《明史》，第71卷，第1719—1721頁。

[[61]](#_61)當然，官員如果經過適當的司法程序，也可能降得更厲害，或者被罷官。此外，官員的提升實際上常常超過兩個“等”而不被稱為“超”。例如，大概為正七品或從七品的在職御史被提升至大概帶正四品的職位而不說這種提升為“超”，這是常有的事。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職位所規定的品是被任命人正常的基本的品，他在任何職位上都可以按例行手續得到提升。但是在史料中也明顯地載有相反的情況：官的職位與其取得的品相符，其俸祿由他的品決定，他得到的獎勵只是增加榮譽稱號。我傾向于認為，我們尚不能了解明代人事管理的更微妙之處。見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斯坦福，1966年），第340頁注96。

[[62]](#_62)詹姆斯·B.帕森斯：《明代的官僚政治：幕后勢力面面觀》。載賀凱：《明代中國政府：七篇研究論文》，第175—231頁，特別是第178頁表Ⅰ。

[[63]](#_63)O.B.范·德·斯普倫克爾：《明代的高級官員》，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倫敦大學，14，第2期（1953年），第289—326頁，特別是第98頁表Ⅰ和第112—113頁。

[[64]](#_64)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斯坦福），第338頁注92。

[[65]](#_65)范·德·斯普倫克爾：《明代的高級官員》，第103頁，表13。

[[66]](#_66)明代和其他朝代官員從這些規定及其他節約法令和規定中得益的方式見瞿同祖的論述，《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巴黎，1961年），特別是“論階級”的第3章和第4章

[[67]](#_67)《大明會典》，第160卷。參見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第177—185頁。

[[68]](#_68)《明史》，第72卷，第1741頁。

[[69]](#_69)《明史》，第82卷，第2003頁。

[[70]](#_70)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和政府財政》，第48—49頁。

[[71]](#_71)牟復禮：《詩人高啟》（普林斯頓，1962年），第36頁；又見他的論文《中國專制主義的成長》。賀凱：《明代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沿革》（安阿伯，1978年），第66—73頁。對洪武帝清洗的最透徹的研究，見托馬斯·梅西：《朱元璋和胡藍兩件案件》（密歇根大學論文，1983年）。

[[72]](#_72)關于這些清洗，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49—164頁。

[[73]](#_73)這是作者根據《明史》第109—112頁作出的統計。數字有的有重復，如有的人被囚禁后又被罷官或被處死。參見范·德·斯普倫克爾：《明代的高級官員》，第98頁表8。

[[74]](#_74)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第306頁表2，第309頁表8。

[[75]](#_75)錢穆：《國史大綱》（臺北，1952年），第477頁；《明通鑒》，第51卷，第1914—1918頁。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48—449頁，書中的討論因根據不同的材料來源，得出的數字稍有不同。

[[76]](#_76)對明代諸帝及其宦官和錦衣衛的所有胡作非為的最詳細和激動人心的專門論著是丁易的《明代特務政治》。

[[77]](#_77)見《明傳記辭典》海瑞的傳記，第474—479頁。如何評價海瑞的歷史地位，在四個世紀以后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人民共和國觸發了一場“文化大革命”。

[[78]](#_78)明代兵制的權威資料來源是《明史》第89—92卷和《大明會典》第118—158卷。有幫助的近代研究有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8卷第2期（1977年6月），第177—203頁；解毓達：《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載《說文月刊》（1941年），第2卷，轉載于包遵彭編：《明代論叢》（臺北，1968年），第4卷，第155—247頁；吳晗：《明代的軍兵》，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轉載于吳晗：《讀史札記》，第92—141頁；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1965年）。遺憾的是，還沒有對明代軍事事務作透徹研究的西方著作。

[[79]](#_79)《大明會典》，第120卷，第2475頁；第121卷，第2493—2495頁。

[[80]](#_80)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514—515頁；《明人傳記辭典》中商輅的傳記，第53—61頁。

[[81]](#_81)《明史》，第70卷，第1708—1709頁；《大明會典》，第135卷，第 2775—2778頁。

[[82]](#_82)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第125—129、195—197頁，第307頁表4，第309頁表10。

[[83]](#_83)《大明會典》，第123卷，第2419—2539頁。

[[84]](#_84)有的胡作非為在孫金銘的《中國兵制史》（臺北，1960年）第171—173頁和解毓才的《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第213—214頁有討論。又見王毓銓：《明代的軍屯》，散見各處，特別是第290—313頁。

[[85]](#_85)關于唐代的府兵制，見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史》，第3卷（劍橋，1979年），第13、97、175—176、207—208頁。

[[86]](#_86)見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特別是第201—203頁。

[[87]](#_87)吳晗：《明代的軍兵》，第104—105頁；解毓才：《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第174—175頁。

[[88]](#_88)《明史》，第92卷，第2255—2258頁。《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第75—77頁。參見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第193—198頁；解毓才：《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第213—214頁；吳晗：《明代的軍兵》，第111—124頁。

[[89]](#_89)吳晗：《明代的軍兵》，第112、117頁。對明代兵制的衰落，黃仁宇以其生動的個人觀點進行了討論，見其《平淡的1587年：衰落中的明王朝》（紐黑文和倫敦，1981年），第157—164、175—176頁。

[[90]](#_90)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第198—200頁。

[[91]](#_91)星斌夫：《明代漕運研究》，馬克·埃爾文譯成英文，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日文關于中國史著作摘要》，第1期（1969年），特別是第50—54頁。

[[92]](#_92)《明史》，第89卷，第2179—2180頁。關于土木事變，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75—476頁。

[[93]](#_93)京城的團營在《明史》第89卷，第2178—2184頁有充分的論述。又見吳晗：《明代的軍兵》，第105—111頁。

[[94]](#_94)關于招募兵的發展和性質，特別見傅維麟：《明書》，第72章（第2卷，第1453—1454頁）；吳晗：《明代的軍兵》，第124—132頁。

[[95]](#_95)《明史》，第91卷，第2249—2251頁。

[[96]](#_96)見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秦良玉傳記》（華盛頓特區，1943—1944年），第1卷，第168—169頁。

[[97]](#_97)《明史》，第91卷，第2251—2252頁。

[[98]](#_98)詹姆斯·帕森斯：《明末農民起義》（塔克森，1970年）。

[[99]](#_99)《明實錄·熹宗實錄》，第4卷，第9b頁

[[100]](#_100)對明代屯田最透徹的研究是王毓銓的《明代的軍屯》。又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中國財政》，第63—68頁。

[[101]](#_101)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第193—195頁；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孫任以都、約翰·德·弗朗西斯譯成英文，載《中國社會史》（華盛頓特區，1956年），第299—308頁；解毓才：《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特別是第201—204頁。

[[102]](#_102)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第68頁；吳晗：《明代的軍兵》，特別是第135—141頁；解毓才：《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特別是第204—209頁。

[[103]](#_103)孫承澤：《春明夢余錄》，第48卷，第5a—6b頁。在明初的諭旨中，洪武帝實際上提到了當時他考慮的三大府：中書省（六部的前身，后來的內閣）、都督府（五個都督府的前身）和都察院。忽必烈的議論是：中書省乃朕之左臂，樞密院乃朕之右膀，御史臺乃使朕之雙手健壯之手段。見高一涵：《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上海，1933年），第43頁。

[[104]](#_104)明代使用的“省”的名稱，反映了元代把省一樣規模的領土置于行中書省管轄的做法，然后，以同樣形式簡稱這些機構及其管轄的地區，例如山東省。

[[105]](#_105)關于這一案件，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39—140頁。

[[106]](#_106)蒂爾曼·格里姆：《1506年前明代內閣的工作》，載《遠東》，第1卷第2期（1954年），第139—177頁。參見杜乃濟：《明代內閣制度》（臺北，1967年）；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香港，1952年），第79—85頁。

[[107]](#_107)見《明人傳記辭典》嚴嵩和張居正的傳記。

[[108]](#_108)巡撫的全部職官表列在《明史》，第73卷，第1722—1780頁。參見《大明會典》，第209卷，第4155—4165頁。

[[109]](#_109)關于全部總督的職官表，見《明史》，第73卷，第1773—1775頁。參見《大明會典》，第209卷，第4155—4165頁。

[[110]](#_110)《明史》，第73卷，第1780—1781、1807—1808頁。

[[111]](#_111)《明史》，第74卷，第1803—1805頁。

[[112]](#_112)關于批準的吏的情況，見《大明會典》，第7卷。

[[113]](#_113)《明史》，第72卷，第1734—1739頁。

[[114]](#_114)《明史》，第72卷，第1739—1745頁。

[[115]](#_115)見第2章。

[[116]](#_116)《明史》，第72卷，第1743—1750頁。本卷第4—7章對明代的對外關系作了詳細論述。

[[117]](#_117)《明史》，第74卷，第1795—1798頁。

[[118]](#_118)《明史》，第74卷，第1797—1798、1817—1818頁；呂維祺：《四夷館則例》（約1613年；1928年京都重印）；諾曼·懷爾德：《四夷館研究材料》，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報》，倫敦大學，第11期（1943—1946年），第617—640頁；伯希和：《四夷館和會同館》，載《通報》，第38卷，第207—290頁。1496年前四夷館直屬翰林院。

[[119]](#_119)《明史》，第74卷，第1799—1800、1802—1803頁。

[[120]](#_120)《明史》，第74卷，第1797—1798、1817—1818頁。

[[121]](#_121)《明史》，第72卷，第1750—1754頁。

[[122]](#_122)伯希和：《四夷館和會同館》。

[[123]](#_123)《明史》，第74卷，第1800—1802、1845頁。

[[124]](#_124)《明史》，第75卷，第1845—1846頁。

[[125]](#_125)《明史》，第72卷，第1755—1759頁。關于明代的司法制度，見本卷第3章。

[[126]](#_126)《明史》，第72卷，第1759—1763頁。

[[127]](#_127)《明史》，第73卷，第1785—1789頁。

[[128]](#_128)《明史》，第74卷，第1810—1814頁。

[[129]](#_129)《明史》，第75卷，第1840—1842頁。

[[130]](#_130)《明史》，第75卷，第1849—1852頁。

[[131]](#_131)《明史》，第74卷，第1814—1816、1832—1833頁。兵馬指揮司受設在北京和南京的兩個兵部的特別的監督控制，還要受到都察院的特派官員的視察。

[[132]](#_132)《明史》，第75卷，第1850頁

[[133]](#_133)《明史》，第75卷，第1850—1851頁。參見約翰·R.瓦特：《中華帝國晚期的知縣》（紐約，1972年），該書雖然著重于清代，但也包括明代知縣狀況的大量材料。

[[134]](#_134)關于這些機構較為詳細的材料，見賀凱：《明代的政府組織》，第1—66頁，特別是第46頁。參見《明史》，第75卷各處。

[[135]](#_135)《明史》，第75卷，第1852—1853頁。

[[136]](#_136)《明史》，第75卷，第1853頁。

[[137]](#_137)《明史》.第75卷，第1851—1853頁。

[[138]](#_138)《明史》，第78卷。參見梁方仲：《一條鞭法和明代的稅收》（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6年）；約翰·瓦特：《中華帝國晚期的知縣》，第116頁以下。

[[139]](#_139)《明史》，第74卷，第1805—1807頁。

[[140]](#_140)對明代監察和進諫職能最透徹的研究著作為賀凱的《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

[[141]](#_141)《明史》，第73卷，第1867—1873頁。

[[142]](#_142)《明史》，第74卷，第1805—1807頁。

[[143]](#_143)《明史》，第73卷，第1780—1781頁。

[[144]](#_144)《明史》，第75卷，第1843—1845頁。

[[145]](#_145)《明史》，第75卷，第1845頁。16世紀晚期存在的兵備道列在《大明會典》，第128卷。

[[146]](#_146)關于明代司法實踐的詳細材料，見《明史》第93—95卷和《大明會典》第160—179卷。參見本書關于明的法律第3章。

[[147]](#_147)《明史》，第76卷，第1856—1858頁。

[[148]](#_148)《明史》，第76卷，第1872—1873頁。

[[149]](#_149)《明史》，第76卷，第1873—1875頁。

[[150]](#_150)《明史》，第90卷，第2204頁。

[[151]](#_151)《明史》，第76卷，第1860—1864頁。

[[152]](#_152)《明史》，第76卷，第1864頁。

[[153]](#_153)《明史》，第76卷，第1871—1872頁。

[[154]](#_154)《明史》，第76卷，第1858—1860頁。

[[155]](#_155)《明史》，第76卷，第1865—1871頁。

[[156]](#_156)從傳奇小說角度觀察明代政府的一個優秀例子是中國最著名的小說《金瓶梅》，它講述了社會上層中的輕浮和無賴，具有非常色情的內容，在16世紀后期匿名出版。它有幾種英譯文版本。

[[157]](#_157)但是洪武帝的個性是不喜歡孔子的繼承者孟子的（因為孟子反對暴政）。他認為孟子不尊重君主，并說如果孟子仍在世，他該受到嚴厲的懲罰。1394年，他成立了一個專門編纂孟子著作的文人小組，以刪除那些貶低君主地位和鼓勵臣子對君主錯誤進行規勸的段落。共有85段被刪除。如此刪節的版本被印發給學堂使用。見吳晗：《朱元璋傳》，第148—149頁。

[[158]](#_158)關于東林黨和魏忠賢，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532—550、596—599頁。

# 第二章 明代的財政管理

## 導言

明代財政管理鮮明的特征可以溯源于明代第一代皇帝的特殊的行政觀念。1380年丞相的職位被撤銷，以后從沒有恢復。從此，皇帝充當了他自己的主要執行官。從1376年持續到1396年的一系列血腥清洗，官僚集團實際上淪為一個龐大的從事文案工作的群體，只聽命于君主，而無權作出重大的決定。第一代皇帝建立的新制度要求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統治者，去控制據說有將近6000萬的民眾。文官政府只能發揮傳達皇帝意愿的作用。

地方一級的情況與行政最高層的情況恰好相反。村落被組成自治的社區。這些組合的基礎不是民事法，而是儒家的道德觀。由于社區間的訴訟由皇帝裁決，桀驁不馴的人由他們自己的長者懲處，地方的社區很少需要官方的監督。事實上明代第一代皇帝甚至不準政府的胥吏進入農村地區。這一組織機制表現為一種獨斷專制的統治和理想主義觀念的奇怪的結合。這種行政制度基本上是不健全的。它的運行成績與其說是依靠官方的行政程序，不如說是依靠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連在一起的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行政紀律。明代第一代皇帝施政的手段實際上是，一方面用殘暴和獨斷的懲罰威嚇其臣民，一方面使用道德的訓誡。

由于這種政治結構在中華帝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財政的建置就不能按照歷史先例來設計。盡管明代財政制度表面上與中國歷史中以前幾個王朝的財政組織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從一開始它的運作就與以前不同。

## 明代財政制度的形成

### 第一代皇帝的信條：節儉和簡約

明代第一代皇帝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沒有制定改變現狀的條例，更不用指望去創造性地解決行政上的難題。他利用其專制的權力去嚴密地管理他的帝國，以使它保持其簡單的農業經濟。農業生產是國家壓倒一切的利益所在，其他經濟活動不被認真對待。從君主直到最底層的百姓，每個人都應厲行節約。對緊縮經濟活動的這種執著當然也會影響到上層的行政規定。全國雇用的文官不足8000人。他們都領取微不足道的或名義上的官俸。財政結構是單一死板的。帝國收入和地方收入不加區分。省級官員和地方官員全都充當皇帝的地區司庫。宮廷開支與國家開支不分。全部抵京的物資和貨物都被交到皇帝監督下的宮內政府倉庫。盡管宮中配備了大批人員，但從來沒有設置負責皇室的專門的部門。軍隊沒有保持獨立于文官政府的后勤支援組織。

稅賦是低的，田賦約為總產量的3％。所有的稅都征收實物。運送這些實物的任務基本上由平民百姓去完成。為了避免建設服務設施，運送工作總是由盡可能低的行政機構去做。國家的收支當時是逐項對比，并用某地的收入去抵付另一地的支出。政府不設中間倉庫和分配中心。這種做法造成了許多帝國內部縱橫交錯的短途供應線，稅收在匯總前已經支出。戶部的作用與其說是一個執行機構，不如說是一個總會計司。當記賬工作達到空前規模時，改組政府后勤供應的工作就變得必不可少了。

為了符合他的仁政的理念，洪武帝避免卷入對外戰爭。軍隊奉命通過軍屯至少生產部分自用的糧食。政府還用紙鈔支付許多費用。因此，在洪武朝，帝國的糧倉總是充實的，盡管稅收相當低。1385年，他已下令在戶部官署內豎立上刻地區稅賦定額的石碑。言下之意是各級政府和所有各地的預算最高限額要無限期地維持下去。皇帝幾次警告他的官員，凡膽敢提出應增加國家收入者，均將被視為公敵。

### 成祖：無組織的擴張

1402年成祖奪取皇位后，他發現太祖的財政結構不符合他的意圖。他從不介意簡樸。對安南的入侵、幾次對蒙古草原的征戰需要大量的軍用物資。大運河和北京宮殿的建設，再加上鄭和的幾次遠航，又要求額外的物資和人力。洪武帝安排的不健全的收入分配制度不能滿足實現其宏圖的需要。洪武帝的預算限額只會破壞他的擴張政策。如果成祖在他登基后立刻全面修改帝國的財政結構，以后幾個世紀的中國歷史完全會走一條大為不同的路線，但他沒有這樣做。

成祖的起居記載已被史官們徹底篡改，他被打扮成一名施仁政的統治者。他的財政記錄從未被公布過，但經粗略的估算，他的支出是第一代皇帝平均支出的兩倍或三倍。

的確，成祖印發了更多的紙鈔，要求其部隊生產更多的糧食，但僅僅這些措施絕不能解決他的財政問題。雖然詳細情況尚不清楚，但當把許多同時代的材料來源中分散的證據湊在一起時，它們就顯示出明代的第三個皇帝基本上采用了征用的方式。名義上稅率沒有提高，甚至有選擇地降低了。但是，民眾的勞役義務范圍卻大為擴大。長江三角洲的納稅人奉命將其糧食運往千里之遙的北京。即使在大運河開通后軍隊運輸大軍接管了部分運輸任務時，向納稅人征收用于支付運輸費用的附加稅相當于甚至超過了基本的稅額。律令規定，勞動者正常地被要求無償服勞役30天，但他們被迫大大地延長其勞役期，有時超過一年。更有甚者，在明初，政府糧倉中的剩余商品糧不在市場銷售，它被用來分給民眾，以支付他們超過規定額度送繳的物資和所服的勞役。這種做法稱就地采購（坐辦）。在成祖朝時，這種做法被普遍采用。賠償使這類物資和勞力只值實際市場價格的一部分。

這種做法破壞了稅制。雖然表面上保持了洪武帝的國家收入定額，但它對所有的財政單位都提出了額外的要求。額外的財政負擔并不是根據任何計劃按比例分攤的，而是在未經協調的局部的特別決定的基礎上分配的。最沒有能力抵制的單位無疑要負擔得最多。另外，在成祖的統治下，秘密警察變得非常活躍，他們總是能隨時抓到那些抱怨稅負過重的人。南京師區一名向皇帝進諫不要過度收稅的知府被皇帝下令逮捕，最后死在北京。與其他人一樣可以接近皇帝的戶部尚書夏元吉出于財政的原因，試圖勸阻皇帝不要繼續他的連續的征戰。夏為此行動而被囚禁了三年，直到1424年永樂帝去世時，他才重獲自由。當仁宗在這一年即位時，他全面減稅的行動可以看成是對前一朝難以承受的稅收政策的一種事實上的歉意。他在一份詔書中指出，為了負擔政府的稅役義務，許多父親賣掉女兒，丈夫賣掉妻子。[[1]](#_1___Ming_Shi_Lu__Ren_Zong_Shi_L)

### 妥協和讓步

從道德和現實情況說，這種財政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在下一個10年，成祖的繼承者悄悄地取消了他的無限制揮霍的政策。政府作出了專門的讓步以減輕公眾的苦難。但是雖然采取了這些措施，開國皇帝的財政組織——它的設置旨在適應自己特殊的社會秩序觀，但這時已幾乎不能適應帝國的社會和經濟情況——從未被改建。以后的皇帝難免因缺乏財政事務的想像力而受到批評，但是進行根本財政改革的機會也許早就永遠喪失了。

在進行血腥的大審時，太祖已經看到地方上最有名的地主已被摧垮。歷史學家能夠列出，廣東的何家，浙江的華家，南京師區的沈家、莫家和趙家是最有名望的受害者。其余在他命令下遭難的殷實之戶據稱“無數”[[2]](#_2_Wu_Han____Zhu_Yuan_Zhang_Chua)，長江三角洲最肥沃的農田都被皇帝“沒收”，理由是地方民眾曾經支持他的政敵。其余的殷實的土地所有者被明朝的奠基人抽去給政府提供無償勞務。皇帝保存了這些戶的名冊，不時地召見其戶長，并向他們訓示。它們的年輕成員被抽調去擔任胥吏，但實際上把他們當作人質之類的人而加以看管。在太祖朝的整個時期，以每戶擁地700畝或以上的14341戶為代表的農村精英都受到了皇帝權力的恫嚇。[[3]](#_3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79Jua)

專心致志于其建設工程和軍事征戰的成祖對地方精英卻不能保持同樣的警惕性。在他統治的最后幾年中，一個新的紳士階級已在長江下游區出現。他們不但拒絕向國家提供額外的勞務，而且還拖欠規定的稅賦。在太祖時代被沒收并使之成為官田的財產從沒有置于政府的嚴密的監管之下，使用者可以任意購買和出售。應繳給政府的地租和普通的田賦通過私下的協定同樣可以轉讓，而不必顧及購買或出賣的土地的性質。拖欠稅賦的后果是積累性的：到1430年，許多地區未繳的稅額超過了三年的稅收。

作為總的和解政策的一部分，成祖之孫宣宗決定對公眾的情緒讓步而不去懲處欠稅人。在那些拖欠稅賦最多的地方，稅賦定額多少有所降低。具有便宜行事權力的新任巡撫奉命去解決地區問題，同時還要取得民眾的好感。這些巡撫中最典型的要算在長江下游任職的辦事圓通的周忱，而那里正是帝國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他一反成祖的措施，容許減稅。表面上，稅賦應按原來的確定數全額征收。但是收入最高的納稅人被批準以高折扣用銀子和其他物品代替糧食繳稅，折扣通常超過了確定數的一半。對沒收財產的性質不予深究。對官田地租和私人的田賦也打同樣的折扣征收。這兩種稅率的合并執行得到官方的批準。這無疑對紳士階級作了很大的讓步。雖然傳統的歷史學家對周忱贊賞有加，但他也受到同時代人的批評。一位作者指責他不加區別地寬厚辦事，從而充當了殷實戶的保護傘。后來的一份上諭也命令他適當考慮個別納稅人的經濟能力，不要使普通百姓負擔過重。[[4]](#_4_Ling_Rong____Shu_Yuan_Za_Ji)

這一系列事件對明代的財政史有深遠的意義。它們表明，到15世紀的第二個25年，明廷由于地方地主利益集團的存在，已經喪失了征收欠稅的大部分權力。減稅是容易實施的，但以后實行全面增稅就要困難得多了。

在傳統中國，凡是基本稅法都由王朝的奠定者頒布，并通過刀劍來實施。一項大膽的財政政策成功的機會在改朝換代之際要比任何其他時期更大。一旦形勢穩定下來，民眾就會抵制改變。從薄賦的農田收入中所得的利益很少落入原始生產者之手。由于取得農業貸款的困難、地方的土地租佃制度、抵押條件和高利貸利率，這些因素形成了一個大環境，以致使增加稅率而超過現行的水平實際上變得不可能了。這種狀況特別與明代的財政行政管理有關。明代依靠農業收入作為國家收入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宋代，甚至多少超過了晚唐。稅收的大部分被指望來自農民。鑒于農民的有限的繳付能力，稅率已經被定在低水平上。

雖然沒收的財產是在很少顧及公正的原則下取得的，但它們被用來彌補為平民百姓定的低稅率。政府不能維持對這些財產現行的稅率，這說明它對地方行政的控制已經變得多么松弛。對南方的士紳作出的這些讓步開了一個不良的先例。小山正明根據明初的小說、戲劇作出的研究提出，新的紳士階層代表的一類民戶與士大夫階層聯合，后者使用本戶的農業勞動力耕種其地。[[5]](#_5_Xiao_Shan_Zheng_Ming____Ming)這些民戶的組成雜亂無章，它們的運作又做了許多手腳，以致政府不可能對它們進行有效的管理。

簡而言之，太祖和成祖依靠他們軍事組織的力量本來能夠創造一個更加合理的政府財政制度，并對它進行更有效的控制。但太祖致力于在他個人統治下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而成祖則把好大喜功作為組織工作之前提。在明朝伊始之際，太祖經選擇建立了一套嚴格而刻板的稅賦基礎，配備了一批為數不多的行政人員，制定了不干預農村行政的政策。除非一位后來的皇帝決心重整河山，否則他會發現，廣泛而全面的制度改革實際上超越了他的能力。政府簡直沒有發展起使自身得到新生或改組自身的足夠的組織力量。皇帝的專制權力在某些領域中依然是不容挑戰的：在政府內部的人事管理方面；在下達司法決定方面；在征用國庫收入作為私人開支方面。但這種專制權力不易用來實現稅率和征稅機構的改革，因為這些工作需要遠為廣泛的組織和技術的支持。明代制度缺乏這種支持。

### 1430年后的財政狀況

在15世紀的第二個25年，明代的財政管理達到了成熟期。許多特定的措施此時被固定下來。太祖宣告的地區的稅賦定額被保留了下來，不過作了少量的調整。財政單位的增減依然可能，但只能是很有限度的，而且它們的確定再也不像永樂帝那樣獨斷。對帝國的財政數據的控制，其中包括對人口數和地畝數的控制，變得草率了，許多地方干脆把以前的報告當作新報表重新上報。由于稅糧的解繳任務大部分由下級政府承擔，處理后勤事務的中層財政管理從未得到充分的發展，甚至在大運河運解漕糧的工作也由沿水道行動的成隊的兵船來執行。運送船貨的財政責任落在指揮這些船只的下級軍官身上，而從未與上級官署的責任掛鉤。在征收稅賦之前，由固定的和半固定的運送日程表定下來的大部分稅收被指定用于正規的行政費用。帝國的資源幾乎不可能用于實行新的政策。到15世紀晚期，幾位皇帝逐漸退出政務，他們似乎更關心在宮內享受愜意的生活安排。甚至君臣在嚴格意義上的公務分歧也變少了，因為哪一方都沒有能力革新。只有在16世紀，由于以銀折稅役措施的逐步實行和大量的軍事危機，明朝的財政安排才稍微有了調整。

同時代的作者關于征稅過多的指責不應誤導我們忽略以下的事實，即明代國家的賦稅收入遠遠低于400年前宋代的稅收。但是，折換率的一再調整，附加稅的征收，向普通百姓征用勞役的要求，這些都是造成許多財政的不正當措施。這些措施助長了腐化。在明朝的后半期，由于國家收入不足以應付政府運營的開支，除了正常規定的稅收外，額外的稅賦實際上都得到地方行政官員的默許。管理不當和超額的征收通常把財政負擔轉到無力抵制和分散的人身上，從而形成了一種非累進的稅制，而在同時，征收到的收入不足以為公眾利益服務。不能節儉地使用資源的國家也不能發展適當的貨幣制度，不能控制信用，不能保護農產品的價格。這些失敗使得有些納稅人不能承受稅賦的水平。資金的缺乏使政府除了向農業征稅外，不能創造其他收入來源。盡管有上述種種原因，我們仍必須認為明代的財政管理方法比以前諸如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中央政府缺乏管理能力，這也使它的財政制度不如元代的制度。從技術觀點講，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征稅過多，而是令人不解的征稅不足，而后者是明朝初期一些獨有的情況綜合的結果。

## 財政組織和總的實踐原則

### 作為主要財政官員的皇帝

在明代的財政制度中，皇帝本人是管理帝國財政的惟一的中央權威。大學士的官方職務只限于起草詔令，有時在皇帝征詢意見時，他們也參與決策，但沒有任何獨立的權力。在明朝的歷史中，只有一小撮人設法行使保留給皇帝的權力，其中著名的有神宗朝時的大學士張居正，以及王振、劉瑾和魏忠賢這三個“宦官獨裁者”，他們分別生活在英宗、武宗和熹宗時期。即使張居正通過與朝廷非正規的安排取得了權力地位，但大小事務的處理要求取得皇帝批準的形式是不容爭辯的。宦官常常在皇帝的縱容下實際上破壞了國家的一切根本大法。他們都被譴責為賣國賊或被控陰謀破壞。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有權勢的宦官都不得好死，張居正在死后被貶默。在理論上，皇權不能交給他人，也從來沒有交給他人。

皇帝從許多御史、給事中、六部官員（包括司科主管）收到奏議。實際上任何人，不論其專業領域和現任職務，都可以就財政事務提出建議和批評。幾十名欽差的專使和督撫也可接近皇帝。他們的建議和請求可交戶部評議，當涉及重大問題，要知照九卿會議從長計議，但皇帝始終是最終的裁決人。

用賀凱的話來說，太祖和成祖的政策和訓示被尊為“一種王朝的憲法”[[6]](#_6_He_Kai____Chuan_Tong_De_Ming)。很明顯，后來的皇帝沒有能力改革以前的制度安排，這使他們更加尊敬其祖先的立法。但是，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并不是完全不能違背的，皇帝不時地授權對財政制度作零星的修改。導致這種變更的步驟有一定的模式。變更通常始于一個低品位官員的請愿，內容是要求把他的轄區作為例外。皇帝通常與其他例行公務一起批準這一請求，于是就開了所需要的先例。不久，同樣的請愿也被呈上并得到批準，直到原來規定的例外成了標準的做法。從此，就不需要再為另一個事例請求破例：或是皇帝詔令其余的官署比照行事，或是其余的官署未得到明確的批準就自行改革。做法的變革意味著對明初定制的重大背離，要花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其改革過程從未經過充分的協調或組織。

但是另一方面，取消現行的限制，特別是取消不能有效地實行的限制，所花的時間要少得多。一個相關的例子是讓白銀成為交易的共同媒介之事。事情始于一名廣西知府的請愿，原先的建議只要求在私人交易中使用銅錢。顯然這個請求所開的先例很快應用于其他地區，不久，早先禁止的白銀在私人間流通的法令變得不復存在。說皇帝的詔令有時如同西方世界最高法庭下達的法令那樣普遍有效是不確切的。盡管具有一切權力，皇帝在制定政策和調節社會方面寧愿扮演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角色。

北京的皇宮建筑群占地很廣，內設幾十個倉庫以及加工和制造工場。雖然京城的這些設施主要關心的事務是供應皇宮，同時它們無疑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這類服務和供應中心。例如，光祿寺正規地雇用6000名至9000名廚師。宮廷的供應機制本身就很復雜。大部分物資都由全帝國的縣上貢，每個縣除了上繳規定的稅賦外，還負擔某種物品的定額，這種稅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貢品。但是，一部分所收的物品是由田賦折換的。瓷器和御用緞子這兩種特殊物品由宮廷宦官監督在南方幾個省制造。這些制造工場的部分制造費用在其所在地的縣的稅額中扣除。宮殿群中所需的人力由注冊的工匠提供，他們的無償勞務視同他們對國家的納稅義務。這些勞務和供應物品的賬目不并入任何總賬。庫房被指定“屬于”各部，其隸屬取決于庫內所儲存的物品。但實際上部的官員只管賬，而宮中宦官管鑰匙，存貨的處理則是皇帝的特權。因此，皇帝又在宮中自己充當起主要的財政行政官。

1436年后，戶部每年給皇帝提供稱之為“金花銀”的現銀。這筆款項一部分是正常的田賦折成的白銀。由此，皇帝必須支付給北京的武官，但不給文官，也不給京外的武官。剩余部分則用于自己的開支，而且不受官員的審計。但這并不意味著皇帝的私人開支就不算是國家的支出。如果皇帝想算作國家的支出，他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命令戶部將資金從戶部的國庫轉到他在皇宮的私人的內庫。這種資金的轉移在憲宗、孝宗、世宗和神宗時時有發生明代宮中的開支隨著王朝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但增加的趨勢并不是持續不斷的。在新帝登基時，支出通常大量削減。但在這種緊縮之后，隨之而來的幾乎毫無例外地是增加開支的新浪潮。為宮廷服務的隊伍是龐大的。從15世紀中期到16世紀中期，宮中宦官的人數在1萬名至3萬名之間浮動。一位現代學者聲稱，到明朝末期，有7萬名宦官在服務。[[7]](#_7_Ding_Yi____Ming_Dai_Te_Wu_Zhe)據明代部的官員的兩項獨立的統計表明，到1600年，每年例行送交皇宮倉庫的物品價值達400萬至500萬兩白銀，這個數字不包括雜項開支和宮中建設的費用。[[8]](#_8_Sun_Cheng_Ze____Chun_Ming_Men)雖然描述的圖景不完整，但事實似乎是，至少帝國全部稅收的20％—25％一定用于宮內。

鑒于國家的收入相對匱乏，這種龐大的宮中費用至少可以說把財政優先要辦的事情擺錯了位置。個別皇帝鋪張奢侈的癖好當然是助長這種情況的因素。然而，豪華的宮廷生活與龐大的宮中服務隊伍和國家舉行精心布置的祭祀典禮是緊密相關的，這兩者都是根據先于紀元之初所定的先例作出的傳統安排。在供應皇宮的貨單上最常見到的物品是茶、蠟、食品、顏料、皮革、棉布，還有上面提到的采購的絲織品和瓷器。為了給讀者提供宮廷開支的一個概念，不妨以一張采購單為例，它定的瓷器可以高達25萬件。豪華和鋪張不能發揮職能的作用，卻無休止地汲取著帝國的資財。

### 戶部和與它相抗衡的機構

在明朝初期，戶部按照唐代的先例被組織起來。它分成四個職能不同的部門，分別負責財政統計、預算控制、珍寶儲藏和糧倉儲備。設一總務司，但后來被撤銷。這一體制實行到1390年，四個職能不同的部門被所管地區的部代替。那一年，分四部為12個部[洪武二十九年（1397年）改十二部為十二清史司。——譯者注]，以符合當時存在的12個省。在成祖朝時，司增加到14個。1436年后，司改為13個。不屬省管轄區的事務被挑選出來，隨便交給不同的司去處理。只是在1575年，有關南北兩個京師區、鹽業專賣、內地關卡、大運河的糧倉、帝國馬廄和放牧場等事務，交由福建、四川、山東、云南、廣西和貴州等司分別辦理。額外的任務平衡了每個司的辦公工作量。

1390年的改組在中國財政史中有重大的意義。它反映了太祖對政府財政的治理方法，即強調地區的稅賦定額、低水平的橫向交易和免去頂層的財政計劃工作。在正常的情況下，收支按照既定的先例來管理；稅收的解繳應該是自動的。戶部的主要職能是監督按期的解繳是否如期和迅速。只有在情況需要時，戶部才會建議皇帝在供應程序、稅賦進一步折銀和折換率的修改方面批準作出小的重新調整。這些措施旨在建立小額現金收入庫存賬，用于應付某種特殊需要。

因此，戶部尚書不是政策制定者。他沒有執行官員，沒有審計官，也沒有統計主管。他本人在皇帝的監督下履行這些職責。官署給他提供兩名侍郎。其中的一名按慣例監管京都周圍的帝國糧倉。這名侍郎有獨立的官署，并直接向皇帝報告。1442年設立以來處理該部的全部銀兩的太倉庫也由他監管。另一名侍郎通常執行實地的任職，例如擔任負責大運河的特使，或者監運軍需品至滿洲的主管，因此他通常不在官署內辦公。

戶部在各省不設分署。但是北京以外的內地鈔關由戶部官員管理，他們通常都是部內各司暫時離職的官員。至明朝垮臺時，侍郎奉命負責戰地軍隊的后勤供應。有些侍郎是兩名正式的侍郎之外另外任命的。他們充當帝國特使之類的人物。其他低品級官員（如分管各省的清吏司的主管和副主管）同樣也被派往前線監督作戰部隊的后勤供應。他們是出于實際的目的借調給邊境的總督的。他們充其量保持了軍隊指揮部和他們在北京的部署的緊密的聯絡，但不能說這些官員把部的職權擴大到省或邊境。

在明代制度中，兵部（較小程度上）和工部（在較大程度上）與戶部在財政管理方面實際上進行著競爭。這種職權的劃分可以追溯到明朝初期作出的安排，當時貨幣還沒有普遍地用于繳稅。這時范圍波及四個省的一大片地區的田賦已減了一半，以換取選定的戶提供飼養政府馬匹的勞務。但當這種勞務中斷時，戶部沒有受權在這些地區增加賦稅。相反，以前履行飼馬勞務的民戶被命令以馬費的名義將銀子送繳太仆寺。這種做法使兵部能征到受影響地區的正規田賦的一半。

工部不但征收許多地方林產稅和收取一部分捕魚稅，而且向各省征用物資和資金。此外，它征用規定的勞動力。技工從登記為匠戶的戶中征用，無技術的勞動力由平民百姓提供。由于在明代這種勞務折銀辦法是逐步實行的，工部慢慢地成了各省上繳的大量折換勞役的白銀的接收者。這筆收入使工部能保持自給自足，也可以看作是直接用稅收支付的巨額費用的記錄。因此，工部實際上是一個與戶部抗衡的征稅機構。

戶部管轄的太倉庫不是中央的銀庫。它只是北京幾個銀庫之一。直至16世紀之末，它歲入約400萬兩白銀。它不能控制工部管轄的承銀庫。此外，自1421年實行兩京制以后，南京的戶部相當自主地運營，它絕對不是北京戶部的分署。南京的戶部尚書的品級與北京的相同。他保持著自己的糧倉、倉庫和銀庫，并且直接向皇帝報告。如無皇帝明確的命令，任何庫的剩余資金不能從一個部轉到另一個部。

### 地區的行政機構

地方政府的結構或是四層，或是三層。四層的行政結構依次往下包括省、府、州和縣。在三層結構中，州直接隸屬于省政府，就不再設置府這一中間層；或者縣直接隸屬于府，就不再設中間層的州。還有一些州雖然隸屬于府，它們下面卻沒有縣。兩個各有省大小的京師區沒有省政府。這些地區的府和獨立的州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結果，它們的地區財政賬目就與13個省的賬目處于同樣的地位，從未并入中間層次的機構。

這種安排下的組織原則是：縣構成基本的征稅單位，府構成基本計稅單位，省構成解稅單位。州或是把大府分成若干行政上可以管理的單位，或是覆蓋有中間層稅收但位于僻遠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州是為了調整這種不平衡狀態而設置的，它沒有自身的行政管理特點。當州隸屬于府時，它作為府的分署發揮作用；當它隸屬于省時，它就作為一個次要的府發揮作用。[[9]](#_9___Ming_Shi_____Di_75Juan__Di)當某層政府在指揮系統中變得沒有必要時，它就被淘汰。由于兩個京師區的府靠近北、南兩京的行政官署，省級組織就被認為沒有必要了。

在這種單一僵化的財政結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沒有很大的差別。總之，一切收入都是帝國的收入。中央政府的需要沒有省和地方的收入來源是解決不了的。在這種安排下，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沒有可以自己處理的資金。與政府正規和例行的運營費用有關的意外支出也只有在皇帝批準的情況下從公帑中支出，甚至在所需資金可以自行解決時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命令不但規定了支付的數額，而且要記在該部門的賬上。所以帝國的財政資源總是不完整的。任何一級的財政官員都不能把資金完整地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把資金作為完整的賬目來處理。

一切地方單位都被指望自給自足，只有在很少的場合，中央政府才指示鄰近的縣給予撥款。一名財政官員受托將其縣的收入轉到縣外稱“起運”。起運后，這筆收入就在地方政府官員的賬上消除。留在這名官員名下的余額稱“存留”。在匯總縣的賬目時，稅收和每個項目都以這種方式分開。地方官員從存留中抽取資金，支付他官署例行的辦公費用。再提一下，帝國的開支和地方開支之間沒有區別。所有剩余都是替皇帝保管的。中央政府不時地指示省級官員和地方官員執行就地采購（坐辦）的命令，其費用可在存留中扣除。因此存留既不是剩余，也不是地方的收入，它只是地方官員作為帝國政府的司庫進行管理的收入的一部分。

在帝國政府的所有官員中，知縣總是承擔最重的財政責任。這一安排反映了開國皇帝樹立起來的特殊的行政作風，即強調在集權控制下進行分散的管理。

除了沿海和內地的關稅、林產品的征用、鹽稅、由特定機構和高級官署征收和管理的某些行政收入以外，實際上所有的國家收入都要經過知縣之手。田賦（包括各種附加稅）是在縣一級進行的。大部分知縣要處理地方營業稅、印花稅、商鋪開業稅、執照費、酒醋經營許可證稅、罰金、鹽的配給費及部分捕魚稅。知縣管理縣內的公地，填寫物資申請表，召集規定的勞動者服勞務，在勞務可以折現時還要收取現錢。每當進行土地開墾計劃，或者需要民戶提供養馬的勞務時，或者必須征收軍墾的收入時，知縣應負全責。此外知縣要定期進行人口登記，為其轄區編制黃冊（登記可耕地和服勞役戶的表冊），組織里甲，計算向它們征用的勞役（見下文）。

在中間層一級，知府的財政責任主要是監督。知府監督所有的規定時間的稅賦是否如期完成，是否把儲備保存得井井有條。他還負責一批地方機構，其中包括府的糧倉、捕快局、驛站、營業稅和捕魚稅征收站。這些設施中有的在某些府并不存在。有的地方的運河和河流建有大水閘，有的地方還有官辦的采礦、放牧、染色、紡織和其他的造坊——這一切都需要知府的關照。

在王朝之初，稅賦按府計算。到14世紀晚期，府的稅賦定額已經相對地變得穩定了，只是在內部有時進行重新調整。知府有某種未經規定的權力，可以在他所屬的縣重新調整稅賦定額。在一般情況下，知府都不能隨便增減一個縣的稅額，但他可以提議改變解稅的目的地，修改附加稅，修訂折現率：所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所屬縣的稅賦負擔。

明代地方政府行使職能的方式如果不涉及具體事例是難以說清楚的。有些有干勁的知縣和知府確實修改了轄內的征稅程序，指導在個體納稅人中間重新分擔稅額，甚至在當地進行土地測量。王朝的法律沒有授權他們這樣做。在明朝的后半期，一名地方官員在他的轄區內有重新制定財政程序的相對的自由，但不能制定影響其他官署的程序。根據不同的情況，他可能得到上級的批準，也可能得不到。但是，由于財政結構的單一僵化，下級改革的范圍必定是零星的和有限的。此外，地方官員行使便于行事之權要冒風險。除非通過修改現行的辦法，知縣的性格、威信和智謀被人稱道，否則他容易被御史彈劾；或者他發現地方的士紳拒絕與他合作。另一方面，如果他的改革成功，這些辦法會最終取得不成文法的地位。

在省一級，執行機構就不那樣集多種職能于一身。省的布政司是主要的財政機構，但按察使的官署也有權視察治水工程、漕糧、土地開墾、鹽政和驛站等事務，有時還視察軍事防務。在明朝的后半期，按察使的調查職能常常超過了原來的權限。幾乎每個按察使都能自行創收，收入部分地來自罰款和沒收，部分地來自他監管的工程和規劃中勞役和供應物資的折現。

布政司由左、右兩名布政使主管，左者居上。司署保存主要的統計記錄，其內容與各部關于預算、稅賦和采辦等事務相應，并負責省內的全部現金貯存、糧倉儲備、倉庫存貨和軍事供應。每當條件允許，一切事務在縣級和府級進行，甚至交給平民百姓執行。省署也有一種與戶部相似的有限的執行職權。每個省被認為是一個收入的解運單位，但解運只限于省內的收入項目，其中包括給邊境戍所供給、解送給兩京的收入和給鄰省的資助，還限于布政司對中央政府負責的解運項目。

在明朝中期由于銀的廣泛使用，在省一級集中一定的財力就變得可能了。衛所制度的衰落迫使省級官員組織自己的防御力量，這也有助于把財權集中到省一級。但這種發展在所有地方并不是一致的。財政職能的集中在南方遠比其他地方普遍。

始于1430年的省的巡撫的任命在組織上產生了許多模糊不清之處。在開始時，巡撫之職并不被打算成為永久性的職位。巡撫原來是中央政府委任去巡視特定的省或京師區中某個部分的個人。隨著這種做法的發展，巡撫和總督逐步地成為定制的職位。他們建立了正規的官署，把布政使看作他們的僚屬。然而，布政司從未在巡撫的管轄之下。一般地說，巡撫直接將奏議上呈給皇帝，而布政司則保持各部的交流渠道。前者報告特定的事務，而后者報告例行公事。直至王朝覆滅之前，是各部而不是巡撫，仍對布政使有管轄權，并對各省拖延上繳稅賦負有最終責任。

嚴格地說，明代的道臺不是財政官員，他們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駐于省戰略要地便于迅速處理戰地軍務的代表。到了16世紀，許多道臺就財政事務就地作出決定；在有些情況下有的道臺甚至批準當地知府倡議的稅賦改革。甚至北京的朝廷不時地給個別道臺委以特殊的任務。但是按照標準的會計手續，道沒有被承認為正式的財政單位。

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收入機構和服務機構很少在各省運營。如果可能，這種機構的主管被授予一個兼職的省的任命，這樣他們就可利用他們駐當地的官署建立后勤基地，據以執行他們的特殊使命。監督茶馬交易的官員通常兼任陜西巡撫或總督。欽命的管理大運河的特使負有運輸漕糧至北京的某些責任，他兼領淮安巡撫之銜已成定例。南京的巡撫同時充當負責南京師區糧食供應的監督官。

由戶部管轄的內地的鈔關，或由工部管轄的林產品的征收站都從來沒有被組成自己指揮系統中的獨立的管理機構。主管這些關、站的是暫時任職的部的屬員：他們從事后勤支援和運解稅賦必須依靠地方官員。到16世紀末，這些關、站實際上都由部和地方知府共同經營。

管理鹽業專賣的組織最不尋常。全部六個都轉運鹽使司和八個鹽課提舉司歸省的行政當局管轄：運鹽使司負責管理大的產鹽中心，鹽課提舉司則管理小的中心。實際上，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兩淮、兩浙、長蘆和山東的運鹽使司，而把其余的單位交給省行政當局管理。派遣的鹽政御史奉命對這些產鹽中心進行直接控制。這些官員為他們所管的產鹽區提出標準的運營程序。他們對重要的事務向皇帝建議請示；次要的事情他們直接下令，交給所管轄的經營機構去辦。

作為政府監察分支機構的成員，鹽政御史不隸屬于吏部。在對產鹽中心行使權力時，他們應被視為帝國專使之類的人物。這四個運鹽使司的收入直接上繳戶部。另外10個單位收入的一部分則由省級官員保存，以支付地方的行政費用，一部分在中央政府的命令下被解繳給應該支付的機構。中央政府對云南、廣東和四川的鹽業專賣的監督只是有名無實的。

在明朝的大部分時期，國際貿易沒有被視為公帑收入的來源。雖然在寧波、廣州和泉州設立了市舶司，這些機構主要負責接待朝貢使團，后者有時帶來大量諸如硫磺、胡椒和蘇方（一種提取紅色染料的木材）等貨物，以換取帝國的禮品。根據現存的記錄，朝貢貿易總是給國家造成損失。到16世紀，國際貿易的限制才解除。廣州于1509年對私人貿易開放，1523年后暫時關閉，然后在1529年重新開放。今福建廈門市附近的月港，也于1567年對進行海外貿易的中國商人開放。兩個港口的關稅由巡撫和總督下面負責海防的道臺管理。[[10]](#_10_Zhang_Xie____Dong_Xi_Yang_Ka)其收入因從未達到一定的數額而被留給道的巡撫用作地區海防的防務。中央政府也從未積極地參與管理。

### 軍事組織與軍隊后勤

當15世紀第二個25年財政制度趨向穩定后，由于不同的供應渠道，明代軍隊看來由三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北京和南京的京營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轄。

北方邊境的守軍置于鎮或邊統轄之下。在16世紀中葉以前鎮數從七個至九個不等。后來在16世紀晚期，鎮數增至14個，當時五個小鎮升格而與九個大鎮處于同等的地位。一個鎮由一名巡撫或督御史監督。鎮因為有自己的管轄區，所以與內地省的軍事建置不同。鎮下面的衛在邊境地區還充當地方政府的角色。每個指揮部在軍墾的名義下自己內部生產一些供給，不過實際上這種收入可能來自不同的來源，其中包括從公地收取的地租。沒有一個鎮能自給自足。補助由北方四省（即山東、山西、河南和陜西）的縣提供。此外，帝國政府每年也有供給。

在內地諸省，供應程序是比較分散的。一般地說，每個府依然是一個基本的財政單位。軍屯收入（如果有的話）由知縣征收，再加上一部分田賦的存留，知府用這些收入支付他轄區的部隊。因此各府所承受的財政負擔是不平均的。有的府不得不負擔兩個或更多的衛所的費用，而有的府只維持幾個千戶所就可以了。

太祖時期建立起來的各級軍事組織，包括中央政府的都督府和省一級的都指揮司，幾乎被人遺忘。在職的官員只是從其職位上取得官品而已。在16世紀，所有任巡撫和總督的文官（廣西的巡撫除外）兼管軍務。關于軍隊的后勤事務，巡撫與巡防的道臺打交道。道臺名義上是省按察司的代理，實際上他統轄其道內的部隊。因此，在軍事官僚機構中的這些軍官只是作為技術人員在其監督者之下工作。

## 國家的收入及支出

### 田賦

田賦構成國家收入的最大部分，超過了其他收入的總和，但對它的管理面臨著一大堆困難。一系列的問題與土地租賃、田畝計算和財產登記有關，這些問題反過來又影響了稅賦的分攤。由于田賦既可繳糧，又可繳銀，因此征收工作就進一步復雜化了。這種雙重的財政標準引起了記賬、預估和收入撥出的復雜性。總之，田賦管理中的大部分復雜情況可以說是由于中央對財政管理的控制引起的。在行政等級機構的最高層設計出來的過于雄心勃勃的企圖控制田賦計算、征收和支出的規劃是不能處理基層的一切實際情況的。結果，稅賦管理的特點是形式上統一，而實際上極其多樣化。

田賦的基礎是兩稅制。夏季稅基本上征收小麥，原來在每年的農歷八月征收。秋糧基本上征收脫谷大米，在秋收后的第二月征收，產兩季作物的地區付兩次稅。除了在王朝的第一年這一很短時期，這種稅收規劃從未被付諸實施。在大部分縣，這兩種稅的定額在全縣合并計算，然后根據該縣的耕地總畝數和能納稅的戶數重新加以分攤。16世紀的稅冊經常顯示，一座魚塘應付少量小麥的夏季稅和同樣數量大米的秋糧稅。但到那時，這兩種稅已被折銀繳付。上述的繳稅期限未被一致遵守。每個縣必須將其稅收交給一批開支單位，開支單位很少少于10個，通常超過20個。每次送繳有規定的期限。地方官員定出自己的期限以滿足自己的解繳任務。個體納稅人的稅可按數量不等地分幾次繳納，最大的一筆要在收獲主要作物后立即繳納。這種做法縣與縣之間各不相同。

田賦原則上以固定的稅率統一應用于每個府的總畝數上。計算的單位為畝，它的面積相當于近6000平方英尺。但所有府共同實行的統一稅率所表示的只是中央政府的外部計算。在中國，每畝的產量大不相同。最肥沃的稻田產量有時是同一區干旱的貧瘠土地產量的10倍以上。每個縣必須按照田地的不同等級重新分攤中央政府的估算，這就產生了縣內估算的不同的內部稅率。

為了解決如何把可耕地分等的問題，許多縣找到了所謂的折算成財政畝的解決辦法。何炳棣已收集了大量的如何實行的數據。[[11]](#_11_He_Bing_Di____1368__1953Nian)一般地說，每個按平均產量或超過平均產量的標準衡量的畝作為財政畝來計算。產量差的地按1.5畝、2畝、3畝，甚至8畝或10畝折成一個財政畝。雖然稅的基礎（我們指的是征收的稅額）是狹窄的，但征收田賦的范圍卻是相當廣的。除了耕地，還對桑樹、果園、魚塘、林地、蘆葦蕩等地征稅。在海南島，甚至棕櫚樹也被計入征稅范圍。帝國地理的多樣性使得折成財政畝的統一規劃，以及其他重新調整以便制定其他普遍適用的規劃的做法都行不通。甚至在16世紀晚期，仍有人抱怨，即使在一個縣內，應征稅的土地也不能用普遍適用的標準精確地和公正地分等。自然的結果是，每個縣各有一套評估當地土地和給財產定稅率的辦法。在有的情況下，6000平方英尺標準畝的計量也被置之不顧。所在地的縣引用了自己的測量單位來取而代之，其目的是打算作出更方便的重新調整。估算土地的方法和由此產生的內部估算稅率就顯示出很大的差異。

直到20世紀60年代，仍有人認為，在1386年前后的太祖統治下，全帝國進行了一次土地勘察。但清水泰次、藤井宏和何炳棣的近期研究指出，只有浙江和南京師區的農田經過精心測量。明初每省在耕地的準確記錄是用不同的方法編制的。尤其是河南和湖廣上報的在耕地數不過是包括大片適宜于進一步開墾的可耕地的雜亂無章的估計數。經過對明代數百部地方志的土地數據的對比后，藤井宏提出，帝國的應稅地實際上從1381年的3.66億畝，增至1578年的5.1億畝左右。[[12]](#_12_Teng_Jing_Hong____You_Guan_M)這些發現只有相對的價值。人們必須了解，在實行稅賦定額制后，上報的在耕地數對中央政府來說實際上已沒有意義了。全帝國統計數的編制甚至在一開始就充滿著許多技術困難，在對上報的要求放松后，編制工作不可能變得更加精心。當17世紀戶部下令增加田賦以應付滿洲的危機時，它一般使用1578年在耕地統計數，作為分配省一級增稅的指南。但戶部同時承認這些數字是不準確的，還需要作出許多調整。[[13]](#_13___Ming_Shi_Lu__Shen_Zong_Shi)

甚至在那些反復進行過土地測量的縣，通過地契登記進行的稅賦控制也不見效。在具有大米文化的地區，當地的地勢因傳統的灌溉系統而容易發生變化。這種系統常常與自然力量背道而馳，因而容易增加洪災的次數和強度。擁地的形式和分家繼承進一步把成片的土地分成許多零星小塊的土地。很少土地擁有者有完整和緊湊的財產。每個縣三名至五名地方官員，再加上十幾名低級的胥吏，不可能嚴密地審查1萬至5萬戶的賬目。土地測量通常由村的文書在幾乎沒有官員的監督下進行。財產交易的登記每10年才登記一次。只有在編制黃冊的這幾年田賦的轉讓才生效。這些情況給弄虛作假留有很大的余地。雖然明目張膽地逃稅的情況很少，但個體土地擁有者仍有許多辦法把他們的納稅義務減到最低限度。一名富裕的土地擁有者可以將其財產的一小部分分割并降價出售，但在售出的同時，轉出了按比率高于售出土地原來評定標準的納稅義務。相反，他可以從鄰居那里以溢價購進一大塊土地，但在購進時只容許轉讓購進土地原定田賦的一小部分。經過一系列弄虛作假后，有的土地擁有者對大量土地只繳名義上的田賦，從而繞過了帝國政府的征稅。明代沒有關于土地租用期和租率情況的可靠的統計資料。縣志、地方稅規定、奏議及私人賬目并不支持一種普遍的理論，即土地已經高度集中在大地主之手。超過1萬畝的大地產為數極少。在每個縣，甚至擁地超過2000畝的只限于一小批家族。中等擁地者擁地100畝至500畝，戶數更多。在17世紀中期，當長江三角洲的土地集中變得非常明顯時，那里仍有無數只有3畝至5畝地的小擁地者。但是那些邊際的擁地者無疑在稅賦和高利貸的雙重壓榨下耕種。存在的售地地契、抵押協定以及財產登記文件進一步證實，社會的所有階層都對小農進行不同程度的剝削。[[14]](#_14_Jian_Wei_Qing_Yuan____Ming_D)有的地主和從事抵押業者的社會和經濟地位與他們的佃戶和債務人相同。有些做法是普遍現象，如作物分成制，財產轉到他人名下原主仍保留某些權利的情況，共同擁有制（一個物主從財產中每年取得固定收入，而另一物主繳財產稅）。這些普遍的做法積累的后果遠遠超過了少數大地主存在的結果。現有農田產出的少量收入最終分攤給大部分務農的人口，這種情況使每個人分得的產品減到最低限度，而不論納稅人是誰。由于這些情況，稅率特別難以進行再調整。明代的稅制結構考慮到了邊際擁地者的收入，然而政府沒有使小土地擁有者過上好日子的打算，也不打算使他們免遭剝削。由于缺乏對農村地區的有效控制，政府不能合理地把稅負分攤給種地的人。此外，當時最硬的通貨——白銀——在交易中的使用使農民難以獲得貸款，從而給高利貸更多的機會。

公地在16世紀期間逐漸從稅冊中消失。這些土地也能買賣。與納稅義務相似的應繳地租給政府的義務，與售給私人的地契一并轉出。這種義務不是按比例轉出的：有的土地負擔很少義務，甚至沒有義務；有的土地負擔的義務遠遠超過原來的稅額或租額。結果，有的土地所有者負有沉重的稅或租的義務，而有的幾乎沒有負擔。1547年浙江省嘉興的知府大膽地提出，把他轄區內的官地一筆勾銷：所有登記的官地被視為私人所有；官地應繳給政府的地租作為全區田賦的一部分重新攤給所有納稅人。批準這個建議的過程可能永遠不得而知。情況可能是，帝國政府對官田不再在帝國控制之下這一事實作了讓步。只要地方行政官員由此征收的數額不變，政府就沒有必要去考慮官田的所有權問題了。這個措施在嘉興府實施后不久，它就擴大到南京師區的其他縣。[[15]](#_15_Gu_Yan_Wu____Ri_Zhi_Lu_Ji_Sh)到16世紀末，除了支持社學的有些小塊土地外，南方諸省的所有官地已被永遠注銷。在大部分省份，這些被注銷的數量還沒有大得足以使個體納稅人因這次變化而增繳稅賦。但南京師區則是例外。這里由于明代第一代皇帝沒收大量土地，官地占可耕地的比率，高得不相稱。雖然官地的地租在15世紀已被巡撫周忱大大地削減，但后來官地稅項的取消仍給該區的百姓增加了相當重的財政負擔。四個府的田賦稅率是帝國中最高的。出于同樣的原因，欠稅也依然是這些地區的一個長期的問題。

宮廷產業、貴族產業、太仆寺控制的放牧地、御用的百獸苑等處的設置增加了稅務管理的復雜性。這些產業的設置來自華北所謂的“無主地”（白地）。為了鼓勵開墾北方諸省，明代第一代皇帝，在地區稅額已經確定后，在耕的土地將永遠免稅。在15世紀，這類財產以及未開發的土地被宦官、親王和皇親所侵占。由于沒有正當的證明歸屬的地契，有的免稅財產的所有者逐漸成為出租人。一批宮廷產業的收入為皇太后們專用，這些產業也來自白地。在16世紀中期世宗朝時，已有產業的租金定為每畝銀0.03兩，其租率大致相當于同區的田賦稅率。租金由知縣征收，交給指定產業擁有人。租金意味著帝國國庫的損失，但沒有跡象表明損失的數額曾經每年超過30萬兩。

田賦征收谷物。作為田賦征收的谷物數量超過了所有其他作為稅賦征收的物品數量。存在著一個普遍的誤解，即明政府征收大量的作為田賦附加稅的麻、棉、棉布、絲棉胎和絲織品。這種誤解來自早期著作的幾處材料，它們聲稱明太祖下令，要全帝國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專門劃出一部分可耕地種植這些物品，否則將征收懲罰性的稅，并只能以織物繳納。這份詔令的確在王朝建立前幾年的1365年頒布過，并在1368年被重新頒布。但到1385年，這種強制性的生產顯然不能再實行。于是早期的詔令被廢除。[[16]](#_16_Jian___Da_Ming_Hui_Dian)在明朝整個時期征收田賦的絲附加稅，但是總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

出現在明代稅收分類項目中的絲和棉的物品有兩個來源。一部分是作為田賦的一部分征收的：絲在浙江和南京師區的幾個府征收，棉則征自四川、陜西、山東和北京師區。實物稅在專門生產某些物品的地區征收。在這些地方征收的實物定額代替了通常征收的谷物。這些絲棉物品的另一部分來自谷物稅的折換。在那些已以谷物定出稅額的地區，部分的稅額可以其他物品折繳，這是因為從這些地區運糧的環境非常艱險。運費包括在一個區的谷物稅的定額中。但麻是作為魚稅的一部分，而不是田賦的一部分征收。

田賦的惟一一種在財政上有重要意義的附加稅是干草。這種干草實物稅在山東、山西、陜西、河南和北、南兩個京師區開征，每100畝應稅地征16捆干草。提供干草并把它運到指定地點的費用給有些納稅人增加了相當沉重的財政負擔。到16世紀晚期，政府征收的總值超過白銀60萬兩。

以谷物定額折銀的做法在明代從未制度化。從一開始，朝廷為折銀頒布專門命令以解決迫切的問題，但很少注意，甚至沒有注意商品的價格。經過長期實行以后，這些折算率后來成了慣例而不可變動。到16世紀，帝國行政機關的各級財政官員都有權折現。原則是，對征收機構和支出機構都有行政管轄權的任何官員對受托從一個機構解送到另一個機構的稅賦都可定出折算率。例如，一個巡撫在受托將他轄區內征得的田賦谷物運到也在他轄區的部隊時，能夠定出折算率。由于這種供應程序完全是分權的，在不同地點、由不同官員、在官僚集團的不同層次、在不同時間和不同情況下決定的折算率，把稅賦的結構改得面目全非。幾乎每個區都實行十幾種折算率，每石谷物折銀1.9兩，直至每石折銀0.25兩不等。除了在計算勞役折銀時折算率動蕩不定外，地區的和季節的價格的波動也使歸納折算率并使之一致的任何措施實際上變得不可能。事實上，明代政府也從未打算這樣做過。在整個明代，谷物的石一直是征稅的計量單位：只有通過這種想像的單位，才能匯總所有的賬目。但到16世紀，作為財政計量單位的谷物石在國家的賬上沒有絕對價值。雖然白銀被普遍地用于商業交易，帝國政府沒有白銀收入的匯總賬。要確定稅賦中白銀所占的準確比重，就必須調查約1200個財政單位的各自的供應程序。即使是戶部尚書，也只能對每年征收的白銀總數作出模糊的估計。

在明代早期樹立起來的一個重要觀念是，田賦相當于糧食。土地的產出就是為了個人消費或者是發給個人。對田賦的這種看法在整個明代一直存在著。來自田賦的谷物是支付的惟一手段，被用來支付官員、低級胥吏和軍隊兵將的官俸和兵餉，發放貴族、監生和皇親（由國家終身供養的開國皇帝的所有男系后裔）的俸祿，以及作為提供救濟饑荒和舉辦地方慈善事業的物資。除了這些用途外，稅糧收入只能用來支付坐辦（就地采購）和大規模公共工程的費用。即使如此，支付這些費用的谷物主要供官辦造局的工人和服勞役的男丁食用：這原則上與早期的觀念不謀而合，即土地生產的一切是供食用的食物。

一般地說，稅賦以谷物定額分撥，并且多少是永久性的。到16世紀晚期，帝國的總稅額定在2660萬石上下。表2-1重現了總的分配情況。[[17]](#_17_Ci_Biao_Gen_Ju___Da_Ming_Hui)

表2-1 1578年田賦分配的估計數 單位：石



在1570年至1590年期間，明代的財政保持著相對的穩定。來自谷物稅的總收入估計約2100萬兩白銀。175個地區的查閱過的賬目顯示，除了南京師區的府以外（那里的稅率高達總收成的14％—20％），這些地區的田賦甚至把部分勞役和其他許多稅項計算在內，也很少超過每區估計谷物產量的10％。大部分縣的稅率從5％—10％不等。

### 役

政府的一切日常的開支除了用田賦支付外，還可以用役來支付。役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徭役。典型的徭役勞動力是在特定的基礎上征用的，用于維修道路和開鑿運河等工程，徭役從未被制度化。另一方面，役則包括大范圍的物資和勞動力的征用，在永久性的或半永久性的基礎上被固定下來。

役是根據累進稅制的觀念征用的，就此而言，它與遵循統一稅率原則的田賦不同。全部人口都被組織起來，這樣，每110戶組成一個里。每個里分成10甲，每個甲由10戶組成。所剩的10戶是被評為110戶中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戶。它們每10年輪流擔任一年里長。同樣，每個里的一個特定的甲有勞務的義務。在在任的里長的監督下，里的甲在當地征稅和解稅，并代表全里應付一切物資和役的征用。其他單位繳付正常的稅，但就勞務而言，它們列在不服勞役的名單上。因此，每戶需要每10年一次向它的甲提供勞務。在10年一輪終了時，新的人口調查就要進行，人口和地產數據被編進黃冊。于是里甲就被改組，以反映新的人口數據。

向里甲征用物資范圍很廣。首先，每個里甲必須供應地方官署辦公用品、油、焦炭和蠟燭。軍事裝備（包括弓、箭、刀劍和冬季軍服）也由這些戶提供。向皇宮進貢的每一種想像得到的物品都定期由產地運送。這些物品包括地方的土特產品、草藥和礦產藥的極品。役還包括一些需要付現錢的項目。除了向里甲伸手外，地方政府無錢設宴招待來訪的顯要人物，甚至無錢押送或處決犯人。這些費用，再加上地方巡視、官署的建設、陳設和維修等費用，以及對參加科舉考試的當地考生的補貼，都由里甲來負擔，所以里甲一直是地方一級惟一的正規財源。

各級帝國政府（從中央到縣）只有一批骨干的領官俸的官員。像今天的那種領薪水的政府雇員在當時都征自地方的里甲，政府不付報酬。這些人充當隨從、護衛、倉庫的收貨人、運河水閘管理員、政府馬廄的馬夫、地方稅站的巡丁。帝國的驛站，名義上歸兵部管轄，但分布在全國。它們也不用公帑維持。地方的里甲向驛站提供馬匹、坐轎和船只。所有這些服務都由地方的里單位提供。為了解運稅賦，在里甲制以外，富裕戶被指定為糧長。糧長負匯總地方的稅賦，并組織和運輸到指定的糧倉。糧長一般負責里甲的財政義務，而提供搬運勞動力、記賬員和向村內征稅的初步工作則是里甲承擔的義務。1494年后，民兵作為帝國的體制已經確立，民兵的兵源和后勤支援就成了里甲的戶的額外的勞務義務。

役的征用單位是丁。但實際的分類工作充滿著復雜因素。事實上役的征用對象不是個人而是戶。它不完全是人頭稅，它還始終承擔某些財產稅的義務。無償勞務只是役的一部分。此外，政府分配的某些工作不但無報酬，而且還被財政責任拖累。例如，計量員要對政府糧庫的短缺承擔責任，驛站的服務人員實際上承擔為來往官員提供食宿服務的無限度的義務，這些官員的人數取決于兵部頒發的通行路條。還有，明代所謂門丁實際上是該建筑物的總管，個人要負擔維修費用。在16世紀，甚至巡丁也被分配查獲違禁品的定額，不能完成時就自己墊付：這種定額已被列為收入官署的預算收入。問題在于，在太祖制定的制度下，官署都沒有由中央政府撥款的運營預算。一切行政開支都由當地民眾支付。這一級政府的一切撥款、記賬和開支的程序都被免去了：役被指望去填補這一空白，這個空白是明代財政管理制度在基層有意識留下的。

為了便于服勞役，戶被分成上、中、下三類。分類計劃的根據，部分是戶的男丁人數，部分是戶擁有財產的數量。一旦分類工作完成，政府只要下發征用令，具體的物資和勞務的分配工作由里甲單位去做。[[18]](#_18_Guan_Yu_Zao_Qi_Li_Jia_Zhi_De)這一制度在明代早期運營得很令人滿意，因為政府是在清教徒式的嚴肅氛圍下工作。征用量不大，男丁的評估和戶的分等一般反映了經濟的實際情況。但到15世紀末期，確保這一制度順利運營條件幾乎消失殆盡，里甲制就處于壓力之下。逐漸增加使用白銀而不是個人服役去履行勞役義務的做法也損害了原來的組織。

第一次勞役的全面修改是1443年的均徭制。[[19]](#_19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Dai)此法最后得到皇帝的批準并在1488年全面推行。均徭制把勞役的10年一輪次分成兩個五年一輪次。它仍按照里甲制實施，每一年，里要求它所屬戶的十分之一提供所要求的征用物資，另外十分之一的戶提供勞役。戶此時又細分成九等，從上上等直至下下等。所需要的勞役任務由知縣公布，隨同任務還宣布該任務財政負擔在九個等級中屬于哪一等。在村民服役時戶的分等和勞務的分等原則上應互相吻合。這樣，稅賦的分攤在一定程度上處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對各戶來說，以前勞役輪次中間的九年間隔期被減到了四年。

在16世紀，政府對征稅程序作了進一步的修正，作為稱之為一條鞭法改革的全面歸并財政賬目的一部分內容。通過一系列程序的變化，役部分地和逐步地與里甲制分離。大部分勞役被取消。所有的戶每年仍負有應召服勞役的義務。一有可能，征用的物資和應服的勞役可以折銀繳納。相當大的一部分財政義務從戶轉為現行田賦的附加稅。所余從戶的丁作為部分稅收征收。在南方各省，男丁不再分等，因此，以前的累進稅制的原則實際上被取消了。由于財政制度中的許多障礙，沒有一個地區全部取消里甲制，也沒有完全取消把男丁作為一個財政單位的做法。實物稅的實施也遠沒有中斷。盡管存在停止抽調村民去服無償勞役的普遍要求，這種做法仍在實施。甚至在16世紀實行一條鞭法改革后，中國北方的許多地區仍保留男丁分等和各戶分等的稅制。換句話說，14世紀明代第一代皇帝定下的稅制模式基本上依然沒有變化。

轉到田賦部分的勞役在地區之間也大不相同。在長江三角洲的幾個府，由于田賦數量巨大，把相當大部分的勞役歸入田賦是比較簡單的事情。有幾個縣，歸到田賦的勞役數可以高達90％，只把10％的勞役義務留給男丁。[[20]](#_20_He_Bing_Di____Ren_Kou_Yan_Ji)但這些百分比是誤導人的。事實是，這些地區較大部分的田賦是征收實物。每個縣必須征召成批的征稅代理人在當地征收全部稅賦，并承擔一部分遠程運送工作。處理這些事務的行政費用和支出是很高的，勞務賬的收入絕對不夠，所以只能由被抽調人和平民百姓來負擔。歸入田賦的勞役最高占勞役的70％（在南方各省），在北方各省占50％。

在16世紀晚期，少數縣的勞役賬存有白銀不足3000兩，而南方諸省少數縣的賬上至少存有7000兩。現以七個省35個縣作為實例，計算顯示，一個縣平均征收代替勞役的白銀為9724.26兩，其中包括從田賦的附加稅中征收的部分。[[21]](#_21_Qi_Shu_Ju_Jian_Huang_Ren_Yu)全帝國以銀折役的總收入似乎應在1000萬兩左右。至少此數的一半是作為田賦的附加稅征收的。

估計數額為2100萬兩總值的田賦不包括折銀的勞役。但是這里提到的納入稅賦的農業生產的估計的百分比則把攤入田賦的勞役計算在內。

乍一看，征收的資金似乎應該綽綽有余地支付一個縣的運營費用，但事實是，雖然表面上收到大筆款項，但并非所有的稅賦都用于縣內。從征收的稅額中縣必須支付帝國政府和皇宮的開支，以及一切中間層官署和服務機構的費用。一個縣平均每年花2000兩銀子，以支撐轄區內的帝國驛遞體系。[[22]](#_22_Su_Tong_Bing____Ming_Dai_Yi)在征役最高的東南各省，最大的支出項目是維持民兵和地方武裝力量的費用，其數額常常超過總收入的25％。結果，大部分縣存留的經費不夠辦公之用：有時只有300—500兩。

### 鹽業專賣

嚴格地說，鹽業專賣不是單一的專賣事業，而是由十幾種在非競爭性基礎上經營的專賣事業組成。依照前幾個王朝建立起來的制度，政府指定一批排他性的地區進行鹽的分配，每個地區有一個支持它的鹽場。在這些地區越界運鹽應定為重罪。

專賣的成功取決于對產鹽勞動力的控制。官方規定，在冊的鹽戶保留長期不變的地位：理論上其成員既不能改變職業，也不能改變居住地。鹽戶的男丁被定為鹽丁。在明代早期，中央政府規定的一般定額要求每丁每年產鹽3200斤。[[23]](#_23_Shi_Ji_Shang_You_Hen_Duo_Cha)生產者每產400斤，政府就獎他大米一石。

鹽業專賣的經營機構沒有分配鹽的運輸設施。鹽的存貨或是賣給批發商，或讓鹽商把糧食運往邊境哨所，進行物物交易。不論何種情況，鹽商必須去鹽場取鹽。這種以物易物的方法稱開中法，它發展于宋代。

與以前幾個王朝經營的鹽業專賣的方式相比，明代的管理明顯呈現出衰敗的趨勢。明代的鹽務行政官員自己也承認這種趨勢。明制與以往制度之間的巨大差別在于，明代的鹽業專賣應將其全部收入上繳給帝國國庫，這一要求使專賣業無錢資助自身的經營。

在14世紀晚期紙鈔流通后，政府開始用紙鈔代替谷物付給鹽戶。紙鈔很快貶值，后來毫無價值。此時，以紙鈔補貼鹽戶的做法停止了。從此，政府以人頭稅的形式征收鹽稅。大部分產鹽區的鹽戶減少，不過實際上產量穩步上升，與人口的增長同步。鹽大量在黑市出售。政府在15世紀認識到鹽政的這一弊病，就授權制鹽者把余鹽賣給有執照的商人。鹽課司再從這些商人抽取特許經營稅。其結果是大量的鹽被吸引到新的銷售渠道，而使在冊鹽戶作為人頭稅必須繳納的鹽的定額拖欠了下來。與此同時，非法走私貿易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繁榮起來。

政府在與鹽商打交道時，有一種違約的傾向。鹽商運糧到邊哨后，常常發現鹽場沒有現鹽，以支付他們運送的糧食。1429年，仍有一批1402年前發的期票還沒有兌換到鹽。[[24]](#_24___Ming_Shi_Lu__Xuan_Zong_Shi) 1440年，每年鹽的產量被正式分成兩類：80％為常股鹽，所余的20％為存積鹽。常股鹽用作正常的流通，存積鹽用于應付緊急事件，如突發的軍事需要。但是由于政府很少擁有存積鹽，新的措施就提供了讓鹽業專賣來刺激生產的一種手段。這一分類制度剛一建立，存積鹽就馬上用于易貨交易，甚至常股鹽的購買者在等貨時也是如此。由于存積鹽馬上有貨，它對鹽商似乎更有吸引力，因此立刻成了一項有吸引力的投資。1449年，朝廷進一步把存積鹽增加到60％，把常股鹽減到產量的40％。不久以后，這兩類鹽拖延交貨之事司空見慣。一位巡視兩浙的鹽務御史報告說，在1471年甚至存積鹽也拖欠了10年。[[25]](#_25___Ming_Shi_Lu__Xian_Zong_Shi)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鹽業專賣的管理方面不得不應付三種互相制約的因素，當政府拖延交貨時，鹽商就必須將凍結的資金的利息加到鹽的零售價格之中，從而促使鹽價上漲。當鹽價飛漲，非法走私就變得更加有利可圖。為了減少非法銷售，政府被迫降低鹽價和易貨的比率，以便與走私鹽的價格競爭，但這樣就勢必減少政府企圖實現的收入。在16世紀初期，鹽的非法交易在某些地區已經根深蒂固，以致它最終把官鹽趕出了市場。到16世紀中期戶部和都察院官員算出，兩淮區鹽產量的四分之三已經落到非法鹽商之手。[[26]](#_26_Jian_Zhu_Ting_Li____Yan_Zhen)

在1535年作出的一種安排下，中央政府控制的四個產鹽區進行易貨貿易，以支付供應駐防北方邊境一帶部隊的開支。在拿到邊境巡撫頒發的糧倉收據后，鹽商有權在指定的鹽場提取規定數量的鹽。鹽從按稅制征收的常股鹽中提取。但鹽商離開產鹽的禁區前，他們還被要求購買一定數量的余鹽，當局從中可征特許營業稅。在開始前如不與政府進行易貨貿易，沒有人能與產鹽者打交道；如不私下購買余鹽，鹽商也不能達成易貨協定。事實上在通過檢查站前，這兩種鹽必須混合包裝。政府希望通過繼續實行易貨制度，迫使鹽商在邊境維持商屯，并希望這種商屯能穩定糧價，雖然這項政策在以前并不有效。授權私賣為余鹽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流出渠道，混合包裝確保稅鹽作為人頭稅運出。[[27]](#_27_Jian___Ming_Shi_Lu__Shi_Zong)這種做法直到王朝終了一直未變。

為了應對政府的規定，鹽商也進行了一些再調整。到15世紀晚期，邊境的商人不再經營鹽。他們在運送糧食給邊境部隊哨所后，就把糧庫收條賣給住在產鹽區或其附近的商人。到16世紀，這些當地的商人也停止把鹽分銷到內地市場。他們的經營有點像金融家或出口代理人。一旦鹽通過了產鹽區周圍的檢查站，他們就把它賣給一批內地的分銷商。[[28]](#_28_Teng_Jing_Hong____Ming_Dai_Y)這種商業的專業化已成為必不可少，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從運送易貨的糧食到領到鹽，需要長時間才能完全一筆交易。有時這一過程能拖到10年。只有投入大筆資金并且連續地經營這項貿易，這種營業才能獲利。當地的有些鹽商還必須經常注意一些技術性的細節，即如何從在冊鹽戶獲取余鹽，如何滿足官員的要求。隨著制度的發展，它的運作變得有利于一些當地的商人。他們變成了投機商。在從邊境商人以低于面值的價格購得糧倉收據后，如果當時沒有其他購鹽者，他們就賄賂鹽政官員提前發貨，有時甚至賄賂他們推遲給其他商人發貨的日期，這樣在當地就能獲得暴利。

專賣的機制是如此復雜，以致每當其中一處嚴重失調，整個運營就趨于崩潰。有時邊境的部隊哨所不能吸引足夠的商人以滿足它們的糧食供應需要。有時由于私鹽的存在，內地的零售價格太低，以致分銷商不能獲利。大部分時間出現的問題是，鹽政當局不能從在冊鹽戶征收足夠的鹽來滿足它的定額。有時甚至鹽商在鹽引中投入了大筆資金而鹽卻顆粒未收，因而不能另外籌措需要繳付營業稅的現錢。雖然內地各省食鹽嚴重短缺，但檢查站卻常常扣押大批食鹽，不予放行和流通。

在正常情況下，每個都轉運鹽使司負責征收鹽課。鹽價和交換率在整個16世紀和17世紀初期一般保持不變。鹽的收入被認為是歲入的正規項目并先行挪用。在幾次戰爭的緊急關頭，定額被臨時增加。但在增加后，隨之而來的是以后定額無例外地劇減。如同田賦，鹽的收入也有規定的最高限額。它受制于邊際產鹽者的能力、商人負擔的利率和非法市場的狀況。運鹽總落后于規定日期兩年至三年，管事的官員也不能確定他處理的是哪一年的積欠。官員出入于官署，每個人都忙于解決亟須解繳的現錢。另外，商人收鹽的優先權從未實現過。當年的收入還欠缺時，官員以預收將來購鹽的特許營業稅為借口，強迫商人借錢給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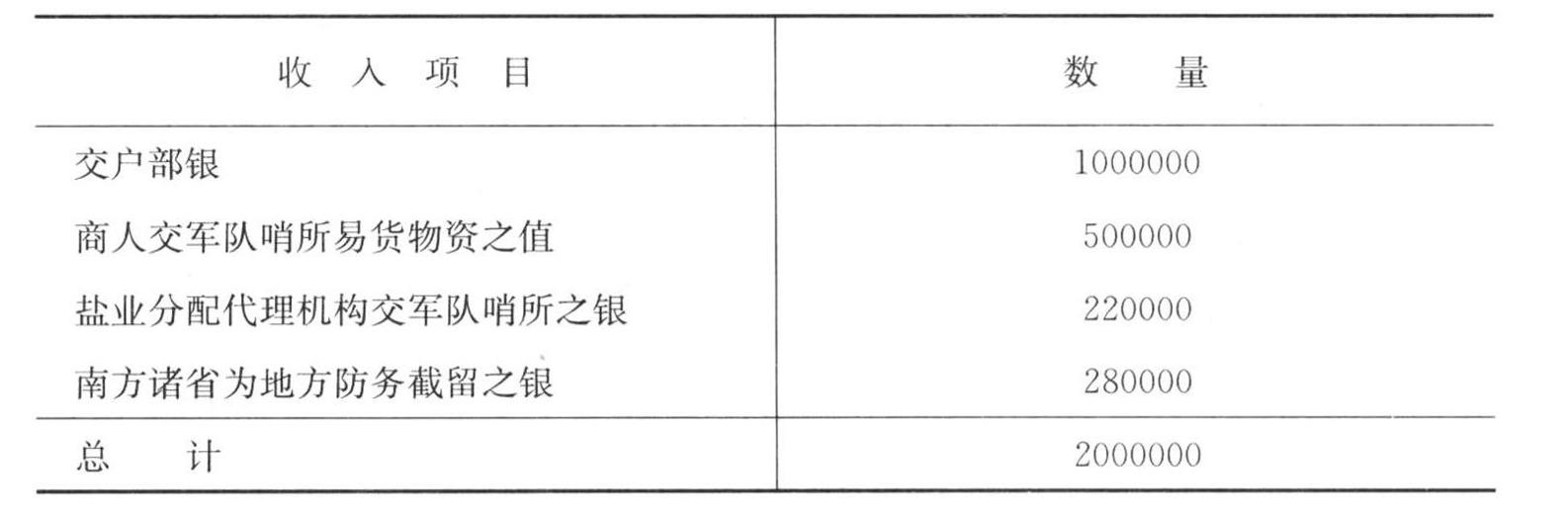
1617年，從地方商人收取的預收款已經累計到使兩淮區整個制度不能運營的程度。戶部的一名官員通過授予地方商人特許權的辦法解決了問題。這些商人被組成10個稱為綱的聯營組織，每綱負責向政府繳等額的預付款。從此，其中9個綱有資格與政府就當年的鹽產量進行易物交易，以現錢結合通用的鹽引支付。所剩的一個綱則在其成員中分得一小部分鹽，作為給政府預付款的象征性的補償。但這一小部分鹽并不是來自額外的產量，而是從發送給其他9個綱的每個鹽包中扣下來的。總之，這等于是強制取消對公眾的債務，而由債主自己去償還象征性的數量。作為回報，政府授予這10個綱理論上是永久性的專營權。[[29]](#_29_Yuan_Lai_De_Jian_Yi_Jian___M)

鹽業專賣是有利可圖的。根據計算，兩淮地區，產運一引的成本在1600年為白銀3兩。政府每引的收入，包括易貨貿易的谷物和特許營業稅在內，將近3.5兩。在地方商人把同量的鹽交給內地分銷商時，一引的最低價格為9兩。在內地港口，每引的零售價很少低于15兩。按照這個價格，一名勞動者必須花4天的工資去購買他一年的鹽的分配額。當專賣制處于混亂狀態時，零售價會直線上漲到正常水平的3—4倍，1610年代湖廣的情況就是如此。[[30]](#_30___Huang_Ming_Jing_Shi_Wen_Bi)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日常必需品實際上超過了平民的購買力。

根據1578年的記錄，帝國鹽的產額（包括余鹽）超過4.86億斤，或者接近56萬引。在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行政官員經常提起的200萬兩白銀的總收入只用于支持軍隊。此款大約一半先交給戶部。雖然這筆總數最終要送到北方軍事駐地，戶部為了保持分配的靈活性仍希望保持這筆現錢收入的控制權。這筆收入的分類支出見表2-2。[[31]](#_31_Gui_Na_Jian___Da_Ming_Hui_Di)

這個總數甚至少于9世紀初期唐代的同一財源的數額，那時比所討論的時期早800年。唐代使用這筆收入去擴大貿易。[[32]](#_32_Jian_Cui_Rui_De____Tang_Dai)明代政府實際上在征收前就花掉了收入。此外，由于管收入的官署經常負債，專賣事業就傾向于鼓勵和支持高收益率。這種財政負擔最終用鹽價以間接稅的形式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表2-2 約1570年至1580年鹽業專賣的估計歲入（單位：兩）



### 雜項收入

除田賦、役和鹽的收入以外的一切收入都可歸為雜項收入。沒有完整的項目表。至少有26種見之于明代的不同財政賬目。沒有一種的歲入大到超過50萬兩銀子。

一種收入來自工商業的稅源。這些稅源包括內地的關稅（年稅額343729兩）、地方營業稅（15萬兩）、沿海關稅（9萬兩）、官辦礦業收入（15萬兩）和魚稅（5.8萬兩）。另一種來自行政方面的收入，其中包括捐納官品收入（1565年的年收入最高，為51萬兩）、僧道人員的度牒費（20萬兩）、懲處的折現和罰款（30萬兩）。第三類包括來自勞役和供應物資折現的收入。這一類最突出的是工部征收的開支賬目征自除廣西、云南和貴州以外的所有的府縣（1556年以后年征收額為50萬兩），其次是兵部征收的穩定的折役收入（1588年為37萬兩）。另一項不屬上項各類的收入是茶馬貿易收入。它是從陜西征收的茶的許可證稅，征收的實物被用來在西北邊境與講突厥語和西藏語的民族交換馬匹。這是非現金的收入。在1570年代和1580年代，每年以這種方式獲取約一萬匹馬。[[33]](#_33_Jian_Huang_Ren_Yu____16Shi_J)征收的茶的許可證的貨幣價值為10萬兩。這一項數字在雜項收入類中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所列項目顯然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工商業的收入來源被忽略了，結果是，海關和官辦礦業的收入也隨之缺乏。這種情況可以部分地溯源于王朝之初。對外貿易和工礦事業以前從未被視為公共財政的主要部分。重視農業收入和地區自給自足的觀念一旦建立，就不容易改變。政府的結構、主流的意識形態以及技術上的困難，都阻止了財政措施的任何大轉彎，內地鈔關的經營不善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例子。

內地的鈔關設在蘇州、揚州、淮安、臨清、河西務、北京的崇文門以及九江。除了九江，都位于大運河畔。各關獨自運營，承擔自己的年征收額。在官僚機構內外，沒有一個官員具有長期發展鈔關的經歷，或對它有專業興趣。與鈔關合作的省級官員認為內地鈔關的征收工作是他轄區一件沒有報酬的財政負擔。此外，當實施定額制時，官僚們最不愿意打亂現狀。當一名官員不能完成定額時，就可能有損于他的前程，那些超定額的也會遭到同僚的冷落。在明代，沒有一名官員因增加國家收入而受到公眾的贊譽。

內地鈔關沒有經營預算，關稅收入從未被分配去擴大其業務。鈔關的關署從里甲征用的勞役服務就是為其他官署服務的那種勞役。所有的文書和巡丁都從當地民眾征調，政府指望他們無償工作。雖然關稅稅率很低，但政府也沒有防止賄賂和勒索的有效辦法。負責征稅的官員對運輸的大宗主要商品和小販的貨物不加區別。一切貨物在鈔關申報時都要詳細計算：這種申報常常可能包括3000種貨物。長途運輸的貨物屢次受到檢查和征稅。罰款很厲害。富裕的商人“被勸說”“自愿捐獻”。官員們還要對付大運河上宦官和軍人的船只。這些船只也夾帶私貨謀利。

在王朝初期制度化中取得雜項收入的某些手段后來在解運程序敗壞時從來沒有被系統地改組。魚稅原先向捕魚人征收。應稅物品包括魚膠、麻、銅、清漆、桐油和朱砂。把造船所需的物資包括在清單內的理論根據是，捕魚人有船，因此可以要求他們把這類物資貢獻給政府。但是到了16世紀，許多地區對流動的捕魚人失去了控制；有的地區則發現所涉及的物品數量太少，不足以單獨開征。它們干脆把魚稅的數額加到地區的田賦之中。剩余的魚稅征收站，不論在府或是在縣，就盡可能征收實物或現錢。這些以谷物、白銀、造船物資和銅錢形式的收入就被分類，并送往戶部、工部、南京戶部和宮內的廣惠倉。總收入的大致數額每年約在5.8萬兩左右。大部分縣的稅額不到100兩，有特殊情況的一些縣，不足5兩。

林產品稅名義上歸工部管。但是15個征收站根本不是作為統一制度的一個部分在運營。在邊境的征收站實際上由軍隊控制。北京附近的征收由宦官監督，他們征收木板和圓木，供皇宮之用。只有在南方主要水道上的五個站在財政上有點舉足輕重。其中四個（即淮安、沙市、蕪湖和杭州）征收白銀，收入解繳政府的船塢。剩下的南京附近的站收實物，木材被送往南京的一個制造宮廷家具的工場。現存的零星賬目顯示，到16世紀晚期，從這些林產品征收的現錢和實物的年總收入，其總值接近10萬兩。

地方的營業稅、店鋪的準業稅、酒醋的特許證稅、產業轉讓的印花稅、配給鹽的規費（與魚稅相似）都是令人厭煩的稅費。這些地區的稅費定額在明朝初期都被規定為紙鈔，在以后的兩個世紀從未被修改。在許多地區，征收到的數額按16世紀帝國政府規定的比率折成白銀，就小得微不足道。然而收入仍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瓜分。這種令人厭煩的稅費的一個典型是配給鹽。在15世紀初期定出這項規費時，政府的原意并不是要創造一項新的收入來源，而是想讓紙鈔茍延殘喘。政府指望每個成年人每月付的一貫紙鈔，就能得到一斤配給鹽，而且必須以紙鈔支付。最后，無鹽可供配給，但征收仍在繼續：支付折成了白銀，于是就成了一種小規模的人頭稅。

有些雜項收入本不應出現在國庫的報告中。它們應作為服務機構的庫存現金或應收款來處理。但是明代的會計制度非常復雜，所以不可能用其他方式來歸并這些項目。蘆葦稅在長江各島的岸邊開征。朝香費在全國朝圣地向朝拜者征收。共濟金從騎兵的餉銀中扣除，它與集體保險的保險金相似，其償付基金應該用于賠償戰馬的偶然死亡。速遞金是一項由運輸漕糧的附加稅盈營余組成的科目，它從納稅人那里征得，但被軍運的士兵集體截留。四項單獨的賬目包括宮廷工匠的勞務、北方士兵輪流來京的勞務、伺候京官的個人隨從的勞務這幾項的折現賬，以及驛站服務的儲金賬。兩項單獨的賬目記錄交給欽天監的紙張和提供給光祿寺的烹飪材料。

如果26項雜稅全部被征收，到16世紀晚期雜項收入每年可以提供378萬白銀。但是歲入更可能低于300萬兩。這些應收的物品被分成許多份分送到十幾個支出機構。送交戶部的數額在16世紀在85萬兩和36萬兩之間徘徊。[[34]](#_34___Chun_Ming_Meng_Yu_Lu_____D)

## 16世紀的再調整及最后的崩潰

### 主要管理問題

在16世紀期間，財政管理面臨許多難以處理的問題。問題之一是缺乏適當的貨幣制度。明初紙鈔的失敗已被歷史學家認識到了，但后來補救這種局勢的措施的失敗卻很少有人注意。在15世紀非正規的在交易中使用未鑄的銀塊的做法遠遠不是一種理想措施，因為它主要是對紙通貨失敗的一種沒有計劃和沒有控制的反應。

從一開始，明廷不愿意再提供一種與自己的合法貨幣競爭的通貨，頑固地拒絕鑄造銅錢。從1433年起的七年中，朝廷沒有鑄造銅錢。[[35]](#_35_Peng_Xin_Wei____Zhong_Guo_Hu)政府時斷時續地使用金屬通貨，直至1448年。因此，民眾就使用以前王朝的鑄錢，假錢普遍出現。在1503年，朝廷才重新讓帝國的鑄幣廠開工。但鑄錢的數量不夠。行政官員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認識。鑄幣廠的財政撥款不足。所需的物資和勞動力都是征用的。質量控制松弛，工藝粗糙。這種情況只能助長假錢的鑄造。貨幣制度的混亂狀態限制了商業，引起了糧價的上漲和失業的增加。由于不能擺脫這種困境，1564年經大學士徐階的建議，嘉靖帝完全放棄了鑄造銅錢的做法，而決定鼓勵使用白銀以取而代之；盡管政府曾經大力禁止銀的使用，但白銀已經成為一種普遍使用的交易手段。從此，鑄幣廠在交換率有利時，只偶爾鑄造少數的銅錢，但沒有進一步作出生產一種帝國通貨的努力。

16世紀使用白銀作為交易的共同手段的缺點是貨幣的供應很受限制。由于收獲后繳稅的期限，以銀繳稅的要求使農作物的價格受到不利的影響。征稅和解稅進一步從正常的流通中抽取了大量的白銀，從而形成了高利率，并造成了小農的苦難。同時，政府完全失去了對貨幣和信貸的控制。必須強調的是，在這種財政安排之下，官署手頭上都沒有周轉資金，也無權調節貨幣的供應。甚至私營財政體制的發展也受到了阻礙。直至1600年，活躍于信貸市場的私方只限于經營當鋪。[[36]](#_36_Jian_Yang_Lian_Sheng____Zhon)

雖然明代的稅率一般是低的，但征收的計算是根據劃分細微的等級。當按貴金屬計算時，稅額只有極細小的差別，常常帶有幾百分之一或1‰兩白銀的零頭。征收附加稅或征收實物的折現更加劇了這種情況的復雜性。16世紀南京師區的嘉定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要求基本田賦中每石谷物征勞役0.0147445814487兩白銀。實際上，由于納稅人的基本稅額不會是谷物的整數，所以在復雜的計算中數字的位數可能會更多。這種征稅做法反而給下層的征稅員和記賬者提供了天堂。

對武裝部隊的支持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有人認為在明代早期幾代皇帝時，軍隊達到了高度的自給自足。現存的證據明確指出了這種主張的謬誤。所報道的注冊在軍屯的田畝數和從這些田畝中取得的總收入不僅不準確，簡直不可能。有些統計中的謬誤已被明代的作者揭露。[[37]](#_37___Chun_Ming_Meng_Yu_Lu_____D) 1965年，王毓銓在主持一項關于明代軍屯的集體研究計劃后，稱關于軍屯的成就是夸大其詞和沒有事實根據。[[38]](#_38_Wang_Yu_Quan____Ming_Dai_De)

雖然不能斷定明初軍隊后勤工作確切的詳細情況，但軍隊的大部分供應很少人懷疑是來自田賦。在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初期，指定用于支持武裝部隊的財源大為減少，原因不是出于法律規定，而是出于不可控制的局勢。1449年的土木事件后，大部分邊境哨所號召務農的士兵去服現役。所留的土地以低租率租給平民耕種。在內地，原來分給士兵的土地被他們售出或抵押。分給軍屯的田畝損失慘重。到16世紀中葉，有些地區保留的土地只有原來分配數的三分之一；有的地區公開承認不再保留軍屯的土地，部隊不得不全部靠田賦供養。

從明代的最初幾年起，內地各省來自田賦中的存留收入的相當大的部分用于供養軍隊。相比之下，其他的正常開支就顯得無足輕重。但在16世紀，情況大有改變。在中國北方，大部分收入不得不被分出，去支付皇族成員的俸祿。可以說實行終身供養明朝開國皇帝直系后裔的政策是缺乏先見之明的。明太祖本人有26個兒子，仁宗有9個，英宗有10個，憲宗有14個。在1492年，明太祖第五代后裔之一的慶成王據稱有子女94人。皇室以如此的速度繁殖，以致到1502年，山西和河南兩省的全部存留收入不足以支付居住在這兩省的親王和皇親的俸祿。

在南方各省，由于存留的收入分流到京城和皇宮的維修方面，用于供養軍隊的資源也變得不足。浙江在1480年報告說，該省每年供養士兵的開支已超過了留存收入的全部。此外，明代的田賦很少能足額收齊，而且從來沒有出現足額收齊的記錄。在16世紀，在一個地區收滿規定田賦定額的八成就被認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經常下令減免稅賦，有時是因為遇上自然災害，有時是因為出現值得大慶之事，如新帝登基，皇后生下長子。稅賦的豁免時有發生，批準的原因是為了勾銷那些變得不可能征收的拖欠。這些行動增加了財政赤字。由于實際收入很少能滿足計劃的開支，上級官署經常向下級施加壓力，催促先起運最高層政府行政必不可少的項目的資金，而幾乎不顧及基層的實際情況。對待起運收入一般比對待存留收入更加認真。因此，習慣的做法是把有些項目在固定的預算中視為現在所稱的“硬撥款”，把另外一些項目視為“軟撥款”。在資金不足時，可以對“軟撥款”打折撥給，或者拖欠，或者干脆置之不理。士兵的餉銀和低級皇親的俸祿就屬于后一類。

在1449年后的一個世紀突出地表現為中國歷史中防御設施驚人地衰敗的時期。官方記載的田賦的存留部分的總數達1170萬石谷物，如果把它們全部運給部隊，各省也許能維持一支最低程度的武裝力量。但是，實際的運送量不會超過設想中歲入的一小部分。（但有的地方志堅決認為，軍事開支占該區留存收入的很高比率，有時接近八成。這些數字必須被認為是從未足額給的“軟撥款”甚至在16世紀的最初幾年，許多衛配備的人員不到其核定兵力的15％，許多營帳值班的士兵不到應有人數的5％。兵部公開承認，10名士兵中有8名已經開了小差。皇帝的詔書中也承認，許多單位的士兵有好幾年未領軍餉。有關拖欠軍餉的史料不勝枚舉。[[39]](#_39_Huang_Ren_Yu____16Shi_Ji_Min)

當蒙古部族首領吉囊和火篩在16世紀早期對北方侵襲，以及俺答在世紀中葉威脅北京本身時，邊防指揮部不得不加強其防御陣地。當倭寇攻打南方沿海諸省時，形勢變得更加緊急。許多地區倉促組建新軍。為實行這些緊急軍事計劃而提出的財政支持的要求甚至更加迫切了。

第三個問題是官員薪水的預算資金的不足。政府官員的官俸明細表在1392年由明太祖訂出，自實施以來，它理論上一直沒有變動。但是在14世紀和15世紀當收入不足時，政府就減少了以谷物支付的官俸的價值，其辦法是把官俸以不切合實際的低交換率折成紙鈔和其他物品支付。原來的官俸表規定，最高級官員的每年官俸為1044石谷物，最低級的為60石，本來就不豐厚。折付實際上就是違約。京官不論品級，每月支領谷物一石，實際上成了實物配給。然后，根據官俸表所定，從四品及以上的官員的薪水的50％，更低品級官員官俸的更小部分以胡椒、蘇方木、棉布、絲織品，有時甚至以豆類、沒收的衣服和廢舊物品折付。折付部分的官俸的實際價值絕超不過谷物官俸原值的20％；在大部分情況下，它低于谷物官俸原值的5％。在16世紀，政府將官俸折銀支付。但是已經以折扣價折成其他物品支付的那部分官俸卻沒有折回原來的谷物標準，然后再按當時的糧價計算，而是按照已打折扣的物品的市場價值計算。這項新措施一直實施到王朝垮臺，它使一名知府（正四品）的年俸達到62.05兩白銀，此數不足以供養一個小家庭。一名知縣（正七品）年俸27.49兩白銀，此數不到皇帝一天的伙食津貼。[[40]](#_40_Guan_Yu_Guan_Feng_Biao__Jian)在16世紀晚期，北京一所典雅的住宅可抵押7000兩白銀。一個白天勞動者一月掙銀一兩。考慮到明代官僚的總的生活標準，也許可以保險地說，如果政府的所有職位都無薪水，也不會有多大區別。官僚在政府支出中總表現為一個無關緊要的項目。但是在當時，實際上很少官員靠他們的薪水為生。這種情況也適用于低級的胥吏和宦官，宦官與文官一樣，其收入聊勝于無。

在明代，這些問題都未得到解決。16世紀行政官員所做的是，盡其所能作出一系列再調整，以緩和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 擴大軍費的再調整

16世紀軍費的增加是可以預見的，增加有種種原因。除了由于軍屯的衰落而引起的收入損失外，與衛所正規軍一起的雇傭兵的出現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軍費的增長。在16世紀初期，北方幾個邊境指揮部的雇傭軍人數已經超過衛所正規軍。既然是雇傭軍，新來的人員就指望能按期支領軍餉。直至這個世紀中期每年每人6兩銀子一直是合適的。以后，白銀的擴大使用和征兵計劃的擴展使軍餉持續上升。在世紀末之前，許多募兵的餉銀是一年18兩，此數包括糧食的補貼。這個數額在17世紀成了士兵的標準軍餉。戰馬的購買、火器的廣泛使用、長城的建筑以及新戰略指揮部的設立，促使16世紀軍費的增加。

在16世紀，記載中只有一個事例注明全面開征田賦的附加稅，以便籌措對付緊急軍情的資金。在1551年，南方諸省的田賦定額另外增收1157340兩附加稅。但從那時起，這類資金通常是在地方一級零星籌措的，與總的政策或財政計劃無關。而中央政府則集中力量，給北方邊境指揮部提供額外的補助。南方的巡撫和總督被授予便宜行事之權，以解決省內的財政問題。

為了給北方邊境增加供應，戶部逐漸成為一個運營機構，雖然職權有限。困難在于，戶部在過去只作為一個總會計官署在發揮作用，所以它不能具體控制帝國的財源。它這時發現自己沒有可供處理的正規收入來源。一切收入都已被分給許多特定的預算，并分流到不同的供應渠道。賬目處理也不會產生可觀的新收入。戶部的確命令北方諸省增加它們解往軍隊哨所的稅額。記錄顯示，1502年山東、山西、河南和北京師一起，從它們的稅收中共給邊境的防御工事運送了160萬石谷物或相應物資。1578年起運的總數在330萬石上下。[[41]](#_41_Zhe_Xie_Shu_Zi_De_Yi_Ju_Shi)應付給皇親的津貼大部分被拖欠。許多低級的皇親幾十年領不到津貼。困境驅使他們鬧事。但到那時，稅賦在賬上已被榨干了。

盡管如此，戶部解繳到邊境指揮部的銀兩持續增加。1500年以前，北京每年給邊境的衛支付不到50萬兩。在1540年代和1550年代期間，支付額從未低于200萬兩，例如在1551年至1553年的緊急期間，每年的支付額也許超過400萬兩。[[42]](#_42___Ming_Shi_Lu__Shi_Zong_Shi)這一世紀從1570年開始的以后年代中，給北方邊境的衛的每年津貼被長期固定在310萬至350萬兩之間。[[43]](#_43___Ming_Shi_Lu__Shen_Zong_Shi)

這些資金來自不同的稅源。戶部從鹽業專賣收入中抽取100萬兩現銀。漕糧每年定額定為400萬石。1541年以后，運來的實物很少超過250萬石，其余的150萬石則征收白銀。這樣又可抽取100萬兩。戶部的收入的幾個部分來自內地鈔關的關稅，配給鹽的收入、征用牲畜飼料折現收入和官地（原來專門撥作御用馬廄和百獸苑之用）的地租收入。由貢獻地區原來作為谷物定額一部分的棉布之類的供應皇宮的物品不時地被折成現銀。剩余的資金來自懲處的折現和賣官鬻爵的收入。在16世紀的最后25年，這些來源的收入預期值為400萬兩。經扣下用于維持京都（包括京衛的餉銀）的大約700萬兩（原文如此。——譯者注），總數的余額通常被起運到14個軍區。

1569年，兵部侍郎譚綸聲稱，軍隊有批準的兵員3138300名，但實際兵力只有84.5萬名。后一個數字似乎相當合理。約50萬名士兵連同至少10萬匹戰馬在北方邊境一帶服役。連同北京的補貼、北方諸省解繳的稅款以及14個戰區內部解決的物資和資金，供應北方軍隊的預算的總數達817萬銀兩。這一供應水平勉強夠維持日常的防務。而此時各種補貼的遞解已經耗盡了戶部籌措資金的能力。

在帝國的南方，對征討倭寇的壓力迫使省級當局和地方當局開征許多新稅，并在原來的附加稅上另加新的附加稅，所有的舉措都是為籌措兵餉。這些稅賦向到那時還免征的寺觀產業、原來稅率較低的林地、新鐵礦和冶煉場、運越省界的鹽、過橋商品和海關征收，有的地方甚至開征屠宰稅。由于由地方官員和武官管理，總數從未公布過，因此就不能有匯總的數字。從現存分散的稅率材料看，管理的效率是低的。例如，福建征收的沿海的關稅一般按貨價的1％或2％征收。在1600年前，廣州關稅的歲入不超過4萬兩。[[44]](#_44_Liang_Fang_Zhong____Ming_Dai)

但額外收入的主要部分來自役，換句話說，來自農村。總督開始很合乎情理地命令，民兵的兵役可以用貨幣折繳，收入用來資助新募的軍隊。籌措資金的第二步稱提編。到16世紀中葉，大部分地區仍采用均徭制，即每個納稅戶有被征用物資和服勞役的義務，每五年一次。按照提編的制度，政府要求定在下一年服役的戶在當年服現役。但實際上既不需要物資，也不需要勞役。一切義務都被折成現錢而轉作軍用。第二年所需要的物資和勞役依次由原定在第三年服役的戶提供，依此類推。

所提到的各種舉措使帝國得以度過這些軍事危機而不用改變其根本的財政安排。但帝國財政機器的運轉已達到其極限。此外，這些新規定使整個組織比以往更加復雜。結果，大量潛在的稅賦收入未被征收，而新的辦法只能開辟分散的、稅額不足的新收入來源。

### 一條鞭法改革及其局限性

明代的財政運營是以我們現在稱之為“征稅前分配”的原則為基礎，即在征稅制度建立時已經有了收入分配的重要分類的設想。這樣，一名典型的納稅人要繳一定數量的稅用于帝國防務，一定數量的稅用于公共衛生，第三部分的稅用于發展運輸體系，等等。總之，稅賦的估計直接反映了預算的結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明代，收入的發生連同其相應的財政責任都是在政府的較低層次實現的。用于處理公共基金的銀行業務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在16世紀，一名納稅人可能被評定以若干石谷物作為他的基本繳付額。但這項基本的評估額只能用作其繳付額的一般指數。“一石谷”可能同時包括幾部分稅：一部分應繳實物，一部分應繳白銀，還有其他部分應繳棉布。繳付這些物品的份額取決于指定地區必須上繳的貨物表上的數量。每種繳納物還要包括支付運輸和處理費用的不同種類的附加稅。勞役甚至更加復雜。均徭制己經把征用的勞役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包括征用的物資，另一部分包括勞務。這些貢獻被送交各級政府官署，它們必須被逐項計算。

以銀折役的征收辦法始于15世紀，到16世紀日趨普及。盡管如此，文官政府和里甲都沒有把征集后的稅賦送繳的機制。結果村民們要繳納幾十種名目的稅費，而且他們支付的稅率并沒有全部明確地宣布。提編制的引用要求預付下一年的勞役，這進一步使情況復雜化。它需要在地方的里甲另設一批征稅代理人。由于這一征收制度是在軍事防御使的監督之下，他們也委托催稅員，建立另一個指揮渠道，以便向里長和應稅戶施加壓力，這些戶甚至在無能為力時也要提供所需的物資。同時代的何良俊描述了南京師區華亭縣的境況。他指出一個月內有12種不同的稅賦期限，許多村民被抽調去當征收員，這樣就妨礙了他們去干農活。這種嚴峻的形勢給予一條鞭法改革巨大的動力。甚至在16世紀的第二個25年，許多省級的和地方的官員己經了解里甲制已不合時宜。役的賬目變得太難掌握，而且過于復雜，以致不能證明用它們來繼續管理村、里的事務是正確的。在這種制度下分配的任務的財政負擔沉重得足以使個體的戶破產。尤其是因為有了豁免權的最有權勢的戶，累進稅制的原則都沒有遵守。全部取消輪流服役和財產資格、把勞務平均分攤給地區內應稅地和全部男丁，每年以銀征稅等措施要比里甲制實用得多。

然而，這種征稅觀念只為貫徹一條鞭法的征稅提供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實際上，每個地區各有自己的問題。有的縣的田賦太少，而勞役則過重。在這些縣，甚至把部分役攤入田賦的附加稅中也是困難的。對丁的計算也缺乏一致性。沒有一個縣的在冊總丁數如實包括應稅的全部男丁。有的縣計算每個戶的丁數較少，每戶的丁數可能與戶的財產相稱。其他的縣計算每戶的丁數相當多，但計算的許多丁貧困得無力繳稅。免稅的事例、城鎮人口和未耕地的田畝數都形成了應予重新調整的特殊情況。雖然最受人歡迎的算法是丁四田六（即田應占役的財政負擔的60％，而所列的丁占40％），但準確的比率因縣而異。

在把所需要的稅賦負擔分攤到應稅地時，地方官員還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有的地方用畝作為基本的征稅單位。但這一措施對每畝產量差別很大的地區是不公平的。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們寧愿采用計稅的基本單位，即谷物的石，作為征稅單位，并實施一種“捆綁式”的附加稅。但這種方法需要大量的計算工作量。現以嘉定縣的稅率為例，它為了記賬，甚至把稅率算至小數點后的第13位。第三種方法是把應稅田畝折成抽象的財政丁。例如，每50畝被認為相當于一丁。這個田畝數就作為一個實際的丁被征稅，役就這樣加到正規的田賦之中。南京師區的武進縣甚至一反以上的做法，把實際的丁折成抽象的畝。由于這個地區能把大部分役轉成應稅田畝，畝可以被方便地當作基本征稅單位。把人數相對少的丁折成比例攤入耕地的附加稅的做法實際上節省了計算和記賬成本。

有人可能指望，這一改革會把一切稅賦并成單一的田賦。但現實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理想。許多縣設法歸并它們負責的受托征收的稅賦。但上級官署仍需要它們一貫占用的實物稅和勞務。從理論上說，把銀用作繳稅的手段應該有利于稅賦的合并。但是在明代，帝國從來沒有建立中央的銀庫，也沒有建立為中央政府稅務管理服務的省級官署，政府也沒有設立統一采購的機構。帝國的收入從來沒有與用于地方的收入明確地分開。稅收的征收和支出的責任依然在地方、府和中央政府的機構之間分離。另外，每個接受稅賦的機構分別負責向那些應該繳納的人征收。只要這種狀態繼續盛行，改革就不能深刻地影響總的財政狀況。

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后勤能力在16世紀期間稍有加強，但還不足以使地方政府能放棄個體納稅人履行的一切勞務，或者在需要時放棄強制民眾去履行界限不清的財政責任的做法。總之，在明代統治的前兩個年代（大致從1370年至1380年），財政管理非常注重管理記錄的保管，但很不注意實地操作的實際需要。面臨著改革的需要，稅收總的水平提高得不快，不足以應付新的行政費用。地方政府人員的不足也不易得到糾正。此外，把每兩銀子或相當值的貢獻物資的賬筆筆記下，或把平民百姓提供的勞務詳細記錄在案，有著許多技術困難。改革還因缺乏足夠的帝國通貨而受阻。顧炎武在17世紀指出，在有的地區，流通的銀兩勉強夠繳稅，但在其他地區，則完全不夠。

總之，一項更基本的改革需要政府的改組和對公共財政理念的新的理解。一條鞭法的改革事實上由省和地方官員實施，實際上沒有中央的指導和協調。在改革的前后，政府機構都沒有受權甚至為自身的維持設立償債基金。預算這類費用大部分仍沿用傳統的做法：轎夫的人數、木炭的數量、油的供應都按過去的標準計算，而很少（如果有的話）顧及實際情況，而且勞務或物資都被折成銀兩。因此，一條鞭法改革充其量是對現行稅的結構的修補。消除個體被征調者履行的勞役，有的地區做得比其他地區較為徹底。這種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改革了稅的征收。許多以前未列出的稅項此時以公開的稅率列出。但是，改革并沒有使稅賦結構現代化。在采用一條鞭法改革時有些地方政府發的稅單樣品顯示，納稅人仍被征收十幾種單獨的稅項。政府官署只為納稅人算出總額。不用說，“征稅前分配”的原則仍被繼續采用。[[45]](#_45_Zhe_Zhong_Shui_Dan_Yang_Pin)

### 不正當的征稅和腐敗

由于明代官僚官俸低得不切合現實，他們只能保持財政清白的相對意識。雖然貪污公款被嗤之以鼻，但從公眾那里取得個人的額外收入的行為，特別當金額在公眾輿論中被認為是在合理的范圍內時，就不被認為是違法。甚至很少人會稱這種行為違反了道德準則。事實上，在16世紀地方行政官員委任的征稅代理人會定期和自動地把這類收入以“常例”的名義送到官員的官署。當里長被指定時，他就要送禮金給知縣。以后當托運的稅賦送到地方政府時，知縣及屬員和知府就會收到小額禮金。當繳實物稅時，這類奉獻就以“樣品”形式贈送。數額很小，知縣的份額不超過主要稅賦的2％。帶貨過縣轄區的商人也要向當地知縣送禮，數額通常不到過境貨物價值的1‰。常例的意義在于，它們實際上是強制性的，雖然特別清廉的官員會拒收這種贈送。在16世紀中期，似乎很少官員會從常例一項中收到低于500兩銀子的收入（這是他名義上的官俸的18倍）。

有些不正當的征收模糊地歸入合法的范疇中。當政府的辦公預算不足時，知縣就命令輪值里長每天到他官署報到。在不正當的官方開支中，最大的一項是招待來訪的顯貴人物的費用及知縣本人和其屬員的旅費，費用由輪值的里長支付。雖然經常受到批評，這種做法仍始終貫徹以下的原則，即政府應通過被治者特定的貢獻得到支持，而不是通過周密的財政計劃的支持。同樣，鹽政官員向經常與政府交易的當地商人提出要求，以滿足他們不正當的條件和勞務召喚。這類特權常常被官員集團濫用。據說，16世紀60年代一名南京師區的知府在自己的府中用納稅人的錢養了一批戲子。

縱容貪污的官員能大大地增加他的個人收入。訴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非法勒索的共同財源。曾當過知縣的顧炎武指出，每當富人被控殺人，主審的知縣就能立刻中飽白銀幾百兩。

水利工程為監工官員提供另一個中飽私囊的機會。由于物資和勞動力費用都取自地方的里，而且實際上沒有預算控制，這樣就給他們留下在管理上做手腳的余地。史料文獻多次提到，負責官員積累“結余”收入超過幾千兩。有收入的官署被認為是肥缺，特別在南方各省的這類官署更是如此。鹽業專賣的管理在16世紀是如此腐敗，以致任何人在被任命為鹽政官員時其名聲就已經被玷污。1616年，全部六名都轉運使都以瀆職罪而被起訴。[[46]](#_46___Huang_Ming_Jing_Shi_Wen_Bi)

不在收入機構任職的官僚從同僚那里收取禮物。京官實際上得到省和地方官員的資助。海瑞被其同時代的人視為16世紀最正直的官員，他聲稱當省級官員到北京述職之年，正是京官斂財之時。明代官員的通信中經常提到交換禮物。現存海瑞的通信集中提到這類事情的有六起。他收到的一名防御使的禮物，其價值足夠購買一塊土地。

社會史學家的任務是要對這種做法作出更廣泛的報道。但從財政史的角度看，這種有組織的腐敗與其說透露了道德敗壞的問題，不如說揭示了一個制度缺陷的根本問題。預算上列的項目不一定能得到撥款，賬面上也不總是全部列出征稅收入的類目。因此，賬上的信息是半真半假的。財政混亂是由用于實施預算和支付工資的收入的不足引起的。

根據現在保存的法令、奏議、帝國和地方賬冊以及私人文件，有人估計在16世紀晚期，全部官方列出的收入項目，包括行政收入、稅賦及其他雜項收入，每年達3700萬兩白銀。按照何炳棣的計算，當時明帝國的人口接近1.5億人。[[47]](#_47_He_Bing_Di____Ren_Kou_De_Yan)估計的總收入接近300萬日工所掙的工資總額。這個數字說明，從全國總產值抽取的這一份額實在太少，不足以維持一個有效率和廉潔的政府。此外，即使這一預期的收入也很少被足額征收到。

在16世紀晚期，許多官員企圖把未列出的收入來源并入正規的稅冊中：這正是一條鞭法改革的一個目的。稅制改革的這種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效果。技術的困難和社會的習俗都對這種設想的實現不利。到16世紀晚期當大部分稅賦以銀征收時，常例逐漸被并入“火耗”類目的稅中。財政的程序要求把未鑄的大小不一的銀塊重新熔鑄成供運往政府銀庫的橢圓形的銀錠。在熔鑄過程中，銀的實際損失為1％—3％。在16世紀結束前，有的行政官員另外又抽取2％作為他們的熔鑄費。由于行政紀律的松弛和生活費用的上升，在17世紀這類稅收劇增。顧炎武報道說，在他的時代，火耗多達主要稅賦的二至三成，和次要稅賦的七至八成。

### 張居正管理下的財政穩定時期

在1572年至1582年大學士張居正指導下的這10年期間，政府財政表現出明顯改善的跡象。到1587年，舊的太倉庫已經積累了600萬兩白銀，銀錠上鑄有“永不使用”的字樣。處理流水賬的新庫的地下銀庫中也有400萬兩。委托民戶維護的軍隊馬廄已經出售，收入幾乎有400萬兩，存于兵部的常盈倉內。據說南京的幾座銀庫也有儲備250萬兩。南方各省地方和省的銀庫內也有小額盈余。列舉的資金約等于國家總歲入的一半。這種充裕的情況似乎可以對迄今提出的明代財政危機（即收入不足引起的財政危機）的解釋提出挑戰，并可以解釋為明代的收入足以應付國家的需要。但是這種表面上的豐裕不足以阻止一場財政危機，因為明代的財政管理是不健全的。

事實是，在與俺答達成了和平協議和倭寇的威脅減輕時進行了財政緊縮。張居正命令對一切往來賬目進行嚴格的審計，有的賬他親自審查。在他的嚴厲的措施下，一切被認為是不必要的或不迫切需要的政府職能或是被暫停，或是推遲執行。領取政府薪水的監生人數減少，宮廷采購的宦官被置于嚴格的監督之下。省級官員被命令減少使用徭役，一般到原來水平的三分之一。帝國驛站制度提供的賓館服務實際上全部被削減。但是盡管有這些經濟措施，民眾的大部分稅賦依然沒有減少。這些節約所得全被轉入政府銀庫。欠稅者被有力地告發，他們的拖欠也被認真地催繳。在張居正在職時，捐納和僧道度牒的出售仍在繼續。他的緊縮計劃擴大到軍隊的后勤方面。由于蒙古人暫時被平定，北方邊境一帶的衛和巡邏士兵被削減，這樣額外的開支和配給得以節省，而更多的士兵可以重新務農。負責邊防的總督經勸說削減了來自北京的年撥款的20％的支出。

從整體說，財政制度的這種重新安排沒有創新。政府官署沒有改組，整個行動可以看成是企圖對存在的預算收入進行空前的榨取。甚至沒有設想導致更根本的改革的步驟（諸如使官俸正規化，使庫與庫之間和幾個庫內部的資金的轉移更有效率）。《明史》中一段材料斷言，張居正在1591年下令帝國全部地區實行一條鞭法改革。但張居正自己的書牘證實，他也曾拒絕加緊推行那項改革。他為皇帝起草的詔令容許地區和地方官員找出和推行適合他們轄區的征稅方案。[[48]](#_48_Zhang_Ju_Zheng____Zhang_Jian)

這一財政改組的負面效果是明顯的。在張居正任職的10年期間所積累的大量白銀儲備（平均每年超過100萬兩）已經引起了農產品價格的下降。由于銀錠未能使政府或經濟全面地振興，這些緊縮措施的結果可能是弊大于利。張居正之所以不能打算對稅制進行根本性改組，與其說是因為沒有這些想法，不如說是由于中央領導層政治的僵持狀態。北京的朝廷在許多地區、個人和黨派利益集團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名義上一切權力集中在皇帝身上，實際上坐在龍椅上的人要么沒有得力助手，不能認真考慮這一問題；要么就是過于懶散，即使批準了一項政策也不能大力推行。雖然官僚集團內無人能在朝廷中建立起扎實的權力基礎，但都盡其所能去阻止其對手超過自己。事實上，張居正以推行明太祖制定的法律的名義所實行的緊縮計劃，已經使大學士成為被普遍批評的目標。不論是他的仰慕者或是批評者都一致認為，他利用在正常情況下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權力實行其財政緊縮的舉措，這項舉措之不得人心與他死后被貶默有很大的關系。在當時的政治大形勢下，他不可能采取更加積極的姿態。他私人的通信中到處出現這樣的陳述，大意是他沒有行動自由，甚至不能對他的同僚暴露他的計劃。

雖然張居正采取的各種措施不牽涉到制度變化，但它們仍表示了要為更加根本的改革做好準備。基本上實行了兩個多世紀的財政結構和實踐不是容易推倒的。在10年中張居正只是設法造成國庫的富裕，而且他快要做到使帝國財政數據井然有序的地步。1580年晚期，他終于集合了足夠的政治力量，命令在全國進行土地勘測。6000平方英尺的畝（約合1.5英畝）被用作田畝測量的普遍標準。每個地區的土地產量只限于分成三等。在一開始，沒有在各區內重新分攤稅額的打算，土地測量的原意是在每個縣的平民中重新分配稅的負擔。土地勘測雖然不是完全失敗，但肯定沒有成功。在有些地區，張居正大學士的命令被忠實地執行；在其他地區，官員們只作了一些小的調整就把舊數據填進新的報表。有的縣把衡量單位作了折中。結果，地區的報表五花八門，無法列表顯示出最后的結果。張居正在1582年7月9日去世時，土地勘測仍未完成。他死后整個計劃立刻遭到批評。有人建議放棄新的報表。幾周后頒布的法令容許各地區自行決定是否用新的土地測量結果作為計稅基礎。[[49]](#_49___Ming_Shi_Lu__Shen_Zong_Shi)

因此，盡管張居正有著良好的意愿，但他對明代的財政改革只產生有限的積極效果。他的國庫中積累的銀兩無疑會延長王朝的壽命，但不能給它以新的生命。1592年，明軍被派往朝鮮去阻擋豐臣秀吉的入侵。同年，在寧夏進行了對哱拜的一場征戰。始于1594年對楊應龍和苗民的鎮壓在1600年結束。如果沒有張居正生前積累的國庫儲備，這三大征戰很可能不會進行。不過到17世紀初期，銀錠花費殆盡，財政狀況比張居正在職時變得更差。

### 17世紀最后的崩潰

在明代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皇帝都在沒有競爭的基礎上治理天下。蒙古部落民的邊境襲擾、沿海海盜的掠奪、自然災害和農民起義有時威脅國家的安全，不過從來不是嚴重的。帝國官僚對皇帝的忠誠是不可動搖的。在整個明代，都沒有文官武將揭竿而起反對國家。此外，普通百姓對國家的管理不當極為容忍。作為一個規律，農民造反者就因他們是桀驁不馴的冒險者而失敗，因為他們不能取得受教育的精英的支持。詹姆斯·帕森斯的近期研究指出，甚至在明代晚期，造反的領袖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雖然他們能成功地聚集農村的追隨者，他們絕對不能吸引城鎮居民參加他們的事業。由于這些條件，王朝能以最低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存在下來。它不必認真對待行政效率。在16世紀，為數有時不足百人的海盜團伙能毫無阻擋地深入內地數百里進行掠奪。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優勢，而是因為沒有別的對手替代它。

在16世紀的世紀之交，努爾哈赤的崛起改變了這種狀況。不久滿洲人也發展了文官政府、有效率的軍事組織制度和鑄造新兵器的冶煉工場。1618年福山一戰后，他們在滿洲的地位穩固了。戰后滿洲人就在等待時機。

1644年出現的明代的崩潰有著種種原因。神宗的揮霍無度、朝臣對皇帝的離心離德、16世紀90年代派遣宦官征稅的舉措、朝廷的黨爭、熹宗朝魏忠賢的掌權、莊烈帝的個人指揮戰爭，最后還有農民的叛亂，這一切都促使王朝的垮臺。很可能，如果沒有早期的錯誤，對付努爾哈赤本來會更加有效。如果避免了后來的錯誤，王朝至少能生存得更長一些。但是不容改變的事實是，17世紀初期的明帝國對與一個敵對國家進行一場全面戰爭準備不足，盡管明代對一些敵國仍擁有許多明顯的優勢。

基本事實是，政府不能動員國內的財政資源。在17世紀軍費最高的時候，其數額為一年2100萬兩。根據1623年所定的籌措資金計劃，約三分之二的軍費由增加田賦來彌補，余額則通過強制壓縮其他開支、處理糧倉儲存、取消免稅和開征當鋪新稅種等措施的所得來支付。政府連續下發了七次增加田賦的命令，每次增加額度都超過了前一次。但1639年最后一次增稅后，這些緊急附加稅的總額也只達到每畝0.0268兩。此外，10％的增稅是向所有基本田賦超過一兩的稅額征收的。受禍災的地區免征。1635年實施的第五次增稅增加10％，但只包括帝國中部的五個省[[50]](#_50_Huang_Ren_Yu____Ming_Zhao_De)（這里所指的畝都是財政畝）。

為什么當時有人大聲疾呼這些稅率太高？根據16世紀晚期的記載，在大部分地區對田畝征收的可計算的稅種的總額是在作物價值的5％—10％之間。由于在17世紀初期一畝的平均收入從每畝0.5兩銀到1.2兩之間（取決于具體縣的農產品價格），附加稅不可能把征收額提高到每畝總收入的10％以上，許多地區的稅賦水平顯然仍接近10％。長江三角洲的府的確提供了一個例外。從明朝開始時，這個區域的基本稅率已經高于帝國的其他地方。但17世紀的幾次增稅主要按照財政畝分攤，這就使這個區域的增稅率遠遠低于其他地區。此外，1618年后的增稅的沖擊因通貨膨脹而得到緩沖。許多省的農產品價格比16世紀后期的價格高出40％。每年2100萬兩的應急經費即使被足額征收，也只夠供養50萬名士兵，所以很難相信，由于征稅用于戰爭，中國的農業經濟已被榨干枯竭。

有一點值得注意：在晚明，田賦既是國家制度，也是社會慣例。民眾已經習慣于地區的稅賦定額，并且要設法湊錢去繳納。稅后的農業收入被精心地在土地所有者、租用者、債主和其他涉利各方分配。常例仍貢獻給地方行政官員并由村收稅員收取。隨著財產的出售，稅賦義務可以以私人契約的形式轉讓。利潤分配所得的盈余，除了少數例外，被重新投入地產或有關的投資方面。其結果是人均投資的回報減少。在兩個多世紀中，稅賦從未被用以調整社會的機制，稅賦這時受到了這些機制的壓力。

雖然到17世紀，稅率的修改仍不是不可能的，但這只能非常緩慢地用加強占用農業收入的辦法做到。甚至在16世紀實行一條鞭法時，地方行政官總是一次分攤一項，以免引起激烈的動蕩。許多地區的稅賦改革花了幾十年時間才完全完成。在1583年南京師區嘉定縣規定長期以銀折繳漕糧時，這個措施引起了該區的稅收大量減少。它立刻引起了嘉定縣的農田價格直線上漲，并隨之產生許多訴訟。[[51]](#_51_Gu_Yan_Wu____Tian_Xia_Jun_Gu)人們很容易想像到一次重大的增稅引起的社會后果。

過去明代的官員反對增稅，因為這樣會引起更多的欠稅。當處理不當時，增稅后的稅收會比實行前更少。在增稅開始實行時，有的邊際土地擁有者確實無力繳納，地方官員就必須抓捕和責打他們。在個別情況下，欠稅人可能被責打致死。甚至最殘暴的措施也根本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當一個縣長期內積累了大筆拖欠的稅款，拖欠款反而收不回來。這樣官員就不得不向皇帝請愿，要求勾銷拖欠的稅款。但是勾銷欠稅助長了欠稅之風。許多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特別是那些有官員身份和取得功名因此不會受肉刑的人，也拖欠稅款。他們拖欠的時間愈長，欠稅愈可能得到豁免。

1618年以后稅賦逐戶增加。從軍事觀點看，這種緩慢而又無效的動員國家財政資源的舉措嚴重地不利于戰爭。后來滿洲的總督報告說，軍隊的后勤供應處于極為糟糕的境地。甚至弓箭也供應不足。當士兵被命令披上盔甲時，里面沒有穿襯衣。部隊常領不到兵餉。在征戰持續進行和戰時附加稅不斷加征時，欠稅情況變得不可控制。1632年戶部報告說，340個縣中有一半以上拖欠當年的稅賦，而其中134個縣分文未繳。[[52]](#_52_Meng_Sen____Chong_Zhen_Cun_S)在隨后的幾十年，逃兵與流竄的農民武裝團伙糾合在一起。結果，政府不得不再籌措用來鎮壓盜匪的稅賦。在1635年、1637年和1639年命令的最后三次增稅，事實上希望增加額超過前四次增收額的總和。現在還沒有詳細的記錄，但各地無疑都沒有完成任務。在戰場作戰的部隊向民眾征收供應，這種行徑與他們應該鎮壓的盜匪沒有什么不同。浙江省命令征稅提前兩年，但解稅依然落后一年。在北京被圍的王朝最后幾天中，守軍已五個月未領到兵餉。帝國的財政機器被迫超負荷運轉，在王朝垮臺之前就毀壞了。

長期被忽視的其他收入來源（貨物和實際的勞務）對戰事沒有作出重大貢獻。只是在明朝的最后兩年，戶部尚書倪元璐才拼命地從這些稅源中籌措資金。但在許多計劃尚未付諸實施前，北京陷落了。

## 結論

明代的財政制度是一種很獨特的制度。它的基本設計框架在明朝的全部歷史中一直在發揮作用。這一制度旨在適合易貨交易的經濟，并且有助于維持一支部分自給的軍隊，它在白銀被用作交易的共同手段和雇傭軍隊出現以后，仍占有一定的地位。當它不適合當時地區的做法時，其基本框架就被巧妙地處理，以適合實際情況。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維持一種穩定的形象和維護帝國一致性的標準。如果不能維護其本質，至少要維護其形式。

從一開始，明太祖主要關心的是建立和永遠保持一種政治現狀，他不關心經濟的發展。在他的財政計劃中，他除了在全國建立一個統一的財政制度外，很少注意其他內容。他的實踐和征稅標準總是定在最低而不是最高水平之上：這種做法實際上限制了較進步的經濟部門的發展，所以較落后的部門也能在同一稅制中存在。用谷物作為繳納標準形式的做法、里甲制的組成、對工商業收入來源的反感、政府行政中后勤的僵硬死板，這一切都反映了他的態度。明太祖也許從未料想到他的政策會對帝國的經濟產生有害的效果。總之對他來說，財政建制只是用來阻止區域財政失調的發展。

供應制度的結構也流露出明太祖的恐懼，他擔心在他的帝國制度中會出現一個不服從他控制的小體制。當每個收人機構必須履行幾十次解送任務，而每個支出機構又必須從不同的來源收取托運的稅款時，要控制帝國的收入實際上就成為不可能的事。一名皇位爭奪者在組織其財政基礎以支持他發動的叛亂時面臨著種種巨大的困難。“分而治之”的政策被執行得如此徹底，以致沒有一名財政官員能有自己的賬目。在以下這種情況下特別容易產生忠君思想：軍事力量不會輕而易舉地自行變成一股政治勢力。在明代，軍人的威信降到了中國歷史中的最低點。由于周邊的國家無足輕重，不配成為一個與之抗衡的國家，甚至即使武裝部隊衰敗，也不會出現直接的危險。

但對這種穩定和自滿，中國人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許多指責，如政府的腐敗和官員的弊病、與公共財政有聯系的社會丑惡現象、工商業的停滯等等，都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直接地或間接地歸因于明太祖建立的財政措施。

首先，明政府沒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王朝中期，帝國的分散賬目甚至不能匯總。在交易中使用銀的措施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許多未經鑄造的銀塊從帝國的一端轉到另一端，逐漸代替了以前從一端運往另一端的托運的稅糧。在非競爭性的基礎上工作的官員從來沒有真正地認識預算工作在財政管理中的作用。歐洲和德川時期日本的封建領主在競爭的氣氛中逐漸被迫向商人求助，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放寬了貿易規定，容許商人按照當前的商業原則行事。明代的君臣與他們不同，從來沒有遇到類似的情況。甚至把規定的勞務和供應折成現錢的舉措也無論如何不能改變財政管理的方法。政府絕不放棄征用權和強征權。在官鹽交易中，文官甚至可以隨意抽調商人為他們服務，否則就把他們列入黑名單。有明以來，文官可以依靠政治權力來彌補財政制度中缺乏經濟合理性的不足。

有些歷史學家依靠偶爾發現的分散的證據斷言在晚明和清代初期，“資本主義萌芽”在帝國的“封建”政治結構中脫穎而出。[[53]](#_53_Fei_Wei_Kai_Zhi_Chu__Zai_Zhe)但鑒于明代的財政管理，實際情況似乎是，單靠工商業人士，工商業的資本化決不會前進得如此遠。這種發展既缺乏政府的積極支持，政府對它又不是放任不管。晚明因為缺乏健全的貨幣制度，月息保持在2％—5％的水平上，而且大部分是復利。[[54]](#_54_Peng_Xin_Wei____Zhong_Guo_Hu)許多營業稅征收站、魚稅征收站和其他官署仍使用成批的騷擾行商的無償巡丁和文書。坐商受知縣之迫，不得不彌補地方稅務的虧空。商人經常被迫以使他們破產的價格，把貨物賣給政府。工業用礦以安全為理由被封閉。也可以想像，有些人從商業化的農業、手工業和零售業中取得巨額利潤。但是達到一定程度時，他們發現應該更明智地將其財產轉投到地產，或是敦促其繼承人進入仕途，而不是繼續擴大其事業。

明政府不但不創造發展經濟的條件，而且積極反對介入商業活動。在唐宋兩代，奉命從省至京解送稅收的官員得到機動金，并有權在沿途買賣，被鼓勵和指望為皇帝的內庫牟利。明代盛行的反商業的態度導致這種商業活動的死亡。對田賦收入的過分依賴也一反以前幾個王朝注重從貿易和商業中獲取收入的共同傾向。

鑒于國家有限的收入，很難說晚明的稅賦打斷了中國農業經濟的支柱。如果通過向富裕的擁地人征收累進的稅賦，或者相反地給予邊際擁地人以稅賦豁免，以便從當時實行的最低水平的稅率基礎上提高總的稅率，那么從農業來源中本來仍能產生足夠的收入。但這種巧妙的處理顯然遠遠不是政府的行政能力或是17世紀的技術能力所能辦到。事實上明代政府對這些理想的解決辦法是避而不用的。

其結果是，可供處理的有限的收入限制了政府的外貌。它變得頭重腳輕。侍候皇帝的宮廷隨從多于管理帝國的文官。由于缺乏用于任何稅制功能改革計劃所需要的資源，政府只能在財政管理方面作出表面的調整。財政運營的基礎是金字塔形的結構：解運的稅賦仍須直達頂層，但在底層，稅賦被打了折扣或者被拖欠。為了適應明代總的權力結構，財政權威位居最高層，而執行政策的責任仍留在底層。制度中一切不切合實際的特有現象都被推到最底層去解決。這種做法使地方政府的質量趨于敗壞。稅制與社會習俗變得渾然一體，而又互扯后腿。官員對被治理的百姓的服務愈來愈少。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反而要求公眾提供勞務。有些認真的官員試圖改善這種形勢，但他們的企圖充其量是出于激情，而不是有什么良策。雖然有局部改變制度的打算，但根本的改革從未出現。

中國政府極權主義的傳統一部分原因是深受歷史的影響，一部分原因則是受到地理的制約。但明代的制度延長并加強了這個傳統。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史中的近代開始時期，明代制度仍繼續采用這種行政方式。

（楊品泉 譯）

[[1]](#_1_2)《明實錄·仁宗實錄》，第1卷A，第15—17頁。

[[2]](#_2_2)吳晗：《朱元璋傳》（上海，1949年），第138頁；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上海，1957年），第21頁。

[[3]](#_3_2)《太祖實錄》，第179卷，第2704頁；第252卷，第3643頁。

[[4]](#_4_2)陵容：《菽園雜記》（1494年），收于《叢書集成簡編》（臺北，1965—1966年），第5卷，第54頁；《明實錄·英宗實錄》，第116卷，第2349—2350頁。

[[5]](#_5_2)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專論江南三角洲地帶》，載《史學雜志》，66，第12期（1957年12月），第1029—1032頁。

[[6]](#_6_1)賀凱：《傳統的明代中國》（塔克森，1961年），第28頁。

[[7]](#_7_1)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1950年），第22—26頁。

[[8]](#_8_1)孫承澤：《春明夢余錄》（無日期，17世紀中期版，1883年南海再版；1965年香港再版），第35卷，第21頁；馮琦：《宗伯集》（約1607年版），第51卷，第34頁。

[[9]](#_9_1)《明史》，第75卷，第1805頁對此有說明。

[[10]](#_10_1)張燮：《東西洋考》（1618年；1962年臺北再版）。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6，第2期（1939年），第292—293、305頁。片山誠二郎：《月港“二十四將”的叛亂》，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407—409頁。道臺的軍事作用見本書（原文）第79—81頁的討論。

[[11]](#_11_1)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9年），第102—123頁。

[[12]](#_12_1)藤井宏：《有關明代田地統計的考察》，載《東洋學報》，30，第3期（1943年），第386—419頁；第4期（1944年），第506—533頁；31，第1期（1947年），第97—143頁。這些發現由作者在和田清的《明代食貨志譯注》（東京，1957年）第1卷第55—56頁中作了總結。

[[13]](#_13_1)《明實錄·神宗實錄》，第574卷，第10862—10865頁。程開祐編：《籌遼碩畫》（約1620年），重版于《清史資料》（臺北，1968年），第1—12卷、第11卷，第13—17頁、第41b頁。

[[14]](#_14_1)見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1965年），圖版6—8。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北京，1961年），第11—13、22—23頁。

[[15]](#_15_1)顧炎武：《日知錄集釋》（萬有文庫版），第4卷，第53頁。

[[16]](#_16_1)見《大明會典》，第17卷，第41頁。

[[17]](#_17_1)此表根據《大明會典》第17、25、26、27、28、30和42諸卷作出。《萬歷會計錄》（現存縮微膠卷）所列數字基本相同

[[18]](#_18_1)關于早期里甲制的實施，見《明實錄·英宗實錄》，第281卷，第6032頁；《明實錄·憲宗實錄》，第33卷，第650頁；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的發展》（東京，1961年），第55—58頁。

[[19]](#_19_1)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的發展》，第104—105頁。海因塞·弗萊茨：《明代的勞役制度（1368—1644年）》，漢堡，1959年，第94—97頁。年關于均徭制的早期起源，見《明實錄·英宗實錄》，第120卷，第2425頁；第148卷，第4202頁；第152卷，第2975頁；第281卷，第6031—6032頁。梁方仲的《中國稅制中的一條鞭法》（王毓銓英譯）（坎布里奇，馬薩諸塞）是一部材料豐富的著作。

[[20]](#_20_1)何炳棣：《人口研究》，第29頁。

[[21]](#_21_1)其數據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劍橋，1974年），表2、3、4、7、8。

[[22]](#_22_1)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臺北，1969年），第439頁。

[[23]](#_23_1)實際上有很多差別，見《大明會典》，第34卷，第1頁。

[[24]](#_24_1)《明實錄·宣宗實錄》，第55卷，第1313頁。

[[25]](#_25_1)《明實錄·憲宗實錄》，第87卷，第1698頁。

[[26]](#_26_1)見朱廷立：《鹽政志》（1529年版），第7卷，第50頁。《明實錄·世宗實錄》，第358卷，第6420頁；第368卷，第6575頁。陳子龍、徐孚遠編：《皇明經世文編》（1638年；1964年臺北重印），第475卷，第11頁。

[[27]](#_27_1)見《明實錄·世宗實錄》，第175卷，第3793頁；《大明會典》，第34卷，第12a—b頁。

[[28]](#_28_1)藤井宏：《明代鹽商的考察》，載《史學雜志》，54，第5期（1943年），第62—111頁；54，第6期（1943年），第65—104頁；54，第7期（1943年），第17—59頁。

[[29]](#_29_1)原來的建議見《明實錄·神宗實錄》，第563卷，第10607頁；第568卷，第10687—10688頁；《皇明經世文編》，第475卷，第19—20頁；第477卷，第1—5頁。總結見孫承澤：《春明夢余錄》，第35卷，第46頁。又見和田清：《明代食貨注譯注》，第1卷，第602頁。

[[30]](#_30_1)《皇明經世文編》，第477卷，第19、21頁。

[[31]](#_31_1)歸納見《大明會典》，第32、33卷；《明實錄·穆宗實錄》，第32卷，第850—851頁；《神宗實錄》，第24卷，第624頁；第34卷，第792頁；《皇明經世文編》，第474卷，第1頁。

[[32]](#_32_1)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63年），第90—96頁。

[[33]](#_33_1)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第257—261頁；根據《明實錄·世宗實錄》，第188卷，第3968頁；《皇明經世文編》，第386卷，第16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1662年），重印于《四部叢刊》（上海，1936年），第18卷，第86頁。參見莫里斯·羅薩比：《明代與亞洲腹地的茶馬貿易》，載《亞洲研究雜志》，4，第2期（1970年），第159、163頁。

[[34]](#_34_1)《春明夢余錄》，第35卷，第8—10頁有1580年的賬。關于這些收入更詳細的情況，見《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第6章。

[[35]](#_35_1)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4年），第2卷，第425、437頁。

[[36]](#_36_1)見楊聯陞：《中國的貨幣和信用簡史》（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2年），第82頁。

[[37]](#_37_1)《春明夢余錄》，第36卷，第3頁。

[[38]](#_38_1)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1965年），第104—105、210—211頁。

[[39]](#_39_1)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軍費》，載《遠東》，17，第1—2期（1970年），第39—62頁。

[[40]](#_40_1)關于官俸表，見《大明會典》，第39卷，第1—7頁

[[41]](#_41_1)這些數字的依據是《大明會典》第28卷分散的數據。

[[42]](#_42_1)《明實錄·世宗實錄》，第456卷，第7712—7713頁。

[[43]](#_43_1)《明實錄·神宗實錄》，第154卷，第2853頁；第186卷，第3484頁；第234卷，第4331頁。《春明夢余錄》，第35卷，第28頁。

[[44]](#_44_1)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6，2（1939年），第267—324頁；在第305頁引用1601年版的《廣東通志》。

[[45]](#_45_1)這種稅單樣品出現在《會稽志》（1572年版），第7卷，第12—13頁。

[[46]](#_46_1)《皇明經世文編》，第475卷，第24頁。

[[47]](#_47_1)何炳棣：《人口的研究》，第22、277頁。

[[48]](#_48_1)張居正：《張江陵書牘》（1917年上海重印），第4卷，第5頁。詔令見《明實錄·神宗實錄》，第68卷，第1490頁。

[[49]](#_49_1)《明實錄·神宗實錄》，第69卷，第2378頁；第128卷，第2530頁；第146卷，第2732頁。

[[50]](#_50_1)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管理》，載賀凱編：《明代中國政府：七篇研究論文》（紐約，1970年），第118頁。

[[51]](#_51_1)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6卷，第24—26頁，第35頁。

[[52]](#_52_1)孟森：《崇禎存實疏抄》（1633年；1934年北京重印），第2卷，第72—89頁。

[[53]](#_53_1)費維凱指出，在這個論點中包含著許多巧辯，見他所寫的《近期中國大陸歷史著作中的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觀點》，載《亞洲研究雜志》，18，第1期（1958年），第107—116頁。

[[54]](#_54_1)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2卷，第742頁；楊聯陞：《中國的貨幣和信用簡史》，第98頁。

# 第三章 明代的法律

傳統中國的法律源自皇帝的命令，法典就是皇帝給地方官員的指令，指示他們如何去懲處一切違背皇帝利益的行為。[[1]](#_1_Jian_Wei_Lian__C_Qiong_Si)明代開國皇帝在1368年登基時頒布了一批命令，明代的法律開始存在。成文法的形式是詳細說明對具體罪行進行具體懲罰的規定和匯編。規定和匯編由皇帝下令頒布。明太祖在位的初期就小心翼翼地確保他的王朝會得益于稱之為律的成文法。他如此密切注意編制法典（律）的行為是出于這樣一種認識：在此之前蒙古人統治中國期間的元朝，因為缺乏一部正式的法典而弊病百出。明代開國皇帝認為一部法典是有價值的，因為它能協助他維持以他的世系為中心的官僚的紀律、公眾的秩序和固定下來的制度。此外，一部法典是他統治的合法性的象征。[[2]](#_2_Guan_Yu_Ming_Tai_Zu_Dui_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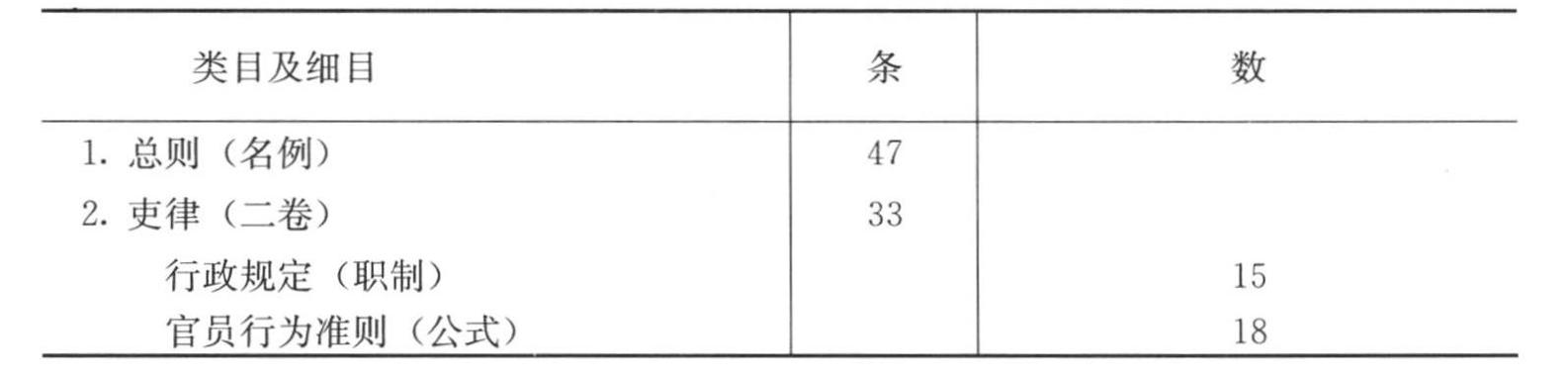
由于明太祖花了相當精力致力于編制一部正式的法典，在他在位時期出現了一批版本。明代的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在1368年以律令的標題頒布。雖然合并的版本已經佚失，但我們仍有令的1368年版本，它包括令145條。[[3]](#_3_Yi_You_Ai_De_Hua__L_Fa_Mo_Yi)佚失的1368年版的律有285條。這些命令和條款被歸并成與中央政府六部（吏、戶、禮、兵、刑和工）相應的類別。

在明朝建立之年的年終前，皇帝命令幾名學者審定653年版的《唐律疏議》的條款，其用意是要修訂明代的律。他命令朝中的學者從唐律中每天約選20條條款在他面前詳細分析，從中他選出適合在他的王朝中繼續使用的條款，不過它們規定的懲罰的性質和力度在認為必要時被改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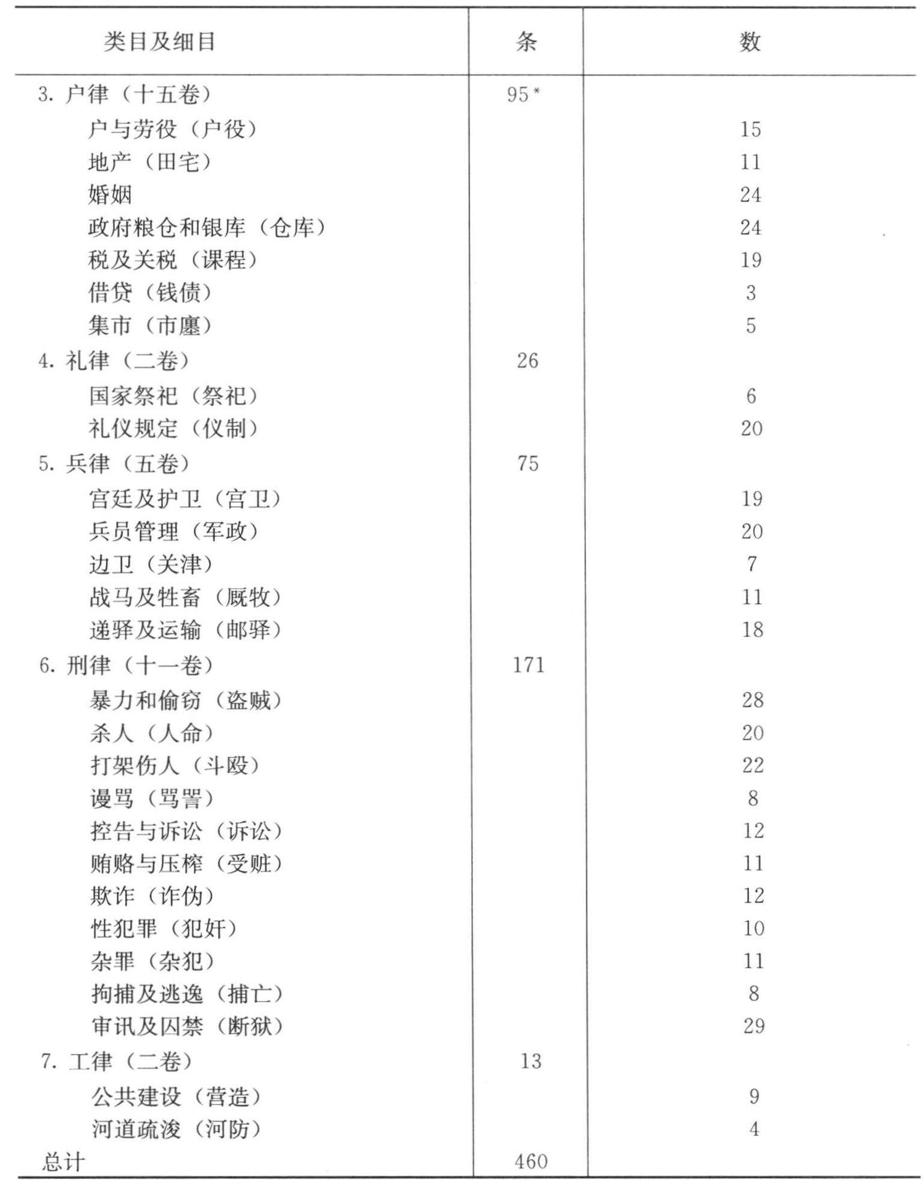
在明太祖在位的幾乎整個時期，中央成文法審定和編制的工作一直在進行。1373年，他命令其官員修訂律。令沒有包括在這次修訂工作中，事實上，令在明代的法律制度中從來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它們作為輔助性立法的作用已被明太祖自己的“大誥”和“榜文”代替了。修訂后的成果在1374年頒布，其內容結構與第一個版本完全不同。新版的內容沿用唐律的12類（總則〈名例〉、御用衛隊〈禁衛〉及禁忌〈雜律〉、行政規定〈職制〉、戶和婚姻〈戶婚〉、公用馬廄和糧倉〈廄庫〉、未授權的征用〈擅興〉、暴行和搶劫〈賊盜〉、侵犯和控告〈斗訟、詐偽〉、拘捕和逃逸〈捕亡〉、審判和監獄〈斷獄〉）。這版明律共有606條，而過去的唐律只有502條。這606條中，有的是從1368年版照搬過來；有的條是被并成律的原來的令；有的條或是對舊律作了修改，或是新定的。

在1376年、1383年和1389年又對1374年的法律進行了修改，而最后一次又對內容作了重大的改動。每次修訂條數都有變動，但到1389年，其數被固定為460條。1389年的最后版本稱《大明律》，它又按照原來的1368年框架進行編排。它由與六部相應的六大部分組成，再加上來自唐律的第七部分。第七部分為名例，被置于新法典之首，這樣，內容共有七大部分。在以六部命名的六部分中，其內容又根據基本法律的分類進一步被細分成若干小類（見表3-1）。

表3-1 1389年的大明律



續表



材料來源：卜德、莫里斯：《中華帝國的法律：以〈刑案匯覽〉的190件清代案例為例》（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7年），第60—61頁。\*戶部的類目數與細目數之和不符，后者為101款。——譯者注

作為王朝的奠基人，朱元璋把自己樹立為帝國惟一合法的法典制定者和最高法官。他有驚人精力，他在漫長的在位期間親自審訊數百人。在消滅政府弊病的運動中，他覺察到蒙古人疏于行政管理的缺點，所以乘機頒布了他自己特定的司法裁決和規定。這個過程中有針對性的主要產物是1385年、1386年頒布和1387年兩次頒布的《大誥》。[[4]](#_4_Guan_Yu_Da_Gao__Jian_Shang_Yi)在這四份有意識的以簡明易懂的文字寫成的《大誥》中，皇帝親自選登了他審訊貪污官員、胥吏、軍官和普通老百姓的記錄。在判決時，他常常應用在律令中都未批準的懲罰。相反，他選擇的懲罰是專斷和想入非非的，而且常常是任性和嚇人的。產生《大誥》的方式從來沒有被以后的皇帝再次采用過，因為只有開國皇帝才有當場制定法律而不顧正規的法律文本的特權。后來的皇帝受王朝家法的束縛，必須遵守體現在大明律中的定制。

在他去世前一年的1397年，明太祖連同他從《大誥》中選出的材料一起，再次頒布了他的法典。[[5]](#_5_Jian_Yang_Yi_Fan____Hong_Wu_S)這部文獻稱《大明律誥》，它由《大明律》本身、有關以錢贖免死罪規定的律誥，以及從前四份《大誥》中選收的約36項內容組成。[[6]](#_6_Gen_Ju_Yang_Yi_Fan____Hong_Wu)

明太祖還以“榜文”形式頒布法令和他個人的諭旨。根據他的命令，榜文張貼在全帝國的公開場所。例如，1389年的一張榜文規定，凡以欺詐行為提出訴訟的人，應公開處以凌遲。犯人的首級在其家門前示眾，家中成員被發配到邊境以外。[[7]](#_7_Guan_Yu_Huang_Di_Dui_Bang_Wen)這些榜文沒有被官僚機構載入法典，所以只有少數流傳至今。但它們的確真實地反映了開國皇帝統治中個人的怪異的特性。

## 明代法律的特點

由于明太祖經常用在《大誥》和榜文中見到的形式宣布他自己的特定的命令和懲罰，明代法律的特點是，它不能算是正式法典的簡單產物。在開國皇帝治理期間，他正在設法鞏固他的權力，并采用了這些臨時性的手段，以記錄和推行他的意志。

對比之下，以后的皇帝，特別是在永樂帝顯然非法地取得皇位以后，需要通過堅持開國皇帝的合法秩序的門面，來支撐他們的合法地位。這意味著，他們不能按照自己的興致來頒布成文法。相反，他們必須支持一種神話，即《大明律》是王朝長期不變的法律基礎。他們在這樣行事時，卻不必受此法典的束縛，因為他們與開國皇帝一樣置身于法典之上。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能像開國皇帝那樣繼續修訂法典。這部法典必須保持長期不變，從而提供一塊合法、公平、公正統治的神話賴以存在的堅實的基石。

結果，這部法典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觀察。它可以被看成是集法律教義之大成，任何時候都生效。它也可被視為一批高度具體的規定，它們制約著官員，并規定了一些條件，官員在這些條件下必須得到皇帝的批準才能進行治理。在后一個方面，法典因與社會和經濟情況的步調不一致而失效了，因為在王朝史的276年間，這些情況發生了激烈的變化。

為了應付這些變化的情況，后來的皇帝在對來自官員的奏議時就事論事地作出反應，官員們在提出請求時則以法典和皇帝的告示為指導方針，這種就事論事的決定稱例。[[8]](#_8_Li_Zuo_Wei_Fa_Lu_Xing_Shi_Jin)作為一種未列入法典和未成體系的法，這些日益增多的例構成了一種次要的立法。在一開始，這些裁決是作為對具體情況作出的特殊反應，并不被視作事后的法律。但是，這些事例無意中就成了后來出現的情況的既定先例，以致它們被官員們以條例的標題隨時地收集起來。

在明代開始進行這種活動時相對地說是非正式的，皇帝也沒有主持。但在1500年，孝宗皇帝頒布了《問刑條例》。這是明代把存在的例條理化的第一個全面和正式的企圖。[[9]](#_9_Jian_Huai_Xiao_Feng_Bian_De)孝宗朝曾被人稱作明智統治的“中興期”，而他頒布的《問刑條例》的出臺的確是他培養的幾名優秀官員積極游說的結果。而這次游說又是可追溯到太祖時期的歷史爭論的結果，那時他把法典和不斷發展的法律需要之間的矛盾具體化了。太祖曾宣稱：律令乃護民工具、輔助施政之方法，內有經（標準的條款）與權（特殊的規定）。律為固定不變的條款，條例為應急的特殊措施。[[10]](#_10_Yin_Zi_Yang_Yi_Fan____Hong_W)

關于固定不變的法典和不斷變化的世界之間的矛盾的爭論在憲宗時期出現了。登基不久，他取消了已在前一代進行的編訂條例的工作。[[11]](#_11_Zhe_Xiang_Gong_Zuo_You_Wang)學者丘浚在他著名的《大學衍義補》中也強烈主張，這種情況應通過系統地審查突出的條例來解決這一矛盾。在孝宗登基后不久，他力主翰林學士應選出必須永遠維護的條例，簡明其文字，歸納其要旨，編成專書頒發，使之與法典一起通行。[[12]](#_12_Qiu_Jun____Da_Xue_Yan_Yi_Bu)其他在孝宗面前參加這一辯論的有記錄可查的官員有刑部尚書何喬新（1427—1503年）[[13]](#_13_Chuan_Ji_Zai___Ming_Ren_Chua)和彭韶（1430—1495年）。[[14]](#_14_Chuan_Ji_Zai___Ming_Ren_Chua)

法律被主要理解為一種威懾手段。古代中國的理想，即“刑期于無刑”，就總結了這一目的。[[15]](#_15_Zhe_Yi_Li_Xiang_Shou_Xian_Ji)法被視為懲處錯誤行為的一整套界說。作為這一理想的結果，前近代時代的中國司法的主要問題是為犯罪行為訂出懲處辦法。法典就專門為犯罪行為概括出懲處辦法，但由于法典都不能預想到一切非法行為，所以它們被視為定罪的有限的但又是必要的司法程序的主體。認定的壞事的范圍包括官員行政管理上的瀆職、貴族的胡作非為和平民做的壞事。當胡作非為涉及不同身份的群體時，懲處的力度按照做壞事的人的身份及其受害人的身份而有所不同。

結果，法典宣稱的主要司法行為就是判決的行為。審判官在初步判決一名罪犯時，需要引用法典的有關條款。當一條特定的律不適用于在審的犯罪行為，主審官獲準通過比照，或間接地引用另一條律，從而為提議的懲處找出合理的根據。但在通過比照的辦法斷案時，法典要求所提出的懲處須直接取得皇帝的批準。因此，對中國的法官來說，“無律不刑”的信條已經生效。

西方民事法中“無律不刑”的信條在19世紀充分表現出來。它在阻止國家獨斷地行使權力方面發揮了作用。但在中國，這個信條似乎只被用來限制官員的權力，因為在涉及皇帝的權力時，這個信條顯然就會被置之不理。[[16]](#_16_Jian_Zi_He_Xiu_San____Qing_D)

由于《大明律》作為前近代的中國法典，它并不打算界定犯罪行為，我們可從明律的條款中了解到這點。乍一看，這一條款似乎是認定在法典頒布前所犯的事是犯罪：“凡律自頒降日為始，若犯在前者，并依新律擬斷。”[[17]](#_17___Da_Ming_Lu_____Di_45Kuan)法典并不打算追溯以前的行動是否為犯罪行為，而是要改變對原來就被認定為犯罪的行為的懲處。

另一條款專門提出了法典的有限的權力的問題：“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而無正條者，引律比例，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轉達刑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失者，以故失論。”[[18]](#_18___Da_Ming_Lu_____Di_46Kuan)

這部法典提供了可供分析的基礎，主審官應比照其他案例把法典應用于無直接聯系的案例上。他還應有高標準的審判水平，因為如果他的初步判決被發現斷案不當，他本人就會因“故失”而面臨懲處。換句話說，就斷案錯誤而言，它可以假設為是出于隱蔽的或有預謀的動機，而不僅僅是斷案失誤的結果。

上述關于判決的討論內容在明代法律制度中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用比照性地參考法典的做法，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存在了。

明律并不討論犯罪行為的專門定義。人們通過對儒學常識的理解，去考慮哪種行為屬于犯罪。這就是明法典中“泛論”的律的理論根據，以下就是一例：任何人若行為不當，應處以輕杖責打40下；若情節嚴重，應重杖責打80下。[[19]](#_19___Da_Ming_Lu_____Di_410Kuan)這種“泛論”的條例自很早以前就有，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典。[[20]](#_20___Tang_Lu_Shu_Yi_____Tai_Bei)它假定公眾對“行為不當”有了共識，并在懲處較輕的罪行給司法當局以有限的便宜行事的處理權。

這些關于法的觀念表達了對法的傳統的基本了解，這種法正是支撐明太祖制定他自己法典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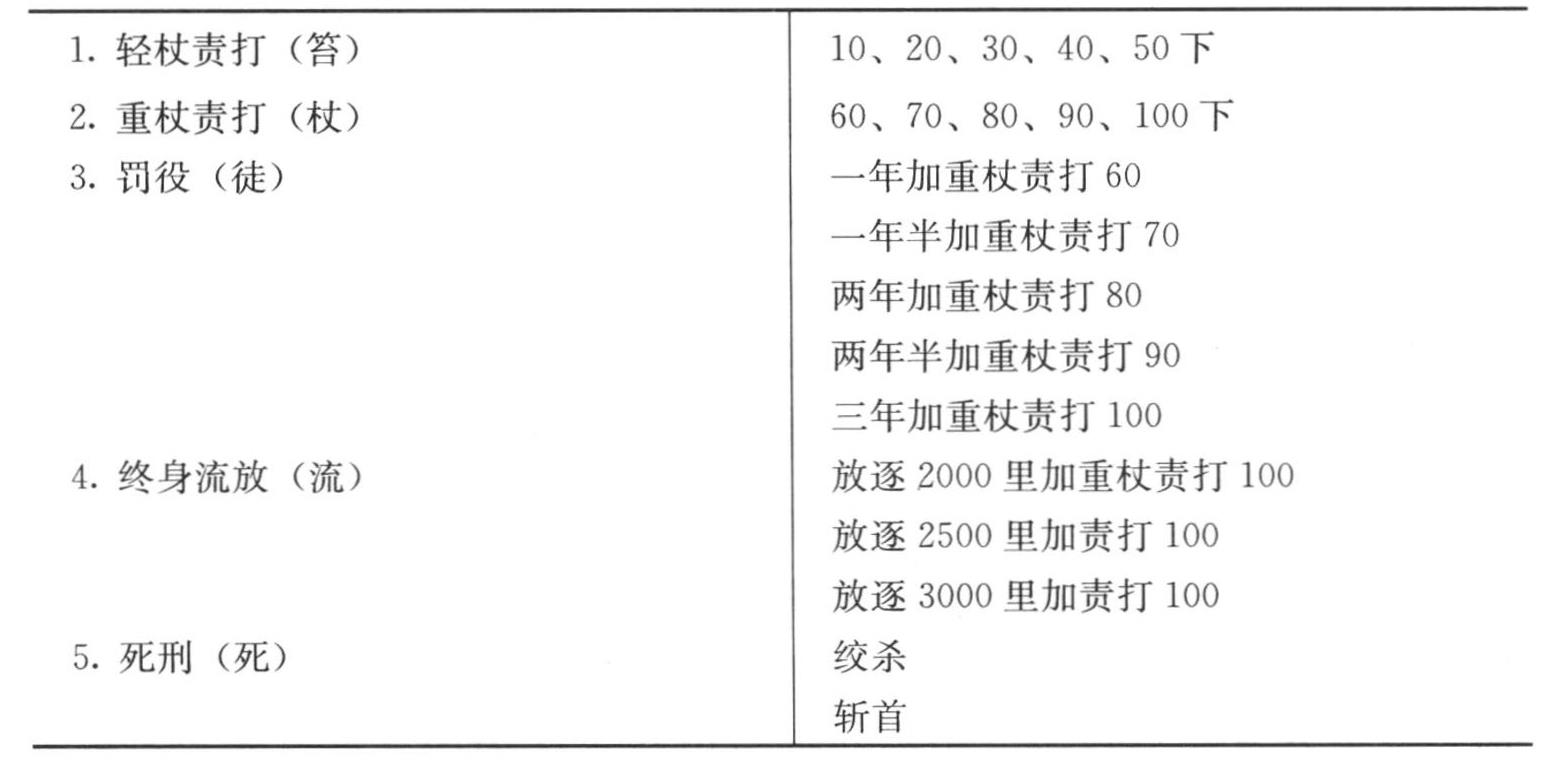
明代與其以前朝代不同的是，明代開國皇帝堅定地希望法在他的天下廣為流傳。他在位初期，就命令其官員對這部與平民百姓最有直接關系的法典中的條文編寫白話文注釋。這部作品名《律令直解》，于1368年頒布，現已佚失，但皇帝對法典的廣為流傳的關心卻是十分明顯的。他宣稱，任何犯有一項罪行的人如果擁有一份《大誥》，就可減輕懲處。此外，法典中有一款要求官員們都要通曉法典，并責令都察院對官員每年進行考核。[[21]](#_21___Da_Ming_Lu_____Di_63Kuan)這些條款是明代的創新。

后來的皇帝偶爾也強調傳播法律的重要性。例如，1404年永樂帝收到大理寺一份奏折，控訴一名商人在他交易中使用不合標準的提秤。大理寺通過參照律中“違反一條令”的條文要懲辦這名商人。[[22]](#_22___Da_Ming_Lu_____Di_409Kuan)皇帝詢問禁止使用不合標準量器這一規定的榜文是否已經張貼。答復是：這條規定發給主管官員時，榜文尚未張貼。皇帝說道：“民知令，則不犯令；不從，則加刑。不令而刑之，不仁甚，釋之。”[[23]](#_23___Ming_Tai_Zong_Shi_Lu_____D)我們不禁懷疑這些記載，因為它們把皇帝打扮成保護平民福利的衛士。明太祖的實錄畢竟至少被精心編輯和修訂了兩次。[[24]](#_24_Huang_Zhang_Jian____Du_Ming)這一主題思想經常出現在形形色色的材料中，以致我們可以放心地相信，是皇帝親自炮制了這一場爭論。

## 明代的懲處制度

明律詳列了各種用于判決的懲處，但在專門論述這個問題的明律的這一部分，在其他部分批準施行的懲處被省略了。這也許是因為明律中正式論述懲處的部分不過是照搬唐律，把它作為樣本，并不打算概括實際情況。表3-2概括了五種標準的懲處。[[25]](#_25_Ci_Biao_Gen_Ju___Da_Ming_Lu)沒有在正式表中所列的懲處出現在明律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最令人生畏的懲處，即凌遲。[[26]](#_26_Ling_Chi_Chu_Si_Zhi_Zai___Da)不列在規定的五種懲處但包括在明律中的還有充軍和運輸（遣徙，也是一種發配形式）。[[27]](#_27_Guan_Yu_Chong_Jun__Jian___Da)

表3-2 《大明律》的五種標準懲處



明律規定各種懲處可用繳付罰金的辦法來贖免。這些罰金可被用來代替已定的懲處，特別是“雜犯死罪”，這是名義上的死罪，與“真犯死罪”不同。[[28]](#_28_Za_Fan_Si_Zui_De_Zui_Xing_Bi)后者要判上面所提到的死刑，而前者可用付錢或服勞役來贖免。實際上五種非金錢形式的標準懲處都可折成銅錢、紙鈔或勞役。在整個明代，錢與罪的折換率經常有調整，這反映了貨幣和貨物的價值變動。

明代法律中贖罪的特權適用于廣大的民眾，這相當于因行為不當而付罰金的制度。[[29]](#_29_Jian_Bu_De_He_Mo_Li_Si____Zh)明律的創新之一是在涉及罰役和流放的懲處時，把贖罪的權利擴大到婦女。從晚清的學者薛允升的評論中可以證實這種做法已經完全實行：明律普遍容許婦女以錢贖罪，其做法十分寬松和縱容，以致女犯的日益增多就不足為奇了。[[30]](#_30_Jian___Da_Ming_Lu_____Di_19K)

《問刑條例》收了許多關于贖罪的條例，其意圖是保證應用法律的地區的秩序。許多標準的“五種懲處”被折成勞役來執行。例如，以輕杖或重杖責打的懲罰、放逐和“雜犯死罪”被折成勞役，依據某些具體的標準去搬運煤炭、大米、磚和谷物。這些折換部分是為了減輕體罰的嚴酷程度，因為許多官員抱怨責打和其他的懲處過于嚴厲。明律以后的版本本身也規定了以現錢代替實際懲處的措施。

但明代官員享有的贖罪特權與以前的朝代相比卻減少了，這反映了明代開國皇帝要根除官員不法行為的近乎妄想的關心。[[31]](#_31_Ju_Tong_Zu____Chuan_Tong_Zho)

## 三法司

懲辦制度是由一套精心設計的體制進行管理[[32]](#_32_Jian_Yang_Xue_Feng____Ming_D)，其最高層為京城的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1385年，在明代開國皇帝的命令下，三法司全部集中在南京京城外一個被墻分開的建筑群內。這個建筑群有一特別的名稱，它源自一個圓形的稱之為貫的星宿。皇帝在解釋其名稱時提到了這個星宿的圓形，從中偶爾可以看到其他的星星。按照皇帝的說法，如果從貫內看到了星星，就意味著在帝國某地有著受到不公平的拘禁或審判的犯人。這個建筑群稱貫城，以表示皇帝不讓無辜百姓被拘禁的愿望。[[33]](#_33_Yang_Xue_Feng____Ming_Dai_De)但當永樂皇帝遷都北京時，開國皇帝貫城的觀念被放棄了。

當1393年一部名為《諸司職掌》的文獻問世時，三法司的根本制度基礎就被勾畫了出來。[[34]](#_34_Di_Shan____Zhu_Si_Zhi_Zhang)由于此書出現在開國皇帝統治的末期，所以對了解明代政府來說是有價值的資料來源。

### 刑部

刑部在1390年被改組。此時它的工作分別由12個司，后來由13個司運營——每個司負責一個省。司署設在京城。《諸司職掌》描述該部的職能如下：

尚書侍郎之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復關禁之政令。[[35]](#_35___Zhu_Si_Zhi_Zhang_____Di_5J)

1390年改組以后，刑部中按省分的司下面有四個科，每科名義上負責明律中的不同部分。這四部分稱憲（法）、比（審定）、司門和都官（京官）。憲科主管一般的審判、官和吏的任命、官俸和其津貼的記賬。比科負責監督征收罰金和沒收與刑事案件有關的非法物品和掠奪所得，并審定送京復議的初步判決。比科還負責準備判決的年報，年報詳列在復審期間被判應受各種懲處的人的人數。

司門科負責被判服軍役的犯人，他們一般被發配到邊境。在執行這個職務時，它必須根據開國皇帝定下并在《大誥》中頒布的規定以及《大明律》進行審定。司門科還要負責帝國獄吏的管理。但都官科也有管理監獄的責任，它的職責是管理犯人及指定犯人的勞役。都官科還負責監管涉及官員貪污瀆職的事務。[[36]](#_36_Dui_Zhe_Xie_De_Xu_Shu__Jian)

### 都察院

都察院在1380年大動亂后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改組。軍事組織和文官政府作為對皇帝的威脅而被分編和削弱，都察院則與它們不同，依然保留原來的單一性質。但它被重新命名，御史臺這一傳統的名稱被名聲不那么顯赫的都察院所代替。其職能如下：

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其屬有十二道監察御史，凡遇刑名，各照道分送問發落。其有差委監察御史出巡追問審理刷卷等事。[[37]](#_37___Zhu_Si_Zhi_Zhang_____Di_6J)

### 大理寺

可以這樣說，大理寺是司法三執政體制中的第三個機構：

本寺官其所屬左右寺官職專審錄天下刑名。

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駁。事有冤枉者，推事辨明。務必刑歸有罪，不陷無辜。[[38]](#_38___Zhu_Si_Zhi_Zhang_____Di_6J)

然后，《諸司職掌》詳細規定它有權重新審定由下級政府先審的案件，和由刑部、都督府、都察院審理的案件。[[39]](#_39___Zhu_Si_Zhi_Zhang_____Di_6J)

### 軍事司法機構

五軍都督府也受權審理案件。在1380年以前，軍事等級制度中有一個可直接向皇帝報告的集權的行政機構。在1380年，五軍都督府一分為五，每個府都能對皇帝負責，這樣的軍事建制就群龍無首，在皇帝面前就處于弱者地位。但是改組并沒有改變軍隊中司法權力的集權化。稱之為推（斷）事官的軍事法官所負的責任概括如下：

左右推事官職專總督左右中前后五司官。問斷五軍所轄都司衛所軍官軍人刑名。[[40]](#_40___Zhu_Si_Zhi_Zhang_____Di_6J)

### 省和地方的司法權力

相對地說，省和地方兩級的司法管理在職能上沒有什么不同。最低一級是縣，由一名知縣主管。這名官員廣泛的義務可以用民間所稱的“父母官”一詞來概括。他負有多種義務，從征稅到調解爭端和主持審判。作為一名審判官，他的工作往往包括調查和裁決，研究司法案例，甚至還要驗尸。[[41]](#_41_Yue_Han__Wa_Te____Zhong_Hua)在明代，有縣將近1200個。知縣既不能在其出生地任職，也不能置產業。[[42]](#_42___Da_Ming_Lu_____Di_100Kuan)對知縣的這些限制旨在使他在調解爭端和征稅時保持客觀。一名知縣被分配6名以下也來自外地的文職助手；他們則依靠近11名至12名從本地吸收的胥吏。[[43]](#_43_Huang_Ren_Yu____Wu_Zu_Qing_Z)

縣以上為州和府，其官員向省一級報告工作。明代省一級組織相當復雜，由三個平等的機構組成：

1.都指揮司，它對京城的五軍都督府負責；

2.提刑按察司，它向都察院報告工作；

3.承宣布政司，它為省一級主要的文官行政機關。

到1430年，各省受巡撫的監督，巡撫實際上是皇帝的特命代理人，被派遣去視察和直接控制省的行政工作。這種做法始于永樂帝，皇帝把它當作一種對其領土進行個人控制的手段。

按正規的形式，承宣布政司由兩名布政使主管，在布政司正式組織內部處理司法事務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按職能分工。布政司既有理問所，又有司獄司。[[44]](#_44_He_Kai____Zhong_Guo_De_Zheng)

提刑按察司也發揮高度明確而又相對專業的作用。因此，它們監督知縣對訴訟的處理，并且充當申訴的法庭。[[45]](#_45_He_Kai____Zhong_Guo_De_Zheng)它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職責，審理六品或以下的官員；經過皇帝批準后，也可審理品級更高的官員。如果發生家務、婚姻、地產和斗訟等案件，按察使也可充當申訴和復議的審判官。[[46]](#_46___Xian_Gang_Shi_Lei_____1371)

條例規定，這些訴訟事件必須通過正常渠道從最下級的法庭處理，再向上提交。根據明律在訴訟過程中越級上訴要受懲罰。此外，提刑按察司還有一項附帶的職能：它必須考核省和地方官員關于法典的知識。[[47]](#_47___Xian_Gang_Shi_Lei_____Di_1)

### 其他具有司法職能的機構

明代因畸形發展宦官控制的機構而聞名。宦官充當皇帝的私人代表，獲得司法的職權，控制了監獄及有關的設施。這些設施包括錦衣衛、東廠和西廠。

錦衣衛是皇帝的私人保安機構。它于1382年由明太祖建立起來，當皇帝親自主審時，其成員就充當皇帝的代理人。雖然明太祖明顯地并不打算讓宮廷宦官取得政治實權，但他對宦官的依賴以及宦官們表現出來的重要性，為錦衣衛在后來皇帝的治理下取得大權打下了基礎，因為這些皇帝并不那么傾向于遏制他們的權力。錦衣衛受皇帝信任的宦官的指揮，它與宦官操縱宮內的司禮監和可能建于1420年的所謂東廠緊密合作，實際上成了把宦官權力向國土進行侵略性擴張的發源地。在王朝的以后時期，稱之為西廠的一個對應組織也被組織起來，并發揮類似的作用。[[48]](#_48_Ding_Yi____Ming_Dai_Te_Wu_Zh)

宦官控制的組織擁有涉及直接威脅到皇帝利益這類事務的司法權。關于威脅內容的界說當然會產生各種理解和濫用。因此，宦官的機構能對官員集團橫行霸道。清初期編修的明代正史詳細論述了這些暴政的歷史，并把明朝的大部分時期描述為黑暗時期或恐怖統治時期。[[49]](#_49_Jian___Ming_Shi__Xing_Fa_Zhi)

由于皇帝是最高法官，他需要可靠的情報來源。又由于中華帝國統治中內廷和外廷向兩極分化，皇帝們常常感到他們只能放心地依靠直接對內廷負責的代理人，以便取得他們統治時所需要的情報。這些代理人就是宦官，他們到了明末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隊伍。明太祖不信任外廷官員，并在1380年撤銷了中書省，這就加劇了以后諸帝在施政時愈加依賴宦官的傾向。這一行動使主要的文官政府沒有一個正式的領頭人，從而把沉重的負擔轉嫁給皇帝。為了幫助皇帝支撐這種負擔，宦官的機構就應召搜集情報并進行視察。

如上所述，錦衣衛助長了皇帝統治不受限制和獨斷專行的程度。洪熙帝短暫的統治時期發生的一件事就很說明問題。作為一個統治者，他一般傾向于寬厚待人，但他容易沖動，對官員的批評的反應是暴跳如雷。一次翰林院的一名官員敢于勸他在他法定的丁父憂期不要與其妃子有性行為，對此他大發雷霆。皇帝反擊的手段是貶謫這名冒犯他的官員，把他投入錦衣衛的監獄。這個不幸的人在皇帝死后一年仍在牢中。[[50]](#_50_He_Kai____Ming_Dai_Zhong_Guo)一個皇帝如此虐待一個人，除了他自己的妄想狂的“犯上”的理由外，是不需要什么合理的根據的。錦衣衛就是執行皇帝命令最方便的工具。

世宗登基是因為死去的皇帝——他的堂兄——沒有后嗣，在他在位期，宦官的濫用權力變得極為肆無忌憚。皇帝很少上朝聽政，而是通過心腹宦官作為中間人進行統治。1549年司禮監一度控制了東廠，宦官實際上完全掌握著司法機構，多年來充當皇帝恐怖統治的代理人，并左右著朝廷的官員。[[51]](#_51_Huai_Xiao_Feng____Jia_Jing_Z)下一朝的著名政治家張居正（1525—1582年），對這個時期進行了回顧：

嘉靖朝時，皇帝以恐怖進行統治，大審無數。朝臣冒犯皇帝時，就被錦衣衛當廷責打，有的當場死亡。責打的人以掄棍棒力氣大小來衡量，而調查官員和錦衣衛之兇殘有如母老虎。如有人不如他們之意，不知噩運何時降臨。京城子民對此哀嘆不已。[[52]](#_52_Zhang_Ju_Zheng____Zhang_Tai)

## 明代的法律程序

雖然皇帝可以不按規矩和不受控制地行事，但官員們必須在形式上遵循精心制定的程序規定。不遵守這些規定就會獲罪受到懲處。《大明律》是中華帝國第一部專門用一節記載“起訴和訴訟”程序的法典。但是這一節的12款只是在明法典和其他頒布的文獻中專門講解程序的許多條款中少數的幾條。例如，《諸司職掌》內就有重要的程序規定。在明代法律中，制定程序規定的目的主要是保證準確和公正，防止官員的胡作非為。

與刑部憲科的活動有關的《諸司職掌》中的一節“問擬刑名”（審訊和臨時判決）提供了一個關心程序的例子。這一節一開始詳細論述了與控訴有關的記錄的必要性，然后討論對原告和被告的處置，以及如何進行聽審。它聲稱，主審官首先審查原告，以弄清控告的理由，然后再審被告。如果被告不承認對他作出的控訴，證人就被傳訊。如果證人的證詞支持控方，被告就再被訊問。如果雙方仍各執一詞，《職掌》就指導主審官將他們一起詢問，并要主審官注意以下的建議：

觀看顏色，察聽情詞，其詞語抗厲，顏色不動者，事理必真。若轉換支吾，則必理虧。略見真偽，然后用笞決勘。

如果這樣受審的人仍不能證實真相，主審官就可以使用重杖：

仔細拷問，求其真情。若犯重罪，贓證明白，故意持頑不招者，則用機拷問。[[53]](#_53___Zhu_Si_Zhi_Zhang_____5_Di)

這意味著要用刑具。這些工具通常包括輕重答杖（前面已經提到），第三種是打后腿的更重的棍棒。其他刑懲也被使用，雖然在法典中未被提到。它們包括《問刑條例》準用的鞭打，和其他不準用的刑懲（夾指、火烙、緊箍顱部和用其他刑具的酷刑）。[[54]](#_54_Yang_Xue_Feng____Ming_Dai_De)

經過招供，真相得以證實，案情被全部詳細記錄存檔。當局就起草擬定的判決，大致敘述訴訟的事實。如果是死刑、監禁勞役或放逐，必須向皇帝呈上擬刑的奏議。如果擬定的判決要以輕杖或重杖責打，只要起草下令執行判決的官方知照就可執行。建議判為監禁勞役、放逐或處死的奏議與囚犯一起被送到大理寺進行復審。如果大理寺對判決無異議，擬刑就被順利地呈交給皇帝，而犯人則被押入大牢。皇帝一旦批準，判決就由規定的有關機構執行。

### 誣告和殺人

《大明律》中有一節主要著重于起訴，并且極力試圖在法律上制止誣告。[[55]](#_55___Da_Ming_Lu_____Di_355__356)根據這些規定，凡越級上訴者應處以輕杖50下的責打。[[56]](#_56___Da_Ming_Lu_____Di_355Kuan)凡提交不署名控訴狀者應處以絞刑，凡發現一份不署名起訴狀者應立刻把它焚毀。除控訴狀的原作者外，凡向當局提交訴狀者將處以重杖責打80下。凡接受這種第三方的狀紙并按此行事的官員將被責打重杖100下。在這種情況下，被控一方即使在其他方面有罪，對所控的罪行不負責任。此外，對抓住并拘留這類訴狀作者的人，將授予10兩獎銀。[[57]](#_57___Da_Ming_Lu_____Di_356Kuan)

這部明律大力制止誣告的要旨包含在一條也稱為“誣告”的條款中。從文字上看，它認識到如果整個帝國要秩序井然，官員本身就必須要有適當的紀律約束，所以這部明律就規定了懲處那些不能正確地接受訴狀的官員的條例。根據1500年頒布的《問刑條例》中的有關這個問題的律的數量來判斷，“誣告”這一條是明律中的積極部分。明律和條例規定，誣告要予以重罰。如果他不能在官署中說明他的起訴是對的，就會冒被嚴厲責打的風險。明律的用意顯然是要威懾那些濫用訴訟程序而目的只是為了騷擾對方的人。但是似乎同樣明顯的是，這個條款限制了人們進行正當的告狀，因為他把原告置于檢察官和調查者的地位。審案官署可以簡單地裁定控訴不可信而把它拒之門外。有人指出，當起訴人無疑是出于誠心和善意時，審案官署實際上傾向于將這一條款嚴厲的一面進行寬厚的處理。[[58]](#_58_Zi_He_Xiu_San____Qing_Dai_De)

明以前的法典已經有禁止誣告的條例。唐律就包括了關于這個題目的幾條條款。[[59]](#_59___Tang_Lu_Shu_Yi_____Di_341)這些條款中的基本規定是實行“反坐”的懲處，即誣告者要受到如控訴屬實被誣告人應受的懲處。明律對誣告的懲處比唐律的規定更加嚴厲。例如，如果控訴的罪行按規定要處以輕杖責打，誣告者將按此懲處力度罪加二等。如果罪行要處以重杖責打、監禁勞役或流放，其懲處力度要增加三等。最重的懲處是重杖責打100下，并流放3000里。

明律比唐律列得更加詳細。它預想到被誣告者由于誣告，已經蒙受了他從未犯過的罪行的不公正的懲處。于是它提出了若干具體的假設的案例作為例子：

·如果被誣告人已被監禁勞役或被流放，誣告者必須負擔受害人的返程費用，并要從重受到懲處。

·如果被誣告人因誣告已經出售和抵押地產，誣告者必須贖出財產并還給受害人。但如果誣告人太窮，無力按上述規定補償，同時他沒有可用于抵押的財產，他將受到其力度增加三等的基本處罰。

·如果受害人有一名應服全喪的親戚因陪同他服監禁勞役死去或因放逐而在途中死去，誣告人將被處以絞刑（“以命抵命”），他的財產的一半將轉歸被誣告人。

·如果被誣告人因所誣之罪已被處死，誣告人將自盡。

·如果被誣告人被判死刑而尚未執行，誣告者將被判重杖責打100下，流放3000里，服苦役三年。

此外，關于誣告的條款規定，被誣告人以誣告報復誣告者，那么他將承擔本條款主要規定的后果；原來的誣告人不必支付條款中特別規定的返程費用或他的財產的一半。

這一條款的其他規定還涉及對幾種罪行的告發，罪行的輕重程度不同，其中的一項屬實，而其他幾項不實。如果他舉報的最嚴重的罪行準確無誤，而其他罪行不實，舉報人不受懲處。條款中還涉及誣告一人以上的內容。最后，如果已承認犯罪的犯人的親屬不顧一切地上訴，他們要受到懲處。

《大明律》是將殺人作為一種特定法律范疇的首部中國法典，因為以前處理犯罪的法典都沒有把殺人提高為自成一類的條目。[[60]](#_60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_D)除了包括以前法典中大部分有關殺人的內容，明法典中的20個條款為審判官提供了更加嚴密的判決指南。[[61]](#_61___Da_Ming_Lu_____Di_305__324)這些條款中的第一條為“蓄意殺人”，并在討論中增加了關于動機（如貪婪）這一考慮因素，而過去的法典對這方面是不注意的。此外，這些條款詳細提出與不同殺人形式有關的應予考慮的問題，并且以相當的篇幅談起與通奸有關的殺人。總之，這一部分的要旨是通過加強審判官正確地判決行兇者的能力，以嚴明法紀。

### 程序條例

明律中關于審訊和拘禁的規定[[62]](#_62___Da_Ming_Lu_____Di_419__447)也包括了一些值得一提的程序條例以及在審訊和懲處犯人時一些應予維護的積極的準則。關于獄吏，明律也載有他們應受懲處的條例：

·如果他們沒有拘禁應該拘禁的人。[[63]](#_63___Da_Ming_Lu_____Di_419Kuan)

·如果他們故意拘禁無辜的人，或對他們施刑，或對可豁免受刑的人施刑。[[64]](#_64___Da_Ming_Lu_____Di_420Kuan)

·如果他們拘禁百姓時間超過需要，拖延判決的實際執行。明律規定判決必須在批準它的最后決定的3日內執行，而被判流放或監禁勞役的犯人必須在10日內被遣往該地。[[65]](#_65___Da_Ming_Lu_____Di_421Kuan)

明律規定獄吏必須恪盡職守。如果他們通過肉體凌辱，或者不提供食物或醫藥護理以虐待犯人，他們應受懲處。[[66]](#_66___Da_Ming_Lu_____Di_421Kuan)明律宣布獄吏向犯人提供使之出逃的尖銳工具為非法。[[67]](#_67___Da_Ming_Lu_____Di_423Kuan)把如此明確的規定收入法典的原因令人費解。費解程度較輕的一條也許是禁止獄吏鼓動犯人“翻異”（推翻供詞）。[[68]](#_68___Da_Ming_Lu_____Di_424Kuan)翻異相當于收回自己的供詞，自動地形成了申訴。這一款法的企圖是阻止的確有罪的犯人無根據的上訴。

關于審訊程序，對70歲或以上的老人、15歲或以下的青少年，體弱的人和殘疾人，以及一些應予特殊照顧的人不能施刑。法律特別規定，涉及上述各類人的案件，審訊只能依靠證人提供的證據，不能用行刑的辦法引出供詞或證實真相。[[69]](#_69___Da_Ming_Lu_____Di_428Kuan)

另一款批準審判官員從其他轄區引渡涉及審判官正在聽審的罪行的人，除非兩地相隔超過300里。在收到傳召的10天內，涉案的人必須被押解到公堂。拖延要處以輕杖責打。如果一樁罪行涉及兩人以上，而且涉案人住在兩個以上的縣，決定引渡的規定還要求審訊公堂設在罪行較重的人所住的縣。如果罪行牽涉到一大批人，審訊要轉到大多數涉案嫌疑人所在的縣。[[70]](#_70___Da_Ming_Lu_____Di_429Kuan)

審判官不準以起訴犯人為借口刺探其他無關的犯罪。明律特別規定只能審訊原來指控的犯罪行為。但是如果在逮捕時，或在對控訴作出反應而進行搜查時發現一件無關的罪行，第二罪行也可以被調查和審訊。[[71]](#_71___Da_Ming_Lu_____Di_430Kuan)

在審訊期間，拘留原被告雙方是正常的。但根據法律，如果事實真相已經查清，被告已經承認而原告仍被拘禁，有關官員就要受輕杖責打的懲處。總之，一旦原告的在場在法律意義上變得沒有必要時，明律要求審判官必須立刻釋放控訴人。[[72]](#_72___Da_Ming_Lu_____Di_431Kuan)

一條重要的條款限定了官員執行判決的一系列行動，并要求上級對嚴重案件必須進行復審。一旦審訊完成而事實已被完全弄清，一旦有關的調查以及對賄賂和非法財物的沒收工作已經完成，那么有關監禁勞役、放逐或判決較不嚴重的案件可由府、州和縣的官員執行。但對死刑的案件，監察御史（在北京）和提刑按察司（在京外）就要自動地復審案件。這種復審或上訴應該決定是否出現誤判。根據明律，復審官員必須對草擬的判決作出評估。他們的復審結果然后被轉到刑部作最后的研究。刑部的這次研究結果相當于又一次上訴的聽審，它然后以奏折形式上呈皇帝。如果得到皇帝批準，判決就被執行。在兩京京師區，刑部要指定一名官員，會同提刑按察司一起監督執行（審決）。

同一條款又規定了翻供，這種行為有效地導致一次自動的再聽審。家庭成員的呼冤也能導致再聽審。不論哪種情況，案件被重新開庭審理。如果發現有不公平的情況，案件被發回原審官員糾正。另外，如果已經結案，執行前的一切程序已被辦理，但執行無充分理由而被拖延，負責官員應嚴予懲辦（重杖責打60下）。

這些條款是明代的革新。[[73]](#_73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_D)明代還超越了以前的王朝，把必須由皇帝審查死刑的舉措制度化：這個程序稱為朝審。朝審在1459年設置，這是前一年秋季頒發的諭旨的結果。朝審的內容是復審一批審判官判決的死刑案件，這些審判官則通過三法司向皇帝上呈的奏議而被任命；朝審在每年霜降時期進行。清代通常稱這種做法為秋審。[[74]](#_74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_D)

### 關于婦女的條款

明律收了幾條關于婦女的條款，與以前的王朝相比，這必須被視為一個相對的進步。唐律收了禁止對懷孕婦女進行刑訊的條文。它還規定對犯死罪的懷孕婦女要等她生下嬰兒后100天才能行刑。[[75]](#_75___Tang_Lu_Shu_Yi_____Di_495K)明律保留了類似的條款，但在庇護婦女方面更超過了它們，在大部分情況下，它防止她們坐牢帶來的危險。明律中專門有一條涉及婦人犯罪的條款。明法典基本上歸納了唐律中關于婦女的兩條，但另外加了未見之于唐律中的重要的一款。[[76]](#_76___Da_Ming_Lu_____Di_444Kuan)

根據明代關于婦人犯罪的條款，除了犯有性罪行或死罪的婦女，她將被押回交由其丈夫拘留。如果她無丈夫，她將被交由有服喪關系的親戚拘留。其用意似乎是不讓婦女留在獄內，因為在那里她們有遭受強奸的危險。

明律中對婚姻法的界定也可以被認為多少比唐代的做法更加開明。根據唐代法律，男方家庭反悔婚配，并單方面退出，它不受懲處；但如果女方家庭反悔，其家庭成員將被處以重杖責打60下。唐律甚至指出男方家庭有懲處的豁免權。[[77]](#_77___Tang_Lu_Shu_Yi_____Di_175K)相比之下，明律規定不論哪一方單方面不履行婚約，都應懲處。

明律擴大了家庭的法律定義，以致家庭關系能對公堂作出的懲處產生影響。[[78]](#_78_Mu_Ye_Xun____Ming_Lu_Zhong_Q)同時，在法律能適當地保護一名婦女的地位之前，它必須被解釋，有時可以據以上訴。法律常常不在下級執行。1452年的一件案例為法律保護婦女地位的程度提供了一個軼事般的注釋。在這一年，兵部尚書王驥（1378—1460年）[[79]](#_79_Chuan_Ji_Jian___Ming_Shi)直接向皇帝申訴，要求糾正一件有偏向的司法決定。根據王的奏議[[80]](#_80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Di)，都督之子呂瑛很早就與衛指揮官葛覃之妹有婚約。但在正式娶葛之妹為妻前，呂瑛調往北面的山海關，在那里娶了一個婦女為妻，她就是千戶所俞勝之女。他又納了陳女為妾。在與俞女和陳女的婚姻中，呂瑛有了一子一女。在此期間，原來的未成婚的新娘葛女年齡已屆30，此時成了千戶所劉昱之妻，并生了三個兒女。但呂瑛顯然仍想要葛女為妻（在法律意義上應該是妾），理由是多年前她已許配給他。呂控訴的下級公堂同意呂的要求，命令葛女離開其夫和三個兒女，而去當原先的、又是未來的丈夫呂瑛之妾。

但奏議者強烈反對這個裁決，并直接呈請皇帝處理此事。他堅決認為下級公堂的裁決不但有損于她的榮譽和貞操，而且使她不能成為貴婦（即武將之妻）。更糟糕的是，裁決使母子分離，夫妻不能相聚，實在可悲。奏議者因此懇求皇帝命禮部重審此案，她與千戶所呂瑛的“再婚”作罷。

在公堂爭論的問題不是呂瑛已經獨斷地破壞了婚約，而是葛女是否非法重婚。這就是爭論的所在，而不顧她原先盼望的丈夫已經拋棄了她而不是她把他拋棄這一事實。這個案件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明律的這一款沒有充分地保護婦女的婚姻權利。但同時它又提醒我們，這類問題相當被重視，以致在解決之前，它們能夠，而且經常被提到司法系統的最高層。

從使妻子依附丈夫這一點看，明代與中國其他前近代時期相似。早期的一切法典都嚴懲對其夫或其夫的家庭有暴力行為的婦女。明律中規定的對婦女最重的懲處是凌遲，其罪行是故意殺死她的丈夫。[[81]](#_81___Da_Ming_Lu_____Di_338Kuan)故意殺人的正常的處罰是斬首[[82]](#_82___Da_Ming_Lu_____Di_313Kuan)，而且丈夫把妻子毆打致死的確要處以絞刑。[[83]](#_83___Da_Ming_Lu_____Di_338Kuan)但如果他的行為在當時被認為有充分的理由（如她辱罵公婆），他只被處以重杖責打100下的懲處。[[84]](#_84___Da_Ming_Lu_____Di_316Kuan)

因此，妻子對丈夫行為不當要比丈夫對妻子行為不當的懲處更為嚴厲，在許多情況下，犯罪的妻子被押回交丈夫拘留。法律非常重視維護男尊女卑這一“自然”的等級制。[[85]](#_85_Ju_Tong_Zu____Chuan_Tong_Zho)但同時法律也禁止她的丈夫把她僅僅當成一件動產。明律中的一條就把男人將其妻、妾或女兒典給他人作為妻妾的行為視為非法。如果男人把其妻或妾以自己的姐妹的名分嫁給另一男人，他應受懲處。進行任何這種交易而知道此女人的實際身份的一方應受到懲處，涉及的錢財被公堂沒收。婦女不承擔責任。[[86]](#_86___Da_Ming_Lu_____Di_108Kuan)

這些條款大部分未見之于唐律[[87]](#_87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Di)，這個事實表明，明代法典總的傾向在于擴大“家庭關系”的意義超越了傳統的服喪等級的限制。在唐律中，如果受害人在“五服”的范圍內，對傷害他的人的懲處就要加重。但在明律中，只要受害人恰巧是親屬，懲處就加重；至于該親屬是否在“五服”范圍以外，則與懲處無關。

### 性犯罪

明代關于性犯罪的法律反映了看法上的類似的變化，并且與唐律有明顯的不同。明代關于“殺一通奸者”的條款特別規定，丈夫殺死其妻及她的非法性伴侶，如果殺害行為發生在丈夫當場發現倆人作樂之時，丈夫不受懲處。如果只是奸夫被殺，妻子只受規定的通奸行為的懲處，丈夫獲準可以隨意把她賣給他人為妾。[[88]](#_88___Da_Ming_Lu_____Di_308Kuan)唐律中沒有這些規定。顯然這些條款在元代被引入中國，但在明代，它們作為律而被收入法典。[[89]](#_89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_D)一部明代的對明律的注疏詳細論述了關于這些條款的解釋和執行。[[90]](#_90_Chu_Yu_Dui_Fa_Dian_De__Xiao)如果丈夫當場發現妻子與其非法性伴侶作樂，但只殺死妻子而放走奸夫，那么他將按殺妻罪的律來懲處。同樣，如果丈夫到達非法行為現場，在室外而未在性行為現場抓獲奸夫，然后把他殺死，丈夫將被重杖責打，理由是他做了不該做的事。如果通奸行為與丈夫趕到和殺死奸夫之間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例如在路上或在次日趕到），那么丈夫將按故意殺人（故殺）之律論處。這一款律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不能指望丈夫在發現其妻與另一人在床上時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律規定只有丈夫把通奸雙方都殺死，才能免予懲處。

### 逼人自殺

明律視逼人自殺的行為為犯罪。[[91]](#_91___Da_Ming_Lu_____Di_322Kuan)更早的法律似乎沒有類似的規定。對這種罪行處以重杖責打100下，如果一名官員非出于公務而逼平民自殺，該官應受懲處，另外還需向受害人家庭支付埋葬銀。逼二等服喪的親戚（期親）致死的懲處是絞刑。如果通過搶劫或通奸，誘使他人自殺，將處以斬首。對這一款的注疏表明它解釋的范圍很廣。例如，某人走近他人房屋，模仿武裝匪徒大聲威脅，使受驚的戶主自殺，雖然此人甚至沒有進入受害人之屋，也應受到懲處。甚至還有一個更牽強的例證：如果一名竊賊被戶主及其友人追逐，戶主或他的一名友人在混亂中跌倒身亡，那么此竊賊按“使人自殺”之律接受懲處。[[92]](#_92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_D)

如果促使一等服喪親屬自殺情況又是怎樣？明律沒有對這種可能作出規定。但我們知道明代的一個案例解決了這個問題。1503年刑部江西清吏司上奏皇帝關于江緣一的案子，此人與其弟江緣四因糧食之事打架，后者的前額受到致命一擊而死亡。案件沒有被上報有司，但當其母自殺后才真相大白。事情似乎是，在江殺害其弟很長時期后的一天，江緣一被債務所逼，向其母索取其弟之女許配他人時張家所收聘金的一部分。江母拒絕，江緣一因此辱罵她，并強行取走了錢財。她萬般無奈，在盛怒之下上吊身亡。下級公堂根據兒子辱罵母親的條款作出的初步判決是對江緣一處以絞刑。江西清吏司的巡撫王哲（1457—1513）在復審時堅持絞刑對這種可鄙的人來說過于寬大，因為江緣一親手殺死其弟并逼死其母。如果容許他全尸，就會重罪輕判。王哲要江緣一的首級，但判處斬首的困難在于，逼人自殺的條款中沒有專門規定受害者剛巧是一等服喪之親屬。同樣殺弟之罪并不會招致斬首。因此，除了通過采用比照的辦法，審判官無法依據法律規定對江緣一起草斬首的判決。該官員于是向皇帝建議比照毆打雙親之律（按律應斬首）來解決這一問題。[[93]](#_93___Da_Ming_Lu_____Di_342Kuan)他在奏議中提議，應通知全帝國司法官員將這一比照此后作為普天下有約束力的法律。皇帝批準了這一建議。[[94]](#_94_Guan_Yu_Zou_Yi_De_Zhai_Yao)

### 經濟犯罪

明律對經濟犯罪的處理比以前的法典更加詳盡。這反映了自宋代以來發生的土地使用權和經濟的變化。為了保持財政收入，國家當然要注意去控制土地的交易和土地的使用權。具體做法是要求當局對土地交易登記，在售地契約上蓋章并收費，但這早在明代以前很久就已實行。明律則明確地把這些要求收入而成為法律。明律規定，在付清交易稅（稅契）和新耕種權得主向稅務當局登記之前，一切抵押和售地契約都不生效。[[95]](#_95___Da_Ming_Lu_____Di_101Kuan)明律沒有具體列出稅契的稅率，但按傳統它定在售價的4％。[[96]](#_96_Liu_Zhong_Ri___Wu_Xin_Li)

明律明確地規定違反這一款規定的懲處，懲處的對象是賣方。不付稅契者處以輕杖責打50下，并沒收售價的一半。如果納稅義務未正式轉讓（轉讓過程稱過割），懲處按財產的多少實行。一畝至五畝[[97]](#_97_Yi_Mu_Da_Zhi_Xiang_Dang_Yu_1)的懲處是輕杖責打40下，每增加五畝，懲處就加重一等，但最重的懲處不得超過重杖責打100下。不論何種情況，涉案的土地都應交給當局處理。由于懲處輕于監禁勞役或流放，地方當局不必復審就可執行。

抵押有期限的專門規定，逾期應歸還借款和贖回財產。在抵押期間，原主就成了自己土地的佃戶。繳納田賦的義務就轉給典入人。明律還規定，在抵押契約規定期間如典入人不容許典出人贖回抵押的產業，就要執行處罰。它還保護在規定期內無力贖回產業的典出人：按本款的規定免予處分。

后來的條例對無力籌措資金贖回土地的典出人提供保護。1500年頒行的《問刑條例》容許典出人作為佃農耕地兩年。此外，在抵押期間，典入人定的利息最高不得超過財產的全值。[[98]](#_98_Huang_Zhang_Jian____Ming_Dai)

明律對關于債務的法律也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它特別規定合法的利率的限額。明律的一款規定了地產抵押的利率限額，另一款規定私人借貸的利率。[[99]](#_99___Da_Ming_Lu_____Di_168Kuan)明律規定可收的最高利息為月息3％。為借款所付的利息總額不得超過借款額的100％。違反這一規定的懲處是輕杖責打40下，超收的利息視同非法貨物予以沒收。征收者最重的懲處是重杖責打100下。同樣，明律規定不還債的懲處。例如，欠錢五貫逾期三月不還應被輕杖責打10下；欠錢多，拖欠期長，懲處加重。[[100]](#_100___Tang_Ming_Lu_He_Bian____D)

明律作出規定的另一個經濟領域是公共集市。法典規定了試圖以不正當手段把持集市的懲處辦法。例如，聯合起來賄賂中間商并控制價格的銷售商們將被處以重杖責打80下。如果有人故意向一名銷售商尋釁，在附近以懸殊價格銷售同樣貨物，使市場陷于混亂而從中牟取暴利，他將受輕杖責打40下的懲處。[[101]](#_101___Da_Ming_Lu_____Di_173Kuan)這些條款很可能在此以前沒有執行過，但它們可以追溯到唐律的法律傳統。[[102]](#_102___Tang_Lu_Shu_Yi_____Di_421)由于明代的中間商處于重要地位，明律的這部分內容試圖遏制中間商和銷售商之間勾結的可能性。

## 法制教育和法律專業

在傳統中國，司法事務并非司法部門獨有的禁區，因為各級文官政府和軍事部門都有行使司法的職能。在唐宋時期，政府在招募有法律專業知識人士時要專門進行考試。但法學的專業化在以后時期沒有持續下去。這不是說后來的行政官員對法律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們應該通曉法律，以便行使行政官員的司法責任。甚至發展到后來的時代，也未曾有什么人能與唐代的法學家相提并論，但清代為地方官和其他官員效勞的無官職的幕友是一個重要的例外。由于司法管理的復雜性，清代的官員組成一批批忠于他們的隨從，這些人從行政的法律角度向他們提出建議，并常常代表他們處理這些事務。司法事務自然會受到重視。[[103]](#_103_Ju_Tong_Zu____Qing_Dai_Zhon)但在明代，這種傾向還沒有發展成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可以有把握地說，這種法律的專業精神相對而言還沒有發展起來。

盡管如此，明代仍涌現出一批法律文獻。這些著作以明律的注疏和概括法律學說與程序的官員手冊的形式出現。現存的注疏和手冊（見附錄乙）顯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企圖，即精心界定律的正確的意義、它們的應用以及在訴訟中的正確使用。其中許多著作收有假設性的案例，以便說明律的實際應用。

明代的官員不時地向皇帝上呈奏折，提出實行原則上為明律所要求的法律考試。1532年明律的注疏作者和精通法律的官員應槚（1494—1554年）提出了這一建議。他認為他同時代人所寫的判決太書卷氣，很難證明掌握了實質性的法律問題。他不滿于這種狀態，力主皇帝對所有官員進行法典和條例的年度考試。官員一次不及格，罰俸一月；兩次不及格，受輕杖責打40下并記過；三次不及格，則被貶謫。[[104]](#_104___Tiao_Li_Bei_Kao_____Jia_J)成為刑部侍郎的劉玉（1496年科進士）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105]](#_105_Guan_Yu__Lu_Yi__He__Xing_Xu)他尖銳地批評了從刑部、大理寺以下的整個司法機制。他還攻擊了當時正在最高法庭聽審的重大案件的處理，指責審判官對“律意”的了解甚少。為了補救這個缺陷，他建議到大理寺任職的官員必須對律和例進行六個月的學習。如果他們通過考試，才能被認定可以處理刑事案件。那些當時在任而知識不夠的人則邊見習邊學。如果見習期滿仍未通過考試，就被調任其他職務。孝宗的寵臣馬文升（1426—1510年）[[106]](#_106_Chuan_Ji_Jian___Ming_Shi)也強烈批評司法人員，攻擊他們在一些有代表性審判中的推理。他與應槚一樣，建議要執行明律就需要所有官員掌握明律的條款。[[107]](#_107_Zou_Zhe_Jian_Wang_Qi_Bian)

根據這些批評來判斷，到15世紀晚期，明太祖要求所有官員成為法律專家的愿望落空了。這些批評還提出，14世紀建立起來的司法制度早已過時，到15世紀晚期甚至有缺陷，官員們應用現行明律的困難是可以理解的。1500年《問刑條例》的頒布體現了能干和關心此事的弘治皇帝想處理這個問題的企圖，而且是對上述批評的一個反應。此外，16世紀有關明律的注疏和手冊數量的日益增加說明，對明太祖的司法制度的過時性質確實正在補救。不過在監察制度方面，有證據表明，法律專業知識的重要性沒有被忽視[[108]](#_108_Ju_Huan_Wu____Ming_Dai_Xun)，所以，真實情況并不像批評者奏折中所暗示的那樣陰暗。

### 法律手冊和注疏

法律手冊被分發給地方官員，其用意是啟發他們對法律的性質和形式的了解，并指導他們如何應用。蘇茂相的《臨民寶鏡》就是這些手冊中極佳的例子。[[109]](#_109_Su_Mao_Xiang_Wei_1592Nian_K)《寶鏡》全文轉載明律，并在字里行間加進注解。明律的每一款后面都附有該款所談問題的各種材料。這些材料來自對明律的各種注疏，來自《大明會典》[[110]](#_110___Da_Ming_Hui_Dian_____1511)，來自與小標題審（聽審）、參（復審）、斷（裁決）、議（解釋）、判（判決）和示（指示）有關的材料，還來自條例。每一頁分上下兩部分，下一部分大致占三分之一的篇幅，載明律的正文。上一部分載以上提到的材料，所占位置多少與下面部分的內容相關聯。在《臨民寶鏡》中，上部分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針對同一頁下部分法律正文的假設性案例。針對監察職能的律令載于書末的前幾頁。書末的附錄載有以下的文字：

《刑統賦》（宋版）。

《洗冤錄》，宋慈作，1242年的法醫書籍。

《無冤錄》，元代的法醫著作。

《平冤錄》，可能是明代的法醫著作。附有帝國明令規定的當時的物價表（用于衡量涉及從事非法貨物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111]](#_111_Di_Li_Si_Yi_____Xi_Yuan_Lu)這種格式在明代手冊中是普遍采用的，甚至有所附著作書名的細節。

手冊中包含許多關于審判準備、解釋和應用條例及相類事務的有用的詳細材料。其中有的還登載押韻的歌曲，以便官員們記住明律不同部分的重要主題和主張。其他手冊則包括如《為政規模》和《法家總論》之類的著作。《法家總論》附于《三臺明律招判正宗》的末尾部分，正好在轉載的《洗冤錄》之前。這一文本的主旨是：在許多事件中，其案件必須上訴；同時它試圖用假設性的案例來概括這些事件。

《法家總論》注意提出在傳統上大部分由古代哲學家荀子樹立的法律的意義和價值觀：

古法……控制人事，保持平衡。蕭何（死于公元前193年）立法，平天下為惡之人。孔子示道，建立君臣準則規范。故律例制約訴訟。皆因訴訟之興，豈非起于人心不正，強弱之爭，物欲之失衡。歸根溯源，皆因人性欲望所致。[[112]](#_112_Shu_Hua____San_Tai_Ming_Lu)

《法家總論》繼續指出，人們不能互相脫離而孤立生存，同時讓讀者去作出結論：人們需要法律，以便讓社會發揮作用。

文中還指出，使用一部法典有限的法去控制世上能發生的無數的事情存在著困難。它堅決認為法典、條例和開國皇帝的《大誥》為提供指導訴訟的手段，因為只有訴訟（詞訟）才可能給人類提供公平解決問題的種種辦法（推事物之公平）。它把詞訟看成是一個使人們把米和稻殼分離的揚棄過程，這個過程使不能保衛自己的人恢復自己的地位：

為啞人執言，幫盲人引路，使愚者達意，懲辦桀驁不馴之人，根除殘枝，救貧除暴，貶責無德之徒，懲治邪惡，修路擺渡，扶弱助困，揚善斥惡。……[[113]](#_113_Shu_Hua____San_Tai_Ming_Lu)

《總論》繼續討論了詞訟的形式、規則和辯論程序，向地方官員建議辨別真偽的辦法，并告誡他對每件事都要維護明律的意圖。正文強調了法律文字寫作的易懂性：務必避免晦澀難懂的文風。詞訟的申訴必須寫得條理清楚，應分三部分寫。第一部分為爭端的起因，必須寫清事情的細節和緣由。第二部分必須精確地敘述有關的非法行為。這部分要詳述毆打、爭吵、強奪或欺詐他人錢財的情節。它還必須詳列有關證據和違禁物品。第三部分包括審判官對事情的分析，其語言應鮮明嚴密，直陳要旨。[[114]](#_114_Shu_Hua____San_Tai_Ming_Lu)

《總論》給判官提供了不同類型申訴的精確的例子。在論戶和勞役的一節中，它提出了如下的要點：當某人遇到困難時，他應上告。提供的例子是假設性的，其中包括爭奪遺產、兄弟對簿公堂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這些案例被安排成以下幾類：婚姻、繼承、搶劫、奪命、鬧事、性犯罪和專門的上訴。某人之養子攜其所有錢財潛逃就是這些材料中的一例，其文大意如下：

你年邁而子已先死，風燭殘年，行將就木，有人介紹某乙照顧你晚年，而不收分文。某乙來家三年，你視同親子，不料某乙心生離意，粗暴無禮，奪你錢糧而去。你如追隨他，他會再出走；如進行勸誡，他會視你為仇人。[[115]](#_115_Shu_Hua____San_Tai_Ming_Lu)

該怎么辦？建議“上告”！

另一個例子的假設性情節是：某人收養一男孩為后嗣，男孩與其養父共同置了家產：

“其后，汝父納妾生一子，即汝之弟。婦人欲把持家產，唆使汝父與汝不和。某日汝父無故責打汝，揪汝頭發，咬汝手臂入骨，敲掉汝之門齒。汝養母也棍棒相加，致汝混身是傷。汝母仍不甘心，反而訴之有司。上告。”[[116]](#_116_Shu_Hua____San_Tai_Ming_Lu)

### 徐繼及其妹之案

明法規定，對死刑必須以最慎重的態度處理，因為它們必須在最高層復查。此外，犯死罪的人可以通過監察當局請求重新聽審。這種重新聽審在上級司法官員的指示下常常在地方一級舉行。有時重審需要幾個知縣進行（即會審）；知縣有時發現自己要去審理在其轄區以外發生而又近得他可以進行有效調查的案件。

16世紀的海瑞（1514—1584年）在任浙江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時審理了一件啟發人的案件。[[117]](#_117_Chuan_Ji_Jian___Ming_Shi)海瑞在1558年任該縣知縣，直至1563年他調任他縣。他在1561年審理此案。[[118]](#_118_Jian_Hai_Rui____Hai_Rui_Ji)案子發生于也在嚴州府的桐廬縣。海瑞聽審此案時，它已被審理和重審了七次，其中包括一次三縣的會審。海瑞最后應用常識性的分析和對事實的專注才解決了這一案件。在此過程中，他成功地糾正了一大冤案。

案中人物為徐繼、他的母親、他的妹妹、妹夫戴某和一名地方胥吏潘某。如同海瑞最后斷案的事實那樣，徐繼之母曾借給戴某白銀三兩，但徐幾次代表其母向戴某索要債款，都未成功。一天胥吏潘某在戴某之家過夜。就在那天晚上戴某還跑到其姻兄徐繼那里，請徐與他和潘某一同飲酒。徐繼又提到了逾期的借款，毆斗隨之發生。徐繼以石擊中戴的頭部并把戴推入一池塘中，戴就在此地身亡。徐繼就用一塊重石壓在戴的尸體上，把它沉入池中。

此案被上報到浙江提刑按察司，該司命杭州府將此案交桐廬縣知縣審理。桐廬知縣審訊了徐繼、其妹和潘某，認定他們有罪。在初步判決中，他根據因通奸而蓄意殺夫罪行之律判徐之妹以凌遲[[119]](#_119_Jian_Hai_Rui____Hai_Rui_Ji)（明律規定這項罪行應處以凌遲）。潘某因在此案中扮演的角色被判斬首，徐繼則作為協助這一罪行的共謀被判絞刑。知縣斷案的理論基礎是，徐繼之妹已犯了與胥吏潘某的所謂的通奸罪，并帶頭與潘某和兄長徐繼密謀謀害其夫戴某。雖然徐繼作了致命的一擊，但這個婦女起了主謀的作用。這一分析得到了胥吏潘某供詞的支持。

初審之后，此案在省一級進行了規定的復審。在這一階段，關于所謂通奸的情節沒有上報，因此審判官把初審判決按吵架中致死之律減判徐之妹絞刑。[[120]](#_120___Da_Ming_Lu_____Di_313Kuan)案件通過正常渠道送交上級審核。經過巡按的聽審后，案件呈交都察院然后又交大理寺。大理寺發現了應將此案退回由三名知縣會審的理由；這一次由嚴州府的桐廬、建德和遂安三縣的知縣會審。他們支持桐廬縣知縣所作的原來的初步判決（這也許是官官相護），恢復徐繼之妹凌遲處死、潘某斬首、徐繼絞死的判決。

案件又通過正常渠道上報審核。1561年，另一名巡按在杭州聽審。徐之妹在那里提出了個人的動情的申訴，她要求審判官明察，為什么她，一名與其夫生了二子一女的婦女，竟會與胥吏潘某通奸并密謀殺害其夫。由于這一申訴，巡按將此案退回給掌管總務的道，然后轉到府，最后轉給淳安知縣，要求研究案情，弄清事實。這名知縣就是海瑞。

海瑞發現戴某之死是徐繼的猛擊引起的，起因是徐母借給戴某錢財而發生的毆斗。海瑞斷定，此事與潘某無關。他斷言，對原來判徐繼之妹與潘某一起預謀謀害的初步判決根本不予支持。這是罪大惡極之事，完全不可能之事，難以言喻之事。因此，他對案件作了常識性的分析，斷定徐之妹沒有謀殺親夫的動機。她對所謂的情夫并無所圖，因為他并不比她丈夫富裕。此外，她與其夫生有子女。海瑞聲稱：妻子可以拋棄丈夫，但母子母女之情乃天所賜，按人之常情可以推定她如果鐘愛子女，也會依戀丈夫。然而[桐廬縣知縣]竟稱徐女想當[潘某]之妾！[[121]](#_121___Hai_Rui_Ji_____Shang_3_Di)

海瑞努力搜集事實。首先，潘某有原配妻子。因此，徐之妹如果要嫁給潘某，她必定成為其妾。她為什么甘愿如此降低自己的地位？其次，潘某并不比其夫富有，所以以潘某代替其夫對她來說沒有可信的經濟目的。由于海瑞未能找到徐繼之妹的所謂犯罪的可信的動機，海瑞認為：惟一的結論是[戴]在一次與借款相關的激烈爭吵中被擊身亡。

第三個分析也許是海瑞處理此案的最為關鍵之處，他自信地斷定，使這名婦女受到牽連的潘某及其仆人的偽供是通過刑訊作出的。

海瑞的立場顯然被上級認可。新的判決于是乎釋放潘某和徐女，對徐繼處以絞刑。

## 結論

明法研究受制于案例記載的缺乏，因為我們沒有類似于清代《刑案匯覽》的匯編。[[122]](#_122_Jian_Bu_De_He_Mo_Li_Si____Z)結果，我們就難以確切地知道法律是如何應用的，官員真正懂法到什么程度。存在著學者們就官員相對地缺乏法律知識的爭論的記載，但這些是高度政治化的討論。如果徐繼及其妹的案件是一個信手拈來的例子，那么這說明嚴重的案件可以被復審多次。這一案子之所以出名（我們至今都知道），是因為海瑞后來成為著名人物，他的關于刑案的著作被保存至今。但是人們可以假定，還有許多以相似的方式復審的其他案件。人們也許可以從這件單一的案例中斷定，明代法制偶爾也的確為“平民百姓”的復審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以爭取較好的說法。但是，可能只有死刑才會受到當局如此細心的關注，而絕大部分較輕的犯罪和經濟糾紛被提交地方當局和宗族組織去解決。[[123]](#_123_Zhe_Shi_Huang_Ren_Yu_De_Gua)

在16世紀，皇帝通過頒布諸如《問刑條例》等文獻，試圖抑制貴族的胡作非為。同時，由于皇帝實行其指令的手段有限，官方頒布的一系列文獻不可能對貴族產生很大的作用。但對親王和貴族的約束，皇帝顯然很認真地作出了努力，自開國皇帝以來，這個群體的人數已經大為增加。

皇帝通過不同版本的《問刑條例》，設法協調許多特定的條例，這些條例在一段時期內是為了應付固定不變的明律中沒有精確預見到的特殊情況。這樣，明代就享有一種便利，即在固定不變的基石上保持它的法律秩序，同時為了適應社會的變化，通過不時地頒布條例來保持靈活性。

也許是因為制度本身并不鼓勵法律專家的培養，一批幾乎是白話文的文獻問世了，它們的目的是幫助官員們懂法。

對罪犯的判決是一項復雜的量刑行為。審判官應該應用明律，但明律并不總是完美地針對每一件處理的案子。因此審判官被指望去參照明律，并比照明律中的條款作出不同的判決。為了防止獨斷和輕率的判決，在通過比照進行判決的情況下，法律要求審判官草擬初步判決，然后呈報皇帝批準。這樣會給皇帝增添沉重的負擔，因為可以設想，大部分呈上的案件與明律中有規定的案例總會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有所不同。結果，包含在判決規定中的制約和平衡的原則可能會因讓皇帝復查大量上報的案件的不切合實際的做法而失效。

這些問題在后繼的整個清代時期依然是令人關心的事，因為清代繼續沿用明代的法律理論和實踐。

## 附錄甲 明律的注疏和法學手冊

《折獄新語》，李清（1591—1673年）作，10卷。

《法家體要》，無作者，1565年本。

《祥刑要覽》，吳訥（1371—1457年）作，1486年本。

《刑書據會》，彭應弼作。

《益智編》，孫能傳作，1614年本，《刑獄類》第24—27卷。

《律解辯疑》，何廣作，序言日期為1386年。

《律條便覽直引》，陳氏作，晚明期，不晚于1566年。

《律條疏議附律條罪名圖》，張楷作，1471年。

《三臺明律招判正宗》，余員作。

《大明刑書金鑒》，無作者，手抄本，藏于北京圖書館。

《大明律集解》，王楠編，1551—1552年[傅吾康，6.3.3（2）.]。

《大明律集解》，胡瓊編[傅吾康，6.3.3（4）]。

《大明律集解附例》，高舉（1553—1624年）作[傅吾康，6.3.3（10）]。

《大明律集解附例》，鄭汝璧（1546—1607年）作[傅吾康，6.3.3（6）]。

《大明律例附解》，杜氏編[傅吾康，6.3.3（3）]。

《大明律例注釋招擬折獄指南》，佚名編[傅吾康，6.3.3（12）]。

《大明律附例》，舒化作[傅吾康，6.3.3（5）]。

《大明律附例箋釋》，王樵（1521—1599年）及其子王肯堂（1589年科進士）作，1612年本[傅吾康，6.3.3（11）]。

《大明律附例注解》，姚思仁（1583年科進士），約1600年[傅吾康，6.3.3（8）]。

《大明律例致君奇術》，朱敬循作，藏于普林斯頓大學杰斯特圖書館。

《大明律例據會細注》，江戶時期日本版，藏于普林斯頓大學杰斯特圖書館。

《大明律例祥刑冰鑒》，董裕（死于1606年）作，1599年[傅吾康，6.3.3（7）]。

《大明律例臨民寶鏡》，蘇茂相（1592年科進士），1632年。

《大明律例添釋旁注》，徐昌祚（萬歷期）作[傅吾康，6.3.3（9）]。

《大明律[例]釋義》，應槚（1494—1554年）作。

《大明律疏附例》，明太祖敕撰，但日期為1568年。

《大明龍頭便讀傍訓律法全書》，貢舉作，藏于普林斯頓大學杰斯特圖書館。

《讀律佩觿》，王明德作，1674年。

《讀律瑣言》，雷夢麟作，1563年。

## 附錄乙 為知縣準備的明法律手冊

蔣廷璧（1522年科進士）作《蔣公政訓》。著作見之于1584、1629年和崇禎本的《官常政要》。此著作的全稱有時為《國子先生璞山蔣公政訓》，又稱《蔣璞山政訓》。北京圖書館藏的單獨版本很可能印自1584年版《官常政要》的木刻版。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單獨版本用1629年版的《官常政要》的木刻板刻印，由于木刻板裂紋加寬，瑕疵增加。另一個我未能查閱的版本是藏于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格致叢書》本。一種經過整理的版本附于托馬斯·尼米克的《晚明時期的縣、知縣和衙門》（1993年普林斯頓大學論文）第229—251頁。此作品原來是在1539年給在河南新任知縣的兒子的家訓。它反映了在1530年代蔣在四川青神縣任學監時的地方施政觀點。1559年蔣之子和孫將家訓分成幾個題目。此手冊專門討論地方行政的具體程序。

《治要錄》，潘游龍作，抄本，1637年序言，藏于杭州大學圖書館。在他所作的《康濟譜》的凡例中，潘聲稱《治要錄》為他的著作，但內容幾乎與吳遵的《初仕錄》相同。潘從未當過官，但他參加編輯不同風格的作品。看來潘抄襲了以前的作品。

朱逢吉（1403年卒）所作的《牧民心鑒》，無日期，木刻本。轉載于《從政典范集》（臺北，1979年）。內閣文庫藏有幾種版本。近期版本為林秀一譯注的《牧民心鑒》（東京，1973年）。附全部原文。此著作最初于1404年付印。它反映了朱在洪武期間（約1390年）在河北的寧晉縣任知縣的從政經驗。該著作主要為地方的施政提供全面的指導。

《初仕要覽》見之于1629年版和崇禎年間版的《官常政要》。其中一篇提供全面指導，一篇專門論述地方行政的具體程序。

《居官必要為政便覽》見之于1629年版和崇禎年間版的《官常政要》。其中有些材料取自許堂的《居官格言》和《新官軌范》中的兩種手冊。材料已經編輯和增補。該手冊專門論述地方行政的具體程序。

何文淵（1385—1457年，1418年科進士）作《牧民備要》。尚未發現單獨的文本。它可能是轉載于《新官軌范》中的手冊。它寫于1435年或1436年，反映了何在浙江溫州任知府時進行地方行政調研之所得。何還擔任過湖廣和山東的御史。原版的序言保存在他的《東園遺稿》中。

《新官軌范》見之于1584、1629年和崇禎年間版的《官常政要》。內閣文庫所藏的單獨版本很可能印自1584年版《官常政要》同一木刻版。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單獨版本雖然列為嘉靖本，但印自1629年版《官常政要》的同一木刻版。另一個我未查閱的版本是藏于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格致叢書》版。經過整理的版本附于托馬斯·尼米克的《晚明時期的縣、知縣和衙門》（1993年普林斯頓大學論文）第252—278頁上。這一作品是更早的兩部手冊的提要說明。第一部文本稱《體立為政事情》，它由一個當過知縣的人所寫，因為他以第一人稱評述他作為一個知縣的事跡。第二部文本稱《牧民備用》，它可能抄自何文淵所寫的更早期的作品。這兩部手冊專門論述地方行政的具體程序。

許堂（1495年科舉人）作《居官格言》，見于1584、1629年和崇禎年間版本的《官常政要》。另一種我未查閱的版本是藏于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格致叢書》版。內閣文庫藏有兩種抄本，杰斯特東方圖書館藏有1816年抄本的影印本。一種經過整理的論具體程序的版本附于托馬斯·尼米克的《晚清時期的縣、知縣和衙門》（1993年普林斯頓大學論文）第223—228頁。這部手冊反映了他在1508年至1511年期間在山西絳縣和陜西安化縣任知縣的經歷。他原先為陜西乾州的儒學學生撰寫此書，后來在1513年至1519年在國子監任職期間作了修改。序言日期為1513年，但在文中一處出現的日期為1519年。此手冊的一部分為一般指導，另一部分專門論述地方的行政程序。

薛瑄（1389—1464年，1421年科進士）作《從政名言》，其全稱有時為《薛文清從政名言》，序言日期為1535年，重印于《從政典范集》（臺北，1979年）。此書不是原始材料。1535年，胡纘宗（1480—1560年，1508年科舉人）從薛瑄的《讀書錄》中選收了有關施政的材料付印。《寶顏堂秘笈》（上海：文明書局，1922年）中的《從政錄》作了進一步的刪節。

《康濟譜》，潘游龍編，木刻本，序言日期為1641年，藏于杰斯特東方圖書館。這是一部大部頭匯編，搜集了模范官員的傳記、關于地方行政著名的政論、明代地方行政方面的官方公告以及一般性的評論。潘游龍本人從未當過官。

高攀龍（1562—1626年，1589年科進士）作《則成州縣約》，載于《從政遺規》卷下。又載于《五種遺規》，陳弘謀（1696—1771年）編，1742年版。轉載于《四部備要》（臺北，1965年）。這一作品由《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刪節而成，高攀龍所寫的這一奏疏從未呈上。原文可在他的《高子遺書》（1632年本）中找到。國會圖書館的縮微膠卷現藏于“國立中央圖書館”（7：356）。這一作品并不打算被人視為一個同僚的指導，它被寫成中央政府通過省級官員頒布的指導方針。它專門論述了地方行政的具體程序。

《官常政要》，南京，金陵書坊，1584年版。共有21卷，收11種著作和一批手冊。迄今為止無人發現有完整版本。部分版本藏于北京圖書館，部分版本我未能查閱，因系私人收藏。第二版，金陵書坊，1629年。共有41卷，收22種著作。它包括1584年版的全部著作。完整的一套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部分版本藏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第三版全稱《重刻合并官常政要全書》，南京，金陵書坊，崇禎年間。這一版共有50卷，收了29種著作。它包括1584年版和1629年版的全部著作。浙江省圖書館和山東省圖書館各有完整的版本。這部集成專為地方官員準備。它轉載了許多手冊及有關地方行政的其他材料。

呂坤（1536—1618年，1574年科進士）作《實政錄》，1598年版藏于北京圖書館。萬歷年版的副標題為《新刻呂書珍先生居官必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年）。這部著作是他作為地方高級官員以指示形式寫的早期手冊的提要說明。它對地方行政總的指導方針和具體程序都有專門的論述。

《牧鑒》，楊昱編。1535年木刻版藏于北京圖書館。清代木刻版收于《得月簃叢書》，《百部叢書集成》（臺北，1967年）轉載。這部著作集中論述施政的總的原則，其形式是提供重要官員著作中的箴言和中國歷史中有成就的官員的傳記軼事。

《牧津》，祁承img（1563—1628年，1604年科進士）編，1624年木刻印刷；國會圖書館縮微膠卷藏于“國立中央圖書館”。它通過大量搜集中國歷史中官員的傳記來闡述施政的總的原則。

《牧民政要》，這一作品見之于1629年版和崇禎版的《官常政要》。書的內容表明它是崇禎時期的。它專門對使用笞杖和刑具提出警告，并提出征稅的具體程序。

《仕途懸鏡》，王世茂編，序言日期為1626年。此書又稱《新刻精纂詳注仕途懸鏡》。文本藏于國會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這是為新任知縣準備的材料集成。《筮士始末》的章節收集了幾種手冊的材料。這一章節或取自《初仕錄》，或取自《居官必要為政便覽》。材料專門論述地方行政的具體程序。

王達（1343—1407年）作《筆疇》，萬歷版，《寶顏堂秘笈》（上海文明書局，1922年）轉載。撰寫此書時王可能是國子監的助教。材料專門論述施政的總的原則。

汪天錫作《官箴集要》，1535年版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1619年版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我不能將此文本與其他手冊對照，但有的材料取自元、明的其他來源。它包含了地方行政的總的原則及其具體程序的建議。

《為政準則》，此手冊在1513年被廣泛使用。[[124]](#_124_Jian_Xu_Tang____Ju_Guan_Ge)它還收于《明史藝文志》。[[125]](#_125_Zhang_Ting_Yu_Deng_Bian)《明史藝文志》指出，在《菉竹堂書目》中，其名《救荒活民為政準則》。[[126]](#_126_Ye_Sheng__1420__1474____Lu)迄今未發現有存書。

吳遵（1547年科進士）作《初仕錄》，南京國子監，嘉靖本。藏于北京圖書館。此作品見之于1584年版、1629年版和崇禎年間版《官常政要》。我未能查閱的是《格致叢書》的版本，藏于山東省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手冊反映了1540年代他任福建長樂縣知縣的從政經驗。它有一節論地方施政的總的指導方針，另一節論地方行政的具體程序。

余自強作《治譜全書》，1637年本，藏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這是吸取以前許多手冊材料的匯編。我還未能與其他文本比較。它專門論述總的原則和具體程序。

## 其他引用的書目

何文淵（1385—1457年，1418年科進士）作《東園遺稿》，無印刷地點和日期，序言日期為1559年，藏于內閣文庫，影印件藏于杰斯特東方圖書館。

薛瑄（1389—1464年，1421年科進士）作《讀書錄》，1721年日本版，《近世漢籍叢刊》（臺北，1975年）收錄。

高攀龍（1562—1626年，1589年科進士）作《高子遺書》，1632年木刻版，國會圖書館藏本的縮微膠卷現藏于“國立中央圖書館”。

《明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補編、明史藝文志附編》，張廷玉等編（北京，1959年）。

葉盛（1420—1474年）作《菉竹堂書目》，載《粵雅堂叢書》，《百部叢書集成》（臺北，1965年）收錄。

（楊品泉 譯）

[[1]](#_1_3)見威廉·C.瓊斯：《大清律》（牛津，1994年）導言。

[[2]](#_2_3)關于明太祖對元代的看法，見《明史》，第93卷，第2279頁；關于對明初期法典的概覽，見內藤乾吉：《大明令解說》，1，5（1937年），重印于內藤乾吉編：《中國法制史考證》（東京，1963年），第90—116頁。缺乏正式法典在元代是一個令人難堪的話題。關于元代知識分子主張應有一部法典的論點，見郎洛瓦：《元代政治思想中法律、經世論和〈春秋）》，載陳學霖、狄百瑞編：《元代思想：蒙古人統治時期中國人的思想和宗教》（紐約，1982年），第89—153頁，特別是100—109頁。

[[3]](#_3_3)已由愛德華·L.法墨譯成英文《大明令》，但尚未出版。

[[4]](#_4_3)關于大誥，見上引的文件及沈家本：《明大誥峻令考》，載《沈寄簃先生遺書》（臺北，1964年），第822—841頁；鄧思禹：《明大誥與明初之政治社會》，載《燕京學報》，20（1936年），第455—483頁；轉載于明太祖：《明朝開國文獻》，載吳相湘編：《中國史學叢書》，第1卷34期（臺北，1966年），第1—26頁；楊一凡：《明大誥研究》（南京，1988年）。又見愛德華·法默：《作為法典制訂者的專制君主：明代開國皇帝的法典》，亞洲研究協會年會論文，1993年3月，引用材料得到作者允許。

[[5]](#_5_3)見楊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誥”考》，載《學習與思考》（1981：5），第50—54頁；楊一凡：《明大誥初探》，載《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81：1），第54—62頁；黃彰健：《大明律誥考》，轉載于他的《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1977年），第155—207頁。

[[6]](#_6_2)根據楊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誥”考》，第52頁。

[[7]](#_7_2)關于皇帝對榜文的使用，見黃彰健：《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6，第4期（1975年），轉載于他的《明清史研究叢稿》，第237—286頁。關于文中所引的榜文，見第245頁。

[[8]](#_8_2)例作為法律形式僅次于律，但明代是律例并行，例是有同律一樣的法律效力。關于例在中國立法中的評論，見卜德、克拉倫斯·莫里斯的《中華帝國的法律：以〈刑案匯覽〉的190件清代案例為例》（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7年），第63—68頁。明代例的基本參考材料見黃彰健的《明代律例匯編》（臺北，1979年）。

[[9]](#_9_2)見懷效鋒編的《大明律》的近代版本，其中包括這部明法典、萬歷《問刑條例》和《大明令》。

[[10]](#_10_2)引自楊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第54頁。

[[11]](#_11_2)這項工作由王恕（1416—1508年）主持，見王圻編：《續文獻通考》（臺北，1972年），Ⅰ，第106卷，第2頁。

[[12]](#_12_2)丘浚：《大學衍義補》（1488年），收于《丘文莊公叢書》（臺北，1972年），Ⅰ，第106卷，第2頁。

[[13]](#_13_2)傳記載《明人傳記辭典》，第505—507頁。其奏義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匯編》，Ⅰ續，第7—8頁。

[[14]](#_14_2)傳記載《明人傳記辭典》，第1118—1119頁。其奏義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匯編》，Ⅰ續，第10頁。

[[15]](#_15_2)這一理想首先見于《尚書》，被廣泛地引用。

[[16]](#_16_2)見滋賀秀三：《清代犯罪審判程序——專論其行政特點及其歷史前例》，載《東洋文庫研究部紀要》第32期（1974年）第1—45頁和第33期（1975年）第115—138頁，特別是第32期第3頁和第33期第124—138頁。

[[17]](#_17_2)《大明律》，第45款。

[[18]](#_18_2)《大明律》，第46款。

[[19]](#_19_2)《大明律》，第410款。

[[20]](#_20_2)《唐律疏議》（臺北，1973年），第450款，第27卷，第522頁。

[[21]](#_21_2)《大明律》，第63款。

[[22]](#_22_2)《大明律》，第409款。凡違令者應輕杖責打50下。

[[23]](#_23_2)《明太宗實錄》，第28卷，第505—506頁；引于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度》（臺北，1978年），第317頁。

[[24]](#_24_2)黃彰健：《讀明刊毓慶勛懿集所載明太祖與武定侯郭英敕書》（1963年），轉載于《明清史研究叢稿》，第142頁。

[[25]](#_25_2)此表根據《大明律》，第1款。

[[26]](#_26_2)凌遲處死只在《大明律》第277款“謀反”中有規定。

[[27]](#_27_2)關于充軍，見《大明律》，第34、366款；關于遣徙，見第366款。

[[28]](#_28_2)雜犯死罪的罪行比真犯死罪輕，通常以引起傷害的動機的程度加以區分，前者通常被考慮所犯的罪是無意的。

[[29]](#_29_2)見卜德和莫里斯：《中華帝國的法律》第78—80頁以下關于清代以錢贖罪的討論。

[[30]](#_30_2)見《大明律》，第19款；見薛允升：《唐明律合編》（臺北，1977年），第57—58頁。

[[31]](#_31_2)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海牙，1965年）。對明代官員待遇的概述，見勞政武：《論唐明律對官人的優遇》（臺北，1976年）。

[[32]](#_32_2)見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度》，第37—133頁；賀凱：《明代的政府組織》，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1（1958年），第1—66頁。

[[33]](#_33_2)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度》，第40頁；明太祖：《御制文集》（1535年木刻本），8，第15頁。

[[34]](#_34_2)翟善：《諸司職掌》（1393年），轉載于張鹵編：《皇明制書》（1579年，1966—1967年東京重印），第1卷，第173—412頁。

[[35]](#_35_2)《諸司職掌》，第5卷，第50頁。

[[36]](#_36_2)對這些的敘述，見《諸司職掌》第5卷，第53—73頁

[[37]](#_37_2)《諸司職掌》，第6卷，第1頁。

[[38]](#_38_2)《諸司職掌》，第6卷，第29頁。

[[39]](#_39_2)《諸司職掌》，第6卷，第29頁。

[[40]](#_40_2)《諸司職掌》，第6卷，第37頁；賀凱：《政府組織》，第57—58頁，但沒有提到推事官。

[[41]](#_41_2)約翰·瓦特：《中華帝國晚期的知縣》（紐約，1972年）。

[[42]](#_42_2)《大明律》，第100款。

[[43]](#_43_2)黃仁宇：《無足輕重的1587年：衰落中的明代》，第44—45頁。

[[44]](#_44_2)賀凱：《中國的政府》，第41—43頁。

[[45]](#_45_2)賀凱：《中國的政府》，第55頁。

[[46]](#_46_2)《憲綱事類》（1371年版，1439年修訂本），張鹵編《皇明制書》轉載，第15卷，第8頁。

[[47]](#_47_2)《憲綱事類》，第15卷，第8、14—15頁。

[[48]](#_48_2)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1951年）；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斯坦福，1966年），第44—45、111—112頁以下。

[[49]](#_49_2)見《明史·刑法志》。《明史》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宦官的胡作非為，其部分目的是使清代的過渡顯得合法化。

[[50]](#_50_2)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第113頁。

[[51]](#_51_2)懷效鋒：《嘉靖專制政治與法制》（長沙，1989年）。

[[52]](#_52_2)張居正：《張太岳文集》，12；懷效鋒：《嘉靖專制政治與法制》第159頁引用。

[[53]](#_53_2)《諸司職掌》，5，第53—55頁。

[[54]](#_54_2)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度》，第256—266頁；黃彰健：《明代律例匯編》，第975 979、1003—1004頁。

[[55]](#_55_1)《大明律》，第355—356款。

[[56]](#_56_1)《大明律》，第355款。

[[57]](#_57_1)《大明律》，第356款。

[[58]](#_58_1)滋賀秀三：《清代的刑事訴訟程序——重點論述其行政特點及其歷史前例》，載《東洋文庫研究部紀要》，第33期（1975年），第116—117頁。

[[59]](#_59_1)《唐律疏議》，第341—344款。

[[60]](#_60_1)《唐明律合編》，第397—399頁。杰弗里·麥考密克：《傳統中國的刑法》（愛丁堡，1990年），第19—20頁；杰弗里·麥考密克：《唐明法律中的殺人》，載《國際古代法雜志》，35（1988年），第27—78頁。唐律中關于殺人的條款分散在暴力、搶劫、攻擊和控訴各部分。

[[61]](#_61_1)《大明律》，第305—324款。

[[62]](#_62_1)《大明律》，第419—447款。

[[63]](#_63_1)《大明律》，第419款。

[[64]](#_64_1)《大明律》，第420款。

[[65]](#_65_1)《大明律》，第421款。

[[66]](#_66_1)《大明律》，第421款。

[[67]](#_67_1)《大明律》，第423款。

[[68]](#_68_1)《大明律》，第424款。

[[69]](#_69_1)《大明律》，第428款。

[[70]](#_70_1)《大明律》，第429款。

[[71]](#_71_1)《大明律》，第430款。

[[72]](#_72_1)《大明律》，第431款。

[[73]](#_73_1)《唐明律合編》，第688頁。

[[74]](#_74_1)《唐明律合編》，第688頁；卜德和莫里斯：《中華帝國的法律》，第134—135頁。

[[75]](#_75_1)《唐律疏議》，第495款和第494款。

[[76]](#_76_1)《大明律》，第444款。

[[77]](#_77_1)《唐律疏議》，第175款。

[[78]](#_78_1)牧野巽：《明律中親屬范圍的擴大》，載《中國家族研究》（東京，1941年；1970年東京重印），第2卷，第83—106頁。

[[79]](#_79_1)傳記見《明史》，第171卷。

[[80]](#_80_1)《唐明律合編》第278頁有記載。

[[81]](#_81_1)《大明律》，第338款。

[[82]](#_82_1)《大明律》，第313款。

[[83]](#_83_1)《大明律》，第338款。

[[84]](#_84_1)《大明律》，第316款。

[[85]](#_85_1)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第102頁以下。

[[86]](#_86_1)《大明律》，第108款。

[[87]](#_87_1)《唐明律合編》第282頁提出，這些條款在元代被采用。

[[88]](#_88_1)《大明律》，第308款。

[[89]](#_89_1)《唐明律合編》，第404頁。

[[90]](#_90_1)出于對法典的“小注”，引于《唐明律合編》，第403頁。

[[91]](#_91_1)《大明律》，第322款。

[[92]](#_92_1)《唐明律合編》，第426頁。

[[93]](#_93_1)《大明律》，第342款。

[[94]](#_94_1)關于奏議的摘要，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匯編》，第817頁；《唐明律合編》，第428頁。

[[95]](#_95_1)《大明律》，第101款。

[[96]](#_96_1)劉重日、武新立：《研究封建社會的寶貴資料：明清抄本“租底簿”兩種》，載《文獻》，3（1980年10月），第143—158頁。關于概述，見內藤乾吉：《中國法制史》，增訂本（東京，1963年），第306—311頁。

[[97]](#_97_1)一畝大致相當于1/3英畝。

[[98]](#_98_1)黃彰健：《明代律例匯編》，第493頁。

[[99]](#_99_1)《大明律》，第168款。

[[100]](#_100_1)《唐明律合編》第625—626頁提出，這些規定可追溯到元代，但有更早的先例。

[[101]](#_101_1)《大明律》，第173款。

[[102]](#_102_1)《唐律疏議》，第421、423款。

[[103]](#_103_1)瞿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劍橋，1962年）。

[[104]](#_104_1)《條例備考》（嘉靖本，藏于杰斯特圖書館），“刑部”，第2卷，第18頁。

[[105]](#_105_1)關于“律意”和“刑訊”的奏折，見王圻編：《續文獻通考》（1586年；1979年臺北重印），第168卷，第10—12、15—20頁。

[[106]](#_106_1)傳記見《明史》，第182卷。

[[107]](#_107_1)奏折見王圻編：《續文獻通考》，第168卷，第12—15頁。

[[108]](#_108_1)巨煥武：《明代巡按御史》（臺北，1970年），第2章，第25—27頁。

[[109]](#_109_1)蘇茂相為1592年科進士，此作品全名為《大明律例臨民寶鏡》，1632年出版。

[[110]](#_110_1)《大明會典》，1511年，1587年修訂本。

[[111]](#_111_1)翟理斯譯：《〈洗冤錄〉：驗尸官指南》，載《中國評論》，3（1874—1875年），第30—38、92—99、159—172頁；再版題為《醫藥史的一節》，載《皇家醫藥學會會刊》，17（倫敦，1924年）。關于較近期的著作，見B.E.麥克奈特：《〈洗冤錄〉：13世紀中國的法醫學》，載《東亞的科學、醫藥和技術》，第1卷，安阿伯：密歇根大學漢學研究中心（1981年）。

[[112]](#_112_1)舒化：《三臺明律招判正宗》（東京，無日期），第12卷，第1—2頁。

[[113]](#_113_1)舒化：《三臺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1—2頁。

[[114]](#_114_1)舒化：《三臺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2頁。

[[115]](#_115_1)舒化：《三臺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43頁。

[[116]](#_116_1)舒化：《三臺明律招判正宗》，第12卷，第43頁。

[[117]](#_117_1)傳記見《明史》，第226卷；又見黃仁宇：《無足輕重的1587年》，第130—155頁。

[[118]](#_118_1)見海瑞：《海瑞集》（北京，1962年），上3，第175—176頁；黃仁宇：《無足輕重的1587年》，第150—151頁。

[[119]](#_119_1)見海瑞：《海瑞集》，上3，第175—176頁；黃仁宇：《無足輕重的1587年》，第150—153頁。

[[120]](#_120_1)《大明律》，第313款。

[[121]](#_121_1)《海瑞集》，上3，第176頁。

[[122]](#_122_1)見卜德和莫里斯：《中華帝國的法律：〈刑案匯覽〉》。匯覽編于1834年。

[[123]](#_123_1)這是黃仁宇的觀點，見《無足輕重的1587年》，第148—150頁。

[[124]](#_124_1)見許堂：《居官格言》，第1—2頁。

[[125]](#_125_1)張廷玉等編：《明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補編、明史藝文志附編》（北京，1959年，商務版），第258頁。

[[126]](#_126_1)葉盛（1420—1474）：《菉竹堂書目》，載《粵雅堂叢書》，《百部叢書集成》（臺北，1965年）轉載，第5卷，第18頁。

# 第四章 明朝與亞洲腹地

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蒙古統治后，明代的中國極力防范來自亞洲腹地的民族或國家的新的占領。[[1]](#_1_Dui_Yu_Ya_Zhou_Shi_Liao_De_Yi)因此，朝廷的政策通常以限制與外國人，尤其是跨越北部、西北部邊界而來的外國人的交往為基本原則。對未來入侵的擔憂制約了明朝對中亞和亞洲腹地的態度及政策。朝廷決意恢復中國的世界秩序，以便維持對與外國交往的控制。[[2]](#_2_Zai_Fei_Zheng_Qing_Bian_Zhu_D)然而，與中國北部諸族的交易中獲取的經濟利益仍然是不能忽視的。從貿易中獲利的商人及某些官員自然努力支持商業的增長。[[3]](#_3_You_Guan_Shang_Ren_De_Shang_S)在朝廷堅持限制商業時，這些商人及官員們甚至違反規章繼續與越境而來的民族及部落進行貿易。

然而，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經常支持倡導貿易的人，并推進與亞洲腹地的交往。不過他的那個時代是獨一無二的，他的政策是例外。[[4]](#_4_Guan_Yu_Yong_Le_Huang_Di__Can)與明朝的其他皇帝不一樣，他積極鼓勵擴張商業并力圖擴大來中國的使節的數目。他對王位的篡奪及隨之而來的他的正統性的問題促使他追求大量的外國使節涌入，因為，從儒家的觀點來說，一個好皇帝自然而然地吸引所謂蠻族“到來并歸化”（來化），即承認漢文明的優越性并日漸漢化。使節來得越多，永樂皇帝在他自己的人民眼中看起來就越具有正統性。他渴望推動中國參與到亞洲的政治、經濟活動中去，一位有影響的學者把他那個時代稱為“明代歷史上最為敢作敢為的時期”[[5]](#_5_Ai_De_Hua_De__L_Fa_Mo____Zao)。然而，他那個時代并不是常規，明代其他大多數皇帝都力圖限制與外國人交往。

## 史料

史料的限制妨礙了對明朝與亞洲腹地的關系進行綜合性的研究。滿洲的女真人創制一種書寫文字，但主要用于印章及碑銘題獻，而不是歷史文獻。16世紀后期蒙古人對佛教的皈依促進了他們的歷史文獻的形成，但集中在宗教組織、傳說及高僧傳記，而不是蒙古政治政策。最后，中亞及波斯的史料很少涉及中國。例如有關中亞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著作拉施特的《史集》并未提及中國。[[6]](#_6_Nai_Yi__Yi_Lai_Ya_Si_Bian__E)一位中亞使者到中國的游記提供了有關明朝宮廷的有價值的觀點，但是其他的文獻卻很少有西北邊境諸族與中國關系的詳細的描述。[[7]](#_7_K_M_Mai_Te_La_Fan_Yi_De___Yi)

因此，歷史學家們要依賴中國的史料，而這些史料是支離破碎的，至少也是有偏見的。那些編寫這些記錄的學者們公開聲稱不缺乏對外國人及對外關系的關心。他們將外國人描寫為野蠻人，并很少關注他們，有關與中亞、亞洲腹地諸族的商業和經濟關系的信息很稀少。即便如此，《明實錄》還是包含了許多與這些地區的外交和朝貢關系的信息。[[8]](#_8_Ri_Ben_Xue_Zhe_Zuo_Le_Da_Lian)但是直到最近，很少有學者研究明朝與亞洲腹地的關系。不久前，一部寫于19世紀的關于明朝—中亞關系的書還被評述為“尚未被完全取代”[[9]](#_9_He_Kai____Zhong_Guo_Wen_Xian)。然而，過去20年，日本、中國和西方學者的研究已為這些關系提供了更加明晰和詳細的知識。

中國人在理論上已經發展起了一套對付外國人的體制，他們在大部分歷史時期中運用這一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中國被視為中心的王國，而其余的國度則被打上屬國的標簽。中國皇帝被認為比所有其他統治者優越，后者通過定期向中國君主朝貢來表達對中國皇帝的尊崇和承認他們的“屬國”地位。貢使的周期、每次使團的人數、進京的路線，所有這些細節都為中國當局無一遺漏地規定好了。覲見皇帝時，要行跪拜禮，這是一種表示接受中國的世界秩序的象征。

蔣廷黼，一位有影響的對外關系朝貢制度理論的鼓吹者，斷言中國的主要目的在于邊界的防衛，幾乎從不在乎獲取金錢及外國人帶來的物品。[[10]](#_10_Jiang_Ting_Fu____Zhong_Guo_Y)實際上，朝廷回贈給禮品、榮譽和飾物（明器），包括作為重賞的絲織龍袍。“這些禮物等于是告訴外國的統治者，他們可以將自己視為這個家庭中的一員。”[[11]](#_11_Su_Le_Er__Kai_Man____Ming_Qi)向外國使節贈賜禮物遠遠比他們帶進宮廷來的貢品慷慨大方。而且，與中國商人進行的貿易，對于他們來說是有利可圖的，而對于中國人來說則并非必需。中國官員強調的是貿易、朝貢制度的禮儀特性而貶低商業的安排。蔣廷黼宣稱：“不應該設想中國朝廷從朝貢中得利。”[[12]](#_12_Jiang_Ting_Fu____Zhong_Guo_Y) T.C.林，另一個傳統解釋的支持者補充說道：“直到最近，中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沒有用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待貿易和朝貢。”[[13]](#_13_T_C_Lin____Ming_Dai_Man_Zhou)實際上，費正清說：“貢使帶來的任何東西對于帝國國庫幾乎沒有任何益處。”[[14]](#_14_Fei_Zheng_Qing____Zhong_Guo)中國不需要外國使節和商人提供的任何物品，而且“貿易是對這種體制的攪擾……”[[15]](#_15_Wang_Yi_Tong____Zhong_Guo_Yu)

盡管在這種體制之下，外國統治者的地位似乎被貶低了，但他們的確獲得了具體利益。其一，他們確保得到他們所需要和渴求的中國商品。紡織物、谷物、工業及手工業品、茶，所有這一切都由商隊運送到他們的土地上，或者通過中國邊境沿線的特別指定的集市購得。其二，當亞洲腹地統治者得到中國皇帝冊封時，他們的特權也得到了支撐。其三，與第二點密切相關的是，如果他們的領土被認為對中國的利益是至關重要的，那么當他們遭受外國攻擊時，可以指望得到中國的支持。

最近一些年來，對外關系的朝貢體制理論已經受到挑戰，也許應根據最新研究成果來加以修改。中國并不能總是將他們的世界秩序加諸亞洲腹地，特別是在虛弱的王朝之下。由于他們不能控制周圍的草地和沙漠之上的部落和民族，他們也就不能維持對朝貢和貿易的限制。而且，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些中國人要求貿易并從中獲利，少數輸入中國的外國商品是必不可少的，而非可有可無的外來品。再補充一句，盡管朝廷官員不予承認，但與此相反，中國人卻驚人地熟悉其北方和西方鄰居的經濟、風俗和政治實踐。使節及邊境的文官、武將們的報告提供了有關亞洲腹地諸族的有益的事實和見識。簡而言之，中國強加的對外關系體制并未完全規定明王朝與亞洲腹地關系的性質。

## 蒙古的威脅

明王朝的官員們極其關注在近期內被驅逐的原來統治者蒙古人。洪武皇帝開初曾試圖壓服蒙古人，重占原來被元王朝控制之下的亞洲腹地領土。但是，他的軍隊在14世紀70年代早期之敗，迫使他放棄了擴張，至少在15年內不得不維持一個“較小的帝國”。1387年，他派遣了一支軍隊，迫使納哈出指揮下的一支強大蒙古軍隊投降，1388年，他的將軍藍玉擊敗脫忽思帖幕兒率領下的另一支強大的蒙古軍隊。[[16]](#_16___Ming_Shi_____Di_8465__8466)但是沒有遠征大軍涉險深入草原地帶，也未打算保持對這些地區的控制。

令人驚奇的是，盡管對蒙古勢力懷有憂慮，洪武朝廷還是允許一些蒙古人在中國留居。中國接納漢化了的蒙古人，或者那些對于游牧社會經常不斷地遷徙感到厭倦了的蒙古人，甚至允許他們在北部邊境的戰略要地居住。王朝在沙州的蒙古人和在甘肅西部的赤金選出的蒙古人中組建衛。為了吸引蒙古人并維系住他們的忠誠，王朝贈賜給他們衣物、住房、谷物等禮物及紙幣，并賜給他們頭銜與特權。通過向他們提供適于定居農業的土地來鼓勵他們放棄游牧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將促進同化和漢化。一些蒙古人感受到漢文明的吸引力，而且確實適應了。少數人甚至為王朝承擔了有益的服務，如分派為兵士、使節和翻譯。大多數被證明是忠誠的，因為中國的史料很少提到叛逆行為。那些由地方情況而引發的極稀少的小騷亂“是輕微的，也沒有導致哪怕是最微小的后果”[[17]](#_17_Si_Lu_Si____Hong_Wu_Zhao__13)。朝廷對這些反抗的反應是溫和的，對所謂的叛亂的處理是寬大仁慈的。理由是“嚴厲的懲治將給境外的部落造成惡劣的影響，在輪到他們時他們會因恐懼而不投向中國”[[18]](#_18_Si_Lu_Si__Tong_Shang_Shu__Di)。

中國境外的蒙古人受到更為深切的關注，他們是不順從的。盡管在洪武朝末期擊敗了一支蒙古軍隊，但總體上蒙古人并未接受招撫。實際上，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歷史時期，他們即便不是威脅，也繼續構成挑戰。要完全壓制住各個蒙古游牧集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異常困難的。蒙古人散居各地，并分為如此眾多的部落，以至于要招撫所有的集團實際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明王朝時，蒙古人并未在戰場上與中國軍隊全面交鋒。通常是小團伙與中國部隊相遇，大多數場合是與他們進行打了就走的襲擊，或者說是游擊戰。中國士兵不能追擊潰逃的蒙古部隊，因為不適應蒙古的沙漠和草原地帶，并且沒有必需的供應線來對難以捕捉的蒙古游牧騎兵進行縱深追擊。因此，明朝的史料中所描述的決定性勝利是要打折扣的。中國軍隊也許偶然擊潰某個蒙古部落，但是明王朝編年史中有時記述的巨大的成功是可疑的，那些斃命和捕獲蒙古人的數字應審慎地引用。

這種事態明顯的一面是透露出蒙古人的政治組織。蒙古確實不能統一在一個領導人之下。13世紀，在蒙古征服的鼎盛時期領導權是集中的，但在1241年成吉思汗之子窩闊臺死后，蒙古控制之下的領土就日益分裂瓦解，沒有一個單一的領導者（汗或是“汗中之汗”）能夠控制蒙古領地。蒙古人不能理解有章法的汗位繼承制度。按照一種規則，成吉思家族成員中功績最著顯者應承襲汗的頭銜，但是要確認誰是最有能力者，通常導致吵鬧、爭執、戰爭，而這些爭斗侵蝕了最終繼位者的勢力和影響。[[19]](#_19_Xiao_Yue_Se_Fu__F_Fu_Lei_Che)在明王朝時期，更為復雜的是，強有力的軍事頭目們獲取對一個相當大的集團的控制，并把成吉思汗家族的成員當作傀儡，以使其統治合法化。這種企圖只在短時間內起效，但導致了進一步的分裂。蒙古沒有統一領導權狀態繼續發展，這阻止了新的蒙古帝國的出現。

此外，蒙古人具有惹是生非的潛質，這需要明王朝對他們的北方鄰人清楚地宣示政策。然而，中國的官員和皇帝對待蒙古人的態度、給蒙古人的待遇、與蒙古人的關系卻并非始終如一。他們在寬容地允許相當數量的使節和商人進人的政策、一致努力限制這類聯系的政策、企圖控制或者逼近蒙古人土地的侵略性政策之間搖來擺去。政策的多變激起了怨恨和敵意以及貿然進行的襲擾攻擊，從而敗壞了他們與蒙古人的關系。

洪武皇帝的軍隊數次擊敗蒙古軍隊，看來占據了上風。1378年，蒙古汗愛猷識里達剌亡故；1387年，他們的頭領納哈出被迫投降；次年，他們最后一位強有力的汗脫忽思帖幕兒為明朝將軍藍玉的軍隊所擊敗，他最終被他自己的一個親屬殺死。脫忽思帖幕兒之死確實結束了成吉思汗家族在蒙古人中攫取領導權的可能性，也許也結束了在中國復興元王朝勢力的可能性。自此以后，幾乎所有的汗都成為野心勃勃的軍事或政治頭領操縱之下的傀儡。[[20]](#_20_Han_Bi_Si_De___Wen_Xian____F)

永樂皇帝1403年登基，與蒙古的關系出現不穩定狀況。中國文獻指責，蒙古人難以緩解的敵意導致了緊張局勢和沖突。他們并不認為蒙古人的行動出于理性的動機。按照這種看法，蒙古人襲擊中國邊界上的居民點，是出于其劫掠好斗的天性。在中國的文獻中，攪亂的中國與蒙古關系的經濟問題幾乎沒有記錄，也沒有記錄蒙古人的正當的不滿。

中國的記載簡單地報道了永樂皇帝面對東部蒙古人中懷有敵意的集團的情況。鬼力赤汗及他的主要家臣阿魯臺都拒絕皇帝建立朝貢關系的提議。他們還毒死了西北的哈密綠洲的王安克帖木兒，安克帖木兒是中國人冊封的這一通往西域的重要門戶的統治者。東部兩個蒙古領導人之間終于爆發了沖突，沖突以1408年鬼力赤被殺告終。勝利者阿魯臺并未繼承汗位，他從別什八里的中亞城鎮招來蒙古王族的后裔本雅失里取代他原來的盟友、現在已死去的對手鬼力赤。明王朝得知這一變化，尋機利用動蕩的局勢，派遣了一個叫郭驥的使者向他們提出派遣貢使到中國的要求。[[21]](#_21_Xiang_Xi_Qing_Kuang_Jian_Wo)阿魯臺的回答是殺死明朝的使者。

此時，永樂皇帝企圖運用分而治之的政策來招撫蒙古。他偏愛蒙古聯盟中的另一人，尋求通過賜給禮物、頭銜、優惠來結成同盟，反對他的更為好戰的北方鄰人。他挑選出來予以支持的是瓦剌蒙古人（西部蒙古人），其放牧地在蒙古西部及天山以北的準噶爾草原，他們的三個頭領并不厭惡與明王朝交往。在接受了明王朝1403年、1404年、1407年三度派出的使節后，他們的最高頭領馬合木派貢使于1408年朝見了永樂皇帝。永樂皇帝熱情地接待使團，因為使團的到來不僅有助于他所渴求的正統性，而且還表明了瓦剌與表面上難以駕馭的東部蒙古之間的尖銳分歧。他欣然贈給使節大量的禮物，并賜給瓦剌的三個頭領印章和頭銜。馬合木被封賜為順寧王，而把禿孛羅和太平則分別被封賜為安樂王和賢義王。[[22]](#_22_Du_Rong_Kun____Xi_Meng_Gu_Sh)無疑，瓦剌對于與中國適宜的關系中所包含的實質性的經濟良機的興趣要比對宮廷所提供的禮儀上的外部標志及特權的喜好要濃厚得多。對于瓦剌來說，他們需要中國的谷物和制造品，貿易即便不是必需的，也是有價值的。只要他們獲得商業優惠，他們就樂于接受明王朝提出的絕大多數條件。如果他們發覺有尋求政治或軍事優勢的途徑，他們自然會抓住機會。然而，他們通常維持著相對和平。如果恩準他們進行貿易，并且他們獨立于中國的地位不受到挑戰，朝廷也不站在他們的蒙古人中敵人的或中亞的敵人一邊，他們偶爾也與明王朝合作。不論何種妨礙與蒙古人關系的沖突，都產生于明朝的這類政策。

從早期的明王朝的觀點看來，正是由于蒙古人不愿接受中國的世界秩序而使它受到阻礙和騷擾。而從永樂皇帝的觀點看來，正是東部蒙古不響應他的建立朝貢關系的呼吁并殺害其使臣而令他震怒。他于是招攬馬合木及其瓦剌軍隊幫助他平定東蒙古，無疑他對馬合木有所暗示，也許是明確地許諾增加貿易和朝貢。馬合木召集軍隊，1409年出兵東征。馬合木與阿魯臺、本雅失里在亦集乃地區的寧夏北部遭遇，擊敗他們的部隊，迫使他們到臚朐河（克魯倫河。——譯者注）附近躲避起來。明朝的分而治之政策似乎取得了成功。永樂皇帝試圖利用東蒙古的慌亂，據明史所載，他派遣丘福將軍率10萬精銳的騎兵以粉碎頑抗的蒙古人。10萬這個數字看來是夸大了，因為要在遠征計劃所規定的時間內組織和供應如此龐大的部隊，尤其是在草地，幾乎是不可能的。據明代編年史所載，參與丘福與東蒙古人作戰的僅有1000名明朝騎兵，這個數字給人印象不深但更為可信。丘福因瓦剌部的勝利而過分自信，他落入了致命的圈套。到達臚朐河時他的部隊抓獲一個蒙古人，據他透露，敵人已潰不成軍，雜亂無章地后撤。丘福按照這個情報采取行動，追逐去向不定的敵軍深入草地，沒有考慮或沒有意識到蒙古人慣用的偽裝撤退的計謀。在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與黑龍江交界的斡難河以西，本雅失里、阿魯臺發動總攻，丘福與其他部隊失去聯系，不堪一擊，部隊被擊敗，他本人也戰死。

災難性失敗的消息激怒了皇帝，他親自承擔起征伐東蒙古的軍事責任。登基前，他當燕王時曾指揮了許多征伐。他的積極行動的思想，在許多方面類似于蒙古汗王們強調軍事領導權的思想，可以說是他們的繼續。就這一點及他的許多其他政策而言，皇帝采納了元王朝的模式，是在步他否定了的王朝的后塵。[[23]](#_23_Guan_Yu_Yong_Le_Huang_Di_Dui)

1409年冬，他籌劃遠征，次年春出師。據明史所載，他統率50萬（更為可靠的估計為10萬）軍隊到達臚朐河北岸，在此勒石記事：“永樂八年四月十六日（永樂庚寅年丁酉月壬子日，即1410年5月19日），大明皇帝率六軍于征討蠻賊途中經過此地。”[[24]](#_24_V_M_K_Qia_Sa_Ke_Wei_Qi____Zh)顯然，明王朝軍隊的數量及其力量本身就表明本雅失里和阿魯臺對一項行動計劃意見不一，只有四散出逃，王室氏族的后裔們向西，而軍事頭領則向東移動。明朝軍隊先對付本雅失里，將他逼入困境，最終在1410年6月15日在鄂嫩河給予他的部隊以致命打擊。本雅失里逃脫了，但他的勢力損失殆盡。永樂皇帝下一步追擊阿魯臺并在塔爾河附近的靜虜鎮追上他。明朝軍隊擊敗了阿魯臺，但并非致命打擊，如中國的編年史描述，因為在此后20年東亞的政治舞臺上他依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25]](#_25_De_Mi_Te_Li__Bo_Ke_Ti_Luo_Fu)

明王朝與阿魯臺間維持著脆弱的停火，但是和平并未遍及中國邊境沿線各地。現在，阿魯臺尋求與明王朝合作，部分原因是懾于明朝的軍隊，或許更重要的是他更確信能通過貿易獲得中國貨物。1410年晚期，他上貢馬匹，得到的回報是獲準與中國商人貿易。在此后幾年間，他精心建立與明朝的友好關系。阿魯臺帶來的威脅解除后，永樂皇帝不再需要對瓦剌部作出讓步，許給特權了。于是朝廷對待瓦剌使者及他們提出的增加貿易和朝貢的愿望不再那么熱情大方了。瓦剌的頭領馬合木自然對這種態度的改變感到不滿，尤其是在他擊敗和殺死本雅失里，將后者的兒子答里巴當作他的傀儡就任新汗，自認為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之后，他更為憤懣不平了。當他請求給予那些參加對本雅失里、阿魯臺作戰的瓦剌部下屬人員特別獎賞遭到皇帝拒絕時，他發誓要進行報復這種侮辱。于是，當明朝的使節到來時，他扣留了他們，并指出他要對中國邊境沿線，尤其是現在的甘肅和寧夏沿邊的控制發起挑戰。皇帝則派太監海童出使，爭取釋放被扣留的使者，但海童的努力也沒有成效。

雙方都在為戰爭作準備。馬合木擔心阿魯臺和中國人和解而共同反對他；而皇帝則第二次率軍北上，但為邊境沿線的騷亂所困擾。雙方軍隊最后在土剌河和臚朐河上游的一個地方交戰，在隨后的戰斗中明王朝和瓦剌雙方均遭受重創。阿魯臺起初曾向明王朝提出站不腳的托詞，說他病得很重不能提供幫助，而戰斗一結束，他乘瓦剌遭削弱之機，立即進行騷擾和追擊。1415年末某個時候，或1416年初他追上并制服了他們，殺死了馬合木及傀儡可汗答里巴。

剪除了敵手瓦剌部后，永樂皇帝在處理其他蒙古人時處于更強有力的地位。同時，阿魯臺粉碎了瓦剌部，也渴望得到他認為應該得到的獎賞。他期望擴大與中國的貿易，但收到的只是給他和他的母親冊封的頭銜。當商業特權落空時，他就搶劫往返于中國北部的商隊，進行報復。1422年他攻占興和的邊境城堡，殺死指揮官，促使永樂帝第三次遠征蒙古。中國派出大規模的軍隊，估計達23.5萬人，阿魯臺被嚇得逃入草原，明朝軍隊撲空。阿魯臺新的攻擊又使皇帝在1423年進行第四次遠征，這又是一次令人惱火的軍事行動，蒙古頭領還是躲避開了追擊部隊。然而，皇帝利用蒙古指揮官也先土干的投降，宣稱取得戰爭的勝利而班師回朝。邊境局勢依然緊張，阿魯臺向開平、大同幾次發動攻勢。次年，皇帝發動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遠征。由于阿魯臺命令部隊后撤，避免軍事接觸，中國軍隊還是未能發現蒙古人。從這次令人沮喪的遠征返回的途中，皇帝垮掉了，隨即死去。[[26]](#_26_Guan_Yu_Zhe_Ci_Yuan_Zheng__C)

永樂皇帝與蒙古關系由于缺乏一貫性而被攪亂。他謀求運用分而治之的策略，然而當這種策略取得成功，他又常常不給支持他反對那些與他敵對頑抗的蒙古聯盟的蒙古集團額外的獎賞。他還試圖確定明朝與其北方鄰人的商業關系的性質。當某個被拒絕進行貿易的蒙古集團以襲擊中國邊境居民點進行對抗時，他無視中國傳統的力戒擴張的觀點，五次深入草原親征，這種政策是元朝統治者政策的翻版。他的五次親征并沒有促進在明王朝與蒙古之間建立正規的和平關系。

永樂皇帝死后，王朝拋棄了某些早期的政策；1437年宣德朝終結后，更是如此。擴張主義因其耗費而無成果受到非難。諸如鄭和出使的遙遠的遠航被中止了。朝廷力圖阻止與外國人的交往，削減與鄰近及遙遠地區的貿易和朝貢。王朝推行消極的對外政策，在15世紀30年代晚期和15世紀40年代初期控制政府的著名的“三楊”（“三楊”指英宗時執掌朝政的楊榮、楊溥、楊士奇。——譯者注）通過限制外國人來尋求穩定與和平。

永樂皇帝死后的20年間，明王朝仍追隨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其結果也是一樣的。起初，王朝支持瓦剌對抗東蒙古。馬哈木死后，永樂皇帝通過冊封他的兒子妥懽為順寧王而加強了與瓦剌的關系。隨著從中國獲得的禮物及相對的和平，瓦剌從他們遭受的損失中得到恢復，妥懽任命另一個蒙古王室后裔脫脫不花（Toghto bukha）為傀儡可汗。妥懽鞏固了他的權力后，與阿魯臺的斗爭日益加劇。阿魯臺曾提出他的可汗候選人阿臺（A-t’ai）。明王朝意識到瓦剌力量日益增長，此時試圖通過禮物和冊封來與阿魯臺聯盟，但既未得到他的響應，也未能阻止他騷擾中國領土。最終，妥懽更為成功，1434年，在經過一系列軍事斗爭后，他擊敗并殺死了阿魯臺。現在中國在其邊境上面對著一個強大的沒有爭議的蒙古集團，施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也遇到了困難。

妥懽，尤其是他的兒子也先在1439—1440年繼承他為瓦剌的頭領后，擴張瓦剌版圖，領導他們爭取減弱明朝的限制。在也先的領導下，瓦剌先向西移動，迫使具有重要地位的哈密綠洲的王公接受其霸主地位，沉重打擊了宣稱這個地區為其屬國的中國。沙州和赤金西北地區的蒙古部落也受到威脅，有的被迫承認瓦剌的霸權，有的逃入中國避難。[[27]](#_27_Si_Lu_Si____Ming_Dai_Gan_Su) 1447年，也先向東北推進，征服蒙古東鄰的兀良哈各族。

也先控制著如此廣袤的領土，更加惡化了他與明王朝已經產生敵意的關系。令中國朝廷更為擔憂的是，它已經察覺也先濫用朝貢體制的后果。15世紀40年代，瓦剌貢使團的數目急劇增加，每一個貢使團的人數也同樣增加。每個貢使團已不再由數百人，而是幾千人組成，明朝提供運輸、食宿、向使者及其統治者贈賜禮物的負擔也隨之加重。開支的上升使得明朝的官員們開始限制也先使團的人數，并減少貿易中賜給他們的禮物和產品。[[28]](#_28_Dai_Wei__Fa_Kua_Er____Wa_La)也先的反應是可以料想的。他指責中國進行不公平交易，盤剝瓦剌，虐待他的使者，并準備與明王朝對抗。大學士楊士奇意識到也先軍隊所帶來的威脅，提議朝廷加緊備戰，向邊防部隊增撥馬匹和其他作戰物資。朝廷沒有聽從楊士奇的懇請，再次施展分而治之的計謀，這次打算離間也先與脫脫不花可汗。但是，中國官員們錯估了這兩位蒙古領導人之間的關系，他們沒有認識到也先已壟斷政治權力，脫脫不花只不過是一個傀儡。錯誤的判斷導致了分而治之策略的失敗。這個策略是不適宜的，最終使中國卷入與瓦剌的武裝沖突。朝廷一味向可汗大肆贈送比他通常應得到的更多得多的禮物，竭力討好他。結果令人失望，可汗沒有中斷他與也先的關系。

貿易、朝貢以及領土方面的緊張局勢終于迸發為戰爭。[[29]](#_29_Mou_Fu_Li____1449Nian_Tu_Mu) 1449年7月，也先分三路向明朝發動進攻。他派遣一支軍隊由脫脫不花率領向東進攻遼東，另一支軍隊向東南進軍攻擊宣府，他率領自己的部隊南下大同。[[30]](#_30_Fei_Li_Pu__De__He_Er____Kan)

中國對于進攻的反應導致了一場災難。兩個譯員未經授權即向也先保證將中國公主嫁給也先的兒子，而朝廷很快斷然拒絕這一保證，也先被激怒了。[[31]](#_31_Luo_Sa_Bi____Ping_Ye_Xian_De)據中國文獻，與對瓦剌的商業盤剝有牽涉并卷入與瓦剌的貿易爭執的權傾一時的太監王振也將瓦剌和朝廷引入歧途。他一再阻撓也先增加貿易的努力。當也先發動進攻時，王振勸說皇帝督戰并親自率軍抵抗入侵。總是用最直言不諱的筆調抨擊太監的中國文獻斥責王振慫恿皇帝親征，以使這次遠征看起來非同尋常。然而，僅僅是在30年前，永樂皇帝曾進行了5次進擊蒙古人的遠征。王振只不過是追隨由明朝偉大的皇帝所開創的傳統而已。

然而，對遠征的謀劃卻糟糕透頂。從京城出發時，皇帝得知也先的部隊已擊破了大同東北陽和的明朝守軍；中國的記載將戰敗的部分責任歸咎于王振派遣指揮戰爭的一個太監。明朝50萬大軍（也許也是一個夸大了的數字）跨越居庸關，越過長城內線。盡管多次提出警告，要求放棄遠征撤回長城的安全地帶，但王振還是直撲宣府、大同。到了大同，他又改變主意。他擔心也先正在引誘中國軍隊落入陷阱，于是命令迅速向宣府撤退。瓦剌軍隊乘勢追擊，8月30日追上明軍并擊潰后衛部隊。次日，帝國軍隊到達土木，這是一個易遭攻擊的驛站，又沒有足夠的水源。文武官員均懇求皇帝繼續前進，趕到距離只七八英里的筑有城墻的懷來鎮，然而王振卻惟恐如此倉促的撤退會使皇帝和他個人載有珍貴物品的商隊遭受風險，決定在土木扎營以等候裝載財寶的篷車。第二天，也先軍隊發動進攻并摧毀帝國軍隊，殺死王振，俘虜皇帝。

但是，瓦剌頭領沒有及時利用這出乎意料的勝利。他耽擱了一個半月才進兵北京，讓中國人有時間重新組織，作好迎擊進攻的準備。在中國史書的記載中被描繪為英雄的兵部右侍郎于謙組織動員京城的居民，使朝廷同意被俘皇帝的弟弟成王繼位（后來定年號為景泰），為行將到來的進攻調集人力物力。10月27日，也先進抵北京城門[[32]](#_32_Guan_Yu_Zhe_Wei_Bei_Jing_De)，要明廷出錢財贖回皇帝，遭到明廷斷然拒絕。這一拒絕促使也先圍困京城，直到10月30日，然而他未能越過護衛著北京的筑防的軍營。當他聽說明朝救援部隊已在赴京的路途上，就撤退了。經過這次失敗后，也先采取了和解政策，部分原因是為了恢復商業和朝貢關系。他還急著要把現在已成為負擔的前皇帝遣返回國。可以理解，新登基的皇帝反對立即讓他回國，因為這可能會對他的地位和正統性提出挑戰。最終，朝廷的官員上諫勸說他采取積極的態度確保他的兄長得到釋放并讓這個前皇帝自動退位。他派遣足智多謀的楊善到也先營帳談判，楊善施展計謀，成功地把老皇帝帶回。[[33]](#_33_Li_Shi___Bei_Shi_Lu____Ji_Ya)

外交的失敗終于使也先衰落，其他幾個蒙古頭領利用他的困難向他的地位的合法性發出挑戰。脫脫不花直到這時還是名義上的可汗，他利用這次機會中斷他與也先的關系，并提議試圖罷黜也先。然而這一圖謀注定要失敗。1451年冬，他被也先的部隊制服，在他向東逃竄的路上被當地的部落民殺死。在一年半內也先自稱可汗，這是一個自我毀滅的決定，許多守舊的蒙古人不認可非法僭取這個頭銜而離開了也先，這時，他已恢復了與明朝的朝貢和商業關系，但即使這一外交的成功也未能平息他那個階層中的不滿。1454年，突發了一場暴亂，也先被一個他所處死的人的兒子殺死。

也先之死并未結束蒙古與明朝的敵意。瓦剌內部的分裂阻止了這個蒙古集團成為中國朝廷的主要威脅。然而，土木兵敗及隨后對中國的挑戰，促使朝廷放棄了長城以外的筑防哨所。自此以后，中國實際上拋棄了擴張主義和與永樂皇帝及其直接繼承人相聯系的更為武斷的政策。許多人反對恢復與也先和瓦剌的關系，但于謙與新登基的皇帝壓倒了朝廷中的這個派別而采取一種較為和解的政策。他們尋求和解的一個明顯的標志是皇帝在1454年初期稱也先為汗，這是在瓦剌統治者采用此稱號以后之事。然而，由于沒有一個緩沖地帶，因此當15世紀末16世紀初，中國北方鄰人實現統一并謀求兼并新的領土時，中國卻越來越脆弱。[[34]](#_34_De__He_Er____Kan_Shou_Huang)對于蒙古人來說，也先的失敗是一個有益的教訓。第一，如果他們要在東亞發揮重要作用，統一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實現了統一的蒙古聯盟的領導人應當是蒙古王室的后裔，或者像也先那樣的“大元帥”（太師），但不超越其地位和僭取可汗稱號。[[35]](#_35_Si_Lu_Si____15Shi_Ji_Meng_Gu)

15世紀后期，蒙古王室的一個后裔把禿猛可力求吸取這些教訓。把禿是東蒙古的頭領，他僭取大元可汗稱號，并首先統一了他的人民。[[36]](#_36_Guan_Yu_Da_Yuan_Ke_Han__Can)隨后，他轉而樹立對瓦剌的霸權地位。瓦剌自阿魯臺死后一直是蒙古人中的統治集團。15世紀80年代早期，他降伏了瓦剌中最強大的頭人并試圖憑借其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支配與明朝的關系。他要求增加與中國貿易的機會，當其要求被斷然拒絕后，他就大肆搶劫，以致“1480年以后，沒有哪一年不是在大隊蒙古人越過中國西北邊境進行搶劫中度過的”[[37]](#_37_Luo_Yi__Mi_Le____Ba_Tu_Meng)。他的軍隊從大同到寧夏一帶發動攻擊，而中國軍隊看來無法阻止他們持續不斷的入侵。1506年，正德皇帝任命楊一清為負責邊境事務的主要官員，楊一清提議沿北部和西北部邊境構筑城堡，而不是在這些地方常駐大量部隊。然而，楊一清在朝廷中有一個身為太監的政敵，他說服皇帝拒絕了楊一清的建議。楊一清被迫離任，蒙古人繼續襲擊侵擾。[[38]](#_38_Bo_Ke_Ti_Luo_Fu____Ming_Dai)

內訌阻止了蒙古人利用他們所獲得的機會。把禿猛可在某種程度上對這一分裂負責，他封給他的兒子巴拉斯博羅特“濟農”稱號（蒙古貴族的封號，意即親王、副汗。——譯者注），隱含以其后代作為他的主要助手和繼承人的企圖。蒙古其他頭領對這個顯而易見的把戲心懷不滿而疏遠可汗。可汗被迫從中國邊境上調回部分軍隊以對付反對者。在一次戰斗中，巴拉斯博羅特被把禿的敵人殺死，把禿在其生命的剩余時間中，經常處于與他自己的臣民作戰之中。他的主要貢獻是統一了內蒙古的蒙古各部，但內部分裂使他未能對中國的完整構成主要威脅。直到他在16世紀20年代死去前，他的軍隊持續襲擊中國境內。然而，無論是蒙古可汗，還是中國都未能占據上風。

俺答汗作出明王朝時期統一蒙古的最后一次努力。[[39]](#_39_Mo_Li_Si__Luo_Sa_Bi____An_Da)他建筑的科克果答（Koke gota，意為藍泉）都城證實了他懷抱的這個目標。俺答汗作為把禿猛可的孫子繼承了領導權及他的祖父征服的領土和部落。16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在蒙古肆虐的天花瘟疫，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他如同他的先輩一樣渴求與中國貿易和朝貢。當他遭到拒絕，就報之以瘋狂的劫掠。比如，1542年他率軍襲擊和蹂躪了山西。他給中國造成的最大的麻煩是在1550年他的軍隊進抵可以望到北京的地方。由于擔憂類似也先帶來的戰爭再度爆發，明王朝最終作出讓步，允許開放以蒙古馬交換中國絲綢的邊境貿易。稍后，蒙古方面要求交易谷物，朝廷中止了貿易。朝廷懷疑蒙古是為了那些中國的變節者，如俘虜、逃犯或為蒙古人服務的普通民而要求購買谷物的。這些變節者為蒙古提供的行政、工藝及財政方面的技能，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因為他們不僅教會蒙古人如何征服中國，而且使他們學到統治中國的方法。[[40]](#_40_Si_Lu_Si____16Shi_Ji_Chu_Qi)

中斷貿易的后果是可以預料的。俺答汗不斷襲擊中國邊境，直到1571年達成一項協議才結束。邊境動蕩既損害了中國——它耗費了龐大的防務開支，也損害了蒙古人——他們被戰爭弄得疲憊不堪。雙方都打算作出妥協。大同總督王崇古首先行動起來，說服朝廷作出一項安排：開放邊境市場，允許俺答汗每年送來500匹馬作為年貢，同時換回中國的產品。朝廷還冊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他的部屬也得到較低級的封號。朝廷堅持要蒙古交還一些極為重要的變節者，后來這些人都被處決了。協議許可與蒙古進行朝貢和貿易，同時王朝沿北部邊境構筑城墻。[[41]](#_41_Can_Kan_Si_Lu_Si_De_Yi_Xiang)在這個時期，分而治之作為一項政策未被強調。

俺答汗皈依佛教也對穩定發揮了作用。13世紀薩迦班智達及其侄子八思巴喇嘛將喇嘛教傳入蒙古。八思巴成為忽必烈汗的佛教導師，封為國師，他原先的學生還授給他西藏的管轄權。[[42]](#_42_Zui_Jin_Dui_Zhe_Wei_Jie_Chu)佛教殘留到明朝時期，但不普及，沒有得到上層的支持。俺答汗意識到需要一種宗教來作為統一蒙古各部的一支力量。薩滿教太質樸，沒有組織，缺乏豐富多彩的文化。佛教的普遍性及其盛大禮儀、復雜的組織、浩瀚的經典為統一提供了更為適宜的傳播工具和象征。1577年，俺答汗邀請西藏佛教中的黃教格魯巴派領袖與他會見。1578年，會見在青海舉行，結果是俺答汗皈依佛教，兩人互賜封號。西藏僧人宣布俺答汗是忽必烈汗的化身，而蒙古的領導人則賜這名僧人以達賴（廣大無邊或普照一切的喇嘛）稱號。[[43]](#_43_Guan_Yu_Geng_Zao_De_Fo_Jiao)到1582年俺答汗死時，只有相當少數的蒙古人信奉佛教，但是，大規模皈依的前景令中國人擔心。宗教統一會轉化為政治的統一和集權，這一前景使中國人震驚。西藏和蒙古潛在的世俗聯合也是令人煩惱的。這種聯合進而會破壞傳統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然而，佛教在蒙古的廣泛流行至少經歷了一個世紀。結果，潛在的蒙古與西藏的世俗聯合是有限的，此后不久，他們自己就割斷了他們間的精神聯系。蒙古人急于防止外國人的精神控制，在17世紀從他們自己的人中挑選了一個人作為他們的宗教領袖。[[44]](#_44_Bao_Deng_De___Ku_Lun_De_Zhe)

中國對于佛教的擔憂是看錯了對象。他們對皈依佛教將助長尚武精神并激勵蒙古人使用武力傳教的擔心，結果證明是錯誤的設想。相反，在清朝，大部分蒙古男人成為和尚，最終使他們荒疏了軍事技術。佛教對和平主義的強調及反對流血也許還抑制了蒙古傳統中的強大有力軍事力量的上升。俺答汗以佛教作為共同聯系的基礎而統一蒙古的夢想完全沒有實現。在中國與蒙古關系中，一方面是襲擊與入侵，另一方面是貿易往來，兩者繼續并存；由于蒙古缺乏統一，使他們未能利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中國的虛弱。此外，蒙古的不統一并不是明王朝分而治之策略的結果。相反，他們自身固有的發展，如對定居生活方式的抵制等，影響了他們，使他們缺乏組織成為一個強大帝國的能力。而且，正統性的問題，以及在建立一種確定而有序的繼承制度所面臨的困難，也降低了統一的可能性。如前所述，這種困難從很早時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亞洲腹地的游牧民族。

盡管明王朝與蒙古的政治關系經常處于動蕩之中，但在王朝的大部分時期，朝貢和貿易仍繼續進行。正如研究這一關系的有影響的學者所說：“不管怎樣，從來沒有哪一次戰爭使朝貢中斷幾個月以上，即使是皇帝被俘到也先的大元帥營帳中，朝貢關系仍然令人驚奇地繼續，只不過是規模減小了。”[[45]](#_45_Si_Lu_Si____Ming_Zhao_Shi_Qi)這些經濟關系是復雜的，涉及和包含在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排場之中，但是，大體上劃分為貢品及相應的贈禮、京城貿易和主要為馬匹的邊境貿易這幾類。中國和蒙古都未保存下商業或朝貢的賬目。蒙古方面之所以沒有這樣做，部分原因是賬目并不是他們世代相傳的習俗，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大多數人是文盲；中國方面則是由于朝廷對商業的厭惡及對商人的蔑視，使他們對保存外國朝貢及貿易的賬目缺乏興趣。可望能夠得到的惟有經濟關系的概況。

蒙古貢使攜帶著獻給皇帝和朝廷的物品定期來到中國。《實錄》中列有相當完整的使者的登記及至少一份他們呈送明王朝統治者的最為重要的產品的清單。幾乎每一個蒙古使團的貢品都列舉了馬匹，表明了朝廷對此的重視。盡管朝廷常常抱怨貢馬品種低劣，但這種貢物還是有用的，因為中國的防務缺乏足夠的戰馬。盡管可以通過貿易及沒收捕獲的蒙古人來得到這種必需的動物，明朝皇帝還是渴求得到馬匹，并樂于接受這種貢物。蒙古使團帶來駱駝，但更為經常列舉的貢品則是蒙古東部的毛皮。所有這些產品都是實用的，而不是引起學者型官員們指責的浪費的奢侈品。

明朝皇帝向使者及其統治者回贈禮物。贈物當中，一些是純粹的禮品，根據使者、隨從、頭領在中國人眼光中的地位、權力和財富的不同而有所分別。這類禮物包括絲綢、緞子、棉織物、長統靴、長統襪、帽子等。其他贈物實際上是針對貢品的支付。如明代的一些文獻，特別是《大明會典》清楚表明的那樣，這是一種精心制定的物物交換準則。貢獻馬匹則收到確定數量的絲綢、緞子，或紙幣，或其他商品。這種交換實際上就是貿易，盡管中國人將它列為“朝貢”。

京城的貿易主要在使者們寓居的會同館（譯員會館）中進行。使者和商人們被允許用三至五天與中國商人在精心選定的場合進行貿易。朝廷給貿易作出許多限制。中國商人必須從朝廷得到許可證才能允許進行貿易，他們的利潤受到控制，因為在朝廷看來，“貨物的交換必須對雙方都是公平的”[[46]](#_46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6)；一些產品，如緞子、歷史書籍、武器、金屬等屬違禁品；普通市民及軍人被禁止參與商業活動。但是從反復宣布將對違反者進行更嚴厲的懲罰的公告來判斷，這些限制的實行是有困難的。一些蒙古衛兵和商人公開違背規章，而另一些人則悄悄地逃避限制。走私常年不斷地困擾著明王朝當局，而一些中國商人參與這種非法的商業活動并從中獲利。[[47]](#_47_Si_Lu_Si____Zhong_Guo_Meng_G)同樣，一些普通的中國人和士兵未經朝廷允許也從事貿易。[[48]](#_48_Shun_Yue_Tai_Bo____Ming_Meng)看來中國人和蒙古人都能從這種貿易中獲利，不然他們就會遵守朝廷的規章了。明朝的一些官員不贊成這樣的貿易，他們宣稱中國從交易中什么也沒有得到。然而，中國的個人從與蒙古的商業活動中獲得了高額回報。他們供給絲棉織物、紙幣、谷物、鐵鍋、藥材，獲得馬及動物產品。由于干旱等自然災害，蒙古人常鬧饑荒，又由于游牧生活方式，他們幾乎沒有什么剩余物品，因此他們極其需要與中國貿易。貿易進行之時，蒙古人就安寧；一旦貿易中斷，他們就作出狂暴的反應。[[49]](#_49_Si_Lu_Si____Ming_Zhao_Shi_Qi)

中國—蒙古沿邊界的貿易集中于馬匹的交換。早至1430年代初，馬市就已在大同出現，但只是在俺答汗時期這種集市才定期進行。1550年，俺答汗的部隊進至北京城門，威脅明王朝，他強迫朝廷在中國北部邊境沿線的大同、宣府設立馬市，但是關于貿易的爭執破壞了集市，后來集市解散。作為1570—1571年和平談判的一個結果是重開馬市。中國人得到了戰馬、牲畜和羊，而富有的蒙古人得到綢緞，貧窮的蒙古人則得到棉織物、縫針和日常用品。朝廷的官員們默認了集市，他們相信這樣一來他們可以更容易地控制蒙古人。如果蒙古人襲擊中國的土地，集市就將中斷。集市的花費由中國當局承擔，盡管一些地方官員們抱怨，但“中央政府直觀地認為，不管怎樣花費也不算太高，而且，廢除集市勢必再給中國造成更大的損害”[[50]](#_50_Si_Lu_Si____Ming_Zhao_Shi_Qi)。

明王朝經常承擔著蒙古使者和商人的費用。在15世紀早期花費并不太多，但后來隨著使團的規模增大，財政負擔也隨之上升。為使節們舉行的宴會及款待的花銷越來越高昂。彼此抱怨對方供給低劣的產品。明王朝對于走私、向蒙古王公提供津貼及蒙古旅游者的間諜活動甚為憂慮。然而，貿易和朝貢仍舊繼續下來，直到明王朝終止之時，因為，從總體上說來，這種貿易關系對于雙方都是有益的。

## 明王朝與分裂的喇嘛教地區

西藏在元朝與中國有著廣泛的聯系，但與明朝幾乎沒有外交關系。在蒙古王朝之下，西藏由元王朝任命的薩迦派的一個喇嘛和一名稱為本欽的官員管轄。早期的蒙古統治者通過這些地方當局行使權力，維持著相當有效的控制，直到14世紀20年代為止。那時，繼承皇位的爭斗、經濟上的失調、自然災害等削弱了元王朝并使之崩潰。忽必烈汗在很大程度上發展了與八思巴喇嘛間的施主與僧侶關系，通過這種關系，僧侶被授予治理西藏的權力，而蒙古汗則被承認其霸主地位并得到了宗教對其正統性的支持。忽必烈汗死后，蒙古汗與八思巴所屬的西藏佛教薩迦派間的關系就不再那么親密了。[[51]](#_51_Guan_Yu_Yuan_Dui_Xi_Cang_De)

洪武皇帝建立明朝之時，西藏與中國幾乎沒有接觸。促使與西藏恢復關系的因素是明王朝早期皇帝們對西藏佛教的興趣。此外還對恰當地劃分中國與西藏邊界感興趣，以結束邊境上的敵對行動。再者，希望通過茶馬貿易獲得西藏馬匹。[[52]](#_52_Zuo_Teng_Chang____Ming_Dai_X)

如同早期的蒙古汗一樣，明王朝第一位皇帝也被西藏的宗教迷住了。洪武皇帝早先在其父母亡故后曾進人佛教寺廟當和尚，后來又目睹了前王朝衰落之時佛教作為反元意識形態所發揮的作用，因此他傾向佛教，并對西藏佛教的價值有著深刻的認識。最近的研究注意到，洪武皇帝“清楚了解佛教在西藏盛行及佛教在中國與西藏間建立聯系的程度”[[53]](#_53_Ai_Li_Ao_Te__Si_Po_Lin____Du)。他派遣一個叫宗泐的和尚出使西藏盡可能地搜集佛教典籍珍本。[[54]](#_54_Jia_Yi_Xiong____Zong_Le_Chu)同樣，永樂皇帝也對佛教抱有好感，他篡奪權力之時曾得到姚廣孝和尚的支持。

另一方面，有關西藏邊界的爭執也令中國當局苦惱。西藏并未對中國構成真正的威脅，但早期的明朝時常引唐朝為例，強調來自喇嘛教地區的危險性。唐代早期和中期，西藏軍隊反復騷擾邊境地區。明朝意識到現在的威脅來自蒙古人，因此西藏北部邊界是至關重要的。明朝早期，中國與西藏邊境反復發生小規模沖突，早期的明朝皇帝渴望消除動蕩以締造更為持久的和平。因此，早期明王朝尋求與西藏建立聯系以防止這類沖突。

早期的明朝皇帝如同珍愛蒙古馬一樣珍愛西藏馬。早在宋朝，中國北部和西部邊界沿線就開展了大規模的茶馬貿易。政府壟斷了茶葉，這使它得以掌握茶馬交換的條件。西藏以茶為飲料，佛教禮儀也需要茶，渴求從中國得到磚茶。

雖然洪武皇帝派遣了第一個使者出使西藏，但永樂皇帝卻是明朝第一個積極謀求擴大與西藏關系的皇帝。一些學者指出永樂皇帝成功地施行“分而治之”政策，瓦解了來自西藏的威脅。這種解釋過分地強調了中國的影響。實際上，在明王朝最初時期，西藏就已分裂為許許多多寺院集團，相互爭權奪利，但沒有哪一個集團或寺院占據主導地位。曾經得到蒙古人保護的薩迦派已不再是這里主要的宗教或世俗力量了。分裂是那個時期西藏的特征，而不是受中國政策的影響所致。[[55]](#_55_Xiu__E_Li_Cha_Sen____Xi_Cang)

永樂皇帝在尋求正統性、渴求馬匹、確保邊境沿線和平及更多地了解西藏的愿望的推動下作出努力，恢復與西藏的關系。1403年，他派遣侯顯攜帶邀請噶瑪噶舉派（Karma-pa）第五世教主來中國的信件出使西藏。他給噶瑪噶舉派五世教主的信透露出了對西藏佛教的興趣，也“反映出了他想把自己裝扮成太祖（即洪武皇帝）和皇太后的孝子，為此他企圖通過由噶瑪噶舉派教主這樣的宗教顯要人物來主持一項以他們的名義進行的宗教儀式”[[56]](#_56_Si_Po_Lin____Dui_Zao_Qi_Ming)。顯然，為其正統性尋求支持是推動他發出邀請的一個動機，五世噶瑪噶舉派教主接受了邀請。這位西藏僧人于1407年到達南京，朝廷為他舉行了豪華盛大的歡迎宴會，并賜給精美的禮品。皇帝甚至專門為他及他的隨從修建了一座寺廟。作為回報，五世噶瑪噶舉主教舉行佛教儀式為皇帝已亡故的父母祝福，并給皇帝皇后講經。他到達后兩個月，皇帝賜給他大寶法王封號，元朝時曾賜給八思巴同樣的封號。他以這種方式暗示他希望與西藏建立與忽必烈汗所開創的相同的關系，喇嘛的國度相應地處于附屬國地位，噶瑪噶舉教主則為明王朝的代理人進行統治。五世噶瑪噶舉主教拒絕了這種關系而慫恿皇帝將封號賜給其他教派的領袖。[[57]](#_57_Ai_Li_Ao_Te__Si_Po_Lin____Wu)實際上，永樂皇帝廣泛地向各個宗教集團贈賜封號和禮物并不是有意識地實施“分而治之”政策。

永樂朝時期，一批西藏僧人訪華。永樂帝都給他們賞賜，賜給封號，并接受他們的宗教指導。但他未能說服西藏最有名望的僧人來這個中心王國。這個僧人，即宗喀巴，他在14世紀末對喇嘛卷入政治活動感到厭倦，創立了他自己的教派格魯巴（意為“道德規范”）。該教派重視禪定和嚴格的寺院戒律，不提倡對世俗事務的參與。由于他駁斥許多與他競爭教派的世俗性，所以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很快被尊崇為這個地區的神圣。[[58]](#_58_Guan_Yu_Zong_Ka_Ba__Can_Kan)永樂皇帝聽說了他，1407年派使者勸他來中國，宗喀巴以旅途漫長艱難而他身體有病為由謝絕了邀請。1413年，永樂帝再次派太監侯顯為首的使團出使說服這個僧人親自來朝廷。宗喀巴再次謝絕邀請，為了不疏遠中國皇帝，他派了他的一個門徒釋迦也失前往明廷。1415年，這個西藏使團到達中國，受到了大肆渲染的迎接，并得到大量禮物。釋迦也失則祈禱皇帝長壽，并表演魔術，舉行宗教儀式作為回報。他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在他1416年離開時，朝廷賜給宗喀巴禮物，也賜給他金銀器皿。永樂朝時其他西藏僧人也到過朝廷，得到銀器、絲袍及錦緞、茶的賞賜。

永樂皇帝與西藏的交往大多沒有什么政治色彩。盡管西藏僧人的到來有益于皇帝政治上的正統性，但僧人使者們進行的活動主要是精神和宗教儀式方面的，幾乎沒有透露出政治方面的暗示。西藏的僧人們并不清楚他們是明朝的附屬國臣民。他們的到來有利于商業，但幾乎沒有政治意義。皇帝向他們提出的惟一問題是重建驛站，以利于中國與西藏間的旅行和貿易。

明朝廷對于兩地之間安全通行的興趣來自對貿易，尤其是換取西藏馬的愿望。中國朝廷歷來不能飼養戰馬，不得不從外國獲取。西藏人將馬帶至邊境交換中國茶。對于各種品質不同的馬匹和茶制定出了明確的交換比率，因此這是不折不扣的貿易而不是不公平的朝貢制度。設立的茶馬交易機構（茶馬司，下面予以討論）用來監督和控制貿易。朝廷試圖維持對茶的壟斷，以便規定有利于中國的價格。但是，走私者常常攪亂和暗中破壞控制這項貿易的努力。他們以低于政府的價格向西藏人提供茶葉，有意打破政府的壟斷。

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西藏人都未覺得他們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們無須中國居中調解而維持著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關系。與蒙古的俺答汗的聯系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格魯巴派的領導人為了在與其他教派的競爭中增強其正統地位，與這個蒙古領袖會晤，并使他皈依，從而造成了建立一個令人生畏的聯盟的趨勢。17世紀早期，俺答汗的曾孫被挑選為四世達賴喇嘛時，這一聯合似乎就要實現了。然而，蒙古與西藏的聯合未能實現，蒙古的支持也沒有立即導致格魯巴派在與其競爭對手的爭奪中取勝。達賴喇嘛確定無疑的霸主地位直到1640年代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的軍隊粉碎了反對派之后才確立下來。[[59]](#_59_Xia_Ke_Ba__Zi_Ben____Xi_Cang)

## 中亞：與中國削弱的關系

蒙古統治曾使中國通過中亞而與波斯、中東、歐洲相聯系，但明王朝初期缺乏維持一個如此廣泛的商業和文化網絡愿望。元朝繁榮的歐亞貿易，對于洪武皇帝來說似乎沒有什么意義。防衛在中國西北部邊境沿線和現今蒙古一帶游牧的蒙古人及抵御該地區的主要居民突厥人各部，這才是使皇帝憂慮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在西北邊境建立一個緩沖帶是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此，他在對付北部相鄰各民族及沙漠綠洲的民族時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他希望將蒙古人及其他敵人從西北通道驅逐出去，而一旦他控制這個地區，就不再愿意維持與西方的關系。在這個時期，中國與中亞、中東的關系萎縮了。

朝廷將注意力集中于現代的新疆這一相鄰地區，而淡化在元朝的大部分時期中曾維持的與更遙遠的中亞地區的聯系。在新疆，明王朝統治者或是謀求控制塔里木河床綠洲的主要居民畏兀兒，或是試圖與他們建立友好關系。這些民族通常居住在天山以南，并依賴于從天山流下的河流從事自給自足的農業，輔之以與西方及相鄰的新疆北部的游牧民族，包括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蒙古人之間的貿易。這些城鎮的種族、宗教、語言構成的多樣性有利于商業的開展，從西亞來的商人可以保證得到很好的接待，找到與他們有著共同的語言、宗教和風俗的居民。一位15世紀初期的波斯旅行者[[60]](#_60_Heng_Li__Yu_Er____Ma_Ke__Bo)注意到一個城鎮中，艾米爾“建筑了一座宏偉的清真寺，在與它相對的地方，又建筑了一座很高的佛教寺廟”[[61]](#_61_K_M_Mai_Te_La____Yi_Ge_Dao_Z)，這就是多樣性的象征。

朝廷不那么專注于與準噶爾的游牧民或更遙遠的中亞地區打交道，準噶爾是新疆北部的草原，與南部雖然有綠洲點綴其間但大部分是干旱的沙漠環境形成強烈的對比，若干世紀以來一直是游牧經濟的中心。由于缺乏統一的領導，準噶爾的游牧民就難以與中國建立直接的長期的聯系，因為明王朝寧愿與顯赫的統治者打交道。有些貿易在中國的商人、官員與游牧人的頭人之間開展，因為后者需要農業定居地方的產品，他們與中國及沙漠綠洲都進行貿易。當沙漠綠洲國家或王國，或者中國對貿易加以限制時，他們就分裂動蕩。然而關于他們與明王朝的文獻極為貧乏，因為中國的記載集中在那些已經建立起來的公國方面。

明王朝第一次介入畏兀兒斯坦，即新疆南部，是因平定中國西北部所致。1372年，馮勝擊敗元軍在甘肅的殘部，在與中國邊境相鄰的畏兀兒地區設衛。[[62]](#_62___Ming_Shi_Lu__Tai_Zu_Shi_Lu)到1380年，明王朝的遠征已打開通到西域門戶哈密的道路，1391年左都督僉事劉真率軍進入哈密。[[63]](#_63___Ming_Shi_Lu__Tai_Zu_Shi_Lu)但他不久將軍隊撤出。朝廷顯然不愿意維持一條遠至哈密的耗費高昂的漫長的補給線，也不打算花費巨大代價在這個沙漠綠洲駐扎占領軍。朝廷的目的在于削弱哈密并防止它被利用為向中國進攻的前進陣地。敵對勢力控制這個綠洲會對中國邊境地區構成嚴重威脅。洪武皇帝通過支持這些軍事遠征已經暫時防止了敵對的國家或民族控制哈密，但直到這個明朝第一個皇帝的時代結束，真正的外交關系沒有建立起來。只是隨著他的兒子永樂皇帝——明朝的第三個統治者登基，更具有約束力的關系才發展起來。

洪武皇帝也沒有與所說的西域的更為遙遠的國家建立一種緊密的可操作的規章。洪武朝的中國文獻記載了由中亞的統治者帖木兒（跛子帖木兒）派出的官方“使團”，帖木兒在此時已征服和統治著波斯、中亞的大部分地區和印度北部。這些“使團”無疑是那些渴望與中國貿易的中亞商人帶領的商業機構，帖木兒與這些以商業為主旨的使團沒有聯系。這些商人機智地將自己描述成官方使者，并呈遞號稱是帖木兒的信，信件將中國皇帝當成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由于相信這些偽造的信件，1395年洪武皇帝派遣由傅安和太監劉惟率領的使團向帖木兒祝賀，并對他恰當地履行了作為中國皇上的一個附屬所應承擔的義務表示感謝。[[64]](#_64___Ming_Shi_____Di_332Juan__D)帖木兒對于這種以保護者自居的語調來表述他與中國皇帝的關系勃然大怒，立即扣留了使者。第二次使團于1397年從中國出發，他們受到了同樣的敵對的接待，并禁止他們返回故鄉。帖木兒曾聽到過許多廣泛流傳但被夸大了的中國穆斯林被迫害的故事，他決心為中國朝廷對待他的傲慢的態度，為他的宗教同胞所遭受的虐待進行報復。明朝與這位中亞征服者的關系顯然仍動蕩不定。

中國與塔里木河的綠洲及中亞更遙遠地區間的貿易和朝貢活動并沒有正常地開展。某些基本的物產，如馬匹、駱駝，某些奢侈品，如綠玉及所謂穆斯林藍染料——制作藍色和白色瓷器所必需的配料，都沒有運到中國。一項公平的商業和朝貢安排尚未完成。

正如西藏的情況一樣，是永樂皇帝主動促進與西域的和睦關系。他創設了四夷館和會同館以培訓來京的使節們所使用的各種語言和筆譯、口譯人才，表明了他教化外國人的迫切愿望。他一攫取權力就派遣使者出使哈密這個與中國最鄰近的塔里木河床上的綠洲，以促進外交和經濟的友好往來。幾個月內，當地的王公安克帖木兒（Engke Temür）即以馬匹為貢品回報朝廷，皇帝極為高興，冊封這個哈密的統治者為忠順王（原文為Ching-shun wang，現按《明史·西域傳·哈密衛》譯為“忠順王”。——譯者注）。[[65]](#_65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0)盡管明朝皇帝在哈密設立了衛，但并未管轄該地，也不指望在該地獲得稅收和軍事援助。衛的建立只不過是一個形式，不能解釋為政治控制。

然而，有一次永樂皇帝試圖將對哈密的影響發展為實際上的統治。哈密王室的后裔脫脫（Toghto）是在中國宮廷中撫養長大的，接受了中國價值觀念，皇帝計劃將他扶上王位以便利用其親中國的傾向。1405年，安克帖木兒被他的蒙古敵人謀殺，為皇帝提供了一個強加其候選人的機會。皇帝克服了脫脫祖母的抵制，不考慮統治與具有偉大的農業定居文化的臣民完全相反的、由差別各異的集團所組成的綠洲居住者所需要的截然不同的技能，就將這個年輕人扶上王位。結果，脫脫不僅不能適應新的環境，而且由于他酗酒成性，對政務漠不關心，疏遠了當地人民。他向明朝朝貢，但卻未能履行作為一個統治者所應承擔的其他職責。從一個明朝宮廷和京城中的食客轉變為邊境上的決策者，對于脫脫來說，這個轉變的代價太高了，過度緊張使他崩潰了。哈密居民對于永樂皇帝干預其內部事務的不滿日益上升，明王朝與他們的關系也緊張起來。1411年，脫脫之死才結束了潛在的敵對。[[66]](#_66_You_Guan_Zhe_Fang_Mian_Geng)

由自己的人民挑選出來的新統治者才真正穩定了與明朝的關系，并比脫脫更好地為中國利益服務。在此后的14年間，有16個朝貢使團，不包括那些私人派出的非官方使者及到中國邊境集市的商隊，從哈密到達中國。哈密統治者還提供了有關中亞的情報，允許那些來自更遙遠地區的貢使前往中國。[[67]](#_67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0)永樂皇帝的回報不僅是贈給哈密統治者及其親屬精美的禮物，并說服瓦剌蒙古人不再攻擊哈密。由此而來的朝貢關系給中國提供了馬、羊、駱駝、硇砂（天然產的氯化氨，可入藥。——譯者注）和玉石，而哈密的統治者則得到必須在中國國內使用的紙幣、絲綢，這兩者在中國都極其豐富。這種安排是公平的，并不會像后來那樣耗盡明王朝財政。

永樂皇帝對帖木兒帝國的政策在開始時卻并不成功。他又派使者去要求釋放早先被帖木兒扣留的使者，可惜他對于這位中亞統治者的權力一無所知。帖木兒部分因為他認為被明王朝侮辱，部分受他使中國伊斯蘭化愿望所驅使，企圖使用軍事征戰來控制中國的資源。在作出嚴密準備后，1404年他率20萬大軍出發侵略這個中央王國。明王朝幾乎沒有采取任何預防措施來對付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征服者所發動的戰爭，對中國人幸運的是，1405年2月18日帖木兒亡故。

對于中國人來說，同樣幸運的是帖木兒的兒子和繼承人薩魯克·巴哈都爾急于要與明王朝建立和睦友好關系。隨著敵意的大為消除，兩個王朝之間互相派出貿易和朝貢使團。永樂皇帝派遣陳誠回訪，向駐扎在赫拉特的薩魯克和以撒馬爾罕為基地的薩魯克之子兀魯伯（Ulugh Beg）贈送禮物。陳誠訪問結束返回，帶回了日記《西域使程記》和他沿途訪問的城市和國家的記述《西域番國志》。[[68]](#_68_You_Guan_Chen_Cheng_De_Qing)永樂帝在給薩魯克的信中將他與這位中亞統治者置于平等地位，以迎合后者。薩魯克組織了包括畫家吉亞蘇德—丁·納奎在內的使團前往北京以建立正常的貿易關系，并向皇帝呈送一匹漂亮的白馬和其他禮物。引入朝廷覲見皇帝時，使者們鞠躬致禮，但沒有下跪。皇帝迫切希望建立友好關系，以致對于這種在通常情況下被視為冒犯的行為視而不見。他讓使者們在宮廷中陪伴他，并與他一同出獵。吉亞蘇德一丁·納奎利用帝國的優待，記述了使者們在中國受到的富麗豪華接待，為后來的史學家們提供了無法估量其價值的明朝宮廷一瞥。[[69]](#_69_Mai_Te_La_De___Yi_Ge_Dao_Zho)

雙方互派使者的結果是建立了穩定的貿易和朝貢往來。從1407年到1424年，有20個使團從帖木兒帝國各地到中國。帖木兒帝國的使者和商人提供馬、羊、駱駝、玉石、硵砂，換回紙幣、長袍和絲綢。[[70]](#_70_Chen_Xun____Huan_Yu_Tong_Zhi)顯然，雙方都從這種安排中獲利。永樂皇帝鼓勵中亞的其他城鎮和綠洲建立適宜的關系。例如，和闐開始輸送優質玉石、吐魯番和喀什噶爾則輸送馬和羊。

1424年永樂皇帝之死是中國與中亞關系逐漸變化的一個標志。他對蒙古和越南的遠征已經遭到災難性的失敗；隨著15世紀的消逝，明王朝的軍隊開始衰落；1432年鄭和遠航中止后，海軍也倒退了。中國軍事力量的削弱促使包括中亞人在內的外國人擴大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的使者拒絕接受紙幣而要求得到有價值的瓷器、絲綢、緞子和衣物，要求提高他們輸入的產品的價格。他們帶著大批隨從來華，使朝廷的開支大為增加。走私盛行，朝廷開始顯現出反對外國的傾向。

哈密與明朝的關系也為同樣的問題困擾。到中國的哈密使團1432年5個，1433年7個，1437年5個。朝廷對此深為煩惱。1440年哈密使團頭領脫脫不花要求得到大量的茶、紗、絲綢，朝廷的官員們被弄得心煩意亂。當年，他們作出反應，限制哈密每年只能朝貢一次。也先1444年和1446年對哈密的入侵使明朝加強限制的嘗試落空。瓦剌統治者對哈密的控制使朝貢使團的次數及使團的人數都增加了，而明王朝對于使團帶來的貨物質量低劣的抱怨之聲不絕于口。即使在也先被擊敗和亡故之后，同樣的經濟和外交問題仍然存在，繼續困擾哈密與明朝的關系。非法貿易猖獗，明王朝為沒有節制的哈密使團人數，為從該城鎮輸入令人不滿意的、有時甚至是低劣的產品，為與其頭領日益疏遠的政治關系哀嘆不已。

永樂皇帝死后，中國與中亞更遙遠地區的交往更少了。例如，1424年以后，《明史》沒有記載任何來自和闐、喀喇和卓的使團，而在永樂皇帝時，它們曾數度派使。帖木兒帝國的中心撒馬爾罕在永樂皇帝死后的大約15年間還穩定地派使來華。內部的叛亂及與明王朝的誤解和責備導致了使團的削減。帖木兒的孫子兀魯伯為反復發生的暴亂所困擾，1449年暴亂達到高潮，發生了政變，兀魯伯被殺死。[[71]](#_71_Guan_Yu_Wu_Lu_Bo__Can_Kan_V)動蕩的局勢妨礙了派遣使者出訪外國。同時，明王朝官員則責備中國贈送給撒馬爾罕使者的禮物花費浩大，敦促皇帝拒絕接受劣等手工藝的貢品。由此產生的不愉快的事件終于使朝貢及官方關系中斷。

在15世紀最后的三分之一時期中，明王朝與哈密關系惡化了。15世紀60年代后期，禮部尚書苦惱地指出最近的哈密使團人數多達360人，卻只帶來了20匹馬，其中一些羸弱不堪，其他的不適于做戰馬。對于明王朝來說，這真是糟糕的比率，因為它要給如此龐大的隨從提供食宿。他提議限制哈密使團一年只能來一次，在接受貢馬之前中國官員應加以查驗，朝廷批準了他的建議。[[72]](#_72___Ming_Shi_Lu__Xuan_Zong_Shi)哈密仍無視中國的規定，數次違反規定派使來中國。這類經濟摩擦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明王朝與哈密的隔閡。

吐魯番莫臥兒國家的興起更加劇了雙方的障礙。莫臥兒人，即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穆斯林后裔，他們曾征服了吐魯番當地的畏兀兒人，并力圖增加他們對鄰近城鎮和綠洲的影響。1473年他們的統治者郁碌斯汗（Yunus Khan，即中國文獻中的阿里）入侵哈密并迫使畏兀兒統治者罕慎（Han Shen）逃亡中國。取得勝利后，他要求皇帝給他超額的禮物。[[73]](#_73___Ming_Shi_Lu__Xuan_Zong_Shi)明王朝軍事力量衰落的一個標志是不能籌劃發動解救哈密的戰役。1482年，罕慎利用哈密內部的動亂收復了哈密。[[74]](#_74___Ming_Shi_Lu__Xuan_Zong_Shi)這次外交關系的中斷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明王朝夢寐以求的馬及其他貨物不能輸入明王朝了。哈密和吐魯番之間的沖突還阻止了更遙遠的國家和綠洲派遣貢使。撒馬爾罕是少數幾個繼續派遣貢使的國家之一，但他們呈送的獅子令明朝的官員們不快，他們對飼養這種毫無用處的動物的花費甚為憂慮。[[75]](#_75___Ming_Shi_Lu__Xuan_Zong_Shi)

哈密和吐魯番間的斗爭并未因罕慎勝利重返哈密而告終。取得對哈密的控制就可使吐魯番處于支配中國至中亞道路的地位，吐魯番新的統治者馬黑麻渴望攫取這一霸權。1488年，馬黑麻假裝提議與罕慎聯姻，獲準帶一些部隊進入哈密，進入后他立即殺死太容易上當受騙的畏兀兒統治者。[[76]](#_76_Fu_Wei_Lin____Ming_Shu_____J)他很快占領了哈密，并拒絕了中國要他撤退和交還該城印綬的要求。1492年他似乎要放棄對該城的占領。然而，次年當中國支持的準備立為該城統治者的人到達時，馬黑麻即綁架了他。1495年，在那些主張采取行動的大臣，如馬文升等人的鼓勵下，明王朝發動遠征，將吐魯番軍隊逐出。中斷吐魯番貿易和朝貢的政策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497年遭綁架的哈密統治者得到釋放。[[77]](#_77___Ming_Shi_Lu__Xiao_Zong_Shi)但是，吐魯番并未放棄攫取對哈密無可爭辯的控制的努力，1513年其統治者滿速兒占據該城。

中國未能抵制滿速兒是其軍事力量日益衰弱的另一個標志。而且，在這時，那些與侵略政策有聯系的中國官員們都離開了政治舞臺。喪失了對哈密的控制，中國就不能順利地管理貿易和朝貢。現在，許許多多的使團違反明王朝關于貿易和朝貢的制度，招待供應使團的費用扶搖直上；走私猖獗，朝廷規定價格進行壟斷的能力大大削弱。結果，朝廷中越來越多的官員呼吁限制中亞朝貢使團。永樂皇帝時只有幾個官員上書主張加以限制，政治和商業地位的衰落使得這類給皇帝的奏章大量增加。明王朝由于專注于內部問題及先是蒙古人的、而后又是滿族人的嚴重威脅，所以不能制止對于朝廷有關中亞朝貢和貿易規定的嘲弄。例如，16世紀后期吐魯番的商人派遣了無數的“使者”，裝扮成官方使團，其實不過是貿易商隊。盡管明王朝官員明明知道這是詐騙，還是默認并允許他們進入中國。

許多中國人了解中亞人，并對他們有廣博的知識。四夷館和會同館的所有人員與來自所謂西域的使者商人有著私人交往，因此很容易獲取有關中亞的情報。同樣，中國商人和太監經常與哈密、吐魯番及西北方的其他城鎮、國家的商人和使節打交道，一些太監經常到邊境上去迎接中亞人并護送他們進京。朝廷也打算建立起一支通曉西亞事務的專門隊伍。16世紀早期提議改變西北邊境防務的楊一清，在朝廷官員聽取他有關哈密和吐魯番沖突的評論及建議前，曾在陜西任職達八年之久。馬文升在他被任為兵部右侍郎得以決策前，也在陜西任職八年。他的簡歷及題為《興復哈密記》的文章表明了他對于西北形勢的知識。[[78]](#_78_You_Guan_Ma_Wen_Sheng_He_Yan)簡而言之，說中國缺乏有關中亞的專門知識，對于中亞的事件一無所知的傳統解釋需要加以修正。

同樣，認為中國從其西北鄰人獲得的是稀罕無用之物的觀點也需要再審查。而且，中國的貨物，無論是作為禮品贈給中亞人的，還是在貿易中交換到中亞的，至少在整個15世紀，都沒有給明朝經濟帶來沉重負擔。贈賜給統治者和使節的禮品包括紙幣、絲綢、長袍、靴子、帽子及其他衣物，都是明王朝有剩余的產品。只是在15世紀晚期，使團帶著龐大的隨從人員，使團的每一個成員都要求并獲得禮物的時候，朝廷的支出才扶搖上升。朝廷作為貢品的回報贈賜的禮物也并不過分，并且常常是由中國人決定交換價值。《大明會典》提供了以下哈密馬的交換比價：

1.每一匹中等馬——一匹精絲、八匹粗絲，及價值兩匹粗絲的紙幣。

2.每一匹劣等馬——一匹精絲、七匹粗絲，及價值一匹粗絲的紙幣。

3.每匹新生的小馬駒及每匹死于途中的馬——三匹粗絲。

4.每匹西方馬——五件加襯里的著色緞袍。[[79]](#_79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1)

該書還提供了哈密貢品運送者帶來的駱駝、玉石、天青石、鋼刀、皮貨等的交換價值。比價是由中國人控制的，因此，他們確保交換不至于成為不能忍受的財政負擔。

除了朝貢交換之外，還有真正的商業關系。對于這類貿易朝廷也加以規定，也就是意味著從理論上來說，可以防止不利于中國的災難性的差額。朝廷指令貿易須在會同館內或附近的地方進行三至五天，禁止交易武器、鐵器、刀、剪子、繪有龍鳳及花卉圖案的羅紗。中國商人換取馬、玉石、皮貨，所有這些都是有使用價值的，而不是官員們抱怨的稀罕而無用的商品。[[80]](#_80_Ta_Men_Huan_Huo_De_Yang___Li)反之，哈密的使者及商人則被允許購買絲綢、瓷器、地毯及少量的茶。15世紀時，這種受到控制的私人貿易顯然是有利的，然而隨著王朝的衰落，商人們繞開朝廷對私人貿易的禁令。非法貿易猖獗起來，違禁物的交易也避開了朝廷制定的嚴密規章，未受相應的懲罰。貫穿于整個16世紀源源不斷地發出的禁令及皇帝的告誡表明反反復復給皇帝上書及皇帝的旨令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作用。正如一位研究明代經濟的學者指出，“官方規定國際貿易是非法的，但是，事實上，在地方當局的慫恿下，依然在進行著”[[81]](#_81_Huang_Ren_Yu____Ming_Zhao_De)。這樣的商業無疑對于商人和官員個人是有利的，但明王朝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卻被侵蝕了。

茶馬貿易為明王朝開始成功，后來失敗的貿易政策提供了又一個證據。馬對于中國的防務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明王朝既沒有飼養馬的專家，也沒有放牧足夠多的牲畜所需要的牧場。甚至本已不夠了的劃分出來放牧的牧場也不斷被農民侵占。1409年陜西有24個牧區，但到15世紀末僅有六個保存下來。王朝設立了苑馬司和太仆寺來管理牧區，檢驗馬匹，但是，有人仍然不斷地抱怨這兩個機構缺乏足夠的人員。耶穌會會士利馬竇提到：“中國人幾乎不知道馴馬……他們有無數的馬在軍隊中服役，但是這些馬都退化了……以致一聽到韃靼馬的嘶鳴就驚慌四逃。”[[82]](#_82_Li_Ma_Dou____16Shi_Ji_De_Zho)

王朝通過茶馬貿易從西北邊境地區和西藏得到所需要的馬。根據可以利用國外對茶葉的需求（因為茶比其他飲料保鮮的時間更長，比涼水更清潔，人們長期受凍后，茶能起到溫和的興奮作用）這個設想，明朝重設了始建于宋朝的茶馬貿易機構（茶馬司）。如果政府控制了茶葉，在與中亞人打交道時就有了討價還價的力量，因為他們要依賴明王朝供給他們這種飲料。于是，朝廷建立了對茶葉的壟斷，征收10％的實物稅，并購買了幾乎所有上稅后的茶葉，命令四川的部隊將茶葉從該省的種植地運輸到陜西的茶馬司分支機構。禁止私人進行茶葉的國際貿易，走私者被判以重刑，甚至被砍頭。設在河州、洮州、西寧、甘州的茶馬司分支機構由下級官員組成，他們的薪俸微薄，與他們所起的重大作用相比，極不相稱。朝廷仍被商業是卑賤的、監管貿易的官員不應當有相應的高級官階的觀點所束縛。盡管朝廷認識到需要商業，但仍藐視商業。[[83]](#_83_Ben_Zhang_Cha_Ma_Mao_Yi_Bu_F)

中國朝廷力圖完全控制這種貿易。邊境官員給那些獲得貿易特權的外國人頒發金牌信符的上半段，允許他們每三年來進行一次茶馬交易。朝廷決定的馬價如下：

上等馬：120斤茶

中等馬：70斤茶

下等馬：50斤茶

然而，只有成功地禁止私人輸出茶葉，茶馬司才能夠維持上述價格。朝廷期望每年能得到1.4萬匹馬，數目不算少。洪武朝后期及永樂朝，朝廷很容易地從中亞得到他們所要求的馬匹，這對于永樂皇帝五次征討蒙古的戰爭和其他擴張行動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在此期間他顯然得不到蒙古馬了。

也先的襲擊和由此產生的中國對外政策嚴重地損害了茶馬貿易。1440年代中期，也先對中國西北邊境地區的侵占攪亂了明王朝對茶馬貿易的控制。對茶馬貿易至關重要的信符金牌幾乎全部流失了。沒有這種憑證，政府就不能確定哪些外國人能與中國人進行合法貿易，同時也難以防止那些道德敗壞的中國官員和商人與中亞人交易。由于軍隊要對付也先的入侵，所以茶葉從四川到陜西的運送也被打斷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先的入侵表明了中國對馬的需求，但正是中國人自己中斷了馬匹的獲得。茶葉走私增加，政府似乎沒有能力維持其商業體制。

朝廷采取各種方法來恢復對茶馬貿易的控制。成化皇帝（1465—1487年在位）派遣茶使巡察邊境，禁止非法貿易。他還命令在陜西的空閑地種茶，以使軍隊不再承受運輸茶的負擔。陜西茶的產量增加了，朝廷不必依靠日益敗壞的軍隊。但這些努力未能恢復官方貿易。政府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馬匹，因為中亞人可以從私商那里得到價格更低的茶。

15世紀最后10年邊境貿易遇到更大的困難。當吐魯番開始向明王朝發出挑戰時，西北邊境局勢更加不穩定，朝廷恢復茶馬貿易的努力受阻。15世紀90年代陜西遭受了與吐魯番挑戰同樣嚴峻的旱災饑饉，但朝廷卻更加腐敗，這些都使茶馬貿易陷入危機。為了救濟陜西百姓，朝廷施行“開中”（中間人）法，即向那些自愿運送糧食到受災省份的商人供給一定量的茶。這種供給不僅減少了朝廷的茶葉貿易量，而且增添了新的競爭，一些商人用他們新獲得的茶葉與中亞人進行非法貿易。

1505年，負責陜西馬政管理的左副都御使楊一清寫了一個奏章，提出了一個挽救茶馬貿易的計劃。他提議重建金牌制度，并由邊境官員對這種許可證進行嚴格的監察，以杜絕假冒。他還建議皇帝增加茶使，以便根除威脅政府貿易的“惡草”——楊一清對腐敗的邊境官員的比喻。按照他的計劃，將對走私商及與他們勾結的官員處以包括處決在內的嚴厲懲罰。實際上，楊一清打算恢復明王朝最先幾位皇帝時期的體制，即由中國政府監察和控制的體制。然而，向邊境地區運送茶葉仍然是一個問題，楊一清不得不尋求與商人通融。他提議商人在陜西購茶并將茶運送到茶馬司所屬的分支機構，并在那里領取銀兩作為其服務的報酬。他的計劃是確保政府仍然是惟一合法的有權進行茶馬貿易的機構。然而，商人們并不遵從他的計劃，并蓄意破壞恢復官方貿易，因他們將茶葉直接出售給中亞人肯定比出售給明王朝得到的利潤更為豐厚，于是他們就將茶運過邊境。16世紀，明王朝為其他國內和國外問題所牽制，沒有能力制止走私。1513年，哈密陷落，稍后，明王朝與蒙古人關系動蕩不定，這些進一步破壞了茶馬貿易，16世紀后期和17世紀早期，茶馬貿易實際上不存在了。

## 從女真到滿族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起初，中國東北邊境對于明王朝北部最不具有威脅性；然而，最后，正是這一地區的人民導致了明王朝的垮臺。[[84]](#_84_Ben_Jie_Da_Bu_Fen_Nei_Rong_X)該地區的主要集團是女真人，他們的祖先曾征服中國北部，建立金朝（1115—1234）。1234年被蒙古人擊敗后，一部分女真人在中國居住下來，但是，無論是一直留在故土的，還是從中國中心地帶遷回的，都保留了他們獨特的種族特性。到明王朝早期，女真人至少發展起了三種不同的經濟。在最北部，那些居住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河谷的女真人，是原始的狩獵人和漁民，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中國人差異之大以致明王朝將他們稱為“野人女真”。居住在西部的是游牧民，過著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南部，即建州和毛憐的女真人，其社會與中國人相似，一般已定居務農，他們最終成為明王朝的最大憂慮。

元朝時，上述土地置于蒙古人的統治之下，洪武皇帝驅逐了末代元朝統治者，為女真人開創了新的可能性，也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危險。在明王朝最初的幾十年間，蒙古的分遣隊仍然在女真人土地上游蕩，親蒙古的集團仍統治著邊界那邊的高麗。1362年以后遼陽的蒙古總督的納哈出謀圖從他在女真土地南端的基地向外擴張，高麗則打算攫取對高麗人居住的遼東地區的控制。高麗擔憂居住在其邊界以外的朝鮮人對其統治的潛在威脅。

洪武皇帝最初的目標是納合出。納哈出從他在沈陽以北70英里的金山基地出發襲擊明王朝在遼東新建立的衛所，在一次襲擊中，他的部隊殺死了5000名（中國）士兵。洪武皇帝專注于平定殘余元王朝的忠實支持者，對東北地區一時不能有大的作為。然而，14世紀70年代晚期和14世紀80年代初期他對蒙古軍隊的一系列勝利使納哈出的一些支持者叛變，于是他采取了更富有侵略性的政策，如將叛變者編入遼東的千總，并向北部和東部的納哈出部隊挑戰。1387年，洪武皇帝派遣馮勝率20萬大軍擊敗納哈出。馮勝渴望避免軍事沖突，派遣下屬提出寬厚的納哈出投誠的條件。納哈出懾于明王朝強大的軍隊而投降，中國人遵守了他們的給予寬大的保證。洪武皇帝封納哈出為海西侯，對他的助手也賜予了封號及與他們新職位相應的禮品。他將納哈出的一些部隊收編入明王朝軍隊，不久前，這些人還是明朝的敵人。朝廷沒有懲罰、監禁、處決以前的敵人。無疑，朝廷的政策給尚未受招撫的蒙古人和女真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結果有利于明王朝在東北實現和平的企圖。

朝鮮也決意保衛他們在女真人地區的利益。高麗朝廷最初極為恐慌明朝進抵遼東，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蒙古人。1388年，高麗國王組織了一次征戰以將明朝軍隊逐出遼東，然而，李成桂率領當地的軍事將領集團倒戈，推翻親元的君主。李成桂蔑視蒙古人，厭惡蒙古人對朝鮮的侮辱。1392年，李朝取代高麗，新王朝的政策專注于積極安撫日益增多的居住到高麗邊境的女真人。野人女真發動的一次毀滅性戰爭迫使建州左衛的女真人從松花江地區南逃至圖們江兩岸，并以此為基地發動對朝鮮的襲擊。軍隊數次威脅和反擊迫使建州左衛女真人的頭領猛哥帖木兒屈服，并于1395年向朝鮮進貢，此后十余年，他一直承認朝鮮名義上的宗主權。[[85]](#_85_Yuan_Yuan_Yi____Jian_Zhou_Zu)建州頭領阿哈出（Akhachu）也從滿洲北部遷移至高麗邊境，同樣被迫向李朝統治者進貢。中國朝廷日益焦慮地注視著朝鮮對女真人取得的成功。盡管對東北邊境構成主要威脅的納哈出的勢力已經消除，但它對女真的政策并未取得如此的成功。

早期的明王朝不能夠、也沒有去追求蒙古人曾對女真人施加的控制，然而它創建了一種組織原則，這一準則最終成為處理與東北邊境沿線的各民族關系的主要手段。它不能如同蒙古人那樣對女真人征稅。與蒙古人不同，早期明朝的中國人沒有在遼東和滿洲北部建立驛站，以利于官方郵件的傳遞及加強對這個地區的控制，這表明他們沒有取得如同元朝那樣的權威。明朝盡管沒有取得占優勢的地位，卻建立起了一種體制，這種體制使與女真的關系正規化，最終使明朝獲得與女真人交往的手段。洪武皇帝時，明朝在遼東設衛，后來在永樂皇帝時又在滿洲設衛。然而衛的設立并不意味著明朝的統治。女真的頭領并沒有真正地收編入明帝國，他們為自己而不是為朝廷征收稅賦和征召軍隊。明朝衛所的建立也不表示女真的頭領已向一個更加漢化的社會邁進。衛所只不過是明王朝重新確定傳統的中國對外關系的一個方便的工具。從衛所的設立產生了一個令人愜意的然而卻是把人引入歧途的觀點，即女真人已接受了中國的世界秩序，承認他們處于明王朝的“屬國”地位，并意識到中國文明的優越性。正是在這樣的“理解”下，中國朝廷批準了與女真的商業和朝貢關系。

需要解釋的是，女真為什么會接受這樣一種被不正確地描述為“屬國”或臣民的、至少在禮儀上將他們貶低了的地位。一種解釋是他們將明朝的批準當作合法性的表證。女真頭領利用中華帝國給予的榮耀和特權來支撐他們自己在人民中的地位。[[86]](#_86_Guan_Yu_Zhe_Zhong_Guan_Dian)另一種解釋是，他們可以依賴中國的支援來反對朝鮮及其他敵人。對中國援助的希望也許是一種幻想，但有時對中國軍事援助的請求也是一種威懾，能制止潛在的敵手。然而，“不論這些解釋有多少價值，首要的考慮似乎是經濟方面的。女真人希望得到中國賜給每一個朝貢使團的禮物，渴求那些能在貿易中得到的中國貨物。他們接受中國的政治體制，以便為他們的民眾獲得即便不是必需的，但也是有用的產品”[[87]](#_87_Luo_Sa_Bi____Nu_Zhen_Ren)。

總之，到洪武朝末年，對女真政策的基本內容已經形成。滿洲的絕大多數居民，除去野人女真外，都與中國保持著和平。然而，明王朝與其東北鄰居間尚未建立起適宜的關系。衛所制度幾乎還沒有擴展到滿洲，朝貢和商業的規章相對地說也還沒有形成。明朝宮廷中，還沒有這方面的專家和謀士，不論他們是漢人還是女真人。

永樂皇帝再次承擔起為明朝與女真關系設計政策框架的責任。他抑制住自己不對女真施行對待蒙古人那樣的侵略性政策。他依靠外交手段去確立他所希望的關系。在投人對蒙古戰爭之際，他不希望在東北樹敵。他尋求與女真人的和平，防止他們與蒙古人或高麗人結盟，從而對中國邊境構成威脅。贏得女真人的一個方法是建立朝貢和貿易的正常體制，這對東北部鄰人及明朝雙方都有利，而明朝也需要并渴望得到某些女真的物產。最后，永樂皇帝將遼東與其他女真人更北部的地區加以區別。遼東被定為明王朝正規行政管理的一個部分，設有地區軍事機構（都司）及相應的軍事組織，承擔與中國內地省份相同的財政義務，這些與加在中國中部諸省并由它們普遍承擔的職責相似。

永樂皇帝并不指望在女真人地區建立的都司、衛發揮同樣的作用。他授予女真人頭領官階及頭銜，但他們沒有義務參加明朝的征戰，也不要求他們繳稅。雖然授予他們印章及禮物，但明王朝肯定沒有將他們置于自己的管轄之下。一般說來，皇帝只是認可對當地頭領的任命，既沒有能力，也不打算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明朝沒有軍事和政治力量足以防止個別的衛的勢力過分強大。在明王朝初期，衛只由相當少量的人口組成，但這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經濟狀況及不健全的管理體制，而不是明王朝政策的體現。“利用野蠻人遏制野蠻人”（以夷制夷）的政策沒有實施，也沒有力量真正去實施。

盡管永樂皇帝對那些更靠近中國的從事游牧和農業的女真人的處理顯然比對那些以狩獵和捕魚為生的野人女真的處理更為成功，但他既關注南方女真人，也關注北方女真人。在他登基后的兩年內，至少派遣了11個使團勸說女真人與中國建立適當的關系。[[88]](#_88___Ming_Dai_Man_Meng_Shi_Liao)無疑，永樂朝時，中國對于女真及其他亞洲腹地諸族施行一種積極的政策。那種認為明代中國畏懼和憎惡外國人、力圖限制對外關系的觀點并不適用于永樂時代。

明朝首先向與永樂皇帝關系最密切的建州女真提出和議，中國及朝鮮的文獻均宣稱建州女真頭領阿哈出之女被納入永樂皇帝后宮之中。永樂皇帝派出的第一個使者自然是前往建州。同樣也不奇怪，1304年12月，阿哈出同意在他那個地區設衛。盡管在永樂朝，建州女真經常遷徙不定，但他們一直與明王朝保持著朝貢和外交關系。朝廷則封阿哈出的兩個兒子為永樂朝在建州設立的179個衛中的兩個衛的指揮。猛哥不花當了毛憐女真的頭人，而朝廷賜給漢族姓名李顯忠的另一個兒子最后受權管轄建州。明廷還在居住在現在哈爾濱市附近松花江與阿什河匯合處的海西女真人中設立衛所。海西女真人生活方式較不固定，而且其地理位置比建州離中國更遠，因此這種關系的建立更為引人注目。

起初，建州左衛女真人對明朝和議的態度較為強硬。他們的頭領猛哥帖木兒早先曾與李成桂結盟，并接受其管轄。1404年他受邀到朝鮮首都，國王封給他王室衛隊中的一個頭銜，并讓他在鏡城食邑萬戶。他似乎成為朝鮮的忠實臣民。永樂皇帝沒有放棄，仍堅持勸說這個女真頭領歸順。猛哥帖木兒由于得到朝鮮的大力支持而拒絕永樂皇帝的和議。明王朝由于沒有準確地使用猛哥帖木兒的封號而觸怒了他，勸和活動更加困難。最后，1405年，明朝欽差王教化用恰到好處的尊敬語調給他寫了一封信，使他相信應當與中國人同甘共苦。直到起身赴明王朝宮廷前，猛哥一直沒有對他的朝鮮保護人透露他已改換門庭的風聲。永樂皇帝賜給他封號及禮物，任命他為新設立的建州左衛長官。猛哥帖木兒的欺詐背盟行為令朝鮮朝廷勃然大怒，他們取消了建州左衛的通商特權，拒絕供給鹽、馬、牛、鐵，以示報復。[[89]](#_89_Shi_Tian_Wei____Guan_Yu_Ming)他的部隊與朝鮮人立即爆發敵對沖突，1411年他被迫從朝鮮東北邊境地區遷移到鄰近中國的鳳州。到永樂朝末年，猛哥帖木兒力圖在忠順于中國與朝鮮間維持不穩定的平衡。他從與中國的貿易中獲取豐厚的利益，但仍害怕朝鮮的武裝進攻。

朝鮮朝廷意識到中國人向他們領土逼近而給他們的安全帶來的嚴重后果，對此焦慮不安。隨著東北邊境沿線所有的外國人都歸順了明朝，朝鮮人惟恐他們也會步其高麗前輩的后塵，成為另一次征服的犧牲品。明朝已經誘惑了那些早先在朝鮮朝廷供職的女真人，勸說他們改換門庭。在給明廷的一封信中，朝鮮堅稱他們有權合法地占有女真人的土地，指出兩個李氏統治者的陵墓還在這一地區。他們竭力爭取，但徒勞地想保留住猛哥帖木兒對朝鮮的效忠。皇帝特別提到猛哥是皇后的血親，壓制朝鮮對于這個女真頭領新近政治轉向所持的反對意見。但是，他也接受了朝鮮方面的可能追溯到遼金時期的部分領土要求，然而沒有放棄那兩座陵墓所在的地區，并強迫朝鮮將陵墓遷出。在明朝的大部分時間，中國與朝鮮在女真人歸屬的問題上的爭奪仍繼續進行。

到1410年，永樂皇帝已經建立了一系列衛所，取代了朝鮮在女真人中的影響。他在圖們江、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的女真人地區贏得了和平。中國政府積累了關于女真各部及其頭領的專門知識。這些知識有助于規定女真各部的等級，并按等級給他們賞賜。這里應當再次強調，衛所的建立并不意味著政治統治的施行。

即便是在努兒干野人女真地區建立的軍事機構（即努兒干都指揮使司。——譯者注）也不充分意味著政治控制。1403年，永樂皇帝派遣欽差大臣勸說野人女真歸順，但結果令人失望。兩個野人女真部落攜帶禮品白隼來到朝廷，但未能維持有效力的關系。1409年，永樂皇帝命令亦失哈，一個海西女真人出身的太監，率遠征隊到黑龍江口招撫野人女真。兩年后，亦失哈才帶領1000人乘25艘船出發北上。他受到女真頭領的熱忱接待，他也向他們贈送了禮物。他們同意設立都指揮司，并派貢使隨同亦失哈到明朝宮廷。1413年，皇帝再次派亦失哈前往努兒干會晤女真頭領，并修建永寧寺以便推進佛教在居無定所的女真人中傳播。[[90]](#_90_Yang_Yang____Ming_Dai_Nu_Er)他制作了一塊石碑，上面用中文、女真文及蒙古文記述這次遠行。他熟知女真人的風俗、觀念，他的努力得到了豐碩的回報。[[91]](#_91_Guan_Yu_Yi_Shi_Ha_Geng_Xiang)他和永樂皇帝說服女真人同意在努兒干建立驛站，這不僅為官方郵傳提供方便，而且行商也將依靠驛站得到食宿供應。

亦失哈的活動及永樂皇帝的政策使他們的部分目標得以實現，但這并沒有轉化為對該地區的政治管轄。朝貢和貿易開始從努兒干進入中國，女真頭領們接受了明朝的封號，佛教在當地民眾中傳播，驛站為商業和交通提供了便利。然而，明王朝并未支配野人女真的政治命運。它只是單純地維持了明朝在遙遠的滿洲東北地區的存在，而在永樂皇帝死后，要維持這種存在也越來越不容易了。1426年到1432年，宣德皇帝數次派遣亦失哈帶隊乘船遠征野人女真地區。第一次出使，他受命修建碼頭和庫房，以便供應擬派駐努兒干都司的官兵。第二次出使，他為新任的頭領頒授印章，給其他與明朝合作的女真人贈送禮物，他還重修了幾年前遭受嚴重損壞的永寧寺。此后不久，出使就終止了。1432年的出使是明王朝派出的最后一個官方使團。朝中的官員們認為遠行耗費太大，由于費用問題及女真人的反對，他們還放棄了亦失哈修建的庫房及碼頭。到15世紀40年代，朝廷失去了公認為設立在野人女真中的不穩固的基地。

然而，明王朝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促進了建州和毛憐女真人的漢化。1417年，朝廷在建州設立地區佛教徒登記處，這表明至少一小部分女真人皈依了佛教。朝廷還鼓勵那些不抱敵意的女真人在中國境內鄰近邊界的地區定居，朝廷為他們設了安樂、自在兩個居民區。[[92]](#_92_Jiang_Dao_Shou_Xiong____Guan)為了幫助移民并促使他們居住下來，明王朝還供給他們長袍、谷物、紙幣及構筑房屋的材料。隨著他們漢化的日益加深，他們開始為朝廷提供有用的服務。他們不僅向皇帝進貢，與中國商人交易，而且擔任口譯、筆譯、搜集情報、護衛使者等工作。有的參加了皇帝的貼身衛士錦衣衛。他們關于女真人語言、風俗、政治的知識是明王朝的無價之寶，朝廷也為他們的專門知識給予豐厚的獎賞。

同時，越境進入女真人地區的漢族人現身說法，將漢文明栩栩如生地介紹到該地區。他們中一些人是與女真進行非法貿易的商人，另一些是邊境沿線對朝廷軍事和財政的勒索苛求憤恨不滿的農民和士兵，還有一些是在早期明朝與女真敵對行動中被俘虜人員的后裔。

無疑，中國的流亡者對女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教導和鼓勵女真人——特別是海西和建州女真人——成為農耕者，教他們的被保護人使用農具和農業技術；他們作為工匠和訓練有素的技工在女真人中服務；他們在軍事技術和冶煉鐵方面給“未開化者”以指點。[[93]](#_93_Luo_Sa_Bi____Nu_Zhen_Ren)

以官方身份與女真人共事的各種漢族人也影響并促進了東北各族文化的變化，而這種文化將發展為中國文化本身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分支。比如太監，一方面他們經常充任使者訪問女真人；另一方面，他們又往往是在邊境迎接女真使者的第一人；有時，派出的太監并非漢族人，這樣他們又成為漢化的一個樣板。具體的收益似乎都落到了那些接受了漢文明的人身上。太監通常都得到皇帝的信賴，被委以廣泛的權力。

同樣，邊境上一些與女真人打交道的軍官也是漢化了的非漢族人，他們成為效法的榜樣。衛所的建立對于推動女真的變化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許多女真頭領原來地位軟弱，而一旦被任命為衛所的頭目，被賜給禮物、印章，得到進行貿易的準許，他們的地位就得到了加強。明朝的任命和支持給他們提供了機會，在他們自己所屬的民族與中國朝廷間充當外交和商業的中間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明王朝的政策培育了一個更大規模地、更完善地組織起來的女真社會。

明王朝與女真人的經濟關系在向中國提供有價值的商品的同時，也促進了滿洲居民社會的變遷。從朝廷得到“特許證書”（誥敕）或金牌（信符金牌），女真朝貢使團沿著從開元和撫順的指定路線，穿越遼東到山海關進入中國。永樂皇帝時已出現了對偽造的印信的指責，但問題還不算嚴重，政府只是半心半意地防止假冒濫用。覲見皇帝時，女真使者們依照其級別和地位得到紙幣、染色緞子、絲、長袍、靴子、長統襪等禮品。對于朝廷來說，禮品都是現成的，并不算貴。因此只要使者的數目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實際上朝貢關系并不會導致財政枯竭。而女真人則送給他們從蒙古人或朝鮮人那里得到的馬，大概也是從蒙古人那里得來的駱駝、毛皮等貢品。他們還呈送了許多奇異的外國貨，諸如大隼、鷹還有阿膠——一種治療癱瘓、哮喘、咳嗽及其他呼吸系統、循環系統慢性病的膠狀物。大致說來，朝廷從每一個進貢使團收取至少一種必不可少的產物，用以表明它從交易中有所得。如果每個使團的人數都增加，對禮物的要求也隨之增加，那么就存在明王朝財政的重大流失的可能。此外，明王朝在危難時期還要為貧苦之中的北方、東方的女真人及遼東的漢族人提供救濟谷物，這也是一筆潛在的花費。永樂朝時，尚未因這些行為而出現明顯的困難和浩大的費用。

看來，女真人與中國商人、官員之間的貿易是互利的。在京城及1406年建立于開原、廣寧的邊境集市上，女真人以馬匹交換絲、棉，交換比率按馬的優劣來確定。朝廷官員先挑選他們所想要的馬，把馬送到在遼東設立的24個牧區，然后才允許中國商人交易剩余的馬。只要朝廷能制止它自己的商人走私絲、棉給女真人，那么，它就得到它需要的馬。人參是中國在與女真人交易中要獲得的另一種寶貴的商品。中國人宣稱這種根莖對健康極其有益，大加贊賞，是不會被誤認為稀罕無用的奢侈品的。因此，商業為中國提供了寶貴的商品。另一方面，女真也得到了即使不是必需的，但也是有用的中國紡織品、谷物，諸如鐵器等工藝品和制成品。雙方均從商業中獲利。

永樂皇帝之死使原先與女真發展起來的穩定互利的關系開始松弛下來。不久，與他當朝聯系的擴張性對外政策就被廢止了。而在1449年土木大潰敗之后，朝廷處理外國人事務更加小心翼翼了。朝鮮人謀圖利用明朝的退守政策，以便在女真人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李朝、明朝、女真人的三角關系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有時與其他方面互相抵觸的利益，永樂皇帝死后，這種利害關系引發了沖突。敵對和爭奪日益增長的一個標志是女真人持續遷徙。繼承其父李顯忠為建州頭領的李滿住屢次懇求明廷允許他遷入中國。李朝統治者向他及他的人民施加壓力，企圖向他征收賦稅和勞役。李滿住在他的人民中的地位部分取決于他向他們征收賦稅和勞役的能力，部分依賴于明朝的認可。他為朝鮮的威脅而憂慮，因此從中國尋求保護。也許是出于對一個統一的具有相當規模的女真人集團在中國邊境沿線定居的擔憂，明王朝拒絕了他的懇求，迫使李滿住遷往離朝鮮邊境不遠的地方。襲擾和入侵破壞了女真人和李朝之間的關系，直到1434年朝鮮軍隊擊敗李滿住的部隊，迫使他遷離，1437年李被迫再度遷移。李滿住苦于一直得不到明朝的支持，最終投靠了瓦剌頭領也先，與他結成反中國的聯盟。

建州左衛也卷入了與明朝和李朝的斗爭之中。起先，建州左衛頭領猛哥帖木兒曾疏遠朝鮮，因此，1433年猛哥帖木兒及其子被與他敵對的一個頭領殺死，朝鮮對此頗為稱心。實際上，朝鮮在會寧建了一個要塞，企圖從這一突變中謀利。建州左衛現在意識到沒有了頭領他們弱不堪擊，于是渴求到中國避難。但明王朝不允許他們進入。他們只能自己設法救自己了，他們接受猛哥帖木兒的同父異母兄弟范察繼任建州左衛頭領，而已故頭領之子董山的繼承權則被范察置之不顧。范察帶領他的人民數度遷移以躲避包括朝鮮在內的敵人的攻擊。范察避開了敵人后，但在若干年中，他又面臨著他那已長大成人的侄兒的競爭。1442年，明王朝為了防止全面的敵對，出面調解他們的爭端，承認董山為建州左衛長官，同時為范察另設建州右衛長官的職位。他們的關系暫時擺平了，但明王朝、建州左衛、右衛及朝鮮之間的潛在沖突隱藏在表面現象之下，隨著瓦剌頭領也先的崛起而爆發出來。

對于明王朝的政策制定者來說，女真各部之間的關系真是一團錯綜復雜的亂麻。猛哥帖木兒的姊妹嫁給李顯忠，是李滿住的母親，而李顯忠的女兒又是猛哥帖木兒的兒子董山的妻子。[[94]](#_94_Wu_De_La_Fu____Nu_Zhen_Ren_D)李滿住的姊妹又許配給范察。這些姻親關系造成建州、建州左衛、建州右衛之間敵對與聯合交錯并存的關系，使明王朝難以形成一種對建州各部都適用的明智的政策。

在這個時期，明朝與女真的經濟關系也惡化了。女真卻渴求擴大貿易和朝貢，而明王朝此時要設法限制。女真人派出為數眾多的所謂使團，其實基本上是商團。1436年有50個使團從女真各衛來到中國，而每個使團的人數都大大增加，以致有幾個使團多達3000人至4000人。供給如此眾多的人吃住，使明王朝花費甚巨。同時，貢品的數量和質量卻大大下降。人們指責貢使粗魯無禮、酗酒成性，有的甚至被斥為土匪強盜。據中國史書記載，他們搶劫傷害平民百姓，購買違禁商品，辱罵虐待驛站吏卒，索要無度，在交易中供給奢華和用處不大之物。總之，早先對雙方有利的朝貢和貿易的經濟關系此時已成為明王朝的負擔。朝廷為接待女真使團、籌辦禮品、進行貿易花費了巨額款項，而得到的是沒有價值的商品和對它的法律制度的蔑視。有時，中國自己的商人和官員們在女真人身上謀私的行為也加劇了朝廷的困難：

中國文獻反復引證那些對申請許可進入中國的使節索要和經常收受賄賂的官員的事例。文獻還指責一些官員扣減給“野人”的禮物，襲擊他們的居住點而激起女真的侵襲……中國的典籍還進一步承認一些中國貨物粗制濫造、質量低劣。[[95]](#_95_Luo_Sa_Bi____Nu_Zhen_Ren)

顯而易見，永樂皇帝創立的經濟關系在他死后顯然已不復存在。

也先1449年的襲擊更是火上澆油，進一步加深了女真與其中國和朝鮮鄰人之間的分裂。幾個女真頭領，包括董山、李滿住，在中國致力于抵御瓦剌的侵襲時背叛了明朝。朝廷采取的對策是：在遼東境內修復和建筑一段新的長城；暫時關閉邊境市場貿易；限制在安樂、自在及中國其他地方居住的女真人數目；在制定針對女真人的政策時與李朝統治者合作。對此，建州和建州左衛予以反擊，他們指控中國背盟，并進行襲擊。1467年，中國和朝鮮暫時從“女真困擾”中擺脫出來。1466年，明朝扣留了親自率團來訪并對中國禮品表示不滿的董山，并將他處決。1467年，中國與朝鮮的聯合部隊擊敗建州女真，殺死李滿住。在整個15世紀70年代，遼東巡撫陳鉞在朝廷中權勢顯赫的太監汪直的支持下，時時無緣無故地攻擊原先友好的女真諸部，向合法前往朝廷的女真使者以收取禮物為名勒索賄賂。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巡察遼東，反對陳鉞的所作所為，汪直、陳鉞反誣馬文升煽動女真，最后朝廷將他調到其他邊境地區。

15世紀80年代早期汪直倒臺，與此同時朝廷改變了對女真的政策，對女真的敵意減少了。明王朝覺察到陳鉞在汪直的支持下時常欺壓詐騙東北邊境沿線人民，因此放棄了針對女真的軍事行動，重開邊境馬市，允許女真各衛派使朝貢。朝廷官員甚至容忍違背朝貢和貿易的有關規章，因此，女真使者來訪更為頻繁，隨從人員更為龐大，索求更多禮物，有時與中國商人進行非法貿易。然而，相互間的和平從15世紀后期延續到16世紀中期。

在這相對和平時期，女真人內部卻經歷了劇烈的變化。隨著董山、李滿住之死，原有的由出生于自元末明初以來的統治家族來決定女真人頭領的繼承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由于缺乏資料，尚不能清楚地了解導致這一變化的女真人的內部動力，但他們開始轉變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是個別女真集團的規模增大。15世紀早期，衛通常只有數百居民，但一個世紀以后，女真頭領往往統治著數千人以上，甚至數萬人。頭領權力的取得往往是憑借他們的功績而不是出身。發生變化的又一個證據是女真對明朝農具的需求上升，證明在中國東北邊境的鄰人中定居傾向有了發展。同樣，女真人關注的焦點也越來越轉向中國，而朝鮮的影響日趨減弱。

16世紀后期，和諧友好關系結束。部分原因是女真社會的變遷。甚至在早些時候，在嘉靖朝（1522—1566年）時中國再度限制朝貢和貿易，強制執行現有的規章制度。雙方關系就已呈現出緊張局勢。然而，直到16世紀70年代，才爆發了首次沖突。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王杲因不滿明朝對商業的限制而襲擊中國的居民點。朝廷任命李成梁——一個朝鮮血統的軍事將領去平息“桀驁不馴的野蠻人”。在與王杲鬧翻了的兩個女真頭領覺昌安和他的兒子塔克世幫助下，1574年李成梁擊敗并殺死王杲。在以后的10年中，李成梁多次受命鎮壓建州頭領王兀堂和海西女真頭領逞仰奴的部隊，但他最有影響和歷史意義的成就是對王杲之子阿臺（A-tai）的勝利。1582年，他擊敗阿臺并焚毀建州女真頭領的營寨。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大火要了覺昌安的命，而在混亂中，塔克世也被李成梁的部隊殺死。

當努兒哈赤被證實為覺昌安之孫、塔克世之子時，這一次偶然殺害的嚴重性就更顯而易見了。[[96]](#_96_Guan_Yu_Zui_Xin_De_Nu_Er_Ha)努兒哈赤——清朝第一位皇帝的祖父，滿族人民的第一位組織者——立即要求為其祖父和父親之死予以補償。李成梁也確實向這位將向明朝發起挑戰、而他的兒子和孫子最終推翻中國王朝的女真頭領送了禮。

努兒哈赤并不滿足于這些微不足道的禮物，因為他志在成為東亞舞臺上的主要角色。通過形成一個能維持相當數量的人口的農業社會及發展起一個能夠供給自己的農具和武器的制鐵工業，女真人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了達到他的目標，他很快認識到要將女真人統一起來。他壟斷了人參、毛皮和珍珠，控制了金銀礦，這就為他統一女真、建立軍事武裝及將漢族人吸引到他這邊來提供了物質資源。中國的叛變者是極為珍貴的，因為他們可以給他提供治理一個龐大的女真政府所需要的管理和財政方面的技能。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女真政府，他需要有文化和能勝任管理的中國人幫助。在控制了滿洲財富的有利條件下，通過聯姻和征服，到17世紀早期，他成為這一地區的主宰，在中國和蒙古謀士的幫助下真正進行了統治。他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致將女真以外的各族都匯集到他的旗幟之下，他所領導的各個集團可統稱為以女真人為主要成分的滿族人。1616年，努兒哈赤稱帝，國號金，采用這個國號顯然是想把他的政府與曾經在12世紀至13世紀早期統治中國北方的女真王朝相聯系。

努力哈赤的崛起事實上屬于清代的歷史，但它再一次具體生動地表明亞洲腹地諸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明朝繼承蒙古人的王朝——元朝（1279—1368年），后續的則是滿族的王朝——清朝。實際上，在過去的七個世紀中，亞洲腹地的民族統治了中國將近一半的時間。這個事實，賦予明朝與亞洲腹地各族關系新的重要性，然而在中國文明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關于明朝與北方鄰人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對人們廣泛地持有的以下假定提出挑戰，即明王朝處理外國人事務既無知，又僵化頑固。朝廷及其官員、太監，有時商人，都從與亞洲腹地的朝貢和貿易中獲取利益，因此，出于商業與安全方面的原因，他們需要關注其北方和西方的鄰人。

（呂昭義 譯）

[[1]](#_1_4)對于亞洲史料的引用一直囿于最低限度，本章作者向讀者提供的引用東亞及中亞史料的著作有：《明代中國與哈密及中亞關系，1404—1513：中國對外政策的再考察》（學位論文，哥倫比亞大學，1970年）；《明代與亞洲腹地的茶馬貿易》，載《亞洲史通訊》，4，2卷（1970年），第31—39頁；《也先的傲慢和明代中國的偏見》，載《蒙古學會簡報》，16，2卷（1970年秋），第31—39頁；《明代中國與吐魯番》，《中亞雜志》，16，3卷（1972年），第206—225頁；《鄭和與帖木兒：有何關系？》，載《遠東》，20，2卷（1973年12月），第129—136頁；富路特、房兆楹編輯：《明人傳記辭典》中的傳記（紐約，1976年），第1—2、11—15、416—420、479—481、683—686、971—972、1035—1039、1308—1309頁；《兩個出訪亞洲腹地的明朝使者》，載《通報》，62，1—3卷（1976年），第1—34頁；《明末清初的回民起義》，載，《明清之交》，約翰·威爾斯、喬納森·斯賓塞（紐黑文，1979年），第168—199頁；《元明時期的女真人》（伊薩卡，1982年）；《陳誠〈西域番國志〉譯文》，載《明史研究》，第17卷（1983年秋），第49—59頁；《中國與伊斯蘭世界》，見《他人看我們：相互感知，東方與西方》，伯納德·劉易斯等編（紐約，1985年），第269—283頁；《中國的穆斯林》，載《宗教百科全書》，米爾其·厄里阿德（紐約，1987年），第7卷，第377—390頁。

[[2]](#_2_4)在費正清編著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第1—19頁及莫里斯·諾薩比編著的《中央王國及其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10—14世紀》，書中描述了這種世界秩序。羅榮邦在《對于戰爭與和平政策的制定與抉擇》一文中討論了第一個與國外交往的皇帝禁令，見賀凱編：《明代中國政府，七篇研究論文》（紐約，1987年），7，第52頁。

[[3]](#_3_4)有關商人的上升參看奚孫凝芝：《明代商人階級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學位論文，伊利諾斯大學，1972年）；波多·維特霍夫：《1368—1567年中國的海禁政策和私人海外貿易》（漢堡），第142—170頁。

[[4]](#_4_4)關于永樂皇帝，參看陳少岳：《燕王的篡位：1398—1402》（舊金山，1975年），引用該書應審慎。

[[5]](#_5_4)愛德華德·L.法默：《早期明代政府：兩京制的演變》（坎布里奇，馬薩諸塞），第104頁。

[[6]](#_6_3)奈伊·伊萊亞斯編，E.丹尼森·羅斯譯：《中亞莫臥兒人史》（1841年；1970年紐約再版），第63頁。

[[7]](#_7_3)K.M.麥特拉翻譯的《一個到中國的波斯使者》（紐約，1970年）中有此記述。

[[8]](#_8_3)日本學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從浩瀚的《實錄》記載中搜集有關明朝與亞洲其他地區關系的材料。有關蒙古和滿族的見田村實造的《明代滿蒙史料》（京都，1954—1959年）；有關中亞的一部分摘集在荻原諄平的《明代西域史料》中；陳學霖在其《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1968年）中做了同樣的工作；另見渡邊紘良《〈明實錄〉記錄的伊斯蘭國家出使明代中國的使節及貢使索引，按地理區域分類》，見《東洋文庫研究報告》，33（1975年），第285—347頁。

[[9]](#_9_3)賀凱：《中國文獻目錄評介》（塔克森，1962年）第29頁提到E.布雷特施奈德的《根據東亞史料對中世紀研究》（1910年；1967年紐約再版）。

[[10]](#_10_3)蔣廷黼：《中國與歐洲的擴張》，載《政治學》，2卷（1936年3月），第2—3頁。

[[11]](#_11_3)蘇勒爾·凱曼：《明清宮廷為了外交目的贈送的龍袍》，載《漢學》，3（1951—1953年），第194頁。

[[12]](#_12_3)蔣廷黼：《中國與歐洲的擴張》，第4頁。

[[13]](#_13_3)T.C.林：《明代滿洲的貿易和朝貢》，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9（1937年），第856頁。

[[14]](#_14_3)費正清：《中國海岸的貿易和外交》（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3年），第29頁。

[[15]](#_15_3)王伊同：《中國與日本的官方關系，1368—1549 》（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3年），第3頁。

[[16]](#_16_3)《明史》，第8465—8466頁；路易斯·漢比斯：《明代蒙古人歷史文獻》（巴黎，1969年），第11—14頁。

[[17]](#_17_3)司律思：《洪武朝（1368—1398年）的在華蒙古人：1368—1398》，見《中國和佛教文集》，11（1959年），第245頁。

[[18]](#_18_3)司律思：同上書，第246頁

[[19]](#_19_3)小約瑟夫·F.弗雷徹：《蒙古人：生態環境與社會的透視》，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46，第1卷（1986年6月），第24—28頁。

[[20]](#_20_3)漢比斯的《文獻》翻譯了《明史》中有關這些事件的部分。

[[21]](#_21_3)詳細情況見我寫的《阿魯臺傳》，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1—15頁。另見愛德華德· L.德雷爾《早期明代的中國：1355—1435政治史》（斯坦福，1982年）中的解釋，第177—182頁。

[[22]](#_22_3)杜榮坤：《西蒙古史研究》（烏魯木齊，1986年），第64—65頁；莫里斯·羅薩比：《馬合木》，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035—1036頁。

[[23]](#_23_3)關于永樂皇帝對蒙古的遠征，參看傅吾康：《永樂帝對蒙古的遠征》，載《漢學研究》3（1945年），第1—54頁；及他的《15世紀中國對蒙古的遠征》，載《漢學》3（1951—1953），第81—88頁。

[[24]](#_24_3)V.M.K.卡薩克維奇：《中國遠征蒙古史史料》，載《華裔學志》，第8卷（1943年），第328頁。

[[25]](#_25_3)德米特里·波科提洛夫：《明代東蒙古史：1368—1644年》（成都，1947年），第28頁。

[[26]](#_26_3)關于這次遠征，參看傅吾康的《永樂帝對蒙古的遠征》第1—54頁及他的《中國對蒙古的遠征》第81—88頁；關于瓦剌，參看雖已過時但仍有用的吳基昱文章《誰是瓦剌人？》，載《燕京社會研究學報》，3，第2卷（1941年8月），第174—219頁。

[[27]](#_27_3)司律思：《明代甘肅的蒙古人》，載《中國和佛教文集》，第10卷（1955年），第311—312頁。

[[28]](#_28_3)戴維·法夸爾：《瓦剌與中國人的朝貢關系，1408—1446年》，見《阿爾泰研究：紀念尼克拉斯·波普文集》（威斯巴登，1957年），第65頁。

[[29]](#_29_3)牟復禮：《1449年土木之變》，見弗蘭克·A.基爾曼、費正清編：《中國的用兵之道》（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4年），第251頁。該書贊同司律思所說的“蒙古最為需要的是與中國可靠的經濟關系，如果貿易以合理地使他們滿意的方式進行，戰爭未必爆發”。

[[30]](#_30_3)菲利浦·德·赫爾：《看守皇帝》（萊頓，1986年），第16頁。

[[31]](#_31_3)羅薩比：《評也先的傲慢和明代中國的偏見》，第31—33頁。

[[32]](#_32_3)關于這位北京的解救者，參看傅吾康：《國務活動家與兵部尚書于謙，1398—1475》，載《華裔學志》，11（1946年）；關于于謙之死，參看同一作者：《一份指控于謙的文件（1475年）》，載《華裔學志》，第6卷（1947年），第193—208頁。

[[33]](#_33_3)李實《北使錄》及楊銘《正統臨戎錄》記述了皇帝被俘的情況；另見吳智和：《土木之變后明朝與瓦剌的交涉》，載《明史研究專刊》，3卷（1980年9月），第101—103頁。

[[34]](#_34_3)德·赫爾：《看守皇帝》，第1—3頁。

[[35]](#_35_3)司律思：《15世紀蒙古的太師》，載《哈佛亞洲研究通訊》，37，第2卷（1977年12月），第353—380頁。

[[36]](#_36_3)關于大元可汗，參看岡田英弘：《大元可汗生平》，載《亞洲學報》，11（1966年），第46—55頁；和田清：《大元可汗研究》，載《東洋文庫研究部論文集》，19（1960年），第1—49頁；司律思：《大元汗后裔譜系》（海牙，1958年）。

[[37]](#_37_3)羅伊·米勒：《把禿猛可》，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8頁。

[[38]](#_38_3)波科提洛夫：《明代東蒙古史：1368—1644年》，第101—103頁；又見吳智和：《土木之變后明朝與瓦剌的交涉》，第75—99頁。

[[39]](#_39_3)莫里斯·羅薩比：《俺答汗》，見艾因斯累·恩布里編：《亞洲史百科全書》，第1卷（紐約，1987年），第50頁；莫里斯·羅薩比：《蒙古：從成吉思汗到獨立》，見帕特利西亞·貝爾吉爾編：《蒙古：成吉思汗的遺產》（紐約，1955年），第38—39頁；司律思：《俺答汗》，見《明人傳記辭典》，第8—9頁。

[[40]](#_40_3)司律思：《16世紀初期南部蒙古的中國人》，見《華裔學志》，18卷（1959年），第26—66頁；關于天花瘟疫的影響見卡尼·T.費舍爾：《天花、商販和宗教門派：嘉靖朝（1522—1567年）期間明王朝與蒙古的關系》，見《明史研究》，第25期（1988年春），第4—8頁。

[[41]](#_41_3)參看司律思的一項綜合研究：《有關中蒙1570—1571年和平的四個文件》，見《華裔學志》，第19卷（1960年），第1—66頁，一些蒙古人實際上在王朝建立之初就為明朝服務了。司律思：《明朝早期被封為貴族的蒙古人》，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2（1959年），第209—260頁。俺答汗的作用參看阿瑟·沃爾德倫：《中國的長城》（劍橋，1990年），第159—164頁。

[[42]](#_42_3)最近對這位杰出的喇嘛的討論參看赫爾貝特·弗蘭克《元代中國的西藏人》，見約翰· D.朗洛瓦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人》（普林斯頓，1981年），第305—312頁。

[[43]](#_43_3)關于更早的佛教傳人蒙古的材料，參看司律思的論文：《喇嘛教傳入蒙古的幾點意見》，見《蒙古學會簡報》，第7期（1968年），第62—65頁；《蒙古的早期喇嘛教》，見《遠東》，第10期（1963年10月），第181—216頁；查爾斯·A.鮑登：《蒙古近代史》（紐約，1968年），第24—32頁。

[[44]](#_44_3)鮑登的《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威斯巴登，1961年）提供了關于這個“活佛”生平的記載。關于喇嘛教的傳人另見拉里·W.摩西：《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布盧明頓，1977年），第108—123頁。

[[45]](#_45_3)司律思：《明朝時期的中國蒙古關系》第2卷《朝貢制度和外交使團（1400—1600年）》，見《中國和佛教文集》，第14期（1967年），第9頁。

[[46]](#_46_3)《大明會典》，第1603—1606頁。

[[47]](#_47_3)司律思：《中國蒙古關系》，第430頁。

[[48]](#_48_3)順越泰博：《明蒙交涉下的秘密貿易》，見《明代史研究》，第3期（1974年），第17—32頁。

[[49]](#_49_3)司律思：《明朝時期的中國蒙古貿易》，見《亞洲史通訊》，9，第1期（1975年），第37—38頁。

[[50]](#_50_3)司律思：《明朝時期的中國蒙古關系》之三《貿易關系：馬市（1400—1600年）》，見《中國和佛教文集》，第17期（1957年），第221頁。

[[51]](#_51_3)關于元對西藏的統治，參看赫爾貝特·弗蘭克：《元代中國的西藏人》，第296—328頁；盧西亞諾·佩特奇：《西藏與宋代中國及蒙古人關系》，見莫里斯·羅薩比編：《中央王國及其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伯克利，1983年），第10—14、179—194頁；盧西亞諾·佩得奇：《西藏中部與蒙古人：西藏史中的元朝薩迦派時期》（羅馬，1990年）。

[[52]](#_52_3)佐藤長：《明代西藏的八大教主》，見《東洋史研究》，第21期（1962年），第295—394頁；第22期（1963年），第203—225頁；第23期（1964年），第448—503頁。佐藤長：《關于西藏尼貢巴教派》，見《東洋學報》，第45期（1963年），第434—452頁；希瑟·卡梅：《早期的中國西藏藝術》（沃明斯特，1975年）。

[[53]](#_53_3)埃利奧特·斯珀林：《對早期明朝皇帝對西藏實行“分而治之”政策的考察》（學位論文，印第地安納大學，1983年），第42頁。

[[54]](#_54_3)榎一雄：《宗泐出使西域，1378—1382年》，見《遠東》，第19卷（1972年），第47—53頁。

[[55]](#_55_2)休·E.理查森：《西藏及其歷史》，第2版（博爾德，1984年），第36—37頁。

[[56]](#_56_2)斯珀林：《對早期明王朝政策之考察》，第78—89頁。

[[57]](#_57_2)埃利奧特·斯珀林：《五世噶瑪噶舉活佛及西藏與早期明王朝關系的幾個方面》，見阿里斯等編：《紀念休·理查森西藏研究文集》（沃明斯特，1979年），第284頁。

[[58]](#_58_2)關于宗喀巴，參看大衛·斯內爾格羅夫、休·理查森：《西藏文化史》（博爾德，1980年），第180—182頁；更詳細的情況參看魯道爾夫·卡斯切夫斯基：《格魯巴派教長宗喀巴喇嘛生平（1357—1419）》（威斯巴登，1971年）。

[[59]](#_59_2)夏克巴·孜本：《西藏政治史》（紐黑文，1967年），第103—114頁；休·E.理查森：《西藏及其歷史》（博爾德，1984年），第43頁。

[[60]](#_60_2)亨利·玉爾：《馬可·波羅，一位威尼斯人關于東方王國及奇跡的書》，亨利·科爾迪修訂本，第3版（倫敦，1903年），第1卷，第209—210頁。

[[61]](#_61_2)K.M.麥特拉：《一個到中國的波斯使者》（紐約，1934年；1970年紐約再版），第14頁。

[[62]](#_62_2)《明實錄·太祖實錄》，第74卷，第26—27頁。

[[63]](#_63_2)《明實錄·太祖實錄》，第211卷，第3頁。

[[64]](#_64_2)《明史》，第332卷，第8609頁。

[[65]](#_65_2)《大明會典》，第107卷，第1607頁。

[[66]](#_66_2)有關這方面更多的情況，參看陳高華：《明代哈密吐魯番資料匯編》（烏魯木齊，1984年），第39—44頁。

[[67]](#_67_2)《大明會典》，第107卷，第1607頁。

[[68]](#_68_2)有關陳誠的情況，參看羅薩比：《明王朝的兩個使者》，第1—34頁；費利西亞·赫克恩：《15世紀中國與赫拉特的外交》，見《皇家亞洲學會學報》第3期，3：1（1993年4月），第83—98頁。

[[69]](#_69_2)麥特拉的《一個到中國的波斯使者……》一書翻譯了吉亞蘇德一丁·納奎的記述。

[[70]](#_70_2)陳循：《寰宇通志》，見《玄覽堂叢書續集》（1456年；1947年南京重版），第117卷，第8b頁，列出了交換產品的清單。

[[71]](#_71_2)關于兀魯伯，參看V.V.巴托爾德：《關于中亞史的四篇研究論文》Ⅱ，T.米諾斯基、V.米諾斯基譯（萊頓，E.J.布里爾，1958—1962）。

[[72]](#_72_2)《明實錄·宣宗實錄》，第21卷，第46頁。

[[73]](#_73_2)《明實錄·宣宗實錄》，第115卷，第1b—2a頁。

[[74]](#_74_2)《明實錄·宣宗實錄》，第227卷，第8b頁。

[[75]](#_75_2)《明實錄·宣宗實錄》，第245卷，第4a—b頁；有關明朝與吐魯番關系更詳細的情況參看劉元珠：《吐魯番戰役》，載《亞洲史雜志》，24，第2輯（1990年），第105—160頁。

[[76]](#_76_2)傅維麟：《明書》，見《國學基本叢書》（康熙朝早期；1928年上海重版），第167卷，第3294—3295頁。

[[77]](#_77_2)《明實錄·孝宗實錄》，第131卷，第1b—3a頁。

[[78]](#_78_2)有關馬文升和楊一清的情況，參看《明人傳記辭典》2，第1027—1029、1516—1519頁。

[[79]](#_79_2)《大明會典》，第112卷，第1653頁。“西方馬”可能是來自中亞更遙遠的地區的馬（據《大明會典》第112卷第1654頁，此段原文為“使臣自進中等馬，每匹，img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二匹；下等馬，每匹，img絲一匹、絹七匹、折鈔絹一匹；新生馬駒、中途倒死馬，每匹，絹三匹；駝每只，三表里、絹四匹；帶進西馬，每匹，五表里；阿魯骨馬，每匹，六表里”。——譯者注）

[[80]](#_80_2)他們還獲得羊、獵鷹、硇砂、金銀器皿、鉆石、穆斯林藍（用于制作藍色和白色瓷器）瑪瑙、黃赭石、葡萄。參看羅薩比：《明代中國與哈密的關系》，第262—287頁。

[[81]](#_81_2)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管理》，見賀凱編：《明代的中國政府：七篇研究論文》（紐約，1969年），第110頁。

[[82]](#_82_2)利瑪竇：《16世紀的中國：利馬竇行記，1583—1610年》，路易斯·加拉格爾譯（紐約，1953年），第13頁。

[[83]](#_83_2)本章茶馬貿易部分依據羅薩比的《與亞洲腹地的茶馬貿易》撰寫。

[[84]](#_84_2)本節大部分內容系依據羅薩比的《元明時期的女真人》撰寫的。讀者可從該書查到更為廣博的引用文獻。

[[85]](#_85_2)鴛淵一：《建州左衛的建立年代》，見《歷史和地理》，26，第6輯（1930年），第465—466頁。

[[86]](#_86_2)關于這種觀點，參看菲利浦·伍德拉夫：《15世紀朝鮮的東北女真人的地位和門第》，見《中亞和亞洲腹地研究》，第1卷（1987年），第122頁。

[[87]](#_87_2)羅薩比：《女真人》，第18頁。

[[88]](#_88_2)《明代滿蒙史料：李朝實錄抄》（東京，1954—1958年），第1卷，第139、145—146、151—152、155、157—160、164—165、170頁。

[[89]](#_89_2)施田巍：《關于明代女真人的鐵器》，見《東方學報》，第11卷，第1期（1940年），第261—262頁。

[[90]](#_90_2)楊暘：《明代努兒干都司及其衛所研究》（鄭州，1982年），第52—67頁。

[[91]](#_91_2)關于亦失哈更詳盡的情況，參看羅薩比：《兩個出訪亞洲腹地的使者》。

[[92]](#_92_2)江島壽雄：《關于安樂自在二州》，見《史淵》，第48卷（1951年），第71—72頁。

[[93]](#_93_2)羅薩比：《女真人》，第28頁。對于永樂皇帝對女真政策作出的不同解釋，參看G.V.梅利科夫：《明代帝國與女真人的政治關系，1400—1413年》，載S.L.蒂赫文斯基編：《中國及鄰邦》（莫斯科，1970年），第251—274頁。

[[94]](#_94_2)伍德拉夫：《女真人的地位和門第》，第138—139頁。

[[95]](#_95_2)羅薩比：《女真人》，第40頁。

[[96]](#_96_2)關于最新的努兒哈赤傳記，參看閻崇年：《努兒哈赤傳》（北京，1983年）。

# 第五章 明代中國與朝鮮的朝貢關系

## 中國與朝鮮朝貢關系模式

朝鮮往往被當作中國的朝貢國的典范。與中國的朝貢關系對于朝鮮的政治制度及較高程度文化的發展的重要意義，怎么說也不會過分。從7世紀初朝鮮的新羅國與唐王朝聯盟之時起，朝鮮就擅長于按照他們的需要來吸收和改造中國的典章制度。稍后，高麗（918—1392年）繼續了這種適應自身的模式，并密切地注視著遼、金、蒙古一個個崛起，又一個個相繼改進朝貢體系。1270年，蒙古征服完成以后，朝鮮被置于帝國的直接控制之下。從此以后，高麗的王子被送到北京接受撫育，娶蒙古公主為妻，蒙古在平壤、雙城派駐騎兵。[[1]](#_1_Guan_Yu_Zhong_Guo_Yu_Zhao_Xia)

在蒙元統治的時代，高麗王族與蒙古皇族聯姻，而某些朝鮮的家庭也因娶元朝高級官員之女而得勢。長期以來，與元朝聯系對于高麗變得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對14世紀中期元朝的垮臺毫無準備。在許多方面，高麗朝的衰亡和1392年朝鮮王朝的興起是與中國元朝和明朝的興替相關聯的，而明代中國與朝鮮的關系的進行是一個很好的典型，通過這個典型可以了解朝貢關系作為政治工具、安全機制及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渠道是怎樣服務于各方的。朝鮮通過朝貢和表示順從，預先阻止了中國的干預，從而買得了安全和自治。通過朝貢的付出，朝鮮國王還購得了帝國給予他的正統性和對他的支持。對于中國人來說，朝貢體制意味著朝鮮將如一個屬國那樣行動，不進行威脅，并支持中國在該地區的安全目標。用儒家的話說，當朝鮮接受了中國的小兄弟的地位，那么互惠的原則就將保證各方的基本利益。

明代中朝朝貢關系的進程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朝鮮努力贏得明政府的信任，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到永樂朝末年，雙方關系是穩定的。朝貢體制運轉相對地順利，直到16世紀最后10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朝鮮向中國告急，請求軍事援助。戰爭給朝鮮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深重的災難，并使明王朝衰落。在明王朝日薄西山之際，女真人入侵朝鮮并自行接受朝貢。然而，直到1644年以后很長時間，朝鮮仍認明王朝為正統，保留明朝的歷法和明朝服飾體制。因此，可以說，如果說朝鮮是一個典型的朝貢國，那么明代的朝鮮就提供了一個運轉中的中朝朝貢體制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 明朝與朝鮮關系：第一階段

### 高麗與明王朝的建立

恭愍（1330—1374年）登基后不久，朝鮮開始就1352年元朝統治的衰落調整政策。和他的前輩一樣，恭愍曾在北京接受培養，隨后回朝鮮為元朝服務。但在他1351年繼任國王后不久，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就開始坍塌了。1354年，被征調的朝鮮軍隊目睹了元朝軍隊在高郵的失敗。高麗朝廷相信元政權已處于危機之中，瀕臨崩潰。恭愍國王作出反應，切斷與元朝的某些聯系；清洗了一批朝廷中包括出生于朝鮮的元朝皇后的親屬在內的蒙古寵臣，發布命令不再穿戴元朝的朝服，取消元朝的發式，不使用元朝歷法。他著手收復元朝容許讓女真人控制的東北土地。

改革的努力因朝鮮內部的一系列問題而受阻。反對派極力抗拒恭愍國王的新政策。日本海盜（倭寇）年復一年侵擾朝鮮海岸；旱魔烤焦了朝鮮的田野；1359年和1360年中國的叛亂蔓延到朝鮮，紅巾軍入侵并攻占京城，迫使恭愍國王只不過是為了收回自己的國土而支付巨額金錢。1365年，在朝鮮已陷入緊迫的財政和行政問題的困境之際，恭愍的王后又死去。經受這一事件后，恭愍國王越來越多地把國事交付給他的佞臣。朝廷中宗派朋黨間爭吵不休。失去切實有效的領導，朝鮮對于中國1368年發生的改朝換代毫無作出切實有效反應的準備。

1368年明王朝建立，恭愍國王的首要義務是向新的明朝皇帝朝貢。恭愍知道他必須這么做，但他處于左右為難的境地。滿洲大部分地區尚處于還沒有投誠明朝的蒙古人的控制之下。這一局勢使朝鮮的北部邊境失去了抵御蒙古人入侵的保護。如果按照明朝皇帝的要求與蒙古人斷絕關系，就將在朝鮮的北部邊界招惹麻煩。一心一意忠誠于明朝的要求與維持與蒙古人友好聯系的需要之間的沖突一直困擾著朝鮮與明朝的關系，直到1387年明朝軍隊最終控制了遼東和滿洲南部才告結束。

起初，恭愍國王的政府竭力保持與明朝和蒙古兩方的友好關系，在維持與蒙古人頭領納哈出（死于1388年）及其在北方邊境的部隊聯系的同時，又照常向中國人朝貢。然而，與蒙古的關系并不總是和平的，小規模武裝沖突時有發生。1370年，恭愍甚至派遣一支部隊進入遼東以穩定該地區局勢。這一軍事行動造成了兩重損害：不僅沒有制服蒙古人，而且引起了明王朝的強烈反應，明王朝將這一軍事行動視為侵犯。洪武皇帝作出反應，斥責恭愍狡詐不忠，并加強了朝貢的要求。

1374年，恭愍被他自己的太監謀殺。朝鮮不得不向明朝皇帝報告此事，并懇請冊封恭愍的繼承人，一個叫禍（1364—1398年）的王子[《明史·外國一·朝鮮》記載：“顓（恭愍是他死后明朝封的謚號）為權相李仁人所弒。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禑為子，于是仁人立禑。”李仁人，在《李朝實錄·太祖實錄》及《明實錄·世宗實錄》中又寫為李仁任。——譯者注]。通常，冊封新國王只不過是例行公事，但1374年的事件給新國王的朝代蒙上陰影。謀殺恭愍之事需要進行調查，懲辦兇手。更為糟糕的是，謠傳禑實際上不是恭愍的兒子，而是恭愍多年的心腹謀士僧人辛肫（死于1371年）的兒子。使事情更為復雜的是，一位明朝的使者在恭愍死后立即回國的途中也被殺了。謀殺及對禑的出生的懷疑給予明朝充足的理由扣留冊封，直到所有事實真相大白之時。冊封的延遲，迫使國王禑在沒有中國支持的情況下，搖搖欲墜地開始他的統治；正是由于他登上王位導致了與明王朝的摩擦。洪武皇帝通過扣留冊封迫使國王禑乞討明朝的支持，這個行動是用來突出禑虛弱的地位和加劇恭愍死后朝鮮的政治混亂。

如同在他之前的恭愍一樣，國王禑不得不應付北部邊境上的蒙古人勢力，也不得不與蒙古人、明朝保持友好關系。洪武皇帝聽說朝鮮還與納哈出有聯系，于是進行報復。在14世紀80年代早期拒絕接待朝鮮使者。結果，朝鮮與明王朝關系中斷了若干年。

在1385年之前，國王禑顯示了他即使沒有明朝的支持也能生存下去的能力之后，洪武皇帝才發慈悲，重新接納了朝鮮朝貢，解決辦法是一項交易：明朝冊封國王禑；作為交換，朝鮮一次性付清以往年間未交的貢物，并同意不介入即將到來的明朝與納哈出在滿洲的對抗。

然而，1387年明朝軍隊在接受納哈出投降之時，進一步把中朝邊境地區組編成衛。作為組編的一個部分，明朝將原來蒙古的開原地區編入遼東的衛所體系中，這樣就把朝鮮東北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這是對朝鮮人的嚴重挑戰，國王禑朝廷中的反明勢力勸說他發布命令進行軍事遠征，以阻止明朝對遼東以外地區的擴張。

1388年國王禑深入遼東的武裝試探是一著錯棋，它成為高麗覆亡和朝鮮王朝（也稱為李朝）興起的催化劑。在李成桂（1355—1405年）的指揮下，軍隊進抵鴨綠江時卻折頭向首都開京進軍。[[2]](#_2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李將軍控制了政府，在利用傀儡國王進行了四年的統治之后，他自立為王，建立朝鮮朝。

明朝與朝鮮之間的沖突顯然是導致朝鮮的高麗、朝鮮兩個王朝興替的一個原因。此外，起作用的因素還有：持續的旱災，無力保衛海岸免遭日本海盜侵害，普遍蔓延的對地租和稅收的不滿，國王禑不能穩定與中國的關系而招致了李成桂的政變。而且，李將軍還得到了朝廷中改革派的決定性支持，改革派反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政策：高麗朝支持佛教集團，維護土地占有家族的權勢、地位和繼續與蒙古人交往。改革者崇尚儒家的經世論，要求鎮壓佛教，改革地租和稅收，根據對才能和實績的考核來選拔官員，通過“薩代”（漢語：事大），即尊崇強大者的政策來調整朝鮮與中國的關系。

### 朝鮮王朝早期明朝與朝鮮的關系

嚴格從法律上說，李成桂（廟號太祖，1392—1398年在位）是一個篡位者，因此他特別需要取得正統性。他對明朝冊封的要求一點也不比他的前任少。1392年建立新王朝時，他的首要行動之一就是向明朝皇帝呈送報告并懇請帝國承認。然而，明政府接到了他就位的消息，反應卻是復雜的。皇帝頒布御旨，高麗國號恢復使用古代的名稱“朝鮮”（朝鮮語chosǒn通常意譯為“早晨寧靜的土地”），并贊揚他行為適宜，含蓄地接受了他；另一方面，禮部尚書在另一份文告中，對在朝鮮造成的既成事實表示不快，警告太祖不要像他的前任那樣惹是生非。盡管他宣稱他是在人民不斷地懇求之后才登基的，但明朝對于他關于事件的說法仍有懷疑。洪武皇帝在世期間，只要提到朝鮮國王總是使用臨時性的頭銜，強調明朝的容忍是可以撤銷的。這種模棱兩可的雙關語一直是整個太祖時代的一個障礙。

為什么明朝政府對于朝鮮的新政權如此冷漠？對此的解釋，部分是依據明朝對太祖奪取政權所處背景的認識作出的。盡管朝鮮方面堅持相反的說法，但明朝仍認為這位朝鮮的新國王就是前高麗臭名昭著的大臣李仁任（死于1388年）之子。他們還認為太祖在興起之時，曾謀殺了高麗朝最后的三位國王。任何辦法都不能說服中國人改變他們對于朝鮮事件的觀點。直到1587年出版《大明會典》新版本時，他們才承認了朝鮮的抗議。[[3]](#_3_Fu_Lu_Te____Zhao_Xian_Dui_Zho)

中國在東北邊境地區的安全問題對于明王朝不情愿承認朝鮮朝的正統性提供了另一個解釋。盡管李氏家族起源于朝鮮西南的全州，但太祖的父親曾作為一個邊境官員在朝鮮東北的咸鏡地區度過了他的大部分生涯。在那里朝鮮人和女真各部自由地混合在一起，有時相互爭戰，有時進行交易。太祖在那里長大，學會并精通女真人酷愛的馬術和軍事運動，這對于他以后成為一個武士大有助益。他繼承他的父親成為邊境指揮官后，他仍與他的女真鄰人保持聯系。有時，他將他們招募入他的隊伍。他的一些優秀的下屬軍官實際上就是女真人，即他1392年以后的功臣[[4]](#_4__Gong_Chen__Zhe_Ge_Ci_Zai_Zha)核心集團中至少有一個是早先向他投誠的女真人。在明王朝看來，他與邊境上的非朝鮮族人熟悉親近，朝鮮與女真勾結的潛在危險性就增加，就會成為明王朝擴展對滿洲控制的障礙。

太祖在取得王位前的后期軍事生涯也令明王朝警惕。1370年他指揮了恭愍國王對遼東蒙古人的軍事試探行動，熟悉那里的地形及防務。1388年為了對抗明王朝對遼東的擴張，他指揮對該地的第二次軍事行動，也就是在這次軍事行動中他奪取了政權。在他在位的整個時期，明朝當局一直認為他勾引女真人移居朝鮮控制的邊境地區，而這些女真的移民以朝鮮領土為基地發動對中國的襲擊。在明王朝看來，朝鮮人是在抵制其將東北各民族安全地分隔開來的政策。綜合這一切，明王朝的懷疑是有相當充分的依據的。

其他一些棘手問題的出現，使朝鮮與明王朝關系正常化的打算落空。朝鮮的奏表措辭拙劣，冒犯了對于真實的或想像的怠慢總是十分敏感的皇帝。有兩次，皇帝降旨朝鮮，要求以不敬罪懲治撰寫冒犯他的奏表的人。第一次朝鮮敷衍拖延了事。第二次撰寫人為太祖最親信的謀士之一鄭道傳（死于1398年）。朝鮮的一個高級使團力圖說服皇帝確實沒有有意冒犯之意。但是，當1397—1398年第三次冒犯事件發生時，皇帝顯然沒有耐心了，他關閉邊界并威脅要與朝鮮絕交。朝鮮宮廷因此突發危機，再度出現了向遼東發動進攻以顯示朝鮮的意志是不可侮的言論。這次明朝與朝鮮的沖突以1398年朝鮮方面太祖的退位和南京洪武皇帝之死而突然結束。

1398年太祖退位，他兒子之間的一場王位繼承戰爭隨之而來。王子芳果（1357—1419年，廟號定宗）繼位，1400年被他的弟弟芳遠（1367—1422年，廟號太宗）推翻。芳遠的統治至1418年結束。[[5]](#_5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與朝鮮王位繼承戰爭相吻合的是朱允炆，即建文皇帝的短暫統治。在這期間，洪武皇帝的繼承人之間也為爭奪明王朝皇位展開廝殺。

明朝第一位皇帝死后的數年間，明朝與朝鮮的關系重新開始。明朝與朝鮮雙方互為需要，明王朝皇位的爭奪者們競相謀求朝鮮的合作。在南京，建文皇帝需要從朝鮮得到馬匹以防御他的叔叔燕王朱棣。朱棣即后來的永樂皇帝，此時他正謀圖推翻建文皇帝。燕王占據東北，他需要穩定與朝鮮的邊界，以解除后顧之憂向南方進兵攻打他的侄兒。因此，中國皇位的爭奪者們比洪武皇帝更希望與朝鮮恢復正常關系。建文皇帝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即冊封了定宗及其弟太宗。

1401年夏，中國方面要求朝鮮供給1萬匹馬，這表明了朝鮮的朝貢對于中國皇位繼承戰爭的重要性。那時，建文帝與燕王的戰爭正向長江推進，帝國軍隊發現比以往更難以阻止住燕王的騎兵。這樣的形勢迫切需要冊封朝鮮國王，以便通過朝貢的交易獲得馬匹。直到1402年中，朝鮮與明朝關系的主要內容均為用這種動物來交換中國的絲和棉布。[[6]](#_6_Mo_Song_Bao_He____Gao_Li_Zhao)

永樂皇帝1403年就位，他繼續保持與朝鮮友好關系的基調。朝鮮太宗王在聽說他就位后立即朝貢，而永樂皇帝也毫不延遲予以回報，冊封他為國王。明王朝對待朝鮮的新立場典型地反映在皇帝將1398年以前抓捕的朝鮮人釋放回國，并贈賜中藥醫治新國王太宗已退位的年邁的父親。[[7]](#_7___Ming_Shi_____Di_320Juan__Di)

明王朝在1398年之前與此后對朝鮮立場的迥然不同反映了這一時期明王朝對外政策的某些帶有普遍性特征。由于洪武皇帝注重鞏固和擴張明王朝對邊境地區的控制，因此他對朝鮮奉行具有侵略性的威懾政策，以使朝鮮按照明朝的利益行動。他的繼承者建文皇帝則全身心投入生死廝殺中，他需要朝鮮的幫助，并接受朝鮮表面上的效忠和支持。而永樂皇帝的立場是這兩者的混合：盡管他具有威懾朝鮮的力量，但他也知道讓人們把他看作是外國統治者朝貢的接受者將會增強他的地位。

明朝早期與朝鮮關系還顯示出朝貢體制的另一個方面。中國政府有賴于盟國或朝貢國來遵守他們的承諾，新王朝在鞏固它在中國的權力時尤為如此。1370年至1395年間，由于朝鮮及邊境沿線的局勢動蕩不定，朝鮮有時不得不要求放棄他們對明王朝的義務。直到1395年之后，朝鮮王朝充分穩定下來，才保證履行他們對明王朝的承諾。當太宗王在永樂朝之初掌權時，明政府認識到朝鮮王朝的穩定性，才開辟了雙方更為友好和睦關系的新時期。

14世紀后期的事件顯示了朝鮮在朝貢體制中的利益所在。朝鮮的目的在于安全和自治。通常他們通過與中國的朝貢關系來“買得”安全與自治，然而，有時這一目的的實現還不能不顧及同時存在的與蒙古、與女真的關系，盡管中國對此予以反對。朝鮮在其他方面也抵制了中國的要求，例如他們拒絕派謀士鄭道傳到中國對其被指責為無禮的奏表作出交代。盡管安全是重要的，但有時，朝鮮似乎更為珍視他們的自治。

## 朝貢使團

### 到中國的朝鮮使者

明代朝鮮派到中國的貢使一年包括三個慶賀使團。一個在陰歷元旦，另外兩個分別為皇帝及太子的生日派出。后來，通常在冬至派遣使者。還有許多特別使者：致謝的（進賀，原文如此。——譯者注）、吊唁的（進慰）、上香的（進香）、報喪的（告訃）、獻馬的（押馬）、送特別奏表的（奏聞）。此外，特別是在明朝早期，出現的許多問題打亂了中國與朝鮮關系的常規，因此在明朝與朝鮮王朝進行各種談判期間，朝鮮派出特使請求申訴。有時使者來得太頻繁，引起禮部抗議，他們為招待來華的外國使者耗費了太多的資金。洪武朝，常例之外到來的朝鮮使團的數目已成為令人頭痛的問題。而朝鮮方面，僅僅是為了朝貢的象征性意義而堅持派遣這些使者。

1392年至1450年間，朝鮮朝廷派遣了391次使者來華，平均每年7次。使者并非都是到北京的，有的只到遼陽交涉有關邊界事務。每年派遣使者的次數反映了明朝與朝鮮關系的狀況：沖突摩擦較少的年份使者數目就減少。使者的數目從1400年前后每年平均8次減至朝鮮成宗國王（1457—1494年；1469—1494年在位）時的3.7次；1506年前后因廢除國王燕山君（1476—1506年；1494—1506年在位）而引起朝鮮政治危機之時，數目又上升了，當時中宗國王（1488—1544年；1506—1544年在位）謀求冊封。正常情況下，維持友好關系所需的使團每年不超過3—4次。

典型的朝鮮貢使團由40人組成。使團成員包括一個大臣級別的正使及副使、秘書、翻譯、醫生、書記、執拂拭者、馬夫、仆從、腳夫、奴仆。隨員的規模反映使團首領的級別：到北京去的王公的扈從當然多于押送貢馬到遼陽去的首領的隨從。

《大明會典》公布了標準的朝鮮貢品的清單。向明朝上的貢品有：金、銀、各種蒲席、豹皮、海獺皮、素絲、各式染色亞麻布、大麻布、鑲真珠母的梳妝盒、白綿紙、拂塵、人參。還規定每三年呈送50匹種馬。[[8]](#_8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105)這里沒有提到的還有那些定期要求的特別貢物，如牛、超過定額的馬、棉布、制作武器的原材料、茶、胡椒、谷物，以及最令人厭惡的索求，即人——奴隸、年輕女郎及太監。官方清單上主要列舉的是朝鮮貨物，其質量優于中國的同樣貨物，這突出地表明了朝貢關系中的商業成分。在北京的市場上，朝鮮的人參及紙價格尤為昂貴。

事實上，往來中國獲取利潤的良機，至少是朝鮮人熱衷于更頻繁地出使中國的部分原因。[[9]](#_9_Jia_Li__K_Lai_Di_Ya_De____148)而朝鮮政府之所以也熱衷于頻頻派使，則是因其只需從國庫中為使者支付相當少的費用，因為朝鮮政府設想使者們可以攜帶貨物在途中或到北京后與商人進行私人交易。這種附帶的貿易牽涉到與邊境居民的未經許可的交往，而這些邊境居民主要是女真人，因此使得力圖將朝鮮與女真分隔開來的朝廷官員大為惱火。在北京，按照規定，使者只能與招待他們、接收他們的貢品、向他們回贈給朝鮮國王禮物的禮部打交道。然而，使者們一到北京，中國的掮客立即不請自來，向他們購買超額帶來的人參、紙、毛皮、拂塵等等，這些朝鮮人則四出購買他們自己的物品。

私人貿易令人蹙眉，但卻是重要的，不過朝鮮人對于朝貢交易最為重視的還是中國皇帝贈送給朝鮮國王的禮物。實際上，這一交易渠道也是中國對朝鮮文化發生影響的主要傳導管。回贈的禮物包括那些宮廷禮儀中使用的物品，如龍袍、玉帶等[[10]](#_10_Yu_Shu_Quan____Kao_Shi_Cuo_Y)，樂器也經常在禮品清單上出現，給王室成員的服飾、絲綢、綠玉、藥物等也是經常賜給的物品。

中國書籍也許是對朝鮮產生了最廣泛的影響的物品。朝鮮使者總是帶回有評注的中國經典、論文集、史著，以及所有類型的文學作品。這些都可以在朝鮮重印，并傳播到朝鮮各地。明代早期，書籍還是將中國新的典章制度傳送到朝鮮的工具。例如，早期明朝的法典就被用作1394年公布的第一部朝鮮法典及刑法的范本。[[11]](#_11_Wei_Lian__R_Xiao____Ru_Jiao)盡管朝鮮人總是對中國的思想和制度加以修改使之適合他們自己的國情，然而，朝貢貿易作為文化影響的渠道與其作為商業交流的通道一樣，其重要性都是不可比擬的。

通常，朝鮮使者在陸海兩路中選取一條到中國。一條走陸路，他們從漢城出發，經平壤、義州（Uiju），越鴨綠江，經鳳凰至沈陽，然后過山海關到北京。全程約需30天。海路要長一些，包括陸路在內有5600里。朝鮮使團從漢城經平壤到宣州，然后到海濱城市鐵山，再至近海的椵島。旅客由此登船，橫渡危險重重的黃海，至山東的登州，由此取陸路到北京。在北京，朝鮮人被招待到朝鮮會館（通聞館）居住，并接受禮部的禮儀禮節教習。北京東南玉河會堂（玉河館）就是接待他們的典型場所。

盡管使者通常都善于寫作中國古文，但口語不行，中朝雙方配備的翻譯幫助朝鮮人進行交流。為此，朝鮮設立了自己的翻譯機構（司譯院），培養翻譯人員，并翻譯外國文書。絕大多數朝鮮朝貢使團都從該機構挑選人員。翻譯被看作是具有一種專門技藝的語言專門人才，盡管是必需的，但其地位仍被貶得很低。通常進入翻譯機構的人選都來自非貴族的“中人”（平民）這一技藝階級，他們沒有使者本人的社會地位，而使者則屬于“兩班”這一學者士紳階級。

### 明朝的遣朝使者

明朝使者通常走朝鮮使者的道路，逆向而行入朝鮮，一般他們走陸路。到達遼東時，他們派遣信使先行通報義州長官（府尹），義州府尹將消息傳遞給平安（P’yongan）省督，平安省督派信使通報漢城。這樣，朝鮮朝廷就能事先知道明朝使團的到來，但是直到使團到達漢城附近的慕華館（一個特別的賓館，在現在著名的獨立門所在的山上）之前，他們對于使團任務的性質等一無所知。明朝使者一到首都，就被恭敬地接到緊鄰南城門內專門接待明朝使者的很舒適的太平館。

明朝使者的目的是各種各樣的：詢問調查；宣布皇帝的繼位或皇儲的任命，或者只是傳達皇帝的敕令或禮部的指示和要求。使者赴朝的最主要的儀式是冊封新繼位的朝鮮國王。

由于絕大多數明朝與朝鮮的交涉可以更方便地通過朝鮮定期派使者到北京處理，相對而言，明朝代表赴朝較為稀疏。1392年至1450年期間，明朝使者到朝鮮共達95次，其中50次發生在1400年至1418年，即中朝關系保持穩定的永樂皇帝期間。1460年至1506期間有26次，1506年至1567年間只有10次。在宣祖在位的41年間（1567—1607年），明朝遣使赴朝達35次，主要原因是明朝與朝鮮需要配合作戰，抵抗豐臣秀吉在1590年代對朝鮮的入侵。1392年至1644年，派遣使者次數總計為186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2]](#_12_Li_Xuan_Zong____Dui_Ming_Gua)

偰斯（Hsieh Ssu，死于1380年以后）[[13]](#_13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是明朝第一個赴朝使者，他攜帶洪武皇帝宣布明朝建立并要求朝鮮歸順的諭旨于1369年到達朝鮮。1370年，偰斯再到朝鮮，送給恭愍王極為重要的正統性象征物——皇帝冊封他為國王的誥書及金印，典籍的抄本，明朝歷書、樂器等舉行典禮用的器物，以及40匹優質布。[[14]](#_14_Zheng_Lin_Zhi____Gao_Li_Shi)

對于以后的明朝使者來說，偰斯對朝鮮的友好訪問并不具有代表性。明朝的使者常常是太監，有時是出生于朝鮮的太監，朝鮮太監曾是14世紀人口買賣的一個部分。他們在朝鮮的行為舉止引發了一些問題。他們作威作福、傲慢無禮，比通常的中國使者要停留更長的時間，致使接待費用增加。例如，朝裔太監申貴生1398年的出使，他多次侮辱他的朝鮮主人，提出過高的要求，或拒絕朝鮮方面的好意，拒絕講朝語，羞辱朝鮮高級官員。在一次宴席上，他甚至當著國王的面，喝得酩酊大醉，揮刀舞劍。[[15]](#_15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中國出生的太監擔任使者的也不比他們好多少。如明朝的太監黃儼[[16]](#_1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他曾從1403年到1411年6次出使朝鮮。因他作威作福，并以皇帝的名義到寺院搜索物品，而為人們厭惡之極。黃儼還以搜羅帝國后宮年輕女子而臭名昭著。這些事例增加了接待明朝使者的費用，加深了朝鮮人接近明朝使者的恐懼感。

明朝出使朝鮮的最詳盡的記載之一是翰林院學士董越（1469進士）撰寫的。他于1488年到朝鮮宣告弘治皇帝登基，他在其散文詩《朝鮮賦》、出使日記《使東日錄》及朝鮮之行的個人雜記《朝鮮雜志》中記述了他對朝鮮成宗朝（1469—1494年）的觀察。[[17]](#_17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董越似乎被他的朝鮮主人迷住了，他的著述給人們傳達了對于成宗時期朝鮮人民及官員的正面肯定的印象，成宗朝時中國與朝鮮關系尤其平靜穩定。董越的著述還有助于說明，只要雙方不存猜疑，都愿維持基本的宗主關系，中朝關系就可以是真誠友善的。當然，從根本上說，這種關系是不平等的，其中包含著中國霸主地位的成分，這一點在明朝使者到達朝鮮首都時令人深刻地感覺到。這也是為什么朝鮮方面盡可能要在北京與中國人辦事的另一個原因。

## 明朝—朝鮮—女真的三角關系

### 朝鮮與女真部落的聯系

滿洲的女真人在1403年明朝與朝鮮關系穩定以后很長時間里仍對其間的關系發生影響。朝鮮與明朝雙方出于安全方面的理由都想控制女真人。當朝鮮力圖通過政治象征及朝貢貿易來與明朝爭奪對女真人的影響時，問題就產生了。14世紀90年代，女真頭領承認朝鮮的領主地位，派遣貢使到朝鮮朝廷。然而，在永樂朝，皇帝將女真人牢固地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

朝鮮人在遼東及滿洲南部（該地為建州女真人的居住區）的利益起源于他們的祖先直到10世紀一直居住在那里。然而，在高麗朝期間，朝鮮喪失了對鴨綠江和圖們江鄰近地區的控制。遼、金、元三朝都將朝鮮北部的某些地區直接并入它們的帝國。在邊境戰爭和尋找農耕土地的推動下，不可阻擋的移民潮流將朝鮮人的人口中心擠壓向半島南端。1350年以后，當恭愍國王打算從元朝的統治下爭取朝鮮的自治時，收復失地就成為明確的目標，朝鮮開始排擠這些地方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高麗朝最后幾十年間推行向北擴張的政策，有時通過戰爭，有時通過外交手段，有時則是通過變動朝貢貿易。1387年納合出向明朝投誠，造成了一個朝鮮人迫不及待地想去填補的真空，同時也打開了明王朝插入遼東直到鴨綠江的通道。這就形成了一個牽連明代中國、朝鮮、女真部落在邊境地區角逐的具有潛在危險性的三角關系。

朝鮮有理由擔憂明朝勢力在鴨綠江沿岸的增長。到1390年，朝鮮已為收復失地付出了30年的努力，但朝鮮北部仍然人口稀疏，幾乎沒有得到開墾，難于防衛；朝鮮東北部多山，缺少耕地；朝鮮北部中心地區冬季酷寒。朝鮮政府曾幾次定期努力讓朝鮮人重新定居于這些地區，但都失敗了，因此只好允許滿族人在接受朝鮮政府管轄的條件下在這里生活。14世紀90年代后期，朝鮮將朝鮮北部劃分為由中央政府的官員管轄的縣。這樣，朝鮮政府就開始著手籠絡和控制建州女真居民。

洪武皇帝時時警惕著朝鮮與女真的勾結，并力圖使兩者處于分隔的狀態。朝鮮貢使接受指令只要有可能就走海路，以防止他們與他們的鄰人女真串聯；當需要走陸路時，他們奉命在越過鴨綠江進入中國邊境后，不得與當地人貿易和交談。他還試圖阻止女真人向朝鮮遷移。1380年代，他要朝鮮確定一條明確的邊界，并撤回邊界以南，驅逐居住在朝鮮的非朝鮮籍難民。高麗未能滿足他的要求，于是，他于1388年宣布占有遠至咸鏡省的整個開原地區，其意圖顯然在于由他自己來劃定朝鮮的北部邊界。朝鮮意識到帝國的這道命令將摧毀朝鮮收復北部邊境地區的多年努力，決定為了控制遼東地區向明代中國發起挑戰，由此直接導致了李成桂向鴨綠江的進軍以及隨之而來的政變和朝鮮王朝的建立。可以說，對邊境地區的爭奪在高麗與朝鮮的王朝更替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 明朝對女真的政策

明朝對女真政策的意圖在于支持中國勢力向東北擴展及維持和平與安全。中國希望通過朝貢體制建立對女真貿易的壟斷。他們希望削減或消除女真人與他們的鄰人，不論是與蒙古人，還是與朝鮮人之間的聯系，以防止敵對聯盟的形成。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明王朝將女真組織到中國傳統的“羈縻”管理體制之下的統治鏈條上的衛所之中，并賞賜給女真頭領禮物、頭銜及類似的犒賞。這種政策的目的在于將女真作為朝貢國納入明王朝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通過他們將中國的勢力擴展到滿洲。

在15世紀早期，部分由于明朝陷于皇位繼承危機，滿洲仍留在明朝的控制之外。建州女真斡朵里（Odoli）支族頭領猛哥帖木兒（死于1433年）[[18]](#_18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曾遷入圖們江以南的朝鮮，由于他向朝鮮朝廷納貢，并在會寧扎營，因此朝鮮人將他看作是其附屬。于是，當明朝開始籠絡女真人投入中國控制之下時，猛哥帖木兒就成為主要目標。1405年，猛哥帖木兒與他的鄰人、1403年被明朝冊封為建州衛頭領的阿哈出一起迎接了一隊帶著禮物和明朝與女真結盟建議的中國官員。

### 明朝與女真聯系的后果

1404年朝鮮授予猛哥帖木兒斡朵里萬戶長之銜；1405年，訪問他的第一批中國使者稱他為“斡朵里衛長官”，表明他們已假定猛哥帖木兒將愿意與阿哈出一樣成為中國防御網絡上的一個組成部分。起初，猛哥帖木兒拒絕中國單方面的意愿，并公開聲稱他已接受朝鮮的委任。與此同時，朝鮮方面也竭力與中國抗衡，努力將他維系在他們的軌道之上。他們派遣代表團，帶著禮物、贊揚之詞，以及他怎樣才能最好的對付中國人的授意，前來訪問他。他們還巡視了東北部其他女真人頭人，鼓動他們不要屈服于明朝的壓力。

1405年，朝鮮政府甚至直接向永樂皇帝要求不要干預猛哥帖木兒的活動。朝鮮反對明朝邀請猛哥帖木兒前往明廷向明王朝表示敬意的打算，堅持說由于這位女真頭領居住在朝鮮境內，因此應當將他視為朝鮮的臣民。而且，他們爭辯道，由于擔心被對手推翻，猛哥帖木兒不能冒險離開他的部落。然而，猛哥帖木兒最終還是成行，并接受明王朝任命他為地區長官。他沒有別的選擇。明王朝的支持已大大增強了他的對手阿哈出的勢力。繼續對抗明王朝將自討苦吃。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爭取他的忠誠的企圖，勢必處于下風。[[19]](#_19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

明朝政府向朝鮮發出保證，猛哥帖木兒的歸順不會危及朝鮮的領土，因為這只是他個人的得體的行為，而不是土地的割讓。然而，很快其他女真頭領紛紛效法猛哥帖木兒變節的榜樣，前往南京獲取他們應得到的禮物及頭銜。早在1406年，朝鮮顯然已在這場競爭中失敗了。與明王朝角逐超出了朝鮮的能力。如果朝鮮曾圖謀利用它自己的朝貢體制將女真安置為邊境沿線的抵抗明王朝的一個緩沖地帶，那么，現在他們發現他們在謀略上已失敗了，不得不將其戰略轉向常規的軍事防御。[[20]](#_20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

這次失敗之后，朝鮮并沒有斷絕與女真的關系。然而，他們不再提供諸如開放東北邊遠地區的慶源集市之類的便利了。原先曾允許女真到慶源市場進行貿易，換取朝鮮的鹽、鐵、牛、馬。然而，關閉這個集市立即導致了另一個問題，女真用偷竊的方式來獲得不能通過購買得到的東西。而且，1406年明朝建立了一個市場，爭奪與開原以南女真人的馬匹交易。[[21]](#_21_Mo_Li_Si__Luo_Sa_Bi____Yuan)關閉貿易使朝鮮一無所獲，因此在一年內，他們重開慶源集市，并在其南部的鏡城又開設了第二個集市。[[22]](#_22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

1406年至1410年間，朝鮮與女真的關系迅速倒退到襲擊與報復交織的狀態。通過重開市場來贏得邊境和平的打算收效甚微，而努力控制這一地區的費用急劇上升。朝鮮一位指揮官在與女真人戰斗中陣亡，慶源和鏡城的前哨又難以防守，最終迫使太宗于1410年完全放棄東北邊遠地區。

同時，猛哥帖木兒也成為朝鮮報復性攻擊的主要打擊目標，因而弄得筋疲力盡。1411年他帶斡朵里部落西遷至與明朝建州衛相鄰的鳳州，此時鳳州處于他原先的對手阿哈出之子李顯忠的控制之下。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兒為獨立于建州衛并與它級別相同的建州左衛的長官。這個地位未能使他滿意。整整10年間，他一直恥于位居建州主衛之下；1423年他再次到圖們江邊的會寧扎營。此后，直到他1433年死去，猛哥帖木兒宣稱他既為朝鮮、也為明朝服務。他的后裔繼續統治建州左衛，偶爾與女真主要部落聯合。滿族人最終從這個女真支族集團中產生：努爾哈赤自稱他是猛哥帖木兒的后裔。

朝鮮對于邊境地區不穩定的局勢采取的對策是后撤，取得補償，與明朝、女真保持適當的關系，為最終再征服東北地區進行籌劃。在他們的地圖上，朝鮮的治理范圍遠至鴨綠江和圖們江。1434年，乘斡朵里與兀狄哈部落間爆發戰爭的有利時機，在世宗領導下重新開始中興的戰役。朝鮮軍隊成功地將女真人從朝鮮北部中心地區逐出之后，立即推行強制遷居，規定每個南部省必須抽調一定名額的移居者，以便造成具有深遠意義的朝鮮人在該地區首次存在。在收復運動的年代中，朝鮮軍隊無數次越過鴨綠江和圖們江發動進攻。到世宗朝1450年結束之際，朝鮮已沿圖們江深入到長白山高地建立起了它自己的軍事指揮轄區的鏈條，并對后來劃為咸鏡省的地方進行了有效的控制。沿鴨綠江中游地區建立起了相應的民政管理系統，加強了朝鮮對那些直到現代仍處于朝鮮支配之下的領土的控制。

朝鮮王朝對女真的侵略性政策與明朝的政策如出一轍，1433年，女真人開始給中國人制造麻煩。阿哈出之孫，當時建州衛的長官李滿住為了抗議中國人和朝鮮人對他施加的限制，武裝襲擊鄰近地區。盡管從法律上來說，李滿住是明朝的官員，但他并不忠誠，他經常襲擊遼東的村落。隨著15世紀40年代明朝對東北地區的控制逐漸瓦解，李滿住及其他女真頭領非正式地加入蒙古兀良哈部落對遼東的侵略。從女真中招募的士兵還參加了瓦剌頭領也先（死于1455年）的襲擊，也先的襲擊嚴重地削弱了遼東的防衛，并導致了明朝的衰落，而1449年的土木之變則將明朝的衰落暴露無遺。[[23]](#_23_Can_Kan_Mou_Fu_Li___Cui_Rui)中國試圖通過切斷貿易來懲罰女真人，但得到了與朝鮮人早些時候采取同樣措施一樣的后果：女真人的襲擊更為頻繁了。

到1450年，女真人確信朝鮮已加入了明朝摧毀他們的軍事行動，于是他們開始在朝鮮的土地上進行戰斗。在傳出關于建州圖謀入侵朝鮮的謠言之后，邊境戰爭在1466—1467年間達到高潮。明朝5萬軍隊與朝鮮1萬軍隊聯合作戰，向女真發動攻擊。在一次對建州主要部落的進攻中，李滿住和他的兒子古納哈被殺。而猛哥帖木兒的兒子董山也在中國被謀殺。這些事件清除了一批女真部落中最有才干的頭領，在一段時間內中止了戰爭。在這期間，女真恢復了對明朝的朝貢關系。

但是，明朝—女真—朝鮮之間的邊境戰斗并沒有完全停止。僅僅在中國與朝鮮聯合作戰后10年，明王朝即要求朝鮮派遣部隊越過鴨綠江攻擊建州部營地。這次行動仍未取得持久的效果，此時，朝鮮邊境上的襲擊和小沖突時有發生，已成為家常便飯。16世紀后半期，明朝與女真因貿易和朝貢發生爭吵，關系再次惡化，朝鮮邊境再度暴力肆虐。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之時，朝鮮朝廷能找到的最好指揮官是那些在東北部與女真人的戰爭中學到戰術的將軍們。

## 明朝與朝鮮關系的其他問題

### 冊封

若干其他問題也影響著明朝與朝鮮的關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冊封。洪武皇帝遲遲不愿冊封朝鮮國王，導致了明朝早期與朝鮮的摩擦；永樂朝后，這幾乎就不成其為問題了。然而，冊封是皇帝承認新任國王正統性的標志，因此，明朝很重視朝鮮國王取得王位的方式。《明史》記載了兩次中國扣壓冊封的事件，一次是1455年世祖（Se—jo，1417—1468年；1455—1468年在位）篡位，另一次是1506年中宗（144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廢除燕山君。世祖廢除被明朝皇帝先正式封為王儲而后又冊封為國王的他的侄兒端宗（1411—1457年；1452—1455年在位），他宣稱端宗年幼多病，不能進行有效的統治，這次事件以明朝皇帝接受世祖提出的理由而得以解決。事實是中國需要朝鮮在即將到來的對女真人戰爭予以支持，使他們容忍了這次非正常的王位廢立。

第二次事件為中宗1506年發動的政變，拖了較長時間才得以解決。朝鮮朝廷中對中宗的前任國王燕山君〈他的同父異母兄〉不滿的官僚集團推翻燕山君，擁立中宗為國王。政變本身幾乎沒有流血，但是整個事件籠罩著殘酷的清洗。明王朝授予中宗臨時性的封號，在進行調查前，拒絕正式冊封。朝鮮源源不斷地向北京的禮部呼吁（包括批準繼位的王太后也發出懇請），拖延了一年多，明王朝才開恩冊封。[[24]](#_24___Ming_Shi_Lu__Wu_Zong_Shi_L)（《明史·朝鮮傳》記載，正德二年，朝鮮國王漋奏請以國事付其弟懌，朝鮮國人復奏請封懌。禮部議命懌“權理國事”。后，朝鮮貢使及漋母也奏請冊封懌為國王。明武宗始依禮部奏請派使入朝敕封。——譯者注）這兩次事件表明了朝鮮國王是怎樣高度重視中國的冊封，而中國人又是怎樣利用冊封和拖延來施加其影響。

### 朝貢清單上的貢品

朝貢貿易進行若干年后，朝貢所要征集的黃金顯然已超過朝鮮的供應能力，白銀的征集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只不過短缺程度輕微一些。朝鮮國內幾乎不產金、銀，然而每年的征集高達數百兩。1383年，明朝命令朝鮮呈貢500斤黃金、近3萬兩白銀，高麗王朝通過交涉，明朝同意以馬匹來代替一部分白銀的朝貢，然而，這次替代只是作為例外來處理的。1409年，太宗國王請求明朝將替代定為常規。[[25]](#_25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據說，由于中國皇帝的拒絕，太祖不得不為了得到所需要的這種貴金屬而在朝鮮家家戶戶大肆搜刮。[[26]](#_26_Li_Xuan_Cong____Dui_Ming_Gua)世宗國王1418年即位后，反復懇請，仍未獲準。第三次又提議以昂貴的朝鮮紙來取代貴金屬也同樣失敗了。1425年，朝鮮為了獲得所需要的黃金，被迫熔煉佛寺里的器物，貢使到北京后還得向中國商人購買黃金。朝鮮甚至打算向日本購買黃金。[[27]](#_27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

終于在1429年，貢品清單經歷了一次徹底的修改。金、銀從貢品中刪除了，在某些情況下對某些人可貢獻更多的人參、亞麻、席墊和大麻布。按規定：每逢元旦朝鮮須向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儲進貢；皇帝圣誕時向上列除皇儲以外的所有人進貢；而秋季的朝貢只須向皇帝進貢。[[28]](#_28_Mo_Song_Bao_He____Gao_Li_Zha)

### 人貢

無疑，明朝與朝鮮關系中最為骯臟敗壞的問題是始于元朝而一直綿延不斷的人口交易——人貢。帝國，雖無定規，但都征調小孩入宮：女孩納入后宮，男孩當太監。通常每次征調的數目不多，但這種交易本身卻是重要的，朝鮮方面的記載表明，朝鮮人對此痛苦不堪，難以忍受。朝貢關系中沒有哪一個方面像人貢那樣顯示出朝鮮對中國皇帝奴役的卑躬屈膝，或中國對其忠順的鄰人的蔑視侮辱。

被當作人貢帶到中國去的男孩有的干得不錯。例如當太監的，他們有時奉命回到故國。這未必是一樁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朝鮮，朝鮮出生的太監以對待東道主人粗俗無禮而聲名狼藉；他們的親屬都因此而感到羞愧恥辱，不愿接待他們。太監也不能給他們的家庭帶來多少好處，在中國官府中做事的朝鮮官員也許能為他們的親屬謀求到一個好職位，但是一般說來，太監卻不能給其親屬以令人尊敬的差事。

女孩如被選中人皇帝后宮，命運要好一些，她們的家庭在朝鮮受到尊敬，男性親屬也因此而享有特權。在中國，她們中的一些人在皇帝的眾多嬪妃中出人頭地。例如，元朝的末代皇帝妥懽帖睦爾（1320—1370）有一個叫奇的朝鮮妃子，由于她給皇帝生了一個皇位繼承人，而只位居皇后之下。洪武皇帝的朝鮮妃子——韓妃，至少給他生了一個女孩；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猜測，永樂皇帝是另一個朝鮮妃子——貢妃之子（原文如此。——譯者注）。[[29]](#_29_Li_Jin_Hua____Ming_Cheng_Zu)這些偶爾成為皇帝嬪妃中的佼佼者的朝鮮婦女自然是中國與朝鮮關系的積極因素。但是，從總體上來說，朝鮮人為人貢這種觀念所激怒，并認為這是違背儒家基本原則的。由于這些婦女是從那些高貴的家族中挑選出來的，就更是令人憤恨不平了。

1408年至1433年期間，將朝鮮婦女作為貢品的索求最為頻繁。[[30]](#_30_Wang_Chong_Wu____Ming_Cheng)1424年前，明朝只索求年輕女子主要作為皇帝后宮的候選人。選拔女人是一個精心挑剔的過程。例如，1408年，明朝派遣太監黃儼到漢城，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對13歲至15歲的合適人選的搜索。200多名女孩被帶到景福宮進行第一輪挑選。黃儼從她們中選出了44名進人第二輪。最后一輪他挑出了5名，都是來自低級和中級官員家的女孩。在舉行了一場特別儀式中，她們被賜給中國服裝和后宮封號。她們的男性親屬也得到封號。朝鮮王朝的實錄記述了這個過程的細節，描述了黃儼帶領這些女孩出發前往中國的情況。她們的兄弟獲準沿路護送，她們強忍住了哀泣，但她們的親屬哀傷慟哭之聲充斥于整個城市的大街小巷。[[31]](#_31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她們中大多數再沒有看到朝鮮，據記載永樂皇帝死時，她們有的人甚至自殺，跟隨他去來世。[[32]](#_32___Zhao_Xian_Wang_Zhao_Shi_Lu)

1424年以后，中國人索求的婦女變得多種多樣，舞女樂伎、廚娘、侍女也包括在內。1426年，11名婦女被經常派遣出使朝鮮的在朝鮮出生的太監尹鳳帶到中國。次年他又帶走33名。此后，帶到中國去的婦女就只是舞女樂伎和廚娘了。1433年，朝鮮人的輸人全部停止了，《明史》記載說，英宗皇帝1436年（朝鮮的記載是在1435年）將53名朝鮮婦女遣返回國。[[33]](#_33___Ming_Shi_____Di_320Juan__D)

## 豐臣秀吉入侵時期的明朝與朝鮮關系

從朝鮮王朝早期，在海盜對朝鮮沿海的襲擊平息之后，朝鮮與日本的關系為朝鮮東南的有限的貿易，及通過對馬島世襲大名家族的半官方聯系。日本商人在熊川、蔚山等地居住經商。1443年簽訂的一項協議為這種通常保持在低水平的商業訂立了貿易規則。日本商人時常向漢城的國王呈送商品；同時，接受作為交換的禮物。1460年以前，朝鮮使者數次訪問日本幕府。除此以外，有意義的聯系是在朝鮮與對馬島之間進行的。

在豐臣秀吉（1536—1598年）1590年統一日本以前，日本與朝鮮相安無事。豐臣秀吉一經在日本取得確定無疑的霸主地位，立即要求朝鮮支持其經由朝鮮向明朝發動進攻的下一步軍事行動。[[34]](#_34_Guan_Yu_Dui_Feng_Chen_Xiu_Ji)豐臣秀吉如此膽大妄為，令宣祖國王（1552—1609年；1567—1608年在位）大吃一驚，予以拒絕，并從道德和常識兩方面進行規勸，敦促他放棄這個計劃。宣祖的勸告毫無作用，朝鮮朝廷圍繞著豐臣秀吉是否在虛張聲勢發生分歧。朝鮮派遣使者去刺探豐臣秀吉的真意，然而使者們的看法仍不一致，作出了彼此矛盾的報告。最終，朝廷作出了豐臣秀吉是在虛張聲勢的結論，未能針對他作出軍事準備。這樣，當日本1592年5月在釜山登陸時，朝鮮毫無準備，措手不及。

入侵的日本軍隊分為若干個18000—20000士兵組成的師，共計15萬人。小西行長（約1558—1600年）[[35]](#_35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率領一個師首先在釜山登陸，加藤清正（1562—1611年）師第二批登陸，其余部隊相繼而來。朝鮮人進行了勇猛的、然而敗局已定的抵御。釜山戰役很快就結束了。日軍從半島的這一立足點分兵三路北上，向漢城前進，粉碎了朝鮮所有抵抗，其中包括在忠州（Ch’ungju）擊敗了朝鮮的精銳部隊。忠州戰敗的消息傳到漢城時，宣祖的大臣們驚慌失措，勸說宣祖逃離首都，北上至平壤安全之地。各路日軍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有組織的抵抗就進入漢城，并于1592年6月中占領該城。

朝鮮之所以輕率地過低估計豐臣秀吉的決心和能力，其中一個原因是朝鮮朝廷內部的派別斗爭。1590年派去探查豐臣秀吉意圖的使團由當權的和在野的兩個派別的成員組成。使團中的在野派成員主張政府應當加強朝鮮脆弱的防御，而當權派則認為朝鮮的防御已足夠了。政治動機影響了這一決定，而結果卻證明當初在野派是正確的。

軍事指揮的失誤也造成了朝鮮軍隊的失敗。例如，宣祖國王的首席將軍申砬（Sen Ip）爭辯說，由于日軍船員擁有航行技術優勢，在海上抵抗必將失敗，他主張朝鮮應等待日軍登陸后再進行抵御，然而，他的指揮失誤卻使朝鮮喪失了保衛自己家園的優勢。申將軍自己也戰死于忠州戰役。在陸軍被粉碎后，宣祖的謀士提議朝廷北遷，并呼吁明朝進行干預。

宣祖離開漢城之際，任命其子李琿（即光海君，1575—1641年；1608—1623年在位）[[36]](#_3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為王儲并負責朝鮮東北部咸鏡省的防務。加藤清正穿越漢城尾追王子進至咸鏡；小西行長則追擊朝鮮主力直抵平壤，迫使宣祖再次逃奔，直至鴨綠江邊的義州。[[37]](#_37_Li_Ji_Bai____Xin_Bian_Zhao_X)在通過漢城之后，日軍推進速度逐漸放慢，到達平壤后完全停頓下來了。惡劣的天氣、過于漫長的供給線、交通工具的匱乏，以及為了防衛朝鮮地方民團和海軍而布置的后衛，這一切迫使小西行長在大同江停頓下來。在東北部，加藤也遭受了同樣的困難，而且因地形崎嶇不平而更為嚴重。

在朝鮮進行的各種抵抗中，最有組織、最有成效的是1592年夏海軍將領李舜臣（1545—1598年）指揮的在朝鮮東南沿海的海口和海灣進行的戰斗。在日軍入侵前，李將軍就已進行了建造戰艦的試驗，造出了稱為“龜船”的攻擊型戰船，一種用金屬頂棚保護艙面不受彈丸和燃燒的箭矢打擊的劃艇。[[38]](#_38_Guan_Yu_Zhe_Zhong_Jian_Ting)龜船顯然要比日本大多數戰艦大，許多日本戰艦完全不是海軍戰艦，而是臨時征用的沿海運輸船或漁船。龜船裝備有火炮，盡管船大，但由于線條設計精細，有利達到最高速度，調轉靈活。日本艦船難以追上，無法捕捉并登上龜船。日本人在釜山登陸時，李將軍已造出若干艘龜船，并有能力阻止豐臣秀吉在當年夏季派遣船隊穿越黃海沿朝鮮半島而給平壤的小西提供補給的企圖。據記載，在最初的三次戰斗中，李將軍擊沉了將近100艘日本船只。在1592年7月的閑山島大戰中，70艘日本艦船只有14艘逃脫，未被捕捉或摧毀。閑山島大戰的意義在于它對日軍高層指揮的影響，它決定此后對小西和加藤的補給仍由困難重重的陸路進行，打消了由海路到達西海岸的企圖，從而大大地減弱了日軍向中國邊界推進的能力。

在義州，國王的閣員們仍在爭論是否要向明朝提出援救的請求。1592年7月的某一天，宣祖打算自己越過鴨綠江到遼東避難，但是代替這一想法的是，他作出派遣使者到明朝京城請求軍事援助的決定。這一非常之舉，恢復了明朝與朝鮮朝貢關系中的軍事防御的內容；它導致了明朝的軍事干預，而沒有中國的干預，朝鮮也許已被豐臣秀吉的軍隊征服了。

明朝最初的反應并不積極。明朝一批邊境官員曾報告了他們的懷疑，說假使朝鮮沒有縱容，日軍的推進本不會如此迅速，因此朝廷對于朝鮮的信用尚存懷疑。然而，隨著1592年7月21日平壤的陷落，問題已不再是要否支援朝鮮，而是如何防衛明朝邊境了。盡管朝鮮拒絕了日本提出的讓開一條通到鴨綠江的道路的要求，但中國人知道邊境已危在旦夕。

明朝政府為入朝干預調集部隊。1592年夏天小西在平壤整編部隊之時，一支3000人的中國前鋒部隊從遼東越境進入朝鮮。這支部隊在8月下旬與日軍在平壤的第一次交戰中遭到沉重打擊。9月，中國政府組建了一支由李如松（1549—1598年）[[39]](#_39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指揮的更為龐大的、足以全面抗擊入侵的軍隊。

明朝政府同時還決定進行談判，希冀就確保與朝鮮邊界的安全達成交易，即使可能犧牲朝鮮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兵部尚書石星（1538—1599年）的代表沈惟敬（1540？—1597？年）與小西行長在平壤會晤談判。雙方均未作出讓步。沈惟敬要求日本從朝鮮徹底撤軍，而小西則要明朝皇帝承認他為豐臣秀吉的附庸。

雙方宣布停火，以便使沈惟敬與其政府商議，同時也給雙方重新集結力量的時間。當沈惟敬回來沒有提出新的東西時，雙方再度開戰。1593年2月，李如松率領3.6萬人的部隊與李鎰（Yi Il，1538—1601年）率領的朝鮮軍隊圍攻平壤，重創小西部隊，迫使他放棄這座城市。然而，李如松沒有追擊，讓小西撤離，并使他有時間獲得增援，以致三個星期后在漢城附近的碧蹄館戰場上小西得以擊敗李如松。這次戰役后，雙方都不能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到春天，雙方軍隊停止了戰斗。5月，日軍撤退到半島東南部，隨后，李如松率領的明朝軍隊全部從朝鮮撤回。隨著大戰的結束，宣祖國王也返回首都。

在戰爭的間歇期，明朝的代表與豐臣秀吉重開談判，談判延續至1596年。與此同時，朝鮮的民團與憤怒的農民繼續與半島南部的日本人進行小規模戰斗。日本人不得不動用具有壓倒優勢的部隊來維持他們在該地區的地位。例如，日本人攻占晉州，殺死了6萬名士兵和城鎮居民，制造了這場戰爭中最為血腥的一幕。

1593年，中國與豐臣秀吉達成交易，但是雙方都誤解了協議的條文。[[40]](#_40_Jiu_Ye_Ji__Yin_____Ri_Ben_Du)爭議的問題是，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的統治者，及他占有的朝鮮半島的全部或部分土地的事實。在協議的原文本中也許是一項有交換的安排，但是明朝使者帶回北京的文件卻說豐臣秀吉愿意從朝鮮撤出，并承認他為明朝皇帝的附屬。然而，當明朝1596年派出使團到日本冊封豐臣秀吉時，卻發現日本還在朝鮮南部駐軍。在日本，豐臣秀吉為明朝冊封他為附屬國國王文告中使用的降尊紆貴的語言所激怒，出使以失敗告終。豐臣秀吉意識到，照此解決，他的朝鮮行動將一無所獲。

1597年初，豐臣秀吉下令出動14萬人的軍隊，發動第二次侵朝戰爭，仍由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擔任軍事指揮。第二次入侵并沒有深入到第一次入侵所到達的地方，然而，日軍與中朝聯合部隊在朝鮮南部進行的戰斗激烈程度一點也不比第一次差。1597年晚期，豐臣秀吉的部隊牢固地盤踞了蔚山、泗川（Sachon）和順天（Sunchón），并成功地擊退了企圖將他們逐出的中朝部隊。從日本新來的部隊有力地打擊了補給極其困難的中國軍隊。防衛戰表面上是中朝聯合指揮，但實際上是由明朝軍官指揮。中朝雙方領導人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分歧。是戰，還是和，中國不同意朝鮮的看法，并對朝鮮人在戰斗中的表現吹毛求疵。一個明朝的軍官甚至指責朝鮮利用日本人來幫助他們重占遼東的部分地區，中國真的進行了調查，然后才撤銷了這種指責。[[41]](#_41_Jia_Li__K_Lai_Di_Ya_De____15)

1598年9月，豐臣秀吉死去。在這年的夏天，他在朝鮮的部隊遭到由明朝將領劉綎（約1550—1619年）[[42]](#_42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董一元指揮下的中朝聯合部隊的強有力的抵抗。11月，豐臣秀吉的繼承人命令日軍全部從朝鮮半島撤出。此時，日軍正卷入在朝鮮南部若干地方的戰斗之中，中朝聯合部隊決心不讓日軍有秩序地撤離。日軍的撤退給防守者提供了在南部海岸以外的海面上發動進攻的機會，許多中朝船只已經各就各位準備打擊。當小西企圖讓其部隊在以釜山為基地的日本艦隊的掩護下在順天登陸之時，1598年最重要的海上戰斗隨即打響。陳璘（死于1607年）[[43]](#_43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指揮下的中朝海軍在露梁海峽迎戰前來的日軍。開戰之初，日軍頂住了進攻，擊敗了鄧子龍率領的左翼艦隊，圍攻陳璘的中軍艦隊。朝鮮海軍將軍李舜臣見陳璘處于危急之中，駛艦而來，將陳璘解救出來。李將軍戰死，但他的部下繼續給予撤退的日軍毀滅性的打擊。

戰后，明朝政府為陳璘在這次最后的激戰中摧毀300多艘日艦頒獎。然而，朝鮮人回想起了當初籠罩在中朝指揮官之間的懷疑與背叛的指責，他們堅持李舜臣應當為最終擊敗小西的部隊受到獎賞，因為正是他和他的部隊在露梁海峽解救了陳璘。

1599年，日軍全部從朝鮮撤出。中國擔心日本發動新的進攻，仍選擇在若干地方駐扎，到1601年他們也撤離了。這場戰爭是完全徒勞無益的。日本史學家普遍認為豐臣秀吉進行的征服中國的戰爭是個愚蠢的行動。然而，這次戰爭還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耗盡了明朝國庫，轉移了原來用于控制滿洲的軍隊。為了抵抗1592—1593年的第一次入侵，明朝投入了20萬部隊，花費了1000萬兩銀子。1598年的防衛戰也花費了相等的銀兩。[[44]](#_44_Ai_De_Wen__O_Lai_Xiao_Er___F)國家財政承受了這一負擔，再加上建筑萬歷皇帝陵墓、重修紫禁城宮殿的開銷，削弱了政府對于帝國全境的防御。與此同時，滿族的頭領努爾哈赤在滿洲組建了“旗人”制度，為征服中國本土進行謀劃。因此，豐臣秀吉發動的戰爭導致了明朝的垮臺，只不過不是以他打算的方式進行。

戰爭對朝鮮的影響有所不同。一方面，由于日本人被限制在南方諸道，并且最終從朝鮮撤走，因此，朝鮮的保衛戰是成功的。但是，成功的代價卻是無法計算的。朝鮮政府的政治控制被削弱了，朝廷內部的派別斗爭加劇了。朝鮮人感到他們對明朝欠了債，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們力圖以抵抗滿族人來償還欠債，結果遭受了皇太極在1627年和1636年的入侵的懲罰。同時，朝鮮經濟陷入混亂，農業、集市、稅收及地租制度都被攪亂了。朝鮮社會經受了家庭破裂，流浪者和強盜大大增加，人們離鄉背井，社會大動蕩等苦難。

在戰爭中，對于朝鮮人來說，有時很難區分出作為他們敵人的日本人與作為他們盟友的中國人。中國軍隊殺死朝鮮平民來擴大殺敵數目。日本和中國的軍隊都從朝鮮人那里拿走他們能帶走的一切，而將不能打進包裹的一切付之一炬，以致所有城鎮及朝鮮最壯觀的建筑都消失了。朝鮮失去了工匠藝人，特別是陶匠，他們被帶到日本強迫勞動。藏書館、印刷活字、繪畫、卷軸書畫以及無數宗教的和世俗的制品都被當作戰利品帶走了。甚至新儒家思想也成為戰時的獲得物，由被日本人捕獲的朝鮮學者姜沆傳到日本。可見，朝鮮保衛戰的成功只是就軍事意義而言。戰爭的惟一獲利者是滿洲的努爾哈赤和德川家康，后者在日本的地位由于那些最積極地支持豐臣秀吉戰爭的日本西部的大名被削弱而得到加強。

## 朝鮮與明王朝的覆滅

朝鮮人對于中國在豐臣秀吉戰爭中給予援助的負債感，以及努爾哈赤的崛起及其駐扎在朝鮮北部邊界上的軍隊決定了1600年以后的朝鮮與明王朝的關系。宣祖的繼承人光海國王處于持續不斷的內部政治派別的壓力之下，他必須在日趨衰落的明朝宗主與咄咄逼人的野蠻鄰人間作出抉擇。正如14世紀后期的情況已經證明了的那樣，試圖與兩者都保持友好關系是不現實的。處于政治十分動蕩之中的朝鮮，如果它支持明王朝，必然遭受又一輪侵略。這一回，對朝鮮的懲罰是由建州女真人的后裔——滿族人來進行的。[[45]](#_45_Jia_Li__K_Lai_Di_Ya_De____Zh)

光海國王盡量推遲作出生死攸關的抉擇，然而1619年明王朝號召他參與楊鎬在遼東對努爾哈赤的戰爭。朝鮮忠實地聽從號召，派出1萬人的部隊，在姜弘立（1560—1627年）的指揮下參加薩爾滸之戰。姜弘立得到命令，如果情況不妙，就退縮不前，并投降。實際上，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并向滿族人解釋說，他們參加戰爭只不過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已。此時，滿族關注中國甚于關注朝鮮，所以容許姜弘立及其部隊平安地返回故土。

朝鮮不能含糊地放棄承諾了。在努爾哈赤奪取遼東后，1623年光海國王的朝廷圍繞著國王對待明朝的冷淡態度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這個問題的提出再次影響了政治斗爭的結局，光海國王被推翻了。

滿族人1621年奪取了遼東，阻斷了朝鮮與明朝中國間的陸路，一個叫毛文龍（1576—1629）的中國將軍[[46]](#_46_Heng_Mu_Yi_Bian____Qing_Dai)帶領一支小部隊逃到朝鮮，在鴨綠江口稍南的椵島（《明史》記為皮島。——譯者注），建立基地，從這個基地組織隊伍深入遼東騷擾劫掠，攻擊滿族人，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功。明朝的船隊從山東直接給他運送補給。毛文龍以朝鮮國土為基地的多年活動，促使滿族人確信必須武力征服朝鮮。可以說，毛文龍給滿族人1627年入侵朝鮮提供了重要的理由。這次入侵后，即在朝鮮再次回避接受清王朝附屬國地位之后，1636年入侵再度發生，最終有效地結束了朝鮮與明朝的官方關系。

對于朝鮮人來說，就如同對于中國人一樣，滿族的統治是個奇恥大辱。在滿族征服中國及朝鮮順從地向清王朝朝貢之后的很長時間內，朝鮮人民仍然對滿族保持一定距離，而以敬慕之情深深地懷念明朝，與清朝的循規蹈矩的朝貢關系被保留的具有象征意義的遺風遺俗所抵消：漢陽（原文如此，似應為漢城。——譯者注）政府中的朝鮮官員仍使用明朝紀年來簽署內部文書，穿著明朝服飾，采用明朝禮儀。與中國交接的邊界沿線頒布了嚴格的法令禁止人們在無人之地居住，以便阻止朝鮮人與中國一側的鄰人混合。貢使仍然同明朝時一樣取道前往北京，進行貿易，寫下詳細的日記。朝鮮王朝用朝貢買得了清朝的不干預，他們寧愿生活在平靜與孤獨之中，直到1876年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時，半島的大門才洞開。[[47]](#_47_Guan_Yu_Zhe_Yi_Ri_Ben_Ding_L)

（呂昭義 譯）

[[1]](#_1_5)關于中國與朝鮮朝貢關系的一般性原則，參看全海宗：《清代中國與朝鮮朝貢關系研究》，見費正清編著的《中國的世界秩序》（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8年），第90—111頁；關于中國與朝鮮朝貢關系發展的考察，參看全海宗：《韓中關系研究》（漢城，1970年），該書有一個英文的總結，第250—255頁；崔瑞德、米切爾·洛伊編：《劍橋中國史》（紐約，1986年）第1卷，《秦漢帝國：公元前221—220年》（《劍橋中國秦漢史》），第446—451頁；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紐約，1979年）第3卷，《隋唐時期的中國：589—906年》（《劍橋中國隋唐史》）第1部分，第134—147頁；崔瑞德、赫爾貝特·弗蘭克：《劍橋中國史》（紐約，1993年）第6卷，《異族政權》（《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第100—104、219—229、283、400—405、436—437、473頁。

[[2]](#_2_5)《明人傳記辭典》，第1598—1603頁。

[[3]](#_3_5)富路特：《朝鮮對中國歷史記載的干預》，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第68期（1937年），第27—34頁。

[[4]](#_4_5)“功臣”這個詞在朝鮮歷史上的使用與中國一樣。就朝鮮王朝來說，功臣名錄的設立是為了獎賞那些太祖（1392—1398年）、定宗（1398—1400年）、太祖（原文如此，應為太宗。——譯者注）（1400—1418）的忠實支持者。獎賞通常是贈給土地和奴隸，但大都被任命為高級官員。

[[5]](#_5_5)《明人傳記辭典》，第1594—1598頁。

[[6]](#_6_4)末松保和：《高麗朝末朝鮮朝初的對明關系》（漢城，1941年），第140頁。

[[7]](#_7_4)《明史》，第320卷，第8284頁。

[[8]](#_8_4)《大明會典》，第105卷，第4頁。

[[9]](#_9_4)加里·K.萊迪亞德：《1488—1887年400年來朝鮮到中國的旅客》，見《朝鮮不定期論文集》，2期（1974年3月），第4頁。

[[10]](#_10_4)魚叔權：《考事撮要》（1613，奎章閣叢書7，影印本，京城帝國大學[漢城]，1941年），第12b—14b頁。

[[11]](#_11_4)威廉·R.肖：《儒教國家的法律準則》（伯克利，1981年），第4—5頁。

[[12]](#_12_4)李鉉宗：《對明關系》（漢城，1973年），第324頁。

[[13]](#_13_4)《明人傳記辭典》，第559—560頁。

[[14]](#_14_4)鄭麟趾：《高麗史》（1454年；1972年漢城再版），Kwon（chuan）第5頁下。

[[15]](#_15_4)《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太白山本，1400—1445年；1603—1606年第二次印刷；摹印本，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摹印本，漢城，探求堂，1968—1970年（14），第15b—16、第16b—17頁。

[[16]](#_16_4)《明人傳記辭典》，第1596—1597頁。

[[17]](#_17_4)《明人傳記辭典》，第259頁。參看詹姆士·斯卡思·蓋爾對董越日記的譯文《漢陽》，見《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Ⅱ卷（1902年），第35—43頁。

[[18]](#_18_4)《明人傳記辭典》，第1065—1067頁。

[[19]](#_19_4)《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0卷，第12b頁。

[[20]](#_20_4)《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2卷，第24b頁。另見司律思：《永樂朝（1403—1424年）的中國與女真關系》（威斯巴登，1955年），第42—61頁。

[[21]](#_21_4)莫里斯·羅薩比：《元明時期的女真人》，見《康奈爾大學東亞論文集》，第26輯（伊薩卡，1982年），第35頁。

[[22]](#_22_4)《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1卷，第21b頁。

[[23]](#_23_4)參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明朝：1368—1644》第1部分（紐約，1988年），第322—331頁。

[[24]](#_24_4)《明實錄·武宗實錄》（臺北，1964年），第33卷，第3頁

[[25]](#_25_4)《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7卷，第4b頁。

[[26]](#_26_4)李鉉淙：《對明關系》，第333頁。

[[27]](#_27_4)《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40卷，第26b—27頁。

[[28]](#_28_4)末松保和：《高麗朝末朝鮮朝初的對明關系》，第178—181頁.

[[29]](#_29_4)李晉華：《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輯，1期（1936年），第55—77頁。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并答朱希祖先生》，所載刊物同前。

[[30]](#_30_4)王崇武：《明成祖朝鮮選妃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輯（1948年），第165—176頁。

[[31]](#_31_4)《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第16卷，第38—39頁。

[[32]](#_32_4)《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26卷，第15b頁。

[[33]](#_33_4)《明史》，第320卷，第8285頁；《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68卷，第8b—9b頁，完整地記述了她們在中國效勞的生活。

[[34]](#_34_4)關于對豐臣秀吉大陸帝國思想的研討，參看瑪麗·伊麗莎白·貝里：《豐臣秀吉》（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2年），第206—217頁；豐臣秀吉1590年給朝鮮國王宣祖的信，見久野吉（音）：《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伯克利，1937年），第1卷，第302—303頁；另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67—374頁。

[[35]](#_35_4)《明人傳記辭典》，第728—733頁。

[[36]](#_36_4)《明人傳記辭典》，第1591—1594頁。

[[37]](#_37_4)李基白：《新編朝鮮史》，愛德華·W.瓦格納、愛德華·J.舒爾茨譯（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4年），第209—215頁。

[[38]](#_38_4)關于這種艦艇的說明，參看霍勒斯·安德伍德：《朝鮮的船艦》，見《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第23卷（1934年），第71—84頁。

[[39]](#_39_4)《明人傳記辭典》，第830—835頁。

[[40]](#_40_4)久野吉（音）：《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第1卷，第328—332頁。

[[41]](#_41_4)加利·K.萊迪亞德：《1598年朝鮮的安全危機：儒家的國家安全模式》，哥倫比亞大學朝鮮問題研討會論文（1980年12月）第19頁以后。

[[42]](#_42_4)《明人傳記辭典》，第966頁。

[[43]](#_43_4)《明人傳記辭典》，第167—174頁。

[[44]](#_44_4)埃德溫·O.賴肖爾、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波士頓，1960年），第332—333頁。

[[45]](#_45_4)加里·K.萊迪亞德：《中國—滿洲—朝鮮三角中的陰陽關系》，見莫里斯·羅薩比編著：《中央王國及其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10—14世紀》（伯克利，1983年），第328—330頁。

[[46]](#_46_4)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華盛頓特區，1943年），第567—568頁。

[[47]](#_47_4)關于這一日本訂立的條約對中朝朝貢關系的影響，見芮瑪麗：《清朝外交的適應性：以朝鮮為例》，見《亞洲研究雜志》，第17輯，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頁。

# 第六章 明朝對外關系：東南亞

明代中國的統治者們并沒有把今天稱作東南亞的地方看作是一個地區。他們將浡泥（現在的婆羅洲Borneo）以東的群島劃為他們所稱之為東洋的一部分，而所有其余的海岸國家歸為西洋的一部分。長期以來，在他們的術語中，西洋還包括與印度洋相連的國家。而那些構成現今的緬甸、老撾及泰國北部的國家，則被歸并到與東洋、西洋諸國完全不同的集團之中。

帝國京城北京或南京所持有的關于其他國家的觀念總是以中國為中心。外國，除非其統治者與中國皇帝有關系，否則都被視為沒有存在的價值。與中國首都距離的遠近、是否與帝國接壤、對于帝國的防御有何重要性等因素，也被視為有意義的。對各國的認識上還有一些特殊的差異：經福建泉州來朝貢的國家有別于經廣東的廣州來朝貢的國家；而對于走陸路來朝貢的國家中，經廣西、云南來的與其他國家也有區別。在中國朝廷歷來強調的適當處理對外關系行動的普遍原則中，對于決定中國對東南亞政策具有最重要意義的是該王朝一定時間內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狀況。

在明朝統治的最初60年中，元朝的先例，以及從元朝的政策和官方文檔中吸取的教訓對于明朝對外政策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那些來自中國中心地帶，創建了明王朝的新貴的態度及其擔憂，尤其是對蒙古人的態度和擔憂也是決定性的。就沿海來說，海盜問題，以及政府尚未決定的有關是否允許，或者說在什么條件下開放海上貿易的問題，則導致了對中外游歷和交往的限制。中國與越南（安南。——譯者注）、占婆（占城。——譯者注）的關系已經出現了麻煩，而這兩個國家之間也有糾紛。必須進行的是對于直至1382年仍為蒙古梁王所控制的云南的征服[[1]](#_1_Guan_Yu_Dui_Yun_Nan_De_Zheng)，與緬甸、老撾相接的西南邊界上的糾紛也影響了對外政策的形成。最后，明朝欽差正使總兵太監鄭和（1371—1433年）的遠航及其對東南亞的沖擊也對對外政策產生影響。然而，大約1435年以后，朝廷對南方逐漸失去了興趣。15世紀早期，帝國遷都北京后，與東南亞及東南亞以遠的國家的交往減少了。16世紀時，除了日本在中國海盜的幫助下襲擊中國南方海岸的幾十年之外，對外政策的焦點集中在北方的防務上。歐洲人的到來為海上貿易開辟了新的領域，但是，幾乎沒有改變明朝對南方國家外交關系的態度。

明朝的記載顯示，朝廷集中關注東南亞直到15世紀中期。明朝第一位皇帝的時代是鼓勵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正式的朝貢關系的，同時，與此相反，又力求限制與國外聯系的范圍。然而，永樂朝時，官方文獻記載了這一活動的濫觴。非正式的文獻也佐證了活動上升的情況。對于該王朝最初60年的現代學術研究，為幾乎是遍及世界各地的對于鄭和經東南亞至印度洋海岸遠航的興趣所充斥。此外，明朝對越南的入侵及長達20年的管轄，為基本文獻及輔助性的著述增添了新的章節，也為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提供了資料。然而，15世紀30年代以后，原始文獻中明朝與南方王國關系的記述相對稀少。盡管來到中國沿海廣東和福建的外國商人多為尋找貿易伙伴，但官方文獻只是在他們對帝國的利益構成威脅，或與既定政策發生沖突之時才做記述。

明朝的第一個皇帝特別重視從元朝的政策及其后果中學習。蒙古人為了準備征服南宋，曾從西藏的東部進攻西南王國大理，并威脅越南。征服南宋之后，蒙古人要求越南、緬甸、泰國諸國[[2]](#_2_Wo_Ceng_Shi_Yong_Dan___Lao)，及占婆，甚至爪哇歸順臣服。當這些統治者不恭恭敬敬應從，蒙古人就侵略他們的國家。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死后，就放棄了這種侵略政策。這種侵略性的政策，或者是元朝的鼓勵海外貿易的政策，都沒有在明朝開國君主身上出現。私人貿易沒有得到控制，并混雜到對朝廷的朝貢貿易之中。這些，在這位明朝皇帝看來，使得他的與皇位一同繼承來的沿海邊境地區動蕩不安。

元朝對于南方王國的政策是以該王朝的北方邊境并未面臨威脅為依據的。所以，元朝統治者能向南方王國發出威脅，并將其勢力盡其可能向南擴展。然而，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卻發現他處于正相反的情況：他面臨來自北方的威脅。[[3]](#_3_Dui_Ming_Zhao_Di_Yi_Wei_Huang)他需要穩定南方和沿海邊境，以便集中力量平息北方的蒙古—突厥人的大聯盟，及防衛滿洲西部與西藏東部之間的漫長的北方邊境。他不能同時對南方鄰人開戰。

就這一形勢而言，明王朝的戰略地位與漢、唐、宋王朝相似。明朝第一位皇帝的謀士們敦促他從這些前王朝的歷史文獻中尋找答案。他曾被勸說從過去的歷史中去尋找建設帝國的諸多方面的模式，有關中國與南方國家關系的政策也不例外。他恢復使用前朝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外交辭令，和許多他的漢、唐、宋朝的前輩們接待屬國朝貢使團時的古代禮儀。他的政策與元朝大相徑庭，他避免炫耀武力、勒令歸順、試圖對屬國進行間接控制。他所尋求的是他們對中國為天下的中心地位的象征性的承認，及對他繼承皇權的正統性的承認。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清楚地認識到明朝所處條件與元以前的王朝普遍面臨的條件也不相同。與漢朝的皇帝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不同，明朝的第一個皇帝繼承了一個人丁興旺，但為嚴重的海防問題所困擾的中國南方。與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及其著名的子嗣——唐太宗（626—649年在位）也不同，明朝的第一位皇帝不是一個貴族職業軍人，這類人來自西北，能自由自在并滿懷信心地在草原游牧騎士及其剽悍頭領中來回遷移。對于明朝的第一位皇帝來說，遼闊的草原仍然是敵對兇險的異國殊域。此外，與建立了宋朝的趙氏兄弟還是不一樣，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占領了整個長城沿線。明朝從來沒有像宋朝那樣被強大的敵人壓縮在中國本土之內。因此，明朝的第一位皇帝不能完全墨守前朝成規，他不得不在防御部署及對外政策方面有所革新，甚至對和平的南方鄰人也是如此。為了達到首要目標，他不得不重視處理好與廣西和云南境外的西南陸上鄰人的關系，及駕船駛入廣東、福建港口的海上鄰人的關系。

洪武皇帝給南方王國的第一次通告是1369年初發出的，主要宣布了他對蒙古人的勝利和新的正統王朝的建立。[[4]](#_4___Ming_Shi_Lu__Tai_Zu_Shi_Lu)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通告是在同一天對越南和朝鮮發出的，一個月后再發給占婆、爪哇、西洋（南印度）及日本。那時，東南亞首先遣使訪問明朝的國家——占婆已經派出它的第一個使團到中國。此外，還發現元朝被推翻之時，最末一次出訪元廷的爪哇使者還在福建，于是明朝把爪哇的使者護送回國。越南很快對通告作出反應，但在派遣使團到明廷后不久國王就死去了。明太祖甚為焦急，在禮儀規定的哀悼期結束后即冊封已故君主的侄兒繼位。

所有上述場合都強調傳統：明朝宣告在經歷一個世紀蒙元王朝統治的間斷后，正常關系恢復了。在這個時期，明王朝對外政策的實施方法的重要特點是使用既有的慣用辭令及恢復適宜的禮儀，包括屬國呈獻貢物、帝國回賜禮品、冊封外國國王等儀式，頒賜明朝新歷書的儀式也在恢復之列。儀式是精心設計的，但并沒有實質上的要求屬國臣服于明朝的控制。后來，雖然對象征性臣服的程度作了詳細規定，但即使如此，明朝考慮的也是統治者可以接受的接待和派遣使者的慣例。不過，至少有一個新的特征是唐朝和宋朝所沒有的。

古代，祭祀五座圣山及四條圣河是皇帝，也即天子，在京城舉行的禮儀職責的一個部分，其象征意義是他的帝國已囊括至五岳四河周圍的一切，也即“天下萬物”。后來，在五岳建廟筑壇，派遣官員祭祀。唐、宋之時，祭祀也可由郡縣的官員在地方上的祭壇進行，或者在京城，或者朝廷派遣官員外出舉行。然而，明朝的開國君主遠遠超越前朝，在帝國祭祀地點的標準上又增加了21座山、6條河，及越南的6條小河與朝鮮的3座山、4條河。他甚至戒食肉葷，編撰祭文，派遣官員到實地去祭祀。他把占婆也包括在內。幾年以后，他又增加了琉球。后來，他的大臣建議他不要在京城親自祭祀外國的山河，而由指定的省份代行祭祀。例如，廣西的祭祀包括對越南、占婆、柬埔寨、暹羅（Siam）和南印度的山河的祭祀；廣東的祭祀包括室利佛逝（宋代以后稱三佛齊。——譯者注）和爪哇；福建包括日本、琉球和浡泥；遼東（滿洲）包括朝鮮；陜西包括甘肅、西藏的東部和西部。祭祀帝國境內的山河與祭祀境外的山河有所區別。盡管象征性的祭祀實踐在外表上似乎僅僅表達了祝愿諸國國王長壽安寧、國土繁榮昌盛的仁愛之心，但是，將諸國山川登錄入祭祀清單及進行祭祀暗示著天下的范圍，以及帝國對這些以前從未明確宣稱領有的地方的職責。[[5]](#_5___Ming_Shi_Lu__Tai_Zu_Shi_Lu)

但是，和諧與繁榮的詞令并不能掩飾儀式后面的真實：越南與占婆仍在互相廝殺；蒙古王公還在統治著云南；云南邊境沿線的部落邦國騷亂不寧；爪哇海及滿剌加海峽各國正在經歷政治大動蕩。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很快發現他不得不卷入上述第一場和第二場沖突之中，而最后他的帝國也為第三場沖突所引起的震波所觸及。

的確，在明王朝的其余時期中，現在稱為東南亞的這個地區至少向明廷出了四個不同的難題，每一個難題都決定了王朝南方的對外關系的某個側面。現將這些問題綜述如下。

首先，越南與占婆的關系，這一關系以越南征服占婆而告終，但又演變為越南與柬埔寨的敵對關系，而后者又導致了越南與泰國間的競爭。盡管這些沖突發生在遠離越南與中國邊境的地方，但它們卻對明代中國對東南亞的政策制造了麻煩。

其次，中國與越南關系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問題。這些問題固然和越南與其鄰國間的敵對關系相關，但是更多的是涉及到中國與越南的邊境問題，以及越南對位于越南西方、中國南方的部落地區的政策。明代中國未能成功地將越南納入其帝國之中是東南亞大陸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第三，明帝國的海上活動，無論是軍事的或是商業的，都涉及從呂宋到泰國和占婆海港的南中國海沿岸諸小國，還涉及滿剌加海峽以遠的國家，并且在15世紀早期的短時間內涉及把西至阿拉伯海和東非沿岸的沿印度洋各國納入帝國的政治勢力圈內。這種聯系還使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與中國交往，并為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新的商業和政治活動打開了東南海岸。

第四，明王朝通過土著官員（土司）來管轄現在緬甸、老撾的西南國家及云南省。這種管理體制是元朝的遺產，是元朝將大理的南詔國（原文如此，應為大理國。——譯者注）作為帝國的一個行省并入帝國之時建立起來的。在明王朝建立前夕發生的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變是：與越南人、緬甸人一道，泰人也開始向南擴張。阿瑜陀耶（Ayutthaya，或Ayudhia）王國建立于1350年。它沿湄南河谷擴展，并將北方的暹（暹[Syam]或素可臺）國與南方古代的羅斛（Loho）國合并為中國文獻記載的暹羅王國。

東南亞地區只是在忽必烈汗對大理、緬甸、越南、占婆和爪哇的遠征之后才成為帝國在中國政策的目標。這一系列重大事件使該地區具有了分享權力的經歷，而這種權力在南方從來沒有如此廣泛地行使過，并提醒了該地區諸王國關注與強大而具有潛在侵略性的中國比鄰而居所產生的問題。因此，一個新皇帝，比如能夠打敗蒙古人的明朝開國君主，是應當對之尊敬的人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明朝第一位皇帝給他們的文書應該予以閱讀。

明朝第一位皇帝把主動尋求鄰國對他正統地位的承認及其嚴格限制與國外交往的愿望等同并列。限制與國外的交往似乎可以從儒家的教條中找到依據，但更重要的是現實的原因。明朝的第一位皇帝認為與帝國境外關系有關的一切事務應當以高度集權管轄。盡管他的主要考慮是皇室及帝國的安全，但是他也渴望控制所有的對外貿易，以便確保敏感的邊境沿線的貿易不會騷擾其國內的法律與秩序，因此，與國外統治者的正式關系和對私人商業活動的禁止都列在首要的位置。這一政策并不意味著國外的貿易都是不可能的；這只是使它非法地、秘密地進行，并且大部分未被記錄下來。這里我們毋須考慮對外關系中的商業方面的情況，這在本卷的另外篇章予以論述。[[6]](#_6_Can_Kan_Ben_Juan_Wei_Lian__A)本章集中討論明朝的帝國體制在東南亞鄰國的運轉。

派遣帝國信使到東南亞去通告明朝第一位皇帝登基的直接目的在于迅速確定哪些國家希望與中國建立密切的關系，而哪些國家則不愿意；哪些國家是附屬的友好的，而哪些國家則是潛在的敵國。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與元朝初期的統治者不同，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對于東南亞各國向天子歸順的興趣并沒有對于他們正式承認其新王朝的興趣高。他的努力集中在一個相對小的地理勢力范圍內，并堅持將朝貢使團的次數限制在傳統的理想范圍內，即與中國緊鄰的國家為每三年出使一次，其余的國家為每30年派遣一次。他鼓勵帝國的官員們及其繼承人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保持高度的敏感：向作為天子的中國統治者表示足夠崇敬；對邊境糾紛迅速作出反應；警惕任何國外勢力與國內政治進行聯系。在對外關系的另外兩個方面，他制定了明確的政策：不攻擊海外的國家；不利用朝貢關系獲利，不得將私人海外貿易混雜于朝貢關系之中。

在所有這些政策的制定上，這位皇帝都有革新精神，事實上，他奠定了此后五個世紀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基礎。他在對外政策上的革新必須予以說明。他對尊崇天子的敏感性似乎來自傳統，但是他的行動卻不是走過場，也不拘泥于儀式的規矩。在往返中國的使團后面是有關道德的和政治目的的觀念。這種道德目的的觀念在派遣到越南去的各個使團體現得最為明顯，在經歷與元朝一個世紀的微妙關系之后，越南在獨立及自尊問題上極其敏感。明朝第一位皇帝的時代正值陳朝王室多災多難之秋。他于1369年派遣出使越南的頭兩個使團到達之時陳朝正發生一場王位繼承之爭。陳朝君主睿宗（原文如此，應為陳裕宗。——譯者注）剛剛死去，睿宗（應為裕宗。——譯者注）已故長兄之義子登基。通過精心安排的儀式，明廷正式承認了這一王位繼承。不到一年，新登基的君主就被推翻并被處死。事變不僅沒有報告明王朝，相反，陳朝的新統治者藝宗（Nghě-tǒng）還試圖欺騙明朝的第一位皇帝。當真情最終泄露之后，可以理解，明朝皇帝是何等的憤怒。

明廷拒絕承認藝宗。兩年后，藝宗將王位讓給他的弟弟睿宗（原文如此。——譯者注），朝貢關系才恢復。但是只要藝宗仍在幕后掌權，中越關系仍冷淡如故。睿宗和他的兒子廢帝都不再尋求明朝皇帝批準冊封。廢帝又被他的表兄弟胡季嫠（又作黎季嫠）所弒，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對此更為懷疑敵視。1393年他再一次拒絕了越南朝廷派出的朝貢使團。直到洪武朝的最后三年（即1396—1398年），只是由于帝國與越南邊界沿線的爭端，雙方關系才重新恢復，但仍然遠非友好。最使明朝皇帝氣憤的是，這些接二連三的篡奪就是對他認可和冊封越南君主的嘲弄，而在他看來，對越南君主的認可和冊封乃是穩固雙方關系的基礎。正如他在藝宗死后一年多得知這一消息后所說的：

若遣使吊慰，是撫亂臣而興賊子也。異日四夷趣之豈不效尤。

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7]](#_7___Ming_Shi_Lu__Tai_Zu_Shi_Lu)

然而，當邊境發生騷動之時，明朝第一位皇帝迅速作出反應，于1395年單方面恢復了外交關系。龍州的部落民在廣西最南端邊界沿線發動叛亂之時，兩個由高級使者率領的使團出訪越南。而當問題看起來極其嚴重之時，朝貢禮節的絕妙借口就被拋在一邊了。比較而言，1381年在同一段邊界發生的爭端并不如此嚴重，皇帝憤怒地命令廣西省地方當局今后將越南派出的所有使團拒之門外，然而，事實上就在第二年明朝就接待了一個越南使團。[[8]](#_8___Ming_Shi_____Di_321Juan__Di)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警惕地關注著他的邊界的安全，同時也力求避免卷入鄰人的紛爭之中。帝國有關越南與占婆相互攻擊的報告反映了這一立場。盡管皇帝在14世紀70年代曾五次呼吁雙方停止戰爭，但他不愿意在這場惱人的爭吵中站在任何一邊。甚至在越南不討皇帝歡心，而占婆卻能正常地前往明廷之時，皇帝嚴格的不偏袒的原則也從未動搖。但是，如果事件關系到帝國的安全，反應就不同了。當1384年明軍在云南的軍事行動需要獲得谷物供給時，就期望越南將給養逆紅河而上運送到邊境。同樣，在1395年鎮壓廣西邊境上的龍州叛亂需要獲得供給時，越南也被期待將給養送到最鄰近的明朝駐守軍營。而在明廷平息與越南邊境緊鄰地區的動亂之時，越南不能保持中立。

國外統治者與明朝官員之間關系問題甚至更為敏感。兩個事例說明了皇帝是如何關注他的官員作為霸主的代表與外國統治者交涉時應當怎樣維護適宜的禮節。第一個與越南相關，長期以來越南敢于蔑視中國，堅持它作為南方帝國與中國處于平等的地位，并為其敢于對抗蒙古人的高壓并生存下來的歷史自豪。當明朝皇帝決意將維護霸主地位、不允許任何人對他君臨天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及等級制度提出挑戰作為他應盡的職責時，越南一開始就與中國皇帝進行了一場意志的較量。明朝堅持一絲不茍地履行儀式。當派去冊封越南國王的官員發現越南國王剛剛亡故，就拒絕進入越南為已故國王的繼承者授權。越南不得不向明朝皇帝稟報國王逝世，并請求正式承認越南國王的死亡。

在使越南安分下來后，明朝皇帝對于明朝使者因拒絕接受越南統治者呈送的所有禮物而甘冒觸犯越南統治者的風險的行為大加褒揚。通過這一行動強調這樣的原則，即主持對外關系的是皇帝本人而不是他的臣屬，而越南只能朝貢，不能恩賜禮物，即便是對明朝的使者也不能施行恩賜。事實上，在以后的年代里，越南決心在對外關系上堅持某種程度的平等乃是導致與中國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禮部為明廷接納越南貢使及越南朝廷接待明朝使者制定了更為細致的儀式。禮儀細致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明帝不得不約束禮部，要它不要做得太過分。同時，明朝迫使越南放棄了一年一度的朝貢，而與占婆、柬埔寨、暹國等同樣按照傳統做法每三年朝貢一次。1383年明朝作出了一項決定，向占婆、柬埔寨、暹傳送用來查驗明朝使者身份的信符，但不送給越南，這也許是帝國冷淡疏遠越南的又一個跡象。[[9]](#_9_Guan_Yu_Ming_Zhao_Yu_Yue_Nan)

第二個顯著的例子與三佛齊國（即室利佛逝），或蘇門答剌東部、中部及馬來半島周圍的馬來世界有關。沃爾特斯教授曾探究與馬來有關的背景情況，并對14世紀70年代及14世紀90年代影響明朝與馬來關系的事件提供了新的解釋。[[10]](#_10_Can_Kan_O_W_Wo_Er_Te_Si____M)他指出，明朝第一位皇帝對于東南亞海島地區政治的微妙之處既無知也沒有興趣。他的研究還闡明了這一地區君主與附屬之間關系的復雜性，而明王朝并沒有重視這種復雜性。沃爾特斯令人信服地解釋了這些地方爭奪貿易和合法性的斗爭如何使明朝的官員們卷入其中，而他們如何又引導明朝第一位皇帝犯下使他蒙羞受辱的錯誤，并使他的使者死于爪哇人之手。即使明朝的官員并未與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合謀，但他們未能使皇帝免犯錯誤，也引起了皇帝對他們的懷疑。他特別懷疑他的握有重權的丞相胡惟庸，后來他被指責與日本人及那些對整個中國沿海地區的海盜活動負有責任的人有著不可告人的關系。寧波衛指揮林賢事件證實了皇帝對于官員們插手對外關系的懷疑。林賢曾因胡惟庸參奏被放逐日本。據說，后來他帶400名日本武士回國策應胡惟庸謀劃發動的政變，但林賢到來太晚，未能援助胡惟庸。六年后，林賢被揭露參與謀反，并被處決。林賢事件有助于解釋皇帝為什么堅信他的官員與外國人的關系必須是絕對循規蹈矩的，并須置于嚴格的控制之下。[[11]](#_11_Guan_Yu_Hu_Wei_Yong_Pan_Guo)

顯然，皇帝的政策是朝貢關系不應當用來謀利賺錢。這種嚴格限制的關系給國際貿易帶來的后果在本卷的其他部分揭示。關于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皇帝明確制止侵略海外國家的政策。這種對于南方和東方的國家采取完全防御性政策的引人注目的新特征再怎么強調也不過分。這不僅是對以往的漢、唐、宋帝國實踐的肯定和對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實踐的否定，同時也是為明朝對外關系確立了一條重要的信條。

具有意義的是該項政策首次宣布是在1371年，后來收入1373年公布的第一位皇帝的《祖訓錄》之中，在洪武朝末期的《皇明祖訓錄》的最后版本中加以修改并再次確認。這是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從來沒有偏離過的為數不多的基本政策之一。這項政策是如此不尋常地宣布的，理應全文引錄。關鍵的段落在1373年版本中他對其后裔的諭示中可以找到。

海外諸夷，如安南（越南）、占城、朝鮮、暹羅、琉球（琉球群島）、西洋（南印度）與東洋（日本），南蠻諸小國，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我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武功，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為患。必選將練兵，時謹 備焉。（譯注：此段引文參照呂本等編：《皇明寶訓》卷6譯出，英文原文與《皇明寶訓》所記稍有出入。《皇明寶訓》原文為：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民不足以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捕捉；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我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為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12]](#_12_Ming_Tai_Zu____Huang_Ming_Zu)

該段摘引自《祖訓》開篇部分，仍保留在1395年的最后修訂本中。在后一版本中對這段文字的增改頗引人注意，各訓條排列順序的調整也是很重要的。在早期的版本中這一段放在該部分的最后，而在最后的版本中，提前到最重要訓條的第四條。

此外，有15個國家被擬定為“不予侵犯”國家，在上引文中列舉的3個東南亞國家之外又增加了7個：柬埔寨、蘇門答剌—帕賽（北蘇門答臘）、爪哇、彭亨（Pahang）、百花（巴塔克或西爪哇）、三佛齊（室利佛逝，或蘇門答剌中部和南部的帕棱邦[Palembang]）和浡泥（婆羅洲）。將后面的4個列入很重要。這4個可能都是爪哇的滿者伯夷（Majapahit）的屬國，有趣的是皇帝從1371年就已知道浡泥是爪哇的屬國，而從1378年之后也知道三佛齊是爪哇的屬國。但是，直到1395年他仍將這兩個國家留在名單上，直到1379年他仍不公開承認三佛齊為爪哇的屬國。[[13]](#_13_Can_Kan_Lang_Luo_Wa____Hong)

在后一版本中，皇帝還對上述國家加以區別，并指出惟有柬埔寨和暹羅與明帝國關系是相安無事的。越南是不受歡迎的，該國被限制只能三年一貢。占婆及其他南方國家曾經欺騙皇帝，將私商混入朝貢使團之中；1375年至1379年期間明朝曾數次提醒這些國家的使團禁止這類欺騙行為，直到這些國家停止這種行為為止。顯然，皇帝知道進行貿易才是外國統治者派遣朝貢使團到中國的最終目的，但是他希望他們謹慎從事。最后，刪除了早期版本中特別提到的“海外”諸國及“南蠻諸小國”，最后的版本中列舉了“不予侵犯”的15個國家，盡管未必準確，但要比早期的版本更為清晰明確。“海外”詞句的刪除是否有意，尚難確定。這一刪除使越南和朝鮮保留在名單之中，而皇帝知道這兩個國家是可以從陸路入侵的。

明廷還與可經陸路到達的南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明朝的第一位皇帝從元朝文獻中得知云南境外的外國。也許他在1371年遣使分別出訪各方之時，派遣了一個使團經由越南前往緬甸。該使團因越南對占城的入侵而受阻，在越南滯留了兩年仍未能進入緬甸。在這期間，四位使者中有三位亡故，惟有一人生還。[[14]](#_14___Ming_Shi_Lu__Tai_Zu_Shi_Lu)后來，明廷再沒有作出努力與緬甸聯系，盡管皇帝認為緬甸是越南以外的最強大的國家，可能還想與它結盟以反對仍然控制著云南的蒙古人統治。假使云南不是在蒙古王公的控制之下，還難以推斷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是否會將云南并入帝國。確鑿事實是云南還在蒙古的控制之下的事實使得皇帝遲早必定向云南進軍。在1382年入侵成功之后，元朝任命中央官員統治這一多種族地區的政策得以更改；土著官員（土司）制度推廣到帝國邊界以外的地區，地方統治者或頭領被封為帝國各級長官，至少在名義上代表皇帝進行統治。以這種方式形成的任命制度模糊了國外的屬國與帝國直接統治地區之外的自治地方之間的區別。這樣，在（緬甸的）撣、（老撾的）老、（云南的）傣等有親緣關系的部落居住的各個地方，形成了一種稀奇的現象：同樣屬于有親緣關系的暹羅（即暹）的統治者被確認為國王，而其他部落的統治者卻不被承認為國王。緬甸人和孟人的統治者都沒有被授予國王的封號。后者只被授予宣慰使的軍事頭銜，被視為更直接地附屬于明朝統治之下。[[15]](#_15___Ming_Shi_____Di_313__315Ju)

這一時期，明朝對外政策最重要的變化是決定不承認緬甸為王國。這一決定是由于明朝鼓勵間接統治的政策，與此同時則削弱了中國西南地方統治者的地位。征服云南之后，明廷在更南邊的地區堅定地推行這一政策。1393年，緬甸經由清邁（史稱八百。——譯者注）的傣族侯國（名義上是明朝的一個宣慰使司）與明朝再次建立聯系后，派遣了一個使者到中國。1394年，阿瓦的統治者被任命為他那個地方的宣慰使。沒有對恢復緬甸王國的地位進行過討論，明廷明白，自從蒙古人摧毀了蒲甘（Pagan）的緬甸王國之后，一度強大的緬甸王國分裂了，形成了許多撣族人的國家（即使是阿瓦王國也是由撣王室的一個分支統治的）。

明廷繼續施行分離和削弱這些國家的政策。正如明朝皇帝所看到的，麓川的卯撣是這些侯國中最強大最具有威脅性的。[[16]](#_16_Qian_Gu_Xun____Bai_Yi_Chuan)它位于可對大理進行攻擊的范圍之內，控制著薩爾溫江以外的大片土地。它試圖摧毀阿瓦并將其他撣族人的國家統一在其領導之下。因此，明朝皇帝在征服云南后，即著手遏制該國，粉碎其勢力。明朝已經冊封了三個撣一傣宣慰使司，另外兩個是車里（西雙版納及位于云南、緬甸、老撾周圍的地區）和清邁（八百）。清邁為明王朝與阿瓦的緬甸王朝的首次外交聯系提供了幫助。遏制卯撣政策的另一步驟是冊封阿瓦的撣統治者。1402年以后，通過提升與麓川相鄰的兩個撣族國家為宣慰使司來完成分裂古老的緬甸王國的任務落到了明朝第一位皇帝的兒子——永樂皇帝的肩上。然而，永樂皇帝是更富有侵略性政策的設計者，假如是他父親的話，是不會批準這種政策的。

明朝的開國君主為他的繼承人構建起了對外政策的框架，并如此詳細地規定了他們要做些什么，似乎以后的對外關系必定會嚴格地遵循他的旨意，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第一位皇帝的繼承者建文帝是他的孫子。建文帝的叔父是第一位皇帝的一個兒子，在1402年推翻了他。篡位者——永樂皇帝感到他的登基要與他的父親一樣完全合法化，需要使用包括在所有邊境上推行侵略性對外政策的手段。他最激進的政策涉及與東南亞及印度洋沿岸國家的關系。他對外政策中最著名的行動是派遣海軍將領太監鄭和率領之下的浩大的海上遠航。永樂年間，日益加劇的越南與中國間的緊張關系遮蔽了越南與占婆間的緊張關系。在其他所有海外關系都因偉大的遠航西洋而黯然失色之時，明朝與云南南方的撣—傣國家的關系卻受到帝國制服越南政策的影響。要了解永樂朝的發展，首先應考慮的是對越南的入侵，其次是鄭和的遠航，以及從這兩者衍生出的具有深遠影響的結果。

表面上，永樂皇帝只是重申了他父親的政策：不允許私交外國人，不允許私人對外貿易，除了詳細規定的朝貢制度之外不允許有貿易或其他關系。但是，實際上，他要求更多，更富有侵略性，當人們（無論是中國冒險者，或是外國的統治者）不按照他的愿望行事時，他比他的父親更傾向于進行干預和威脅。這種好戰的性格也許來自他對皇親國戚們的不信任感。對他們來說，他的篡位依然是一個污點。好戰性格也許來自他對使用武力的態度。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相信許多問題都可以用武力解決。他對越南的關系尤為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越南新統治者在1400年未能得到永樂皇帝的侄兒的批準，后來他再次請求明廷承認他為已滅亡的陳朝的合法繼承人，永樂皇帝謹慎地予以回復。他的父親曾對越南1370年以來的一系列篡位甚為惱火。此后，沒有一位越南的統治者能令調查其合法性的明朝官員感到滿意。

永樂皇帝追隨他父親關于冊封越南國王合法性的政策。他的官員向他保證越南的新統治者是曾被選擇為國君的陳朝王室的親屬，他同意冊封他為安南“王”。令他大為懊惱的是，幾個月后，他發現此人是篡位者，又是弒君者。30年前發生過同樣的事件，他的父親受騙上當，被利用來為越南朝廷政治利益服務。和他的父親一樣，永樂皇帝曾堅持對越南新國君的要求進行核實，但越南人玩弄類似蒙騙他父親的手段，欺騙了他。后來，陳朝惟一存活的后代被找到了，并被送回越南立為國王。但他到達時就被謀殺了。永樂皇帝曾許諾支持不復存在的陳朝王室，越南篡位者的叛逆使他大受侮辱。他憤怒之極，立即下令全面入侵越南。他完全知道越南是列入他父親“永不用兵肆伐”的國家的名單上的，但他相信他有充足的理由置《祖訓》于不顧。絕對不能容忍越南的篡位者逃脫懲罰。無疑，永樂皇帝也明白他自己也存在合法性的問題。他絕不能容許人們說他不是一個正統家族的強有力的支撐者。

一支由十多個省抽調來的部隊組成的龐大的遠征軍被派往越南。這次遠征與25年前他父親征服云南并迅速取得全勝的軍隊旗鼓相當。征伐主力部隊經廣西出征，一支部隊從云南順紅河而下，其余部隊從海路進發。初期明軍獲得勝利，推翻了篡位者，進展順利，但隨后數年遭受挫折，最終不得不承認整個戰爭是個錯誤和失敗。對云南的征服與這次戰爭的主要區別在于：這時越南已成為一個具有十分相似的、并擁有以中國模式為基礎的成熟的管理體系的國家了。越南已具備了足以抵御被并入中華帝國的獨特的文化特性和資源。[[17]](#_17_Wang_Geng_Wu____Zhong_Guo_Yu)

越南與中國表面上有相似之處，包括使用同樣的中國書面語言，運用相類似的儒家辭令和國家體制，這些使皇帝作出了不幸的決定。他不滿足于將陳氏王朝正統的篡位者趕下臺，于是作出決定：越南與中國是如此相同，以致可以把它重組為中國的一個省。此時，陳朝王室沒有占有王位的合法人選，中國皇帝認為他可以以早在1500年前漢朝建立的邊界為依據來確立其領土的歷史權力。摧毀王國，由南京集權管轄越南這一災難性的決定就這樣出臺了。

作出這個決定的另一個原因是越南人宣稱他們的國家是一個與明代中國相平等的帝國。在攻占他們的首都時，明軍發現了越南有關“帝國”的記載和文件，這些被認為是越南朝廷妄自尊大和口是心非的又一證據。永樂皇帝有理由相信越南人已經習慣于接受一種中華帝國模式的統治，但他沒有看到相對于他的文化獨尊的思想的某種與文化民族主義相類似的思想。說這種原始的民族主義已被中國的文化詞語表述過，這個事實是誤導人的。

明朝在這場對越南進行了20年的戰爭和占領之后卻不能取勝，而越南人的游擊戰戰術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這些都屬于中國歷史和越南歷史，我們在這里沒有必要考察其詳情。[[18]](#_18_Yue_Han__K_Hui_Te_Mo_Er____Y)1427年中國人撤出后，就承認了越南的篡位者，即也以后黎朝的創建者而知名的黎利（約1385—1433年）。由于莫氏家族控制了北方，導致了越南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分裂，所以，在16世紀早期以前，后黎朝的存在仍是不確定的。[[19]](#_19_Can_Kan_Ni_Gu_La_Si__Ta_Lin)與我們有關的是，中國在越南的失敗對于它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意味著什么。越南的兩個鄰國卷入了沖突。越南的宿敵、中國忠實的屬國并依賴中國抗拒越南的占婆，現在發現一旦與中國成為鄰國，則比比較小的越南相鄰更令人不安。戰爭中，占婆（Cham）的統治者被迫調派軍隊和供應支持中國對越南的占領，但他們很快就發現中國官員堅持對占人聲稱擁有土地，提出了曾經向越南提出過的同樣的要求。如果中國占有這些領土，占婆將無立足之地。

影響更為重大的是戰爭的最終結果。在永樂皇帝下令入侵越南以前，中國的權威依賴于它擁有的越南人所不愿冒險嘗試的巨大的軍事潛力。明朝皇帝的一個告誡就是一個有效的威懾。但是，當戰爭在初期勝利之后遂告失利；當明朝軍隊粉碎越南“叛變者”的軍事行動一次又一次失敗之時，權威就失去威懾力了。最終，占婆被三個事態發展所困擾：它自己對于中國士兵和官員們貪婪的憤恨；它自己對于越南在黎利及其繼承人領導下抗御中國的日益上升的欽佩；最后，對于中國的失敗及對于一個更為強大統一的越南國家的出現所感到的震驚。戰爭的最終結果——明朝在其剩余的時間里對于經歷戰爭而生存下來的黎朝越南的權威的衰落，決定了占婆的命運。占婆力求恢復到先前與越南勢均力敵時的原狀的企圖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幾十年以后，當越南摧毀占婆的時機到來之際，明王朝的告誡再沒有足夠的權威來阻止越南了。[[20]](#_20_Guan_Yu_Zhan_Po__Zhan_Cheng)

對越南的入侵在東南亞大陸的其他民族中也引起了反響。中國對占人的宿敵越南的入侵和占領給占人壯了膽，他們對柬埔寨發動攻擊。柬埔寨一度遭受兩面夾擊的威脅，在西方阿瑜陀耶（暹羅）繼續向柬埔寨擴張，損害它的利益。只是在明王朝時，柬埔寨獲得了中國支持，遏制了占人。而在中國軍隊從越南撤離后，是越南，而不是中國，遏制并最終摧毀了占人。

老撾在明王朝占領越南期間所扮演的角色更為有趣。它是云南以南的若干個相類似的小侯國之一。其統治者由永樂皇帝冊封為宣慰使。老撾人的興起是高棉人為了阻止阿瑜陀耶的擴張，竭力維持傣族各頭人分離狀況的結果。明朝出于不同的原因，也施行維持帝國南部邊境沿線分裂狀況的政策。明廷封老撾為土司，即土著治理機構，授予其統治者宣慰使的頭銜，如同承認車里（西雙版納）、八百（清邁）、麓川（卯撣）等其他一些侯國。

老撾滿足于通過外交手段來應付南邊的柬埔寨、西邊（原文如此。——譯者注）的越南人及北邊為若干個小部落聯盟相隔的中國，以求得生存。然而，在越南置于中國統治之下時，老撾的地位就不那么穩固。被打敗的越南軍隊不愿南逃去向他們的世仇占婆尋求幫助，而情愿到老撾避難。但老撾的統治者不打算投入戰爭，也不希望中國成為其鄰國，他也許還同情越南人普遍的對抗中國統治的斗爭。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惹怒明廷。因此，當要求他不要支持越南人時，他阻止越南“叛亂者”將老撾作為抵抗明朝的基地。但從長遠來說，他還是期望他的國家必須與越南人相處，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不惹起越南人對老撾的敵意。

所有與云南省交界的傣族國家都感受到了侵越戰爭的沖擊。云南省，不僅在入侵的初期，而且在粉碎越南抵抗的有些行動中，提供了大量部隊參戰。1428年，越南逆紅河而向云南邊界發動反攻，確定了中國與越南在云南南部的勢力范圍。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小部落民對于相鄰的這兩大勢力深為畏懼，誰強大就屈從誰。然而，與這兩大主導勢力均有共同邊界的兩個較大的傣族侯國（老撾和西雙版納）在兩大勢力間周旋折中，小心翼翼地維護其獨立。的確，只要永樂皇帝還在位，并顯示出有再度使用武力的決心，那么所有與云南交界的國家就覺得他們最好維持和平。

當然，永樂皇帝并不僅僅是依賴威脅和武力來實現其目標。他有條不紊地繼續推行其前輩的政策，分裂南方的有潛在強大勢力的傣族國家，他至少新任命了五個宣慰使，其目的主要是分裂麓川卯撣的勢力和抑制未來緬甸勢力的增長。對于阿瑜陀耶（暹），他施行兩項政策：在海上，他抑制南下馬來半島向滿剌加的擴張；而在陸地，他并不反對阿瑜陀耶針對緬甸、柬埔寨和其他傣族國家北上的軍事行動。簡而言之，對越南的入侵使所有與明代中國南部邊境接壤的國家警惕中國使用武力的準備。但是從長遠來看，更為重要的是，它還表明了中國既不愿意也沒有能力來征服和控制南方的領土。它在越南的失敗，以及后來新生的越南黎朝運用外交手段使中國處于無可奈何的境地，這兩者給東南亞大陸的其他所有國家上了重要的一課。越南的例子說明，可以既滿足中國人的傲慢自負，又維持自身的政治獨立。

永樂皇帝對越南的侵略政策與鄭和對印度洋的海上遠航如出一轍。首先，這兩者都直接違背了明朝第一位皇帝的不許對南方濫用武力的訓示；其次，兩者都耗費巨大代價來擴大永樂皇帝的自負傲慢與凜凜威風，但卻沒有取得經濟利益和長遠的政治優勢。最后，到永樂朝末期，這兩方面的行動日益成為沉重的負擔，顯然已不符合帝國的利益。1419年的遷都北京，以及永樂皇帝為了減緩來自北方蒙古人更為嚴重的威脅而進行的他個人最后的孤注一擲的行動，轉移了對外政策的重點。因此，當他的孫子發覺國庫空空如洗，而北部邊界面臨的威脅依然存在時，放棄對越南的行動及海上遠航就不足為奇了。

為什么永樂皇帝要展開向東南亞和印度的海上遠航，后來又將遠航擴展到阿拉伯和東非？他的行為肯定與他的篡位及對于遠播天下的正統地位的渴求有關。他宣布的意圖是要尋找前皇帝即他的謠傳已逃往國外的侄兒建文帝。這恐怕只不過是為了撇開他父親關于禁止向海外用兵訓令的一個公之于眾的理由。其實，他需要在所有的同父異母兄弟及侄子們面前，在知道他是篡位者的文武大臣面前，更要在他所有的臣民面前顯示他是偉大而正統的皇帝，這才使得他去尋求他的艦隊所能到達的地方的所有外國統治者的擁戴。他作為一名斗士所具有的自信，在與蒙古人戰爭中所取得的成功，他從蒙古人那里感受到的對于武力的觀念，以及從新京城北京的北方視野來制定的政策，這些也與他炫耀武力有關。有一種看法認為他原本打算派一支海軍去查清撒馬爾罕帖木兒的實力。1405年初，帖木兒在他快要亡故之時，發動了對中國的攻擊。這種說法看來也并非奇談，雖然，為了撇開其父不許海外冒險的禁令，這件事永樂皇帝本來也是做得到的。

最后，遠征以及努力勸說外國統治者派遣貢使覲見也與由他父親創立的帝國貿易政策有關。永樂皇帝知道，大多數朝貢使團如不能獲得利潤是不會到中國來的，因此他必須使使團認為值得前來。要準確地說出有多大利益，明王朝的海外貿易在多大程度上從鄭和遠航中獲益，此時對這些問題尚不能作出圓滿的回答。因此，這里關注的焦點是這種顯示武力的政治及國際關系方面的問題。

共計有七次遠航，分別在1405、1407、1409、1413、1417、1421年和1431年派出。最大的一次有300余艘大小不等的船只（其中有62艘大型運寶船）和2.7萬人。甚至最小的遠航艦隊也由40—50艘船組成。最早的三次航行遠至印度西海岸；第四次航行更遠，穿行至波斯灣；第五次和第七次遠航訪問了非洲東海岸。從永樂皇帝和他的海軍將領的眼光來看，遠航極其成功：至少兩個王國，滿剌加和蘇門答剌—帕賽（北蘇門答臘）在明朝顯示海上武力之后由于皇帝的承認而得到加強。

1433年以后遠航中斷，也沒有再進行炫耀武力的表演。最終他們在所訪問的三十來個國家沒有留下永久性的標記。J.V.G.米爾斯說得正確：“這些偉大的遠航……留下的只是孤獨的武力游弋，只不過是炫耀成績。”[[21]](#_21_J_V_G_Mi_Er_Si_Bian_Yi____Ma)在鄭和遠航之前或同時還有一些小規模的出使活動。每一次出使，尤其是分遣到孟加拉、暹羅、東爪哇等地的鄭和隨從的游歷，以及對浡泥、蘇祿和菲律賓其他島嶼的特別訪問，一般都值得一提。從中國在東南亞活動的整體情況考察，這些偉大的遠航意義重大。它們的確使東南亞沿海國家對于中國的財富和武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這些國家以后與中國沿海地區的貿易持續上升。

至于說永樂皇帝是為了要創建一種新型的海外對外關系體制，一種以定期展示海上壓倒優勢和宣布積極干預的新立場為基礎的體制，那么顯而易見這里有三個問題。首先，這種政策代價太大：它已經導致了20年的對越戰爭和來往于該地區的不可計數的使團，以及隨之而來的慷慨大方的招待和賞賜。如果是在開放經濟的體制之下這種政策有擴張性的私人企業的支持，那么所有的利潤將流入主要運輸線沿路的人們手中。經濟總體中的利潤積累也許能夠創造出足夠多的財富來支付使團所需的費用。但是，在保守的儒家觀點的支配下，理想的國家和社會應當在受到限制的農業的基礎之上運轉，而這種政策僅僅是在前一代人才剛剛得到忠實的充分推行，明朝國庫還不能長期支付這些新增的費用。

第二，南方的這種新舉措危害了北方的防務。永樂皇帝在帖木兒1405年2月死后所得到的和平沒有持續多久。他很快就回到他的老軍事根據地北京，又出發越過長城進行征伐。遷都北京這個決定本身就是一個花費浩大的主張，而它只不過是一種新的意識的開端：在北方展示武力才是重要的，而在南方展示武力則并非如此。作出遷都決定后面的真實原因已向永樂皇帝的直接繼承人展示出來了。1421年永樂皇帝最后一次派遣鄭和出訪東南亞，而在他64歲之時準備再次出征蒙古；在永樂皇帝的晚年，征伐蒙古的動機遠遠比繼續進行海上遠征的動機更直接地推動他去行動；永樂皇帝的直接繼承人從上述決定中認識到了內在的矛盾。

最后，傳統的朝貢體制絕對沒有支持積極的國際政治活動的用意。它經過了若干世紀的演變，為的是鼓勵正規的最小規模的對外關系，當作帝國防務政策的一個工具，同時滿足外國統治者和中國商人對貿易的某些要求。總之，永樂皇帝的新的行動主義實際上是建立在他父親為了進一步限制對外關系而精心重建的對外政策體制之上的。運用同一體制去追逐國際性的目的就意味著永樂皇帝的野心已遠遠超越了他對于中國與東南亞鄰國傳統關系本質的理解。對于他來說，打算派遣艦隊去反對緬甸以幫助木邦（位于麓川卯撣頭人領地以南）的撣族頭人，或者鼓動浡泥和蘇祿擺脫對于爪哇的效忠，這些都是缺乏這種理解的最顯著的例證。他顯然是想取得南方的弱小國家作出遵從明朝皇帝的表示，但他不能也不愿意以創新的方式來改變中國對外關系的基礎，而在遵循舊體制上花費更多的錢和力量，舉行更多的禮儀，這是注定是要失敗的。因此，在永樂皇帝死后短短幾年，他的更為守舊的孫子在恪守儒家原則和明朝第一位皇帝訓令的官員們的支持下決定扭轉永樂皇帝的政策，就不足為奇了。他的孫子決意結束對越戰爭，并決定1431—1433年的海上遠洋是這種活動的最后一次。

此后的兩個世紀中，中國再沒有在東南亞進行冒險活動。可以說，明朝回到了開國皇帝立下的不干預政策軌道。但更準確地說，明王朝，尤其是在1449年蒙古人俘虜了明朝皇帝和幾乎攻占北京之后，對于北方邊境的安全再也沒有信心了，而且它已虛弱得再不能向南部邊界之外發動遠征了。除了與卯撣、越南，及以后與緬甸和其他撣族國家間的邊界糾紛之外，再沒有派遣軍隊到東南亞附近地區了。與屈指可數的幾個南方王國的正常的對外關系仍繼續下來，其中主要的是與占婆的關系延續到占婆被越南摧毀，與爪哇各個統治者的關系持續到15世紀末，與滿剌加的關系則延續到1511年滿剌加落入葡萄牙人之手為止。惟有越南、阿瑜陀耶（暹羅）、老撾、緬甸及撣傣諸國等大陸王國與明王朝的關系持續到明王朝的終結，盡管并不總是和諧的。

就明代中國的海外貿易來說，隨著葡萄牙人來到位于摩鹿加的滿剌加，并最終來到中國沿海，1500年稍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22]](#_22_Jian_Zhang_Wei_Hua_____Ming)這是一個新時期的開端，在此時，武裝的富于侵略性的西方商人削弱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穆斯林的貿易勢力，間接地鼓動了中國和日本對東南亞私人貿易的發展。因此，明朝的海外貿易可以劃分為兩個剛好相等的時期。在該王朝的前半期，朝貢貿易占主導地位；在后半期，地方上的商人和日本商人與西方武裝商人在中國海面的競爭與合作成為貿易的常規。怎樣解釋明朝時所發生的改變，這里提出了一些問題。羅香林提出了以下幾個明朝海外貿易和對外關系史的分期：1368—1404、1405—1433、1434—1510、1511—1618、1619—1661年。[[23]](#_23_Jian_Luo_Xiang_Lin_Wei_Zhao)這一劃分既考慮了對外關系，也考慮了貿易，但是如果對對外關系作更密切的考察，就可發現沒有必要劃分得如此精細。除了1402年至1435年這一短暫時期的例外，明朝第一位皇帝的政策對于該王朝其余的時期都有影響。但是正德朝（1505—1521年）之前與之后有著重要的差別。

首先，一旦明朝意識到北方、東北方、西北方對該王朝的生死存亡構成最緊急的心腹大患，那么它與南方王國的關系就越來越成為禮儀性的枝節問題了。正如人們從明王朝不愿意將占婆從越南的吞并之下解救出來，也不愿意幫助滿剌加抵御葡萄牙人等事例中所看出的那樣，明王朝本來就沒有強大到去樹立其對南方的權威，但它極其穩定、自信，不需要以任何方式證實其合法地位。朝貢使團再也沒有洪武帝和永樂帝時期曾有過的氛圍了。用來維持與南方國家外交關系的手段已變為代價高昂的死氣沉沉的過場，而對于明王朝沒有任何實際利益。結果，1500年前后，海外的朝貢使團實際上停止了來朝。很少幾個國家仍派使前來，其中幾個就在南部港口受到接待，并不鼓勵他們北上直接向皇帝呈送貢品。

第二個差別源自第一個差別。隨著朝貢使團日益喪失其意義，明朝官員們對于葡萄牙人的到來也視而不見了。盡管他們已經看到葡萄牙具有相當的海上力量并已征服了明王朝名義上的屬國滿剌加，但仍未認真考慮運用朝貢體制中所規定的那個關鍵性的作用來阻止葡萄牙人。朝貢禮儀及隨之而來獲取貿易利益的機會有助于明王朝控制鄰國，保證其邊界的安全。到了正德朝時，朝廷對于作為控制手段的朝貢已沒有興趣了，只把使團看作是沒有政治意義的商業往來。[[24]](#_24_Zhao_Ling_Yang_Deng_Suo_Bian)這樣，在歐洲人到來之后，尤其是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加入到葡萄牙人之中一起重新安排南亞、東南亞的版圖之時，明王朝并沒有注意到該地區已經發生了多么迅速的變化。

第三方面的變化更為重要。從總體上來說，貿易對明朝的經濟日益重要。宮廷自身通過數以千計的太監采辦及遍及全中國的皇室成員的大規模需求刺激了奢侈品貿易的發展。盡管官方從不鼓勵私人貿易，但卻容忍了私人貿易的增加，并認可了進口某些外國商品的必要性。然而，朝廷仍墨守早期明朝的對外貿易政策，沒有對處理后來已發生了變化的情況建立新的體制，這就使得中國海防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境地。明王朝的官員們越是極力將與外國的貿易局限在一兩個港口，就越是加大了地方上的和外國的商人拼命尋找對方的壓力。因此，在正德朝以后的很長時期內，本應更加密切地關注對外關系的細節，并使現存的貿易網絡多樣化來加以解決的貿易和對外關系的問題，卻變成了如何改進海岸防務和怎樣打退普遍的大規模的海盜進攻的問題了。

他們是全新型海盜。與相對和平的阿拉伯、波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貿易團伙相反，葡萄牙和日本的海盜與中國新萌生的依賴于海外貿易為生的中國階層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具有暴力傾向和具有破壞力的組合。[[25]](#_25_Zui_Jin_De_Liang_Xiang_Yan_J)在長達150年的期間內，盡管在這一過渡時期中地區的、全球的局勢已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明王朝從未打算重新審查在14世紀后期制定的決定與誰開展外交關系的體制，可見其自負到了何種地步。到此時，這個體制已經喪失了對這種變化了的范圍加以監督的能力。因此，就海外的對外關系而言，對貿易加以規定的朝貢體制已成為一種儀式而漸漸地徒具虛名，最終沒有任何效力了。

然而，就明代中國的榮耀、安全及其文化優勢而言，這種體制卻更為有效。從中國與東南亞的陸上外交關系來說，尤其如此。最明顯的例證包括與撣—傣諸國、越南、緬甸的戰爭和邊境沖突。這些沖突雖然發生在15世紀中期（1438—1499年）至16世紀末的不同時間，但都反映了明朝國家基礎的穩定性。盡管有1449年北京之危險境地及16世紀90年代東北邊境所遭受到的相當大的軍事壓力，盡管朝廷還在使用14世紀后期以來的老一套辭令、制度和伎倆來控制“蠻人”，朝貢體制仍在繼續發揮作用，足以適應南部邊界的形勢。

盡管明軍15世紀20年代在越南遭受了災難性的失敗，隨后中國又喪失了對于昆明和大理以南的撣—傣國家的權威地位，朝廷似乎還能巧妙地對付叛亂和邊境上的騷動。對于明朝的勢力和外交的第一次考驗來自薩爾溫江以西的永昌卯撣頭人。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曾在1387年，后來又在1398年馴服了勢力最為強盛的卯撣頭人，將麓川大國（平緬）分割為八塊小領地。他的兒子永樂皇帝又設立兩個領地作為宣慰司，并將它們提升到與麓川平等的地位，以進一步分解卯撣；他公開利用這兩個部落抑制麓川的勢力。這一政策帶來了不幸的后果：遭受分割的西南地區暴露于阿瓦統治者的劫掠之下，并為以后緬甸取得對明朝邊境上的撣族國家的支配地位鋪平了道路。

隨著明朝軍隊于1427年撤離越南，麓川的卯撣頭人們再露頭角。此后幾年間，卯撣幾個部屬明白明朝沒有條件在云南邊境進行戰爭，在以后幾年其野心更加膨脹。1436年以后，其軍隊開始侵入云南中部的幾個邊境縣，深入永昌、景東（Ching-tung）。整整這一時期中，無論是朝貢外交，或是土著官員的管轄體制都不能制止戰爭。當帝國軍隊在西北邊境取得勝利時，1440年對麓川發動全面遠征的呼聲又強烈和高漲起來。然而，戰事拖延了將近10年而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一事實表明了在帝國遙遠的西南角落進行戰爭必將一無所獲。在最終平息叛亂前，明朝不得不動員所有南部和西部省份進行支援，并尋求緬甸及其他與麓川敵對的撣族人的幫助。它甚至許諾將麓川土地贈給任何獻出卯撣頭人首級的部落頭領。然而，當緬甸人這樣做了時，明朝收回了它的諾言。[[26]](#_26___Ming_Shi_____Di_314Juan__D)

總而言之，戰爭給明朝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它使所有派遣軍隊或提供供應來進行一場針對部落國家的消耗戰的西南省份的經濟崩潰，并使明朝付出了邊境上部落同盟者對其尊崇的代價，他們目睹了明軍是何等的愚蠢笨拙和揮霍浪費。而且，這次戰爭從北方抽調了大批對于北部邊境防務至關重要的指揮官、士兵及其他資源。重要的是1449年早期麓川戰事一結束，在長江以南的5個省就爆發了部落民騷動和另外的叛亂，而在北部邊境就在該年的較晚時期明軍大敗，蒙古人摧毀了明軍，捕獲了明朝皇帝。

1449年是明王朝歷史的轉折點。明朝好不容易從越南戰爭的災難中恢復過來，隨即又卷入了撣—緬邊境上的代價高昂而又不必要的戰爭之中。自此以后，明代中國從未派遣大部隊到其南部邊界以外作戰。明朝很幸運地從這些戰爭中存活下來。此后，王朝安全的最大威脅毫無疑問來自北京正北的蒙古人。對于南方不得不運用朝貢的辭令及外交策略來處理：戰爭，即便是作為最后手段，也不予考慮。因此，在以后兩個世紀中，明朝與越南、緬甸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華麗虛夸、承諾保證的言詞，再摻雜上一點點軟弱無力的威脅。盡管還時時發動軍事遠征來對付涉及到邊境諸部落，尤其是云南與緬甸、廣西與越南之間諸部落的糾紛，但戰爭的規模被限制在與緬甸和越南這兩個勢力相對較小的國家相對稱的范圍內，而這兩個國家也極其乖巧機敏，從不直接向明王朝的勢力發起挑戰。

與越南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說明：朝貢體制對于保證南方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僅舉兩個事例就足以說明。一個與黎朝君主黎圣宗（1460—1497年）有關[[27]](#_27_Ji_Ming_Zhao_Wen_Xian_Zhong)，另一個則與越南北部的莫氏政權（1537—1597年）的興亡有關。在圣宗統治時期發生的兩樁相關事件考驗了明王朝的朝貢體制。[[28]](#_28___Ming_Shi_____Di_321Juan__D)第一樁是1471年越南最終滅亡占王國，另一樁是1479年至1481年間對老撾的侵略。占婆在中國敗于越南45年之后的滅亡確實與中國對越南的攻占有關。在1406年明朝進入前，占婆與越南這兩個敵對的國家勢均力敵對峙了一千多年。甚至蒙古人在13世紀末對兩國的入侵也未能打破兩國的均衡狀態。越南每次對占婆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要遭到占婆對越南的反入侵。入侵和反入侵一次次重復，中國相當容易發揮調停者的作用。只要進攻不是決定性的，并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只要警告入侵者，勸誡受侵略一方不要報復，就足以緩和敵對。然而，中國1406年成功的進攻導致了越南進行更為嚴密的統治，黎朝繼承了這種統治并加以發展。入侵還導致了聯合的反抗運動，從而加強了越南軍隊，并給予他們新的自信心。最重要的是中國1426—1427年的失敗摧毀了中國作為違抗和叛亂的懲罰者的信譽。

現在，越南人確信只要遵守朝貢的程序，只要中國朝廷不丟面子，明中國就不再會進攻。而且，再次將儒家思想確定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使越南恢復了它自己的朝貢體制。越南依照中國土著官員模式，已將西面的傣等部落少數民族地區任命為宣撫司領地。越南在應付它與中國的朝貢關系方面已經如此的熟練，以致它在處理與作為它自己的朝貢國的鄰國關系時也極為精通。

越南勢力的嚴峻考驗首先是針對占婆的，隨后又針對內陸的傣族諸國（老撾、清邁、西雙版納）。在1471年摧毀占婆后，越南通知明廷：占城統治王室的垮臺是內戰的結果。在占婆殘余土地的南部角落建立了新的占王朝；占朝的傀儡國王向越南朝貢，而占王室的另一個候選人則呼吁明王朝進行干預。此后40年間，這個王位的要求者與中國之間，以及中國與越南之間的交涉使朝貢體制承受壓力之大達到其極限。

這些交涉表明，當中國虛弱并且不打算使用武力之時，朝貢體制的詞令及制度就可為明朝維護其霸權地位的神話及扶弱抑強的保護者的形象提供巧妙的手段。文獻中滿篇都是官方不情愿支持失敗者的種種托詞、理由，及似是而非的論據。結果是毫無疑問的，恐怕在長達40年的爭論中，無論是越南朝廷或是中國朝廷自始至終都已認識到：占婆作為一個政權消亡了，鄰土被吞并了，而中國與越南仍可以利用領會的儒家經典中的細微差別繼續就責任問題進行沒完沒了的爭辯。與此同時，越南派遣使者到中國，明朝則將越南使者看作貢使，并冊封越南統治者為安南“國王”，而越南人使用的辭令則將其王朝置于與明帝國同等的地位。那個占朝王位覬覦者則既向越南、也向中國朝貢。嚴峻的緊張局勢和深仇大恨就這樣被轉移到禮儀、宣言、注解之中了。每一件事都被安排得使中國的朝貢體制看起來仍約束著越南人，又安撫了占人。這樣，明朝的心理上的優越感得到滿足，和平又得以維持達40多年之久。

圣宗的另一擴張行動并不那么成功，但也顯示了中國的土司體制中的外交方面的情況。1479年，圣宗侵略老撾和其他傣族部落領土。越南人注意到在明朝占領越南期間，老撾的統治者得到中國的封號并支持中國人費勁地壓制越南的反抗。圣宗的祖父黎利（Le Loi）從事將越南從明朝占領軍解放出來的斗爭時，未能在老撾得到安全的避難地。后來，黎朝還發現老撾已將其勢力擴大到那些原先承認越南的宗主權并向越南定期朝貢的傣族人之中。越南重新在這些傣族中樹立權威的行動導致了對老撾的入侵。越南占領了瑯勃拉邦（Luang Prabang），殺死該邦的統治者。該邦統治者的一個兒子逃到清邁（明朝名義上的朝貢國），越南又試圖招攬西雙版納（Sipsong Banna）（中國的一個宣慰司）入侵清邁。明朝的邊境官員則警告西雙版納不要卷入這場斗爭。清邁則站在老撾一邊，驅逐越南軍隊，明朝對于清邁的忠誠給予獎賞。越南否認老撾曾遭到攻擊，堅稱他們甚至不知道清邁位于何處，暗示中國的官員被錯誤的報告蒙騙了。中國的官員們卻認為他們發現了典型的圣宗侵略行徑：將其越境襲擊云南、廣西時編造的借口與進攻老撾殺死其頭領，同時急忙將一個王子封為該國的新國王的借口相類比。

圣宗的軍隊并沒有撤回湄公河三角洲，并奪回緊鄰的部落地區，鞏固了越南的西部邊界。老撾、清邁、西雙版納也沒有再糾纏此事，明朝皇帝也滿足于向圣宗發出一封警告信，提醒他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國王要牢記儒家關于信守忠誠、行為有禮以及與承認中國皇帝為天子的姊妹國家維持和諧關系、憐惜他統治之下的人民的生命等義務。[[29]](#_29_Huang_Di_De_Xin_Zhai_Lu_Yu)

在這件事務上有幾點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明代中國是知道越南已經沿其北部和西部邊境建立起了它自己的土司體制的，然而并未對此提出異議。這樣，明朝就給予越南和占城這類君主國比包括老撾、緬甸在內的南方10個宣慰使司更高的地位。中國也知道這類君主國可能只是名義上的。只是由于中國1471年后對占城“國王”的正式承認，才防止了它被看作是越南的屬國，而實際上占城已是越南的屬國，比老撾、清邁、西雙版納這些地位相對低下的宣慰司還要弱小。而老撾、清邁、西雙版納事實上并不依賴于中國，確實也從未如同占城那樣繼續依賴于中國的扶持。最后，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的官方文件中沒有提到清邁和老撾與阿瑜陀耶（暹）進行的無數次戰爭，這并不是因為中國人不知道阿瑜陀耶是多么的富于侵略性。相反，中國曾警告過它不要攻擊滿剌加、蘇門答剌和占城。在作為外國的阿瑜陀耶與作為省級政府職能延伸的撣—傣宣慰司之間似乎有著清晰明確的界線。

尚不清楚究竟是中國毫不知道，還是毫不關心暹羅的侵略，或者是暹羅的定期朝貢使團如此成功地將明廷的注意力轉移到他們的海外活動上，以致明廷從未將暹羅看作對于明代中國南部邊境的可能威脅。與明朝對越南入侵老撾的關注相對比，令人驚詫的是，16世紀時，中國對暹羅的攻擊沒有講只言片語，而對于緬甸征服清邁（更不要說對阿瑜陀耶了）和數次侵略老撾只講寥寥數語。這些證實了盡管對于東南亞大陸的土司與外國間的區分是模糊不分明的，但對越南的情況卻并非如此。越南是與明政府管轄之下中國的南部地區最鄰近的外國。越南曾擊敗明朝軍隊，并直接依照中國的管理模式建立其國家體制。越南是一個特例：對于與該國的外交關系而言，朝貢體制并不總是一種適宜的機制。

16世紀，越南由于內部分裂再度衰弱，中國被邀請進行調停，他毫不猶豫地向這場兩敗俱傷的爭斗火上澆油。盡管各方都贊同同一個標準，對于朝貢外交辭令和體制的運用都十分純熟，但結局卻遠遠不是那么簡單的。中國和越南一度臨近戰爭的邊緣。當莫氏篡位者屈服于明朝時，戰爭得以避免；越南在朝貢體制中的地位從君主國降到了宣慰司的上級（都統使司）。[[30]](#_30_He_Kai____Zhong_Hua_Di_Guo_Z)盡管1592年莫氏家族被推翻，黎氏家族復位，越南仍停留在這一地位上，直到該王朝結束。

16世紀越南勢力衰落之際，緬甸卻在莽瑞體和莽應龍治下成為東南亞大陸的主要力量。越南與緬甸在這一時期的反差頗為有趣。衰落了的越南并未降到土司的地位，因為它不是由野蠻的頭人，而是由儒家精英來治理的；而緬甸并沒有如同阿瑜陀耶歷來的那樣被視為外國。盡管到16世紀后半期，緬甸已成為東南亞大陸最強大的勢力之一，但仍被列為云南省督撫管轄下的土司。在緬甸征服了阿瑜陀耶和幾乎所有云南邊境以南的土司而勢力臻于鼎盛之時，這種反常就更為明顯了。[[31]](#_31_Zhe_Yi_Shi_Qi_Mian_Dian_Shi)

在明朝整個統治時期，中國對外關系體制都沒有發生變化。這就掩蓋了三個世紀以來東南亞大陸發生的政治經濟變化的重要性。不能察覺到歐洲勢力來到南中國海及中國沿海的重要意義，也就不能認識到擴展到云南邊外的土司制度不能無限期地防止強大國家的聯合統一和最終不能確保中國對他們的控制。

緬甸在莽瑞體和莽應龍治下的驚人成就結束了越南的擴張，惟有阿瑜陀耶早期的侵略可與比擬。事實是，中國目睹了三支主要力量，泰人、越南人和緬甸人，沿河谷和東南亞大陸沿海席卷而下。明朝的朝貢、土司、宣慰司等體制是否有利于它認識該地區所正在進行的事件呢？很難說這種體制起了這種作用。越南曾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實行著同樣的儒家行政模式，因此是獨一無二的。阿瑜陀耶王國與那些由共同語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云南和緬甸的撣人、老撾的老人、云南的傣人等部落集團的關系似乎已經疏遠了。阿瑜陀耶被視為主要是一支海上力量，其勢力沿馬來半島延伸到東南亞海島，其貿易遠至中國以東的琉球、日本等地。[[32]](#_32_Dai_Wei__K_Huai_Ya_Te____Tai)

把緬甸視為云南省督撫管轄下的土司，甚至在它16世紀40年代復興之后也這樣看，這對于了解緬甸政治的任何方面都是有妨礙的。這一點在遺留下來的明朝有關緬甸的記載中反映得極其明顯。除了很少一些有關它與孟、暹羅為鄰以及在南部與葡萄牙人有接觸的暗示以外，緬甸是作為一個桀驁不馴的和驚人強大的土著勢力呈現在明朝面前的，其余土著勢力只能結成各種各樣的力量大小不一的聯盟與之抗衡。從明朝一些關于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溫江流域某些地方的邊境糾紛事件（偶爾也有湄公河沿岸的警報）的記述來看，緬甸聲勢壯闊的重新統一，是不可思議的。明皇室的最后一位稱帝者朱由榔兵敗廣西和貴州后就是撤退到這些地區的。他從云南出奔時，生存的惟一希望就是到緬甸避難。當然，這是孤注一擲之舉。盡管這位最后的稱帝者曾在廣西和湖南駐留了許多年，但是他是否知道緬甸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還是大有疑問的。他可能必須依賴于云南督撫的意見。如果他認為緬甸只不過是一個對明朝皇帝的忠心大有疑問的土司，而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那么，顯然中國控制對外關系的僵化不變的體制使當時的明朝誤入了歧途，正如今天它仍在誤導中國歷史的學者一樣。

（呂昭義 譯）

[[1]](#_1_6)關于對云南的征服，參看約翰·郎洛瓦：《洪武之治，1368—1398年》，見牟復禮、崔瑞德：《劍橋中國史》（紐約，1988年）卷7《明代史：1368—1644》第1部分，第143—146頁。

[[2]](#_2_6)我曾使用撣—老—泰國家（原文使用的是“states”。——譯者注）來描述緬甸、老撾、泰國北部，及云南的部落地區未被納入阿瑜陀（即暹羅或暹）統治之下的王國。對于阿瑜陀的統治者，我使用了泰語或暹語。嚴格說，傣（Tai）現在用來指云南操傣語的人們，但是在明朝，傣、撣、老之間的界線并不是很清楚的。然而，如果我所使用的泰（Thai）只是指統治阿瑜陀國，或被阿瑜陀所統治的人們，就比較清楚了。

[[3]](#_3_6)對明朝第一位皇帝的政策的全面分析，參看王賡武：《明朝早期與東南亞關系：背景探析》，見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對外關系》（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8年），第34—36、50—53頁。

[[4]](#_4_6)《明實錄·太祖實錄》，第36—47頁。

[[5]](#_5_6)《明實錄·太祖實錄》，第47、48頁。

[[6]](#_6_5)參看本卷威廉·阿特威爾寫的《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第376—416頁（原書頁碼）。

[[7]](#_7_5)《明實錄·太祖實錄》，第244卷，第3547頁。

[[8]](#_8_5)《明史》，第321卷，第8309—8311頁；趙令揚編：《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1968年），第1卷，第3、7、15、17、25、28、30、35、41、48、50—51、56、60—64頁。

[[9]](#_9_5)關于明朝與越南關系的觀點是從《明實錄》和《明史》（參看本書[此處注釋](#_20_Guan_Yu_Zhan_Po__Zhan_Cheng)）記載中得出的。將明朝的觀點與反映在吳士連的《大越史記全書》（陳荊和編，東京，1984年，第1卷，第436—470頁）中的越南的觀點加以對比，是很有趣的。另見約翰·K.惠特莫爾：《越南、胡季嫠與明朝（1371—1421年）》，耶魯東南亞叢書（紐黑文，1985年），第16—36頁。

[[10]](#_10_5)參看O.W.沃爾特斯：《馬來歷史上的室利佛逝的衰亡》（伊薩卡，1970年）及《早期印度尼西亞的商業：室利佛逝起源研究》（伊薩卡，1967年）。

[[11]](#_11_5)關于胡惟庸叛國事，參看郎洛瓦：《洪武之治》，第137—142頁；有關林賢之死，見第155頁。

[[12]](#_12_5)明太祖：《皇明祖訓錄》（1373年），見《明朝開國文獻》（臺北，1966年），第3卷，第1686—1687頁。參看1395年最后的修訂版《祖訓》，第3卷，第1588—1591頁。第一次明確宣布“海外蠻夷諸國，限山阻海，僻處一隅”的政策是在1371年10月30日（九月辛未），見《太祖寶訓》（序言簽署日期約為1418年），收錄入呂本：《皇明寶訓》（1602年編），第6章《御夷諦》。

[[13]](#_13_5)參看郎洛瓦：《洪武之治》，第168頁。

[[14]](#_14_5)《明實錄·太祖實錄》，第86頁；趙令揚：《〈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第1卷，第18頁。

[[15]](#_15_5)《明史》，第313—315卷，云南土司傳。盡管阿瓦（Ava）的統治者在1394年被封為“緬甸宣慰使”，但在《太祖實錄》第242卷和第244卷中，太祖在1395年和1396年仍稱之為緬國王。在此后的《實錄》中緬甸從未被稱為王國。

[[16]](#_16_5)錢古訓：《白夷傳》[江應梁注解（昆明，1980年）]，提供了卯撣國最詳盡的記載。概況見《明史》，第314卷，第8111—8114頁。

[[17]](#_17_5)王賡武：《中國與東南亞：1402—1424年》，見陳志讓、尼古拉斯·塔林編：《中國與東南亞社會史研究：紀念維克托·珀塞爾文集》（劍橋，1970年），第381—383頁；王賡武：《明人傳記辭典》中“張輔”和“黃福”條，第64—67、653—656頁；另見C.P.菲茨吉拉德：《中國人向南方的擴張》（紐約，1972年），該書就越南的國民性與南詔、大理各族的對比展開了討論。

[[18]](#_18_5)約翰·K.惠特莫爾：《越南、胡季嫠與明朝（1371—1421年）》（紐黑文，1985年）；《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229—231、289—291頁。

[[19]](#_19_5)參看尼古拉斯·塔林編：《劍橋東南亞史》，第1卷《從早期至1800年前后》（劍橋，1992年），第150—153、415—418頁。

[[20]](#_20_5)關于占婆（占城）的歷史，參看G.馬伯樂：《占婆王國》（巴黎，1928年）；另見《明史》，第324卷，第8383—8393頁。

[[21]](#_21_5)J.V.G.米爾斯編譯：《馬歡的〈瀛涯勝覽〉（1433年）》（劍橋，1970年），第34頁。

[[22]](#_22_5)見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注釋》（北京，1934年）；張天澤：《中國葡萄牙貿易：1514—1644年》（萊頓，1934年）；戴裔煊最近注釋的《〈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1984年）收錄了一些新的資料。

[[23]](#_23_5)見羅香林為趙令揚所編的《〈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所寫的序（香港，1968年），第1卷，第2—26頁。

[[24]](#_24_5)趙令揚等所編的《〈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一書中1487年前后的史料數目的強烈反差很值得注意，1368—1487年的120年間共有444頁史料，而1487—1623年的136年間只有100頁史料。

[[25]](#_25_5)最近的兩項研究突出了16世紀貿易的重要性。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1987年）；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臺北，1988年），第1卷。最容易得到的西文著作是蘇均煒的《16世紀明代中國的日本海盜》（東蘭辛，1965年）。

[[26]](#_26_5)《明史》，第314卷，第8111—8123、8125—8155頁；更為詳細一些的記載見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故宮博物院，北京，1930年），第9卷，第12a—31b頁。另見G.E.哈維：《緬甸史，從最早時期至1824年》（倫敦，1925年）；王婆楞：《中緬關系史》（長沙，1941年）。

[[27]](#_27_5)即明朝文獻中的黎灝，參看《明人傳記辭典》第1030頁；《明實錄》有關條目。

[[28]](#_28_5)《明史》，第321卷，第8327—8337頁；《明實錄》的史料收錄在趙令揚編的《〈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1976年），第2卷，第639—710頁。

[[29]](#_29_5)皇帝的信摘錄于《憲宗實錄》第2—6卷，成化十七年六月壬子（1481年7月9日）。

[[30]](#_30_5)賀凱：《中華帝國職官辭典》（斯坦福，1985年），第15頁說都統是軍事職銜，與戰場指揮官相等。不過在明朝，并未正式使用這個職銜。在這里越南的地位被貶低了，具體情況與緬甸和撣—傣—老的宣撫司或宣慰司相類，不過稍高一點。因此，說成“宣慰司上級”是恰當的。

[[31]](#_31_5)這一時期緬甸勢力的上升參看哈維的《緬甸史》；另見D.G.E.霍爾：《東南亞史》（倫敦，1981年），第287—295頁。

[[32]](#_32_5)戴維·K.懷亞特：《泰國簡史》（紐黑文，1982、1984年），第104頁。

# 第七章 與歐洲沿海國家的關系，1514—1662年

## 朝貢國家的范式

1514年至1662年間，中國的人民和政府都卷入了“現代世界體系”發展的第一階段之中，并受其影響。這種卷入是通過將除了南極洲、澳洲之外的所有大陸連接起來進行商品、谷類植物、疾病、人員和思想交流的海上道路來實現的。在與葡萄牙人首次遭遇后，明朝的官方觀念及正規化了的對外關系體制幾乎完全不能指導中國官員，對于中國與歐洲的關系也幾乎沒有產生任何作用。然而，官方的實際反應是警惕的、通融的、合理有效的。中國的商人、工匠、水手熱火朝天地參與到建設南中國海貿易和居住點的新世界的活動之中。長崎和九州的其他海港的興起，臺灣中國人移居地的開拓，海澄和稍后的廈門的突然出現，澳門、馬尼拉、萬丹、巴達維亞、阿瑜陀耶、滿剌加的繁榮，以及許多商業和經濟中心的增長，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中國的這些創業者的活動。與日本、馬尼拉的絲—銀貿易對明朝經濟發生了實質性的影響。羅馬天主教傳教團的來臨及中國對它的反應，盡管規模很小，但也觸及到中國社會各階層。正如我們努力去了解個人卷入的動力一樣，我們也需要利用我們對于明代后期文化和社會日益增長的知識，尤其是對于作為社會、經濟、政治變體的沿海地區的知識。在第7卷中精辟地歸納的全帝國的政治變化往往有助于我們理解官方處理沿海問題的變化。

中國官方對外關系的某些長期存在的特征都已包含在明朝的朝貢體制之中。這些是：防御性、以禮儀性的皇帝至高無上地位為中心、單方面的官樣文章式的規章，及對與外國交往的限制。明朝的朝貢體制以一種獨一無二的系統化和官僚化的形式將這些特征匯集起來。在其他地方我曾爭辯說，如果我們對明朝的這一體制保留“朝貢體制”的概念，而不將它籠統地應用于其他時期不那么系統化而更為多樣化的外交實踐，將有助于澄清我們的思想。[[1]](#_1_Xiao_Yue_Han__E_Wei_Er_Si)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決定明朝有關沿海地區對外政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是朝廷對于“日本海盜”威脅的反應。其實許多海盜就是中國人。明朝絕對禁止中國私人進行海上貿易活動，將中國港口的對外貿易被限制在與朝貢相關的貿易之內，其規模及次數均作限定。鄭和遠航最好被認為是例外，是對宋元時期積極進行海外貿易的朝貢體制框架內的國家指導海外貿易的復興。官方遠航的結束以及對中國私人遠航的禁止，使中國在東南亞海上的活動急劇下降。在這一半真空狀況下，以印度為中心的穆斯林海上貿易繁榮起來；東南亞諸國，主要是穆斯林國家，擴大了他們與朝貢使者相聯系的對華貿易；琉球人也從禁止中國人海上貿易和對日本來華使者的嚴厲限制中獲利，成為中國人與日本人間的中間商，其貿易遠達滿剌加。中國人從來沒有停止非法對外貿易和移居國外，有時在安排朝貢使者時，他們與東南亞的王公，尤其是暹羅的國王合作。[[2]](#_2_Jian___Ming_Shi_____Di_28Juan)

到1500年，中國海上非法貿易的擴展使得福建漳州附近的月港繁榮起來。正德朝時，東南亞朝貢國來的船只獲準不受朝貢制度對人數和次數的限制，任其所愿來華，但其貿易則須納稅。海船監管機構（市舶司）受熱衷于為宮中攫取稀罕的進口物的太監的指導。為了適應這種貿易，廣東市舶司在邊遠的沿海高州的電白設收稅站。[[3]](#_3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后來，又在廣州河口的屯門（T’un-men），即與葡萄牙人初次相遇的地方，或在澳門本地，設了一個站。這種對東南亞的貿易雖然得到官方批準，卻違背朝貢體制的基本原則，然而卻為暹羅、滿剌加與中國南方貿易的繁榮提供了母體，也就是在這個母體中，葡萄牙開始了他們與中國的關系。

## 葡萄牙人的進入，1514—1524年

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繞過好望角，率船隊駛達印度西海岸的科利科特，開辟了亞洲歷史的新階段，并與同時代的哥倫布到美洲的航行一起，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期。歐洲人侵入印度洋所帶來的影響完全沒有引起如同西班牙在加勒比群島、墨西哥和秘魯那樣的災難性的劇變。在蒸汽船時代之前，亞洲的海商在絕大多數商路上，在絕大多數商品上仍然是歐洲人的有力的競爭對手；在荷蘭人1670年代起向爪哇推進之前，以及在1750年英國勢力在印度崛起之前，歐洲的政治勢力仍局限于一些小島和海岸的圈占地之內。不過，葡萄牙人及其后繼者仍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穆斯林連接紅海、波斯灣與印度、東南亞的繁盛且細密的海上商業網絡，在艦船建造及組織方面卻不能有效地抵制和對抗葡萄牙人從地中海帶來的由海盜活動、先進的海軍火炮以及極力壟斷貿易路線的侵略活動所構成的綜合力量。直到1550年以后，葡萄牙人嚴重地破壞了對手穆斯林的貿易，此后，他們更關注于自己的內亞的貿易，對待穆斯林競爭對手就較為溫和一些。這種情況也反映在他們與中國的關系上，在中國早期的咄咄逼人行為導致了災難，而1550年后商業上的調和取得顯著的成功。

瓦斯科·達·伽馬在印度西南海岸的科利科特聽說了有關幾代人以前留著長髯的人們乘坐大船沿海岸航行的故事；葡萄牙人沒有意識到所說的就是鄭和龐大的艦隊。[[4]](#_4_Tang_Na_De__Fu_Kai_Sen____153)假設明朝沒有放棄其偉大的海上事業，那么葡萄牙人會發現要在印度海岸取得立足之地就將難得多，也許他們在滿剌加、蘇門答剌和暹羅什么也得不到。

滿剌加成為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的鑰匙。葡萄牙人第一次遠征此地是奉命盡可能發現“秦人”（Chijns，中國人）及其貿易。1509年，在滿剌加做生意的中國商人與當地統治者有一些糾紛，就與葡萄牙人友好；1511年，阿爾布庫爾克征服滿剌加時，使用中國商人租借給其入侵部隊的一艘大帆船進行關鍵性的登陸，使他得以擊潰滿剌加軍隊。[[5]](#_5_Fu_Kai_Sen____Lai_Xin_____Di)中國商人力圖與新征服者維持友好關系，用帆船運送葡萄牙使者往返暹羅。關于在葡萄牙的贊助下對中國的頭兩次訪問，我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一次是喬治·阿爾瓦雷斯在1514年進行的，另一次是意大利人拉斐爾·佩雷斯特勒羅在1515年至1516年進行的。佩雷斯特勒羅乘滿剌加商人的帆船前往，阿爾瓦雷斯搭乘的也可能是滿剌加或中國人的船，兩人都在廣州河口的屯門交易，滿載可獲厚利的貨物而歸。

1517年8月，弗瑙·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領8艘船只，護送作為葡萄牙國王使者的托米·皮雷斯（Tome Pires）到達廣州河口，葡萄牙人的行動范圍隨之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佩雷斯·德·安德拉德1515年從里斯本被派遣出發，會同已在印度的佛羅倫薩商人喬萬尼·達·恩波利專程訪問中國。喬萬尼曾寫了一份精彩的關于中國貿易前景的概要。挑選皮雷斯作為使者是大膽破格之舉：在一個有貴族血統的人作為擔任要職的先決條件的社會中，他作為一個中產階級的藥劑師，新近得以負責調查和搜集亞洲的藥物以呈送給國王曼紐爾；他是他那個時代歐洲最優秀的亞洲情報搜集者。他的《東方概要》是所有語言中有關葡萄牙侵入之初亞洲海上貿易的最重要的獨一無二的原始資料。他到中國的計劃因在過滿剌加海峽時損失了6艘船只而推遲，后又因討論轉向孟加拉而耽誤。后來在1516年，拉斐爾·佩雷斯特勒羅將一份熱情洋溢的關于中國貿易的報告帶到滿剌加，又推動了他實施到中國的計劃。

1517年8月，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與充當（商業機構）代理人和經常作為與中國交涉的中間人的恩波利竭盡一切努力與中國當局建立友好關系。他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也首次暴露出若干導致糾紛的根源，這些根源長期存在于前現代中國與歐洲關系之中。歐洲人在外交交涉中的急躁傲慢與中國官場的拖沓延誤和中國政府在處理對外關系中的單方面自行其是相碰撞。歐洲人還被證明有一種不幸的傾向，即拒絕中國對其決定作出的解釋，并將這種解釋看成是中國官員貪污腐敗和自私自利的結果。[[6]](#_6_You_Guan_Tuo_Mi__Pi_Lei_Si_Ch)在珠江口附近的南頭與明朝海軍指揮官的第一次交涉中，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在長達一個多月內力求獲得允許，讓他的船隊逆河上行至廣州。他威脅說即便得不到書面允許，他也要去；明朝那個海軍指揮官退卻了，讓這個令人頭痛的客人去見廣州當局，并派了一名領航員協助他。葡萄牙人未經書面允許到達廣州城外，鳴放禮炮致意，引起了更大的驚恐和憤怒。葡萄牙解釋說，中國商人到達滿剌加時也是這樣做的，并宣稱他們攻占了滿剌加，對反對中國商人的地方獨裁統治者進行了報復。中國政府明確禁止中國人進行海外貿易，而且被推翻的滿剌加國王本是明王朝忠實的朝貢者，因此，葡萄牙人的解釋更加深了明朝官員的憂慮。船隊受到嚴密的監視，葡萄牙人不準上岸，也不準任何人接近他們。在高級地方官員到達廣州并與這些外國人交涉后，他們被極其隆重地迎接上岸，托米·皮雷斯及陪同這位使者的七名葡萄牙人（可能還有一些奴隸）被提供了住宿，貨物被一批批搬上岸，交易安排得有條不紊，給葡萄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們還派了一艘船去考察福建的貿易前景。貿易前景是極其美妙的，但是前往福建航行的報告送到朝廷，惹起了中國人對于間諜的疑懼。佩雷斯·德·安德拉德錯過了1517—1518年的北季節風，滯留到1518年9月北季風即將來臨之時，他在屯門發了一個布告，宣布任何受到葡萄牙人損害或者任何被葡萄牙人欠了錢的人，都可來找他索取補償（如一位葡萄牙編年史作者告訴我們的）。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因此樹立了一個好形象。

1519年8月，弗瑙·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率領三艘帆船從滿剌加來到此地，他很快就毀壞了弗瑙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脆弱的和解。他在所有外國人聚集的貿易中心屯門島修建了一個小城堡，大張旗鼓地處決了一個葡萄牙人，阻止其他外國人（據推測為暹羅人和其他東南亞人）在他之前進行貿易。他和他手下的人打傷了力圖堅持明王朝對該島行使主權的明朝官員。他們收買中國兒童，若干年后西印度迪烏的葡萄牙當局發現了其中一些人，他們都是良家子女。[[7]](#_7_Ba_Luo_Si_He_Ku_Tuo____Ya_Xi)明代中國并非完全不知道買賣兒童的情況，但是，葡萄牙人對于兒童新的大量的需求可能加劇了綁架良家子女的行動，并使得葡萄牙人如何收買兒童并將他們煮食的傳說“掠小兒為食”很快傳播開來。西蒙和他的人留下過冬，于1520年9月離開。沒有有關當地制止和懲罰他們的這種暴虐行為的記載，但是在他離開時有關的報告肯定通過各種渠道正在送往北京的途中。報告在北京所產生的影響再加上其他因素，使皮雷斯使團在劫難逃，并使葡萄牙與中國的關系在今后30年間倒退到非法的私人貿易邊緣。

使團于1518年離開廣州，但直到1520年1月才啟程北上。葡萄牙方面的史料告訴我們，在這期間，圍繞著皮雷斯使團，廣州和北京間曾三度交換信函。正與清王朝的皇帝和大臣們樂意接待新的朝貢者以便證明王朝威名遠播相反，明王朝的許多政治家認為不應當接待來自沒有列入該王朝第一朝代的朝貢國名錄上的統治者的使者。[[8]](#_8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由于太監們在開發商業方面的利益和皇帝著迷于所有奇異的外國人，在正德朝最后幾年中，這種觀點尚未流行。1520年5月，使團到達南京，皇帝正住在那里，但很快被命令前往北京等待皇帝回京。葡萄牙的史料告訴我們，使團成員在北京等待期間，他們必須在陰歷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匍匐于紫禁城的一道城墻前。筆者尚不知道哪種中國史料中有這種禮儀的記載。[[9]](#_9_Fu_Kai_Sen____Lai_Xin_____Di) 1521年1月，他們聽說皇帝到達通州，并處決了叛亂的寧王。他們還知道滿剌加被驅逐的國王的使者已經到達，他是來稟報葡萄牙的征服，并請求中國支持他們將侵略者趕出去，將該城交還給合法的主人的。他們知道了兩個監察御史，丘道隆和何鰲已上奏譴責葡萄牙人征服滿剌加，強烈要求拒絕該使團。廣州官員也上奏折報告說，葡萄牙人是難以對付的人，正提出要求恩準設立貿易站。他們被告知，在有關反對葡萄牙人的奏折送達首都后，譯員被一個一個地傳喚詢問。至少有一人承認，因為葡萄牙人希望將信原封地呈交到皇帝手上，譯員們實際上并沒有看到葡萄牙國王的信，于是拼湊了一個適當的“朝貢奏本”文本。這些在中國文獻中都沒有提到。[[10]](#_10_Zai_Bei_Jing_Yan_Mi_Xun_Wen)

再沒有召集葡萄牙人去舉行每月兩次在宮殿外進行的儀式，在皇帝1521年4月19日逝世之前也沒有對拒絕使團作出決定。顯然，為皇帝舉哀必須暫停所有禮儀及對外國人事務的處理。實際上，在政治風向轉變之時，隨著大臣楊廷和暫時占據上風，太監勢力遭到普遍反對，拒絕使團和禁止與葡萄牙發生關系的決定在皇帝去世前就已是不可避免的定論了。皇帝死后的第二天，使團被立即逐出北京，9月到達廣州。

1521年4月或5月，大約5艘葡萄牙帆船到達屯門并開始貿易。當皇帝逝世的消息傳來，所有的外國人被命令立即離開這個國家。葡萄牙人拒絕離開，因為他們尚未收集到全部貨物。中國調集強勁的戰船攻擊葡萄牙人及帶有葡萄牙人的來自暹羅、帕塔尼的帆船，一艘船沉沒，許多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國人有的被殺死，有的被俘虜。6月，至少兩艘葡萄牙帆船趕來，中國人再度進攻，但被擊退。隨后平靜了一段時間，9月3日葡萄牙船只好不容易打退中國人的又一次進攻而撤出。托米·皮雷斯使團1521年9月21日回到廣州之時，這些海戰加強了明朝當局逐出葡萄牙人的決心。中國人將使團與在海戰中俘獲的戰俘分隔開。當局盤點登錄使團的禮物及從捕獲的船只上搬下的貨物，葡萄牙人感到這是不誠實的行為。[[11]](#_11_Fu_Kai_Sen____Lai_Xin_____Di)

這一事件的結尾是馬丁·阿方索·德·梅羅·科廷霍率領3艘船于1522年8月到達屯門，他奉國王之命與中國締結和平，并帶了足夠的人員來守衛他打算在取得中國同意后修建的堡壘。船隊的指揮官完全不知道關系已經破裂，在一次出乎意料的中國發起的攻擊中，損失了兩艘船。幸存者乘上第三艘船，在中國水面只呆了14天就撤走了。海戰中的俘虜遭受苛刻的對待，被套上枷鎖，1523年秋大審后被處決。托米·皮雷斯被迫寫信給葡萄牙國王、葡萄牙駐印度的總督和滿剌加長官，轉達中國皇帝關于將滿剌加交還給合法君主的命令。他及他的人被扣為人質，只有在明朝當局得到報告說葡萄牙已將滿剌加歸還給合法統治者時才予釋放。皮雷斯死于1524年。他的使團中的兩個人在1534—1536年還活著，并寫信到滿剌加、果阿，滿篇都是有關廣州的有用的情報及征服廣州的瘋狂計劃。[[12]](#_12_A_Er_Man_Duo__Ke_Te_Suo_Zai) 1528年以前，明朝當局每年都調集船隊防備葡萄牙人返回。所有的外國人被禁止參與正德朝時在廣東繁榮起來的官方征稅的非朝貢貿易，東南亞貿易轉移到福建漳州的非法貿易中心，這樣就嚴重損害了廣東的財政和商業。即便在1530年廣東重開征稅的非朝貢貿易，葡萄牙人也被完全排除在外。

這些事件在廣州地區引起了極大關切，造成了對于葡萄牙人的恐慌和輕蔑的情緒，這種情緒一直存在于澳門繁榮的整個過程中。從現存的中國文獻來看，葡萄牙人在朝廷和高級官員名流中，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模棱兩可的印象。他們的火炮及艦船備受贊揚；在廣州河口建造了一艘葡萄牙式的艦船；一個叫汪鋐的官員因推動仿制葡萄牙式火炮，并將它使用到長城要塞那樣遙遠的地方而出名。在這個時期的記載中，葡萄牙人被稱為“佛郎機”，這一名稱來自印度與東南亞的“ferengi”，用來指所有拉丁族基督教徒，歸根到底它是從十字軍的“法蘭克人”派生出來的。而“機”（chi）這個漢語詞又有“機械”的意思，于是就用同樣的詞來表示火炮。這樣就很快產生了混淆，難以肯定佛郎機到底是指火炮，還是指人。在《明史》佛郎機的記載及一些有關史料中，一個叫火者亞三的外國食客，以葡萄牙使者或其譯員的身份出現在皇帝左右的腐敗隨員之中。這也許是把來自哈密或吐魯番的某個人弄混了，但也可能是反映了與中國的滿剌加語譯員有關的某種陰謀，這個譯員很可能就是招認了偽造“朝貢奏表”的那個變節者。[[13]](#_13_Bo_Xi_He____Ming_Dai_Li_Shi)

## 從寧波到澳門，1530—1572年

16世紀20年代的失敗將葡萄牙人拋回到東南亞與中國貿易的邊緣，于是他們只好以個人的身份搭乘東南亞船只旅行，后來也派自己的船只到滿剌加人、暹羅人及其他人進行交易的港口。16世紀30年代偶爾也提到王室或總督特許航海到中國的證件，1542年首次到達日本的葡萄牙船是在前往“寧波”（Liampo）的航行中被大風吹到那里的。“寧波”，大概就是浙江沿海舟山群島的年連島上的雙嶼貿易中心。16世紀40年代，這個地區成為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繁榮的非法或半合法貿易的中心。葡萄牙人還參與了以福建漳州（即歐洲文獻中的“Chincheo”）河口的月港及附近的島嶼浯嶼為中心的非法貿易。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非法貿易是正德朝期間廣東沿海島嶼的與合法性沾邊的貿易的復活，它同樣也能確保使危險的外國人遠離主要城市。但是由于這些中心未經合法授權，也沒有官方的參與，因此比起前一時期的貿易中心更傾向于暴力，更易招致政府的敵意。

對于這些貿易中心的興衰來說，葡萄牙人并不是一個十分獨立的因素，因為他們只是附帶地參與到中國與日本交往的進程之中。[[14]](#_14_Zhu_Er_Ji_Si__Ai_Li_Suo_Na_S)對于非法貿易和有時伴之而來的海盜活動的報告，最終導致了明朝任命朱紈為享有廣泛權力的特別高級協調官員，以粉碎浙江和福建沿海的走私和非法活動（據《明史·朱紈傳》，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任命朱紈為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譯者注）。1547年11月，朱紈對漳州地區進行調查，并提出了改進防務和控制沿海中國人活動的措施。[[15]](#_15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1548年4月，他在杭州處理由策彥周良帶領的日本使團的不正當行為，并調集軍隊對雙嶼發動全面進攻。從那一年的4月到6月，雙嶼被占領并遭到破壞。中國的文獻只報道了有幾百人傷亡，沒有任何葡萄牙人傷亡的可靠記錄。很明顯，許多中國人和外國船只及商人已設法離開了。這次進攻恰好在南季風開始之時發動，這正是到日本去的貿易船離開的季節，因此對于雙嶼的外籍人來說是個很適宜的時間。由于對他們的基地島嶼的攻擊已作好充分準備，非法貿易者收攏其出口貨船，將船只和人員撤到安全的地方，并沒有多大的困難。

1547年，朱紈就已在福建下令采取措施以切斷非法貿易。1548年夏他返回福建，此時，反對他的政策的呼聲高漲起來，8月他的權限被削減了，但他不為所動。那年夏天在福建海岸貿易的葡萄牙人起初發現他們沿海貿易幾乎完全被切斷，但后來他們賄賂了某些海岸軍官，得到了出口貨物。原曾任高級官員的林希元，此時已深深地卷入海上貿易，顯然是他慫恿這種貿易，并玩弄各種花招推延執行朱紈嚴厲的命令。他辯護說，葡萄牙人在過去五年中一直和平地進行貿易，甚至支持官方攻打海盜。[[16]](#_16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1549年早期，大概是從日本來的葡萄牙商人發現不可能進行貿易，就將貨物留下交給中國代理人。2月或3月間，一艘或兩艘帆船被誘騙登岸，在福建和廣東邊界附近位于詔安的走馬溪遭到攻擊。數百人當場被殺，或戰后不久死去。96名俘虜被帶到泉州，在那里朱紈命令將其中的中國人處死，四名葡萄牙人被當作滿剌加的國王或王公。朱紈自行處決，特別是處決那些不在戰場上的人，正是要把他搞下臺的他的政敵所需要的。他被撤職下獄，自殺而亡。所謂“滿剌加顯貴”的謊言被揭穿了，給葡萄牙人留下了中國審判徹底和公正的印象。葡萄牙人被流放到中國各地若干年，其中一些人最后加入到在廣東沿海進行貿易的葡萄牙人中。[[17]](#_17_Cha_Er_Si__R_Bo_Ke_Se_Bian_Y)

朱紈倒臺之后，江南、浙江、福建海岸若干年間動亂不已，不斷打擊海盜。葡萄牙為了尋求和平貿易，再次轉向廣東沿海。中國沿海每一個地方，舊有的限制盡行弛廢，軍人們有時與地方上層勾結，權勢炙手可熱。正是在這一變化了的局勢下，葡萄牙人得以部分地彌合16世紀20年代遺留下來的與中國的第一次破裂，并搞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極其有用而持久的葡萄牙和中國的利益調和點——澳門。一些早期的史料說，官方是在1557年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18]](#_18_Xian_Cun_Zui_Zao_Ti_Dao_Zhe)到17世紀20年代，澳門的葡萄牙人精心編織了一個故事，說葡萄牙人在1557年消滅了曾占據澳門的一伙武力強大的海盜，結果，皇帝將澳門主權轉讓給他們，并賜給“金牒”予以確認，“金牒”保存在澳門城市大廳中。然而，澳門當局多次承認，中國仍保留澳門的最高主權。可以看出，包含在這些澳門建立的神話之中的某些因素也許反映了1564—1565年間發生的一些有充分文件依據的事件。認為葡萄牙人的那種愚蠢接納是在1557年以前，這同樣有可靠的文件為依據。

葡萄牙在廣東沿海的私人貿易也許在1548年和1549年在浙江和福建的失敗之后不久就開始了。首次主動推動貿易向更加正規化方向發展的事件是1552年果阿總督在圣·弗朗西斯·沙勿略的提議下派遣迭戈·佩雷拉為使者出訪中國。滿剌加的葡萄牙總督可能是由于擔心佩雷拉會攪亂滿剌加商人在葡萄牙與日本、中國貿易中的支配地位，所以不允許他由此前行。伴同佩雷拉出使的沙勿略希望能就出使之事進入中國，他仍繼續前進而未能進入，幾個月后，死于廣東海岸之外的上川島。

一名叫列奧內爾·德·索薩的葡萄牙私商取得了更成功的主動行動，他也于1552年到達廣東海岸。他本人的信件是我們關于這一事件的主要的信息來源，也是中國與葡萄牙關系史的重要文件。[[19]](#_19_Zhe_Xie_Xin_Jian_You_Yue_Dao)索薩的成功在于他本人認識到要從與中國的貿易中獲利，特別是在葡萄牙人過去所造下的殘暴好斗的壞名聲的情況下，更需要與中國的利益和權力相調適，這種見識是與其毫不沾染亞洲的第一代葡萄牙人的那種愚蠢的好戰性而專注于貿易相一致的。他很幸運遇到了一位同樣不沾染中國原有成見的中國同事，這個中國人正準備制定一項地方性的協調方案。此人為“海道”，即海上防務巡察副長官汪柏（汪柏于嘉靖三十二年任按察司副使，分巡海道。——譯者注）。據中國史料，他收受葡萄牙人的賄賂，允許他們將貨物搬上岸“晾干”，并同意他們納稅后到廣州貿易。1552年，索薩聽說中國人允許所有外國人繳納關稅后進行貿易，“佛郎機除外，這些人心地丑惡卑鄙……被他們看作海盜”[[20]](#_20_Fu_Lei_Ta_Si____Ao_Men_____D)。他敦促在這個地區進行貿易的其他葡萄牙人要維持該地的和平，如果得到允許進行貿易，就一定要納稅，要努力“改變他們的名聲”，以便不再被當作可惡的佛郎機。他告訴汪柏，他們只能繳納10％的稅；汪柏說，帝國的稅率是20％，但他會協調，收稅之時只按他們的貨物一半征稅。許多葡萄牙人趕到廣州，貿易毫無困難，對收稅官吏隱瞞了大量貨物，以致只有大約三分之一貨物付了稅。汪柏在葡萄牙船上受到隆重的接待，心滿意足。他授權索薩管轄所有來這個地區貿易的葡萄牙的和東南亞的16艘船只上的人們。所有這一切，索薩都是在富商西蒙·德·阿爾梅達的協助下完成的。阿爾梅達通過向汪柏及其隨從贈送禮物，使事情辦得極其順利快便。也許就是在這時，雙方約定每年須送給海道副使500兩銀；據澳門地方傳說，直到1571年或1572年前，這些銀兩一直是私下交給“海道”個人的。而在那一年交付銀兩時，有其他官員在場，一個特使急中生智，稱銀兩是為在澳門居住而繳納給帝國國庫的“土地租金”，使自己擺脫嫌疑。[[21]](#_21_Fu_Lei_Ta_Si____Ao_Men_____D)西蒙·德·阿爾梅達離開之時，汪柏提議葡萄牙派遣使者來華以便確定葡萄牙的正式地位。1554年秋索薩起航到滿剌加之時，葡萄牙人在廣東海岸立足的基礎，在未經奏請北京朝廷的情況下，或者在除了對外國貿易征稅之外不提其他政策方面的要求的情況下，就已穩固地奠定了。

1552年至1557年間，葡萄牙人活動的中心逐漸從圣·弗朗西斯·沙勿略1552年創辦的葡萄牙人貿易中心上川向東轉移到更臨近海岸的“浪白澳”（Lampacao），后又移至澳門，耶穌會會士貝切爾·努內斯提供了有關這一時期的最好的描述，1555—1556年他在去日本途中在浪白澳過冬。[[22]](#_22___Ye_Su_Hui_Shi_Ri_Ben___Zho)那年冬季那里有300—400名葡萄牙人，他們住在粗糙的茅草屋中，目無法紀，以致這位耶穌會會士使他們能夠做到的就只是不要彼此殘殺。貝切爾神父也許是隨同在那里貿易的葡萄牙商人一道前往廣州的，他設法游說釋放數年前在福建被俘虜而關押起來的一個葡萄牙人，但徒勞無益。

據估計，到1562年澳門有800—900名葡萄牙人。他們有兩座簡樸的教堂和一些比浪白澳的茅草棚更舒適、更牢實的房屋。圣·弗朗西斯·沙勿略曾寫信給果阿總督，抱怨迭戈·佩雷拉的出使在滿剌加受阻，敦促使節成行；他的要求最終得以實現，1563年佩雷拉到達澳門。廣州官方的最初反應是，提議佩雷拉作為朝貢使節予以接待。所送的禮物都被仔細地檢查，一個來到澳門查驗禮物的高級官員受到盛大顯赫的招待，看起來十分喜悅。這個官員提出還須新增加一些從果阿運送來的禮物，其中包括兩頭大象。耶穌會會士極其認真地對待這個提議，致信果阿敦請順從這位官員的要求。然而，什么東西都沒有從果阿送來，在“多次拖延”后，最終中國當局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問題。葡萄牙人是否帶來交給早先那位使者的文件？（這可能是指要葡萄牙人放棄滿剌加的命令）他們為什么要攻占滿剌加？由于大概在1565年某個時候提出這些問題，這清楚地表明使團將不會受到接待。澳門還將繼續在朝貢體制的規則和慣例之外發展。[[23]](#_23_Fu_Lei_Ta_Si____Ao_Men_____D)

## 澳門與長崎，1572—1640年

1572年至1590年間，無論是在廣東官方，或是葡萄牙人的小居住地內都形成了某種管理制度的框架，使澳門在中國官方的眼光中是可以控制和容忍的。這種變化在中國文獻中記述得極為膚淺，而葡萄牙文獻又大部分是第二手或第三手資料，但是體制的總體模式似乎是相當清楚的，其實際動作的功效還可以從以后年代記錄得相當完整的事例中看出來。我們幾乎沒有能將這種變化與中國的政治背景相聯系起來的證據，但注意到這樣一點是有益的，即這些發展的開端正值張居正努力推行財政改革、恢復中央控制的年代，而其持續的時間又是在雖然中國政府中央管理的活力急劇下降，但有許多例證說明省級政府仍保有權能和進行改革的活力之際。與福建官方在1600年以后與馬尼拉、荷蘭、海澄的中國商人發生沖突正相反，沒有證據表明太監礦稅使的活動對于澳門與廣東的關系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困難。

我們已經注意到，在1571年或1572年一種成為慣例的賄賂變成了指派的數額確定的土地租金。當局1573年采取了具有決定性的下一步行動。那一年它在澳門所在的半島的隘口筑起了城墻和城門，即“城門”（Circle Gate，又稱為Porta do Cerco），禁止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國人外出。[[24]](#_24_Yin_Guang_Ren___Zhang_Ru_Lin)城墻的澳門一側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農地，因此，澳門從一開始并永遠將置于依賴于外界供給食物的境地，而中國官員則可在任何時候切斷供應。

在下一個10年一些使澳門地位正式化的措施進一步施行。在很早以前，葡萄牙人就已經在廣州貿易，隨著其貿易的增長，很可能他們在這里的“集市”上每年進行兩次貿易的新章程被制定出來。[[25]](#_25_Zhang_Tian_Ze____1514__1644N)1582年，耶穌會士阿農索·桑切斯從馬尼拉來到此地，宣布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繼任葡萄牙王位，這是一個很不受澳門的葡萄牙人歡迎的消息，但也沒有對他們控制的地方局勢產生多大實際影響。然而，兩廣總督陳瑞產生了懷疑，將澳門的代表傳召至其督府所在地肇慶。據我們的史料說，起初，澳門代表遭到嚴厲指責，指斥他們在中國的領土上卻按照外國的法律來管理他們自己；但隨后，解釋和禮物起了作用。[[26]](#_26_An_De_Lu__Yang_Si_De_Te_De_J)也許就是在這次對抗之后，廣東當局認可了澳門的代理人為“外國人總管”（夷目）。[[27]](#_27_Zhang_Tian_Ze____1514__1644N)可以理解，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葡萄牙居民感到有必要盡可能地使其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力正規化，并按照他們認為適宜的方式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把來自果阿的以及遙遠而格格不入的馬德里的主子的干預縮小到最低限度。1583年，一次由主教主持的居民集會通過向果阿當局和馬德里提出請愿，要求授予地方政府的正式特許狀。[[28]](#_28_C_A_Meng_Da_Er_Tuo____Ao_Men) 1586年果阿總督頒發特許狀，授給澳門葡萄牙埃武拉市的所有特權，1595年葡萄牙國王批準了該項特許。[[29]](#_29_Guan_Yu_Zhe_Yi_Shi_Jian_De_Z)

自治政府就這樣建立起來，它有一套精心安排的間接選舉的慣例程序，以組成著名的皇家參議院（Leal Senado）的三名市參議員、兩名行政官和一位代理人。每三年，執行行政官或法官在與所有市民商議后挑選出三對選舉人。每對選舉人為每一個待選舉的職位填寫三個候選人姓名的名單。執行官員再將填好的名單按照三年分別組成三份名單，每一份名單均放入蠟丸加印密封，鎖入柜中。除夕或元旦這一天，由一位小孩隨意抽出一份名單，名單上所列的人即擔任來年的官職。在亡故或缺席而出現空缺時，則即時選舉填補。必要時，尤其是出現市的財政或與中國關系方面的危機時，原任行政官及富有者則被召集舉行會議。[[30]](#_30_Cha_Er_Si__R_Bo_Ke_Se____Re)

這樣，決定權幾乎完全掌握在那些對于澳門的長期存在和繁榮有著既得利益的常駐商人寡頭集團手中，他們知道如何與中國當局打交道；盡管將軍和總司令們為葡萄牙的榮譽而對懦弱地屈服于中國官方憤慨不平，吶喊咆哮，但這些商人明白澳門完全處于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任何時候他們忘記這一點，中國官員們只要封閉城門幾個星期，就足以使他們清醒。商人寡頭集團還管理圣慈善會（Santa Casa de Misericordia）——一個有勢力的世俗兄弟會慈善機構，它關照貧病者，并將從遺贈的財產中抽出資本向澳門的海上貿易投資。這個城市組織盛大熱烈的宗教游行，贊助許多教堂、修道院和傳教士，顯示了它對天主教的虔誠。最有勢力的宗教機構屬于耶穌會，它是與中國進行外交活動的寶貴財富，并且控制著如此之多的資產，以致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投資者。

1590年至1610年期間是澳門成為聯系歐洲日益發展的國際海上絲綢之路與后期明代中國過熱的社會經濟的樞紐，在向日本輸出生絲和絲織品換回白銀的交易中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其繁榮臻于極盛。[[31]](#_31_Ben_Shu_Zhe_Yi_Juan_Zhong__W)盡管從這種貿易中獲利，但澳門仍令廣東的人們深深不安。任何來到這里的中國人都會發現街道上充斥著形形色色不同膚色的異國人：·歐洲葡萄牙人、印度洋周圍各地的奴仆和歐洲人與北美印第安人的混血兒。異國情調的建筑，宗教游行隊伍，教堂的鐘聲，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他不是在中國。街道上，在夜間，有時甚至在光天化日也是不安全的。天主教皈依者在廣東其他許多地方的出現惹起了人們的敵視，反過來又影響了人們對于澳門的態度。逃離葡萄牙主人而進入廣東的非洲奴隸是招惹敵對情緒的又一根源。1580年前后，利瑪竇就已經發覺，如果他想要得到廣東上流社會的歡迎，就須小心翼翼地不要與澳門有牽連。[[32]](#_32_Qiao_Na_Sen__D_Si_Peng_Si)大約在1600年，一位廣東上流社會的匿名人士的話被引證，他說澳門再也不是廣東的一個部分了。[[33]](#_33_Chen_You_Rong____Min_Hai_Zen)

16世紀90年代，豐臣秀吉對朝鮮的入侵轉移了朝廷對南方沿海的注意，但加深了對日本是危險的敵人的認識。此后，日本與東南亞貿易的擴展及其對臺灣的試探，1609年薩摩對琉球的征服，再次將朝廷的注意力吸引到日本可能對南部沿海地區的威脅上來。與此同時，1600年前后，以朝廷為中心的派別斗爭在太監礦稅使與那些已失去權力的官員們的地方斗爭中引起巨大反響，后者卷入家鄉政治并常常與商人有著聯系。有關日本威脅意識的復活增加了澳門的誘惑力，即可以將它用作一個獲取日本白銀的中立渠道，既可不讓日本人登上中國沿海地區；又不用擔心中國商人與日本人串通。但是，這種誘惑力很容易被任何有關葡萄牙人容許日本人進入澳門的暗示所抵消。

這些年代中，就對澳門的政策而言，關鍵性的人物是1597年至1610年間擔任兩廣總督的戴耀。《明史》指斥他及其下屬官員“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養成其患”[[34]](#_34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戴是福建漳州長泰縣人，他與那些比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時間更長的福建商人的關系很可能影響了他的態度。他因減輕稅收及勞役而受到贊譽；在1606年，他甚至縮減了澳門貿易的稅收定額。[[35]](#_35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值得注意的是，1600年，澳門所在的香山縣令設法避免了稅收專使太監李鳳進駐香山的企圖，他爭辯說：“夷人稟性難測，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攻擊朝廷旨令的傳送人，朝廷威德如何（避免遭受觸犯）呢？”[[36]](#_36_Zhou_Jing_Lian____Zhong_Pu_J)

在戴耀當權的歲月中，發生的事件和謠傳不斷加劇了中國人對澳門的反對態度，然而，對澳門的政策并未改變。1598年，馬尼拉的西牙人謀圖在廣州河口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貿易點，他們在廣州得到很好的接待，花費了7000里亞爾送禮，并被告之可以在一個他們稱為埃爾皮瑙（El Pinal，意為鳳梨林）的地方立足，該地位于何處尚不可知。葡萄牙人不能說服廣州當局同意他們排斥西班牙人，隨即擅自行動，派遣火攻船發動攻擊，但未獲成功，在中國人減少對澳門的食物供給后中止了進攻。后來，他們在澳門的另一個地方攻擊了一艘為風暴損壞的西班牙船。1599年，一艘大型船只從馬尼拉來到埃爾皮瑙，據報道澳門人與他們進行了貿易。然而，貿易季節結束后，西班牙人沒有在埃爾皮瑙留下任何人就離開了，此后再也沒有來。[[37]](#_37_Cha_Er_Si__R_Bo_Ke_Se____Lai)

1601年，荷蘭船只首次在中國水域出現，在澳門附近拋錨停泊，派出在沿海進行探測的一隊人員被葡萄牙人抓捕，20名荷蘭俘虜中有17人被處決。明朝當局也許從這一事件和埃爾皮瑙事件中認識到，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將與到達沿海的其他外國人發生沖突。他們作了類似的推斷。中國人認為，在必要時，澳門是可以控制的，并且對于控制其他外國人來說也是有用的。在明代的記載中，荷蘭人的探測有所記錄，但埃爾皮瑙事件則沒有任何線索。

更令中國人憂慮的是日本人對澳門滲透的跡象，及在這一時期中日本人、耶穌會士、葡萄牙人之間微妙的關系。由于擔心荷蘭人可能卷土重來，澳門加緊構筑新的防御工事，也令中國人驚恐不安。如果葡萄牙人能夠更好地保衛自己，就更難以控制他們了。圣保羅大耶穌教堂就是在這些年代建筑起來的，許多工作是日本基督教工匠完成的，在中國人看來，它更像是一個城堡。更令他們驚慌的是，在澳門內港頂端的一個叫做伊哈維爾德（Ilha Verde，即青州）的小島上，一座圍墻教堂拔地而起。葡萄牙人收到命令，撤除伊哈維爾德島上的這座建筑，推倒了一些圍墻。1606年，謠傳葡萄牙圖謀依靠日本和馬尼拉的輔助及不少中國人的加入，發動對中國的入侵。廣東附近地區的人民惶惶不安。據說，入侵者打算擁立耶穌會士拉扎羅·卡托尼奧神甫為皇帝。澳門發生了騷亂，在廣州一名中國基督教徒被當作間諜拷打致死。1607年，荷蘭船隊到來，打算在離澳門不遠的地方貿易，由于謠傳船上有200名日本武士，中國人萬般小心地對待到來的荷蘭船隊。當時，葡萄牙人將他們逐出。1608年，中國最憂慮的事情似乎成為真實。航行到越南貿易的日本水手和武士在歸途中到達澳門，他們全副武裝穿行于澳門的街頭，最后爆發了激烈的戰斗，許多日本人被殺。[[38]](#_38_Cha_Er_Si__R_Bo_Ke_Se____Ri)

葡萄牙人對待日本入侵者不得不謹慎小心，因為這些日本入侵者與勢力強大的長崎官員有密切的關系，而后者是葡萄牙人在日本貿易時所要依賴的。1608年事件直接導致了1609—1610年長崎的一系列沖突，結果，大型艦船馬德里·德·迪烏斯號被炸毀，而在澳門騷動沒有再繼續下去。1606年，一位到京城會試的廣東舉人提議將“各種外國人”從澳門驅逐到浪白澳，這個建議被拒絕。[[39]](#_39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1610年張鳴岡取代戴耀繼任兩廣總督，爭議再度興起。一些人倡議將葡萄牙人全部逐出。我們有一份完整的郭尚賓的奏議，他主張將所有日本人和黑人驅逐，命令葡萄牙人離開澳門，“如以前那樣在浪白澳貿易”，這意味著不再允許設永久居留地。郭的奏議提到葡萄牙人逃避關稅，為日本人、黑人及中國的亡命之徒提供避難場所。它在我們所有的文獻中最充分地反映了明朝反對澳門的態度。1613年，據一份已經軼失了的中國文獻的葡萄牙譯文，澳門被迫驅逐98名日本人，并禁止澳門再容許任何日本人入境。[[40]](#_40___Bei_Jing_Zhu_Jiao_Xun)然而，張總督沒有接受郭的過激的提議，他爭辯說，葡萄牙人在目前所在的地方，我們更容易控制他們，因為在那里的幾個方面上都有明朝軍隊在附近駐防，而且中國人很容易對該城的食物供應加以控制。1614年后期，張派遣官員宣告一份完整的章程，今后葡萄牙人必須逐條逐字地遵行不誤。章程刻在皇家參議院大廳前面的一塊石碑上。石碑可能是1617年立的，在一份葡萄牙人的總結中列出了這個年份。章程有五條：第一，澳門不得窩藏日本人；第二，禁止收買中國人口；第三，所有船只，包括戰船，均須納稅，必須駛入澳門內港，嚴禁在外島拋錨貿易；第四，貿易須在廣州進行，而不得在澳門交易，納稅也須在廣州；第五，嚴禁在澳門構建新建筑，舊有的建筑可按原樣修理或重建。這些規章，以及在1740年代所進行的修改和擴充，是直到19世紀的中國對澳門政策的基礎，也是澳門從屈從獲得生存的憲章。[[41]](#_41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

在此后的幾年中，造成雙方關系緊張的問題集中在葡萄牙在澳門的建筑上，尤其是那些可能被視為城堡的建筑。1621年，耶穌會被迫拆除他們建在伊哈維爾德的教堂，而明朝城關的堡壘在某些方面得到加強，并被置于更高級軍官的指揮之下。[[42]](#_42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 1622年，荷蘭試圖征服澳門，幸運的是一發炮彈恰好射入荷蘭人的火藥桶，葡萄牙人及其奴仆一陣猛烈的沖鋒，突入荷蘭人登陸的海灘，荷蘭人才被擊退。[[43]](#_43_Bo_Ke_Se____Yuan_Dong_De_Fei)中國文獻對此只字未提，然而，我們的確有一份耶穌會關于澳門防御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們堅持建立澳門防御，經著名的皈依天主教者伊格納提烏斯·孫元化（Ignatius Sun Yuan-hua）提交到京城。據耶穌會士材料，孫為他們辯護，說澳門已與中國維持了許多年的和平，并派遣炮手在與滿洲人的戰爭中服務（見下文）。現在，海上到處是歐洲海盜（指荷蘭人）。當初澳門的建筑是那些受微利誘惑并容許建造的人所犯下的錯誤，“而現在，在這個方向上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抵御荷蘭海盜，保衛帝國”[[44]](#_44_Ni_Ming_Zuo_Zhe__Ren_Wei_Shi)。另一條有關地方省級官員反映的線索載于葡萄牙1623年的一份文件，其中說道，在說服明朝允許澳門人建筑新城堡的過程中，“送了更多的賄賂，一些中國官員來查看了那艘大船及戰場上的尸體，并帶回了一些頭顱以證明我們要求構筑城墻只是為了防衛屬于中國國王領土的這座城市”[[45]](#_45___Ao_Men_Chuang_Jian_Shi)。但是一份中國的文獻說，就在那些年代，中國強迫拆除了一些城墻。[[46]](#_46_Zhou_Jing_Lian____Zhong_Pu_W)

澳門通過順從地逐出日本人，擊退荷蘭人，也許已經得到了一些寬容，但是當葡萄牙人想通過派遣軍隊援助明朝對付正在崛起的滿人來加強他們的地位時，他們陷入更為錯綜復雜的政治困境。1623年，著名的天主教皈依者徐光啟和李之藻（Li Chih-tsao）提議，葡萄牙人應該訓練明朝士兵使用火炮。一小隊葡萄牙炮手被帶到北京，但在一次演示中，火炮爆炸，一名葡萄牙人和三名中國人被炸死。沈img及其他反對耶穌會及其皈依者的官員乘機對此大加抨擊，炮手立即被遣返回澳門。1630年，一小隊炮手又被派來，他們參加了抵抗滿族進攻的涿州保衛戰，戰績卓著。此時，計劃擴大了，數百名澳門士兵應征入伍為明朝服役。他們行進至江西南昌，隨后又返回。他們之所以被阻止繼續前行，也許是廣東與貿易有利害關系的人及其官方盟友努力的結果，這些人不希望葡萄牙人在中國其他他們所不能控制的地方擁有貿易和聯系的渠道。派出的士兵中有幾個繼續前進，加入到山東登州守軍中，其中大多數死于1632年孔有德叛亂。[[47]](#_47_Cha_Er_Si__R_Bo_Ke_Se____Pu)

澳門的生存及其繁榮，很少因它與廣東官員和人民之間的搖擺不定的關系而陷入危險之中。對于澳門的生存與繁榮來說，主要的決定因素是日本對天主教的態度，及隨之而來的對待與天主教密切相關的葡萄牙人的態度。澳門崛起的輝煌成就依賴于各個領主“吸收黑船”到自己領地上來的巨大愿望，以及使他們能夠購買中國貨物的白銀生產的擴大。1580年，長崎被贈賜給耶穌會之時，這一明朗的熱情好客的時期達到其早期的高峰。1587年豐臣秀吉的反基督教敕令表明反基督教行動的開始，隨著1612—1614年間反基督教措施施行，情況進一步惡化。[[48]](#_48_Bo_Ke_Se____Lai_Zi_Ya_Ma_Xun)然而，中國人、荷蘭人及英國人仍未能提供其他渠道向急速擴大的日本市場提供足夠的中國貨物。遲至1630年代早期，日本日甚一日地采取嚴厲措施禁止他們自己的沿海貿易，加緊對天主教的壓迫，中國沿海發生動亂，荷蘭搞糟了他們與日本的關系，所有這些抑制了其他供應貨物渠道的形成。約在1637年，荷蘭及其中國競爭對手和貿易伙伴都安下心來進行和平貿易。隨著局勢急劇變化，無論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國，葡萄牙人都借用這種方式來維持其競爭地位，他們的經驗及其既有的關系網使他們成為難以對付的競爭者。不是商業的變化，而是由于1637年的島原叛亂才毀滅了葡萄牙在日本的貿易，同時也驅使澳門無可挽回地滑向衰落和貧困。1639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并禁止重返日本。1640年，葡萄牙派遣使團赴日請求重新考慮禁海令，整個使團，包括官員、商人、水手都被處決。

澳門再沒有從其貿易領先地位的喪失中恢復起來。緊接著，1641年荷蘭在滿剌加海峽對葡萄牙艦船發動進攻，征服了滿剌加，使澳門失去了與印度貿易的樞紐地位。澳門派遣一支部隊支持忠于明朝永歷帝的勢力，但在戰爭中遭受重大損失，并失去了明清更替之際的貿易。當然，使它再也沒有和不能從中恢復過來的打擊，還是與日本貿易的喪失。[[49]](#_49_Guan_Yu_Ao_Men_1640Nian_Hou)

## 馬尼拉

在西班牙人來臨之前很久，中國商人航海通商，就到了后來成為菲律賓的這片群島。然而，中國與西班牙的聯系，中國在呂宋居住區及其事業的擴展，卻與先前的活動沒有什么關系；這種聯系幾乎全是中國與西班牙的交換造成，即跨越太平洋的中國絲綢去換取西班牙美洲的白銀。中國與呂宋的貿易資料可以在西班牙首次航行到這一群島的記錄中找到，麥哲倫1521年的記錄、洛阿薩1527年的記錄，都提到這方面的情況。良好的港灣，富饒的內地農業區域，與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商業關系，所有這一切導致了西班牙在米古爾·洛佩斯· 德·列迦斯皮的率領下在1570—1571年對馬尼拉的征服，以便在這里建立起一個具有完備體制框架的西班牙城市，并將西班牙在亞洲海域的指揮中心遷移到這個新城市中來。而此時，當地人民在穆斯林的影響之下，才剛剛開始形成龐大的君主體制。因而，一旦西班牙人焚毀國王的城鎮，并開始在該地建造有圍墻的西班牙城市，他們還不能對西班牙人的統治進行持久的抵抗。[[50]](#_50_Luo_Bo_Te__R_Li_De____Zhi_Mi)

中國人早已在一個穆斯林國王賜給他們的地方定居了，該地橫跨從馬尼拉流來的帕西格河，大體上在比龍多地區，那里從當時至今，一直是中國人人來人往居住的中心。[[51]](#_51_Guan_Yu_Ma_Ni_La_Zhong_Guo_R) 1571年列迦斯皮的船只在民多洛（Mindoro）島以外搭救了一艘毀壞了的中國帆船的船員，中國人意識到在馬尼拉將有新的機會，并會得到友好的接待。1572年，一些得救的中國人駕駛一艘滿載貨物的船來到馬尼拉，1573年他們再度來臨。駛來的第一艘中國貨船被派出橫渡太平洋前往阿卡普爾科。1574年有6艘，1575年有12艘或更多的船到來。也就是在這幾年，對現在為玻利維亞的波托西銀礦的開采順利進行，在美洲西班牙人定居的奢侈放縱的城市中，發展起了中國絲綢和其他精致手工藝品的市場。貿易成為馬尼拉壓倒一切的存在目的，以至于沒有花費多少努力去開采呂宋的黃金資源，也沒有開發馬尼拉周圍地區的農業潛力。在馬尼拉，幾乎所有航運到新大陸去的貨物都是中國人帶來的，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及技術性手工工作都是由中國人從事的。

在這一進程順利開展前，西班牙人在馬尼拉的存在幾乎為中國人的攻擊所清除。中國人的攻擊是在西班牙打開與明朝直接關系失敗之后發動的。一度出現了這樣的可能性，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中心將不是在馬尼拉，而是在福建沿海的某個“西班牙澳門”。1574年，海盜林鳳被逐出福建，逃到澎湖列島避難。該年11月29日他的船隊進入馬尼拉海灣，次日他第一次登陸被擊退。12月2日，林親自帶領1000人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但也被擊退，他的人有200名被擊斃。隨后，他退出馬尼拉地區，在呂宋沿海更北方的馮嘉施蘭筑壘自守。1575年3月，一支西班牙部隊和菲律賓輔助人員追逐他到了這里，燒毀了他的船，幾乎奪取了他的營寨，并駐扎下來等他投降。但是林的人仍能從附近居民那里得到食物和薪柴，最后，他們搜集到足夠的木材悄悄地建造起37艘帆船逃到海上。[[52]](#_52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

西班牙部隊到達馮嘉施蘭后不久就與明朝派遣跟蹤林鳳的軍官王望高會合。看起來，西班牙人完全控制了局勢，王望高于是被派到馬尼拉，他受到熱誠的接待，不久即啟程返回。他帶了兩名西班牙世俗使者米奎爾·德·洛阿卡、佩德羅·德·薩明托與兩名僧侶馬丁· 德·拉達、哲羅尼莫·馬林同行，他們去尋求與福建當局達成貿易協定，并要求獲準在中國傳播基督福音。他們在同安、泉州受到熱誠的接待，最后福建巡撫在福州接待了他們。他們被告知，在收到皇帝對他們要求作出的回答前，他們不會得到任何答復。1575年9月他們起航回馬尼拉時，他們的中國東道主指出，漳州河口以南的小島浯嶼將給他們作為建立貿易站的地方。在中國的記載中，他們的使團被記錄為一廂情愿的朝貢使者，據說，明朝向他們贈賜了禮物，而他們的禮品則由當地官員代為轉呈，這表示不再會允許他們建立長期關系了，因為他們“不是朝貢國”，也就是說，在明朝早期的朝貢國名單中并沒有他們的國家。[[53]](#_53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王望高與使者回到馬尼拉，他沮喪地得知林鳳已經逃脫了，馬尼拉的新總督對他粗魯無禮，而那兩個僧侶還逼迫他將他們帶回福建。最后，他們登上了他的船，但在呂宋北部被送上岸。[[54]](#_54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到1589年，總督還告訴薩拉札爾（Salazar）主教，他正在努力取得漳州官員的同意，在鄰近海岸的島嶼上建貿易站。[[55]](#_55_Duo_Ming_Ge__Sa_La_Zha_Er_Zh)這個計劃也許為下文敘述的1593年對西班牙貿易的禁令所中止；前面在澳門那一節中記述的埃爾皮瑙事件似乎是西班牙為了規避這一禁令而作出的最后一次努力，而明朝對于埃爾皮瑙劫奪事件未予解釋則意味著加強禁令的明確含義。此后，西班牙對來到馬尼拉的中國人保持互利的，但很不自然的，有時甚至充斥著暴力的關系。相對而言，1603、1639年及1662年的大屠殺已為人們所熟知，并有相當詳細的記載，但是，必須將這些事件置于中國社團的組織結構及稅收狀況的背景之下來理解，而這些背景人們知道得并不清楚。

有關中國人在馬尼拉的歷史及明朝當局偶爾對他們的關注，需要從分散在各處的史料中搜索匯集。塞維利亞的檔案中偶爾有詳細的從中國進口貨物的數量、種類的資料。皮埃爾·喬努所搜集的對中國貿易的征稅及中國居民繳納的人頭稅數目具有重大價值，但這些數字由于征稅實際操作的變化及腐敗程度而不準確。[[56]](#_56_Pi_Ai_Er__Qiao_Nu____Yi_Bi_L)生絲和絲織品一直是西班牙與中國貿易的大宗商品。1586年，由于考慮到硬幣流向中國，中國商人在討價還價中的精明固執及在貿易季節大批中國人來到馬尼拉，而他們中一些人要在此停留直到來年，馬尼拉于是吁請西班牙國王批準實施潘卡達制度，即一種在貿易季節到來之前商討統一所有中國商品價格的程序，1589年王室批準實施該項制度。雖然潘卡達制似乎是西班牙人創設的（這個詞是馬尼拉的創新詞，其起源尚不清楚），但它同時也適應了中國人賣完所有貨物按時返航福建以便讓貿易盡可能順利進行的需要。很可能定居馬尼拉的中國人社團頭領是談判的重要中間人，但關于這一點尚無確切的證據。1593年，這一限制性政策擴展到對跨太平洋貿易數量的限制，禁止秘魯進口中國貨，禁止西班牙人航行到中國進口那些已由某些西班牙人專營的中國貨。潘卡達制度似乎一直存在漏洞，它很快僅限于在高級商品中實施，但到1600年代徹底崩潰，為中國船到來后開設的自由集市（feria）所取代。

在馬尼拉地區定居的大量中國人更令人憂慮不安。1586年，馬尼拉估計有1萬名中國人，而西班牙人不到2000名，普遍禁止中國人從事零售和永久性定居的命令幾乎沒有得到貫徹。出售中國人定居許可證的做法始于何時尚不清楚。1600年前后，有關的規定只允許出售4000份許可證，每份兩個里亞爾。但這時，許可證的發放已成為貪污受賄的一個財源，主管官員將許可證送給他的親朋好友，后者不僅從定額或超額出售許可證中獲利，而且進行額外勒索。每年貿易船離開后，中國人如果被發現沒有居留許可證，他就要花6個里亞爾才可買得一份許可證。[[57]](#_57_Ye_Su_Hui_Shi_H_De__La__Ke_S)結果，限制中國居民人數規定的執行搖擺不定，而且更多地落到新來的中國人頭上，而不是已經定居的中國商人頭上。

最早的帕尼安（Parian），即后來所說的中國城，位于該城的城墻內。1583年，中國人被遷移到城墻外東北方的沼澤地帶。很快他們將這一地區變成了街道整齊有序的、中心有一個大水塘的繁榮的城鎮。水塘可駛入船只，其中心是一個小島，中國罪犯在那里受懲治。在各個時期，都有中國人從該地區短期遷出，并在帕西格河北邊的通多和比龍多發展起了若干單獨的中國基督教徒居住點，但以上提到的地區直到19世紀基本上仍然為中國居住城市的主要中心地帶。從筑有城墻的老城英特拉莫羅斯中國城門的名稱及中國米商所在的阿羅塞羅斯（Arroceros）街，人們仍可追尋到中國城的遺跡。[[58]](#_58_Sang_Ta_Ma_Li_Ya____Zhong_Gu)到1590年當地貿易和手工生產，從面包的烤制到書籍的裝訂，從酒店客棧的開設到石匠泥瓦匠的活計，所有這一切都引人注目地由中國人占支配地位。多明我會傳教士在他們1587年來到此地后立即在中國城附近建筑教堂，很快他們便孜孜不倦學習漢語，明智地利用炫耀、慈善事業和教育，在中國人中爭取皈依者。[[59]](#_59_Xiao_Yue_Han__E_Wei_Er_Si)中國早期的皈依者曾被要求穿著西班牙服裝，剪短頭發。多明我會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這一做法尚不清楚，不過他們1589年和1590年的兩封信顯示了對于漢語的極大興趣，并愿意考慮遷就他們的文化的必要性。[[60]](#_60___Sa_La_Zha_Er_Zhu_Jiao_He_Z)1590年的信還第一次向我們提到中國基督徒——“唐·朱安·詹可（Don Juan Zanco），中國基督教徒總管”[[61]](#_61___Sa_La_Zha_Er_De_Xin_____Ji)。尚不清楚他是否被授予權力管轄那些非基督徒的中國同胞，但他可能是他們與西班牙人關系中的重要的中間人。1603年王室對到那時已為已經確立的做法予以確認，即任命一位中國基督徒為統轄所有中國人的市長（alcalde，也稱為Capitan），而其他地方的市長（alcalde）對他們沒有管轄權，但在有關法律的事務及其他重大事件上中國人市長被要求征詢檢查法院（Audiencia）的國王代理人（fiscal）的建議。[[62]](#_62_Mi_La_Ge_Luo_Si__Gu_Lei_Luo)

1593年，戈麥茲·佩雷斯·達斯馬里納斯總督的帆船槳手暴亂，殺死總督。暴亂者向西航行，其中大多數留在越南沿海，有32人回到中國。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上奏朝廷，領頭的人被懲治。在馬尼拉，由于擔心發生新的攻擊，當地中國人被迫將其居住地遷移到帕西格河北岸。1594年，7艘中國戰船駛至馬尼拉，佯稱搜尋中國不法之徒，局勢更加緊張。隨后中國人獲準遷移回河對岸。1596年，1.2萬名中國人被遣返回他們的故鄉，但更多的人留在原地。

1603年，恐懼煩惱的煎熬、相互依賴的關系、繁榮的貿易、不可阻擋的移民相互交織的局勢導致了大屠殺的爆發，2萬中國人被殺。大屠殺的催化劑是福建省當局派出的官方使團來到馬尼拉。福建冒險者閻應龍和張嶷向臭名昭著的礦稅使太監高寀（Kao Tsái）進言，宣稱在馬尼拉海灣的卡維特（Cavite）半島上有座金山。為使團制定的計劃似乎是在海軍的支持下進攻馬尼拉，或者尋找這座金山。一些官員提出反對意見，但毫無作用；后來福建當局決定由他們派員稍微進行一些探查，目的是要揭穿張嶷的騙局。縣丞王時和、百戶于一成被派遣，帶上鎖著鐐銬的張嶷前往調查他所說的故事的真實性。

使團于1603年3月到達，佩德羅·布拉沃·德·阿庫納總督立即接待他們。使團行進的隊伍鼓樂齊鳴，先鋒開道，旗幟招展，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得到舒適的招待。然而，當他們正要在中國社團審案時，得到命令立即中止。在5月第二次與總督會晤時，他們明確表示他們也不相信張嶷的報告，但不得不遵從皇帝的旨意。于是，總督果斷地作出安排，讓他們去卡維特親眼看看那里并沒有黃金。他們去了，隨即帶著一籃子卡維特的泥土和仍然披枷戴鎖的張嶷返回中國。[[63]](#_63_1603Nian_Shi_Jian_De_Xu_Shu)

由于不知道這次探查后面的政治背景，西班牙人不相信尋找金山是探查的真正目的。不久就有謠言傳播開來，說這是中國為了大舉入侵馬尼拉而進行的偵察，而且當地的中國人將配合中國入侵。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許多西班牙人、菲律賓人、居留的日本人開始威脅中國人。在中國城長年居住的中國商人尚能保持平靜與調和的態度。但是那些新到來者，尤其是居住在帕西格河北部半鄉村的人，則沒有那么好管制，他們損失不多，但更遭受前面提到的征收許可證費用的弊病之苦。該河北部的一大團伙中國人策劃首先出擊，一些中國城內的居民開始加入到他們之中。中國城市長胡安·鮑蒂斯塔·德·拉·維拉（其中文名翻譯為恩康，Eng Kang）試圖勸阻他們，但發現他的義子在指揮這次叛亂。他們試圖勸說他出來當他們的領頭人，但他逃回中國城，立即向西班牙人報告局勢的危急。當在他的房屋內發現了火藥（可能原本是用來做煙花爆竹的）時，他被逮捕，后來被處決。

10月3日夜，西班牙人關閉內城城門，準備發動攻擊。在帕西格河北部的一家西班牙人被殺，許多房屋被燒。西班牙士兵擊退了中國人對通多教堂的進攻，但卻魯莽地追擊中國人進入一片沼澤地，被切斷通路，團團圍困起來。叛亂者稍事休息，相互爭議，抽簽決定下一步行動（這種抽簽方式在福建南部文化普遍存在）。10月6日，他們渡過帕西格河，占領中國城，制作云梯和滾動攻城塔樓，作攻打內城的準備。他們從被阻隔在沼澤地中的西班牙人那里奪得一些火器，但仍不能同城內瞄準他們的滑膛槍、火炮的火力相匹敵。他們對內城的攻打混亂無序，被擊退，云梯和塔樓被炮彈炸碎。一兩天內紀律嚴明的西班牙和日本士兵開始從城內出擊，當菲律賓援助部隊從外地趕到時，中國人潰敗了，四散逃奔。在后來的幾個星期內，他們被追逐到鄉村，只要西班牙人或菲律賓人追上他們，就沒有一人被活捉為俘虜。估計遭屠殺的中國人為1.5萬至2.5萬人。

西班牙人很快認識到，不論他們是怎樣地害怕和鄙視中國人，但沒有他們的貿易和工業，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中國城內活下來的商人得到保證，貿易可以照常繼續進行。馬尼拉總督致信廣東和福建當局，解釋發生的事件。福建官方傾向于將大部分罪責歸咎于張嶷。據《明史》記載，他們回復說，西班牙人本不應當自行殺死中國罪犯，現在應當將寡婦和孤兒送回中國。但中國并未派遣軍隊進行懲罰性遠征。由于中國城受到嚴重焚燒，1604年前來從事貿易的中國人只好在內城的好房屋住宿。貿易恢復得非常迅速，喬努關于中國貿易稅收的數字顯示從1606年到1610年年均貿易額超過300萬比索，是貿易史上年平均數最高的五年。[[64]](#_64_Yi_Ju_Qiao_Nu___Yi_Bi_Li_Ya)

西班牙對中國社團的司法權問題仍然糾纏不清，仍然可以用金錢來收買，總督被認為具有最終司法權，檢察法院的王室代理人作為中國人的“保護者”及他們的市長的司法事務上的顧問。中國人免除從事體力服務和菲律賓人須支付的低額的個人稅，但須交付極其嚴格的許可證費，每年八個比索，此外，還要遭受許可證出售者的勒索和騷擾。中國人連續向西班牙國王上書請愿，傾訴對西班牙人勒索及苛政的怨憤，要求自己管理自己，1630年他們的申訴被駁回。[[65]](#_65_Cha_Er_Si__H_Kan_Ning_Han)許可證的出售仍被保留為西班牙被委任者的一項受賄特權，將中國人口限制在6000人以內的新的努力毫無成功的可能；1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估計中國人口數為1.5萬至2.1萬人，1639年叛亂時達到3.3萬至4.5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居住在農村。許可證費成為比對中國的貿易稅更多的政府收入的來源。[[66]](#_66_Qiao_Nu____Yi_Bi_Li_Ya_Ren_D)此時，中國人口中的一大部分在邊遠地區務農，或在作為教團地產的農場上干活，至少有一例則是在一個強制居留地勞動。1639年，正是這些農村的中國人起來反對西班牙人，并導致了另一場對他們的大屠殺。

1639年呂宋的中國人叛亂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個鄉村事件，叛亂者只在短期內占領了馬尼拉的中國城，使西班牙內城受到威脅。他們裝備簡陋，但組織得很好。西班牙士兵將中國人逐出宿營地進行搜索時發現蓄積的大量稻谷、記事牌，還發現了有關編制情況的證據，暴動者組織完善，10人編為一班，這是在戰斗結束當天從收集到的籌碼了解到的。暴動肯定在鄉村的中心地區作了相當時間的準備。謠傳暴動的領導者與鄭芝龍有聯系，相互配合舉事的日期定在12月24日，然而，在鄉村提前進行的暴動打亂了原定的計劃。這些傳說并不十分翔實可靠。暴動發生在11月20日，在馬尼拉以東的拉古納一德海灣南岸的卡蘭巴。那個地方有大量的中國人，也許有好幾千，從事水稻種植的開發。他們中許多人是被強迫遷移到那里的，所有的人都要向西班牙王室繳納地租。這個地方衛生條件極其惡劣，他們中已經有300人死去。叛亂者向馬尼拉迅速進軍，11月22日占領了東郊的圣佩德羅·馬卡蒂的教堂。當大批西班牙和菲律賓部隊趕到時，他們就潰散逃亡了。此時傳來了其他地方發生暴動的報告，11月26日至12月2日叛亂者控制了帕西格河北岸。[[67]](#_67_Zhe_Duan_Ji_Shu_Yi_Ju_De__La)

12月2日，中國城的一些人暴動，并開槍射擊，西班牙人也從城墻上向中國城射擊。估計有300名能使用武器的西班牙人對付2.6萬中國人，西班牙人采取激烈的行動使中國人沒有任何集中力量的機會。12月5日，西班牙總督向所有城外的西班牙人居住區發布命令，殺死所有他們能找到的中國人，并懸賞割取中國人的頭顱。西班牙人和菲律賓人幾乎用不著再加鼓動了。在某些地方，中國人被包圍起來，一次就有10人被砍頭。在另一些地方，西班牙人和菲律賓人排成扇形隊列，搜索獵捕中國人。估計總共有1.7萬至2.2萬人被屠殺。中國人最后一支大約有6000—7000人的部隊堅守拉古納—德海灣東灘，直到1640年3月15日才投降，他們被押回馬尼拉，關押在帕西格河以北的一個營柵中。

喬努的關于中國貿易稅及對中國人的許可證費的統計數字在1650年以后均急劇下降。引起這一下降的因素包括新大陸白銀生產縮減和由于明清交替之際的戰爭對于貿易的破壞。在收縮大趨勢下，還出現了大動蕩，這種動蕩可以看作是諸如南京的派別內訌及隆武皇帝與鄭芝龍間的沖突等南明悲喜劇的遙遠的回聲和繼續。1662年4月24日，即荷蘭在臺灣熱蘭遮城投降后不到3個月，鄭成功就派遣在1650年代在廈門有一傳教團的宣道團修士維克托里奧·利西奧（Victorio Riccio）攜帶信件出使馬尼拉，要西班牙人承認他為宗主，向他朝貢，并威脅說，否則他將如同征服荷蘭人那樣率艦隊征服他們。如果說，鄭成功的信件除了反映他的妄自尊大之外還想達到什么目的的話，那么，他的意圖即在于呂宋的稻米生產，在幾乎沒有得到開墾的臺灣荒地上，他的饑腸轆轆的士兵正需要呂宋的稻米來填飽肚子。利西奧5月5日到達，西班牙人認真地對待鄭成功的威脅，撤回摩鹿加和棉蘭老島的駐兵以加強馬尼拉的防衛。自此，西班牙人就再沒有返回摩鹿加，在多年內也沒有重新占領棉蘭老島兵營。西班牙人下達了嚴峻的命令征集建筑材料、食物、中國和菲律賓的勞工，在西班牙城墻上大建新工事。[[68]](#_68_Duo_Ming_Ge__A_Bei_La____166)許多人主張殺掉或遣送所有非基督徒中國人。中國城內的中國人更傾向于逃走，而不贊同叛亂。總督盡力作出保證并使他們保持鎮靜。然而，5月25日在中國城門附近發生群斗，結果雙方均有傷亡，西班牙人炮轟中國城。越來越多的人逃到帕西格河以北。總督與中國人談判并達成諒解：不傷害和平歸順的中國人，讓當時還在的貿易船運送非基督徒中國人離開馬尼拉。史料沒有說明有多少中國人離開，但提到一艘船擠上了1300人。這項諒解不能滿足進行屠殺的普遍欲望。后來，總督也順從這種欲望，下令殺死所有在6月4日前未到達集合地點的中國人。一些人被殺死，另一些人逃上山，其中有的餓死，有的被尼格利陀人殺死。利西奧神父帶了一封挑釁性回信被打發離開。然而，當他1663年4月8日帶著鄭經倡議和解的信回來時，西班牙人立即再次認識到有必要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69]](#_69_De__La__Ke_Si_Ta____Fei_Lu_B)

## 傳教士與明王朝

羅馬天主教在明朝中國的傳教事業在宗教、學術界、科學、文學與藝術等方面引起了富有魅力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與教會的、天主教教皇制的，尤其是天主教在馬尼拉和澳門的先遣組織的政策及體制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又與明朝政治的變幻及明朝官場上天主教的庇護人和保護人的政治命運糾纏在一起。這里僅從它與中國和外國的政治聯系來考察，至于文化方面的相互作用，威拉德·彼得森在本卷另外地方予以探討。[[70]](#_70_Jian_Ben_Shu__Ying_Wen_Ban)

我們曾提到，1574年至1575年，多明我會和奧古斯丁教團的傳教士曾與西班牙使者相聯系，力爭獲準進入中國。后來，多明我會和圣方濟會數度試圖從馬尼拉進入帝國，但直到17世紀30年代，所有企圖進入中國的傳教士都當即被逐出。在傳教的前半世紀，所有取得成效的傳教工作都是由在葡萄牙人的贊助下來到遠東的耶穌會成員完成的，他們都經過澳門進入中國。從圣弗朗西斯·沙勿略（Saint Franeis Xavier）以來，耶穌會就一直參與了葡萄牙人爭取在廣東諸島進行貿易和居留的努力。1580年到1581年隨同葡萄牙商人訪問廣州的耶穌會的羅堅明（Michele Ruggieri）采取了一項重要的措施，他極其認真地學習和實踐中國禮儀，應邀出席所有外國商人與廣東官員的會議。羅堅明還將基督教教義的講解翻譯成中文。[[71]](#_71_Ye_Su_Hui_Shi_Yue_Se_Fu__Xi)從許多方面來說，利馬竇是從羅堅明打開的門戶進入的。

羅堅明隨同澳門使團參加了1582年在肇慶與總督進行的談判，他給這位高級官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被邀請留在那里。1583年，他到澳門將利馬竇帶回。由于肇慶出現了敵對情緒，1589年羅堅明轉移到韶州（Shau-chou）。關于利馬竇逐步找到與中國社會名流對話可能的曲折復雜的故事已經多次被談過了。利馬竇了解到在帝國通行的關鍵是得到高層官員的保護，在他龐大的隨從隊伍中，獨自一個的外國牧師可以不受地方群眾或官員們的刁難而通行無阻。1598年利馬竇隨同兵部尚書石星到南京（據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跡》：“少司馬石公亦敬愛利子，遂攜利子之南都。”另據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利馬竇赴南京為萬歷二十二年，即1594年。——譯者注）。他立即意識到這里作為他行動的中心有巨大的潛力，但也意識到巨大的困難，尤其是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時，對外國人的懷疑增大了。他在南昌住了下來，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觸到明代后期學術界和讀書人圈子中的微妙復雜的道德和人生觀的爭論。[[72]](#_72_Zhe_Duan_Chen_Shu_Zhu_Yao_Yi)

1598年利馬竇加入另一個高級官員的隨從隊伍到北京短暫游歷。他沒有在北京停留，而是返回南京居住。他的一份世界地圖為他在學者圈子中博得廣泛贊譽。在這座學術活動豐富活躍的城市中，他從葉向高、李贄、陳第、焦竤（Chiao Hung）等人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并在許多方面與他們有爭論。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南京的年月里，他結識了徐光啟這位明代后期最有影響的耶穌教皈依者和支持者。

1600年，利馬竇再次前往北京，這一次他的身份是掌管皇家絲綢織造的太監的隨從。到了臨清他又投奔宮廷太監馬棠。在北京，他被當作貢使，他所呈獻的禮物也被看作貢品。因為皇帝沒有接見，所以不清楚舉行了什么樣的儀式。利馬竇注意到滑稽可笑的“朝貢制度”被中亞的商人利用來作為獲準進入首都市場的手段。盡管禮部指出，按規定貢使在受接見后必須馬上離開，他仍設法在北京居住下來。[[73]](#_73_Zhang_Wei_Hua____Ming_Shi_Fo)他呈送的鐘、古鋼琴和其他禮品給宮廷造成了良好的印象，太監們以這些物品在皇帝周圍編造了使之歡樂和著迷的網絡，這種情況使他受益匪淺。他的新、老中國朋友都幫助他，將他的著述翻譯成優美的中文，為他的著作寫序，在各省重印他的著作。赴京趕考的生員、來京辦事的官員絡繹不絕地拜訪他，有的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新知，有的只不過是出于好奇。1610年利馬竇死后皇帝賜給他墓地，這進一步表明了他在朝廷中建立起來的穩固的受尊敬的地位。

清朝時的天主教傳教團因宮廷內權力和政策的改變而屢遭倒退波折，與此不同的是，明朝時的傳教士幾乎沒有受中央政府政策的影響，他們是在中國人出版書籍和中國人的友情及保護所形成的關系網的基礎上來擴展其事業的。到天啟末年，盡管出現了兩次反傳教士政策的插曲，但除了上面提到的兩個地方以外，他們除在江蘇的上海、嘉定和常熟外，還在杭州、福建、陜西、山西建立傳教點。其中大多數只有一個神父就迅速啟動了，而這個神父就安分地住在他曾在南京或北京，或者其他傳教點見過面的某位有權勢的同情者寓所之中。

反對傳教士的政治派別主要由沈img煽動教唆。沈img在1615年任南京禮部侍郎，這個職位承擔最低限度的實際責任，但卻具有最大限度的維護正統的職責。在他及其支持者的奏疏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言論，說傳教士正在組成一個類似白蓮教那樣的秘密會社，正在為歐洲人的侵略目的進行間諜活動，正在中國支持者中發展“第五縱隊”，并正在用金錢來引誘群眾。沈依據他維護傳統的禮教秩序的職責，大肆斥責傳教士使用“大西洋”這種貶低中國的詞語，采用不同的歷法，明目張膽地鼓勵忤逆不孝的感情和行為，在太祖孝陵附近購置產業。[[74]](#_74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1617年朝廷對沈img的奏疏作出反應，頒發了皇帝旨令，將所有傳教士遣返回國。沈在南京權勢很大，得到廣泛支持，那里的傳教士被抓捕入獄，并被遣送到澳門，同時他們的皈依者則入獄和遭到虐待，吃了很大的苦。在其他若干地方的上層名流中和民間也有反傳教士情緒的跡象。但名流中的支持者們也設法讓傳教士安全地居住在他們家中。在杭州，楊廷筠甚至接納庇護了一些被強迫離開北京或其他地方傳教點的傳教士。

1622年，沈img的反傳教士事業及其政策又在短期內復興，這次是因上面所提到的澳門炮手演示失敗及由山東大規模白蓮教叛亂引發的恐怖情緒煽動起來的。但是，沈很快就失勢，傳教士又被允許在北京居住。重大的突破來自1629年，那一年徐光啟被任命為禮部侍郎，次年他升遷為禮部尚書。1629年他安排分別使用傳統中國、伊斯蘭的及新傳入的歐洲歷法來預告日食，讓它們進行競爭，比較優劣。事實證明，歐洲方法是惟一準確的。皇帝批準依照歐洲方法的計算結果來改良歷法，一批歐洲人和中國學者在徐光啟的指導下從事包括制造設備和翻譯科技書籍在內的龐大項目的工作。耶穌會最優秀的科學家鄧玉函（Johann Terrenz）參與了這項工作，他1630年死后，由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羅雅谷（Giacomo Rho）繼續進行。1630年，朝廷頒布了根據新法計算出來的第一部歷書，耶穌會士們在天文學和歷法方面的工作成為讓他們留在北京及與朝廷保持聯系的最充足的理由，這使人們得以在京城繼續看到他們的存在（先前利馬竇正是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并使他們能代表其他傳教士和澳門來發揮其聯系作用，甚至在宮廷的太監和宮女中爭取皈依者。

在耶穌會士在京城的穩固地位的保護下，他們在山西、陜西取得成功，并擴展到湖廣、四川和山東。西班牙的多明我會和圣方濟會從臺灣北端基隆、淡水前哨站進入中國。盡管它們與耶穌會在傳教政策上劇烈爭吵不休，它們還是從耶穌會在京城得到的接納之中受益，特別從湯若望的名氣和政治手腕中獲利。他們在山東、福建的福安建立長期的傳教中心。傳教士或多或少是卷入明清交替之際的數次戲劇性事變之中的見證人。兩名耶穌會士在四川被張獻忠叛軍抓獲，受盡了苦難的折磨。另一耶穌會士被忠于隆武皇帝的明朝政權傳召，后來又被派返回澳門尋求軍事援助。[[75]](#_75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在忠于永歷皇帝的明朝政權中，皇后和太監龐天壽都是皈依者，該政權派遣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al Boym）出使羅馬。[[76]](#_7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耶穌會士還報告了上海附近農村的騷動[[77]](#_77_Luo_Ma_Ye_Su_Hui_Dang_An)以及清軍征服廣州。[[78]](#_78_Ye_Su_Hui_Shi_An_Dong_Ni_Ao)維克托里奧·利西奧留下了他在鄭成功統治下的廈門經歷的引人入勝的長篇記述。

## 橫沖直撞的荷蘭人

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政治和商業決策集權化及遠遠超過葡萄牙東印度公司的暴政帶到亞洲水域。公司予以印度尼西亞某些地區及葡萄牙競爭對手毀滅性的沖擊。在與中國關系方面，他們以在東南亞所吸取的教訓為主導的決策集權化使他們難以學會如何與中國人交往。加之，他們將與西班牙—葡萄牙君主國之間的戰爭帶到遠東水域，一股勁兒狂暴地瞎沖瞎打，使他們博得了一個與“佛郎機”不相上下的臭名昭著的壞名聲——“紅毛”。后來，他們又與開辟中國人居住點的沿海的中國人一道在臺灣定居，兩者共生，關系并不和諧。臺灣的開發對于中國沿海地區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但是由于全神貫注于恐怖的王朝崩潰的劇變之中，大多數中國的名流及明朝的統治者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進程。

1601年，某個打前哨的公司派出的一艘尋找聯合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只被風暴吹過馬來半島上的帕塔尼，最終在澳門附近拋錨停泊。兩隊派上岸的人被葡萄牙人抓捕。由于不能再上岸傳遞信息，荷蘭人只好扔下被俘的人離開。據《明史》所載，稅使太監李道盤查了其中一個俘虜（據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考證，其時李道任湖口稅使，《明史》錯，應為李鳳。——譯者注）。20個俘虜被葡萄牙人處決掉17個。《明史》記述了如此細小的一樁事，這告訴我們，相當豐富的有關1600年至1610年這10年間明朝與歐洲關系的中文文獻只不過是上層名流關注他們與太監礦稅使之間斗爭的副產物。[[79]](#_79_Zhe_Bu_Fen_Yi_Ju_W_P_Ge_Luo)

1604年，公司的指揮官韋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在帕塔尼遇到幾名福建商人，他們告訴他，如果他們給官員們送豐厚的禮物，他們就可設法讓荷蘭人得到允許進行貿易。顯然，這些商人頭腦里特別貪財的官員就是太監高寀。8月，一中隊荷蘭海軍停靠澎湖列島，派信使往返奔走。高寀傳話說，只要送給他4萬至5萬里亞爾就可獲準貿易。然而，10月份，海軍官員沈有容率領一支50艘作戰帆船組成的艦隊到來，告訴荷蘭人，他們必須撤離澎湖，因為這里是明朝領土，如果他們停靠到臺灣海岸，明朝可以就貿易作出某種安排。[[80]](#_80_Zhong_Guo_Wen_Xian_Jian_Jie)荷蘭人在那里找不到適宜的港口，最后只得放棄，扔下那幾個關在中國監獄中的福建中間人不管，折回帕塔尼。那些中間人中，至少有一個被處決。對于文人和文官來說，這個事件只不過是太監與出海遠航的亡命之徒間又一次狼狽為奸，它與1603年的馬尼拉事件是如此相同，以至于在同一份奏折中將這兩個事件相提并論。

1607年，荷蘭人試圖在澳門附近通商，這引起中國人的恐慌，擔心他們與日本合謀，最終他們被葡萄牙人逐出。此后，荷蘭人集中精力鞏固他們在香料群島和爪哇的地位，不得不依靠由中國船只帶到東南亞港口的中國貨物的供給。1619年至1621年期間，他們對中國海運的攻擊是他們對伊比利亞君主制的世界戰爭的一個部分，這些行動又在福建海港流傳下一些有關“紅毛”的令人恐怖的事件，但在現存的中國史料中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

1622年荷蘭人又恢復了對中國沿海的攻擊。如前所述，他們對澳門的進攻遭受失敗，艦隊離開澳門，7月占領澎湖列島。他們在那里建筑一座堡壘，并派信使到廈門提出令人驚愕的要求：必須允許中國商人到澎湖或臺灣貿易；中國商人要獲準通過荷蘭控制的水路航行到巴達維亞或者暹羅和柬埔寨，但不得前往馬尼拉；任何駛往馬尼拉的中國船只將成為荷蘭抓捕和沒收的目標；如果推遲同意上述要求都將導致對中國船只和沿海城鎮的攻擊。在現場的荷蘭軍官很快就意識到他們不能像威嚇東南亞海口小王國那樣來恐嚇明帝國，但荷蘭巴達維亞當局遲遲不能明白這一點，或者說根本沒有明白過來，相反，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布命令，批準使用毫無道理的暴力去對付那些他們本應與之合作以便獲得通商的人們。[[81]](#_81_Guan_Yu_Peng_Hu_Shi_Jian_Lin)

1622年9月29日，澎湖島上的荷蘭人收到福建督撫商周祚的信。據荷蘭人說，信件絲毫未提同意通商之意。就在荷蘭人開始談論攻打中國沿海時，送信人提議，如果荷蘭人撤退到臺灣海岸的某個港口，就可以作出某種安排。對此，荷蘭人予以拒絕。這種解決辦法早在1604年就向他們提出過了，那次他們最終被迫接受。10月、11月，荷蘭人搶劫廈門附近地區的城鎮，焚燒帆船，強迫中國俘虜修建澎湖島上的堡壘，活下來的一些俘虜后來被船運到巴達維亞。即便這樣，商周祚給荷蘭人提議仍然是他的信使非正式提出的內容：可以作出某種安排，條件是荷蘭人不得占領澎湖。1623年早期，荷蘭指揮官科內里斯·雷吉森到福州拜訪商周祚，他們很快達成協議。荷蘭人在福建當局派代表親臨現場的情況下，象征性開始拆除他們在澎湖的堡壘，隨后福建當局將此上奏北京，并提議允許中國商人領取通行證出海到臺灣的一個港口與荷蘭人通商。荷蘭人可以留在澎湖，直到他們在臺灣找到一個適宜的港口，但找到后不準再留。中國將派遣使者到巴達維亞以取得這項協議的批準。

1623年6月，雷吉森和商周祚得知他們在巴達維亞和北京的上司均反對所提議的協議。商被撤職。荷蘭派艦艇在廣東和福建以外海面巡航，截獲開往馬尼拉的中國船舶。8月，雷吉森收到巴達維亞發來的稍許緩和一些的指示，他在8月和10月派人試探重開談判，后一次派出的幾名使者被逮捕入獄，送使者的船只遭到戰船攻擊。1624年1月，荷蘭船艇再次襲擊廈門以南海面。1624年2月初，載有5000多名士兵的40—50艘帆船漸漸在澎湖列島北部集結。7月30日，這支部隊向前推進，占領了除荷蘭人堡壘所在地的主島全部。此時，荷蘭人的水源被切斷，不得不老老實實地談判。日本平戶中國人社團的領袖李旦及其年輕的代理人鄭芝龍從中盡力調解斡旋。[[82]](#_82_Yan_Sheng_Cheng_Yi____Ri_Ben)到1624年末，荷蘭人全部從澎湖撤出，并開始在現在的臺南地區立足。在雙方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后，荷蘭人終于接受了早在1604年第一次向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

## 在臺灣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

1620年時，臺灣幾乎完全為我們稱之為“土著人”的馬來—波利尼西亞人的諸集團所居住：他們中的某些集團與南邊相距100海里呂宋的居民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他們賴以為生的漁獵資源頗為豐富，輪種的莊稼產量也還可以，因此過著舒適的生活。中國海盜有時在沿海建立據點，而中國和日本的商人則定期在其中幾個港灣相聚。荷蘭人是入侵者和競爭對手，但是如果他們能為中國、日本、東南亞，甚至遙遠的歐洲市場提供新的穩定的貿易聯系，他們就可成為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受歡迎的鄰居；然而，如果他們目光短淺，力圖將一切按照自己的方式辦事而無視中國和日本貿易伙伴的利益，他們就使他們自己成為最不受歡迎的人。不幸的是，他們正是如此的愚鈍。1627、1628年，他們極力向在荷蘭人到達以前就在臺灣從事貿易的日本商人征收捐稅，這種行徑挑起了險惡的爭斗，日本當局進行報復，禁止荷蘭與日本貿易，直到1632年。[[83]](#_83_You_Guan_He_Lan_Ren_Zai_Tai)

截至1636年，荷蘭與中國貿易伙伴間的障礙來自他們一再對所有中國的貿易實踐作過火的反應，他們懷疑這些貿易實踐干預了他們與所有中國商人的“自由貿易”；還來自那些自許為中國海的主人之間的大量沖突。特別是，荷蘭人一再制定計劃支持中國當局反對這個或那個“海盜”，指望他們的幫助會得到“自由貿易”的回報。這導致了荷蘭海軍在沿海進行頻繁的活動。但是，總的說來，這些活動通常并不受當局和沿海居民的歡迎，尤其是在1622—1623年荷蘭人蠻橫殘暴的襲擊之后更是如此。對于荷蘭人來說，惟一穩健的解決辦法是離開沿海地區，脫離沿海政治，盡其可能做好給他們送上門來的貿易。這些畢竟就是1624年原來諒解中的規定。

1628年至1636年間，鄭芝龍在他的宿敵之間，也在他的新老盟友之中施展謀略，以便突破重重阻礙，在福建沿海建立其支配地位，通常荷蘭人是支持他反對他的敵人的，但又總是對他回報的貿易感到失望。鄭芝龍本人對局勢的全面控制的確還沒有達到荷蘭人想要什么他就能給什么的地步。1633年，一名好斗的荷蘭指揮官向鄭芝龍下最后通牒，要他放松對貿易的限制。鄭芝龍答復同意和解，但這個荷蘭指揮官未等收到他的答復就駕船前往巴達維亞。7月，荷蘭指揮官回來，向鄭芝龍艦隊發起進攻，令鄭芝龍大為驚訝。在進行了兩個月的小規模戰斗和荷蘭人沿海岸的擄掠搶劫后，鄭芝龍集中艦隊，10月21日向金門海面的荷蘭艦隊發動全面進攻，一艘荷蘭船被炸毀，其余艦船退到臺灣。荷蘭人曾試圖與鄭芝龍的對手，特別是一個叫劉香的人合作，但此時又拒絕劉作出的主動表示，于是劉在1634年4月進攻臺灣的荷蘭人城堡，但被擊退。[[84]](#_84_Lie_Ao_Na_De__Bu_Lu_Sai____H)

該島北端的西班牙居住者對荷蘭人在臺灣地位的挑戰并不那么危急。1626年西班牙人在基隆建立前哨站，這既是反對荷蘭的一個戰略行動，又為中國商人不受荷蘭人干擾而前來與西班牙交易提供一個貿易中心。

另一個前哨站于1629年在淡水建立。西班牙人在基隆構筑了一個極為堅固的石城堡，在淡水也建筑了相當堅固的防御工事。1628年據報道在基隆駐有200名西班牙士兵及400名菲律賓士兵，這個數字可能比荷蘭人在該島南部能夠調集的部隊還要多。1630年，中國確實到基隆來交易了，但他們發現西班牙人手中只有很少的現金來購買他們的絲綢。1633年，西班牙人能夠買到與荷蘭人剛到臺灣的幾年所買到的同樣多的絲綢，但他們發現基隆的衛生條件是如此的惡劣，以致第二年有100名西班牙人和20名葡萄牙人離開基隆前往馬尼拉。淡水又面臨著大量土著人的敵對，而于1638年放棄。1642年8月，一支591人的荷蘭軍隊攻占基隆城堡，由115名西班牙和155名菲律賓老弱士兵組成的防衛部隊幾乎沒有進行多少抵抗。

到1636年，鄭芝龍在福建沿海的霸權地位已沒有真正危險的敵手了，與日本的沖突已得到解決。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400余增援部隊到臺灣，這些部隊在1635年至1636年期間，經過長途跋涉，分赴臺灣北部和南部，在許多土著人村落和廣泛增加的中國人可以安全地從事農業和商業的地區建立起了荷蘭人穩固的支配地位。1639年，現在臺南附近的難以攻克的石城堡熱蘭遮城（Casteel Zeelandia）竣工落成。日本驅逐葡萄牙人并禁止所有日本人出海航行，結果導致了為荷蘭人所歡迎的與中日兩國貿易競爭的減退。貿易迅速擴展，從1637年后期至1639年早期的19個月，荷蘭得到了價值100萬銀兩的中國貨。[[85]](#_85_Bu_Lu_Sai_Deng____Ji_Lu_Ce)其中大部分貨物是用日本白銀支付的。直到明、清間的戰爭使中國的生產和貿易崩潰之時，貿易額一直保持在這一規模。

中國在臺灣的定居及其農業的發展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荷蘭人到達之時，中國商人已經在沿海的土著村落中居住了。尤其受荷蘭人歡迎的是鹿皮供給的增長，來源是中國人追獵或設陷阱捕捉的鹿，或者從土著人那里購買；荷蘭公司收購鹿皮運到日本市場銷售。[[86]](#_86_Tuo_Ma_Si__O_Huo_Er_Man____F)隨著稻谷和甘蔗種植在荷蘭人城堡附近的平地推廣開來，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中國人居住區。一些中國大商人作了大量投資和組織工作，他們中最有趣的人物是巴達維亞中國社團的第一號頭領蘇鳴岡。1635年他辭去這個職位，移居臺灣。1644年后，躲避明清戰爭的大批難民渡過臺灣海峽，當中國東南部的戰爭停息之后，他們中一些人返回大陸。然而，17世紀50年代鄭成功大力鞏固他以福建為基地的勢力，清朝則加強力量將他逐出，于是又出現移民浪潮。1640年，臺灣的中國人口不到4000人，而到1648年超過了1.4萬人。

與西班牙人在馬尼拉所作所為驚人相似的是，荷蘭人也對每個中國人征收人頭稅。從1645年開始，荷蘭人將對各土著人村落的貿易壟斷權通過競爭投標包給中國人，這給公司增加了相當可觀的收入，但在17世紀50年代又使每一個人大受其難。1650年前后，公司從臺灣得到的收入一半來自貿易利潤，一半來自賦稅、人頭稅及其他。隨著各種壟斷權承包費由于競爭投標而增加，征稅人越來越經常地拖欠款項，或者負債。人頭稅征收人橫征暴斂，甚至闖人婦女閨閣，為人們深惡痛絕。

1652年9月，上述種種緊張局勢爆發成郭懷一領導的武器簡陋的大規模叛亂。荷蘭人得到七位中國人頭領報警，只有一夜時間調集軍隊。第二天清晨，郭懷一的4000多人部隊搶劫了荷蘭人在赤嵌的居住地（該地離熱蘭遮城堡一灣之隔），將8名荷蘭人和一些奴隸殺死，或斷肢。然而，當他們面對150名紀律嚴明、火力強大的荷蘭毛瑟槍手時，當即潰散逃亡，再也沒有進行有組織的抵抗。荷蘭人和土著居民搜查出逃亡者，其中包括逃上山宿營的一個大團伙，“殺死了3000—4000叛亂的中國人，為荷蘭基督徒流出的血復仇”。這一事件在許多方面與馬尼拉的叛亂驚人地相似：農村居民與向荷蘭人通風報信的頭領之間的分裂、對于征稅行為的痛恨、土著部隊狂熱地加入屠殺。[[87]](#_87_Yue_Han_Ni_Si__Hu_Bei_Er)

17世紀50年代，荷蘭公司從臺灣得到的利潤減少，并且不如以前穩定，這主要是由于鄭成功加緊對臺灣海峽貿易和海運的嚴密控制。臺灣增長之中的甘蔗業生產已經出現過剩，而巴西甘蔗生產的恢復使歐洲對臺灣甘蔗的需求下降，更加劇了臺灣甘蔗的過剩。巴達維亞公司當局越來越傾向于把臺灣看作一筆前景可疑的資產，而不太愿意認真采取措施對付鄭成功可能發動的對臺灣的入侵。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都不能使他們抵擋住鄭成功龐大的訓練有素的部隊于1661年4月30日在臺灣的登陸。

鄭成功的部隊登上臺灣時，幾天之內荷蘭對臺灣絕大部分的統治即告結束。從上述所發生的沖突及臺灣的中國人遭受的苦難來看，毫不奇怪，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將鄭成功看作是解放者而歡迎他的到來。熱蘭遮城堡的守衛者別無良策，只有抵擋住鄭成功的進攻，他們從巴達維亞得到一些增援，但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鄭成功鞏固他對該島的控制；他們只能分派許多士兵去干農活，甚至向臺灣的中國人收取他們欠荷蘭人的債務。1662年2月1日，荷蘭人投降了，允許他們有秩序地走出城堡撤離，而將積存的公司錢幣、武器、貨物留給鄭成功。荷蘭在臺灣的出現推動和加速了中國向該島移居的進程，但是，荷蘭人居留太久，早就令中國人厭惡了。臺灣第一次有了一位中國人統治者。

## 沿海中國人的世界

本章的結構似乎需要通過一個有關歐洲各國及其人民與諸如中國國家、中國人民這類如此龐大而又沒有差異性的統一體之間關系的論題來處理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不過絕大多數這種關系是在一種受極為獨特的中國文化、經濟和政治變異體支配的十分特殊的環境下發生的。這種變異體就是沿海中國人的世界。[[88]](#_88_Xiao_Yue_Han__E_Wei_Er_Si)我們看到了那些居住在諸如馬尼拉、臺灣等遠離中國的居住中心區的海上中國人，更甚于居住在中國沿海岸本身的沿岸中國人。除了著名的鄭氏家族之外，我們還見到了一些有名有姓的人，如臺灣的蘇鳴岡、郭懷一，及馬尼拉不幸的胡安·鮑蒂斯塔·德·拉·維拉。后者的命運是冒險超越文化和語言的障礙進行調和的突出例子，而這些障礙正是沿海中國人所具有的特質。我們還看到許多沿海中國人程度不同地采納了統治他們的歐洲人的服裝、習俗和宗教。

我們看到了葡萄牙人首次到印度以東的冒險得益于在他們到達時就已經在滿剌加貿易的中國人，也是他們幫助了葡萄牙人前往暹羅和中國沿海，16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葡萄牙人與一群中國人頭領分享處于轉折關頭的沿海世界。這些中國人頭領隨著時機的變化，或者進行襲擊，或者開展貿易，或者與政府談判。依據我們所掌握的史料尚難以確定特定的相互作用。1600年至1605年期間，是近海的私通外國者和中間商人將荷蘭人帶到福建沿海，也是他們將中國代理商帶到馬尼拉。鄭氏家族支配了大部分荷蘭與中國的關系，正如該家族在1625年以后支配了大部分中國沿海貿易一樣。

從中國南部沿海出走的中國人的成就常常通過荷蘭人及其他歐洲人的記載，可在長崎、巴達維亞、萬丹、阿瑜陀耶、滿剌加、望加錫等東亞、東南亞港口查尋到。在這些記載中，對于我們的論題最重要的，并得到充分研究的，記述得也許最為完備的是巴達維亞的記載。在荷蘭人1619年征服以前，在雅加答就有一小群中國人居住。荷蘭人取勝后不久，令人生畏的總督簡·皮特爾茲·科恩就任命蘇鳴岡（荷蘭人稱他為“本肯頭人”[Captain Bencon]）為中國社團的頭領。蘇與另一個荷蘭人稱之為簡·孔（Jan Con）的中國人（我們不知道其中國姓名但能力極強）頭領立即著手與荷蘭人訂立各種各樣的貿易和其他活動的收稅合同，其中中國賭博稅收是最早的和最有利可圖的。簡·孔還為興修建筑物和城堡提供木材、石料，這是一樁艱苦的工作，并且由于以萬丹為基地的荷蘭人的敵人的攻擊更具有危險性。他還與荷蘭人簽訂契約為修建房屋、城墻和水渠提供中國勞工。中國社團的頭領從勞工契約、供給建筑材料、征收農業稅中獲利，而廣大的中國窮人則有穩定的建筑活可干，兩者的利益極其一致。1625年，在簡·孔的建議之下，荷蘭人開始對每一個中國人征收三個里亞爾的特別稅，收上來的稅款指定用于建筑項目，這樣又以工資、勞務契約費和建筑材料費等方式返回給中國人。此外，中國人還要支付人頭稅，以免除在由中國頭領承包的民團中服役。這兩種稅收超過巴達維亞捐稅的一半。1644年，荷蘭人在巴達維亞的24種捐稅和壟斷事業中，有19種為中國人承包。

到1639年簡·孔和1644年蘇鳴岡逝世之時，在巴達維亞的中國社團已十分繁榮，他們不再干巴達維亞的重體力活。他們維持著一個復雜的與眾多港口有聯系的貿易網絡，其中包括那些不允許荷蘭人進入的，或者荷蘭人顧不上來的港口。是他們最早在巴達維亞附近作出努力，從事可望在那個世紀以后時間中發展為大規模產業的鹽的生產和甘蔗的種植。當荷蘭人與他們在萬丹和馬塔蘭的爪哇敵人的外交關系緊張，糾纏不清之時，兩邊的中國人顧問經常充當調解人。巴達維亞與馬尼拉、臺灣的熱蘭遮堡一樣，在許多方面，簡直就是一個“中國人的殖民城鎮”[[89]](#_89_Bu_Lu_Sai____Qi_Guai_De_Huo)。

本章中所描述的兩個世界充滿活力的匯合，如在馬尼拉、澳門那樣的復雜的中國與歐洲相互容納的發展演變，早期傳教士和皈依者網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在中國沿海的和在外國港口的沿海中國人，歸功于機敏現實的官員，歸功于那些比起高唱中國文化老調的人更令我們信服的擅于接納新鮮事物、愿意與外國人相輔相成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在我們這個相互作用和跨國活動日益增長的世界上，研究這些中國人的成功和挫折，研究那些他們與之相互作用的令人驚嘆的形形色色的歐洲人，不論是殘暴的、虔誠的、愚鈍的還是勇敢的，將給我們提供豐富的精神糧食。

（呂昭義 譯）

[[1]](#_1_7)小約翰·E.威爾斯：《朝貢、防御與依附：關于清代中期對外關系某些基本思想的使用和范圍》，載《亞洲研究協會東南亞會議年刊》，第8期（1986年），第84—90頁；《美國海神》轉載，第48期，第4期（1988年秋），第225—229頁。關于明代朝貢體制的概述見威爾斯：《使者與錯覺：荷蘭、葡萄牙使者覲見康熙，1666—1687年》（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4年），第14—23頁。

[[2]](#_2_7)見《明史》，第28卷，第8400頁記載有一個叫謝文彬的人，他當上了暹羅的高級官員，1481年率領朝貢使團來華，被查出進行違禁貨物的交易（原書所記《明史》的卷數錯，應為324卷暹羅條。——譯者注）。

[[3]](#_3_7)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注釋》（北平，1934年），第52頁。我所引的《明史》“四傳”中有關歐洲的史料絕大部分引自他的注釋。與葡萄牙有關的另見周景濂：《中葡交通史》（上海，1936年）。

[[4]](#_4_7)唐納德·福開森：《1534—1536年廣州葡萄牙俘虜來信，附：關于16世紀上半期葡萄牙與中國交往評介》，見《印度文物》，第30期（1901年），第421—451、467—491頁。

[[5]](#_5_7)福開森：《來信》，第422頁。

[[6]](#_6_6)有關托米·皮雷斯出使的葡萄牙的主要史料見若奧·德·巴羅斯、迭哥·德·庫托：《亞細亞》（里斯本，1777—1778年；1973—1975年里斯本重印）Ⅲ∶ Ⅰ 　  
∶Ⅰ；Ⅲ∶Ⅱ∶Ⅵ，Ⅶ，Ⅷ；Ⅲ ∶ Ⅵ ∶ Ⅰ，Ⅱ；Ⅲ：Ⅷ∶Ⅴ中的有關段落（羅馬數字分別表示Decadas，Livros，Capitulos。以下的單個注釋所提到的段落難以在編年順序中找出，將給出上述重印書的頁碼）。關于將延誤歸咎于官員們個人的自私自利見Ⅲ∶ Ⅱ∶Ⅷ，第209頁。

[[7]](#_7_6)巴羅斯和庫托：《亞細亞》，Ⅲ∶Ⅵ∶Ⅱ，第17頁。

[[8]](#_8_6)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32頁。

[[9]](#_9_6)福開森：《來信》，第467頁。

[[10]](#_10_6)在北京嚴密訊問譯員的材料中對此有暗示；巴羅斯和庫托：《亞細亞》，Ⅲ ∶ Ⅵ∶ Ⅰ，第8頁。

[[11]](#_11_6)福開森：《來信》，第469頁。

[[12]](#_12_6)阿爾曼多·科特索在他給托米·皮雷斯《東方概要》（倫敦，1944年）寫的評介中（第xlvii—xlviii頁），爭辯說這些信寫于1524年。但是，福開森的《來信》第478頁的一封信清楚地提到在沿海維持防御艦隊直到1528年。

[[13]](#_13_6)伯希和：《明代歷史上的火者與寫亦虎仙》，見《通報》，38（1948年），第81—292頁。

[[14]](#_14_6)朱爾吉斯·埃利索納斯的《不可分的三位一體：日本與中國、朝鮮關系》對此作了精彩的總結，提供了翔實的史料，見約翰·惠特尼·霍爾主編、詹姆斯·麥克連副主編：《劍橋日本史》，第4卷《現代日本早期》（劍橋，1991年），第235—300頁。

[[15]](#_15_6)《明人傳記辭典》，第373—375頁；《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94—495頁。

[[16]](#_16_6)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43—47頁。

[[17]](#_17_6)查爾斯·R.博克瑟編譯：《16世紀的中國南方：蓋略特·伯來拉、加斯帕·達·克路士、馬丁·德·拉達的記述》（倫敦，1953年），第26—37，190—211頁。

[[18]](#_18_6)現存最早提到這一日期是門德斯·品托，見費爾瑙·門德斯·品托著，利貝卡·D.蓋茨編譯：《門德斯·品托游記》（芝加哥和倫敦，1989年），第508頁。

[[19]](#_19_6)這些信件由約道·德·弗雷塔斯于1910年首次公開發表。見弗雷塔斯：《16世紀澳門史料》（最早登于《葡萄牙歷史檔案》第Ⅷ 卷，里斯本，1910年；1988年澳門再版）；J.M.布拉卡的《西方先驅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澳門，1949年）一書對于這一時期作了精彩的概述。

[[20]](#_20_6)弗雷塔斯：《澳門》，第8—9頁。

[[21]](#_21_6)弗雷塔斯：《澳門》，第20—21頁。

[[22]](#_22_6)《耶穌會士日本、中國書信》，2卷本（埃武拉，1598年；1972年日本重印），第1卷，對開頁碼，第32v—37頁。

[[23]](#_23_6)弗雷塔斯：《澳門》，第30—35頁。

[[24]](#_24_6)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1757年原版），第1卷，第2、23頁。

[[25]](#_25_6)張天澤：《1514—1644年的中葡貿易》（萊頓，1933年；1969年萊頓重印），第102—103頁。

[[26]](#_26_6)安德魯·揚斯德特德爵士《葡萄牙人在中國殖民簡史》（波士頓，1836年），第79頁；耶穌會士喬治·敦約翰：《巨人的時代：明朝末年中國的耶穌會士的故事》（諾特丹，1982年），第19—22頁。

[[27]](#_27_6)張天澤：《1514—1644年的中葡貿易》，第101頁。

[[28]](#_28_6)C.A.蒙達爾托：《澳門史》（香港，1902年），第36—37頁。

[[29]](#_29_6)關于這一事件的最可靠的史料見《北京主教訓及有關澳門歷史的其他文獻》（里斯本，1943年），第142頁。

[[30]](#_30_6)查爾斯·R.博克瑟：《熱帶地區的葡萄牙社會：果阿、澳門、巴伊亞、羅安達的地方自治市政會》（馬迪遜與米爾沃基，1965年），第6—7、42—71、167—176頁。

[[31]](#_31_6)本書這一卷中，威廉·阿特韋爾所寫的章節對此有全面的分析。

[[32]](#_32_6)喬納森·D.斯彭斯：《利瑪竇回憶》（紐約，維京，1984年），第192—193頁。

[[33]](#_33_5)沈有容：《閩海贈言》，見《臺灣文獻叢刊》，第56卷（臺北，1959年），第34頁。

[[34]](#_34_5)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62頁。

[[35]](#_35_5)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52—53、62—63頁。

[[36]](#_36_5)周景濂：《中葡交通史》（原文如此，似應為《中葡外交史》。——譯者注），第93頁。

[[37]](#_37_5)查爾斯·R.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澳門與舊日本的貿易編年史》（里斯本，1959年；1988年澳門重印），第61—62頁；巴羅斯和庫托：《亞細亞》，Ⅻ.Ⅱ.Ⅺ；安東尼奧·德·摩爾加編譯，J.S.卡明斯：《菲律賓大事記》（倫敦，1971年），第136—138、148—149頁。

[[38]](#_38_5)查爾斯·R.博克瑟：《日本的基督教時代：1540—1650年》（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51年），第269—271、287—288頁；查爾斯·R.博克瑟：《遠東的費達爾戈人》，第53—54頁；見以下有關荷蘭的航行。

[[39]](#_39_5)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61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95頁。

[[40]](#_40_5)《北京主教訓》，第115—116頁；文獻錯署為1579年，而文本中的一個正確的年代為萬歷四十一年。

[[41]](#_41_5)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64—67頁；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1：第25ab頁；《北京主教訓》，第116—118頁。

[[42]](#_42_5)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68頁；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Ⅰ：第1ab頁。

[[43]](#_43_5)博克瑟：《遠東的費達爾戈人》，第5章。

[[44]](#_44_5)匿名作者（認為是V.P.Kirwitzer所作），《1624年中國行記》（巴黎，1629年），第22—24頁。

[[45]](#_45_5)《澳門創建史》，1623年11月27日，發表于弗朗西斯科·保羅·門德斯·達·魯茲的印度委員會：《17世紀初葡萄牙海外商貿和統治（管理）史研究建樹》（里斯本，1952年），第606—616頁，引文在第614—615頁。

[[46]](#_46_5)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89頁；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2：第22b—23頁。

[[47]](#_47_5)查爾斯·R.博克瑟：《葡萄牙支援明朝反對滿族的軍事遠征：1621—1647年》，見《天下月刊》7.1（1938年8月），第24—50頁；《明人傳記辭典》，第414、1147頁；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215—218頁。

[[48]](#_48_4)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日本的基督教時代：1540—1650》（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51年）；朱吉斯·埃里索納斯：《基督教徒與大名》，見懷特利·霍爾主編、詹姆士·麥克連副主編：《劍橋日本史》，第4卷《現代日本早期》（劍橋，1991年），第301—372頁。

[[49]](#_49_4)關于澳門1640年后期至1660年后期的情況參看威爾斯：《使者與錯覺》，第83—101頁。

[[50]](#_50_4)羅伯特·R.里德：《殖民地時代的馬尼拉：西班牙都市化背景及其發育進程》（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78年）。

[[51]](#_51_4)關于馬尼拉中國人的概要及史料介紹參看威廉·L.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紐約，1939年；1959年紐約重印）第1章及小阿方索·菲利克斯主編的《菲律賓的中國人》（馬尼拉，1966年）第1卷的各篇論文。關于西班牙人到來前中國的情況參看傳道團修士阿爾貝托·桑塔馬利亞：《中國城》，見A.菲利克斯主編的《菲律賓的中國人》第1卷第67—118頁，該書第106頁中引用了馬尼拉前國王的一個年長的兒子的證言。

[[52]](#_52_4)《明人傳記辭典》，第917—919頁；博克瑟：《16世紀的中國南方》，第44—47頁。

[[53]](#_53_4)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75—77頁。

[[54]](#_54_4)《明人傳記辭典》，第1131—1136頁。

[[55]](#_55_3)多明戈·薩拉札爾主教：《1590年6月24日信》（已絕版），菲利克斯的《菲律賓的中國人》中重印，第1卷，第121頁。

[[56]](#_56_3)皮埃爾·喬努：《伊比里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16、17、18世紀）：方法及活動介紹》（巴黎，1960年）。

[[57]](#_57_3)耶穌會士H.德·拉·科斯塔：《1581—1768年菲律賓的耶穌會士》（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1年），第205—206頁。

[[58]](#_58_3)桑塔馬利亞：《中國城》，見A.菲利克斯主編的《菲律賓的中國人》，第1卷，第67—118頁。

[[59]](#_59_3)小約翰·E.威爾斯：《從馬尼拉到福安：多明我會傳教政策的亞洲背景》，見D.E.蒙格羅主編《中國禮儀之爭：歷史與意義》（內特托爾，1994年），第111—127頁。

[[60]](#_60_3)《薩拉札爾主教和朱安·科波的報告》（已絕版），見A.菲利克斯主編的《菲律賓的中國人》，第1卷，第119—142頁。

[[61]](#_61_3)《薩拉札爾的信》，見A.菲利克斯主編的《菲律賓的中國人》，第1卷，第129頁。

[[62]](#_62_3)米拉格羅斯·古雷羅：《菲律賓的中國人：1570—1770》，見A. 菲利克斯主編的《菲律賓的中國人》，第1卷，第15—39頁，引用史料見第30—31頁。

[[63]](#_63_3)1603年事件的敘述依據以下著作：德·拉·科斯塔：《菲律賓的耶穌會士》，第203—215頁；莫爾迦：《菲律賓大事記》，第206—225頁；耶穌會士弗朗西斯科 ·科林：《菲律賓耶穌會士傳布福音的活動》，耶穌會士帕布羅·帕斯特爾斯主編（巴塞羅那，1904年），第2卷，第428—432頁；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90—101頁。

[[64]](#_64_3)依據喬努《伊比里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第34、92頁的數據，用年均46390比索的稅收除以3％稅率，考慮到獲準免稅及稅收起征標準以下的貿易，再乘以2。

[[65]](#_65_3)查爾斯·H.坎寧汗：《西班牙殖民地的檢察法院，以馬尼拉的檢察法院為例，1583—1800年》（伯克利，1919年），第253頁。

[[66]](#_66_3)喬努：《伊比里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第92頁。

[[67]](#_67_3)這段記述依據德·拉·科斯塔的《菲律賓的耶穌會士》第389—392頁，菲力克斯《菲律賓的中國人》一書第103—105頁中桑塔馬利亞的記述，埃瑪·H.布賴爾、詹姆士·A.羅伯遜編的55卷本《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201—258頁。

[[68]](#_68_3)多明戈·阿貝拉：《1662年幾乎結束西班牙在菲律賓統治的國姓爺》，載《菲律賓歷史評論》，2，第1號（1969年），第195—347頁，材料引自第301—302 ·321—322頁。

[[69]](#_69_3)德·拉·科斯塔：《菲律賓的耶穌會士》，第450、483—484頁；布賴爾和羅伯遜：《菲律賓群島》，第36卷，第213—266頁；小約翰·E.威爾斯：《一個多明我會會員的傳教歷險記：維克托里奧·利西奧在廈門、臺灣和馬尼拉，多明我會的傳教冒險，維克托里奧·利西奧》，見《尚蒂伊第二次國際漢學討論會文集》（巴黎，1980年），第231—257頁。

[[70]](#_70_3)見本書（英文版）第789—840頁。

[[71]](#_71_3)耶穌會士約瑟夫·西比斯：《利馬竇的先驅者》，見查爾斯·E.羅南、S.J.波內、B.C.奧赫編：《東西方相遇：耶穌會士在中國（1582—1773年）》，第19—61頁。

[[72]](#_72_3)這段陳述主要依據敦約翰的《巨人的時代》。

[[73]](#_73_3)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171—180頁。

[[74]](#_74_3)《明人傳記辭典》，第1177—1178頁；約翰·D.楊：《儒學與基督教：第一次遭遇》（香港，1983年），第60—61頁。

[[75]](#_75_3)《明人傳記辭典》，第1151頁。

[[76]](#_76_3)《明人傳記辭典》，第20—22頁。

[[77]](#_77_3)羅馬耶穌會檔案：《中國—日本教區檔案》，第122卷，第204—242張；《安東尼奧·郭維亞致總主教維特列齊，1645年8月16日》，見第212—213張。

[[78]](#_78_3)耶穌會士安東尼奧·弗蘭西斯科·卡汀：《日本傳教團的戰斗》，盧西亞諾·科爾迪羅編（里斯本，1894年），第37—40頁。

[[79]](#_79_3)這部分依據W.P.格羅恩費爾德特：《在華的荷蘭人》（海牙，1898年）；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113—147頁。

[[80]](#_80_3)中國文獻間接地證實了這一點，張維華《明史佛郎機》第120頁引述沈告訴荷蘭人的話：“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

[[81]](#_81_3)關于澎湖事件另見列昂納德·布魯塞：《荷蘭對澎湖列島的占領，1622—1624年》，見《日本東方學國際會議會刊》，18（1973年），第28—44頁。

[[82]](#_82_3)巖生成一：《日本平戶中國居民的頭領李旦，明朝末期的日本》，見《東洋文化研究部論文集》，第17卷（1958年），第27—83頁。

[[83]](#_83_3)有關荷蘭人在臺灣的初期最重要的史料和文獻導讀是J.L .布魯塞等人編的臺灣熱蘭遮記載，1629—1662，I：1629—1641（海牙，1986年）；有價值的研究包括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1979年）；約翰·謝潑德：《臺灣邊疆的政略及政治經濟，1600—1800》（斯坦福，1993年），第2、3章；徐文相（音）：《從土著人島嶼到中國的邊疆：1683年以前臺灣的開發》，見羅納德·G.納普編：《臺灣歷史地理學中的中國島嶼邊疆研究》（檀香山，1980年），第3—29頁。特別引用的一些論斷可以參見小約翰·E.威爾斯的《臺灣歷史上的荷蘭時期：試探性的綜述》（未發表）。

[[84]](#_84_3)列奧納德·布魯塞：《荷蘭人在中國沿海的陳規和社會策劃》，見W.L.伊德馬：《萊頓漢學研究》（萊頓，1981年），第87—105頁。

[[85]](#_85_3)布魯塞等：《記錄冊》，第451頁。

[[86]](#_86_3)托馬斯·O.霍爾曼：《福摩薩及鹿肉鹿皮貿易》，見《約1400—1750年亞洲海上貿易中教堂樓堂、商品和企業家》，載羅德里希·普塔克等編：《南亞文集》，第145號（斯圖加特，1991年），第263—290頁。

[[87]](#_87_3)約翰尼斯·胡貝爾：《中國移民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反抗：1652年臺灣郭懷一領導的叛亂》，見E.B.弗米爾編：《17、18世紀福建省的發展和衰落》，載《萊頓漢學》，第22卷（萊頓，1990年），第265—296頁。

[[88]](#_88_3)小約翰·E.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瑯的沿海中國：邊緣歷史題目》，見喬納森·D.斯賓塞，小約翰·E.威爾斯編：《明清之交：17世紀中國的征服、地區與持續》（紐黑文，1979年），第204—238頁。

[[89]](#_89_3)布魯塞：《奇怪的伙伴》，第4、5、6章。

# 第八章 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約1470—1650年

## 導言

宋朝（960—1279年）和元朝初期（1279—約1320年），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國內貿易及與“外部世界”的經濟聯系都發生了急劇的擴張，所達到的水平遠遠超過了已知的中國歷史上以往的一切時代。近年來，研究這一問題的一些學者，如威廉·H.麥克尼爾、J.L.阿布—盧霍德（J.L.Abu-Lughod）、牟復禮，主張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文明，而且也對歐亞大陸的其余部分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威廉·H.麥克尼爾教授所指出的：

在上億的中國人中增加的新財富開始跨越海洋（很大一部分也沿著商隊的路線）外流，并且給與市場有關的活動增添了新的活力和領域。數十艘，數百艘，也許數千艘航船開始在日本海、南中國海、印度尼西亞群島和印度洋的各個港口之間穿梭航行。大多數航程較短，貨物從最初生產者那里通過沿途許多貨物集散地分裝轉輸，才到達最終的消費者手中……商品流動的增加意味著更多的人員上下航船，或滯留在集市上，討價還價。[[1]](#_1_Wei_Lian__H_Mai_Ke_Ni_Er____Q)

13世紀70年代中期，也就是馬可·波羅開始他在中國長達17年的逗留之時，“商品流動的增加”則意味著大量的中國生絲、絲織品、瓷器及其他物品由船舶，或商隊輸往亞洲各地、東非、中東、地中海貿易區，甚至西北歐的主要市場。[[2]](#_2_Luo_Bo_Te__Sa_Ba_Di_Nuo__Luo)然而，緊隨這個有前途的和至少在一些方面看來是極為有利可圖的開端之后，到來的是被R.S.洛佩斯和H.A.米斯基明稱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蕭條”期間的“東方與西方”間貿易往來的銳減。“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蕭條”是指14世紀早期到15世紀末一系列持續性的經濟和貨幣緊縮，它們在這不同時期影響到幾乎整個歐亞大陸。[[3]](#_3_Luo_Bo_Te__S__Luo_Pei_Si___Ha)到文藝復興晚期，對于曾經獲得的這一貿易所創造出來的巨額利潤的追憶仍然激發了許多歐洲人重要的“航海發現”。例如，克里斯托弗·哥倫布1492年10月從西班牙起航時，他的打算并不是去發現“新大陸”，而是去尋找一條到東亞和香料群島的更短途、更快捷，而且低耗費的航線。正如哥倫布自己在首次到達新大陸后的第9天，即1492年10月21日清楚地寫到的：

……我將航行到另一個大島去，從圣·薩爾瓦多印第安人告訴我的跡象上看，我確信這個島嶼就是日本。他們把這個島嶼稱 為Colba（古巴，他們說那里有很多大船和海員。從這個島嶼我打算去他們稱為波希澳（Bohio，即希斯盤紐拉[Hispaniola]島）的另一個島……至于其他坐落其間的全部島嶼，我將在通過時去看看，并按照發現金子或香料情況，決定做些什么。當然，我已經決定去（中國）大陸，去貴色（Quisay，現在浙江省的杭州），而后把殿下您的信呈交大可汗，懇請回復，并攜帶返回。[[4]](#_4_Luo_Bo_Te__H_Fu_Sen_Yi____Ge)

如同同時代的很多歐洲人一樣，哥倫布已經閱讀過，甚至注解過那些熱情洋溢的記述亞洲和亞洲貿易的13世紀至14世紀的著述，如馬可·波羅，“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及其他人的游記。此外，據哥倫布本人說，他可能還受到當時歐洲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佛羅倫薩的地理學家保羅·德爾·波佐·托斯堪尼在15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給他的一些信件和一幅世界地圖的進一步鼓動。托斯堪尼為馬可·波羅親身游歷所吸引，滿懷激情地描述了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財富的商業潛力：

……在這里，攜帶著貨物的航海者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航海者人數都不及稱為刺桐（Zaitun，即現在的福建泉州）的著名港口的多……在一個稱為大（汗）的王公的統治下，這里（中國南部）人口密集、富裕、擁有眾多的省份和王國，數不勝數的城市……（中國）值得拉丁人去探究，不僅因為從這里可以獲得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巨大財富，如金、銀、各種珠寶和香料，而且因為它的學者、哲學家 和精深的占星家……[[5]](#_5_Bao_Luo__Tuo_Si_Qia_Nei_Li)

哥倫布和托斯堪尼在此仍在談論大可汗，這表明在15世紀晚期有學識的歐洲人所能獲得的有關東亞的知識，大多數已經遠遠過時了。[[6]](#_6__Da_Ke_Han__Shu_Yu_Zhi_Zhong)當然，這些知識也非完全不準確的。如同歐亞大陸的其他國家，中國雖然在15世紀中期發生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困難[[7]](#_7_Guan_Yu_Gai_Shi_Ji_Zhong_Ye_Z)，但在1492年哥倫布首次穿越大西洋時，中國經濟和明朝的統治（1368—1644年）正從其早期的困難中迅速地恢復過來。的確，在15世紀晚期，中國仍然是全世界最強的經濟大國。中國擁有也許超過1億的人口、一個具有巨大生產能力的農業、廣泛而復雜的國內貿易網絡，及在每一個品種和每一個方面都要優于已知的歐亞大陸的其他地方。例如，15世紀早期，一個歐洲外交使者在訪問中亞政治和貿易中心撒馬爾罕之后，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國貨物“是（進口到該城的貨物）中最豐富、最精致的……因為，震旦（Cathay即中國）的手工藝人以其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聞名于世”[[8]](#_8_La_Yi__Gang_Sa_Lei_Si__De__Ke)。

正如10—14世紀歐亞大陸貿易大擴張時一樣，在“哥倫布時代”，享譽歐洲、中東和亞洲市場的中國貨物仍然是生絲、絲織品、產自江西省景德鎮和福建省德化手工業中心的精美的（有時并不十分精美的）瓷器。[[9]](#_9_You_Guan_Ming_Zhao_Shi_Qi_Zho)今日的中東，有兩個地方仍然收藏著大量的中國瓷器，一個在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皮·薩拉伊博物館；另一處是從阿爾達比勒圣地發掘出來的中國瓷器，現收藏于德黑蘭考古博物館里。[[10]](#_10_Yue_Han__Ya_Li_Shan_Da__Bo_P)在東南亞、斯里蘭卡、印度、敘利亞、伊拉克、埃及和東非也發現大量的明代瓷器。[[11]](#_11_Dong_Nan_Ya_De_Zhong_Guo_Ci)1960年代在東非工作的一位學者，時常滿懷驚奇地報道說，“在肯尼亞海岸的任何城市”都可以發現從元朝到明朝的大量的“青花”瓷器。[[12]](#_12_Ke_Ke_Man____Ken_Ni_Ya_Hai_A)還有關于印度西部一些古老的貿易港口的類似的評論：在港口的一些地方“散亂地堆放著晚明的瓷器碎片”[[13]](#_13_Po_Lin____Cai_Zheng_Zhi_Du_H)。

1461年埃及蘇丹把少許明代青花瓷器作為禮品送給威尼斯的多吉·帕斯奎爾·馬爾皮羅之后[[14]](#_14_Yue_Han__Ai_Si_Dun_Bian____Q)，歐洲的首領們也開始熱衷于收集中國瓷器。洛倫佐·德·美第奇在1487年獲得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1498年瓦斯科·達·珈馬從葡萄牙啟程到印度時，他從曼紐爾（Manuel）一世那里接受了尋找香料、基督教徒和“瓷器”的特殊使命。1499年他的確帶了一些瓷器返回里斯本。同樣，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率領葡萄牙艦隊第二次遠征印度船隊于1501年返回時也帶回了瓷器。在此后的20年間葡萄牙人進一步向東方推進，他們找到的中國貨物是如此之多[[15]](#_15_Zai_An_De_Lu__Ke_Sa_Li_Si_15)，以致曼紐爾國王開始把向歐洲王室贈送明朝青花瓷器的禮物作為一項慣例。[[16]](#_16_Yi_Er_Da__A_Lei_Zi___Ma_Li_Y)然而，瓷器并未長久為王室所獨占，1520年，阿爾布雷克特·杜雷爾從一個葡萄牙熟人那得到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到16世紀30年代，在安特衛普和里斯本市場上，明朝的青花瓷器已然很容易見到。[[17]](#_17_D_F_Lun__Si_Qie_Er_Li_Er)

然而，在16世紀前半葉要得到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特別是那些高品質貨物，并不總顯得那么容易。例如，17世紀早期，一個失望的荷蘭商人談道，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國）并非找不到貨物……而是沒有足夠的錢購買”[[18]](#_18_Yin_Zi_Fei_Er_Nan_De__Bu_Lao)。他的說法略有誤導，因為在當時，荷蘭已經進口了大量的中國絲綢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19]](#_19_C_L_Fan__De_Er__Pi_Ji_Er___K)雖然如此，的確，這時的中國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國產品，正如上面所說，他們寧愿收“錢”。事實上，從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中國人想從大多數外國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銀。要了解這一原因及現代早期（約1470—1800年）國際白銀流動在中國海上貿易擴張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須對14世紀晚期明朝貨幣制度建立的特殊環境進行考察。[[20]](#_20_Guan_Yu_Ming_Zhao_Huo_Bi_Z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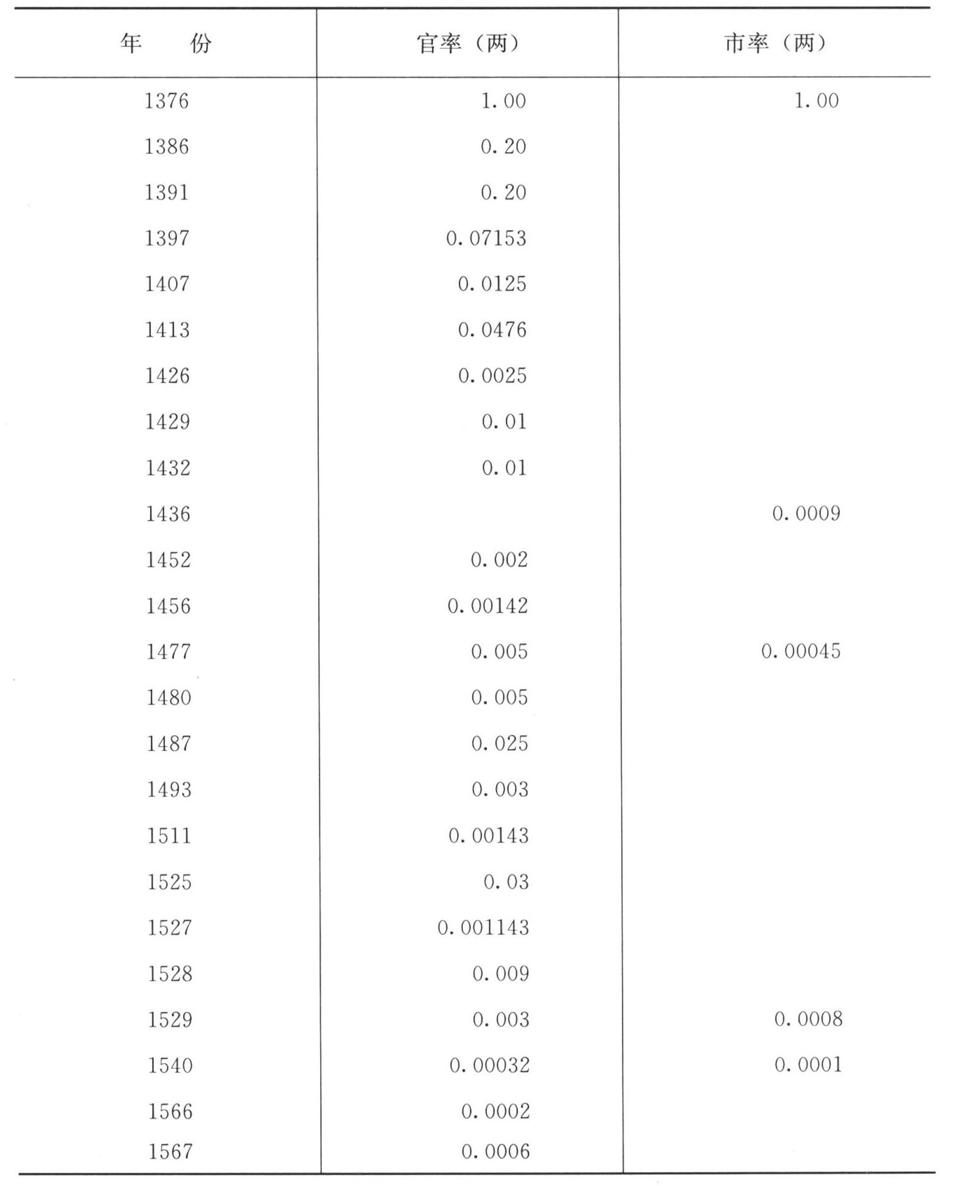
## 白銀與明朝的貨幣制度

影響明朝貨幣制度的一個最重要的演變發生在1368年明朝建立以前的將近20年。在14世紀40年代，面對中國的許多地方不斷加劇的經濟困難[[21]](#_21_Guan_Yu_Zhe_Xie_Kun_Nan__Can)——其中某些困難與歐亞大陸其他地方的經濟、政治形勢惡化有關[[22]](#_22_Zai_Ci_Shi__Fa_Sheng_Zai_Ou)，1350年，蒙古人統治下的元朝宣布實行新的貨幣改革，由政府印刷并發行各種新紙幣。由于此時元朝國庫沒有足夠的貯藏，因此，這些新紙幣就不像早期蒙古紙幣那樣可以兌換，或者有貴重金屬、銅幣和絲綢衣物的支持。在這一情況下，加之自然災害、軍事叛亂、瘟疫在中國許多地方蔓延肆虐，新發行紙幣不能維持其武斷指定的價值就毫不奇怪了。到14世紀50年代，紙幣確實變得毫無價值，由此刺激了對優質銅幣和未鑄造為貨幣的金銀的收藏。結果如以下所示，此時銀價急速上升。不到幾年，貸款在中國變得更難獲得，商業活動減慢。14世紀60年代后期，在除了劣質銅幣和誰也不要的、幾乎沒有人愿意使用的政府發行的紙幣之外的所有通貨都在急劇緊縮之中，元王朝崩潰了。[[23]](#_23_Tong_Qi_Ta_Xu_Duo_Qian_Xian)

明朝初年，與蒙古帝國崩潰相關聯的貨幣問題明顯地動搖著中國人接受政府發行紙幣的意愿。例如，由于政府財力仍很虛弱，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的管理機構在14世紀70年代中期發行了自己的紙幣，這些紙幣無疑遭到人們的冷遇。如同元朝晚期一樣，這些明代紙幣無法兌換為金、銀或布帛。如表8-1數據所示，紙幣迅速貶值。

盡管明朝貨幣政策在關鍵問題上已經失敗了，但明朝初期政府仍然繼續發行大量的紙幣，把其中一些作為禮物賜給皇親和貴族，或作為賞賜和俸祿發給政府官員，或作為禮品贈予外國使團和貿易使節。但是，由于紙幣在整個明朝早期一直在貶值，也由于紙幣在中國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毫無貨幣價值，所以人們都盡快把手中的紙幣用掉，這又導致了紙幣進一步貶值。明朝初期政府阻止紙幣貶值的努力，包括周期性地禁止在商業交換中使用銅幣、貴金屬，都未獲成功。因此，雖然在明朝的多數時間中，政府發行的紙幣在有限范圍內仍繼續流通，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經濟生活中紙幣并未占重要地位。至遲在15世紀早期，中國進入了新的貨幣時代，交易時進行稱量的散銀[[24]](#_24_Qi_Yuan_Yin_Bing_Bu_Wan_Quan)與合法的或非法的銅幣成為貨幣流通的主導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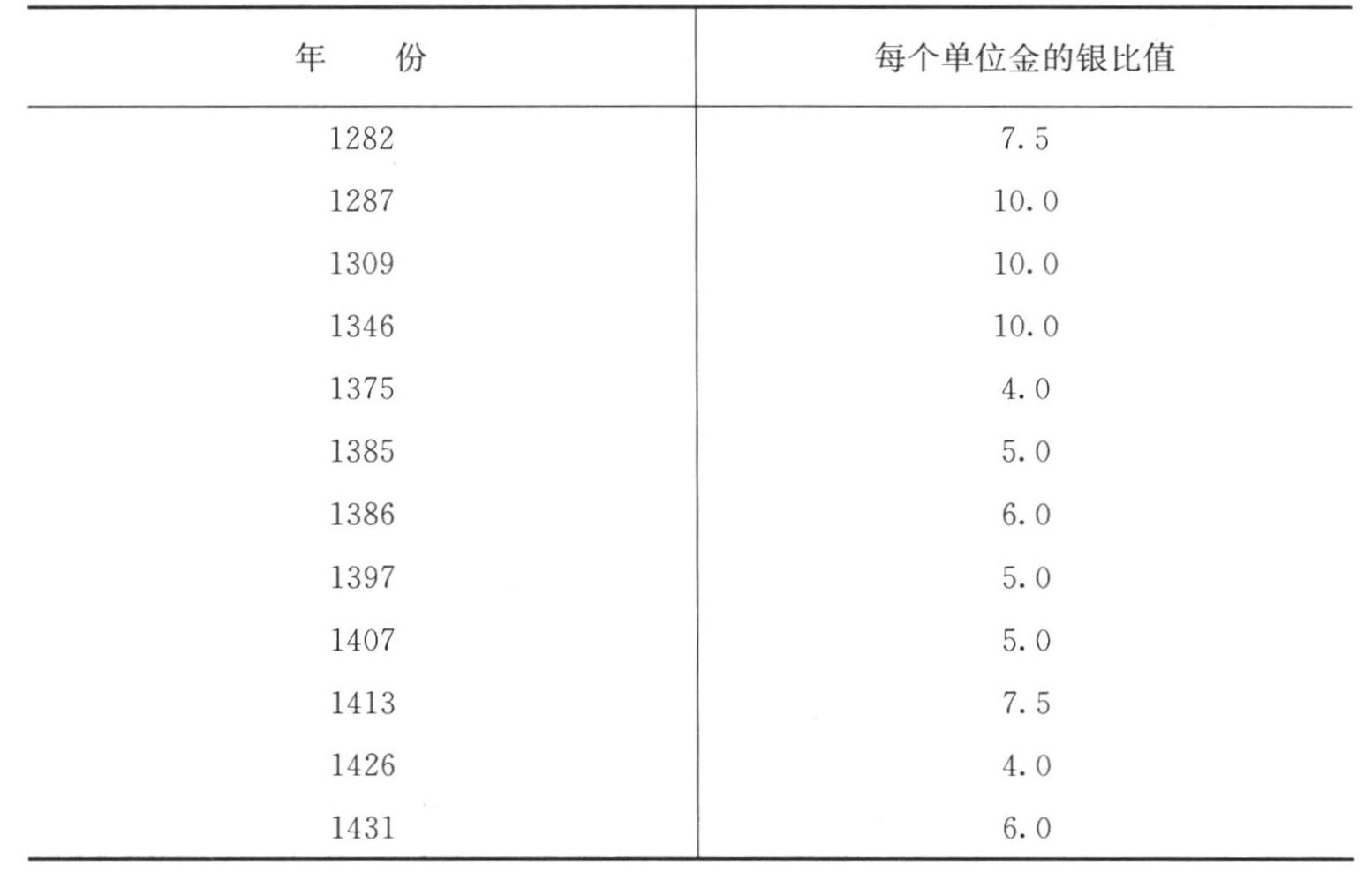
表8-1 1376—1567年明代紙幣與銀的兌換率（每一貫紙幣兌換的銀兩\*數）



\* 一兩約等于0.0375公斤資料來源：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修訂版（上海，1965年），第671—672頁。

在這一情形下，明朝初期政府對待金銀的開采和銅幣的鑄造的態度就多少令人費解。正如已經提示過的，14世紀中期元王朝的貨幣制度崩潰時，中國的銀價急速上升。[[25]](#_25_Sui_Ran_14Shi_Ji_Zhong_Ye_Zh)例如在1346—1475年期間，金銀比價從1∶10降到1∶4（參見表8-2），中國銀與金的比價比歐亞大陸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

表8-2 1282—1431年中國金與銀的復本位比率



資料來源：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載《新亞學報》，第8卷，1號（1967年2月），第160—16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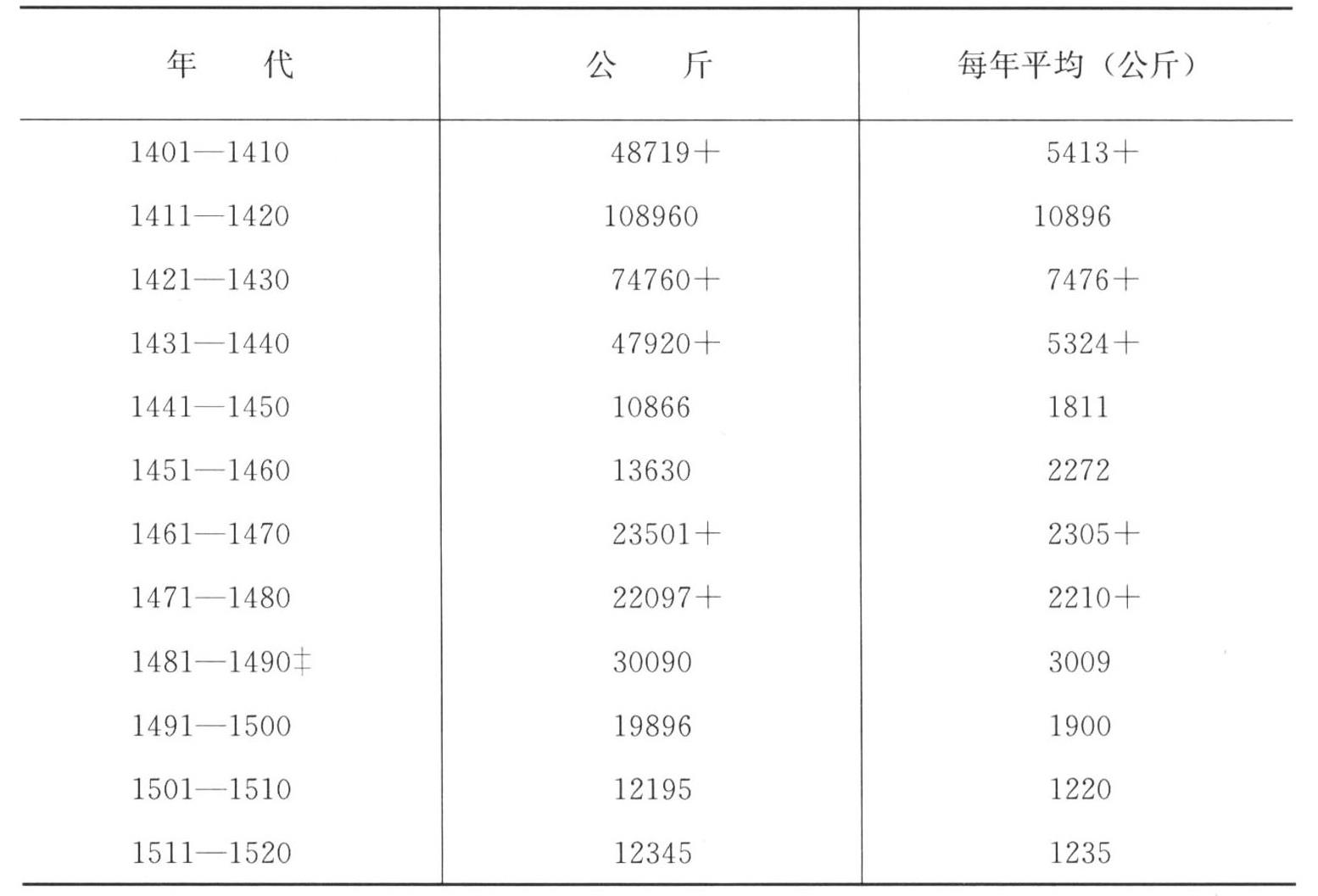
此時，銀價急劇上升并不僅僅限于它與金的比價上。例如，全漢昇的研究指出：把明初與宋元的大部分時期相比，一個單位的白銀可購買的大米幾乎是原來的兩倍，可換到的絲綢為三倍。[[26]](#_26_Quan_Han_Sheng____Song_Ming)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料想明太祖會立即鼓勵開采金銀，特別是銀礦，以支撐其新政府的經濟地位。但是，太祖卻決定推行自己的紙幣制度，而且顯然由于顧慮到他曾親眼看到大規模開采中工人受剝削的可能性，因此在其統治的30年（1368—1398年）年間，他只允許官方有限制地采礦。[[27]](#_27___Ming_Shi_____Di_7Juan__Di) 14世紀晚期，中國每年銀產量可能從未超過10萬兩（約合3750公斤）。[[28]](#_28_Quan_Han_Sheng____Ming_Dai_Y)其中一些年份，銀產量也許遠低于此數。由于早期明朝政府勸說中國人使用其紙幣的努力普遍遭到失敗，因此限制采礦政策的最嚴重的后果是遏制了貨幣的增長，并使中國白銀的價格保持在大大高于世界的水平上。

在銅幣方面，明朝初期的政府也未獲得多大的成功。雖然在明太祖1368年登基以前就曾經鑄造過銅幣，但由于生銅的短缺[[29]](#_29_Guan_Yu_Sheng_Tong_De_Duan_Q)，以及皇帝渴望看到他的新紙幣被接受，因此他和他的謀士都未能充分重視在嚴格的政府監督下，生產一種可靠的、低價值的硬幣的財政和技術方面的細節。有時，早期明朝當局是如此的擔心官方鑄幣會與政府發行的紙幣競爭，以至于他們完全停止了鑄幣的生產，甚至如前面所說，頒布臨時禁令，停止在商業交換中使用鑄幣。雖然這些政策都未獲成功，但它們對流通中的銅幣數量與質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在14世紀后期的各年中，明朝政府發行硬幣最多的年份，據認為剛超過1372年發行的2.2億枚。而在北宋（960—1127年）的一些年間，中國政府發現每年必須生產20億至30億枚銅幣。[[30]](#_30_Huang_Ren_Yu____16Shi_Ji_Min)明政府在這一領域的失策——這種失策從未被太祖的繼任者所改正——可能造成整個明代在全國很多地方優質銅幣供給短缺。由于在一些地區嚴重缺乏銅幣用于低水平的國內交換以及與日本、東南亞的國際貿易，這種短缺導致了前王朝的銅幣的繼續流通及普遍鑄造假幣的局面。同時，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大規模商業交換中對高價值通貨的需要提高了對作為交換媒介的散銀的依賴。[[31]](#_31_Ming_Dai_Sui_Ran_Liu_Tong_Zh)

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在1402年篡奪皇位后，極大地推動了將銀作為交換媒介的使用。他不僅積極鼓勵政府控制之下的對外貿易，從而增加了從歐亞大陸其他國家進口白銀，而且廢除了太祖對開采金銀礦的限制政策，在明帝國的許多地方開礦和恢復采礦。正如表8-3的數據所示，這種新政策導致了一個雖然短暫的，但卻十分顯著的結果，每年中央政府以“采礦稅”名義征收的白銀的數量明顯上升。

表8-3的總數僅反映了官方從采礦得到的收益，而不是總產量，梁方仲、百瀨弘和全漢昇認為官辦礦業及官方認可的礦業所開采的金銀的30％為明政府征收。“非法”開采的規模雖不得而知，但是在15世紀的前30年，中國開采的大量白銀并未直接流入政府的手中。在當時中國經濟普遍良好及白銀繼續保有高購買力的條件下，這似乎表明有很多新開采的白銀找到了進入一般流通的渠道。證明這個事實的一個跡象是：1436年，明政府決定，允許南直隸的一部分地區，以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省用白銀交稅。[[32]](#_32_Guan_Yu_Zhe_Yi_Jue_Ding_De_B)這個決定極為重要，因為它意味著以白銀付稅成為官方認可的選擇，只有當允許這樣做的指定地區的市場上有充足的白銀流通，才可能施行這一政策。

表8-3 明政府1401—1520年從國內銀礦業獲得的歲入\*



\* 1520年以后，明代中國的國內銀礦業沒有可靠的數據。＋ 1401，1435，1441—1443和1450—1454這些年，沒有有關政府白銀收入的資料，因此這些年代的十年期填入的總數下降了，低于實際數；每年平均數是根據可以得到的那些年代的數據估算出來的。img從1487—1520年，政府從金、銀礦業得到的收入合并在一起登錄。由于開采金子數量被認為非常少，這里將總數作為白銀數額列出。資料來源：全漢昇：《明代銀課與銀產額》，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966年9期，第246—254頁。

然而，1436年頒布的納稅替代的規定并不表示明朝的貨幣問題已經解決。相反，表8-3的數據表明，從1430年代開始，甚至在此之前，中國對散銀作為交換媒介的依賴性增加了，這可能是伴隨著國內白銀生產的顯著下降而產生的。[[33]](#_33_Dui_Yu_Zhe_Yi_Dian_De_Bu_Ton)在明朝貨幣制度特殊性質的條件下，這種發展自然會對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產生嚴重的相反的影響。王朝貨幣形勢的惡化，既不是由于政府仍然無力生產充分供應的銅幣[[34]](#_34_Cong_15Shi_Ji_30Nian_Dai_Dao)，也不是因為這些硬幣輸出到日本和東南亞[[35]](#_35_Xin_Jin_Guan_Yu_Zhe_Zhong_Ji)，或者在正統、景泰和天順（1436—1464年）年間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動蕩導致了人們對貴金屬的貯藏。[[36]](#_36_Guan_Yu_Ci_Shi_De_Jing_Ji_He) 15世紀中期，中國貨幣緊縮的嚴重性也許表現在：盡管開始從日本進口了大量生銅[[37]](#_37_Guan_Yu_Ci_Shi_Zhong_Yi_Ri_W)，但是在此時，就是明帝國極其活躍的、善于隨機應變的制假者也難以生產出可被接受的鑄幣。[[38]](#_38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Yu)

從15世紀后期到16世紀早期，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形勢有所好轉[[39]](#_39_Guan_Yu_Zhe_Yi_Shi_Qi__Can_J)，與此相伴隨的是貴金屬收藏的減少和國外白銀進口的增加。[[40]](#_40_Zheng_Ru_Yi_Xia_Tao_Lun_De)即使如此，明朝的經濟仍然在嚴重的貨幣緊縮之下運行。紙幣的使用仍然不為中國公眾所接受，政府改革銅幣的企圖大多沒有成功，國內金銀生產較低甚至仍在下降。[[41]](#_41_Can_Jian_Huang_Ren_Yu____Shu)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被認為大約發生在1500年之后[[42]](#_42_Guan_Yu_Zhe_Yi_Ren_Kou_Zeng)，在此條件下，可以預料國家將很快陷入貨幣增長緩慢，甚至由于貴金屬交易中的損耗而導致貨幣緊縮的痛苦之中。這一可能發生的情形，由于繼續制作假銅幣，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或多或少可以可靠地稱之為世界貨幣歷史上的一個“革命”而得以避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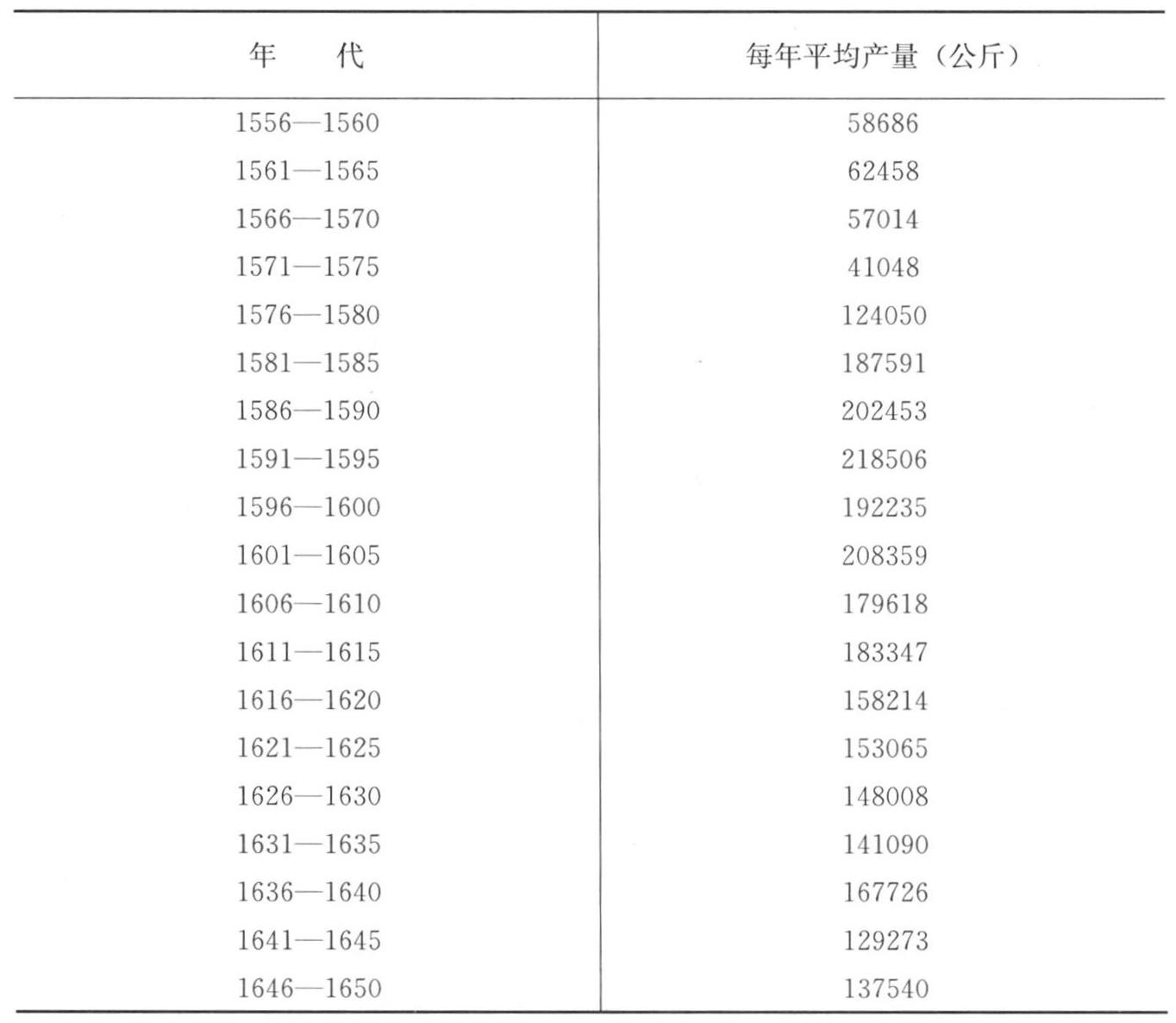
## 中歐和新大陸白銀的采礦及其對中西方貿易的影響

這一革命的第一階段始于15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其時中歐的白銀生產急劇增長。[[43]](#_43_Nei_Fu____Zhong_Ou_Yin_De_Sh)例如，在1460—1530年間，在薩克森、波希米亞、匈牙利和提洛爾白銀的產出上升了大約500％，估計每年達到9萬公斤。在瑞典也記錄了同樣的增長，到1500年，新礦開采“熱”彌補了很多在前60或70年間著名的歐亞大陸“白銀饑荒”期間損失的貴金屬。15世紀的最后幾年，政府的造幣廠遍及整個歐洲，“當可以獲得銀塊來鑄造貨幣這一維持經濟活動的生命源泉之時”，這些造幣廠又恢復了生機。[[44]](#_44_Ha_Li__A_Mi_Si_Ji_Ming____14)這些發展對中國明代經濟十分重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新開采的歐洲白銀（和銅）有助于刺激和維持歐亞大陸西部的經濟活動，再度容許歐洲和中東的上流社會滿足他們對“東方奢侈品”的渴求。至遲到15世紀90年代，通過在地中海和中東貿易區購買胡椒粉、香料、絲綢、棉花，以及至少那些今天在伊斯坦布爾、德黑蘭、巴格達、開羅發現的中國15世紀后期的瓷器，大量的歐洲白銀再度流出。正如一位亞洲制陶術專家指出的那樣，準確地說，在15世紀的最后幾十年，“第二次中國青花瓷器的浪潮席卷近東”[[45]](#_45_Qia_Si_Wei_Er____Zhong_Guo)。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這股浪潮不久繼續深入到了意大利、葡萄牙和西歐的其他地區。

第二，15世紀后期和16世紀早期歐洲白銀產量的增加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在于，因為它有助于“航海大發現”能獲得經費支持，而“航海大發現”導致了新大陸礦藏財富的發現。最初到美洲大陸的期望是發現金子，而在16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西班牙卻更意外地發現了白銀。發現白銀最主要的地方是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瓜納華托和圣路易斯波多西，以及在上秘魯（現在的玻利維亞）恰卡斯縣的波多西和其他地區。白銀從這些礦區幾乎立即進入國際流通領域。但是，直到大約1550年以后，汞齊化精煉法在整個西班牙美洲傳播開時，白銀產量直線上升，這才改變了世界貨幣的歷史。在上秘魯的波多西，汞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6世紀70年代的初期，并產生如表8-4所示的戲劇般的結果。[[46]](#_46_Bi_De__Ba_Ke_Wei_Er____Xi_Sh)

到16世紀70年代中期，波多西和新大陸其他礦區的白銀已經由三條貿易通道流入中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從現在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到菲律賓島的馬尼拉。[[47]](#_47_You_Guan_Zhe_Yi_Zhu_Ti_De_We)正如J.E.小威爾斯在本卷其他地方所論述的，在16世紀60年代，西班牙人統治了菲律賓，并于1571年以馬尼拉為它的首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馬尼拉市發展為新大陸與中國之間生氣勃勃、贏利最高的貿易中心。[[48]](#_48_Chu_Ben_Shu_Wei_Er_Si_Xie_De)馬尼拉貿易快速增長的一個跡象是，在馬尼拉居住及貿易的中國人的數目，從1570—1571年的40人左右，升至1588年的大約1萬人，1603年達到3萬人。1573年，中國與西班牙在菲律賓開始直接貿易后僅兩年，兩艘西班牙大帆船滿載中國貨物，包括生絲、絲和棉織品，以及2.2萬多件的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49]](#_49_Dang_Shi_He_Zhi_Hou_De_Da_Li)

表8-4 1556—1650年秘魯波多西的銀產量



資料來源：H.A.克羅斯：《南美銀塊生產和出口，1550—1750年》，載于J.F.里查茲編：《中世紀晚期與早期現代世界的貴金屬》（德拉姆，北卡羅來納，1983年），第42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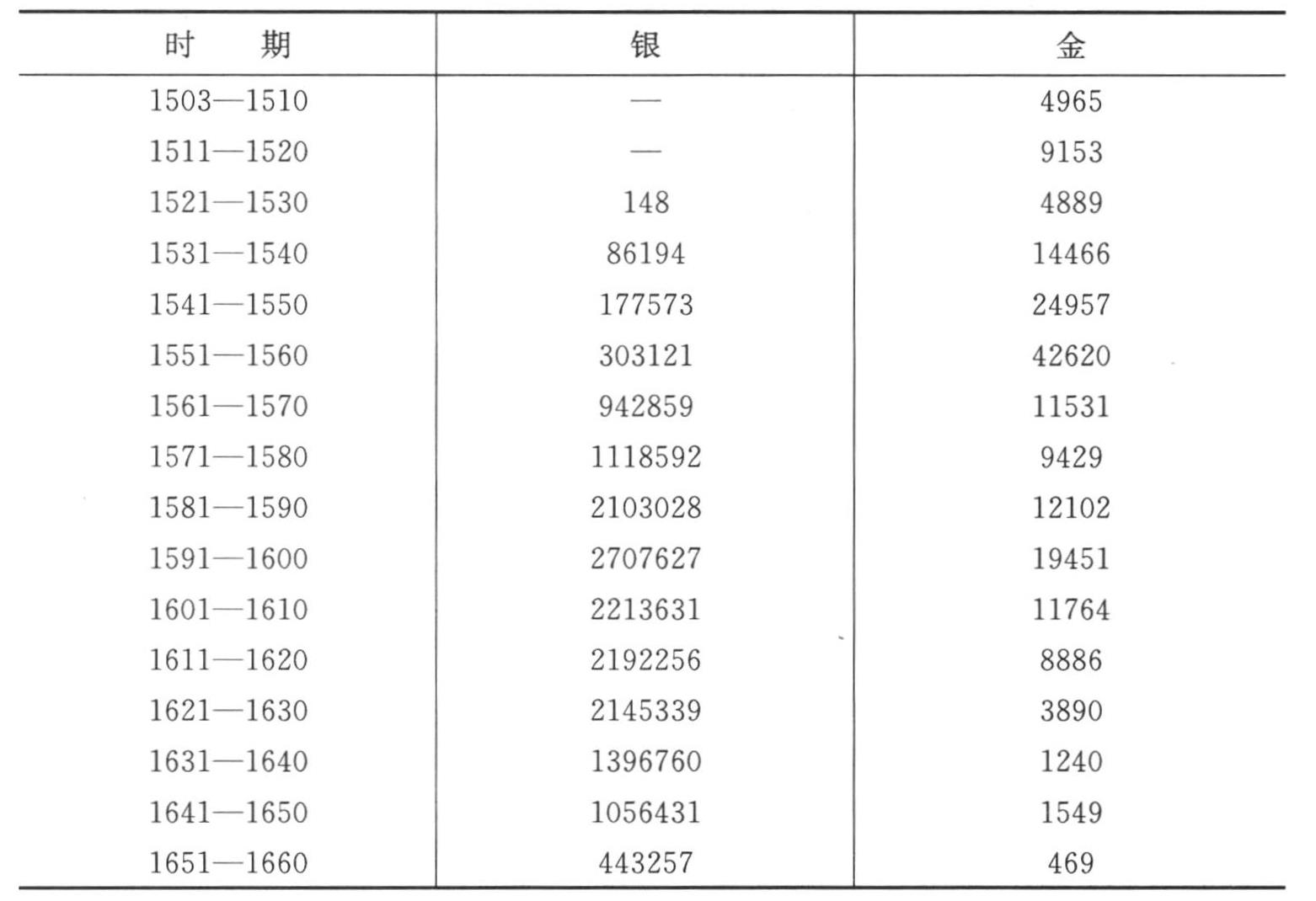
在16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期間，迅速增長的中國與西班牙的太平洋貿易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商人和政府談論的熱點和羨慕的對象。例如，此時正值英國與西班牙之間的外交和貿易關系惡化之時，海盜們，如弗朗西斯·德雷克、湯姆斯·卡文迪什，加緊制定計劃，以捕獲一艘差不多每年都要從阿卡普爾科駛往菲律賓的滿載著白銀的馬尼拉大帆船。[[50]](#_50_Guan_Yu_Ma_Ni_La_Da_Fan_Chua)海盜們的這類計劃從未成功，但是，即便小有捕獲，也十分可觀。例如，1579年2月，德雷克在現在厄瓜多爾海面捕獲了一艘西班牙小型海岸船，船上載有1300條白銀[[51]](#_51_Sui_Ran_Huan_Bu_Zhi_Dao_Zhe)，14箱銀幣和數目不詳的金子、珠寶和中國瓷器。[[52]](#_52_Dang_Shi_De_Lei_Ke_De_Dao_De)卡文迪什的著名的擄獲物是1587年捕獲的西班牙大帆船“圣大安納”號，當時這艘船正從馬尼拉返回阿卡普爾科，船上滿載著中國絲綢、瓷器、金子和其他貨物，據說在美洲和歐洲市場上價值超過200萬比索。按當時的比價，200萬比索大致為6萬公斤白銀。[[53]](#_53_Wei_Lian__L_Shu_Er_Ci____Ma)

這些數據給人深刻的印象，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尚不能確定16—17世紀期間中國與新大陸的貿易總值的準確數字。西班牙官方的貿易統計的確存在[[54]](#_54_Zhe_Xie_Tong_Ji_Yi_Jing_Bei)，但由于做統計的官員本人時常深深地卷入非法貿易，因此數據并不可靠。貿易的早期年代里情況就已如此了。[[55]](#_55_Li_Ru__Can_Jian___Huang_Shi)而在17世紀30年代早期，馬尼拉的一個教堂會議提醒西班牙國王說，除了每年由阿卡普爾科合法地運送到馬尼拉的40萬比索的白銀之外，“可以肯定，還運送來了200萬（比索，大約相當于5.75萬公斤白銀）。運來這么大數目的白銀，而您的法官和官員們卻加以隱瞞，因為巨額利潤在阿卡普爾科就落入他們手中了”[[56]](#_56___Jiao_Hui_Shi_Zheng_Ting_Ge)。

如果這些數據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在17世紀30年代早期，從新大陸船運馬尼拉的白銀，也許是合法數量的5—6倍，而此時中國與西班牙的貿易被認為早就跨過了從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的高峰時期。如此嚴重的腐敗意味著完全不可能知道，在明朝后期通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西屬美洲白銀究竟有多少。這一領域最權威的中國學者全漢昇認為，在17世紀早期的好年景時，每年進口的白銀總數價值在200萬至300萬比索（57500—86250公斤白銀）之間。[[57]](#_57_Quan_Han_Sheng____Ming_Qing)但涉及的數量可能要大得多。1602年，墨西哥的官員稟告西班牙國王，每年從阿卡普爾科用船運往菲律賓的白銀通常為500萬比索（相當于143750公斤白銀），但在1597年，運往馬尼拉的白銀總數達到了1200萬比索（相當于34.5萬公斤白銀）的驚人數額。[[58]](#_58_Bo_La____Zao_Qi_Mo_Xi_Ge_Yu)

第二條西屬美洲白銀運往中國的路線，是從著名的“財寶艦隊”開始的，這些船隊每年從新大陸運送白銀返回西班牙。艦隊中的一些船只因風暴和海盜搶劫而損失[[59]](#_59_Guan_Yu_Shi_Luo_De_Jin_Yin_Y)，但是大部分安全到達塞維利亞，在那里，運來的白銀用于償還西班牙政府的債務和維持王國龐大高昂的軍務費用。這些白銀滲入到一般流通領域，也有助于刺激和維持西歐許多地區從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的經濟擴張。根據E.J.漢米爾頓和H.A.米斯基明的開創性工作所得到的表8-5中的數據，表示西班牙在本章所涉及的年間從新大陸進口的白銀。

表8-5 1503—1660年從新大陸運到西班牙的金銀（公斤）



資料來源：哈里·A.米斯基明：《文藝復興時期后期的歐洲的經濟》（劍橋，1977年），第33頁。

在這里尤其重要的是：在這些年代，有一部分運到西班牙的新大陸白銀被轉運到鄰國葡萄牙[[60]](#_60_Zhe_Yi_Shi_Qi_Zhong_Ou_De_Ba)，從這里再運往印度、東南亞和中國，用以購買胡椒粉、香料、生絲、絲織品、金和瓷器。[[61]](#_61_C_R_Bo_Ke_Se____16__17Shi_Ji)雖然不能得到這些年代的關于中國與葡萄牙直接貿易的可靠統計數據，但據估計，早在16世紀30年代，每年大約有4萬至6萬件中國瓷器從亞洲運到里斯本。[[62]](#_62_A_Lei_Zi____Pu_Tao_Ya_He_Tao)到了40年代，據說里斯本的上層人物已身著中國絲服、品嘗著中國茶，按照葡萄牙圖式專門訂購明朝瓷器了。[[63]](#_63_A_Lei_Zi____Pu_Tao_Ya_He_T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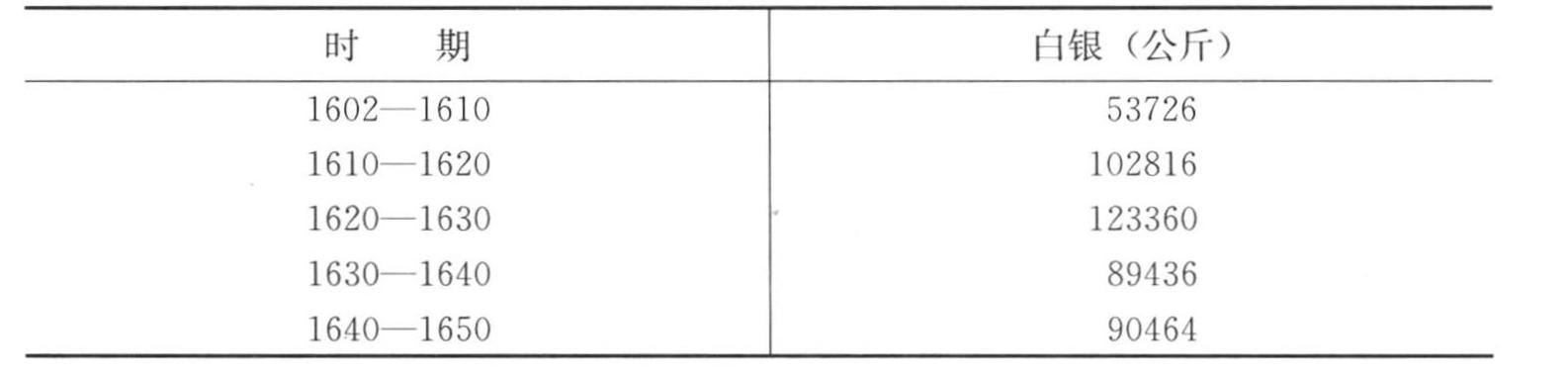
在16世紀早期，雖然葡萄牙船運到中國白銀的數量相對較少，但大致1550年以后，當新大陸銀的產量開始直線上升時，葡萄牙船運往中國白銀的數量急劇增長了。到16世紀末，葡萄牙人每年大約將6000公斤至3萬公斤白銀運到澳門，這是與現在香港相鄰的葡萄牙在中國海岸的殖民地基地。[[64]](#_64_C_R_Bo_Ke_Se____Lai_Zi_Ya_Ma)例如，在1601年，三艘葡萄牙貨船從東南亞駛往澳門，其中一艘在南中國海沉沒，僅這艘船上就裝載著香料和價值1萬公斤白銀的葡萄牙銀幣。[[65]](#_65_C_R_Bo_Ke_Se____Lai_Zi_Ya_Ma)兩年以后，荷蘭人捕獲一艘駛往里斯本的大帆船，船上裝載著1200捆中國生絲和大約20萬件明代瓷器。[[66]](#_66_Ke_Li_Si_Tuo_Fu__Ge_La_Men)從最后那個數據來看，當人們聽說在果阿的葡萄牙醫院中病人通常用中國盤子進餐，而16世紀巴西的葡萄牙居民已經普遍使用明瓷[[67]](#_67_Cong_Ya_Zhou_Fan_Hui_Pu_Tao)，到16世紀80年代，僅僅里斯本的一條街上就至少有六家專門出售中國瓷器的商店時[[68]](#_68_A_Lei_Zi____Pu_Tao_Ya_He_Tao)，就不會感到驚奇了。如今，在里斯本的舊圣多斯宮稱為“瓷器室”的墻和天花板上裝飾著的200件大多屬于明代后期的中國青花瓷磚，使人們還懷念著這一中國—葡萄牙貿易的全盛時期。[[69]](#_69_Ma_Qi____Zhong_Guo_Feng_Ge_D)

第三條西屬美洲白銀通往中國的航線，也從每年把白銀從新大陸運到西班牙的財寶艦隊開始。然而，在這條路線上，一部分運達塞維利亞的白銀被船運往阿姆斯特丹和倫敦；從17世紀早期起，從這兩地再由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船運載到亞洲，用以購買胡椒粉、香料、棉花、絲綢和瓷器等商品。[[70]](#_70_Guan_Yu_Zhe_Yi_Dian__Jian_F)邁林克—羅洛夫斯對參與到這一商業活動的中國商人寫道：

（中國人）帶著絲、絲綢、絲線，沉重而質地精美的瓷器、麝香及其他藥材和大量的（“銅”幣）來到萬丹……多虧歐洲人能夠出口面值8里亞爾的（銀）幣……事實上，渴望得到歐洲人的錢，是為什么在北歐人到來后中國商人增加了船只裝載量的主要原因。由于他們在萬丹出口里亞爾，這個小鎮出現銀幣短缺，這表明荷蘭和英國沒有足夠的交換商品以獲得中國商品，特別是絲和瓷器。同時也表明，中國出口到萬丹的貨物也達到很大的規模，除了大量的胡椒粉外，還有昂貴的檀香木、象牙、玳瑁等等。商人們能夠將積蓄的（銀）里亞爾帶回中國。[[71]](#_71_M_A_P_Mai_Lin_Ke___Luo_Luo_F)

雖然沿著這條航線運到中國的白銀的總量尚不能確定，但據F.S.蓋斯特拉（F.S.Gaastra）估計（參見表8-6），出口到亞洲的荷蘭白銀最終大多數都落到了中國人的手中。正如邁林克—羅洛夫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提示的，在17世紀早期，荷蘭人幾乎在剛剛到達亞洲海域時，就成為與“中國貿易”的熱情的參加者。例如，早在160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就訂購了10萬多件的中國瓷器。[[72]](#_72_Mai_Jin_Tuo_Shi____Zhong_Guo)到1614年時，據說，阿姆斯特丹一般人已把明代青花瓷器當作“日常之用”[[73]](#_73_C_R_Bo_Ke_Se_Zhai_Zi_1614Nia)。此后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估計它每年在荷蘭售出的中國生絲為3.5萬公斤。[[74]](#_74_Ge_La_Men____He_Lan_Yu_Ya_Zh)

表8-6 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亞洲的白銀的估計（1602—1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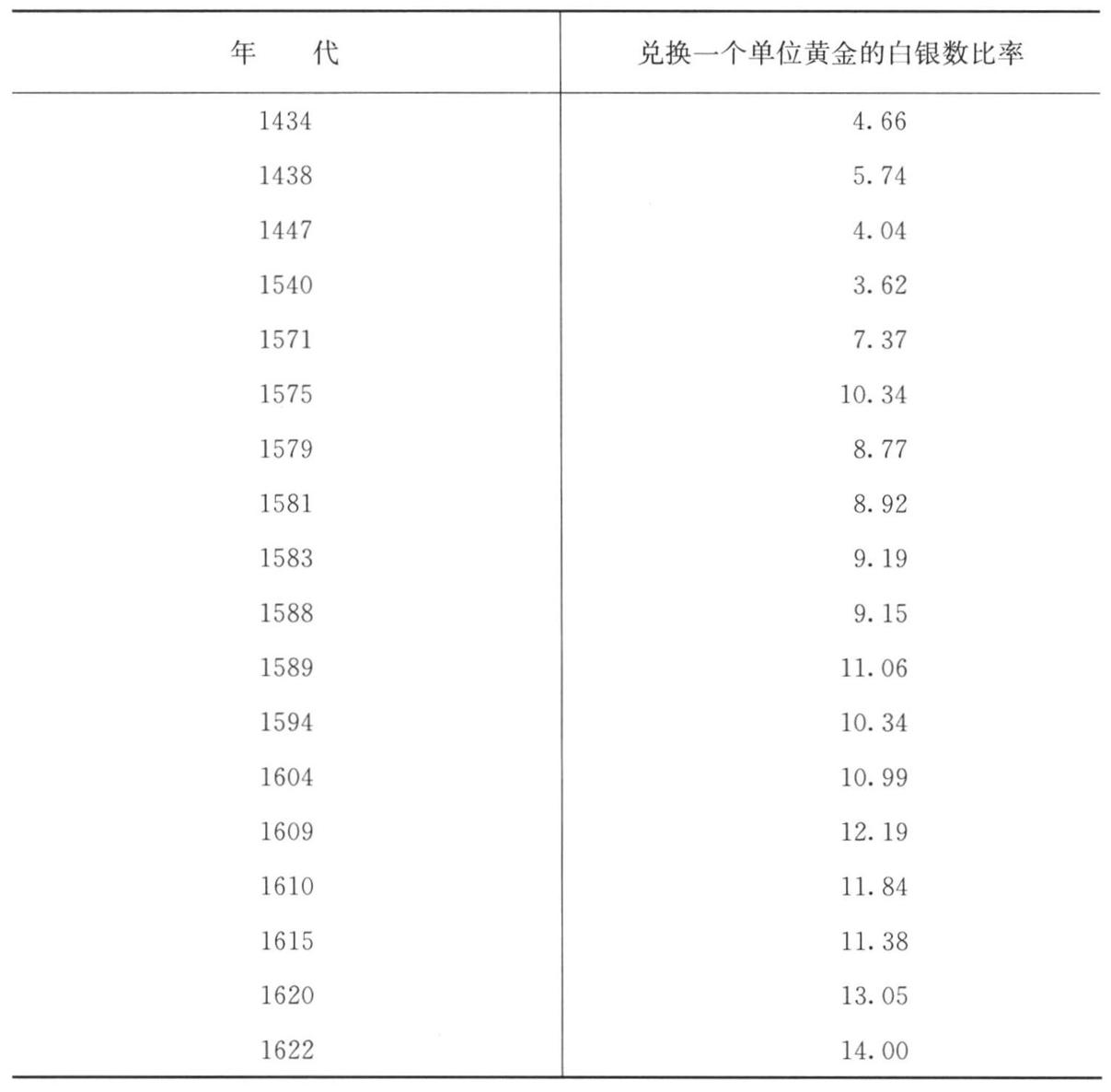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F.S.蓋斯特拉：《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歐洲出口到亞洲的貴金屬，1602—1795》，J.F.里查茲編：《中世紀后期及現代早期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475頁。

## 明朝后期的日本白銀與中日貿易的擴大

如同表8-7金銀比價間接顯示出來的那樣，16世紀，隨著日本西部新的白銀礦藏的發現，日本銀產量迅速增加。

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日本銀產量的迅速增長，部分原因在于幾個軍事領袖如織田信長（1534—1582年）、豐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2—1616年）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統一，后兩人對白銀開采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特別敏感。[[75]](#_75_Guan_Yu_Ri_Ben_16Shi_Ji_Wan)但是，比政治統一進程更為重要的是，16世紀期間由國外引入日本的冶煉和精煉技術的改進。

表8-7 日本金銀的兌換率（1434—1622\*）



\* 應該注意到，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盡管日本的金銀產量增加，并且日本從南亞和中國進口黃金，同時大量白銀也從該國流出，但黃金與白銀的兌換率還是提高了。資料來源：上木哲夫、廣三山村：《銀礦與宋幣——從世界視角來看日本中世紀和近代的貨幣史》，見J.F.理查茲編：《中世紀后期和現代早期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346頁。

到1600年，在大多數重要技術上，日本礦工熟悉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掌握的大部分重要技術。[[76]](#_76_Xiao_Ye_Tian_Chun____Jin_Yin)雖然不能得到這一時期全日本白銀產量的可信的數據，但據上木哲夫（音）和廣三山村（音）估計，在1560年至大約 1600年期間，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銀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間。[[77]](#_77_Shang_Mu___Shan_Cun____Yin_K)這個估計也許過高了，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此期間，盡管中國政府由于對日本軍事力量感到驚恐而加以干涉[[78]](#_78_Guan_Yu_Zhe_Yi_Dian_De_Zui_J)，但人們都知道，日本和中國商人把大量白銀從日本出口到中國。[[79]](#_79_Can_Kan_Xiao_Ye_Tian_Chun) 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成為中國與日本貿易的重要的中間商，也參與了中國和日本的商人的交易活動。[[80]](#_80_Guan_Yu_Zhe_Yi_Ling_Yu_You_X)到16世紀80年代，單是葡萄牙人也許每年就從日本出口了超過15萬公斤的白銀。據說在16世紀末數額仍有大幅度上升。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白銀出口繼續擴大。該研究領域的日本權威小葉田淳教授認為，17世紀早期的一些年份，日本、中國、葡萄牙和荷蘭的船裝運的白銀加在一起，出口額可能達到15萬至18.75萬公斤之間。[[81]](#_81_Xiao_Ye_Tian_Chun____16__17S)這個估計經其他專家諸如巖生成一、上木、山村略微修改，而為人們所接受。[[82]](#_82_Shang_Mu___Shan_Cun____Yin_K)雖然明朝政府限制中國與日本的直接貿易，但這意味著許多白銀要首先運達澳門、臺灣或東南亞，其中大部分最終運進了中國。中國商人熱切地用迅速膨脹的日本國內市場所需要的絲、絲棉織品、瓷器、黃金和其他商品來換取白銀。日本國內市場增長情況的某些跡象，可以從以下事實反映出來：從16世紀后期到1630年代早期，日本人每年進口的生絲——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估計從6萬至9萬公斤增至28萬公斤。[[83]](#_83_Xiao_Ye_Tian_Chun____Jiang_H)這一數據有助于解釋喬·羅德里格斯神父的陳述。羅德里格斯神父是一個著名的葡萄牙耶穌會會員，他從1577年起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直到1610年被德川幕府驅逐。他寫道：

在古代，甚至直到我們來到日本的時期，絲綢的使用是罕見的，而且由于絲綢的匱乏，普通人不使用它，士紳也不穿，領主即使穿也不是經常的……但是自從那時（豐臣秀吉，約1582—1598年）以來，整個王國實現了全面的和平，貿易得到如此的增長，以至于全國都穿上了絲袍；甚至農民和他們的妻子都有絲肩帶，他們中境況較好者甚至有絲袍。[[84]](#_84_Hu_Ao__Luo_De_Li_Ge_Si____Ri)

17世紀早期生活在日本并對日本經濟狀況十分了解的一個西班牙商人證實了羅德里格斯的陳述，他說：“（日本）人民穿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華貴，而且從中國和馬尼拉進口的生絲現在已經不能滿足需要……”[[85]](#_85_Bei_Er_Na_Di_Nuo__De__A_Wei)

## 明朝后期影響中國外貿的貨幣因素

如前所述，明朝后期，致使中國人對外國白銀的強烈需求的因素之一是王朝貨幣制度的特殊性質。因為中國的白銀生產不能滿足國內需求，17世紀之初，中國的銀價仍保持大大高于世界水平的狀況。[[86]](#_86_Zhe_Zai_Dang_Shi_Shi_Wei_Ou)因此，中國商人樂于尋找愿意用白銀交換中國商品的外國商人。正如一個西班牙觀察者在1600年記述的，到馬尼拉的中國人惟一想要的就是用白銀交換他們的產品，“因為在交換中，他們不喜歡金子，也不喜歡其他商品與之交換，他們不把任何商品運回中國”[[87]](#_87_Mo_Er_Jia____Fei_Lu_Bin_Qun)。

中國把白銀置于高價地位也有助于解釋此時國外對中國商品的極大興趣。正如J.H.帕里在前些年指出的：“橫跨太平洋的（馬尼拉與阿爾普爾科之間的）貿易在一個高度需要銀條的社會與一個有大量白銀而且銀價便宜的社會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系。”[[88]](#_88_J_H_Pa_Li____Yun_Shu_Yu_Mao) 16世紀70年代早期，西班牙人一開始在馬尼拉交易，他們就發現從中國來的商品不但比那些從歐洲來的商品品質優良，而且價格也要低廉一些。例如，在16世紀70年代中期，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得知：在馬尼拉的中國商品的價格如此之低以至于“得到它們幾乎不用花錢”[[89]](#_89___Hu_An__Pa_Qi_Ke__Ma_Er_Duo)。毫不奇怪，這些商品大多數被船運回新大陸，在那里它們很快就結束了西班牙商業利益對該地市場的支配。1594年，秘魯總督寫信給馬德里的政府當局說道：

中國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貴，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將這種貿易扼殺到沒有一件中國商品在這個國家消費的程度。既然一個男人能讓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亞爾（合25個比索）就穿上中國絲綢，他就不會花200比索給她穿西班牙絲綢。[[90]](#_90_Yin_Zi_Bo_La____Zao_Qi_Zhi_M)

8年后，有一個報道說，利馬的居民身著“最精美和昂貴的絲綢衣服”。“（在利馬）婦女的節日禮服和服裝如此之多，如此的奢華，以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國家能像這樣。”[[91]](#_91_Yin_Zi_Shu_Er_Ci____Ma_Ni_La)在新西班牙也有相同的情況，在這里絲綢衣服通稱為“中國波布拉娜（China Poblana）”，成為（而且依然是）墨西哥婦女的“民族服裝”[[92]](#_92_Lai_Ang____Ma_Ni_La_Da_Fan_C)。威廉·L.舒爾茨曾這樣描述幾乎每年從菲律賓到達阿卡普爾科的“中國船”上的貨物：

重要的是……這些是絲綢之船。船上裝的最有價值的貨物是各個制作階段的、各種不同的編織法的和各種式樣的絲綢。有輕軟的薄紗和廣州縐綢……絲絨、波紋綢……華麗的錦緞、粗絲織品，以及用金絲和銀絲織入奇異圖案的重錦緞。船上裝著絲織著裝，有數千雙長襪、裙子、絨胸衣、披風、長袍和晨衣。裝在大帆船船艙里的是絲床罩和絲帷、手絹、桌布和餐巾，以及從索諾拉（Sonora）到智利的各個教堂和修道院宗教儀式上所用的華麗的 禮服。幾乎全部都是中國手工產品。[[93]](#_93_Shu_Er_Ci____Ma_Ni_La_Da_Fan)

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給予新大陸制造業沉重的沖擊。例如，西班牙在16世紀早期征服阿茲特克帝國后不久，曾在墨西哥鼓勵生產絲。到16世紀50年代，絲產業被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在16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絲產業有了大幅度增長。然而，16世紀80年代期間，墨西哥絲綢生產者開始遭受嚴重的經濟困難，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來自中國的競爭。

關于菲律賓貿易破壞了墨西哥絲綢文化的觀點，早在1582年時（一個官員）就提出來了，他寫道，因為從菲律賓運來了大量的中國衣服和紗，墨西哥就沒有必要在本國生產絲綢。他寫這個報道時，（中國與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貿易）只開展了不過9年。1573年11月，裝運著中國錦緞、緞及其他各種顏色的絲綢第一次到達（墨西哥）……隨后的幾年間，大帆船帶來了中國的衣物和絲綢，所有貨物都很暢銷。1579年11月，當商人帶著遠比過去多得多的絲綢和衣物返回時，獲得了更高的利潤，貿易迅速增長。[[94]](#_94_Wu_De_Luo__Bo_La____Zhi_Min)

16世紀后期和17世紀早期，馬尼拉貿易增長，而新西班牙的生絲產量持續下降。然而，與此同時，墨西哥織工的絲產品制造業卻明顯地增長了。原因之一是數量越來越多的中國生絲進口到阿卡普爾科，墨西哥和其他工業中心的絲業行會用這些生絲來為西屬美洲，甚至歐洲市場織造多種多樣的絲織品。[[95]](#_95_Guan_Yu_Zui_Hou_Yi_Dian__Jia) 17世紀30年代，一個西班牙觀察者甚至宣稱：由于新西班牙國內供應的生絲不能滿足需要，因此與中國的貿易有助于維持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其他城市1.4萬個織工的就業。[[96]](#_96_Hu_An__Ge_Lao__Yi__Meng_Fa_E)這些織工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中國人，因為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有證據顯示，在墨西哥城有一個相當可觀的中國人社區。[[97]](#_97_1635Nian_6Yue__Mo_Xi_Ge_Shi)其他中國人則經過穿越太平洋的長距離航行，定居于新西班牙的阿卡普爾科，或一些重要的采礦中心。[[98]](#_98_Shu_Er_Ci____Ma_Ni_La_Da_Fan)

## 國外白銀與晚明經濟

雖然最近有一些相反的觀點[[99]](#_99_Jian_Jie_Ke__A_Ge_De_Si_Tong)，但似乎并沒有懷疑從新大陸和日本進口的白銀對晚明中國經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00]](#_100_Xia_Mian_De_Tao_Lun_Zai_Hen)有關這種影響的統計證據可以從明代中央政府在1570年以后記載的白銀收入的陡增中找到[[101]](#_101_1570__1577Nian_Jian__Ju_Bao)，在東南沿海的地方政府征收白銀的同樣的增長中找到[[102]](#_102_16Shi_Ji_Wan_Qi__Fu_Jian_Ha)，還可在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中國的金銀比價出現的戲劇性的變化中找到。例如，雖然在中國銀對絲、瓷器和其他很多產品的購買力與世界水平相比，仍然保持高水平，但是在1568—1644年間，金銀比價由1∶6擴大到1∶10，甚至1∶ 13。[[103]](#_103_Peng_Xin_Wei____Zhong_Guo_H)另一方面，在1577年到17世紀20年代早期之間，中國的銀與銅的比價從1∶ 229縮小為大約1∶ 112。[[104]](#_104_Tong_Shang__Di_715Ye)這兩個方面的情況說明，這些變化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上面討論過的大量白銀的進口及金塊和銅幣的出口，是明朝與日本、東南亞貿易增長的極其重要的因素。這里，特別重要的是：與中國的金銀比價的變化相平行發展，新大陸、歐洲、南亞和日本也發生了相似的變化，這就給明帝國逐步融人被稱為“浮現的世界經濟”的論點提供了進一步的根據。[[105]](#_105_Si_Pu_Na____Guo_Ji_Jing_Ji)

在向整體化邁進的步伐加大的同時[[106]](#_106_Yi_Xia_Zai_Hen_Da_Cheng_Du)，明代中國農業的專業化和商業化程度急劇發展[[107]](#_107_Zhe_Shi_Yi_Fu_Lin__S_Luo_Si)，絲、棉、瓷器產業快速增長[[108]](#_108_Zhong_Guo_He_Ri_Ben_Guan_Yu)，跨地區貿易巖見宏：《動蕩的社會》，見田村美造：《最后的東洋式社會》（東京，1968年），第133頁；宮崎市定：《明清時代的蘇州》，第306—320頁；牟復禮：《最近一千年的中國城市史：蘇州的形態和時空概念》，載《賴斯大學研究》29，第4號（1973年秋），第44—45頁。顯著擴大[[109]](#_109_Gong_Qi_Shi_Ding____Ming_Qi)，將大部分土地稅、勞役和超額征收都折合為白銀支付的所謂“一條鞭法”而廣泛推行。[[110]](#_110_Wu_Yong_Zhi_Yi___Yi_Tiao_Bi)這些發展帶來的影響在長江下游經濟發達地區特別顯著[[111]](#_111_Mou_Fu_Li____Nan_Jing_De_Bi)，這些地方的中心都市，如蘇州、松江、嘉興、南京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業已成為中國絲綢業之都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蘇州，在16世紀后期人口增長迅速，總數超過了50萬，使它也許成為世界最大、而且肯定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112]](#_112_Guan_Yu_Zhe_Yi_Zhu_Ti_De_Zh)松江附近地區在這些年間的繁榮不是由于絲綢，而是棉花，這種作物自從元朝后期以來就在中國東南部開始種植。16世紀后期，當國內外對棉制品的需求激增時[[113]](#_113_16Shi_Ji_Hou_Qi___Bu_Tong_Z)，松江近郊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紡織和貿易。事實上，從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松江的人口像蘇州那樣急劇增加，甚至農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鎮也變為興旺的染色、上漿及相關行業的中心。[[114]](#_114_Guan_Yu_Zhe_Yi_Zhu_Ti_De_Zh)

最后，正如傅衣凌、吳震強、伊夫林·S.羅斯基、斯波義信、張彬村、林仁川及其他人指出的那樣，與亞洲、歐洲和新大陸的貿易擴張對于中國那些直接卷入了海上貿易的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福建省南部沿海地區一位驕傲的本地人所寫的：

我穆廟時（穆宗，1567—1572年在位），除販夷之律。[[115]](#_115_Dui_Ri_Ben_De_Mao_Yi_Xian_Z)于 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116]](#_116__Dong_Fang_Hang_Lu_Tong_Xia)……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117]](#_117_Yi_Liang_Yue_Deng_Yu_0_0375)，公私并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118]](#_118_Zhou_Qi_Yuan_Wei_Zhang_Xie)

1639年，福建沿海地區的另一位本地人，概述了他關于支持中國繼續參與海上貿易的理由：第一，絲和絲織品在菲律賓和東南亞出售的價格經常是國內價格的兩倍[[119]](#_119_Wu_Yi__Zhe_Wei_Zuo_Zhe_Xian)；第二，瓷器和其他中國產品在海外也備受贊譽；第三，大量的失業工匠在菲律賓找到了工作。這個作者繼續解釋到：西班牙人并不打算用貨物來交換商品或服務，而寧可用“銀幣”（銀錢）來支付。[[120]](#_120_Gu_Yan_Wu____Tian_Xia_Jun_G)他的言外之意是：他相信當這些銀幣進口到中國以后，一般地說，對明朝經濟，具體地說，對福建經濟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雖然外國白銀給中國帶來了確定無疑的利益，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銀塊進口非但未能完全地解決明朝長年的貴金屬短缺問題[[121]](#_121_Zheng_Ru_Wei_La_De__J_Bi_De)，而且在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這種進口也促使城市快速增長，放縱了商業投機，以及至少在國內的一部分地區導致了明顯的通貨膨脹。[[122]](#_122_You_Yu_Ming_Dai_Wan_Qi_Zhon)隨之發生的經濟不穩定性由于在這一期間中國商人和生產者日益過分地依賴于貨幣經濟的擴張而加重了。然而，由于國內礦業蕭條，以及中國的銅幣生產仍為一些問題所困擾，因此貨幣經濟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白銀的進口以增加貨幣的供應，才能維持工商業和消費者的信心。

在萬歷朝（1573—162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依賴并未引起真正的問題，因為日本和新大陸銀礦繼續生產大量的銀，其中相當大部分用于購買中國商品。然而，在天啟（1621—1627年）和崇禎（1628—1644年）年間，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明朝貨幣制度尤為重要的是，中國與西班牙在馬尼拉的貿易在17世紀的前半葉數度中斷。其中幾次中斷是因為荷蘭和英國騷擾攔劫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航運而引發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此時新大陸銀產量急劇下降。例如，在秘魯的波多西，銀產量在17世紀早期迅速下降（參見8—4表）。此外，到17世紀30年代，水銀的短缺也使墨西哥銀產量陡降。此后，波多西再未從它在17世紀的暴跌中恢復過來，直到明朝崩潰后多年的17世紀60年代，墨西哥的銀產量也未有明顯的增加。[[123]](#_123_Ba_Ke_Wei_Er____Xi_Shu_Mei)

17世紀30年代，當西班牙菲力浦四世努力減少牽涉到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通過新大陸與菲律賓的商品貿易的腐敗現象時，中國經濟和貨幣形勢更加惡化。17世紀30年代早期，菲力浦四世對秘魯與墨西哥之間的商業施加新的限制[[124]](#_124_Zheng_Ru_Wu_De_Luo__Bo_La_L)，1635年，他派遣一個特別督察官到阿卡普爾科監督海關稅務。當所謂的“來自中國的大船隊”中的兩艘船在1636年到達阿卡普爾科時，這個督察官對船上據稱價值80萬比索（合2.3萬公斤銀）的絲綢和瓷器進行估價，估定的價值竟高達幾乎難以置信的400萬比索（合11.5萬公斤銀）。[[125]](#_125_Hu_An__Ge_Lao__Yi__Meng_Fa)這大大超過有關對從亞洲合法進口到阿卡普爾科貨物的限制，督察官決定進行懲罰，在應對這起企圖詐騙行為負責的人付出高額罰金前，不允許出售這些商品。管制政策推行了若干年，給馬尼拉、阿卡普爾科造成了嚴重后果，而且，由于西班牙國庫也因此喪失了一些關稅，因此給馬德里也帶來了重大影響。幾年后西班牙國王承認：

必須注意的是：[馬尼拉的]市民貿易商品的四分之三慣常是[向中國人]做過保證的，因為迄今為止，這項貿易完全靠賒賬的方式維持；然而……在1636—1637年，由（馬尼拉的）市民于[1636年]運送的[中國人]以賒賬方式售出的商品沒有得到（來自新西班牙）的錢，因此，中國人已不能相信得到償還的承諾了。由于這個原因，[中國人]走了，說他們已經遭受了損失，不愿再遭受更多的損失……[[126]](#_126_Yin_Zi_Bu_Lai_Er_He_Luo_Bo)

不足為奇，已經從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所記錄的水平上大大下降了的中國與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貿易，又進一步下降了；在1637年，僅有一艘小帆船裝載著價值微薄的商品從馬尼拉航行到阿卡普爾科。[[127]](#_127_Shu_Er_Ci____Ma_Ni_La_Da_Fa) 1638年，由于中國人重新回到市場，兩艘大帆船，其中一艘是菲律賓建造的最大的帆船，從菲律賓海島出發到墨西哥，情況才稍有改善。對那些參與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人來說不幸的是，那艘最大的船在去阿卡普爾科途中失事，貨物全部損失，許多船員遇難。[[128]](#_128_Shu_Er_Ci____Ma_Ni_La_Da_Fa)據說，1638年馬尼拉只有非常少量的白銀，中國人很可能再次以賒賬方式售出他們的商品，這樣，他們在三年內遭受了第二次經濟災難。更壞的消息接踵而來。1639年8月，開往馬尼拉的兩艘大帆船再次失事，據說損失超過50萬比索。[[129]](#_129___Fei_Lu_Bin_Qun_Dao_Gai_Ku)17世紀30年代后期從新大陸流往菲律賓進而流到中國的白銀，已從1632年以前的每年總數大大超過200萬比索（57500公斤白銀）的水平減少為涓涓細流了。

1639年后期，馬尼拉的經濟形勢非常嚴重，殖民政府增加新稅以彌補其運轉經費的不足，歐洲人與中國社團之間的緊張關系爆炸了。據說，在1639年11月至1640年3月期間，裝備優良的西班牙人在整個菲律賓殺死了2萬多中國人。[[130]](#_130___Zhong_Guo_Ren_De_Fan_Pan)不出所料，事態的發展導致1640—1641年間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中斷。[[131]](#_131_Jian_Qiao_Nu___Yi_Bi_Li_Ya)雖然在1642—1643年間，情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1642年澳門的葡萄牙人得知葡萄牙人在歐洲起義反抗西班牙，于是中斷了澳門與馬尼拉的商業關系，這樣又抵消了上述改善。眾所周知，17世紀30年代的一些年份，單單澳門與馬尼拉的貿易額就達到150萬比索（43125公斤白銀），因此澳門與馬尼拉貿易中斷的經濟后果對于西、葡雙方及中國都是相當嚴重的。[[132]](#_132_Bo_Ke_Se____Lai_Zi_Ya_Ma_X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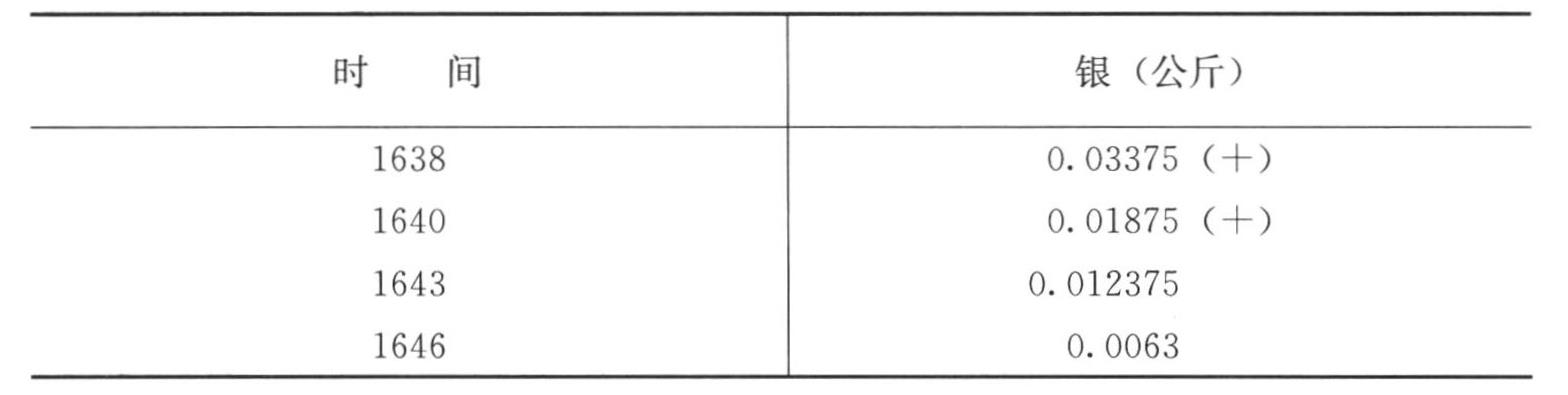
正如約翰·E.小威爾斯在本卷其他地方討論過的，在17世紀期間，這并不是第一次歐洲政治對澳門經濟的影響。自從荷蘭人于1600年來到亞洲水域，他們就不斷襲擊伊比利亞的船舶，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開始擴大對滿剌加和果阿這兩個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封鎖。[[133]](#_133_C_R_Bo_Ke_Se____He_Lan_Hai)滿剌加于1641年落入荷蘭人的手中，這一變化使葡萄牙從歐洲和南亞進口白銀到澳門更為困難。然而，在17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由于從新大陸運載白銀到歐洲的船只大幅度減少（參見表8-5），這條航線對澳門和中國的經濟已經遠沒有二三十年前那樣重要了。

此外，大致在1635—1638年之間，葡萄牙迅速提高了其殖民地與日本之間的貿易量及利潤，從而削弱了荷蘭人的這些行動對澳門經濟的影響。導致這種提高的直接原因是1635年德川幕府決定禁止日本臣民和日本船只從事海外貿易。盡管日本出口的白銀總數下降了[[134]](#_134_Dui_Yu_17Shi_Ji_Ri_Ben_Mao)，但是，當日本京都、大阪、長崎的商人為了滿足日本的商業需求而尋找其他供給渠道而亂成一團之時，荷蘭人、中國人，特別是葡萄牙人的商業得到了增進。例如，在1637年，葡萄牙的航船將200多萬兩（7.5萬公斤）白銀從長崎運送到澳門，而到1638年，這一數字超過100萬兩。[[135]](#_135_Bo_Ke_Se____Lai_Zi_Ya_Ma_Xu)在同一時期，荷蘭和中國商人在日本的貿易也取得了成功，在1637—1638年，他們從日本出口的白銀合起來可能接近，或者甚至超過葡萄牙的總數。[[136]](#_136_Wo_De_Zhe_Duan_Chen_Shu_Shi)無論如何，亞洲經濟和政治歷史的新紀元即將破曉。1637年，日本西南部經濟狀況的惡化導致了所謂的島原暴亂，大約有2萬名日本基督徒及其同盟者起義反抗當地統治者的政策和德川幕府。1638年“基督徒反叛”最終被鎮壓下去，德川幕府決定禁止與葡萄牙人的一切聯系，指責葡萄牙人支持叛亂并陰謀征服日本。1639年到達長崎的葡萄牙人的航船被禁止卸貨，即使他們運載的絲綢和其他貨物已經由日本商人付過款。此后，直到19世紀，葡萄牙人才被允許在日本進行貿易。

荷蘭和中國商人迅速行動，從上述局勢中漁利，但是他們從日本出口的白銀始終沒有達到1637年葡萄牙、荷蘭、中國三國加在一起的總數。到1642—1643年，日本白銀出口明顯下降，每年低于150萬兩（56250公斤）。[[137]](#_137_Yan_Sheng_Cheng_Yi____Zhu_Y)無論數據的準確程度如何，這個數字都遠遠低于小葉田淳對17世紀早期中國與日本貿易高峰時每年達400萬至500萬兩（15萬至18.75萬公斤）白銀的估計數。而且，如將這一下降置于馬尼拉商業的蕭條、從新大陸到歐洲運送金銀船只的減少（參見表8-5），以及荷蘭對滿剌加和果阿的封鎖而導致的貿易中斷的情況下來考察，顯然17世紀40年代早期能夠出口到中國的白銀已大大少于僅僅幾年之前的數字了。

伴隨著因白銀進口下降而引起的問題，又出現了中國銅幣制造的困難。16世紀后期至17世紀早期，面對經濟和軍事問題的加劇[[138]](#_138_Zhe_Xie_Wen_Ti_Jian_Mou_Fu)，明政府試圖通過擴大銅幣生產來改善它的財政狀況。帝國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新的造幣廠，但是，這些造幣廠由于缺乏管理和資金不足，生產的銅幣的質量遠低于政府的希望和預期。而且，在17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經濟狀況惡化時[[139]](#_139_Sui_Ran_Chao_Chu_Le_Ben_Zha)，國內的許多偽幣制造者（其中一些人顯然曾在官方造幣廠工作，或與政府有其他方面的關系）加緊了他們的活動，使劣幣在市場上泛濫。[[140]](#_140_Peng_Xin_Wei____Zhong_Guo_H)正如表8-8所示，這些劣質銅幣和進口白銀的下降促使將白銀從經濟發達的中國東南地區的市場上逐出。

表8-8 1638—1646年中國東南部1000枚銅錢的幣值



（＋）表示所給出的該年數據的原始資料是不準確的，實際數據很可能稍大于表中的數字。資料來源：葉紹袁：《啟禎記聞錄》，見《痛史》（上海，1911年），18冊，2/6a；張履樣：《桐鄉災異記》，陳恒力編：《補農書研究》（北京，1958年），第325頁。

這種突然出現的對于本章前面所論及的銀價朝著下降的長期逆轉趨勢是很重要的。第一，正如弗蘭克·C.斯普納在20多年前指出的，這種逆轉是17世紀中期影響到西班牙、法國、德國、荷蘭及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的一種國際現象。像中國一樣，西班牙貨幣最不穩定的時期發生在17世紀40年代早期，當時白銀進口下降（參見表8V5），銅幣造假和政府控制貨幣導致了銀對銅幣比價的“驚人的增長”。[[141]](#_141_Si_Pu_Na____Guo_Ji_Jing_Ji)日本也普遍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在那里，銀產量下降和政府貨幣政策的改變導致銀與銅交換率在1638—1647年期間迅速擴大。[[142]](#_142_Shang_Mu_He_Shan_Cun____Yin)雖然對17世紀從銀“轉換”到銅尚有很多問題有待于研究，但斯普納認為這對早期現代世界經濟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在（16世紀）由于白銀的注入使情況得到好轉之后，17世紀沒有取得同樣的進展……17世紀因為銅而衰弱和煩惱，這時，任何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先前的生命活力和多樣性。”[[143]](#_143_Si_Pu_Na____Guo_Ji_Jing_Ji)

在中國，17世紀40年代，沒有哪個地方像一度興盛過的蘇州這樣，“生命活力和多樣性”的衰落是如此的顯著。正如一個蘇州本地人早在1642年所寫的：

街道上有無數的瘦弱可憐的乞丐。而且，因為是新年，天氣寒冷、陰雨連綿。春天即將過去，但寒意猶濃。二月滿月之后，陰雨又連綿十幾日。大量的人死于饑餓。每天我都親眼見到有數十具餓殍在王公的地產上埋葬。當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90多個銅錢時，他們沒有任何吃的就毫不奇怪了。城市中大多數住宅都人去房空，只剩斷垣殘壁。肥沃的農田和豪宅都標價出售，但是無人問津。往昔，（蘇州）城曾一度繁榮，其居民奢靡成風。自然盛世之后將緊隨衰敗，但是我從未料到在我有生之年會遇到這些不幸。[[144]](#_144_Ye_Shao_Yuan____Qi_Zhen_Ji)

這段描述，以及海倫·鄧斯坦、安杰拉·梁和其他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這些年間，并非所有的蘇州問題都起源于貨幣，其性質也并不完全屬于貨幣方面。實際上，在17世紀30年代后期，特別是17世紀40年代早期，連續不斷的洪災、干旱和蝗災的打擊，使中國東南部的糧食嚴重減產，加劇了一些地區食物的嚴重短缺。[[145]](#_145_Hai_Lun__Deng_Si_Tan____Wan)然而，其他因素顯然也助長了“食物短缺”的產生。隨著中國紡織業在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的急劇增長，長江下游地區的農業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為了滿足增加的國內和國際的需要，那里擴大了棉花和桑樹的種植，一個曾是食物自給自足的地區，現在發現它的大量稻谷供應依賴于跨地區貿易。因此就是在本地稻作物收成好的那些年景，南直隸、浙江省北部和其他地區的人們也需要出售桑葉、蠶、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短缺的谷物，支付賦稅和地租，償還附近城鎮債主的貸款。如果他們不能這樣做，或者如果他們用現金購買的谷物價格波動太大，特別是當本地谷物儲備較少時，災難就不可避免了。從下面浙江北部的湖州的記載來看，后一種情況在1640年代早期就已明顯地存在于揚子江流域地區了。據說，在湖州，1640年至1642年間，30％的人口死于“饑荒”和疾病。

今天，養蠶業是湖州人生計的根本。哪里想得到情況會是這樣，在（1641年）……生絲實際上已一文不值，但桑葉卻很緊缺，價錢高昂。隨后（在1642年），生絲的價格提高了一些，但是桑葉卻出奇的低廉，第二撥蠶又全部損失了。地里未收的第一撥桑葉與第二撥新葉一起僅僅只得到通常收入的一半……湖州人遭受如此不幸，人間的事是多么不公啊。[[146]](#_146_Chen_Shi____Qi_Huang_Ji_Shi)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松江府附近的棉花生產區。例如，1642—1644年期間，在松江府，棉和棉織品的銀價直線下跌，同時谷物的銀價上升卻超過200％。[[147]](#_147_Ju_Mi____Mian_Zhi_Pin_Sheng)

這些戲劇般的價格變化可以從幾個方面作出解釋：第一，正如前述，17世紀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早期，自然災害和大范圍的軍事行動減少了中國很多地方谷物的產出，并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揚。然而，應當記住的是，在整個16世紀后期到17世紀早期的期間，實際上，中國的紡織品貿易的每一個階段最終都涉及白銀的交易。從上面討論過的白銀進口急劇下降的情況，以及明政府強行提高的稅率和貴金屬儲藏可能性的增加等方面來看，有理由猜測在17世紀40年代早期，中國經濟發達地區流通中的白銀的數量從早期的水平大幅度下降了。表8-8的數據有助于證實這種猜測；而以下事實也有助于證實：稅收直線下降促使明朝考慮再度采用紙幣，及借助于西方技術援助來擴大政府的礦業開采。[[148]](#_148_Ji_Liu_Qi____Ming_Ji_Bei_Lu)然而，事實證明，這些計劃已不可能實行了，叛亂者的軍隊1644年4月占領北京時，他們發現國庫實際上已空空如也。

從總體上說，國際貿易和貨幣波動對明朝覆滅的影響仍然是一個有相當大爭議的問題。[[149]](#_149_Can_Jian_Ge_De_Si_Tong___17)然而，海上貿易和白銀的進口對中國特定地區和晚明經濟的特定部門的重要性仍是不應低估的。[[150]](#_150_Yi_Xia_Zai_Hen_Da_Cheng_Du)正如廣東省的一位學識淵博的觀察者在1647年夏天所寫的：

嘉靖年間（1522—1566年）……（葡萄牙）逐漸滲透到中國邊境，遠至澳門，在這里他們建立了永久性居所……（并且）獲準每年在廣州進行貿易……（結果）中國和外國商品在廣東自由地流通……

結果，官場腐敗……到了驅使葡萄牙人訴諸于暴力的程度……此后，不再允許他們到廣州……（于是）中國商人不得不帶著他們的商品到澳門交易。這件事發生在1640年。

從此以后，商人再次遭受困苦，商品不再流通，（在廣東的）貿易（實際上）已經停頓……因此，很清楚，澳門人來貿易，廣東就繁榮；他們不來，廣東就受損失。[[151]](#_151_Tong_Yang_Jia__Yin_Zi___Wen)

讀過C.R.博克瑟著作的學者們知道，在1640年以前“澳門人”（葡萄牙和他們的中國代理人）帶到廣州的幾乎全是日本和西屬美洲的白銀。這些年間，經常出入于福建和浙江港口的許多海上貿易者也是如此。由于廣東、福建和浙江省合在一起，人口超過2000萬，而且與南直隸、江西及其他中國發達地區有緊密的商業聯系，因此這幾個省在明朝后期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海上貿易對經濟的重要性還可以從清朝早期（約1644—1683年）某些政治演變中得到進一步證實。雖然對清朝統治的抵抗持續到17世紀80年代早期，但有證據表明到17世紀4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從上面討論過的一些災難中恢復過來。從17世紀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早期，不僅谷類和商品的價格回復到接近正常的水平，而且海上貿易似乎也得到了重大的恢復。正如一個清朝官員后來評論的：“我仍然記得大約1649年至1650年的歲月，那時……在所有市場上都有外國的商品，人們的交易常常使用外國銀幣。因為這些銀幣在所有的省份流通，隨處可見。”[[152]](#_152_Mu_Tian_Yan____Qing_Kai_Hai)

這種情形并未持續多久，因為從17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清朝當局強行清除了東南沿海一帶的幾千個城鎮和村莊，企圖掃除海上貿易——這個新政權的敵人得以建立其繁榮的商業帝國的基礎。雖然掃除政策得到了成功，但卻付出了高昂的經濟代價。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從17世紀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海上貿易再次給中國沿海地區帶來大量白銀。像明朝后期一樣，大多數進入的白銀又滲入中國內地，從而有助于刺激和維持那些地方的經濟活動。然而，當清王朝禁止海上貿易的旨令在17世紀50年代后期一旦推行，“（外國）銀幣（從流通中）完全消失了。這是財富的源泉已經被堵塞的明顯證據”[[153]](#_153_Mu_Tian_Yan____Qing_Kai_Hai)。

顯然，說海上貿易是中國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財富的源泉”是夸大其詞。然而，毫無疑問，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了世界經濟事務。這種卷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然而，它對于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正如研究這一時期的一位專家指出的：

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由于糧食作物的傳播而使其農業發生轉變的影響，以及深受煩擾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武器和戰爭、瘟疫和產品的影響。在各民族的意識中，無論是中國人、歐洲人，或其他人的意識中，歐亞大陸的民族國家實體仍然使世界保持著分割的狀態，而且直到目前為止仍是如此。但是在許多方面……歐亞大陸的文明和民族國家實體正在變為彼此的回應與對答。[[154]](#_154_Mou_Fu_Li____Yuan_Dai_Yu_Mi)

（呂昭河 譯）

[[1]](#_1_8)威廉·H.麥克尼爾：《權力的追逐》（芝加哥，1982年），第53頁。另見賈尼特·L.阿布—盧霍德：《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紐約，牛津，1988年），第316—340頁；牟復禮：《哥倫布時代的中國》，見杰伊·A.利文森編：《1492年前后：探險時代的藝術》（華盛頓特區，紐黑文，倫敦，1991年），第337—350頁。有關帝國晚期中國海上貿易研究的重要的新著作，可查閱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1984年、1986年、1988年、1991年）。

[[2]](#_2_8)羅伯特·薩巴蒂諾·洛佩斯：《元朝時歐洲的中國絲綢》，刊于《美國東方學會雜志》，第72期（1952年），第72—76頁。羅伯特·洛佩斯、哈里·米斯基明、亞伯拉罕·尤多維奇：《1350—1500年英格蘭至埃及：長期趨勢和長距離貿易》，見M.A.庫克編：《從伊斯蘭的崛起至今的中東經濟史研究》（倫敦，1970年），第93—128頁；哈里·米斯基明：《1300—1450年，早期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經濟》（劍橋，1975年），第126—129頁；埃利亞胡·阿什托爾：《中世紀地中海東部國家貿易的研究》（倫敦，1978年），第4卷，第45—46頁。

[[3]](#_3_8)羅伯特·S .洛佩斯、哈里·A.米斯基明：《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蕭條》，見《經濟史評論》，第2輯（1962年）第14期，第408—426頁。這篇文章也見于米斯基明：《歐洲的現金、信用和危機》（倫敦，1989年）。另見M.M.波斯坦：《中世紀歐洲北部的貿易》，見M.M.波斯坦、愛德華·米勒編：《劍橋歐洲經濟史》（劍橋，英國，1987年），第2版，第2卷《中世紀貿易和產業》，第240—305頁。最近對于將這一“蕭條”夸大到導致15世紀中葉明朝經濟“崩潰”的程度的觀點進行了有意義的研討，參見阿布—盧霍德：《在歐洲霸權之前》，第340—364頁。

[[4]](#_4_8)羅伯特·H.富森譯：《哥倫布航海日志》（坎登，緬因，1987年），第90頁。另見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海洋上的將領：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一生》（波士頓，1992年），第250—266頁；馬丁·科爾克特：《1492年前后的日本：哥倫布與黃金島的傳說》（這里所說的島嶼，即馬可·波羅游記中所記述的東方海中的一個到處是黃金的島嶼Cipangu。——譯者注）。見利文森編：《1492年前后》，第305—314頁；J.M.科恩：《哥倫布的四次航行》（倫敦，1988年）。

[[5]](#_5_8)保羅·托斯卡內利：《1474年托斯卡內利給哥倫布的信》，見唐·奧沙利文：《發現的時代，1400—1550年》（倫敦，紐約，1984年），第97—98頁。另見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米斯托：《哥倫布》（牛津，紐約，1991年），第24—44頁；熱維·多爾—內爾：《哥倫布與發現的時代》（紐約，1991年），第76—79頁；戴維·伍德沃德：《地圖及地理空間的合理化》，見利文森編：《1492年前后》，第83—87頁；戴維·摩根：《蒙古人》（牛津，紐約，1986年），第198頁。

[[6]](#_6_7)“大可汗”術語指中國的蒙古統治者，在托斯堪尼寫信的一個世紀之前，蒙古末代統治者已被明朝的軍隊從中國驅趕出去。關于蒙古人從中國的逐出，參見愛德華·L.德雷爾：《明代的軍事起源》，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劍橋，1988年），第7卷，第88—106頁。

[[7]](#_7_7)關于該世紀中葉中國問題的細節，參見崔瑞德、泰爾曼·格里姆：《1436—1464年正統、景泰、天順統治時期》，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05—342頁。

[[8]](#_8_7)拉伊·岡薩雷斯·德·克萊維約：《克萊維約：1403—1406年到帖木兒帝國的使者》，蓋伊·列斯特蘭奇譯（倫敦，1928年），第288—289頁。有關明朝時連接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商隊貿易的更多情況，參見本書由莫里斯·羅薩比編的另一章。另見莫里斯·羅薩比的《中亞商隊貿易的“衰落”》，見詹姆斯·D.特蕾西：《商業帝國的興起：早期現代世界的長途貿易》（劍橋，1990年），第351—370頁。

[[9]](#_9_7)有關明朝時期中國手工藝產品的詳情，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的章節。

[[10]](#_10_7)約翰·亞歷山大·波普：《14世紀的青花瓷器：伊斯坦布爾托普卡皮·薩拉伊博物館的一批中國瓷器》（華盛頓特區，1952年）；和他的《阿爾達比勒圣地發現的中國瓷器》（華盛頓特區，1956年）。盡管在1574年，一場奧斯曼宮殿的大火使“大量的瓷器”損失了，但今天仍有超過8000件中國瓷器屬于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皮收藏品。這些瓷器中很多都是明朝時的。德黑蘭的收藏品超過1000件，沒有一件的日期是1612年以后的。參見瓊·麥克盧爾·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紐約，1986年），第18頁。

[[11]](#_11_7)東南亞的中國瓷器，參見約翰·S.蓋伊：《9到16世紀東南亞的東方陶瓷貿易》（新加坡，1986年）。關于斯里蘭卡和印度，參見巴茲爾·格雷：《中國對印度的瓷器出口》，見《東方的陶制品學會學報》，36期（1964—1966年），第21—36頁；約翰·卡斯韋爾：《中國與伊斯蘭：印度和錫蘭沿海調查》，見《東方的陶制品學會學報》，42期（1977—1978年），第25—45頁；弗蘭克·珀林：《歐亞結合部的財政制度和商業活動：1500—1900年的比較思考和結構思考》，見漢斯·波爾編：《1500—1800年歐洲人的世界大發現和它對前工業社會的經濟影響》（斯圖加特，1990年），第264—265頁；關于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參見喬治·T.斯坎倫：《埃及與中國：貿易與仿制》，見D.S.理查茲編：《伊斯蘭與亞洲的貿易》（費城，1970年），第90—91頁、第95頁注24；約翰·卡斯韋爾：《中國、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青花瓷》，見約翰·卡斯韋爾編：《青花瓷器：中國瓷器和它對西方世界的沖擊》（芝加哥，1985年），第30—34頁；關于東非，參見內維爾·奇蒂克：《基爾瓦：東非海岸的一個伊斯蘭貿易中心》（內羅畢，1974年），第240—241、244頁；詹姆斯·S.柯克曼：《作為印度洋貿易和文化的一個因素的肯尼亞海岸》，見米歇爾·莫拉特編：《東方和印度洋商業的社會和公司》（巴黎，1970年），第247—253頁。

[[12]](#_12_7)柯克曼：《肯尼亞海岸》，第248頁。

[[13]](#_13_7)珀林：《財政制度和商業活動》，第265頁。

[[14]](#_14_7)約翰·埃斯頓編：《青花瓷：其起源及西方影響》（波士頓，多倫多，1987年），第1頁。

[[15]](#_15_7)在安德魯·科薩里斯1515年到滿剌加的旅行中，對發現的中國瓷器及“絲和包括全部種類的緞制品，諸如花緞、緞和極其濃艷的錦緞”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引自G.F.哈德森：《歐洲與中國》（倫敦，1931年），第203頁。

[[16]](#_16_7)伊爾達·阿雷茲、瑪麗亞·阿澤維多·考丁霍·瓦斯孔塞羅斯·伊·索薩和杰西·麥克納布：《葡萄牙和瓷器》（里斯本，1984年），第14—16頁。

[[17]](#_17_7)D.F.倫·斯切爾里爾：《中國瓷器的出口》（紐約，多倫多，倫敦，1974年），第46頁。另見瓊·米歇爾·馬辛：《追求舶來品》，見J.A.利文森編：《1492年前后：探險時代的藝術》（華盛頓特區，1991年），第115—119頁。關于葡萄牙與安特衛普在16世紀早期的商業聯系，參見費爾南德·布勞代爾：《對世界的透視》，錫安·雷諾茲譯（紐約，1984年），第137—157頁。

[[18]](#_18_7)引自費爾南德·布勞德爾：《貿易的轉動》，錫安·雷諾茲譯（紐約，1983年），第221頁。另見安東尼奧·德·莫爾加在其《16世紀末期的菲律賓群島、摩鹿加群島、暹羅、柬埔寨、日本和中國》，亨利·E.J.斯坦利譯（倫敦，1868年），第340頁。

[[19]](#_19_7)C.L.范·德爾·皮基爾—凱特爾編：《1613年維特—里烏裝載的陶瓷制品》（阿姆斯特丹，1982年），第8—10頁。

[[20]](#_20_7)關于明朝貨幣制度的更詳細的討論，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所寫的章節。

[[21]](#_21_7)關于這些困難，參見牟復禮：《明朝的興起，1330—1367年》，見牟夏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8—47頁。

[[22]](#_22_7)在此時，發生在歐亞經濟中的諸多困難中有一系列強烈的貨幣波動，在14世紀40年代期間，這些波動對西歐、中東、南亞和東亞商業活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雖然尚不明白這些波動的根本原因，但是卡洛·西波拉曾提出，至少部分原因也許與在中亞一些地方爆發的通常所說的“黑死病”相關，年代正好在1346年之前。此時，黑死病不僅中斷了歐亞大陸的國際貿易，而且也可能嚴重地影響土耳其斯坦、費爾干那、布哈拉的金銀礦業。關于14世紀中期歐洲的貨幣困難，特別是佛羅倫薩這一與亞洲有著特別緊密貿易聯系的城市的困境，參見卡洛·西波拉：《14世紀佛羅倫薩的貨幣政策》（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82年），第1—46頁。關于14世紀中期南亞同樣的問題，參見塔潘·拉雅恰杜里、伊爾凡·哈比布編：《劍橋印度經濟史》（劍橋，1982年），第1卷，第93—101頁。

[[23]](#_23_7)同其他許多前現代社會一樣，在中國，帝國晚期經濟和政治狀況的惡化通常導致劣幣的鑄造。元朝晚期也不例外，不但偽造者，而且反政府的造反者都生產大量的劣幣。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修訂版（上海，1965年），第570—571頁。

[[24]](#_24_7)其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它反映了國家對幾個關鍵的經濟生活要素的控制還不完善。在中國，前現代時期的政府除了最重要的禮儀目的外，很少鑄造金幣和銀幣。在帝國晚期，散銀的基本單位是兩（約等于0.0375公斤），它比黃金更適于作為交換媒介。然而，白銀以不同重量、不同純度的銀塊進入流通，迫使人們要頻繁地依靠“錢鋪”、“銀鋪”、“銀匠鋪”的試金師來保證支付的金屬的質量。參見楊聯陞：《中國的貨幣和信用簡史》，第2次印刷（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1年），第79頁；喬·克里布：《中國貴金屬貨幣的歷史考察》，見《古錢幣史》，第7冊，1979年19號，第185—209頁。

[[25]](#_25_7)雖然14世紀中葉中國銀價上升的準確時間尚待確定，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佛羅倫薩銀價較小幅度上漲的時間被定為1345—1347年，而開羅則是在1339—1347年之間。至少有一個學者認為，意大利和埃及的貨幣波動起源于“遠東或者中東”某地的未知事件。參見奇波拉：《14世紀佛羅倫薩的貨幣政策》，第15、19—20頁。對元朝后期銀價上漲的傳統解釋是，蒙古人于1368年從他們的首都大都逃跑時，攜帶大量的金屬回到蒙古。然而，由于在1368年前的很長時期內，元朝財政的金銀儲存量就很少，蒙古人只能帶走他們能夠帶走的黃金和白銀，似乎有理由推測此時國際白銀的短缺，及由于國內經濟和政治不穩定而導致的白銀貯藏，才是中國銀價上漲的更可信的解釋。

[[26]](#_26_7)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載《新亞學報》，第8卷，1號（1967年2月），第163—168頁。

[[27]](#_27_7)《明史》，第7卷，第1970頁；和田清編：《明代食貨志譯注》（東京，1957年），第2卷，第777—779頁；百瀨弘：《明代產的白銀和外國銀》，見《青丘學叢》，第19卷（1935年），第93頁。

[[28]](#_28_7)全漢昇：《明代銀課與銀產額》，見《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966年第9期，第246—254頁。對于明代中國早期采礦活動的水平的不同的解釋，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撰寫的章節。

[[29]](#_29_7)關于生銅的短缺，參見《明史》，第7卷，第1962頁；參見陳綸緒：《明朝的興亡》（諾曼，俄克拉荷馬，1982年），第132頁。關于明代中國的銅礦業和銅幣，另見本書馬丁·海德拉撰寫的章節。

[[30]](#_30_7)黃仁宇：《16世紀明代中國的稅收與政府財政》（劍橋，1974年），第75頁。

[[31]](#_31_7)明代雖然流通著少量的散金，但這主要用作貯藏，而不是交換媒介。

[[32]](#_32_7)關于這一決定的背景，參見陳學霖：《建文、永樂、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294—298頁。參看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52—53頁。

[[33]](#_33_6)對于這一點的不同解釋，參看本書馬丁·海德拉撰寫的章節。

[[34]](#_34_6)從15世紀30年代到15世紀后期，政府沒有生產任何錢幣。參見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75頁。

[[35]](#_35_6)新近關于這種進口的討論，參見上木哲翁（音）、廣三山村《銀礦和宋代的錢幣——在國際視角下的中世紀和近代日本的貨幣歷史》，見J.F.理查茲編：《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的世界貴金屬》（達勒姆，北卡羅萊納州，1983年），第336—346頁：約翰·K.懷特莫爾；《13—18世紀越南與東亞的貨幣流動》，見J.F.理查茲編：《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的世界貴金屬》，第363—370頁。

[[36]](#_36_6)關于此時的經濟和政治動蕩，參見崔瑞德和格里姆：《1436—1464年，正統、景泰和天順統治時期》，見牟復禮、崔瑞德：《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09—337頁。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歐亞大陸其他地方有同樣的困境相關，尚需進行全面的研究。

[[37]](#_37_6)關于此時中一日外交和商貿關系，參見田中長男（音）：《日本與海外國家的關系》，見約翰·惠特尼·霍爾和豐田編：《室町時代的日本》（伯克萊，洛杉磯，倫敦，1977年），第168—171頁；河添彰二（音）：《日本與東亞》，廣三山村（音）編，G.卡梅倫·赫斯特譯：《中世紀日本》，第3卷；《劍橋日本史》（劍橋，倫敦，1990年），第423—446頁。

[[38]](#_38_6)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76頁。

[[39]](#_39_6)關于這一時期，參見牟復札：《成化和弘治統治時期，1465—1505年》，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341—402頁。另見威拉德·J.彼得森：《方以智和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紐約、倫敦，1979年），第70—71頁；約翰·梅斯基爾譯：《崔溥日記：渡海漂流記》（圖森，1965年），第93—94頁。

[[40]](#_40_6)正如以下討論的，在15世紀晚期到16世紀早期，歐洲白銀產量有相當可觀的增加。一部分增加的白銀立即就被用于歐洲、中東、亞洲之間的國際貿易。因為實際上白銀全部都被熔化和澆鑄成錠銀，有多少歐洲白銀最終流入中國無法估計。不過，至少有一枚15世紀威尼斯人的銀幣（格羅索）在廣州的一個年代考訂為1480年代末或者1490年代初的墳墓里發現。參見約翰·U.內夫：《1450—1618年中歐銀的生產》，載《政治經濟雜志》第49輯，1941年8月第4期，第575—591頁；夏鼐：《揚州拉丁文墓碑與威尼斯銀幣》，載《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2—537頁；M.斯卡帕里：《中國發現的十五世紀威尼斯銀幣》，載《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8—541頁。

[[41]](#_41_6)參見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243頁。參見全漢昇：《明清時代云南銀課與銀產額》，載《新亞學報》1976年3月第11期，第65—66頁：表8-3。

[[42]](#_42_6)關于這一人口增長，參見本書馬丁·海德拉寫的章節。

[[43]](#_43_6)內夫：《中歐銀的生產》，第575—591頁。

[[44]](#_44_6)哈里·A.米斯基明：《1460—1600年歐洲文藝復興晚期的經濟》（劍橋，1977年），第32頁。

[[45]](#_45_6)卡斯韋爾：《中國、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青花瓷》，第31頁。另見彼得·斯珀福特：《歐洲中世紀的貨幣及其使用》（劍橋，1988年），第367頁。關于此時歐洲和中東可供使用的白銀的增加，哈里·薩希里奧魯曾寫到：“在現代初期的開端，歐洲經濟發展的提高，刺激新的大銀幣的鑄造。奧斯曼帝國隨即在1470年把重達10.14克的大銀幣引入了流通……”參見薩希利奧格魯：《奧斯曼貨幣史上的國際貨幣作用和金屬流動》，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271頁。關于此時從歐洲出口到埃及的白銀，參見弗雷德里克·C.萊恩：《威尼斯和歷史》（巴爾的摩，1966年），第299頁。

[[46]](#_46_6)彼得·巴克韋爾：《西屬美洲殖民地的礦業》，萊斯利·巴塞爾編：《拉丁美洲殖民地》，載《劍橋拉丁美洲史》（劍橋，1984年），第2卷，第108—149頁。彼得·巴克韋爾：《紅山的礦工：1545—1650年波多西的印第安人勞工》（阿爾伯克基，1984年），第13—26頁。有關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波多西經濟狀況的有價值的概要，參見約翰·林奇：《1598—1700年的西班牙與美洲》，載《哈布斯堡王室統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版（牛津，1981年），第231—244頁。

[[47]](#_47_6)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獻較為豐富。中文著作參見全漢昇在其《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4年，第1卷，第417—473頁）中的三篇優秀研究論文。全教授在其英文論文《晚明至清中期中國與西屬美洲的絲綢貿易》中歸納了他的發現，見勞倫斯·G.湯普森：《亞洲研究：賀陳受頤教授75歲壽辰文集》（舊金山，1975年），第99—117頁。有關最近更多的英文論著的研討，參見克羅斯：《南美洲塊銀生產和出口》，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412—413頁；約翰·J.德派斯克：《1590—1800年新大陸的白銀，卡斯提與菲律賓》，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425—445頁；尤金·萊昂：《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載《國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號，第3—37頁；威廉·M.馬瑟斯：《受孕圣母》，載《國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號，第38—53頁。

[[48]](#_48_5)除本書威爾斯寫的章節外，另見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1963年）；陳綸緒：《16世紀晚期到1603年的中國與菲律賓關系》，載《菲律賓研究》，1978年第24期，第51—82頁；王賡武：《沒有帝國的商人》，見特蕾西編：《商業帝國的興起》，第400—421頁。陳教授的著作以英文出版，并作了一些修改，標題為《16世紀菲律賓的中國人社區》（東京，1968年）。最近有關馬尼拉的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著作，參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1987年），第188—192頁；另見他的《16—17世紀福建私人海上貿易》，E.B.費米爾編：《福建省在17—18世紀的發展與衰落》（萊頓，1990年），第163—215頁；張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貿易與地方經濟》，E.B.費米爾編：《福建省在17—18世紀的發展與衰落》（萊頓，1990年），第63—81頁。

[[49]](#_49_5)當時和之后的大量瓷器還能夠在現在新大陸的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筑的陳列中發現。參見萊昂：《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第31頁；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35—84頁。

[[50]](#_50_5)關于馬尼拉大帆船的重要材料可見威廉·L.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紐約，1939年）；C.R.博克瑟：《1530—1730年從西屬美洲流到遠東的白銀的啟示》，載《菲律賓研究》，1970年第18卷，第457—468頁；O.H.K.斯帕特：《西班牙紅顏料》（倫敦，1979年），第176—291頁；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揮霍者與窖藏者：1550—1750年西屬美洲白銀在世界的分配》（新加坡，1989年），第23—25頁。

[[51]](#_51_5)雖然還不知道這些銀條的重量，但在1985年發現的17世紀西班牙沉船“紐斯特拉·塞諾拉·德·阿托恰”號護衛帆船上的銀條每條重70磅。參見羅杰·C.史密斯：《西屬美因河的寶船：伊比利亞—美洲的海上帝國》，見喬治·C.巴斯：《美洲的船隊及海難》（倫敦，1988年），第94頁。

[[52]](#_52_5)當時德雷克得到的瓷碗中的一個可能現在收藏在紐約都市博物館。見杰維斯·杰克遜—斯托普斯編：《英國的珍寶館：500年的私人資助和藝術收藏》（華盛頓，1985年），第209頁。

[[53]](#_53_5)威廉·L.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05—308頁。按照全漢昇、李龍華編匯的數據，在這時，明代中央政府每年白銀收入總數大約為14萬公斤。參見全漢昇、李龍華：《明中葉后太倉歲入銀兩的研究》，第136—139頁。

[[54]](#_54_5)這些統計已經被皮埃爾·喬努發現，見他的著作：《伊比利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巴黎，1960年）；德帕斯克：《新大陸的白銀，卡斯提與菲律賓》；另見沃德·巴雷特：《1450—1800年世界塊銀的流動》，見特蕾西編《商業帝國的興起》，第248—250頁。

[[55]](#_55_4)例如，參見《皇室檢查官給皇帝的信》，見E.H.布賴爾、J.A.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俄亥俄州克利夫蘭，1903—1909年），第11卷，第86—119頁；伍德羅·博拉：《早期墨西哥與秘魯的殖民地貿易》（伯克利，洛杉磯，1954年），第120、124—125頁。

[[56]](#_56_4)《教會市政廳給菲利浦四世的信》，見E.H.布賴爾、J.A.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4卷，第254—255頁。

[[57]](#_57_4)全漢昇：《明清期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1卷，第444頁。約翰·林奇引用與全漢昇相同的資料，同意這個數據是可能的。參見林奇：《哈布斯堡王室統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44—246頁。

[[58]](#_58_4)博拉：《早期墨西哥與秘魯的殖民地貿易》，第123頁。另見德帕斯克：《新大陸的白銀，卡斯提與菲律賓》，第436頁；C.R.博克瑟：《西屬美洲流到遠東的白銀的啟示》，第457—468頁。在17世紀30年代，一個在馬尼拉的西班牙官員寫道：“中國國王能夠用從秘魯運到中國的銀條來建造白銀宮殿……這些白銀（在阿卡普爾科）沒有登記。”這個官員繼續說道：“中國王國里商品如此充裕，（中國人）在商業中如此精明，如此熱衷于追求利潤，以致他們知道英國人、荷蘭人需要多少商品，在日本總的可以賣出多少。而且，他們是如此的精確，一個裁縫只要看一眼一個人的體形后，就可確定做衣服需要多少布料。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我們。他們知道每年僅有兩艘船航海（從菲律賓到新西班牙），在馬尼拉的中國人居住區，他們通常存有裝載這些船舶的必要數量的貨物。”參見唐 ·赫羅尼墨·德 ·巴紐洛斯 ·卡里洛：《菲律賓群島的關系》，見E.H.布賴爾、J.A.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71、79頁。應予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西班牙船通常是當時在世界各地服務的船中最大的船。

[[59]](#_59_4)關于失落的金銀運輸船，見史密斯：《西屬美因河的寶船》，第85—106頁。有趣的是很多這樣的船除了主要的貨物白銀外還裝載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其中包括一艘1641年在西班牙北部海面沉沒的轉用為商船的“拉·康塞普肯”號帆船。這些中國貨很有可能是裝載在中國船上從中國運送到馬尼拉，再用“阿卡普爾科大帆船”從馬尼拉運到科，最后再用騾車由阿卡普爾科運到墨西哥東海岸的韋拉克魯斯。眾所周知，“拉·康塞普肯”號阿卡普爾1641年6月從韋拉克魯斯駛向西班牙，在哈瓦那停泊后，于當年10月份觸礁沉沒。1991年8月，圣多明哥的拉斯·卡薩斯·里阿斯博物館（Museo de las Casas Reales）展出了在該船上發現的明朝瓷器以及一條金手鏈，博物館管理員認為，那條手鏈做工很精細，肯定出自中國工匠之手。

[[60]](#_60_4)這一時期中歐的白銀也被船運送到里斯本作為國際貿易的支付手段。布勞代爾描述說，到1508年，歐洲的“白銀（通過安特衛普）為了葡萄牙人的巡回貿易的利益而消耗殆盡”。我們在這里說到的巡回貿易就是葡萄牙新開發的與亞洲的貿易。見布勞代爾：《世界的透視》，第148—150頁。

[[61]](#_61_4)C.R.博克瑟：《16、17世紀作為宗教、商業港口的澳門》，見《亞洲學報》1974年第26號，第70頁。這一時期從中國流出的黃金，見全漢昇《明中葉后中國的黃金輸出貿易》，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第2部分，1982年，第213—225頁。

[[62]](#_62_4)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8頁；瓊·麥克盧爾·馬奇：《中國風格的西班牙青花瓷》，見約翰·卡斯韋爾編：《青花瓷器：中國陶瓷和它對西方世界的沖擊》（芝加哥，1985年），第43—44頁。

[[63]](#_63_4)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6—17頁。

[[64]](#_64_4)C.R.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里斯本，1959年），第62—64頁；C.R.博克瑟：《遠東的費達爾戈人》（海牙，1948年），第6頁；杰弗里·帕克：《歐洲現代金融的萌發》，見卡洛·西波拉編：《豐塔納歐洲經濟史：16—17世紀》（格拉斯哥，1974年），第528頁。明代晚期葡萄牙人在澳門的作用，見本書約翰·E.小威爾斯寫的章節。

[[65]](#_65_4)C.R.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62—64頁。

[[66]](#_66_4)克里斯托夫·格拉門：《荷蘭與亞洲的貿易：1620—1740年》（海牙，1958年），第112—113頁；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8頁。

[[67]](#_67_4)從亞洲返回葡萄牙的船只經常在巴西停靠補充給養。

[[68]](#_68_4)阿雷茲：《葡萄牙和陶瓷》，第16頁。17世紀，在法國的葡萄牙商人也在巴黎郊外的圣日耳曼市場上出售陶瓷。詩人保羅·斯卡隆用詩這樣稱贊道：帶我去葡萄牙人那兒，在那兒能看見新花樣，從中國來的稀奇貨。在那兒能看見灰色的琥珀，亮漆漆過的漂亮玩藝兒，還有精美的瓷器，都來自這個莊嚴的國度，來自這個伊甸園。（引自陳綸緒：《明朝的興亡》，第106頁）

[[69]](#_69_4)馬奇：《中國風格的西班牙青花瓷》，第43頁。葡萄牙人對中國產品的熱情以及對獲取中國產品的欲望也強烈地感染了歐洲的其他人。1562年葡萄牙大主教驚訝地發現羅馬教皇的餐桌上使用金銀器皿，但他很快就稱贊起瓷器來：“（它是）這么的精致，這么的半透明，就像玻璃或雪花石膏一樣。有時它用藍色裝飾，就像是雪花石和青玉的混合……如此美麗的器皿，著實令人傾倒……”這給教皇留下了相當好的印象，如同全西歐的宗教、政治領袖們一樣，他也為自己訂購了中國瓷器。在17世紀早期，法國、英國的皇室均擁有成套的由葡萄牙在澳門的代理商直接購買的瓷器。見鄧肯·麥金托什：《中國的青花瓷》，第2版（倫敦，1986年），第132—134頁；C.L.范·德爾·皮基爾—凱特爾編：《維特—里烏號裝載的陶瓷制品（1613）》（阿姆斯特丹，1982年），第28頁。

[[70]](#_70_4)關于這一點，見F.S.蓋斯特拉：《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歐洲出口至亞洲的貴金屬：1602—1795》，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447—467頁；另見亞瑟·阿特曼：《1500—1800年世界金銀塊貿易中的荷蘭企業》（哥特堡，1983年）。

[[71]](#_71_4)M.A.P.邁林克—羅洛夫斯：《1500年至約1630年期間亞洲貿易及歐洲在印度尼西亞的影響》（海牙，1961年），第246頁。明代晚期在印尼的中荷貿易情況另見利昂納德·布魯塞：《奇怪的伙伴》（荷蘭，多德雷赫特，1986年），以及此卷中約翰·E小威爾斯寫的章節。

[[72]](#_72_4)麥金托什：《中國的青花瓷》，第135頁；科林·希夫、理查德·基爾伯恩：《哈徹號的瓷器貨船》（牛津，1988年），第21頁。在弗吉尼亞詹姆斯鎮附近的英國邊境居民點發掘出的兩只萬歷年間的青花瓷杯子可能來自葡萄牙商人。這個居住點只在1618—1635年之間被占領過，這表明中國瓷器是以怎樣的速度沿著新的國際貿易路線擴展的。見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88—89頁。

[[73]](#_73_4)C.R.博克瑟摘自1614年荷蘭的一份出版物。見他的《荷蘭海上帝國，1600—1800》（倫敦，1988年），第195頁。

[[74]](#_74_4)格拉門：《荷蘭與亞洲貿易》，第8—10頁。

[[75]](#_75_4)關于日本16世紀晚期金銀礦開采的情況，日本編年史家有弘志材（1527—1610年后）寫道：“自從豐臣秀吉攝政（1582年）以來，白銀從日本的山區和平原源源不斷地涌出……從前，很少有人見過金子，但現在，任何一個人，甚至莊稼漢、鄉巴佬，不論他是多么低賤，都掌握著豐富金銀。”引自喬治·埃利森：《十字架與劍：桃山時代歷史范式》，見喬治·埃里森、巴德威爾·L.史密斯編：《軍閥、藝術家與平民：16世紀的日本》（檀香山，1981年），第55頁。

[[76]](#_76_4)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研究》（京都，1976年），第221—228頁；德爾默·M .布朗：《中世紀日本的貨幣經濟：錢幣使用研究》（紐黑文，1951年），第56—61頁；上木、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46—348頁。

[[77]](#_77_4)上木、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51頁。

[[78]](#_78_4)關于這一點的最近研討見蓋杰民：《嘉靖時期，1522—1566年》，見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90—505頁。

[[79]](#_79_4)參看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第59頁；巖生成一：《朱印船與日本町》（東京，1978年），第78頁；林仁川：《福建私人海上貿易》，第181—183頁；王賡武：《無帝國的商人》，第414—419頁。

[[80]](#_80_4)關于這一領域有許多文獻，英文經典著作有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帆船》；另見喬治·布里安·索薩：《帝國的殘存：在中國及南中國海的葡萄牙貿易和社會，1630—1754》（劍橋，1986年）。

[[81]](#_81_4)小葉田淳：《16、17世紀遠東的銀的流通》，見《小葉田淳教授退職紀念國史論叢》（京都，1970年），第8頁。

[[82]](#_82_4)上木、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52頁。

[[83]](#_83_4)小葉田淳：《江戶初期的海外交易》，見小葉田淳編：《日本經濟研究》（東京，1978年），第526頁：山脅悌二郎：《長崎的唐人貿易》（東京，1972年），第9—11頁；加藤榮一：《閉關政策形成時期的日本與荷蘭的貿易》，載《亞洲學報》，第30號（1976年），第44—47頁；巖生成一：《16、17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載《亞洲學報》，第30號（1976年），第1—18頁；弗朗索瓦·卡隆、朱斯特·斯考頓：《日本和暹羅王帝國紀實》（倫敦，1935年），第51頁；另見奧姆·普拉喀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孟加拉經濟，1630—1720》（普林斯頓，1985年），第118—122頁。

[[84]](#_84_4)胡奧·羅德里格斯：《日本島國》，邁克爾·庫柏編譯（東京，1973年），第133頁；另見埃里森：《十字架與劍》，第5—56頁。

[[85]](#_85_4)貝爾納迪諾·德·阿維拉—吉隆引自加藤《日本與荷蘭的貿易》第45頁。這一時期從馬尼拉出口到日本的絲也是來自中國的。與外國特別是與中國的貿易對德川幕府早期經濟的重要作用，見馬里烏斯·B.詹森：《德川時代的中國》（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92年），第25—33頁。據估計大約在1618年前后，有2000—3000名中國商人每年都在長崎做生意。見巖生成一：《日本對外貿易》，第11頁。

[[86]](#_86_4)這在當時是為歐洲商人所熟知的，正如弗蘭克·C.斯普納記述的：“中國人對白銀的渴求為國際經濟開創了貿易的新紀元。（佛羅倫薩的商人菲利浦·薩塞提）在1586年1月20日寫道，如果沒有這種渴求，‘西班牙里亞爾絕對不會上升得如此值錢。在所有的亞洲人中，中國人如同其他地方的人們對黃金一樣地對白銀情有獨鐘’。1588年從果阿來的葡萄牙人杜雷特·戈梅斯也報道說，中國維持了一個 ‘比世界上任何政權規定的價格都要高的銀價。”見弗蘭克·C.斯普納：《1493—1725年法國的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2年），第77頁。

[[87]](#_87_4)莫爾加：《菲律賓群島》，第340頁；又見林仁川：《福建私人海上貿易》，第207頁。

[[88]](#_88_4)J.H.帕里：《運輸與貿易路線》，見E.E.里奇編：《16、17世紀擴張中的歐洲經濟》，第4卷；C.H.威爾森編：《劍橋歐洲史》（劍橋，1967年），第209頁；另見博克瑟：《西屬美洲流到遠東的白銀的啟示》，第457—460頁。

[[89]](#_89_4)《胡安·帕契克·馬爾多納多（給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的）信》，見布賴爾和羅伯特遜：《菲律賓群島》，第3卷，第299頁。

[[90]](#_90_3)引自博拉：《早期殖民地貿易》，第122頁。

[[91]](#_91_3)引自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65—366頁。一切都說明了明代瓷器在秘魯也被廣泛使用。中國瓷器的碎片在海拔15000英尺的喀喀湖畔發現。見第369頁；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43頁。

[[92]](#_92_3)萊昂：《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第5—7頁。

[[93]](#_93_3)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2頁。盡管絲和絲織品是開往阿卡普爾科貨船的主要貨物，但是，還是有許多青花瓷被運進了墨西哥，以致瓷器的碎片在稍作加工后也被派上用場，這種碎片被叫做Chiñitas。見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第43—44頁。

[[94]](#_94_3)伍德羅·博拉：《殖民地墨西哥的絲蠶飼養》（伯克利，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43年），第89頁。

[[95]](#_95_3)關于最后一點，見《壓制中國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絲業貿易的經濟原因》，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2卷，第279—286頁。

[[96]](#_96_3)胡安·格勞·依·蒙法爾考：《1637年備忘錄資料》，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7卷，第199頁。在日本與印度也存在同樣的情況，當時遠如京都、雷瓦丹達和切烏爾（Cheul）等紡織工業中心的織工至少部分地依靠中國的生絲維持生計。見加藤：《日本與荷蘭的貿易》，第45—50頁；索薩：《帝國的殘存》，第52—53頁；珀林：《財政制度和商業活動》，第264—265頁。今后的研究可能會發現16、17世紀時在歐洲和中東市場走俏的著名的“波斯絲”，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也源自中國。例如奧斯曼法庭在16世紀中期接受過從伊朗掠奪來的戰利品“中國絲織物”。見埃辛·阿迪爾：《蘇萊曼帝國：圖說偉大的蘇萊曼的歷史》（華盛頓特區，1986年），第198—199頁。

[[97]](#_97_2)1635年6月，墨西哥市裁判所傾聽了西班牙理發師對中國同行的抱怨。當局作出有利于西班牙理發師的決定，規定中國的理發店只能限定為12家，而且必須在郊區。當局還指責中國的理發師不收西班牙學徒。見霍默·H.達布斯和羅伯特·S .史密斯：《1635年在墨西哥市的中國人》，載《遠東季刊》1，第4號（1942年8月），第387—389頁。

[[98]](#_98_2)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374頁；馬奇：《西班牙的青花瓷》，第50頁。

[[99]](#_99_2)見杰克·A.戈德斯通：《17世紀的東西方：斯圖亞特王朝的英格蘭、奧斯曼時代的土耳其和明朝》，載《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30（1988年），第108—109頁。與戈德斯通的意見相反的研討見威廉·S.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載《現代亞洲研究》24，第4號（1990年），第661—682頁。

[[100]](#_100_2)下面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參照了威廉·S. 阿特威爾的《約1530—1650年國際塊銀流動與中國經濟》，見《過去與現在》，第95號（1985年3月），第80—86頁。

[[101]](#_101_2)1570—1577年間，據報道，明朝中央政府管理稅銀的中央機構太倉庫的年收入從86500多公斤白銀上升至163478公斤還多。應當注意的是，這一增長是明政府（1567年）放寬海上貿易限制，同時也是在中日貿易在長崎（1570年）建立后迅速增長，以及在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在馬尼拉（1571年）被建立為西班牙在菲律賓統治的首府以后得以切實地開展以后才出現的。到1577年，太倉庫登記收入的白銀幾乎是16世紀60年代最高記錄的兩倍多，一直到明朝末年，每年白銀的收入大概從來沒有低于10萬公斤。當然，其他因素也促成了這種增長，但十分清楚的是明政府這一時期的銀稅的明顯增長與對外貿易和白銀進口的空前增長有直接的關系。進一步的討論，見全漢昇、李龍華：《明中葉后太倉歲入銀兩的研究》，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第1號（1972年），第123—155頁。

[[102]](#_102_2)16世紀晚期，福建海澄縣的月港成為中國的一個首要港口，這個港口有一個聯系從日本到東南亞各地的貿易大網絡。大約從1570年到1594年，在海澄作為許可證費和關稅征收的白銀由每年113公斤上升到了1088公斤以上。現在普遍認為這種增長幾乎完全歸因于月港這些年間的對外貿易及白銀的進口。這正表明了日本和西屬美洲的白銀進入了福建的經濟，并最終進入了中國的經濟。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Ⅰ：428；林仁川：《福建的私人海上貿易》，第196—200頁；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235頁。

[[103]](#_103_2)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714頁。

[[104]](#_104_2)同上，第715頁。

[[105]](#_105_2)斯普納：《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第3—45頁；弗蘭克·珀林：《晚期前殖民時期印度的貨幣使用和通貨媒介形式的國際貿易》，見J.F.理查茲編：《莫臥兒印度的帝國貨幣制度》（新德里，1987年），第249—256頁；伊爾凡·哈比布：《“價格革命”時代的三本位主義體系：銀的流入對莫臥兒貨幣制度的影響》，見理查茲編：《莫臥兒印度的帝國貨幣制度》，第138—170頁；哈里·E.克羅斯：《南美塊銀的生產與出口，1550—1570年》，見理查茲編：《貴金屬》，第398—400頁。

[[106]](#_106_2)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參照了威廉·s.阿特威爾：《白銀、對外貿易和晚明經濟》，載《清史問題》3，第8號（1977年12月），第1—33頁。

[[107]](#_107_2)這是伊夫林·S.羅斯基的文章《華南的農業變化和小農經濟》（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2年）的主題之一；另見何炳棣：《美洲谷物在中國的引入》，載《美國人類學家》57（1955年4月），第191—201頁；何炳棣：《163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9年），第169—195頁；德威特·H.帕金斯：《1368—1968年中國的農業發展》（芝加哥，1969年），第3、6、7章；馬克·埃爾文：《最近一千年的中國歷史：土地占有權模式的變化》，見《近代亞洲研究》4，第2號（1970年），第104—105頁；富路德：《哥倫布的新發現：中國與新大陸》，載《中國歷史研究》8，第4號（1975年夏），第3—14頁。

[[108]](#_108_2)中國和日本關于討論上述增長的學術論文，見田中正俊：《中國史學界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載鈴木俊、西島定生編：《中國歷史分期》（東京，1971年），第219—252頁；佐伯有一：《日本關于明清時代研究中的商品生產評介的探討及其學說史展望》，載鈴木俊、西島定生編：《中國歷史分期》，第253—321頁；拉蒙·H.邁爾斯：《近代中國棉織手工業和棉織工業的發展》，見《經濟史評論》第2輯，第18號（1965年），第614—632頁；拉蒙·H.邁爾斯：《明清時期經濟組織的若干問題》，見《經濟史文集》，第2號（1974年12月），第77—93頁；克賴·迪特里希：《清初的棉花種植與加工》，見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斯坦福，1972年），第109—135頁；孫任以都：《清代中國的養蠶業和絲織生產》，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77—108頁；居密：《近代中國早期的棉織品生產與農村社會變遷》，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第2號（1974年12月），第515—531頁；伊夫林·S.羅斯基：《明代的社會和經濟》，載《明史研究》，2（1976年春），第12—19頁。

[[109]](#_109_2)宮崎市定：《明清時代蘇州輕工業的發展》，見他的《亞洲史研究》4（京都，1964年），第309頁；何炳棣：《長江流域中上游各省的會館分布》，載《清華中國研究學報》新編第5卷，第2號（1966年12月），第121頁；吳震強：《福建南部的農村社會研究，1506—1644》，見《南洋大學學報》，6（1972年），第208—209頁；居密：《棉織品生產》。

[[110]](#_110_2)毋庸置疑，“一條鞭法”改革的完成與直接從日本、歐洲和新大陸進口白銀有關。首先，大多數重要的早期改革實驗都是在最直接卷入海上貿易的福建和浙江這兩個沿海省份進行的；其次，根據黃仁宇教授的觀點，在16世紀的最后30年間，改革的實施“達到了它的高峰”，而就是在這段時間內輸入中國的白銀開始猛增；最后，“一條鞭法”改革中最有影響的三位改革者海瑞、龐尚鵬和王宗茂都是東南沿海人，因此他們肯定知道當地特殊的貨幣和經濟情況。關于上述幾條，見梁方仲著，王毓銓譯：《中國的一條鞭稅法》（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6年）；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112—133頁。

[[111]](#_111_2)牟復禮：《南京的變遷，1350—1400》，見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第151頁。

[[112]](#_112_2)關于這一主題的中國及日本文獻汗牛充棟。英文文獻見迪特里希：《棉花的種植與貿易》；居密：《棉織品生產》和馬克·埃爾文：《集貿市鎮及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縣》，見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頁。

[[113]](#_113_2)16世紀后期，“不同種類和質量的中國白棉布”經菲律賓進口到墨西哥。安東尼奧· 達·莫爾加引自鮑林·西蒙斯：《有圖案的中國的絲綢》（紐約，1948年），第25頁。

[[114]](#_114_2)關于這一主題的中國及日本文獻汗牛充棟。英文文獻見迪特里希：《棉花的種植與貿易》；居密：《棉織品生產》和馬克·埃爾文：《集貿市鎮及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縣》，見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頁。

[[115]](#_115_2)對日本的貿易限制仍然有效，雖然中國的商人經常，甚至習慣于無視這種限制。見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研究》，第284頁及其以后各頁；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30—31頁。

[[116]](#_116_2)“東方航路通向呂宋、蘇祿群島和摩鹿加，而西方航路則經由印度支那沿海及馬來半島遠達順達噶喇叭，即后來西爪哇海岸的雅加達。”見布盧塞：《奇怪的伙伴》，第104頁。

[[117]](#_117_2)一兩約等于0.0375公斤。

[[118]](#_118_2)周起元為張燮《東西洋考》作的“序”（北京，1981年）第17頁。關于這一段文字稍有不同的翻譯見鄭克誠（音）：《鄭成功的海上擴張與清初的海禁》，見費米爾編：《福建省的發展與衰落》，第225頁；林仁川：《福建的私人海上貿易》，第197—198頁；對明朝后期漳州的英文的深人研究見羅斯基：《農業變化》，第57—100頁；另見張彬村：《海上貿易與地方經濟》，第63—81頁。斯波義信對同時代關于浙江省寧波地區的研究也發現了同樣的發展：“1576年海外貿易的限制解除后，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來的白銀經寧波涌進中國內地。”見斯波義信：《寧波及其腹地》，載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399頁。

[[119]](#_119_2)無疑，這位作者顯然已經知道，17世紀早期中國的絲綢在日本已經十分暢銷。因為與日本的貿易仍屬非法，所以他可能不愿意引起朝廷注意這一點。

[[120]](#_120_2)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1979年），第6753—6754頁。感謝楊隆章（音）教授提醒我注意這段內容。楊教授與張彬村博士在其未發表的手稿中討論了這段內容，并非常友好地允許我閱讀他們的手稿。

[[121]](#_121_2)正如威拉德·J.彼得森和黃仁宇所指出的，明代龐大的人口及大規模的經濟表明，不論進口再多也解決不了朝廷鑄幣用金屬長年緊缺的問題。見彼得森：《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第68—70頁；黃仁宇：《稅收與政府財政》，第79—80頁。然而，白銀的進口已足以使這個國家的某些地區完全放棄其他貨幣而采用白銀作為交易的媒介。例如，西班牙奧古斯丁會修士馬丁·達·拉達（1533—1578年）在1575年訪問福建南部時，他“除了[在泉州]及其所屬地方外，沒有看見任何形式的貨幣，那兒（泉州）有一種中間穿孔的帶標記的銅錢……其他任何地方（也包括這兒）買東西時都使用要用秤來稱量的碎銀”。馬丁·達·拉達引自C.R.博克瑟編：《16世紀的中國南方》（棱代爾，列支敦士登，1967年），第294頁。假設達·拉達神父稍后幾年再到福建，他就可以看見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魯鑄造的比索也在那兒流通了。見莊為璣：《福建南安出土外國銀幣的幾個問題》，載《考古》，6（1975年），第352—355頁；莊為璣：《福建泉州隸屬出土五批外國銀幣》，載《考古》，6（1975年），第373—379頁；吳震強：《福建南部的農村社會研究》，第209頁。

[[122]](#_122_2)由于明代晚期中國總體上仍處于貨幣化程度不足的狀態，這個國家并沒有經歷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在歐洲、新大陸、中東的某些地區發生的劇烈通貨膨脹。然而，在諸如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大運河沿途這些外國白銀流通相對自由的地方，有證據表明，在16世紀后期和17世紀早期的某些特定的期間發生了明顯的通貨膨脹。見羅斯基：《中國南部農業變化及小農經濟》，第25頁；陳綸緒：《明朝的衰亡：內因研究》（學位論文，哈佛大學，1953年），第97—98、116—117頁；蓋杰民：《1368—1644年明朝統治下的北京》（學位論文，普林斯頓大學，1979年），第144頁及以后諸頁；彼得森：《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第70—73頁。

[[123]](#_123_2)巴克威爾：《西屬美洲殖民地的采礦業》，第120、144—145頁。

[[124]](#_124_2)正如伍德羅·博拉令人信服地證明，這項貿易中的一個主要項目是從菲律賓經阿卡普爾科運往秘魯的中國絲綢。見博拉：《早期殖民地貿易》，第122—125頁。

[[125]](#_125_2)胡安·格勞·依·蒙法爾考，引自安東尼奧·阿爾瓦雷斯·阿布魯：《菲律賓與新西班牙的貿易》，見布賴爾、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30卷，第69—70頁。

[[126]](#_126_2)引自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30卷，第86頁。

[[127]](#_127_1)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188、194頁；《馬尼拉財政官給菲利浦四世的一封信，1638年8月31日》，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58頁。

[[128]](#_128_1)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259頁；《菲律賓群島概況，1638—1639》，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168—171頁。現在失事的船已經找到，并打撈上來。見馬瑟斯的論述，《我們信仰的主》。

[[129]](#_129_1)《菲律賓群島概況，1639年8月—1640年8月》，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194—196頁。

[[130]](#_130_1)《中國人的反叛》，見布賴爾和羅伯遜編：《菲律賓群島》，第29卷，第208—258頁。

[[131]](#_131_1)見喬努《伊比利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一書中關于1640—1641年船運數字，該書第157、159頁。

[[132]](#_132_1)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135頁，注釋284；另見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132頁。

[[133]](#_133_1)C.R.博克瑟：《荷蘭海上帝國，1600—1800年》（紐約，1965年），第25—26頁。

[[134]](#_134_1)對于17世紀日本貿易數字中在以后一些年間白銀出口減少的不同解釋見羅伯特·利羅依·英尼斯：《半開的門：17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學位論文，密歇根大學，1980年），第376—432頁。

[[135]](#_135_1)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第145—148頁。

[[136]](#_136_1)我的這段陳述是依據巖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頁）一書中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資料。巖生成一：《近代日中貿易數據的考察》，載《史學雜志》62，第2卷（1953年11月），第991頁；加藤：《日本與荷蘭的貿易》，第66頁；奧斯卡·納霍特：《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的關系》（萊比錫，1897年），增刊，第207—208頁。

[[137]](#_137_1)巖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頁；納科德：《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的關系》，增刊63，第208頁。如同在新大陸的情況一樣，日本白銀出口在這一時期下降的原因是國內白銀產量的下降。對于這一問題的研討及有關書目，見阿特威爾：《對中國和日本“17世紀危機”的考察》，第231—232頁。

[[138]](#_138_1)這些問題見牟復禮、崔瑞德編：《中國劍橋史》，第7卷，第557—584頁。

[[139]](#_139_1)雖然超出了本章討論的范圍，但因其重要，還是應該強調指出，這一時期中國的許多經濟問題顯然與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惡劣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對此作出的開拓性研討，見阿特威爾：《對中國和日本“17世紀危機”的考察》，第224—227頁；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第671—674頁。

[[140]](#_140_1)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690—693頁。陳綸緒：《明朝的興亡》，第285—287頁。

[[141]](#_141_1)斯普納：《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第50頁。

[[142]](#_142_1)上木和山村：《銀礦與宋幣》，第355頁。

[[143]](#_143_1)斯普納：《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第86頁。

[[144]](#_144_1)葉紹袁：《啟禎記聞錄》2/10b，引自陳綸緒：《明朝的興亡》，第235—236頁。

[[145]](#_145_1)海倫·鄧斯坦：《晚明流行病初步探討》，見《清史問題》3，第3號（1975年12月），第1—59頁；安吉拉·梁：《明清中國有組織的醫學：長江下游地區國家及私人的醫療機構》，載《晚期中華帝國》8，第1號（1987年6月），第135—166頁；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第671—674頁。

[[146]](#_146_1)沈氏：《奇荒紀事》，見陳恒力編：《補農書研究》（北京，1958年），第29頁。

[[147]](#_147_1)居密：《棉織品生產》，第525頁；另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713頁。

[[148]](#_148_1)計六奇：《明季北略》，4卷本（臺北，1969年），第3卷，第337—338頁。楊聯陞：《貨幣和信用》，第67—68頁；彼得森：《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第74—76頁；潘吉星：《晚明中國喬治·阿格里柯拉的〈礦冶全書》的傳播》[Georgius Agricola，即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George Bauer），Georgius Agricola是其拉丁文譯名。——譯者注]，見《通報》，77（1991年），第108—118頁。

[[149]](#_149_1)參見戈德斯通《17世紀的東西方》和馬丁·海德拉寫的本卷第9章。

[[150]](#_150_1)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引自阿特威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第677—680頁。

[[151]](#_151_1)佟養甲，引自《文獻叢編》（北京，1930—？），集，第24卷，第19b頁；另見傅樂淑：《中國西方關系文件匯編》（圖森，1966年），第2卷，第7頁。

[[152]](#_152_1)慕天顏：《請開海禁疏》，見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臺北），26編，14b，第966頁；另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2卷，第514頁。

[[153]](#_153_1)慕天顏：《請開海禁疏》26編，14b，第966頁；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2卷，第514頁；岸本美緒：《康熙朝的蕭條及清代早期的地方市場》，載《近代中國》10，第2號（1984年），第227—256頁；漢斯·烏爾里奇·沃格爾：《中國中央的貨幣政策，1644—1800年》，載《晚期中華帝國》8，第2號（1987年12月），第2—3頁。

[[154]](#_154_1)牟復禮：《元代與明代》，見K.C.張光直編：《中國飲食文化：從人類學和歷史學角度的考察》（紐黑文，倫敦，1977年），第195頁。

# 第九章 明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

## 導言

本章概括了明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總的發展情況。由于精確地使用了“社會經濟”這一字眼，我只對農村中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最突出的問題進行論述。本章探討明代經濟因素反映在社會組合和組織的變化中的方式，以及經濟因素有時是如何促進這些變化的。反之，對社會因素反映在——有時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方式也進行探討。

對稅賦和徭役的結構進行相當詳細的論述。對里甲制的社會和體制基礎的討論是出于兩個原因：它提供了觀察明代社會經濟面貌獨特性質的視窗；其次，它存在引起變化的重要原因，而且本身就是變化的重要起因。逃避和豁免賦役的各種可能性是影響明代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而長期以來政府不能調整土地和人口記錄的情況也是如此。政府各級官員認識到了這個缺陷；明代官員實施了許多改革，旨在更公平地重新分配稅役和便于征稅。結果，雖然里甲結構到清代相當長一段時期還繼續存在，但到17世紀初期，里甲制的內容在許多方面與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所展望的制度已大不相同了。

## 宏觀經濟環境

### 導論：區域劃分

就歷史分析的需要來說，省一級的行政單位及其往往更古老的府、縣級的下層行政單位是中國最有用的區劃形式：傳統的行政資料被編制和匯總，保存在這幾級行政單位；這些資料往往反映了全省實施某些特定政策的情況。此外，明清時代新出現了功名獲得者的階層，這些人本身就是按行政結構的等級組織起來的科舉考試的產物；他們日益形成了分別隸屬于這些行政單位的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幕僚集團。有些學者為了作某些歷史分析，也利用施堅雅提出的更細致的“大區”體系，即把各地細分為經濟的和社會的“中心區”和“邊緣區”[[1]](#_1_Jian_Shi_Jian_Ya_Bian____Zhon)。雖然施堅雅為清代提出的構想被人甚至提前用于宋代（960—1279年），這種用法在許多方面是與時代不符的。從最好方面說，大區是被一體化的經濟網絡和大區內中心地的服務等級劃分而成的。但是，成為這種考慮基礎的經濟區域只是在明代的后半期才逐漸形成。這種用法的最差的一點是，作為分析手段的大區被錯誤地認為是具有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某些特點的同類的區域，這些特點被斷定存在于整個區域中。經濟網絡的發展、網絡的范圍、一體化的程度、地方滲透的密度，以及它們存在的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都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課題。但是有關這些課題的問題不是簡單地參閱一幅大區的地圖就能解決的。首先，施堅雅界定并被廣泛重復的大區并不一定是通過經濟數據的歸納而作出的，而是在某些情況下以武斷地勾勒的水系作為依據。[[2]](#_2_Zai_Ming_Dai__Yan_Chang_Jiang)人口密度、市場滲透、土地產量，這些都是任何社會和經濟分析的重要因素。它們應被視為絕對的變數，不應被僅僅看成是次于或從屬于諸如“中心區”和“邊緣區”之類的幾種武斷的思維產物，可是它們在“中心區”和“邊緣區”中，卻在大區范圍內部成了相對化了的變數。[[3]](#_3_Ru_Guo_Wo_Men_Yan_Yong_Xian_Z)

更為重要的是，對許多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需求來說，地理的或社會的劃分反而更能說得通：一些方言區域可能比商人更能反映較大群體的真實的社會和文化網絡。[[4]](#_4_Jian_Zhou_Zhen_He___You_Ru_Ji)其他的事例需要更為客觀地確定并以地理、氣候或人口統計等特定標準為基礎的地形學來劃分。[[5]](#_5_Jian_Jin_Qi_Ming_De_Yan_Jiu_Z)在大部分事例中，對社會的或經濟的現象的任何認真的解釋需要把許多這類因素綜合起來闡述。但是沒有一種武斷的界說，不論是“中心區”說，或是“邊緣區”說能夠適用所有的目的。這里我們將采用一種較簡單的省份組合方法，這些省份很松散地根據地形學、氣候、農業生產的性質和社會組織形成了地理區域。它們不能看作絕對的實體或網絡。

如果我們把討論對象放在中國本土，華北的特點是一部分用畜力耕種小麥和小米的農業，按照各方面作者的爭論，也就造成了比其他地方更多的經營地主和分成租種的小農。特別在平原，人口分布在相對密集的大村落中，這些村落被簡陋的道路連接起來。在元代（1271—1368年），或元明過渡時期（不能確切肯定是元還是明），各種情況已經造成人口的大量減少或流離失所。但是許多世紀遺留下來的無數星羅棋布的小縣比其他地方提供更為無孔不入的政府控制和援助的機會。大運河沿岸涌現出許多僅次于江南的重要貿易城市。僅邊境巨大的軍隊消費群體在明代初期就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里所說的江南籠統地包括江蘇南部和安徽（明代為南直隸，簡稱南京），以及浙江，它自宋代以來已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新出現的稻米品種創造了生產足夠的剩余糧食的機會，以供應許多小村落和充滿活力的城市，它們通過貿易，用無所不在的水路與外界連接起來。下一步就轉向耕種更有利可圖的作物和從事手工業，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于依靠從其他地方，特別是沿長江（明代通稱為大江）一帶輸入糧食。在種稻米的地方，富有戶依靠租佃而不是直接交納谷物，他們把財富轉投到其他方面，特別是文化、政治和教育方面。許多功名獲得者介入官府和直接耕作者之間，依靠與官府的交往而取得了保護；更還有一說不知是否言之有理，有人認為在皇室中存在一種排斥江南的情緒。蘇州周圍的區域可以認為是最能體現這些特征的地區。還有一個分區即徽州，如果我們從純粹的地理學角度考慮，它只能被認為是江南的一部分；它在許多方面基本上可以說是獨特的，這是由于它具備遍布全帝國的徽商網絡，有著最著名的理學家朱熹遺留的持久的影響，最后（但并非不重要），它保存著商人精英下的大批經濟資料。

江西和湖廣是盛產稻米的農業富饒地區，它們通過長江及其支流相連接。沒有河流的地方就比較不發達，但是靠近長江的區域日益參與以江南區域為中心的貿易。在明以前時期，江西在全國比在明代更加重要[[6]](#_6_Wo_Zai_Ben_Zhang_Xiang_Dang_L)；明代的人口過剩引起了江西向湖廣及以外的地方遷出民眾。湖廣包括現在的湖北和湖南兩省，取代江西而成為以長江為中心的中國的米袋子；今日的漢口（包括漢陽鎮和武昌府治地江夏[[7]](#_7_Zhong_Guo_Gu_Jin_De_Di_Ming_K)）逐漸取代了前政治中心江陵（即荊州）。在明代的大部分時期，來自其他省份的移民仍能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直到晚明糧食產量已不能滿足當地人口的增長并導致輸出大米的地主與當地民眾開始發生沖突時為止。

四川當時似乎沒有從長江沿岸增長的糧食需求中獲益，它似乎基本上保持自給自足。明清過渡時期人口和資源的巨大破壞可能會使我們產生假象。18世紀四川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兩個世紀前湖廣的水平相似，但是這個事實并不一定意味著在整個明代四川的經濟不很發達。

福建（及其北面和南面的類似地區）在經濟上逐漸變得很發達，發達的基礎不是農業，而是國內的和國際的貿易。以城鎮為基地的商人精英賺得的財富投向任何有利可圖的地方。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投資可以投向土地；“外來的”資金和土地的短缺（福建多山）相結合，造成了普遍的和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在這種制度下，不同的人對土地投入不同份額資金，并有權分享不同份額的產量。

在明代的大部分時期，廣東的珠江（明代通稱西江）三角洲還沒有納入沿海貿易之中。發展首先是在名副其實的聚居地代理機構的嚴格指導下采取逐步開發沿海的沙地的方式實現的。社會地形結果造成了有時是強大的敵對社團組織，最終導致有時是虛假的“宗族”的出現。由于稅額在明初期戶數較少時已經確定，這些宗族組織的族長在納稅時享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在法律面前，全族常常代替一戶。結果，在這種安排下，在一個真實的家庭和國家之間沒有什么直接的接觸。在明代，云南及其鄰近諸省仍是遠離國家舞臺，結果記載是如此之少，以致只在特殊情況下才被提起。

### 氣候

我們時代的許多歷史學家尋找過經濟盛衰的終極的原因，但是社會經濟生活十分復雜，尋求個別的原因可能仍是徒勞的。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必須嘗試去調查和聯系盡量多的因素，以期能構成一個整體的綜合經濟“形態”，它包括諸如價格、收成、生產力、工資、利率、營業額和貨幣等因素。[[8]](#_8_Li_Ru__Le_Lu_Yi__La_Du_Li___Y)

在解釋近代以前農業社會的短期和中期經濟表現時，正在研究的表示多年實際收成的農業生產曲線的真正形狀有著極大的重要意義。農業生產直接影響消費和生產者本人的消費和再生產能力。農業生產的水平，結合人口對農產品和自然資源的壓力，決定了農產品的價格。在取決于不同社會經濟階層民眾的市場參與的水平和類型的同時，這些價格又反過來影響那些階層的命運。收成又間接地決定著為制成品創造的大部分城鄉需要。不像現代，那個時候農業出現危機也意味著制造業的危機：對工匠制成品的需要下降，同時他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比重急劇上升。[[9]](#_9_Li_Ru__Mi_Luo_Si_La_Fu__He_Lu)有幾位歷史學家已經指出，大部分短期的經濟動蕩取決于收成的逐步變化，而不是長期的生產力或貨幣供應的發展程度。[[10]](#_10_Te_Bie_Shi_Le_Lu_Yi__La_Du_L)

收成的結果是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這樣一個經濟制度的背景中，研究氣候條件就很重要，因為氣候是影響收成情況的主要變數之一。但是，對氣候效果的概括很難作出，因為作物有其自身的生長要求，特定的天氣條件對每種作物的影響就不同。氣候又間接地影響著對經濟或社會有重要影響的其他因素，諸如影響收成、動物和人類健康的微生物的流行，運輸條件的狀況，或者取得風動力或水動力的能力。[[11]](#_11_Jian_M_J_Ying_Ge_La_Mu___G_F)

氣候只是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之一。大部分作者同意權威的意見[[12]](#_12_Li_Ru__J_L__An_De_Sen____Li)，他們堅持一般地說法，依據我們所知的整個歷史時期來判斷，社會經濟制度能夠適應天氣和雨量變化的幅度，甚至在某些個別的事例中，平均氣溫或雨量稍有下降，也只能出現維持最低生計和挨餓的差別。

自然災害在一定程度上與氣候有關，但不能一概而論。有一種假設提出，歐洲的自然災害（包括流行病）使大批人死亡，但土地卻完好無損，從而在災害過后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對比之下，據說亞洲的特點是土地和人都遭了殃。[[13]](#_13_Jian_E_L_Qiong_Si____Heng_Ku)一般地說，中國的自然災害對資本、土地和設備的破壞甚于對人的生命的毀滅，因此不會引起勞動力供應的劇減。所以那里在自然災害過后不會有大的緩解或經濟反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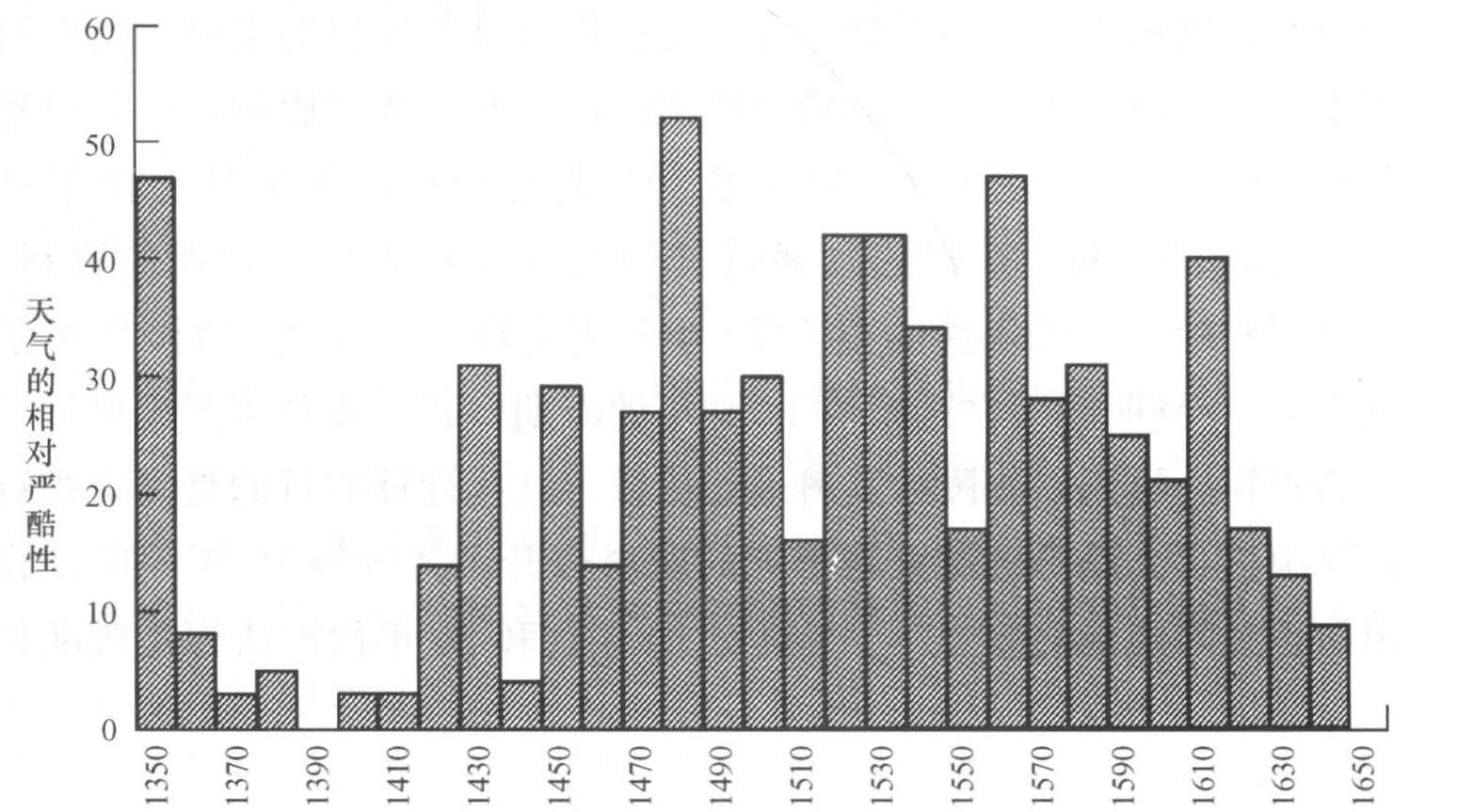
關于研究氣候條件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應注意的最后一點是，研究歐洲的氣候歷史的成熟的研究作品數量遠比研究中國的多。但是，根據歐洲氣候變化的研究作品來推斷中國可能的情況也很可能起誤導作用。一般地說，歐亞大陸兩端之間的氣候狀況如果有相互關系，也是很少的。例如，在16世紀晚期的所謂“小冰河時代”，歐洲異常潮濕，而在中國的寒冷時期，卻比平常更為干燥。[[14]](#_14_Zhi_De_Zhu_Yi_De_Shi__Mei_Yo)

為了說明中國和歐洲氣候的巨大差別，中國的著名氣象史學家竺可楨（1890—1974年）提出一個假設，即寒冷中心約在1100年始于太平洋，然后移向歐洲，在那里從1300年滯留到1600年，才又移回。[[15]](#_15_Zhong_Guo_De_Zhuang_Kuang_Yu)此外，異常的狀況在全中國范圍內并沒有顯示出一致性，一年中異常情況發生的確切的時間（例如播種或收割的時間）才是重要的。

關于世界氣候體系如何起作用的理論問題還伴隨著缺乏資料的問題，以及我們擁有的資料不準確的問題。資料顯示，明代初期量雨器被分發至各地；1424年的詔書責成官員們上報農業產量；但是我們不知道量雨器是否被使用，農業產量是否真正上報過。總之，這些措施的資料都未保存下來。物候學的方法（采用間接措施進行的研究，它根據諸如花卉[[16]](#_16_Zhang_Pei_Yuan__Yin____Gong)、植物開花和成熟的資料，作為確定氣候條件的手段）已被用來間接地再現氣候變化的記錄，以期克服缺乏直接資料的困難。以中國的事例而言，已有從日記摘編的記載，日記記下了桃、杏、丁香、酸蘋果開花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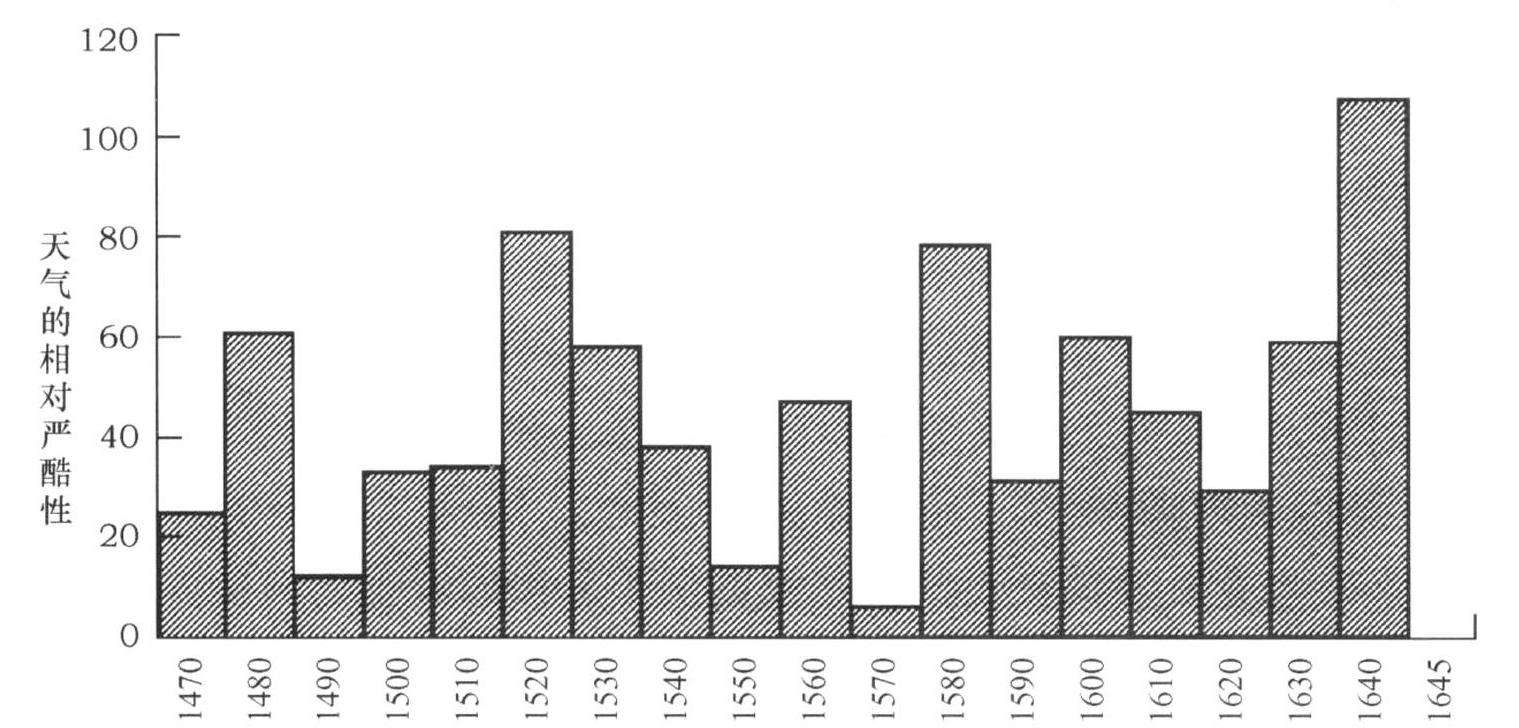
雖然在明代流行病相當定期地伴隨著饑荒，而饑荒又常常伴隨著旱災，但是我們最好分別對它們進行考慮。流行病并不是旱災引起的，它們的存在與否可以造成完全不同的死亡數字：1586年的流行病使安徽省的六安就死了3萬人。[[17]](#_17_Jian_Hai_Lun__Deng_Si_Tan)這么大的數字很難能歸因于地方的饑荒，因為那里的災民有其他的選擇去對付饑荒，尤其可以暫時遷移。有的歷史學者聲稱17世紀40年代饑荒或流行病使人口大量減少，但更嚴謹的研究表明，這個數字是根據與稅賦有關的證據作出的，對這類證據必須謹慎地評估，而且人們難以測定準確日期。[[18]](#_18_Li_Ru__Wei_Fei_De____Da_Shi)

除了間接說明氣溫變化的物候學研究[[19]](#_19_You_Bang_Zhu_De_Yan_Jiu_Zuo)，一本地輿圖集近期問世，它利用選自各地方志中的印象主義的資料，再作出統計學的調整，以提供旱澇災害連貫和全面的圖景。按這些圖景的性質，這些資料沒有精確地或直接地反映出降雨量；但對我們的目的來說，它們仍優于其他資料，因為它們的確反映出降雨量對收成的影響，從而引起了社會經濟史學家們較大的興趣。[[20]](#_20_Zhong_Yang_Qi_Xiang_Ju_Qi_Xi)。遺憾的是，圖集只提供了從1470年起的資料，所以必須通過其他途徑找到研究明初期的資料。我試圖利用劉昭民提供的至1470年的更為印象主義的資料。[[21]](#_21_Liu_Zhao_Min____Zhong_Guo_Li)至于從1470年到明朝滅亡再到約1650年的時期，我主要利用圖集更加豐富的資料，再用劉昭民的資料進行比較。這些計算的目的是確定相對的降雨量，辦法是把澇災與旱災的資料分開，并按每10年一期計算出與正常降雨量的差異。[[22]](#_22_Jian_Dan_Di_Shuo__Liu_Zhao_M) 1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被認為是叛亂起因所謂的山西、陜西和山東的惡劣氣候條件被這些數據所證實，但這些年代并不一定比明朝以前年代更加惡劣。雖然這里不可能詳細闡明采用的方法，但我們已經綜合上述的所有的數據[[23]](#_23_Jian_Wang_Shao_Wu__Yin____Zh)，以作出明代主要氣候狀況的非常假設性的表述（見圖表9-1和9-2，注意兩個圖表的標度不同）。出現的總的狀況是：在相對潮濕的元代以后，約在1620年前的整個明代時期比通常要干燥。如果我們把明朝細分成若干時期，以下的結論似乎是站得住腳的。



圖表9-1 按照劉昭民數據的明代氣候

從1350—1360至1640—1650年（10年一期）



圖表9-2 按照《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的明代氣候

從1470—1480年至1640—1645年（10年一期）

1.1350—1450年。這個時期整個中國出現寒冬，較暖和的春季也許始于1400年前后。1454年江南區域仍能見到雪。這里只列出幾次最具破壞性的災害：有兩次大旱災，一次發生在1353年至1354年的山西、河南、浙江、湖南和廣西；另一次發生在15世紀20年代的山西。這個時期的平均氣溫也許比現在的平均氣溫低1攝氏度。

2.1450—1520年。這是比較干燥的時期，特別在1499年之前有溫暖的春季（偶爾出現早霜）和暖冬，1500年以后冬季氣溫逐漸變冷，1513年以后太湖、鄱陽湖和洞庭湖都結冰了。最常見的災害類型是南澇北旱。1452年湖廣，1504年河北、山東、山西和陜西發生了大旱災。1482年，洪水淹沒了河北和湖廣的大部分。明代最大的災害也許是1485年至1487年禍及山西、山東、湖北以至江南地區的嚴重饑荒；1484年是全國性最干旱的年份。[[24]](#_24_Ji_Duan_Gan_Han_He_Chao_Shi)南方在1477年至1485年間經歷了連續9年的水災。[[25]](#_25_Zhang___Zhang___Xu____Han_La)平均氣溫依然比現在約低1攝氏度。

3.1520—1570年。這是一個較潮濕和相對寒冷的時期，但到這個時期終了時，冬季變暖。長江區域有干旱，但其北和其南有澇災。1528年，浙江、山西、陜西和湖北出現大旱；這一年的旱災可以算作整個明代最嚴重的一次。[[26]](#_26_Zhang___Zhang___Xu____Han_La) 1568年福建大旱，北直隸（簡稱京師）氣候普遍惡劣，而1569年全國的氣候極為潮濕。平均氣溫比現在低1.5攝氏度。

4.1570—1620年。這個時期相對地溫暖[[27]](#_27_Guan_Yu_Zhe_Fang_Mian_He_Qi)，特別在冬季；但春季出現霜凍，但仍日益暖和。總的說，雖然許多區域有澇災，這個時期仍較干燥；1613年出現全國性的澇災。1585年華北平原發生大澇。然后在1586年又發生了一次鄧斯坦所描述的大流行病。[[28]](#_28_Deng_Si_Tan____Wan_Ming_Liu)平均氣溫比現在低半攝氏度。在這個時期末，即在17世紀10年代，山西、福建和山東有旱災；最嚴重的一次是1589年的全國范圍的旱災。

5.1620—1700年。氣候趨冷，而且稍為潮濕；1618年廣東下雪。這標志著“小冰河時代”的開始。17世紀30年代山東、山西有旱災，然后發生流行病，1637年到1641年屢次出現澇災。1640年和1641年還有大旱。平均氣溫比現在低1.5到2攝氏度，特別在17世紀晚期。

### 人口

### 導論：人口趨勢

影響農業社會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兩個基本因素是人口的多少和總耕地面積的大小。遺憾的是，在近代以前無論何處都沒有關于人口和在耕地的可靠統計數字，中國也不例外。明清時代官方出版物中提供的一些貌似系統的數字一定要非常小心地進行處理，并且要與編制它們的體制常規聯系起來重新進行解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根據地推測這些數字掩蓋的實際的情況。這些數字還必須與從非統計學的文學史料獲知的總趨勢聯系起來，還必須與少數純人口統計的數據聯系起來，這些數據隨著學者們分析了一些非官方的、主要是家譜的材料而被人掌握。根據所有這些因素，人們就可以對明代的人口作出幾種與以前稍有不同的估算。這些新的數字盡管是嘗試性的，但確實有應該認真考慮的含義：明代和清代的經濟學者常常堅持各種理論，雖然每種理論本身聽起來似乎有理，但當相互比較時，它們就不能被同時認為是正確了。

明代的締造者朱元璋在他事業的早期就很注意他控制地區的人口數量。部分原因是征兵的實際需要，部分原因是在公平地分配稅役時掌握人口記錄和使用它們是一個想成為帝國皇位的合法登基人的長期以來的特權。早在1358年，南京區域（在1356年已成為他的根據地）的人口被認為已經登入新的戶冊。1370年，在正式宣布王朝成立以后，戶帖制被廣泛推行。戶的成員（包括年齡和姓名）及其應納稅的資產（主要是擁有的土地，還有牲畜及房屋）都被列入表內。[[29]](#_29_Li_Ru__Jian_Shan_Gen_Xing_Fu)這種表格即將成為推行載入黃冊的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人口—稅賦登記的基礎，這種登記還與全面推行所謂的里甲制聯系起來。[[30]](#_30_Chu_Le_Shang_Mian_De_Zhu_Suo)

這一制度行使職能的方式將在后面進行探討。在理論上，每一里（行政村社）由110個有土地和“能維持生計的”戶組成，對寡婦、未成年人和其他人等另作規定。但在實際上，里從一開始就是沿襲下來的單位，負責提供各種稅役，提供農業的互助，編制里內居民的原來人口數字并定期修正。因此，在開始實施時，我們可以假設（有大量證據支持這一假設），只要自然條件容許，村落被合并，以組成約110個能維持生計的戶的里。以前的劃分單位被細分或合并，以接近這個數字，但很少進行重建。但是隨著人口的增加，行政村社（里）數未被調整，當局也無意進行調整。對里和對黃冊記載的所謂10年一次調整，只根據各戶的經濟變化來考慮已存在的里的集合體的變化和重新分配稅額。[[31]](#_31_Li_Ru__Jian_Ao_Qi_Yu_Si____Z)例如，沒有明確的機制把所有定居在一個村的家庭納入管理該村的里。官府強烈地堅持一個規定（只有少數例外），即各戶應在原來登記的地方登記，這樣，除了本地自然增長引起的變化外，就直接阻礙了里甲制為適應變化而作出的調整。此外，里之內的幾個兒子結婚，他們被鼓勵不要自立門戶，以免減少大戶的戶數，因為這些戶被指望去應付最迫切需要的、常常是惟一的徭役差事。結果，這個制度只會減少家庭單位，即使連絕戶（已不存在的戶）常常記錄在冊時也是如此。這一做法說明，即使其他證據指出人口增加了，卻出現許多“絕戶”的材料和有時隨之而來里的合并的材料；人口的增加大多是由于外來新家庭的遷入。在地域上，一個里經過一個世紀，將包括那些原來的家庭（即使它們原來從外地遷來）后代的“老戶”，而村內新的家庭，只通過土地稅或徭役再分配的非正式的當地安排，與里發生間接關系。它們可能被征收不同的稅，但不直接受里的安排。[[32]](#_32_Xue_Zhe_Men_Yu_Lai_Yu_Duo_Di)

這種總的模式有若干例外，主要在華北，那里在15世紀初期面臨著大量浮動人口，于是官府采用鼓勵向有許多空地的縣遷移的政策。官府也暫時地和偶爾地容許在那里進行正式的再登記（附籍）。1431年，華北準許對那些擁有50畝[[33]](#_33_Mu_De_Mian_Ji_Bu_Yi_Zhi__Dan)（在那里這是戶在經濟上能維持生計的最低數字）以上的戶進行一次全面的再登記，在15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華北，新“移民的”里一般地與現存的里合成新的區劃。

陜西、河南、湖廣和四川交界的荊襄區域是關于里的正常做法的另一個例外。這個區域已成為重新安置流民的大區，不過在洪武朝（1368—1398年）時那里的居民曾被清出，該區已被宣布為移民的禁地，因為它為盜匪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避風港。但這個措施未取得成效。到15世紀初期，據說該區域已有20萬以上的非法占地者，在15世紀20年代，有幾個縣增設了移民的里。1465年至1476年當另一次移民潮引發了幾次叛亂時（在此期間大批新的非法定居者反而又被驅趕返回原地），許多戶才終于在那里獲準重新登記。[[34]](#_34_Jian_Mou_Fu_Li____Cheng_Hua)

這些例子清楚地說明，明代存在的里的數字，與人口數字的精確編制工作毫不相干。對明代建朝后的任何時期來說，以里的數乘以其組成的戶數110（甚至更糟的是，乘以550，即乘以每戶5口的假設性的“通用乘數”）來計算人口的企圖，都是毫無用處的辦法。

上報的（即登記的）人口數字的精確性各不相同，這要視它們在地方里甲制中的重要性而定。北方人口數的重要性與南方大不相同：在北方，徭役以及貨幣稅賦的征用量都是根據各戶所定的等級，更具體地說，是根據丁（每戶內16—60歲的健壯男人）來征用。因此，官府普遍注意保存反映財產（包括人力和畜力）分配的記錄；由于耕作方法的性質不同，同樣的這些財產，北方比南方更加重要。除了這一有利于保存記錄的因素外，北方官府控制的程度較高，地方上有勢力的地方集團（如有功名的家族）較少，那里有可能把移民納入里甲制中，這些都使保存的記錄在較長的時期內較為可信，特別在河北和河南更是如此。在南方，根深蒂固的非法行徑、較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婦女兒童不登記的普遍做法（官方或多或少地不加追究，結果兒童成年后繼續不登記），使人口的記錄非常不完整。之所以對此沒有進行什么糾正，是因為這些記載并不直接為了征稅的目的。只是往后拖了較長的時期，才作出了一些糾正的措施，但是對付南方最不合理的稅賦分配措施是進行新的土地丈量和不再依靠人口數字的較新的稅制，于是人口數字就成了過去稅制的無意義的遺物。[[35]](#_35_Yu_Shi_Chu_Xian_Le_Diao_Cha)在明代較晚時期，官府嘗試進行幾次新的戶籍調查，但它們是零星的，與下面討論的新的土地丈量嘗試相比，也是次要的。

在萬歷朝（1573—1620年）期間，也許與在新稅制基礎上大力重建地方稅賦結構的嘗試有關，許多縣增加它們的人口數字，甚至那些在以前多年來上報人口減少的數字也增加了。利夫·利特魯普假設，新數字可能是以新編的地方記載為依據，但這個假設沒有證據。[[36]](#_36_Jian_Li_Fu__Li_Te_Lu_Pu____M)更可能的是，它們反映了對在冊戶籍的修正，而不是全新的人口普查。例如，在福建省惠安縣，葉春及（1532—1595年）留下了大量里的計量的材料，除去某些基本上可以解釋的差異，材料似乎有幾分可靠。[[37]](#_37_Li_Ru_Jian_Shan_Gen_Xing_Fu)這次“新”調查的問題是它得出的新數字與1489年的數字相比幾乎未變。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這些數字意味著對舊的里集合體后代的另一次再調查，而忽略了大批后來住在那里而仍未納入里甲制的居民。另外，可以看出婦女數字是使用平均乘數作出的。

中國北方的人口（即個人，相對于戶）的數字是比較可靠的，它顯示的增加速度大于戶。這種情況似乎反映前面所述的原因，即不要求一個戶分家，當兒子或孫子結了婚，也不鼓勵這樣做，這種做法本質上不構成逃稅。我們必須設想，在徭役變得過于沉重之前，當里內各戶的平均境況穩定，戶與戶之間的經濟差別不是太大而且隨時會發生變化時，采用某些方式公平地重新分攤稅役，對里之內各成員本身有利。但是，隨著農業日益貨幣化，重新分攤稅役負擔的其他方式形成了。同時，內部經濟的日益分層化，進入官場的途徑更加多樣化，減低了民眾反抗權勢者私利的普遍愿望和能力。這些變化的后果是，甚至在北方，記錄的質量終于下降了。

在南方，對里甲制不利的因素從明代剛開始就有了。口與戶之比例下降而不是提高，因為逃避口的登記甚至比逃避全戶的登記更加容易。

### 國內的遷移類型

在明代，兩大人口再安置的類型影響著人口趨向和官方的人口記錄。一類是官府命令的強制民眾進行的重新定居；一類是在災禍的壓力下發生的或自愿的內部遷移。

在明代開始時，或是由于導致建立明朝的內戰，或是由于更早的混亂，中國北方的大部分都處于荒蕪狀態。為了進行補救，洪武帝和永樂帝都重新安置了大批民眾。[[38]](#_38_Xu_Hong____Ming_Hong_Wu_Nian)僅僅洪武朝時候，由于這些政策約有300萬人被重新安置。他們主要來自不像其他地方深受14世紀中期戰禍的山西。[[39]](#_39_Li_Ru__Jian_Mi_Cang_Er_Lang)在河南發現的一塊“遷民碑”記載了來自山西的一個流民群體（110戶整，說明它嚴格地遵照官方的規定標準）。[[40]](#_40_Gao_Xin_Hua____Ming_Chu_Qian)來自山西的自愿的移民源源不斷地遷移達到了如此規模，以致官府后來不得不命令移民返回山西。再安置政策對中國北方的發展有巨大影響，其痕跡可在方言和風俗中找到。在南方，洪武朝時期也出現了從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富饒地帶向其內地的強制性遷移。

其他兩大內部遷移與政府的干預關系較少。前面已經討論了特別在15世紀期間像流民這樣的浮動人口向毗連河南西部的荊襄地區不斷的流動。又出現了從江西平原向江西山區和向整個湖廣以及新建的省份相似的流動。[[41]](#_41_Jian_Fu_Yi_Ling____Ming_Dai)向土地肥沃和相對空曠的湖廣區域的大部分遷移發生在明代很早的時期。直到清初，湖廣才不再接納大批前來的移民。[[42]](#_42_Ke_Yi_Cong_Bi_De__C_Po_Du_Ti)惟一的例外是洞庭湖周圍的地區，那里繼續吸引著流民。許多移民作為工匠和小販來此，但他們在新居住地相當容易轉為佃農。他們因為是流民，不能被納入里甲；通過開發新的和因此不必納稅的土地，他們能夠轉變成完全獨立的農民。[[43]](#_43_Jian_Wu_Jin_Cheng____Ming_Mo)

這些國內的遷移部分地由官府自己引導。明初不發達區域的稅賦份額是低的，盡管這些區域后來有了發展，仍保持低稅額。結果，這些地區繼續吸引外來者，同時民眾傾向于逃離在明朝開始時已經穩定和繁榮的區域，因為那些繁榮區域較高的稅率反映了它們原來較好的境況。

明代人口的增長也引起了十分地方化的遷移。例如，在浙江東部，遷移主要在1550年后趨于頻繁，那時宗族分支遷移到附近，常常遷向縣內的同一個鄉內。新的定居地常常位于現存的村落之間，這樣做通常只要作出很小的灌溉規劃。從某人原來的住地遷出而實際上仍留在離它很近之處，這樣就可能容忍了一種逃稅形式，即聽任他逃離以前的里甲登記：遷移的戶被列為“絕戶”，或者至少在原來的里的征用額會降低；可能仍需繳納田賦，但徭役可能免除。[[44]](#_44_Xu_Duo_Xiang_Xi_De_Zi_Liao_W)雖然這種做法嚴格地說是不合法的，但難以制止。

### 人口統計學的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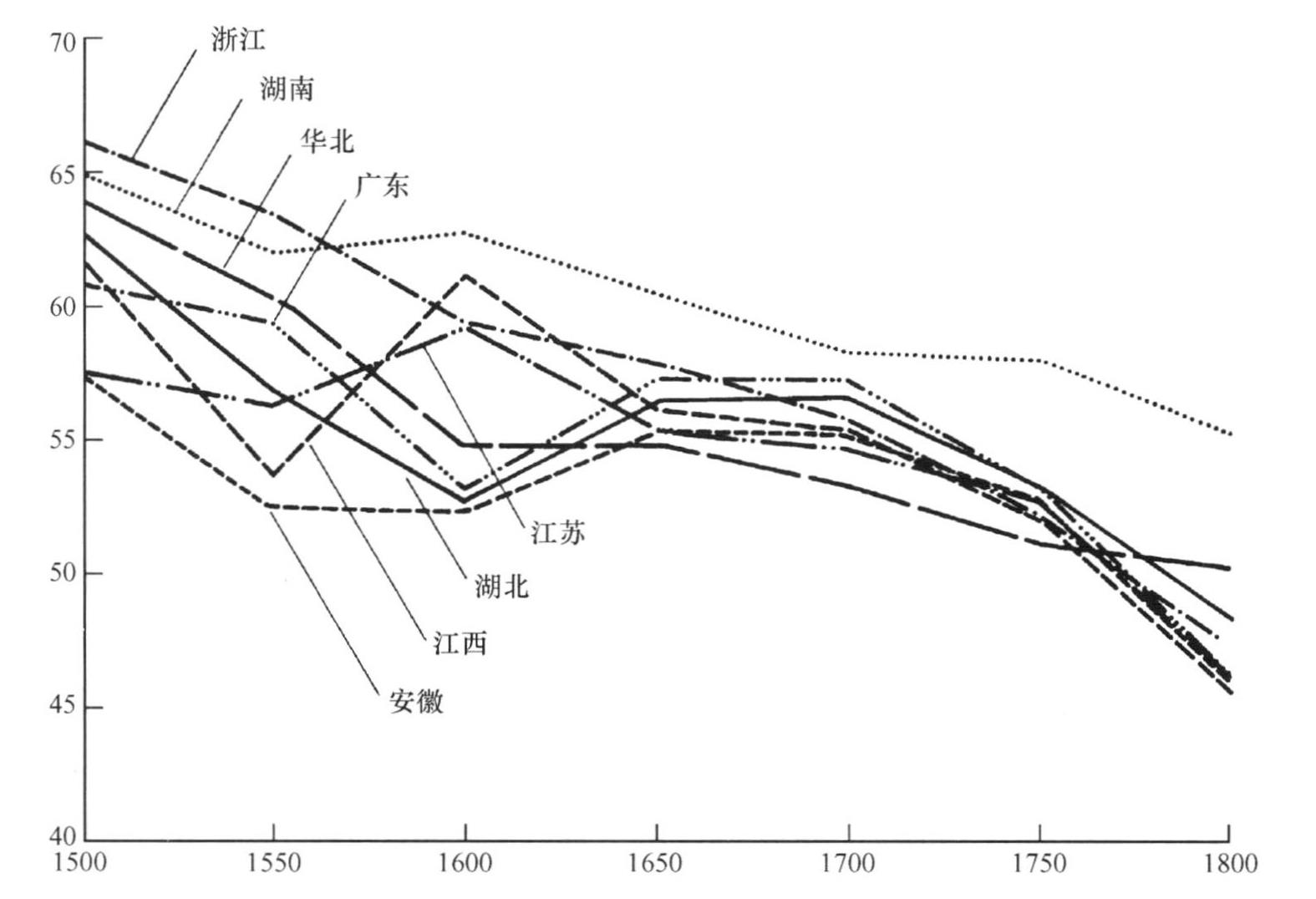
近來，有的學者更加力圖弄清較后期的中華帝國人口中諸如一個人的配偶數、守寡的比率、婚姻的生育率、性別比率、婚姻雙方的年齡差別等人口統計學的特征。關于人口中的精英的、甚至皇室的宗譜的抽樣材料已經提供了使用方便的數據。其他家庭的家譜也被充分地利用。甚至更新和更復雜的統計方法也被用來從有限的史料中推斷各種數據。如同斯蒂文·哈勒爾等人所論證的那樣[[45]](#_45_Si_Di_Wen__Ha_Le_Er____Fu_Re)，中國的大族比歐洲的氏族更能貼切地反映一個能包容財富和地位有巨大差別的復雜的社會，因此對大族的研究并不像研究英國貴族那樣有社會偏見，這肯定是正確的，但是對這些家族的研究仍難以取得可以方便地加以概括的資料。使用中國資料的家譜學，家務必把許多復雜因素考慮進去。[[46]](#_46_Li_Ru__Jian_Te_De__A_Te_Er_F)

上面已經提出應謹慎處理的問題，但是人口統計史學者的幾個發現，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總之，他們的發現傾向于說明，整個明代以至于清代，人口增長的速度普遍降低，這主要是由于死亡率的上升。很重要的一個發現是出生的平均壽命在明清時期普遍縮短了。[[47]](#_47_Jian_Mi_Xie_Er__Qia_Di_Ai)高層精英成員和下層人們的死亡率有著很大的差別。[[48]](#_48_Jian_Te_De__A_Te_Er_Fu_Te)

總結起來，可以用來證明并堅持明中葉至清中葉生活質量和人口增長速度趨于惡化的各種數據如下：未婚者的百分比增加；一夫數妻的人數減少；在全國范圍內（湖北可能例外），1500年至1800年期間平均的死亡年齡穩定地下降。這些數據已在圖表9-3中標出。只有1675年至1725年稍低的初生年齡（與以前和以后的世紀相比）可以對此結論提出異議。因此，我們可以作出結論，從1500年至1800年人口增長速度應該是穩定和緩慢地在下降，從明過渡到清的恢復元氣時期可能是例外。[[49]](#_49_Wen_Zhong_De_Quan_Bu_Shu_Ju)

### 人口計算

為了試圖對1380、1500、1600年和1650年的中國人口作出新的計算，我們必須用中央政府在1380、1391年和1393年編制的人口調查數字作為基礎——1393年的一次是對以前人口調查的復核。在14世紀晚期的這些數字中，江蘇、江西、福建、湖南和廣西的數字低于宋元兩代的相應的數字。較低的數字可以說明，未完全登記是比何炳棣和其他作者所暗示的更為重要的因素。[[50]](#_50_He_Bing_Di____Ren_Kou_Yan_Ji)關于明代人口的一篇老的、但仍有用的研究論文的作者橫田整三作如此說。[[51]](#_51_Heng_Tian_Zheng_San____Ming)因此，我們可以相當保守地接受1380年的人口為8500萬這一數字，此數是橫田的大致估算。這將在官方調查的6000萬這一數字加上2500萬，其數字的分配如下：北方少登記數500萬；全國女性和兒童少報1000萬（17％）；四川、沿海省份和各省周邊少報1000萬。



圖表9-3 1500年至1800年區域的估計壽命

注：圖表的數字表明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齡已經達到中國人年齡15歲（原文如此，疑為45歲。——譯著者）。所有數據來自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

116—138頁；26，第2期（1939年），第122—16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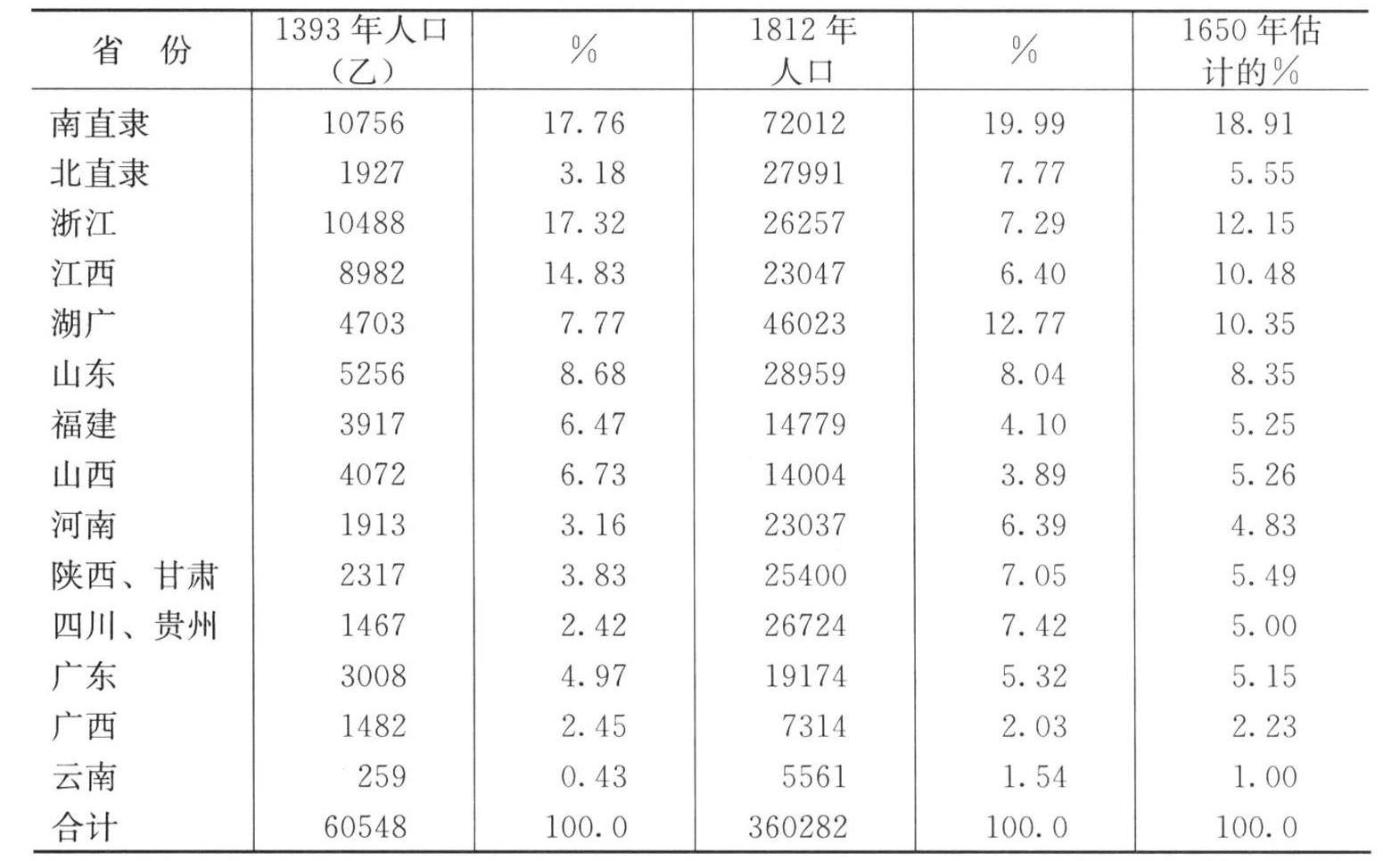
在少數幾個似乎存在相對可靠數據的府和縣，它們至1500年的增長率從0.46％到1.27％。[[52]](#_52_Zhe_Shi_Wo_Gen_Ju_He_Bei___H)這些縣大部分在河南和山東，但是江南沿海的經濟活力一定至少出現了相似的增長率。我們只能作出結論：當與中國和平條件下已知的增長率相比，我們假設的下面3種不同的增長率方案是很保守的。以下方案的前提是，在整個明代，甚至在其經濟增長時，人口增長率幾乎肯定是非常緩慢地在下降。此外，這里使用的最初的人口增長率已經低于其他作者提供的估計的“正常”增長率。

第一種假設設想，從1380年至1500年人口每年增長率為0.6％，從1500年至1600年為0.5％，從1600年至1650年為0.4％（由此還可減去戰爭和災難的損失，不過這些也可能已包括在最后50年較低的增長率中）。[[53]](#_53_Cong_He_Bing_Di_De___Ren_Kou)第二種假設的設想分別是0.5％、0.4％和0.3％。難以相信的第三種假設的三個時期較低的增長率則為0.4％、0.3％和0.2％。應用這些數字的結果仍能給人以啟示。應用第一種假設的結果是：1500年為1.75億人，1600年為2.89億人，1650年為3.53億人。最后的數字幾乎等于1812年的官方數字，而這也許是1393年以后最可靠的官方數字。在第二種假設中，上述三個時期的數字分別為1.55億、2.31億和2.68億人；而相當難以置信的第三種假設為1.37億、1.85億和2.04億人。以上所有的數字，包括1650年最低的三個數字，都比被廣泛使用的何炳棣的估算數字要高得多。需要重復的是，在得出這些數字時，使用的是保守的增長率，這種增長率要低于任何可利用的量化數據；盡管文獻描述了至少從1500年以來的生氣勃勃的經濟，這些低增長率仍被人采用。

有種種證據支持以下的意見，即明代的人口增長的速度更接近于前兩種假設。總之，這些假設含蓄地指出增長率低于何炳棣為清代作出的假設。尹水源（音）根據1593年至1594年河南饑荒救濟的幾個措施，確定1600年為2億人。[[54]](#_54_Yin_Shui_Yuan__Yin_____Ji_Hu)趙岡由于斷然錯誤地接受1380年恰好為6000萬人這一數字，就沿著不同的思路提出1595年為1.64億至2.98億人，并提出整個明代“很合理的”總增長率為0.6％。[[55]](#_55_Liu_Cui_Rong____Ming_Qing_Sh)我們作出的數字（止于較晚的時期，但始于1380年的8500萬）假定了低得多的增長率。實際的人口數很可能在我作出的第二種和第一種假設之間。但無論如何，所有的證據都說明一個事實，即人口“爆炸”（有的經濟和社會史學家以此來總的解答多種多樣的社會和經濟現象），不僅僅是清代的現象，也是明代的現象。[[56]](#_56_Zhe_Shi_Ren_Xiang_Qi_De_Chua)所有的關于晚明人口過剩（相對于在耕地面積而言）的文獻數據應予認真對待。此外，人口增長是否為引起晚明許多史料中明顯記載的農村商業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應特別注意。

至于各省的估計數，每省占1393年8500萬總數的相對人數被表列出，對1812年的數據也同樣處理。[[57]](#_57_1812Nian_De_Shu_Ju_Shi_Qing)這些數字都被平均以取得1600年分布的數字。最后得出的比率再用于所需要的不同乘數，以取得2.3億（對1600年，使用第二種假設）和2.9億（對1650年，使用第二種假設；對1600年，使用第一種假設）。這些數據都列在以下的表內，表內其他欄列出了每省的平均增長率[假設A指的是1600年中間的（即第二種）估算，假設B指的是1600年的高（即第一種）估算]。見表9-1和9-2。

表9-1 1393年和1812年可利用的區域人口數據（單位：千）



資料來源：主要根據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中表甲69和表甲82；1650年人口的百分比根據1400年（1393年）和1800年（1812年）數據線狀算出。

表9-2 晚明中國人口“推測估算”（單位：千）



資料來源：主要根據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的表甲69和表甲82。

### 耕地面積

### 導言：土地丈量

官方人口數據的不可靠性并不準確地反映在表示征稅土地（也就是耕地）數量的數據上。土地擁有與征稅有著直接的和基本的關系，而且當徭役日益部分地根據擁有的土地來折征時就變得更加重要。這種增加的征收更促使肆無忌憚之徒隱瞞擁有的土地和不正當地進行登記。另一方面，也有對欺詐施加的抵消性的壓力：地方官員和善意的人們希望在當地能夠保持合理和公平地分擔稅賦負擔的局面。最重要的是，登記意味著官方正式承認了某人的土地所有權——這種承認可用于到處出現的土地爭端中。我們聽說明朝一開始就有的多種弊端是錯誤登記土地所有權，而不一定是少登土地。這些弊端表現的幾種形式是詭寄（假依附），即以他人（知情或不知情）名義登記土地；飛灑（或灑飛），用這種手法就可以造成一種假象，即此人擁有的土地被分成小塊，從而逃避分攤給他的累進的徭役；投獻（投靠更有權勢的戶），把土地委托給貴族或功名獲得者的戶的成員，這些戶在法律上或習俗上，有資格享有豁免的特權。全部或部分的稅賦義務常常脫離了財產本身或財產的用益權而被單獨出售，以換取部分租金的回報。這種操縱如果巧妙地運用，可以使記錄完全混亂。如同所有的時代，公開逃稅行為是存在的，不過新開發的土地不納稅是合法的，不算逃稅。

甚至土地被合法登記時，權勢者仍有許多辦法分攤較低的稅負。在北方，他們已擁有使用大于“小畝”土地單位的量器丈量的“大畝”，而小畝則是明初推行移民計劃時丈量和開墾的土地單位。在南方，權勢者以“低稅率”登記其土地，他們常常不正當地以民田的低稅率代替，而不是以向官田征收的以稅代租的較高的官田稅率登記。

土地的丈量也常常不準確。缺乏受過訓練的人員，缺乏測量不規則土地的有效的數學方法，這些都成了準確測量的障礙。近期一位作者指出，1524年出版的書中提供了測量土地的正確的指導，但實際上在以后的丈量中未被使用。[[58]](#_58_Zhao_Gang___Chen_Zhong_Yi)此外，許多持懷疑態度的作者指出[[59]](#_59_He_Bing_Di____Ren_Kou_Yan_Ji)，大量不合標準的尺和步的量器被用來丈量基本畝（其田面面積約等于1/6英畝）。另外，在明代洪武以后，新編的基本地籍并不總是由中央保存。這個因素容易使地方對其做手腳。

但是，在限制這些主要弊端時，里擁有很大的社會控制權：在登記時，民眾可以抱怨其鄰居的評估。如果控告屬實，原來的犯法者要被嚴懲，原告作為控方會得到獎賞。中國使用的這種測量方法——先自估和自報，然后用抽樣調查來核實——并不是像最持懷疑態度的作者使我們相信的那種不可靠的土地丈量方法。看來它們屬于近代以前作出地方能接受的稅賦評估最佳方法。在社會控制措施被普遍破壞的那些地區，如寄莊戶（村社內無利害關系的不在本地的地主）盛行的地區，或者在法制開始出現矛盾的地區（如那里的特權戶已經增加得太多），這種方法就不能行之有效。公平合理的評估可能是正常的；只有一些例外，即出現許多不在本地的地主的特殊情況，除此沒有太多的抱怨。

所有這些地方的實際解決辦法的結果是否系統地上報上級行政機關，這些解決辦法是否應用一致，以致使形成的數據具有可比性，都是很成問題的。遺憾的是，在大部分情況下數據沒有可比性。稅賦份額定于王朝開始的洪武朝，直到萬歷朝，稅額才被認為增加了。如果上報較新較高的數字很容易引起增加征收的擔心，因此就沒有了改變上報數的需要，這樣常常會造成在一個制度中保持兩套記錄的情況：用舊份額的一套上報中央政府；另外一套包括更近期的數據，應用于當地。當把兩種可利用的記錄進行分析，就很能給人以啟示。許多作者認為所謂的“折畝”是真正了解在耕面積的數據的障礙[[60]](#_60_He_Bing_Di____Ren_Kou_Yan_Ji)，但這只是從更早時期起出現的現象的一小部分。事實上，折畝是明代特殊的政治和歷史條件造成的。折畝不是表示數據不可靠，而是容許人們對標準畝的總概念有推測的余地，不過折畝只是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見之于地方志或其他文獻之中。[[61]](#_61_Jian_Chuan_Sheng_Shou____Zho)使用一定的折換率，人們有時能方便地取得當地采用的“真實”數字。在其他情況中，從地方志中發現的許多文字修補工作不是出于復雜的現實，而是由于把較新的當地數字折成原先過時的份額的需要。[[62]](#_62_Jian_Sen_Zheng_Fu____16Shi_J)

### 洪武時期的土地丈量

所稱的“魚鱗冊”[[63]](#_63_Huan_Neng_Jing_Chang_Cheng_Q)在整個明代用于地籍記錄，它敘述附在擁有的土地調查記錄上的地圖。由于按照圖式繪于地圖上，許多小塊土地的范圍外形像魚鱗。早在1190年宋代已使用這個名稱；當時編的修正的或未修正的記錄仍被繼續使用于元代，以致明代登記地塊的所有者都收到所有權的證件。魚鱗冊最為定期修正的地區之一是浙江北部的婺州（明代為金華），1359年，朱元璋在那里與他的顧問開始一起制定他當時創立的政體的治理計劃。[[64]](#_64_Guan_Yu_Zong_De_Kao_Cha__Jia)很可能當時已對作為治理工具的魚鱗冊有了興趣。[[65]](#_65_Zai_Zhe_Lei_Zhu_Zuo_Zhong__J) 1368年，特別是為了對詭寄（假登記）的弊病進行專項斗爭，官府在浙江西部進行了一次監督得力的丈量，使用的是一批來自國子學的可能是廉潔的學員。許多官方記載似乎暗示這次丈量是全國性的，但這肯定與事實不符；洪武朝時耕地數因此普遍不如人口數字可靠。[[66]](#_66_You_De_Ming_Dai_Di_Fang_Zhi)但是根據一些較晚期的記載，奉命在1387年進行的一次全國性的“丈量”至少使政府取得了全國可靠程度不等的數字。[[67]](#_67_Jian_He_Bing_Di____Nan_Song)

在地方上，這種數字常常根據宋元時期的數據，但在許多地方，它們的耕地數大大低于宋代數字。這些差距使一些學者大為不解。但經更嚴謹的考察，應該認為耕地數低于宋代數字的原因與其說是明代少報的結果，不如說是因為指導應該登記的原則的不同。宋代許多地方的數字很高，甚至高于20世紀30年代；不論是否明確地說明，它們包括了許多不能耕種的山地。

身為學者的官員霍韜（1487—1540年）[[68]](#_68_Jian_Fu_Lu_De___Fang_Zhao_Yi)聲稱，普遍的少報現象、賜給王侯的土地從地籍冊中剔除的情況以及文書的錯誤，使全國可征稅土地從850萬頃減到430萬頃（1頃等于100畝）。這些數字已被反復引用，以說明明朝岌岌可危的狀況。20世紀40年代，藤井宏公布了對從地方志中摘出的200組地方數字的詳細分析，得出了關于明代土地登記的相當肯定的結論，可惜未被廣泛利用。[[69]](#_69_Teng_Jing_Hong____Ming_Dai_T)在耕的850萬頃的高數字證明是根據記錄中幾個明顯的、但仍普遍被人忽視的錯誤作出的。僅僅湖廣數字中這樣的記錄錯誤就達200萬頃（一個10的因數增加了湖廣的數據），另一個河南的記錄錯誤使數據相差100萬頃以上！以后的明代官方編纂的文獻，如萬歷時期的《大明會典》由于未加批判地照抄這些1393年的省的數字而沿襲了這些錯誤，并由此推算出其他的數字。[[70]](#_70_Jin_Qi_De_Xue_Zhe__Ru_Zhao_G)

經過與地方志和洪武時期定的稅賦份額比較，我們應沿用藤井宏的假設，即不論與現實是什么關系，實錄中記載的1391年的390萬頃是政府實際使用的數字。霍韜痛切地哀嘆國家控制的耕地面積在減少，而現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是殘酷剝削的結果，根據上面的假設，這種說法是荒謬的。[[71]](#_71_Ren_Men_Ying_Gai_Li_Yong_Hua)這個數字與章潢（1527—1608年）[[72]](#_72_Chuan_Ji_Zai___Ming_Ren_Chua)編的《圖書編》中報道的約1500年的更詳細的數據很吻合，《圖書編》顯示，在16世紀土地丈量前耕地面積反而稍有增加。因此，最好根據1400年的數字，從中得出土地面積的分布狀況，雖然它并不反映實際的增長。[[73]](#_73_He_Nan_De_Shu_Zi_Hen_Li_Qi)

### 洪武帝到張居正的幾次丈量

政府正式規定繼續采用洪武時期的稅賦份額，同時豁免所有新開墾地的田賦。[[74]](#_74_Zhe_Ci_Huo_Mian_Yuan_Xian_Ke)但16世紀20年以后，調整似乎是勢在必行了。前面所說的種種非法弊病在北方和南方達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盡管原因各不相同。在北方，造成日益惡化的問題是，原來的當地擁地者使用“大畝”，而在早期官方重新安置的移民用“小畝”，這就導致了在當地使用一致的畝來丈量土地的新的全面測量的需要，以使賦役更加公平。[[75]](#_75_Jian_Chuan_Sheng_Shou____Zho)人們指望，這些丈量應包括新開墾地及以后前來的非官方組織的移民的土地。[[76]](#_76_Jian_Xi_Cun_Yuan_Zhao____Min)

著名的官員桂萼（1511年科進士，死于1531年）[[77]](#_77_Chuan_Ji_Jian___Ming_Ren_Chu)在北直隸成安縣任職時，于1522年倡議一種新的折畝登記法，即把實際增加的耕地畝數折成固定畝數加入原來的稅賦份額中。土壤的肥沃程度以及用于給土地分等的其他標準也加以考慮，這樣，一定數量的特定等級實際畝數可考慮折成一畝用于納稅的“官”畝。這樣就使擁地者在計算稅率時更為簡便，因為不再需要把不同稅率用于不同等級的土地：這種差別在登記一塊地的官定面積時已經加以考慮。此后，“小畝”和“大畝”之稱就被用來區分實際的畝和官畝。使用這種新法的地區，從北方的山東、陜西和河南擴大到南方的江西、安徽和廣東。[[78]](#_78_Xi_Cun_Zhi_Zuo_Yi_Biao__Lie)官府對這種做法時而鼓勵，時而又禁止，理由是與此有關的工作會落入縣衙書吏之手，這批文人—官員總是被懷疑為容易“腐化”的集團。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推行了其他的糾正措施。對新的丈量出現了抵制，大擁地者擔心他們擁地真相一旦大白就會增加稅負，但事情不僅如此。實際上，隨著稅制的任何變化，有的擁地者會受益，而其他擁地者受損，盡管稅制改變后總的說更加公平。新丈量的一個普遍令人注意的后果是，經過一段短期間歇后，地價上漲，市場活動增加。這些現象表明，至少在土地市場上，人們發現新的賦稅分攤制度是一個改進。[[79]](#_79_Xi_Cun_Yuan_Zhao____Ming_Hou)這些丈量的結果是，許多地方準備了新魚鱗冊，有的還是第一次編制。[[80]](#_80_You_Jian_Xi_Cun_Yuan_Zhao)此外，以后每次土地交易都有土地所有證。另一個副產品是歸戶冊[逐戶列的（土地）登記冊]。一戶的所有地塊被列入冊內。[[81]](#_81_Yi_Ge_Zao_Qi_De_Li_Zi_Shi_15)它們代替了黃冊——由于前面所說的理由這種人口登記冊已沒有用。通過這幾次丈量，有關土地所有權的大部分混亂現象得以清除。

### 張居正的丈量

1581年，萬歷朝初期的宰相張居正（1528—1582年）[[82]](#_82_Qi_Chuan_Jian___Ming_Ren_Chu)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丈量，并大力推行。20世紀的學者通常把這次丈量視為并不重要的舉措。清水泰次、何炳棣和黃仁宇的意見是典型的。他們爭辯說，這次丈量從未完成，因此無重要的實際意義。如上所述，藤井宏早就指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在更近期，一小批中國和日本的史學家開始對它重新評價，認為它具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是提供重要數據的有價值的史料來源。[[83]](#_83_Xi_Cun____Ming_Hou_Qi_De_Tu)它可以被描述為宋代以來第一次全國的丈量，其范圍之廣，丈量質量之細致，都是在近代以前無可比擬的。[[84]](#_84_He_Bing_Di_Chi_Xiang_Fan_Yi)中國大部分區域的魚鱗冊或是第一次編制，或是已經過修正。事實上，鶴見尚弘已經指明，所有的明、清地籍可追溯到1581年或1582年，而不是洪武時期。[[85]](#_85_Guan_Yu_Quan_Mian_De_Kan_Fa)這次丈量產生的一些現存地籍簿冊包括了其他文獻史料一切可信的內容，簿冊中應該有：地塊的名稱；面積計算法（至今甚至還保存著單獨的計算書籍）； 土地所有權；租佃情況；標明大部分小地塊的圖；至今常常還沒有得到解釋的山區地塊的特征，這些地塊可能是村社所有，或者是數人共有。但許多地籍冊沒有實際的稅賦數據，這令人吃驚。情況似乎是，這次丈量主要著眼于土地的布局，不是稅賦本身，不過地籍簿冊中的確有詳細的擁有地地圖。

經過幾次地方性的試行后，全國范圍的丈量在1580年12月16日宣布進行，此時離張居正之死不到兩年。官方提供的關于推行這次新的普遍地籍測量理由是拖欠應繳官方的稅款（稅款總是低于評估之數）的情況，和對日益普遍的一田數主制的做法的不滿，這種做法使納稅義務由經紀人而不是由真正的應稅田擁地人或耕作者來承擔。

擁地人必須公布丈量結果，清查其擁有的財產及其佃戶（如果有佃戶），然后取得新的文契。佃戶然后根據正式登入官方稅冊中擁地人名下的土地數量繳租——這個程序確保互相監督。許多專業的書吏在丈量時被雇傭，其報酬由幾年前地方奉命留存的稅賦支付。在開始時，新的丈量進行過快，有充分理由確信，一些上報的結果是虛假的；但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對此立刻進行嚴懲。還采取各種措施，以確保書吏不會擁有過多的權限和處理權；他們的姓名被記錄在冊，以使他們對其工作負責。使用制定的240平方步等于一“實”畝這一標準，地冊的折算普遍展開。已被折成稻田的旱地或山地、已被折成田地的池塘重新被登記入冊，歸入更高的稅類中。這些丈量大多顯示，耕地面積大量增加，不過偶爾有因新丈量而面積減少的情況，這可能是因為使用了新的測量標準，或是由于改正了原來的不正確的數字。

雖然存在著世界任何地方的地籍測量都有的不一致和問題，但是通過在16世紀20年代把新的丈量推廣到全國，許多積極的結果隨之產生了：許多可靠的地籍資料——“實賦役”簿——被編制，文契也被頒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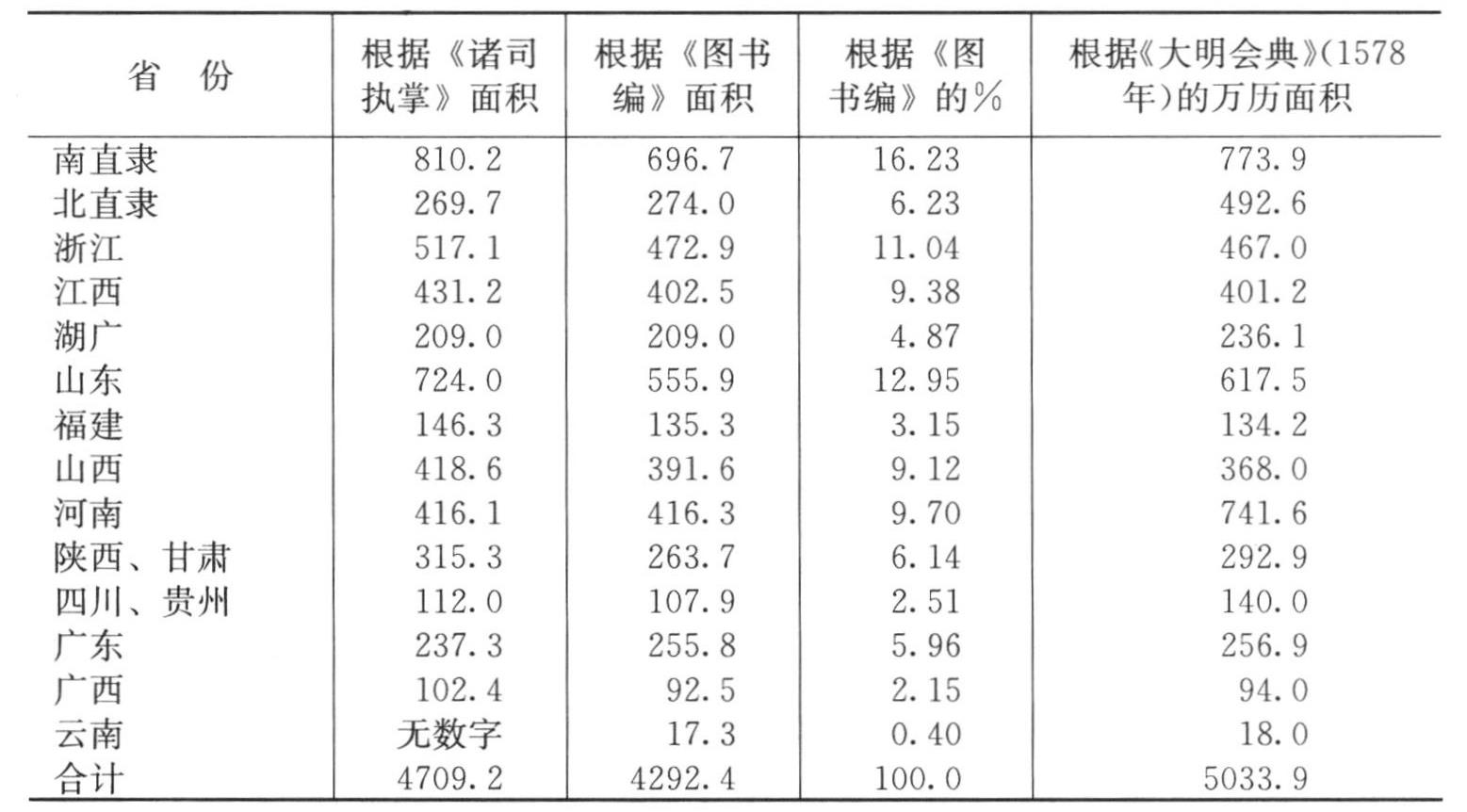
此外，這次測量的重要歷史意義由于以下的事實而更加突出：所有清代的數據最終都溯源于它，只是作了若干調整和豁免，這是為17世紀中葉的戰爭破壞作出的補償。遺憾的是，張居正的大部分政策在他死去的那一年內被廢除。結果，由于這一廢除，新數字不必上報中央政府（因為丈量的公開目標不是增加稅賦份額），現在只能找到這次丈量的幾個省的合計數和幾個地方的數據。我們缺乏明代全國性的縣一級的耕地面積數字并不意味著明代官員和地方民眾不能利用這些數字，也不是說這些數字對他們沒有用。

### 在耕地面積下的計算

如上所述，1400年的數據都不如《圖書編》提供的耕地數字。對1578年的數字，萬歷版《大明會典》中保存的張居正之前的數據可以利用，但要進行前面討論的再估算。至于1581年的張居正測量的新數據，各省耕地的增減已經知道。在有幾個省，“舊”數字與新的總計數并存。但這些“舊”數字存在一個問題。它們與已知的更早時期的數字常常不符。因此意味著“舊”數字要用新采用的“小畝”作為標準來重新衡量，“小畝” 自古以來就是應稅的土地單位。其間這些數字或許是局部存在、并且從16世紀20年代經過多次新測量得出的“實”數，但因為未被官方采用而在1578年的《會典》中被刪除。[[86]](#_86_Yi_Han_De_Shi__Wo_Men_Mei_Y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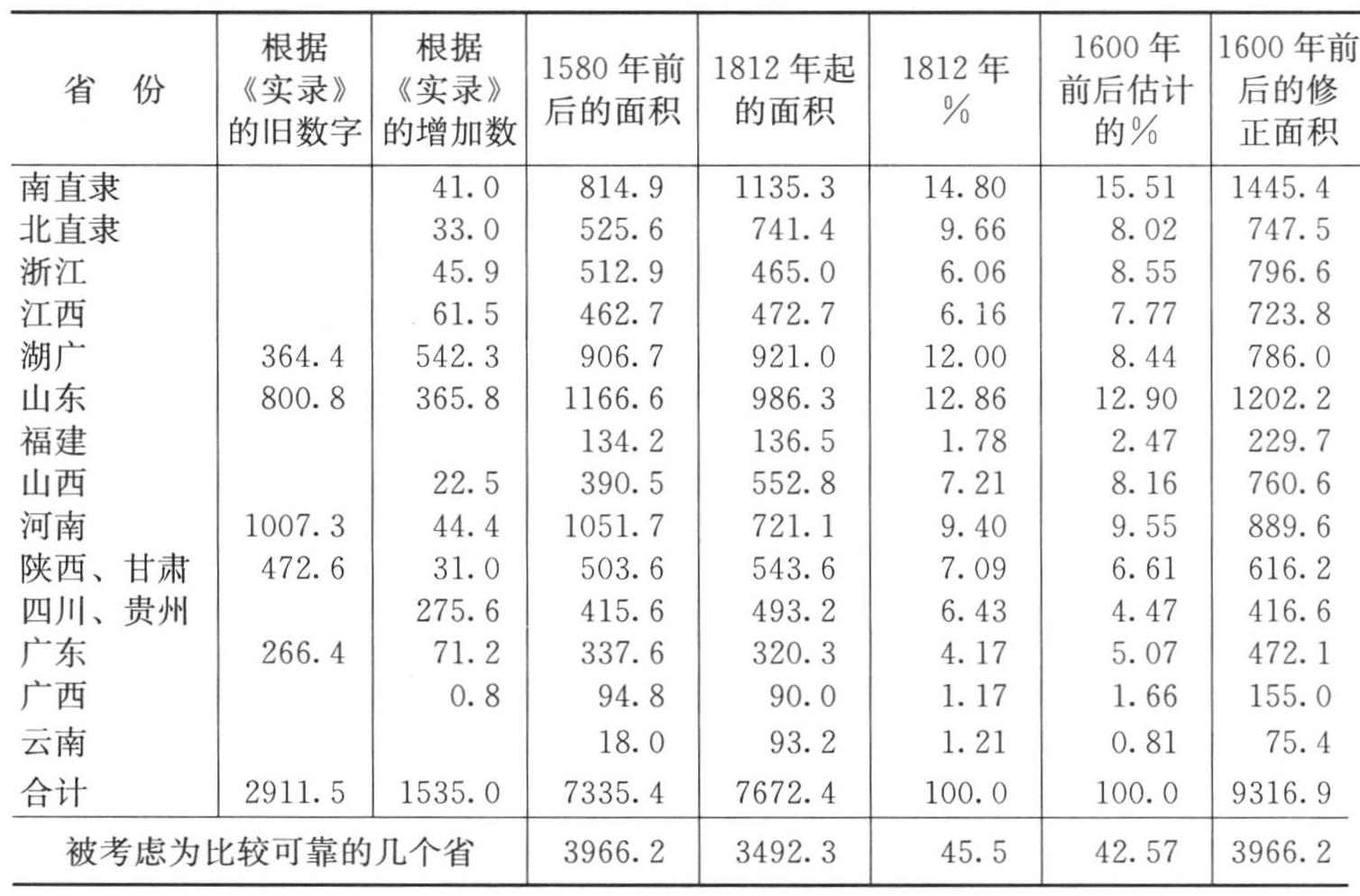
以各省1600年應稅土地面積的分布數作為衡量基準，根據1400年和1766年的土地面積數據進行線性推斷，并把這些數字與各省1581年至1582年似乎是最可靠的耕地面積數聯系起來，我們可以算出列在表9-3和表9-4中的耕地面積。[[87]](#_87_Wo_Zai_Zhe_Li_Shi_Yong_De_Tu)通過把這些數字與此前的人口估計數進行對比，就能得到每人所占耕地之比，比率列于表9-5。

表9-3 明代早期可利用的耕地面積數據（單位：千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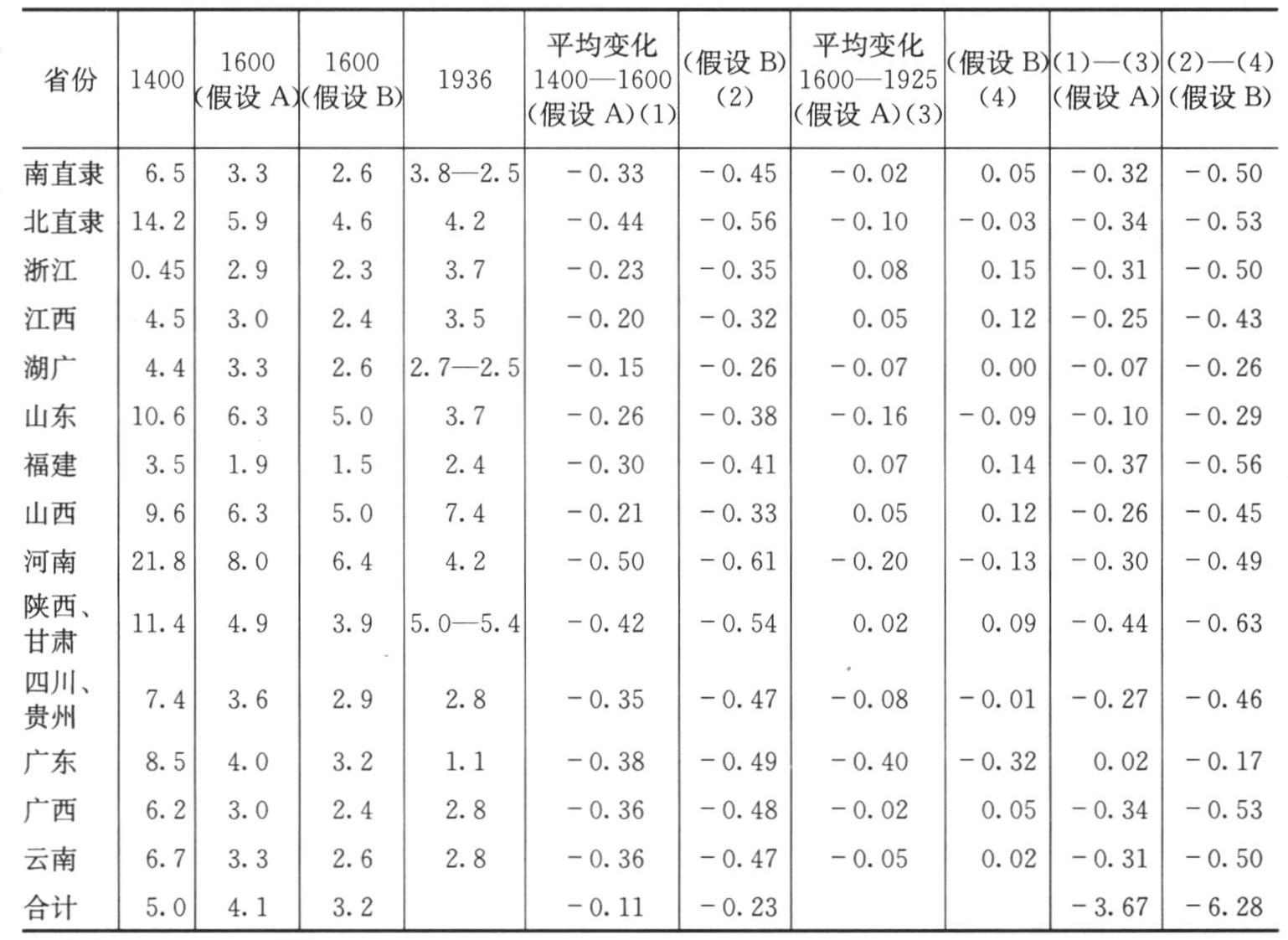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除了南直隸和北直隸（都用1502年數字代替）及湖廣（用《圖書編》數字代替），《諸司職掌》的數據取自表乙（30頁），載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圖書編》數據取自表乙（31頁），載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

表9-4 晚明耕地面積“毛估”數（單位：千頃）



資料來源：關于《實錄》的數據，見趙岡等《中國土地制度史》中之表2.6；合計數是我算的。1812年數據取自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表乙（61頁）。1600年前后估計的％根據《圖書編》和1812（1800）年數據算出。

表9-5 明代每人耕地面積估計數（單位：畝/人）



注：1400—1600年和1600—1925年之間的（負）年增長的總差別在假設A欄是最低的。資料來源：根據前面表9-1至9-4計算。

上列表的材料似乎指明，中國北方和南方之間人與耕地畝數之比的巨大差別在明代開始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逐漸變小。實際的人口對土地壓力問題似乎在19世紀中期發生太平軍起義的區域已經很尖銳了：起義造成的破壞使19世紀晚期的數據較難與明代和清初期的狀況相比較。到晚明時期，中國人口相對地說顯然已經過多。中國人均擁地數明顯地證實這一點。趙岡提出1109年每人有地5.45畝，1748年為3.96畝。我們使用的數字指出1400年之比是每人5畝，而早在1600年的幾個數字是在4.1畝和3.2畝之間。從翰香聲稱，明初江南已經有巨大的人口壓力，從而導致了農業的集約化和分散化[[88]](#_88_Jian_Cong_Han_Xiang____Lun_M)，這不是夸大其詞。雖然這里提出的估計數的根據是比以前更可靠的數據，但它們依然是假設性的。不宜根據它們作出深遠的推算。此外，為了對土地上的人口壓力作出分析，原始的人口和土地數據必須補充農產品剩余的分配、產品價格和土地增產情況等材料，而這些因素都是難以衡量的。有人可能爭辯說，1600年浙江每人2.9畝地能過得比1400年每人4.5畝地更好，但這也不能真正肯定，還要取決于物價變動等諸多其他因素。[[89]](#_89_De_Huai_Te__Po_Jin_Si_Shi_Yo)明代商品價格史的研究仍處于初始階段，可能還未成熟。

### 價格和貨幣

物價水平是最常用于衡量經濟活動的指數之一，但只有把物價史置于總的經濟背景下研究，才能顯示其全部意義。脫離其他經濟因素而考慮物價，只能取得很少收獲，物價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可使用的貴金屬的數量：如果有更多的可用的貴金屬，即使沒有其他經濟變化（不過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物價也會上漲。在收成欠佳時，食品價格也會臨時上漲，當人地之比惡化而產量沒有提高時，物價就長期上漲。這些因素對社會上的不同活動和集團有不同的結果。

當然，陳舊的貨幣學觀點已被拋棄，它認為16世紀歐洲富有活力的經濟完全是美洲白銀大量流入的結果，17世紀晚期的蕭條是白銀流入減少的反映。其他因素，諸如戰爭、饑荒、信用設備的可利用程度以及收成的好壞，證明至少與白銀的流入一樣重要。[[90]](#_90_Mi_She_Er__Mo_Li_Nei_Ao____B)首先，對貴金屬供應與貨幣的關系，其次，對貨幣供應與價格的關系都要作出比以往理論預料的遠為細致和經驗主義的探究。[[91]](#_91_Yi_E_Er__J_Han_Mi_Er_Dun_Min)世紀末，大量增加的貨幣能買到的東西比世紀初要少。[[92]](#_92_Gai_Jie_Ming_Ti_Gong_Le_Bei)

如果我們需要評估中國從16世紀中葉起在世界白銀網絡中所起作用的近期看法，上述引言是很重要的。的確，白銀的進口及與白銀進口有關的興衰一點也不能低估。1540年至1600年期間，中國白銀的年進口量從4萬公斤至少增至15萬公斤，大大地超過了國內的白銀產量。當然，白銀的進口對經濟交換有利，否則就不會進口。但是把白銀的進口數量和周期看成是經濟活動周期的直接原因是錯誤的。歐洲的事例已經說明這一點。

此外，我們甚至缺乏一般的經濟數據，以便與歐洲的（或者日本的）物價系列進行哪怕是關系很遠的比較；鑒于上述的異議，我們不能無保留地使用白銀進口數，或中央政府太倉財政庫的白銀收入來代替所缺乏的材料。[[93]](#_93_Guan_Yu_Geng_Duo_De_Cai_Liao)

在收成不佳時食品價格上漲的現象并不令人吃驚，同時期棉價下降這一不那么眾所周知的事實也是如此。但是這些現象的確指出，歐洲社會經濟史學家的幾大發現也適用于中國：如收成的好壞在短期內對價格有重要影響，以及前近代的經濟剪刀差模式對中國也有效。[[94]](#_94_Zai_Zhe_Zhong_Qing_Kuang_Xia)我們掌握的少量關于大米產量或國家的白銀收入的經濟數據以及類似的數據，必須被置于這種總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中加以考慮才有意義。缺乏數據使這項任務難以完成，但這是處理這個問題惟一可能的途徑。

我們只能大致敘述關于貨幣供應的不完整的材料。在明朝開始時，洪武帝試圖推行紙鈔制，但紙鈔既不能交換，又沒有白銀做后盾。為了保證紙鈔流通，銅錢和銀塊都被禁用。出于同樣的原因，明代的稅制雖然基本上要求以實物繳付，但有時也容許以銅錢和銀子代替，但不許用紙鈔，為的是使銅和銀退出流通。紙鈔被大量印發。[[95]](#_95_Li_Ru__Zai_1390Nian_Shi_Ji_Z)銅錢供應緊張，因為在宋代提供95％的供應的銅礦已被開采殆盡。[[96]](#_96_Jian_Bo_En_De__Ai_Bo_Si_Tan)銅的短缺使銅錢稀少，因此價值提高。[[97]](#_97_Mian_Zhi_1Guan_De_Zhi_Chao_B)

過度印發紙幣通常被認為是失信于民的原因。但是如果謹慎地加以利用，沒有理由認為紙幣不能代替銅和銀。在某些時期，例如在1425年前后，政府似乎幾乎要推行一種制度，如容許以70％的紙幣和30％的銅錢繳納商業稅。

但是在貨幣結構中存在幾大矛盾。官員和士兵的薪俸都以紙幣支付，薪俸的數量也不以物價水平為指數。物價上漲雖然不一定在經濟上有破壞性（恰恰相反），卻對推行紙幣流通政策的官員沒有好處。[[98]](#_98_Li_Shi_Xue_Jia_Li_Jian_Nong)1433年，開始容許以部分白銀繳稅，這樣較紙幣少受通貨膨脹的影響；1436年，更擴大到以銀繳田賦，和礦工與工匠的以銀代役。但這些準許都不表示政府試圖用銀本位來代替政府規定的紙幣制的理想。

官員和諸如參與北方邊境開中法貿易的巨商，發現使用白銀很有幫助，因為它量小價值又高。數額巨大的白銀比大量的銅錢更易運輸，因此白銀對進行大宗交易更有幫助。可是白銀不是經常用于日常交易，因為數量不夠，而且長期以來白銀價值高，不適合購買低價物品。嚴格地說，白銀也不是通貨。它未被鑄成銀幣，因此，它比西方來仍然更是商品中的商品；是否要多開采白銀，受制于總的市場條件。雖然尚未作適當的調查，但似乎可以合乎邏輯地假定，增加（但有限度地）使用白銀[[99]](#_99_Bin_Kou_Ba_0_1Liang_Zuo_Wei)，對紙鈔的流通有負面的影響。

15世紀50年代，徭役從服役轉為付錢，同時繳稅也從以實物繳納轉為以貨幣繳納。那時指定使用銅錢。直到16世紀20年代，最底層的征稅才使用銀子。

由于銅和銀基本上用于不同的部類和經濟的不同層次，銅的供求變化并不一定意味著銀的供求變化。因此，當把取自不同史料的物價進行比較時，當代的歷史學家必須斷定（顯然并不一定可能），價格是以白銀標明和支付，還是以白銀標明而以銅錢支付（還要斷定是以官方的銀銅兌換率計算，還是以市場兌換率計算），還是以銅錢標價又可能以銅錢支付。隨著白銀進口量的增加，特別在開采波托西銀礦以后，白銀作為經濟交換的媒介很可能深入原先使用銅錢、紙鈔、布或進行物物交換的各種經濟部類。考慮到征稅方式的所有變化，我們必須作出如下的論點，即表示政府在不同時期收進太倉國庫的白銀數量（最多年份為1570年和1621年，最低年份為1590年）的曲線甚至不能被認為是那些年份總的經濟狀況的近似標志。

大體上可以這樣說，白銀在政府收入中終于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緩慢地代替了實物稅。1631年政府收入的白銀是1618年的兩倍，1642年又是1631年的兩倍。至于它值多少，有一種對明末白銀總供應量的奇怪的計算：晚明戶部的一名低級官員蔣臣估算有2.5億兩，其中包括餐具和飾品。[[100]](#_100_Si_Tian_Long_Xin____Ming_Mo)由于沒有更早時期的可比數字，所以無法知道貨幣供應是否能與人口增長和物價水平保持同步。

除了這些應注意的事項，還有甚至更加令人遺憾的情況，因為我們很難取得明代不同商品價格的資料。官方不合理地固定的價格表確實存在，但只是從1570年起，才一年調整兩次。但這些價格表一份都沒有保存下來，所以我們不知其價值如何；可能價值不大，因為所列的價格可能是商人作為部分稅賦必須賣給政府的售價。[[101]](#_101_1578Nian_De_Yi_Fen_Wu_Jia_B)彭信威提供的物價最頻繁地被采用[[102]](#_102_Peng_Xin_Wei____Zhong_Guo_H)，但這些物價來自全無聯系的數據，所以即使是最易輕信的物價史學家也不應過于相信它們。根據這個證據，卡蒂埃爾指出1400年前物價急劇上漲，此后直至1430年至1450年物價下降，在1500年前逐漸復原，高物價維持到1610年，此時物價已是早期的3倍或4倍。[[103]](#_103_Jian_Mi_Xie_Er__Qia_Di_Ai_E)北方另一個糧食價格系列表現為其價格持續上漲，但那里的糧食供應日益惡化，這是開中法貿易制度和商人屯田的變化所致。[[104]](#_104_Cong_1440Nian_Zhi_1489Nian)也許我們只能這樣說，在16世紀40年代前后或70年代前后當白銀開始增加進口時，總的說物價似乎沒有突變。[[105]](#_105_Huang_Ren_Yu_De___Shui_Shou)

## 農村行政：征稅和農村社會秩序

### 組織民眾

### 導言：里甲制

除了一些很地方化的和個別的印象外，只能利用一些間接資料，來幫助我們了解明代開始的一個半世紀的農村社會。大部分保存下來的可利用的資料來自政府、國家建立的有關地方控制和稅賦的制度，以及這些制度的逐步演變。因此，這里我們將集中論述里甲制的變化，以期把這一制度當作“真正”社會的變化的間接指數。但是，如果國家在其農村控制的制度中遇到的問題顯示出社會的變化，我們還必須承認里甲制本身對社會發展施加了影響并引起了變化。不同的社會群體占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并在面對制度時經歷了不同的命運。里甲制還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機會，不同的社會—經濟群體可以利用它們從統治機制中獲益，或者逃避這些機制。

眾所周知，在明代，里甲制是落實政府與農村社會關系的基本工具。在紙面上，一里包括110戶。里中最富裕的10戶的負責人稱里長，所剩的100戶分成10甲，每甲10戶。里長任期一年，與甲首（其位置也輪流擔任）一起輪流擔任，里甲頭頭的全部輪換在10年內完成。[[106]](#_106_Jia_Shou_De_Yi_Si_Si_Hu_Shi)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里作為真正的村社和作為行政單位，兩者之間總是存在著緊張關系。

明朝的各種官方制度匯編對里甲組織的描述不完整，而且含糊不清。例如，還不清楚在特定的年份，一年一換的里長究竟由每10個甲的一名輪值甲首協助工作，還是由一個甲中全部10戶協助工作，這個甲作為一個集體，每年將被另一個甲代替。[[107]](#_107_Ru_Guo_Ci_Li_Shi_Yi_Ge_Da_C)在有的地方，一個甲似乎由11個戶組成，其中包括一名受甲首指導的不在任的里長。[[108]](#_108_Zai_Que_Ding_Li_Chang_Yi_Ji)里甲制的真實機制在這類問題上依然是不明確的，盡管在政府主持的匯編中列有簡單得易令人誤解的指示。近來，學者們就一系列社會問題展開辯論，其中兩個問題是：里甲制與社會整體是如何發生關系的？里甲制打算達到的社會目的是什么？一般地說，辯論涉及里甲制的基本目的究竟是否想通過有意繞過甚至根除原先在農村社會存在的自然村社，來實行權威性的控制[[109]](#_109_Xiao_Shan_Zheng_Ming_Chi_Zh)，或究竟這個制度是否基本上只是合理地組織起來的征稅（實物稅和徭役）的和地方司法的形式，它承認和利用原先存在的社會機構。[[110]](#_110_Zhe_Shi_Ri_Ben_Suo_Wei_De)應該注意的是，要官方在訴訟中承認某人的土地所有權，他就必須在里甲組織中正當地進行登記。

雖然仍存在巨大的意見分歧，但認為里甲制是上面強加給社會的強制的和完全是人為的結構的觀念幾乎被放棄了。現在出現的一種普遍同意的意見是，由于政府自身根本不能在自然村社體制上強加一個做出決斷的機構，里甲制就與自然的社會單位合而為一，否則國家在委派為它征稅和行使其他職能時，這些單位就會被置之不理。與有些早期的觀點相反，里仍不被認為是一個基本上民主的地方單位。因為它本質上是一個打算利用地方領導人為政府利益而不是為里內成員的利益服務的機構。[[111]](#_111_Jian_Xiao_Gong_Quan____19Sh)總之，在中華帝國沒有真正的“村社民主”，不過原先存在的村落仍構成國家最基層的基石。鶴見尚弘貼切地道出了里甲的特點，他說里甲作為征稅、農村控制和提供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手段的制度，通過已有的社會分工行使其職能；而社會再生產手段則包括能使村社本身長期生存下去的公共服務、互助等行業。

明代的制度之前還有幾種形式。在元代理論上每鄉任命一名里長，縣以下的每個鄉鎮都可任命幾名書手或主首。[[112]](#_112_Li_Ru__Jian_Jin_Zhong_Bo)選擇的標準是這些人比較富有。在北方，盛行稍為靈活的社會制度，每社包括的戶多達50戶。社被指望與用于宗數、禮儀和農業目的的社部分重疊，和補充后者的不足。隨著新里甲制的實施，這些原先存在的單位大多被納入其中。

事實上，要從原先存在的舊制度殘余中清理出在新的明代制度下建立的縣以下行政體制并不都是可能的。在山西，里甲的名稱早在1369年至1371年期間就存在了，它在那里是伴隨著土地開墾行動出現的。[[113]](#_113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Da)

把1381年以后里的數量和名稱，有時再把它所轄的范圍與更早期的縣的區劃外形進行比較，就能看出大部分里的基礎是宋元時代的區劃。情況似乎是，在沒有達到官方指標數110戶的地方，就合并原先存在的較小單位或分割較大的單位，來設立新的單位。沒有完全重新標定能形成新組織實體的所轄范圍。有跡象表明，甚至舊地域的小調整也是在1381年前進行的。例如在1375年，全國正式奉命為每個約100戶的宗教群體建里社壇和鄉厲壇，這說明里甲也許不過是這些社區般群體的職能的延伸。[[114]](#_114_Ying_Wen_Zhu_Zuo__Jian_Zhan)

里甲制在1381年被正式公布實施，不過里甲制的結構在此以前已部分地在不同地方存在。里甲制以用戶數衡量的單位而不是用面積衡量的單位組成，這反而是正常的，因為第一次土地丈量直到1387年才進行。這次丈量的結果是，1391年政府對新制度的界說的措辭作了一些小的修改。關于里甲對農村社會的關系，將在討論賦稅義務以后進行探討，因為賦稅義務是實行里甲制的主要目的。[[115]](#_115_Guan_Yu_Zhi_Chi_Yi_Ge_Zhi_X)

里長凡10年一周，任期一年。為了區別于不在任里長，稱之為現年，不在任者稱之為排年。里長在任時，其主要的職責是，監督征收每年夏秋兩季的稅賦。在這一層里甲的管理中，對稅額的責任能導致一種事實上的包稅制。[[116]](#_116_Jian_Song_Ben_Shan_Hai____M)其他的里長正式職責包括維持地方秩序，仲裁爭端，保持和編制黃冊。這些任務中，有的得到糧長、里老和其他人員的協助。官方規定，里甲的領導資格依照財富的多少按順序排列。最富有的里長可能在黃冊每10年一次的修改年份擔任。[[117]](#_117_Jia_You_Ji_Zhong_Bu_Tong_De)但最可能的是，在明代開始時定的順序在王朝的其余時期繼續采用，不再修改。[[118]](#_118_Tian_Zhong_Yi_Cheng____Zhon)

關于輪值的里長還要負責征收額外的皇帝花費以及用于公共開支的資金的時間問題，一些權威人士的意見多少不一致。[[119]](#_119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Da)無論如何，這項額外的工作很快變為沉重的負擔。這些征收的項目可以包括動物、裘皮、鳥禽、地方的美味佳肴、藥品、顏料、文房四寶、茶、漆器和各種軍需品。征用物品并非都是土產品，因此常常要靠市場才能取得所需品的物品。[[120]](#_120_Te_Bie_Shi_Jian_Yan_Jian_Ho)另一種特殊支出（用于公共開支）為送禮、春節貢獻、祭祀和禮儀支出，科舉生員赴試路費、防疫藥品供應、對從省一級衙門直至當地縣衙門書吏的補助。[[121]](#_121_Li_Lin_Xuan_Fu____Li_Jia_Zh)在那些沒有郵遞站服務的地方，全部在任的里甲長，包括甲首，必須承擔提供運輸征用物品的人畜的費用。[[122]](#_122_Xiao_Shan_Zheng_Tian_Zai)

從一開始，這些特殊征用的管理顯然與征收稅賦的職責相似：里長負責提供所要求的稅賦，但這些稅如何繳納，或者稅賦如何在全部或一部分村民中重新分攤，則沒有說明。一個經常引用的規定指出，在任的里長必須提供30％的稅，他下面的10名甲首應提供余下的70％；但已知這個原則有各種不同形式：從里長負責全部征用的形式到全部征用負擔轉到全部里的形式。

伴隨著這些所謂的正役[[123]](#_123_Zheng_Yi_Bao_Kuo_Yu_Zai_Ren)職務，產生了雜役[[124]](#_124_Zhe_Xie__Za__Yi_Ke_Neng_Shi)的需要。雜役包括：在縣或府治地需要時為中央政府履行的各種勞役；協助郵遞專業戶完成郵遞站的運輸任務；規定地方法律和維持秩序；處理工匠的要求；在征收和運輸漕糧時提供幫助。[[125]](#_125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Da)明朝初期，這些任務并不繁重；它們通常每年從各在任的甲首中最多抽出三四個當地的戶去應征，其他的戶則免去這些義務。[[126]](#_126_Ju_Shan_Gen_Xing_Fu_He_Wo_S)免服實際徭役的特權，或者后來免除繳錢或實物以代替徭役的特權（它們最終在破壞里甲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法律上不適用于里的正役。

在黃冊中，所有的戶根據3種主要類別——民、軍、匠——來劃分，少數人則歸于其他類別。[[127]](#_127_Wang_Yu_Quan_Jian_Chi_Yuan)不是戶的實體也必須在里甲中登記。每座寺廟必須登記為一戶，并履行相應的義務。甚至可能存在根本沒有民戶的里。[[128]](#_128_Ru_Hui_An_De_Yi_Ge_Li)軍戶和匠戶，以及官員和書吏都免去服非正規勞役的義務。在軍戶占當地人口50％的地區，豁免給由余下人口組成的戶帶來了困難。

### 里甲制的實施

根據最普遍使用的定義，里是“一個約有110個應稅擁地戶組成的地域上緊密的群體”[[129]](#_129_He_Jian_Shang_Hong____Ming)。如上所述，這些里的人口統計表始終難以符合實際情況。一個里一旦劃定，它從此就作為一個永久性的地方群體。10年一次的修正對已在里中登記的戶的材料進行調整，而不再進行人口普查，以使記錄也反映遷入本區的戶的實際情況。

明代的里與其他可能原先存在的定居類型的群體的關系，在范圍和內容方面都必須加以考慮。前面已經指出，關于明代的里的性質的最早的爭論焦點之一是，它是否為有自己村落機制的原來存在的自然村，它是否故意不顧這些村落的區劃，以便設立與“自然村”不同的“行政村”。

要弄清這一問題的一個主要障礙是，當代中國對定居地地理的研究仍處于西方一個世紀前的階段。[[130]](#_130_Shao_Shu_Xi_Fang_Xue_Zhe_Yi)可是村的平均面積、它內部的社會和政治的總體結構、它的宗教和其他傳統，在確定其歷史時是舉足輕重的，與它的地形、經濟基礎，及與其他村落的關系一樣重要。這些因素肯定影響了國家的控制，對我們歷史學家來說是很重要的。[[131]](#_131_Guan_Yu_Jin_Qi_De___Dan_Ren)

雖然有的作者錯把村落結構和組成中的區域變化解釋為長期形成的現象[[132]](#_132_Shi_Jian_Ya_De__Kai_Fang_De)，但我們也不能假設近代的特點適用于明代中國。現舉一例，各地方志描述的中國北方的主要特點是，大批的村落歸屬于一個里，而至遲在明初它應包括不到100戶而不是接近200戶。[[133]](#_133_Li_Lin_Xuan_Fu____Li_Jia_Zh)因此，與晚清相比，明代地方的村莊似乎是很小的，只包括10戶，最多到20戶。北方村的平均規模從明初至晚清大為增加。在北方，也許由于水資源相對缺乏，從明至清的人口增長形成了較大的村落，從而更形成了村內的團結；而在南方，由于到處可以灌溉，定居地反而增加，從而出現了更多的單族村落。[[134]](#_134_Jian_Shang_Tian_Xin_De___Di)

雖然江南有可稱為小鎮的大村分成幾個里的罕見例子，最常見的形式是一個里包括幾個小村或低洼地。因此，里不是最底層的“基本的自然”組織單位，它成了若干單位的地域集合體，這些單位在原先存在的單位的基礎上組成，這樣每個里就接近所定的110戶的要求。在這些原先存在的社會單位內部的合作（特別是宗教和灌溉事務方面）有時出現在政府介入之前，有時在它介入之后。里的規模達到政府的組織要求通常不困難，因為存在的社會單位大到必須加以分割的情況并不多。地域廣大的里在山西和陜西的一些地方似乎造成了問題。在這些區域，較小的里（為半里或曰里的一半，有的半里的戶較少，有的是戶較小）[[135]](#_135_Tang_Wen_Ji_Ti_Gong_Le_Yi_G)獲準設立，以確保組成里的小村不至于分散。

有些區域，如廣東的某個宗族結構很強大的地方，一個行政里的基礎甚至是一個家族。[[136]](#_136_Tong_Guo_Song_Tian_Ji_Lang)因此最常見的是，新里仍用舊名，并沿襲過去的社會形式。[[137]](#_137_Li_Lin_Xuan_Fu____Li_Jia_Zh)盡管有這些先例，官方規定，里仍是用于行政目的、達到一定戶數的單位。

在以后的幾個世紀出現的關于土地測量和稅賦的問題可以用如下的情況來解釋：這些里原來緊密的地域與后來為各該里原來的戶所占的分散的地區的差異愈來愈大。雖然一個里的原來成員已經遷出，它們仍保留著原來里的成員的身份。

在不同區域，對村落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河南人呂坤（1536—1618年）[[138]](#_138_Chuan_Ji_Jian___Ming_Ren_Ch)把“人口里”界說為“買方里”，即購進土地的納稅義務將由買主正式所屬的可能很遠的里負擔，而不歸土地原來所屬的里負擔。他把“地域里”界說為“賣方里”，即購買的土地的納稅義務仍由土地原來所在的密集的里負擔，即使買主住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139]](#_139_Qing_Shui_Sheng_Guang____Zh)這些定義反映了一個迄今為止未能真正解決的長期存在的問題。[[140]](#_140_Zhe_Liang_Zhong_Zhi_Du_De_D)這個問題在整個明清時期一直存在。試圖根據土地位置（或另一種根據居住地的辦法）對人口進行登新或重新登記的大部分改革經過幾十年就不符合實際情況，除非材料經常加以修正才能避免這種缺陷。[[141]](#_141_You_Jian_Du_Wa_La____Wen_Hu)

### 作為社區的里甲

關于里作為一個自然社區還是作為一個人造的社區這一常帶有政治色彩的爭論仍在繼續。但更重要的是要反映村落內部真正的凝聚力。中國北方和南方的村民有著與他們認同的村有關的某些權利。在整個中國存在著村社寺廟和村社的宗教典禮；存在著提供村社放牧權利的村社土地；村落在用水權方面是實體；村民在村落土地出售時有優先購買權。[[142]](#_142_Jian_Qi_Tian_Wei____Zhong_G)在明代出版物中，保存的村規[[143]](#_143_Ru___San_Tai_Wan_Yong_Zheng)包括采伐燒柴、在池塘和河道取肥、挖筍和割摟草等規定。在村社生活的許多方面，如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筑路、建壩、造廟、建校等等），以及為了提高本村的地位去戰勝和應付他村的競爭，都需要合作。由于人口的增加，這種村社的合作變得比以往更加需要。前面已經指出，村民付稅，為的是提供個人不能做到的社會需要。[[144]](#_144_Li_Ru__Jian_Du_Bian_Xin_Yi)此外，明代許多宗教典禮是以村為基礎承擔費用和組織進行的。

因此情況愈來愈清楚，整個里甲的概念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切斷原來存在的聯系紐帶，而是圍繞著原來存在的社會單位的結合體進行工作，以使國家和務農的村民都能得益。作為賦役單位的里甲又是作為社會和村社單位的里甲。這種里甲在有些情況下可在自然村之上履行職責，但它們仍保持相當強的社會凝聚力。

也許是因為出生于一個窮村的農戶，朱元璋采用的措施表明，他比任何中國皇帝更了解小農。他在實行許多恢復農業和利民的傳統方法——諸如鼓勵重新定居，幫助重新開墾土地，解放新立契約的奴隸，任命治農的官員[[145]](#_145_Dan_Zhe_Xie_Cuo_Shi_Bu_Xian)——的同時，還非常注意推動地方的宗教、村社、教育和司法等方面的活動。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設立“里社”和“鄉厲壇”，規定每百戶設一個。為了完成這項措施，1375年全國奉命合并原來存在的宗教會社。1369年至1372年期間，向地方社會灌輸道德價值觀的“鄉飲酒禮”在全國得到推廣。它雖然沒有取得廣泛的成功或被人接受，但仍很流行，在以后幾個世紀，有些地方依然進行這項活動。[[146]](#_146_Jian_Sen_Zheng_Fu____Ming_M) 1372年，在1381年實行里甲制之前所稱的“里長”奉命建造兩種村亭：申明亭（地方犯法者受村社譴責的場所）和稍后的旌善亭（宣揚社會美德的場所）。這些亭堂甚至在實行里甲制時被重新整頓之前，可能已經在縣以下的單位普遍推廣。[[147]](#_147_Li_Lin_Xuan_Fu____Li_Jia_Zh)至于它們是否很好地發揮其作用，以及它們持續存在了多久，則有不同的看法。[[148]](#_148_Zai_Xuan_De_Shi_Qi__Xia_Xi)但其他材料則指出，它們沒有完全消失，并且繼續發揮重要作用。[[149]](#_149_Ao_Cun_Yu_San____Zhong_Guo)

在皇帝頒發的稱之為《大誥》（1385—1387年頒布）[[150]](#_150_Guan_Yu_Dui___Da_Gao____De)和《教民榜文》（1394—1398年頒布）的著名匯編中關于里老制、授給里長和在較小程度上授給糧長的職能的證據，提供了農村生活的重要材料。中央政府鼓勵里老發揮里的仲裁者的傳統作用。原來每個里可有3—10名里老，與小的自然村數相當，但后來每里一個里老的情況更為普遍。[[151]](#_151_Xiao_Gong_Quan____Zhong_Hua)里老制容易產生弊病，特別在官員認為設里老的惟一目的是為了征用徭役，因而他們是隨時可利用的臣民時更是如此。[[152]](#_152_Qing_Shui_Sheng_Guang____Zh)但是，直到明末為止，大部分改革的要求仍是由里老本人提出，或是由里老與地方鄉紳和官員商量后提出。但是究竟他們是“官方”的里老，還是非正式執行任務的里老，在提到他們的報告中并不都說清楚。

《教民榜文》授予或承認里長和里老廣泛的權力，使他們能仲裁爭端，維持地方秩序，逮捕罪犯和制定懲處輕罪的規定。地方的一些領導人還負責監督小規模的村社灌溉工程的修建；在可能時提供水車和其他水動力設施[[153]](#_153_He_Jian_Shang_Hong____Jiu_Z)；通過公布官方出版的道德書籍和箴言，監督進行道德的教誨；征召捕快，偶爾還征民兵；推動農業方面和典禮活動（特別是殯葬活動）方面的互助；為有關村社其他許多方面的事務出謀劃謀。[[154]](#_154_Guan_Yu_Li_Chang_Zhi_Ze_Fan)

總之，里甲在這些管理者之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這些人通過其地位或手段，可以進行領導。

但在面積遠大于里的地方設糧長，這個職務是在地方領導的特殊背景下出現的。1371年長江下游區域首先任命一批糧長。糧長負責在稅額約一萬擔的地區負責監督征稅。更重要的是，他負責把稅糧運到指定的專門糧倉。[[155]](#_155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Da)雖然在規定糧長職責范圍的基礎方面，這個制度多少是靈活的，即其職責范圍究竟是限于把稅糧繳到特定糧倉的地區[[156]](#_156_Ru_Hu_Zhou_Fu__Jian_Shan_Ge)，還是限于一批戶[[157]](#_157_Ru_An_Hui_De_Ji_Xi__Jian_Li)，或者其職責是取決于征稅的多少；但在職的糧長與地方村社之間的關系不易找到，也可能不存在，雖然糧長無疑是挑選出來的（因為他們是地方的權勢者）。[[158]](#_158_Zai_1382Nian_Zhi_1385Nian_C)并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找到在財富和氣質方面合格的人，所以糧長常常由其他地方的人擔任。這意味著在許多情況下，嚴格地說他們不是當地社會的成員；但是一般地說，他們往往已經掌握某種被人聽從的權威，而不是那些只在政府任命時期取得權力的人。[[159]](#_159_Liang_Fang_Zhong____Di_Fang)

在山東、河南、陜西和河北等北方省份以及四川，已經發現多少相似、但使用不同名稱的制度。在這些已知的例子中，大戶似乎就是長江下游和其他地方的糧長。[[160]](#_160_Dan_Dui_Ci_Reng_You_Zheng_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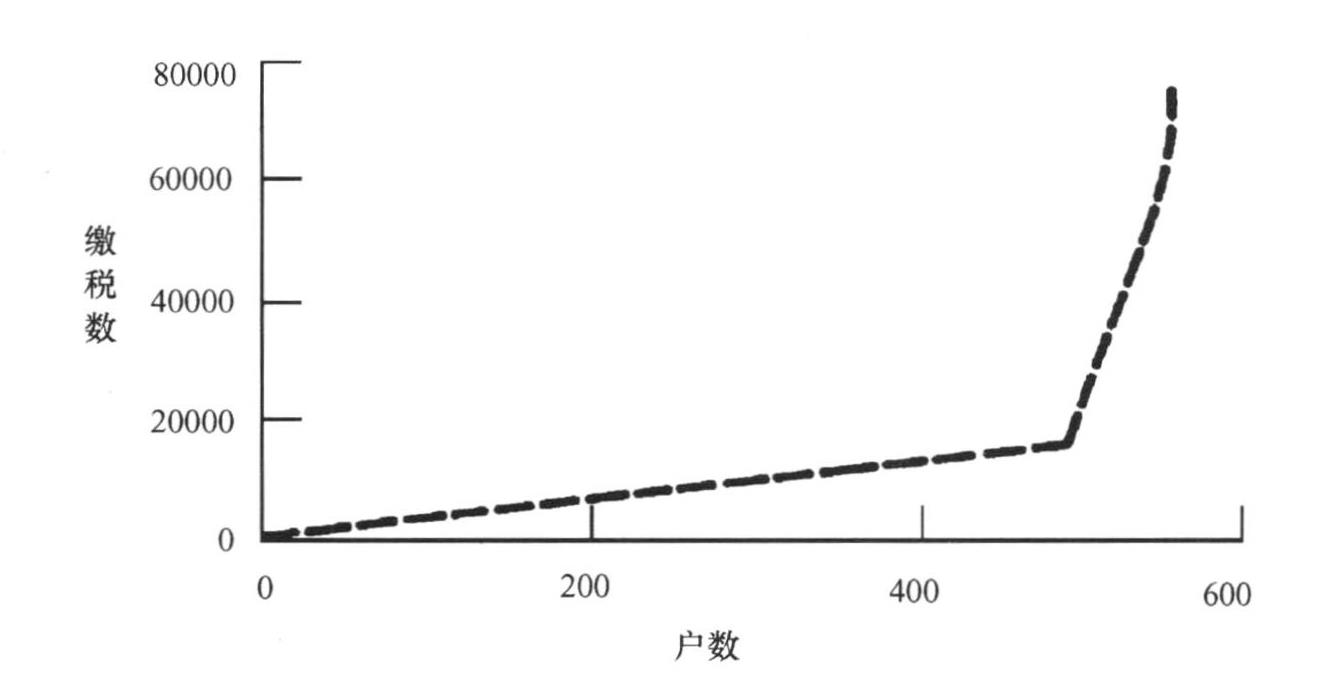
### 里甲內部的劃分

里的領導權在里內被10名輪值的里長劃分，其他的100戶則被分成10個單位，這些并不是里內惟一的正式劃分形式。在1385年，甲首根據財富被分成3等，分等是用來評估雜役的分配。嚴禁劃分原來的戶，因為一個上等戶劃分后會形成兩個中等戶或下等戶，這樣納稅基礎就會失去一個所需要的稅類。此外，除了110個正式的戶，里還可能包括其他兩種戶，即帶管戶和畸零戶。[[161]](#_161_Jian_He_Jian_Shang_Hong)管理這兩類戶的規定不總是明確的。看來畸零戶的成員不齊全，它們包括寡婦、老人和兒童。它們不服勞役，但如果有地，可能要繳納田賦。1391年，里的組織又加進寄莊戶。它們在其他地方登記，因此在登記地服雜役，但這時需要在新購土地所在的里繳納田賦。新增的寄莊戶說明了前面討論的問題的起因，即里由它控制的地域來界定，還是由屬于它的民眾來界定。這種分戶（析戶）實際上是出于稅賦目的在購地的另一個里另立一個掛名的戶，這是名義上容許分戶的惟一的情況。[[162]](#_162_Chuan_Sheng_Shou____Zhong_G)

有一種意見認為，所謂的帶管戶是在都被劃分成里時遺留下來的，但是它們在何處負擔稅役的問題則不明確：有的規定記載它們應為全都服役，而其他規定則把它們“依附于”里長。[[163]](#_163_Jian_He_Jian_Shang_Hong)應該指出的是，從一開始就有一里內包括超過110戶的制度化的根據。[[164]](#_164_Jian_He_Jian_Shang_Hong)

我們了解里甲制的最大問題是不知道把佃戶歸于何處。由于每個人（包括上述非正規地組成的戶）都被納入里甲并被登記在冊，所以不可能把佃戶遺漏。在朱元璋于1368年把所有權授給許多無地的耕作者后，有的佃戶就變成獨立的有地者。許多佃戶同時有了大小不一的土地，根據其財富被歸入里的一般的戶。但是，一定還有無地的佃戶，雖然難以確切說明里甲制如何對待它們。其他的有地者很可能優先于佃戶，而使用奴隸、奴仆或雇工的勞動。那些幫工無疑被劃為有地產的成員。從更早的宋代起，許多佃戶已經變得相當自主，它們利用契約取得土地使用權，并且耍弄花招從幾個有地者租用能合成整塊地的地塊。[[165]](#_165_Zhe_Shi_Gong_Qi_Shi_Ding_De)

里甲制的整個概念是先假設有應納稅的務農人口提供的勞動力的存在。因此，在創建王朝的歷次戰爭以后，特別在開國皇帝采取了清除因戰爭狀態引起的租佃現象的專門措施以后，我們必須假定，絕大部分的戶至少擁有它們耕種土地的一部分。雖然長期以來許多歷史學家中流行一些觀點，即明代是“封建的”，因為它的基礎主要是地主—佃農的關系，豪強地主控制著地方的農業社會，但這些觀點必須根本上予以修正。這些修正并不否認明初中國已經存在地方上財富的巨大差別。1380年前后，在福建的崇安縣，11％的戶繳納83％的田賦。在14世紀末所有府中最富的蘇州，490戶繳納自有地的田賦100 至400擔；56戶繳納500—1000擔；六戶繳納2000擔以上；兩戶繳納3800擔以上。但全地區的14341戶只占有700（原文如此。——譯者注）多畝地。[[166]](#_166_Zhe_Xie_1397Nian_De_Shu_Zi)即使不計繳納100擔以下的戶，稅賦的分擔也是高度不平等的，如圖表9-4所示。



圖表9-4 1370年蘇州稅賦的分攤

有一種說法認為，租種官田的佃戶被接受為正規的登記戶（甲首）。這說明其他的佃戶就不被認為是正規的登記戶，因而被列為帶管戶或畸零戶。[[167]](#_167_Jian_Shan_Gen_Xing_Fu____Mi)規定徭役和其他義務的法律有多處不明確，特別是這些法律是否適用無地戶。從法律上講，可能適用。但實際上，較小的有地戶被豁免，所以佃戶也應該被豁免。[[168]](#_168_Li_Ru__Jian_Chuan_Sheng_Sho)

有的作者還假定，前面提到的群體之間的地位有巨大差別。例如，有的記載指出，里長和糧長最初獲準穿官員的藍袍，他們的家庭常常通婚。[[169]](#_169_Shen_Zhi_San_Deng_De_Hua_Fe)有時有人還引用表示地位差別的證據。但是，存在強烈反對農村人口之中存在巨大差別的論點。有法律依據的差別肯定不存在。濫用其勢力的里長和糧長逃避稅役，后來常常被里所懲處，他們任期剛滿，就被加之最重的徭役義務。[[170]](#_170_Ao_Qi_Yu_Si_De___Zhong_Guo)

### 組織土地：土地的類別

有些較早期的歷史學家認為，明代土地制度的研究主要包括土地在稅冊中分類方式的討論，即土地是民田、官田、莊田還是屯田。本書主要討論前兩種土地。[[171]](#_171_Yan_Jiu_Zuo_Pin_Zhong_You)

必須指出，中國政府具有沒收和再分配土地，以及向莊田征稅的特權，但它沒有阻礙土地的隨時買賣和繼承。出售土地通常優先考慮售給宗族成員或其鄰居。除了災禍或大赦，政府偶爾下令減租。[[172]](#_172_Hou_Yi_Zhong_Quan_Li_Dao_Qi)地價除了產量以外，還取決于許多因素，如社會價值觀念、稅制（包括稅務中的徭役因素）和土地與人之比率。[[173]](#_173_Bei_Cun_Jing_Zhi____Lun_Min)

官田，更確切地說是政府擁有的土地[[174]](#_174_You_De_Zuo_Zhe_Ba_Guan_Tian)，有幾個來源。有的土地是從宋元政府手中接管的，而主要的是來自沒收、強制占有、購買或國家監督的開墾。江南的有些官田來自洪武初期沒收的豪強地主的土地，這些人曾經支持明代開國皇帝的敵人張士誠，此人以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為其根據地；有些則是當時發現的未耕的土地。這種政府擁有的土地平均約占全江南應納稅土地的50％。對這種土地征的“稅”（相當于付給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政府的“租”，再加上稅）比私田的稅要高得多，不過明代向官田征的稅率仍遠比宋代低。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430年前在蘇州對官田征的稅相當于每畝4.4斗，而對私田征的稅為每畝0.4斗至0.6斗。但這個稅率仍低于通行的佃戶的田租：每畝7—15斗。[[175]](#_175_Guan_Yu_Jiao_Te_Shu_De_Tu_D)

## 農村行政：15、16世紀的變化

### 反逃稅逃役的改革

14世紀后期所設想的稅役制從一開始就有許多內在的矛盾：稅役制實施時在以土地為基礎和以人口為基礎兩種標準之間動搖不定；它不是為適應人口的變化而制定的，也沒有預料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會普遍增加；它假定自然經濟為計算納稅的基礎（92％的夏季稅和99％的秋季稅征收實物）。[[176]](#_176_Guan_Yu_Zui_Hou_Yi_Dian_De)這些特點在明初的戰后環境很可能是合理的，但它們不能完全適應一種恢復的經濟。[[177]](#_177_Cun_Luo_Hen_Chang_Shi_Qi_Ch)內部的壓力和外部的壓力都立刻迫使稅制作出意義深遠的變化。

逃稅的種種誘因都總能出現在那些能利用內部矛盾的人面前。在15世紀，不同方式的逃稅包括：（1）投獻，把自己的土地依附于其他豪強（主要是莊田）的土地中，這樣就能從多種豁免中真正得益[[178]](#_178_Qu_Jue_Yu_Ba_Tu_Di_Yi_Fu_Yu)；（2）詭寄，把自己的土地登記在免除非正規徭役的有功名的人名下（有時他們是親戚，但并不都是如此），這種行徑通常是付給有功名的人一定的報酬，但有時在登記時后者甚至不知道；（3）花分，分割某人的財產自立門戶（至少兩戶），從而把一個高稅役類變成可以完全逃避徭役的低稅役類。[[179]](#_179_Tou_Xian_Si_Hu_Bi_Gui_Ji_Xi)

糧長的事例有助于弄清這種變化所產生的種種后果。糧長之職原來在10年的周期內輪流擔任一年：這意味著有足夠的戶能提供領導，并且這些戶在有的情況下有必要的物資和社會力量履行與此職有關的任務。特別在江南區，糧長的責任在永樂帝于15世紀20年代遷都北京變得大為沉重，因為運輸稅糧的距離大大增加。能擔任這種服務的戶數減少了，不過對那些其權勢足以將送禮和行賄（包括自己的）的增加的負擔轉到它管轄下的戶的糧長來說，這一職務仍是有利可圖的，特別是因為王朝的初期，糧長之職是直接進入官場的踏腳石。在宣德朝（1425—1435年），少數（但更有權勢）的戶壟斷此職，于是一些律令被修正，以反映這種變化。[[180]](#_180_Liang_Chang_Chang_Tu_Yun_Li)但后來在15世紀，科舉制度發展到成為擔任官職的惟一途徑。結果在許多地區對家庭殷實而能擔任此職的人來說，糧長一職的吸引力減弱了。[[181]](#_181_Wo_Men_Wu_Bi_Ji_Zhu__Shen_Z)到16世紀初期，對糧長職務的吸引力減弱的現象造成許多地區作出安排，讓幾個戶同時擔任糧長一職。但是這些威望小得多的戶沒有權力迫使富裕戶去履行應盡的義務。但在糧長從社會上有名的富裕戶中挑選的地方，這種新安排使糧長和里長之分趨于模糊不清，糧長的職能常常被分成幾部分，并被納入比糧長低的里長的職能之中。

屬于大地主、離開土地而住在城鎮的商人[[182]](#_182_Zhe_Jiu_Jing_Shi_She_Ji_Dua)或住在他處而在原來的里不完全承擔義務的地主這幾種人的地產的增加，使主要財產仍在原來的里的地主處于沉重的壓力之下。有些有權勢的地主發現，較好的辦法是把增加稅役轉由佃戶負擔[[183]](#_183_Jian_Jie_Li__Bao_Luo__Deng)，但是風俗習慣常常禁止這樣做。

早在15世紀30年代，江南區舊里甲制進行了重大的改革。京都從南京向北京的遷移大大增加了用于漕運的徭役的需要。遷移又使許多人從里冊中消失。史料稱這些人為“絕戶”（消失戶）或逃亡戶，但1430年至1450年任南直隸巡撫的周忱（1381—1453年）的報告表明，許多戶遷移并不遠，有的搬到附近的鄉，有的依附于軍官，有的搬到繁榮的運輸城鎮，有的在走運的犯法者那里幫工，后者把懲罰性郵遞站的服務變為能獲利的商業冒險活動，從而發了財。[[184]](#_184_Sen_Zheng_Fu____Shi_Wu_Shi)

由于租種官田的租和稅比私田的要高，作為補償，官田的佃戶原先被免除一切非正規的徭役。但是隨著所需的勞役的增加和在冊戶數的減少，這種優惠待遇不再繼續。豁免徭役顯然足以吸引租賃操縱者去租賃這種田地。他們然后又以正常的私人佃戶的租率轉租出去。而此時，租賃操縱者還必須提供勞役，于是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來平衡民田和官田之間存在的賦稅和徭役之間的差距。這種平衡的完成，部分是通過在法律上應用不同的折換率（在稅賦獲準付錢或以規定的稅糧以外的其他形式支付時使用），部分地通過應用不同的損耗費用（平米）來補償運輸中的損失。通過這些考慮，“官田”的稅糧負擔在1433年減了二至三成。[[185]](#_185_Guan_Yu_Zhe_Xie_Bian_Hua__J)作為交換，“官田”的田主此時也變得要服非正規的勞役。這些措施不只在江南實行，而且還擴大到在有大量在冊“官田”的區域，如浙江東部、福建、江西和湖廣。[[186]](#_186_You_De_Zuo_Zhe__Ru_Xiao_Sha)

對征用非正規徭役方法作出的變化比估稅的方法更加重要。原先的制度是在需要時專門征用，并常常根據當時仍在使用的過時的戶的分類制，這種制度在1432年改成建立一種預算。雜役每年進行估算而不論當年是否需要，每10年應征一次。這種規律性顯然受到歡迎。

名義上仍以大米的擔為征稅單位，但經濟的日益貨幣化導致許多地方的稅制改成以貨幣繳稅。這證明是對增加商品生產的一種刺激。對不同類別的征用使用不同的折納率，更給國家提供了一種有利的方便機制，它可以隨著人口增長所需要的服務的增加范圍，用隱蔽的和根據不同的情況來增加征收。[[187]](#_187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

這種折納法是以大米的擔為單位的稅額折成其他商品支付，它在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前就已存在。“折”原來被視為對納稅人一種恩惠——它言外之意是“省去”（或打折），需要在下列情況下經過專門批準：當地不能取得糧食；稅糧的運輸力量不夠；災害毀壞了收成；必須繳納拖欠的累計稅額。究竟哪些社會階層贊成賦役折成銀子繳納，各種記載的說法略有矛盾；有的地方窮人似乎贊成折納，而在其他地方則富人贊成。[[188]](#_188_Jian_Shan_Gen_Xing_Fu____Mi)哪一個群體贊成折納，這取決于特定地方、特定時間的經濟狀況，以及村與縣治地的距離。總的說，較遠的地區贊成以銀繳納，即使在那里銀子較少時也是如此，因為這樣做，就能把農民從與其農活嚴重沖突的長期勞役中解放出來。

在1436年，部分稅糧以銀折納據推測作為一種臨時措施而被首先批準實施，后來為了解除北京武官的負擔，又被要求實施，因為他們被迫在糧價較低的南京出售俸糧，又在糧價較高的北京購進需要的糧食，會遭受相當大的損失。[[189]](#_189_Qing_Shui_Tai_Ci____Ming_Da)直接把稅糧運到北京仍較昂貴。折納法原先被認為是暫時性的，但后來繼續實行，并且擴大到更大范圍的稅種。用于折納的銀子后來稱為金花銀，這是一種高純度的白銀的稱呼。[[190]](#_190_Qing_Shui_Tai_Ci____Zhong_G)但是只是在獲準實行徭役折征后，才更普遍地推行基本田賦的折納，折納法直到1490年才正規化。[[191]](#_191_Yi_Ban_Di_Shuo__Zhe_Na_Lu_D)

向預估非正規的勞役和徭役的轉變，以及日益貨幣化經濟的影響，導致了以均徭法為名的里甲稅制的第一次廣泛改革，均徭法（均徭冊式）1443年首先在江西全省經夏時（1418年科進士，以通曉時政而著稱）建議推行，并被幾次取消。[[192]](#_192_You_Ke_Xian_Zai_Dang_Di_Shi)1450年，它在幾個省恢復實施，最后從1488年起在全國推行。[[193]](#_193_Yu_Zhe_Xiang_Gai_Ge_You_Gua)這一普遍采用并被官方承認的理性化的行政改革過程歷時半個多世紀。它無意中透露出北方和南方之間經濟狀況的巨大差別。

這一改革意味著有限的一批加重的所謂勞役負擔——如提供為個人服務的侍候、曹吏、馬夫、差夫（學堂的仆人）和膳夫（學堂的廚師）等，特別是提供為知縣和提學官服務的人——都根據預算進行計算。[[194]](#_194_Qian_Liang_Ge_Ming_Ci_Chang)這些費用（或相應的實際勞役）向組成均徭甲的戶征收；均徭甲是甲首的群體，這些人已在五年前，有的在三年前輪流服過役。[[195]](#_195_Zhe_Ge_Li_Zi_Hen_Qing_Chu)此時不需要親自服勞役，而是以貨幣形式（通常是銀）折納，用來雇用他人服勞役。其他的勞務，如庫房看守、獄吏和郵遞員（鋪兵），大多繼續需要本人去服役。[[196]](#_196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Da)均徭甲中成員分攤的需服的勞役根據戶的等級而有所不同，當局試圖使勞役義務的分量與服役戶的等級相稱。這意味著，高等級戶將負擔幾種勞役，而低等級戶只負責某種勞役的一部分。[[197]](#_197_Zai_Ren_He_Nian_Fen__Dang_L)

但是在南方，按照財富對戶分等的做法趨于消失，均徭法終于只按擁地數量來評估等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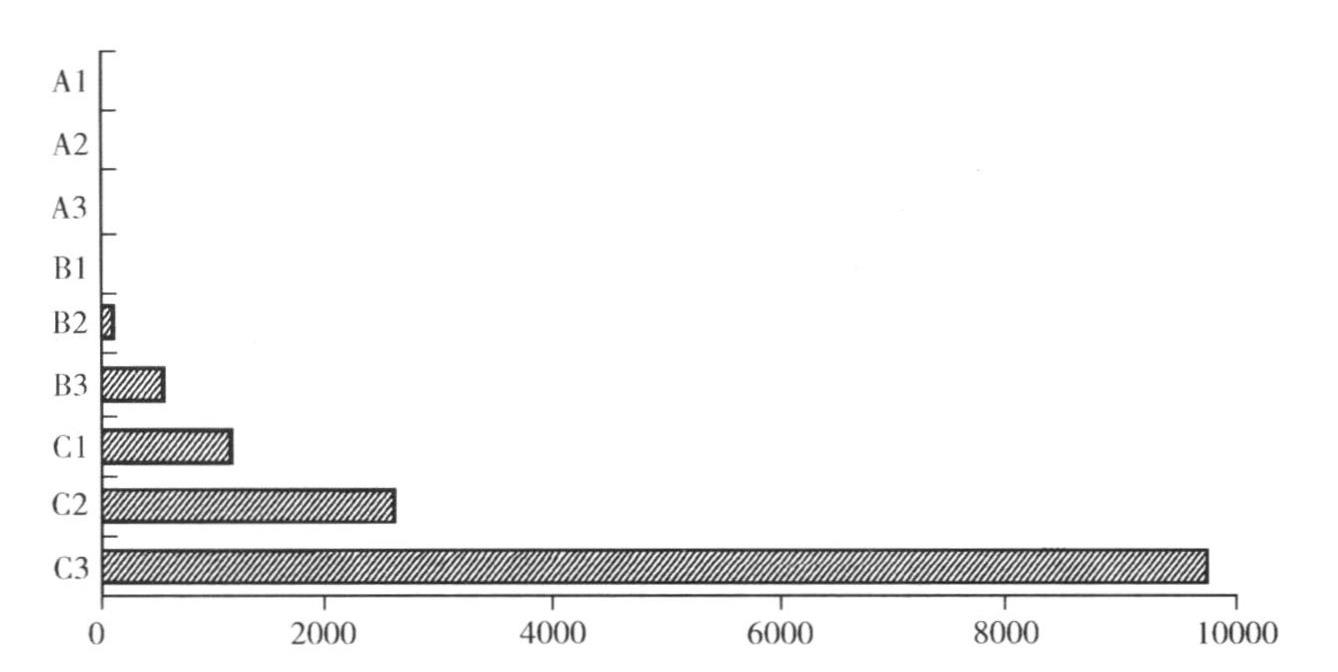
北方相當晚才采用這一制度。由于北方一般地說比南方窮，所以每10年輪服一次勞役不能提供足夠的人員去服所需要的徭役。同時，這些地區缺乏白銀流通，這樣就出現了本人服役的趨勢，而不再把徭役折成貨幣形式。

賦役以及地方公共開支以實物支付折成以銀支付（由每10年輪值一次的里甲長提供）在均徭法的折納以前就存在，不過有時這兩種辦法同時發生。前一種折納支付的銀子通稱為里甲銀，但也有其他的名稱。政府正式預計并作出規定的開支分配額基本上固定（即使政府的實際需要不斷增加時也是如此），但長期以來出現一種傾向，即在預算以外征用額外的勞役或貨幣：只有在16世紀20年代，福建才有一種每年修正預算的辦法。[[198]](#_198_Zhe_Zhong_Ban_Fa_Cheng_Ba_F)

賦役制在北方和南方采取了幾種不同的發展途徑。在北方，里甲銀的全面采用要比南方晚半個世紀。約從1500年起，對銀差和力差作了區分。這兩個名詞，甚至在力差為了方便對比而以相當值的銀來衡量以后，甚至更在兩者有時都以銀繳納以后，還繼續存在。

在南方我們掌握證據的地方，賦役的一切折納仍每10年繳一次。雖然原則上每年所繳的總額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均徭甲的——有時是應役的里甲的——丁和畝的總數都不相同。結果，為了使賦稅更加公平，下一步是將這10年服役的所有戶的全部丁和畝相加，每年按此總數的十分之一征收。在里內，這種做法就不考慮原來以戶為基礎的甲的劃分；但更常見的是，它在全區實行。在這種情況下，甚至可以不顧原來的里的劃分。這種做法約在1460年在福建實施，在1510年以后稱十段法而變得更加流行。[[199]](#_199_Zhe_Yi_Fu_Jian_De_Zhi_Du__H)

在北方，賦役制發生了另一種變化：在那里，均徭的規定是每年估計某個管轄層的一切銀和勞動力的需要，征用對象是這一層（大部分是縣一級）的所有的戶。繳納不是10年一次的較大數額，而是每年一次的較少的數額。[[200]](#_200_Hou_Yi_Zhong_Zhi_Du_Bing_Bu)但繳納并不像南方那樣直接按田畝估算。繳納白銀此時按照更加精密的九戶等級制實施，稱門銀，這個制度在1479年被固定下來。勞役直接按每戶的成年男丁數估算成白銀，稱丁銀，但不一定繳銀。最高等級的戶通常不多。絕大部分是最低等級的戶。例如在16世紀的北方，現河北省文安縣1586年的9個等級的戶數由高至低分別為0、0、0、25、157、620、1232、2672、9777。（見圖表9-5；還有許多其他例子。）



圖表9-5 1586年文安縣戶的等級分布圖

仍保存的其他徭役也按戶的分類逐漸予以規定和進行折納、預估和征用。在15世紀，這類徭役變得更加專業化，范圍也縮小了，必須服役的戶一般沒有以前的服役戶有錢有勢。不論是本人服役的徭役，還是付錢由國家雇別人代替的徭役都出現專業化。行政的記錄列出了多種名詞來稱呼專門的任務，而這些任務原來屬于一般的勞務類別。例如，“塘長”一詞從15世紀60年代起用來稱呼負責新辟低地之人，他的管轄范圍遠小于原來的里；里長的職責分成分催、書手或在縣治地服務的里長的專業化的任務。有時一名里長本人可能有若干頭銜，并且在10年的三四年中行使與該職位有關的一些任務。[[201]](#_201_Xiao_Shan_Zheng_Ming____Fu)有總甲頭銜的武官行使里內治安的職責。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其轄區內的所有居民負責，而不僅僅是那些在里甲管轄下登記的居民，這個事實明確地證明了不納稅的流民的存在。里的治安職責是從1436年起增加的。[[202]](#_202_Jiu_Jing_Zhong_Fu____Ming_D)

糧長履行的職責也被分解，交由遞運戶（解戶）、總催稅人（總催）、南運戶和北運戶履行。徭役性質的這些變化主要在南方，但北方也發生類似的變化。[[203]](#_203_Ping_Jun_Tu_Di_Mu_Shu_De_Ji)在16世紀，裕州（今河南南部的方城縣）每里最后有六個大戶，而原來幾個里才有一個大戶！[[204]](#_204_Gu_Kou_Gui_Ju_Xiong____Lun)

有一個方面，北方的問題比南方少。北方不住在本地的戶（寄莊戶）較少。有人指出，這也許是因為南方的水運比北方的陸運更方便，而且運費較低：這種情況造成了北方較緊密的和經濟上較內向的村落。[[205]](#_205_Xiao_Dian_Long_Xiong____Gua)

### 防止里被瓦解的改革

### 新的組織形式：保甲和鄉約

里甲規定中所要求的里的職能在前面討論的情況下可能削弱了。總結起來：富人向鎮和城市遷移的情況增加，資本從農業投資轉為以集鎮和城市為基地的投資。地主不住在本地而住在其他農業地區，或更多地住在城市定居地的情況增加了。商業活動的明顯增加，使地主和佃戶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利害得失，而不顧有關全里的事務；這種傾向表現在地主和佃戶互相提供的互助減少了。[[206]](#_206_Sen_Zheng_Fu____Ming_Qing_S)雖然史料沒有充分反映，但每人擁地的數量卻普遍下降，這無疑給農業生產力留下較少的余地去提供希望和充分的物質，而這些正是在支持那些為公共事業服務的人時所需要的。同時，國家愈來愈對里的職能不感興趣，因為賦役的征用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它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財政問題上。

但是我們確實不知道里的這些職位的職能縮減的程度，因為這些職能繼續由一些人在行使，而他們不想用愈來愈像徭役和被人利用的準官員職位來玷污自己或給自己添加負擔。官方支持的村社生活的表面形式，如里甲長和民眾共同朗讀《教民榜文》的儀式到15世紀晚期已完全一去不復返。[[207]](#_207_Ao_Qi_Yu_Si____Zhong_Guo_Xi)但這并不意味著殯葬的互助就停止了，也不意味著減少對公用的排水和建壩工程、灌溉或排水措施，或者對里和地方至關重要的其他活動的關心。雖然官方指定的長者存在著一些問題，但也出現了一個日益擴大的非正式的地方領導群體。[[208]](#_208_Li_Lin_Xuan_Fu____Li_Jia_Zh)這種日益明顯的形勢簡單地說就是里正在變成一個紙面上的組織而不是在社會上發揮作用的實體。隨著15世紀晚期福建十段法改革（見上文）的頒布，以及以繳銀代替里甲的勞役，里即使不是完全消失，也已經起了變化。它充其量是一個地方的有賦役義務的人口的單位，它不再是一個包括該區全部居民的地域單位。

但是，許多地區里老制的削弱似乎造成了值得注意的真空。有關的官員和地方的權勢者開始模仿原來的里甲組織形式。這種行動采取兩種形式：通過實行保甲（地方的聯防組織，其形式相當于里甲）組織村落防務；通過鄉約來提高道德水平。

里甲制實行自我管理，但既不能自決，也不能自治。它從來沒有任何自衛的條款，并且日益放棄原來的一些職責，如司法，指導地方的道德行為，推動里甲的自我改善，維持倫理和制度。甚至里甲制原來的防務規定也不過是控制流竄的乞丐和作惡多端的書吏。[[209]](#_209_Jiu_Jing_Zhong_Fu____Ming_D)

早在1436年至1437年，有的地方力圖建立地方的治安制度，它通常被稱為總甲，其基礎是把全部登記人口編成包括100戶的單位。這種治安制度試圖管轄所有的居民，其中包括不論是否在里甲簿冊中登記的流民。雖然不是自愿參與，但它不被看成是一種徭役，所以不能豁免。[[210]](#_210_Li_Ru_Yu_Qian__1398__1457Ni)著名的哲學家王陽明（王守仁，1472—1529年）采用地方保甲制的思想，使得出于地方防務目的的保甲制軍事化大為加強。[[211]](#_211_Qi_Chuan_Ji_Jian___Ming_Ren)這種組織方面的努力透露了一個事實，即在有些情況下，“戶”一詞已表示家族而不是家庭，其他稱呼小家庭的字眼（門、舍等）必須取而代之，以便包括全部人口。這種情況說明，地方的里甲登記長期以來未經修正，不能真正體現一個地方的居民或他們戶的結構的實際情況。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地方保甲制的發展是對里甲制度的地域和人口統計的修正，而不是有些學者假設的一種完全不同的措施。[[212]](#_212_Guan_Yu_Ji_Ge_Jiao_You_Ming)

鄉約的規定主張在村民中組成一種互相規勸和互助的集合體，它由一個地方上有組織的領導集體領導，并通過定期的集會和捐獻被維持下去。這種鄉約的思想從南向北傳播。在大部分情況下，實行鄉約的地域范圍，與原先存在的社、都或里的區劃相同。這些地域范圍也包括移民。[[213]](#_213__Li__Zai_Zhe_Li_Shi_Ji_Shan)晚明最著名的制度也許是在1590年前后由著名的官員兼思想家呂坤提出的，它原先是為了在山西防盜。參加這個制度是自愿的。社會等級的最高層的功名獲得者和在底層的雇工或佃戶被排除在外。雇工和佃戶在其主人名下登記。[[214]](#_214_Bu_Rang_You_Gong_Ming_De_Re)鄉約約有100個“誠實和正派”的家庭參加，如果必要，它們可以來自幾個里。其領導層不是輪值擔任，而是固定不變，這也許是反映了一個較少流動和較不發達地區的情況。呂坤的想法促使其他人提出類似的制度。人們應該注意到，稱為鄉約的村落約定是切合實際的形式，沒有儒家色彩，在以前已經存在。但它們與明代村社組織的理想的關系還沒有搞清，尚需作進一步的探索。[[215]](#_215_Jian_Ai_Er_Mu_Kui_Si_Te)

晚明鄉約和村的防御體系常輔以村的學堂和糧倉。在這種情況下，學堂和糧倉可能較小，王定湘（1474—1544年）[[216]](#_216_Chuan_Ji_Jian___Ming_Ren_Ch)提出并于1529年被批準的情況就是這樣。20—30個家庭要提供一個供村社需要的糧倉。[[217]](#_217_Li_Lin_Xuan_Fu____Li_Jia_Zh) 16世紀30年代以后糧倉建議有了一些變化，這顯然是得到了相當大的地方支持和宗教援助。寺廟被選為集會的主要場所，集會日期是在有重要宗教意義的陰歷十五和月底。開國皇帝的《教民榜文》中的六條訓示重新被用來作為布道和說教的基礎。到16世紀末，許多縣，特別是江南的縣，已經建立了獨立進行講道的堂館。[[218]](#_218_Jian_Ao_Qi_Yu_Si____Zhong_G)這些分散但持續不斷的發展表明存在一種普遍的意識，即社會需要某種社村組織，它即使不完全與明初的里一樣，也與它相似。由于社會、人口和行政的發展趨勢，明初的里的形式已經改變。保甲制和鄉約是完成某種村社組織的受歡迎的手段。但是雖然偶爾得到政府的批準，但新制度從未被普遍采用。只是在1644年清朝建立后的幾十年，地方政府的這種輔助形式才進一步在全國具體化。

### 治水

水的管理是里的最重要的職能。在討論治水時，人們必須討論村落的相互關系、灌溉范圍內村落的組合，以及其他爭論熱烈的問題。村落和灌溉的社區是不完全一樣的，不過兩者之間有明顯的關系。[[219]](#_219_You_Ren_Xiang_Xin__Bei_Fang)在鄉村周圍，有時為了灌溉，整個河道被溝通起來。在這些事例中，耕地1000頃以上的一百多個村落可成為一個合作單位。[[220]](#_220_Di_Yi_Ge_Li_Zi_Zai_He_Bei_X)大部分情況是幾個村而不是個別幾戶組成基本的工程單位。組成灌溉工程單位的村可向其村內的戶征用。這種能力顯示了社區的某種權威。在北方，甚至佃戶也要受到征用。但明代的大部分情況是，參加合作灌溉工程的村為1—3個[[221]](#_221_Sen_Tian_Ming____Ming_Qing)；就我們所知，只有在出現差錯時（這種情況也許日益頻繁地發生），政府才進行干預。

在16世紀，高層的里和徭役的職能分解了，為了適應這一總的趨勢，塘長愈來愈多，并負責較小的地區。此時，地方官員加緊利用他們，常常派他們離開家鄉去執行其他任務。有人試圖以銀代役，但有的塘長寧愿自己去服役。有時折納的錢并不用于預定的目的。森田明敏銳地看到，16世紀灌溉管理的問題與其說是體制性或技術性的，不如說是社會性的：這些問題反映了管理不當的情況普遍增加。[[222]](#_222_Sen_Tian_Ming____Ming_Mo_Ta)

如同其他事情，在灌溉管理的事務方面，16世紀的管理不當的問題在晚明時期的一些地方逐漸得到解決。塘長的職務是一種徭役，因此被人輕視或逃避，于是塘長就被一種包稅人（泥頭）所接替。如同其他的行政創新，有人力圖把泥頭視為非法，因為包稅的做法似乎是不合法的[[223]](#_223_Li_Ru_Jian_Bin_Dao_Dun_Jun)，但普遍的事實是，泥頭證明能完成需要完成的事。泥頭之職得到官方的承認，并出現在地方志中。究竟是泥頭還是塘長的職務更加行得通，這個問題似乎不在于在體制上設泥頭之職優于此前的塘長制，而在于任職者的素質。當負責管理灌溉的人誠實可靠，村社的職能就能正常地行使。17世紀初期流行的危機感使這些負責任的工作人員人數大增，而在此以前有些地方的大地主和臭名昭著的豪強，為了自己的利益已經利用權力去奪取這些職位。[[224]](#_224_Sen_Tian_Ming____Ming_Mo_Ta)

### 一條鞭法改革：簡化預算

有人常說，一條鞭法是明代賦稅結構的最重要的發展。事實上，在所有的地方改革中，難以挑出一項具體措施能單獨地認定為一條鞭法。此外，如同以前進行的均徭法的大規模改革內容，稱之為一條鞭法的改革的內容也多種多樣。[[225]](#_225_Zai_Yi_Ge_Ji_Duan_De_Li_Zi)

雖然新的稅收程序來源于變化過程，但變化過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可能是1581年伴隨它的新的土地丈量，因為這次丈量成了實行15世紀和16世紀歷次改革的基礎。所謂一條鞭法的各種特征已在1936年出版的梁方仲的開拓性的研究中提到[[226]](#_226_Liang_Fang_Zhong____Yi_Tiao)，它們包括：比照地畝征用幾種名目的徭役；每年征收代替10年一次的征收；政府官員征稅，不再使用徭役征稅；把不同種類的稅役并為一種；簡化土地類別，以達到統一征稅的目的。這些改革以不同名目（經常是單項的）已經進行了一個世紀。除了把這種或那種形式的賦役合并成一個單項繳納，這些措施不一定都是后來文獻史料中所稱的“一條鞭”改革中的必要部分。所以更有效的研究途徑是確定15世紀和16世紀進行的改革的不同脈絡，了解這些以不同名稱出現的措施的不同結合，而不是試圖通過歸納在所有冠以“一條鞭”名稱的改革中找出一個單項主題來進行研究。

我們可以保留梁方仲描述的大部分特征，以及前面已經提到的那些均徭法特征。我還要補充作為一條鞭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改革無論是對丁或是地畝，征收在全縣的基礎上進行，而且涉及的預算比以往更加精確。這個特征反映了縣一級政府日趨重要，而不利于縣以下和準官員的里的體制。從此，日益增長的士紳抗稅運動也在全縣范圍組織起來。

實行時各地的區別依然很大，因為到世紀之末各縣經歷了各種簡化估稅和征稅的途徑，這通常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認。[[227]](#_227_Qing_Shui_Tai_Ci____Zhong_G)有關徭役繳納的混亂狀況最為突出，在這個領域改革相對地說也更為重要。在許多地方，均徭的以銀折納與里甲的、正規的和非正規的以銀折納合并。有時這些評估的賦役合并之迅速，甚至繳納時尚未問清雇用勞動力代服何種勞役。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有些徭役需要又被提出，但又沒有取消雇人代替的費用——這是官府樂于使用的一種生財之道。[[228]](#_228_Ru_1537Nian_De_Su_Zhou___So)

雖然在整個一個縣普遍按照全部丁畝征稅，從而使里充其量成了制度的一個無關緊要的助手，但還不清楚繳納是年度的，還是像十段法那樣10年繳一次。

到期的賦稅和其他繳納是通過在里甲中輪值的人付清的。隨著銀子的普遍采用，在運輸賦稅時他們就不像以前那樣被人需要，卻反而會造成損害，因此知縣們嘗試在關鍵地點設柜，實行個人繳稅。戶主獲準將合并后的繳納裝在封套中投進柜內。這個做法于1567年在浙江余姚開始實行[[229]](#_229_Jian_Li_Lin_Xuan_Fu____Yi_T)，很快在全省推廣。這個過程和柜子由政府雇用的柜頭進行監督和記錄（不過不復核），有的地方仍由里長做這些工作，而在北方則由大戶去做。從征收地點到糧倉的運輸完全由政府接管。[[230]](#_230_Jian_Gu_Kou_Gui_Ju_Xiong)

賦役一旦合并，預定以銀繳納的項目用各地不同的公式按照畝數和丁數進行評估。特別在南方，一切徭役的繳納實際上幾乎總是按照田畝數計算。各類土地從一開始便按照一定的公式折成標準的稅畝，以使每實際畝的納銀數更加公平：為了折成稅畝，貧瘠地折算得較小，肥沃地折算得較大，這樣，每一稅畝所納的官銀相等。

在北方，一條鞭改革與傳統展開了更大的決裂。前面已經談到，北方為征稅而進行的戶的分類一直未作變動，并且作為更早的唐、宋和明代實踐的繼承者而大力捍衛。[[231]](#_231_Jian_Xiao_Shan_Zheng_Ming)對南方通常實行的按地畝平均繳納的做法普遍存在著反對情緒。在北方，官方原來規定可以豁免的最低等級的戶占一個地區人口的90％，如果沿用南方實行的先例，它們就有繳納的義務。[[232]](#_232_Li_Ru__Jian_Wan_Li_Shi_Qi_S)

一條鞭法還引起了各種問題，因為北方的銀子較少，而非地產的財富相對來說更加重要。私有土地與其他投資相比，更成了一種負債，并出現了把耕地拋荒的報道。[[233]](#_233_Qi_Shi_Mo_Jian_Yan_Jian_Hon)

作為評估賦役基礎的田畝日趨重要，其意想不到的結果之一是助長了逃避土地登記之風。在維持10年一繳制并且未受十段法的調整影響的地方，經常把土地再登記到當時未開征的土地擁有者（挪移）名下的做法增加了，這與詭寄的做法一樣。[[234]](#_234_Jian_Shan_Gen_Xing_Fu____Mi)地主甚至有在其他地方購地的欲望，因為他們在那里可以合法地不服徭役：寄莊戶大量增加。

一條鞭法改革是最進步的形式是吸收了十段法的一些內容（十段法是以整個縣為一個單位，并使用對丁和畝的側重有所不同的公式），同時也吸收了根據劃分等級戶的北方估稅法的內容（每年征稅代替了輪流繳納）。[[235]](#_235_Zhe_Jiang_Sheng_Wen_Zhou_Fu)縣的預算根據過去的實際開支，每3年至5年進行編制。[[236]](#_236_Jian_Liang_Fang_Zhong_De)只有在里長和其他人員仍需要納稅，并且仍按原來的里數被吸收進來時，里才能作為一個單位繼續存在。但它不再是有賦役份額的稅賦單位。最終對原來制度的摒棄，如果不是針對其條文，都發生在這個時候：里長的任務（主要是交稅）根據固定的土地畝數來確定（即每個縣的總畝數被用來確定里長的總人數），而不再考慮以前的區劃。即使新的面積（稱畝里）因出于實用的目的仍由一整塊土地組成而不包括分散在其他地方的小塊地，這種方法也是通用的。

雖然一條鞭法簡化了納稅人的實際繳納，但它增加而不是減少了文牘工作，因為為了記賬的一切新合并的項目仍必須以書面形式重新分攤到明初就已存在的雜項賦役之中。1538年江蘇南部的吳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237]](#_237_Jian_Sen_Zheng_Fu____Shi_Wu)在均糧改革時期，不同種類的土地被折成稅畝。后來的正役改革提供了每個財政畝與每個徭役項目之比。在紙面上，這項計算很復雜。首先，原來的稅糧和后來的附加稅都有與各現存的稅種的一個不同的比率。其次，銀與實物繳納之比也多種多樣。這種逐條計算的結果是，原來所有的賦役種類都被保持并上報到上級官府。1542年財政畝結束時，都按每畝0.0376擔繳納，其中0.02擔繳糧，其余部分折銀0.09兩。絕大部分的一般土地屬于同一等級，盡管賬冊上混亂不堪。[[238]](#_238_Sen_Zheng_Fu____Shi_Liu_Shi)改革的每一步都會給納稅人帶來困難，于是出現了抵制。雖然每畝一種同樣的繳納使賦稅更加簡單，但它畢竟不能改變地區間生產力的差別。此外，賦役中大部分明顯差別已在地價中反映出來。盡管有這些問題，晚明各種新的分類和制度基本上成了清代制度的基礎。

在所有改革中未獲益的是那些履行最沉重勞役的人。例如，運糧戶、運布戶或糧倉管理員未能得到減免。[[239]](#_239_Zhong_Wen_Fen_Bie_Cheng_Yun)開支激增，在明朝統治的最后一個世紀增加了兩倍。[[240]](#_240_Zhang_Xian_Qing____Ming_Dai)把這類徭役折納成銀常常是不現實的，因為很難雇到代替服役的人。[[241]](#_241_Jian_Yan_Jian_Hong____Ming)處理這些存在的問題，還有待于17世紀明代最后的改革家們，而這些問題由于豁免戶或寄莊戶的增加而更加嚴重。

以上的概述說明，明代的制度在15世紀和16世紀碰到許多問題，但在這些問題的可行的解決辦法在16世紀70年代以后才在地方一級找到。明代農村中行政和社會體制的崩潰并沒有很快與清代在軍事和政治上接管明政權之事相呼應。人們最多只能說，晚明時期改革的普及得益于清代早期的統治者強有力地建立了社會和政治的控制后出現的政治氣氛。

## 鄉村的商業化

### 市場結構

在盡力描述中國的商業化及其市場結構時，有幾種研究方法是可行的。有的學者主要強調在全國的大河流和大運河上流動的大量糧棉，并對縣或村以此聞名的一切手工業品或稀有果品特產津津樂道。肯定還有足夠的例子去消除其他學者所堅持的觀念，即中國是由自給自足的小單位組成，它們除了由過于強大的中央政府締造的交往外，相互之間沒有聯系，也沒有“近代”發展的前景。但是與其把晚期中華帝國的經濟描寫得一片光明，或者不切實際地以20世紀西方的標準去衡量它，就認為帝國“沒有發展的可能”，倒不如說，中華帝國的經濟以同時代的標準來衡量是引人注目的，雖然這仍忽視了大批民眾。

人口的增加，伴隨著隨之而來的平均擁地面積的縮小和以前不宜種糧的邊緣土地的開發，使農民必須部分地依靠種植經濟作物來謀生。在一定程度上，為了繳納租稅，這些作物的種植一直是必要的。因此，伴隨著人口的增加并與區域的經濟狀況保持同步，小型周期性的集市在最底層不斷出現。但很難說這些集市是“商業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交換他們的貨物，以緩解其需要，基本上沒有外界的干涉。在善意的地方精英分子既不能通過建立“自由市場”（義市）而成功地阻止國家的插手，又不能提供必要的調解和監督的地方，當外來的商人來此開始購銷糧食、紡織品或牲畜時，官方的中介機構（牙行）才在較大的市場出現。大部分地方集市沒有厚利可賺，因為人們都知道為生產產品投入的勞動力價值，并且希望“公平”交易。在這個階段，這些市場的目標是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明代大量增加的市場無疑屬于這一類。

隨著山區的發展，在山區和低地交界處成長的市場也可以說是這種情況。在福建和浙江，許多這樣的市場在自給程度較差但有互補性的環境之間發展起來。這些市場常常被一些作者選出作為論點：人們不應把它們視為經營經濟作物的市場。[[242]](#_242_Li_Ru__Jian_Teng_Jing_Hong)

第二種市場交易的形式屬于城鄉型，在地主愈來愈多地居住在其地產附近的城鎮的地方，城鄉型尤為發展，如江南（那里許多地主成為官員）或福建（那里他們更多地趨向于從商）。應付給他們的租稅通過運河和河流運去，地主和佃戶的剩余物品都在市場上出售。與自給自足市場上見到的貨物的運輸距離相比，較好的基礎設施往往使運輸市場貨物的距離增加了。但是應該指出的是，甚至在城鄉型的市場，“利潤”和專業商人也不一定直接起作用，稅和租也不一定被用來交換外界的商品，即使此時的江南已有3000萬或4000萬擔米投入城鄉型市場交易，也是如此。[[243]](#_243_Jian_Wu_Cheng_Ming____Lun_Q)

一種更加重要的所謂“全國性市場”已從宋代起逐步發展起來，在明代以后將得到迅速發展。這種市場不但像城鄉型市場那樣交換地主、佃戶和其他生產者的剩余收入（常常換取奢侈品），而且交換直接為市場本身生產的商品和交換其他這類貨物或貨幣的商品。利用生產者和消費者不能直接交易的商人出現了。這些商人從區域間（1550年后從國際間）而不是從區域內的價格差別中獲益。利潤就是這樣取得的，盡管有的利潤是利用國家專賣的帶有人為操縱的手法取得的（如茶鹽貿易）。商人們及時繳納官稅，而15世紀初期賦稅局（鈔館）的地理分布顯示了帝國的主要商業命脈，并著重指出沿大河流的長途貿易是帝國經濟結構的主要支柱這一事實。必須指出的是，這類長途貿易對明代經濟的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明顯地與中國經濟史中“大區”的論述相矛盾。雖然基于地理、政治或歷史現實的區域差別在經濟結構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大部分貿易在區域間進行，利潤也是在區域間（并且只能在區域間）賺取。這些經濟交換使在區域內部發生的交換相形見絀，而且如果這個區域遠離大河流，區域內的交換就根本不會發生。關于大區內每個城市與區內任何城市的貿易多于與區外任何城市的貿易的論點在歷史上得不到證實[[244]](#_244_Jian_Shi_Jian_Ya____19Shi_J)；長途貿易似乎已是更具區域性的經濟興起的條件，而不是其結果。

長江流域的貿易最為重要，在四川設有幾所鈔館，湖廣設幾所（因為荊州有駐軍），大部分設在江南區，因為那里市場密度高。在這些地區，經濟作物以貨幣為媒介換取手工業品。

1411年啟用的大運河是另一條主要命脈，沿大運河不但運送漕糧（嚴格地說，漕糧不是商業性的），而且另外還為北方的軍隊運送糧食和棉布，這些軍需品被用來換取鹽引。空船在南返時試圖帶回可上市的產品（主要為原棉）。15世紀20年代遷都北京后，多少屬于奢侈品的貨物也被北運。這種貿易大部分由私商經營，或者官員以私人身份經營。像德州和臨清（在山東的運河邊上）或高郵和揚州（在南直隸）等城市作為商業中心，在明清時期遠比20世紀重要。征收漕糧運往京都的糧倉設在德州和臨清，以及位于江蘇的淮安和徐州。

另一條商業命脈是海路，它把中國港口與海外的貿易港口連接起來，盡管明代法律禁止私人出海貿易，但它仍在大部分地方有了發展。絲、瓷器、棉花、漆器和糖開始時向琉球、日本和東南亞出口，后來通過馬尼拉、澳門和其他地方向西方出口。由于明代這種貿易的大部分不列入朝貢關系，屬于非法，所以基本上沒有記錄，難以把這種收入與在宋代已被官方批準的這種貿易收入進行比較。貿易也發生在整個中國沿海，但它主要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間的南部沿海。

陸上貿易沒有水上貿易的運輸方便和經濟的優點，但是五分之一的商業地帶位于北方，防御亞洲腹地游牧民侵襲的部隊就駐守在那里。由于眾多的軍事人員、政府解送軍餉的活動以及地方供應的不足，那里的需要量很大。這些因素能使貿易獲得厚利。結果，政府毫不猶豫地在那里設立鈔館。[[245]](#_245_Wo_Men_Jiang_Yan_Yong_Wu_Ch)

就全國性的主要交易產品而言，糧食（主要是大米）貿易最為重要，雖然大米大部分屬于供應政府的稅糧，或者屬于最終供應城鎮的繳租的糧食。在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初期，中國東南部長期遭受缺糧之苦，被迫從江南、廣東或廣西運進糧食，但從三地運進時還要取決于取得糧食的可能性和糧價等因素。福建尤其深受影響，因為當地糧食供應總是不足，福建對其他經濟作物的依賴程度也許因此就高于其他區域。從1500年起，江南從長江上游（湖廣、江西和安徽）運進大米的數量日益增加，盡管那里大米產量相當高，而且由于對大米的高需求，不怎么種植經濟作物。江南的需求尤為迫切，因為那里的人口密度很高；作為幾大命脈終端的運輸中心的城市，其大部分居民并不務農；政府因江南大米質優，需要量很大，對江南的大米征收高稅賦。第三個缺糧區是在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周圍，那里地區雖小，但仍很重要，因為它的需要量高度集中，這在幾個方面與以下的事實有關：它是從事鹽業的富商的出生地，并且仍被認為是他們的正式的寓所。

自從容許以銀而不是用糧食直接換取鹽引以后，北運的狀況就惡化了；在鹽的分配制度中，以銀換鹽引的做法于15世紀中葉實行。[[246]](#_246_Li_Ru__Jian_Si_Tian_Long_Xi)政府或士兵本人將用銀在當地購買糧食。但是，鹽的分配制度的這些變化導致了地方糧食生產的不斷減少；地方的糧食生產到那時為止，一直受到商人的支撐，他們需要穩定的糧食供應（不是銀子）以取得分銷鹽的鹽引。北方的防區就這樣變成了缺糧區。它與南方不同，沒有可以換取從遠地運來的大米或其他糧食的地方產品。因此，1500年以后全區的經濟條件每況愈下。

吳承明估計，在16世紀期間，每年約有1000萬擔大米必須投入長途貿易。這個數字不包括用于消費所征收的實物租稅。這些糧食的大部分一定被地主作為地租的剩余售出，價值大約為850萬兩。

如果由于鹽作為政府專賣產品，不會嚴格地服從經濟規律而我們可以把它排除在外，那么棉花就是第二個最重要的貿易物品。原棉主要產于北方，先產于河南和山東，稍后產于江西和湖廣。[[247]](#_247_Te_Bie_Shi_Shan_Dong_De_Don)棉花從那里運至江南[[248]](#_248_Li_Ru_Tai_Cang_Xian_Ji_Fu_J)并愈來愈多地運往福建織布，不過當地也能生產一定數量的棉花。

松江府（今上海之南）為最大的棉布產地。它運“標準布”（標布）至山西和陜西，運“中機布”（中機）至湖廣、江西和廣西，運小布至江西。其他城市有更地方化的市場：嘉定銷往杭州，常熟銷往山東，等等。由于棉花可用來做保暖的棉衣，它最早的市場是在北方，因為那里需要用它來保暖。棉花貿易包括亞洲腹地邊境的以布換馬貿易。在明末時期，原來只產原棉的地區（例如湖北和山東）開始生產自己的織品以代替輸入品，于是松江失去了它在北方和西部的一部分市場份額。吳承明估計布的總產量，包括地方消費的產量，約2000萬匹，價值330萬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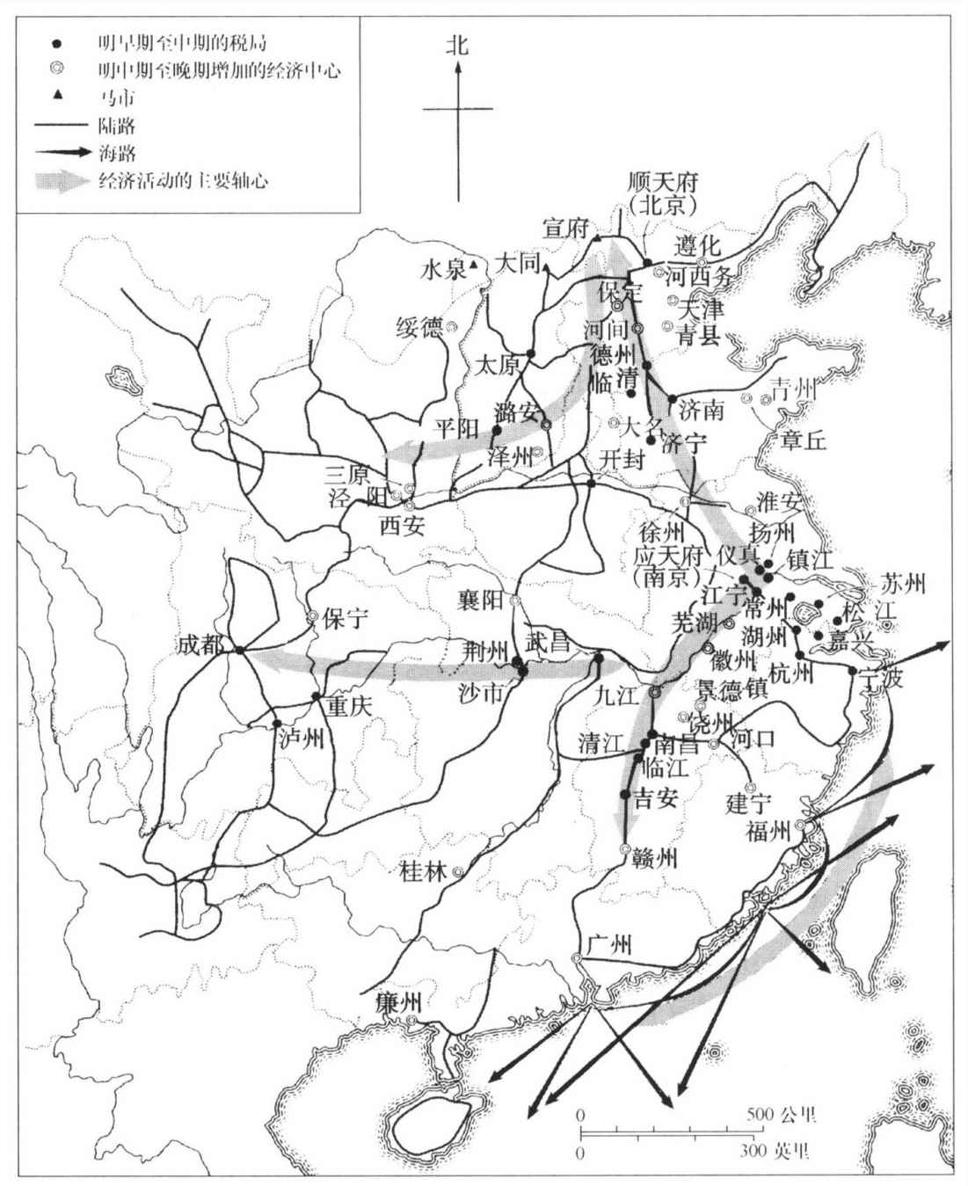
第三種主要商品是絲。生絲產于鄉下，而大部分加工（繅絲、繞軸、上漿、絲織、軋光和印染）則在城鎮進行。產絲的兩大地區，一是在浙江北部的湖州周圍，其主要加工地為杭州、湖州和蘇州；一是四川的保寧府（今閬中），其絲的主要加工地為山西的潞安，它在歷史上是絲綢加工技術的中心，甚至當地停止生產生絲以后仍占有重要地位。在明代較晚時期，與外國的貿易，使福建的（后來使廣東的）絲織業欣欣向榮而超過其他產區。吳承明估計，絲綢的年總產量為30萬匹，價值30萬兩，這說明與糧、棉織品和鹽相比，絲產品只占明代貿易的一小部分。[[249]](#_249_Yu_Wu_Cheng_Ming_Dui_Qing_D)

明代市場結構還包括其他產品。糖從福建的漳州和泉州運至江南、浙江和國外。紙從江西鉛山運至河南和安徽。瓷器從江西景德鎮運至各地。生鐵從廣東運至江西，從四川運至江蘇無錫，從福建運至蘇州；至于鐵具，廣東的佛山是主要出口中心。肥料市場在開始時尚不重要，但理論上意義重大；豆餅是這種商品的主要形式，并且成為“資本”市場中第一種商品，因為它不是消費產品，而被用來增加其他商品的產量。[[250]](#_250_Jian___Guan_Yu_Ming_Dai_Guo)

這些工業產品價格的上漲速度不如米價，這反映了手工業部類的產量較大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長。中國在1440年前后，一匹布能買2擔米，在1470年前后能買1.27擔米，在1540年前后只能買0.82擔。中國正走向這樣一個時代：棉布和其他手工業品產量的增加將不能趕上更高的糧價，這種情況似乎發生在17世紀初期。關于興起的全國性市場，見圖9-1；圖9-2則標明明代最重要的經濟中心。



地圖9-1 晚明的全國性市場



地圖9-2 明代的經濟中心和道路

### 區域間的差異

從區域上說，以下情況得到公認。[[251]](#_251_You_Jian_Teng_Jing_Hong)北方的山西、陜西和甘肅需要輸入糧食，但無物可出售；甚至衣著和鹽之類的必需品，也必須以糧交換，但區內糧食供應不足。靠從四川運進和少量地靠從湖廣運進生絲進行加工的山西潞安的絲織業則是例外，但直到萬歷時期為止，這個行業似乎已經凋敝。[[252]](#_252_Ling_Yi_Ge_Ci_Yao_Li_Wai_Sh)在晚明和清初期，北方幾個地方，如山西的榆次才開始織棉布。少數輸出品之一是羊毛：陜西西南的關中區是國內羊毛貿易的主要中心。在戍守北方邊境的大城市，如大同和宣府（更不用說北京），其市場也有某些奢侈品，但它們都通過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當1575年沿北方邊境開放了幾個茶馬貿易市場時，政府的政策導致對該區作了幾次投資：對宣府投資12萬兩，對大同投資7萬兩，對水泉（大同西部）投資4萬兩。但是這些投資對整頓過的區域經濟看來沒有多大效果。[[253]](#_253_Jian_Hou_Ren_Zhi____Ming_Da)

河南的狀況多少相似，不過它能輸出原棉。但輸出時，它處于外地商人——大部分是山西商人——的影響之下。[[254]](#_254_Jian_Teng_Jing_Hong____Xin)

沿大運河的山東段，情況就迥然不同，那里的運輸設施已經創建幾個有店鋪和倉庫的大城市，其中臨清最大。次要的產品，如福建的紙、滿洲的人參和貂皮等也在這里進行交易。除了原棉，土產品的貿易規模要小得多。

在明代，江西是棉布生產的中心，雖然隨著其他地方——如山東、咸寧或湖廣的巴陵——開始就地生產，產量有所下降。但江蘇取得了更多的國際出口方便條件，還不能完全搞清發展取得了什么結果：輸給了幾個競爭中心，還是從出口中取得收獲。伴隨著布的生產，染料制造也變得重要了，不過產地稍離紡織生產的中心區。蘇北的如皋、興化和淮安，蘇南的嘉定和靖江，尤其是安徽的蕪湖，都成為重要的加工中心。油、豆餅以及小麥，成了長江以北揚州和淮安縣的重要商品。在另一方面，浙江則是絲的生產中心。絲的加工地主要是杭州，原料來自湖州周圍，湖州的絲船還到達福建和廣東。

安徽可售之物很少。前面已經提到，蕪湖在明代是染料中心，不過在清代它主要轉向制鐵。小麥和豆類在長江以北交易，再運往江南區的腹地。

江西必須輸入紡織品：從浙江輸入絲，從江南，后來還從湖廣輸入棉布。它在南方大米生產的確有剩余，在贛州周圍靛藍生產也日趨重要。江西因景德鎮及其周圍的瓷器生產而聞名，瓷器生產還擴大到浮梁和饒州地區。

福建主要依靠非谷物生產。早在1500年，甘蔗如同瓷器，也是興化府的主要產品。紙產于延平和建寧，大的鐵礦和銀礦也集中于此。絲產于漳州，茶產于泉州府治地晉江。1500年前后，福州在絲織技術方面有了重大改進，加上它的海上貿易的有利位置，它的產品可與較老的潞安和蘇州進行競爭。煙草在晚明也開始輸入種植，而棉布生產則始于惠安。[[255]](#_255___Guan_Yu_Ming_Dai_Guo_Nei)應該注意的是，在這些寄莊戶現象比其他地方更加嚴重的區域，交易大部分由佃戶在市場進行，這進一步相對地削弱了地主的地位。[[256]](#_256_You_Jian_Teng_Jing_Hong)

廣東、廣西地方一級的生產雖然有了重大的進步，但參與全國性市場的活動卻較晚。也許可以說四川也是這種情況。

可以肯定，湖廣在明代有明顯的發展，它在開始時主要從事以米換鹽貿易。來自與江西交界的醴陵的茶、食油和紙在南方是貿易商品。如上所述，棉布生產在咸寧（武昌以南）和巴陵（今岳州）兩縣日趨重要。有人推測，湖廣的絕大部分大米貿易由地主經營，其類型可與東歐的再度封建化相比。[[257]](#_257_Ji_Ming_Ri_Ben_Xue_Zhe__Bao)這個比較有中肯之處：湖廣向其他省份輸出糧食的經濟依賴性，使地主對這項貿易的利用，既有必要，又有利可圖。崇田德已經闡明，佃農和地主的關系是怎樣根據該地區是否輸出糧食（即是否有運輸的河道）而發生變化的。[[258]](#_258_Chong_Tian_De____Qing_Dai_S)

吳承明根據對清初期的調查作出了若干結論，其中與它們有關的因素已在晚明出現。吳承明認為，全國性市場（除去前面描述過的市場）包括其價值占42％的食品，相當于食品總產量的11％[[259]](#_259_Zhe_Ge_Shu_Zi_Shao_Gao_Yu_D)；價值占24％的棉布（占總產量的53％）；15％的鹽；8％的茶；4％的絲織品（占上市總產量的92％）；原棉和生絲各占3％。食品換棉布和鹽的基本模式依然存在。[[260]](#_260_Da_Mi_Mao_Yi_Da_Liang_Z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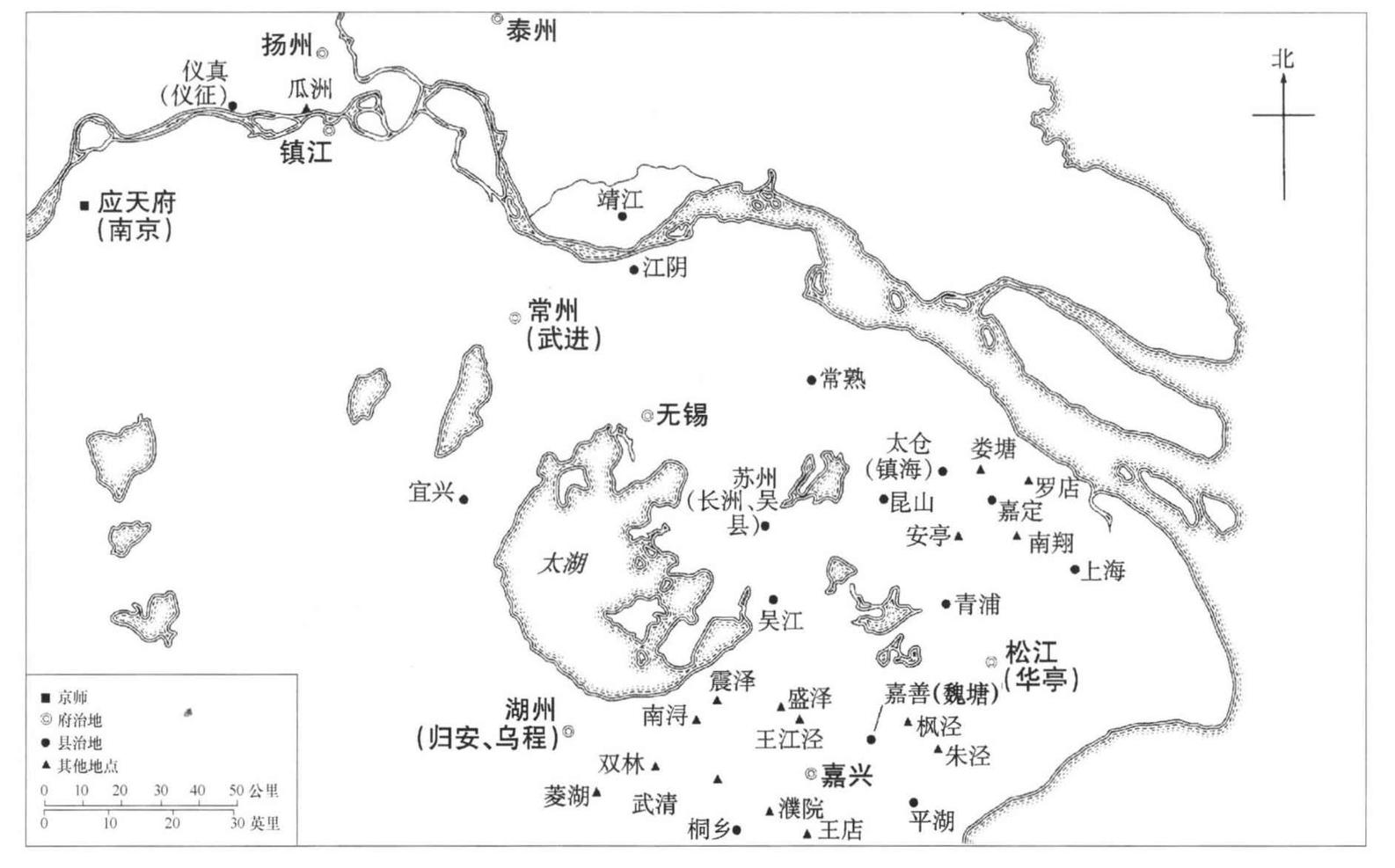
商業化的棉、絲生產大大地增加了專門經營這種或那種產品的鎮。與以往相比，更多的鎮成為地方上貨物再集散之點。市鎮和鎮市，或單獨使用的市（市場）和鎮（無行政地位的鎮），已成為商業地方的名稱，而不是用來稱呼設立巡檢司以管理當地和征貿易稅的地方。[[261]](#_261_Xu_Duo_Di_Fang__Zhe_Xie_Min)

斷定只有在大規模的商業化開始后才出現超過千戶的很大的農業鎮的論點是錯誤的。在江南，諸如平望、同里、朱涇（今金山）和王江涇等地，當它們作為棉、絲貿易中心而處于重要地位時，已經相當大了。在晚明時期，一個縣的最大的鎮除了為其居民運進糧食施加影響外，在商業上不一定很重要。[[262]](#_262_Zai_Jiang_Su_Dong_Nan_De_Ji)城市化、商業化和市鎮的發展互有影響，但又是分立的現象。

在明代初期，集市（或每月有集的天數）在縣城普遍增加，這個趨勢在15世紀后期和16世紀初期仍在繼續。在明代初期市場的增加不一定表示有大市場存在（甚至不一定存在于行政城市內）。1500年后，隨著人口的增加，官員或地方頭面的精英分子逐漸設立農村集市。有官府（牙行或巡覽）出面的市場數似乎與沒有官府出面的地方的市場數大致相等。但是這些市場的管理費收入是微不足道的。明末叛亂和軍事行動時期，許多市場場址遭到破壞，全部重建它們所花的時間長得出奇。[[263]](#_263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Da)從萬歷朝末年（17世紀初期）至乾隆時期（18世紀初期至中葉）華北市場場址增加得很少。[[264]](#_264_Shan_Gen_Xing_Fu____Ming_Qi)

在江南區和東南，情況有所不同。蘇州的市場數約從1400年的30個增至1520年前后的45個；杭州的市場數約從1500年的21個增至1600年前后的44個；嘉定則約從1520年的6個增至1600年前后的17個；嘉興約從1530年的7個增至1600年前后的28個。這種增長過程在明清過渡時期看來沒有停止。松江的市場數約從1520年的44個增至1700年前后的79個。總之，劉石吉估計，從1500年至1650年，市場數增加了2.5倍。[[265]](#_265_Gen_Ju_Liu_Shi_Ji_De_Tu__Ji)

擁有高級特產品的城市常常是明代文人筆下的驕傲，如作為主要絲綢中心的盛澤、震澤、王江涇、濮院、雙林和菱湖，或作為主要棉花中心的楓涇、魏塘（嘉善縣治地）、朱涇和安亭（見圖9-3）。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鎮更具有城市的特點。[[266]](#_266_Zai_Shan_Dong_De_Zi_Yang__Y)但仍難以看出一種全面向更城市化方向的轉變，據推測，這種轉變應該是一批典型的城市資產階級推動改革的結果。事實上。城市的發展不可能阻礙有些工業的鄉村化。在有些情況下，大規模的城市制造業看來已經萎縮，政府本身就關閉了自己的紡織制造工場。[[267]](#_267_Li_Ru_Jian_Zhao_Gang____Zho)



地圖9-3 明代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中心

城市不論大小，都可以有數量驚人的專業工匠“行會”。江寧縣（其治地在南京）約在1500年有104個，位于長江江畔湖廣的舊行政中心江陵附近的新商業城市沙市在明末有99個。[[268]](#_268___Guan_Yu_Ming_Dai_Guo_Nei)事實說明這是過度的分工，而不是“進步的”社會分工，完全可能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為工匠極端的專業化一般地會妨礙商業化，盡管大陸的中國史學家中公認的明智意見對此持有異議。[[269]](#_269_Guan_Yu_Zhe_Yi_Zheng_Lun_Ji)

就城市的規模和等級而言，我們知之甚少。歙縣（在安徽南部徽州府）縣志的一段有趣文字把南京（應天府）、杭州、福州、北京（順天府）、南昌（江西）、廣州列為帝國的一等城市，把蘇州松江、淮安、揚州、臨清、濟寧、儀真（今江蘇江北的儀征）、蕪湖、瓜州（鎮江正對面）和景德鎮列為二等城市。[[270]](#_270_Teng_Jing_Hong____Xin_An_Sh)湖州和漢口未列入，但后來在明朝肯定發展起來。收列的城市不無令人意外之處，如收入瓜州，把南昌列為一等城，把蘇州列為二等城。但所列城市似乎與其他材料相當吻合，并沒有過高估計城市的商業重要性。在這些城市化地區的附近，有的農民專門種植蔬菜、水果和花卉，在城市出售。

### 主要商品：棉花和絲

根據其商業重要性，更嚴謹地考察明代棉花和絲的生產狀況可能會有幫助。宋代引進棉花生產技術。隨著軋棉和紡紗技術的改進，它在元代從廣東和福建普及，擴大到長江下游；它還從中亞被引進華北。棉織品可用于一般的和高級的衣著；到1500年，它基本上代替了以前使用的苧麻和亞麻。棉布更適宜在堿性土壤和沿海地區的沙質平地上種植。據說上海縣50％的土地，鄰近的嘉定縣和太倉縣70％的地，都種植棉花。[[271]](#_271_Gen_Ju_Ke_Lei_Ge__Di_Te_Li)

松江成為產棉中心并非偶然。它位于南方紡織區和北方種棉區交界處的重要地帶。特別在江南平原的東北部（大部分在長江以北）全部，種棉已經普及，這是由于那里有良好的水運和當地從絲業中取得的織布知識。在那些地方，種棉代替種稻，水稻因為土壤條件，在那里長勢不好。[[272]](#_272_Si_Tian_Long_Xin____Ming_Da)從1433年起，棉布在這些地區也可用來繳稅，因為政府需要大量的棉布供應北方的守軍。嚴中平估計，每年的需要量為1500萬匹。[[273]](#_273_Yan_Zhong_Ping____Ming_Qing)在土地肥沃的地區，種植棉花當時不能成功地與種植大米競爭。[[274]](#_274_Gen_Ju_Xi_Dao_Ding_Sheng_De)事實上，棉花的最大的成功是為它找到了合適的社會位置，甚至地理上的更合適的位置。婦女用私有的織機織成大部分棉布，不過在城市中棉布生產逐漸也成為男人的職業。棉花可以與大麥和豆類套種；作為次要作物，它不一定要納稅。

松江以外的區域相當晚才轉向棉花生產；晚至1486年，浙江的官員試圖從松江引進織工來鼓勵棉花生產，呂坤在16世紀末在山西也照此行事。[[275]](#_275_Ju_Mi____Jin_Dai_Zhong_Guo)特別在16世紀的山東和河南的一些地區，生產的普及甚至達到產棉開始代替產糧的程度。

產絲比產棉更加有利可圖，但風險也更大。有明顯的跡象說明絲的生產是如何普及的。約在1420年，絲的生產從其中心蘇州向南擴大到鄰近的縣城吳江。在15世紀以后的時期，它又擴大到震澤及其附近各地，它們成為新興的絲鎮，為包括40—50個里的一個區域提供加工和銷售的方便。絲加工看來在產棉業以前就成了男戶主的主要專業，它有望取得厚利。由于在生產過程的幾個特定階段繼續使用過時的技術，養蠶、種桑樹和織絲基本上是分開進行的。在高度專業化的地區，如湖州、嘉興和杭州，絲顯然是為市場生產的。生產者不穿絲織品，他們似乎主要在市場上出售，市場則由購買商而不是出售的生產者控制。[[276]](#_276_Jian_Si_Tian_Long_Xin____Mi)由于私營部門加強了專業化和分工，明初期二十多個官辦絲廠減少到三個，分別設在南京、蘇州和杭州。[[277]](#_277_Guan_Yu_Su_Zhou_De_Guan_Ban) 1485年后，以政府市場來彌補其需求之不足。絲綢工人為城市勞工，從1590年至1630年時期是反對宦官濫用職權而引起的騷亂的主要參與者。[[278]](#_278_Lu_An_De_Si_De_Sheng_Chan_K)

### 商人集團

明代商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鹽的分配制度提供的動力。為了確保主要駐在北方邊境以及四川的軍隊能取得充分的糧食供應，政府于1389年開始在云南、1419年開始在貴州實行所謂的開中法（鹽的實物交換制度）。這個制度規定，在交換運往這些邊境區的糧食和牲口飼料時，政府頒發可以在產地換鹽的鹽引，商人然后可以在專賣條件下在指定的分銷地售鹽。這個辦法可保證商人比在自由市場分配制度下取得更多的利潤。理論上，政府壓縮所有的官辦鹽場生產，以致鹽的需求總是大于供應。[[279]](#_279_Yin_Ci__Yan_De_Fei_Fa_Zou_S)

江蘇北部沿海的兩淮鹽場所產之鹽質量最佳，產量最多。每年只準從鹽場到交鹽地點往返一次。這個限制將除了資本雄厚的大商人以外的其他商人擠出這個行業，但對駐于北方邊境區附近的商人有利，因為他們需要的運糧費用較少。因此，山西和陜西的商人占有很大優勢并充分加以利用。駐于諸如陜西的三原、涇陽和綏德，以及山西的平陽（其治地在臨汾）、澤州和潞安諸府的商人熟悉本地的環境條件，把糧食隱藏在地下的黃土洞穴，以防止蒙古人的侵襲。[[280]](#_280_Teng_Jing_Hong____Xin_An_Sh)他們還通過建立所謂的商屯——商人控制的農業莊園——以鼓勵本地生產糧食。他們還合法地或非法地從事馬茶貿易，并在其北方基地和江南地區之間運輸絲和棉花。[[281]](#_281_Guan_Yu_Shan_Xi_Shang_Ren)

政府定期提高糧食換鹽引的價格，對糧食愈來愈大的需求使發出的鹽引數量過多，這就減少了商人對鹽引的追求，因為這種交換的利潤減少了。商人面臨的其他問題是，運輸過程中浪費糧食太多，與絲棉市場競爭性的機遇相比，周轉緩慢。為了誘使更多的商人參與鹽的貿易，1492年政府在1491年至1496年任戶部尚書的葉淇的敦促下，決定把以銀換鹽引代替以糧換鹽引的做法合法化，盡管換鹽的比價要高于以往。雖然這一措施在財政上對政府更有利，因為它增加了收入，但它一定使北方戍軍的糧食供應更不穩定。如果不是這樣，對這些戍軍的糧食供應問題不會如此糟糕，因為軍墾自15世紀中葉以來每況愈下。但是新制度對商人更加方便，它解除了他們向遙遙的戍軍供應糧食和飼料的義務。[[282]](#_282_Wang_Chong_Wu____Ming_Dai_D)

以銀換鹽合法化的另一個結果是更靠近兩淮鹽場的商人此時能從事鹽的貿易。結果新安（安徽南部徽州府的別名）的商人逐漸與北方山西和陜西的商人相匹敵。[[283]](#_283_Ju_Shuo_Wan_Li_Shi_Qi_Shan)他們常常搬進產鹽區附近的城市，特別是靠近兩淮區而又不遠離兩浙鹽場的揚州。山西商人也開始住進這些城市[[284]](#_284_Si_Tian_Long_Xin____Shan_Xi)。這些商人以分銷鹽為基業，在全國建立了巨大的網絡，還經營其他的產品：茶（也部分地是專賣品）、棉布、木材和絲。大米和其他谷物每磅又恢復到較低的利潤，常常只與其他產品一起經營。[[285]](#_285_Wu_Cheng_Ming____Ming_Dai_G)愈來愈多的鹽商參與放債，由于普遍缺乏資本，放債一定有利可圖。[[286]](#_286_Zhe_You_Shi_Bei_Ren_Wei_Shi)

商業是賺錢的事業：17世紀開始時，東林黨學者耿桔（1601年科進士）[[287]](#_287_Bin_Dao_Dun_Jun____Ming_Dai)估計，工匠賺取的利潤是農民的兩倍，商人是三倍，而鹽商則是五倍。根據萬歷時期的一個數字，全國有17名擁資50萬兩的人。三名為山西商人，兩名為徽州商人，兩人住在江蘇的無錫城內；其他人或是親王，或是顯宦。[[288]](#_288_Zai_Qing_Dai__Yong_You_De_Z)在1617年，躋身于最富的鹽商行列的活動在1617年受到嚴格限制，此時為了解決未兌現的鹽引過多的問題，政府限制了有資格參加鹽業專賣的商人人數。在那些保持其資格的商人中，有的成為清代的巨富。

還有其他幾個著名商人集團，如福建幫、江西幫和蘇州幫。蘇州幫的一個分支集團稱為洞庭幫，它來自太湖邊蘇州附近的富饒的郊區。[[289]](#_289_Jian_Fu_Yi_Ling____Ming_Qin)這種商人集團在中國到處可見，離開故地在異地經商的商人稱客商。客商必須與經營規模小得多的坐商區別開來。后者為客商提供倉儲設施，以及店鋪和某些批發設施。

## 農業的反應

### 走向農業集約化

農業對人口增長的反應落后于社會和經濟的變化。到近幾十年為止，有人一直求助于忽視人口增長的“王朝循環論”來解釋社會—經濟的變化，而且有些人士仍繼續持這個論點。這個概念堅持，王朝開始時，官方的政策以及存在大范圍未耕的和遭受破壞的地區容許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的出現；當時的和平環境和增加的財富導致土地所有制日益向兩極分化；富人于是合法地或非法地逃避賦役，從而增加了小土地擁有者的稅負，他們最終發動叛亂并造成王朝的垮臺。這種模式預先就假設人口是固定不變的，經濟出現零增長，它還假設小農的分化在和平時期是自然現象。因此，它不能解釋以下的重要事實就不足為奇了，即不能解釋每個人與土地之比率的減少、小規模經營的繼續、佃租和雇工之比率的變化，以及其他中國經濟上某些特有的特點。其他的歷史特有特點包括功名擁有者的社會經濟的重要地位、宗族土地所有制、北（產麥）南（產米）兩個農業體系之間的巨大農業差別。在以后的帝國時期，有人不用王朝循環論來解釋社會經濟變化，就能概括地辨認出農業史中一個朝集約化和商業化發展的線性趨勢，這個趨勢又以各種復雜的方式與更純的社會經濟趨勢互相聯系起來。[[290]](#_290_Chi_Bu_Tong_Yi_Shi_Xing_Tai)

毫無疑問，明代的農業生產有了進步，這些進步使空前眾多的民眾或多或少地得到適當的供養。明代停滯論是一種偏激的觀點，一些學者，特別是顧炎武（1613—1682年），對它進行宣揚；它不是純經濟的觀點，其論述是出于對滿洲人的仇恨和對淪于他們之手的清王朝的憤懣情緒。[[291]](#_291_Fan_Ma_Ke_Si_Zhu_Yi_Xue_Zhe)現在非常難以肯定人均產量究竟是增加，保持不變，還是減少。答案必須考察到以下幾個因素的時空差別：社會勞動力分化的加劇、非農業的商業追求、勞動不太密集的農業耕種方法（因引進新作物而出現）的進步，當然還有天氣條件。相對地說，所有這些因素是互相獨立的，任何一種因素的變化趨勢不一定是直線型的。不妨比較保險地承認，我們仍不知道產量或人均收入狀況是如何發展的，即使憑主觀印象也做不到，倒不如像有的人所做的那樣脫離歷史記載去假設，當時能維持固定的基本生活水平。[[292]](#_292_Po_Jin_Si_De___Nong_Ye_Fa_Z)我們不必附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悲觀論者，他們認為對群眾的封建主義剝削日益加劇，群眾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293]](#_293_Wu_Lun_Ru_He__Zhe_Ge_Guan_D)；也不必追隨美國的樂觀論者，他們認為明代是不斷“成長”和“高度綜合”的經濟。人們在讀到認為經過幾個世紀假定的有力增長以后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的商業化水平仍相當低的作品時，頭腦倒常常會清醒起來。[[294]](#_294_Zhe_Bing_Bu_Fou_Ren_Ming_Qi)有跡象表明，15世紀和16世紀的經濟增長以后，社會經濟結構在食品生產力方面已經達到極限。導致作出這個結論的因素包括：在探討清代時發現死亡率增加，壽命縮短，地主及農業專家要求恢復種稻以代替種經濟作物的壓力加大。[[295]](#_295_Li_Ru__Xu_Guang_Qi__1562__1)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緊密相連，達到的極限并不一定意味著是純經濟因素所致。

在17世紀的江南，特別在30年代和40年代，普遍出現一種不滿情緒，即佃戶種棉太多，代替了地主需要的稻米。[[296]](#_296_Jian_Chuan_Sheng_Shou____Mi)這種不滿的出現，是經濟實踐和社會實踐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地租以棉花繳付，租額在很早以前確定，不能改變。由于歉收、人口壓力、所謂的“白糧”（宮廷需要的最佳的稅米，以實物繳納）的需要和急劇增加的戰爭征用，大米的需求增加，米價也被抬高。以棉花繳納的地租再也不夠繳這些稅和其他的特種稅，因此地主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佃戶受到棉花的低需求的困擾，因為大部分佃戶必須用大部分收入購買食品。棉花產量的增加不能彌補佃戶遭受的棉價下跌的損失。但是棉花在與大麥、小麥或豆類（它們不用繳租）套種時，就能保證棉農最低的生活水平。轉種稻米牽涉到繳租。種稻比種棉需要更多的灌溉，但建造和維修灌溉系統或者重建這些已經損壞的系統所需要的社會機制在監督這些活動的地主移居他處時就消失了。不像以前普遍產米的時候，水的管理對大部分農業人口來說多少已不相干。如果每個人無一例外地都種水稻，恢復米的生產就會增加農民的平均收入，但這容易鼓勵一些自由攙和者，他們會在短期內從灌溉系統取得更多的利益而花費較少的力量去開發或維護它。由于同樣的原因，一個使用者的疏忽能夠破壞整個灌溉系統的效用。因此，即使宏觀經濟指導農民在其他方面能夠獲利，但出于社會原因，棉花生產仍在繼續。

17世紀初期最進步區域糧食生產利潤的增加（這意味普遍的人口壓力使中心區的多種生產不能再靠其他地方生產的多余糧食來支撐）還可以在江南以外的地區看到。例如在1615年至1617年的福建，地主們不斷增加壓力要求恢復交谷租種制，并放棄以定額的現錢繳租（后一種辦法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在歷史上是更加進步），并要求官方的支持。此時地主和佃戶分享的糧食生產的剩余顯然是如此之少，以致不惜為之斗爭。[[297]](#_297_Zai_16Shi_Ji_Mo_Zhi_Qian_Yi)

弗朗西絲卡·巴里近來總結出適用于北方產麥粟區和適用于南方產米區的不同的農業發展機制。[[298]](#_298_Fu_Lang_Xi_Si_Qia__Ba_Li)她與其他幾個專家在細節上有所不同，特別在農業差別方面，她為各種一般的社會發展找到了基本的解釋，但她的大部分論點被其他人從不同的意識形態的立場上加以重復。

早在6世紀，北方已經找到了適宜本地的技術。集中種植小麥的監管費用高昂，但是通過適當的輪種（如麥或粟與豆類或苜蓿輪種）和更合理地利用肥料、牲畜和雇用勞動力，就會產生幾種規模經濟效益；較大莊園的利潤要大于小農場。[[299]](#_299_Zhe_Xie_Sheng_Chan_You_Li_T)牲畜的利用在北方很重要，耕地面積在100畝以上獲利最高。[[300]](#_300_Jian_Tuo_Ma_Si__B_Wei_En_Si)在高價時期，大莊園地主雇用勞動力，或嚴密監督在自己小塊地上種植賴以生存的作物的分成繳谷租種者。但是，隨著南方的農業制度能取得高得多的利潤，北方進一步的發展日益受到阻礙，政府和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南方。

在南方，種植的灌溉和集約化一般都比新開發地區更為廉價，是提高生產力的非常重要的方法。勞動集約化的一年兩熟作物，只要有額外勞動力和土壤肥沃程度不減，仍在耕種，在明代從江蘇、浙江、福建擴大到安徽，甚至擴大到黃河的有些排水區。由于大米的改良品種的擴大使用，以及肥料用量的增加，報酬遞減現象的沖擊推遲了。[[301]](#_301_Shi_Fei_De_Fang_Fa_Bao_Kuo)甚至在把更多的勞動力用于插秧、除草和種植多種作物時，報酬遞減的現象依然推遲出現。[[302]](#_302_Jian_Fu_Lang_Xi_Si_Qia__Ba)新稻田的產量增加了。

一個成年男丁集約種植稻米適當的單位面積約為一畝，即六分之一英畝。幾個世紀中，這個適當的面積沒有多大變化。種植不用機械，因為對小塊土地不很適用或根本不適用；有成效的種植需要有質量的勞動；特別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區，租佃比大規模的農場耕種更加有利，因為監督種稻米的工作幾乎與自己耕種一樣花錢。務農的家庭能夠通過釀酒，制作豆腐、醬油、醬菜和種春季作物（常常可以免租）來增加收入。由于家庭興衰循環而造成的可利用的勞動力供應的變化導致土地的高流通率，大部分家庭每一代人至少一度有一定數量的土地。真正的農奴制基本上與生產稻米的總的狀況是不相容的，已知的準農奴制的事例，幾乎都見之于北方、邊境和山區。分成繳谷租種制在江南很少見。[[303]](#_303_Jian_Ju_Mi____Jin_Dai_Di_Zh)在這些耕作勞動集約程度很高的地區，帝國晚期出現了朝固定地租發展的明顯趨勢，這給了佃戶一種甘冒風險的動力，以增加他們的收獲。另一方面，擁地者似乎喪失了為改善他們土地而投資的興趣，因為進行嚴密監督的費用高昂，這個困難意味著最終反而使佃戶獲益。下面將會談到，出于商業和政治的原因，土地所有制會帶來利潤，但嚴密管理的莊園并不有利可圖，所以不去發展。

關于明代的農業改進，我們可以提到北方高粱的普及，高粱可以補糧食之不足，還可用作牲畜飼料。高粱因能在堿性土壤生長，所以特別有用。棉花種植的普及已在前文討論過。糖在南方占有重要地位，精白糖制造業始于16世紀中葉的廣東和福建。糯米主要用于釀造米酒，在有些地區已廣為種植，以致像浙江的紹興，食用的普通大米不得不從外界購買。茶在山西和陜西是國家的專賣品，在長城以外用來交換馬匹，但在其他地方種茶沒有限制。產茶業在廣東、福建、安徽和江西尤為發達，特別在與歐洲國家開始進行貿易后更是如此。[[304]](#_304_Tian_Ye_Yuan_Zhi_Zhu____Min)

在南方，人口的增長及隨之而來的對勞動集約型農業的依賴，說明了有些早期的作者認為是表現出明代農業落后的幾個特點。不但很少出現任何新開發的或改進的農具，甚至以前樣式引人注目的農具在有些情況下被用人力而不用畜力的更簡單的農具所代替——因為人力更加便宜。[[305]](#_305_Zai_Dao_Mai_Lun_Zhong_De_Di)在北方，唐代就已存在的長柄翻土犁板普及得很快。它翻土不很深，因此在供水不很穩定的地區可以防止水分過快的蒸發。對比之下，南方則需要深耕，增加施肥和使用更加廉價和簡便的農具，如鐵搭（鐵犁）和耘蕩（除草器）。[[306]](#_306_Bei_Fang_De_Yi_Xie_Di_Fang)人口壓力在北方也引起了集約化，盡管規模不同。根據稅制改革，可以明顯地看出，北方許多地區隨著多種作物輪種法的增加，原來夏、冬田地之分逐漸被取消。[[307]](#_307_Zai_Nan_Fang__Dui_Tong_Yi_K)

據說在江蘇南部的蘇州，有一頭牛或水牛的家庭最大的耕地面積為10畝，如果無牛，則為5畝。其他材料的數字與此相似或稍高——在耕作集約化程度較低的地方，多達20—30畝。[[308]](#_308_Zhe_Shi_He_Liang_Jun_Ti_Gon)這些數字與宋代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時使用耕牛的面積從60—100畝的自耕地相當普遍。[[309]](#_309_Hei_Mu_Guo_Tai____Yi_Tiao_B)宋代使用國家資金開墾的大面積低地被進一步劃分——這是由于人口增長而造成的一個必然過程。宋代低地中部未耕的大沼澤地和湖泊區都被排水，小河被開挖，把宋代的低地分成200—500畝的較小的區域。這些小河形成運輸網絡的基礎，沿岸出現了村社組織。[[310]](#_310_Fang_Yan_Zhong_Cheng_Zhe_Xi)明代在原來征稅的土地上開挖小河的地方，此稅或是被取消，或是在其他土地上分攤。有的小河為村社所有，有的則為私有。小河提供肥料，也用于排水，是農業的一大進步。棉花通常種在堤壩和河堤上，這樣就可把劣質土壤用于生產，可以方便地把河流的淤泥用作肥料。棉花還便于運輸。

宋代引進的占婆米的普及有幾個原因。由于較少依靠陽光（因此成熟更快），它可以在預計的旱澇來臨前，或在早期的水災損壞作物后播種和收割。它還能在較貧瘠的土壤上生長。它原先被認為口感不佳和難以保存，通常不予征稅。此外，它可以與小麥交替種植，從而保證人們繼續食用它。雜交作物的改良使明代可以利用更早熟的品種。但是專門種植占婆米的地區逐漸轉種更有利潤的棉花，它具有占婆米的某些優點，但沒有它的缺陷。[[311]](#_311_Jian_Du_Bu_Zhong_Shi___Ying)

明代農業有進步表現的最后一個領域是用于養蠶業的桑樹種植。它的改良品種變得更低矮，可以更快地采摘，種得更密。最后，種桑樹所得的利潤可與產米的利潤相匹敵。

### 土地所有制的幾個社會經濟側面

### 擁有土地的面積

討論明代擁地制度的近代作者已經提出幾個問題：土地擁有的大小和演變；涉及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的關系；農民擁地面積和實際耕種的農田（包括租種的田地）面積之間的差別；在里的規定中地主、自耕農和佃農的地位等等。這些問題的不同方面是難以互相分開的，或難以與其他更確切的社會或政治因素分開，但這里仍試圖逐一討論其中的幾個問題。

關于擁地面積演變的趨勢的大辯論仍在繼續，這一爭論引起了關于諸如維持生存的一般水平、佃農的社會地位及有關事務等因素的不同意見。有關這些問題的觀點可以分為三大集團。

一個群體[[312]](#_312_Li_Wen_Zhi____Lun_Zhong_Guo)已經發現，在同時存在土地自由市場和對功名獲得者和官員豁免稅賦的情況下，土地更加集中在少數人之手。這種地主可以雇用勞動力[[313]](#_313_Gu_Yong_Lao_Dong_Li_Cong_Sh)，甚至使用奴隸在田地上干活，但更普遍地依靠佃戶；他們讓佃戶分成繳租轉為固定地租，有時甚至改繳現金，這是他們更加離開其實際耕地的一個跡象。一般的佃戶反而會變成富裕佃戶，在特殊情況下，還自己雇用勞動力。如在山區，幼樹要花費很長時期才能長成可以出售的商品木材，從而會推遲投資的任何回報，這使大多住在其他地區的土地擁有者愿意把這種毫無其他用途的土地以優惠的條件租給有創業精神的佃戶。[[314]](#_314_Fu_Yi_Ling____Ming_Qing_She)

第二種有特點的口頭意見是日本學者小山正明提出的，他認為明代的土地擁有的主要趨勢是脫離家長式的地主統治制（大部分耕作者在此制度下如無其地主的經常幫助，根本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而向佃戶通過集約化和商業化的農業更能達到維持生計（雖然很勉強）水平的制度發展。[[315]](#_315_Xiao_Shan_Shi_Ji_Shang_Shi)這些佃戶逐漸能夠自己組織里社，而留下的農村地主不得不使生產集約化，開始依靠比明初期的“奴隸”花費較少和技術較高的雇用勞動力。

小山的理論雖然在一些西方的著作中有影響并被采用[[316]](#_316_Li_Ru_Jian_Ai_Er_Wen____Zho)，但大部分必須不予考慮，或者必須予以修正。[[317]](#_317_Guan_Yu_Ji_Pian_Pi_Ping_Wen)前面已經談到，里甲制不是由有奴隸的大地主組成，而是基本上由在小塊田地上勞動的小農組成。沒有理由假設，佃農只能達到可以維持生存的水平而從來不能逾越這個界限。此外，相當重要的一點是：佃農是獨立的，佃農的契約畢竟是契約，即使在北方極為不平等谷租分成制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趙岡提出的理論更能說服人。他堅持，僅人口增長這一因素就足以解釋晚明無監督的佃戶興起的原因。全家在農田耕種的勞動組織可能使邊際勞動產量（即由于增加了一個人的勞動的產量）降到能維持生存的水平以下。雖然增加的一人（也許是兒童）通過勞動會增加總的收入，但此人（不論男女）的消費大于其產量。如果是兒童，家庭可以接受這種不經濟的做法，因為兒童終歸要消費。但在經濟意義上，雇用一個外來人就行不通，因為用于他食品和工錢的花銷大于他的產出。因此，從純經濟角度衡量，只有從家庭內部，才能雇用產出少于花費的勞動力。除非邊際勞動生產力的下降率被其他因素（南方的糖、煙草和水果種植或北方小麥農場的規模經濟，或進入市場的方便程度）所抵消，否則在產米的南方經營地主的人數只會減少而不會增加，因為他們必須至少付給每名增加的雇工基本生活消費的費用。[[318]](#_318_Zhao_Gang___Chen_Zhong_Yi)

此外，人口的增加不但降低了工錢，而且增加了土地的需求，從而使提高地租出租土地更有吸引力，而高額地租正是因需求的增加而成為可能。在北方產麥區，勞動相對地說不是集約化的，因此勞動力不像南方那樣重要。另外，耕種所需要的農具和牲畜往往為地主所有。這樣，仍需要監督管理。這些因素以及存在的高風險（降雨量不穩定），再加上地主和佃戶追求穩定收入的愿望，迫使他們通過分擔風險而使雙方對耕種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收成分成制就這樣產生了，即使在土地擁有者還有土地以外的農活所需要的農具和牲畜時，分成制也常常對他非常有利。另一方面，在南方的農業風險較小的精耕細作地區，監督的成本較高，因為種稻的勞動更加密集。雇工是否勤勞對收成非常重要；而且風險始終存在，即一旦有了基本生存的保證（南方由于氣候較好，更可能做到），除非受到嚴密的監督，勞動者就沒有任何增加收成的欲望，尤其在地主分得增產的最大份額時更是如此。為了尋找一種辦法，即既要節省這些監督的費用，同時又要提供刺激以保證佃戶能繼續改良土壤和增加田地的價值，地主發現征收固定的地租是有利的，這樣可以使佃戶自擔歉收和豐收時取得的剩余有多有少的風險。當征收固定的租額時，就不必像收獲分成制那樣每年確定收獲的數量。此外，從長期觀點看，土地簡單地通過定期施肥就能增值。

因此，晚明奴仆（其中許多人并不從事農業生產）人數的增加應該用政治原因而不是純經濟原因來解釋。[[319]](#_319_Tan_Di_Hua___Huang_Qi_Chen)只要邊際生產力沒有下降到零，即使在平均生產力下降時，也不會達到馬爾薩斯論的危機狀態，這種危機狀態表現為通常的人口按倍數增長已經超過了通常的生產力線性增長能夠承受的程度。[[320]](#_320_Zhao_Gang_Ren_Wei__Suo_Fa_S)

佃農和奴仆

雖然我們沒有忘記社會的階級是根據許多非經濟的因素（如是否識字）劃分的，但出于某些目的把明代農村人口按照擁有土地的情況分成若干社會經濟群體還是很有幫助的。

前面幾次提到一種向日益分化的土地所有制發展的社會趨勢，其過程首先從明初占壓倒多數的自耕農以及一些不很大的土地所有者開始。[[321]](#_321_Shen_Zhi_Xiao_Shan_De__Da_T)

有更專門的數據。在1379年，中國全國擁地700畝以上的戶只有14241個。數字表明，每個縣的這種戶平均不超過10戶。甚至在江南的松江，擁地1000畝以上的不超過250戶。[[322]](#_322_Zhao_Gang___Chen_Zhong_Yi)在1570年，中國最大的擁地者占有7萬畝，常州最大的則擁有2萬 畝。即便如此，只有很少的個別擁地者占有地1萬畝以上。[[323]](#_323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租佃（或是按租地戶的百分比，或是按佃戶種地面積的百分比）情況可能已經增加；但不一定假設擁地平均數量同時也有增加：土地產量的提高使更多人出租自己的土地，從而降低了可能成為地主的條件。

在中國各地存在一批社會地位低下、奴役性很強的佃農。他們的起因仍是一個謎，甚至在清代“解放”他們后，他們仍處于這個地位。他們是一個另類群體，只能在某些地理上有限的地區找到，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安徽的徽州、寧國、池州諸府和湖北的麻城縣。[[324]](#_324_Qi_Ta_Li_Zi_You_Tai_He__Jia)許多人賣身，并且妥為保存其賣身文契的副本。他們能擁有財產，但習慣上或由文契規定，必須干通常佃農不屑干的低賤的活。[[325]](#_325_Zui_Pu_Bian_De_Cheng_Hu_Wei)

有的賣身的奴仆與長期的窮雇工沒有差別，但有的也是富有的店鋪的管理人和佃農的監工。[[326]](#_326_Tian_Zhong_Zheng_Jun____Min)總的說來，他們無論如何都是小人物。

有功名的人[[327]](#_327_Huan_You_Qi_Ta_De_Mian_Shui)擁有土地的總的百分比逐漸增加，但在明代后半期更為明顯。典律規定有功名的人免受肉刑，他們的影響對其族人、奴仆和“被舉薦的”富戶來說就很重要。[[328]](#_328_Zhao_Gang_Zheng_Bian_Shuo)雖然有功名的人及其影響都有增加，但大部分地主的土地依然不多。[[329]](#_329_Lian_Zhu_Zhang__Tu_Di_Geng)

一般佃農與其地主之間的關系是有契約約束的[[330]](#_330_Jian_Chen_Zhang_Fu_Mei____M)，雖然是不平等的：其間存在一種前后輩分的關系。[[331]](#_331_Ye_You_Li_Wai__Ru_Wu_Jiang)除了契約規定的一些勞務外，佃農不必履行其他的特種勞務。地主早就知道，要求太多會影響及時繳租。[[332]](#_332_Wei_Jin_Yu____Ming_Qing_Shi)江南的地租主要收（但不是只收）糧食作物，地租一般占收成的五成至六成，最初繳實物。隨著不在本地的地主人數的增加，固定的實物地租或貨幣地租就流行了。[[333]](#_333_Bing_Fei_Tong_Yi_Di_Zhu_Yu)

雖然固定的地租省去地主的監督費用，但在價格上漲時，這種地租也會導致地主實際收入的減少。結果在晚明，地主通過要求收地租押金作為契約展期的費用[[334]](#_334_Fu_Jian___Jiang_Xi_He_Jiang)，或用作附加地租[[335]](#_335_Ju_Yi_Fu_Lin__Luo_Si_Ji__Fu)以補償收入的減少。他們遭到激烈的反抗。對這類加租的抵制活動蔓延開來，一直持續到康熙時期（1662—1722年）。[[336]](#_336_Zhe_Lei_Di_Zhi_Huo_Dong__Hu)地租本身很少成為抗租運動的焦點。

佃農日益參與市場，土地市場的成交量日益增加，這使得地主—佃農的關系很可能是暫時性的；佃農人數的純增以及不在本地的地主之遠離佃農，形成了佃農不再是邊緣人口的社區：他們不論是否得到官府的幫助，都組成了自己的組織。在16世紀，佃農支付了灌溉工程的大部分費用，同時許多抗租騷亂也說明村落的佃農中存在著一種相當嚴密的網絡。但另一方面，佃農的日益獨立不一定會提高其平均收入：生產力的提高會被人地之比的惡化抵消，參與市場活動的增加也會帶來更多的風險。由于取得支付地租和債務的現金的壓力加大，佃農就不再依賴地主，轉而依靠商人和放高利貸的地主；棉布或大米價格的下跌可能是非常災難性的。對小土地所有者和佃農來說，當鋪老板和大米中間商就成為重要人物。

因此，為說明佃農經濟地位演變而提出的兩個爭論的理論都有一定的正確內容。持佃農地位改善論的人提出以下幾點來支持他們的論點：在固定地租中增加收入（確保增加的產量屬于佃農）；許多地主不在本地（減少了直接控制和監督）；“長期性”租佃增加；雙季作物增加（第二季作物一般不繳租）。持反對改善論者列出以下理由來支持其觀點：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從而增加了佃農的絕對人數和相對人數；存在著土地所有制的中間層，從而使下層佃農的租金加了一倍[[337]](#_337_Fu_Yi_Ling_Yi_Zhi_Qiang_Dia)；每人的擁地數減少；地主力圖增加地租。

調和這兩種理論的一個辦法是更充分地考慮地理的影響：不同地區給佃農提供不同的參與市場的方式。在四川或湖廣的一些地區，地主在參與市場（就大米市場而言）和收取諸如地租押金以抵消佃農拖欠地租的風險等方面，都處于更有利的地位。當官府控制軟弱無力，本地地主擁有武裝和權勢，勞動力不足因而多方尋求時，佃農就被迫處于奴隸般的境況，這種境況可在這些省份的落后山區見到。在其他地方，山區也能維持一種不尋常的多樣化經濟。地主在一開始投入相當多的資金以后，確定固定的現金地租（作為回報，佃農將取得永佃權）比繼續分成收取勞動所得更加有利。木材的情況就是如此，那是需要多年才能成材的。[[338]](#_338_Zai_Di_Zhu_Geng_Zhi_Jie_Gan)一個富裕的佃農階層能夠而且的確在產林的山區存在，他們對貧苦的勞動移民常常充當二地主的角色。[[339]](#_339_Li_Ru__Jiang_Xi_De_Zhe_Xie)佃農沒有地主或官府的幫助自行開墾土地，如果他們下工夫對它進行丈量，登記并納稅，他們的權利就得到支持，這樣有利于納稅。

開墾土地常常是取得永佃權的一種途徑。在許多情況下，地主不能把其佃農趕出這種開墾的土地，而佃農自己可以互相轉讓耕種權。[[340]](#_340_Chang_Chang_You_Ren_Jian_Ch)另一種土地所有制形式是所謂的一田數主制，它最早出現于福建。一般地說，稱這種現象為佃農與佃農之間的中間層可能是夸大其詞：許多人是地主和商人，他們在舊地主和佃農之間插了一手，辦法是付較低的地租押金，再轉租給某人，從中收取高地租。[[341]](#_341_Wu_Zhen_Qiang____Fu_Jian_Na)在這種情況下，取得這種土地“中間權”（包括收租，但不繳稅，稅仍由原來的地主繳）的價格要比“真正的”所有權（即包括繳稅在內的所有權）的價格高得多。福建等地區的城市商人有多余的現金，這些中間權就成了他們投資的目標，農村的佃農變得更加獨立，雖然他們要付較多的地租；同時原來繳稅的農村地主對這類佃農的控制被削弱了。[[342]](#_342_Jian_Zhao___Chen____Zhong_G)貨幣使用的增加又加快了土地的周轉；這種情況往往在原來的土地所有者不知情時發生，并且又使真正耕作者的身份模糊不清。因此，后來的契約常常禁止一田數主制。

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取得永佃權。軍戶在自己不從事農業時，有時愿意贈予或出售他們土地的永佃權而取得固定的地租。寺廟有時愿意把小農的土地披上官田的外衣以取得地租，作為回報，小農取得永佃權，契約訂定后，他們可以免服雜役，因為寺廟土地可以得到這種豁免。[[343]](#_343_Zai_Zhang_Zhou_Fu_Zhi_Di_Lo)習慣上存在購回權的事實提供另一個例子，即同一塊土地可以自然地產生幾種不同的權利。

### 一田數主制

我們已經看到，提供永佃權的各種安排常常與流行于福建的一田數主制相混淆。永佃涉及一名地主和一名佃農，其形成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因素（不在本地的地主、土地開墾），在開始時無轉租權。一田數主制至少涉及有關的三方，并與有關納稅的問題緊密相連。常常有中介的一方處于原來的土地所有者和佃農之間，他們收租，但不納稅。一田數主制是人口過多的一種反應，并把對土地的權利分散到其他措施難以做到的大群體。一田數主制的事例主要限于福建的情況并非偶然，因為那里人與地之比屬于全國最差者之一，但它能取得商人資本，并且對土地投資比對本地工業投資更加方便。人地之比的結果加劇了對有限資源的競爭。

同時代的作者們意識到這種情況：《五雜俎》[[344]](#_344_Zuo_Zhe_Wei_Xie_Zhao_Zhi__1)的一段文字提出：江南田賦太高，從農田獲利太少，不能保證商人投資。山西以及陜西農田產量太低，壞氣候造成的風險太高；江西和湖廣偏南之地米價低，人們不把土地看作追逐的投資目標。只有福建和廣東的田賦不高，地價適當，仍可獲利。結果，官、商只在那里向土地投資。

有幾種不同類型的一田數主制。[[345]](#_345_Zhang_Bin_Cun_Ti_Chu_Le_Dui)就政府而言，所有的真正土地所有者都必須繳稅，不考慮他實際上是最有力的土地權利索取者還是取得土地收益最多的人，也不考慮他是不是被更有權勢的人所迫而繳租。[[346]](#_346_Xu_Duo_Zuo_Zhe_Bu_Le_Jie_Yo)早在1472年，長泰就已存在一田數主制，但到16世紀，這種做法才遍及福建全省。[[347]](#_347_You_Yu_Wen_Zhong_Suo_Can_Zh)

一田數主制的起因之一發生在以下的情況：原來的土地所有者把權利和繳稅義務廉價售給另一個人，后者就成了大租主（納稅人），其地位可能并不令人羨慕，除非本人是免稅戶[[348]](#_348_Cao_Ye_Jing____Ming_Mo_Qing)，或者擁有武裝或運轉良好的收租機構，這種收租機構被指望收到多于契約規定的地租。最后一種情況是納稅人（大租主）還依靠第四者白兌（非官方的兌換人）作為包租人。但是佃農更多的是通過中間人把租繳給大租主，或者地租分別由佃農繳給中間人，中間人再繳租給大租主。

一田數主制的第二種更流行的形式是：原來的地主出于種種原因保持其納稅人（大租主）地位，而常常不得不出售其免稅和收租的中間層權利給他人，這些人往往是城市商人，據說他經常利用農村的每一次危機，從處于困境的當地農民那里取得這些權利。這類土地的結局是依然登記在某個人的名下，他雖然不再控制土地，卻有為這塊土地納稅的義務，而實際的地主卻不繳分文。同時代史料中的“虛懸”（虛登記）常常不是單純地指稅冊中的一種普遍混亂現象，而是指這種特殊的情況。

通過這些方式，稅賦和實際土地所有權（即收入）之間關系變得很疏遠，而政府則不斷試圖使兩者的關系緊密相連。羅青霄（1562年科進士）在1573年的改革努力是企圖做到這一點的最著名的行動，此外這種嘗試就很少[[349]](#_349_Li_Ru__1545Nian_Zai_Ping_He)作為惟一的貌似公平的解決辦法，知縣們試圖按照一塊土地最初投資的價值來征稅；但這些努力太復雜，注定不會成功。它們還產生了一個后果，即破壞了與這個制度中不同的權利和義務有關的一些地價的微妙的平衡[[350]](#_350_Jian_Cao_Ye_Jing____Tian_Mi)。

### 農業和土地制度：區域的差別

### 華北

在全國的不同區域中，土地所有制的類型一方面根據主要作物類型，另一方面根據經濟發展而有所不同。以下的論述是對一些大致憑印象界定的區域作出簡單的一般觀察，目的在于避免對明代的土地及其使用進行更空泛的概括。

有人常常論及20世紀，說華北自耕農種植比南方各地區更為盛行；并說這一事實是由于種麥或粟和種大米有不同的需要。但是，他們沒有十分注意以前時期的情況。[[351]](#_351_Dui_Zhe_Yi_Wen_Ti_Jin_Xing)人們普遍同意，雖然自耕農更加普及，但在北方，特別在商業化程度較差的地區，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間存在的差別更大。

這種狀況可以用以下方式與農業實踐加以聯系。一般地說，小麥、粟和某些飼料作物是中國北方的主要農產品。由于每年有大部分田地休耕，平均一年一收的作物在清初之前最為普遍。[[352]](#_352_Zhi_You_Zai_Shan_Dong_He_He)牲畜對犁地、運輸和制肥是非常重要的。要最充分地利用這些牲畜，最經濟的農田規模應為100—300畝，最多為400—500畝，雖然也有經營較小農田的若干農民也能集中其資財自行購買一批牲畜。因此，北方的地主一般地說平均比南方的地主擁有更大的地產。由于北方全部田地的較大部分被這類地主所有，他們在北方的社會結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這些有權勢的地主既有較長期勞工（伙計），又有其莊園的監工。監工管理必須干的犁地、鋤地和除草等農活，一部分工收現錢。足立啟二根據清初期的幾部農書指出，雖然這些活動很多是現金交易，但這些莊園的目標是自給自足，剩余的農產品或是就地消費，或是借給該區地少的小農，從而使他們處于極端屈從的地位。[[353]](#_353_Li_Zi_You_Gui_De_Fu_Zhi_Di)

除了大地主和擁有很少土地的小農（小農耕自己的土地，同時作為雇工或收獲分成的耕作者種同樣數量的田地）以外，還可以在這個制度中找到富裕的佃農，他們往往有一群牲畜，再另外租種土地，以便盡量利用它們。[[354]](#_354_Ye_Xu_Ru_Pian_Gang_Suo_Shu)

在明代的北方，土地最肥沃地區使用勞動集約化耕作的情況也增加了。有少量土地的小農和無牲口的勞動者也（而且格外）種植商品化的作物。[[355]](#_355_Jiao_Da_De_Di_Zhu_You_Shi_Y)耕種少量田地在經濟上變得可行，牲口的重要性下降，這種情況在明末工錢的上漲方面得到反映。北方的情況與南方形成對比，因為北方的小農愈加不愿意受雇外出打工。租佃小塊農田的做法發展緩慢，它在北方的實行遠比南方晚。[[356]](#_356_Zu_Li_Qi_Er_De___Hua_Bei_De)

### 江南：蘇州

人們都認為，江南區（包括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安徽的幾個鄰近的區）是中國經濟最進步的區域。這里稻米的產量最高，也是上市產品的一部分。現金交易更加頻繁[[357]](#_357_Ju_Shuo_Yi_Dan_Mi_Huo_Yi_Pi)，城市人口更多，造成了糧食作物及其他產品更多的需求。更多生產非農業品的工匠在這里勞動。中國能否發展自己的以資本主義方式使用投入的勞動和資本的富裕農民，因此經常被認為是一個只有這里才能提供最佳答案的問題。[[358]](#_358_Dang_Ran__Zai_You_Xie_Zhuan)

曾有人對帝國晚期和20世紀初期的平均農田面積進行了調查。[[359]](#_359_Zu_Li_Qi_Er____Qing_Dai_Su)有人認為，農田規模的趨勢會反映某一特定的農業制度的適宜的規模，從而告訴我們，富裕地主的大農場（大于單家獨戶能耕種的農田）是否確實在經濟上比小規模的小農耕作者的農田更加有利。在北方和四川，表示某一特定地方的農田規模和耕田農戶百分比之間關系的曲線成反比：即大多數的農戶耕小塊農田，數量適中的農戶耕種的農田面積適中，只有少數戶耕種大農田。但是根據在耕地的總面積觀察，大部分耕地屬于中等的和大的農田，這反映了前面概括的農業傳統。在更商業化和集約化的農耕地區，大農田甚至更少。

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區，包括江南的大部分和山東的幾個部分，面積很小的農田占主要地位。大部分土地被分割成小塊，農田小到肯定不能供養一個戶：大部分民眾不得不依靠副業以彌補生計的不足。大于5—10畝的農田數明顯下降，這似乎暗示大農田在這個區域是無利可圖的。

但是在最進步的農業區[[360]](#_360_Bu_Bao_Kuo_Cheng_Shi_Fu_Jin)，出現了最小的和最大的農田消失而代之以中型農田的趨勢。因此原則上似乎沒有任何不讓農村中產階級發展的障礙。沒有這種障礙，是否從歷史的角度（而不是從理論的角度）看就能聽任中產階級發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更嚴謹地調研一些數據。[[361]](#_361_Jian_Zu_Li_Qi_Er____Qing_Da)

我們應從明初期的形勢開始。在朱元璋沒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后，我們料想絕大部分的田地應為自我經營的小農田。如上所述，一對夫婦能耕肥沃的低田25—30畝。在貧瘠的高地或需要投入更多勞動力的土地上，能耕的面積減少到5畝。據《天工開物》[[362]](#_362_Sun_Ren_Yi_Du_Deng_Ying_Yi)記載，合適的農田面積對有一頭牛的夫婦來說應為10畝，對無牛的夫婦來說應為五畝。如同里甲制所暗示的那樣，如果租佃在明初期不如后來普及，我們可以利用1370年蘇州府稅賦分攤的數字來確定農田的面積（見圖表9-4）。這些稅賦數字間接地指出，擁地在200—7800畝之間的戶數超過500；鑒于所討論的地區一定存在遠遠大于此數的應納稅戶，可以認為這些數字進一步證明擁有大地產的情況相對地少，雖然很少的大地主確實占有支配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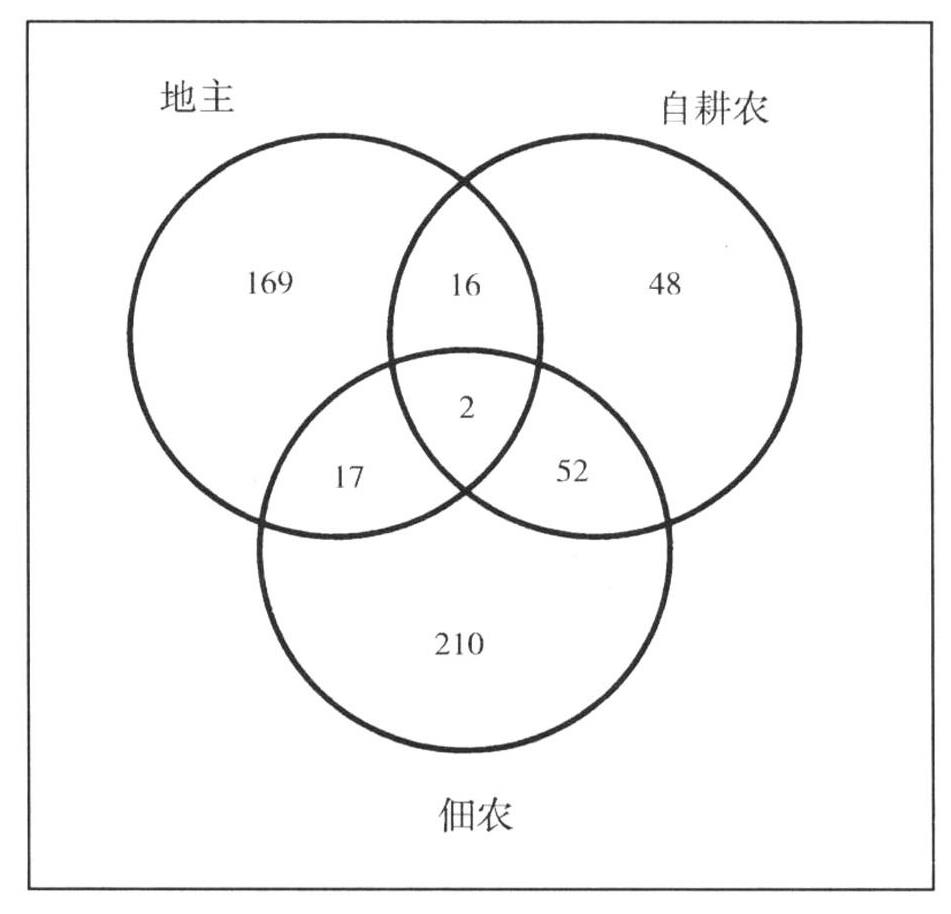
關于租佃比率的增加、小農債務、假登記（詭寄）以及不在本地的地主（寄莊戶）的存在等資料非常之多，以致不能排除租佃普遍流行的可能性。應該承認，我們根據文獻資料所掌握的土地所有制中階級分化加劇的材料多不勝數。[[363]](#_363_Dan_Ye_You_Ren_Shuo__Xu_Duo)

即使如此，地產的平均面積絕對不會很大，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并沒有占用大量土地：在16世紀晚期，服徭役最高一類的人（布解）的土地擁有量只有2000—2500畝，一般地主的地遠遠少于此數。張履祥指出，只有1％的戶擁有的土地超過40畝。[[364]](#_364_Ci_Shu_Hua_Wei_Di_Zhu_Reng)這種狀況出現在他所在的相對的落后區，當時據說10畝地勉強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這些家庭不得不派家人外出打短工，或者舉債，或者尋找副業，以彌補生計的不足。[[365]](#_365_Si_Tian____Ming_Dai_Su_Zhou)晚明清初的魚鱗冊一般證實了上面所述的情況。[[366]](#_366_He_Jian_Shang_Hong_He_Zu_Li)

至于農田面積，吳縣（其治地在蘇州）[[367]](#_367_Gai_Yu_Lin_Ce_De_Shi_Qi_Con)的一本魚鱗冊顯示，很小而又緊密的農田占優勢。即使小農田包括幾小塊土地，它們相隔也不超過五六百米。佃農必須從幾個土地所有者那里租小塊地，才能組成如此緊密的農田。有許多“半無產者”，他們單靠種田難以維持自己的生計：在耕地不足五畝的人中，耕地少于2.5畝者占60％。[[368]](#_368_Gen_Ben_Wu_Di_De_Ren_Bu_Ji)可是耕地在20—50畝的富裕小農在經濟上占重要地位：雖然他們只占耕地農戶總數的9.5％，卻耕種全部土地的30％—40％。[[369]](#_369_Zu_Li_Qi_Er____Qing_Dai_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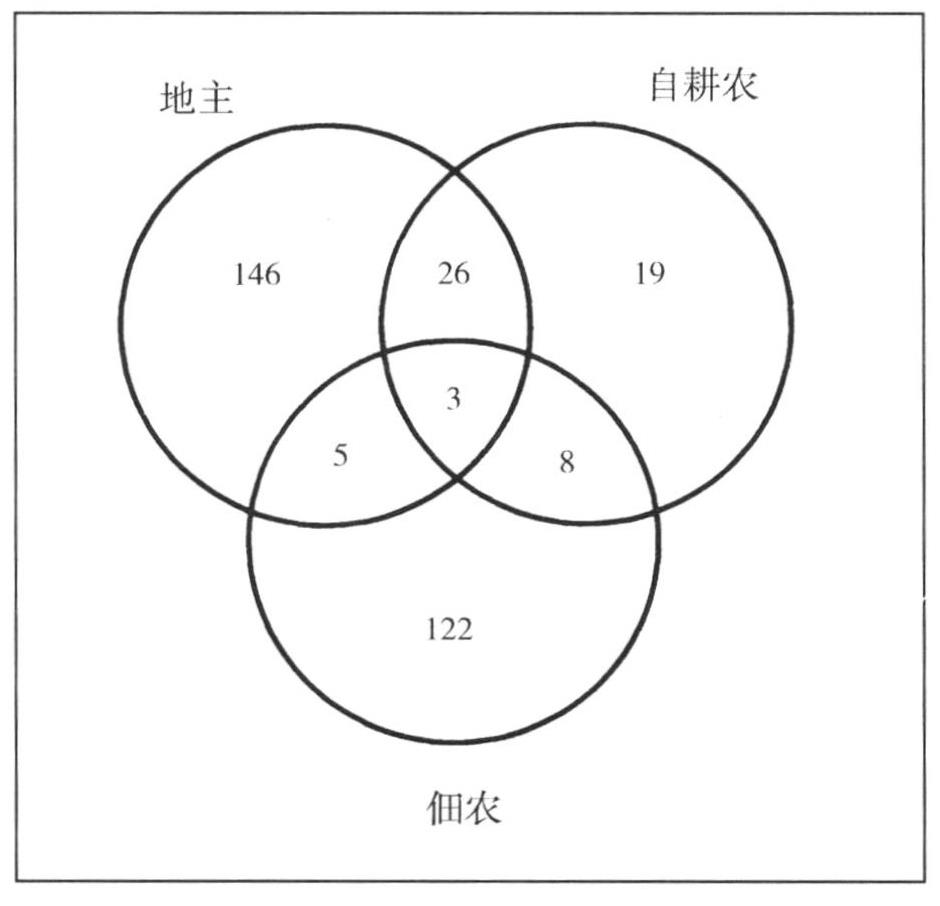
經與農田面積的數據對比，從清初長洲魚鱗冊中發現的數據給人展示了另一個圖景。[[370]](#_370_Ce_25B_19__Zheng_Ce__Ri_Qi)它顯示地主戶有地10—25畝，很少幾戶有地30畝以上，只有1戶的土地超過100畝。[[371]](#_371_Ci_Ce_Suo_Ti_Dao_De_Shui_De)在此魚鱗冊登記的有地戶中，70％的戶有地不足五畝，許多有地10—20畝的戶出租其地的一部分。經營地主為數很少。吳縣的魚鱗冊說明，最大的地主依然占重要地位：占全部戶3％的最大的戶擁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372]](#_372_He_Jian_Shang_Hong____Kang)

從另一本魚鱗冊[[373]](#_373_Chang_Zhou_Yu_Lin_Ce_21B_8)中，我們了解到在各種圩田中，68％—96％的土地被租出，這些數字扎實地證實了文獻的材料。占全部農戶2.6％的最大的農戶擁有全部土地的37.5％，典型的地主自己經營10—20畝，如果有地30畝以上，肯定要出租。4％的戶有地超過100畝，全部戶的一半稍多有地不足5畝。社會經濟的分布狀況見圖9-6。圖內的數字表示特定類的戶數。注意圖內有2戶甚至屬于所有3個社會經濟群體。也就是說，他們耕種自己的一部分地，因此被歸入“自耕農”類；出租其他一部分地，因此被歸入“地主”類；并且又從其他戶租種土地，因此又屬于“佃農”類。這說明在社會經濟體內部，即使不是總體流動，其流動性也相當大。



圖表9-6 晚明時期長洲的社會經濟群體Ⅰ

同一材料[[374]](#_374_He_Jian_Shang_Hong____Su_Zh)顯示，自耕農的土地比佃農少，而且貧瘠。自己擁有一部分土地另外再租種土地的人顯然比耕種自己田地的人的境況要好一些。[[375]](#_375_Tong_Shang_Zhu__Fu_Wu_Zhi)另外，53％的佃農從一個以上的地主租種土地，這表明地主佃農之間的關系不可能是個人依附的嚴格的“封建”關系。還有一本魚鱗冊描述了與此相類似的情形[[376]](#_376_Ce_24_20)，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官田類土地被取消后的情況，此前，官田占了全部土地的95％。只有10名地主種地超過20畝，但9名佃農也是如此。但兩名最大的地主卻占有土地的20％以上。這里擁有小農田并另外租種一定數量土地的小農也比只耕種自己土地的小農境況要好（見圖9-7）。[[377]](#_377_He_Jian_Shang_Hong____Zai_K)離城市愈遠的地方，租佃現象愈增加，農田也愈小；三個社會經濟群體之間的差別比圖表9-6的顯示更為明顯。



圖表9-7 晚明時期長洲的社會經濟群體Ⅱ

總之，根據這些魚鱗冊，占人口比率很小的一部分人擁有大部分的土地，但土地的實際經營卻廣泛地分散在少地或無地的人手中。

### 江南：徽州

材料最豐富的地區也許就是位于安徽省的徽州府。除了從張居正丈量時期起的魚鱗冊外，現在仍存在幾個名門望族的土地契約簿冊。遺憾的是，徽州在明清時期中國所占的非常特殊的地位，徽商的突出的位置，以及奴役佃農的特殊性的存在，使人們難以根據描述該府狀況的材料來概括整個中國。但我們仍可以思考某些最引人注目的詳細情況，這些情況在近來日益不斷的徽州社會經濟制度的研究中展示了出來。

在1384年，歙縣的最大的地主繳稅600擔米，說明他的地產有1200畝。[[378]](#_378_Chu_Fei_Tian_Fu_Qing_Yu_Ton)在不同時期，徽州府的其他地方的地主很少有超過1000畝的。在16世紀后期的一段時期，縣內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有地2400畝。[[379]](#_379_Ye_Xian_En____Ming_Qing_Hui)

一般土地交易的規模表明少數地主有大地產。[[380]](#_380_Cong_1393Nian_Zhi_1515Nian)但是呈現出一種趨勢，即地主平均的擁地數量增加，更多的交易在地主之間進行。[[381]](#_381_Peng_Chao_De___Xiu_Ning)地主日益擺脫對土地本身的實際管理，這個事實可以從租佃簿冊中愈來愈少地提到地塊的準確位置的現象中得到反映，簿冊中只記錄租額和佃農的姓名。[[382]](#_382_Liu_Sen____Lue_Lun_Ming_Dai)

直到16世紀初期為止，大部分交易使用紙鈔、糧食或棉布作為交換媒介；15世紀晚期以后，銀子逐漸代替了以前的交換媒介。[[383]](#_383_Liu_Sen____Lue_Lun_Ming_Dai)

為什么土地集中在少數所有者之手的進程十分緩慢，一個原因是，至少在徽州，只要有可能土地只出售給族內的其他人。這種做法不但暗示存在著強烈的宗族凝聚力，而且暗示宗族成員內部存在相當大的經濟差別。[[384]](#_384_Zai_Hong_Shi_De_Qi_Yue_Bu_D)作為社團實體的寺廟和宗族擁有土地也有增加。向寺廟捐獻土地或把土地登記為宗族所有，是防止土地因出售或繼承而分散的一種手法；在法律上和習慣上，這樣捐獻或登記的土地不能出售。[[385]](#_385_Zai_Dang_Di__Zong_Zu_Tu_Di)在山區，地主和佃農分擔風險或收成分成的做法仍在實行，不過固定地租日益成為慣例。但固定地租從未全額繳付。[[386]](#_386_Xi_Xian_De_Hu_Jia_Yi_Ban_Zh)

### 江南：桐鄉

如果不提《沈氏農書》及張履祥之補，即《補農書》，對江南的論述就不算完整。[[387]](#_387_Zhang_Lu_Xiang_Xie_De_Shu_Z)張履祥及其幾個朋友是兼營的小經營地主，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作為經營地主就無法生存。租佃顯然更加有利可圖。[[388]](#_388_Chu_Le_Qian_Mian_De_Zhu_Suo)從購買肥料中（整個農活都被肥料所纏，因為肥料通過在農田放養牲畜才能得到），有人已經看到嚴格意義的資本主義農業的開始（肥料增加生產，因此是資本）。[[389]](#_389_Shi_Tu_Dui_Zhang_Lu_Yang_De)

在此書兩次印刷期間，物價上漲，工錢下降。在第二次印刷時，物價和工錢作了調整。[[390]](#_390_Gu_Dao_____Bu_Nong_Shu___Zh)由于有跡象表明，在16世紀后期工錢稍有增加，這個材料證實了以上所述的社會政治趨勢：已發生的雇傭勞動力供應的增加部分地是由于有的自耕農不愿耕種自己的土地，因為對土地所有者徭役需要過于沉重。16世紀的幾次改革以后，情況有明顯好轉，勞動力供應因此減少，從而工錢暫時增加，直到長期的人口趨勢再次把工錢降下來。[[391]](#_391_Chen_Heng_Li____Bu_Nong_Shu)

張履祥作為一個經營地主，既不算大地主，也不是成功的地主，他的農業事業最后終于失敗。他沒有完全商業化：生產的糧食自己消費，如果能找到雇傭勞動力，只有有風險的絲市為他提供一些利潤。張履祥在失敗前的一切利潤都用在書上。

### 江西

為了方便，我們把江西分為兩大區。第一個是鄱陽湖周圍和沿贛江下游的肥沃的平原，那里在明代以前已發展成為糧食輸出區。第二個是江西南部的山區，在明初那里基本上仍是不發達和程度不同的自給自足的地區。[[392]](#_392_Jian_Wu_Jin_Cheng____Zhong)

這兩個地區不但以不同方式跨入明代時期，而且它們此后的發展也不相同。江西的北部從未停止向江南輸出糧食，盡管大力發展灌溉網絡和低洼地，但那里仍日益苦于人口過多。[[393]](#_393_Jian_Zhong_Yang_Yan_Jiu_Yua)從明代開始，江西北部的特點就是向其他省份和向省內其他地區移民。

省內的流動是沿長江支流移向南部地區，那里種稻的機會吸引許多定居者。贛州靠近廣東邊境，通過贛江與鄱陽湖，進而與江南相連，成為大米的純輸出基地。

從江西涌入湖廣的最大的移民潮在15世紀初期已在進行。湖廣吸引人之處與江西南部相同，但規模要大得多。移民處于王朝開始時制定的稅制范圍以外，因此對一個勤勞的小農來說比較容易站穩腳跟。這樣就損害了已經納入里甲制組織的當地民眾，因此這樣的遷移成為不斷沖突的根源就不足為奇了。[[394]](#_394_Li_Zi_Jian_Wu____Ming_Dai_J)移民潮不但在江西的記載中容易找到，而且在湖廣本身也十分明顯。一次次的調查透露，湖北、湖南絕大部分的移民宗族最初來自江西，而且大部分移民在明代遷來。[[395]](#_395_Li_Zi_Jian_Cao_Shu_Ji____Hu)

江西的多山說明了與糧食生產無關的大部分經濟發展的原因。因瓷器而聞名于世界的景德鎮由于它自宋景德朝（1004—1007年，該地以此得名）以來其產品已在國家控制之下并專供國家使用，可能是一個例外。但即使在明代的后半期，景德鎮從事制造瓷器的窯也是私營的。有人估計，16世紀后期的產量為3600萬件，總產值達銀180萬兩。[[396]](#_396_Jian_Xiao_Fang____Lun_Ming)

雖然景德鎮沒有真正影響其鄰近的農村內地（那里除了供瓷窯的燒柴業外，商業化程度依然很低）[[397]](#_397_Jian_Liang_Sen_Tai____Ming)，其他地方則比較普遍地有了發展。有的山區的產品和手工業品保持著相當的多樣化，產品包括竹器、草藥、茶、靛藍，甚至礦產品。像河口（即鉛山）等地，在晚明的發展中堪稱典型；它們在河邊建倉庫，山區的產品就運到那里。這些產品把江西與全國市場聯系起來，就景德鎮而言，則與國際市場聯系起來。[[398]](#_398_Guan_Yu_Zhe_Xie_Cheng_Shi_H)

### 湖廣

湖廣在明代是相當令人猜測的區域。掌握重要材料的作者堅持該區有一種地主支配的出口經濟，而《五雜俎》等著作則稱貧富差別不很大。[[399]](#_399_Chong_Tian_De_Yu_An_Ye_Shen)如果考慮到湖廣的特殊條件，這兩種觀點是可以調和的。湖廣原來人口相當稀少，但到15世紀中葉，它的大米出口經濟是如此繁榮，以致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之說，它模仿了以前與江南有關的一句諺語。[[400]](#_400_Kai_Shi_You_Ren_Ren_Wei_Ci)結果，官方的稅冊（在王朝初期已被固定）和土地所有者的現實情況之間出現巨大的差別。這種差別為移民和佃農向上爬提供了方便。當該省更加充分發展時，地主更有能力供應出口的市場。[[401]](#_401_Zai_Qing_Dai_Chu_Qi__Dang_D)

作為產米區，湖廣發展的基礎是：耕地面積增加了；洞庭湖周圍勉強能種雙季作物，而一年兩熟作物在醴陵、攸縣和安仁等縣生長。[[402]](#_402_An_Ye_Sheng_San____Ming_Mo)湖北在1400年前后，在與江南和湖南很不相同的條件下開始了巨大的灌溉系統工程：需要多縣大力協調的長堤壩對確保今武漢周圍的湖北平原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排水在這塊平原非常重要，因為長江在那里的水流緩慢，積聚了大量淤泥。16世紀中葉這個系統出現了重大危機，當時私人開發的低洼地過多，過多的排水地已被占用；為了保證位于安陸縣的嘉靖帝雙親的陵墓有好風水，許多排水口被封閉。[[403]](#_403_Jian_Pi_Ai_Er___E_Di_An_Ni)這樣就引起了低洼地區的水災，遷移在1567年以后放慢或停止。有些灌溉工程仍在進行，但是政府的財政問題使這些工程無效率可言。湖北在明末已面目全非。[[404]](#_404_Zhe_Li_Wo_Tong_Yi_Pi_Ai_Er)

湖南的灌溉工程更屬于地方的事務，特別集中在洞庭湖周圍。少量的地方權勢者（多數是有功名的人）通過管理灌溉工程和充當堤長或塘長來增加自己的勢力[[405]](#_405_Zhi_Wu_You_Tang_Chang___Ba)，許多低洼地在紳士的領導下得到開墾。[[406]](#_406_Zai_Hua_Rong_Xian__Gong_Che)

因此，從16世紀開始，貧富階級明顯地更加分化；在原來的納稅人口中佃農和窮人增加，地主通過對灌溉工程的控制，對佃農的控制日益加強。[[407]](#_407_Jian_Wu_Jin_Cheng____Ming_M)然而，從長江諸省，特別是江西，仍有一次大遷移，這些移民不負擔任何賦役義務。地主常常雇傭這些移民開墾新地，并且出現了一種政府鞭長莫及的狀態，其結果因區域的不同部分而有差異。在官方控制力量本來薄弱和因缺乏水運而輸出產品的可能性很小的地方，地主有時可以使用武裝團伙，把奴役性很強的條件強加給佃農。這種做法尤其在西部和南部更為盛行，那里的少數民族人數仍眾多，民間也是高度軍事化的。

但是沿著河道，地主和移民都能利用它們輸出產品。盡管有這些機會，原來有少量土地的小農經常抱怨說，外來人不入政府稅冊，另外他們的湖地不納稅。[[408]](#_408_Li_Ru_Zai_Xiang_Yin__Yuan_L)結果反對江西移民的情緒高漲。

地主權力的加強，以及遷入的佃農能成為土地所有者的可能性，必定造成了《五雜俎》等著作提到的形勢，即富人和窮人的社會地位和位置依然是相當流動的。在一條鞭法改革和張居正在湖廣進行的相當成功的丈量以后，這些情況有了變化：經濟的和社會的地位的流動性變得較小。地主最終支配社會的趨勢加劇，這種形勢可以說明清初的佃農為什么趨于貧困化。

### 四川

眾所周知，關于四川的明代資料很難找到，而打算探討還留存的材料的學者也很少。蒙古人的征服和明清過渡時期張獻忠的占領是災難性的。可供利用的少量史料顯示[[409]](#_409_Wo_Tong_Yi_Bao_Luo__J_Shi_M)，明代繼續宋代已經開始的趨勢，即與中國北方相連的陸運被與中國中部和南方相連的河運所代替。四川東部日益成為中國本土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以往那樣的少數民族地區。[[410]](#_410_Jin_Shi_Gong_Ming_De_Ming_D)沿長江上游的農業產量提高；在晚明，大部分府趨于自給自足，有的府甚至自給有余。16世紀，玉米種植擴大到不能灌溉的丘陵區。

明代四川沿長江的貿易中心（應加上湖廣的沙市，因為那里有四川的大船隊）主要是轉運中心，其河岸的內陸地區很少。

社會的詳細情況知之甚少。四川的情況一定與湖廣相似：仍有新土地，因此移民（開始時從湖廣、廣東和福建，后來從江西、陜西和貴州遷來）仍有機會為自己創造較美好的生活。但是我們不能假定四川的近代特點之一（即其農村人口分居在小村莊或孤立的農舍，它們是被集市形式而不是被村社結構脆弱地聯系著）在明代已是如此。這種社會形態更可能是在張獻忠以后發展起來的。

### 福建

福建提供了一個使人產生興趣的研究對象。人口過多、小規模生產者被迫的商業化、海外商人網絡以及剩余資金，這一切形成了前面已經討論過的一田數主制和抗租運動。關于農業商業化中更突出的因素是推進還是牽制的一場討論還在繼續。[[411]](#_411_Li_Ru__Jian_Fu_Yi_Ling____M)人口壓力很大，同時代的人也認識到這種形勢，不過例如內陸的永春等縣，在1526年條件仍很好，完全能供養當地的人口；而在1612年，地方志不顧改進肥料和引進甘薯的事實，把那里的景象描述得一片慘淡。[[412]](#_412_Gan_Shu_Cong_Lu_Song_Yin_Ji)

其他作物被引進種植，其中包括1500年前后引進的安南大米新品種，從而使雙季稻的種植成為可能。花生約在1600年引進。

但是嚴重的缺地事實被普遍認為是當地許多人從事貿易的原因。[[413]](#_413_Zai_1490Nian__Long_Yan___Ch)經濟作物仍處于次要地位，不如直接為消費而耕種的作物，大麥緩和了日益惡化的人地之比的后果。條件的改善從未超過維持基本生存的經濟水平。[[414]](#_414_Qian_Tian_Sheng_Tai_Lang_Gu)事實上，人口壓力和由此引起的高糧價促使養蠶業和種棉業[[415]](#_415_Mian_Hua_De_Ma_Lai_Yu__Yuan)在17世紀的福建南部被逐漸淘汰。[[416]](#_416_Zhang_Bin_Cun____Wan_Ming_F)僅有的幾個適合種植經濟作物的地區在泉州和漳州周圍有限的區域，它們與大規模的貿易有聯系，但這些貿易的特點是包括許多非本地商品的再出口。[[417]](#_417_Wu____Mao_Yi_He_She_Hui)

大部分利潤來自福建的商業增長——從農業角度說，這種利潤是寄生性的，因為其基礎是海上貿易（銅錢從漳州出口到日本）[[418]](#_418_Zi_1450Nian_Yi_Lai__Te_Bie)，海外貿易的貨物產于其他地方（如絲、棉花），只有少量原料或商品在福建本地生產——運往江南；另外的利潤來自商人居住的城中對造船、建房和教育等事業的投資所得。

但是許多小地產農民和佃農參與貿易網絡，并從外界資源中取得相當可觀的收入。[[419]](#_419_Guan_Yu_Zao_Cheng_Bu_Zai_Be)為了搶先增加面積太少的農田，已在防御海盜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宗族企圖通過建立公共財產的土地來保護自己，這是一種偽裝的加以集中的土地。在福建，這些宗族往往是虛擬的，其公共的族姓也是靈機一動想出來的。[[420]](#_420_Guan_Yu_Zhe_Yi_Jie_Shi__Jia)駐守的軍隊[[421]](#_421_Yan_Xi_Guo_Jia_De_Zhi_Dao_F)和寺院也是大土地所有者，在1564年喪失特權前都正式免繳賦稅——不過習慣上他們保持特權的時間仍要長得多。這些寺產從100畝到好幾百畝。一份夸大的記載，漳州縣七分之六的土地由寺廟土地組成。一部分寺廟土地只是名義上的，寺廟只為真正的中間層的土地所有者充當大租主的角色。[[422]](#_422_Zai_You_De_Qing_Kuang_Xia)

### 珠江三角洲

自16世紀初開始，廣東珠江三角洲已在迅速發展；對外貿易在16世紀中期開始影響該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市場數從永樂時期的39個增至1558年的95個，到1602年又增至176個；廣州本身的人口據說從明初的7.5萬人增至1562年的30萬人。[[423]](#_423_Huang_Qi_Chen____Ming_Qing)

糧食產量相當高：一年每畝能產米七八擔。其他經濟作物有時利潤更高（甘蔗每畝獲銀多達14—15兩），自嘉靖時期以來，大米從貴州和湖廣輸入。絲棉織業在15世紀發展起來，使用的原料是江蘇和安徽輸入的絲和棉花。[[424]](#_424_Jian_Ci_Chu_Zhu_Shi)廣州被指定為官方海港的措施，以及人地之比的日益惡化，保證了農業的商業化不會喪失其發展動力；煙草從呂宋進口，在16世紀其種植面積擴大。茶被集約化種植（需要2人種1畝），同時婦女日益成為勞動力的一部分。[[425]](#_425_Jian_Ye_Xian_En____Lue_Lun)隨著南海縣（其治地在廣州）實行種植果樹的農田與養魚塘相結合的做法，出現了一項重要的技術突破；而九江村種桑樹則更能營利。[[426]](#_426_Zhe_Shuo_Ming_Le_Wei_Shi_Ya)如同福建，該區也出現了某些受出口驅動的經濟發展，其中包括佛山的鐵工廠。

珠江三角洲有許多不在本地的地主（寄莊戶），所以租佃率相當高。更早期的邊陲狀態產生了另一種一田數主制，即富裕的佃農從地主租田，以便轉租給其他人。[[427]](#_427_Bao_Tian__Jian_Ye_Xian_En)宗族在開墾土地方面常常發揮重要作用，而族長兼做政府稅收的代理人。這些情況，以及防止全區盜匪橫行所必須的防御體系，使得住在設防村內的有內聚力和各具鮮明個性的宗族成為那里風土人情的主宰。

## 晚明的社會經濟發展

### “紳士”的地位

晚明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所謂的鄉紳或紳衿的影響的加強。這些名詞的英譯文為“gentry”，不過始終不要把它們與英語中有地的“gentry”在形式上或職能上相提并論。我在這里使用鄉紳、紳士及相當于此意的名詞，同時也知道，探討這些名詞的確切意義依然是這方面研究的重要內容。

對紳士的研究有幾種不同的途徑。早期的一個途徑關心的是，紳士是開放的群體，還是封閉的社會群體。有幾位作者[[428]](#_428_He_Bing_Di____Zhong_Hua_Di)把紳士—精英與幾種或全部有功名的人[[429]](#_429_He_Bing_Di_Zhi_Ba_Huo_De_Ju)等同起來。經研究發現，大部分功名獲得者出身于其前三代父系中未出過獲得高等功名的人的家庭。因此，他們肯定紳士階層是很開放的，上升（還有下降）的流動率相當高。

為了估計社會流動性，如果我們局限于文官（因為需要兩種高功名才能當上），就完全可以把那些出過高功名獲得者的家庭列入紳士的范圍。但是，有殷實根基的家庭即使在沒有人取得高功名時，很可能仍可以保持其社會地位和影響。事實上，在任何特定地區內，取得高功名的人都很少；取得低功名和其他社會因素完全可以使一些人取得和保持精英或紳士的地位。財富、村社中的地位、或社會的善舉都能方便地使幾代人在都是白丁的境況下渡過困境，并使家庭的地位能維持下來。如果我們只把有功名的人列入紳士的范圍，“紳士”的人數就會太少，在地方上不能形成重要的一層；顯然，我們需要一個能容納地方領導的更全面的界定。此外，這樣對紳士的界定沒有考慮到社會群體的性質：為了界定紳士的范圍，至少同一家庭的其他成員——也許甚至整個宗族的成員——應被視為同一社會階層的成員。

對地方村社以后的研究說明，低層精英的社會流動性遠低于高層精英的流動性。地方的宗族能維持其顯赫地位達幾個世紀之久。它的顯赫地位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衡量，培養有功名的人只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對資源的競爭日益加劇，這成了宗族更常用的方式。地產是另一種用來維持社會顯赫地位的策略，它常常是培養有功名的人的先決條件，因為教育很花錢，意味著要有多余的收入和時間。宗族的創建又是一種策略，我們可以很保險地假設，宗族組織的增加，是對競爭社會顯赫地位日益加劇的反應，與對教育的投資相似。如果社會精英包括全部人口中有錢和有閑的一部分人[[430]](#_430_Fei_Xiao_Tong_De_Ding_Yi__J)，那么全部有功名的人只代表社會精英中的很小一部分人。顯赫地位還可以通過利用聯姻和參與能博得名聲的工程（包括維修寺廟，組織娛樂和演戲，維修灌溉網絡和捐助喪葬團體）來加以維持。有功名的人來自精英中這個大群體，本身不是一個“非永久性的和不牢靠的上層階級”[[431]](#_431_Xi_La_Li__J_Bei_Di_Dui_Ci_Z)。由于有了功名，有功名的人顯然能以多種方式享受政府的優惠待遇，就會形成所謂的地方社會精英的頂尖人物。有時有功名的人融合于地方精英之中；有時當人數足夠時，就自行分離出來，組成一個有特性的、全國性的超精英群體。

### 作為社會經濟群體的功名獲得者

為了便于分析，仍有充分的論據把有功名的人從這個社會精英的整體中分離出來。最重要的論據是經濟方面的。明朝一開始，官員和所有有功名的人不但獲得禮儀的特權，而且還得到具體的利益——特別是免服徭役，因為他們被認為在為皇帝效勞時已經勞心。這些豁免終于擴大；隨著徭役和實物稅的合并，以及賦稅的以銀折納，他們的豁免甚至包括納稅和繳納地產稅方面的照顧。[[432]](#_432_Zui_Hou_Yi_Zhong_Huo_Mian_B)功名獲得者享受的法律特權甚至保證他們在不繳超過豁免范圍以外的賦稅時，實際上也沒有什么辦法強迫他們繳納。富人和窮人同樣可以把他們的土地投靠到功名獲得者或隱退官員的名下，以避免繳稅，但是他們不可避免地處于地方紳士的控制之下。富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社會力量和地位，或與有功名的人的交情，讓后者作為一種恩惠接受他們土地的投靠（在這種情況下，富人在社交方面欠一筆情），但窮人為了投靠他們的土地，往往不得不淪為佃農或奴仆。[[433]](#_433_Jian_Jiu_Jing_Zhong_Fu___Zh)紳士幾乎都能成為地主[[434]](#_434_Zai_Te_Quan_Bu_Bao_Kuo_Huo)，雖然地產不一定是成為紳士的先決條件。有功名的人雖然窮，只能靠文牘工作和教書謀生（一些更具同情心的批評者對此感到惋惜），也能得到特權。其他許多群體，如商人、有成就的文人[[435]](#_435_Dang_Ran__Zhu_Ming_De_Yi_Sh)、自封的道德說教者、畫家、僧侶，尤其是地方的富人，在社會上往往根本不是低三下四的人。[[436]](#_436_Li_Ru_Jian_Zhang_Ying__1638)此外，許多紳士是商人、投資者、當鋪主和高利貸主出身，或者自己就是這種人。

不論其社會地位如何，功名獲得者在地方社會中形成一個群體，這個群體通過國家授予的功名和稅賦特權而被選出，從而與帝國的官僚機構相結合。科舉制度是一種機制，通過它，國家用主要依靠接受國家賞賜特權的人逐步代替地方的耆老和名流。[[437]](#_437_You_Yu_Zhe_Zhong_Te_Quan_Di)這個功名獲得者群體包括每個層次的人，他們不但應有地方的特權和權力，而且應有上面賞賜的特權。他們在地方的地位基礎可能是他的良好的業績和行為，但也常常是通過其得力的隨從和奴仆所施加的影響。雖然高級官員因需要住在城區任職[[438]](#_438_Dan_Shi_Tong_Guo_Ta_Men_De)，但還有許多紳士住在鄉下，其中有的是家長式的經營地主。從政治上說，和從社會經濟意義上說，由于有了功名，這些人就與國家有一種關系，富有的群體除非出錢購買類似的官員身份，否則也許還得不到這種關系。不論功名獲得者是否自認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行為舉止是否符合這個群體的標準（有許多證據表明，他們的確自認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為了了解明代，在分析時著重研究功名的經濟特征是相當重要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功名獲得者肯定不是一個經濟階級，但是他們是明代社會中政治和經濟上界定的一個客觀存在的重要階層。[[439]](#_439_Zai_Ri_Ben__Zhe_Chang_Zheng)

有的作者不是用經濟的和社會的標準來界定紳士其人，而代之以使用標準意義的“紳士”一詞。這些作者把紳士定為應有社會精英的行為舉止的一群人；他們為了功名而攻讀，深受儒家道德倫理的熏陶，并試圖將其學習所得付諸實踐，即通過支持社會福利機構，資助和監督灌溉工程，調解地方爭訟等活動，以確保再現一個儒家的村社。[[440]](#_440_Guan_Yu_Qing_Dai_De_Quan_Mi)由此看來，紳士在道德、知識、思想和文化等方面是“民眾的領袖”，正因為這樣，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有影響的，因此，他們形成了社會秩序圍著他們轉動的軸心。[[441]](#_441_Dui_Shen_Shi_De_Zhe_Zhong_B)作為地方的領袖，他們充 當知縣在當地的可靠的助手，因為知縣來自外地，三年之內就要離任，需要取得一切地方上的支持。有些紳士感到自己身負挽救世風的道德責任，也會反對某些知縣和官方政策，但只是為了公眾利益。根據這個觀點，紳士反對無功名的其他土地所有者的自私和土豪劣紳的貪婪，因此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精華。

對紳士的這種看法的問題是，它模糊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在1530年以后，相當于紳士的鄉官、鄉紳等詞，基本上是貶義的，被用來描述那些濫用其特權的人，并進而包括這樣一批人：他們與前者同流合污，在前者的領導下，和常常在前者知情的情況下，組成一個地痞團伙，內有鄉紳的奴仆、訟棍、親信和衙門中處境優越的胥吏。一小部分功名獲得者或紳士針對這種情況慢慢地起而反對（不過起而反對的不僅僅是他們）。包括一些有功名的人在內的“道德領袖”全面地強烈反對并猛烈批評這些鄉紳，并把他們的厭惡情緒集中反映在他們撰寫和出版的善書中。

事實上，最早為公共利益辦事的人是縣令，而不是紳士。盡管有許多相反的主張，但紳士遠不能擔負為“大眾”服務的職責[[442]](#_442_Shi_Deng_Na_Lin_De_Yong_Ci)，而只是代表范圍非常狹窄的利益：他們只捍衛本縣的利益，卻損害了他縣；他們忘記了沒有合作，兩縣都會垮臺的道理。在晚明，由于紳士組成的集團太小，并不是真正的“地方領導”；他們不得不在全縣尋找有同級功名的人；他們在全縣組成其利益與地方利益迥然不同的網絡。他們可能爭取為其縣內其他居民帶來好處的活動，但他們參與的目的常常不是為他人的利益；這些“有公益心”的紳士經常力圖把稅種轉給鄰縣，以改善自己的處境。[[443]](#_443_De_Que__Deng_Na_Lin_Zhu_Zha)

當紳士中的一個小集體終于相信，因他們缺乏參加村社活動而引起的社會動亂對他們來說證明可能是個災難時，就向其他成員呼吁：出于自我利益的原因（也出于宗教報應的恐懼），應該服從當局和習慣的規定，其方式是對灌溉工程、地方糧倉、村規鄉約、保甲制或福利團體作出貢獻。即使如此，紳士中這些“講道德”的成員[[444]](#_444_Dong_Lin_Dang_Ke_Yi_Shuo_Sh)也有著矛盾的心理，即他們的“公”心偏向高度地方化的利益，而反對地方精英的其他成員提出的福利計劃（公共的或宗教的）。這并不是否認存在地方公認的社會道德領頭人，他們對這種活動有自覺性，并聲稱關心公益和公共事務以及公共項目的活動。[[445]](#_445_Zhe_Shi_Di_Mo_Xi__Bu_Lu_Ke)但是，這些人不是稱之為鄉紳或紳縉的群體。[[446]](#_446_Yan_Ge_Di_Shuo__Xiang_De_Yi)社會的現實是變化不定的，政治上和經濟上有特權的紳士群體與地方精英和公認的道德衛士之間的關系需要進行調查和闡述，而不要作先驗的假設。毫無疑問，主張完全取消科舉考試（如陳啟新在1635年）和主張把有功名的人改為平民（如李 侷在1636年）的那些倡導道德的人的心目中，仍念念不忘有私心的普通功名獲得者。[[447]](#_447_Guan_Yu_Zhe_Xie_Zuo_Zhe__Ji)

地方社會還可能被其他思想和群體所支配。這些支配的因素可以是：宗族和門第[[448]](#_448_Guan_Yu_Yan_Jiu_Di_Zhu___Sh)；身為土地所有者、村社工作的領導、負責代辦賦役的地主；享有土地所有權和特權的紳士；道德精英（士大夫）群體（他們從儒家思想和道德危機感中得到動力，并享有最廣泛的威信）；國家（它日益接管村社及其他“公共”職能）；最后是本地民眾自己的組織（我們知之甚少，但它們有時出現在抗租、反鄉紳、反宦官或宗教斗爭和叛亂等活動中）。最壞的情況是，單純的暴力和軍事力量在建立地方領導權時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在晚明，地方的豪強變得愈來愈強大。在其他的情況中，有名的文人或富豪之家是地方領導的基礎。[[449]](#_449_Guan_Yu_Wen_Zhong_Suo_Ti_De)一位作者假設，決定社會地位的方式有了變化，即決定社會地位的基礎從以平等地位的人之間的結合變為個人與權威的關系，也就是以親屬紐帶為基礎。[[450]](#_450_Bu_Lu_Ke____Shen_Shi_Zhi_Pe)實際上，在晚明，對親屬紐帶（有時是虛假的）日益依賴的現象的確十分明顯。但是，平等地位的人橫向結合的增加（全縣鄉紳網絡的形成就是一例）基本上與這種變化平行發生。就是在晚明，出現了國家和平民都反對紳士在均田均役的改革中的胡作非為并作出了反應，一小部分紳士逐漸同意，只有嚴格禁止紳士的陋習才能緩和社會的巨大動蕩。[[451]](#_451_Zai_1624Nian__Hai_Yan_De_Sh)

在16世紀中期以后，有功名的人日趨重要，而且有了爭議，他們的特權自宋代以來就已存在。[[452]](#_452_Ju_Wu_Jin_Cheng__1428Nian_Y)但在明代，他們社會地位變化的過程和原因仍有待于說明。[[453]](#_453_Zhe_Ge_Wen_Ti_Yi_You_Ri_Ben)

明代與以前幾個朝代的一大區別是教育制度。在明代，學堂制度和科舉制度結合在一起，所以只有官方承認的學生才能應試；而另一方面，學堂制度及其對外展覽的國子監，作為科舉制度以外進入官場的另一條途徑，已經喪失其重要地位。[[454]](#_454_Cong_Ren_He_Ren_Du_Neng_Can)此外，與以往時期不同，進士（通過會試和殿試的人）和舉人（通過鄉試的人）的功名對持有者終生有效。[[455]](#_455_Jiu_Sheng_Yuan__Ming_Yi_Sha)

從明代一開始，每個功名獲得者（包括生員）本人及其家庭至少兩名成員免服徭役。但更早的豁免只限于在任的人。因此，使紳士發展成為一個政治、社會和經濟階級的客觀條件在明初期已經存在。紳士當時尚未形成一個引人注目的群體，因為他們人數很少，官位的空缺數更多，甚至社會較低階層的人也能取得官職。[[456]](#_456_Li_Ru_Jian_Wu_Jin_Cheng)但是當官員人數徘徊在2.5萬人至4萬人之間時，有功名的人從10萬人逐漸增加到55萬人。

最低級的功名獲得者[[457]](#_457_Yan_Ge_Di_Shuo__Ta_Zhi_Shi)生員的人數增加最多：從洪武時期的3萬人增至1430年前后的6萬人，1513年前后有生員18萬人，晚明則增至50萬人。[[458]](#_458_Wu____Ming_Dai_Shen_Shi_Cen)當日益增多的有舉人功名的人尚無官可當時，生員顯然沒有理由指望取得任何官職。人們急于追求這個頭銜，因為有它就有豁免徭役的特權。生員往往自視為有別于平民的群體，由于他們沒有升遷的機會，這種情緒更為強烈。盡管在16世紀初期三令五申地禁止他們結黨和干涉政治及地方事務，他們仍一起行動，抗議考試的結果或反對學官。[[459]](#_459_Ji_Ti_Xue_Guan___Zheng_Fu_H)他們甚至聯合起來驅趕地方官員，或者要求減少自己地區的稅賦。雖然有時人們誤認為他們代表自己縣的利益[[460]](#_460_You_Yu_Da_Bu_Fen_Shui_Shi_Z)，但他們有偏袒自己的特權和反對“平民”的傾向，結果反而使后者強烈地憎恨他們。

政府授予功名獲得者各種特權（包括法律上的優惠待遇，高級官員可擁有“奴隸”的權利，有別于平民的值得夸耀的消費限額，功名獲得者要求豁免更多稅賦的權利，當官的權利），其中對社會經濟結構最為重要和最具破壞性的特權是徭役豁免權。

在正統時期之前，指導功名獲得者享受的豁免的規定還相當明確。生員本人及另外二丁可免服雜役。舉人和監生享受同樣待遇，在任官員則更多。他們都仍舊必須服正規的徭役。但在大力推行均徭法以后，許多正規的和混雜的徭役繳納被合并，造成了混亂，而功名獲得者聲稱他們的田賦繳納中包括了他們享受的豁免部分。那些看到增加有資格享受豁免人數的危險性、并要求加以限制的官員反對這些申訴。1494年采取了第一個試圖限制豁免的行動。新規定在1504年頒布，它規定京官免服一切雜役。省級官員按品級享受某些豁免，其中包括按地畝計算的徭役。此后變化頻繁。[[461]](#_461_Li_Ru_1521Nian__Jing_Guan_D)由于地畝的新的豁免規定，以及許多官員的土地少于正式容許他們要求豁免的最高限額，就出現了通過投靠（詭寄）逃避徭役的問題：至少在紙面上，為了取得這種豁免的好處，其友人和家屬就把田地委托給這些官員。[[462]](#_462_Zhe_Zai_Fa_Lu_Shang_Shi_Jue)

這種做法在1531年被嚴格禁止；但為了彌補，對丁、畝的豁免可以折算。例如一個豁免的戶沒有達到分配的免役的丁數（一品京官可有20名免役的丁），就可改為增加田賦的免繳額，即可以比原來容許免繳的田賦再少繳20擔米以上。1545年，豁免數量增加，但丁與畝之間豁免的互換的可能性也沒有了，在1587年才恢復實行。[[463]](#_463_Zui_Gao_De_Huo_Mian_Shu_Wei)

根據田畝的數量確定免除雜役的趨向，尤其在江南引起稅賦義務和正役繳納的混亂。地方官員試圖糾正根據田畝豁免徭役這一做法的增加。十段法改革（見前文）打算保證根據田畝的豁免只限于官戶，每10年免一次。但是，隨著每一次調整和限制稅賦豁免的新的努力，政府不得不增加豁免的絕對數額。此外，隨著紳士社會的發展，功名與官品相比，成了取得免役的遠為重要的手段。1581年，嘉興的一名進士可以要求3000畝地的豁免，一名舉人可要求1500畝的豁免，此數超過明朝開始時一名一品官的權利。超過豁免額的土地應照章繳稅。[[464]](#_464_Zhe_Zhong_Chao_E_Tu_Di_Bei)舉人漸漸地與監生區別開來：甚至無官職的舉人號稱其豁免10倍于監生所享受的豁免，雖然在明初時期這兩個群體原來享受同樣的豁免。

最后不再變動的條例在1610年公布。豁免范圍又大量增加，但此時成為縣的定額，所以后來有資格豁免的紳士的增加，反而會使一個特定區的平均豁免額減少。一名進士享受的豁免是以前的10倍，舉人是以前的6倍，監生是4倍；而一名捐納的監生享受的豁免兩倍于原先得此功名的人。與明初相比，舉人的境況最佳：甚至一名無官職的舉人，其豁免的徭役增加了20—30倍，對比之下，甲等進士增加了10倍。但是生員的豁免額幾乎沒有增加。[[465]](#_465_He_Tian_Zheng_Guang____Yao)

### 國家和晚明的治水

在晚明，最先發生問題的領域以及國家被迫派遣有作為的地方官員比以往更加努力去處理的大事，是那些正在衰竭的灌溉活動和地方饑荒救濟。以往發展和維護灌溉體系的組織形式是使用一部分徭役勞動，勞動力的來源是以正在運行的地方村社為基礎的經過修改的里甲制。但是這種方法到晚明已經行不通。

在一些涉及按田畝豁免徭役和寄莊戶問題的事務方面，一些有活力的地方官員和紳士中的有識之士試圖在1570年至1660年采用一些新的解決辦法，這個時期政府開始加強對社村的社會職能的參與，此時，這些職能不僅涉及一個鄉或一個里，而是包括整個縣。[[466]](#_466__Cun_She__You_Xu_Duo_Yi_Si)

同時代的史料聲稱，灌溉活動的失敗始于16世紀初期。它們列舉了失敗的幾個原因。[[467]](#_467_Wo_Men_Zhe_Li_Lun_Shu_De_Zh)灌溉工程原先由居住本地的大地主負責，他們監督里內的其他地主。在仍由地主開墾的地方，如在洞庭湖周圍和廣東，當地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仍有足夠的資財和動力去繼續從事灌溉活動。但在其他地方，商業化程度的加強和對經濟作物的依賴普遍導致一類對灌溉體系無直接興趣并且從中不能獲益的人群的出現。[[468]](#_468_Su_Zhou_You_Shi_Yi_Xiao_Mai)強大的土豪為了自己的利益霸占了公共的小河、湖泊和排水池塘的使用權，塘長再也不能控制它們。塘長們受到縣令或紳士的剝削、凌辱或恫嚇，有時自己也欺凌他人，要想取得工程的共同合作，這種態度是一個兇兆。

有一段文字對灌溉和饑荒救濟領域的失敗提出了五個原因。第一，窮佃農人數增加。貧困使他們不能履行所有圩垸居民原先和此時仍被要求去完成的任務。第二，對維修灌溉設施之類的工作監督不夠，因為有錢人已移居其他地方，或在他處投資；土地不再是他們關心的對象。第三，灌溉的需要沒有被人認識到，因為種植經濟作物不需要（也往往沒有時間修建）灌溉工程——對佃農和原來的（此時大多不在本地的）地主已都是如此。第四，不在本地的地主（寄莊戶）的人數增加。大所有者的土地和小農的土地已混淆不清，以致開始出現“自由搭乘者”的問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不出勞動力而去享受其他人維修灌溉設施的成果。第五，佃農擔心如果他們承擔地主的維修灌溉體系的工作（或如果他們新近成為佃農，繼續這項工作），就會提高土地獲利的能力，結果地主為了把土地高價售給另一個佃農，就收回其租佃權。由于官府承擔這項事業會向每個人征收附加稅，人們也都不愿要求地方官員監督灌溉體系的運行。[[469]](#_469_Chuan_Sheng_Shou____Zhong_G)

農村村社的瓦解還可從以下事實得到證明：強有力的土豪和地主為私利更加頻繁地非法使用河流淤泥、水草和湖泊，這些原來都為公有。關于這種現象的材料從1530年起就可見到。[[470]](#_470_Chuan_Sheng_Shou____Zhong_G)

在這些情況下，壞天氣能引起比以往經歷過的更嚴重的危機，全面的經濟危機的確更加頻繁地發生。[[471]](#_471_Shu_Yu_Qian_Jin_Dai_De_Suo)政府面臨這些危機，同時了解舊的以村社為基礎的救荒制度實際上已不能被指望發揮作用，于是不得不更提供官方的饑荒救濟。對1640年至1642年期間南京周圍發生的饑荒采取了有些作者認為在清代是典型的有力的對策：政府采取靈活的措施，其中包括鼓勵私營市場、商人和紳士保證把糧食運到需要的地區。[[472]](#_472_Chuan_Sheng_Shou____Ming_Mo)

結果，一些傾向（如灌溉系統的濫用、日益增加的胡作非為和經濟危機）不準再繼續下去；在晚明，國家更加在地方上插手有關灌溉的事務。[[473]](#_473_You_Ren_Dui_Wei_Tian_Bei_Fe)國家在代替有干勁的地方官員組織灌溉體系時依靠地方居民，而不管他們是地主、自耕農，還是佃農。誰都不能免除貢獻，甚至有權要求豁免徭役的功名獲得者也不能：國家宣布，維修灌溉設施不算徭役。耕作者按地域單位被組織起來。這些單位往往是低洼地，從其他意義（例如像宗教性的社區）上說，它可以算村社，也可以不算。每個耕作者必須根據他在圩垸所種的田畝參加工程；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那么他的地主必須付給他參加工程的工錢。國家保證這項工錢，佃農如果得不到工錢[[474]](#_474_Gong_Qian_Shi_Bi_Yao_De__Yi)，獲準在收獲時可以從應繳給地主的地租中扣除兩倍于此項工錢的數額。[[475]](#_475_Wo_Men_Shou_Xian_Kan_Dao_De)另一種選擇是利用泥頭，這些人基本上是灌溉工程的包工頭，主要在種棉花的地區被雇用；在那些地區，糧食生產不具吸引力，因而對灌溉不感興趣。國家本身對灌溉工程不直接監督或出資，除非工程涉及幾個圩垸的組合或大河流才這樣做。[[476]](#_476_Geng_Jie_Gei_Wo_Men_Liu_Xia)

### 晚明賦役結構的改革

從16世紀起，又出現了寄莊戶戶數增加的問題，也就是說，地主的土地分散在原來的幾個里，除了在其原來的土地所在的里以外，按法律他在其他的里不服徭役。[[477]](#_477_Zai_You_Xie_Qing_Kuang_Xia)田賦應該繳納，但難以征收。有時田賦全部在地主居住的里繳納。這些差別對衙門的胥吏和稅吏提出不可能做到的要求：他們如何去了解地主在其他地方的地產。有時賦稅向土地所在地的里繳納，而地主卻不在那里居住。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向佃農征收，這種做法在稅收方面形成了國家官員與佃農之間的直接聯系。[[478]](#_478_Dang_Ran__Chu_Le_Fei_Chang)甚至在佃農繳納其地主的賦稅的地方，由于里仍是在冊的戶組成的官方的單位，這些稅仍需在不同的里之間，甚至在縣之間的高一層進行交換。這項活動又牽涉大量文牘工作，并為弄虛作假提供許多機會。[[479]](#_479_Hou_Yi_Zhong_Zuo_Fa_Zai_Gua)

在16世紀的明代，不在本地的地主（寄莊戶）已經普遍存在。這種地主在各地擁有一定比率的土地。在地方一級，這種土地超過已有耕地的10％。由于把土地投靠到豁免稅役的人名下，官員感受到的問題更加嚴重。[[480]](#_480_Ru_Guo_Zhe_Xie_Ren_Shi_Shen)寄莊戶做法的起源有多種形式；我們必須記住，在自己居住地以外購地常常是逃避徭役的合法手段。但有時還有其他原因。在廣東，許多灌溉工程已在明代進行。[[481]](#_481_Zai_Hong_Wu_He_Yong_Le_Qi_J)這些開墾工程已經由有勢力的豪強領導，他們為了私利，強迫他人開墾土地。結果，這些原先提供資金和進行監督的人往往住在新的已被開墾以外的其他地方。為了糾正寄莊戶戶數增加的問題，有人力圖建立“嵌田”里——一個縣內屬于另一個縣的地域單位。在其他情況下，賦稅向佃農征收。1580—1581年進行的丈量部分地是為了調查由寄莊戶引起的這個問題，不過問題性質本身使得丈量難以取得成功。[[482]](#_482_Guan_Yu_Yi_Shang_Qing_Kuang)

在租冊上的所謂“老戶”之間的稅、租交換與不同的里或縣之間的稅賦交換平行發展。這種交換的進行是南方包攬（包稅）[[483]](#_483_Bao_Lan_Shi_Na_Shui_Ren_He)的一種典型形式。老戶的名稱用來指自明代建國或稍晚時期稅冊上未經調整的戶。這種戶名代表當時一個繳納該地全族一切賦稅的宗族。偶爾有幾個已依附于老戶的戶為了方便以它的名義繳稅。[[484]](#_484_Jian_Song_Tian_Ji_Lang____M)如果土地交換改變了原來的土地所有權，從而改變了這一族的賦稅，作為交換雙方的宗族之間就要不經過官方進行結算，但稅冊不予變動。[[485]](#_485_Zai_You_De_Qing_Kuang_Xia)

限制寄莊戶合法利益的呼聲日益高漲。早在1534年江南的江陰就有取消這些利益的企圖。在北方，對寄莊戶征收額外的稅賦。[[486]](#_486_Li_Ru__Jian_Chong_Zhen_Shi)雖然地主把賦稅通過加租盡量轉嫁給佃農，但地價下跌。這樣就吸引城市中可以免稅的有功名的人購買土地。于是一個問題代替了另一個問題。[[487]](#_487_Li_Ru__Wan_Li_Shi_Qi_De_Sha)

寄莊戶問題和把地投靠給可得到豁免的人名下的做法使簿冊中舊的定額脫離了實際，而包稅和一田數主制的做法又使有些戶不得不為早已售出的土地負擔稅賦。結果，拖欠稅賦的事時有發生，因為剩下的應納稅的土地難以彌補免稅土地的稅賦。16世紀改革的最終結果是張居正的丈量，改革旨在通過使用前面解釋過的畝折法重新分攤以前的稅額和保證“糧隨田轉”（納稅義務的轉移與土地歸屬的轉移同步進行）的實施，來解決這一特殊情況。此外，由于土地所有者能住在其他的縣或城市，地方官員不能與他們聯系；如果地方官員要求繳納賦稅及履行徭役和繳納，就只能找他們的佃農。[[488]](#_488_You_De_Zuo_Zhe__You_Qi_Shi)

丈量常常是應地方的要求，尤其是應地方的耆老和住在本地的富裕平民的要求進行的[[489]](#_489_You_Xie_Zhong_Shi_Dao_De_De)，他們感到增加徭役有失公平。因此可以說丈量是出于地方的社會經濟目的和改善國家的財政狀況而進行的。這兩個目標完全是一回事。[[490]](#_490_Wo_Zai_Ci_Tong_Yi_Chuan_She)

一個很引人注意并能說明問題的個例研究是浙江嘉興府的嘉興、秀水和嘉善諸縣的嵌田糾紛，這場糾紛長達幾個世紀。[[491]](#_491_Te_Bie_Jian_Chuan_Sheng_Sho)糾紛的起因是1430年從嘉興縣分出嘉善和秀水兩個新縣之事。這些新縣設立的基礎是仍按戶進行組織時的里甲制。由于三個縣稅賦份額不同，其稅率也不同，稅率最低的是嘉興，最高的是嘉善。嘉善原來不是縣城，只是一個集市，地主遠不如其他縣富裕，大部分土地為原來縣城的戶所有，而原來的縣城此時是其他兩縣縣衙門的所在地。[[492]](#_492_Jia_Shan_De_193Qing_Di_Wei)這三個縣的事例是伴隨著寄莊戶的出現而引起的問題的典型例子。稅賦在每個縣的全境征收，在縣之間進行結算。但是，結算需要協調各縣之間稅率不同的問題，即一塊嵌田由此縣征稅，但又位于另一個縣，它繳稅的稅率應是多少？是按嵌田所在地的縣的稅率還是按收稅縣的稅率？[[493]](#_493_Guan_Yu_Zhe_Lei_Wen_Ti_De_L)

在1570年至1660年期間最重要的單項發展是均田均役改革，這些改革為未來幾個世紀的清代農村體制準備了條件。改革部分地從一條鞭法改革演變而來，是明代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從以村社為基礎的里甲結構，經過仍保持部分正役的“均田甲”，此時完全取消一切徭役勞動、限制甚至取消功名獲得者的豁免、政府不需里長的插手自己負責征稅和解稅、真正取消里甲單位而改以縣作為征稅單位的時機已經來臨。

為均田制[[494]](#_494_Jun_Tian_Zhi_Bu_Ying_Yu_You)制定的第一個計劃始于1561年，但是把土地投靠在可免賦役的人名下的行徑過多，如果不經過土地丈量，這個制度不可能付諸實施。可以說，均田均役制第一次真正的實施始于1581年杭州灣附近的海鹽縣。1601年，其他幾個縣也開始采用這項制度。[[495]](#_495_Li_Ru__Jia_Shan___Ping_Hu)根據這些改革，甚至直到此時為止依然沒有改革的正役也被改征貨幣或被重新分攤。一名里長的繳納此時基本上直接按一定的畝數征收（大多按250畝左右，相當于一個甲的面積，甲此時被視為一個土地單位）。決定一個甲應繳稅土地數量的根據是在可征稅土地總數中減去免稅地，再把減除后的可征稅地除以該地區法定的里長人數。在下一個10年，律令又規定取得豁免的土地數量不得增加。后來，對豁免的土地規定了上限定額。此時，功名獲得者的增加就意味著這個地區所有功名獲得者的平均豁免的減少。

當局還注意確保不讓某人把土地分成幾戶，以防逃避高等級的勞役征用（這種手法稱作“花分”）；對特定的地方獲準取得豁免土地的定額被確定。[[496]](#_496_Zai_Hai_Yan__Qu_De_Huo_Mian)仍留下一個問題：雖然此時的純行政里的負擔已加以平均，每個里提供的賦役的數額和種類原則上與其他的里一樣（對一個甲來說，基本上也是一樣），但實際上各地的徭役負擔不同。例如，一個離縣治地較遠的里運稅糧的負擔會更加沉重。因此，雇人履行義務和讓地方衙門自己監督解糧就成為合乎邏輯的措施。[[497]](#_497_Zai_Zhe_Xie_Gai_Ge_Zhong__C)

在這里回顧一下明代初期以來“甲”經歷過的巨大變化可能會有好處。甲原來既是指緊鄰的土地的組合，又是指相鄰的大約10戶的組合。這種狀況就改變了一個甲的范圍，此甲實際上已是一批土地的組合，但土地屬于原戶的后代而仍以原戶的名義登記。以后人口和所有制的變化造成了一種情況：甲中的土地可能既不是屬于已經分散居住的甲的成員的緊鄰土地的組合，也不是相鄰所有者的分散土地的組合。一個甲可能不會再有成員，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包括全族。在明代的最晚的一次改革中，一個已被平均的甲成了一個面積相當固定、首先（但不全是）由完全毗鄰的土地組成的土地單位，不過這些土地可能屬于不一定相鄰的數量不等的戶。

甚至“均地的甲”也不根據上述的地域位置劃定。它雖然常常被稱為“田甲”，它依然是一批戶的集合體，它們擁有土地的總數大致等于相鄰的甲的集合體擁地的數量，但它首先是緊密的。一名大土地所有者甚至可能“是”幾個甲。雖然一個甲的土地數量（不是戶數）此時應該保持不變，但戶與戶之間的土地交換最終仍引起了一些問題，也就是在把可能擁有分散在幾個地方的小塊土地的戶組織成集合體時引起的問題。

其他的新改革也被試行。有一項是把功名獲得者的土地并入“官圖”[[498]](#_498_Tu_Shi_Li_De_Ling_Yi_Zhong)，官員從中“獲準”征收賦稅和仍未豁免的一些徭役繳納。但是其他的改革取消了徭役豁免，只準功名獲得者保留以銀折納徭役（貼銀）而不是自己勞動的特權，因為被迫親自服勞役被認為是降低自己的身份。[[499]](#_499_You_De_Shen_Shi_Zhu_Zhang_T)當找到了把賦役負擔分攤給無地的城市居民的辦法時，處于經濟中游的小農一定會從這一改變中得到好處。

1640年在金之俊（1593—1670年）[[500]](#_500_Qi_Chuan_Ji_Jian_Heng_Mu_Yi)的倡議下，最后的幾項徭役，如布解和北白糧，被折成白銀繳納。這些是最后被代替的徭役項目，因為它們負擔最為繁重，因此最難被代替。這些措施實施的范圍在清代繼續擴大。[[501]](#_501_Ke_Song_Zai_Jia_Shan_De_Jia)

有些作者，尤其是西方的作者，已經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的緊張狀態視為晚明社會的一大特點。只要我們限于考察注重道德的紳士的政治和社會思想時，這個說法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應當反復指出，大部分領頭的紳士力爭控制他們的地盤或縣，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全局或公眾的利益。從有關前文討論過的灌溉方面以及有關征稅和免稅方面的改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的倡議往往來自當地貧窮或富裕的平民，知縣和知府常常寧可站在他們一邊反對紳士，地方官員認為他們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有的生員活躍于一些支持迫切需要改革的紳士中間，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離平民更近，部分原因是他們強烈地感到從長期看，改革對他們也更有利，因為他們對在自己家庭的每一代人中培養功名獲得者不抱希望。[[502]](#_502_Yi_Dan_Gong_Ming_Huo_De_Zhe)最先敢于支持民眾要求的頭面人物無疑很少：1581年，海鹽望族之一的成員、藏書家王文祿（1503—1586年）鮮明地宣稱，他之所以敢于頂撞其他地方紳士，不過是因為“我無子女，他們不能加害我家”[[503]](#_503_Chuan_Ji_Jian___Ming_Ren_Ch)。但是地方的日益動蕩不安，以及像東林黨那樣的具有改革思想的群體的影響和威信的提高，至少使各地有些上層紳士把改革當作好事而給予支持。最后，清代推翻和征服明代的事實使所有的紳士大為震驚，以致他們終于理解，支持新的改革和放棄部分特權（1581年已有一些紳士指出），是他們還要在新王朝統治下保持自己的地位所必須做的事情。

## 結論

一些有影響的學者認為1644年明朝的垮臺是明代政府不能使其稅收機構及其他籌措資金的機構適應變化中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形勢的直接后果。他們認為，由于明朝奠基者朱元璋奠定的章法盡管對當時的狀況不適合也不能變動，政治的惰性和對“祖宗成法”的崇尚使國家陷于癱瘓，其結果是不可避免的——明朝必定覆滅。其他學者認為，明代不能抵御滿洲人的征服，是因為它沒有能力或不愿把更多權力交給新的地方“紳士”精英和實行中央集權的獨裁統治方式。

根據前面一章的論述，我的想法是這兩種有影響的觀點似乎都不那么有說服力。事實上，明代主動提出適應形勢變化的舉措特別頻繁，而且很有成果。有的改革在縣一級進行，其他改革在省一級實施，但它們都得到官方的批準和支持。支持以下論點的證據極少：明代的政治結構本質上不能修訂、撤銷朱元璋頒布的法律，或對它們進行再解釋。

但是，這些影響深遠的變化卻以一種呆板的論道方式進行描述。像里和甲這類字眼在明代一直是標準的名詞，而且在清代也沿用得很久，雖然1640年海鹽的一個里與1400年該地的一個里迥然不同。上報給中央政府的人口和土地數據的變化極為緩慢，而報告提到的現實狀況卻在經常變動。通過不同的折納率和其他多種措施，已經找到使征收賦役簡單和更公平的許多方式。中央政府卻滿足于原先上報的賦役類別，從這個意義上說，最高層出現了某種政治惰性。但這并不否定一個事實，即地方上存在著多種多樣的適應措施，以使舊的和過時的稅種和稅率符合當時當地的情況。

許多這樣的改革包括對政府編纂的和報給政府的土地和人口數據的重新計算工作，以便作出賦役的不同分配定額。簡單地說，前近代的政府都不能因無法使記錄適時和可靠而受到責難；在土地交換頻繁和合法而又不能阻止人民流動的地方，幾十年后，任何編集的數據都不會準確地反映現實。明代在人口的增長率至少與清代的相等時，它的情況當然也是如此。

其他學者強調明代（或任何其他朝代）為征收而編制的數據普遍的不可靠，但我想強調，這并不會使數據變得無關緊要。地方官員在呈送中央政府的報告中必須使用原來的稅種和稅額。通過準確地了解“實際”情況如何被湊入報告中使用的稅種和稅額，就可以從中發現實際情況最有趣的內容。這就是以不同方式引起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背景，這些發展有的是被國家認可的，有的則被禁止。這就是宗族、包稅、土豪的稱霸、一田數主制、不同的地價、紳士土地所有制、可變的貨幣折納稅率等（以上只是少數幾個例子）在其中得以發展的背景。在這種為逃稅提供機會的雙重標準的稅賦結構中始終存在著漏洞，這些漏洞有待有善良愿望的官員以及矛盾心理和正義感愈來愈強的憤怒的功名獲得者去堵塞。四分之三的人口可能不在政府的稅冊之中，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納稅。從技術角度看，政府的數據是不準確的，但它們依然是用于計算正在實施的稅賦再分配和再核定的基本數字，因此仍值得對它們下一番工夫。

當然，在地方一級也有周期性地試圖調整這種材料的行動，使之符合當時實際的人口和土地數據。對需要全體民眾合作的村社防御和宗教組織來說，這尤其是必要的；這些數據不打算上報政府。在打算以當時的數據代替過時的數據時，像保甲、鄉約和里甲等名稱之間的差別不像人們往往想像的那么大，雖然它們的目標、組織它們的動力，以及從中選拔的領導人的社會階層各不相同。不過我們面臨的實際是，現實生活中的村社和人為的賦稅單位不是人們有時聲稱的相互分離的部分。相反，我是把明代建立的不同組織看成是正在演變過程的一部分；這個過程始于宋代，終于民國時期，其特點是周期性地企圖把現實的定居地組成一個整體的結構，它通過改編和改組稅賦和人口記錄，來行使村社、征稅和防務的職能。這種機制的想像中的基礎是一種理想化的固定不變的村落，村落則由擁有若干田塊的住在緊密地域的近鄰組成。這些企圖的成敗取決于它們是否適合地方的需要，或者符合地方的實際情況。地方的實際情況，而不是在律令中用來描述這些企圖的名稱，決定了結果。因此，在有的情況下，真正行使職能的村社及其領導人不過是根據新方案的命名改換名稱而已（元代的社改成明代的里，15世紀又改成大戶，16世紀改成柜頭）。在其他情況下，舊的名稱被保留下來，而實際的村社成員和領導人則有變化，它可以包括以前被排除在外的移民。在有些情況下和出于不同的原因，一些地主從不把擬定的建議付諸實施。在帝國晚期的這種組織類型中，我看不出有任何巨大的變化。因此，關于發生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材料，不應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有關這些組織的法律、規定和條例中去找，而應在呈送給皇帝的奏議、地方志和家譜中去收集，這些材料概括了新建議的內容，更重要的是，還說明了這些組織面臨的問題和詳細敘述了問題的起因。

本章著重指出了晚明時期縣一級政府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日益重要的地位。在許多地方，衙門預算的核算單位是全縣，而不是下一級的里。原則上，每畝或每丁的名目眾多的征用額被全縣通用的稅率所代替。正在壯大的功名獲得者的隊伍也在全縣的基礎上進行組合，因為文官的科舉考試也以縣作為分配名額的基礎。功名獲得者也聯合起來維護他們的稅賦豁免權，在全縣范圍內推動或反對改革，因為在任何一個縣，他們在這個方面的處境完全相同。功名獲得者人數的大量增加意味著他能在縣一級真正組成自己的社會網絡。他們后來較少地投身于自己農村的行政管理工作之中。正是這個享有特權的階級，在稅賦改革取消他們的免稅地位和他們縣的有利條件時，就小心翼翼地進行抗議。而阻撓各種企圖，不讓在更高一級協調不同的措施和進行制度改革的，也正是這個群體。在這個群體中很難找到明代的潛在的救世主，因為當時其成員實際上阻撓著為動員更多的資源去抗拒滿洲人的每一個企圖。有的成員在抗租運動和自己堅定的道德信仰的推動下，也的確投身于均稅的運動之中，但大部分成員卻沒有。不能說清代的稅賦結構和財政改革優于明代的相應結構和改革；滿洲人對暴力、恐怖和恫嚇的依賴所造成的形勢能使晚明的改革比以前更為廣泛地進行。所以清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并沒有體現出與明代結構的決裂，它是明代結構的繼續。

（楊品泉 譯）

[[1]](#_1_9)見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及其《主席發言：中國歷史的結構》，載《亞洲研究雜志》，44，第2期（1985年2月），第271—292頁。

[[2]](#_2_9)在明代，沿長江和大運河的大區間的貿易可使任何大區內部的貿易相形見絀，這鮮明地反駁了以下的大區假設，即大區內的貿易處于最重要的地位。這種全國范圍的長途貿易很可能出現在經濟網絡的發展之前，并引起了經濟網絡的發展；這些經濟網絡會發展成類似大區的地域。

[[3]](#_3_9)如果我們沿用現在普遍使用的大區概念，人口密度和土地產量在某些大區的邊緣縣要高于其他大區的中心縣。為了一些最商業性的目的到達網絡的中央樞紐的結構距離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區”和“邊緣區”的概念可能對那些特定的事例有用。但在其他例子中，如對租佃或其他農村經濟特點的分析，人口壓力和剩余產量的絕對數字可能更為重要；人們應了解，眼下使用的中心區并不直接等同于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4]](#_4_9)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載《中國文化史叢書》（上海，1986年）。在自宋以來府的轄地保持不變的事例中，作者甚至用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劃分更確切地論證方言區。

[[5]](#_5_9)見金其銘的研究作品。例如，金其銘：《中國農村聚落地理》（南京，1989年）；他的《農村聚落地理》，載李旭旦編：《人文地理學論叢》（北京，1985年），第126—143頁，及《中國農村聚居的形態與規模》，載郭來喜（音）、霍夫波爾、麥金泰爾合編：《中美人文地理學研究討論會文集》（北京，1988年），第54—61頁。

[[6]](#_6_8)我在本章相當籠統地使用“nation”（國家）、“nationally”（在全國）和“nationwide”（全國的）這些字眼，它們指的是中國本土這一整體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區域。我無意參加這樣的爭論，即在明代，中國是否可以說構成了當前政治意義上的“國家”。

[[7]](#_7_8)中國古今的地名可以說很復雜。除了固有的名稱（也許還有更古老的和文學上的名稱），任何居住地可以用它所在的縣、府甚至省的地名。同時，如果一個府的所在地與以府命名的地方不在一地，這個地名可以屬于不同的居住地。因此，明代湖廣的武昌既可指武昌縣所在地（今鄂城），也可指武昌府所在地，它同時行使江夏縣（今武漢的武昌部分）治地的職能。還應注意的是，同一城市可以是幾個縣的治地，例如明代的廣州既是南海縣，又是番禺縣的治地。

[[8]](#_8_8)例如，勒魯伊·拉杜里、伊馬紐埃爾、米歇爾·莫里內奧編：《農民文學和新月》，第4章，載費爾南德·布魯德爾和歐內斯特·拉布魯斯編：《法國社會經濟史》（巴黎，1970—1982年），第873—999頁；米歇爾·莫里內奧：《流通、庫存和戽斗水車》，載《不可靠的傳聞——16—18世紀荷蘭傳說中美洲返回的財寶》；米歇爾·莫里內奧編：《近代資本主義》（1980年，1985年倫敦和巴黎再版），第550—655頁。

[[9]](#_9_8)例如，米洛斯拉夫·赫羅奇和約瑟夫·彼得拉：《17世紀封建社會的危機》（1976年），埃列斯加和拉爾夫·梅爾維爾譯成德文，載《歷史觀點》，17（漢堡，1981年）。

[[10]](#_10_8)特別是勒魯伊·拉杜里、伊馬紐埃爾、米歇爾·莫里內奧編：《農民文學和新月》，第4章。

[[11]](#_11_8)見M.J.英格拉姆、G.法默和T.M.L.威格利：《過去的氣候及其對人類的影響的回顧》，載T.M.L.威格利編：《氣候和歷史：過去的氣候及其對人類的影響的研究》（劍橋，1981年），第3—25頁。

[[12]](#_12_8)例如，J.L .安德森：《歷史和氣候：幾種模式》，載威格利等編：《氣候和歷史；過去的氣候及其對人類影響的研究》（劍橋，1981年），第337—355頁；或E.L.瓊斯：《橫跨歐亞大陸的災難和氣候差異：一個答復》，載《經濟史雜志》，45（1985年），第675—682頁。

[[13]](#_13_8)見E.L.瓊斯：《橫跨歐亞大陸的災難和氣候差異：一個答復》。

[[14]](#_14_8)值得注意的是，沒有發現元末和晚明的垮臺與異常寒冷的天氣有直接關系。事實上，中華帝國晚期最寒冷的天氣出現在清初，而不是在晚明。

[[15]](#_15_8)中國的狀況與格陵蘭相似，這個事實可能誤導了一些學者，例如施堅雅《主席發言》，或魏斐德《大事業——滿洲人重建17世紀中國帝國秩序》（伯克利，1985年），第7頁注7，注中提到一份歐洲人和中國人的通信。關于全世界的總的看法，包括一些中國的日本資料，見H.H.拉姆：《氣候、歷史和近代世界》（倫敦，1982年）。

[[16]](#_16_8)張沛元（音）、龔高發（音）和張津榮（音）的研究甚至不能找到北京和長江流域之間春天氣溫的一致性，見《氣溫變化及其對清代農業的影響》（論文），清代人口史研討會，加州理工學院，加州帕薩迪納，1985年8月26—31日，第2頁。關于較詳細和近期的材料，見張家誠編：《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的重現》（北京，1988年），這是一部優秀的初步研究論文集，它收集了對內蒙古、保定府、廣東和江西的地方調查材料。

[[17]](#_17_8)見海倫·鄧斯坦：《晚明流行病初步探討》，載《清史問題》，3，第3期（1975年11月），第1—59頁，有關內容在第13頁。

[[18]](#_18_8)例如，魏斐德：《大事業》，第8頁注15，沿用金石（音）的觀點，見金石：《1368—1840年太湖地區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社會》（伯克利加州大學論文）。關于敘述饑荒時期征稅人口與實際人口的巨大差距，見尹水源（音）：《作為16世紀中國人口指南的饑荒救濟統計：對河南省的個案研究》，載《清史問題》，3，第9期（1978年11月），第1—30頁。

[[19]](#_19_8)有幫助的研究作品有竺可楨：《中國5000年來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載《中國科學》，16，第2期（1973年5月），第226—256頁；張沛元等：《氣溫變化及其對清代農業的影響》；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臺北，1982年；1992年修訂再版）；張家誠：《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的重現》。又見陳高傭等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1939年；1986年重印）。

[[20]](#_20_8)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北京，1981年）。

[[21]](#_21_8)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

[[22]](#_22_8)簡單地說，劉昭民的方法是，每10年給每個省一個指數，指數是通過增加反映天氣惡劣程度的逐年文字敘述的衡量值（從0到3）計算出來的。圖集的方法是，選出的富有代表性的地區的已經量化的數據折換成反映偏高平均值的數字（即圖集的1和5折換成2，2和4折換成1），每10年進行合計。如預料的那樣，兩種方法得出的大災發生時間相符，但在其他方面，兩種方法作出的曲線并不相似。

[[23]](#_23_8)見王紹武（音）、趙宗慈（音）：《1470—1979年中國的旱澇災害》，載T.M.L.威格利等編：《氣候和歷史：過去的氣候及其對人類的影響的研究》（劍橋，1981年），第271—288頁。

[[24]](#_24_8)極端干旱和潮濕年份的資料取自張家誠等：《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載張家誠編：《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的重現》（北京，1988年），第40—55頁。注意他們的數據只始于15世紀中葉。

[[25]](#_25_8)張、張、徐：《旱澇災害》。

[[26]](#_26_8)張、張、徐：《旱澇災害》。

[[27]](#_27_8)關于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氣溫闡述，見鄭思忠（音）：《1400至1949年氣候變化及其對糧食生產的影響》，載張家誠：《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的重現》（北京，1988年），第138—145頁。

[[28]](#_28_8)鄧斯坦：《晚明流行病》。

[[29]](#_29_8)例如，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的發展》，東京女子大學學會研究叢書，4（東京，1966年）。又見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1961年）；梁方仲：《明代的戶帖》，《人文科學學報》，2，第1期（1943年），轉載于《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1989年），第219—228頁。又見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圖表2，內有常常引用的清冊供單。但此單從1641年開始，應謹慎利用，它并不一定反映更早的清冊供單的格式。

[[30]](#_30_8)除了上面的注所列的作品外，又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1991年），第23—25頁；又見欒成顯的研究：《明初地主制經濟之一考察——兼敘明初的戶帖和黃冊制度》，載《東洋學報》，68，第1—2期（1987年1月），及鶴見尚弘譯成日文的欒的論文：《朱元璋攢造的龍鳳時期魚鱗冊》，載《東洋學報》，70，第1—2期（1989年1月），第25—48頁。

[[31]](#_31_8)例如，見奧崎裕司：《中國明代下層民眾生活中的善書的一個側面》，載《專修史學》，13（1981年4月），第22—50頁。

[[32]](#_32_8)學者們愈來愈多地發現說明這種現象的新的證據，表明直至明初期祖宗的戶仍保留在稅冊上，同時向其后代征稅。這些后代就要自己安排如何履行世代依附于這個戶名的義務。這類證據可以典型地在家譜的記錄而不是在地方志中找到。例如在福建方面，見鄭振滿：《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族組織》，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1989年），第38—44頁；在廣東方面，見片山剛：《清代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里甲制——稅糧、戶籍與宗族》，載《東洋學報》，63，第3—4期（1982年3月），第1—34頁；和劉志偉：《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區里甲制中“戶”的衍變》，中山大學學報（社），1988/ 3，第64—73頁。在徽州方面，見鈴木博之：《明代徽州府的族產與戶名》，載《東洋學報》，71，第1—2期（1989年12月），第1—29頁。在明初，里和甲被期望多少能同樣承擔它們的職責，為了便于做到這一點，較大的平民戶在某些條件下被允許分家，而不像軍戶和工匠戶那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變得更關心不讓大戶從稅冊上消失，戶籍的姓名和義務就成為世襲。特別見劉志偉：《里甲制度中“戶”的衍變》，第66—68頁。1451年，分產（分系）更被禁止，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第145頁。關于用不同辦法分戶的歷史，見金鐘博：《明代里甲制度與賦役制度之關系及其演變》（中國文化大學論文，1985年），第199—205頁。家族式的戶也能起源于屬于全族的土地，見鈴木：《明代徽州府的族產與戶名》。

[[33]](#_33_7)畝的面積不一致，但在明代一般可確定為6.144公畝或0.152英畝。

[[34]](#_34_7)見牟復禮：《成化和弘治統治時期，1465—1505年》，載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劍橋，1988年），第384—389頁。

[[35]](#_35_7)于是出現了調查人口所需要的懷疑論，如見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載《哈佛東亞研究雜志》，第4卷（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9年）。關于明代對戶籍的許多評論，見王毓銓：《明朝人論明朝戶口》，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3—14（1988年9月），第160—169頁。

[[36]](#_36_7)見利夫·利特魯普：《明代中國基層官僚政府：16世紀山東省研究》（奧斯陸，1981年），例如第52頁。

[[37]](#_37_7)例如見山根幸夫：《十六世紀中國戶口統計——福建惠安個案研究》，載《東洋大學紀要》，6（1954年3月），第161—172頁；薩比尼·皮齊納—吉爾斯特：《知縣葉春及記錄16世紀中國的惠安地區》（漢堡，1984年）。一部新的、但不完全可靠的版本是福建省地方史編纂委員會、泉州歷史研究會、惠安縣文化館等編：《葉春及傳》，載福建地方志叢刊（福州，1987年）。

[[38]](#_38_7)徐泓：《明洪武年間的人口移徙》，載“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編：《第一屆歷史與中國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臺北，1982年），第252—293頁。

[[39]](#_39_7)例如，見米倉二郎：《東亞的村落——日本與中國村落歷史地理學的比較研究》（東京，1960年）；石田寬：《解放前華北農村的性質——專論村落與廟的關系》，載《關西大學經濟論集》，32/2（1984年），32/3（1984年），第6章轉載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構造研究》（京都，1986年）；或見牧野巽：《中國的移居傳記——專論祖先同鄉的傳說》（1945—1953年），結合其未發表的材料轉載于《牧野巽著作集第5卷——中國移民傳說廣東原住民族考》（東京，1985年），第1—163頁。

[[40]](#_40_7)高心華：《明初遷民碑》，載《文物參考資料》，3（1958年），第49頁。

[[41]](#_41_7)見傅衣凌：《明代江西工商業人口及其移動》，載《抖擻》，41（1980年11月），第1—7頁。

[[42]](#_42_7)可以從彼得·C.珀杜提供的統計數字中看出，見《區內人和外來人——1819年湘潭騷亂和湖南的集體行動》，載《近代中國》，12，第2期（1986年4月），第166—201頁；又見珀杜：《耗盡地力——1500—1850年國家和湖南農民》，哈佛東亞研究叢書，130（劍橋，馬薩諸塞，1987年），第101—113頁。

[[43]](#_43_7)見吳金成：《明末洞庭湖周邊的水利開發與農村社會》，山根幸夫譯成日文，載《中國水利研究》，10（1980年10月），第14—35頁；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業人口及其移動》。

[[44]](#_44_7)許多詳細的資料未在本概述中提到。又見上田信：《浙江省奉化縣忠義鄉的履歷》，載《社會經濟史學》，49，第2期（1983年6月），第31—51頁；《地域與宗族——浙江省山區》，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94（1984年3月），第115—160頁。現隨便舉一例，徐姓一族從浙江省山陰縣（紹興府所在地）遷往同省的蕭山，以逃避朱元璋的人口調查。見劉翠溶：《1650—1850年浙江蕭山兩個宗族的人口統計》，載蘇珊·B.漢利、亞瑟·P.沃爾夫編：《東亞史中的家庭和人口》（斯坦福，1985年），第17頁。

[[45]](#_45_7)斯蒂文·哈勒爾：《富人生兒育女：1500—1800年中國3個家族的分割、分層和人口狀況》，載漢利、沃爾夫編：《東亞史中的家庭和人口》，第81—109頁。在劉翠溶的豐富的家譜抽樣材料[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中，有文官武將功名的人只占全部個人的1.95％。這可能高于占整個人口中的比例，但并不會使家譜不具代表性而不能利用。

[[46]](#_46_7)例如，見特德·A.特爾福德：《中國家譜學中社會人口統計數據的考察》，載《晚期中華帝國》，7，第2期（1986年12月），第118—148頁。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把生女和兒童早死列為最嚴重的問題，而結婚時間則不是總被包括在內。

[[47]](#_47_7)見米歇爾·卡蒂埃：《明代中國人口統計的新資料》，載《經濟、社會、文明編年史》，28，第6期（1973年11—12月），第1341—1359頁；袁易今（音）：《1365—1849年一個中國南方家庭的壽命表》，載《人類生物學》，3，第2期（1931年），第157—179頁；劉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與遷移——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之分析》，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載許倬云、毛漢光、劉翠溶編：《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叢刊，論著類》（臺北，1983年），第285—316頁。劉翠溶的一部多篇論文組成的著作現以《明清時期家族人口》問世。歷史人口統計學是當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流行的課題。但是不像威廉·拉夫利、李中清和王豐（音）合寫的《中國的人口統計學》一文[載《亞洲研究雜志》，49，第4期（1990年11月，第807—834頁）]，我對這些著作的大部分評價不高。因為它們甚至沒有試圖得出諸如歷史上上報程序的可靠性這類基本問題。米歇爾·卡蒂埃的《艱難的誕生：中國的人口統計學史》，載《中國學書目評論》，9（1991年），第119—126頁，顯然同意這一意見。

[[48]](#_48_6)見特德·A.特爾福特：《補綴中國譜系學的漏洞：1300—1880年桐城縣的家族人口的死亡率》，載《晚期中華帝國》，11，第2期（1990年12月），第116—137頁。

[[49]](#_49_6)文中的全部數據來自劉翠溶的《明清時期家族人口》，必須說明，她無可置疑地把上述許多趨勢的時間確定到清代。這可能是由于當前風行一時的所謂“清代人口爆炸”的假設。但是她的數據，特別是表5-3的數據和本章圖表9-3以圖表示的數據，說明死亡率提高的趨勢至少在1500年就開始了（更早時期的數據缺）。

[[50]](#_50_6)何炳棣：《人口研究》。

[[51]](#_51_6)橫田整三：《明代戶口的移動現象》，載《東洋學報》，26，第1期（1938年），第

[[52]](#_52_6)這是我根據河北、河南、山東和江蘇的抽樣縣作出的估算，較低的數字為1391年至1472年齊東的數字，較高的是指洪武朝（約1391年）至1472年恩縣的數字。兩地都在山東北部。當然，所謂的“可靠的”縣是我選擇的。

[[53]](#_53_6)從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收集的數據可以明顯地看到。

[[54]](#_54_6)尹水源（音）：《饑荒救濟統計》。

[[55]](#_55_5)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第247頁。她提出她研究的家族的固有的增長率為0.7025％。

[[56]](#_56_5)這使人想起德川和明治時期史學家的闡述之間的抵牾：為了強調明治（相當于清）的成就，所用的起點是德川（相當于明）時代學者所不能接受的低基點。

[[57]](#_57_5)1812年的數據是清代開始收集數據后的第一批比較可靠的數據，它們大致相當于時間稍晚的《嘉慶一統志》中公布的數據。關于這些數字的重要性，見施堅雅：《19世紀四川的人口：從分散數據中吸取的教訓》，載《晚期中華帝國》，8，第1期，第1—79頁。相對地說，施堅雅發現的這些數據最為可靠，根據我用湖廣的數據進行研究作出的判斷，我同意他的意見。我們對晚清的數據都比何炳棣更抱懷疑態度。

[[58]](#_58_5)趙岡、陳鐘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國制度史論叢書，Ⅰ（臺北，1986年），特別是第2章；趙岡：《中國歷史中人和土地的經濟分析》（斯坦福，1986年）。所談的書是王文肅的《古今算學寶鑒》。

[[59]](#_59_5)何炳棣：《人口研究》。

[[60]](#_60_5)何炳棣：《人口研究》；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1980年），第335—358頁。

[[61]](#_61_5)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東京，1980年），第290頁注50，指出何炳棣在這方面的研究并非有誤。

[[62]](#_62_5)見森正夫：《16世紀太湖周邊地帶官田制度的改革》，載《東洋史研究》，21，第4期（1963年3月），第58—92頁；22，第1期（1963年7月），第67—87頁。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載東洋史研究叢刊（京都，1988年），特別是第5章。

[[63]](#_63_5)還能經常稱其他的名稱，尤其是“地畝坐落冊”，見李龍潛：《明清經濟史》（廣州，1988年），第64頁。

[[64]](#_64_5)關于總的考察，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第9—12頁。

[[65]](#_65_5)在這類著作中，見鶴見尚弘：《明代的農村控制》，載《東亞世界的發展》，巖波講座世界歷史12：中世6（東京：巖波書店，1971年，第57—92頁）。蒂莫西·布魯克和詹姆斯·科爾莫譯文載琳達·格羅夫和克里斯琴·丹尼爾斯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245—277頁；西村元照：《張居正的土地丈量》，載《東洋史研究》，30，第1期（1971年3月），第33—61頁；30，第2—3期（1971年12月），第214—241頁；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載《中國社會科學》，2（1985年），第133—165頁；3（1985年），第25—147頁。

[[66]](#_66_5)有的明代地方志由于假設作者利用的洪武初期的數字一定是指1368年的數字，而把情況復雜化了。

[[67]](#_67_5)見何炳棣：《南宋至今》。黃佐編：《南廱志》。

[[68]](#_68_5)見富路德、房兆楹合編：《明人傳記辭典》（紐約，1976年），第1卷，第679—683頁。

[[69]](#_69_5)藤井宏：《明代土地統計考察》，載《東洋學報》，30，第3期（1943年8月），第90—123頁；30，第4期（1944年8月），第60—87頁；31，第1期（1947年2月），第97—134頁。德懷特·珀金斯及其當時的助手王業鍵是屬于很少的幾個不但引用這篇論文，而且實際上用了這些必然的結論。見德懷特·珀金斯（在王業鍵等人幫助下）：《1368—1968年中國的農業發展》（芝加哥，1969年）。李龍潛甚至根據800萬頃這一不真實的巨大數字斷定，洪武時期的測量因此必定是可靠的和全帝國性的！見李龍潛：《明清經濟史》。

[[70]](#_70_5)近期的學者，如趙岡和樊樹志，甚至在發現這些較嚴重的錯誤時，作出了不正確的推論，企圖糾正它們。見趙岡和陳鐘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第2章；樊樹志：《萬歷清丈述論——兼論明代耕地面積統計》，載《中國社會濟史研究》，2（1984年），第25—37頁。他們使用了《諸司職掌》中以錯誤材料為基礎的其他數據，表面上其日期始于洪武時期。應注意的是，實際的征稅數字不根據抄錄錯誤的數據。至于《大明會典》，有兩種可用的現成版本：1509年的正德版，它由李東陽帶頭的一批學者編纂，再版為3卷本（山根幸夫作導言，東京，1989年），這一版本在1578年已經修訂；另一再版本為李東陽的5卷本（臺北，1976年），申時行等修訂。

[[71]](#_71_5)人們應該利用黃仁宇在《16世紀中國的稅收和政府財政》（劍橋大學出版社，1974年）所列的數字來重新估算以接受850萬頃的數字為基礎的其他許多論點。

[[72]](#_72_5)傳記載《明人傳記辭典》，第83—85頁。

[[73]](#_73_5)河南的數字很離奇，所幸我們掌握了1441年的一個修正的地方志數字。

[[74]](#_74_5)這次豁免原先可能限于北直隸、河南和山東，在宣德，也許在嘉靖時期不再豁免。見藤井宏：《明代土地統計考察》，Ⅰ，第115頁注15。在其他地方，期限為3年。有些記載指出，新開墾土地的擁有者很樂意為其田地付低額賦稅，因為登記意味著法定的所有權，因此有了不受侵占的保障。

[[75]](#_75_5)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第2章。

[[76]](#_76_5)見西村元照：《明后期的土地丈量》，載《史林》，54，第5期（1971年9月），第1—52頁。

[[77]](#_77_5)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756—759頁。

[[78]](#_78_5)西村制作一表，列出了至16世紀80年代所有的新丈量，見《明后期的土地丈量》。有些新丈量實際上稍晚，與張居正的丈量同時進行。張的丈量見下文。使用了標準畝，地方上新的實際數字可為原數的1.8倍至8.1倍，這要取決于土地的類別。稻田和旱田占總數的絕大部分，一般說最接近官方數字。

[[79]](#_79_5)西村元照：《明后期的土地丈量》。

[[80]](#_80_5)又見西村元照：《張居正的土地丈量》。

[[81]](#_81_5)一個早期的例子是1538年的常熟縣（在江南區），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第257頁。

[[82]](#_82_5)其傳見《明人傳記辭典》，第53—61頁。

[[83]](#_83_5)西村：《明后期的土地丈量》；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第4章；樊樹志：《萬歷清丈》；趙岡和陳鐘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

[[84]](#_84_5)何炳棣持相反意見，見《中國人口研究》和《南宋至今》；他似乎忽略了晚明或清代的一些編纂的賦稅文獻是根據這次丈量的事實，例如《江西賦役全書》。

[[85]](#_85_5)關于全面的看法，見鶴見尚弘：《魚鱗冊調查——中國的學術訪問》，載《近代中國研究匯報》，6（1984年3月），第30—68頁，及注166中此作者的其他許多關于魚鱗冊的學術論文。又見李龍潛：《明清經濟史》，第181—182頁。

[[86]](#_86_5)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全國的合計數；在許多地方，我們只能看到“頃數大增”之類的敘述，這就必須要我們使用最佳的舊數據。趙岡和陳鐘毅在其《中國經濟制度史論》和樊樹志在其《萬歷清丈》一文中都未做這一工作，他們使用的是《大明會典》中錯誤的“洪武”數字。我個人對這里使用的“舊”和“新”的解釋是：“舊”指已在冊的所有土地，但常經過再測量；“新”包括上述土地以外新登記的土地。這一解釋可以解答許多“舊”數字超過了任何更早時期的數字這一事實。

[[87]](#_87_5)我在這里使用的推斷法通過以下方法進行：把一些省份（我們已掌握它們的多少可靠的合計數）與這些省份耕地總面積計算出的百分比（根據明初和清中葉的數字得出）進行比較。其他省份的數據也據此得出。

[[88]](#_88_5)見從翰香：《論明代江南地區的人口密集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載《中國史研究》，3（1984年），第41—54頁。“集約化”指單位面積增加勞動投入，“分散化”指種植多種作物，特別是經濟作物，使單位面積產量（貨幣的）價值增加。

[[89]](#_89_5)德懷特·珀金斯使用很不準確的方法，根據他的一套人口和耕地估計數大致計算了土地生產力。但是為了做到這點，他假設一個不變的人均農業產量，但任何對經濟生活曲線感興趣的歷史學家都不會這樣做。此外，這種假設直接與這個時期估計壽命縮短的現象有矛盾，也間接地與所有的文獻數據相違背，這些數據顯示在有的時期經濟上升，在其他時期則經濟衰退。當然，我們自己根據線性統計算出的人口和土地估算數當（或如果）有更能說明問題的曲線可以利用時，也應修改，因為它們與總的經濟結合體有關。

[[90]](#_90_4)米舍爾·莫里內奧：《不可靠的傳聞——16—18世紀荷蘭傳說中美洲返回的財寶》；《阿姆斯特丹式奴役——物價史的東方的反映？》，載《經濟、社會、文明》，23，第1期（1968年1—2月），第178—205頁。

[[91]](#_91_4)以厄爾·J.漢密爾頓命名的所謂漢密爾頓假想，見《1501—1650年美洲財富和西班牙的價格革命》（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34年）。

[[92]](#_92_4)蓋杰明提供了北京這種情況的幾個例子，見《明代的北京》（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79年）。

[[93]](#_93_4)關于更多的材料，見威廉·S.阿特韋爾：《約1530—1650年國際銀塊流與和中國經濟》，載《過去與現在》，95（1982年5月），第68—90頁；本卷他撰寫的《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魏斐德：《中國和17世紀危機》，載《晚期中華帝國》，7，第1期（1986年6月），第1—26頁；及其《大事業》，第1—8頁。

[[94]](#_94_4)在這種情況下，當食品的非彈性需求因高糧價而引起貨幣需求的增加，而用于彈性需要的產品的貨幣供應就減少；這些因素在短期內比假設的平衡更重要，根據這種平衡，貨幣供應直接地和不變地與物價水平有關。

[[95]](#_95_4)例如，在1390年實際增加7500萬貫，理論上面值一貫的紙鈔相當于1000枚銅錢。1390年的市值是約4貫可購米1擔。見黃仁宇：《稅收》，第69—70頁。

[[96]](#_96_4)見伯恩德·埃伯斯坦：《明代的礦業和礦工》，載《東方自然和民族學會通報》，57（漢堡，1957年）。

[[97]](#_97_3)面值1貫的紙鈔貶值到160文銅錢。

[[98]](#_98_3)歷史學家李劍農指出，囚犯正規的付款贖罪也未用價格指數，使犯人因不調整通貨而從中受益，見其論文，英譯文為《明代的物價管理和紙幣通貨》，載孫任以都等編：《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及有關的文明研究，第7期（1957年），第281—297頁。

[[99]](#_99_3)濱口把0.1兩作為起點，價格高于0.1兩就使用銀。見濱口福壽：《明代銀納批判論考》，載《木村正雄退官紀念東洋史論集》，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紀念事業會東洋史論集編集委員會編（1976年），第279—288頁。又見其《隆慶萬歷的錢法的新發展》，載《東洋史研究》，31，第3期（1972年12月），第73—92頁。

[[100]](#_100_3)寺田隆信：《明末銀的流通——評蔣臣的鈔法》，載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田村博士退休紀念事業會編（京都，1968年），第407—421頁。黃仁宇對這一低數字感到驚奇，它一定制約了晚明的經濟；但我們務必記住，歐洲也總是缺乏足夠的貨幣。見黃仁宇：《從〈三言〉看晚明商人》，載《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7，第1期（1974年12月），第165頁注291。

[[101]](#_101_3)1578年的一份物價表仍反映了銅和銀的有限供應，李劍農稱上面的價格“低得出奇”。

[[102]](#_102_3)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8年），第497—498頁。黃冕棠提供了另一篇有幫助和令人難忘的明代物價匯編，見其《明代物價考略》，載其《明史管見》（濟南，1985年），第346—372頁。但據此也難以推算實際的趨向。

[[103]](#_103_3)見米歇爾·卡蒂埃爾：《14—17世紀中國的物價史》，載《經濟、社會和文明》，24，第4期（1969年7—8月），第876—879頁。

[[104]](#_104_3)從1440年至1489年，平均價格為每擔0.49兩；從1490年至1539年為1.75兩；從1540年至1589年為2.66兩；從1590年至1639年為3.56兩。見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明代商人的商業資本》，東洋史研究叢刊，25（京都，1972年）。

[[105]](#_105_3)黃仁宇的《稅收》沒有充分證據就認為除了16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16世紀的物價是穩定的。他堅持，以后的物價上漲肯定不僅僅是由軍事征戰引起的。

[[106]](#_106_3)甲首的意思似乎是“一甲之首”，這意味著每甲每年一名甲首，但還有其他明顯的例子，即甲首用于10甲的全部100戶，而不單單是正在任職的人。在這個意義上，它相當于花戶。

[[107]](#_107_3)如果此里是一個大村，這種區別是微不足道的（在這種情況下，甲的意義完全可以從第一種情況變成第二種情況），但在一個甲相當于一個小村的許多地方就有明顯區別；在這些情況下，甲涉及超村落的關系：里長究竟由一個小村協助工作，并與它一起監督其他小村，還是由每個小村的一名村長協助工作。

[[108]](#_108_3)在確定里長已經形成了一個顯然以地位為基礎的階層，還是與普通村民難以區別的人時，這個因素很重要。

[[109]](#_109_3)小山正明持這個觀點，見其《賦役制度的變革》，載《東亞世界的展開》，《巖波講座世界歷史》，12：中世6（東京，1971年），第313—345頁；《亞洲的封建制——中國的封建問題》，載《現代歷史學的成果和課題2：共同體、奴隸制、封建制》，歷史學研究會編（東京，1974年），第119—136頁；《明代華北賦役制度改革史研究之探討》，載《東洋文化》，37（1974年3月），第99—117頁。又見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有時還可參閱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東京，1971年）。

[[110]](#_110_3)這是日本所謂的“共同體”爭論，幾個不同的傳統學術觀點都參與和發揮作用。有的作者認為共同體是一個“民主的” 自治村落，里面充滿了互助和社區活動。相反，其他作者認為，真正的共同體社會是國家維持的封閉的島嶼，以便更有力對它們進行剝削，因而它們就成了向近代發展的障礙，但是其他的戰后學者則重新界定共同體的概念，使之包括牢固的階級界線：例行的合作在地主或國家領導下進行，以便使小農處于服從的地位。  
　　上述許多觀點即便不在理論上或修辭學上，也實際上已被納人鶴見尚弘、川勝守、濱島敦俊等作者關于里甲制的多方面的見解中。我希望在這一章中明確，我不認為在里甲制的  
“自然的”和“行政的”職能與其起源之間一定有矛盾。關于幾篇優秀的全面論述，見鶴見尚弘：《明代的農村控制》；《舊中國共同體諸問題——明清江南三角洲地帶》。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的導言，又見第2章。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的研究》（東京，1982年）。多田捐介：《戰國秦漢時期的共同體與國家》，載《史潮》（新），2（1977年7月），第16—33頁。旗田巍：《中國村落與共同體理論》（東京，1973年），第1章。木村礎：《共同體的歷史意義和討論》，載《史潮》（新），2（1977年7月），第2—15頁。關于許多有關的詳細內容，見杰曼·A.霍斯頓：《馬克思主義和戰前日本的發展危機》（普林斯頓，1986年）。關于社會學調查的內容，見福武直：《中國農村社會的構造》，再版為《福武直著作集第九集》（東京，1976年）。英文著作，見福武直：《亞洲農村社會：中國、印度和日本》（西雅圖，1967年）。

[[111]](#_111_3)見蕭公權：《19世紀中華帝國對農村的控制》（西雅圖，1960年）。

[[112]](#_112_3)例如，見金鐘博：《明代里甲制度》，第2章。

[[113]](#_113_3)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的發展》，他是最早指出這個情況。又見鶴見尚弘：《明代的農村控制》和《元末明初的魚鱗冊》，后者載《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東京，1990年），第665—680頁；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第1章。可是大部分作者不相信1381年前普遍存在文中的任何一種制度，例如，見張哲郎：《明初的地方控制，1368—1398年》（明尼蘇達大學論文，1978年）。

[[114]](#_114_3)英文著作，見張：《地方控制》。更多的資料可在下列著作找到：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 和田博德：《里甲制與里社壇及鄉厲壇——明代的農村控制和祭祀》，載《悼念前田信次先生論文集》，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東京，1985年），第413—432頁。

[[115]](#_115_3)關于支持一個知縣觀點的某些人的看法，見托馬斯·G.尼米克：《晚明的縣、知縣和衙門》（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93年）；黃六鴻：《福惠全書》（1694年），章楚譯成英文（特斯康，1984年）。

[[116]](#_116_3)見松本善海：《明代》，載和田清編：《中國地方自治發展史》（東京，1939年），第99頁，他的觀點在他死后出版的論文集中得到更充分的發展。見松本善海：《中國村落制度史的研究》（東京，1977年），特別是第100—139頁和第459—587頁。

[[117]](#_117_3)甲有幾種不同的順序：重要的是，戶的男人在快到10年一次修改表冊時期的期末達到服役年齡（16虛歲）時才被登記而在以后的年份服勞役，這樣他們就可以盡快地被征服役。例如見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研究》（東京，1978年），第6章。

[[118]](#_118_3)田中一成：《中國祭祀演劇研究》（東京，1981年），第2部分，第1章。

[[119]](#_119_3)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他假定了較早的時間；巖見宏定的時間稍晚，見《明代徭役制度研究》，載《東洋史研究叢刊》，39（京都，1986年）；黃仁宇在《稅收》中認為這種情況在1550年后才發生。黃定的時期肯定太晚。

[[120]](#_120_3)特別是見巖見宏：《明代徭役制度》、《嘉靖年間的力差》，載《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田村博士退官紀念事業會編（京都，1968年），第39—56頁；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121]](#_121_3)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第2部分。

[[122]](#_122_3)小山正田在《賦役制度的變革》和《亞洲的封建制》中強調了這些“剝削性”的征用。

[[123]](#_123_3)正役包括與在任的里長或甲首有關的職能。在法律上，這些職能始終不能豁免徭役，只有雜役才能免除。因此就出現了爭論，即究竟后來發展起來的社區職務，諸如村中的耆老、塘長、書首或總甲等——它們有的是從里長的職務派生出來的——應算作正役，還是應算作雜役。

[[124]](#_124_3)這些“雜”役可能是很“正規的”：雜役名目很多，但也不是無限制的，而且每種雜役很快就有明確限定的份額。這些職能有的已經地方化了，但大部分職能即使不一定在全國，也在大片地區非常相似。因此，雜役為“非正規”的說法是錯誤的；真正非正規的勞役可能與公共工程有關，常常是有關治水和修路的勞役。有關這些勞役的材料不是很多，這也許是因為它們很容易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引起的抱怨較少，也許是因為它們由大得多的民眾群體承擔，從而減少了每個人的負擔。

[[125]](#_125_3)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126]](#_126_3)據山根幸夫和我所見的許多史料，只有有地者服雜役。但是根據明代法律，每個成年男丁都應服徭役。例如，見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和庶民“中戶”的徭役負擔》，載《歷史研究》，2（1986年），第161—174頁。除了無地富商戶的情況，或后來徭役以錢折繳并在全里重新分攤的情況外，實際服勞役的人數之低成了爭論不休的問題。

[[127]](#_127_2)王毓銓堅持元代細致的戶的分類制度被明代接收并嚴格執行。但他自己選出的量化史料表明大部分分類很勉強，他還指出在許多情況下，這種登記非常合乎人們需要，因為它可以免去他一切勞役的義務。例如，見《明代勞役制的幾個顯著特征》，載《明史研究》，21（1986年春季刊），第1—44頁；《明朝徭役審編與土地》，載《歷史研究》，Ⅰ（1988年），第162—180頁；《明朝的配戶當差制》，載《中國史研究》，Ⅰ（1991年），第24—43頁。我特別不同意把這些勉強和零碎的不正規現象當成一個包容一切的嚴厲的專制制度的象征。

[[128]](#_128_2)如惠安的一個里。

[[129]](#_129_2)鶴見尚弘：《明代的農村控制》。

[[130]](#_130_2)少數西方學者已經開始嘗試對中國這方面的情況進行研究，如哈特默德·肖爾茲：《中國18個省的農村定居地》，載《漢學》，3（1953年），第37—49頁。此文僅探討了不同少數民族群體之間的差異，而幾乎沒有再深入下去；最常提到的是陜西黃土區的窯洞。對中國本土，大部分作者把個人所知的有限的村落類型來代表全體村落。甚至有些作為農村社會學家而在西方受訓練的中國學者，如楊懋春，似乎也在重復他在國外學到的村落類型，而不是面對中國自己的現實。見楊懋春：《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臺北，1980年）。

[[131]](#_131_2)關于近期的、但仍不充分的概括，見獺川昌久：《華南村落的特色》，載《民族學研究》，47，第1期（1982年6月），第31—50頁；又見他的《中國人的村落和宗族——香港新界農村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東京，1991年）。施堅雅的有影響的市場類型研究主要取材于四川，被廣泛地認為不是典型。見他的《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載《亞洲研究雜志》，24，第1期（1964年11月），第3—43頁；24，第2期（1965年2月），第195—228頁；24，第3期（1965年5月），第363—399頁。關于批判作品，見普拉森吉特·杜阿拉：《文化、權力和國家：1900—1942年華北農村》（斯坦福，1988年）；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化》（斯坦福，1985年）；亞瑟·P.沃爾夫：《社會等級和文化多樣性——施堅雅的中國小農文化觀點的批判》，載《中央研究院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慶祝中央研究院院慶60周年）》，民族文化組編（臺北，1989年），第311—318頁。米倉二郎：《東亞的村落》；中村治兵衛：《中國集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中國集落史研究》，唐代史研究會編（東京，1980年），第5—22頁；松本善海：《中國村落制度史研究》。這些不同類型的村落又以一種基于歷史學的社會學方式進行研究，見下列典型的研究：戴維·福里：《中國農村社會結構：新界東部的宗族和村落》（香港，1986年）；石田寬：《中國農村的歷史和經濟——農村變革的記錄》，中國農村經濟的歷史展望（大阪，1991年）；石田寬：《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構造研究》（京都，1986年）；又見查爾斯·艾伯特·利津格：《華北寺廟社區和村落文化的融合：取自1860—1895年直隸教案的證據》（加州戴維斯大學論文，1983年）。

[[132]](#_132_2)施堅雅的“開放的”和“封閉的”村落應解釋為區域、地理和文化差別的產物而不是王朝循環的產物。例如，見漱川昌久：《華南村落的特色》。當然，在明清過渡時期村落在全國范圍內看不是封閉的，而是恰恰相反。見施堅雅：《中國的小農和封閉的村社：一個開放和關閉的事例》，載《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13，第3期（1971年7月），第271—278頁。

[[133]](#_133_2)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第1章。又見川勝守：《中國國家的統治結構》。以下事實也許很重要：北方的一口井或南方的一個灌溉池塘平均歸5—10戶（一個甲？） 的群體使用。明代的一個鋤耕單位也是這個規模。見鶴見尚弘：《明代的農村控制》。

[[134]](#_134_2)見上田信的《地域的履歷》和《地域與宗族》指出的浙江移民類型。許多作者認為單族村落是次要的發展，見瀨川昌久：《華南村落的特色》，或石田寬：《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構造》。

[[135]](#_135_2)唐文基提供了一個例子（湖廣的興國），1562年那里有所謂的一分里：《明代賦役制度》，第332頁。

[[136]](#_136_2)通過松田吉郎等人的研究，這種情況被搞清了。見松田：《明末清初廣東珠江三角洲的沙田開發和鄉紳控制的形成過程》，載《社會經濟史學》，46，第6期（1981年3月），第55—81頁。

[[137]](#_137_2)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又見牧野翼：《有關中國宗族村落的分布的統計資料——剡源鄉志》中地圖3，載《宗族與村落》，2（1942年3月）；轉載于《牧野巽著作集》第3卷《近代中國宗族研究》（東京，1980年），第265頁，對此有明確的闡述。

[[138]](#_138_2)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006—1010頁。

[[139]](#_139_2)清水盛光：《中國鄉村社會論》。

[[140]](#_140_2)這兩種制度的對立不一定像布魯克所想的那樣與“里”和“都”兩詞的用法相對應。從一開始，里就被看作地域性的。例如見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研究》，第98頁。

[[141]](#_141_2)又見杜瓦拉：《文化、權力和國家》；西德尼·D.甘布爾：《華北村落——1933年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伯克利，1963年），它論述了20世紀初期類似的問題。

[[142]](#_142_2)見旗田巍：《中國村落與共同體理論》（東京，1973年）。關于試圖更正中國村落為無定型這一觀點的其他持修正態度的作者，見本書[此處注釋](#_131_Guan_Yu_Jin_Qi_De___Dan_Ren)所引戴維·福里、石田寬和黃宗智的作品。

[[143]](#_143_2)如《三臺萬用正宗》。仁井田陞調查過許多例子，見其《元明時代的村規與小作證書（一）——日用百科全書類二十種》，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8（1956年），轉載于其《中國法制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增訂）》 （第1版，1964年；東京，1981年），第743—789頁；《元明時代的村規與小作證書——新調查日用全書之類二十余種》，轉載于《中國法制研究——家族村落法（增訂）》，第790—829頁（原為其1961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元明時代的村規與小作證書（三）——元泰定本〈新編事文類要〉啟剎青錢》，轉載于其《中國法制研究——家族村落法（增訂）》，第671—693頁。后者的原稿日期為1963年。

[[144]](#_144_2)例如，見渡邊信一郎：《中國前近代史研究的課題與小經營生產模式》，載《中國史像的再構成——國家與農民》，中國史研究會編（京都，1983年），第37—54頁；吉田宏一：《現代中國認識與中國史研究的視角》，載同一著作，第1—36頁。

[[145]](#_145_2)但這些措施不像存在的村社行使的方法那樣有效，見森田明：《明代江南的水利和治農官》，載《福岡大學研究所報》，14（1971年），轉載于其《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1974年），第417—449頁。

[[146]](#_146_2)見森正夫：《明末的社會關系，秩序的變動》，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三十周年》（名古屋，1979年）。文中提到江蘇南部的吳江。

[[147]](#_147_2)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第1部，第3章。建立亭的確切地方級別，按照參考的史料而說法似乎不同；官方規定每里建一個，但實際上常常在更高的一級，例如都，建一個。

[[148]](#_148_2)在宣德時期，陜西的大部分亭已經失修。見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第50頁注68。

[[149]](#_149_2)奧村郁三：《中國官僚制與自治的結合——集中討論裁判權》，載《法制史研究》，19（1969年），第25—30頁，第30—31頁的注，說明特別是申明亭，繼續被用來仲裁爭端。

[[150]](#_150_2)關于對《大誥》的研究，見楊一凡：《明大誥研究》（南京，1988年）。

[[151]](#_151_2)蕭公權：《中華帝國的妥協》，6（西雅圖，1979年），第33頁注75，討論了晚期中華帝國農村社會里老領導和執行仲裁爭論的職責。

[[152]](#_152_2)清水盛光：《中國鄉村社會論》；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

[[153]](#_153_2)鶴見尚弘：《舊中國共同體諸問題》。

[[154]](#_154_2)關于里長職責方面的更詳細的情況，見清水盛光的《中國鄉村社會論》和張哲郎的《地方控制》。不同的活動流行的周期有所不同；村社宣讀《大誥》到1450年中止，但后來又恢復。見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第3章。又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的研究》（東京，1960年）。

[[155]](#_155_1)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明代華北役法的特征》，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清水博士追悼紀念編集委員會編（東京，1962年），第221—250頁。小山正明認為存在的區劃被大改組，以使每名糧長能征收約1萬擔，這個論點已被認為是錯的。見其《明代的糧長——集中討論前半期江南三角洲地帶》，載《東洋史研究》，7，第4期（1969年3月），第24—68頁。

[[156]](#_156_1)如湖州府，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157]](#_157_1)如安徽的績溪，見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7，第2期（1946年7月），第107—133頁，孫任以都譯成英文，載《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載《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及有關文明》，第7期（1957年），第249—269頁，孫任以都和約翰·德弗朗西斯編。

[[158]](#_158_1)在1382年至1385年曾有一段短暫的試驗期，當時糧長被取消，而是希望里長擔任糧長的責任；但發現這行不通，于是重新設立糧長。

[[159]](#_159)梁方仲：《地方征稅》，載《明代糧長制度》（上海，1957年）；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

[[160]](#_160)但對此仍有爭論，見谷口規矩雄：《論明代華北的人口》，載《東洋史研究》，7，第4期（1969年3月），第112—143頁；利特魯普：《明代中國基層官僚政府》。

[[161]](#_161)見鶴見尚弘：《明代的畸零戶》，載《東洋學報》，47，第3期（1964年12月，）第35—64頁。但并非所有的文獻都對這兩種戶作出區分。寺廟如果有地，就被劃為正常的戶；如果無地，就被劃成帶管戶。見金鐘博：《明代里甲制度》，第36頁。

[[162]](#_162)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186—202頁；鶴見尚弘：《明代農村控制》，都強調普遍禁止分戶，相反，小山正明一度認為分戶是保證甲同樣有活力的必要的方式，見其《明代的十段法》（1），載《前近代亞洲的法和社會》，第1卷，仁井田陞博士追悼紀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仁井田陞博士追悼紀念論文集》（東京，1967年），第365—386頁；（2）《千葉大學文理部文化科學紀要》，10（1968年3月），第1—40頁。關于分戶（析戶）的問題，見[此處注釋](#_229_Jian_Li_Lin_Xuan_Fu____Yi_T)。

[[163]](#_163)見鶴見尚弘：《明代的畸零戶》。

[[164]](#_164)見鶴見尚弘：《明代的畸零戶》；又見布魯克：《空間結構》，注100。這個事實完全否定了郝若貝“計算”的明代數據，見其《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統計、政治和社會的變化》，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42，第2期（1982年12月），第365—442頁。

[[165]](#_165)這是宮崎市定的論題，見其《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式》，載《東洋史研究》，12，第2期（1952年12月），第1—34頁。他的觀點近來至少被鶴見尚弘的魚鱗冊研究含蓄地證實。見鶴見尚弘：《魚鱗冊調查》；《論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康熙十五年丈量的長洲縣魚鱗冊》，載山崎光生退官紀念會編：《山崎光生退官紀念東洋史學論叢》（東京，1967年），第303—318頁；《清初蘇州府的魚鱗冊考察——集中討論長洲縣下二十五都正扇十九圖魚鱗冊》，載《社會經濟史學》，34，第5期（1969年1月），第1—31頁；《康熙十五年丈量蘇州長洲縣魚鱗冊田土統計的考察》，載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紀念事業會東洋史論集編集委員會編：《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集》（1976年），第311—344頁；《康熙十五年丈量的蘇州府長洲縣有關田土統計的再考察》，載中島敏先生古稀紀念事業會編：《中島敏先生古稀紀念論集》（東京，1980年），第415—433頁。又見足立啟二：《清代蘇州府地主的土地所有的發展》，載《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9（1982年11月），第24—56頁；《清代和民國期農業經營的發展——專論長江下游》，載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的再構成——國家與農民》（京都，1983年），第255—288頁。

[[166]](#_166)這些1397年的數字取自1370年陰歷二月的《實錄》并引于寺田隆信：《明代蘇州平野的農家經濟》，第8頁；張哲郎：《地方控制》，第95頁。

[[167]](#_167)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168]](#_168)例如，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當然，大規模公共工程可能需要不同的措施。

[[169]](#_169)甚至三等的劃分也對結婚形式有影響，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第173頁。

[[170]](#_170)奧崎裕司的《中國鄉紳地主》第6章提到這種情況。

[[171]](#_171)研究作品中有，居密：《14—15世紀財政和農村控制制度的變化》，載《明史研究》，3（1976年秋），第53—69頁；伍丹戈；《明代的官田和民田》，載《中華文史論叢》，Ⅰ（1979年），第119—163頁；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北村敬直：《論明末清初的地主》。

[[172]](#_172)后一種權力到清初期才被放棄或撤銷。

[[173]](#_173)北村敬直：《論明末清初的地主》，載《歷史學研究》（1949年），轉載于北村敬直：《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京都，1971年），第18—49頁，特別是第36頁。

[[174]](#_174)有的作者把官田譯成“公共的土地”，這是用詞不當。它不像湖泊和山地那樣為公共所有，而是私有的，所有主是國家，“官”有“帝國或皇帝”之意。應該指出，晚明官田也被用來指“官員的地”，即有功名者所擁有的并免去徭役的土地

[[175]](#_175)關于較特殊的土地類別的概述，見李龍潛：《明清經濟史》；李文治：《明清時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載《經濟研究》，8（1963年），第67—77頁；9（1963年），第55—61頁。關于莊田能引起的某些地方問題，見佐藤文俊：《明末社會和王府》，載其《明末農民叛亂》（東京，1985年），第152—160頁；王毓銓：《明代的王府莊田》，載《歷史論叢》，Ⅰ（1964年9月），第219—305頁。關于屯田，見劉鳳鳴（音）：《明代（1368—1644年）的屯田》（漢堡，1984年）。

[[176]](#_176)關于最后一點的敘述，見北村敬直：論《論明末清初的地主》，載《歷史學研究》（1949年），轉載于他的《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京都，1971年），第21頁。

[[177]](#_177)村落很長時期持續不變的定額制不一定是合法的，它產生的后果是在政府和實際納稅人之間制造了一個中間階層。古島和雄已經注意到這種情況，見其《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東京，1982年），第3—33頁，特別是第32—33頁，注21。

[[178]](#_178)取決于把土地依附于特權戶的原來平民的財富和地位。他們之間的關系各不相同，從依附（貧苦農民也許為新主人干卑賤的活以換取稅役的豁免）到平等（較富裕的平民使用與有功名的戶的關系逃避稅賦）。

[[179]](#_179)投獻似乎比詭寄形成更多的社會關系。例如，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685頁。但這些名詞有時可以交替使用。又，同一名詞可應用于不同的社會現實。例如，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的研究》。清水泰次的著作包括：《投獻考》，載《東亞經濟研究》，11，第2期（1927年4月），再版于其《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385—404頁；其他兩篇轉載于第421—422頁和第443—458頁，這些作品常被引用，但現在已過時。關于分立門戶，見本章[此處注釋](#_229_Jian_Li_Lin_Xuan_Fu____Yi_T)。

[[180]](#_180)糧長長途運糧通過15世紀的幾次改變（如“改對”運輸）而距離縮短了，最后在1471年軍隊接收了一些糧食托運任務。見星斌夫：《明代漕運的研究》（東京，1963年），馬克·埃爾文摘譯成英文，載密歇根摘編集，Ⅰ（安阿伯，1969年）；黃仁宇：《稅收》。

[[181]](#_181)我們務必記住，甚至是重要的富戶也會因擔任此職而傾家蕩產，一名叫劉英的高官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他致仕后，曾與一名知縣爭吵，后者進行報復，派他及其家庭成員擔任7名糧長，為的是使他破產。見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詳情見此書第67頁注2。

[[182]](#_182)這究竟是涉及短距離遷移的實際人口統計過程（如始于北村及其“地主論”的許多日本學者所主張的那樣），還是土地權基本上轉向城鎮，還是真正向城鎮遷移（主張“城鄉一體論”的學者的假設），但只是有功名的人或商人一生中一個暫時性的階段。這些都是引起爭論的問題，但這并不影響征用賦役的目的。如果人們注意到“城鎮”往往是新的經濟和社會中心而不一定是縣的治地，這三種情況無疑都會發生。

[[183]](#_183)見杰里·保羅·登納林：《財政改革和地方控制：士紳—官僚的結盟在征服后的生存》，載魏斐德和格蘭特編：《晚期中華帝國的沖突和控制》（伯克利，1975年），第86—120頁；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第130—137頁。

[[184]](#_184)森正夫：《十五世紀前半期蘇州府徭役勞動制的改革》，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周》，41，《史學》14：《中村榮考教授選官紀念》（1966年3月），第105—124頁；又見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第3章。

[[185]](#_185)關于這些變化，見前面注引的森正夫的著作；賴惠敏：《明代南直隸賦役制度的研究》，載《文史叢刊》，63（臺北，1983年）；郁維明：《明代周忱對江南地區經濟社會的改革》（臺北，1996年）。

[[186]](#_186)有的作者，如小山正明認為，征稅的有些變化是根據戶的類別作出的，但論據不足。

[[187]](#_187)黃仁宇：《稅收》，第92頁。他的論點比較悲觀。

[[188]](#_188)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例如，16世紀上虞縣（浙江的紹興附近）的窮人和同時期海鹽縣的富人。

[[189]](#_189)清水泰次：《明代租稅銀納的發展》，載《東洋學報》，22，第3期（1935年），第367—416頁；山根幸夫：《一條鞭法和地丁銀》，載《中華帝國，世界歷史之十一》，筑摩書店編集部編（東京，1961年），第282—299頁。

[[190]](#_190)清水泰次：《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東京，1950年）。

[[191]](#_191)一般地說，折納率低于市價，有利于納稅人。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第195—196頁。

[[192]](#_192)由柯暹在當地試行以后，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第228頁。

[[193]](#_193)與這項改革有關的其他幾個重要人物是：在廣東、福建、陜西任職的朱英（1417—1485年）；在江西、江南任職的崔恭（1409—1479年）。

[[194]](#_194)前兩個名詞常常可以交互使用。

[[195]](#_195)這個例子很清楚，甲已不再是每年都服勞役的戶的群體，而是全部戶在特定的一年都服勞役的甲。

[[196]](#_196)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197]](#_197)在任何年份，當勞役沉重時，服役戶的百分比很低；唐文基的《明代賦役制度史》（第125頁）列舉的22例中，有10例低于3％。在大部分情況中，平均的均徭銀每年每（登記）人為0.05兩至0.1兩。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第246—247頁，表35。在一特定年份中，不是所有的登記戶都繳納，因此單獨戶的繳納就較高。又見巖見宏：《明代嘉靖前后賦役改革》，載《東洋史研究》，10，第5期（1949年5月），第1—25頁；小山正明：《明代華北賦役制度改革史研究的探討》，第99—117頁。

[[198]](#_198)這種辦法稱八分法，由1508年科的進士沈灼首倡，只應用于漕運勞役，其他公共開支仍由里甲勞役提供。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第136—140頁。但八分法不得不在1537年被修正。

[[199]](#_199)這一福建的制度（后來不知什么名稱），為盛芣（1418—1492年；1457年至1464年在福建）首倡。更典型的是武進縣（江南常州府治地）約在1500年至1510年馬姓副知縣采用的丁畝并重的辦法。由于各戶的畝數可能多于丁數，所以就非常重視畝。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第2章，第123頁。又見梁方仲：《明代十段進法》，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7，第1期（1944年），第120—137頁，孫任以都英譯文，載《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第7期（1957年），第270—280頁。

[[200]](#_200)后一種制度并不總是受到歡迎：如唐順之就是著名的主張10年一繳的人。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252—1256頁。又見梁方仲：《明代十段進法》。

[[201]](#_201)小山正明：《賦役制度的變革》，第334—335頁。

[[202]](#_202)酒井忠夫：《明代前中期的保甲制》，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編輯委員會編：《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577—610頁。山根幸夫的《明代徭役制度》（第63頁）提到總甲始于1447年福建的延平。又見巖見宏：《明代徭役制度》，特別是第192—200頁。

[[203]](#_203)平均土地畝數的減少也是使職責分解的一個原因。同時代的作者聲稱，最富的戶已“今不如昔”。

[[204]](#_204)谷口規矩雄：《論明代華北的大戶》。

[[205]](#_205)小佃龍雄：《關于江南里甲的編制》，載《史林》，39，第2期（1956年3月），第1—35頁。關于反對寄莊戶的措施，見下文。1451年簡單地禁止寄莊戶未能生效。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165頁。

[[206]](#_206)森正夫：《明清時代的土地制度》，載《東亞世界的發展》，巖波講座世界歷史12：中世6（東京，1971年），第229—274頁，關于常見的同時代里的瓦解的論述，見《明末的社會關系和秩序的變動》；又見徐泓：《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編：《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 臺北，1989年），第1卷，第107—173頁 ；《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中央研究院編：《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1989年），第1卷，第137—159頁。

[[207]](#_207)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

[[208]](#_208)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吳辰漢（音）：《晚期中華帝國的廟會》（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作了關于涌現的非鄉紳和非準官員的新領導來充當地方祭祀和神壇組織負責人的個案研究。

[[209]](#_209)酒井忠夫：《明代前中期的保甲制》。

[[210]](#_210)例如于謙（1398—1457年）號召恢復包括所有居民的地域單位，如同原來的里。見酒井忠夫：《明代前中期的保甲制》。于謙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608—1612頁。與以前的巡檢司相比，設立的總甲（和小甲），更加接近農村，而巡檢司在明初已經出現在幾個地方上的重要的鎮。最早的總甲之一那茂七（死于1449年）在一次異乎尋常的轉變中，后來成為一次福建重要叛亂的領袖。見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載筑摩書房編輯部編：《中華帝國歷史（世界歷史11）》（東京，1961年），第41—80頁，約瑟夫·麥克德莫特英譯，載琳達·格羅夫、克里斯琴·丹尼爾斯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165—214頁。鄧茂七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275—1277頁。

[[211]](#_211)其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408—1416頁。

[[212]](#_212)關于幾個較有名的例子，有和田清；清水盛光：《中國鄉村社會論》。保羅·奧斯卡·埃爾姆奎斯特在其《早期近代中國的農村控制》（哈佛大學1936年博士論文）中總結了他們的觀點。許多條例與里甲制的規定相似。

[[213]](#_213)“里”在這里實際上似乎形成了后來的社會安排，如同里有時也形成了市場結構。又見布魯克：《空間結構》。

[[214]](#_214)不讓有功名的人參加是為了防止出現禮儀問題，但常常被視為“低賤”的廚師和差役可以加入。

[[215]](#_215)見埃爾姆奎斯特：《早期近代中國的農村控制》和本書[此處注釋](#_143_Ru___San_Tai_Wan_Yong_Zheng)引的仁井田陞的論文。關于呂坤，見喬安娜·漢德林：《行動中的晚明思想——呂坤和其他士大夫的再定位》（伯克利，1983年）。

[[216]](#_216)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431—1434頁。

[[217]](#_217)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

[[218]](#_218)見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

[[219]](#_219)有人相信，北方存在一種日本式的牢固的灌溉社區，還有一些人否認。其他人圍繞以下問題展開討論：這些體系是否上面命令的；它們是否與其他組織——例如宗教團體——有聯系，或者只是為特定目的臨時組成的“團體”。關于這個討論，見森田明：《明清時代的水利團體——論其共同體的性質》，載《歷史教學》，13，第9期（1965年9月），第32—37頁。

[[220]](#_220)第一個例子在河北邢臺（順德府治地），第二個例子在福建莆田（興化府治地）。見森田明：《明清時代的水利團體》。

[[221]](#_221)森田明：《明清時代的水利團體》，第36頁。

[[222]](#_222)森田明：《明末塘長制的變革》，載《東方學》，26（1963年），轉載于其《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1974年），第450—471頁。

[[223]](#_223)例如見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第186—191頁。周孔教（1580年科進士）試圖加以禁止。

[[224]](#_224)森田明：《明末塘長制》。

[[225]](#_225)在一個極端的例子中，所有合并的內容是繳納賦役的征收數據。見梁方仲：《一條鞭法》，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4，第1期（1936年5月），第1—65頁；《釋一條鞭法》，載同一刊物，7，第1期（1994年）。這兩篇論文由王毓銓英譯，載王：《中國的一條鞭稅法》，哈佛東亞專著，Ⅰ（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0年）。又見栗林宣夫：《一條鞭法的形成》，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論集委員會編：《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115—137頁；藤井宏：《一條鞭法的一個側面》，載和田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和田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51年），第571—590頁。

[[226]](#_226)梁方仲：《一條鞭法》。

[[227]](#_227)清水泰次：《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相當完整的合并包括：1578年的福建；1578年的河南；1583年的祈門（惠州府）和1592年的華陰（陜西）。又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梁方仲：《一條鞭法》；梁方仲：《明代一條鞭法年表（初稿）》，載《嶺南學報》，12，第1期（1952年12月），第15—49頁；轉載于《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1989年），第485—576頁。

[[228]](#_228)如1537年的蘇州、松江和常熟諸府。

[[229]](#_229)見栗林宣夫：《一條鞭法的形成》，第3節。

[[230]](#_230)見谷口規矩雄：《論明代華北的大戶》。東昌府（治地在山東聊城）的征收和運輸在1628年完全被政府接管。

[[231]](#_231)見小山正明：《明代華北賦役制度》；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232]](#_232)例如，見萬歷時期山東鄒縣丁的分布（因有功名而被豁免的丁加在括號內）：8（5）、1（1）、1（1）、10（5）、32（17）、57（27）、272（94）、3402（357）、31723（691）。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等級高的戶相對的有較多的特權。川勝守的《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第401頁）表V1—2提供了另一個例子：最高的六個級只有69丁，最低的一級卻有29376丁。在南方，人們免除徭役的下限常常根據擁有的畝數來確定，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下限數減少。在南京，下限數開始時為100畝，后來為10—20畝。見梁方仲：《一條鞭法》。蘇州的下限為10畝，昆山為40畝。

[[233]](#_233)其始末見巖見宏：《山東經會錄》，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編集委員會編：《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197—220頁；海倫·鄧斯坦譯成英文，載格羅夫、丹尼爾斯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第311—333頁；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第212頁注26。

[[234]](#_234)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第2章，第122頁以下；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第4章。當時盛行的比價是江南每畝銀0.3兩。因此士紳允許詭寄可以從中取得物質利益。見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第258頁注36，他不同意登納林在其《財政改革》中所持的論點。

[[235]](#_235)浙江省溫州府甚至另有一種稱為十段—一條鞭的概念模糊的方法，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

[[236]](#_236)見梁方仲的《一條鞭法》和巖見宏的《明代徭役制度》第127—128頁中劉光濟的改革。

[[237]](#_237)見森正夫：《十五世紀前半期太湖周邊地帶的國家和農民》，《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周》，載《史學》，13（1965年3月），第51—126頁；《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特別是第5章。另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這種努力的例子，即用折合法來平均每畝的實際繳納，同時又以書面形式保持名目繁多的舊的分類，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第161—162頁。所舉之例為1519年的湖州。

[[238]](#_238)森正夫：《十六世紀太湖周邊地帶官田制度的改革》，載《東洋史研究》，21，第4期（1963年3月），第58—92頁；22，第1期（1963年7月），第67—87頁，修訂和轉載于其《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第82頁注4。這里的徭役繳納是每丁0.03兩和每畝0.012兩，一個5畝2丁的標準戶結果要繳每畝0.024擔。但在這個區域的其他地方，親自服徭役部分能與折納部分相當，例如嘉定（見巖見宏：《明嘉靖前后賦役改革》）徭役折納占11％，勞役折納占40％，勞役的銀值占49％。

[[239]](#_239)中文分別稱運戶（運糧戶）或解戶，布解戶（運布戶），庫知或斗記（糧倉管理員）。役夫（郵遞員）養馬（主要是北直隸的養馬戶）和弓兵的任務依然沉重。

[[240]](#_240)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在劉宗周時期（1578—1645年），一名里長的開支從20—30兩增至60—100兩。見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華盛頓，1943年），第532—533頁。

[[241]](#_241)見巖見宏：《明嘉靖前后賦役改革》。

[[242]](#_242)例如，見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載《東洋學報》，36，第1期（1953年6月），第1—44頁；36，第2期（1953年9月），第32—60頁；36，第3期（1953年12月），第65—118頁；36，第4期（1954年3月），第115—145頁。這里我支持吳承明關于這些市場的基本保留意見，見其《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5（1983年），第1—32頁，并且要指出，在許多地區，這些市場為數太少，屬于例外，不能視為商業化的跡象。但它們的確構成了以后發展的第一層面。關于明清時代中國商業化的另一種意見，見費維愷：《“原始工業化”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廣義地界定，“農業商業化”一詞包括以下任何情況：一戶的部分收成在市場上進行交易，換取其他產品或貨幣，或換取這兩者。在中國，這種現象到12世紀已廣泛存在。見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東京，1968年），馬克·埃爾文摘譯成英文（安阿伯，1970年）。但我認為，這類戶基本上投身于市場交易的目的，是取得貨幣去繳稅，購買自己不能生產的產品和處理剩余的收成和地租。在這些情況下，農產品價格提高的趨勢會減少而不會增加農產品的交易量，因為出售量較少也能取得用于繳稅等項的貨幣。因此，除了少數例外，這種商業活動的結果不會改變基本經濟結構。對比之下，本章所用的“商業化”一詞指的是以下的事例、時期和區域：經濟結構的確經歷了根本的變化；面向市場的生產不是勉強進行和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是一個戶的活動決定性的主要內容。在這些情況下，高價格的趨勢會導致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產量。我把這第二種“商業化”浪潮視為明中葉開始擴大的一個重要現象，不過甚至到20世紀，它還沒有席卷中國的所有地區。

[[243]](#_243)見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96—106頁。

[[244]](#_244)見施堅雅：《19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載他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第211—236頁，及其《城市和地方制度的等級》。在羅的研究漢口的著作中（第281—301頁），他指出一切早期的重要貿易都在沿流入長江的河流邊進行；明代漢口的重要地位來自長江的貿易，而不是來自它的內地。見威廉·T.羅：《1796—1889年漢口的商業和社會》（斯坦福，1984年）。

[[245]](#_245)我們將沿用吳承明的論點，他試圖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列表說明商業結構。他的幾篇論文收于其《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1985年）。

[[246]](#_246)例如，見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247]](#_247)特別是山東的東昌府和兗州府，尤其是兗州府的鄆城縣。

[[248]](#_248)例如太倉縣及附近的新涇鎮。

[[249]](#_249)與吳承明對清代初期和中期的估計數相比，晚明時期的數字是很低的。關于清代初中期，吳的數字是棉布9500萬兩，原棉1300萬兩，絲和絲織品1200萬兩。這種情況使清代市場從4500萬兩擴大到3.88億兩。部分原因可以用銀供應量的增加來解釋，但吳很可能嚴重地低估明代的市場經濟。但應注意，棉布與絲之比稍有下降，從11.1 ∶1下降至7.9∶ 1。

[[250]](#_250)見《關于明代國內市場問題的考察》，載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1957年），第198—262頁

[[251]](#_251)又見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1部分。

[[252]](#_252)另一個次要例外是山西的沁源，它以鐵換鹽和棉布。

[[253]](#_253)見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載《燕京學報》，23（1938年），第183—257頁。英譯文載孫任以都和德弗朗西斯編譯：《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和有關文明研究，第7期，第309—332頁。

[[254]](#_254)見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3部分，第97—98頁。

[[255]](#_255)《關于明代國內市場問題的考察》。

[[256]](#_256)又見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3部分。

[[257]](#_257)幾名日本學者，包括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提出這個論點。

[[258]](#_258)崇田德：《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1975年），第1—66頁。

[[259]](#_259)這個數字稍高于德懷特·珀金斯的估計數，即占農業總產量的7％—8％；見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

[[260]](#_260)大米貿易大量增加，達到3000萬擔，但仍存在著困難，即北方生產可以換大米的具有交換價值的物品很少。由于鹽的需求無伸縮余地，棉布似乎已是可能成為推動總體商業化的惟一商品。但是，人口壓力造成的大米需求的增加一直是棉布業充分發展的障礙。劉永成的《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載《中國史研究》，2[1979年7月]第32—46頁）提供的晚明和清初期的資料已在地圖中表現出來。

[[261]](#_261)許多地方，這些名稱不能互用，這表示存在一定的等級，鎮通常較大；但已知也有相反的用法。見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數量分析》，載《思與言》，16，第2期（1987年7月），第128—149頁。又見：《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1987年）。

[[262]](#_262)在江蘇東南的嘉定縣，南翔、婁塘和羅店各有1500多戶，只有南翔真正能稱為商業中心，而且商業正在衰退；據說牙行的行會抑制了它的成長。見杰里·登納林：《嘉定的保皇分子：17世紀中國的儒家領導和社會變化》，耶魯歷史出版物（雜），第126號（紐黑文，1981年），第75頁注3。

[[263]](#_263)山根幸夫：《明代和清初華北的市集和紳士豪民》，載明清史論叢刊行會編：《中山八郎教授頌壽紀念明清史論叢》（東京，1977年），第303—332頁。

[[264]](#_264)山根幸夫：《明清時代華北的定期集市》，載《東京女子大學史論》，8（1960年11月），第493—504頁，特別是第495頁之表。關于明清時期定期集市的增加的最大的數據編集和一位地理學家對它的意見，見石原潤：《定期集市的研究——機能和結構》（名古屋，1987年）。

[[265]](#_265)根據劉石吉的圖，見《江南市鎮》。使用這些數字時必須謹慎，數字依據的史料不是完全可以比較的。

[[266]](#_266)在山東的滋陽（兗州府治地）、鄒縣或陽谷等地，居民在秋季返回故里協助收割，但新型城市就不再有這種情況。關于更詳細的調查，見《明代國內市場》等。關于其他城市，如濮院，見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的一個專業市鎮——濮院的經濟結構的探索》，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1985年），第14—61頁；關于烏青，見林和生：《中國近代地方都市的發展——專論太湖平原烏青鎮》，載梅原郁編：《中國近代的都市與文化》（京都，1984年），第419—454頁；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巨鎮烏青鎮的經濟結構》，載《中國結濟史研究》，2（1988年），第29—38頁。陳學文近來從事撰寫江南新的小鎮的一系列論文。又見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1990年）。

[[267]](#_267)例如見趙岡：《中國歷史中的人和土地》；田中正俊：《中國史學界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佐伯有一：《日本的明清時代關于商品生產評價的學說史展望》，載鈴木俊、西島定生編：《中國史的時代劃分》（東京，1957年），第253—321頁；佐伯富：《手工業的發展》，載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中華帝國》，《世界歷史》，11（東京，1961年），第213—232頁。

[[268]](#_268)《關于明代國內市場問題的考察》。

[[269]](#_269)關于這一爭論見彼得·克里德特：《工業化前的工業化》（1977年）。比特·舍姆普英譯：《世界市場的起源、農業背景和條件》，載彼得·克里德特等編：《工業化前的工業化——資本主義萌芽中的農村工業》（劍橋和巴黎，1981年）。

[[270]](#_270)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1部分，及其他著作。

[[271]](#_271)根據克雷格·迪特里希：《清初中國的棉花種植和加工》，載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斯坦福，1972年），第109—135頁，清初全國3/5至4/5的縣都種植一定數量的棉花。

[[272]](#_272)寺田隆信：《明代蘇州平野的農家經濟》，載《東洋史研究》，16，第1期（1957年6月），第1—25頁。

[[273]](#_273)嚴中平：《明清兩代地方官倡導紡織業示例》，載《東方雜志》，42，第8期（1946年4月15日），第20—25頁，引于居密：《近代中國早期棉織品生產與農村社會變化》，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2（1974年12月），第513—534頁。

[[274]](#_274)根據西島定生的估計，見《中國初期棉業的形成及其構造》，載《東方學》，2（1949年），轉載于其《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1965年），第805—872頁。英譯文載格羅夫等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和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17—78頁。

[[275]](#_275)居密：《近代中國早期棉紡織品生產》。

[[276]](#_276)見寺田隆信：《明代蘇州平野的農家經濟》。據說嘉靖時代（1522—1566年）產絲中心湖州的一次經濟蕭條使之沒有能力購買所需要的原棉。

[[277]](#_277)關于蘇州的官辦絲綢工業，見保羅·桑塔杰洛：《明清時期的官辦絲織業——特別是蘇州的絲織業》（那波里，1984年）。

[[278]](#_278)潞安的絲的生產可能更多地依靠官方支持，當政府開始依靠江南的私營市場時，它就衰落了。但又見寺田：《江南農村騷亂》。

[[279]](#_279)因此，鹽的非法走私活動始終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280]](#_280)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2部分和第3部分。

[[281]](#_281)關于山西商人（實際上是山西和陜西商人），特別見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282]](#_282)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載《禹貢》，5，第12期（1936年8月6日），第1—15頁。英譯文載孫任以都、德弗郎西斯編譯：《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第298—308頁。

[[283]](#_283)據說萬歷時期山東大運河畔的重要城市臨清的9/10的商人來自徽州。

[[284]](#_284)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285]](#_285)吳承明：《明代國內市場》。

[[286]](#_286)這有時被認為是商人落后的表現和他們的“前近代”行為的證據。但我傾向于同意寺田隆信，即更有趣的問題是為什么放債比直接商業投資能獲得更多的利潤。

[[287]](#_287)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研究》，特別在第3章和第8章中，耿又突出地表現為一名治水條例的著名著作的編纂者，當時在17世紀初期，他任常熟縣知縣。見本書[此處注釋](#_470_Chuan_Sheng_Shou____Zhong_G)。

[[288]](#_288)在清代，擁有的資財要大得多，商人，特別是鹽商仍占主導地位。見吳承明：《明代國內市場》。

[[289]](#_289)見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之商業資本》（北京，1956年）；注意幾項受人注意的研究，如雅克·加內：《中國》（巴黎，1972年），它由J.R.福斯特英譯：《中國文明史》（劍橋，1982年），第429頁。又見蒂莫西·布魯克：《16世紀中國的商人網絡》，載《東方經濟社會史雜志》，24，第2期（1981年），第165—214頁。

[[290]](#_290)持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支持這些趨勢：正統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持修正主義觀點的美國學者都支持這個觀點。

[[291]](#_291)反馬克思主義學者托馬斯·梅茨格也肯定地看到了這一點，見其《論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史根源：明末清初時期政體的經濟分化的加劇》，載《近代中國經濟史，近代中國經濟史會議紀要，臺北中央研究院，1977年8月26—29日》，侯繼明等編（臺北，1977年），第3—21頁。

[[292]](#_292)珀金斯的《農業發展》已經這樣做了。應該指出，他在甚至假設人均產量依然接近維持基本生活水平時，仍打算證明農業有進步之處。不能認為他的著作已證明人均產量是保持不變的，如有人多次所做的那樣。由于有許多跡象表明，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經濟局勢，現在擺在經濟史學家面前的任務是及時確定何時有提高，何時下降了。

[[293]](#_293)無論如何，這個觀點是很難與小農始終生活在勉強能生存水平上的意見相調和的。

[[294]](#_294)這并不否認明清兩朝在有的地區和某些時期，其狀況優于20世紀初期，但任何穩定的和線性經濟增長的觀點都應拋棄。

[[295]](#_295)例如，徐光啟（1562—1633年），即《農政全書》的編纂者勸人們不要實行流行的棉豆套種，因為這種做法耗費地力。見傳記載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第316—319頁。

[[296]](#_296)見川勝守：《明末清初長江三角洲的棉花種植和水利》，載《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6（1977年10月），第77—90頁；8（1980年3月），第98—101頁。另見川勝守：《明末長江三角洲的社會和荒政》，載西島定生博士還歷紀念論叢編集委員會編：《西島定生博士還歷紀念——東亞的國家和農民》（東京，1984年），第487—515頁。

[[297]](#_297)在16世紀末之前已發生過類似的情況。那時國家，以許孚遠為代表，擔心地主勢力太大，就支持佃戶，從而國家加強了對地主—佃戶關系的直接介入。

[[298]](#_298)弗朗西絲卡·巴里：《農業》，《生物學和生物學技術》的第2部分，載李約瑟編：《中國科技史》，第6卷（劍橋，1984年）；又見弗朗西絲卡·巴里：《產米社會的演變類型》，載《農民研究雜志》，11（1983—1984年），第3—33頁。

[[299]](#_299)這些生產有利條件是純技術性的還是取決于財富的多少（即大莊園因產量高，才富有，還是它們因為富有，才能取得高產量），這個問題仍可供爭論。關于這個爭論的總的看法，見石田寬：《1930年代華北種棉地區的農民層分析——東部農村“富農”經營的性質和關系》，載《亞洲經濟》，21，第12期（1980年12月），第48—62頁。

[[300]](#_300)見托馬斯·B.威恩斯：《1920—1940年中國小農經濟的微觀經濟學》（紐約，1982年）[原文為“microeconomics”[微觀經濟學]，而第1135頁“書目”中為“macroeconomics（宏觀經濟學）。——譯者注]。

[[301]](#_301)施肥的方法包括在田地燒殘茬，澆糞，撒石灰，摻油菜籽餅和豆餅，把用作綠肥的作物犁在地下。

[[302]](#_302)見弗朗西絲卡·巴里：《結論：農業變化和社會——停滯還是作出反應？》，載李約瑟編：《中國科技史：農業》，第6卷，第2部分，第553—616頁。

[[303]](#_303)見居密：《近代地主制的起源》，載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編輯委員會編：《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1976年），第289—344頁；草野靖：《中國的地主經濟分種制》（東京，1985年）。

[[304]](#_304)天野元之助：《明代的農業和農民》，載藪內清、吉田光邦編：《明清時代的科學技術》（京都，1970年），第465—528頁。

[[305]](#_305)在稻麥輪種的地方，常常不用犁，但在施肥時必須用鋤或鶴嘴鋤。在《沈氏農書》中可以看到，農民支出中約40％用于肥料，只有1％用于農具。

[[306]](#_306)北方的一些地方也使用同樣的農具，河南和山東的中心區就是如此，那里在明代已開始種植多種作物，豆類常常是次要作物。關于農具，見大滭正昭：《中國小經營發展的幾個階段》，載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的再現——國家和農民》（京都，1983年），第55—78頁；又見杜修昌編：《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杭州，1983年），第171—176頁。

[[307]](#_307)在南方，對同一塊土地開征的冬季稅和夏季稅是兩種不同的項目。又見黑木國泰：《一條鞭法實行的生產力基礎》，載《明代史研究》（1976年11月），第1—12頁。

[[308]](#_308)這是何良俊提供的其故鄉松江（又為華亭縣的治地）的數字；又見黃仁字：《稅收》，第41頁。關于何良俊，見《明人傳記辭典》，第515—518頁。

[[309]](#_309)黑木國泰：《一條鞭法實行的生產力基礎》。我稱耕作者為“小農”（peasants），是因為他們之中的大部分耕作規模極小，雖然當耕作者不管是否愿意而與市場發生關系時，有的（但絕對不是全部）人類學家反對使用這個字眼。見琳達·格羅夫、約瑟夫·埃什里克編《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論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載《近代中國》，6，第4期（1980年10月），第397—438頁，文中稱耕作者為“農民”（farmers），因為“他們把農作物、手工業品、田地和勞動力視為商品，而不像遠離市場的小農（peasants）”。我認為所定的這個特點過于武斷，容易把“農民”（farmers）一詞只用于商業耕作者在純資本主義環境中經營的事例。丹尼爾·索納：《作為經濟史中一個課題的小農經濟》，載《1962年埃克斯昂普羅旺斯第二次國際經濟史會議》，第2卷（巴黎，1965年），第287—300頁；莫里斯·埃馬爾：《自身消費和市場》，載《經濟、社會和文明》，38，第6期（1938年11—12月），第1392—1410頁，他把“小農經濟”恰恰歸因于中國耕作者所處的那種境況，包括市場和稅賦關系的境況。有跡象表明，在整個明清時期，除了江南最商業化的地區外，大部分耕作者只是在迫不得已時才勉強種經濟作物。只有在英語中，才對這兩個名詞作出區別，因此使用有其限度：我在特定的事例中使用這個或那個名詞時，沒有附帶過多的含義。

[[310]](#_310)方言中稱這些定居地和小河為塝；例如見濱島敦俊、森田明、海田能宏：《明清時代的分圩——三角洲開拓的集約化》，載渡部忠世、櫻井由躬雄編：《中國江南的水稻耕作文化——邊緣學科研究》（東京，1984年），第4章，第171—232頁，濱島是關于宋代低地分成明代小低地討論會的主要與會者。又見濱島：《明代江南農村》特別是第2章及其地圖。

[[311]](#_311)見渡部忠世、櫻井由躬雄編《中國江南的水稻耕作文化——邊緣學科研究》（東京，1984年）中的幾篇論文，包括前一個注所引的一篇。

[[312]](#_312)李文治：《論中國地主經濟制與農業資本主義萌芽》，載《中國社會科學》，1（1981年），第1—18頁；與1987年的后記轉載于其《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總結》（北京，1993年），第546—581頁。李是代表人物。

[[313]](#_313)雇用勞動力從事農業的所謂經營地主為數很少。

[[314]](#_314)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史》（北京，1989年），第3—19頁。S.T.利昂英譯：《中國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論支配其發展的法律》，載《近代中國》，6，第3期（1980年7月），第311—316頁。

[[315]](#_315)小山實際上使用“農奴”一詞。關于明初期的佃戶和奴仆，他用了未加說明的“奴隸”一詞。崇田德沿用小山的名詞。見崇田德：《鄉村支配的成立和結構》，載《巖波講座世界歷史12：中世6》中《東亞世界的發展》（東京，1971年），第347—380頁；修訂版載其《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1975年），第155—206頁。丹尼爾斯英譯，作為《鄉紳統治的起源和結構》的一部分，載琳達·格羅夫、克里斯琴·丹尼爾斯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335—385頁。

[[316]](#_316)例如見埃爾文：《中國過去的模式》；羅伯特·馬克斯：《華南的農村革命：農民和海豐縣創造的歷史，1570—1930年》（麥迪遜，1984年）。

[[317]](#_317)關于幾篇批評文章，見鶴見尚弘：《魚鱗冊調查》、《明代的農村控制》；森正夫：《鄉紳的土地所有論》，載《歷史評論》，304（1975年8月），第11—16頁，《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鄉紳論》，載《歷史評論》，308（1975年12月），第40—60頁；312（1976年4月），第74—84頁；314（1976年6月），第113—280頁；古島和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東京，1982年），第3—33頁；北村：《論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8—49頁；寺田隆信：《商品生產和地主制研究——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史諸問題（1）》，載《東洋史研究》，19，第4期（1961年3月），第502—511頁；安野省三：《地主的實態和地主制研究》，載《東洋史研究》，33，第3期（1974年12月），第183—191頁；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研究》；天野元之助：《明代的農業和農民》。小山所引的事例證明是非典型的和不同性質的，并且在解釋時有傾向性。

[[318]](#_318)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第5章。這一解釋否定了傳統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這個立場認為經營地主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319]](#_319)譚棣華、黃啟臣、葉顯恩：《劉永成著〈清代前期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初探〉評價》，載《中國社會經濟歷史研究》，1（1983年），第122—125頁。此文在評論劉永成著作（福州，1982年）時指出，雇用勞動力的出現取決于經常發生的禍災而不是直線形的經濟趨勢，城市還不能吸收這種經常重新組成的流離失所的階層。

[[320]](#_320)趙岡認為，所發生的循環模式是戰爭而不是內部因素造成的結果，見趙和陳：《中國土地制度史》，第8章。又指出佃戶數本身的增加并不涉及其社會地位或討價還價的能力，也不涉及土地所有制的循環：“租佃”不一定是終生的，并且肯定不是最壞的條件。租佃更能適應家庭循環和其他狀況。租種土地百分比的增加，或擁有土地平均面積的增加是屬于土地所有制的問題，而與租種規模無關，后者是管理的問題。

[[321]](#_321)甚至小山的“大土地所有者”有時擁地不超過20畝。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專論江南三角洲地帶》，載《史學雜志》，66，第12期（1957年12月），第1—30頁；第1期（1958年1月）。克里斯琴·丹尼爾斯英譯文載：《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101—163頁。

[[322]](#_322)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第213頁。

[[323]](#_323)黃仁宇：《稅收》，第156—158頁。徽州的地主財產冊上還列有小地主。此外，它們顯示逐年只有很少的財產流動。

[[324]](#_324)其他例子有泰和（江西）、南海（廣東）、南陽（河南）、今山西的新絳以及耒陽（湖南）。

[[325]](#_325)最普遍的稱呼為佃仆，但此名詞和歸類含糊而且重疊。在法律上，他們不是奴仆，1397年以后只有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官員才準使用。他們地位最重要的特點是可以使用屬于地主家屬的墳地，作為報答，他們就處于奴仆地位。有時這種義務持續幾代人，所謂的世仆就能發展了。見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合肥，1983年）；或基恩·杜安·黑茲爾頓：《1500—1800年徽州的世系和地方精英》（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5年），第200頁。但是在中國，有奴仆法律身份的人的肉體也不能被擁有，例如不能隨便殺害他們。

[[326]](#_326)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約瑟夫·P.麥克德莫特：《晚明太湖流域的奴仆：錯誤身份認定的案例》，載《亞洲研究雜志》，40，第4期（1981年8月），第675—701頁。

[[327]](#_327)還有其他的免稅地，例如兩淮鹽區的產鹽用地。甚至衙門的胥吏也享有有限度的豁免。

[[328]](#_328)趙岡爭辯說，實行一條鞭法后，人們干脆可以出售土地和停止履行任何繁重的徭役。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投靠就變成較少理性的行為。見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第7章。但有人寧愿假設，對最多不過付錢就可以不再低三下四的富有的平民戶來說，土地的投靠仍有吸引力。

[[329]](#_329)連主張“土地更加集中”論最力的李文治也承認這種情況，見其《論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關系》，載《歷史研究》，5（1963年），第75—107、100頁。

[[330]](#_330)見陳張富美：《明清時代佃農地主關系的初步分析》（北京，1980年10月26—11月召開的自宋至1900年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

[[331]](#_331)也有例外，如吳江的飲酒盛典，見森正夫：《明末的社會關系和秩序的變動》，第135—159頁。在華北無權勢的小佃農階層中也有例外。明代的《便民圖纂》記載，佃戶和雇工以平等的身份參加活動。見鶴見尚弘：《明代的農村控制》。

[[332]](#_332)魏金玉：《明清時代佃農的農奴地位》，載《歷史研究》，5（1963年），第109—134頁。

[[333]](#_333)并非同一地主與所有佃農都訂有一樣的地租契約，契約也可以再議。見陳張富美：《佃農地主關系》；趙岡：《中國歷史中的人和土地》。

[[334]](#_334)福建、江西和江蘇更是如此。

[[335]](#_335)據伊夫琳·羅斯基，附加地租很低，見《華南的農業變化和小農經濟》，哈佛東亞叢書，66（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2年）。但居密在《16—18世紀的地主和小農》[載《近代中國》，6，第1期（1980年1月），第3—39頁]中有說服力地爭辯說，如果附加地租無關緊要，就難以被宣稱為幾次大范圍的佃農叛亂的起因。

[[336]](#_336)這類抵制活動，還針對強制性的追加勞役，或在糧食量器上的弄虛作假。

[[337]](#_337)傅衣凌一直強調這一點：《清代永安農村賠田約的研究》，載其《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北京，1961年），第44—59頁；清水泰次也指出這個事實，見《明代福建的農家經濟——專論一田三主的慣例》，載《史學雜志》，63，第7期（1954年7月），第1—21頁；又見片岡芝子：《福建的一田兩主制》，載《歷史學研究》，294（1964年11月），第42—49頁。

[[338]](#_338)在地主更直接感興趣時，收獲分成的做法也存在。見趙、陳：《中國土地制度史》，第7章。

[[339]](#_339)例如，江西的這些移民來自福建和廣東。見片岡芝子：《福建的一田兩主制》。所用稱呼有：棚民、莖客、麻民、藍戶。這些富裕佃農常常成為佃農叛亂的領袖，如崇禎朝時浙江東部。見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北京，1961年），第68—153頁。

[[340]](#_340)常常有人堅持，永佃不是第二種明顯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根據法律，只有在繳納規定的地租后才能存在。見陳張富美和拉蒙·H.邁爾斯：《清代中國的習慣法和經濟增長》，載《清史問題》，3，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頁；3，第10期（1978年12月），第4—27頁；仁井田陞：《明清時代的一田兩主習慣的產生》，載《法學會雜志》，64，第3期（1946年）；64，第4期（1946年），轉載于其《（增定）中國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1960年第1版；東京，1981年），第164—215頁。但事實上，甚至真正發生拖欠地租之事，由于不知道佃農的下落，或擔心找不到更合適的佃農（有時全村對付地主，拒絕耕種被驅趕的佃農耕的地；見片岡芝子：《福建的一田兩主制》），地主會默認。的確，地租押金的需要正是為了對付這種可能發生的事。這樣，耕地的權利不一定可以轉化成貨幣。見居密：《近代地主制的起源》，第336頁。地主能否全部購回某一特定地塊的全部權利，他是否可能因收不到地租而驅趕佃農，仍是熱烈爭論的問題。換句話說，有人認為，涉及的“財產”的范圍仍可以爭論。關于包括雙方意見在內的法律上的全面看法，見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慣行法的性質——概念的分析》，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93（1983年11月），第33—131頁。

[[341]](#_341)吳震強：《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研究，1506—1644年》，載《南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6（1972年），第189—213頁。他非常正確地指出，羅斯基在其《農業變化》一書中常常過于隨便地把佃農加強的安全性與這種中間的不繳稅的土地擁有者等同起來，并提請謹慎對待。又見吳震強：《貿易和社會：中國沿海的廈門網絡，1683—1735年》（新加坡，1983年）。

[[342]](#_342)見趙、陳：《中國土地制度史》，第4章。閩清、閩縣及侯官（后兩個縣的治地在福州）的大部土地由福建的土地擁有者所有。見林祥瑞：《福建永佃權成因的初步考察》，載《中國史研究》，4（1982年），第62—74頁。早在1449年建陽就盛行類似的情況；清水泰次：《明代福建的農家經濟》。

[[343]](#_343)在漳州府治地龍溪和南靖，全部土地的30％—40％為寺廟的土地。這種做法與投靠相似，但“投靠”一詞通常是指小土地所有者把少數土地投靠官戶，并處于較屈從的地位。當較富裕和較有勢力的平民戶投靠他們的土地時，就不會那樣屈從，永佃可能這樣產生。

[[344]](#_344)作者為謝肇淛（1567—1624年）。見《明人傳記辭典》，第546—550頁。這段文字引自卷4，許多文章都對它進行討論。例如見片岡芝子：《福建的一田兩主制》。

[[345]](#_345)張彬村提出了對這個問題的可能是最佳的全面看法，見《十六、十七世紀中國的一個地權問題：福建省漳州府的一田三主制》，載《食貨月刊》，14，第2期（1984年5月），第95—107頁。

[[346]](#_346)許多作者不了解有關的不同形式地租的名詞。糧（意指糧食，但到明代又指秋季稅），用來稱繳給政府的稅。稅（通常指夏季稅，干脆稱稅），在這一制度中一直被用來指耕作者付給名義上的在冊地主（大租主）的地租。還有其他名詞，清水泰次試圖把不同出處的名詞統一起來，但沒有完全成功。“租”的數額較大，繳給中間的土地所有者，即小租主。至于“地面上”（中間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和“地面下”（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的權利）這兩個還用于永佃的名詞，也有幾個中文名稱。這些名稱因地而異，有時在相鄰地區意思完全相反。“田面”（地面上）也可用來指“田底”（地面下）。其他常見的名稱包括：田皮、田骨或田根，現代中文稱這個制度為一田兩/三主；稱兩主或三主，取決于作者如何看待底層耕作者的權利。

[[347]](#_347)由于文中所參照的1472年是在它的廢除期間，1558年龍巖往往被認為是“真正”開始的時間和地點。見吳震強：《貿易和社會》。又見其《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張彬村：《中國的一個地權問題》。

[[348]](#_348)草野靖：《明末清初田面的變化——專論漳州府地區》，載《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5（1981年3月），第24—68頁，從中看到的是鄉紳，而不是處于中間地位的人。

[[349]](#_349)例如，1545年在平河，1569年在南靖，1573年在漳州。見張彬村：《中國的一個地權問題》。

[[350]](#_350)見草野靖：《田面的變化》。

[[351]](#_351)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作者有：足立啟二：《清代華北的農業經營和社會構造》，載《史林》，64，第4期（1981年7月），第66—93頁；片岡芝子：《明末清初華北的農家經營》，載《社會經濟史學》，25，第2—3期（1959年6月），第77—100頁。

[[352]](#_352)只有在山東和河南的中心地區，以及河北的少量地區才存在粟類—冬小麥—豆類—休耕的作物輪種制，即兩年三熟制。

[[353]](#_353)例子有歸德府治地商丘和固始。見片岡芝子：《華北農家經營》。但是，這類小農有契約；即使中文中的所謂“奴隸”也很少，因為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能被雇傭的短工更好地調節；片岡芝子在《華北農家經營》第77—78頁注1中反對小山的意見。因此，雇工在北方比在更商業化的南方更加流行，見片岡著作第82頁。

[[354]](#_354)也許如片岡所述，他們受稅制的照顧，我們已在北方見到，這種稅制包括依照財產（含用于運輸的牲畜和大車）按戶征收的一種很進步的辦法。按照邏輯，我料想在實行一條鞭法改革后才是如此，在北方，恰恰是因為非土地的因素成了重要的內容，改革才受到激烈的抵制。我猜想租佃只有在16世紀后期才更有利，因為它使耕作者免繳此時與純土地所有制更直接有聯系的稅。

[[355]](#_355)較大的地主有時也種棉花。張履樣提到河南南陽一個有1000畝的地主種植棉花。見片岡：《華北農家經營》，第89頁注6。

[[356]](#_356)足立啟二的《華北的農業經營》對集約化過程進行了論述。這里使用的租佃是指租出土地以取得不定量的或定量的收成，農田管理由佃戶負責。在北方，直到晚明時期，介于單純領工錢勞動和租佃之間的作物分成制更為流行。近來，草野靖在其《中國的地主經濟分種制》（1985年）中令人注目但也不能令人信服地爭辯說，中文中現在可以通用、或在一起用來表示租佃的地租的“租”和“佃”應該加以區別：只有租才包括地租和出租（租種）土地；而佃包括作物分成，監工基本上仍是地主的事。

[[357]](#_357)據說一擔米或一匹布以上的一切交易都使用銀。見寺田浩明：《明代蘇州平野的農家經濟》。

[[358]](#_358)當然，在有些專業化的山區，或在如福建那樣的農業相對貧困的地區，商業化程度可能更加發達，華北收取工錢的勞動也可能更加突出，但這些是與總的農業生產力無直接關系的特殊情況，因此不影響問題的實質。

[[359]](#_359)足立啟二：《清代蘇州府地主的土地所有的發展》，第24—56頁；基本研究涉及20世紀20年代，然后使用另外的數據推算過去。

[[360]](#_360)不包括城市附近的地區，那里的非農生產更為有利可圖，因此，其平均的農地面積不一定能反映農業本身的各種可能情況。

[[361]](#_361)見足立啟二：《清代和民國期農業經營的發展——專論長江下游》，第255—288頁。

[[362]](#_362)孫任以都等英譯：《天工開物——17世紀中國的技術》（帕克大學，1966年），中文原著在1637年第一次出版。

[[363]](#_363)但也有人說，許多人完全脫離農業。有人提到1550年有60％—70％的人脫離，這幾乎可以肯定是夸大。見寺田隆信：《明代蘇州平野的農家經濟》。這樣應該會使留下務農的人境況好一些。

[[364]](#_364)此數劃為地主仍綽綽有余，因為一戶平均只耕10畝地。甚至著名的士紳歸有光（1507—1571年）、張履祥（1611—1674年）和董思白（翰林）等，擁有的地不過20—40畝。歸有光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759—761頁；張履祥，見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第45—46頁；張履祥，有時也讀張禮祥。見寺田隆信：《明代蘇州平野的農家經濟》。

[[365]](#_365)寺田：《明代蘇州平野的農家經濟》。

[[366]](#_366)鶴見商弘和足立啟二進行了調研。見鶴見商弘：《魚鱗冊調查》；《康熙十五年丈量的一本長洲縣魚鱗冊》；《有關清初蘇州府魚鱗冊考察》；《康熙十五年丈量蘇州府長洲縣魚鱗冊田土統計的考察》；《再考察》。見足立啟二：《清代和民國期農業經營的發展》；《清代蘇州府》。趙岡在其著作中也提到明清的魚鱗冊，但他的分析是粗略的，他提出的魚鱗冊的出處未經很好的調查。見趙和陳：《中國土地制度史》，第5章。

[[367]](#_367)該魚鱗冊的時期從1676年起，并基本上（但不是全部）可追溯到張居正的丈量。它顯示20世紀耕地的96.5％—100％已經記錄在冊，因此少報現象極少。

[[368]](#_368)根本無地的人不記入魚鱗冊。甚至既登記佃農又登記有地者的魚鱗冊也的確很少，而這些登記對文中的那種計算又是必要的。前面已談過，所有這些清初的魚鱗冊顯然都追溯到張居正丈量時期盛行的狀況。

[[369]](#_369)足立啟二：《清代和民國時期農業經營的發展》。

[[370]](#_370)冊25B/19—正冊，日期也始于1676年。

[[371]](#_371)此冊所提到的稅的等級指明，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個文獻來了解晚明的情況：稅額和分類與1620年的相等，只是作了所稱的幾處次要的重新分類。

[[372]](#_372)鶴見商弘：《康熙十五年丈量蘇州府長洲縣魚鱗冊田土統計的考察》；《有關清初蘇州府的魚鱗冊的考察》。

[[373]](#_373)長洲魚鱗冊21B/8。

[[374]](#_374)鶴見商弘：《蘇州府長洲縣魚鱗冊田土統計的考察》。

[[375]](#_375)同上注；福武直《中國農村社會的構造》報道了民國時期類似的情況。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小農在勞動力有富裕時通過租地把耕地擴大到適當的規模，其境況要好于不如此行事的人。佃農本身的社會地位，甚至經濟地位似乎不會因此而有所不同。見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第417頁。

[[376]](#_376)冊24/20。

[[377]](#_377)鶴見商弘：《再考察》。他在別處報道說，在其他尚未經分析的魚鱗冊中有更多的自耕農。見其《魚鱗冊調查》，第61頁。

[[378]](#_378)除非田賦輕于通常的稅率和文中所提到的土地數被低估了，他控制的360個佃仆并不全部用于務農。見彭超：《休寧〈程氏置產簿〉剖析》，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4（1983年），第55—66頁。

[[379]](#_379)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

[[380]](#_380)從1393年至1515年，王氏宗族從自耕農購買的地塊大多為2畝或更少；到1522年，以這樣小數量購買的土地總共才65畝，可是王氏肯定不是無足輕重的門第。見劉森：《略論明代徽州的土地占有形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1986年），第37—43頁，劉使用舊的詞藻，仍稱它是“大地主所有制”。休寧的洪家的地產增加也很緩慢：1390年至1604年，只增加了80畝稻田，5畝旱田和104畝山地。見葉：《明清徽州農村社會》。

[[381]](#_381)彭超的《休寧》一文衡量土地的大交易從嘉靖時期（1522—1566年）的23％增加到天啟時期（1621—1627年）的90％，但沒有確切地說明他考慮的“大”和“小”交易的界限。

[[382]](#_382)劉森；《略論明代徽州》。

[[383]](#_383)劉森：《略論明代徽州》。白銀仍短缺，這從珠寶可用來支付這一事實得到證明。見彭超：《休寧》一文。

[[384]](#_384)在洪氏的契約簿的103份契約中，61％的契約的雙方是宗族的成員，3％是原主購回的契約，8％是鄰居購地的契約，剩下的契約性質不明。

[[385]](#_385)在當地，宗族土地有時（但這些例子相當晚）能包括全村耕地的70％以上。見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

[[386]](#_386)歙縣的胡家一般只收到八九成實物租，貨幣地租的收入也只有90 ％。見章有義：《十七世紀前期徽州租田關系的一個微觀研究——歙縣胡姓〈懷忻公租簿〉剖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5（1983年），第33—59頁。

[[387]](#_387)張履祥寫的書在實用性和非規范性方面，不同于所有的官方匯編，此書根據沈氏的《農書》寫于1658年，沈氏的情況不詳，只知道他可能是張的親戚。第1部分多少與日常農活有直接聯系，而第2部分，即張寫的部分則略為系統化。見古島和雄：《〈補農書〉的撰寫及地點》，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3（1952年），轉載于其《中國近代史社會研究》（東京，1982年），第334—367頁；又見第307—333頁之文。

[[388]](#_388)除了前面的注所引古島和雄的研究作品外，見陳恒力：《補農書研究》（北京，1958年）；田中正俊：《〈補農書〉諸研究（上）——明末清初土地制度史研究的動向》，載《東洋學報》，43，第1期（1960年6月），第110—116頁。

[[389]](#_389)試圖對張履樣的數據量化，但很困難，可能出現幾種有矛盾的解釋。張本人有幾次提供了很詳細的記載，但他忽略了幾種大開支和用于村社工程的所有錢財（他作為一名優秀的儒生，試圖組織這些工程）。見足立啟二載于《史林》，61，第1期（1978年1月）第40—69頁之文；關于批評文章，見巖間一雄：《明末清初長江三角洲自耕農經營——農氏張履祥的自耕主義》，載《土地制度史學》，196（1982年7月），第52—68頁。

[[390]](#_390)古島：《〈補農書〉撰寫和地點》。

[[391]](#_391)陳恒力：《補農書研究》。當時的工錢約13兩（包括5.5擔米），在晚明一年收入此數雖低，但還是適當的。

[[392]](#_392)見吳金成：《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研究——明代紳士層的形成和社會經濟分析》，載《大東洋史學研究叢書》，3（漢城，1986年），第293—312頁有英文摘要。渡昌弘全部譯成日文：《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紳士層的形成和社會經濟分析》（東京，1990年）。

[[393]](#_393)見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986年12月29—31日——慶祝中央研究院院慶六十周年）：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1989年），第1卷，第189—211頁的《明代江西農村中的社會變化與審視》中的表4（第203—205頁）。

[[394]](#_394)例子見吳：《明代江西》，第196頁。

[[395]](#_395)例子見曹樹基：《湖南人由來新考》，載《歷史地理》，9（1990年10月），第114—129頁；關于湖北4個縣，見第115頁表1；關于湖南，見表7（第123頁）和表9（第125頁）。清代的遷移顯然要少得多。又見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業人口及其移動》，第1—7頁。

[[396]](#_396)見蕭放：《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的發展及其歷史局限》，載《江西經濟史論叢》，1（1987年5月），第139—175頁，第141頁。

[[397]](#_397)見梁森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林商品》，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1988年），第28—38頁，特別是第36—37頁。

[[398]](#_398)關于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見蕭放：《江西四大工商市鎮》。

[[399]](#_399)崇田德與安野省三的意見針鋒相對，后者觀點見其《明末清初長江中游的大土地所有制考察——專論湖北漢川縣蕭堯采集的材料》，載《東洋學報》，44，第3期（1961年12月），第61—88頁。安野省三不相信有地主市場。羅斯基也不相信，見其《農業變化》。

[[400]](#_400)開始有人認為此說始于晚明，巖見宏首先把日期推到16世紀初期，寺田隆信在1979年則發現了天順時期（1457—1464年）的材料。見巖見宏：《湖廣熟，天下足》，載《東洋史研究》，20，第4期（1962年3月），第175頁；寺田隆信：《湖廣熟，天下足》，載《文化》，43，第1—2期（1979年9月），第87頁。又見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譯本序言》，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1984年），第51—54頁，這是他原著的中譯本的介紹。

[[401]](#_401)在清代初期，當地主企圖通過押租收到更多的收成和輸出超過整個區域經濟承受能力的大米時，這種情況最終導致地主和佃農之間的沖突。見崇田德的論文及黃賓（音）：《清代的米騷亂》，載《亞洲研究雜志》，41，第4期（1982年8月），第767—788頁。

[[402]](#_402)安野省三：《明末清初長江中游的大土地所有制》。

[[403]](#_403)見皮埃爾—厄蒂安尼·威爾：《水利基礎設施管理中的國家干預：以帝國晚期湖北省為例》，載S.施拉姆編：《中國國家權力的范圍》（倫敦和香港，1985年），第285—347頁。

[[404]](#_404)這里我同意皮埃爾—厄蒂安尼·威爾的觀點，見其：《中國的水力循環：16—19世紀的湖北省》，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68（1980年），第261—287頁。不過應該提出，漢口同時因其內地日益重要而得益匪淺。見谷口規矩雄：《漢口鎮的建立》，載布目潮風：《唐宋時代行政經濟地圖的構成（研究成果報告）》 （大阪，1981年），第111—119頁。

[[405]](#_405)職務有塘長、壩長和垸長，垸在湖南是指圓形的小低洼地。

[[406]](#_406)在華容縣，工程從48個增至100個（至嘉靖晚期，在16世紀后半期）；巴陵縣（岳州府治地）在15世紀從20個增至50個。

[[407]](#_407)見吳金成：《明末洞庭湖周邊的水利開發和農村社會》，山根幸夫譯成日文載《中國水利研究》，10（1980年10月），第14—35頁。

[[408]](#_408)例如在湘陰，原來的小土地所有者的一半逃離其居住地或變成佃農，而有一半移民已變成土地所有者。丘浚（1420—1495年）已經要求把后者納入湖廣的稅冊，但實際上這些稅冊很少被修正。見《明人傳記辭典》，第249—252頁丘的傳記，和吳金成《明末洞庭湖周邊的水利開發》。關于丘浚見朱鴻林：《丘浚及其〈大學衍義補〉：15世紀中國的經世思想》（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3年）。

[[409]](#_409)我同意保羅·J.史密斯：《公元2年至1948年長江上游的商業、農業和中心形態》，載《晚期中華帝國》，9，第1期（1988年6月），第1—78頁；他試圖用某些明代材料，再進而外推到自宋至清的時代，來研究明代的四川。我把史密斯所用的宋代名稱改成明代的和現在通行的名稱。

[[410]](#_410)進士功名的名單也說明類似的變動，除了成都周圍地區外，還有重慶周圍地區也得到照顧。

[[411]](#_411)例如，見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北京，1961年），傅主張是推進因素；羅斯基：《農業變化》，主張是牽制因素。

[[412]](#_412)甘薯從呂宋引進，1594年歉收后，金學曾（1568年科進士）大力推進在貧瘠土壤上種植。見吳震強：《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第195頁。

[[413]](#_413)在1490年，龍巖、長泰、南靖和漳平仍見不到商人；但在16世紀，據說福建人口中有一半不得不在村外活動中謀生，米和銀成為與外界聯系的重要紐帶。又見吳：《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

[[414]](#_414)前田勝太郎觀點，引于吳：《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又見吳：《貿易和社會》。

[[415]](#_415)棉花的馬來語（原來為梵語）為kapas或kapok，很早就在福建種植，但不很普遍。見吳：《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第211頁；又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第237頁。

[[416]](#_416)張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貿易和地方經濟》，載E.B.弗爾梅爾編：《17—18世紀福建省的發展和衰落》，載《萊頓漢學》，22（萊頓，1990年），第63—82頁。張的文章也很重要，他發現1620年的一次緊縮，并把它歸因于商品供過于求。

[[417]](#_417)吳：《貿易和社會》；《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

[[418]](#_418)自1450年以來，特別在海澄（又稱月港）被指定為官方港口以后，福建在海外貿易方面已占支配地位。1590年前后，福建年進口值估計超過100萬兩，此數甚至排除貪污的因素。見張彬村：《海上貿易：16世紀的福建》（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3年）；張：《海上貿易和地方經濟》。

[[419]](#_419)關于造成不在本地的地主數增加的情況見本章一田數主制之文。福建的鄉村地主還直接住進城市，部分原因是城市生活更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他們非常害怕海盜。見濱島：《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第2章注23。

[[420]](#_420)關于這一解釋，見吳：《貿易和社會》；《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第200頁。

[[421]](#_421)沿襲國家的指導方針，一名士兵可得到25—30畝，大大地超過了他的需要。

[[422]](#_422)在有的情況下，福建寺廟的支配地位是如此牢固，以致有的作者斷言，向寺廟奉獻的祭祀禮儀的負擔比正規的稅賦更沉重。吳：《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第204頁。

[[423]](#_423)黃啟臣：《明清珠江三角洲商業與商人資本的發展》，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1984年），第37—50頁。

[[424]](#_424)見[此處注釋](#_423_Huang_Qi_Chen____Ming_Qing)。

[[425]](#_425)見葉顯恩：《略論珠江三角洲的農業商業化》，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1986年），第16—29頁。

[[426]](#_426)這說明了為什么這個地區的大量土地被劃定為“塘”（1581年在龍山鄉占土地的18％），對它征的稅也更高。

[[427]](#_427)包田，見葉顯恩：《略論珠江三角洲》。

[[428]](#_428)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紐約，1962年）；張仲禮：《中國的紳士——他們在19世紀中國社會的作用》（西雅圖，1955年）。他們是這場爭論中最杰出的學者。

[[429]](#_429)何炳棣只把獲得舉人及以上功名的人列為精英。如果其父系的前三代未出過任何生員，何就稱此精英分子出身“地實寒微”；在明代，這一類人占全部他界定的精英的比率從46.7％下降到19.2％。

[[430]](#_430)費孝通的定義，見《小農和紳士：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化的一種解釋》，載《美國社會學雜志》，52，第1期（1946年7月），第1—17頁。當時它包括人口的1/5。

[[431]](#_431)希拉里·J.貝蒂對此作了明確的闡述，見《中國的土地和門第——明清時期安徽桐城縣研究》（劍橋，1979年）。基思·黑茲爾頓聲稱，地方精英中“偶爾能培養出上層紳士，作為階段性地證實和鞏固其地方精英地位的手段”；黑茲爾頓：《徽州的世系和地方精英》，第6頁。

[[432]](#_432)最后一種豁免被認為是非法的，不過有人持相反意見；在當時這是一個熱烈爭論的問題。

[[433]](#_433)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研究》等著作。當紳士日益以地方為基礎時，這種現象變得更加流行，見下文；到那時，大部分地方的投靠還與親王的莊園有關。

[[434]](#_434)在特權不包括豁免正規徭役（可豁免非正規的徭役）的地方，徭役很重，有時紳士也不愿購買土地；例如海瑞（1513—1587年）就如此評論，據姚汝循的《寄莊議》，這種情況在一條鞭法實行后得到補救。崇田德引其文，見《鄉村支配的成立和構造》，再版本第197頁和第205頁，注44，引自《天下郡國利病書》。關于海瑞，見《明人傳記辭典》，第474—479頁；米歇爾·卡蒂埃爾：《16世紀中國的改革，1558—1562年海瑞在淳安》（巴黎，1973年）。

[[435]](#_435)當然，著名的藝術家等人避而不與地方上有財有勢的人為伍，因此得到超脫的“山人”的名聲。參閱威拉德·J.彼得森：《苦葫蘆——方以智和知識變化的動力》（紐黑文，1979年），第130頁。

[[436]](#_436)例如見張英（1638—1708年）之文，他說投靠土地只是因為這樣就更加安全。貝蒂：《土地和門第》。關于張，見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第64—65頁。

[[437]](#_437)由于這種特權地位經常在不同的家族之中進行再分配，并不是土地所有制的直接結果，情況更是如此。見崇田德：《鄉紳支配的成立和結構》；《鄉紳的歷史性質——鄉紳觀的由來》，載《船津勝雄教授紀念號（歷史學）》，22，第4期（1971年3月），第85—97頁。

[[438]](#_438)但是通過他們的隨從和代理人，他們仍能與其農村的財產保持聯系。

[[439]](#_439)在日本，這場爭論稱“鄉紳土地所有”的辯論。首先提出辯論的學者是佐伯有一（在1957年）和安野省三（在1961年），當時不在本地的地主所有制首先與官員聯系起來。見佐伯有一：《明末董式之變——有關“奴變”的性質》，載《東洋史研究》，16/1（1957年6月），第26—57頁；安野省三：《明末清初長江中游的大地主所有考察》。有人作出了一些努力，企圖把以下現象納入這一觀點，即地主除了對其直接的佃農外，還對小農行使權力，并力圖說明紳士支配了地方社會的各個方面。這就是崇田德主張的“鄉紳控制”觀點：《鄉村支配的成立和結構》；此文雖有夸大，但仍是這個題目最易懂的假設；但又見足立啟二載于《歷史評論》，400（1983年8月）第134—151之文。對在其他方面獨立的小農行使權力的方式是土地市場控制、高利貸、市場、強制、與官員的關系、司法程序的影響、灌溉活動和慈善事業。關于對這場辯論的總的看法，見森正夫：《鄉紳的土地所有論》，載《歷史評論》，304（1975年8月），第11—16頁；《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鄉紳論》，載《歷史評論》，308（1975年12月），第40—60頁；312（1976年4月），第74—84頁；314（1976年6月），第113—280頁；吳金成：《日本對中國明清時代紳士層的研究》，載《東亞文化》，15（1978年12月）；日譯文載《明代史研究》，7（1979年11月），第21—45頁；壇上寬：《明清鄉紳論》，載谷川道雄編：《戰后日本的中國史論爭》，第6章（名古屋，1993年），第192—233頁。

[[440]](#_440)關于清代的全面的論述，見瞿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麻省劍橋，1962年）。

[[441]](#_441)對紳士的這種標準看法，可在如宮崎市定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出：《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載《史林》，37，第3期（1953年6月），第1—33頁；參見森正夫：《明代的鄉紳士大夫與地域社會關系概論》，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周》，《史學》，26（1980年3月），第1—11頁；英譯文載《亞洲學報》，38（1980年），第31—53頁。

[[442]](#_442)是登納林的用詞，見登納林：《嘉定保皇黨》。

[[443]](#_443)的確，登納林主張紳士關心“私利”的同時，沒有否認他們也關心“大眾的利益”，他本人也舉了幾個有公心精神的例子，但這些例子應作不同的解釋；當王朝正淪于外國侵略者之手時，紳士力主扣押軍需品以“增強地方的信任”。見登納林：《嘉定保皇黨》，第41頁。在防御滿洲人的戰爭中，當紳士反對把以銀折納恢復為繳米，以支付扶搖直上的軍費時，他們以空洞的詞藻慷慨陳詞，爭辯說國家失民心大于它取得的大米，從此事我也看不到什么“明顯的寬廣胸懷”。見登納林：《嘉定保皇黨》，第201頁。紳士甚至極力反對有“私心”的認真的村社領導進行地方動員，并對真正的地方村社工作袖手旁觀。這樣，紳士不能指望有追隨者就不足為奇了。我反對稱紳士“有公心”而稱社村領導“有私心”——即使他們在詭辯時使用這些字眼，我仍反對；但我不那么反對登納林提出的把紳士和村社領導區分的意見。

[[444]](#_444)東林黨可以說是最有名的例子，不過溝口雄三計算他們只有150人！溝口雄三：《東林黨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時期中國思想的發展》，載《東洋文庫研究紀要》，75（1978年3月），第111—341頁。

[[445]](#_445)這是蒂莫西·布魯克對“紳士”下的定義，他認為紳士是不包括商人、耆老或豪強的社會網絡。我肯定要包括前兩個集團的一些人，尤其是耆老，他們也許在職務上形成這個群體的稍低的一層。蒂莫西可能指的是官方的“耆老”，這些人可能是壓迫人的土豪，而不是道德領頭人。見蒂莫西·布羅克：《中國社會中的紳士支配：1500—1700年地方社會結構中的寺院和族系》（哈佛大學論文，1985年）。

[[446]](#_446)嚴格地說，鄉的意思是縣以下的單位，在明代享有實在的、但是半官方的地位，處于縣和里之間，但是在“鄉紳”和“鄉官”的名詞中，“鄉”仍是“地方上”之意：“地方上”泛指從省到縣以下的任何對象，其意義視文字的上下文而定。約從1500年起，“鄉”被放在表示官員或功名獲得者的名詞之前，其首要意義為“鄉下”。“紳”與士大夫（本文中的精英）一起很早就被使用，自正德時期以來用于“縉紳”或“紳縉”等名稱之中。它只包括在任、退休或離任的官員，酒井忠夫的《中國善書》中強調這一點。明代與宋代不同，官員不應與其門第或故地斷絕關系。無官職的舉人在晚明（崇禎）之前不包括在“紳”的行列。“縉”，有時“士”，用于無官職的功名獲得者。登納林在《財政改革》中在有官方關系的紳士與無官方關系的紳士之間作了更明顯的社會區分，這樣基本上以類似的方式劃了一條界線，不過他更注意有關紳士的主觀興趣。也有很少的例子把生員也包括在鄉紳之中（其中的一個例子可追溯到1612年），但這不是明代正規的做法；但生員被包括在士大夫等名詞之中。見和田正廣載于《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9（1981年3月）第79—109頁之文。“紳”原指周代官員佩戴的表示官品的腰帶，“縉”是指生員以上所有有功名的人規定的便服的領邊。

[[447]](#_447)關于這些作者，見登納林：《財政改革》。

[[448]](#_448)關于研究地主、紳士、家族和地方控制關系的優秀作品，見北村敬直：《魏氏三兄弟及其時代》，載《經濟學年報》，7，第8期（1957—1958年），轉載于《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88—153頁，論魏氏家族；寺田隆信：《山西同州的馬氏——明清時代的一個鄉紳系譜》，載《東洋史研究》，33，第3期（1974年12月），第156—182頁，論馬氏；特別是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研究》；濱島敦俊：《明末江南的鄉紳的具體形象——南潯莊氏》，載巖見宏、谷口規矩雄編：《明末清初期的研究》（京都，1989年），第165—222頁，論袁氏家族。

[[449]](#_449)關于文中所提的幾個因素，見森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中地域社會的觀點》，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周（史學）》（1982年3月），第201—203頁。此文闡述相當系統，但不是結論性的。

[[450]](#_450)布魯克：《紳士支配》。

[[451]](#_451)在1624年，海鹽的紳士為了轉移反對的力量，自己要求繳納其三分之二的豁免。見森正夫：《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鄉紳論》，第1—3部分概述明代社會經濟史的三個發展階段。

[[452]](#_452)據吳金成，1428年以來越南也存在，不過紳士階層在那里沒有發展起來，見其《明代紳士層的形成對社會經濟的分析》，載《震檀文化》（1979年10月），第39—72頁；山根幸夫、稻田英子譯成日文，載《明代史研究》，8（1980年11月），第39—60頁；9（1981年10月），第19—44頁。以下我只論述文職的功名。

[[453]](#_453)這個問題已由日本學者和田正廣和韓國學者吳金成進行探討：前者調查了鄉紳等名詞社會組成的變化，以及他們的特權；后者調查了明代不同階層的人口變化。見和田正廣：《明代舉人階層的形成過程的考察——科舉條例探討》，載《史學雜志》，87，第3期（1978年3月），第36—71頁；《徭役優免條例的發展和明末舉人的法律地位》，載《東洋學報》，60，第1—2期（1978年11月），第93—131頁；吳金成：《明代紳士層的社會移動》，載《省谷論叢》，13（1982年），第86—122頁；此文由山根幸夫譯成日文，載《明代史研究》，14（1986年3月），第23—48頁；15（1987年3月），第47—66頁。關于功名與官職的關系，見和田廣正：《關于明代地方官職位身份制序列的考察》，載《東洋學報》，60，第1—2期（1978年11月），第93—131頁。

[[454]](#_454)從任何人都能參加入學考試的意義上說，學堂制度仍是“開放的”，但科舉考試不再對任何與學堂無關的人開放。見寺田隆信：《關于鄉紳》，載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處編：《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1982年），第112—125頁。熙寧時期（1068—1077年）王安石執政時，曾試圖作出類似的安排。

[[455]](#_455)就生員（名義上通過學堂入學考試的人）而言，他們的身份實效上終生有效：他們必須每兩年或三年再應試，再取得生員的地位，但如果未考取，可以用數量不多的米購買。國子監也盛行這種做法。見吳金成：《明代紳士層的形成過程》、第1部分。

[[456]](#_456)例如見吳金成：《中國紳士新探：其形成和社會流動》（為亞洲研究協會中大西洋區第11屆年會所作的論文，1982年10月22—24日，匹茲堡）；《明代的國家權力和紳士的存在形態》，載滕緯藻、王仲犖、奧崎裕司、小林一美編：《東亞世界史探究》（東京，1986年），第267—280頁。又見吳：《明代紳士層的形成過程》、《明代紳士層的社會流動》。

[[457]](#_457)嚴格地說，它只是一種可以赴鄉試的資格，學堂的學員要重復取得生員的資格；關于一個有趣的例子，見彼得森：《方以智和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第48頁。

[[458]](#_458)吳：《明代紳士層的形成過程》，第2部分。他采用何紹棣的人口估計數（我認為太低，見前文），這樣就從總人口的0.046％上升到0.33％，他還把此數與清末的0.18％進行對比。以上提到的人口估計數說明晚明的比率與晚清的比率相似，這暗示功名獲得者的重要性從明至清是相同的，而不是降低了。

[[459]](#_459)即提學官。政府很清楚失控的生員會造成的危險后果，在1436年設立此職。如見寺田隆信：《關于鄉紳》。

[[460]](#_460)由于大部分稅是在縣的基礎上計算的，晚明的紳士組織似乎把其政治范圍的縣而不是把定居地（如宗族）、里甲單位（如里長、糧長）或其他文化或集市區作為其基地。純經濟區尚未形成。見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方面》，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89（1982年9月），第251—306頁。

[[461]](#_461)例如1521年，京官的豁免范圍從4000畝（正一品）到1000畝（從九品）。見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

[[462]](#_462)這在法律上是絕對禁止的，但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提到無錫的一個事例：紳士的土地如果沒有達到豁免的數量，他們顯然從知縣得到錢的補償。

[[463]](#_463)最高的豁免數為1500畝，退休的官員的豁免數可達“正常”數的7成，離任官員的豁免數可達一半。一名九品退休官員的豁免仍多于舉人，這說明關于詭寄的抱怨為什么仍主要直接針對“官戶”。

[[464]](#_464)這種超額土地被劃定為“官田”；在其他材料中，此詞被用來指免賦的田。見和田正廣：《徭役優免條例》，第115頁。

[[465]](#_465)和田正廣：《徭役優免條例》。

[[466]](#_466)“村社”有許多意思，我這里只用于正常發生的合作組織。我在這里也不談其他類型的村社（甚至不談其中的幾種），如住在蒙古領地中并發展成明代稅制另一種形式（表現在對明代稅吏的態度上）的漢人城市中的宗教性村社。見夫馬進：《明代白蓮教的考察——與經濟斗爭有關的新型共同體》，載《東洋史研究》，35，第1期（1976年6月），第1—26頁。

[[467]](#_467)我們這里論述的主要是中小型的灌溉工程，大工程都是由國家組織，從每個里甲中征用數人。最大的工程可使用多達20萬個工日。見濱島：《明代江南農村社會》。

[[468]](#_468)蘇州有時以小麥代替大米作為糧食作物。

[[469]](#_469)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627—628頁。文字見耿桔：《常熟縣水利全書》，所述為1620—1621年的情況。

[[470]](#_470)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有關這個問題有爭論。濱島堅持，使用這種淤泥是國家承認的一種地主私人權利。雖然濱島指出，在16世紀，私人可以擁有和繼承小河等，但他沒有反駁大部分著作明確反對的意見，即私人使用河泥等物屬于非法；森正夫支持川勝守，甚至認為在明初為公共使用。我認為這兩種觀點可以調和，即指出在16世紀，許多小河是在有主的土地上開挖的，所有權就擴大到這些新開挖的小河。又見濱島：《明代江南農村社會》、《明代江南三角洲治水的組織工作》，載《亞洲學報》，38（1980年），第69—92頁；森正夫：《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鄉紳論》，第1—3部分。

[[471]](#_471)屬于前近代的所謂拉布魯斯型危機，即高米價不能彌補上市大米量的減少，因為大部分人無米可售。例如1630年著名的陳龍正所描述的危機。陳的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74—176頁。關于饑荒，見川勝守：《明末長江三角洲的社會和荒政》，載西島定生博士還歷紀念論叢編集委員會編：《西島定生博士還歷紀念——東亞的國家和農民》（東京，1984年），第487—515頁。這類危機不同于康熙初期的蕭條，那時糧食生產過剩，因為耕種的增加速度快于人口，糧價就下跌。農業人口沒有足夠的收入來創造對非農產品的需求，于是被同時代作者愈加看清的全面經濟危機隨之發生。

[[472]](#_472)川勝守：《明末長江三角洲的社會和荒政》，文中介紹（但沒有充分分析）處理饑荒的文獻；又見《明清江南農業經濟史研究》（東京，1992年），第4章。清代的制度不像人們常常設想的那樣創新；在某些方面（如財政方面），其制度可能更有效，處理饑荒的國家制度基本上已經存在，而且做得比較成功，即使在17世紀40年代政府處境不妙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473]](#_473)有人對圩田被分成小塊時國家的干預程度進行了討論，這個過程前文已經提到。濱島敦俊假設發生率是高的，并注意到小塊圩田使國家易于組織小型灌溉工程，用于挖小河的土地常常先被國家購買，它的稅賦不再重新分攤。其他私有土地也可免稅，而從挖成的小河得到的利益（用作肥料的河泥、蘆葦和魚）也可以私有。另一方面，原來的塘在改成稻田后常被課以高稅。其他人指出，至少在有些情況下，劃分圩田是自然的事情，也許常常由村社牽頭進行。

[[474]](#_474)工錢是必要的，因為在農閑時有從事手工業和種經濟作物的另外選擇。參閱濱島：《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第177頁。

[[475]](#_475)我們首先看到的材料是弘治時期（1488—1505年）關于一種不參加工程的人的貢獻制度。見濱島：《明代江南農村社會》。

[[476]](#_476)耿桔給我們留下了很詳細的材料，他詳細地列舉了完成的所有工程，挖出土方的數量，“民眾”和國家（但次數較少）貢獻的程度，這些都明確地表明國家權力在地方一級的恢復，雖然耿的工程由于缺乏資金沒有全部進行。

[[477]](#_477)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算作1丁；在其他情況下，他們總是全免。

[[478]](#_478)當然，除了非常特殊的情況，寄莊戶暗指佃農；兩者在明初都普遍存在。通過佃農征稅在晚明成為一種新的發展，但不太普遍。參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213頁。

[[479]](#_479)后一種做法在廣東的番禺、南海、順德和新會諸縣之間實行，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220—224頁。

[[480]](#_480)如果這些人是紳士地主，問題幾乎與詭寄的做法相似；在這兩種情況下，里可利用的徭役勞動力就少了。但在寄莊戶的情況下，繳稅也可能減少。例如寄莊戶在績溪（在徽州府）有12％的地，在盱眙（在江蘇的淮安附近）有15.8％的地，在江浦（南京對面）有4％的地，在永春（在浙江[應為福建。——譯者注]的泉州府）有2.5％的地，在順德有0.7％的地，在渭南（西安附近）有5.5％的地，在保定（在河北）有3％的地。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214—215頁表3—1。關于其重要性，又見第181—182頁注114。

[[481]](#_481)在洪武和永樂期間，主要是南海受到影響，但從15世紀中葉起，許多工程也在番禺、東莞和新會開始進行。到了晚明，灌溉工程擴大到順德和香山。

[[482]](#_482)關于以上情況，見松田吉郎：《明末清初廣東珠江三角洲的沙田開發和鄉紳控制的形成過程》，載《社會經濟史學》，46，第6期（1981年3月），第55—81頁。

[[483]](#_483)包攬是納稅人和一名包稅人之間通過協議（也許是強制性的）進行的包稅，它與包收不同，后者是知縣和包稅人之間的協議。見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田賦》（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3年）。當然，當國家開始承認已經存在的包攬時，兩者可能相似，如泥頭（見前文）。在大部分情況下，國家反對包攬，因為它會給民眾帶來額外的負擔。其他形式的包攬人有：衙門的胥吏、低級功名獲得者（他們濫用特權，但不會被捕）、催稅人、催稅人監督者，以及尚未深入研究的大米掮客和米商（他們管理糧倉，自明中葉起，有時負責解稅）。見西村元照：《清初的包攬》，載《東洋史研究》，35，第3期（1976年12月），第114—174頁。

[[484]](#_484)見松田吉郎：《明末清初廣東珠江三角洲》。

[[485]](#_485)在有的情況下，有一種一田數主制的背景，老戶負責稅賦而不一定是土地所有者。這個制度可能是村松裕次描述的租棧的幾種前身之一，見其《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東京，1970年）。川勝守也對許多租作了分析，見其《明清江南農業經濟史》。

[[486]](#_486)例如，見崇禎時期的元氏（今石家莊附近）的例子。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216頁。

[[487]](#_487)例如，萬歷時期的上元縣（其縣治地在南京），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211頁。

[[488]](#_488)有的作者，尤其是崇田德，已經指出，清初期國家開始規定欠租是應予懲處的犯罪行為，而且按照田畝充分征用徭役勞動力。見崇田德：《清朝農民控制的歷史性質——地丁銀的建立》，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紀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仁井田陞追悼紀念論文集》，第1卷《前近代亞洲的法和社會》（東京，1967年），轉載于崇田德：《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1975年），第98—122頁；崇田德：《一條鞭法和地丁銀》，載《人文研究》，18，第3期（1967年3月），轉載于其《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1975年），第122—137頁。因此，他們爭辯說，國家的權力變小，放棄了它對佃農的要求和權力（即要求他們履行徭役的權力），完全依靠和支持土地所有者。實際上更有幫助的說法是，國家日益要求佃農為其地主繳稅（從地租中扣除），它就置身于地主和佃農之間，其權力就變得更大而不是更小；國家強制佃戶付租，是國家在地方的重要性加強的一個表現。實際上，要求佃農服徭役的程度也不能確定。參閱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293頁注73。

[[489]](#_489)有些重視道德的紳士還設立義田，以便彌補因寄莊戶和詭寄的實行所受的損失。由于知縣使這些田免役，其田賦就被分攤給其他土地，所以這種做法雖然聽起來是儒家的道德高調，但完全不合理。結果，義田的壽命一般不長。見濱島：《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第4章。

[[490]](#_490)我再次同意川勝守而不同意西村元照的意見，西村認為嘉靖時的丈量與張居正的丈量不同；另外我也不相信西村肯定的意見，即新丈量通過兼并加強了地主的力量，因此在稅冊中承認地主佃農間的關系。但從沒有人否認這種關系，實際上在新丈量的許多方面，佃農和地主都必須在數量上達成一致。

[[491]](#_491)特別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9章。

[[492]](#_492)嘉善的193頃地為秀水地主所有（嘉善地主擁有秀水的地27頃），嘉善的120頃地為嘉興地主所有（嘉善地主擁有嘉興的地7頃）。一些記載的數字不同，這反映了這三個縣的地方志在關于它們所認為的“原始”份額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立場。甚至在地方志中斗爭也很激烈。

[[493]](#_493)關于這類問題的另一個例子，見金鐘博：《明代里甲制》，第186—187頁，例子中所涉及的并不總是限于豁免戶。

[[494]](#_494)均田制不應與有些農民起義中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口號相混，中國大陸的作者尤其會犯這種錯誤。

[[495]](#_495)例如，嘉善、平湖、烏程（治地在湖州）和崇德等縣。還有更早的較小范圍的事例，即把繁重的里長職責折成一定數量的地：如1522年的云河縣，或1522年的瑞安縣，它們都在浙江。見金鐘博：《明代里甲制》，第218頁。

[[496]](#_496)在海鹽，取得豁免的土地占登記土地總數的22.3％。

[[497]](#_497)在這些改革中，城市中的富人和農村的窮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賦役負擔，這樣就減輕了居住本地的中等地主的負擔。其結果之一是農村更可能出現富裕農民。

[[498]](#_498)圖是里的另一種叫法。

[[499]](#_499)有的紳士主張貼銀只用于超過豁免的土地部分；其他紳士，如東林黨的組織者高攀龍（1562—1626年），則建議其豁免的土地也付貼銀，超過的部分自己服徭役。見《明人傳記辭典》，第701—710頁

[[500]](#_500)其傳記見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第160—161頁，但在文中未提到這些措施。

[[501]](#_501)柯聳在嘉善的建議（1661年）被視為清代結束紳士弊政的偉大的行動（他向朝廷提出時在戶部任職）；一些建議沒有新東西，因為它們就限制紳士特權而言，是從較進步的明代改革倒退了一步；建議之所以有名，事實上是因為它們被多疑的新中央政府采用了。晚明的均田的里最初似乎局限在浙江，但限制功名獲得者和寄莊戶特權的措施卻被更廣泛地實施。均田甲的制度有時在舊的里中進行，但更經常在縣的范圍實施，直到1727年全國實行“順莊變里”（根據莊來安排里）運動時為止。這個運動又是一些事例之一，即清代的這些措施被認為是創新的，而實際上并非如此；“莊”可用于一切被視為合適的場合，有時指一個原先存在的均田里，有時指一個原先存在的均田甲。新的莊有時只是一個實在的定居地，與原來的明代的里或甲的形態相似，因為土地所有權的變化相對地說已經不重要了。此外，它基本上在朝定期調整稅冊以符合上一次調整以來發生的變化的舉措中只邁了一步，明代就是如此。即使能暫時取得更合理的調整，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會重新引起戶的單位與土地單位的分離，因為這次“改革”與明代的改革一樣，沒有作出定期調整的任何規定。清代肯定不像有的人所堅持的那樣有新的重大改進。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第10章

[[502]](#_502)一旦功名獲得者死去，其特權隨之消失，里有時立刻對其家庭進行報復。見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

[[503]](#_503)傳記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449—1451頁；濱島敦俊的《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第449—456頁）對他投身于海鹽改革的事跡作了概述。

# 第十章 交通通信和商業

在明統治的三個世紀中，中國的生活有了明顯的變化。對經歷過這些變化，并感到必須把他們的驚奇和沮喪記錄下來的人來說，情況似乎至少是如此。到了明王朝中葉，許多有洞察力的有識之士日益認識到，開國的洪武皇帝奠定的制度不再在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他們各持己見，把這種偏離歸因于經常發生的問題：松弛的管理，低級的腐敗和日益弱化的道德結構。明末的作者則另有看法。他們認為，不但是王朝的衰微，而且還有其他原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許多人原先得到的教誨是要求他們相信中國社會的本來面貌，即在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土中，在上面的人應知道自己的職責，在下的應安守本分，而此時情況已愈來愈離開了其本來面貌，因此他們對這一偏離的程度日益惶恐不安。但是他們感到，人民不再故步自封：階級界線令人目眩地在變動；對財富的聚斂已經取代了對道德的專注，而成了時代壓倒一切的目標。

在晚明著作中看到的這些由驚恐引起的憤怒也許不能代表那個時代所有人的共有的情緒，它也沒有直接談到一批奮起戰斗的精英分子感到難以承受的壓力。但相差不遠。比如，有些晚明的作者認識到中國正變得比明初更加擁擠。但只有那些遇事更加沉不住氣的人堅持，從洪武帝統治時期到進入17世紀之際，人口翻了一番有余。其他一些人也敏感地覺察到耕作者為取得足夠的土地以求生存的困難——事實上已是如此。但只有少數人意識到15世紀和16世紀使中國人西移的遷徙，而他們又不去了解這一運動的規模。所有的人都了解，大批商人都往來于全國，但幾乎沒有人認識到商業控制了生產并把原來分散的地區經濟連接起來的程度。他們能確切地看到的是，人員、法令、事物的變動已經取代了洪武帝教導中勾畫出的固定不變的秩序。這種變動的發生來源于兩個因素：一部分是一套龐大和發展中的運輸交易通信網絡，它正使全國各個部分具有與其他部分進行交流的潛力；另一部分是使這種潛力得以實現的甚至發展得更快的商業經濟。

在擴大交流的背景下，明代的商業化可以看作是這個王朝的一個突出的方面。就商品的生產和流通而言，明代標志著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這不論在為市場生產的貨物的規模上，或是在控制商業交換的經濟關系的性質上，都是如此。在明代，國家、個人或集團對運輸的改善并不在一個檔次上；即使如此，國家驛傳制的擴大、大運河的重建，再加上對運河、道路進行物質投資的積累性的效果，都大得足以對貨物和人民的流動作出突出的貢獻，因此有利于商業網絡的改善。在這幾個方面，明代都沒有脫離過去發展的基礎。從宋、元兩朝繼承下來的基礎設施和實踐進行的積累性的投資為發展新的體制和經濟關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明代的各種發展大大有利于社會環境的重組；在當時及以后，這種重組形成了中國人民的生活。

在明代，國家在這一重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巨大的和經常是不自覺的角色。首先，洪武帝恢復農業生產的行動推動經濟向生產必須進行交換的剩余物品的方向發展。他不愿意過分控制商人和市場，這意味著這些成分和機制可以相對自由地進行貿易，而且貿易量日益增加。洪武帝為驛傳制注入新的活力，從而鼓勵了地方官員在其治地主持建造運河、道路、碼頭和橋梁。為了建設新都南京和維持北方邊境防務的需要，他要征用大量糧食和其他物資；此外，他還要注意為其臣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立法和對官員的工作進行周密的監視。這一切意味著國家的運輸和驛傳要經常運行，維護運輸基礎設施的壓力也沒有間斷。永樂帝決定把主都從南京遷到北京，這給運輸和交通通信增加了沉重的壓力，從而導致了北方和南方交流渠道的開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運河。在以后幾個皇帝的治理時期，財政征收從分立的勞務和實物征用轉為以現金的統一支付（通稱為一條鞭），這使國家的交通通信的運作擺脫了古代徭役的農業模式，而轉向雇傭勞動的更加商業化的模式。同時，賦稅制度的貨幣化促使更多的白銀進入經濟領域，以更快的速度流通，從而推動了貨物向商品的轉化，并使家家戶戶去購買其所需而不是自己種植和制造其所需成為可能的事，因為這樣做更加經濟和理性化。

在明代，雖然國家的政策在形成和擴大交通通信和商業方面有重要的影響，但國家作了些什么卻沒有完整的記述。只有這些政策有了響應，它們才能導致更加流動、商業更加活躍的社會的形成。例如，在明代，國家交通通信網絡可能決定在哪些地點建造大部分橋梁，但它們主要是通過私人捐助建造起來的。只有當橋梁為捐助者提供其他的和更多的地方利益時，資金才能籌集到，而橋梁則通過促進使捐助者得益的客貨流動來發揮這種作用。還可以提供一種例子，國家對農業生產的刺激推動了貿易，以致使商人看到了地方特有因素的相對優勢，并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中促進區域專業化。隨著更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市場的大小商賈充斥于各級行政治地及在明代出現的新集鎮周圍。商品貿易的利潤鼓勵有些商人對海外貿易進行投機活動，從而在16、17世紀為中國的紡織品、瓷器以及用白銀購買的加工工業作物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國外市場。白銀的進口不但便于以白銀折繳稅賦，而且就白銀的進口和與此有關的一條鞭法改革而言，還使商業經濟紅火起來。

這些變化的社會影響與變化一樣令人矚目。在明朝的最初幾年，士、農、工、商的傳統地位等級不管表現得多么做作，到了明末這種地位等級不過是少數吹毛求疵的士子文人作出的一種古怪的比喻，以哀嘆他們認為可以自抬身價的幾乎是世襲權利的消失。這種哀嘆可能真實地反映了士子中一些人的苦惱，但當人們考慮到士子的收入（來自商業化地租和對租金形式的剩余物品上市交易的控制）對商業經濟（它把商人抬到了社會等級的第二位）的日益依賴，哀嘆聽起來就不真實了。到了晚期，許多士紳可以追溯自己的門第——有時在周圍的族人中追溯——并發現，商業的成功支持他進入精英社會（并且仍在為此付出代價）。士、商的社會壁壘在清代以前并非無關緊要，但在明代走向滅亡之際，用商業財富加強士子的農村基地的過程進展得相當順利。商業的流動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的流動。

## 國家的交通通信和運輸體系

國家的交通通信和運輸體系構成了明代交流的基本脈絡。國家在交通通信結構中的重要作用來自它的關心；它能動員（更確切地說，能調動）它需要的一切資源（稅賦、士兵、供應、行政官員等），而且一旦需要，隨時可以動員。國家是一個占有空間的實體：只有它在治理的所有地區中擁有足夠的手段去擴展其存在和資源，才能保證其生存。在明代，國家是運輸和交通通信設施的最大的單獨投資者；它還是能對超越地方堤壩規模的工程協調其投資的惟一投資者，不過它對此只是偶爾為之。這樣，其他一切交通通信趨向于在國家安排的渠道內部或在渠道之間起其作用。明代經營三種主要的制度：驛傳、郵遞和運輸。它們在管理上各自為政，但仍有協調發揮職能的傾向，以便充分保證國家所依靠的信息、收入和人員的流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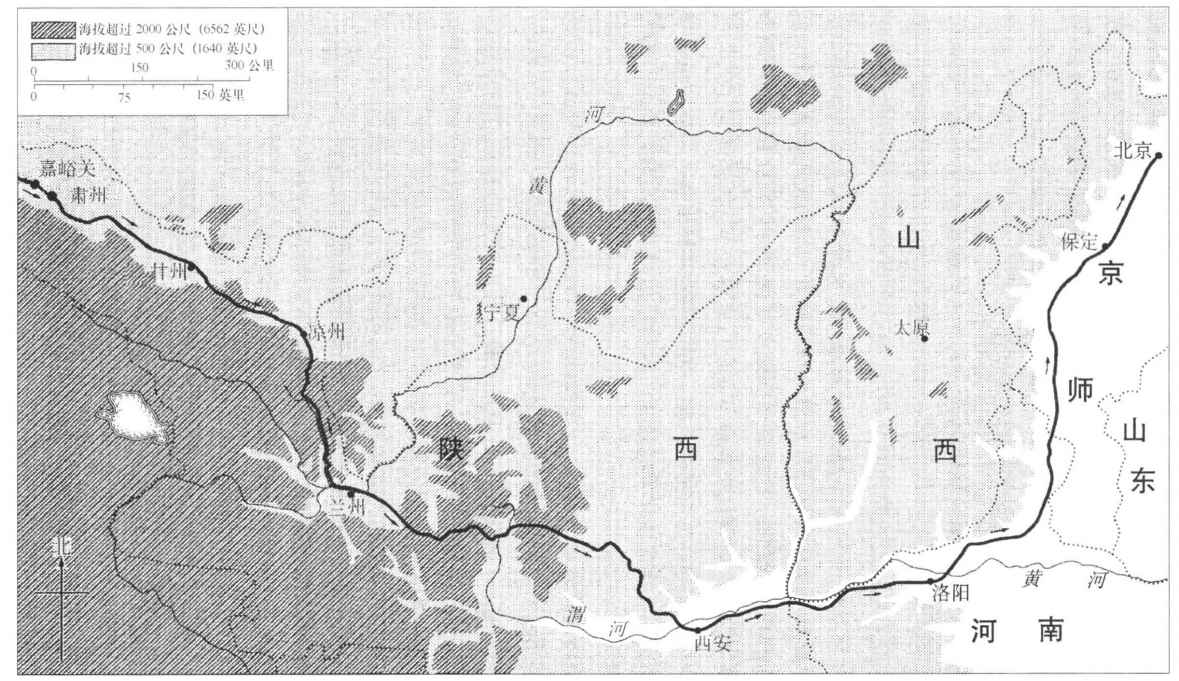
### 驛傳

驛傳服務用于在中國境內運送信函、行政官員和來訪的外賓。驛傳由1936個驛站提供服務，所建的驛站相隔60—80里（35—40公里），這是一個官員被指望在一天所走的路程（到萬歷時期，驛站幾乎減了一半[[1]](#_1_Ming_Dai_Zai_16Shi_Ji_80Nian)。驛道構成了一個官道網絡，這些官道，最初從南京，遷都后從北京向外輻射。驛道成了明王朝的主要道路，并且充當了擴大全國運輸網絡的骨干。因此，驛道通常首先出現在每本路線指南或旅程手冊中。[[2]](#_2_Li_Ru__Yi_Bei_Jing_He_Nan_Jin)

外國人在華的出現是隨皇帝的一時高興而定，他們的旅行安排和費用都由國家負責；迎送他們，對驛傳制來說只是一個小負擔。然而，由于外國人在中國對目睹的事物感到驚奇，并且發生興趣，因此不時對國家的運輸設施提供了詳細的記載。這些文字在中國的記載中是找不到的。以下我們將通過審視兩個外國來賓保存的日記中出現的信使行程記載來敘述驛傳服務：他們之中一名是波斯人，敘事時間為1420年；一名是高麗人，敘事時間為1488年。

第一篇日記記述一個波斯使團，他們在1420年通過長城西端的關隘嘉峪關進入中國（兩年后經過與原始的入關登記核對姓名后在同一關隘離開）。使團碰到的第一個驛站設于蕭州的西門內，蕭州是長城內離長城45公里的第一個城池。從這里往前，運送和接待波斯人的工作就成了驛站的任務。使團的記事官吉雅蘇德·丁·納加赫對驛站提供的物資有著強烈的印象。“至于馬匹、食物、飲料和臥具等一切使團的需要，驛站都能供應。只要他們住在那里，每晚每人就配備一個睡椅、一套睡衣，還有一名仆人伺候他們。”關于食品，使團每個成員能得到：“按照品級已經確定的份額，有羊肉、鵝、禽、大米、面粉、蜂蜜、啤酒（米酒）、酒、蒜、用醋保藏的蒜和洋蔥、用醋泡制的各種蔬菜，還有指定的其他必需品。”[[3]](#_3_Ha_Fei_Zi__A_Bu_Lu____Yi_Ge_D)

從蕭州到北京的行程中，他們經過99個驛站，站與站之間平均相隔60—80里（35—45公里），這是指望一個人一天所走的路程。在穿過人煙稀少的地方前往甘州的第一段旅程（公布的距離為430里，或250公里）中，每隔40或50里（23—28公里）有一驛站；后來當使團經過河南時，旅行就比較順暢安全，一天能走更長的路，站與站之間的距離大致翻了一番。西北的每個驛站奉命為波斯使團提供450頭牲畜（馬、騾）和50—60套運載工具。記事官發現它們很新穎。他饒有興趣地評論轎夫：“那些小伙子把繩索系在運載工具上，再套在自己肩上拉著前進。不管是下雨，或是在山區，他們有力地用肩拉著運載工具，把他們（使團成員）從一個郵亭（驛站）送到下一個。每個運載工具配備12人。小伙子們長得很俊，耳朵下垂著人造的中國珠子，頭頂上盤著發結。”波斯人還對驛傳服務載送他們一行向前的速度產生興趣。他聲稱，騎馬的護送人員馳騁前進，直奔下一個驛站，速度快于波斯帝國最快的信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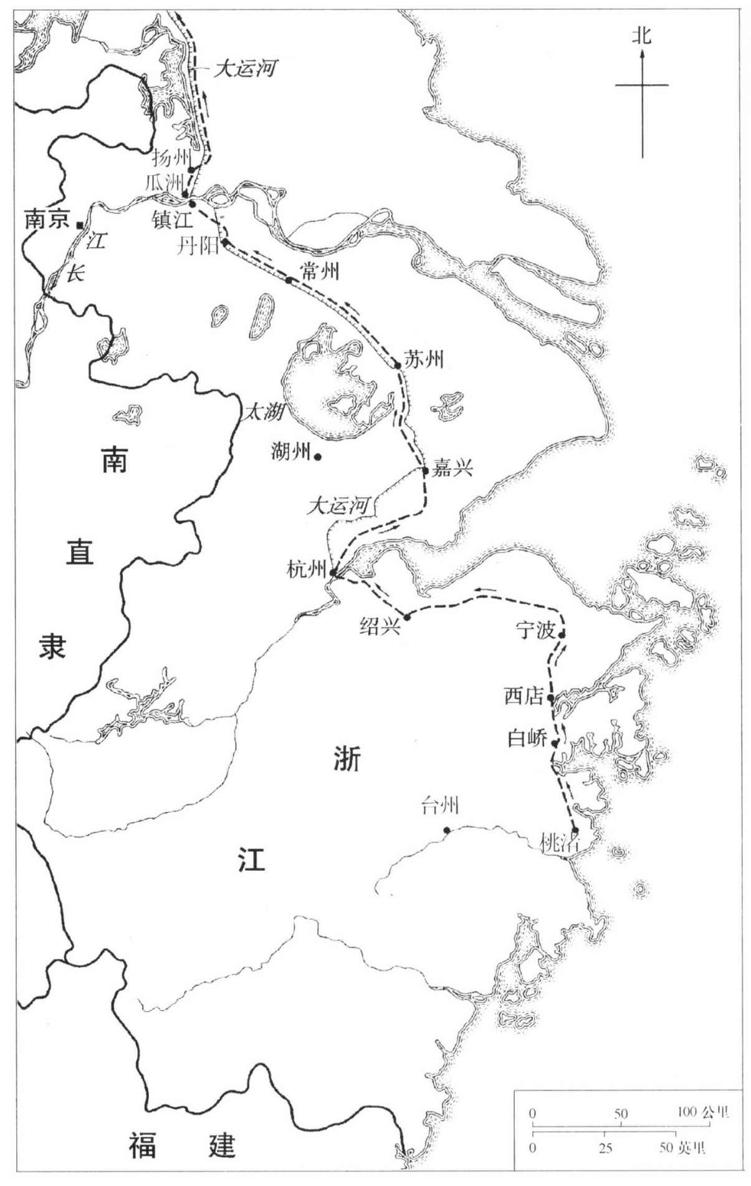
地圖10-1 1420—1422年來華波斯使團行程圖

從嘉峪關到北京，使團花了三個半月，途經99個驛站。根據公布的距離，行程全長5042里（2900公里）。所以在整個旅程中，使團每天的平均行進速度大致為30公里。在京城逗留五個月后，波斯使團在1421年5月18日離京開始返回。記事官很少提供沿途的材料，只提起使團在大部分日子里從一站到下一站的距離。有一次他們在陜西的西北角遇阻，他們在甘州耽誤了兩個月，又在蕭州停了兩個月，因為蒙古人的襲擾使旅途不安全。記事官不厭其煩地記述的幾件事之一是，在抵達蘭州前的某地，他們的行囊被檢查，以核實是否帶出走私貨物，其中最主要的是茶，因為它是與游牧民族交換馬匹的大宗貨物。[[4]](#_4_A_Bu_Lu____Bo_Si_Shi_Tuan_Chu)

波斯人離華66年后，43名高麗人一行在浙江沿海比較荒涼的地區沉船遇險。他們同樣被驛站送往北京。其中為首的崔溥（1454—1504年）寫下了在華經歷的詳細記載，其中特別注意旅行的內容。[[5]](#_5_Yue_Han__Mei_Si_Ji_Er____Cui)高麗人在一開始被帶到桃渚營，這里是區內的沿海防務中心，營指揮官命他的一名名叫翟庸的軍官護送這批高麗人前往紹興地區的指揮使，由此他們先被送到省會杭州，然后再轉至北京等待遣返高麗。這批人在1488年3月6日出發。崔溥及其官員乘坐八抬轎子，其他人則步行。沿著軍用道路，他們一行在四天內抵達白嶠驛。白嶠驛位于沿海北與至寧波府的驛道上。從此由驛站負責他們的旅行，不過從幾名驛長迫切地希望他們啟程可以看出，在中國的這一部分地區，可以籌集的供應和勞動力是有限的；43人一行，再加上護送人員，是一個使接待有困難的龐大的集體。不像從嘉峪關出發的沿途，那里還有其他幾個旅行服務機構，而這里的驛道則沒有接待大團體的糧食。

為了趕到北面60里（35公里）的下一個驛站西店驛，高麗人當天趕路，直至晚上二更。3月10日風緊雨大，不可能再向前趕路，他們一行就留在戒備森嚴的驛站。雖然次日風雨不停，翟庸堅持，這批人應不顧天氣好壞，必須啟程。他告訴崔溥：中國的法律是嚴格的。如稍有延誤，他們將受到懲處。現在下大雨，但也不能留下。當天他們趕了60里（35公里）路，次日抵達寧波正東的北都河。他們在那里留下轎子，開始了把他們帶到北京的河上航行。官方記載，大運河不是從這里，而是從杭州開始；但是從北都河往西到杭州的河道網絡（在那里和紹興之間有兩處被短途陸上擺渡點隔斷）有效地使運河又延伸了465里（270公里），這樣寧波就成了大運河真正的南端。兩天后他們抵達紹興，又兩天后抵達杭州。翟庸在那里受到杖責。因為他把高麗人從桃渚營帶到省會費時太久。翟庸在西店驛延誤的擔心是有充分根據的。

3月23日，杭州府給崔溥一行派了另一個護送隊，并給他一份文書，授權他們在旅途中可以利用驛站服務。他的護送隊到達目的地的期限為5月11日，并被警告：如不按期到達，將受懲處。崔溥非正式地被告知，從杭州到北京所花時間約40天，不過給他們抵達京都的期限為47天。從旅程中損失兩天（一天在蘇州停留觀賞，一天因壞天氣不能動身）來推算，這批人花了43天結束旅程，共走了官方認定的3621里（2090公里）。他們于5月9日（再過兩天旅行準行證就將失效）抵達北京，下榻于會同館；會同館與南京的一所賓館，是全國驛傳網絡的兩個中心。在京一個月后，他們被轉向東北，在7月12日過鴨綠江進入高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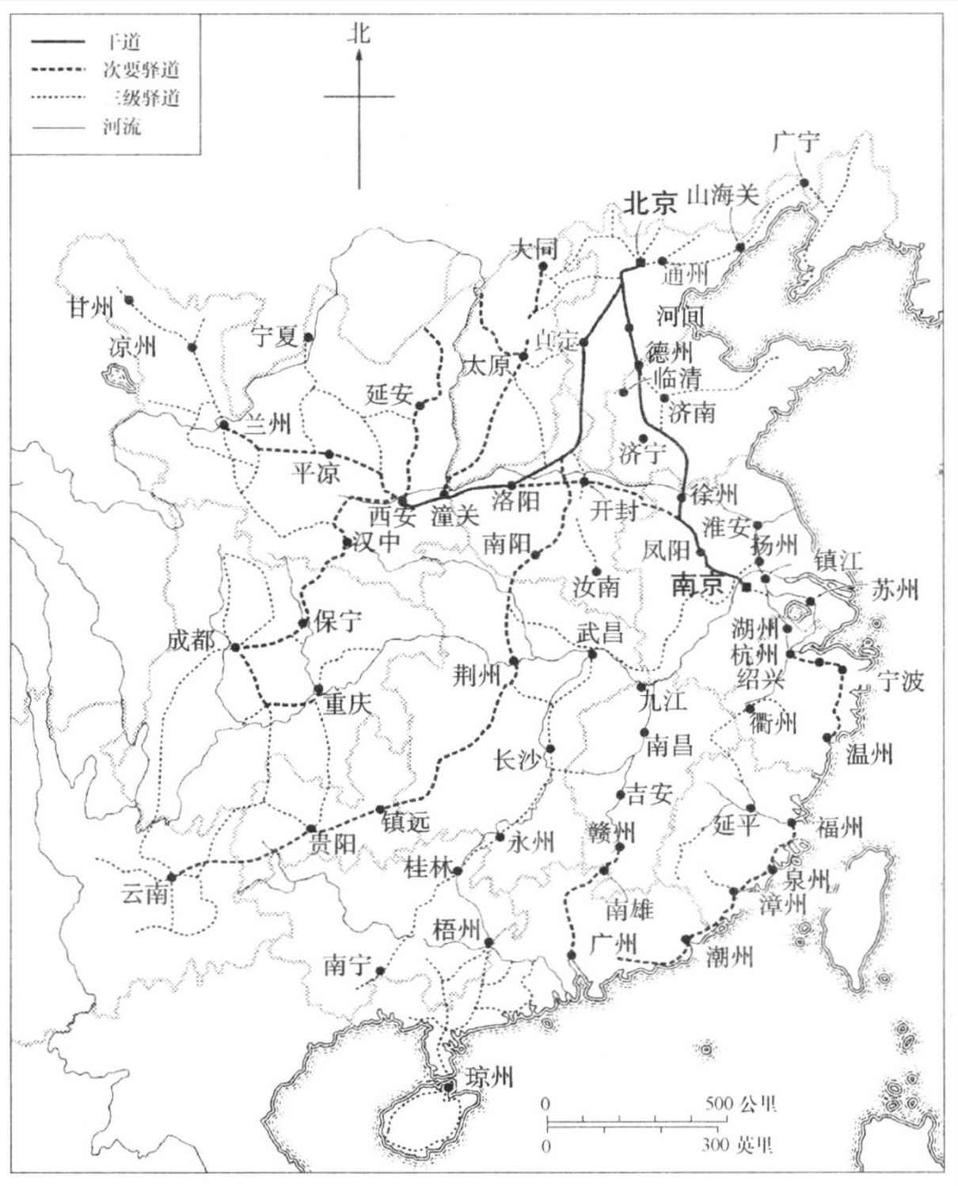
地圖10-2 1488年崔溥在華中的行程圖

把站與站之間的距離相加，連接寧波與北京的內陸水路的總長度為4064里（2340公里），崔溥一行在49天實際旅行走完這段路程。在途經北直隸平原時，他們行進速度最快，一天達61公里。在杭州和揚州之間，他們的行進速度為一天49公里。其余的旅程，他們每天的速度定在43至44公里之間。與波斯人交通工具每天行進30公里的速度相比，高麗人顯然享有旅途坐船的有利條件。

在驛傳制中，陸路和水路有差別，因為它們的設備不同，使用的目的也不同。陸上路線沿著所謂的官路，水上路線則沿著較大的和維修較好的水道。驛站相應地分成兩種：馬驛（陸驛）和水驛；不過在通行困難需要步行的地方，驛站稱足驛。馬驛大多照顧傳遞國家文書信函的信使，或必須迅速啟程的官員，而水驛則為例行調動的官員服務。

站與站的間距應為60里（35公里）。在間距正常的地方，一個官員根據他經過的驛站數，可以知道他行進路程的大致距離。[[6]](#_6_Li_Ru__Jian___Qiong_Zhou_Fu_Z)但是在許多地區，驛站的分布不那樣一致：在人煙稀少、安全受到威脅的邊境地區，間距可能是上面所說的一半，而在水路和往返頻繁的地區，其間距則更大。顧炎武在明亡后寫道，明朝不愿像漢朝那樣按30里的間距分設驛站，是一個不幸的失策。他爭辯說，古人所設驛站眾多，故能迅速往返，不傷馬匹。后人為節省，過分合并，達七八十里設一站，以致因過度勞累而馬垮官倒。[[7]](#_7_Gu_Yan_Wu____Ri_Zhi_Lu_Dao_Du)

驛道并不連接每個縣治地，而是貫通省會及州府的治地。因此一個府擁有的驛站數往往稍少于所轄的縣數。在旅途困難的地方，也可以有較多的驛站在運營。例如，在湖廣洞庭湖以西丘陵地帶的常德府只有四個縣，卻有九個驛站，最后一個是在1392年增設的。[[8]](#_8_Chen_Hong_Mo____Chang_De_Fu_Z)大部分府大大少于此數。在一條驛道上并有一個驛站的縣被定“沖”級。“沖”是地方行政中四級負擔沉重的驛站中的一種，它對知縣來說，意味著各種繁重的任務。他要負責維護其轄地的驛站、道路和運河，征用所需要的勞動力和物資，保持官方規定的馬匹數，接待途經本地的達官貴人的隊伍。



地圖10-3 全國驛傳網絡，1587年

大部分驛站和它們使用的驛道都早于明代，往往在宋元或更早時就已存在；不過明代確實擴展了一些驛道，并在一些地方增設了低級的驛站，以便更有效地運送信息和人員。[[9]](#_9_Li_Ru__Heng_Guan_Hu_Guang__Ji)明初對驛傳服務的使用看來比元代厲害。國家不去設立新的驛站以適應增加的負擔，而寧愿擴大驛傳服務的資源基礎，即征用更多的人員來維護驛站和照顧馬匹。在國都遷往北京后，華北的驛站確有增加：北京南面的河間府在1376年至1415年期間新設了五個驛站。[[10]](#_10___He_Jian_Fu_Zhi_____1540Nia)總的說來，明代初期的趨勢是鞏固未充分利用的驛站，使之更為重要，以此來使驛傳服務能順暢地運營。例如，浙江的交通通信設施在南宋時已經擴大，去為國都杭州服務。元代沒有加以整頓。明代繼承了43個馬驛、32個水驛和1個足驛，但又削減了三分之一，削減的大部分是馬驛；后來又進一步削減，到王朝終了時只留下34個站。[[11]](#_11_Xu_Wang_Fa_Bian____Zhe_Jiang)

還有一個更罕見的例子，海南島屬大府瓊州管轄，在明初其驛站不少于29個，此數遠超過國內任何一個府的驛站數；這是宋代遺留下來的，當時海南島剛開始移民，但到明中葉才開始合理調整：首先，在15世紀40年代關閉了4個，90年代關閉1個，在1506年又關閉11個，最后在1522年又關閉1個。這樣就剩下12個，它們的間距在100公里以上。1522年又一個關閉后，知府因交通需要上奏朝廷，要求恢復該驛站，然而緊縮之風在長時期內仍在持續：1559年1個驛站關閉，1568年又有4個關閉，1612年又1個關閉。1619年版府志的編纂者不禁評論說：自嘉靖隆慶兩朝關閉驛站后，驛站所剩無幾。但另一方面，驛站的任務也不繁重，因為編纂者觀察到，海南閉塞，地處邊遠沿海，游人甚少。但是驛站的減少并未實現預期的利益——減少費用，從而避免增稅；這使編纂者感到很煩惱，認為驛站已去而稅役依然。[[12]](#_12___Qiong_Zhou_Fu_Zhi_____1619)明代中期和后期，驛傳服務繼續緊縮。新建了幾個驛站，有的新驛站未定級，少數水驛改成馬驛。但晚明對驛傳服務的大部分新投入限于邊境地區，如陜西西部和貴州。

由于信使都是士兵，他們傳遞直接影響皇帝安全的國家文書，所以在兵部管轄下工作。因此管理驛傳服務的條例相應地載入《大明律》關于軍法的卷中。[[13]](#_13___Da_Ming_Lu_____Di_17Juan)逾時一天，信使應受杖責20，每超過三天，加責一杖，最高處杖責60。這些懲罰條例說明，一名信使可以被指派多達121天行程的傳送任務。洪水阻塞信使的行程時，可免予懲處；如果被延誤的文書地址有誤，可減輕懲處，但信使本人誤寫的不在此例（因為信使被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當所遞文書涉及軍務時，處罰力度加大50％。[[14]](#_14___Da_Ming_Lu_____Di_17Juan)

除了傳遞信函文書，驛站還照顧因公出差的人，但他們應持有相應的旅行證件。如果情況緊急，官員可獲準騎馬，但是那些例行調動的人不論到哪里，應坐較省錢的官府駁船。退休回鄉的官員獲準可以利用驛傳服務，以表示皇恩浩蕩；但在其他情況下，對那些以私人身份旅行和沒有旅行證件的人則不予接待；官員還不得將其特權擴大到其家庭成員或姻親，但如果官員因病帶家返鄉，則不受此限。

騎馬行進的官員只準攜帶私人行李，另加10斤（6公斤）的貨物，超過此限額，每超過5斤，應受10下輕竹板的杖責，最重的懲罰為60下。（對騎馬的信使，由于他們利用職務牟取私利的誘惑一定很大，要加倍受罰。）乘船或大車的官員除私人財物外，可另帶30斤（18公斤）以下的物品，超過此限額不論多少，按騎馬旅行的案例加倍懲處。如果官員替他人運送貨物，此人應像對多出來的貨物視而不見的驛傳官員那樣，受到同樣的懲罰。

盡管國家對其官員配備各種設施及人員，旅行常常是緩慢和艱苦的經歷，以省提學官的巡視任務為例，這個職務設于1436年，以便對各地儒學學堂進行更嚴密的監督。為了履行其職責，提學官們被要求至少每年去其管轄的縣一次，以視察那里的學堂。在設立此職的最初幾年，提學官們看來尚能忠實地執行這一日程表。而在明中葉，他們往往放棄出差和巡視教育制度，而留在省府閱讀生員送來的文章。經世治國論學者丘浚（1420—1495年）在15世紀80年代指出，要走的旅程之長，使許多提學官卻步而不愿作年度巡視；有的縣10年中最多被巡視一次。[[15]](#_15_Di_Er_Man__Ge_Li_Mu____Ming)例如，湖廣的提學官按程序安排，每年要視察全省15個府、兩個指揮使司、17個州和108個縣，[[16]](#_16_Ming_Mo_Hu_Guang_De_Xing_Zhe)這不但令人疲勞不堪，而且在體力上也不可能做到的。他寧愿留在省會，避免路途的勞累，而不去指出各地負責督學的官員的懈怠，這說明官差仍是一項艱辛的任務。

《瓊州府志》的編纂者反映了驛站撤銷但徭役依舊的怨言，維持或擴大驛傳服務的主要障礙是它依靠為驛站服務的征用的勞動力人數遠遠超過了信使人數。大部分知府面臨著要么維持驛傳制的有效運轉，要么減少運轉費用的選擇，由于受到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他們只能選擇了后者。隨著經濟的貨幣化和用現金支付代替徭役，驛傳制的服務和稅賦實物的運輸等徭役改由職業的服務人員和運輸工承擔。納稅人發現，雇傭船夫、搬運工、仆人、倉庫保管員和報關員來工作，在經濟上對他們有利，因為他們能從事更加有利可圖的事情，而只要用他賺取錢財的一部分去支付雇傭的服務；地方官員也發現，雇傭的勞動力更有效率，更容易管理。即使如此，把代替徭役而征收的資金挪作他用的壓力是很大的；折征就簡單地把征用足以使驛傳服務運營的勞動力的問題轉化成如何使驛傳服務保持預算平衡的問題。

在明代的最后20年，資金不足使整個驛傳制突然嚴重收縮。從1629年起，全國關閉的驛站占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樣，一年可節省10萬兩的國庫支出。這一削減，使驛傳服務的負荷超過了原已十分緊張的能力，從而使明代的行政陷入惡性循環之中，因為政府管理交通的人員嚴重不足，以致不可能承擔任務，而被遣退的信使——像后來的起義領袖李自成——在他們服務過的官路上搶掠行人。因此，許多晚明的地方官員只能依靠地方民團來控制道路，從而點燃了明王朝最后幾年的全國軍事化的烈火。[[17]](#_17_Li_Ru__Zai_17Shi_Ji_20Nian_D)

顧炎武在清初回顧，發現明代的驛傳制很少有值得贊許的地方，尤其當他把它與以前幾個王朝（特別是唐朝）相比時帶有反感情緒；顧集中攻擊了驛傳制的衰落，以突出明代對交通通信基礎設施投資的普遍不足。他在所作的有關這方面的一段評論中，回顧了他閱讀的兩段文字，它們都詳細評述了唐代設備完善的驛站；評論還哀嘆，相比之下，明代所建的驛站，實不過是為囚犯執筆。[[18]](#_18_Gu_Yan_Wu____Ri_Zhi_Lu_Ji_Sh)在其《日知錄》的后面的文字中，他又哀嘆明朝不能維護道路，不能在路邊植樹遮陽，不能造橋修碼頭。顧炎武認為，扣發地方官員為維護這些重要設施所需的稅金，明代是在自掘墳墓。不管明以后的這位批評家如何振振有詞，明代的財政制度是建立在分權的基礎上，即指望運營驛站的資財由地方征集。只要是由地方征集，地方官員又承擔起移交給他們的驛傳服務的任務，驛傳服務能夠在——而且確實在——過得去的水平上運營。

### 郵政

明代驛傳服務的緊縮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是另一項交通通信服務業——遞鋪——的出現。為了加快傳送緊急信函，元代設急遞鋪，明代沿用急遞鋪以傳送緊急的官方文書。[[19]](#_19_Jian_Bi_De__Ao_Er_Bu_Li_Xi_T)

驛站網絡分布稀疏，只在主要路線上開展服務，而且并非每個縣都有驛站；郵政服務則不同，它負擔縣與縣之間的交流。每個縣在縣城設總鋪。沿著通向縣城的主道，大致每隔10里設一鋪，不過如果限于財力物力，它們的間距可以兩三倍于此。一個小縣運輸體系的能力有限，也許只有三個鋪，大縣可以多于24個。最多的一個縣，即湖廣的慈利，不下于41個鋪分布在通向縣外的三條道路上，在縣城還設有總鋪。[[20]](#_20_Chen_Guang_Qian____Ci_Li_Xia)在明代中葉的幾十年間，遞鋪適度增加，這也許是為驛傳服務的逐步緊縮作出的調整。

如同驛傳服務，文書也由士兵傳遞，征用的勞動力則維護和供應郵鋪。鋪的頭頭是一名低級官員，其頭銜為鋪司，當國家文書送到鋪時，鋪司負責接收，并檢驗件數和目的地，然后毫不遲延地傳到下一個郵鋪。每10名鋪司之上設一郵長，全縣所有的鋪及人員之上設一鋪長。他被要求每月視察每個郵鋪，以確保各鋪能得到充分的供應和設備，并能有良好的維修。大部分鋪有四名鋪兵，他們來自世代從事郵務的家庭。鋪兵長期服役，不分晝夜必須及時傳送文書。損壞、丟失、截留或閱讀文書，或者使信封裝文書的皮包受損，都屬違法行為，應受懲處；如涉及軍務方面的文書，懲處力度加大。鋪兵只負責傳送政府文書。官員利用職務之便運送私人物品甚至國家貨物，應受責打，并處以每人每天60文的罰款——《大明律》使用“雇工”一詞，含蓄地表示此數是合理的運費。[[21]](#_21___Da_Ming_Lu_____Di_17Juan)

急遞鋪專門用于鋪與鋪之間的文書接力傳遞，傳送速度為每24小時300里（170公里）。由于要求鋪兵傳遞的距離比信使短，他們如果不能按時送到，所受懲罰的力度更大。延誤三刻鐘，要挨輕竹杖20下，以下每延誤三刻鐘加責一杖，最高的懲罰為50下。[[22]](#_22___Da_Ming_Lu_____Di_17Juan)這些懲罰暗示，鋪兵可以接受持續達24小時的遞送任務。學究式的意見指出，郵政服務到晚明就被廢棄，但與此相反，大部分地方官員把這一制度精心維持到王朝終了，因為沒有郵政，他們就會喪失與縣境以外復雜多變的世界的交流渠道。

### 遞運所

明代初期，國家發現運送國家征收貨物的任務遠非驛傳服務所能負擔，而且還需要地區（府）一級機構一定程度的協助。為了方便運輸，特別是糧食運輸，以及載運大批建造運河、城墻和宮殿的服勞役的人丁，洪武朝在1376年設立遞運所。這些所的設立，一般為一府一所，不過在運輸任務大的地方，當地可再設一所。

遞運所一般設在府的治地。府城如位于與貫穿該府的主要河道聯系不便的地方，遞運所就設立在盡量靠近府治地的河道邊。與驛傳和郵遞服務一樣，國家的遞運所也由指定長期服役的士兵運營。[[23]](#_23_Zai_Zhi_Jie_Shou_Jun_Shi_Gua)

一旦重建王朝的宏偉工程完成，有些原先忙于向京城運送物資的遞運所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從此它們趨向于成為驛傳服務的助手。例如，北京的順天遞運所基本上降為為離京官員提供車輛坐騎的機構，有的在明代較晚的時期關閉。在海南島，當1568年當地為了節省開支而把4個驛站撤銷時，該島的惟一的遞運所也被關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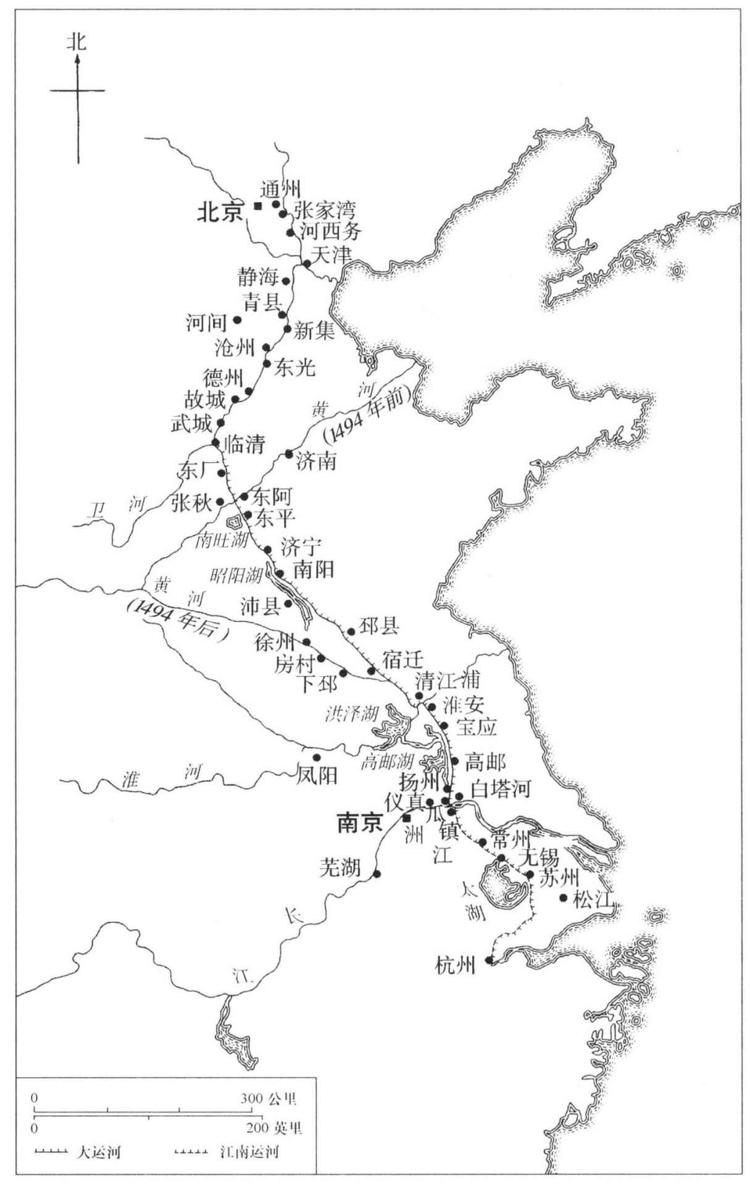
### 漕運制

為明王朝服務的龐大的國家運輸體系就是漕運制，士兵們通過它從南方6省把糧食運往京城和北方邊境。[[24]](#_24_Xing_Bin_Fu_Dui_Cao_Yun_Zhi)在洪武朝時，國都在南京，漕運的主要任務是把糧食運往駐扎在遼東和東北的部隊。糧食是用沿山東沿海經渤海灣北上的海上帆船運輸的。這些船只運輸大量去殼稻米。數量在50萬至60萬擔之間（約5萬至6萬公噸）。1380年，運輸量增至70萬擔。

永樂帝遷都北京的決定要求運輸量加倍，因為這個區域的糧食產量不足以供養一個全國的首都。北運的糧食數繼續增加，直到1472年為止，那時運糧定額為每年400萬擔，相當于全國田賦收入的七分之一。[[25]](#_25_Huang_Ren_Yu____16Shi_Ji_Min)一方面出于15世紀初北運大量糧食的需要，一方面對海上航線面臨航行艱難和海盜威脅的擔心，這兩個因素促使永樂帝在1403年下令設計一條內陸路線。糧食裝在大駁船上（能運載300擔以上糧食）經過淮河北上，然后轉用淺水駁船（能運載200擔以上）運經山東西南，又轉用大駁船運至黃河。糧食在黃河被卸下，由征用的河南大車夫陸運至衛河，然后再用駁船運至北京。經常轉運的裝卸使人力十分緊張，以致山東濟寧的地方官上奏，要求恢復使用在元代已被廢棄的舊運河，以便消滅陸路的瓶頸。[[26]](#_26_Xie_Bin____Nan_Jing_Hu_Bu_Zh)奏章一旦批準，這一意見就使明代承擔起恢復這條連接南北的運輸大命脈的任務。

### 大運河

大運河不是一條漫長的運河，它由一條條短運河組成，它們“會通”原來存在的水路，著名的有白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因此其北段的中文名稱為會通河。之所以這樣設計，是因為可以盡量依靠它連接的各條河流的自然流向。由于大運河的大部分河道流過平原，運河的開挖工程可以保持最少的用工量。為了保證淺水駁船必需的最低水深，即3尺（0.93米），進行一定程度的建設和大部分維修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不斷清浚河底。在低水位期，運河必須加以疏浚，以防自然淤塞。在高水位期，要對付一種挑戰，即防止河水過快地溢過河渠以保持足夠的水深。



地圖10-4 大運河

運河地勢最高和引水最困難之處是山東西南的汶上縣的南旺，對這一段的重新設計，是明代為這一年代久遠的大運河作出的重大貢獻，也是使它能重新開放的關鍵工程。在工部尚書宋禮（死于1422年）的精心監督下，一條轉引汶河河水的大壩在1411年建成，以便把水在南旺引入大運河。60％的河水北引，40％的水南引，這樣使這段運河的水深足以保持在最低水位之上。他的第二項工程是在山東地勢較高之處建造四個大水庫，這樣就不必再從當地地下抽水。在以后的四年中，前沿的漕運指揮陳瑄（1365—1433年）在大運河南段一帶監建新運河、堤岸和閘門等大工程，以使河道充分發揮作用。這個工程消除了一度使揚州以北內河交通緩慢和勞累的搬運。工程在1415年完成，海上運輸路線立刻停止運營。沿運輸路線，每隔35至45公里設一驛站，這使大運河既能驛傳，又能用作運輸走廊。

工程完成之時，人們可沿著連綿不斷的水路，繞開南直隸北端的兩個急流，從北京直達全國的經濟中心江南。船夫經過徐州東南1公里的徐州洪和再往南24公里的呂、梁洪時必須小心操縱，才能經過奇形怪狀的礁石；它們在水花中凸出，能阻塞或觸沉迷離航道的小船。在呂、梁洪源頭凸現出來的飲牛巖是運河中最高的障礙，它高出水面11米。雖然寬不足兩米，它卻粉碎了許多駛入這條急流的小船。呂、梁洪中最長的礁石在運河之中伸展24米，在突然起風時，對順流而下的小船有致命危險。再從呂、梁溯流而下有紅石巖，它雖然只有一米闊兩米長，但在漲水期，每天至少有一條船粉身碎骨。1464年在管洪主事的倡議下，徐州洪首先得到疏浚，80年后，管洪主事在更為艱險的呂、梁洪執行同樣的任務。[[27]](#_27_Quan_Bu_Kai_Wa_Gong_Cheng_Ji)

大運河恢復運輸的漕糧是從南方六省征收的。在明代建國之初，這些省份的納糧戶負責自己運輸糧食（或付運輸費用）到地方的糧倉，再由軍隊運至南京。按正規田賦征收的糧食也同樣處理：里甲制的副官糧長受權監督，將其管轄范圍征收的糧食運往指定的集結地，這項工作是無償的。隨著大運河的重新開放，糧食必須被遠運至位于南直隸北部淮安的國家糧倉，或者運往山東的濟寧，這要視糧食的來源而定。3000條淺水駁船把收集在淮安糧倉的糧食北運至濟寧，另外2000條駁船則把糧食從濟寧運至北京正東的大供應站通州貯藏。漕糧運輸每年四次。1432年，這種安排被“兌法”代替，根據兌法，軍隊運輸工在有些地區接管了運糧的工作。他們的報酬來自漕糧納稅人所繳的附加稅。延長至1481年的這種改徭役運輸為有償運輸的轉變稱“改對運”；根據此法，原來仍由繳糧人負責把糧食運到大運河沿線次要糧倉的任務也轉給了士兵。

關于繳納實物的稅制，負擔的運輸會有許多周折，因此納稅人必須支付許多增加的管理費用。在明代更是如此，因為按元代以前的標準，它不但統治著廣袤的領土，而且在1403年以后，還要指揮把國家的大部分收入轉到遠離國家主要供應地的京城。雖然依附于一個有廣闊空間的大國對一個普通耕作者來說能得到一定的好處（從安全和低防御費用的角度考慮），但也肯定要增加運輸負擔，對耕作者來說負擔就轉化成更高的稅賦。在開始時，加于漕糧（以及其他稅項）的主要附加稅稱為“耗”，這是用來彌補糧食散落、霉爛和丟失的損耗。至于從湖廣遠運至北京的漕糧，附加稅可高達糧食成本的80％。研究財政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注意到，附加稅的這種標準并不是不合理的，因為“長途運糧要在許多轉運地倒手，才能到達目的地。疏浚運河水閘需要搬運工和大車的服務，當運河和河流太淺時就要征用小駁船。這些倒手造成了損失。碾米受潮容易發霉。每次倒手后糧食必須經常曬干，這項工序會使糧食重量大減，五小時要減輕8.5％（經官方的一次試驗證實）”[[28]](#_28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e)。明政府不愿把這些損失納入其財政制度的運營成本之中：評估納稅人的應納糧數不是他繳納的糧數，而是政府在最后的目的地收到的糧數。

除了依靠納稅人支付運費外，漕糧制還把其基礎設施的費用，特別是維修大運河和造船的成本，分攤給運河流過的地方的文官政府和軍事單位：“整個漕糧制和河政都得不到中央的財政資助。河道由地方的徭役維修，沒有中央政府的補貼。到15世紀中葉，運輸隊伍有121500名官兵，操作11775艘運糧船。但人員的報酬和口糧卻來自派遣他們的124個衛和獨立營，甚至服役船只的建造費用（每10年建造一次），一部分從駕駛它們的士兵的餉銀中扣除，一部分由提供漕糧的縣匯解。”[[29]](#_29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e)

南京區共駐守34個衛，它們要提供20608名運輸兵和1895艘淺水駁船。為了使駁船隊伍保持良好的運輸能力，這些衛每年固定向淮安的清江船廠定制74艘新駁船。[[30]](#_30_Xie_Bin____Nan_Jing_Hu_Bu_Zh)這只是清江船廠所收訂貨的一部分，該廠共負責建造大約一半在大運河航行的船只。在沿一段淮河的河畔，明初清江的兵船建造商每年能造746艘船，在15世紀60年代，一年能建550艘駁船。[[31]](#_31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e)

這樣，軍方提供了建造和在大運河航行的船只的勞動力和材料，國家不直接支付費用。取而代之的是，費用主要由士兵兼船夫的人自己負擔，而他們得到的補償是在官船上攜帶個人財物以外有限的貨物。通過這些貨物的交易，或者攜帶受商賈之托的貨物，船夫就能彌補旅途的費用。士兵攜帶的貨物數量遠遠超過其合法的攜帶量，這一公開秘密除了遷腐而認真的官員，誰也不會揭穿。眾所周知，私人攜帶貨物是為運河付出的代價。為運費而如此組織財政收入，明代國家正在依靠私人的商業利潤，不過它沒有對此公開承認。駕駛駁船的勞動力只是經營大運河的部分成本，其他勞役，如維護水道和碼頭設施，都是無償征用一些人力的服務，他們都是不幸地位于運河河道兩岸的縣的居民。根據后來顧炎武提供的數字，維持大運河的運轉需要征用47004名全日勞動力，其中30％全來自山東省。[[32]](#_32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e)這樣，政府既依靠征用徭役的古典農業原理，又依靠商品交易的商業原理，來支撐這個制度的經營費用。

這種安排表明，大運河既是輸送國家漕糧的通道，又是私人商業運輸的命脈。國家并不是為了促成華北和華中之間的私人貿易，也不是為了有助于把商業網絡擴大到南直隸北部、河南和山東諸省而有意識地專門對這一部分的國家運輸基礎設施進行投資，雖然投資產生了以上兩種結果。顯而易見的是，運河不僅限于國家的駁船使用，它也容許私人交通；這的確表明，對這個基礎設施的商業性利用，即使不是實際的意圖，也至少是意料之中的。重開大運河的機遇，迅速創造了在其河道中運輸私人貨物的商業需求。[[33]](#_33_Guan_Yu_Sui___Tang___Song_Ji)

國家立刻認識到了這種商業性的交通，并在運河被重新運營后的14年，對私人貨物征收過境稅。1492年，北京和南京之間共設立了七個關卡，其中六個設在大運河。這些關卡監督官糧的運送和向私人貨物征稅。[[34]](#_34_Qi_Ge_Guan_Qia_She_Yu_Kuo_Xi)一名船長駕駛船只經過關卡，如果拒付貨物關稅，船貨會被沒收。這種征收純粹是斂財，與產生收益的投資無關。收入轉進皇帝私囊，而不入漕運司的賬上。

## 運輸

在明代，中國的運輸如同驛傳交通，既有陸運，又有水運。陸運有馬匹（費用昂貴，主要由信使、官員和軍官使用）、轎子、牛拉車或驢拉車、手推車。水運用船，有用帆的、手劃的、竿撐的或拉纖的，用何種方式行駛要視船型而定。使用何種運輸取決于運送的人、裝運的貨和目的地，或者是否時間緊迫而不計費用等因素。最快的運輸形式是馬運，但這僅適用于個人旅行或傳送文書，還取決于道路和渡口的狀況。水運是運輸大批人員和貨物的最經濟的方式。

1937年上海搜集和公布的關于傳統運輸方式的材料表明，一艘河船一天能以75公里的速度運送10公噸貨物。相比之下，一輛畜拉車一天能拉四分之三噸，行進50公里；手推車運十分之一噸，行進40公里；一名苦力運二十五分之一噸，速度相同。坐轎需要兩名轎夫，運送能力相當于兩名手推車勞動力，一天能運送五分之一噸，行進40公里。[[35]](#_35_Wu_Yuan_Li____Gong_Chan_Dang)所以陸路運貨比水運貴得多，其中速度的原因次于運載量的原因。一份15世紀60年代的官方報告反映了明代大車運輸的費用：用車把1噸焦炭從北京以西230公里的易州的焦炭廠運至北京，運費為白銀5兩。[[36]](#_36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e)除非水路不通，這樣高的運費使陸運大宗貨物成為不可想像的事。

### 水運

明代的船只有多種船形和尺寸，其差別取決于其帆、槳、舵和拖網的安裝狀況。鄭若曾（1505—1580年）曾在16世紀60年代畫了浙江的海岸圖（下文將會提到），在附在一篇短文后的太湖地圖中，他概述了人們可以看到在江南河流中劃槳行駛的幾種船只。[[37]](#_37_Zheng_Ruo_Ceng____Tai_Hu)鄭若曾不滿足于簡單地列舉，而是把它們分類。首先，他根據打算穿越水面的船體的大小來分辨船的類型，因為船體大小決定了它們打算利用或抗頂的風的級別。他確定四種主要類型：在長江行駛的船、內河航行的船、湖船和海船。在長江航行的船分大小兩種，大船用于沿江上行至湖廣和四川，小船用于橫穿山峽和擺渡。內河船也分官船和私船兩種。

太湖的船只種類最多，也似乎最引起了鄭若曾的興趣。他首先專門列出了湖船：運石料的稱山船，運商品的稱駁船，用于私人來往的稱塘船，用于守衛和治安的稱巡船，民團和水哨駕駛的稱哨船，擺渡的稱渡船。按照鄭若曾的說法，這六種湖船都不能像一年四季晝夜揮槳于江南湖泊的漁船那樣適合于對付風暴。他根據船桅的多少從兩桅（裝載量不足100擔）到六桅（能裝運2000擔），對漁船分等。四桅船種類最多，大的足以運載1000擔，小的完全可以進入大部分港口，并且在夜間很容易把兩船固定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海盜不敢攻擊的小型浮動堡壘。但是三桅船和兩桅船更為常見。除了這些標準的漁船外，鄭若曾還指出其他幾種船：江邊船，從兩個桅到五個桅，與其他正規漁船一樣，裝載量多達2000擔；廠梢船，能運700擔；小鮮船，裝載量不足100擔；剪網船，船體狹窄，但速度較快；絲網船，只能乘三人，順風時速度很快；劃船，三四人劃槳時比絲網船快，能劃到其他船只不能行駛的地方。鄭若曾又補充了蘇州的吳江和常州兩縣的其他幾種特有的船。僅僅船的種類就證實了明代對船的設計的高超水平。

大運河是把華北與從江南到四川的全部長江流域廣大的內陸水路網絡連接起來的非常重要的命脈。不論在運輸國家貨物，或是裝運私人商品，可以這樣說，只有大運河才是明代對中國運輸基礎設施作出的最重大的貢獻。不過明代也主持建設了較小的工程，它們有助于明顯地改善地區的運輸體系。明初期最值得注意的工程是建國最初幾年建于南京應天府南端的東壩。促使建造這一工程的主要關心是太湖的洪澇問題，因為湖水上升造成了位于東壩以東水路距離約350公里的蘇州被淹。碰巧蘇州也缺乏把它與更大范圍的長江下游地區充分融合起來的內陸水路。東壩的建成改善了內陸水路，以致形成了一條把蘇州與長江口岸蕪湖連接起來的西向水路。沿此水路航行的船只必須被拖越下壩，船貨必須在再往西六公里的上壩換船運輸，[[38]](#_38_Dan_Yi_Zi____Tian_Xia_Lu_Che)但盡管有這些阻塞，這條水路大大地改善了使蘇州通過水路進入全部江南市場的機會，從而確立了它作為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39]](#_39_Wu_Hu_Zuo_Wei_Jiao_Tong_Niu)在蘇州東面，由國家指導的運河體系進一步的建設始于1403年，它將完成重新把江南河流建成一個有效的運輸網絡的任務。[[40]](#_40_Mai_Ke_Er__Ma_Mei____Ren_Jia)兩項工作都是在戶部而不是工部的請求下完成的，政府主要關心的是控制當地洪澇，以便增加稅收，而不是開辟運輸路線。但是治水的結果是改善運輸，而運輸的改善給商業的利益超過了給國家的利益。

在明代，江南及其他地區的運河建設常常是出于調節供水量自然升降的需要，防止澇時洪水溢過堤岸，或干旱時河道水位下降而刮壞船的龍骨。水位的升降通常是季節性的，它不斷影響較大部分的中國運輸網絡，堤壩和水閘不能控制這部分網絡，政府也不愿意對它進行投資。除了大運河外，只有當國家在解決更大的供水問題時，才進行大規模的河道工程。京都地區范圍內對航道和道路的具體維修是工部職責的一部分[[41]](#_41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20)，但它不負責對它們的改進。地區和地方的管理特點基本上也是這種趨向。急流導致航行危險或搬運變得繁重不便的河道不予改進，除非如上所述，它們的改進是灌溉和防洪工程的一部分。甚至在大運河，沿徐州洪挖了半個世紀的淤泥，國家才在那里進行了必要的投資；花了80年，呂、梁洪才被清淤，阻塞的河道比較暢通。這種改進不管中國其他內地河道多么需要，都輪不上。它處于國家職責范圍以外。在進行小工程的地方，如開挖小運河穿過一處河道艱險地點，工程往往是出于善舉或商業原因，由私人進行，而不是由地方官員倡導。[[42]](#_42_Li_Ru__Jian_Lin_You_Nian_Bia)

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1595年帶了年輕的中國皈依者（葡萄牙名為若昂·巴拉達斯）與一名官員乘往返于中國內河的淺水駁船經江西省北上時，發現有些河道的狀況十分危險。贛江從贛州府城下流115公里至萬安縣，經18個灘；徽商黃汴在其1570年出版的流傳甚廣的圖記中說：“上無難而下難。”[[43]](#_43_Huang_Bian____Yi_Tong_Lu_Che)但在所提到的第三個灘時，黃汴的警告證明是估計不足；利瑪竇描述說：“我們到天柱灘（天掛灘），那里在高山之下，流急水深，流水聲如震耳的雷鳴，我看到時只能虔誠地祈禱，希望水勢減弱。因為（江西）河上的船都有高桅，沒有龍骨，我知道它們在雷鳴般的河水中很容易被掀翻；但是不管我如何懇求，領航人和船夫仍漫不經心，把船滿帆駛進急流。頃刻間我們的船與兩艘官員的船都翻了，并且旋轉不止。這樣，我和若昂·巴拉達斯（因為我們在一起旅行）一起被掀入河底。但是上帝伸出了援助之手，因為在旋轉時我抓到了我們船中漂浮的幾根繩索，使我能把自己拉到該船的一個支撐物上。我看到我的文具箱和床鋪漂浮在水面，我就把它們拉到我那里；然后幾名船夫游回登上了船，又幫助我爬上。但是若昂·巴拉達斯沉入河底，流水把他沖走，再也沒有出現。”[[44]](#_44_Yin_Yu_Qiao_Na_Sen__Si_Peng)

利瑪竇的船夫為什么對天掛灘的危險表現得漠不關心，原因不詳：如果這不單純是利瑪竇在這里表現出他個人特有的煩惱，也不是船夫的無能，那么就可能是船夫們受契約要求他們在某時趕到其目的地的限定，所以他們才拒絕以比較安全的速度經過急流。此外，包括贛江在內的大部分河流并非不可通航，不過是帶有危險性，而且是季節性的危險性。在洪水時期，河水流速快，難以控制船只；在枯水時期，水下的礁石露出水面。

從沿長江入川的航線中可以看出河運的季節性特點。在湖廣的洞庭湖這一產糧的大集水區之東，長江是相當穩定的河流，不會因季節而變化不定，但是往西進入四川，涌現的洪水使上游航行很困難。商人們都知道，河運貨物溯江而上到四川的最佳時期是秋冬兩季，那時水位低；從四川運貨順流而下，則以春夏兩季比較適宜，那時水位較高，水流較快。運貨入云南的商人，在經過四川時，河運并不完全受到季節性的妨礙。當長江泛濫時，上游航行十分困難，他們另走一條稱之為東路的水陸交替的路線，經湖廣和貴州下行，雖然緩慢，但是更宜航行。[[45]](#_45_Dan_Yi_Zi____Tian_Xia_Lu_Che)另選全年可與各地相通從而使運輸擺脫季節性限制的路線，是明代鼓勵擴大內陸運輸網絡的進程的一部分措施。即使如此，中國河流互相平行地東流而流向不交叉的趨向，使中國許多地方不可能另選航線。

中國的地理位置使各流域之間的連接地非常重要。它們穿越高聳崎嶇的地帶，地勢險要，因此對地區間的一體化是必不可少的。例如贛江是貫穿江西和廣東之間的關鍵河流。穿過湖廣進入廣東的人甚至會遇到更大的危險。從長江中游前往廣東，人們必須乘船沿湘江而下到衡州，然后沿一條支流上行至郴州。旅客在那里必須走50公里；如果他是貨運商，走這條綿延的陸路既慢又貴。宜昌鎮有一條小河往南流入廣東，旅客又可以走水路，不過只有裝載10擔的小船能在此河航行。這些小船渡運貨物遠至廣東西北位于管浦的商業中心，再在那里由桑船（能運20擔的稍大的船）轉運，順河而下進入廣東的中心地區。[[46]](#_46_Huang_Bian____Yi_Tong_Lu_Che)

限制用水路自由運送客貨的另一個因素是冬季。徽商黃汴在其1570年的圖記中建議在冬季北上北京的商人盡快南返以防因冰凍不能成行。問題通常不是運河被冰凍得很結實，而是相反，所結之冰不牢，就不能承載車輛，每當日出就開始融化。[[47]](#_47_Huang_Bian____Yi_Tong_Lu_Che)但在特別寒冷的冬季，山東的運河段的冰就凍得很厚實，如1567—1568年的冬天，據記載山東當時的氣溫下降到能把動物凍死。[[48]](#_48_Di_Mo_Xi__Bu_Lu_Ke____Ming_Q)

### 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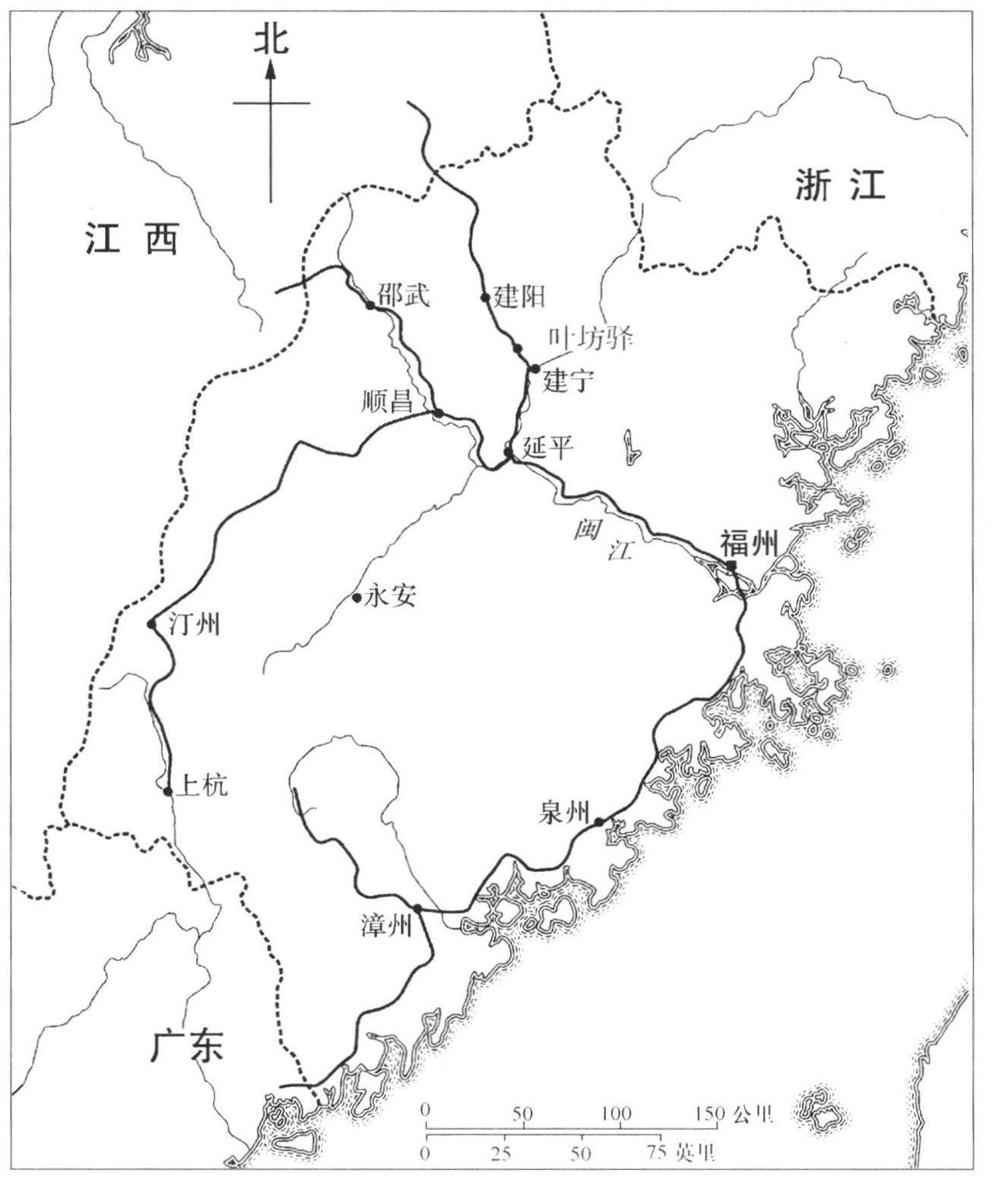
在明代，國家并沒有進行像大運河甚至東壩那樣規模的道路工程。修造路橋的工程都由地方發起，常常由地方官員倡議，他們的職責中有維護陸上運輸路線這一項。地方一級的實際投資表現為對驛路、郵路和橋梁的修造。這種投資對維持明代陸路交通仍是必不可少的；明朝初期，地方官員在執行洪武帝重建元明戰爭后重建地方的規劃中取得這種投資。

最佳的道路是在路中間鋪石塊，兩邊的路肩填以夯實的土。通過廣東文昌縣（今海南省文昌市。——譯者注）中部的一條路在1592年用當地開采的石塊鋪成，石塊長60公分，寬30公分，厚6公分。路建得很好；該縣在1605年遭受的大地震破壞了縣內除孔廟以外的所有建筑物，而它仍能保存下來，至今仍在使用。[[49]](#_49_Zhu_Yun_Cai____Wen_Chang_Xia)由于石塊費用昂貴，只有官路才用石塊鋪設，而且只鋪在通過大城市的路段。大部分道路，不論是官路或其他路，都簡單地以礫石和沙為料。它們不耐磨壓，也經不起天氣變化，需要經常保養。地方官員征用勞力，和使用一部分獲準提留用作行政經費的稅賦支付工程款。

道路在不能通行前可能已處于失修狀態，而橋梁和渡口則不是這樣。如果不能渡過，交通就中斷。一名官員指出：一縣如果河多，河渠又寬，官府不采取行動，民眾就不能渡河。故渡津要有船，兩岸要有石木橋，過路人才樂于在陸路經過其治地。[[50]](#_50_Bao_Ying____Gu_Shi_Xian_Zhi)

洪武朝時期突出的成績是修造許多橋梁。以山東省為例，據1682年版省志保存的材料，洪武朝是明統治第一個世紀中造橋最最活躍的時期。據歷次有造橋人材料的記載，造橋人都是知縣。洪武朝以后，造橋活動在15世紀10年代得到恢復，然后在15世紀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再度恢復。那時正是永樂帝的統治和年輕有為的正統帝攝政的中央政府活躍時期，地方官員在地方上如有首創性的政績會得到褒獎。弘治朝時造橋活動又可能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恢復，特別在華中和華南。

明代有的橋梁以耐用的石質結構代替木橋，不過投資較大，通常只在緊迫的情況下才這樣做。[[51]](#_51_Li_Ru__1465Nian_Hua_Nan_Zao)但是要渡過未建橋的河流，常見的權宜之計是建造一座浮橋。在明中葉，似乎有許多浮橋建成，這也許是因為當時商業性運輸日益繁忙，給明初期的運輸體系造成堵塞，所以不得不以節約的方式予以解決。例如，福建省順昌縣知縣于1499年在西津主持建造了一座36條浮舟支架的浮橋，就是這個原因；他指出，從邵武和汀州流來的兩河相交，行人難以過渡。明中葉已有浮橋的地方，就大力改善橋況，使之能承擔更繁忙的交通。在西津造橋的前兩年，位于順昌下游延平府治地的有38條浮舟支架的明翠橋已用厚木板加寬和改建，可以牽馬來往。[[52]](#_52_Zheng_Qing_Yun___Xin_Shao_Zu)在以前，馬匹不得過橋，這樣就需要裝卸馬馱的貨物。



地圖10-5 福建省境內路程圖

造船資金常常不是來自縣的預算，而是由關心改善交通的私人負擔。例如，西津橋之建成，是受到一名稱為“義民”的人的捐助。明翠橋是在一名“義官”的指導下重新安裝木板的；“義官”是對地方慈善家的尊稱，不一定是官員，甚至不是士紳。洪武朝時延平府其他造橋贊助人被稱為“散官”（一人）、“里人”（一人）和“邑人”（一人）。[[53]](#_53_Zheng_Qing_Yun___Xin_Shao_Zu)這些頭銜，以及像“義民”和“里人”等更普遍的褒獎，是使那些非士紳的人經常見之于明中葉的文字記載中的途徑。鑒于商人對運輸網絡的維護和改善表現出特有的興趣，他們看來是15世紀末大批造橋活動的主要資助來源。這種現象代表了明代第一個世紀的轉變。據1526年版的延平府志，并繼續引用前面的例子，在明初期的造橋人中，官員和私人人數相當；而在明中葉，私人出資造的橋超過了官員造的橋，其比例為5∶1。同樣，地方筑路主要靠地方精英捐助的資金，不過偶爾要征用土地，這意味著工程常常必須有官員的介入。[[54]](#_54_Li_Zhao___Cai_Fan_Bian____Qi)

在未建橋梁的河上，行人或運貨人只能靠擺渡過河。一個渡口的成本稍多于河兩岸的堤壩、系泊地、一二條船及駕駛它們的勞動力的費用。但是即使是渡口也需要定期投資，不管數量多么有限。華南的一名官員警告說：各官辦渡口之柵欄必須每年更換。此項工作如果拖延，擺渡者豈不浪費時間？及時修繕豈非當局之急務？[[55]](#_55___Qiong_Zhou_Fu_Zhi_____1619)驛道上的渡口多屬官辦，因此是地方官員預算的負擔。運營渡口的勞動力由船戶提供，他們作為征用的勞力，被指定為渡口服務。大部分官辦渡口也供行人使用，但要收費，不過軍事要道上的渡口只供官員使用。看起來雖然不是絕大部分，但許多渡口由私人經營，往返于河上的船夫向行人收取服務費。

### 商業運輸

國家和私人運輸使用的道路與內地水路網絡為運輸商業化創造了條件。至少在江南，正規的可供雇用的交通服務在16世紀——也許還要早得多——已很進步。行人可以在揚州“跳船”（當時的說法）下行至長江邊瓜州的北門，付銅錢3文。他在那里過南門趕上另一條船，擺渡過江至長江南岸的鎮江碼頭，付銅錢2文。從碼頭進鎮江西門，再走1.5公里到南門，趕上南下駛往大運河的船。行人如帶行李，可雇碼頭搬運工，每件付銀0.015兩。在南門，六條船接力聯運，白天航行，運至蘇州南面的吳江縣；乘一天或一夜的船至嘉興，再在那里乘船一天到松江，或航行一天或一夜到杭州。如前往佛教圣地普陀島朝圣，從杭州向東至寧波（與崔溥一行的行程方向相反）的路程有周到的服務，商用船日夜往返于此航線上。如果前往許多明代中后期大徽商的故鄉徽州，可在蘇州乘一夜渡船至湖州，再從那里夜渡至浙江邊境的泗安，從那里已無航道，行人必須陸路旅行；泗安前往徽州府的商業運輸有坐轎、車輛和馬匹供行人選擇。[[56]](#_56_Zhe_Xie_Shang_Ye_Lu_Xian___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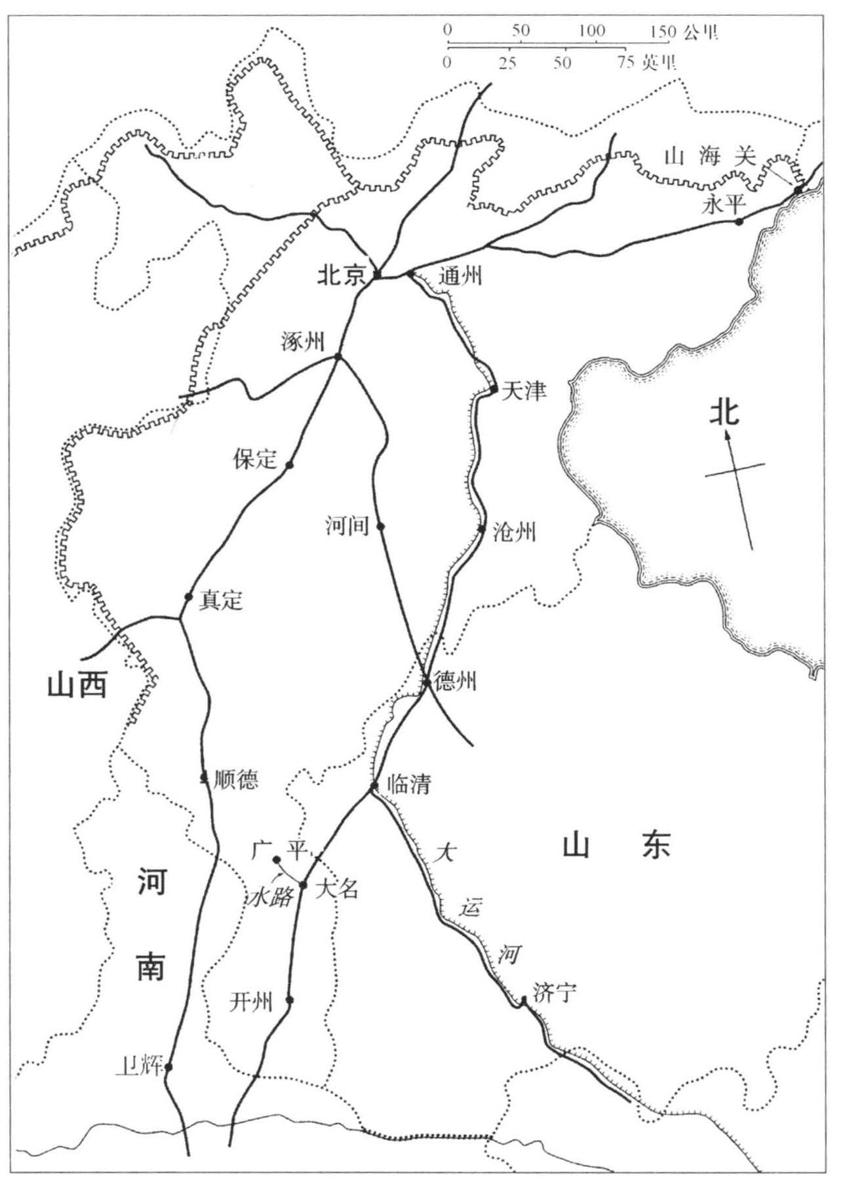
有關夜間旅行的材料很重要。雖然許多江南城市提供了與其他商業城市相通的晝夜交通運輸，但另外一些城市不提供，因為擔心盜匪的攻擊。即使在江南中心地區，限制有效的運輸互聯的因素是安全問題。據1570年的黃汴的圖記，太湖以南地區十分安全，能使大部分從湖州出發的船只在夜間起航前往目的地，而不讓乘客蒙受相當于一天營業的損失。但沒有夜間從蘇州出發北上的船只，而在江南中心區東端的松江，只有白天船只服務。[[57]](#_57_Huang_Bian____Yi_Tong_Lu_Che)對比之下，后來在1626年出版的一本圖引對江南就不那樣有信心；在明代的最后幾十年，江南農村的安全的確日益惡化。編纂者注意到，位于湖州正南、靠近杭州的定居人口密集區的旅行是安全的，但他勸行人不要拂曉或黃昏行路，并警告他們絕對不要在青黃不接時期進入該區。至于蘇州周圍地區，文中提到在歉收時期那里盜寇聚集，以致行人在蘇州農村要有武裝護衛才能旅行。[[58]](#_58_Dan_Yi_Zi____Tian_Xia_Lu_Che)

在江南中心區以外，安全問題更為嚴重。揚州南面的大運河與長江匯合之處是鹽商和棉商的集結地，據說沒有盜寇襲擾；但在長江以上地區，走私食鹽的活動使那里不能夜行。黃汴勸商人在雇傭當地船工時要小心，因為他對這些人的誠實評價很低。渡過黃河后，問題不是他們會偷貨物，而是他們為了還債與商人講定總價錢后，在赴京途中一走了之。在天津至北京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安全又成了一個爭論點。行人能沿這條路線夜行，不過黃汴建議要謹慎。在大運河航行比走陸路安全得多。因為在這段陸路的北段，行人必須有一名武裝保衛，以防不時出沒于華北平原的騎馬匪徒的襲擾。從穎州至大名的一段路程實在難以預測，甚至連帶一名武裝保衛也不夠。黃汴堅決認為，相比之下商人從大運河西行，經開封到山西南部，就不會遇到這些問題。清化對南下的山西商賈來說是河南北部的運輸大紐帶，那里沒有盜寇，行人甚至在滿月時也可以夜行。[[59]](#_59_Huang_Bian_____Yi_Tong_Lu_Ch)可能這個地區鄰近明中葉和晚明大晉商的故鄉，商業交通繁忙，所以旅行較交通往來較少的華北平原的陸路旅行安全。

### 海運

明代中國被其國內交通和運輸網絡相當合理地連成一體。同樣，雖然也許在較小程度上，它也被許多海上航線與日本、東南亞，甚至有時與更西邊的地方連接起來。

人們普遍認為，明代抵制海外交往，從最好的方面說，它把目光轉向大陸；從最壞的方面說，它把目光向內轉向本國。這一名聲主要是由于我們對明代外交活動的誤解，認為它寧愿把與海外各國的往來限于接納朝貢；也出于對其海上政策的誤解，認為它嚴格限制進出口，并且往往把海上貿易視為海盜行為。



地圖10-6 北直隸境內路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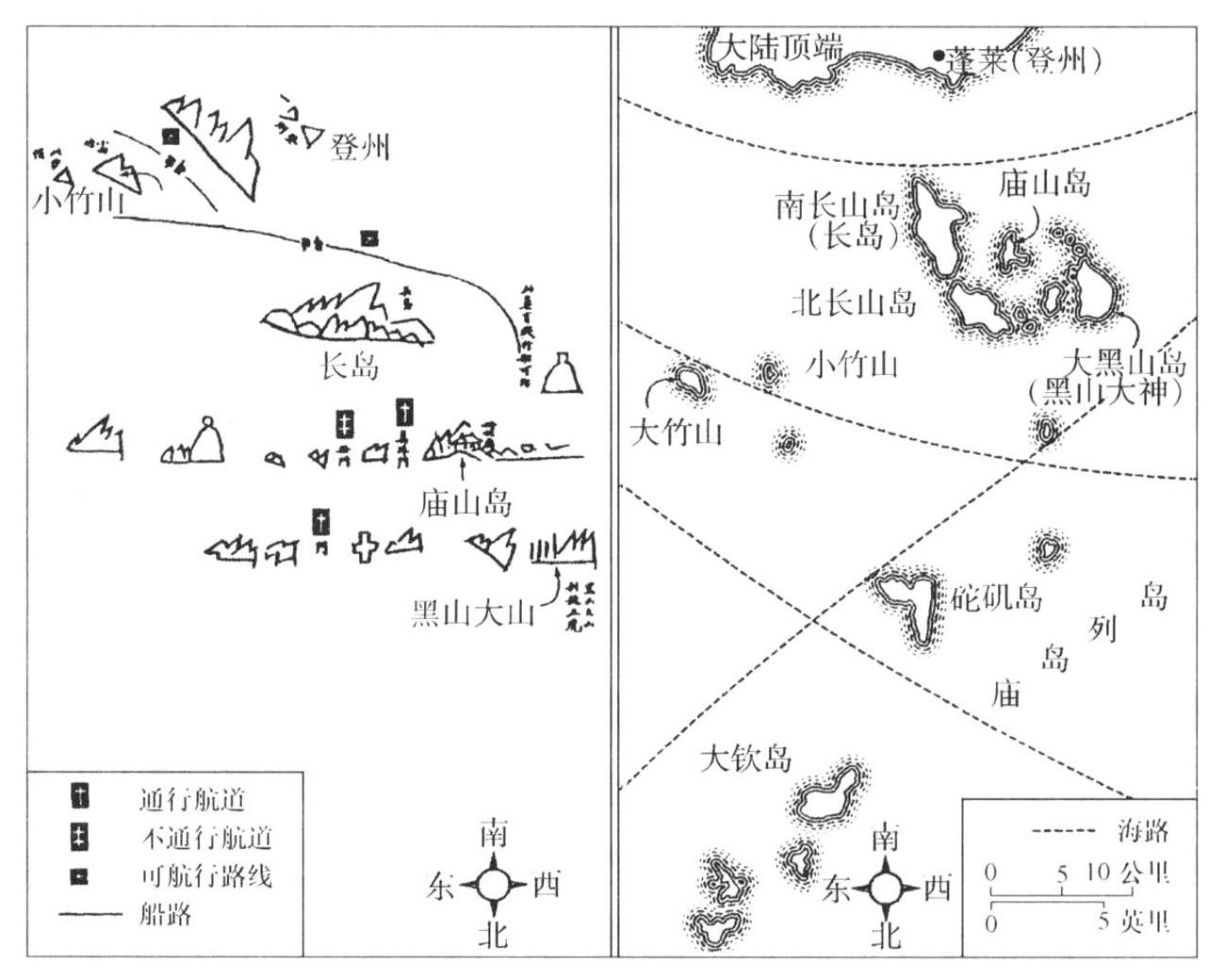
永樂帝采取了另一種不同的主動行動（一種以前的蒙古國際關系模式），即派遣在大太監鄭和（1371—1435年）率領下的一次次遠至東南亞和進入印度洋的大規模的海上遠航。第一次遠航發生在1403年至1405年，最后的第七次發生在1431年至1433年的宣德朝。這些遠航都有宏大的規劃，每一次都有數萬名官兵和百余艘船參加（最大的一次有300艘船），要花一年進行準備，航行長達兩年。遠航的理論基礎是外交性質的，即宣告永樂皇帝的登基，表明他對亞洲各國的宗主權，并為外國使節提供向中國皇帝朝貢的通道；但它也是經濟性質的，因為在遠航的沿途進行了大量有利可圖的國家貿易。據說在一次遠航中，在印度的港口卸下了堆積如山的中國貨，數量之多需要花三個月為每件貨物定價。但1433年以后，國家的海上事業終止了。

鄭若曾曾在16世紀60年代被委派去協助制定對付海盜的政策。如同研究太湖的船只，他被證明是一位海上航行的嚴謹的觀察家。他列舉的海上駁船不如太湖船只詳盡，但仍能引起人們的相當的興趣。他先列出了鄭和所稱的新會船和東莞船（以廣州以外建造它們的兩個縣命名），然后又提到其他船只的更加形象化的名字：太福船（可能是最大的海上貨船）、草撇船、海滄船、開浪船、高杞梢船、綺橋船、蒼山船、八槳船、鷹船、漁船、蜈蚣船、兩頭船、網船和沙船。[[60]](#_60_Zheng_Ruo_Ceng____Tai_Hu)研究得最詳細的船是鄭和遠航時行駛的所謂“寶船”。這些船只載貨1000英噸，最快時一天航行215公里，每小時速度保持5.75海里。遠航每天平均航行約165公里以上，航速每小時4.4海里。[[61]](#_61_M_V_G_Mi_Er_Si____Ma_Huan_De)這些船只在南京以外長江南岸的官辦龍江船塢建造。1431年最后一次遠航返回后，該船塢再也沒有定做這樣大的船只；在一代人的時期內，建造如此巨大船只的知識似乎丟光了。

但是使船能遠離國土的航海知識沒有丟失。鄭和的每次遠航都收集了關于海路及東南亞周圍和印度洋以前未標出的海岸線的大量資料。這些資料都被編入航線圖、星辰圖和“針經”（提供羅盤方向的海程手冊）中，在針經中，航程根據稱之為“更”的時間段組織起來，在每更終了時，航行者應根據新的羅盤方向調整其航線。理論上，海船被指望一更航行60里（35公里），不過實際上，出東南沿海至臺灣或佩斯卡多爾列島（澎湖列島）的路線大致以一更30里標出。[[62]](#_62_Xiang_Da____Liang_Zhong_Hai)

15世紀初期官方遠航的針經經常被修正，“累次校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63]](#_63___Shun_Feng_Xiang_Song_____Z)。每次遠航都注意根據新收集的材料修正針經的文字，材料是由為下一次遠航的指揮官提供地圖和針經的國內制圖機構整理的。如果制圖機構提供的地圖和針經的份數與每次遠航的船只一樣多，它們一定會流傳到指揮官圈子以外，航海圖由兵部保存到16世紀，這時兵部尚書劉大夏（1437—1561年）把它們付之一炬。[[64]](#_64_Huang_Ren_Yu____Zhong_Guo_Ho)兵部尚書焚燒海圖之舉是與明中葉朝廷的情緒一致的，當時它在對外關系方面保持了一種內向和防御的姿態，對明初期開創的對外貿易和外交活動的機遇不感興趣，但是這些知識在社會上沒有流失。從16世紀和17世紀被重新發現和制印的針經判斷，手抄和手工修正的海圖和針經在整個明王朝時期仍在沿海海員中流傳。[[65]](#_65_Di_Yi_Ben_Zhe_Lei_Ke_Yin_De)

1570年，明朝發現自己需要原來掌握的海運方面的知識。當年春季，南直隸北端的黃河決口，造成大運河泛濫。800艘運糧至北京的船只沉沒。官方的第一個反應是要求以后在農歷年年底前把糧裝上運糧船，以便在運河系統春汛前北上。[[66]](#_66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e)但這種命令只能在將來奏效。1570年的當務之急是明朝的主要運輸命脈中斷了，糧食和其他食物再也不能通過常用的路線運到京都。1571年朝廷全力設法解決這一問題，于是命巡撫山東的梁夢龍（1527—1602年）去尋找一條從淮安出發繞山東半島運糧到天津港的海路，梁夢龍需要海路的信息，就張榜收買這種材料。這種方法使他征募到志愿人員在夏季作兩次試驗性航行。第一個五艘船的船隊從淮安駛至天津，共用45天；第二個三艘船的船隊從前面的膠州灣（今青島）出發，用了35天抵達天津。據報道，下一年有300艘船航行，沒有出事。1573年損失了七艘運糧船，這給提倡海運的官員的政敵提供了關閉海上漕運的機會。[[67]](#_67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這時大運河已經幾乎恢復正常。



地圖10-7 16世紀海關通過山東以北海峽廟島列島的海程圖（左）與近代地圖的對比

但是，海禁終于被解除，海上貿易得以恢復。在此以前三年，當福建巡撫涂澤民上奏新登基的隆慶皇帝，要求為海上貿易松綁，并給從漳州出發的海上貿易商人合法地位（和向他們收稅）時，貿易的結算已經開始。涂澤民和梁夢龍都不過是要求在法律上承認已經在非法進行的活動。如果沒有不顧禁令而出海的船只和船員，梁夢龍就難以通過張榜成功地取得他需要的信息。在黃河遭洪災那一年出版圖記的黃汴承認，山東沿海的海路在解除海禁前確實在使用，但他反對使用海路，理由是海路危險，而不是它的非法性：“海風不定，遇風雖易亦險，無風難期，客當別路可也。”[[68]](#_68_Huang_Bian____Yi_Tong_Lu_Che)這個勸告認為，已有旅客（指商人）出海。

## 旅行

明代成了旅行的興旺發達時期。旅行帶來的流動并非帝國計劃的一部分。明代開國之初，洪武帝下令，旅行要有國家發給的證件：只有因公出差的官員和持有國家執照的商人才能獲準旅行，只有官員才能利用國家的交通設施。過城關、渡口或過境，需要路引；旅行如無路引，受杖責80。行人無證件可以離開縣境，但不得離其居住地100里（58公里）。繞過控制交通網絡要津的城關或渡口要加責10杖。偽造路引再加責10杖。最后，無皇帝批準擅離國境，判死罪。沿海航船只能在看得見陸地的距離內航行，超過此距離，按擅離國境論處。[[69]](#_69_Wu_Ji_Hua____Ming_Dai_Hai_Ji)這些法律條例有效地限制了旅行的自由，只準人們在其居住地活動。

在整個明代，法律始終未變，但很快就變成一紙空文。使法律脫離現實并幾乎不可能實施的因素是迫使大批人員移動的經濟壓力。例如藝術家戴進（1388—1462年）等人就受到了這種壓力。戴進出于藝術的和政治的原因在杭州、南京、北京和云南之間四處奔波，尋求庇護人。明中葉的學者郎英宣稱，戴進在他一生的事業中一定行過10萬里路程。[[70]](#_70_Yin_Zi_Ma_Li__An__Luo_Jie_Si)從純粹數字看，明代經濟移民中為數最多的是農民，他們在整個王朝時期西遷到人煙稀少的地方。這些移民中，有的是按照洪武和永樂兩個皇帝的再安置規劃遷移的，規劃旨在耕種未充分利用的土地，緩解東部中心地區的人口壓力。但是在尋求土地和勞動力之間平衡的規模遠為宏大的連續遷移洪流中，持有官方文書的這一小部分農民是微不足道的。

其他人也旅行：商人最突出，但也有文人、士紳旅游者和香客。應當指出的是，這些職業旅行者中大部分為男性。明末偉大的旅行家徐弘祖之母為了徐追求的旅行事業，進一步解除了他的家庭義務并教導他說：男兒應志在四方。[[71]](#_71_Xu_Hong_Zu____Xu_Xia_Ke_You)

### 商業旅行

行商到處可見，在明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數愈來愈多。水泉位于蘭州下游150公里的古老的絲綢之路上，是一個重要的運輸中心，一塊16世紀的紀念它建立一要塞的石碑描述經過水泉的商人“來往如流星……來后即走，不作一日息”[[72]](#_72_Yin_Yu_Chen_Qi____Gan_Su_Gon)。

克服距離障礙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一生的關鍵因素。南京南面的徽州府商人，被認為是明中葉在全國商界經營有方的為首的幾個商人集團之一，他們能確立自己地位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把江南等地大量需要的土產，如茶和木材運到那里的市場。運輸這些貨物是一個挑戰。雖然徽州的河向四方流到徽商售貨的市場，但茶和木材等貨物占地大，分量重，需要雄厚的財力物力才能運輸；但是一旦運到，他們就能獲取豐厚的利潤。因此徽州一范姓家族的家譜盛贊三名貧苦的弟兄在進入15世紀之際因做木材生意成了巨富，它生動地描述他們努力把木材和其他商品運進市場的情景：“他們在夜間駕艘竹筏通過閘壩，樹與他們擦身而過。有時竹筏裝滿貨物，以致他們幾乎無容身之地。上岸時他們必須攀樹而過。”[[73]](#_73_Yin_Yu_Ha_Li_Te__Ceng_Dao_Er)

外出經商可能是危險的。明初節烈寡婦的傳記中多有透露，她們守寡的原因是嫁給外出經商的商人。揚州的府志記載了14世紀的一名寡婦，其夫外出經商，溺水而亡。同一史料的另一篇傳記記載，寡婦之夫去河之上游經商，在南京外面的句容被淹死。[[74]](#_74___Yang_Zhou_Fu_Zhi_____1733N)還有人為的危險。船夫勾結匪徒的傳聞，特別是在較荒僻的農村，足以讓膽怯的人體會到旅行引起的恐懼。[[75]](#_75_Zhu_Guo_Zhen____Yong_Chuang)



地圖10-8 徽州府通往各地路程圖

對旅行經驗少的人來說，居無定所的生活前景似乎令人感到沮喪。一名來自東湖廣的方志編纂者在1531年表示了這一態度，當時他看到當地人抵制商業的誘惑，害怕遠出經商，寧可貧窮而死也不愿淪為盜賊。[[76]](#_76_Tong_Cheng_Xu____Mian_Yang_Z)仿佛出沒無常的盜賊與在各地巡回的商人莫名其妙的是同一類人。在明朝的較早時期，人們不用遠至湖廣，就可以發現普遍厭惡四出經商的情緒。據1488年版的吳江縣縣志：在蘇州正南的農村，村民不遠出。商人如果離家100里以外，讓家人在家從事耕作，就會愁眉苦臉；離家不顧，在外地經商追逐利潤，又多年不歸，會被視為無信義的人。但這段文字所表述的文化價值觀隨著商業的經濟利益更加明顯和商業旅行也許變得較為方便而發生了變化：在1548年一部吳江的縣志編成時，這段文字被刪除。[[77]](#_77_Mo_Dan____Wu_Jiang_Zhi_____1)

河北河間府（包括天津）府志中的16世紀40年代的一段文字提供了豐富的內容，說明當時商人們正在覆蓋面很廣的商業網絡中營業[[78]](#_78_Jian_Di_Tu_10_6__Bei_Zhi_Li)：“在河間境內運貨的商人經營絲織品、糧食、鹽、鐵和木材。絲商來自南京、蘇州和臨清。糧商從維輝、磁州沿官道遠至天津沿河區，豐年躉購，歉年出售。鐵匠主要經營農具，從臨清和泊頭推小車前來。鹽商來自滄州與天津，木材商來自真定。瓷漆器銷售商來自饒州（景德鎮所在的府）和徽州（制漆器）。地方商人多來自黃河以北之府縣，稱為‘鋪戶’。”作者然后說明河間府哪些縣在大運河畔，可以通過水路運糧到北京，哪些縣要陸運糧食。[[79]](#_79___He_Jian_Fu_Zhi_____1540Nia)文中關于大運河和官道的材料，反映了商業旅行對國家建造和維護的運輸基礎設施的依賴。如果沒有國家對這種基礎設施的投資，河間府不可能維持它當時的商業規模。

商業網絡一旦建成，商業生產和交換的模式就確定了，如果產品為其他地方所需要，即使運輸不便的地方也會被納入全國市場的網絡之中。例如，永安縣位于福建西部偏僻的腹地，由于它位于流至省府福州的閩江水系邊上，享有一定的有利條件，但它離省府足有200公里。更南面的漳州離永安稍近，但永安到漳州要經過一段艱難的陸路到九龍水系。盡管永安與大的集散中心有一定的距離，“但該縣平民多從事手工制品，攜帶到縣外交易”[[80]](#_80_Zheng_Qing_Yun___Xin_Shao_Zu)。根據1526年版的府志，也可以這樣說，運輸的連接克服了地理的閉塞。[[81]](#_81_Jian_Di_Tu_10_5__Fu_Jian_She)還可以看到福建內地其他縣發展的同樣例子。位于其北面的閩江水系的另一條支流上的建陽是紙張和書籍的產地。（最近一個驛站在其下游20公里，名葉房驛。）取道水路從建陽到南京，沿途要經過幾次搬運，相距1000公里，[[82]](#_82_Nan_Jing_Zhi_Jian_Yang_De_Lu)但是南京對書籍的需要使建陽的出版商發現，運書到江南供應消費者仍是有利可圖的。

明代商人在相隔遙遠的產地和消費地之間運輸貨物，擴大了流通貨物的運輸量，擴展了貨物在其內部可以節約地流通的領域。由于路程的更加商業化，和有了擺渡和客棧的較周到的服務，無論在經濟上，或是在物質上，距離縮短了。

### 士紳旅行

士子是專業的旅行者。作為科舉考試制度的考生，他必須先到省府，如果考中，就要再去京城應試。一旦在官場任職，他們就往往遠途赴任，如果仕途有成就，一生就要長途跋涉幾次。作為官員，他們的旅行得到驛站的服務。但如果仍為應試者，他們的旅行就得不到這種服務，不過較自信的考生沿途也能威逼驛長提供方便。[[83]](#_83_Gong_Qi_Shi_Ding____Zhong_Gu)

不當官的士紳也旅行。最明顯的是，從16世紀中期以來，受良好教育的人寧愿艱苦地外出旅行并從中得益，也不要官職帶來的辛勞和報酬。他們遠出求師訪友和尋找志同道合的學者，前往過去只在書上讀到的風景勝地和歷史遺址。晚明成了士子旅游的全盛時期。因此著名的詩人和學者袁宏道在一篇寫于1596年的盛贊蘇州洞庭湖（原文如此。——譯者注）美景的短文中宣稱，蘇州士子酷愛旅行，旅行是其惟一的癖好。[[84]](#_84_Yuan_Hong_Dao____Yuan_Hong_D)

旅行的部分沖動是獲取教益。閑暇的士紳要欣賞古人贊美的有名的勝景，還要觀看高層次文化視為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物和藝術品。旅行是學者修養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同一位17世紀的學者官員所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非學有所成之君子。”[[85]](#_85_Huang_Xing_Hong____Fu_Hui_Qu)因此晚明的士紳就動身去尋找古代的戰場、著名文人的書齋、唐代詩人譽為不朽的景色；他們觀賞唐代優秀的墨寶、宋代美好的建筑物和元代藝術家珍視的繪畫。在一個沒有聽到博物館這一名稱的時代中，寺廟保存了中國過去的許多材料記錄，因此頻頻受到光顧。那里的宋代建筑、繪畫和書法，以及有大文人撰文的石碑都在晚明被一些人甄選，他們希望與這些文物所表現的文化傳統心神交融。至于旅游者是否真正懂得他們看到的一切，則是另一回事。在16世紀90年代，潮水般來南京旅游的士紳使馮夢禎不屑地評論說，士子們要看的是著名的遺址，卻不能領會或了解它們表示的內涵。[[86]](#_86_Tie_Zhou_Xing_Hai____Jin_Sha)

這個時代造成的旅行不僅助長了16世紀無思想內容的旅游事業，而且鼓勵了面向學術研究的新趨勢的興起，這種趨勢不僅根據古代的書籍，而且以個人經歷為基礎。新趨勢并不排斥文本的主導地位，但是古籍面對學者們收集和訪問了其中提到的材料和地方并據此作出的審查和修正，就變得站不住腳了。李時珍（1518—1593年），依靠他四出旅行研究了所列的1892種藥材，才寫成偉大的藥典《本草綱目》。徐光啟（1562—1633年）使用手邊的經典農書編成《農政全書》，但他根據在江南的實地經歷取得的證據補充了經典的解釋，并提出了質疑。宋應星在其《天工開物》中同樣采取了令人尊敬的批判性的態度，此書是他對技術的通論，1637年出版。在晚明，把旅行作為一種學術考察方式的最有名的作家當然是徐弘祖（1586—1641年）。在1613年至1640年期間，徐弘祖從其家鄉長江灣的江陰縣出發，作了17次游覽，遍及華中和華南有歷史意義和地質學意義的遺址，遠至云南省。在他所記的850天的游記和文章中，提供了他對這些地方的觀察所得，以及他對遠如《禹貢》、近至同時代地方志的材料的評價。[[87]](#_87_Guan_Yu_Xu_Hong_Zu_De_Chuan)他在旅行中取得的實際知識和把實際知識應用于文字知識的做法，在明亡以后仍被人繼承，顧炎武的17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歷史和地理專著表現得最為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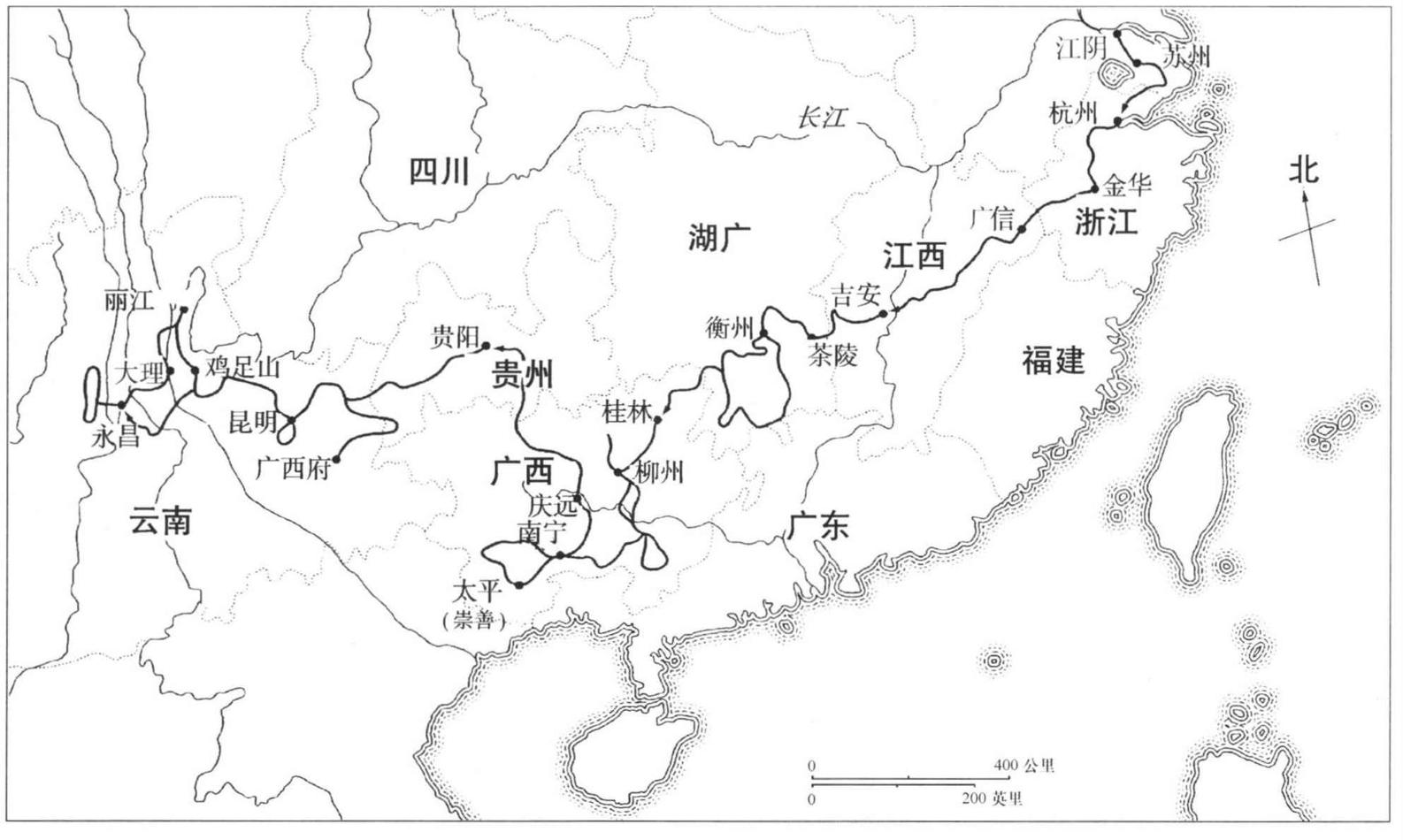
### 朝圣

佛教朝圣者屬于明朝最堅定的旅行者。僧俗都經常旅行到佛教圣地，去朝拜與圣地有關的神佛，或者從活著的大師接受教誨和啟示。由于明代有關俗人朝圣的資料很少，以下的論述主要限于宗教朝圣。

在明代初年，許多僧人為了在一所寺廟中獲得永久的居住權，被迫云游四方。對僧人來說，宗教性的流動是為了謀生。對國家來說，這是一件令人憂慮的事。事實上，削發為僧意味著對儒家的社會和道德生活秩序——表現為男系的繁殖和維持父系、進而擴大到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的一種挑戰。但是僧人的云游生活被視為對儒家國家至尊地位的一種更為明確的挑戰；儒家國家的目標是把每個人安置在固定的位置和地位上，惟一的變化只是世代的更替。僧人不適合這種永恒的周而復始的模式，因為他把自己游離于這種循環之外，而且由于未繁殖后代，根本不能再被同宗的和擁有共同財產的人登入地籍冊中，因為他到其他地方去做別的事情了。15世紀許多向朝廷奏本的官員抱著一種比反對朝圣更為強烈的情緒抱怨說，僧人云游是一種宗教修煉形式，實際上正是如此。

朝圣作為一種宗教培養方式，在其周圍籠罩著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出現對僧人的流動提出挑戰時，這種不可侵犯性常常給明代僧人提供方便的防衛。朝圣有多種類型。有沙彌求師的初級云游階段，師父將教導他并授予圣職（更實際地說，就是給他一個提供食宿的地方）。對進一步受訓的僧人來說，到圣地旅行是朝圣的一種重要形式，因為他能通過受磨難（佛教通常認為旅行是受苦難的一種形式）獲得智慧，又能獲得廣博的閱歷，從而以學識豐富而聞名。幾乎明代每一個有名的僧人的傳記都有廣泛旅行的材料。例如，據1535年的一段文字，1484年在南京修復一座小寺廟的僧人寶山定 瑀在走遍了名山和半個中國以后才實現了這項有價值的計劃。[[88]](#_88_Ge_Yin_Liang____Jin_Ling_Fan)對同時代的讀者來說，這段簡單的描述使定 瑀僧人以嚴謹認真而聞名。

僧人能自由地旅行，這是其他人無法比擬的。要求游方僧人住進寺院的壓力在16世紀減輕了，這樣，在明代的后半期僧人流動就沒有限制。1599年的一本流行的歷書似乎已經顯示出這種緩和跡象；它在其信函的格式中，有沙彌邀請其友做伴朝圣的一種。[[89]](#_89_Yu_Xiang_Dou____Wan_Yong_Zhe)一名士紳在1638年指出，出游無人能如僧人方便。這名作者分門別類，列舉了俗人會遇到而僧人可避免的種種不便；他看到：僧人來去自如，住在老寺廟與知己做伴，所以許多僧人云游天下。[[90]](#_90_Lang_Yun_Hai_Zhu____Yun_You)這句話中包含的妒忌情緒表明，大部分士紳因多種俗務纏身，可能發現自己愈來愈難于沉溺于云南大師見月讀體的情趣之中，后者描述他本人酷愛旅游，遇此不會裹足不前。[[91]](#_91_Jian_Yue_Du_Ti____Yi_Meng_Ma)讀體本人就是晚明僧人云游現象的一個有力的例子。在17世紀30年代，他與一批沙彌長途跋涉，從云南到長江三角洲，北至山西北部的五臺山往南返回江南。讀體的旅行絕非個別的事例，而是朝圣形式的一種，它導致明代最后一個世紀數百名云南僧人東游，并使其中多人躋身于上層僧人之列。[[92]](#_92_Chen_Yuan____Ming_Ji_Dian_Qi)



地圖10-9 1636—1640年徐弘祖（霞客）赴云南路程圖

僧人中朝圣旅行風的興起使有的佛教徒不安。著名的佛教大師蓮池祩宏（1535—1615年）在他對沙彌的佛規中，警告他們在受戒律初期不要擴大朝圣范圍，因為那時沙彌年輕，信念不固。[[93]](#_93_Xuan_Hua____Sha_Mi_Lu_He_Xin)男沙彌只能與益友作短途至規定的地點，年輕女尼根本不能出游，尤其不能到普陀島及天臺山等眾望所歸的朝圣勝地。[[94]](#_94_Yun_Qi_Zhu_Hong____Xiao_Yi_W)長途朝圣的確成了一件令人卻步的艱辛的經歷，有的僧人寧可回避。祩宏警告說，游方沙彌必須忍饑渴，耐寒暑，經受各種難以想像的困苦。[[95]](#_95_Yun_Qi_Zhu_Hong____Zhu_Chuan)除了這些具體的障礙外，當見月讀體本人在丹陽碼頭購票登船之際，才發現晚明的游方僧人是容易被偷盜和恫嚇的對象。但另一方面，祩宏也承認旅行是尋師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一篇《行腳住山》的短文中，他一方面批評了想省錢而不出門的過分行為，另一方面又批評不顧一切平生南北漫游的人；但他同時承認：應先行千里以至萬里與有識之士交往，才能心志豁然開朗；執迷于愚昧，滿足于現狀又有何意義？一旦尋師問道，獲得了解決生死大事之道，觀賞景色除了用來自夸見多識廣，又有何用？[[96]](#_96_Yun_Qi_Zhu_Hong____Zhu_Chuan)因此，朝圣在宗教鍛煉中有其應有的地位。

早在明代以前很久，中國的圣地被定在古代令人崇敬的地方——獻給神秘莫測的文明的創始人的“五岳”，和道教在地形學上標為直通仙境的“三十六大洞天”和“七十二小洞天”。雖然這些圣地不斷吸引香客，但明代的宗教朝圣的安排與一些佛教遺址有關，其中有的與佛教出現前的圣地吻合，另一些的確定并不參照以前地形學體系的材料。各佛教的遺址沒有集合在一個單一空間內。明以前的禪宗有一個大的佛地體系，稱為“五山十剎”，但這個體系沒有被民間傳說廣為采納。被人們共同歸納的佛教遺址為“四大名山”，即五臺山、普陀山、四川的峨眉山和南京西南的九華山。它們都位于比較難以通達的地方，也都是道場（即佛神顯靈之地：文殊顯靈于五臺山，觀音顯靈于普陀，普賢顯靈于峨眉山，地藏顯靈于九華山）。按照著名佛教居士的說法，老佛在這些地方化身顯靈，弘揚佛法，超度眾生。[[97]](#_97_Tu_Lun____Bai_Yu_Ji_____1600)但它們沒有形成一個體系，香客不必全部去這四個地方，就可以感到完成了朝圣的心愿，不過大部分明代高僧至少去過前三個地方。[[98]](#_98_Wu_Tai___Pu_Tuo_He_E_Mei_San)

香客在地區間所走的路線，自然要取大部分其他旅客使用的建造良好的驛道，但是在地區內香客的流動往往與商業活動的流動方向相反。商人從農村地區收貨沿河下行運至地區中心，而香客則從行政治地轉向圣山所在地的半外圍地區。香客也可能走大部分旅行者從來不走的山路，但是他們通常依靠標準路線在國內旅行，這可能意味著說明朝圣活動的范圍由于此時運輸體系發展的程度而得以擴大。

一個虔誠的居士也可能采取僧人長途朝圣的行動，以表示他對佛教的信仰。一本佛教祈福的書籍描述了明中葉河南一個名嚴江的制革工，他在中年放棄了這項職業，因為佛教徒認為制革要殺生，是罪過；于是他的余生就成了一名永久性的香客，在旅程中只帶《金剛經》，口念阿彌陀佛。[[99]](#_99_Zhou_Ke_Fu____Jin_Gang_Zhi_Y)但是對大部分俗人來說，朝圣被組成集體，而不是個人的宗教活動。這些群眾性朝圣活動在村一級組成，以共同認捐的錢財預付費用，所去之地是某一重點朝圣地。朝圣活動似乎常常由婦女率領，其實它就是婦女能享受長途旅行的惟一機會。[[100]](#_100_Guan_Yu_Zhao_Sheng_Huo_Dong)

### 路程知識

1570年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的出版，是明代運輸史轉折期的一個標志。1570年以前路程知識在兩個方面有局限性，一是知識只有專業人員掌握，一是知識只限于一條路線或一套路線。隨著這本圖記的問世，對某條路線的存在和安排成了公開的知識，任何能讀到它的人都能獲得。這些信息成了一個全面的整體而不是依舊不連貫的分散材料。

在晚明的路程書中，我們可以找到1570年前路程知識的表現形式。其中之一是列出特定路程上的地點的易記憶的詩歌。1599年出版的歷書《萬用正宗》中的《兩京路程歌》，詳細敘述了從南京到北京的路程，共35行，每行7字；歌的末尾提出在這條路線航行的人應牢記此歌。在1629年出版的路程書中，《水驛提要歌》在列出沿運河的水驛時，也用了這個辦法，此歌共26行。[[101]](#_101_Yu_Xiang_Dou____Wan_Yong_Zh)

在路程書出版以前，路程知識的第二種形式是路程地圖（程圖）。程圖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紀，不過現在僅存的程圖是清代的。此圖折疊如手風琴風箱，它從圖前至圖末連綿不斷地畫出一條橫線。沿線標出了城鎮、驛站和旅行者要經過的地形特征，地點之間的距離也被注明。明代可能已有這種簡單的大運河程圖，也可能已有供官員使用的驛傳主干線的程圖，因為從清代起這種手寫程圖已經存在。[[102]](#_102_Bu_Lu_Ke____Di_Li_Zi_Liao)程圖似乎也在商人中流傳，雖然已經找不到。我們現在只能看到黃汴在其《一統路程圖記》的敘中的敘述，他說他在蘇州時從全國商人處獲得了各種程圖，并把它們用作圖記的主要材料。[[103]](#_103_Yin_Yu_Bu_Lu_Ke____Di_Li_Zi)

黃汴在出版其圖記之前的第三種路程知識形式是文字。它按路程地名的前后順序敘述地點，其間又以里注明一地至下一地的距離。保持這種格式的最早的明代文本是政府使用的《大明官制》。此書列出沿驛道的驛站、縣城和其間的距離，為旅行的官員提供方便。所列內容并不一直被限定為國家使用的信息，而是到了晚明被出版者在上述《萬用正宗》之類的書中加以普及。這種格式又被黃汴在構思《一統路程圖記》時采用。

不像《大明官制》中的路程部分，黃汴這部新穎的圖記是供商業旅行者而不是供官員使用的。黃汴本人就是徽商，經歷過他記述的許多路程。他的基地在蘇州，據推測是作為其家族的代理人而住在那里，所著的書也在蘇州出版。由于黃汴有行商的經歷和眼光，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商業運輸為之服務的江南的各條路線上，但是他也的確實現了撰寫全面路程諾言：他把他的材料組織進144條遍及全國的水陸路程之中。黃汴除了在路程中列出了地點和距離，還不厭其煩地附上了過險要的轉彎處和使用備用路線方面的建議，以及關于當地的位置、客棧、渡口和路程是否安全（如一天里什么時候或一年中什么季節最為安全）的信息。在整個晚明和清初時期，這類信息在黃汴著作及其他路程書的版本中逐漸增加，從而使它們的體裁和風格朝著成熟細致的商業手冊的方向發展。

《一統路程圖記》第一、二兩卷首先記載始自北京和南京的官方干道，然后在第三卷內敘述各省官道的組織，其他各卷主要以各縣治地和驛站作為指路標志。書的后半部分的大部分路程以長江流域為基礎，最后兩卷詳細敘述進出其故鄉徽州的各條路線，尤其徽州與蘇州相通的路線。黃汴在其敘中堅持，為人官者有此書可得益匪淺，但他是為商賈撰寫的。1635年版的編者惟恐人們懷疑此書面向的對象，所以在書的扉頁上采用了新的書名：《客商一覽水陸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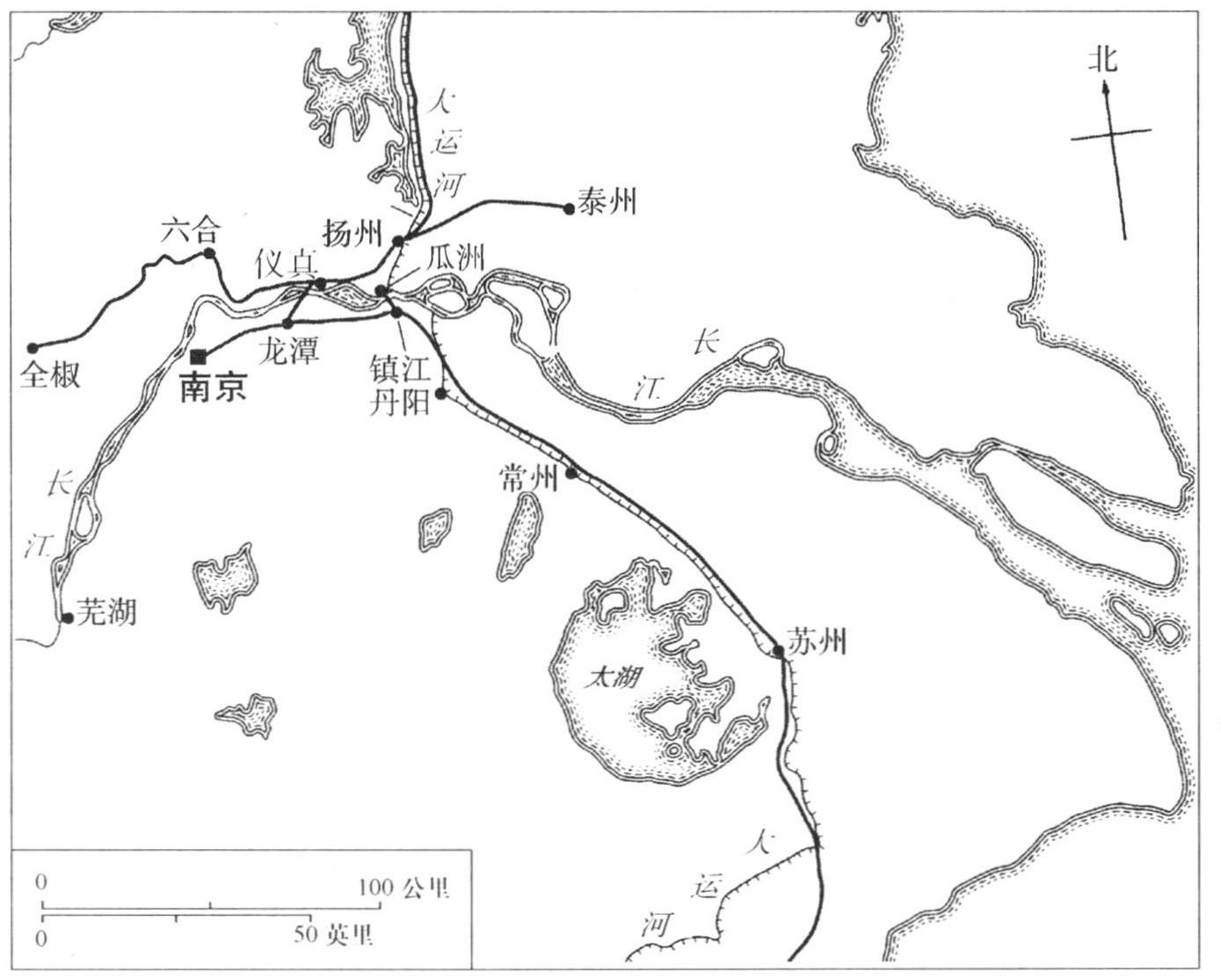
黃汴的著作是晚明所寫（并被大量非法翻印）的兩部主要路程書之一。另一部名稱不一，如《士商類要》、《士商要覽》和《天下水陸圖引》。它最早的版本是程春宇寫的四卷本商人手冊《士商類要》（1626年）的前半部，不過可能還有更早的版本。1626年版的作者和敘的作者與黃汴一樣，也是商人，自稱徽州人，不過出書地在杭州而不是蘇州。從此書的結構可以明顯看出徽杭的特征：最先8條路線始于徽州，其次的5條從杭州輻射而出，然后向讀者提供始于寧波的路線，再后才談到從蘇州出發的路線。此書包括100條路線，其中53條談江南，47條談江北。不過重點仍在江南，因為大部分江北路線都位于長江北面的南直隸境內。在黃汴和程春宇的路程書（前者共144條，后者共100條）中，江南以外路線比重的減少，反映了徽商經歷的商業旅行的類型；徽商集團在晚明區間貿易中最為活躍，對他們來說，路程知識具有重要的財政意義。

### 旅行速度

熟悉路程，旅行速度就能更快，特別在本人旅行時更是如此。如上所述，使用驛傳服務的人有期限以及使他們如期到達的設施。私人旅行則沒有。晚明路程書籍的問世提高了私人從一地到另一地旅行的效率。

在明代，旅行者行進速度不一，這要視采用的運輸方式和到達目的地的緊迫性而定。在江西理學家和制圖學家羅洪先的兩篇游記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人旅行步速的概念。[[104]](#_104_Luo_Hong_Xian_De___Nian_An)在第一篇游記中，羅洪先描述了他于1539年從南京至揚州一帶乘船的旅行。他寫道，從鎮江至南京以東長江邊的龍潭驛用了一天半（距離為60公里）；從龍潭到儀真用了一天（30公里）；從儀真夜間擺渡至揚州用了一夜（40公里）；從揚州至泰州用了兩天（60公里）；從六合到全椒用了兩天（75公里）。羅洪先的描述說明，他旅行時沒有在沿途觀賞，而是從一地到另一地，不過也沒有很大的時間壓力。羅洪先是以便捷的步速旅行，既不閑逛，也不趕時間，每天能行進近35公里。他的旅行速度稍慢于崔溥從寧波至杭州的速度，當時崔溥一天行43公里。但是崔溥的護送人員必須采用更緊迫的日程表，而羅洪先的旅行則沒有期限，只是想適當地享受一番。

在第二篇游記中，羅洪先詳細談了1548年夏他與友人在江西贛江旅行的經過，地點正在利瑪竇翻船的天掛灘下游。他說他用了八天從吉安沿江而下至新淦，行程140公里；新淦至豐城用了五天，行程95公里。從這兩段旅程可以算出，速度一天幾乎為20公里，大致相當于他在南京和揚州之間乘船速度的一半。差別的部分原因是，贛江與長江流域用舊的運河網絡相比，航行更加困難。羅洪先在1539年之行較快的原因，也可能得益于他是出官差，可以利用驛傳服務，而在1548年他是私人旅行。例如，他在第二篇游記中沒有提起驛站，還提到從新淦至豐城之行坐了商船。



地圖10-10 1539年羅洪先行程圖

旅行進行得不像羅洪先游記中所說的那樣順利。應該注意的是，他在長江地區冬季旅行的每日35公里的速度沒有包括因不能啟程所喪失的時間。特別在冬季，旅行因惡劣的天氣條件，可能會隨時中斷。例如，羅洪先提起逆風使他從揚州乘坐的西行船不能抵達目的地；還提到一個月后揚州的大雪中斷了該區的一切船運達四天之久。[[105]](#_105_Luo_Hong_Xian____Nian_An_We)

明代作家徐弘祖（1586—1614年）留下了他的詳細的游記。游記的篇幅與旅行速度說是不成比例的，因為他主要著眼于研究，而不是行程的時效，但是他的確進行了一次有效率的旅行，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他在云南中部逗留期間得了病，在1640年夏天被當地知府送回長江口江陰縣的家鄉知府為他提供了一座轎子和旅費。他遠抵距離約為4500里（2600公里）的武昌。轎夫用了150天走了這段距離，徐弘祖的陸上行速一天大致相當于17公里。1420年波斯使團的行速一天為30公里；相比之下，徐弘祖的旅行速度按驛傳的標準是緩慢的，不過他的行程受到了崎嶇的地形和他本人生病的限制。他到了武昌，當地一名官員給他提供一條船，并讓他沿長江而下直達江陰。他僅用了6天走完了將近3000里（1700公里）的路程，行速大致為280公里。[[106]](#_106_Fan_Cheng_De_Xiang_Xi_Qing)對比之下，1488年崔溥在大運河的行速在49至61公里之間。長江的下行航行顯然是中國最快的長途水上航線。

## 知識的傳布

在明代，知識的記載和傳布有多種形式：口頭形式（記入文本只是為了便于記憶）；向個人傳布信息的文字形式；為了盡量廣泛地擴大知識覆蓋面而進行復制的印刷形式。明代大部分中國人是文盲，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能獲取文字和印刷形式的知識。文牘、當眾布道和口頭傳達成功地降低了大部分不識字的民眾與文字和印刷書籍之間的障礙。口頭的、文字的和印刷的形式的知識不一定是組織和擴散知識的有先后順序的步驟。它們可能是，但不同形式的知識要服從不同的傳布方式，某一種傳媒對某一種信息更為適用。

行政體系敏銳地意識到與民眾交流的必要性，也知道交流不可能單純依靠文字。例如，當一名文盲要在縣衙門打官司，他應當把案情口授給衙門的書記員，由后者筆錄在“口告文簿”上。[[107]](#_107___Da_Ming_Ling_____Shou_Yu)當皇帝要向百姓宣告其意圖，就以文本分發給地方官員，命他們交給屬員向公眾宣讀，使所有的人都能聽到和遵守。

1488年高麗人崔溥訪問中國期間，他對中國人的文化水平印象頗深。他深切地了解這一情況，因為他不會講漢語，只能依靠書寫進行交流。他看到許多人能閱讀，甚至農村兒童、擺渡工和船夫，至少也被指望能識字。[[108]](#_108_Mei_Si_Ji_Er____Cui_Pu_Ri_J)他沒有談到婦女識字之事，盡管有的婦女認字。在明代初期，婦女的識字大部分與跟隨有文化的父親學習有關。例如，何慧蓮之父教她《論語》和《孝經》，他推遲女兒的婚嫁，直到20歲，才把她嫁給一名窮書生；她還賣了自己的飾物，購書送給窮書生。[[109]](#_109_Liu_Wu____Hui_Zhou_Fu_Zhi)總兵程凱之女1393年出嫁時年17，她受到更高的教育，據說她精通《尚書》和《史記》，而且面容端莊。[[110]](#_110___Qiong_Zhou_Fu_Zhi_____161)在精英分子的狹窄圈子之外，看來很少婦女達到了能掌握基本用途以上的文化水平。洪武帝在1372年發現了這一問題，于是他派宦官至蘇杭，征召識字婦女到后宮任職，教導其妃子。44名婦女因此被選送至南京。但只有14名通過了為她們命題的文字測試；另外30名被定為文化程度低于所要求的水平，被送回家。[[111]](#_111_Zhu_Yun_Ming____Ye_Ji_____1)

明代識字范圍的大小可以從出版業的規模反映出來。晚明出版書籍的種類之多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這種發展取決于許多因素：識字的人更多；對賴以考取功名的典籍知識有更大的需要；對著述（和閱讀）非經典的書籍有更大的興趣；圖書的商業市場更加擴大。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出生在一個印刷剛開始影響知識和使擁有任何數量的書籍成為可能的文化氛圍之中，他在進入17世紀之際對“這里有大量書籍流通，而且售價低得出奇”的情景驚訝不已。[[112]](#_112_Lu_Yi_Si__Jia_La_Ge_Er_Ying)利瑪竇沒有夸大其詞，因為在利瑪竇在華期間出版的書籍的確在“那一代人中流通”[[113]](#_113_Meng_Jun____Guang_Zhou_Zhi)。但是出書的繁榮只是各種知識的記錄比中國歷史中以前任何時代更加頻繁、傳布也更經常和廣泛的一個標志。

### 國家文件的傳送

明代在官僚機制內部和向整個社會常常傳送信息。洪武帝，特別在他統治的第一個10年，源源不斷地向官民發送官方文件，教誨他們要各盡職守。為了確保文件真正傳送下去，《大明律》規定，隱匿文件要以重竹板責打80下，洪武帝在位后期，對下達的詔令未能取得預期效果表現得更加不安，于是在1385年的第一部《大誥》第六十條中，把這項懲罰改為凌遲處死。

洪武帝下達的種種指令給交通通信增加了沉重的負擔。指令和典范必須下發，而各地的反應必須收回和加以處理。為了解決這一負擔，1370年洪武帝設察言司，它的任務是接受全國各地官員的奏議，再轉呈皇帝。1377年的陰歷七月，察言司被擴大和升格，更名為通政司。在上一月，皇帝已詔告天下，官民如有重大事務，都可以奏告皇帝，他將親自過目。（事實上，平民只在彈劾地方官員時才向皇帝奏本，而且確實奏過。）[[114]](#_114_Li_Ru__Jian___Ming_Shi)通政司可能已被擴大，期待這份詔書會加強與皇帝的溝通。當通政司收到一份奏本時，就復抄一份，原件呈送皇帝，副本轉交都給事中。皇帝閱讀奏本后，就相應地作出批示，然后把奏本和批示交都給事中轉有關部門處理。因此，通政司在君民溝通的渠道中處于關鍵的地位。通政司如不能把收到的奏本呈報皇帝，將被視為嚴重犯罪。有一次，當永樂帝發現幾件涉及小事的奏本未轉呈給他時，就大發雷霆。“蓋天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115]](#_115_Yin_Yu_Yin_Yun_Gong____Zhon)

京城的官員可以用另一條渠道遞呈奏本。他會獲準直接把奏本送到會通門的宦官辦事機構中，而不必經過通政司。好處是完全保密。正如黃仁宇指出的那樣，直接向皇宮遞呈奏本，意味著其內容在皇帝把它們連同作出的決定發給給事中之前，一直保密。與經過更具滲透性的通政司呈報給皇帝的文件不同，“個人的請求及其內容一直保密，甚至上奏本官員的上司也不知道，許多爭議都是由后一種奏本引起的”[[116]](#_116_Huang_Ren_Yu____Ping_Dan_De)。

奏本經皇帝過目后，就連同其批示被編入朝報。朝報的摘要就準備印在《邸報》上。《邸報》是把朝廷大事傳布給整個行政機制中的官員的出版物。《邸報》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奏折和詔書，但它也報道一些與國事有關的內容：皇帝的活動、官員的升降、軍務及自然災害。自然災害的報道雖然簡單，但它們在這樣一種文化中隱隱地具有最大的影響：自然活動的失調被認為是對皇帝行為的裁決。[[117]](#_117_Sui_Ran_Zhi_Jin_Mei_You_Di)

除了君臣之間溝通，明代國家還要處理其他種類的文件。中央對財政資料歸檔的需要很可能造成數量極大的文書記錄，它們必須在地方政府和京城之間搬運。1391年當洪武帝命令地方官員要確保其轄地所有的戶都應如實地按里甲制登記；他下發給地方官員一種標準的登記表格，下令抄錄和刻在印版上。根據當地的一個戶填寫的標準格式，并確保它適用當地的實際情況后，知縣就刻印表格，發給縣內各坊的村級官員。表填完后就回收到知縣那里，他隨即裝訂成冊（稱為黃冊）。人口普查的法令要求這些稅冊的副本每10年送交南京的戶部一次。稅冊經核對后轉到后湖專門建造的庫房保存。按照這個制度的要求，簿冊的保存數量是巨大的。1550年戶部志記載，明初戶部收到53393卷，所指的這段時期大概是14世紀90年代。[[118]](#_118___Nan_Jing_Hu_Bu_Zhi_____15)

### 私人文書的傳送

如同兩類國家文件（溝通類和記錄類），明代流通的文書也分成兩類：一類旨在傳布信息，如信函；一類旨在保存信息，如契約。

信函廣為收發，這在明代著作中頻頻出現收發信函的內容中可以看出。總的來說，信函既不是即興寫的文件，也不是私人文書，它們常常被保存下來，作為作者文學收藏中的寫作精品，特別在晚明更是如此。與任何書籍一樣，信函也沿用傳統的體裁和風格，在元末和明代，希望寫出典雅的信函但又沒有受過這方面訓練的文化較低的人可以利用寫信的指南，它們或獨立成卷，如明初的《翰墨全書》，或作為通用工具書中的一個部分，如元末的《啟箚青錢》。這兩部工具書被大量翻印、改寫和印刷。它們的流行，證明信函已在日益增加的識字人之中流通，也證明識字已能使社會的交往更加依賴文字：在整個明代，能讀和寫的私人隊伍正在擴大。

信函一旦寫成，就必須發出。傳送它們的公共機構還不存在。驛站和遞鋪都只傳遞國家的通信。信使不準遞送私人文書，不過當然有有償服務的情況；這意味著國家正在間接促進私人通信。前面已經談到的羅洪先1539年的游記幾次提到寄私人信件之事。其游記的開頭說，當他到鎮江時，他收到在驛站等他的哲學家王畿（1498—1583年）的信。王畿在南京的兵部任職。由于羅王二人已在7年前相遇，羅洪先可能已在兩個半月前（他出發前）在家中寫信給王畿，告訴王他將經南京前往北京；也可能王聽說羅即將赴任，就親自寫信留住途中的羅洪先。王畿的地位容許他使用驛站送信。羅洪先收信后就沿江而上，到離南京50公里的龍潭驛，并于次晨寫信，這一次他讓送信人送去。這段路程手遞信件是辦得到的。碰巧王畿也寫信派人送來，但惡劣的天氣使兩名送信人彼此錯過。次晨，王畿因聯系中斷，就親自到龍潭驛迎接羅洪先去南京（羅洪先后來在揚州時，收到西面160公里之遙的全椒的一位友人的信。可惜羅洪先沒有說明信是如何收到的，只是說來信邀訪）。[[119]](#_119_Luo_Hong_Xian____Nian_An_We)

短途的信可由仆人送去，但長途的信必須由友人代勞，或者更可能由去目的地方向的客商送交。徐弘祖在其游記中多次提到長途信函之事。在去云南的長途旅行之初，他在1636年10月22日訪問蘇州友人陳繼儒（1558—1639年）。陳繼儒乘這難得機會，寫信給他相識的云南雞足山的兩名僧人，請徐弘祖交給他們，徐照辦了。在旅途中徐弘祖還發回給自己親友的信。在停留在貴州西部邊緣地區尋找一個搬運工帶他進云南時，他得知一名湖廣商人即將返回他的原籍省份時，他給商人一封寄給他叔叔的信。大概他指望商人直接到長江后，再托人將信沿江而下帶到江南。[[120]](#_120_Xu_Hong_Zu____Xu_Xia_Ke_You)

盡管信不一定能送到，但在明代，人們對信能送到目的地抱有信心。人們可以從清初江南以商業目的出版的詩信集的編者通知中得到這樣的印象。例如，1663年在杭州出版的一種標準尺牘匯編中登有一個通知，要求讀者將有趣的信寄給出版商，以便收入續編，續編在1667年和1668年按時出版。編在續編的信是否為對這個通知的反應，則不得而知。有的信本身就是私人通信的進一步的證明。在第二次續編中，一名女畫家寫信給一個女編者，建議不必見面就可以組成一個志同道合的女詩人團體，辦法是在春秋的節假日互寄詩篇；她還想知道，這些詩可否寄給編者編成詩集。[[121]](#_121___Chi_Du_Xin_Yu_Guang_Bian)

對指導明代生活有重要意義的另一種書寫的私人文件是契約。正像政府依靠黃冊之類的文書去記錄土地所有權和稅賦評估那樣，平民也對買賣和財產抵押保存自己的文字記載。這種契約具體注明交易的財產的數量和地點，以及價格、條件和出售后的結果。契約上載有買賣雙方和幾名證人，以及契約書寫人的姓名。各方在其姓名下簽名或蓋章，以確認這份文件如實反映交易的情況，文盲可以簡單地畫一“十”字。土地契約不是明代的發明，但只有從明代起的土地契約大量流傳至今。

契約大量在徽州府流傳，徽州雇傭農業勞動力的勞作與那里富商輩出一樣有名。至今中國的研究人員已經收集到685份從明代起的地契，時間跨度從1400年至1643年。相比之下，只有2份宋代契約和10份元代契約留存。1400年以后契約留存的情況并不表示1400年前明初開始的作為保存和溝通經濟交易手段的地契就不普及了。但是可以推測，保存文字形式的經濟交易比以往更成了一種規范的行為。

現存最早的明代徽州地契訂于1400年，它記錄了休寧縣出售0.848畝土地的交易。[[122]](#_122_Zhong_Guo_She_Hui_Ke_Xue_Yu)上面有賣主、其姑母、叔父、證人及契約書寫人吳志高的簽名。吳志高稱他是根據口頭證言寫下了這份文契。沒有留下這名書寫人的其他文字記載。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那時保存下來的其他休寧的契約中，他也不是其他著作的作者。吳志高雖然能寫，用的是老一套的格式，即其他地契使用的套話。但他也不是一個機械的識字人，因為他必須加進反映特定交易中具體情況的材料和改變契約的格式以容納這些細節。吳志高不會是休寧縣惟一的契約書寫人。事實決不是這樣，休寧縣與其他縣一樣，一定有數十名這樣的人來滿足文字記錄的需要。因此，吳志高是明初期好幾萬職業文人之一，他們在促進經濟生活文字化過程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并且通過偶爾保存下來的他們所書寫的脆薄的文書才被人所知。

### 當眾宣讀

雖然明朝認識到文件的重要性，它也知道把書寫的和刻印的文字轉化為口傳形式以便向全民傳達的必要性。為了便于向群眾傳達，洪武帝要求全國各府縣的衙門在鄰近建兩座宣讀亭。還可以在縣城外的中心地（如集鎮）另建兩座亭子。旌善亭用來宣傳有模范道德行為的當地平民的善舉，其方式是張榜公布他們的姓名。作奸犯科者的姓名在申明亭宣示，以示警戒。申明亭又是解決爭端——特別是門戶之間婚姻方面的爭吵——的場所。[[123]](#_123_Guan_Yu_Shen_Ming_Ting_Jie)這個宣揚正確價值觀念的場所可以由知縣主持，也可以由地方的長者負責。[[124]](#_124_Guan_Yu_Di_Fang_Chang_Zhe_S)

為兩座亭子所制定的儀式沒有傳下，亭子本身也沒有保存下來。晚明時期有的知縣毅然以重建亭子為己任，希望重振開國皇帝想像的那種商業社會以前的道德秩序。例如，廣東定安縣的申明亭在1578年被重新建造，在1582年被安置在新址；可是35年以后的府志卻記載它被棄而不用。[[125]](#_125___Qiong_Zhou_Fu_Zhi_____161)缺乏使群眾必須到亭的有說服力的和強制性的必要措施，這就削弱了國家在這些場所持續地宣傳道德價值觀的能力。

地方官員可以不用這種形式而通過公開的教導，向其所轄的民眾（通常是地方的精英）宣講。例如，1530年揚州的知縣建造了一座他稱為親民觀的建筑，以便于教導和教學。[[126]](#_126_Cheng_Meng_Xing____Yang_Zho)可惜不知道知縣委派何人進行教導，不過講學者可能是縣內的士生。其他知縣在需要時利用公開講話與整個地方精英溝通。1532年，廣東瓊山的知縣希望振興當地的學堂，在孔廟召集瓊山的士紳，就此事對他們講話。這樣，他既能贏得他們對此事的普遍支持，又能點名表彰同意進行這項工作的人。[[127]](#_127_Li_Zhao___Cai_Fan____Qiong)

1459年至1465年在河南固始縣任知縣的一位辦事認真的舉人選用自己所作的《勸農歌》與民眾——不僅僅與士紳——接觸：

勸汝重孝道，

勸汝睦鄰里，

勸汝勤耕織，

應隨遇而安。

歌詞的目的是重申社會秩序和每個人在其中的地位：

窮儒有書讀，

農民有地耕，

工商守其業；

無論在何處，

均勤其本業，

汝離或汝留，

無恨又無妒。[[128]](#_128_Bao_Ying____Gu_Shi_Xian_Zhi)\*

登載此歌的1659年版縣志沒有說明歌詞是如何傳達給民眾的。但是我們知道，民眾知道歌詞，因為兩個世紀后有評論說：民眾至今仍能詠唱。[[129]](#_129_Bao_Ying____Gu_Shi_Xian_Zhi)作者本人能否以當地聽得懂的方言歌詠？對他來說，掌握那里的方言不很困難，因為他是位于河南正東的南直隸省和州人。他在固始工作勤奮，改善了諸如灌溉、辦學和造橋等大工程。如果他不能有效地與地方士紳和農民溝通，這種積極性是難以持久的。

明代的方言在許多方面有難以克服的特征，在地區內和地區間、階級之間以及城鄉之間都是如此。一部海南島1619年版志書的編者指出，當他注意到當地的方言時就能發現方言表現出的這三種特征：當地有官話和中區（指華北）的正規方言，士紳和城市居民能講與之相近的話，但在農村無人聽得懂。換句話說，海南的上層和城鎮居民能講地方官話，以此區別農村和下層階級的語言。但受良好教育的人可能感到，他們講的官話和華北的官話存在差距，這反映了一種他們 難以逾越的社會障礙。通過講另一地區的語言，他們不但參與了朝廷倡導的標準語言計劃，而且可以克服自己作為南方人被排除出這種主導地位的鄉土意識。編者隨之注意到另一種方言：東部方言。他說，這種方言與福建方言接近，這反映了福建人沿海南下的事實。除這些方言以外，區內還有少數民族黎族的語言；根據不同的地理歷史，它又細分為海南黎族講的土話和顯然是廣西省黎族講的西江方言。甚至人人都講的方言也有其等級性，因為編者認為，府城講的語言是標準的，它逐漸影響到所有村落的方言。[[130]](#_130___Qiong_Zhou_Fu_Zhi_____161)因此，海南的方言因城鎮和鄉村間的地位因素而不同，這種現象在整個明代是普遍存在的。有趣的是，編者在結束這篇論方言的短文時表示了對黎族在當地語言中持續的——他認為是侵蝕性的——影響的關心。如果士紳要保持精英和平民之間的界線，他們就更要努力堅持一種觀點，即漢族與非漢族之間的差別是一條必須保持的必不可少的社會界線。土著語言在公開的（漢語）交談中沒有地位。

### 公開張貼的榜文

國家和民眾同樣都接受文字交流的權威性，隨時都可能利用文字交流去發揚對他們有利的思想。百姓在墻上涂鴉，或在明顯之處張貼告示或招貼，向一般公眾和國家在當地的代理人表達他們的觀點。這些文告的有效性并不完全依靠識字的面。大部分民眾與這些面向公眾的文告的關系不是閱讀的關系，因為多數人不識字。只要有一人能閱讀這些文告，并把其主要內容傳達給他人，文告就生效了。同樣，張貼榜文既傳遞具體的信息，至少又向當局表達要求（或向當局挑戰）。

徽州府休寧縣知縣周德成（1339—1391年）的事例是明初榜文所起作用的例子。周德成在任期第七年因一張貼在當地衙門門口的匿名榜文的指控而被捕。縣內30名士紳組織起來支持他，并赴南京朝廷為他說情，他才未被定罪。[[131]](#_131_Ceng_Dao_Er_Fu____Zhong_Guo)對周知縣的政策和措施，休寧百姓意見不一。反對他的人不能壓倒士紳的意見，所以只能采用匿名張貼的方式去破壞周德成的名譽。從這件事看，張貼表達了被排除在官方或士紳交流渠道之外的觀點。

地方官員是公開宣告榜文的倡導者。榜文有的是他本人寫的，有的是上級通過他進行傳達的。這些公告對他的工作至關重要。他要傳達所有方面的信息：歷法和節日；收稅日期和方式；市場的章程；新的政府規章等等。但是公告的內容擴大到超過關心實用的范圍，還可能包括道德的說教和告誡。說到底，榜文不僅僅是為了向民眾傳達信息，而且也是為了適當地顯示地方官員施政的形象。為了維持轄區的治安和確保穩定的稅收，地方官員發現，使百姓相信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樣要依靠官員和百姓的道德行為這一點很有用。公告、警誡和褒獎的文告有助于完成這項任務。對采用這些方式的人來說，表示他們意見的優先方式是把這種文字鐫刻在石碑上。如同榜文，這些要長期保存的文字只能在一個地點向外傳達，但也另有優點，即能長期傳布。如果士紳面對反對他們的榜文而不能控制當時的形勢時，他們總是把觀點留在石碑上，以左右未來的輿論。這些鐫刻的記載可使人們從中得知許多信息，它們揭露許多歪曲當地政治生活的爭奪地方資源的情況。碑文把社會的景觀文字化了：確定哪些地方的風景為重要的景點，從而告訴當地民眾哪些地點和機構具有特殊的文化價值。它們提供已故地方名人的傳記，以便追念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貢獻——同時也不使其貢獻在公眾記憶中消失，從而使后代能受惠于其先輩的權威。它們記載了修建當地建筑物的經過，承認那些捐助人的投資和從中獲得的象征性的資本。它們登記公共機構受托保管的財產（有時不但包括地塊的清單，還附有簡圖），以防這類土地被非法征用。石碑還能用來勸告或警告當地民眾，要他們不要習以為常地從事不道德的或非法的活動，這種勸誡幾乎總是由地方官員作出。

### 印刷

在亭子宣讀，或在衙門墻上張貼文字，或是刻石，都是在目光所及范圍內的傳布，不管信息多么有效地傳給百姓，朗讀和手寫的文本都受到缺乏流通性的妨礙。只有經過謄寫和刻印以后，這些傳布形式才能在明代真正大規模地和數量日增地進行。印刷的使用，對國家來說肯定是一種重要的傳布手段，對平民來信，也是一樣。到了明代的最后一個世紀，印刷（不是官方命令）正在決定哪些思想可以公開交談，以及決定它們如何流傳。

明代的印刷絕大部分為木刻印刷：把文字刻在木塊上，再把紙放在涂墨的木塊表面取其印記。木版印刷已被使用許多世紀，技術普通，比較簡單。有的明代印刷者使用活字，這是一項中國印刷者早在11世紀發展起來的技術，但一直未被推廣。[[132]](#_132_Ming_Dai_Zhe_Fang_Mian_He_Q)雖然把一本書的文字刻在木塊上的最初成本大于用一個個活字印刷的成本，但刻印被認為是較好的長期投資，因為文字一旦刻成，書就可以連續地被重印，而活字版的書一旦活字被用作他用，就需要重排。此外，刻字者不像排字工，不必識字。他只要沿謄寫人寫在木塊上的字（反方向的）的邊緣刻制就行。只是儲存的成本不利于木刻版的流行，但在明代，人們對此似乎并不在乎。

由于刻印是比較簡單又不昂貴的技術，它在明代被廣泛用來復制希望保存下來的文字記錄。例如，在一個廣東家族的家規中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它建議，家族成員不但要保存家族墳地的抄本，還要刻印墳地地圖。[[133]](#_133_Yin_Duo_He_Qiu_Wu_Lang____Z)印刷被建議用來預防以后幾代家族成員根據家族長輩所持不同的記錄提出關于墳地的財產要求，因為刻印的地圖都是一樣的。

明代充分利用印刷能力來復制信息。例如，工部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調查之前分發標準的表式，供地方官員在編制黃冊時使用。[[134]](#_134_Wei_Qing_Yuan____Ming_Dai_H)工部還印刷鹽茶專賣用的執照（引）。這些引在南京的國家工場用鐵板而不是木塊印刷，因為木版不適用于所需要的那種生產規模去供應足量的引；茶引一年需要15萬張以上。印刷鹽引的勞動力來自54家蘇杭工匠，他們被強制遷至南京，在皇宮附近工作。據推測，他們是有技術的印刷匠，可能還是鐵工。1421年，印版和工匠被送至北京，在那里繼續印刷，但六年后，兩者又被轉回南京，從此南京一直是鹽引和茶引的印刷中心，直至明朝滅亡。印刷工分兩班工作，一班印刷引，一班點數并在上面加蓋官印。用于印刷茶引和收據本（即底簿，頒發茶引加蓋官印要與之核對）所需的紙張的成本，必須算在茶引批驗所所在地的縣的預算內。紙張由地方購買，然后運往南京，引在南京的國家工場印刷。[[135]](#_135_Xie_Bin____Nan_Jing_Hu_Bu_Z)

說明明初印刷工的普及和技術的一個標志是造假者能夠偽造國家的印刷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偽造洪武帝時政府發行的紙通貨。假鈔被大量印制，據說只有最敏銳的人才能分辨真偽。洪武帝的皇太子朱標（1355—1392年）被任命監督紙鈔的發行，據說他特別擅長追查偽鈔。[[136]](#_136_Zhu_Yun_Ming____Ye_Ji_____D)同樣的問題也折磨著茶的專賣，因為茶引與貨幣一樣值錢。每份茶引上印有偽造會帶來可怕的后果的警告和舉報可獲得豐厚賞金的字樣：凡偽造茶引者處死，財產沒收；凡舉報并逮捕偽造者歸案者，獎銀20兩。[[137]](#_137_Xie_Bin____Nan_Jing_Hu_Bu_Z)

印刷又是一項明代地方官員指望加以利用去復制表格的技術。戶籍登記和土地登記的規定要求他需要的登記表格在當地印刷，而造表紙張的費用應用里甲辦事人員征收款項中的一部分支付。印刷的表格填寫后，它們就立刻被裝訂成冊（戶籍表被裝訂成黃冊，土地資料裝訂成魚鱗冊）并在南京存檔。兩種簿冊給縣添加了大量抄寫負擔，因為完成這種文字記錄需要一批有文化的人。一部廣東的地方志指出，地方官員為了編制其縣的黃冊，必須在鎮一級任命幾名吏書，在縣一級任命一名總書進行謄寫、校對和匯總材料等工作。在村一級，每個社區必須從中選出一名能寫會算的人充當書弄。[[138]](#_138_Cai_Guang_Ming_Deng____Qion)在明初，一名地方官員似乎能指望征召足夠的有文化的人去制作黃冊。對地方官員來說，收集戶籍和土地資料，把它們整理成便于尋找的順序，并抄在主表上，不僅僅需要文化，而且需要印刷、裝訂和書籍存放等方面的技術。他必須雇傭印刷工和裝訂工，并要維護或建造縣的檔案處，以便存放全部文件。

### 國家出版活動

洪武帝清楚地認識到，他生活在一種印刷文化之中，并了解利用印刷文化可以使思想在社會中方便地流傳。皇帝并不想壟斷出版活動，或像基督教改造運動時期的歐洲在面臨新技術時那樣管制出版者。[[139]](#_139_Di_Mo_Xi__Bu_Lu_Ke____18Shi)他選擇印刷，把它作為一種手段加以利用，以使他可以看到他贊成的思想能比利用其他手段更有效地被傳布開來。洪武帝出版的書籍大致可歸并為五類。

第一類為儒家傳統的學術典籍，官辦學堂的學員需要銘記在心。皇帝認為《易經》的正確文本應該是朱熹注釋的程頤版本（程頤所著為《易傳》。——譯者注）；他宣稱，《詩經》的正確版本應是朱熹的版本等等。一部典籍的哪一種校訂本被他（更確切地說，被他的幾個顧問）定為正確的版本，與其說與該文本在歷來關于版本的學術爭論這一老問題中所定的地位有關，不如說是出于在其中選定一種（任何一種）版本的需要。官方版本的典籍的出版，可以使皇帝樹立一種他認為可以支持其社會秩序觀點的知識標準，另外還可以消除許多世紀流傳下來并有訛誤的文本中內容的不一致，這樣，全國學員使用的版本就能眾口一詞，而且將一直眾口一詞。各文本之間的差異就不能被用來對國家的權威提出質疑。

洪武帝出版的第二種書籍是明朝司法、行政和禮儀方面的手冊，國家出版這些書籍的目的是告訴官員在任期內如何治理其轄地。第一部文書是《大明令》，根據中國的先例，此書出版于王朝的第一年。隨后出版的有《大明集禮》和1371年版的《憲綱事類》。洪武朝最重要的法律文書《大明律》最初在1373年至1374年出版，然后在1397年被重新修訂成新的標準本。單獨為軍事編纂的《軍法定律》可能也是在這個年代開始編的。其他許多律令隨之問世，現列舉兩種：《諸司職掌》，它奉御旨在1393年編成；1396年版《稽古定制》，它為封爵官員規定應遵守的禮儀。

洪武帝朝廷頒布的第三種出版物是道德方面的書籍，其中有他用來指導社會而不是指導行政行為的個人訓示。1380年冬胡惟庸事件后，他命朝廷學者遍覽自《春秋》以來的所有歷史文書，并選出賢良和奸佞之臣。他下令把他們分別編成兩卷，親自作序，廣為分發。[[140]](#_140_Qi_Xu_Zhong_Yin_Yu_Zhu_Yuan)關于他個人的訓示，第一部是1375年的《資治通訓》。然后是三部更為嚴厲的訓示：1385年和1386年印刷和分發的《大誥》，1398年出版的《教民榜文》，這兩部訓示的目的是起到口頭教誨的作用，向平民宣讀，要求所有官辦學堂的學員牢記（判刑的罪人能背《大誥》者可罪減一等）。但它們也被用作課本：各家各戶即使不識字，不能閱讀，也應有一本，以表示對王朝的忠誠。更有針對性的訓示是《皇明祖訓》。第一版在1373年出版，最后一版出版于1395年，訓示是針對皇子們的特權和行為準則作出的。

第四種是洪武帝向精英分子頒發的書籍，為的是控制他們的交流形式。皇帝命宋濂于1379年編《洪武正韻》，以確定適用于詩詞的音韻。由于詩詞是一種正式的談吐和講學形式，確立音韻有助于樹立寫文章的定規，由此定出哪些公共交流的形式可以接受，哪些則不能。

洪武帝最后一種書籍的出版是為了賦予這位開國皇帝的機制的權威性。堪為這一類圖書典型的是《洪武京城圖志》，此書由工部奉皇帝命令在1395年印刷。根據協助監督執行帝命的官員的序言，這種簡要的圖志的出版，不是把南京作為另一個短命的地區性王朝的首都（南京過去就是），而是要把它作為會通四方、眾民臣服的國家中心而置于中國歷史中偉大首都的行列。這名官員宣稱，圖志必須保證城市的平面圖不會遭到以前幾個王朝的京師平面圖的厄運而丟失。序言也流露了洪武帝對京都的長期性的憂慮；事實證明，憂慮有充分的根據，因為永樂帝登基后，就立刻遷都北京。[[141]](#_141_Mei_You_Ji_Zai_Shuo_Ming_Yi)

以后幾個繼承人登基時，洪武帝時代的出書熱情仍在繼續。永樂帝命令重編儒家典籍，并定出三套配套的圖書，即《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把諸如朱熹的《家禮》等主要的后期典籍編進了大全。這些欽定的修訂本是生員在科舉考試制度中必須通曉以便出任公職的基本讀物。不但儒家典籍，而且佛道經書也奉命被重編，經永樂帝批準出版。明代的《道藏》在1406年被委托編纂，不過到1445年才出版。所謂的北方版佛教三藏經后來在1420年被倡議編印，但在1440年初才完成。除了這些宏偉規劃，永樂帝還主持了幾部單純說教性的書籍，著名的有：《勸善書》，以其妻的名義在她1407年死后不久發行；1419年的《為善陰騭》；1420年的《孝順事實》。這些書與其后繼者宣德帝的62卷的《五倫書》這部大部頭說教作品相比，只能算是中等篇幅的書籍。《五倫書》在1443年宣德死后八年，才被皇宮刻印。

永樂帝主持的最被人懷念、并且冠以自己年號的編書規劃是編寫《永樂大典》。這部共有22887卷的巨著是他在位第一年（1403年）頒布的詔書的成果，詔書命令要保存現有的知識。第一部草稿在解縉（1369—1415年）的指導下完成，在1403年末呈交皇帝，但被發現不合格。永樂帝命令擴大規劃，內容更豐富的匯編在1408年完成。這個規劃之所以可行，部分原因是他父親的藏書。洪武帝沒有愛書癖好，但是他了解文字知識的威力，于是逐步建成一個宮中的大書庫來控制文字知識。洪武帝給人的印象之一是，他是不時埋身于浩如煙海的藏書堆中的讀書人。[[142]](#_142_Zhe_Zhong_Yin_Xiang_Ke_Yi_C)他的書庫在元代的御書庫基礎上建起，當明軍占領北京時，御書庫未遭劫難，并被遷往南京。此后洪武帝詔告天下，全國留存書籍的抄本都要送皇宮。看來洪武帝的藏書計劃沒有被積極執行，因為1406年當永樂帝詢問當時指導《永樂大典》編纂工作的解縉關于藏書的情況時，熟悉情況的解縉稟告說，書庫所藏大部分書籍不全，并有散失。皇帝的反應是派人四出購書，并命令購書時不計代價。據推測，他急于購書，惟恐缺乏完成任務的必要條件。[[143]](#_143___Ming_Shi_____Di_2343Ye)從現存的殘卷中可以看出，《永樂大典》的編纂者似乎是根據收藏的大量資料工作的。例如，在論述地理部分關于北京地區的章節中，編者提到，這些章節的編寫取自一些編者普遍引用的洪武朝的“圖經志書”的材料。[[144]](#_144_Li_Ru__Jian_Mou_Quan_Sun)由于明朝幾乎沒有這么早出版的該地區的地方志（雖然多種在編寫），編者一定接觸到手抄本的地方史和行政文書，才能編寫這個部分。

《永樂大典》從未出版，但上面提到皇帝主持編的其他書籍則出版過。明代幾個皇帝不但要樹立準則，而且還要加以傳布，他們在宮內設立經廠。在那里印的書稱官書，或稱御制書，官員必須閱讀，并且是官辦學堂的基礎課程。篇幅較短的書可能免費發給學堂，作為皇帝提倡的在全國向全民灌輸信仰和行為標準的運動的一部分；但大部頭的文集（大全），則必須在地方官員的預算內或由管教育的官員出資。比如，五卷本的《為善陰騭》和兩卷本的《孝順事實》在1492年被“賜”給湖廣慈利縣的官辦學堂，這一年它們剛開始分發。這個學堂可能是自動收到這些書的，也可能是地方或一名當地人慷慨捐贈的。宣德帝時期的《五倫書》的篇幅要大得多，它在出版后四年的1447年才被送到這所學堂。[[145]](#_145_Chen_Guang_Qian____Ci_Li_Xi)取得此書較晚，可能說明需要時間去籌得購書的預算資金。除了少數例外，各縣學堂備有圖書目錄（有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這種目錄），列有幾乎每一種上述的御制書，軍法書籍則除外。[[146]](#_146_Li_Ru__Jian_Zheng_Qing_Yun)

在以后幾個皇帝統治下出版的書籍中，年輕的嘉靖帝（1522—1566年在位）下令編寫的兩種書是突出的。嘉靖帝不愿把兩件有爭議的事件的裁定通過邸報傳出去，就決定將其觀點通過贊成他立場的文獻匯編加以表達。第一部為《明倫大典》，它在1524年禮儀大辯論后的次年付印，目的是為他給未當皇帝的父親以尊號的不得人心的姿態辯解。此書出版時原名《大禮集義》，后像《大誥》那樣經重訂和修補而成為1528年的宮廷本，并廣為流傳。嘉靖帝還采用同樣的手法，在1526年監禁大爭論以后把他對一些事件的解釋付印。他下令出版一部類似的編纂本《欽明達獄錄》為他對一名逃脫的叛逆的裁決進行辯解。

### 地方官員的出版活動

明代的地方官員與他們的皇帝一樣，也投身于出版活動，把它作為一種擴大對其治下民眾道德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的一種手段。例如，皇如金在1509年任南直隸提學官時，他為該區高等文學作品的文風崇尚輕薄浮華而苦惱。皇如金洞察到——鑒于他受到儒學的熏陶，應該洞察到——背離正統的風格不但會敗壞個人的寫作形式，而且還會敗壞作為被提升為國家公務員的士紳所特有的主要交流風格。儒家精神體現在規定的典籍中，其擁護者所受的培養是接受訓練，根據規定的程式去寫輔導性的文字（如預期在科舉考試中寫出的注疏之類的文字）。背離這一套模式，意味著對儒家傳統的抵制，這至少在那些被指定去維護正統的人眼中是如此。皇如金對寫作浮夸文章的反應是編一部從秦至宋的正統著作的大全，把書分發給該大區官辦學堂的學員。[[147]](#_147_Cheng_Meng_Xing____Yang_Zho)

皇如金這部書的對象是上層的精英分子。一名地方知縣也可能出書，作為他提高道德和民風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對公眾的行為，他可能主持出版概括正確禮儀的書籍，如同16世紀40年代瓊州知府所做的那樣；當時知府印發了《四禮節要》，以改變瓊州的民風。1585年繼任的知府沿襲這一做法，出版了《諭瓊禮要》。[[148]](#_148___Qiong_Zhou_Fu_Zhi_____161)關于地方的生產，知縣可能發行農業手冊，如揚州縣知縣印發王禎的著名的插圖本《農書》，以提高當地的農業技術。[[149]](#_149___Yang_Zhou_Fu_Zhi_____1733)在后一種情況，把技術傳給文盲，插圖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文本本身只有受過教育的地主才能看得懂。

地方官最堅定地主持出版的書籍是志。這種涉及縣官轄地生活各個方面的正式記載，可以以縣作為書名（縣志）；或者可以集中論述一處名勝，如名山（山志）或名寺（寺志）。雖然志書有時是一名單獨的個人的行為，此人有志于編寫其故里的歷史，或者想引起人們對當地某個需要投資的地方的興趣，[[150]](#_150_Li_Ru__Ming_Chu_Yi_Ren_Seng)但它日益成為一項公共事業，作為編者或出版者的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河南的一名1411年科的舉人在其子第一次出發就任知縣時，在給兒子的教導中要求后者編印一部縣志并把它出版。他認為，在任時出一部志書，既是一名好縣官職責的一部分，又可為地方士紳提供良好的榜樣，使之不腐化，杜絕酗酒。[[151]](#_151_Sun_Duo____Lu_Shan_Xian_Zhi)在王朝初這么早的時期，縣志實際上出版得很少，到了16世紀，全國才幾乎普遍修志。

出志書給投身這一工作的官員帶來的威望可以與給志書記載的縣帶來的名聲相媲美。在一部志書上附上自己名字的愿望是如此強烈，以致萬歷年間廣東省（海南島）瓊州府的府志（篇幅幾乎有1300頁，敘事下限約為1619年）不得不用整整四頁列舉聲稱參加修志的每一個人。在目錄表前直接列出了編修者的姓名，為首者是主編修（副省提學官），后面是4名副主編修（知府、副知府、助理知府和府的司法官），再后的是13名編修（瓊州各州縣的知州和知縣，會同縣因當時處于交接任時期，未列其知縣之名），再后是10名編輯（4名府學堂的學官，1名州學堂的學官，3名縣學堂的學官，其他兩名是小縣的縣學堂教師和助手），最后是3名特約供稿者和7名撰稿者（府學堂的生員）。[[152]](#_152___Qiong_Zhou_Fu_Zhi_____161)在這37人（應為38人。——譯者注）中誰做了實際的編纂工作？幸虧主編修大度地在序言中告訴讀者共有7名作者，他只列了5個人的姓名，其中1人甚至沒有出現在上面的名單中，但其他4人則在名單中，他們是最后兩名編輯（小縣縣學堂的教師和助手）和前兩名撰稿者（都是府學堂的生員）。其他5名撰稿者和3名特約供稿者大概參加了實際工作。換句話說，前三頁所列的姓名無非是美化這部志書的政治外殼，而最后一頁的幾人實際上才是撰寫此書的作者。這層政治外殼仍是很重要的：它提供了促使這部海南島志付印的動力和資金。清澈的現實音符在名單的末尾敲響，這里載有三名監督刻字的人的姓名，名字擠在文字的最后一行，字體只有其他人的一半大小，這與他們在金字塔形官僚機制中的低級地位相稱：他們是陳經綸、黎文明和李德煥。

出版一部地方志的工作并不輕松。1536年版《衡州府志》書末的題署指出，此書要刻木版200塊，這項工作需要兩名書寫人、三名謄寫人和六名刻字人（其中兩對或是弟兄倆，或是堂兄弟）。[[153]](#_153___Heng_Zhou_Fu_Zhi_____1536)為了支付人工、木塊和紙張的費用，出書通常向地方士紳募捐資金，而士紳在書印就后就能取得一部。印數很少超過幾百部，但木版被妥為保存，在需要時可以再印。1638年9月中旬，當徐弘祖來到人煙稀少的云南省東南區的廣西府治地時，他寫信給知府索取一部府志。三天后知府回復說必須另外印一部。衙門有木版，但沒有印好的書，不過要花些時間才能知道能否再找到一部。五天后由于徐弘祖的仆人糾纏不休，知府因耽擱而寫信向徐致歉，說負責印書的書吏辦事緩慢，在印書時損壞了幾塊木版，他答應當天下午送給他一部，結果書的確送來了。[[154]](#_154_Xu_Hong_Zu____Xu_Xia_Ke_You)當一部書只是出于偶然需要才付印時，只有少數幾部得以流通。看來這部志書就是這種情況，它沒有流傳至今。

### 學術出版活動

富有的士紳不但支持地方官員主持的出版活動，而且在明代他們愈來愈多地進行自己的出版計劃。這些計劃通常不是為了謀利，而聲稱是為了學術。例如，珍本書的主人在明中葉首先開始進入出版界，并安排出版這些書籍的新版本或抄本。像蘇州人王延哲（1483—1541年）在1527年就摹刻了一部珍本：宋代木刻版的司馬遷的《史記》。他是從一個想把此珍本賣給他的人那里摹刻的。但他沒有購買，而是向此人借了一個月，然后雇刻字工刻新木版印了幾十部。當此人來要回珍本時，王延哲交給他一部復制書，以考驗他能否辨認出來。此人未加注意，攜書離去，但后來返回對王說，這部書確是宋版，但紙質不如出借的那部，所以查問是否出了差錯。王延哲大笑，并向他展示了一堆書。我們相信，此人欣賞這個玩笑的幽默，并要回了原書。[[155]](#_155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

其他藏書家的圖書出版規模比王延哲大得多。他同時代的巨富安國（1481—1534年）除了出版同時代人（如藝術家沈周的詩）的作品外，約在1512年開始刻印他所藏許多珍本書中的精美版本，其中有的是用銅活字印的。安國所編之書非常嚴謹，很受歡迎；每卷卷首及每頁對折處上端赫然印有他的姓名。[[156]](#_156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因此，他對傳布知識的貢獻可以說不是沒有私利；在這方面，他在同行中不是個別的。一本好書是件珍藏品，既有文化價值，又有商業價值。

晚明學術出版活動的一個重大發展是叢書的出版。有的藏書家不急于一部部地出版其珍本的摹刻本，而是匯集相配套的版本出版系列叢書。有的人還把自己的作品收入這種系列之中。例如，王文祿的藏書萬卷的大書庫在1565年焚毀，但在1555年他已出版了50種書，其中12種是他的作品。他仿效宋代叢書《百川學海》，給這些書起了一個叢書體的書名《九陵學山》。到1584年他又出了50種，其中多種又是他的作品。[[157]](#_157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由于出版一部叢書所費不低，有的學者，如南京的司馬泰（1523年進士），把書編成而沒有付印。司馬泰編的叢書不下五部，每部篇幅在30至100卷之間。[[158]](#_158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晚明出于商業目的刻印的叢書為《說郛》及其續編《說郛續》，二者在1607年至1620年期間第一次被一名杭州書商刻印。有的木版在1621年的杭州大火中燒毀。出版商就將剩下的木版賣給其他一些同行，后者又把這些木版刻書收入自己編的叢書中。[[159]](#_159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

晚明學術出版活動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自己出書，它以王文祿的出版活動為先驅。在明初，個人出版自己的回憶錄、文章和隨筆之事很少；這被認為是其后代應做的事。但在晚明，作者熱情地自己出書，有時將其作品編成叢書形式。如果一名作者的一生著作數量多得（和濫得）足夠編成幾部書，他往往每次重復其書名，只加一個“續”字，以與其他叢書相接。以舊叢書體例出版幾部歷史著作文集的茅坤（1512—1601年）也在1565、1584（一部續編）和1588年出版了自己的文集。他的家族在他死后據此編成全集。[[160]](#_160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但到明亡時，許多作者甚至等不到其作品積累到可以編成文集的程度，而是像艾南英（1583—1646）之孫所說的那樣，他祖父是邊寫邊出版。[[161]](#_161_Yin_Yu_Bu_Lu_Ke____18Shi_Ji)晚明的出版規模，使圖書如洪水般地涌向讀者群，促進了這個時代空前豐富多彩的學術氛圍。

### 地圖出版活動

明代地圖制造業始于1373年，當時洪武帝詔令全國各區送呈地圖，另附該區行政地理及地方物產的說明。10年后，這一命令被重申，還要求附有更詳細的說明。到1385年，根據這些材料編成的一幅合成的全國大地圖上呈朝廷，但它從未出版。1418年永樂帝要求再送一批地理材料，后經補充，這批材料在編1461年版《大明一統志》的過程中收入該書。遺憾的是，這部書中粗糙和標記不足的地圖為官方制圖學定了低標準；以后大部分志書都簡單地沿用這種風格，在處理空間關系時的趨向是，象征性示意壓倒了幾何學示意。[[162]](#_162_Qing_Shan_Ding_Xiong____Min)

到了下一個世紀隨著旅行興趣的增長，學者們才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地圖，并以空前的規模出版地輿圖。這個趨向隨著16世紀前半期的幾種著名地輿圖的出版而開始。這些地輿圖畫的都是全國有戰略意義的地區：北方邊境和東南沿海。隨著蒙古人和日本人日益頻繁的襲擾，在嘉靖朝時期，地圖制作成了集中注意國家邊境政策的有用的方式。在繪制的東南沿海的地輿圖中有《嶺海輿圖》，它是姚虞（1532年進士）在廣東任監察御使時編成，其1542年版的序為湛若水所寫。嘉靖朝時內容最為豐富的地輿圖是鄭若曾的1561年版《籌海圖編》，它在前面論路程知識時已經提起。

在繪制的北方邊境的地圖中，最著名的是《九邊圖論》，此書由禮部的一名低級官員許倫（1494—1566年）于1537年上呈皇帝，于次年出版。他后來晉升到兵部任職。4年后，主管兵部征戰的職方部門的魏煥（1529年進士）把他的《九邊考》呈給皇帝，同年付印。兩書很快被認定為標準著作，屢被參考，多次重印。當隆慶帝在1569年命兵部尚書霍冀制作有參考價值的北方邊境的地輿圖時，兵部的職方部門參照許倫和魏煥的地輿圖，編成《九邊圖說》，同年付印。但是霍尚書指出，《圖說》并非戰略地圖。職方部門要邊境軍事機構送上它們自己繪制的地圖；它們幾經退回修改后，才被收入地輿圖。為了趕上進一步的變化，兵部從那時起，要求邊防機構每年上報變動情況[[163]](#_163_Huo_Ji____Jiu_Bian_Tu_Shuo)，目的是要每三年修正一次地輿圖。

利用許倫的《九邊圖論》的另一個制圖規劃是編制《廣輿圖》，此書是羅洪先（在前文已提到他的兩篇游記）在1555年出版。這是明代出版的第一種全面的中國地輿圖。羅洪先說，他是根據朱思本（1273—1333年）制作的大幅中國地圖制成，不過他的地輿圖中45幅圖的比例和內容的全面性都超過了朱思本的圖。羅洪先地輿圖中還有一點與眾不同：他使用了“畫方計里”法，這項技術最初在1261年得到了驗證。畫方計里法是把準備畫成地圖的地域分別畫成方塊，逐一加以勘察，然后把分別勘察的材料編入總的坐標方格中。

把畫方計里法應用到地圖制作的人是一名廣東學者，與朝廷無關。第一個企圖應用羅洪先方法的人（似乎也是明代惟一企圖應用的人）是葉春及；16世紀50年代葉春及仍為學生時，幾次北上江西去見羅洪先。由于羅洪先的介紹，葉春及才見到了許倫的《九邊圖論》，但他認為《圖論》遠不如羅的作品。葉春及對明代制圖學的貢獻在于他把羅洪先使用的全國比例的畫方計里法往下應用到縣一級：首先在1573年應用于福建的惠安縣；又在下一個年代應用于廣東的順德縣；最后在1586年又應用于其故里廣東省的永安縣。第一次應用是單獨出版的，后兩次則作為縣志的組成部分。畫方計里法未被廣泛應用，直到19世紀，它作為與歐洲制圖學競爭的土生土長的技術才得以復興；但它的復興是為了競爭，所以只能是曇花一現。盡管如此，羅洪先的地輿圖被廣泛地發行，在1555年至1799年期間至少出版了6版，這證明了晚明對善本地圖的熱情，也證實了有銷售這類地圖的市場。[[164]](#_164_Guan_Yu_Dui_Ye_Chun_Ji_Zhi)

### 宗教出版活動

中國的印刷史是作為宗教史的一部分開始的。抄寫佛經被認為是對抄寫人有好報應的善舉。印刷作為一種技術，它的發展加快了復制經文的速度，擴大了佛像和佛經在社會流通的范圍。明代的佛教徒繼續利用印刷技術去散發佛像和傳布佛的教誨。這些物品很少流傳下來，因為它們大多是用廉價紙張制成并供大眾使用的傳單和小冊子。少數佛像已從17世紀流傳下來，當時有些歐洲人偶爾獲得，回國后就立刻在其出版的書中刊印，以滿足好奇者。

佛教寺廟也積極地收藏和刻印書籍，尤其在晚明，寺廟收到的財政捐獻數額之大，是10世紀以來所沒有的。例子不勝枚舉，現僅舉福州一例就足夠了。福州主要的禪宗寺廟萬福寺在1555年屢受沿海海盜的侵襲而遭到破壞以后，在萬歷朝時被重建。1601年該寺被完全恢復，住持就立刻呈請萬歷帝，要求賜一部御制的《三藏經》。13年后，皇帝終于賜贈一部，同時還從御用金庫中撥黃金300兩，用來建造藏書的書庫。由于此數不足以建成一座完備的書庫，當時引退回故里福州府的大學士葉向高（1562—1627年）為僧人上了奏議，請求準許他們自行籌款以補不足。奏議照準，書庫同年建成。萬福寺還是活躍的宗教出版機構。從1616年直至1637年其寺志出版時為止（也許還要往后），萬福寺至少出版了18種書，從正宗的宗教著作，如佛經和佛教大師的精選的箴言，到較“實用”的出版物，包括一本寺院日常生活應遵守規則的手冊，和重印一篇論佛、道、儒關系的元代經典文章（估計擬在黃檗有名的士紳居士施主中間傳布）。[[165]](#_165_Xing_Ji___Xing_Yuan____Huan)

### 商業出版活動

不管有多少僧人、學者或官員從事出版活動，明代書籍的主要來源仍是出版商。他們做著紅火的生意，這只有隨著王朝的欣欣向榮和書市的發展才能如此。明中葉的商業出版活動之得到推動，部分是由于朝廷正在印書，幾乎每一種宮廷本書籍的出現，商業的版本也立刻問世。御制書是重要的文本，而商業性的印書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這種重要性在整個社會得以持續下去。[[166]](#_166___Wu_Lun_Shu_____1443Nian)據福建籍士大夫張岳（1492—1553年）所言，再版典籍和宮廷版本這種商業活動，有助于確定一套大部分文人希望能擁有的官書的精髓。這一套基礎圖書包括洪武朝時代刻印的刪節的儒家典籍、歷代王朝的正史、《大明律》以及明代的典章。[[167]](#_167_Zhang_Yue____Hui_An_Xian_Zh)

不像宮廷，出版商大量出版廉價的版本。他們提出各不相同的出版書單。雖然他們盜版翻印正統的典籍，但大部分出版物適合于書市的低檔次讀者。他們一般不出版高學術水平的作品，除非在科舉考試時有此需要。他們更傾向于出版較簡單的出版物，如考試入門、歷書、行為指南等。16世紀中葉一部未出版的縣志中，有一段關于法律書籍落到行為不檢點的人手中的丑聞材料，這說明這類書籍也能被廣泛地獲得，言外之意，會被喜好利用法律的人牟取私利。[[168]](#_168_Cai_Guang_Qian____Qiong_Zho)

在晚明時期，出版商號在所有的大城市涌現。出版業中心，如同書市，也是在江南，而主要出版商的堂、齋位于蘇州、杭州、南京和湖州。出版業也是北京的重要行業，它滿足了官員和生員的購書癖好。但是，大量印書的骨干行業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內地，像建陽等專業的印刷城鎮。這個地區之所以如此，關鍵因素并不是它靠近市場，而是這里盛產制造廉價紙張的原料——竹子。[[169]](#_169_Qian_Cun_Xun____Zhi_Zhang_H)

晚明商業印刷業的發展，意味著隨著社會下層識字群體的擴大，出現了一個正在成長的市場。為了迎合一批對說教性文獻興趣不大的讀者，出版商設想出各種適合于新讀者群體的新書，現列舉以下幾種：路程書、歷書、初級課本、警世箴言小冊子、小說、戲劇、艷史、笑話集、尺牘入門示范大全，以及海外風情錄。最后一種由湖州的慎氏家族出版，它經營了一家名耕芝館的出版社。慎家的慎懋賞編了一套叢書，內有四套兩卷本的“廣記”，都是從已有的文本中廣收博采其內容，來論述外國的風俗和語言：論述朝鮮和日本的為《朝鮮廣記》；論述蒙古的為《北狄廣記》；論述亞洲腹地的為《西夷廣記》；論述從越南到法蘭西等海上國家的為《海國廣記》。耕芝館在1579年至少就出版了上述書籍的最后一種，也很可能已全部出版。慎家的另一名成員慎懋官（與慎懋賞可能是弟兄）也汲取了類似的知識，編寫了10卷本的《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170]](#_170_Gen_Ju_Xiang_Da_Dui_Zhe_Xie)

這種不同形式的普通常識的再循環流通，標志著一批讀者群體渴望非說教性書籍的消費。他們肯定不限于只受較低教育的人。徐弘祖作為一名受過典籍教育的年輕生員，也進行這種商業性文學的消費。徐弘祖的墓志銘作者顯然沒有顧忌，而且不無驕傲地說：他愛讀奇書；古今歷史、論地理地形之書、山海圖、敘述道教和隱士之書，都在他愛讀之列。讀時將書放在經書之下，無人知曉。[[171]](#_171_Yin_Yu___Xu_Xia_Ke_You_Ji)

### 藏書

明初的書籍不是像以后那樣的廉價商品。人們必須相當富有，才有收藏大量圖書的雅趣。永樂帝在1406年就看到，很少士庶之家有余資藏書。[[172]](#_172___Ming_Shi_____Di_2343Ye)皇宮絕對是最大的藏書者。皇帝的藏書在15世紀20至 40年代已有2萬種，近100萬卷。[[173]](#_173___Ming_Shi_____Di_2343Ye)在平民中，藏書只是有錢人的愛好。藏書幾千卷被認為是數量巨大，超過萬卷就很了不起。[[174]](#_174_Li_Ru__Jian_Wu_Han____Jiang)

這種情況在15世紀后半期有了變化。藏書在明中葉的知識分子生活中的地位日趨重要，這可以從經世治國論的大學者丘浚的經歷中得到佐證。作為邊遠的海南島人，丘浚年輕時從反面經歷了這種變化。1426年丘的父親逝世之前他才6歲，家中藏書數百卷，這在海南島是相當多的。其父死后，人們擅自取走藏書，丘長大時只能收回一部分。他向書商借書以求深造，不過他抱怨說：當時15世紀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初期——市上之書大部分為低俗雜作，很難獲得有學術價值的著作。這時在遙遠的南方，非輕松休閑的書籍很難得到。在那里，一名生員必須從書籍中獲得知識，其依賴程度遠遠超過江南的生員；可是丘浚居住地與已建立起來的學術中心和印書中心的距離，使他難以擁有書籍。他為此倍感不便。

在明中葉的江南，私人藏書數千卷的情況愈來愈普遍。[[175]](#_175_Li_Ru__Yi_Ming_He_Nan_Guan)少數藏書家收藏甚至超過萬卷的巨數，于是他們建造房屋，用作藏書的樓閣。[[176]](#_176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其中最重要的兩家是寧波的豐家和上海的郁家，他們搜集了令人注目的明中葉的文集（豐家的藏書后被范家購得，成為范家有名的天一閣藏書的主要部分）。豐、郁兩家都把藏書放置在他們所稱的萬卷樓中。[[177]](#_177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這些藏書樓成了文人聚集探討學問和交流社會趣聞的場所。例如，蘇州西邊的伊侃（1436年進士）的裝滿圖書的寓所在15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就是周圍州府文人聚會的場所。[[178]](#_178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

收藏如此眾多的書籍，超過了一個人的需要或他作為讀者的閱讀能力；展示它們就成了炫耀自己學問和智慧的手段，在當時宋版孤本書可以售到300兩的高價時，又是顯示自己財富的手段。[[179]](#_179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一個大藏書樓不但是個人財富的象征，而且是此人善于利用其財富的證明：財富和博學的完美的結合。在藏書界，比地位甚至超過了比財富，藏書者競相獲取市場上沒有而且金錢不能買到的版本，如明以前的孤本，或手抄本，它們已不能被印刷商復制，只能靠手抄才能取得。清初學者朱彝尊（1629—1709年）在評論進入16世紀之際蘇州上層文人時注意到了這種現象：“是時吳中藏書家多以秘冊相尚，若朱性甫（朱存理，1444—1513年）、吳原博（吳寬，1436—1504年）、閻秀卿（閻起山，死于1507年）、都玄敬（都穆，1459—1513年）輩皆手自鈔錄。”[[180]](#_180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以上數人除閻起山外都是巨富。閻之家甚貧，他的藏書很大部分是通過抄錄他人的珍本而積累起來的，但他抄錄時經過仔細鑒別，而且范圍很廣，所以他的收藏可以與其更富有的同好相媲美。

閻起山是例外，蘇州大部分私人藏書樓與明中葉的大古董收藏一樣，都操在上層士紳之手，如史鑒（1499年科進士），“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181]](#_181_Wu_Han____Jiang_Zhe_Shou_Ca)。引文的作者通過把藏書與擁有其他珍貴文化器物聯系起來，指出了珍本書具有抬高身價的交換物特性：作為社會性的物品，可以向他人表示和傳達地位的信息。書籍作為儲存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其特性在這種氛圍中幾乎喪失殆盡，不過在社會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書籍內在的學術價值能繼續混淆或掩蓋這種操縱，這些人意識到自己根本接觸不到珍本書；但除了了解珍本書價格不菲外，他們卻不明白自己怎么會接觸不到它們。由于吸收了象征性資本的投入，書籍不是用來傳播知識，而是為社會地位的變動服務。

到了晚明，萬卷不再是藏書最多的上限，有愛書癖的人號稱藏書3萬、4萬甚至5萬卷。[[182]](#_182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藏書最多的人可能是葛澗，他藏書至萬部（不是卷）。[[183]](#_183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晚明的藏書也比明中葉更加不拘一格。宋版木刻珍本和手抄本繼續吸引藏書者，并且能賣高價，但不很經典性的文本也受到某些藏書者的歡迎。隱居而擁有巨資的沈啟原（1559年進士）因其博學而受人尊敬，“雖醫藥卜筮之書，無不探討”[[184]](#_184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這些都不屬于被人重視的正規的典籍知識。沈啟源具有一種有愛書癖的人可以接受的品味。王光經（1559年進士）因此被譽為“平生無他玩好，止藏書萬卷，手不廢卷”[[185]](#_185_Wu_Han____Jiang_Zhe_Cang_Sh)。王對書籍的感情可以在其他晚明愛書癖者的傳記中感受到，這些傳記開始把對書的愛好描寫為“癖”，袁宏道在談到晚明士紳旅行愛好的特點時也使用了這個字眼。

### 學堂圖書館的建立

正像明中葉以來私人藏書者以空前規模收購書籍那樣，公共機構——如學堂——也常常開始收藏圖書。北直隸河間府辦的學堂藏書的書目包括73種，每種附有取得書籍過程的簡單說明。12種——主要是大全和洪武的御制本——早已被收藏。其中三種為嘉靖本，包括一部闡明美德的典籍和《大明集禮》，兩書大概為朝廷所賜。學堂的其他圖書由兩名知府獲得：19種圖書由1529年至1533年在任的知府獲得；剩下的42種由1539年修復府學堂一間校舍的知府獲得。[[186]](#_186___He_Jian_Fu_Zhi_____1540Ni)1529年至1533年期間購得的圖書包括《大明一統志》、《大明會典》和丘浚的《大學衍義補》，還有《史記》和一批宋代著作的精本。1539年購得的圖書包括新版的大全及其他幾種以前收藏的圖書（可能是補散失的或損壞的書），此外還有一整套二十一史和范圍廣泛的哲學和文學集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五經白文》，這是一套學員應該通曉的五經的白話文本，購買此書可能是為了教導學習較差的學生：在教育制度中，典籍可以加注，不會遭到反對。

在明中葉，大部分學堂似乎已藏有相當多的圖書，這可能是因為書籍愈來愈容易得到。到1568年，江西瑞昌縣一所官辦學堂有圖書32種，共816卷。[[187]](#_187_Xie_Gu____Rui_Chang_Xian_Zh)在江西內地偏僻的瑞金縣，其縣學堂有圖書41種。[[188]](#_188___Rui_Jin_Xian_Zhi_____1542)如上所述，河間府學堂的書目列有圖書73種，不過實際的書種更多，因為總數達2917卷的21種王朝正史在書目中只列作一種。因此，河間府學堂藏書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時代歐洲的標準，這個藏書量令人吃驚：1424年時劍橋大學藏書只有122冊。但河間府的圖書館如與中國的私人巨大的藏書樓相比，仍是小型的。還應注意，許多學堂的藏書甚至更少。湖廣常德府的府學堂和縣學堂各有9至11種，而且書名幾乎相同：永樂版的大全、初級說教讀物和宣德版的《五倫書》；在武陵縣學堂，有嘉靖版的《大禮集義》。[[189]](#_189_Chen_Hong_Mo____Chang_De_Fu)

由于學堂藏有大量書籍，它們就面臨著保持書籍干燥、有序和管理的問題。一般的做法是把書放在木柜中，然后安放在原作他用的建筑物內。但是隨著學堂藏書量的增加，也可能由于展覽圖書的欲望隨之增加，學堂開始建造專用的藏書樓。這就是海南島年輕的失意文人丘浚所要做的；1472年他請假回鄉時決定捐贈一批圖書供府圖書館的生員使用：他造了一座藏書庫。由于存放書籍面臨華南氣候潮濕的問題，他決定全部用石料建造。只有書柜是木制的。丘浚稱此書庫為石室，并說地方雖小，心懷四海之事。把書存放在石室，表示身居斗室，能通萬里天下。他選用距離的比喻，表示他的捐助是因為認識到距離對知識的傳布造成的問題。由于有了可以利用的書庫，一名遠離學術知識發源中心的生員此時有力量去克服距離的障礙。[[190]](#_190_Qiu_Jun_Jian_Shu_Ku_De_Ji_Z)

明中葉標志著中國開始大批建造學堂圖書館。有時也采用適度的方式建造；江西吉安府的助理知府在1468年把龍泉縣學堂的食堂（才蓋了10年）改建成御書閣，為的是珍藏御賜的典籍。[[191]](#_191_Zhang_Shi_Yu____Long_Quan_X)學堂圖書館最普遍的名稱為尊經閣。

1468年前學堂的圖書館比較少。[[192]](#_192_Yi_Ci_Bu_Cheng_Xi_Tong_De_D)第一批建于15世紀30和40年代，[[193]](#_193_Jian_Yu_15Shi_Ji_30Nian_Dai)不過建館之風直到幾十年后才普遍開來。一般地說，府的學堂先有圖書館，縣學堂后有。學堂圖書館的興建說明，明中葉以來學堂收藏了足夠數量的圖書，以致使存放成了問題。明初學堂接受國家出版和分發的書籍，但它們通常不收私人刻印的書籍。商業出版活動的發展改變了這種狀況。與此同時，明中葉的文人已認識到，明初期由于缺乏圖書館，學堂往往更易丟失它們擁有的書籍。[[194]](#_194_Zhang_Yue____Hui_An_Xian_Zh)在圖書館成為集中收藏的另一種普遍選擇之前的一個世紀，評論家們是不會寫出這種看法的。

明中葉至晚明建立圖書館的活動，到明末給中國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時數量多得多的圖書館。與歐洲的對比是鮮明的。它肯定使17世紀來華的歐洲訪問者吃驚。根據這些人的觀察，杜·霍爾德深有感觸地談到：“中國的大批圖書館建筑宏偉，裝飾精致，收藏著數量驚人的圖書。”[[195]](#_195_Rang__Ba_Bu_Si_Di__Du__Huo)

## 商業

一個農業社會內部各區間存在的自然不平衡，以及在廣袤的國土中征稅的做法，意味著這一龐大農業國家的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必定是商業性質的。中國經濟至遲在戰國時期起就已經具有商業性了。明代中國商業經濟迅速而深刻的發展并不表示它突然擺脫了以前的時期，也不是說這種發展完全是明代獨有的。但是明代商業化的規模，以及商業化構成和改變社會生活的威力說明，中國過去在某種意義上出現過商業化，但它決沒有發展到如此程度。前面關于民眾、貨物和知識的流動和交流的兒節所談到的變化，只有與商業對社會和經濟生活的重新塑造聯系起來探討，才能說明問題。

這些變化并非開國皇帝計劃中的一部分。洪武帝對農村生活的想像是自給自足的村落經濟。男耕女織，一切需要都能從菜園或山坡采集。這種封閉和安于現狀是一種有用的想像，或者從另一個占上風的觀點說是一種必要的幻想；它有助于緩解那些統治者的不安，并使他們相信：他們渴望的政治上層的穩定有著社會底層安居樂業的田園生活的順從和支持。

甚至在明代的最初幾年，情況并非如此。也必然不是如此。商品的流通在明代早期可能緩慢下來，但這與其說是因為農村生活受到種種規章的限制，不如說是與戰爭的破壞有關。一旦國家得到恢復并發展了運輸體系，國家的或其他方面的貨物的流動只會加快，而且更加順暢。明以前幾個王朝的商業活動，再加上新王朝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部分地說明明代為什么一定會成為商業突飛猛進的時期。

### 商業和明代國家

值得贊揚的是，洪武帝沒有忽視商業的經濟職能。他愿意準許商人以自己選擇的方式比較放手地購買、運輸和銷售貨物，只有受國家專賣控制的幾種貨物除外。政權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登記商人的工作上。不像對待工匠那樣，明代沒有為商人定出分門別類的登記項目，不過《大明律》也把某些應用于工匠的關于世襲的限制同樣地應用到某種商業管理人員身上。例如，掮客和碼頭代理人按律必須來自己經從事這個行業的家庭，而且他們及其交易應該在他們工作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登記。行商的姓名以及他們攜帶貨物的詳細說明應該登記在地方經紀人保存的簿冊上，官員每月檢查一次。這種登記制度基于以下的設想：外來的商人如果沒有一名當地的代理人，就別打算做生意。我門了解到，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明代試圖規定世襲職業地位的律令（借鑒自元代的律令）都行不通。沒有一條實施過，政府只能采用容許人們去填補職業空缺的其他較自然的方式。

洪武帝擴大對商業的某種控制，是出于對固定物價的關心。由于經歷了元末猖獗的通貨膨脹，皇帝把穩定物價作為他施政的主要目標。商人在他的控制價格的政策中起了作用。他要求他們只能以公道的市場價格買賣。《大明律》規定，商人的商品定價不公道，將依據有關的賄賂法受到懲處，懲處力度取決于他的售價與市場價格相差的程度。市場價格由地方官員決定，他們被要求在每月的頭10天進入市場編制價格表。在地方市場壟斷貨物哄抬物價的商人應受杖責80下。為了再給消費者提供保護，商人只準使用符合規定的衡器和量器。此外，他們只準銷售優質制成品，否則零售商（不是制造商）要受到懲處。[[196]](#_196___Da_Ming_Lu_____Di_10Juan)

不論明初的法律給予商業什么承認，洪武帝在小農基礎上重振經濟的計劃卻沒有把它考慮進去。農民被封閉在狹小的社區中，從事農耕，對身外事不問不聞。但是，一旦農村的穩定得以恢復，為自己生存而生產的農民發現，在豐年他們會有剩余，從而愿意把自己的剩余物品進行交易。如果商人簡單地充當流通剩余物品的角色而不去操縱市場以欺騙生產者和消費者（如那些懷疑論者通常指責他們的行為那樣），那么，他們在經濟謀劃方面就另有打算。但是，問題的關鍵——明初從自給自足經濟向商業經濟過渡——不會在商人的道德品質中找到，而要到財產在相對自由的交換的運作方式中去找。洪武帝把農村作為一個封閉社會不成系統地加以重建的規劃就是把他的簡單的平均主義思想應用到復雜的現實之中，從而掩蓋了一段時間以后將在各處冒出（而且確實冒出）的復雜情況。在地區之間都存在著差異時，在貧富之間不可避免地有著差距時，任何的經濟狀況都不會一成不變。只要對買賣不加禁止，這些差異和差距將會引起貨物、最終是勞動力的買賣。洪武帝設想把商業保持在城鎮地區，而不考慮在農業經濟成分中給商業以法律地位，但在中國這一農業國家中，商業恰恰是在這種農業經濟成分中興起的。

總的說，明代國家選擇了既不限制也不鼓勵商業的政策。它沒有為商業服務和監督商業活動的機構，也沒有擔保財務協議的部門；但它也不妨礙交換、交易或協議的執行。它的確——盡管間接地——提供了有利于商業的各種條件，如重開大運河，容許漕運船夫攜帶貨物自行交易而不是付給他們相應的工資，改實物納稅為以銀納稅，如在明中葉實行的那樣。但是這些政策帶來的結果基本上不是存心想取得的。一部分原因是，政策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事（儒生藐視商業）；一部分原因是國家不想“與民爭利”——從經濟中過分榨取經濟賴以生氣勃勃地成長的必要的資源（這一政策稱為“藏富于民”）。

明代滿足于與商業保持一種適度的寄生關系，認為這正是在保存古代的農業理想，也不擔心會造成一種與新勢力相抗衡的經濟。對商業的這種含糊的寬厚態度似乎與民眾的態度是一致的。盡管儒生們習慣于把商人在地方社會的出現視為某些事情越軌了，但在明初，全國較商業化地區方志的記載對商人的出現不以為怪，并加以接受。揚州城是位于長江正北大運河河畔的主要商業中心，那里早已出現的商人并沒有使14世紀后期江都縣（揚州的第一大縣）縣志的編纂者感到不安。他說，江都為江淮主要交通命脈，民風好從商而惡農。四方行商與民共處。民富甲該府諸縣。[[197]](#_197___Yang_Zhou_Fu_Zhi_____1733)

在明代，國家不愿意與傳統的儒生一起藐視商業，這在政策上轉化成一種含蓄的選擇，即讓市場——而不是國家——在一定的限度內去調節商品的交換。這種態度在明中葉丘浚的《大學衍義補》中得到最明確的支持。丘在此書中公開陳述在商業經濟所起的作用方面市場與國家相對立的觀點。[[198]](#_198_Qiu_Jun____Da_Xue_Yan_Yi_Bu)在卷25的第一篇關于市場調節的文章中，他對市場作了解釋：有的人的生活條件使他們生產的物品某些有余，某些不足，就在一個中心地點與他人相遇和進行交換，后者因生活條件不同，生產的余缺與前者不同。這里描述的是以物易物的市場而不是商業市場：丘有意避而不提商人和國家，這樣他就可以分別論述其各自應該活動的領域。丘浚同意中國傳統的觀點：當民眾的生活受到威脅時，國家應干預影響糧食供應的事務。但是他不同意，國家為了均貧富，就去操縱經濟，這是許多改革者為了干預所常用的理由，其中包括洪武帝，不過他沒有點名。丘認為，指責商人要為貧富分化負責是荒謬的；分化正是限制商業的國家政策的產物。[[199]](#_199_Qiu_Jun____Da_Xue_Yan_Yi_Bu)迫使商人退出市場不會消除貧富的差別。

因此，市場銷售完全應該是商人的事。丘浚承認商人的活動會對民風起負面影響，引起揮霍浪費，以致丘浚與所有儒生一樣，認為這種行為對庶民的道德結構有害；但同時他又指出，商人的活動決定了國家調集它需要的資源的能力。如果沒有商人，國家財政活力所依靠的經濟簡直不能發揮作用。在另一方面，對國家來說，從商人手中接管市場活動就是制造災難。民營集市，能隨時議質議價，以定應否購買。官辦集市，質價都予固定，但私利及幕后交易到處出現，經營（官辦集市）難以獲利和避免腐敗。故官府以不參與為宜。[[200]](#_200_Qiu_Jun____Da_Xue_Yan_Yi_Bu)

在表達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的論點時，儒家的教誨迫使丘浚再次提到一切關于“利”的討論的權威性的文字：梁惠王在希望孟子提出對他有幫助的建議的歡迎詞中提到了利[“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梁惠王上》）]，受到孟子的非議，因為梁惠王此時應一心一意地關心“仁”和“義”。每當商業化出現危及洪武帝向往在他的國土中重新實現農業自給自足的理想時，孟子對利的蔑視在大部分儒家的政治經濟論作者的著作中就被用來貶低商人和譴責商業化。但是丘浚通過重新整理孟子論利的著名看法的原文的上下文（談到適合國家進行的事業），他把這個講話轉過來反對儒家的反商業的思想。他把利與義進行對比（在明代的上下文中，義作博愛解比較合適），后者是設法為公眾提供利益，而他理解的利則是為自己謀取利益。但是，他不愿對利作道德的裁決，因為他了解，商人如不能獲取利，則不會干他們的工作；但他斷言，國家追求利在道德上說是不能接受的。[[201]](#_201_Qiu_Jun____Da_Xue_Yan_Yi_Bu)國家不應從交換必需品的事務中謀利。這是商人做的事。

丘浚相信，商人從事再分配商品和平衡供需的工作會比國家做得更好，于是就繼續進行爭辯，反對已被納入中國國家治國術的一些做法。國家不應經營手工業，而應由商人去管理生產。國家不應壟斷必需品，如實行鹽的專賣來增加收入，應容許鹽在公開的市場流通，改以土地為基礎的稅賦作為它的收入。（丘同意明代實行茶的專賣，因為它與邊境軍備有關，不會影響這個商品在民間的流通。）根據丘浚的意見，如果有什么因素促使貧富分化，那就是從受限制的商品中榨取收入的手法。國家應解除海運的禁令和鼓勵海上貿易——這個立場在16世紀日益得人心，最后在16世紀60年代得以實現。

如同關心專賣事業和海禁那樣，當明代關心起國家的安全時，就不會同意丘浚的建議了。否則丘浚的國家有限度地干預經濟的模式與明代的政策是不會不一致的。相對低的商業稅證明了這一點。全國各縣設稅課局以征收商稅，但稅率只有3.3％。許多稅課局后來被撤銷，不過商稅作為縣預算中的一份定額，仍被保存下來。此外，由于明代稅制是以定額為基礎，不是全面的稅制，負責征收商稅的官員只要完成定額即可。商稅的問題在于，定額可能在幾十年前已經定下，當時通過關卡的交通量要低得多，預計的收入也少得多。稅吏在完成其稅收定額后，他怎么做就可自行定奪了。1521年，長江港口荊州任稅吏的一名官員在王朝的正史中受到表揚，因為他在前三個月征滿了年度定額，容許以后通過關卡的商船不納稅。傳記作者判斷的基礎不是這名稅吏資助國家施政的貢獻，而是他愿意藏富于民的仁愛之心，后者在中國關于稅賦的正統思想中一直是一種美德。[[202]](#_202___Ming_Shi_____Di_5451Ye__H)根據當時的做法，以下的含蓄假設并非沒有道理：一名稅吏超過稅收定額，就干脆侵吞收入，而不會把斂收的部分在經濟中進行再投資。

在明代的后半期，朝廷自身財政緊張的壓力愈來愈大，它的確把商稅當成一種便捷的稅種；它設立新的商稅局，任職的不是正式的財政官員，而是宦官，后者匯集征得的收入，直接解送到皇室。1515年正德帝詔令，在漢陽府主要橋梁和渡津設新的商稅局，并派宦官趙田和錦衣衛的官員前往，向來往于該府的商船征稅，只是在正德朝后期，終于有一名省的監察御使以擾商為由，膽敢要求關閉這些稅局。這名官員在1528年蓋了批準撤銷的官印，立碑宣布它們不再工作。[[203]](#_203_Zhu_Yi_Bian____Han_Yang_Fu)朝廷就這樣在與商業的財政關系上動搖不定，時而對它剝削，時而為它消除障礙，但從未把它真正地納入財政或經濟的方針大計之中。地方官員有時也被種種開支所迫，像正德帝那樣盯上了商業。洪武帝故鄉鳳陽府所轄的正陽鎮是淮河邊上最繁榮的鎮，那里批發商（泊在東岸）與當地商人（聚集在西岸）進行交易。鳳陽知府想建一座城墻，宏偉得足以表示對王朝奠基人故鄉的尊敬。知府派其屬員前往正陽開征船稅，以支付建城墻的費用。[[204]](#_204_Huang_Bian____Yi_Tong_Lu_Ch)

除了營業稅，明代還對零售商開征稱之為門攤稅的商稅。這種稅收只有在較大的城市才相當可觀。明中葉有的官員持不同意見，堅持門攤稅對商業活動有消極影響。1528年，御史朱實昌向嘉靖帝上奏一本，要求江南幾個主要的府——南直隸的蘇州、松江、常州和鎮江，浙江的杭州、嘉興和湖州——的店鋪和商品都不繳稅。令人驚奇的是，皇帝準奏。對江南商人來說，這是一次慷慨的讓步。那個世紀后來的一些觀察家把蘇杭的繁榮歸因于這項政策。[[205]](#_205_Huang_Bian____Yi_Tong_Lu_Ch)

作為消費者，國家以另一種身份對商業經濟產生了影響。為了供應皇室和朝廷，國家需要采購和征用大量制成品。有些制成品來自京城的御用工場，技藝最高超的工匠應召前來工作。例如，琺瑯質酒杯深受北京宮廷喜愛，在景泰朝（1450—1456年）之初，只有從云南應召至北京的回民工匠在宮內制造，因此中文名稱為景泰藍。[[206]](#_206_Jian_Guan_Yu___Ge_Gu_Yao_Lu)朝廷還在宮外工藝已相當專業化的地方經營御用工場，委托制造所需的物品，然后運往京城。御用的絲綢來自蘇州的工場，御用的錦緞來自杭州，紙張來自江西的西山，瓷器也來自江西的景德鎮。

景德鎮在元代已是主要的瓷器中心，當時宮廷的惠顧刺激了青白釉底鈷質瓷器的發展，在這里燒制這種瓷器的官窯到明代變得世界聞名。官窯在1369年被重建，當時皇帝命令今后一切國家慶典用的器皿都必須用白色瓷器而不用金屬器皿。白釉的祭奠物品成了宮廷禮儀用的標準器皿。例如1407年當永樂帝準備接待西藏佛教教主時，他命景德鎮的官窯專門為這次盛會燒制白釉瓷質的西藏器皿。當下達這種不尋常的訂單時，圖樣，也可能是木質模型必須送交陶瓷工。朝廷還取得大批瓷器供皇室使用。專為皇帝使用而制造的青白瓷器以標有其年號而與眾不同，這種做法始于元代，可能始于14世紀20年代。明中葉宮廷要求繼續供應白底青花器皿的情況導致質量的改進。與宣德年間的器皿相比，15世紀70年代生產的器皿，其釉質更薄，更加透明，產量也高。更早的記錄已被破壞，但1528年以后皇室訂單的部分記錄說明，宮廷購買的瓷器數以千計：1529年購2570件；1536年購碗3020件，帶腳杯1800件，盤子1340件；1545年購盤子2500件；1546年購白底青花盤子16000件；1548年購白色方罐1350件——這只是少數幾份數量較大的訂單。[[207]](#_207_Ma_Ge_Li_Te__Mei_Te_Li____1)

### 國家專賣

明代對商業經濟采取的主要干預形式是專賣。它控制了鹽、茶和明礬三種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對鹽、茶兩種重要商品實行專賣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取得穩定的收入：鹽的專賣是為了向需要這一必需品的消費者收費；茶葉的專賣是為了控制國際間以茶換馬的易貨貿易。下面將要談到，這些專賣實際上主要是為富商的利益服務，而不是違背他們的利益。

至少從漢代起，鹽的專賣一直是國家收入的主要支柱，明代繼續實行這項專賣。這是一項排他性的和全面實施的專賣：只有國家才能授權制鹽，只有官鹽才能獲準流通。但它不是國家企業。國家監督鹽的生產及其流通；但在王朝建立的幾年內，鹽的流通和銷售實際上被承包給私商，他們付錢購買鹽引，取得這項定價高和能獲利的商品的特權。鹽引準許持引人在鹽場以規定價格購鹽，每張可購205斤（120公斤），然后在某些地區零售。[[208]](#_208___Nan_Jing_Hu_Bu_Zhi_____15)

大鹽場位于從北方的山東至南方的廣東的沿海。在山東，鹽的取得要經過昂貴的生產過程：在海的附近洗出飽含鹽分的沙子，然后運送35公里至有燃料的內地熬制。在南直隸的兩淮區，制鹽或是用銅鍋熬煎海水，或是讓它在陽光下蒸發。后一種方法比熬煎便宜，因為熬煎要用昂貴的燃料，增加成本，但熬煎法制成的鹽質量較高。鹽還可以在內地生產：在山西省從鹽湖制鹽[[209]](#_209_Jian_Hai_Lun__Deng_Si_Tan)，在四川和云南從深鉆的鹽井制鹽。[[210]](#_210_Han_Si__Wu_Er_Li_Ke__Wo_Ge)雖然鉆探很費錢，但由于可以省去把這種大宗商品從沿海運至內陸的高額運輸費用，這筆鉆探成本可被抵消。由于鹽的市場差價直接與其運輸距離有關，明代沿襲以前王朝的做法，把專賣分成若干分配區域，其范圍大致與省界相符。正如黃仁宇指出的那樣，這種安排基本上尊重了分配的自然趨向，使分配納入地區市場的等級結構之中，從而使國家避免了“制定適用于全帝國的價格結構，也不必相應地去協調鹽的生產”[[211]](#_211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一種由南京監督頒發鹽引的制度控制了專賣制度，派往各大產鹽區鹽務司的監察官員組成的網絡密切注意經營狀況。

按照《大明會典》，鹽的專賣收入主要用于邊防，其次用于應付饑荒救濟等緊急事件。當邊境糧食和馬匹的供應不足，國家的運輸基礎設施又無力把它們運到邊境時，國家為了加強鹽的專賣的主要職能，在1395年采用了開中法。這種以貨易貨的安排作為供應邊境哨卡糧食的手段，始于宋代：它要求需要鹽引的商人把糧食、飼料或馬匹運到邊境。開中法是作為明初兩種主要政策的補充而被恢復使用，這兩項政策一是兵屯，一是要求平民將漕糧運往北方邊境。這些政策證明不足以提供所需要的糧食數量，因此政府就把一部分供應負擔轉給私商。這種貿易的利潤促使糧食從豐產的南方流向需要它的北方。但這一安排也是昂貴的。為了減少運輸成本，有些從事開中法的商人就在邊境區購買土地，設立農業莊園。稱為商屯的這些商人開墾地能夠憑借土地和勞動力的較低成本的優勢省去從南方運糧的大量費用，不過這種節省也被北方土地低產量所抵消。

在理論上，開中法對所有愿意運糧到北方和用它向政府換取鹽引的商人開放，不過事實上，長途運輸的費用，以及運鹽的成本，意味著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有能力投身于鹽的專賣業。此外，統管這項貿易和提高分配成本的官僚機制意味著一筆鹽業交易的投資至少要被占用兩年，有時長達五六年。[[212]](#_212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盡管如此，對那些有能力進入這種交易的人來說，參與官辦的鹽業專賣是能賺錢的冒險事業。由于各縣都分攤了它必須購買的官鹽的份額，鹽商就在一種強制性的市場上銷售。參與這種貿易的商人通常來自兩個地區：一是山西省南部和陜西省西南部，那里是靠近邊境的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一是南京南面的多山區徽州府，那里與邊境沒有聯系，但自宋代以來有活力和善于理財的商人出生于此。

明代的雙重政策——命士兵實行軍屯，命平民另外向邊境供應糧食——在15世紀中隨著民運逐漸轉成納稅，再由政府用此稅收購糧而消失。從征用勞動力轉為購買實物的結果是，一個龐大的糧食商業市場在北方出現。這一商業化的進程在1492年導致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局；當時戶部尚書葉琪（1426—1501年）建議把開中法改為支付貨幣的方式：從此商人獲準以白銀直接向政府購買鹽引。他們不必再運糧到邊境。政府控制折換率，并用這項現金收入為軍隊購買所需的糧食和其他軍需品。從正德朝（1506—1521年）以后，軍糧供應的進一步折換結果加大了市場的規模，鞏固了需要用于參與鹽業專賣和分享由此帶來的利潤的資本的地位。折換還推動了私人領域中白銀的使用和流通；白銀是一種媒介，大量運往邊境的糧食是通過它來實現的。

開中法帶來的眾多后果中的兩個是：經營這種貿易的商人更加專業化；山西幫和徽州幫作為中國兩個最有實力的商人集團占了支配地位。在揚州所用的詞匯中，邊境商指的是北方人，他們向戍軍供應米、豆和飼料，代價是鹽引。鹽引以折扣價被售給內地商，他們之中有山西商（也有陜西商），其他的人是徽商；他們都以靠近官辦鹽場的揚州區為基地。這些人控制了鹽的交易。他們購得官鹽后批發給第三集團（水運商）取得厚利，水運商則把鹽分售給地方的零售商獲利。[[213]](#_213___Yang_Zhou_Fu_Zhi_____1601)到1552年，西北來的數百名內地商住在揚州[[214]](#_214_Cheng_Meng_Xing_Deng____Yan)；揚州充當了江南鹽業貿易的中心。

茶不像鹽那樣由國家全面控制進行專賣。相反，茶的專賣純粹是為了管制向中國北方邊境游牧民族銷售茶的業務。銷茶的目的是為中國取得軍用馬匹；中國發現，與游牧民族進行馬匹交易比自己牧養更為有利。1371年，政府在陜西西北設立三個茶馬司來進行這項貿易；后來在陜西和四川又加設了幾個司。從一開始，茶馬司獲準每三年進行一次貿易，價格定為上等馬120斤（70公斤），中等馬70斤（40公斤），劣等馬50斤（30公斤）。茶馬司用來交換馬匹的茶由商人供應，他們通過茶引制度整批購進，然后運至各茶馬司。[[215]](#_215_Zai_Ming_Chu__Yun_Shu_Ren_W)

只準指定生產者種植的茶進行貿易。供應這項貿易的茶有幾個來源。其中之一是湖廣的安化縣，該縣位于長沙西面偏僻的深山。茶的批發貿易的主要中心在西部的華中區，茶從那里用船沿資水而下運至洞庭湖，再北運至邊境。江西、四川的一些縣及云南的縣（較小規模地）也為貿易提供茶。駐于這些縣的茶法官監督官茶的采購，確保商人的采購量不超過他持有的茶引所規定的最高數量。在產官茶的下游各地，政府設批驗茶引所，以核查茶引和保證貿易按照規定進行。例如，江西省沿長江的港口九江的批驗所在1373年設立，它被用來監督附近的廬山生產的官茶船運。這種茶的成本依照商人把茶運到邊境的距離來確定。在1397年，四川省官茶的分配集中在四個地點的貨棧。從事茶的專賣的商人必須用糧食購茶，然后北運至邊境。這樣，茶的專賣能使政府引導糧食向商業化程度較低的中國西部地區流動。茶的專賣執行一些禁令，不準私人越過西北邊境售茶；在整個15世紀，這些禁令的執行力度加大，以確保馬匹的充分供應。[[216]](#_216___Nan_Jing_Hu_Bu_Zhi_____15)到16世紀中葉，每年流過邊境數量已達到1600萬斤（950萬公斤）。[[217]](#_217___Nan_Jing_Hu_Bu_Zhi_____15)

供國內消費的茶的種植和加工（在中國的茶產量中，這一部分遠遠大于在邊境交易的部分）不受專賣的限制。在元代和明初，對茶的需求促進了種植的普及。此時條件改善的飲茶客的品味也在變化。最值得注意的是茶末向茶葉的轉變。茶末的加工方法是把茶葉碾成粉末，然后加壓成塊以便運輸。這樣加工的茶適用于長途販運，因為茶葉會很快變味；此外，船運時茶末可裝得更密實。但是由于茶成為社會消費更廣的飲料，新茶葉的需要量也隨之增加，從而向江南上層飲茶客原來的茶末愛好提出了挑戰。洪武帝本人就愛飲葉茶；他宣稱，那些向朝廷供應茶的地區單獨進貢茶葉就夠了。他作出這個決定的部分動機顯然是想打亂圍繞征收茶末所產生的貪污活動。[[218]](#_218_Po_Xi_Wa_Er__Dai_Wei____Zho)

第三種專賣品是用于鞣制皮革和給紙張上膠的明礬。這項專賣作為專項稅1370年在產地廬州府和安慶府實行，但其規模不如鹽或茶的專賣。國家規定，只有官方指定的窯才能生產明礬，生產的數量也有限定，私自生產和出售所受的處罰與茶的專賣中的有關規定相同。[[219]](#_219___Da_Ming_Lu_____Di_8Juan)

除了明礬、茶和鹽，對以前幾個朝代已經實行專賣的某些商品——如酒和醋——也開征專項稅：生產者須在產地納稅，商人把這些商品帶進城銷售也須繳稅。商人到年底未繳清受限制貨物的稅，官員征收的稅額低于前一年，要受體刑，其貨物的一半要被沒收。[[220]](#_220___Da_Ming_Lu_____Di_8Juan)雖然人們可能會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商人必定在相當嚴的限制和相當大的壓力下經營，但是受限制的和專賣的商品的流通仍由商人掌握，沒有被國家接管。在明代，國家不是設法去壓制或控制商業，而是使用各種執照制度去利用商人的經營，以便達到其財政和政策的目標。國家對商人的利用為他們創造了促進明初商業發展的機會和財富。

### 市場

明代商業經濟成長的可靠標志是市場（市、集）的成長。商業交換賴以進行的網絡中心點就隨著需要出現了。由于貿易的發展，市場的數量和它們開放的次數也隨之增加。在明初，每個縣只有二三個市場，幾乎都是定期的。最長的周期為10天，即集市每月三次。五天一集更為普遍。縣城通常是縣的中心市場，經常是長期開放，或者間隔期短于農村市場。但是有些位于內地的縣治地直到15世紀才有定期市場。市場得到官方承認，但官方通常不予資助甚至監督。

縣的市場在經營上與府的其他市場的關系是等級性的，這可以從開放集市的間隔期中得到證實。在北直隸的河間府，府城的集市為一天一集，州和縣城的集市一月五六次，而鎮則是一月二三集。[[221]](#_221___He_Jian_Fu_Zhi_____1540Ni)在市場對當地經濟變得必不可少的地方，市場的周期性可用一月中錯開趕集日的市場分布來彌補。例如，在河南魯山縣城內及周圍，城內的市場已增加到七個，城四周的城門外增加到四個；城內的七個，四個一月三集，兩個一月兩集，一個一月一集。在城外的四個市場，一個一月五集，兩個一月三集，一個一月兩集。一月共有30個集，這樣安排，一個月每天就有一個集市開放，不會互相競爭。[[222]](#_222_Sun_Duo____Lu_Shan_Xian_Zhi)在11個地點每天輪流辦集市，不但填補了間隔期，而且更便于縣城不同地點的居民趕集。

到16世紀中葉，長期性正在代替定期性。河南另一個縣——廣山縣——的1556年版縣志上列了八個集市，其中四個每天都有集，其余的每隔一天有一集。縣城的大集和南門內的市場在固定的基礎上每天有集。[[223]](#_223_Wang_Jia_Shi____Guang_Shan)在縣城外，長期的集鎮也在原有的居民區形成。在北直隸大名府1506年版府志的一份村落長名單中，有四個“鎮”被選出，作為商人聚集之地。商人固定交易的地方就專門稱之為“鎮”。這些鎮中，三個成為鎮的理由是：兩個鎮位于一條大河附近；一個鎮因為土地肥沃，言外之意是產量高。只有這四個鎮被定為貿易中心，這說明明代在這個北方的府，農村市場仍是有限的，這幾個鎮以外生產的貨物必須運到那里進行交易，而不是運到地方集市組成的更連貫的結構中。例如，這個府志指出有一個村落，許多村民從事織布[[224]](#_224_Tang_Jin____Da_Ming_Fu_Zhi)，這說明生產和交換在不同地點進行。

市場在各種條件有利于交易的地方發展起來。四通八達的良好的河運始終是最佳的有利條件。河南固始縣知縣1469年的描述引起人們對這有利條件的注意：固始縣地處吳（江南）楚（湖廣）之交，為淮（南直隸北部）汝（河南南部）間之中心。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水陸路程交錯，便于貿易。貨物流通利民便農。故商品匯集于集市，民眾來此交易。[[225]](#_225_Bao_Ying____Gu_Shi_Xian_Zhi)

市場不會自然出現，必須有人設立。它們往往由個人或家族建立，為的是能躋身于能獲利的商業網絡之中。例如，蘇州北部常熟縣的縣志報道說：南翔區奚浦市于正統時期由錢姓居民所建。街以磚鋪地，靠近長江，可泊商船。這個錢姓居民，也可能是錢家的另一人，在田莊又建一市，這大概是想重復第一次的成就。縣志繼續報道，徐家市由一姓徐的所建，唐家市、李家市、何家市分別由姓唐、李、何的人所建，等等。[[226]](#_226___Chang_Shu_Xian_Zhi_____16)偶爾地方官也建立集市并冠以自己的姓[[227]](#_227_Li_Ru____Jia_Ding_Xian_Zhi)，不過更常見的建市者是當地人，他能憑借家族的財富進行必要的投資以招徠生意。通過征收集市的規費和對貿易進行監督，建集市的家族一定能獲得豐厚的利潤。

許多市場專門從事某種行業。由于縣內市場的增加，專業化程度也隨之加大。例如，蘇州吳江縣農民在15世紀80年代在吳溇和龐山村出售其蔬菜，而漁民則將自己的所獲在充浦和庉村上市。庉村一定是大集市，因為那里的金屬制品如同檀丘的制品，也是一種特產。該縣的縣志不但列出了大部分集市的常客，并且至少舉出每個鎮一座大廟的名稱，有的舉出四個廟名；也就是說，這些集市能招徠足夠的生意，才供得起這些花錢的祭祀機構。[[228]](#_228_Mo_Dan____Wu_Jiang_Zhi)

一個市場從定期開放升格到每日開放后，下一階段它可能發展為鎮。這個過程可以在16世紀的江南的大部分縣找到。例如，16世紀初嘉定縣有九個鎮六個集市，到這個世紀中葉，其中四個集市已變成鎮，另外又增建一個鎮。到世紀末，嘉定又增加了四個鎮和一個集市（明清改朝換代付出了代價：直到18世紀后半期，嘉定的城市結構才重新把自己樹立起來，使得鎮的網絡分布得像16世紀那樣廣）。[[229]](#_229_Chen_Xue_Wen____Zhong_Guo_F)

明代中葉至晚期江南鎮的不尋常的發展是在日趨精密的地區市場等級結構中進行的。這種等級結構把貨物和各種服務往上集中到地區的中心——如江南集中到蘇州，這樣做就刺激了等級結構底層的農村集市的產品和勞動力的出售。江南的各級商業經濟發展了，不過蘇州受益最為明顯。蘇州作為江南的經濟中心，它的崛起在明朝的最初幾年未必有人預料得到。在爭奪王朝的戰爭中，蘇州因是洪武帝的主要對手張士誠的根據地而聞名；此外，洪武帝對蘇州不放心，因為它曾是蒙古人統治下士紳—地主力量的主要中心。他開始統治時，他向蘇州征收沉重不堪的稅賦，強迫蘇州的民眾遷移，企圖迫使它屈服；對南京大量投資，授予南京以國都的殊榮，試圖使蘇州黯然失色。但計劃沒有成功。由于蘇州商業化的地方經濟的實力，它證明有能力負擔皇帝加給它的稅賦。的確，稅負迫使民眾為了賺錢去尋求創新的策略，有助于進一步刺激商業化。永樂帝放棄了他父親的計劃；通過把主都遷到北方，他放棄了洪武帝的打算，即把南京在地區中放在高于蘇州的突出地位。

雖然大運河把蘇州、南京與北京連接起來，但南京與大運河的聯系并非主要推動力，主要的運輸命脈流向蘇州。因此大運河的重新開放或多或少保證了蘇州地區將成為江南的經濟中心。[[230]](#_230_Ma_Mei____Ren_Jian_Tian_Tan)南京是作為行政和文化中心，但不是作為貿易中心而保持其突出地位。與蘇州競爭江南商業最高地位的惟一城市是杭州，但它位于大運河更南的地方，不在三角洲的中心區。此外，明代禁止出海航行，海上貿易衰落，杭州又位于更南的地方，這些因素意味著著眼于出洋航行的杭州不能與被陸地圍繞的蘇州匹敵，況且蘇州在明代也是航海商船的港口。

大運河的恢復使用對江北也有相似的效果，因為通過其關卡的財政性和商業性交通給南直隸的揚州和徐州、山東的濟寧和臨清帶來了財富。這些城市偏僻的內地的商業發展程度較差，這意味著，與江南的城市相比，大運河甚至是更加決定性的資產；但同時它們的內地的市場體系的弱點限制了這種影響的力度，從而阻止了它們與江南幾大城市的競爭。

### 商品

市場是交換和買賣貨物的場所。簡單地說，貨物或是作為剩余物，或是作為專門為交換而種植或制造的產品進入市場。后一種產品必須出售或進行交易，生產者才能取得生活的必需品；換句話說，它們是商品。從剩余物品交易向商品交易的過渡是商業發展的重要的一步；這種過渡也是明代經濟史的一個重大課題。

從紡織業中，我們可以看到向商品交易發展的明顯例子。在明初商業發展程度較差的地區，紡織品生產局限于農戶之中。紡織品的原料是農民自己種的，使用的機器也是農戶的。隨著商業的發展（在明中葉）和貨物更大量和更正規地進行交易，市場的需求開始把農戶內一體化的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分開。例如，有的農戶已經栽桑養蠶，從蠶繭抽出生絲再織成絲綢，專門從事絲的生產。他們不是兼種稻和桑樹，而是專門栽種桑樹和產絲，而到市場上購買糧食。到了晚明，有的農村生產者的專業化不僅僅限于某種產品，而是專門進行產品某個階段的生產。現再以絲為例：農戶的勞動力從生產糧食和絲轉變為只生產絲以后，晚明的一些戶專門繅絲，他們購繭，把絲售給企業主，后者再把絲供應織絲戶。[[231]](#_231_Zhe_Yi_Luo_Ji_You_Tian_Zhon)這種日益明顯的分工是明代經濟生活的重要發展。

紡織生產的商業化——從出售剩余物品到為市場生產——是明中葉的一個發展。在潮濕的江南中心地區，有名的優質絲綢在南宋時已被普遍生產，隨著絲的生產從集中地蘇州城往下轉到其下屬的各縣城，那里的商業化在15世紀初期就普及了。在15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扶搖直上的需要打破了城市的壟斷，使絲的生產轉為農村的工業。[[232]](#_232_Ma_Mei____Ren_Jian_Tian_Tan)據一部太湖區的地方志記載，一鎮附近各村村民全力以絲謀生，富人雇人織綢，窮人自己織造。[[233]](#_233___Zhen_Ze_Xian_Zhi_____1746)這一報道指出，太湖周圍的商業化已經走得很遠：不但農民放棄其他的生產而只產絲，而且富人為了利用迅速發展的紡織市場給他們提供的機會，還雇傭勞動力。

盡管如此，明中葉的大部分紡織品依然不是為市場生產的。1543年版福建邵武府的府志已經有注意性別分工的習俗，即男性在田地干重活，婦女在織機旁干較輕的活，并說婦女為其夫之衣而織布。但是事實并不符合男耕女織的古典模式，因為他們將所剩之布交換謀利。[[234]](#_234___Shao_Wu_Fu_Zhi_____1543Ni)這說明在16世紀40年代，福建內地上市的布仍是剩余品，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物品。在離江南紡織業較近的地區，商業化的過程也許進行得沒有江南遠，但是在引導生產者生產可以進入地區市場網絡的某種物品方面，商業化確實對生產產生了影響。例如，據1527年版的府志，九江生產的“土絲”的質量不能與其下游蘇州產的精絲競爭。[[235]](#_235___Jiu_Jiang_Fu_Zhi_____1527)即使如此，絲仍是九江生產的位居第二的重要織物，其交易面很廣。換句話說，一個優質絲綢占主導地位的成熟的市場仍能吸引質量較差的絲綢的商業流通，因為它也有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專業化是不可避免的。這部地方志據此指出，德化縣婦女只知縫而不知織。[[236]](#_236___Jiu_Jiang_Fu_Zhi_____1527)換句話說，這些農婦用來縫衣的布是購自市場的商品，而不是農戶自己生產的。

在明代，棉業的組織經歷了與絲業相同的發展，不過它的擴大和轉變甚至更加激動人心。棉花在宋代的華南扎下了根，在元代和明初往北先向長江流域，然后再往北向山東和山西發展。生產棉布的技術緊跟著棉花的來臨而出現。在元代的江南，通過借鑒絲織技術，織布技術得到提高，產棉的商業化，尤其在松江，在15世紀后半期完成。[[237]](#_237_Guan_Yu_Song_Jiang_De_Mian)據稱，進入16世紀之際，松江能“衣”全國。松江府位于蘇州、杭州、南京等大都市以東的江南中心地區，這使棉花業靠近大的交易和生產地點。松江府還因位于長江以北的省（那里種棉比南面更普遍）和長江以南的省（那里紡織技術比北面更發達）之間的交會區而受益。更為特殊的是，松江東區土地荒瘠，不宜灌溉，農民如種稻，就不敷租稅支出。耕作者不得不轉種其他適宜其土壤的作物，和產量高到足以維持生計的作物。絲、亞麻、苧麻等織物以前在江南的其他地區已作為農村的副業出現，當農戶在市場將其紡織品進行交易時，也給他們帶來少量的盈余，但這些都不適合松江的條件，棉花填補了空缺。1433年，棉花成了松江稅賦的固定部分；此后不久，棉花成了普遍的農民副業。1486年知府倡議把稅賦從實物部分地轉成白銀，這進一步推動棉花成為上市的商品。到了晚明，松江府東北部將近90％的土地種了棉花。以前灌溉稻田的網絡渠道被廢棄，因為農民發現種棉比種稻更能獲利。1631年版的府志指出，種棉已根深蒂固，各村鎮都有自己生產的棉布品種和名稱，所列品類多不勝數。[[238]](#_238_Chen_Ji_Shan_Deng____Song_J)

棉的生產周期，從種棉到織成棉布，原先是一致的。種棉、軋棉（去掉棉籽的加工過程）和紡織都在一家一戶完成。商業行為表現為：把產品售給巡回的布商，有時購買原棉以補農戶所種的不足，但分工是微不足道的。但到明中葉，有的生產者的棉布生產變得更加專門化；據1512年版府志的描述：紡織不但在農村，在城市也能見到。老農婦帶棉紗在黎明上市，換原棉回家。次日晨又攜紗離家，無片刻休息。織布人日織一匹，有人通宵達旦。[[239]](#_239___Song_Jiang_Fu_Zhi_____151)紡紗者和織布者在這樣的生產過程中完成各自分內的工作，他們的收入完全依靠以城市為基地的市場所決定的分工。江南棉布的商業性生產是如此發達，以致原料必須從其他地方運來，才能維持紡織者的生產。商人從山東沿大運河而下，從福建和廣東沿海而上，用船補充供應軋過的棉，以使江南有技術的紡織者能繼續其忙碌的生產。同時，這些商人又把糧食運進江南，供應自己不再種糧的人。這樣就開始了從長江中部產米有富裕的湖廣和江西等省沿江而下運糧給江南消費者的長途秋季貿易。

晚明江南的棉紡織生產是否在較大的商人控制之下？布商插手生產過程，甚至到了利用分工差別的程度：商人定期購買軋棉再賣給紡紗者，或者購買棉紗再賣給織布者，或者全部收購織布者的產品賣給批發商，再賣給布的零售商。朱國禎（1557—1632年）描述了他家鄉——浙江北部的湖州——的這種安排。他說，來自鄰近的府——很可能是商業紡織業中心蘇州和松江——的布商在湖州開店，出售原棉給紡紗者或織布者。他們清晨就到市場，以其產品易原棉，然后回家再紡紗和織布，次晨再到市場易棉。[[240]](#_240_Zhu_Guo_Zhen____Yong_Chuang)這樣，由于紡織制造過程被分割成不同階段，商人就可以控制生產。為商人工作的紡紗者和織布者就被束縛在生產過程中，這種束縛常常因向商人借債而不能擺脫。由于他們的勞動時間全部用于布的生產，他們已不是從事一種副業的小農，而幾乎成了專業的紡紗者和織布者。

了解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歷史學家詳細地審視了晚明的記載，想尋找中國的紡織工人正被納入放債制度的證據。按照在歐洲發展起來的放貸制度，商人以原料的形式預付資金給工人，并保證他們勞動的收入。商人投入的資本控制了生產過程，放貸制度成了把紡織勞動力集中到工廠的先驅。研究明史的史學家在江南商業性地組織紡織生產是否可以認定為放債這一問題上展開了正反兩方面的辯論。[[241]](#_241_Xi_Dao_Ding_Sheng_De___Zhon)在所引朱國禎的文字中，他使用“易”而不使用“售”，可能說明生產者不是為出售產品而天天議價，而只為處理生產全過程——從購買原棉到分配制成的棉布——的單獨一名代理商工作。人們肯定可以找到關于江南商人把紡織生產的不同階段結合起來加以監督的其他事例：例如，松江楓涇鎮的棉花鋪從當地織布的小農購買原坯布，再從南京成百名地雇染工和軋光工來完成布的加工，然后出售成品。[[242]](#_242___Feng_Jing_Xiao_Zhi_____Di)但是，就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而言，放債的重要的特征是，商人憑借他們投入的資本來控制生產的過程。放債的商人不是單純地通過某天早晨售棉給織布人，又在次晨收購其產品這種方式去利用分工，而是通過提供原料和規定生產進度的方式直接購買勞動力。他從生產過程的內部控制生產過程。晚明的商人也控制紡織品生產，但他們用以下方式在生產過程之外攫取利潤：賤買貴賣；壟斷紡紗者和織布者交換其產品的市場[[243]](#_243_Li_Ru__Song_Jiang_Pu_Xie_Zh)；以高利貸利率放債給生產者，用債務束縛他們。曾經令人信服地為這種觀點進行辯論的田中正俊堅持，不應把歐洲的放債制與中國的產品換原料的制度混淆起來。他指出，后者“不應被視為發展（朝資本主義方向的發展）的促進因素”，因為中國的制度沒有改變生產關系。[[244]](#_244_Tian_Zhong_Zheng_Jun____16)根據這個觀點，晚明的商業經濟既不像明初期維持生計的經濟，也不像早期的近代歐洲那個時代興起的經濟。[[245]](#_245_Guan_Yu_Bu_Tong_De_Guan_Dia)

### 白銀

隨著明中葉小農終于為市場而生產，他們就要依靠白銀作為交換的手段，以此他們可以用其產品去換取自己沒有生產但必須作為商品才能取得的貨物。在商業化程度較低的地區，這些貨物主要是廣東省志一名編纂者所選稱的“雜物”，即供個人消費的廉價物品：檳榔子、糖、糧食、食油、蠟、貝殼飾物、木材、祭祀用的香和簑衣。不需要大量銀子去進行這種交換。這些物品雖然當地不能生產，價格都不很高。[[246]](#_246___Guang_Dong_Tong_Zhi_____1)

像江南那樣商業化程度更高的地區，已把其大批產品轉向市場的小農需要更多的基本物品，特別是自己不再種植、但既要食用又要向國家進貢的稻米，他們對交換和作為交換手段的白銀的依賴就大得多。嘉定縣一名上奏本的官員在1593年用四個步驟描述了那里棉農的經濟生活：以棉織布，以布易銀，以銀購米，繳米給士兵作為漕糧運往京城。通過交換就能獲得生活中一切必需品，嘉定的產棉者不必再花勞動時間去生產棉布以外的任何物品。家庭的地租、食著、用具及用于撫育子女和埋葬死者社會事件的花費都來自棉。[[247]](#_247___Jia_Ding_Xian_Zhi_____160)

作為商品交換的主要手段，白銀終于體現了商業的威力，它滲透到出現商業化的一切地方。相反，據1530年版的一部縣志記載，在福建沿海的一些閉塞村落中，村民有生活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必去捕魚、熬鹽或經商。因此村中銀子很少。當村民定期慶祝宗教節日，只籌集銅錢和稻米，用于花銷。[[248]](#_248_Zhang_Yue____Hui_An_Xian_Zh)在村民制造商品之前，白銀不流入，除了最起碼的商業交換，任何交換都建立不起來：他們的經濟依然是銅錢和稻米的經濟。

在白銀日趨重要時，有些稅賦——實物的或徭役的——折成白銀支付，國家的政策進行了配合。折繳始于1436年金花銀引入之際，當時南方七省405萬擔稅糧以每擔銀0.25兩的折換率折成白銀。為了便于從運輸困難的縣上繳稅，折繳很快在南方普及。[[249]](#_249_Huang_Ren_Yu____Shui_Shou_H)這項改革轉而擴大到地方稅單中其他一切稅種。金花銀的運作如要立刻見效，只有在以下的環境中才有可能：許多經濟交易已經通過貨幣而不是物物交換進行；有足夠數量的銀子支付稅賦。即使沒有新供應的銀子介入經濟，納稅的貨幣也會自行加快，從而進一步刺激面向市場的生產。

在16世紀中期的幾十年，在與日本進行非法貿易時白銀已經流入中國，但直到16世紀70年代，流進中國的外來銀塊才愈來愈多。近因是16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西班牙之征服菲律賓。西班牙商人以馬尼拉為貿易基地，通過泛太平洋的海上航線，開始用船從阿卡普爾科運進南美的銀，以支付中國商人從福建和廣東帶到菲律賓的貨物。他們以空前規模進行這種貿易，致使商業流通中的白銀數量大增，并且對中國經濟的各部類產生積累性的沖擊。由于白銀變得更易獲得，而且更加便宜（相對于銅錢和其他交換媒介而言），國家更容易通過一條鞭法的改革進一步實行稅賦的貨幣化。貴金屬庫存的增加，再加稅制的貨幣化，使經濟得到愈來愈強的推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給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初期的商業繁榮以財政支持。[[250]](#_250_Wei_Lian__A_Te_Wei_Er____Yu)

對白銀的日益依賴意味著交換特點的改變。生產者不再依靠以物易物（交換價值相當的物品）的原則進行交易，而是通過價格（買賣不同價值的物品）進行。這種轉變引起的價格不可避免的波動使經濟生活產生了易變性。價格根據供需、囤積和不斷變化的銀銅雙金屬交換率而動蕩不停。杭州當地的鄉紳朱國禎注意到在一天中，桑價在早集和午集間，在午集和晚集間波動，而且上下幅度如此之大，以致圣人也難以預測桑葉價格。[[251]](#_251_Zhu_Guo_Zhen____Yong_Chuang)小生產者與批發商相比，更易受到這種不穩定性的傷害；批發商更能等待時機，低價購進，高價售出。

### 海上貿易

在海盜行為的惡名下經營的海上貿易對明中葉和晚期的商業經濟有著巨大影響，它不但把白銀帶進中國，而且刺激了國外需要的某些商品的生產。它還使許多住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商人格外富有。如同崔溥訪問杭州時被告知的那樣，風險是高的；但據一位福建的地方志編纂者的記載，其利潤之高，使商人甘愿為之冒臺風和覆舟的風險。[[252]](#_252_Lin_Kui___Li_Kai____Long_Xi)

海上貿易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因為它涉及與外國人的接觸，而只有被授權的官員才能獲準接觸。由于受到限制，海上貿易在財政意義上也是敏感的，因為海上貿易商人通常從事不付商業稅或進口稅的貿易。《大明律》要求出海的船只申報所載之貨，并在沿海停泊處繳稅。如不申報，以及申報低于所值，所受懲罰是嚴厲的：責重杖100下，沒收全部船貨。與船只打交道的當地商人或中間商同樣要負責監督船貨的申報，如果他們購買或存放未經地方官員許可的船貨，也要受同樣嚴厲的懲罰。據《大明律》的注釋，懲罰比一般的商業逃稅嚴厲，開始時是因為海上貿易獲利要高于陸上貿易，后來是因為國家希望制止與外國進行的非法貿易。合法的對外貿易被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并且只限于一定的商品。來中國納貢的外國使團獲準在京城進行五天貿易，不準購買兵器或金屬物品，只能與官方指定的商人交易。[[253]](#_253___Da_Ming_Lu_____Di_10Juan)如果店主或行商等人與外國人來往，并進行貿易，其貨物將被沒收，犯法者帶枷一個月。[[254]](#_254___Da_Ming_Lu_____Di_17Juan)

這些懲罰幾乎阻止不了居住在密布港口的東南沿海的任何人參加對外貿易的行業，這使有些人很感到沮喪。我們可從一名來自福建港口城市漳州的官員的傳記中看到，當他在1506年赴廣東任職之際回故里訪問時，他得知其親戚已建了一艘大船，準備與外同人貿易。他大發雷霆，揚言要向官府告發，因為他知道有關私人對外貿易的禁令仍在執行。[[255]](#_255_Lin_Kui___Li_Kai____Long_Xi)他沒有向官府告發，威脅足以終止這項冒險行動。儒家官員和他的有商業頭腦的權貴之間的意見分歧顯示了明中葉商業經濟的發展與閉關自守和封港這一既定政策之間正在形成的矛盾程度：這些政策正在限制海外商業的發展。

前面已經談到，丘浚早在1487年力主不但要解除海禁，而且要免征關稅三年以刺激貿易。后來，持同一方針的官員一致把丘浚當作權威加以引證。[[256]](#_25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但是，中國朝廷對進行更大量的貿易——特別是與日本人的貿易——這一要求的反應是關閉1523年已在寧波進行的有限的合法對外貿易。禁止反而加大了要求貿易的壓力。壓力變得如此之大，以致熱衷于進行國際貿易卻遭到阻礙的商人為了取得商業機會，就采取具有侵略性的對策——海盜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隨著在沿海活動的中國和日本海員從貿易轉向掠奪，聞名一時——但有些不確切——的16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倭寇（“日本海盜”）災禍就發展起來了。[[257]](#_257_Su_Jun_Wei_De___16Shi_Ji_Mi)

盡管政府禁止，海上貿易仍在明中葉盛行起來。間接證據是殘存的沿海地圖和航程手冊及其流通。在16世紀，隨著對這類參考材料的需要的增長，一名漳州經商家庭成員在1537年出了第一部刻印的航程手冊。《渡海方程》是根據鄭和獲得的資料，以及詳述從長江往北至遼東的另一個文本編成。編者為怪癖的學者吳樸，他是有權勢的商人一官員林希元（約1480年至約1560年）的助手；林對海上貿易禁令的藐視和他從這項貿易中取得的財富同樣是傳奇性的。這部航程手冊的出版可被視為沿海有權勢家族的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在林希元的合作下，為實行一種較少防御性的邊境政策和開放海上貿易施加壓力。《渡海方程》在清代繼續被福建的航海者使用、抄錄和修改。[[258]](#_258_Yi_Ming_Ye_Su_Hui_Chuan_Jia)

1567年海上貿易的部分解禁使東南地區的經濟得到一段暫時的大繁榮，當時紡織品、瓷器、漆器被大量運到日本的長崎銷售，并運往馬尼拉再轉運至全世界。當時馬尼拉召見廳長官安東尼奧·德·莫爾加詳述了中國商人通過馬尼拉進行絲綢和其他紡織品的國際貿易的情況：“成捆的雙股原絲和其他較差的絲；白色的和其他顏色的繞成小束的優質散絲；大批天鵝絨，其中有的素色，有的織成各色圖案和花樣，有的飾金或繡以金絲；金銀絲或絲織的各色各類織物和錦緞；大宗成束的金銀線；各色錦緞、緞子、塔夫綢和布料；原料為草的亞麻布（稱lenÇesuelo）；各種數量不等的棉布。”

在中國商人帶出國的品種繁多的商品中只有紡織品是最重要的品種。“他們還帶出麝香、安息香和象牙；許多床飾品、帷簾、被單和繡絨掛毯；顏色濃淡不一的絲掛毯；桌布、坐墊和地毯；同樣料子的馬飾品，上面繡有玻璃珠和珍珠；珍珠、紅寶石、青玉和水晶；金屬盤、銅壺、銅和鐵質的鍋；大量品種俱全的釘子、鐵皮、錫和鉛；還有硝石和火藥。”

德·莫爾加在一份更長的加工品貨物單中繼續列出了在馬尼拉交易的中國貨存貨，這些都是運給馬尼拉西班牙居民區的加工食品和其他供應：“面粉；以橘、桃、李、豆蔻、姜和其他水果制成的蜜餞；咸豬肉和其他咸肉；優良品種的活家禽和許多閹雞；大量品種俱全的水果和柑橘；優質栗子、胡桃和一種新鮮的和風干的美味水果（chicueyes）；大量多品種的優質線、針和小飾品；小合和筆架；床、桌、椅和涂金色的長凳，上面都畫有許多人物和花樣。他們帶來國內的水牛；狀如天鵝的鵝；馬、騾和驢；甚至有籠養的鳥，其中有的能講話，有的能唱歌，他們把它們調教得能玩許多把戲。中國人提供了無數其他品種的廉價物和低價裝飾品，它們在西班牙人中備受歡迎；各色優質的陶器；加佳（kaga）布和黑色、青色長袍；種類俱全的床；各色成串的玉髓珠子和其他珠子，以及各色寶石；胡椒和其他香料。”

莫爾加在他的貨單最后列了一個雜貨類，“有多少紙張也寫不盡這些珍奇物品”[[259]](#_259_Wei_Lian__Shu_Er_Ci_Zai___M)。他寫的紙也來自中國。

中國商人在這項貿易中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但是因為他們經營市場上有需要的貨物，而且因為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商品很快適應外國的規格，包括式樣。在圖樣上迎合西班牙人的愛好，這使中國絲綢在進入17世紀之際支配著世界的絲綢市場。與此相似的是，景德鎮的瓷器制造者，特別在1620年御用訂單減少后，就轉而按照日本和歐洲的風格制造瓷器。早在嘉靖時期，人們就可以看出瓷器表面的裝飾圖樣的適應情況，當時歐洲的貴族家族能定制有其盾形紋章的瓷器。[[260]](#_260_Lun_Dun_Wei_Duo_Li_Ya_He_Ai)到萬歷時期，中國的瓷器制造者不但模仿圖像，而且仿造形狀。[[261]](#_261_Wei_Duo_Li_Ya_He_Ai_Bo_Te_B)在明朝的最后幾十年，明代的瓷器工既生產日本人餐桌上用的成套小碟，也生產歐洲人用餐的大淺底盤——中國環境中都不用這兩種餐具。中國的陶瓷工以中國的設計來裝飾外國形狀瓷器的表面，不過設計者似乎有意識地使之“東方化”，目的在于向歐洲人故意展示異國的風采。例如，在倫敦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內，一件歐洲的餐盤邊上畫有表示士農工商的四個人物。[[262]](#_262_Wei_Duo_Li_Ya_He_Ai_Bo_Te_B)我們將在下文看到，這些圖案在晚明不可避免地被認為已經過時，再也不會出現在中國的餐盤上。景德鎮的陶瓷工特別擅長迎合。他們獨特的青釉底瓷器在17世紀歐洲市場上稱“china”，此字也被用來稱呼中國。

對一個成功的商人，海上貿易的利潤是巨大的。1600年原絲在日本的售價接近在中國的售價的兩倍，紗線是2.5倍，高級絲織品幾乎是三倍。陶器在日本的售價是廣州售價的二至三倍，酒是三倍。[[263]](#_263_C_R_Bo_Ke_Sai____Lai_Zi_Ya)

### 明代社會的商人

明代中國是一種文化的產物，這種文化按照一種古代農業社會——它被帝國的統治明確地統一起來，又與商業交換只有最低限度的聯系——的理想把自己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又試圖把自己合法化）。但這種概念化不得不與商業的現實進行斗爭，后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包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前者則在斗爭中修改自身。這場斗爭大部分是商人發動的；他們能夠發動斗爭，因為他們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有藐視商業的傾向，可是同時又尊重財富，并且容許富人以適當的速度進入上層的生活圈子之中。回顧商人在明代社會所處地位的變化，就不難看到商業對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的影響的性質和廣度。

明代的中國人關于商業的思想方法的第一個轉變是去調整職業集團的等級，這種等級是在中華帝國以前的時期沿襲下來的：士在農之上，農在工之上，士農工在商之上。人們可以發現，洪武帝引用了這種排列，但是以一種約定俗成的意圖引用——更注重于作為一個集體去稱呼他的臣民。[[264]](#_264_Li_Ru__Jian_Bao_Ying____Gu)這種排列在明朝中葉開始以一種更迫切的方式加以使用，有時以一種溫和的警告，告誡一切事物應該是什么樣子，但現在已不再是這樣了。因此北直隸1506年版的大名府志在談及府治地時說，士應專志于讀書，農應專心務農，商人雖擅長經商，但不要越軌。這類詞句可以上溯兩千年而在中國的經世治國的著作中看到：它們被恢復使用，這一定說明關于職業之分的習俗正在被人藐視，上層的士紳感到必須告誡有這種行為的人，特別要告誡其他地方正在越軌行事的商人。編纂者不是直接表示他的反對，而是通過贊揚本地沒有這種情況，來表達他對商人正在發動的針對傳統職業結構的挑戰的憤怒。[[265]](#_265_Tang_Jin____Da_Ming_Fu_Zhi)在16世紀，愈來愈多的其他地方的方志編纂者作出了關于在他們地區內四種職業等級的類似的表態。一有可能，他們喜歡表揚學者專心學習，農民勤于耕種和他們都不愿經商的情景；但他們的評論的可靠性卻因以下的評論而減色，其大意是，如今這些特征正在逐漸變化。[[266]](#_266_Sun_Duo____Lu_Shan_Xian_Zhi)

直到16世紀的后幾十年，有關民風變化的冷靜的評論讓位于對四個等級已經崩潰的公開承認，有的士子文人愿意接受這種狀況；正如學者歸有光（1507—1571年）所言：古時四等庶民各有其職，但后來士農工商之別已混淆不清。[[267]](#_267_He_Bing_Di_Yin_Yu___Zhong_G)其他的人認為這種混淆是一大不幸，是世風敗壞得不可挽回的證明。兩種立場都含蓄地承認，晚明的富商能夠進入體面的社會，達到了以往不可能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含蓄地承認，士紳家族愈來愈多地卷入商業活動。的確，作為16世紀一個擴大的階級進入士紳社會的許多家庭回顧以往，就把其商業的成功作為財政基礎，憑此就可以把他們的兒子送上官僚發跡的階梯。商業財富正在資助商人取得士的地位。

到了晚明，在上層精英生活中商業的存在已經強大得足以使歷來反對商人的偏見——表現為商人在傳統上被置于社會等級底層的地位——不能繼續下去。但是商和士之間的緊張關系沒有消除。士抵制商人侵入他們的領域，并設置了有效地排斥商人參與士紳網絡的重重障礙。這些障礙直到18世紀才被消除。到明末，很少商人能指望在社會上與士平起平坐，但許多商人能夠抵制區別士商的服飾規定。[[268]](#_268_An_Ji_La__Xi__Xi_Sun_Ning_Z)自明中葉以來，為進入士的圈子準備最為充分的商人是住在揚州從事鹽業的富裕的徽商。這些商人必須非常努力地建立與官員的良好關系，這不但能減少被官僚掠奪的危險，而且在與其他商人沖突中能得到支持。當徽州鹽商范延富（1448—1517年）決定在15世紀90年代從揚州退隱時，包括有權勢的御史大夫劉大夏和御史戴珊（1437—1506年）在內的幾名官員送給他一批著作。[[269]](#_269_Ceng_Dao_Er_Fu____Zhong_Guo)這些禮物表示，為了能夠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像范那樣的人必須與地區的官場頭面人物建立密切的關系。

未能如此接近官場的商人并非完全處于劣勢，因為他們能采取其他途徑從商人過渡到士。有兩種策略。一種是漸進的策略，暫時接受低人一等的地位，期盼其家庭總有一天會培養出一名取得功名的人；他的成功會使家庭增光，并洗去從商的不光彩。這種策略表現為有商業和制造業背景的人普遍在撰寫其家族史和個人傳記時精心采用的手法。這種手法可稱為“開創時刻”。它出現在困難的背景下，常常以沒有預料到的方式，有時以神秘的方式發生；它表示一個轉折——常常是從務農轉到經商，并都是從貧困變得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由于開創時刻標志著向商業生活的過渡，這在一篇符合儒家期盼的合乎道德行為的發家史敘事文章中，是一種傷腦筋的聯系。張翰（1511—1593年）出身于杭州經營紡織業的家庭，后位居高官；他認定開創時刻發生在他曾祖父之時，曾祖父是一個小釀酒商，其酒毀于一次洪水。“一天晚上，曾祖父回家時有人在后面呼他，他轉身迎去并接到一件溫暖之物。此人突然失蹤。我的曾祖父回家后點燈照看，此物是一小塊銀錠。”[[270]](#_270_Di_Mo_Xi__Bu_Lu_Ke_Yin_Yu)于是這塊銀錠就成了其曾祖父經營紡織行業的資本，其家庭轉向富有的開創性投資就這樣用神秘力量的干預（甚至是神的干預）展現出來。用來進行原始積累的手段——投機、操縱價格、不公平的交易行為——就被方便地掩蓋了。

汪道昆（1525—1593年）是具有徽商背景的著名晚明學者，對他來說，他家庭史的開創時刻發生在其祖父的時期：家庭世代務農，祖母勸祖父經商，因為去溫州和處州的商人都能發財。祖母為之籌資，祖父才能變富。[[271]](#_271_Wang_Dao_Kun_Zhi_Wen_Yin_Yu)汪道昆不像張翰那樣把資本積累的最初活動掩蓋在神秘事件后面，而是把它作為崇敬其祖母的機會，因為她給其夫一筆嫁妝，使之事業有成。這樣，由農轉商的變化就表現為值得贊揚的賢妻的奉獻行動，不會背離儒家的價值觀。雖然有的士紳的自傳作者被迫說明，他們家庭的歷史沒有通過不道德手段致富的污點，但晚明的士紳不再回避去寫其商業家庭的背景了。一個人不必是——也不用假裝是——出身于古老的理想化的鄉紳之家；不管怎么說，鄉紳正在消失，因為在晚明，更富有的人放棄了農村的莊園，用他們商業化地產取得的利潤購置城市的住宅；住宅通常位于縣城或府城，如果可能，還位于省城。[[272]](#_272_Di_Mo_Xi__Bu_Lu_Ke____Jia_Z)商業本身不再是卑賤的職業。

商人可以用來逾越士商之間障礙的另一個更為主動的策略是從事士用來在當地社會標榜其力量的各種各樣文化炫耀。他們能興建豪華的花園和萬卷藏書樓，購買宋代的珍本，展示唐代的圖畫，收藏商代的銅器，贊助當代最佳的藝術家，雇用最優秀的作家替他們執筆。汪道昆是采用這種策略的行家里手。通過宏偉奢華地進行各種文化工程，這些商人能壓倒士，迫使士另眼相看。徽州的富商又是這一文化界的參與者。徽州范族的家譜記載了作為彈琴能手的茶商范繼宗（1412—1461年）及在晚年賦詩作樂的大糧商范余慶（1402—1464年）；彈琴賦詩顯然是士的愛好。另一個徽商鮑松（1467—1517年）收藏珍本達到萬卷，其中有的與自己的注疏一起刻印。[[273]](#_273_Ceng_Dao_Er_Fu____Zhong_Guo)這些投入表示對一項文化宏圖的贊助，與旨在培養官場候補官員的策略只有部分聯系。總之，取得功名不如保證家族事業繼續繁榮昌盛重要。明中葉的文化清楚地認識到連續幾代人保持商業財富的脆弱性。16世紀中葉的廣東省志指出，商人的子女安于現狀，只會揮霍，不知物力維艱；而奢侈浪費之徒不顧一切，養成放蕩酗酒惡習，聚眾呼吆喝六。故很少有人將產業傳給下一代。[[274]](#_274___Guang_Dong_Tong_Zhi_____1)二范有幸保持了家庭財產，但他們顯然沒有培養出科場的生員，盡管不乏嘗試。總之，對明代商人來說，使自己的家庭在文化上自外于士的世界固然沒有好處，但大力降低士商之間的地位障礙則更沒有好處。

沒有掌握這種財富、也不想在科場上培養一名家庭的年輕子弟的商人，仍設法減輕士的文化把他們視作地位較低的集團的壓力，辦法是樹立一種說教，把栽培經濟價值觀與培育道德價值觀等同起來。簡單地說，晚明商人致力于把商業作為一種儒家生活方式而加以概念化。[[275]](#_275_Ru_Jia_Jia_Zhi_Guan_Yu_Shan)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因為固有的傳統早就把四個等級地位納入儒家觀念的體系之中。但在17世紀初期首先出現的刻印的商人道德指南中人們可以看到這個工作已在進行。這些文本是作為商業和理財方面的有成效的實踐指南編寫的——既對業務，又對個人，但作者們未加區分。其中之一是《商賈夢醒》，它作為一本經商之書的附錄在1635年開始問世。這可能是它第一次出版。作者可能是經商之書的編者李晉德；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將以李為作者。

《商賈夢醒》由一系列警句組成，警句只有幾個字或幾句話，然后有略長的注解。它們是商人（可能是老商人）的話，注釋則是更貼近當時的一套陳述，詳細闡明作者對商業生活中正確行為的觀點。貫穿全書的中心主題是：維護道德比追求利潤更加重要。注釋同樣強調保證穩定而長期利潤的惟一途徑是誠實而不是欺詐，于是在孟子時確立的這一儒家主題轉用到了商業的目的。墮落到采用腐敗的陰險手法的不道德商人，不論他欺騙周圍的人多么成功，其事業最終將會失敗。商業應迎合儒家的道德，只要通過誠實的行為取得利潤，并且把利潤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圍內，那么利潤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例如，根據作者的觀點，以20％—30％的利率提供商業貸款和個人借款是可以接受的，理由是它在正常的利率范圍內，不應對此怒目而視。視情況需要，利率偶爾可能達到70％—80％，但不能經常為之。放債人如以群情憤怒的利率貸出，將會發現借債人拖欠不還，他的本金會化為烏有。[[276]](#_276_Li_Jin_De____Ke_Shang_Yi_La)不如放棄取得短期高利潤的可能，而取長期的合理的利潤。

李晉德關于經營事業取得利潤的道德規勸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一種簡單的辦法，即善于避免入不敷出。他說，可用三種辦法取得這一結果：第一是勤奮，事必躬親，一切交易都要謹慎處理，早睡早起。第二是積財，防止浪費，避免鋪張，量力而行，不與浪費錢財于嫖賭之徒為伍。如果在這幾方面謹慎行事，這些財富就會帶來應有的回報：產生更多的財富。第三是仔細記賬，“人處家務，量入以制出，則終身無失。若不劃算，必有差失”[[277]](#_277_Li_Jin_De____Ke_Shang_Yi_La)。

這些規勸的全部內容與引入商業領域的儒家的倡導——勤奮、謙虛和精心做好事——巧妙地相符。儒家思想承諾做好事的人會取得成功[[278]](#_278_Guan_Yu_Ming_Dai_Ru_Jia_Zho)，李晉德的商業道德同樣堅持，以這些道德方式行事的商人將會在社會上取得事業有成的回報。把商人的事業有利地放在一個崇尚謹慎和忠于職守等行為的基礎上，新商業儒家思想就能重視明代商業已經在中國社會組織中引起的巨大變化，同時又能把商人納入道德升華的氛圍中，這種氛圍正是明代自我修養的思想把它作為達到真理和正確行為的標準而想方設法樹立起來的。換句話說，時代的核心哲學正以過去認為不可能的方式加以塑造而去接納商業。

晚明時期，已有身份地位的士紳家族發現自己處于追逐地位的富商階級的包圍之中，就針鋒相對地對新闖入者和只有錢財的人加強文化的壁壘。士紳精英并不像商人雇用的捉刀文人所希望的那樣在意識形態的地盤上讓步，就通過經常地提高一名想成為君子的人必須跨越而達到有真正教養境界的標準，以維護其特權意識。這些并不是只根據能否達到而定出的標準。那種針鋒相對的策略只有在財富和地位一致的社會才行得通，而在晚明，二者并不一致。更確切地說，上層精英設立的標準是個人在進入上層精英社會前必須掌握的表示良好教養的學識成就。沒有充分知識去履行禮儀，進行高雅的談話，賦詩，討論哲人，或鑒賞精美的器皿和藝術品，此人就被阻于門外。如果不能接觸到使這類技藝和愛好得以發展的社會圈子，此人甚至不知怎樣擠入高層社會。[[279]](#_279_Bu_Lu_Ke____Jia_Zu_Yan_Xu_X)錢算不了什么，正在提出的種種對儒家思想的新見解更不在話下。

即使如此，富商要求進入這些圈子。他們以日益增長的財富策略性地投入某些藝術形式和支持某些學者，所產生的力量使得對他們的排斥愈來愈難以維持下去。打破文化壁壘的那種壓力所產生的焦急心情可以在商品領域中發現。擁有昂貴的物品（例如云南的寶石，或日本的漆瓶）是一種宣傳自己財富的辦法，而晚明繁榮的商業經濟使那些想買的人能夠買到。懂得如何擺設、欣賞和討論那些能得到文化反響的物品（如元代偉大藝術家黃公望的畫），是宣傳自己已在有文化有雅趣的人的行列中的一種手段。對商人的挑戰是把自己與文化商品的關系從第一類轉到第二類。僅僅有貴重的商品是不夠的，物主必須懂得如何在社會環境下布置和展示，以便取得他期盼的地位帶來的利益。因此，從16世紀中葉以來，發展了一種論收藏和鑒賞這類物品的作品。晚明論文物的著作的數量是“空前的，以致使人們更加認識到，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如果處理不當，會成為一個潛在沖突的根源”[[280]](#_280_Ke_Lei_Ge__Ke_Lu_Na_Si____H)。

也許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晚明在書市能購到的鑒賞學的書籍對士商文化壁壘兩邊的人都有用。它們定下了當時受高等教育的人認為該享受的奢侈品應有的標準。但是這些書籍也使被用來參加這種曲高和寡的文化交流的知識商品化。任何認字的人此時只要讀過這些書籍，就懂得如何成為一名高雅的君子——收藏什么，如何處理，安放在何處，何種文物不該擺出展覽。因此晚明對稀有文物的鑒賞可以部分地被視為財富的委婉稱呼，因為鑒賞的對象在體現高文化價值之前是具有高商業價值的器皿。換句話說，這些文化器物通常是需要投入大量財富才能收藏的稀有珍品。成為收藏和展覽文物基礎的商業現實并不否認它們的文化價值，但商業現實的確決定它們從中取得文化價值的環境。鑒賞行業支持了有能力擁有文物的富人。從這個角度看，閱讀和撰寫有關這些文物的書籍的熱情證明商業正對晚明的上層社會產生影響。窮文人仍能在社會體現自身價值，其方式是運用自己對文物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在用文化字眼宣傳它們時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富商花園集會時就需要這種人。但是窮文人為之侃侃而談的文物的主人卻是富商。

在晚明，盡管金錢的威力有所上升，但是士紳的價值和標準仍然統治著社會。如果沒有趣味的調節力量，財富是不可能以簡單的形式轉化成社會地位的。而商人只能影響而不能控制這種力量的規定作用，這還必須從士紳那里學習。只要士紳精英還能夠找到開發金融財富的方法，只要選拔官吏還是通過科舉而不是財富貢獻，士紳就依然保持著統治地位。通往社會地位的階梯以及附屬于這種地位的價值，在明末經歷了一個調整的過程，這就使得晚明的社會秩序不同于洪武皇帝時代的社會秩序。盡管如此，14—17世紀之間的連續性還是有助于人們對整個明朝進行回顧性的考察，并有助于人們通過明朝來理解后一個朝代的中國人的所作所為，有助于人們把明朝視為一個變動中心，但卻仍是中國歷史鏈條中的緊密連接。

（楊品泉 譯）

[[1]](#_1_10)明代在16世紀80年代有1936個驛站。據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臺北，1969年），第15頁。

[[2]](#_2_10)例如，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網絡成為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1570年）最前兩卷的內容，該書重印為《天下水陸路程》，楊正泰編（太原，1992年），第1—60頁。

[[3]](#_3_10)哈菲茲·阿布魯：《一個到中國的波斯使者》，K.M .梅特拉英譯，富路特寫新導言（無出版日期；再版本，紐約，1970年）。阿布魯是一名史官，他把吉雅蘇德·J.納加赫的日記載入波斯的宮廷編年史中。所引的文字見第27—28、33—36、43—44和49等頁。距離取自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第23、82—83、127—132等頁。

[[4]](#_4_10)阿布魯：《波斯使團出使中國行記》，第118—119頁，日記說使團行囊在平安被搜查。在甘州和蕭州之間有一個同名的宋代要塞，但按時間推算，該地地點與日記的敘述不很符合。記事官只記載使團離北京一個半月后抵達平安。可能平安是西安或其下屬長安縣之誤。

[[5]](#_5_10)約翰·梅斯基爾：《崔溥日記：渡海漂流記》（塔克森，1965年），所引段落見第58、66—69、88、111、113、135—157等頁。計算距離的根據，見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1—2、100—101等頁，及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士商類要》的清初再版本，重印本編者為楊開泰；太原，1992年），第395—397、484—485等頁。

[[6]](#_6_9)例如，見《瓊州府志》（1619年），第10卷，第7b頁。

[[7]](#_7_9)顧炎武：《日知錄道讀》，趙儷生編（成都，1992年），第109頁。

[[8]](#_8_9)陳洪謨：《常德府志》（1538年），第4卷，第14a—21a頁。

[[9]](#_9_9)例如，橫貫湖廣，經常德府通往云南的驛道，即所謂的“東路”，在洪武年間停止使用，原因是馬匹不能在艱險的地形中高速馳騁。慈利的常德縣的3個驛站之一被關閉，另外兩個降為遞鋪，見陳光前：《慈利縣志》（1574年），第10卷，第12b頁。

[[10]](#_10_9)《河間府志》（1540年），第4卷，第10a—17a頁。

[[11]](#_11_9)徐望法編：《浙江公路史》，第1卷（北京，1988年），第6—10頁。

[[12]](#_12_9)《瓊州府志》（1619年），第4卷，第21b—46b、62b—65a頁。

[[13]](#_13_9)《大明律》，第17卷，第1a—26b頁。

[[14]](#_14_9)《大明律》，第17卷，第8a—10b頁。當信使送的是物品或犯人而不是文書時，對延誤的最高處罰減到50杖。

[[15]](#_15_9)蒂爾曼·格里姆：《明代的提學官》，載賀凱：《明代中國政府》（紐約，1969年），第141頁。

[[16]](#_16_9)明末湖廣的行政單位數，見《明史》，第1071頁；1476年至1497年湖廣的縣比此數少5個。

[[17]](#_17_9)例如，在17世紀20年代揚州府遭受洪災時，盜寇蜂起，從高郵府至鹽城縣之路阻斷，興化縣知縣趙倫率民團捕獲37人，內有盜首。見程夢星：《揚州府志》（1733年），第27卷，第47a頁。

[[18]](#_18_9)顧炎武：《日知錄集釋》，第12卷，第18b頁，以下文字楊聯陞英譯于其《明代地方行政》，第20頁。

[[19]](#_19_9)見彼得·奧爾布里希特：《13和14世紀蒙古統治下中國的郵政》（威斯巴登，1954年）。

[[20]](#_20_9)陳光前：《慈利縣志》（1574年），第10卷，第8b頁。

[[21]](#_21_9)《大明律》，第17卷，第1a—2b、8a頁。

[[22]](#_22_9)《大明律》，第17卷，第1a頁。

[[23]](#_23_9)在直接受軍事管制的邊境，如陜西西北部，運輸制度的維持需要高度安全，遞運所的官員有總旗的官銜。見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161頁。

[[24]](#_24_9)星斌夫對漕運制作了全面的研究，見《明代漕運研究》（東京，1963年）；馬克·埃爾文部分英譯：《明代的漕運制》（安阿伯，1969年）。

[[25]](#_25_9)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第50頁提到了陜西青陽府的遞運所官員。

[[26]](#_26_9)謝彬：《南京戶部志》，第10卷，第1頁。

[[27]](#_27_9)全部開挖工程見蔡泰彬的專著《明代漕河之整治與管理》（臺北，1992年），第3章；關于管洪主事對呂梁礁石的詳細敘述，見該書第54—56頁。

[[28]](#_28_9)黃仁宇：《稅收和國家財政》，第51頁。

[[29]](#_29_9)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53—55頁。

[[30]](#_30_9)謝彬：《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10卷，第18a頁。

[[31]](#_31_9)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56頁。

[[32]](#_32_9)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336頁注48。

[[33]](#_33_8)關于隋、唐、宋建設和使用北—南諸主要運河的先例，見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63年），第84—93頁。

[[34]](#_34_8)七個關卡設于漷縣（在北京以東的糧倉通州外面）、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揚州和上新河（在南京外面），見《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12卷，第15a頁。

[[35]](#_35_8)吳元黎：《共產黨中國的空間經濟》（紐約，1967年），第126頁。

[[36]](#_36_8)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57頁。

[[37]](#_37_8)鄭若曾：《太湖》。引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1662年；1975年京都再版），第4卷，第3a—4a頁。

[[38]](#_38_8)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第385頁。

[[39]](#_39_8)蕪湖作為交通紐帶的重要性在《士商要覽》這本路程書中著重提出，該書列出的50條華南路線中的5條始于蕪湖，只有從徽州、蘇州、杭州出發的路線超過此數；見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第407—411頁。

[[40]](#_40_8)邁克爾·馬梅：《人間天堂：1127—1550年蘇州的興起》，載《晚期中華帝國的江南城市》，琳達·柯克·約翰遜編（奧爾巴尼，1993年），第31頁。

[[41]](#_41_8)《大明會典》，第208卷。

[[42]](#_42_8)例如，見林有年編：《安溪縣志》（1552年），第1卷，第11a頁，其中談到了李生所挖的元口渡。安溪屬福建泉州府。

[[43]](#_43_8)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216頁。

[[44]](#_44_8)引于喬納森·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紐約，1985年），第91—92頁。急流名天掛灘，在贛州以北30公里。利瑪竇把“掛”的四橫誤算成三橫，使他誤寫成“柱”，這是常見的錯誤。

[[45]](#_45_8)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第497頁；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55頁。

[[46]](#_46_8)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237頁。

[[47]](#_47_8)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147頁。

[[48]](#_48_7)蒂莫西·布魯克：《明清史的地理史料》（安阿伯，1988年），第15—16頁。

[[49]](#_49_7)朱運材：《文昌縣文物志》（1988年），第61頁。

[[50]](#_50_7)包瑛：《固始縣治》（1659年），第3卷，第18a頁。

[[51]](#_51_7)例如，1465年華南遭受大水災后，在1466年至1470年期間海南島許多木橋被石橋代替。見《瓊州府志》（1619年），第12卷，第3b頁。

[[52]](#_52_7)鄭慶云、辛紹佐：《延平府志》（1526年），第3卷，第16b、24a頁。

[[53]](#_53_7)鄭慶云、辛紹佐：《延平府志》（1526年），第14卷，第51a—54a頁。他們列舉了得義官和散官頭銜的人的姓名，這在府志中是不多見的，列舉散官的情況尤其少見；散官有七品官階，不過他們不在官僚機構中任職。又見張世域：《龍泉縣志》（1878年），第2卷，第16b—17b頁。

[[54]](#_54_7)李照、蔡藩編：《瓊山縣志》（1917年），第5卷第51a頁敘述士紳捐助的情況；關于1447年在府治地內為了建一座堤壩需要開寬道路之事，見第6卷第11a頁。

[[55]](#_55_6)《瓊州府志》（1619年），第4卷，第97a頁。書中舉了一個私人渡口被接管為官辦渡口的例子，見第4卷，第488b頁。

[[56]](#_56_6)這些商業路線、服務及價格在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第232—234頁中被提到。雖然黃汴的圖記到1570年才出版，但他報道說，商業路線早在1570年前相當久已建立起來。

[[57]](#_57_6)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233、235等頁。

[[58]](#_58_6)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第373頁。

[[59]](#_59_6)黃汴 ：《一統路程圖記》，第3、146—147、164、169等頁。

[[60]](#_60_6)鄭若曾：《太湖》，引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4卷，第3b頁。

[[61]](#_61_6)M.V.G.米爾斯：《馬歡的〈瀛涯勝覽〉，1433年》（劍橋，1970年），第305、308頁。

[[62]](#_62_6)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北京，1961年），第6頁。

[[63]](#_63_6)《順風相送》（針經），引于米爾斯的《馬歡》，針經在向達的《兩種海道針經》中轉載。

[[64]](#_64_6)黃仁宇：《中國宏觀史》（阿爾蒙克，1988年），第156頁。

[[65]](#_65_6)第一本這類刻印的針經為《渡海方程》，1537年在福建出版；田汝康對它有詳細敘述，見《渡海方程——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蒲》，載李國豪等編：《中國科技史探討》（上海，1982年），第300—308頁。這本針經在本書論海上貿易的后一部分進一步探討。

[[66]](#_66_6)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142頁；朝廷已在1564年頒發了相似的命令。

[[67]](#_67_6)《明人傳記辭典》，第899—900頁；關于1570年黃河的水災，見第1108頁。

[[68]](#_68_6)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153頁。

[[69]](#_69_6)吳緝華：《明代海禁與對外政策的連環性》，載吳智和編：《明史研究論叢》（臺北，1985年），第2卷，第132—134頁。

[[70]](#_70_6)引自瑪麗·安·羅杰斯：《宏偉的視野：戴進的生平和藝術》，載《大明的畫家：宮廷和浙派》，理查德·M.巴恩哈德編（達拉斯，1993年），第129頁。其實羅杰斯已經寫成一篇涉及戴進許多居住地的傳記。

[[71]](#_71_6)徐弘祖：《徐霞客游記》（上海，1980年），第1184頁。

[[72]](#_72_6)引于陳琦：《甘肅公路交通史》（北京，1987年），第126頁。

[[73]](#_73_6)引于哈里特·曾道爾夫：《中國地方史的變化和延續：800—1800年徽州府的發展》（萊頓，1989年），第96頁。

[[74]](#_74_6)《揚州府志》（1733年），第34卷，第5頁。

[[75]](#_75_6)朱國禎：《涌幢小品》，第17卷，引于張正明、薛慧明：《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太原，1989年），第116頁。

[[76]](#_76_6)童承敘：《沔陽志》（1531年），第6卷，第12a頁。

[[77]](#_77_6)莫旦：《吳江志》（1488年），第5卷，第26b頁；引文載布魯克：《明清史的地理資料》，第17頁。1548年版的志書實際上在1561年才出版。

[[78]](#_78_6)見地圖10-6《北直隸境內路程圖》。

[[79]](#_79_6)《河間府志》（1540年），第7卷，第3a—4b頁。

[[80]](#_80_6)鄭慶云、辛紹佐：《延平府志》（1526年），第1卷，第13a頁。

[[81]](#_81_6)見地圖10-5《福建省境內路程圖》。

[[82]](#_82_6)南京至建陽的路程，見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第404—405頁。

[[83]](#_83_6)宮崎市定：《中國的考場地獄：中華帝國的文官考試》，康拉德·希洛考爾英譯（東京，1976年）。

[[84]](#_84_6)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北京，1981年），第1卷，第164頁。關于晚明的文化癖好，見朱迪絲·蔡特林：《僵化之心：中國文學、藝術和醫藥中的癖好》，載《晚期中華帝國》，12，第1期（1991年6月），第1—26頁。蔡特林在這篇文章中談到袁宏道，不過未提起旅行癖好，這是她少數疏漏之一。

[[85]](#_85_6)黃興鴻：《福惠全書》，章楚英譯（特斯康，1984年），第5頁。

[[86]](#_86_6)鐵舟行海：《金山志略》（1681年），第1卷，第4a頁。

[[87]](#_87_6)關于徐弘祖的傳記及作品，見《徐霞客游記（英文版）》 （香港，1974年）；唐錫仁、楊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北京，1987年）。徐弘祖的游記及所附之文已重印于3卷本的《徐霞客游記》。

[[88]](#_88_6)葛寅亮：《金陵梵剎志》（1607年），第36卷，第1b頁。

[[89]](#_89_6)余象斗：《萬用正宗》（1599年），第39卷，第6a—7a頁。

[[90]](#_90_5)浪云海珠：《云游草》（1599年），第39卷，第6b—7a頁。

[[91]](#_91_5)見月讀體：《一夢漫言》（康熙本；約1987年莆田再版），第1頁。

[[92]](#_92_5)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年；1962年北京再版）。

[[93]](#_93_5)玄化：《沙彌律和行為戒規要義通解》（舊金山，1975年），第84頁。

[[94]](#_94_5)云棲祩宏：《哮義無藹庵錄》，再版于《云棲法匯》（1897年），第5a、7a頁。

[[95]](#_95_5)云棲祩宏：《竹窗隨筆》，再版于《云棲法匯》（南京，1897年），第42b頁。

[[96]](#_96_5)云棲祩宏：《竹窗隨筆》，第49ab頁。

[[97]](#_97_4)屠倫：《白榆集》（1600年；1977年臺北再版），第5卷，第31a頁。

[[98]](#_98_4)五臺、普陀和峨嵋三地常作為僧人朝拜的最重要的朝圣地而一起被列入高僧傳中，見陸錫熊：《婁縣志》（1788年），第30卷，第9a頁。

[[99]](#_99_4)周克復：《金剛執驗志》（1999年），所引之事發生在1518年。

[[100]](#_100_4)關于朝圣活動的小說中的描述，見格倫·杜德布里奇：《朝拜泰山的女香客：一本17世紀小說中的幾頁》，載韓書瑞等編：《中國的香客和圣地》（伯克利，1992年），第39—64頁。

[[101]](#_101_4)余象斗：《萬用正宗》，第2卷，第40ab頁；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第397—398頁。

[[102]](#_102_4)布魯克：《地理資料》，第12—13頁。

[[103]](#_103_4)引于布魯克：《地理資料》，第4頁。

[[104]](#_104_4)羅洪先的《念庵文集》第5卷包括兩篇游記：《東游記》和《西游記》（無出版日期，1974年臺北重印）。本段和以下段落的距離取自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2、49、144、157、162、214等頁。

[[105]](#_105_4)羅洪先：《念庵文集》，第5卷，第3a、15a頁。

[[106]](#_106_4)返程的詳細情況見吳國華所寫的傳記，載徐弘祖：《徐霞客游記》，第1189頁。距離根據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第2、31、70—71、188—189等頁；里程都為近似數。

[[107]](#_107_4)《大明令》，收于《大明會典》，第177卷，第1頁。

[[108]](#_108_4)梅斯基爾：《崔溥日記》，第155頁。

[[109]](#_109_4)劉梧：《惠州府志》（1619年），第10卷下，第90b頁。

[[110]](#_110_4)《瓊州府志》（1619年），第10卷下，第93b頁。

[[111]](#_111_4)祝允明：《野記》（1511年），收于《歷史小說》（上海，1940年），第12a頁。以后的皇帝就較少關心宮中的識字問題。1423年征召貞烈寡婦教導永樂帝后宮的妃子的條件是這些寡婦應無子女，而不是識字。不過與識字問題一樣，這項限制在同年放寬了，只規定她們不得帶其子女入宮。

[[112]](#_112_4)路易斯·加拉格爾英譯：《16世紀中國：利瑪竇行記，1583—1610年》（紐約，1953年），第21頁。

[[113]](#_113_4)孟俊：《光州志》（1660年），第9卷，第23a頁。

[[114]](#_114_4)例如，見《明史》，第7189、7191、7193、7215等頁。

[[115]](#_115_4)引于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1990年），第28頁。

[[116]](#_116_4)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衰亡中的明王朝》（紐黑文，1987年），第15頁。

[[117]](#_117_4)雖然至今沒有邸報留存，但一名晚明的匿言編纂者保存了1573年至1617年期間邸報的摘要，見《萬歷邸抄》（萬歷年間；臺北，1963年）。尹韻公在《中國明代新聞傳布史》中對明代邸報進行了研究。

[[118]](#_118_4)《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5卷，第15b頁。

[[119]](#_119_4)羅洪先：《念庵文集》，第5卷，第1b—3b頁。

[[120]](#_120_4)徐弘祖：《徐霞客游記》，第94、95頁。

[[121]](#_121_4)《尺牘新語廣編》，引于埃倫·威德默：《17世紀中國書信界的才女》，載《晚期中華帝國》，10，第2期（1989年12月），第9頁。我要感謝多蘿西·郭，因為她提請我注意婦女通信之事。

[[122]](#_122_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組編：《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北京，1990年），第2卷，第19頁。

[[123]](#_123_4)關于申明亭解決婚姻爭端的事例，在《河間府志》第4卷第5b頁提到。

[[124]](#_124_4)關于地方長者使用申明亭的材料，見包瑛：《固始縣志》（1659年），第3卷，第6a頁；關于設亭于集市，見第3卷，第14b頁。

[[125]](#_125_4)《瓊州府志》（1619年），第4卷，第30b頁。

[[126]](#_126_4)程夢星：《揚州府志》（1733年），第13卷，第12b頁。

[[127]](#_127_3)李照、蔡藩：《瓊山縣志》（1917年），第15卷，第18頁，根據霍韜（1487—1540年）在廣東家鄉悼念其母時所立之碑。

[[128]](#_128_3)包瑛：《固始縣志》（1659年），第10卷，第31ab頁。（\*歌詞根據英文譯出。——譯者注）

[[129]](#_129_3)包瑛：《固始縣志》（1659年），第5卷，第37a頁。

[[130]](#_130_3)《瓊州府志》（1619年），第3卷，第83a—84b頁。

[[131]](#_131_3)曾道爾夫：《中國地方歷史的變化和延續》，第89—90頁。

[[132]](#_132_3)明代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印刷的概述，見吳光清：《明代的印刷和印刷商》，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7，第3期（1943年），第203—260頁。又見錢存訓：《紙張和印刷》，載李約瑟編：《中國科技史》（劍橋，1985年），第5卷第1部分，第172—183、211—215、262—269等頁。

[[133]](#_133_3)引多賀秋五郎：《宗譜的研究》（東京，1960年），第608頁，英譯文載帕特里夏·埃伯利編：《中國文明和社會史料集》（紐約，1981年），第166頁。

[[134]](#_134_3)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1961年），第23頁。

[[135]](#_135_3)謝彬：《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12卷，第40a頁；第14卷，第36a、38b頁。到1550年，其中21戶繼續印茶引。

[[136]](#_136_3)祝允明：《野記》，第10a頁。

[[137]](#_137_3)謝彬：《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12卷，第39a頁。

[[138]](#_138_3)蔡光明等：《瓊州府志》（1619年），第5卷，第66a頁。

[[139]](#_139_3)蒂莫西·布魯克：《18世紀中國的監察制度：書籍貿易一瞥》，載《加拿大歷史雜志》，23，第29期（1988年），第179—180頁。

[[140]](#_140_3)其序重印于朱元璋：《明太祖集》（合肥，1991年），第310—312頁。

[[141]](#_141_3)沒有記載說明印了多少份。到1492年圖志再版時，它是珍本。也許是主都遷往北京減弱了人們對南京的皇家歷史的興趣，以致無人關心此書。1492年負責再版此書的官員堅持所有書籍愛好者都需要一本，但這個版本也沒有重新樹立其地位。只是16世紀60年代在歸有光的主持下重新發現和再版此圖志，它才得以流傳到20世紀。

[[142]](#_142_3)這種印象可以從他幾篇序言中看出。見朱元璋：《明太祖集》（合肥，1991年），第296、302頁。

[[143]](#_143_3)《明史》，第2343頁。

[[144]](#_144_3)例如，見繆荃孫：《順天府志》（1886年；1983年北京再版），第1、257頁。“圖經”一詞用于隋唐，指的是地方志的原型；“志書”一詞較籠統地指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文書。我見到的兩詞合用的惟一的地方志是1522年版的湖廣省志，稱《湖廣圖經志書》。

[[145]](#_145_3)陳光前：《慈利縣志》（1574年），第11卷，第14b頁。

[[146]](#_146_3)例如，見鄭慶云、辛紹佐：《延平府志》（1526年），第12卷，第7a—8a頁；張岳：《淮安府志》（1530年），第9卷，第10ab頁；《瑞金縣志》（1524年），第3卷，第13a—14a頁；謝顧：《瑞昌縣志》（1568年），第5卷，第6a—7a頁。我只在謝彬的《南京戶部志》（1550年）的“應用書目”（第1a頁）看到引用“軍法定律”。

[[147]](#_147_3)程夢星：《揚州府志》（1733年），第27卷，第20a頁，引1523年的府志。

[[148]](#_148_3)《瓊州府志》（1619年），第9卷下，第786、80a頁。

[[149]](#_149_3)《揚州府志》（1733年），第27卷，第21a頁。

[[150]](#_150_3)例如，明初以仁僧人編了杭州城外龍井寺的一部志，希望鼓勵后人重建此寺；汪孟鈞：《龍井見聞錄》（1762年；1884年再版），第8卷，第18頁。

[[151]](#_151_3)孫鐸：《魯山縣志》（1552年），第10卷，第9b頁。

[[152]](#_152_3)《瓊州府志》（1619年）。

[[153]](#_153_3)《衡州府志》（1536年），第9卷，第14b頁。

[[154]](#_154_3)徐弘祖：《徐霞客游記》，第687—691頁。

[[155]](#_155_2)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1981年），第127頁。《明人傳記辭典》第1346頁根據另一史料，說王延哲摹寫用了兩年時間。

[[156]](#_156_2)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第132頁；《明人傳記辭典》，第11頁。

[[157]](#_157_2)《明人傳記辭典》，第1450頁。

[[158]](#_158_2)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第131頁。所編叢書之一《續百川學海》通常被認為是吳永之作，司馬泰只扮演了主辦人的角色。

[[159]](#_159_1)《明人傳記辭典》，第1271頁。

[[160]](#_160_1)《明人傳記辭典》，第1046—1047頁。

[[161]](#_161_1)引于布魯克：《18世紀中國的監察制度》，第188頁。

[[162]](#_162_1)青山定雄：《明代地圖之研究》（1940年，林絲譯成中文，1941年；轉載于《明史研究論叢》，臺北，1985年），第2卷，第505—506頁。

[[163]](#_163_1)霍冀：《九邊圖說》（1569年），第1a—2b頁。霍冀把許倫的《九邊圖論》說成是《九邊圖考》。在許倫和霍冀本人的作品之間，霍還提到另一部邊境地輿圖《九邊考》，此書是1541年魏煥在兵部主管征討的職方部門任職時呈給皇帝的。

[[164]](#_164_1)關于對葉春及制圖的考察，見蒂莫西·布魯克：《16世紀的地圖繪制知識：葉春及的制圖地名索引》，載《杰斯特圖書館雜志》（1994年）。葉春及的永安縣地圖被胡邦柏（音）考察過，見《永安縣志的地圖》，載《杰斯特圖書館雜志》，6，第1期（1993年春），第85—100頁。順德縣志中葉春及的地圖似乎已佚失；《惠安正書》和《永安縣志》只留下單獨的卷冊，分別保存在東京和北京，不過前者在1987年在福州被重印。

[[165]](#_165_1)行璣、行元：《黃檗寺志》（1637年），第1卷，第2、24頁。手冊為《比尼日用》（1633年）；元代的文章為劉謐的《三教平心論》（1324年；1637年重印）。蒂莫西·布魯克對劉謐之文作了探討，見他的《綜合精神的再思考：晚期中華帝國的三教合一及其共同崇拜》，載《中國宗教雜志》，21（1993年）。

[[166]](#_166_1)《五倫書》（1443年）在宮廷本出現后七年，由北京劉姓售書商私人刻印。李賢編的《大明一統志》（1461年；1965年臺北再版），可能是因它的部頭太大，直到1505年才由慎獨齋出于商業目的刻印成書；但3年后，另一家出版商鴻昌堂印了第2版。關于1505年版的《大明一統志》，見傅吾康：《明史資料介紹》（吉隆坡，1968年），第237頁。

[[167]](#_167_1)張岳：《惠安縣志》（1530年），第9卷，第10a頁。以上的話可能不是張岳說的，因為34年后在湖廣的一部縣志中，張的言論被逐字地重復；陳光前：《慈利縣志》（1574年），第11卷，第14a頁。

[[168]](#_168_1)蔡光前：《瓊州府志》（1619年），第3卷，第886頁。

[[169]](#_169_1)錢存訓：《紙張和印刷》，第49—50頁。

[[170]](#_170_1)根據向達對這些書籍的描述，引于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濟南，1980年），第1卷，第306—307頁。

[[171]](#_171_1)引于《徐霞客游記》（英文版），第16頁。

[[172]](#_172_1)《明史》，第2343頁。（原文為“士庶家稍有余資尚欲積書”，原意與英譯引文似不相符。——譯者注）

[[173]](#_173_1)《明史》，第2343頁。

[[174]](#_174_1)例如，見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1941年），第44頁，提到寧波人金華的藏書情況。

[[175]](#_175_1)例如，一名河南官員李敏的書齋藏書數千卷；《徐州志》（1540年），第4卷，第12b頁。

[[176]](#_176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10、22、145、155、229、232等頁。

[[177]](#_177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112、160頁。

[[178]](#_178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132頁。

[[179]](#_179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126頁。

[[180]](#_180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141頁，引朱彝尊：《靜志居詩話》（1819年）。關于閻起山，見第223頁。

[[181]](#_181_1)吳晗：《江浙收藏家》，第130頁。

[[182]](#_182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59、126、140等頁。

[[183]](#_183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205頁。

[[184]](#_184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32頁。

[[185]](#_185_1)吳晗：《江浙藏書家》，第11頁。

[[186]](#_186_1)《河間府志》（1540年），第28卷，第58b—59b頁；第5卷，第1b頁；第17卷，第15b頁。

[[187]](#_187_1)謝顧：《瑞昌縣志》（1568年），第5卷，第6a—7a頁；總卷數沒有包括據說已經散佚的17卷。

[[188]](#_188_1)《瑞金縣志》（1542年），第3卷，第3a—4a頁。

[[189]](#_189_1)陳洪謨：《常德府志》（1538年），第9卷，第4a—1 1b頁。馬泰樂（音）的《明代中國的私人書院》（論文，芝加哥，1987年）有關于學堂和書院圖書館的較詳細的材料。

[[190]](#_190_1)丘浚建書庫的記載收于《瓊州府志》（約1619年），第11卷，第26b頁；轉載于李熙、蔡藩：《瓊山縣志》（1917年），第14卷，第27a—40a頁。石室被用作學堂書庫長達一個世紀，1614年才被代替。

[[191]](#_191_1)張世域：《龍泉縣志》（1878年），第5卷，第2a—3a頁；書中指出，“御書閣”通常專門稱呼展示皇帝書法的亭閣。

[[192]](#_192_1)一次不成系統的調查發現，1431年前只有3個府有學堂圖書館的確切證據，它們是南直隸的揚州、浙江的嚴州和江西的袁州。袁州的學堂圖書館建于1339年，它的兩個縣的圖書館分別建于1395年和1396年。見嚴嵩：《袁州府志》（1514年），第4卷，第6b—9b頁。在揚州，一座原已存在的學堂圖書館在正統朝時期（1436—1449年）被替換；《揚州府志》（1733年），第12卷，第3b頁。嚴州的桐廬縣有一座明以前的御書閣；《嚴州府志》（1613年），第3卷，第16a頁。

[[193]](#_193_1)建于15世紀30年代的學堂圖書館，見《揚州府志》（1733年），第12卷，第10a頁；《嚴州府志》（1613年），第3卷，第12a頁。建于15世紀40年代（或更普遍地建于正統朝時期），見劉梧：《惠州府志》（1542年），第7卷，第2a、16b頁；王家士：《光山縣志》（1556年），第1卷，第27b頁；《湖州府志》（1877年），第11卷，第22a頁。蒂莫西·布魯克的《開發知識：明代學堂圖書館的建立》（載《晚期中華帝國》，17，第1期，1996年6月）對明中葉學堂圖書館的發展進行了討論。

[[194]](#_194_1)張岳：《惠安縣志》（1530年），第9卷，第10a頁。

[[195]](#_195_1)讓·巴布斯蒂·杜·霍爾德：《中國通史》（倫敦，1741年），第3卷，第63頁。

[[196]](#_196_1)《大明律》，第10卷，第1a—10b頁；《大明會典》，第37卷：又見蘇更生：《明初的商政與商稅》，載《明史研究論叢》，吳智和編（臺北，1985年），第2卷，第436頁。

[[197]](#_197_1)《揚州府志》（1733年），第10卷，第10a頁。

[[198]](#_198_1)丘浚：《大學衍義補》（1506年；1971年臺北再版），特別是第25卷，第1b—28b頁；參閱皮埃爾一厄蒂埃尼·維爾：《養育百姓：1650—1850年中國的國家民用糧倉制》（安阿伯，1991年），第11—13頁，內有丘浚的經濟哲學的討論。英語作品中對丘最透徹的研究，見朱鴻林：《丘浚（1421—1495年）及其〈大學衍義補〉：15世紀中國的經世思想》，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3年。

[[199]](#_199_1)丘浚：《大學衍義補》，第28卷，第6b頁。

[[200]](#_200_1)丘浚：《大學衍義補》，第25卷，第13b頁。

[[201]](#_201_1)丘浚：《大學衍義補》，第25卷，第7b頁。

[[202]](#_202_1)《明史》，第5451頁；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管理》，收于賀凱編：《明代的中國政府》（紐約，1969年），第74—75頁。

[[203]](#_203_1)朱衣編：《漢陽府志》（1546年），第3卷，第36a—37a頁。

[[204]](#_204_1)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151頁。

[[205]](#_205_1)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204頁；憺漪子：《天下路程圖引》，第373頁。

[[206]](#_206_1)見關于《格古要論》的評論，載《中國人的鑒賞：〈格古要論〉》，珀西瓦爾·戴維編譯（倫敦，1971年），第144頁。

[[207]](#_207_1)瑪格麗特·梅特利：《16世紀景德鎮的組織和生產》，載羅斯瑪麗·斯科特編：《景德鎮瓷器》（倫敦，1993年），第69—73頁。又所引數字見邁克爾·狄龍：《明代的一個工業中心：景德鎮》，載《明史研究》，6（1978年），第37—44頁；袁清：《1550—1700年景德鎮的瓷器工業》，載《明史研究》，6（1978年），第45—53頁。

[[208]](#_208_1)《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14卷，第28a—30b頁。鹽引給持引人購200斤（一包）的權利，另加5斤用來彌補損耗，稱為耗鹽。在明朝開始，當鹽由政府代理人專營時，每張引值400斤；當把分配承包給私商時，每張引減值一半，為200斤。實際上每張引購鹽數差別很大。見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193頁。

[[209]](#_209_1)見海倫·鄧斯坦：《明代的河東鹽政》，劍橋大學論文，1980年。

[[210]](#_210_1)漢斯·烏爾里克·沃格爾：《公元前311年至公元1911年四川的產鹽史考察：專賣和生產組織》（斯圖加特，1990年）。

[[211]](#_211_1)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190頁。

[[212]](#_212_1)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195頁。

[[213]](#_213_1)《揚州府志》（1601年），第111卷；引于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第79頁。山西商人和邊境商人的關系在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東京，1972年）中進行了討論。見張正明等的同名漢譯本（太原，1986年）第199頁以下各頁。

[[214]](#_214_1)程夢星等：《揚州府志》（1733年），第32卷，第80a頁。

[[215]](#_215_1)在明初，運輸任務由士兵負擔，后來改由商人負擔。見莫里斯·羅薩比：《明代與亞洲腹地的茶馬貿易》，載《亞洲史雜志》，4，第2期（1970年），第142—143頁。

[[216]](#_216_1)《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12卷，第36a—39a頁；《大明律》，第8卷，第16b—17b頁。三個茶馬司設在洮州（今臨潭）、河州（今臨夏）和西寧。四個四川茶貨棧設在成都、保寧府、重慶府和博州宣慰司。關于馬的成本，見黃汴：《一統路程圖記》，第84頁。關于九江的批驗所，見《九江府志》（1527年），第9卷，第11b頁，該批驗所于1527年關閉，其職能由南京的批驗所（應天府批驗所）承擔，該所仍如九江批驗所，歸戶部的九江司管轄。1440年，私運茶的懲處擴大到與交易有關的任何人，包括運茶的馬車夫和船夫、幫助私運的貨棧主或經紀人。1842年，懲罰力度加大到與販運私鹽的懲罰相當。

[[217]](#_217_1)《南京戶部志》（1550年），第12卷，第39b—40a頁。

[[218]](#_218_1)珀西瓦爾·戴維：《中國人的鑒賞》，第10頁。

[[219]](#_219_1)《大明律》，第8卷，第19ab頁。

[[220]](#_220_1)《大明律》，第8卷，第20ab、22b—23a頁。

[[221]](#_221_1)《河間府志》（1540年），第7卷，第4a頁。

[[222]](#_222_1)孫鐸：《魯山縣志》（1552年），第1卷，第33ab頁。

[[223]](#_223_1)王家士：《廣山縣志》（1556年），第1卷，第21ab頁。

[[224]](#_224_1)唐錦：《大名府志》（1506年），第1卷，第30b—38a頁。

[[225]](#_225_1)包瑛：《固始縣志》（1659年），第3卷，第4a頁。

[[226]](#_226_1)《常熟縣志》（1687年），第5卷，引于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1982年），第235頁。縣志沒有說明其他集市建立的日期，但它們不會早于明中葉。傅又引了另一個明初嘉定縣的例子。

[[227]](#_227_1)例如，《嘉定縣志》（1882年），第1卷，引于傅衣凌：《明清社會史論文集》，第235頁；蔡光前等：《瓊州府志》（1619年），重印于《瓊山縣志》（1917年），第4卷，第102b頁，其中提到1515年一名州官建集市的情況。

[[228]](#_228_1)莫旦：《吳江志》（1488年），第2卷，第10b—13a頁，只有兩個集市沒有列出廟宇。

[[229]](#_229_1)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長沙，1989年），第152頁。

[[230]](#_230_1)馬梅：《人間天堂》，第30頁。

[[231]](#_231_1)這一邏輯由田中正俊作出，見《16—17世紀江南農村的手工業》，載琳達·格羅夫、克里斯琴·丹尼爾斯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特別是第86頁。

[[232]](#_232_1)馬梅：《人間天堂》，第34頁。

[[233]](#_233_1)《震澤縣志》（1746年），第25卷，引于《明代浙江市鎮分布與結果》，載《歷史地理》，第5期（1987年），第186頁。

[[234]](#_234_1)《邵武府志》（1543年），第2卷，第45b頁。

[[235]](#_235_1)《九江府志》（1527年），第4卷，第17a頁。

[[236]](#_236_1)《九江府志》（1527年），第1卷，第19b頁。

[[237]](#_237_1)關于松江的棉業，見西島定生：《中國早期棉業的形成》，載琳達·格羅夫、克里斯琴·丹尼爾斯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

[[238]](#_238_1)陳繼善等：《松江府志》（1631年），第6卷，第10b頁；引于西島定生：《早期中國棉業的形成》，第49頁。

[[239]](#_239_1)《松江府志》（1512年），第4卷，第11b頁；引于西島定生：《中國早期棉業的形成》，第35頁。

[[240]](#_240_1)朱國禎：《湧幢小品》。

[[241]](#_241_1)西島定生的《中國早期棉業的形成》第63、64、66、69頁反對放債之說，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第227頁堅持放債的觀點。

[[242]](#_242_1)《楓涇小志》，第10卷。援引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第227頁。

[[243]](#_243_1)例如，松江普榭鎮的棉商就能壟斷那里的市場。由于農村織布者沒有出售其棉布的其他渠道，商人可以將購價壓低兩成。見《嘉定縣志》（1881年），第29卷；引自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第233頁。

[[244]](#_244_1)田中正俊：《16、17世紀江南農村的手工業》，第85、90、93頁。

[[245]](#_245_1)關于不同的觀點，見馬梅：《人間天堂》。馬梅引了祝允明的一段文字，作為放債的證據。祝允明敘述主管坐商和行商資本的商人，把資金分到織布戶，收集制成的布匹，再返回給坐商和行商。但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這名商人在利用資本控制交換，而不是控制生產。

[[246]](#_246_1)《廣東通志》（1561年），引于李熙、蔡藩編：《瓊山縣志》（1917年），第2卷，第16頁。

[[247]](#_247_1)《嘉定縣志》（1605年），引于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第154頁。

[[248]](#_248_1)張岳：《惠安縣志》（1530年），第4卷，第1b、3a頁。

[[249]](#_249_1)黃仁宇：《稅收和政府財政》，第52頁。

[[250]](#_250_1)威廉·阿特威爾：《約1530—1650年國際銀錠流動與中國經濟》，載《過去與現在》，95（1982年），第68—90頁；本書第8章。

[[251]](#_251_1)朱國禎：《湧幢小品》（1622年），第2卷，引于《明代浙江市鎮分布與結果》，第187頁。

[[252]](#_252_1)林魁、李愷：《龍溪縣志》（1534年），第1卷，第26b頁。

[[253]](#_253_1)《大明律》，第10卷，第5b—6b頁。

[[254]](#_254_1)《大明律》，第17卷，第15a頁。

[[255]](#_255_1)林魁、李愷：《龍溪縣志》（1534年），第8卷，第36a頁。

[[256]](#_256_1)《明人傳記辭典》，第251頁。

[[257]](#_257_1)蘇均煒的《16世紀明代中國的日本海盜》（安阿伯，1957年），對倭寇進行了詳細研究。

[[258]](#_258_1)一名耶穌會傳教士得到的一份似乎是手抄的文本，在1639年呈給大主教勞德，并被收藏在牛津的博德蘭恩圖書館。通過與田汝康的《渡海方程》一書的比較，注意到第一部印刷的歐洲版航程手冊出現在16世紀的第一個10年，英文版在1527年出版。關于林希元，見博多·威特霍夫在《明人傳記辭典》所作的傳記，特別是第921—922頁。顧炎武把包括《渡海方程》里記載的羅盤上日本的方位收入《天下郡國利病書》（1662年），重印于《四部叢刊三編史部》（上海，1936年；京都重印，1975年；臺北，1979年），第34卷，第59a—60b頁。

[[259]](#_259_1)威廉·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帆船》（1939年；1959年紐約再版），第73—74頁引。耶穌會士科林在1663年寫的關于馬尼拉貨物單的記載證實了紡織品和織錦緞在中國產品中的突出地位，但他補充了瓷器，在莫爾加的國際貿易貨物單上，瓷器顯然沒有列上。他只提起瓷器是供應西班牙社區的物品，不用于貿易。見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第50頁。

[[260]](#_260_1)倫敦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收藏的畫有歐洲盾形紋章的嘉靖時期的水罐，紋章可能屬于葡萄牙皮耶肖托家族（C.222—1931）。

[[261]](#_261_1)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收藏一件萬歷時期青釉底色的鹽碟，狀如約1580年的英國銀鹽碟（C.566—1910）。

[[262]](#_262_1)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C457—1918。

[[263]](#_263_1)C.R.博克塞：《來自亞馬遜河的大船：澳門編年史和古老的日本貿易》（里斯本，1959年），第179—181頁。

[[264]](#_264_1)例如，見包瑛：《固始縣志》（1659年），第8卷，第12a頁；內引1372年的一條皇帝詔令。

[[265]](#_265_1)唐錦：《大名府志》（1506年），第1卷，第21a頁。

[[266]](#_266_1)孫鐸：《魯山縣志》（1552年），第1卷，第38b頁。

[[267]](#_267_1)何炳棣引于《中國人口研究》（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9年），第73頁。

[[268]](#_268_1)安吉拉·奚（奚孫凝芝）：《明代商人階級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伊利諾斯大學論文，1972年）。

[[269]](#_269_1)曾道爾夫：《中國地方歷史的變化和延續》，第100頁。從經濟和文化角度研究徽州（新安）商人的經典文章是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研究》，載《東洋學報》，36，第1期（1953年6月），第1—44頁；第2期（1953年9月），第32—60頁；第3期（1953年12月），第65—118頁；第4期（1954年3月），第115—145頁。

[[270]](#_270_1)蒂莫西·布魯克引于《16世紀中國的商人網絡——張翰的〈論商賈〉的討論及譯文》，載《東方經濟社會史雜志》，24，第2期（1981年5月），第173頁。

[[271]](#_271_1)汪道昆之文引于曾道爾夫：《中國地方歷史的變化和延續》，第48頁。

[[272]](#_272_1)蒂莫西·布魯克：《家族延續性和文化霸權：1368—1911年寧波的縉紳》，載約瑟夫·埃什里克、瑪麗·蘭金編：《中國的地方精英和統治的形式》（斯坦福，1990年），第40頁。

[[273]](#_273_1)曾道爾夫：《中國地方歷史的變化和延續》，第52、96—97等頁。

[[274]](#_274_1)《廣東通志》（1561年），引于李熙、蔡藩：《瓊山縣志》（1971年），第2卷，第17a頁。

[[275]](#_275_1)儒家價值觀與商業成就的關系在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1987年）中有爭論。關于把儒家思想作為意識形態強制應用于重商主義價值觀的不同解釋，見蒂莫西·布魯克：《中國的商業經濟和文化困惑》，載布魯克等編：《東亞的經濟和文化》（安阿伯，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97年）。關于尋求包容改造的儒家思想的中等商人意識形態，見理查德·盧夫拉諾：《一般商人的世界：晚期中華帝國的自我修養和商業成就》（待出版）。

[[276]](#_276_1)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迷》（1635年；1992年太原重印），第311頁。

[[277]](#_277_1)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迷》，第293、325頁。

[[278]](#_278_1)關于明代儒家重建應得善報的觀念，見辛西婭·布羅考：《功過格：晚期中華帝國的社會變化和道德秩序》（普林斯頓，1971年）。

[[279]](#_279_1)布魯克：《家族延續性和文化霸權》，第37—42頁。

[[280]](#_280_1)克雷格·克盧納斯：《華而不實的器物：近代中國初期的物質文化和社會地位》（劍橋，1991年），第8頁。

# 第十一章 晚明思想中的儒學

## 導言

這里所指的晚明時期，是指開始于16世紀20年代，并涵蓋了明朝1644年春在北京覆滅之前的最后六個皇帝統治期。其間有幾個可能引起那些致力于某類知性活動者的政治地位重大變化的時刻，這些知性活動引起了當時人們及歷史學家的注意。16世紀20年代，剛登基的嘉靖皇帝成功地維護了其凌駕于政局的領導地位的意志，并在此過程中，成功地疏遠了一大批官員與士人。在這10年間，王陽明在1529年去世前，把大批追隨者聚集到他的新學說中。王陽明尚在世時，他的思想因偏離了帝國欽定的新儒家學說而遭到批評。25年后，王陽明思想受到了許多士人遠比官方學說更多的重視。1553年和1554年，第一次在北方，大批士人和官員聚集北京討論陽明學說。從1529年到1554年期間，可以看到王陽明思想影響繼續擴大，他的弟子在不斷增加。其后的25年中，從1554年到1579年，在王陽明學說影響下，思想觀點不斷增生。在所有的省份，那些幾乎沒有文化的人，以及士人和官員都卷入了對這些學說的討論，雖然他們最主要的影響是在浙江、江西及南直隸地區。1579年，權傾一時的大學士張居正（1525—1582年）試圖彈壓大多數他貶抑為無效的有關道德的哲學清談。張居正的行為開創了另外一個25年時期，即從1579年到1604年，在此期間，我們現在可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的知識分子，以及僅僅是有道德意識的知識分子，招致了高級官員們的抨擊。一些較為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見者遭到殺戮，更多的人被迫離職，尤其是在16世紀的最后10年。至此時，所有王陽明的親傳弟子都已去世。從1604年到1626年，是東林學派運動所主導的時期，也是從其正式創立到瓦解的時期。它的領導者及人數達數百人的同盟者，力圖重新整合王陽明思想和帝國欽定的新儒家學說，并試圖拋棄數十年來正值朝廷內外交困時對陽明學說的誤解。最后，從1627年到1644年以后，當明朝政府對全帝國的行政控制需要修復的意圖變得明顯時，期盼它能辦得到的希望呈現了出來，但然后即破滅。懷著不同信念的士子們都力圖認定那些一旦被皇帝所倡導就多少可以改善秩序的思想，但沒有一個人最終獲得成功。

### 核心思想

整個16世紀和進入17世紀后，知識的氛圍是在一個穩固但不平靜的思想體系的背景中樹立起來的，這個思想體系自13世紀完成并得以維持，成為帝國支持并控制的一個思想體系。這套思想有著不同的名稱，包括程朱學說、道學、性理學。它后來被稱作宋學，并被泛指而稱為新儒學，有時有人打算指它為狹義的道學。

傳授這些思想的主要手段，是通過強調選擇朱熹（1130—1200年）等人共同注解的經典文本而進行的教育過程。核心課程由著名的四書——《大學》和《中庸》（它們在宋明時期仍被認為分別為孔子門徒曾子和子思所作）、孔子的《論語》和《孟子》所構成。經過朱熹系統注疏后，重要命題貫穿于這些文本之中，并貫穿于更大型經典集成《五經》中，其中心思想是相當坦誠的：既有永恒真實的道德價值，包括人性、正直、對家庭的孝道與愛心，對統治者的忠誠，又有對禮儀禮法的尊敬，它們綜合起來就成為：

（1）所有人際之間正當關系的基礎，也是人與精神、神性之間正當關系的基礎；

（2）維系社會秩序的正確手段；

（3）首先并最清楚地由古代圣人所表述，并傳承下來的經典文本；

（4）通過學習過程而能被充分領會的經典；

（5）如果每個人在其內心認識它們并整合這些價值而加以實踐的準則；

（6）在動態的宇宙中植根和持續存在的可感知的整體，人們將與之達到終極的統一。

這些命題含蓄地摒棄了佛教的觀念，即現實最終為虛幻的，感官認識的過渡性世界本質上是短暫的；也反駁了帝國的主張，即統治者是、而且應該是一切價值觀念的最終仲裁者。

這些核心思想的多少有些復雜的學說，在朱熹去世后的數百年中，被士人——其教育達到足以能夠參加國內公共考試制度的較高文化層次的人——所教導與記誦、講述與撰寫、實踐和確認。自15世紀初起，如果一個人想通過考試，就必須對朱熹的注釋詳加講述。然而，他們并不要求相信它，而且在他們的其他著述中，士人可以脫離朱熹，盡管他的思想被作為思考、討論和注釋的出發點。在朱熹的注釋中，核心概念被理解為如下這些內容：

（1）保持內心正直（正心）；

（2）保持意志真實（誠意）；

（3）獲取知識（致知）；

（4）探究事物（格物）。[[1]](#_1_Can_Jian_Dan_Ni_Er__K_Jia_De)

朱熹強調的最后一個詞組（即格物），意即探究事物內容（窮理），而第一個詞組（即正心）涉及到人心（包括人的欲望和情感）與理的統一，而理作為人之“性”，存在于人的心中。后來，關注哲學的士人認識到，其同時代人并非生活在與源自于這些理念相一致的道德生活中，有些人被激勵去繼續探討涉及到這些價值的本體論地位與認識論基礎的復雜問題，而不管朱熹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嘗試。他們還試圖闡明這些價值如何被個人（包括皇帝）因有利于一個整體的國家和社會而更好地去理解與實踐的方法。數百年來，思想家們提供了大量的簡單化的、有細微差異的詮釋，但沒有確切的結果。大致來說，他們仍停留于朱熹系統詮釋的四書，特別是《大學》與《中庸》的框架之中。當個別士人超出這一框架時，有許多人這樣做，他們仍然想利用朱熹的概念作為一個標準，再把自身的表述從中區別出來。

在17世紀初，雖然朱熹體系的核心思想仍被教導，就像進入20世紀后它們仍被繼續教導那樣，但不同于朱熹的重大選擇卻有著一種明顯的增加。從16世紀開始，許多著作試圖向朱熹思想挑戰，并轉而導向其他方法與觀點之結構的一些根本不同的設定。盡管沒有人像朱熹體系那樣精致或成功，但它們共同削蝕了朱熹遺產的影響力，并為構筑道德價值基礎的其他方法，和相信對儒家有意義的其他學術表達開辟道路。

以下章節探討晚明時期儒家思想主流（大統）中內在沖突的演變。在這一思想主流（大統）中，存在著觀點的繁衍，以及想整合一種士人特質的企圖，對于這一特質，當時有些人主張是一種不一致的東西，而其他人則希望能夠重現其活力。晚明形勢還有著顯著不同的知識立場，它們有意無意地對有關學問的主導理念提出了質疑；這些立場只要不得到大批士人的忠誠，就會被視為“異端”而摒棄。[[2]](#_2__Yi_Duan__Yi_Ci_Chu_Yu___Lun)傳授和公開發表的思想多種多樣，而士人對于思考內容則各有選擇。

### 學問精英

用最簡潔的術語來說，對于當時的觀察者及以后的歷史學家，學問精英的構成由一個單一的標準所決定：即具有閱讀與撰寫可通過考試文章的才學。在晚明，這種人稱為士子，他們在17世紀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即“literati”。不管怎樣，國家考試的需要塑造了士的生活與思想。在國家資助的學校里，課程大多是應考試科目所決定[[3]](#_3___Ming_Shi_____Bei_Jing__1974)，正如它在社區資助的學校和家庭通常請的老師那樣。一旦獲取基礎知識，教師和學生就把培養考試文章的能力當作他們的首要任務。他們學習典籍、閱讀歷史、賦詩，完善寫作則是輔助。那些偏離常規而強調其他學習可能善意地被譏諷為個人癖好，或者甚至被看作白癡。學問高深的最明顯的表現是通過帝國舉辦的最高等級的考試。

每一等級的考試制度都傳授著與朱熹的名字相關聯的學說。在京城舉行的會試，首先并最重要的是長達三天的考期，需要從朱熹注釋是其惟一權威的《四書》中擇取論題撰寫三篇文章。另外，還要求在第一天從《五經》中的一部選取專題，由赴試者撰寫四篇文章。對于《易經》，兩部標準的注釋是程頤和朱熹的注釋；對《詩經》的注疏以朱熹的所作為標準。對于《尚書》，標準的注釋本是由朱熹的學生及講友的兒子蔡沈（1167—1230年）所著；蔡沈說朱熹曾安排他編撰的任務。這三部經典最通常選擇為專題論述。[[4]](#_4___Ming_Shi_____Di_70Juan__Di)在15世紀初，永樂皇帝頒布了《大全》，作為《四書》和《五經》文本與注釋的官方版本。[[5]](#_5___Ming_Shi_____Di_70Juan__Di)它們是備考和評判考試文章的根本。它們在每一個縣學、府學以及在很多文士的家中都能得到。[[6]](#_6_Ling_Wai_De_Yi_Xie_Chuan_Tong)

進士功名，其字義是指“（為朝廷）所提供的士”這一考試制度的等級，它明確地標示著進士持有者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每三年只有300人至400人被授予進士。15世紀后，進士學位獲得者的基本數目是300人。在特殊情況下，再增加50人至100人，如新皇帝登基的首次會試。實際上，這個數目是經常改變的。從1568年到1643年，進士的實際數目，從1598年的292人到1622年的409人不等。在此期間，居中數目是1595年授予340名進士功名。[[7]](#_7___Ming_Shi_____Di_70Juan__Di)任何一個在會試中金榜題名者，都無疑是全國有教養的精英中的一員，無論其此后的經歷如何，或者今后有沒有當過官，在學術上有沒有成就。任何在每年一度的鄉試中試者，都因此而獲得舉人的學位，字義為“向朝廷薦舉的人”，他們也是全國精英的一部分，有資格參加京城三年一度的會試。

晚明任何一個時期，在世的有進士功名的人數估計在3000人到5000人之間，其假設根據是中舉者平均約在30歲時獲得功名，然后又活了約30多歲，即10次會試相隔的時間。舉人的人數可能是其3 到5倍。鄉試的配額在15世紀制定，但多少有些上浮。在明末，每三年大約有1200鄉試功名被授予。[[8]](#_8_He_Bing_Di____Zhong_Hua_Di_Gu)再假定那些通過考試的人在世，以后還有11或12次鄉試，我們可以推斷在任何一個特定之年，約有1.5萬人在世，他們至少獲得了舉人的功名。兩個由首都北京和南京直接管理的直隸區，有配額100人到130人以上，其他省份定額較少，普遍都少于100人。[[9]](#_9___Ming_Shi_____Di_70Juan__Di)當那些把持考試制度的人為“收士心”[[10]](#_10___Ming_Shi_____Di_69Juan__Di)時，定額才有所增加。

在晚明時期，所有進士功名獲得者都到北京參加考試，但大多數沒有獲得舉人以上的功名的人也去。另外，全國有教養的精英包括在南京或北京國子監正式登記造冊的監生。[[11]](#_11_Zai_Wan_Ming__Gong_Sheng_Yu)在南北二都，他們是優先錄取的學生，他們與同輩結成同盟，并得到政府高官的庇護。當他們仍是學生時，就被授予在政府部門見習的職務。許多人接著擔任正規的政府任命，盡管由于沒有獲得更高的功名而只能擔任低級的職務。有些監生在鄉試中擔任輔助職務。他們中許多人進而獲得舉人和進士學位，因此，他們的人數并不大大增加了全國有教養的精英的總數，但他們必定被看作那些精英中更年輕的一群，并且看作為儲存有品級官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來自每一個省的人員通常被囊括其中的意義上說，國子監是全國性的機構。

也有區域性的、省里和地方上（即城或鎮）的有教養的精英，他們也大多由通過參加考試制度所決定。這些精英包括居住所在地獲得京試或鄉試功名的人，無論他們任職與否。他們還包括所有那些已經通過了由州府所舉行的資格考試的學生，成為生員或貢生（貢生也可由生員出錢購買所得）。許多貢生接受了官府的任命，通常在教育界任職。所有的生員都至少要名義上在一個國家資助的府學、縣學或衛學、或是在國子監登記注冊。地位比生員更低、但也是地方教育精英的人，是那些通常被州縣地方官吏認作為童生的人。童生有資格參加州府考試，如果通過，即確認他們為生員。[[12]](#_12___Ming_Shi____Jie_Shi_Shuo)

有明一代，生員人數一直在擴大。生員并沒有確切的定額，總數很大。[[13]](#_13___Ming_Shi_____Di_69Juan__Di)例如，夸大的膨脹數字約有4萬名士子（可能并不全是生員），被用于描述1570年參與江西府學考試大廳門口（可能在南昌）的鬧事。[[14]](#_14_Wang_Shi_Zhen____Yan_Shan_Ta)張居正試圖削減生員人數，而有些督學官則奉行太過，竟把府學考試生員資格削減至幾乎為零，[[15]](#_15___Ming_Shi_____Di_69Juan__Di)不過實際實行時間不長。對于晚明時期，顧炎武估計，在一個大縣的生員人數至少有1000人，全國大約近2000個州縣，平均每個州縣大約有300名生員，或者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有50萬以上的生員。[[16]](#_16_Gu_Yan_Wu____Sheng_Yuan_Lun)

有多少童生，即那些從未通過府學資格考試獲得生員身份的人？宮崎市定估計，在州縣認可的有資格參加府學考試的人數，是允許通過者人數的四倍。[[17]](#_17_Gong_Qi_Shi_Ding____Zhong_Gu)牟復禮的推測則是，在25到100個試圖成為生員的人之間，通過者就有一人。[[18]](#_18_Mou_Fu_Li____Dang_Jin_Zhong)如此之高的比率，在江南和福建的某些州府中可能是普遍的，因為這些地區水平和設施都更為先進，接受教育也相對容易。譬如，浙江紹興府志1586年版的撰寫者們自豪地寫道：“下至蓬戶恥不以詩書訓其子，自商賈鮮不通章句，輿隸亦多識字。”[[19]](#_19_Yi_Wen_Jian_He_Bing_Di____Ji)但教育的這種繁榮，縱然不被夸大，也肯定不在全國流行。我的印象是，在明末，考試制度的競爭性阻塞出現在生員層次后面。很多人普遍察覺到他們人數太多又受到鄉試定額的嚴格限制。這并不似乎在童生層次上有許多人一般地都被阻止上進，也并非有大多數人足以獲得認可，卻不能可靠地被縣官和督學官正常認可為童生。相反地，按照慣例，受到相應教育的十幾歲的男孩都能取得這種承認。我個人的推測是，在明末的任何一年，有一個生員就有不到10個人讀過書，懂得如何寫八股文，他們或許以后能成為生員，或是出于種種原因永遠不能獲得這種身份。如果模糊的數目可接受，一個一致的觀點可能是，有100萬至1000萬之間的人曾受教育到如此水平。[[20]](#_20_Da_Wei__Yue_Han_Xun_Li_Yong)換言之，明末男性人口的約有10個百分點的人可能具有一個高水平的教育成就，而不到一個百分點的人成為生員，不到0.01個百分點的人通過殿試而成為進士。（如果我們只考慮成年男子，這些百分點將增加一倍。）

在晚明，學生——被制度及社區視為從事學問的少年和男子——和至少在名義上具有較高功名的學者，加上相對少數的具有高超文學成就、但除了生員身份卻從未獲得正式身份的人，構成了有教養的精英：在相當重要的意義上，這些精英與過去、現在和潛在的政治、經濟權力擁有者相互重疊。這些人就是士。他們撰寫了大多數書籍，他們又是明末印刷的大多數書籍的讀者，如果大多數這個詞是根據書名的數字來推斷的話。針對那些具有一定閱讀能力但并不是士的人出版的宗教短文、基礎知識書等等的版本總數量，可能超出了那些僅供士閱讀的書籍版本的總數，盡管這對于晚明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士的思考、講論，首先是士的著述，是構成史學家們闡釋晚明知識思潮內容的主要材料。

## 晚明的道學

在16世紀的最初25年，源自于與朱熹的名字相關聯的學說的道學，仍是全國的主導思想。它仍是考試教育的標準，但它作為一種可依賴的哲學體系正在瓦解。自1520年后，王陽明挑戰性的良知新思想吸引了關注與追隨者。這一思想同時也引起了并不總是出于朱熹曾明確闡釋的立場的反對，湛若水（1466—1560年）就是不屈從于王陽明的一個杰出的思想家，并作為一個二者可選其一的人。在時常引用的《明史》中的評論稱：“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呂楠與羅欽順云。”[[21]](#_21___Ming_Shi_____Di_282Juan__D)有些改變了學說重點的人，并不放棄其原則。

湛若水，一個來自廣東的1505年進士，曾是陳獻章的一個公開弟子，并通常被說成是強調心的陸九淵的一位哲學繼承人。不過，在兩個重要方面，湛若水仍與朱熹的立場保持一致。湛氏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強調自覺的知性工夫的重要性；在像《大學》中所教導的個人德行的自我準備過程中，并作為避免最終陷于佛教之見的一種方法，他主張這必須與冥思及其他自我修養的靜養方法相結合。其次，他的宗旨是，一個人應該隨處體認天理：天理既在一個人的內心中，亦普遍地存在于世界中；一個人必須把天理領會為不可分的，并同時領會天理的多樣性與獨特性。[[22]](#_22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對于湛若水來說，“格物”仍意味著窮盡其理；他論辯說，格物包括了王陽明的“良知”概念。王陽明與黃宗羲二人都認為，湛若水主張我們能夠在外在的現象世界（包括書本）中尋求道德之理，甚至像他也力求“心”與“天理”的等同。[[23]](#_23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在此意義下，湛若水仍是一個與朱熹相關聯的道學重要思想的倡導者。

湛若水在南京與北京二地都曾擔任很高的職務，直到1540年才退休。當其在任時，湛若水參與負責注釋《四書》和《五經》之一的知性活動。他監修了100卷關于經世及冠之以“格物論”的皇帝的道德改善的撰述，出版了“修正”朱熹學說的著作。[[24]](#_24_Dui_Yu_Zhan_Ruo_Shui_Zhu_Zuo)他從未因其經典學者的身份而獲得歷史學家的較高評價，但他力圖使自己的思想與經籍及宋代的先輩們聯系起來。他還建立了大約36座書院，主要在廣東和南京周圍。通過這些活動，以及通過他作為一個主考官的作用，1560年他死后，人稱他幾乎已有近4000名弟子。[[25]](#_25_Hou_Wai_Lu___Qiu_Han_Sheng_H)湛氏受到了王陽明追隨者的尊敬（當他退職后訪問江西時），但除了他的長壽，他幾乎沒有持久的影響。他的許多追隨者轉向王陽明的學說。但他的掛名弟子之一，呂楠，卻不這樣。

呂楠（1479—1542年）于1508年會試中登進士榜首，湛若水是此次會試的主考官之一。作為一個忠誠的楷模，在送呈批評皇帝、大太監們及當時朝政的奏疏后，呂楠再次回到陜西老家。雖然呂楠繼續倡導程朱學說，但他也為把王陽明和湛若水二人作為偽學加以查禁而申辯。[[26]](#_2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作為16世紀30年代在南京的一位高官大員，呂楠與王陽明的弟子鄒守益及湛若水共同主持大型聚會和講學。[[27]](#_27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一個世紀后，劉宗周記錄說，呂楠之學幾乎與王陽明一樣成功。劉還贊同呂楠強調以其堅貞不屈的正直為榜樣的道德踐履，這對于某些王陽明弟子專注于空談“良知”來說，乃是一個重要的矯正。[[28]](#_2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呂楠的操行，也受到了黃宗羲的稱贊，盡管他正苛評呂氏對所討論的哲學論旨的理解。[[29]](#_2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呂楠的講學，對《四書》、《五經》及宋代五個與道學相關聯的偉大思想家的評論，被刊印成書籍，但它們對于在哲學基礎上維護朱熹卻幾乎沒有影響。

呂楠被推崇為西北地區的一個主要思想家，那里的人更保守地依附于流行的朱熹學說；而在其他地區，朱熹學說的吸引力因為辯護不力，正日益衰弱。有意選擇把朱熹與王陽明學說聯系起來的情況，卻日益流行。到隆慶年間（1567—1572年），朱熹學說黯然失色了，盡管僅是暫時的。[[30]](#_30_Zhe_Shi_18Shi_Ji_De_Kan_Fa)

### 詮釋者輩出：第一代

與對朱熹學說的維護不同，王陽明的學說在他于1529年去世后，仍充滿活力，它如此活躍以至于詮釋者輩出。王陽明被數以千計的人所親聆，這部分地是由于其人格魅力，他擁有數以百計的公開弟子。其中五人可足以作為闡析由弟子們傳播的陽明之學的例證。

錢德洪（1496—1574年）與王陽明來自同一個縣，并早在16世紀20年代就已成為王陽明的弟子。與王畿一道，錢德洪在幫助教導從其師尊求學的眾人中負有特殊責任。1527年，當王陽明在廣西督導軍隊出征時，他們二人繼續傳授他的思想。[[31]](#_31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i)王陽明離開紹興前，在一個夜晚，他的兩個主要弟子緊挨著他坐在天泉橋上，請他闡明其學說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根據朱熹學說，人們應該通過人們內在的善良德性（性）來正心。錢德洪和王畿二人都接受朱熹教法中的經過修正的思想，其中，人們的善、人們的道德理性（理）的根基是心，而并非如朱熹所教導的那樣僅僅在于性。然而，在王陽明的解釋中，他們看到了不同的含義，人們的心即是道德的理或原則，因此人們的“心”是不可能被改正或修正的。王陽明的詮釋被精練概括為四句教，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朱熹稱格物為“探究事物”）。[[32]](#_32_Si_Ju_Jiao_Jian_Yu_Wang_Yang)對于錢德洪來說，四句教意味著我們應該努力認識善并實踐善，認識惡并避免惡。而這是王畿所懷疑的一種推論。當他們那晚在天泉橋上請王陽明闡明時，王陽明對二位弟子的解釋都表示認可，盡管他們二者顯然不一致[[33]](#_33_Wang_Yang_Ming____Chuan_Xi_L)，王畿和錢德洪在王陽明于1529年去世后幾十年間，繼續著歧義的解釋。

錢德洪悲悼他的老師，幾乎就好像他是父親。然后，他與王畿一道于1532年到北京完成進士功名的考試。錢曾有過一次受挫的從政經歷。他擔任過幾個較次要的職位，他于1541年在刑部任職時，違背了皇帝的旨意而入獄。兩年后，他削職為民，并獲釋出獄。此后，再未另就他職。不過，錢并沒有過著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據黃宗羲所述，錢德洪在野近30年間，“無日不講學”[[34]](#_3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有時是與王畿一道講學。1548年，錢前往拜會在廣州附近隱居的湛若水。錢回憶說，在16世紀20年代，湛曾給王陽明寫了一封信，討論“良知”與“天理”的關系；王陽明辭謝不答，并曾告訴錢說，這論題需要極其仔細的闡釋，輕率作答會引起爭端。如果王曾同意“良知”等同于“天理”，那么就沒有理由重新詮釋朱熹要求格物以便窮理，因為朱熹同樣以沉思和內省為方法。如果王陽明否認這種同一性而堅持原來的創意，那么他的“良知”概念就包含著相對的、特別是就每一個體而言的可能性。20年后，當錢來訪時，湛若水指出，所發生的事情確實如此。“今游先生之門者，皆曰良知無事無慮，任其意智而為之。”[[35]](#_35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湛若水問，這如何能夠仍被稱為道德之善的“良知”呢？而錢德洪以往一直調和，甚至在他自己的記述中，也只能表示同意。不過錢也為王陽明學說加以申辯。錢根據先師的生活編纂了詳細的年譜，并且他還促成出版了王的書信，記錄談話稿，以便保存并澄清被數十位弟子所詳解的教導。錢在1556年寫道：“今吾師之歿，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孝不宣也。”[[36]](#_36_Ying_Yi_Wen_Jian_Wang_Yang_M)作為一個局內人，錢德洪視詮釋者輩出為一個問題，但他的努力卻未能遏止它們。直到他70歲時，錢仍在江南、湖廣和廣東游學，以闡釋他對王陽明四句教的理解，主張良知包括實修的努力。盡管他對先師教法的詮釋遲疑未決，但錢仍被后人描述為一個忠實的追隨者。[[37]](#_37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

與錢德洪不同，他的來自紹興的同門大弟子王畿（1498—1583年），則被許多其同時代人認為，并被歷史學家追溯為，是王陽明親傳弟子當中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王畿懷疑其師1527年在天泉橋上提出商討的四句教的表述。據大多數記載，王陽明再次強調了他的觀點是基本的，但王畿自己講授的對這四句意義的解釋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并在以后的50多年中都在傳授四句教的否定性的看法。

根據王畿（和王陽明），未曾體認到心體無善無惡（就像王陽明四句教中第一句那樣）的中根以下的學生，需要道德修養，并陷溺于存在（有）的狀態。王畿認為，對于上根者卻有著一種更直接的觀點。由于已經體認到“無善無惡是心體”，他們能夠避免存在狀態的糾纏，并領悟到王陽明“無心（之形式）的心，無意志（之形式）的意志，無知識（之形式）的知識，無事物（之形式）的事物”的思想。一旦理解了王畿的觀念，那么現象世界的普遍事物就不會改變或擾亂呈現良知本體的無形式的實體或活動。[[38]](#_38_Mou_Zong_San____Wang_Yang_Mi)這就是王畿所謂的四句教的否定性版本。它涉及到對虛無或非存在狀態（無）方面的理解。王畿改變了無善無惡之心，并超越到無心的層次。由于堅信這一良知既超越存在的狀態，同時又超越善惡，人就成為一個圣人。王陽明的良知觀念打開了通向內在領悟自己本身（而不是從外在的）的道德之善的可能性的大門。王畿本人則指明了門打開得多么寬。有一天，王陽明問他當他外出時所見如何，王畿回答說：“我看到滿街都是圣人。”王陽明回應說：“你看到滿街都是（潛在的）圣人；滿街人看你就是一個實在的圣人。”[[39]](#_39_Wang_Yang_Ming____Chuan_Xi_L)王畿的直覺對于所有確實掌握它的人都是可行的。它是一種自我領會，超越了那時通常所習慣理解的道德實踐。

在他于1532年成為一名進士后，王畿曾有幾年在南京任較低的職位。部分地由于他與王陽明之間的引人注目的關系，他遭到了一些高官大員的敵意。他于1541年從官場引退，此時錢德洪正被捕入獄，此后他就再未接受任何委任。為了致力于傳授他對良知的理解，王畿到處旅游、講學，通常與錢德洪一道，遍及兩都及南方諸省。[[40]](#_40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隆慶年間，當他正被考慮再次入仕時，王畿說，他的使命是與朋友們一道講學。《明史》注意到，王畿生活的晚年，“ 縉紳士講學者數十人，聰明解悟善談說者推王畿”[[41]](#_41___Ming_Shi_____Di_283Juan__D)。1588年，王畿弟子蕭良干（1534—1602年）刊印了王畿現存于世的書信、序言、詩詞和雜述以及語錄、談話。據蕭所述，王畿認為，他沒有什么寫作才能，而更愿意通過口頭對同時代人表達他的思想。[[42]](#_42_Xiao_Liang_Gan____Wang_Long)就此而言，王畿喜歡其他弟子們都利用講論的媒介，而不是撰寫出來的文本。

王畿的同時代人及其大多數讀者早就曾認識到他的四無說類似于禪宗佛教的重要思想，并難以區別。[[43]](#_43_Huang_Zong_Xi_Ren_Ding_Wang)無論當時人或者是后來的讀者是否斷定王畿的思想越過了某些一般公認的佛教學說所根植的界限，而不是基于（儒家）道學，但在其講學與著述里，從16世紀中葉起，在士吸收佛教思想這一點上，王畿是極其重要的。更早些時候，王陽明就曾教導說，本源性的道一分三，道教與佛教的教義仍包含著本源的某些部分，特別在涉及到人性和命運的觀念時。[[44]](#_44_Wang_Yang_Ming____Wang_Wen_C)為了擴充其導師的觀點，王畿強調，圣人學說與佛教之寂、道教之虛具有相同的內容，并且具有一同回歸到人的（源初的）本性（復性）的共同目標。盡管他拒絕承認它們是不可接受的“異端”，但王畿并不想讓儒家學說附屬于佛教或道教。[[45]](#_45_Wang_Ji____San_Jiao_Tang_Ji)對王畿而言，目標在于從后人誤入的歧途中，重新發現本源和完整的儒家圣人之教或道。他爭辯說，人通過全面體認內在的道德知識（良知）就能夠領會原來之道在三教中的足跡，反之亦然。對此一詮釋的口號實際上就是“三教歸儒”[[46]](#_46_Can_Jian_Rong_Zhao_Zu____Min)。

無論王畿的詮釋多么引人注目，但它即使在王陽明學說的公開的、早期的追隨者中，并沒有博得普遍的依附。盡管如此，王畿對四句教與良知的否定性詮釋的效應，在于它有助于打破王陽明所尋求的一體性，他的辦法是把良知解釋為道德知識和道德活動（行為）的必要前提。就王陽明而言，價值論的功能（用）及其根本性的方面（體），非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內在一致的。[[47]](#_47_Tang_Jun_Yi____Cong_Wang_Yan)王畿的詮釋強調了不具有形式的心的一種超越而靜止的知識。王陽明的其他追隨者則側重于更直接而簡明的詮釋。

在王陽明的親傳弟子中，有的人不同于王畿強調哲學上的精微入神，和涉及到對“無心”的理解，轉而強調實現人自身內在的圣人性，并為更廣泛的士人聽眾提供那種范式。雖然它的根源追溯到孔子，但這一強調尤其與南直隸的泰州的王艮（1483—1540年）相關。[[48]](#_48_Dui_Yu_Wang_Gen_De_You_Yong)甚至在1520年見到王陽明之前，王艮就已經在提出一種思想，即在他本人體內，更在每個人的體內，都有成為圣人的能力，而不僅僅有成為圣人的想法。以不同的形式，這一可能性的預設曾是自宋代以來道學的一個標準部分，盡管通常被忽視，并有著可追溯到孟子的先例。在一次到山東的旅行中（可能是販鹽），當時識字不多的王艮，參觀了在曲阜祭祀孔子的圣廟。據耿定向所述，王艮問他自己，孔子這個人如何成為一個受世代敬崇的圣人。王艮斷定，成為一個圣人并不需要博大精深的學問（像朱熹教導的），或者是精微入神的意志洞觀（像王畿教導的），它只需要如圣人之所為的那樣行動。

作為來自揚州東北部泰州府鹽田的一個制鹽者的兒子，王艮從未受教育而達到成為一個士的資格。每當有人向他學過的經典文本詰難時，王艮就回答說，他一般地理解經典。[[49]](#_49_Hou_Wai_Lu____Zhong_Guo_Si_X)當他二十幾歲時，曾經歷過一個深刻的夢境體驗，此后，他開始戴他所認為是在經典禮儀書籍中所描述的衣服、帽子和腰帶；他力求遵循圣人堯。詳盡的典籍研究、徹底地閱讀評注、廣泛地記誦段落，王艮覺得所有這些都與成為一個圣人無關。任何言、行、服都像圣人的人，才是一個圣人。在穿著古人裝束，到江西拜訪著名的官員和老師王陽明前，王艮就有這些思想。王陽明充滿禮貌地接待了他。

在一些困惑之后，王艮聲稱自己成為王陽明的追隨者，此時，他體會到的良知新概念為他自身的信念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支持，使他認識到內在于自己的圣人性不依賴經典或學說，甚至不依賴王陽明的學說。王艮的自我依靠困惑著王陽明，王陽明試圖阻止他，但沒有多少成功。[[50]](#_50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王陽明尚在世時，王艮就在門上掛了一幅標語，寫道：“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愿學者，傳之。”[[51]](#_51_Hou_Wai_Lu____Zhong_Guo_Si_X)王艮為此受到了嘲笑，并非僅為他自置其身于受尊崇的古圣人之列。重要之處只在于，他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對所有人的行為，而不僅僅對士，都提出了儒家圣人的范式。[[52]](#_52_Can_Jian_Hou_Wai_Lu____Zhong)

在王陽明于1529年去世后的十多年間，王艮通過講學、談話和他本人的示范行為，傳布其做一個圣人的宗旨是要使人的行為符合圣人行為的學說。王艮反智論的思想，要求把關注點從（王畿所強調的）我們心的努力轉向我們的身體力行。從傳統的前提出發，我們應該尊崇道和道德人性（德性），而道與人性是不可分的（不論這一統一體是否以理為中介，如果把道與人性列入不同范疇的話）。王艮補充了人的自我或“身”為同一性的表達的思想。然后他可能反問說，崇尚道與崇尚身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如果不存在差異，那么，崇尚身就是完全正當的，這對絕大多數儒家學者來說是一個嶄新的思想，而對某些人來說則會感到不舒服。但對王艮來說，這是自信的一個源泉。“如果自己不能尊信（你的‘身’），又豈能使他人尊信它？”這正是使王艮名揚天下的、充滿創造力說教的關鍵所在。沒有為學識或名目所障蔽，王艮對其他人宣傳其自信的教義。[[53]](#_53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我們能夠踐行良知，通過行動而不是沉思發現良知。通過我們自身的行動體現良知，我們就會為整個世界帶來平安，而不是等待政府去實現。[[54]](#_5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

王艮熱情的教導被他本人及其弟子轉達給大量聽眾，其中包括無技術的勞動者、手工藝人，也有士人和官員。對此的先導是佛教徒。學（并非僅指書本學問）已經成為一種士的特權。在整個16世紀，對更為廣闊的聽眾、包括短衣百姓的宣傳，乃是一個日益增長的現象。王陽明曾接納了幾乎沒有文化的王艮作為弟子，而王艮則甚至更接受那些文盲為弟子。有王艮影響樵夫、陶工的軼聞記載。[[55]](#_55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王艮標榜他“入山林求會隱逸，至市井啟發愚蒙”[[56]](#_56_Hou_Wai_Lu____Zhong_Guo_Si_X)。并無充分的證據表明，有多少非士子接受了王艮的傳道，以及它如何影響他們的行為；王艮的主要聽眾仍是士子。他的弟子之一是林春（1498—1541年）。他出生于泰州的一個貧困家庭，在王艮支持下接受教育。林在1532年的會試中榮登榜首，并于同年與錢德洪、王畿一同成為進士。后二位門徒并沒有完全致力于傳授他們對王陽明學說的闡述，直到王艮和林春二人都去世后為止。因此，在16世紀30年代，王艮作為平民在南方，林春作為官員在北都，在傳播一個人在其自身必須呈現圣人道德學說的思想中，是有影響力的人。后來發現，在首都參與林春曾投身其中的講學的官員和士子中間，那些強調實際踐履的人都以道德嚴謹的林春為楷模；相反地，那些更喜歡談論獲得自心證悟的人，其楷模則是王畿。[[57]](#_57___Ming_Shi_____Di_283Juan__D)

據黃宗羲所見，王畿和王艮二人都以其不同的方式，幫助其導師的學說風行于天下，同時，二人都由于沒有真實保持他的觀念，并對轉向以禪宗的術語理解這些學說負有責任。[[58]](#_5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錢德洪以及在從紹興到北都的東部沿海省份的其他親炙弟子，當他們闡釋或發揮王陽明的思想時，全都誤入了歧途。另外，黃宗羲還指出，惟有江西的弟子們轉述了他們導師的學說，并作出恰當地傳承他的學說的推論。[[59]](#_5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沒有歪曲王的思想的江西的幾個弟子，或許具有一個較好的基礎，因為他們比紹興的弟子們更早地追隨王陽明，因此在闡發“致良知”的含意時堅持王的意旨。

譬如，鄒守益（1491—1562年）于1511年得遇王陽明，那年鄒在進士考試中名列第三。1517年，鄒前往參訪了當時正在贛南協調戰事的王陽明。在討論了王對《大學》的新詮釋后，鄒遂稱為其弟子，好幾年都屬于王所激賞的門徒之一。16世紀20年代，鄒充任官職，但仍去拜訪在紹興的王陽明。鄒以他自己的敘述記錄了1527年在天泉橋談話的要點，王陽明曾笑著說，錢德洪和王畿二人都應該認識到各自的偏向，一個需要“功夫”以成就德行，另一個則需要信賴心的“本體”。在鄒的敘述中，這二種方法要合并為一，暗示著鄒認為他的立場就是如此。[[60]](#_60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對鄒來說，這涉及到持敬的方法。真實地持敬不能從與人的本性合一的存在中分開，并消除道德實現偏向于內在方面或偏向于外在方面的危險（由錢和王畿所代表）。[[61]](#_61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像錢和王畿一樣，鄒守益于1541年后退出了官場。他回到了老家江西安福。將近20年間，他不斷到州府和鄰近省份旅游、講學，有數千人參加。鄒教導士人有關其基于良知的道德哲學的全面理解。

上述這四個例子說明了王陽明主要弟子們所出現的不同詮釋，從至少他們不否認他的主張的意義上說，他們仍忠實于他的概念。弟子們相互批評，但他們沒有成為支派，即使到了1541年他們為官生涯結束后也是如此。他們相互聯絡，共同出場，并形成了朋友、弟子和學生相互重疊的圈子。與他們的在軍事和行政部門的生活是極為成功的導師不同，這些弟子們在朝廷中都曾有過受挫的經歷。像他們的導師一樣，他們沒有就所討論的話題留下大量的正式著述。由于學說是口頭傳授的，所以對于爭議性的差異有著足夠的空間。朱熹也曾留有大量的談話與對口頭和書面問題的答復的記錄（由別人所記），他的弟子們在理解他的學說中也不曾完全一致，但并不存在著王陽明的身后學說所特有的詮釋者輩出。二者的差異在于，在16世紀中，講學乃是在廣大教育者的聽眾之前傳播新詮釋的媒介。

既通過致力于講學從事傳播王陽明的學說，同時又在官場上取得成功的弟子是歐陽德（1496—1554年）。1516年秋，他通過了江西鄉試，并前往贛南追隨巡撫王陽明學習。盡管王正由于偏離朱熹學說而遭到非議，但作為一個有才能的年輕人，歐陽卻斷定王的學說是“正確的學問（正學）”，并成為他的弟子。歐陽直到1523年才赴北京參加進士考試，通過考試后，他開始了長達30年的從政生涯，大多在兩都任職，官至禮部尚書。1554年卒于官。

歐陽德對于傳播王陽明學說的貢獻，并不在于王的教義，而在于制度化方面。在王陽明于16世紀20年代被削職時，他吸引了數百人到紹興聆聽他的講學，通常他們不得不安排由二位主要弟子錢德洪和王畿分講。16世紀20年代，王艮四處旅行，對大量聽眾闡述他如何做一個圣人的行動主義觀點，但在1522年，他坐著圣人的車，穿著圣人的服裝（像他所認為的）來到北京時，他卻遭到了歐陽德的留難，并被王陽明的一封信所召回。[[62]](#_62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新近引入的良知觀念，作為更偏離國家欽定的朱熹解釋，導致了爭論。當新皇帝在朝廷把政局搞得動蕩不定時，對王陽明的批評達到了頂峰。到1529年他去世時，王的影響主要集中于浙江和江西。16世紀30年代，朱熹道學思想的申辯者呂楠，在南京組織了大規模的講學集會，從1527年到1535年，和1536年至1539年，呂曾在南京身居要職。鄒守益參與了呂楠的講學，就像湛若水那樣，他像王陽明的弟子的詮釋那樣為“良知”的思想辯護。王陽明的思想引起了爭論，但它們并沒有立即在南都清除了舊思想，而且在北都也沒有太多的關注。在16世紀40年代，當鄒守益、錢德洪和王畿等弟子辭去官職，并投身于講學后，他們所到之處主要仍在南方諸省。作為一個在職官員，歐陽德的作用在于，在北京形成了公開討論王陽明良知思想的風氣。

歐陽的任職，包括國子監和翰林院的領導職位，但他公開承認以講學為其要務。[[63]](#_63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他最偉大的勝利，在他去世前才到來。1553—1554年，他與一位大學士及其他重要官員組織了一系列的講學。集會在北京的一個道觀靈濟宮舉行，數千士子和官員參加。回顧起來，這被認為是一件以后從未曾達到的、前所未有的盛事，盡管有過嘗試。[[64]](#_6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通過聯合如此眾多人參與講學，以及他在首都的高職，歐陽德而不是其他弟子把王陽明的良知學說引入主流。據黃宗羲所述，“稱歐陽德門人者半天下”[[65]](#_65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王陽明的學說從沒有出于考試的目的而被合法化，但到16世紀50年代，它顯然已被精英圈子所接受了。

### 學說與歧異：再傳的一代

在1553年聆聽講學的士子之一是羅汝芳（1515—1588年），那年春天，他正在北京完成進士考試。羅是在1510年后出生的再傳弟子們之一，他們沒有親見王陽明本人，但他們都為他的學說所吸引。羅汝芳出生于江西吉安府的南城，作為一個年輕人，羅汝芳試圖通過控制其欲望、修整內心而實現自身的純凈。[[66]](#_66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這仍被薛瑄（1389—1464年）的追隨者們教導為道學的必需。[[67]](#_67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由于他的努力，羅反而病倒了自己。在他于1540年首次參加鄉試失敗后，他在一座佛寺偶見一匾，上書“急救心火”[[68]](#_6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他以為里面有一個高明的醫生，羅就前往探詢，并發現那是正在寺中講學的顏鈞。

顏鈞并非一位士子。當時的批評者（王世貞）和當時的推崇者（羅汝芳）二人都評論說，顏在閱讀上存在某些困難。[[69]](#_69_Yin_Wen_Jian_Hou_Wai_Lu____Z)至少到1540年，顏鈞都在宣講王艮對良知的詮釋，此時羅汝芳聽到他的講學。顏認為，由于我們的心像珍珠一般完美，我們應該拋棄那些有害的和壓抑人的心志的舊習來修身，而應聽任自然而為之。在顏鈞看來，“有何睹聞，著何戒懼？……見聞知識、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70]](#_70___Zi_Wo_Yu_She_Hui____Zhong)。顏鈞認為，他有弟子討論隨性或心，但大多數只是談論隨情。通過這些強調，“情”一詞在晚明獲得新的意義。他的學說，也招致了一些批評者認為是不體面的追隨者到他門下。[[71]](#_71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

顏鈞開給羅的藥方是，認識到他的病癥來自于控制欲望的內在沖突——這是無謂的斗爭，因為道德能力已經內在于他，因此他不必試圖從外邊強行施加給他。如此寬釋后，羅汝芳聲稱他是顏的弟子；在第二次機會（1543年）中，他通過了鄉試。[[72]](#_72_Cao_Yin_Ru_Bian____Xu_Tan_Zh)第二年春，他到北京準備會試。[[73]](#_73_Cao_Yin_Ru_Bian____Xu_Tan_Zh)他雖通過了會試，但他的病癥可能復發了，因為他沒有去參加廷試。相反，他回到家鄉，并投身于通過學習、講演、做善事而實現王艮的學說。他最后于1553年回到了北京，通過了廷試，成為一個新的進士，在南直隸接受了一個縣官的任職。有十多年時間，他在不同的省和首都任職，與此同時他作為一個導師和講學者而樹立了聲譽。[[74]](#_74_Han_De_Lin____Ming_Dai_Si_Xi)當羅汝芳在1565年回到北京時，他促成了一位首輔大學士對另一場在靈濟宮的講學的資助。[[75]](#_75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a)

羅汝芳作為一個闡釋在人心中發現道德力量的思想的講學者的聲譽，由于為顏鈞的努力而于1568年得到提高。顏鈞因為反對一個高官而在南京入獄，并被恐嚇要處死。但他仍公然反抗，遭受50大杖的答打，沒有乞求悲憐。[[76]](#_76_Wang_Shi_Zhen____Xi_Zhou_Shi)得知顏鈞正在獄中，處境危險，羅汝芳不惜自身性命，冒著危險來到南京幫助他，堅持不懈，直到顏鈞獲釋。[[77]](#_77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a) 1568—1571年，羅汝芳留在家中，為其母守喪。1572年，他開始旅游，對大量士子聽眾演講。黃宗羲記載說，羅汝芳口頭表達如此有效，以至于他能夠很快打開即使幾乎不學之士的心地，能讓他們看到真正的道，所有朱熹理學的膚淺陳套都一洗而盡。[[78]](#_7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北上山東，南下廣東，西到湖廣，東沿江至南京和揚州，羅四處講演，并直接影響下二代知識分子的重要部分，如耿定向和李贄、管志道和周汝登。[[79]](#_79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a)在其垂暮之年，羅反省他50來年的仕途浮沉，他發現法律、懲罰、苦難有增無減，它們并非是一個構成完美社會的手段。他看到政府的任務并不在于禁除罪犯和其他壞人，而在于從所有百姓中努力培養善。[[80]](#_80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羅似乎發現，講學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還計劃到南京參加士人的一個大型集會。[[81]](#_81_Li_Zhi____Fen_Shu_____1590Ni)

講學的政治傾向是顯而易見的。羅汝芳寫道，他向江西省的巡撫提出在全省舉行集會的想法，而且江西的督學官員也支持這個設想。當地官員們曾商議在省府南昌的一個佛寺集會。但當羅從上游南昌回到府治吉安時，那里的官員們則聲稱在省府舉行集會是“不便的”。江西各地的官員、諸生和縉紳和清高的隱士們準備第二年春，在被認為吉安東北部地處偏僻的永豐縣聚會。[[82]](#_82_Yin_Jian_Hou_Wai_Lu____Zhong)如此，各級政府的官員們，在野諸生，都競相控制講學聚會。

官員和潛在的官員們組織聚會的政治意圖是現實的。在這種聚會中被參與者推認為教師或導師，意味著他對可能用于政治擴張及道德教化的弟子們具有某種影響。羅汝芳告訴十多位他的追隨者說，正如他的學問激勵10個朋友（即那些他正在與他們談話的人），他們每個人轉過來又可激勵十多個人，100個人中每個人又可激勵十多人，依此類推，直至成百上千的人都推行羅汝芳的學說。[[83]](#_83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a)不管這多么天真，也只是一個政治夢想。

羅汝芳學說的核心在于，我們需要恢復不學不慮的赤子良心，此一良心內在于吾心，內在于吾心的即是天理。[[84]](#_8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羅氏舉了他的慈母撫育幼兒的例子；他心境平靜而且飲酒斟酌，而并非有意而為之。[[85]](#_85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羅對他的弟子們說，當他還年輕的時候，他就不費勁地認識到愛家人和愛朋友的強烈的內在感情，這種感情正是在《四書》中所教導的做一個仁者的方法，但卻被許多注釋者搞糊涂了。[[86]](#_86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這些訓示比王陽明的訓示更簡潔，更少體現出學者的學識。它還似乎更接近佛教禪宗，這是許多研究者認識到的相近的主張。盡管他熟悉佛學，但羅及其追隨者堅稱他的思想不是佛學。一則軼聞提到，為了阻止他的孫子讀元僧明本所撰的《中峰廣錄》，羅對他說：“佛教禪宗的理論使人遁世，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圣學者，百無一二。”[[87]](#_87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羅及他的老師和追隨者們都小心地提防著越過標志著士的學識的難以劃分的界限。也許出于防止批評，羅引用了明朝開國皇帝的六條圣諭并予以講解，這六條圣諭是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統性的訓示，適合于所有的士，包括官員。[[88]](#_88_Li_Ru__Can_Jian_Cao_Yin_Ru)不論存在任何類似或影響，羅都并不是一個佛教徒。

與羅汝芳同時代的江西人胡直（1517—1585年）給人留下了強烈佛教徒式的著述和名聲。[[89]](#_89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i)但胡的知性探求使他穿越許多曲折。盡管他的父親曾是王陽明的一位追隨者，胡直卻并不感興趣；但在江西，他不可能避開王的思想環境。在16世紀40年代初，他接受了歐陽德的指導，視之為他的老師，并于1543年通過鄉試，此時胡直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改變。他與王的思想的關系，使他走向另一個江西的門徒羅洪先（1504—1564年）。羅是講學聚會的批評者，曾懷疑某些王陽明的教義，并代之以強調自我克制和靜坐。[[90]](#_90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在1547年接受羅的教導后，胡直就開始了他最為佛教化的階段。

據其后來的自述，胡致力于深度的靜坐，以超越他內心的騷擾。六個月后，他獲得了一個突然開悟。“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91]](#_91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這一洞見最終表述為胡直的主張：“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92]](#_92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這一極端的主觀主義，在其涵義上通常被理解為佛教的主張，而胡直也因此常被推定為佛教徒[[93]](#_93_Can_Jian_Rong_Zhao_Zu____Min)，雖然胡宣稱他發現了這一思想的儒家經典的先例。在此階段，胡曾想隱修做一個和尚，但他繼續從事于經典文本，并準備參加考試。[[94]](#_9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 1533年春，胡直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進士考試，但他失敗了。這動搖了他對自我中心的寧靜的信心，他認為他通過冥思已經達到這種境界。第二年，當他聽聞他早年導師歐陽德去世的消息時，他甚至更動搖了。[[95]](#_95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

胡直再次回過頭來。他發現他自身有一種新的責任，即：以遠古圣人作為他的榜樣；必須使日常行為與道德良知（正如王陽明所教導）相匹配；指出朱熹和王陽明學說現行解釋的不完備性。胡指出，孔子曾教導弟子們孝悌；他從未教人窮盡物理。[[96]](#_96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胡還擔心那些追隨王陽明的同時代人過多地相信道德自我發展的內在方面，以至于貶抑其外在方面，特別是禮儀。胡直力主恢復孔子有關約之以禮、博之以文的教誨。[[97]](#_97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胡轉歸參與其他士子的講學，并于1556年通過了進士考試，從此開始了他在各省任職的經歷。[[98]](#_9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e)

雖然胡并不由于參與當時流行的講學而為人所知，但由于他試圖把基于人心、本性和良知的道德觀與個人在世為人服務的義務結合起來，因而引人注目。在此意義上，胡的佛教立場說到底不如羅汝芳，然而，其思想（及他與羅的交往）中的政治含義，仍擾亂著傳統權威的支持者。1573年，在羅汝芳就任新職前的一次會面中，張居正問他，胡直現在何地任職。當時胡正完成在廣西擔任的行政副職。羅說，胡在一封信中說將在不久后回到北京。（結果卻表明，胡直被派往廣西任按察使，但胡卻辭官回江西，以十年時間從事其哲學和自傳的撰述）[[99]](#_99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a)張居正可能擔心官位較低的羅汝芳和胡直在講學中和道德立場上日隆的聲望，就像他擔心他的同僚徐階大學士在北京的靈濟宮講學時那樣。有人猜測，這是因為張居正不想讓羅與胡直同時呆在北京。1573年，羅被派往擔任山東一個縣的地方官，爾后轉赴偏遠的云南。[[100]](#_100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在云南任期滿后，羅于1577年辭職，這部分地出于張居正的挑釁，因為揚言要派他回到云南。[[101]](#_101_Zhe_Zhong_Shuo_Fa_Yin_Han_Y) 1577年，有許多官員參加了羅在北京光慧寺的講學，引起了大學士的嫉恨。[[102]](#_102_Hou_Wai_Lu____Zhong_Guo_Si)羅繼續游學，在成百上千的聽眾面前講學。[[103]](#_103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羅并沒有屈服于張居正對講學的禁止。有人曾問他，如果他繼續講學，是否擔心被控告為謀反。羅回答說，士子若為名聲而講學，可能會沮喪，但有些人，像羅汝芳本人，以一顆誠心講學卻不會如此。[[104]](#_104_Cao_Yin_Ru____Xu_Tan_Zhi_Qu)

羅汝芳在16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取得的廣泛成功，可以解釋為是良知理念傳播中的一個高峰。認識并推崇羅的焦竑（1540—1620年），曾作出了一個敏銳的判斷：羅發展了王陽明和王艮的學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105]](#_105_Jiao_Hong____Dan_Yuan_Ji)但應該注意的是，羅汝芳參與了使達到道德境界的努力方向擺脫僅僅去踐行道德的約束（就像他本人對顏鈞的忠誠那樣），而轉到他與士子的聚會中講議道德這一方面。

另一位受顏鈞影響的文士是梁汝元（1517—1579年），他由于叛逆而陷入政治困境，他以何心隱這一化名而更廣為人知。像顏鈞和羅汝芳一樣，他也是江西省吉安府人。[[106]](#_106_Di_Bai_Rui_Bian____Zi_Wo_Yu) 30歲時，他通過了鄉試，名列前茅。但那時他遇到了顏鈞，并放棄了更進一步的科舉考試的成就或擔任官職。自1546年成為顏鈞的弟子后，梁（何）經歷了曾令他的同時代人及后來歷史學家發生分化的生涯。1553年后的數年間，梁汝元在家鄉永豐縣，以相當理想化的形式，曾想把梁姓族人及其他人組織起來，他希望自私的個體或家庭利益，包括土地所有權，最終被具有更為廣大的集體性內容所代替，梁本人則成為這一活動的領導者。這種觀點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注目的人物。[[107]](#_107_Can_Jian_Rong_Zhao_Zu_Bian)但他引發了與家族領袖和當地官員的沖突。他試圖在村民與征稅者之間建立新的“聚和”組織。在1559年的一次事件后，梁汝元遭到逮捕，并判處死刑，隨后被減刑為流放。在湖廣省最高長官中的一些官員的調解下，挽救了他的性命，梁離開江西北上北京去試他的運氣。1560—1561年在北京時，他遇到了羅汝芳及其他參與講學的人。他的行動引起了可怕的大學士嚴嵩的嚴重敵意，隨后梁汝元避走南京。此后，他更名換姓為何心隱。[[108]](#_10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

將近20年間，何心隱到處游歷，并從事被理解為一種道德活動的講學。[[109]](#_109_Zhe_Xie_Nian_Jian_He_Xin_Yi)像羅汝芳一樣，何在吸引大量民眾和忠誠的支持者方面頗有成效。他力圖擴大“家”這個詞的含義，以運用于所有的集合體（如朋友之“家”與自治民族之“家”），以致使整個帝國，包括全天下也將成為一個家。對何來說，“友”這個詞將被擴展為指涉在人類關系的廣泛序列中最佳的關系；他的用法接近于英語中“fellowship”所隱含的意思。[[110]](#_110_Can_Jian___He_Xin_Yin_Ji)在強調這些整體性與同一性的觀點時，何心隱提出了16世紀晚期在政治、社會和知識領域所出現的分化和分歧日益增長的覺醒。他把“友”片面理解為師、友、賢、圣這幾個主要方面，輕視了其他等級關系，因而遭到了批評。[[111]](#_111_Zai___He_Xin_Yin_Ji____Zhon)何心隱的說教卻受到了士子的歡迎，他們把自身組織成為同儕團體的網絡，在一個以父子而不是友人作為原型關系的社會政治系統中，這種團體需要意識形態的支持。

何心隱對講學實踐也作出了傲慢的宣示。他把講學吹噓為真正根本的活動，堯、舜特別是孔子為講學創立了典范。何論辯說，作為導師的孔子比任何統治者都更重要。他論述了何、羅汝芳及其他人正在從事的使命的重要性：為他人傳授重新規范社會之道，這隱含著這個社會正受到既有的領導者惡劣的對待的意思。[[112]](#_112_He_Xin_Yin____Yuan_Xue_Yuan)何的說教再次受到了被那些正從事這類活動的人的歡迎，但其傲慢自大卻激怒了一些官員，他們接受這種前提，即堅信他們參與其中的帝國政府，即使不是皇帝本人的話，也具有裁定道之所在的特權，它并不取決于某些巡回煽動暴亂的演說者。何死于獄中的數年后，一個推崇者撰寫了一篇祭文，明確地把他的死因歸咎于講學。[[113]](#_113_Cheng_Xue_Bo____Ji_Liang_Fu)

何心隱曾周期性地在湖廣省孝感縣度過一段時間。1576年，他在那里講學時，巡撫下令以暴民逮捕他。由于預先得到警告，何躲避當局長達兩年多時間，但在1579年初，他在南直隸與江西交界的祁門被抓。他被押回湖廣首府武昌，那年稍后，在獄中慘死于鞭笞之下。[[114]](#_114_Wo_Yi_Zhao___He_Xin_Yin_Ji)對于逮捕他的動機及其致死的責任，仍有著爭議。一種同時代人的說法認為，當遭到鞭笞時，何心隱堅持認為是張居正想殺死他，與他們在近20年之前相遇時所作的預言吻合。[[115]](#_115___He_Xin_Yin_Ji_____Di_138Y)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張居正可能并沒有下令逮捕并處死何，而是由于湖廣官員為了取悅大學士而進行的挑唆，而湖廣又是張的故鄉。[[116]](#_116_Li_Zhi____Fen_Shu_____Di_93)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何之死歸因于他在孝感的資助者家族與巡撫之間的爭斗。[[117]](#_117___He_Xin_Yin_Ji_____Di_142Y)無論是誰對之負責，何之死足以表明講學有著嚴肅的政治含義。數年后，李贄指出，在何被捕后，當他被押回到三千多公里之外的監獄而死于監獄所在的武昌時，沿途所到之處，人們都認識到了逮捕何是不公正的。有關何心隱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時泰然處之的敘述，是想重振士子反對政府的力量。然而，當局卻判定何為一個反叛者。[[118]](#_118_Hou_Wai_Lu____Zhong_Guo_Si)

撇開所有的法律考慮，何是一個叛亂者。何心隱的聽眾，就像顏鈞與羅汝芳的聽眾一樣，基本上由士子所構成，其中包括中、下層官員，并且都是以江南為中心。正如顏鈞，何一定是一個充滿魅力的人物，他的呼吁蘊藏著非世俗的、充滿活力的解放思想的信息，這同時成為對他的批評的一個主要原因。正如黃宗羲指出，顏鈞與何心隱在言行上都不束縛于士人學問的傳統。[[119]](#_11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對于那些學他主張的人來說，1579年何心隱之死作為一個教訓，即內心情感無限制的表達是造成社會分裂的力量。獨立于權威的良知概念，已被何心隱推演到一種邏輯的極端。

講學作為建立外在于政府控制和外在于已確立了的等級關系權威的文士網絡的一種手段而發揮作用。在16世紀70年代，王陽明的親傳弟子錢德洪與王畿，以及后來的追隨者如羅汝芳與何心隱，都在江南及別的地方致力于吸引大量民眾的講學，在這些地區他們建立了追隨者與同情者的集團。黃宗羲寫道，這種活動可稱之為相互標榜。[[120]](#_120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它們體現了種種新增長的可能性，去充當一種在非地方性基礎上與官府領導相抗衡的系統化地動員士人意見的手段。在晚明，這對那些領導者來說，成了一個地方性的難題。何的同時代人王世貞，提供了一條線索來暗示什么是思考。聯想到顏鈞與何心隱，王寫道，他們幾乎引起皇朝走向災難，就像漢亂之際黃巾軍與五斗米道組織那樣。[[121]](#_121_Jian_Yu___He_Xin_Yin_Ji)帝國政府繼續再控制、破壞或鎮壓宗教組織，這些組織通常包括那些識字不多或不識字的人們。不可控制的文士組織則更具威脅。因此，有關張居正應對1579年何心隱之死負責的傳說，對他們來說具有一種特定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由張于1579年下令關閉私人書院，作為他阻撓大規模聚會講學的再次努力的一部分而更令人相信。[[122]](#_122___Shen_Zong_Shi_Lu_____Di_8)

在16世紀70年代，面對王陽明學說的眾多追隨者，張居正（1525—1582年）是最為嚴厲的反對者。作為10年的首輔大學士，他是他們最高層次的政治對手，而且他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既反對個人（如羅汝芳、胡直，也許還有何心隱），同時也反對機構（如講學的大型聚會和私立的書院，后者是國家資助的教育機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在其著作中，張建議樹立一種有充分先例為依據的知性立場——在政府決策中依靠實用主義的權術——以反對流行的基于人自身良知來對培養道德純粹性的關注。在他死后，張的名聲的每一方面都受到了損毀，但至少直到1577年，他的聲音在反對士子價值觀斗爭中是最為重要的一種。

盡管后人抨擊他，但張居正作為一個士子卻有著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歷。1540年，當他16歲時，他就通過了湖廣鄉試。雖然他在1544年未能通過會試，但他在三年后再試時通過了，位列二甲第九名[[123]](#_123_Yang_Duo____Zhang_Jiang_Lin)，仍是一個不尋常的年輕人。委派到翰林院后，他在那里幾乎連任了7年，直到1554年因病乞養而退居。[[124]](#_124_Yang_Duo____Zhang_Jiang_Lin)在他父親的敦促下，他于1566年重新回到朝廷任職，被委派到國子監，他在那里或翰林院一直任職到1567年他任大學士為止。[[125]](#_125_Yang_Duo____Zhang_Jiang_Lin)張是一種宮廷政治的人物，他從未離開京城擔任行政職務。

張居正的迅速擢升，部分地歸因于他獲得了1552年至1568年任大學士的徐階（1503—1583年）的支持。[[126]](#_12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與張居正不同，徐階是道學新詮釋的支持者。在16世紀30年代，徐在京城受冷遇，就到外省任職，并在士子中樹立了聲望。他與王陽明的一些主要弟子關系良好，并引人注目地參與了1553—1554年及其后在京城的講學。[[127]](#_127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他實際上成了新學說在最高級別政府中的一個支持者。有人可能玩世不恭地認為，徐向其不求甚解的士子聽眾賣弄玄虛的道德探究。他們大多數人似乎并不介意徐階通過其兒子在家鄉松江府圈占了大量土地。他們知道徐階乘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之機，針對徐先前視而不見的弊政的繼續濫用擬定最終詔令。[[128]](#_128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在他退休后，當他因貪婪而遭到海瑞的批評，并再次遭到了老對手高拱的攻擊，但徐并沒有遭受針對張居正的那樣敵意。黃宗羲指出，徐階的同時代人頌揚他的成就，并認為他肯定理解道，因為他曾致力于講學。在黃看來，他們都被蒙騙了，要不就是在騙人。徐愛用權術，其行為本身并非如張居正所說的真儒之所為，真儒之所為是在處理政府事務的行為中處事不用智計，而是與天理保持一致。[[129]](#_12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

與徐階相比，張居正也許是一個更有成效的管理者，一個更苛求的道德的人。那么，憎惡為何都直指張呢？他的批評者的動機主要是個人的、財政的（如他的稅制改革部分地針對曾成功地逃稅的地方權貴）和政治方面的，但張居正為士子提供了道學的另一種選擇，認識到這一點是重要的。他廣泛地闡述其政治活動方式的正當性，根據其信條：“若為國家利益，吾人將不計生死。”[[130]](#_130_Ru_Luo_Bo_Te__Ke_Lao_Fu_Suo)通過把自己與明朝開國皇帝的政策與實踐相結合，他實際上把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開國皇帝“因時改制，建立適合百姓之治”[[131]](#_131_Ru_Luo_Bo_Te__Ke_Lao_Fu_Suo)，沒有比明朝的皇帝們更高的政治權威。張反復地說，后世的朝代和皇帝（特別是明太祖）才應是我們的指南，而古代的圣賢統治者則不是。1571年，他任會試主考官時，他擬出論文的論題之一，是仿效荀子提倡的法后王，還是孟子提出的法先王這一問題。[[132]](#_132_Zhang_Ju_Zheng____Zhang_Tai)張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使其傾向一覽無余。那些希望在他任大學士期間有所晉升的士子，不可能對此熟視無睹。他認為，朱熹對“止于至善”之理想目標的解釋暗指不改變，而不是執守中道，因此，張發現它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133]](#_133_Ke_Lao_Fu_Suo_Yi____Zhang_J)在他本人對《四書》的注解中，張采納了朱熹而不是王陽明的立場，朱熹認為人們可以通過格物而致知，而王陽明則主張我們直觀地探究吾人心中之理，而不是在外物中探究。[[134]](#_134_Ke_Lao_Fu_Suo_Yi____Zhang_J)張的倫理并不是主體性的倫理，雖然在其思想與行為中具有明顯的自信。他的立場不斷地回歸到實用的，或者說是權宜之計的行為上來，特殊地說，是為了帝國的利益，一般地說，則是為了整個百姓的利益。在決策中，他或許并不同意流行的習俗，但根本的事情是，他渴望實現為國家與作為士大夫而行動的動機。[[135]](#_135_Shao_Gai_Zi_Ke_Lao_Fu_De_Yi)

張居正聲稱出于追求國家利益，而非一己私利，闡明他不能容忍那些致力于道德性的講學而不參與帝國管理的士子和官員。那些仍在野而致力于思考和講學的士子，乃是不負責任的清談者，而決非為道德楷模。張居正寫道：“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太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于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136]](#_136_Zhang_Ju_Zheng____Zhang_Tai)這確實是一個權宜之見。張不贊同講學，并于1579年試圖通過關閉書院來禁止講學。

由于張對王陽明追隨者的攻擊，以及他對權宜之計的倡導，一旦時運逆轉，張就遭到了猛烈的反擊。1577年農歷九月，他的父親去世。張居正已擔任大學士10年，并自年輕的萬歷皇帝在1572年登基以來，他就一直任首輔大學士。當他父親去世的消息傳到京城時，張做了正常且道德上正當的事情：他請求辭卻所有的職位，回家服喪27個月。但所作的決定卻并不有利于他這么做。理由多種多樣。下個春季皇帝婚典的計劃正在制定，皇帝認為，張居正屆時是不可或缺的。張在京城的幕僚及同黨，則出于如果他被取而代之的話，自己的職位將難保，就說服他留在北京。據稱，張居正本人擔心，如果他在守喪期間離開了政治，那他回任時權力就不能完好無損。[[137]](#_137_Dui_Yu_Zhe_Xie_Li_You_De_Yi)有些評論家指出，張是誠心誠意地懇請離職赴喪。然而，普遍認為，他左右著年輕的皇帝，而且從表面上判斷，如果張真誠地想回到家鄉守滿喪期，他可能已經作出安排，以致皇帝可能會被迫批準。他連上三份要求離任的奏折未被皇帝采納，張留在朝廷任職，但減少了事務。[[138]](#_138_Zhang____Zhang_Tai_Yue_Ji)

無論其理由為何，張居正權宜之計先于道德準則的行動，遭到了直接而強烈的譴責。隨著一系列其他人所撰寫的奏疏，鄒元標提出了他本人的譴責。針對張認為“非常”情況有時需要非常之人來處理（即使這違反了在其他情況下是“常”的道德義務）的主張，鄒元標予以反駁，他引證了《論語》的論斷，認為不能正己者則不能正人。特別是針對當時的爭論，鄒引用了不證自明的道理，認為不孝之子必不可信賴為對皇帝忠誠的人。鄒甚至預見到對他自己的懲罰，必出自于張居正對合法手段的利用。鄒遭受了80杖打，并遭到流放。[[139]](#_139_Zou_Yuan_Biao____Jing_Shi_W)據其批評的觀點來看，張沒有正當地祭悼他的父親，而這是倫理體系的一項基本要求。因此，張作為一個官員，甚至作為一個士子的正直性受到了懷疑。這些批評，由于當廷杖打批評者、把他們驅逐出京城，并以處死相要挾，一時受到抑止。[[140]](#_140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 1582年，張居正死后，他蒙受了身后的羞辱。沒有一個后繼的大學士試圖像張居正那樣，阻止王陽明學說追隨者基于知性的訴求。

講學的倡導者和王陽明的佛教式教義的倡導者，都比張居正活得更長。最后一位王陽明的嫡傳弟子王畿死于1583年，而第二代弟子的領袖人物胡直（死于1585年）和羅汝芳（死于1588年）則仍保持著影響。羅汝芳曾推崇顏鈞為圣人。反過來，羅汝芳則被楊起元（1547—1599年）認為是一個圣人，至少根據顧憲成非同情的批評來說是如此。[[141]](#_141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楊起元是廣東人，在曾服膺于湛若水學說的父親的影響下長大成人。楊于1567年通過了鄉試，但隨后在三次會試中均告失利。與此同時，他聽聞了羅汝芳的學說。1577年，楊成功地成了一名進士時，他還在北京遇見了羅汝芳，并自稱為其弟子。盛傳楊有事必先獲羅的稱許。[[142]](#_142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在京城歷任不同的官職后，楊于1586年到江西南昌羅汝芳隱居之山拜訪。由于羅年事已高，楊視師說永存為其使命。他幫助準備了羅的談話錄與著述的出版刊行。楊還進一步提出了他本人對于“明德”的解釋，認為“明德”源自于天，并與我們的身體本身的知覺與行為密不可分。通過強調欲念與知覺，楊進一步提出，消除在我們情感（情）與道德本性（性）之間任何重大的概念性差異[[143]](#_143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這是自宋代以來道學中就已出現的重要內容。對幾乎不通文墨的王艮和顏鈞傳布的學說的信念，楊增進了它們的吸引力，因為在羅汝芳去世的那年，楊即接受了督學的任職，并隨后出任國子監祭酒之職。[[144]](#_14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他的影響出自于一種權威性的職位。后來的批評者認為楊起元應對把禪宗佛教思想引入考試試題從而進一步敗壞了程朱學說負責。[[145]](#_145_Ai_Nan_Ying__Yin_Jian_Gu_Ya)

在16世紀90年代，王畿的佛教化詮釋也繼續得以傳布。周汝登（1547—1629年）曾于1571年到紹興附近去聆聽王畿講學，并自稱為其追隨者。后來，可能在1577年在京城，周受到了羅汝芳的影響。羅當時建議他仔細閱讀由唐代僧人道世編撰的《法苑珠林》120卷，周開始推崇王畿。通過1573年的鄉試和1577年的進士考試后，周汝登接受了朝廷的任命；1581年退養回家，他繼續致力于道德哲學。他是羅汝芳的公開弟子，但同時也幫助王畿的思想文集在其身后刊行。在羅去世的1588年，周又接受任命。在出任王艮的家鄉泰州的鹽政官員時，周為紀念王艮而表示了敬佩之情。[[146]](#_146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

1592年在南京時，周汝登參與在那里由他與楊起元、許孚遠共同組織的講學聚會。由于他代表了王畿的觀點，使得他多少有些引人注目；當王畿的學說在南京聚會上被提出作為討論的話題時，他繼續加以發揚。許孚遠（1535—1604年），一個來自湖廣的1562年進士，力圖消除任何有關王畿對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的否定性理解的討論。許撰寫并傳播反對王畿的九種論點。周汝登則回應以九種反駁。他們的論戰都相繼刊出。[[147]](#_147_Lun_Zhan_Shou_Ru_Huang_Zong)在其論點中，許孚遠論辯道，王畿的論點并非先于經典和既有的詮釋，而且古代圣人（及朱熹）都竭力表明，我們心中的現象世界、天理以及道德性都是真實而實在的，它們都存在。王畿有關非實存的心、欲、知及物是比實存的心、欲、知及物更為實在的東西，這種學說比實存的東西更誤導人們進入佛教思維。在其駁難中，周汝登則堅持認為，無善無惡心之體的教義明確地隱含于經典與詮釋中。為了擴展王畿學說，周聲稱無善或無惡，甚至也不存在于我們的心中。他假設說，惡的實存并沒有邏輯上的必要性，因為它并不被理解為僅僅是圣人所指的善的對立面或對應物。對周來說，所討論的善，并不是普通的和表面的善，而是完整的善性（至善），僅能領會為具有本體論地位的非實存（無）東西。如果這就是善的地位，那么給與惡以實存（有）的地位則是多余的。這些觀點與其說是語詞，倒不如說是純粹的概念；與其說取決于證據，倒不如說取決于假設。

周汝登于1597年從朝廷退休，并定居于紹興。為了在浙東促進對王陽明和王畿的推崇，周還組織了大型講會，以紀念1527年王畿可能獲得也可能沒有獲得王陽明同意的四無說詮釋的集會。在隱退中，周還編撰了一部他標之為《圣學宗傳》的18卷的選集。從古代圣人開始，周氏力圖表明，強調實現至善（超越善惡二分）的良知學說的線索，貫穿于王陽明及其主要弟子。王畿四無句的學說被標識為有最高洞見的解釋，并已被羅汝芳所堅持。作為羅的追隨者，周汝登不僅盛揚儒學的一條特殊線索，而且他還通過自己的著作，確證了他本人是實現這一傳播的繼承人。《圣學宗傳》刊行于1609年，但在知識潮流正在改變之際，周汝登的影響力仍集中在紹興。數十年后，黃宗羲在他本人的《明儒學案》的導言的第一句話中征引周的著作，但把它貶為華而不實，基本史料不足，過于傾向禪宗的佛學。[[148]](#_14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

在評述周汝登的解釋之中，黃宗羲闡明了一個問題（黃宗羲對王陽明學說表示同情并試圖加以挽救）：王陽明教導說，心之體無善也無惡。據黃之見，周汝登錯誤的背離，在于認為，我們的本性不僅無惡，而且也無善。一些周的同時代人擔心，像他所提出的觀點正在敗壞道德的根基。由于否認善基于或根于我們的本性，這實際上似乎使圣人堯和舜所提出的標準無意義，并摧毀了佛教與儒家思想之間的根本差異。[[149]](#_14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無論這些爭論的哲學功勞是什么，它們代表了一種正在形成的意識，即到16世紀晚期，“無”的爭論正削弱著道德的確信性。

在晚明，對于在自心中發現并領會善與義的個體能力的爭論，對于取代既定的程朱學說的其他解釋的有效性的爭論，對于政治上權宜之計的爭論，以及對于包括來自于佛教徒及其他文本與導師的概念的爭論，都與提倡對其他觀點的公開性相關聯。這正是一個令人注目的相對主義支持者李贄易受影響的環境。

對李贄（1527—1602年）作出的解釋其范圍之廣使人無法作出定論，我認為，這部分地由于其相對主義。他非常明確地闡述說：人類判斷并沒有固定性；在表達對人的判斷中，人不持定見。[[150]](#_150_Li_Zhi____Qin_Lun_____Zai)然而，絕大多數評論家在評判李贄本人時，卻并沒有運用這一設定。從1580年以后，李贄的著作，包括所有形式的論斷，根據某個讀者的偏好，為其相信一種事情或另一種事情的主張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基礎。李贄曾被貼上諸如儒家、佛教徒、法家、反對崇拜偶像者、進步論者、虛無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以及個人主義者等標簽。[[151]](#_151_Can_Jian_Chen_Xue_Lin____Li)對他的貶抑正如對他的崇敬一樣激烈。[[152]](#_152_Can_Jian_Ji_Wen_Fu____Wan_M)我的理解是，我們不可能裁定李相信的哪一個特殊論斷是真實的，因為，由于他自身采用一種相對主義者的立場，他看不到堅持固定觀點的必要。

李贄出身于早先曾涉身海外貿易和伊斯蘭教的福建世族，并從父親那里接受了早期教育。[[153]](#_153_Rong_Zhao_Zu____Li_Zhi_Nian)1522年，他通過鄉試；為了進一步準備會試，他接受了任職。1556年，他開始了擔任下級職位的經歷。[[154]](#_154_Rong_Zhao_Zu____Li_Zhi_Nian) 1560年，為丁父憂而辭職，1564年，回到北京接受了國子監的任職，爾后又因祖父亡故而退職。1566年，他再次回到京城，李擔任禮部的一個官吏。他先前就曾抵制講學活動，甚至當他在南京任職時也是如此。現在在北京，他卻對《金剛經》，然后又對王陽明和王畿的學說感興趣。“這顯然是其知性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155]](#_155_Jian_Xiao_Gong_Quan_Zai___M)

當他于16世紀70年代再次在南京任職的五年中，李贄投身于深入的哲學探究。在南京，他遇見了王畿和王艮的兒子。李宣稱王艮之子是他的導師。他開始與耿定向（1524—1596年）交往，耿定向是與他的弟弟一道促進王艮對良知之詮釋的官員。李贄開始參與講學，并闡述他本人的觀點。他閱讀了更多有關佛教的書籍。[[156]](#_156_Rong_Zhao_Zu____Li__Zhi_Nia)最后，在云南擔任三年知府后，李于1580年辭職退休。[[157]](#_157_Rong_Zhao_Zu____Li_Zhi_Nian)這是他長達20多年的并非不尋常的官府經歷的終結。他把其余生中的20年用于讀書，并明確闡釋令他引人注目，甚至名聲不好的不尋常的思想。

1580年，李贄開始了異常的行為與撰述。他沒有回到福建，而是從云南來到了耿定向及其弟弟在湖廣的家鄉，他在那里生活、教學了四年。正是在那里，他批評了他的資助者以及其他人，這些人雖然視羅汝芳之忠于顏鈞為其榜樣，但他們對1579年死于湖廣監獄中的何心隱卻沒有盡力援手相救。[[158]](#_158_Di_Bai_Rui____Ge_Ti_Zhu_Yi)在李看來，何心隱是一個圣人，是時代的偉大英雄之一。[[159]](#_159_Ji_Wen_Fu____Wan_Ming_Si_Xi)同時，李還可以稱贊張居正為英雄，盡管李知道許多人堅持認為張對何的死負有責任。通過譴責別人，某種程度上甚至譴責何心隱，李免除了張直接共謀的罪責。[[160]](#_160_Li_Zhi____Da_Zheng_Ming_Fu)李贄與耿定向之間的爭端，導致了他于1585年離開耿的家鄉。他把妻子送回福建，她在1588年死于福建。然后他自己來到了湖廣麻城的一個佛教寺院，他建立了一個佛堂。[[161]](#_161_Rong_Zhao_Zu____Li_Zhi_Nian)在那里，他剃光了頭發，衣著似一個僧人，盡管他既未具戒，亦未獲準許出家的資格。

李贄為其決定找出了很多理由，其中包括他對拋棄家庭責任的渴望，渴望在炎熱的夏季消暑，渴望使那些認為他多么超俗的人困惑不解，并渴望自由自在地“做人”。[[162]](#_162_Di_Bai_Rui____Ge_Ti_Zhu_Yi)他沒有擺脫其自身懷疑論的動機。他譴責他同時代的那些偽善的人，他們假裝道貌岸然，超凡脫俗。李贄給他的友人焦竑寫了一封信，“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而欺世而盜名也耶？”[[163]](#_163_Li_Zhi____You_Yu_Jiao_Ruo_H)當然，我們不可能知道。李沒有發過宗教誓愿，他在宗教規約上特別松懈。[[164]](#_164_Huang_Ren_Yu____Ping_Dan_De)他繼續使用其俗家姓名并廣為人知。他在佛教寺院里掛了一幅孔子像。[[165]](#_165_Hou_Wai_Lu____Zhong_Guo_Si)考慮到他撰寫的題詞可能與肖像掛在一起，李像別人一樣寫道，他也認為孔子是一個偉大的圣人，而老子和佛陀則代表“異端”。沒有人真正領會這一區別。人們曾接受其父輩與導師們的諄諄教誨，而父輩與導師又受之于更早的儒，更早的儒在其時代里都誤解了孔子本人的教導。“至今日，雖有目，無所用矣。余何人也，敢謂有目？亦從眾耳。既從眾而圣之，亦從眾而事之，是故吾從眾事孔子于芝佛之院。”[[166]](#_166_Li_Zhi____Ti_Kong_Zi_Xiang)他不想被人從字義上去理解這一表述。所有他本人及其他人的解釋都可能被視為相對主義的解釋。在其垂暮之年，有一個比他年輕的崇拜者拜訪他，勸他戒葷。崇敬者擔心閻羅王不許他往生凈土。李贄對這種擔憂置之不顧，聲稱閻羅王也吃葷，因此能對李說什么呢？此外李還說，他相信儒教和孟子所教導的70歲后可許之以吃肉。[[167]](#_167_Meng_Zi_Zhi_Shuo__Ru_Guo_Gu)在遭到其他嚴拒后，崇敬者最后懇請李，因為他是個大名人，通過這樣做，能夠挽救時代習俗。李寫信告訴他說：“若說他等皆真實向道，我愿斷一指，誓不吃葷！”[[168]](#_168_Li_Zhi____Shu_Xiao_Xiu_Shou)若不考慮別的內容，他的怪僻是借之以表達其相對主義的手法。

1590年，李贄在麻城刊行他的書信、詩詞及其他著述的匯編，并冠之以令人激憤的書名：《焚書》。1599年，他的《藏書》在南京刊行，次年，出現了《焚書》的增訂本。[[169]](#_169_Rong_Zhao_Zu____Li_Zhi_Nian)在這些著作中，他再三抨擊那些偽裝的儒家及宋代道學的追隨者們，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170]](#_170_Li_Zhi____You_Yu_Jiao_Ruo_H)他指責講學而不是提升道德，而是把人從道德行為引向歧途，故而是有害的。教人學孝不能取代基于人的內在道德能力的孝的行為。[[171]](#_171_Li_Zhi____You_Yu_Jiao_Ruo_H)那些講學者都是追逐名聲、高官厚祿和榮譽的偽善者。李引以為樂的事情之一，似乎是公開譴責那些戴著道德面具的自我正確者。[[172]](#_172_Li_Zhi____You_Yu_Jiao_Ruo_H)

據李贄看來，每個人都可決定其“所欲”，而不應讓他自己依賴于別的權威。“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173]](#_173_Li_Zhi____Cang_Shu_____Di_7)李贄通過提供自己的書籍提出自己的觀點，把關于數百名歷史人物的傳統看法顛倒了過來。如果有關歷史的評判僅僅是相對的，那么，就沒有人可斷定李是錯誤或正確。認同所有歷史評判的相對性，這也許是容易的；但道德的評判則是一個更繁重的事情。

道德論者認為我們應該把共同利益（公）先于個體利益（私），與此相反，李贄宣稱，一個人必定或能夠隨其私人所愿行事。[[174]](#_174_Di_Bai_Rui____Ge_Ti_Zhu_Yi)這就把他置于與數百年來儒家學說爭論的境地。據李贄看來，我們應該重新回到未教育的、并因此未受污染的、設定為內在于我們每個人的童心。[[175]](#_175_Li_Zhi____Fen_Shu_____Di_3J)李贄的非傳統行為，表明他依從于其內心的愿望，[[176]](#_176_Xiao_Gong_Quan_Zai___Ming_R)正如他激進的觀點是其獨立性的證據一樣。“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為渠之輕重也，審矣。且渠初未嘗以世人之是非為一己之是非也。若以是非為是非，渠之行事，斷必不能如此矣。”[[177]](#_177_Li_Zhi____You_Da_Geng_Zhong)此外，如果人的是非觀完全與圣人的觀點相一致，那就將沒有表達己見之處。[[178]](#_178_Li_Zhi____Si_Ma_Qian_____Za)他堅持認為，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其他人，還認為有關是非爭論的思想，都是自我蒙騙。“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講之不已，至于急辯。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講是非者為可厭，而反厭彼急辯是非者矣。”[[179]](#_179_Li_Zhi____Yu_Yang_Ding_Jian)有關是與非的爭論是沒有結果的，因為道德是相對的。對于道德評判來說，并不存在無可爭議的根基。李多少帶些諷刺意味地建議，其《藏書》可用于皇帝在經筵講讀，在科場用以選士[[180]](#_180_Li_Zhi____Yu_Geng_Zi_Jian_S)，但他并不妄稱僅他本人才有對過去與現在的其他人予以評判的特權。

李允許每個人都表達這種評判。“蓋人人各具有是大圓鏡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所教），所謂我之明德也（《大學》之所教）。是明德也，上與天同，下與地同，中與千圣萬賢同，彼無加而我無損者也。”[[181]](#_181_Li_Zhi____Yu_Ma_Li_Shan)在某種意義上，李贄是在把良知思想推演到一個邏輯極端[[182]](#_182_Rong_Zhao_Zu____Ming_Dai_Si)，不過這時沒有提出一個含蓄的假設，即每人可以按照在自己內心發現的傳統道德價值行事。李同意每個人都能夠并應該由他本人決定，而不必與其他人相一致。李論述說，即使是天地也不能強迫眾人都與他人的秩序觀相一致；因此，對自封的導師來師，施令他人去當孔子，是誤導他人，而圣人自己卻都從不打算去做這種事。[[183]](#_183_Li_Zhi____Da_Geng_Zhong_Che)

李贄的相對主義立場闡述了令其聽眾迷惑、有時感到震驚的一種反對偶像崇拜觀念[[184]](#_184_Can_Jian_Xiao_Gong_Quan_Zai)，但關注他卻有著一個更深層的動機。鄒善（1556年進士），王陽明弟子鄒守益的兒子，曾被問到為何李贄有如此眾多的追隨者。鄒善說：“人心誰不欲為圣賢？顧無奈圣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185]](#_185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史孟麟，一個1583年進士，他與顧憲成及東林書院密切相關，他寫道，當李贄于16世紀70年代在南京講學時，曾教導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圣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而不是自發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186]](#_186_Shi_Meng_Lin__Jian_Huang_Zo)確切地知道有多少士子確曾受到李贄的影響，這也許是不可能的。但顯然他也激起了反對。史孟麟指責李及其他晚近的導師們，這些人出于追求自發性（自然）的熱情，教導人們循其本性，這意味著饑來吃飯、困來即眠。對于史孟麟來說，這就是鼓勵人類像禽獸一樣活動，違背了孔子和孟子有關需要道德工夫的反復教導。[[187]](#_187_Shi_Meng_Lin__Jian_Huang_Zo)李的批評者反對追隨李的人們，把他們說成是道德方面的懶漢，但李正在追求個體道德自主性探究的一種明確解答，而個體道德的自主正是一百多年來持續關注的問題。

李贄支持每個人能夠按照其自身的愿望與情感行事的觀點，而且更是照此行動。通過揭露不完美的論點與不誠實的行為，對某些人來說，他似乎成功地闡述了對被貶斥的日常道德信念（如女性的低下地位，聽命于權威的無可置疑的傳統），以及對浮夸的哲學建構，特別是道學的建構的另一種選擇。[[188]](#_188_Can_Jian_Rong_Zhao_Zu____Mi)他填補了在16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其他學說所不能履行的真空。但他是一個文士，是一個曾經做官20年的舉人功名獲得者。李贄的一些闡釋，強調了他是疏離所有其他文人的異己，他“背叛了自身所處的階級，即統治的精英”[[189]](#_189_Di_Bai_Rui____Ge_Ti_Zhu_Yi)，或者強調由于他有商業與伊斯蘭教的家庭背景，也許從未完全與官吏們的文化精神合為一體。[[190]](#_190_Rang___Fu_Lang_Suo_Wa__Bi_Y)李的社會背景并非單一，而且他作為北京國子監的一位祭酒，說明他對經典傳統的精通，更超過了他的上司和同僚的認可，盡管他通常不與他們一道。沈德符（1578—1642年）曾較明確地宣稱李“聰明蓋代”[[191]](#_191_Chen_De_Fu____Wan_Li_Ye_Huo)。無論李的心理動機或知性動機是什么，他為士子聽眾強調了一種相對主義的解釋，即每一個人都可以決定他自己。他的推崇者袁宏道指出，李并沒有成為一個遁世者。[[192]](#_192_Jian_Huang_Ren_Yu____Ping_D)他運用其文學技巧和他對經典、歷史、佛教和道教經典、官場程序及士大夫習俗的洞識，削弱了傳統思想。[[193]](#_193_Can_Jian_Di_Bai_Rui____Ge_T)雖然李堅持人的本性總是同一的，或者至少相差不遠，堅持人類發現他們所處的環境也總是相同的，但他卻多少有些感到他自己與眾不同，或者至少他幾乎認識不到與大眾性情投合。他知道，由于表達自己別具一格的觀點，他會冒犯人。“大概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為狂，則以為可殺也。”[[194]](#_194_Li_Zhi____Qing_Ling_Yao)

確實，他的觀點被理解為冒犯人的，而且最終是危險的。1590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刊行后，也許是在耿定向的施壓下，他離開了在湖廣麻城附近的佛教避難處。耿曾批評李，又是收入《焚書》中的一系列尖刻的書信的收件人。[[195]](#_195_Xiao_Gong_Quan_Zai___Ming_R)在不同的資助下，李贄四處旅行、落腳，資助者中有些是權貴。[[196]](#_196_Huang_Ren_Yu____Ping_Dan_De) 1600年冬，李贄回到麻城，當時，一伙暴民燒毀了他曾留居的佛寺。反對他的憤怒再度激發，因為他支持對社會以及性習俗的離經叛道，雖然他那時已是70多歲了。[[197]](#_197_Xiao_Gong_Quan_Zai___Ming_R)他逸遁以躲避逮捕之災，并于次年春，他北上北京附近的通州。[[198]](#_198_Rong__Zhao__Zu____Li_Zhi_Ni) 1602年，作為一位退休了的監察官的客人留在那里，此時他再度遭到攻擊。可能在一位曾被李冒犯過的大學士的唆使下，京城的一位御史呈報了一份奏疏，說明李是一個曾剃光頭發的前任官員。他被控告刊行誣蔑孔子的有害書籍，并厚顏無恥地沉溺于有傷風化的行為。年輕人仿效其淫泆方式，而士人則據其祟行偽造的佛教而膜拜禮佛。那位御史建議，在他可能禍亂京城之前，就把他遣返回福建，而且燒毀他的所有著述。這個奏議得到了批準。[[199]](#_199___Ming_Shi_Lu_______Shen_Zo)在他自己的辯護中，李贄稱，他的書籍是為了提高圣人學說的，而不是詆毀圣人學說。在通州被捕后，李贄割斷了喉道，并于一兩天后去世。[[200]](#_200_Xiao_Gong_Quan_Zai___Ming_R)無論他是一個殉道者還是一個病老頭，任何試圖理解其最終行為的意義，還必須考慮到他的相對主義。[[201]](#_201_Can_Jian_Huang_Ren_Yu_De_Pi)

李贄的相對主義中所包含的危險并沒有隨著他的死而消失。盡管遭到禁止，但他的著作仍繼續流傳。1625年的一篇奏疏報稱，士子和官員們仍喜歡它們，并把它們收藏起來免遭禁毀。[[202]](#_202_Yin_Jian_Gu_Yan_Wu____Ri_Zh)李贄著作的魅力，部分在于其震撼人的價值。在這方面，它們類似于當時的小說，即著名的《金瓶梅》，它也隨著嚴禁而得到了廣泛流傳。[[203]](#_203_Zai_Di_Bai_Rui_De___Ge_Ti_Z)更重要的是，李的著述及最著名的晚明小說都表達了一種隱含的相對主義信息：沒有獨一無二、永恒不變、一貫正確的觀點，而存在多元的、分立的、有條件的主旨。[[204]](#_204_Can_Jian_An_De_Lu__K_Pu_La)在這些小說中，價值觀是混亂而顛倒的，就像李贄的生活一樣。李贄并非反道德者。他不是一個哲學上的懷疑論者，也不是反智論者。他作出有關是與非的判斷。正如蕭公權所說，“他所需要的是所有的價值、知識與道德，都由每個人的內在信念所確認”[[205]](#_205_Xiao_Gong_Quan_Zai___Ming_R)。由于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既不存在特定的、共同的標準，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真理，李贄逐漸削弱了所有外在權威，這是整個16世紀許多作者曾討論的一種思想觀點。在1602年一篇贊同查禁李贄著作的奏議中，禮部尚書馮琦寫道，陳獻章與王陽明之流，巧妙地把佛教概念塞進“吾道”，而如今李贄之流卻公開推崇佛教，把它置于“吾道”之上。[[206]](#_206_Yin_Jian_Gu_Yan_Wu____Ri_Zh)顧炎武則更進一步痛心地發現，沒有另外一個人 像李贄那樣無忌憚地反叛圣人。[[207]](#_207_Gu_Yan_Wu____Ri_Zhi_Lu_Ji_S)對個體之間意見差異的可能性的認 同，而不是主張一種源自于每個人自察其心所導致的共同結果[[208]](#_208_Li_Zhi____Cang_Shu_____Di_7)，李贄才成為一個相對主義者，他貶斥士人共同的道德，并進而貶斥朝廷命官所共有的道德。但作為一個相對主義者，李贄并沒有揭示出士大夫精英的一種可以共同接受的倫理。

### 重新強調道德工夫

16世紀70年代，講學的支持者引起了張居正大學士及其盟友的反對，他們力圖阻止其講學，因為其政治影響日益增長，知識基礎日益加強。在另一條戰線上，王陽明的后繼者被認為在提倡獨立地建立人自己的倫理的個人主義思想，從而招致了一些士人的反對，后者堅決相信人的內在道德良知的觀念，但他們也再次強調在人的生活和政府行為中，需要大力實現道德的善。在此再次強調的過程中，歷史上最重要的領導者是顧憲成。

顧憲成（1550—1612年），一個來自蘇州北部大運河邊上無錫商人的第三子，1576年在南京鄉試中，他名列榜首，從此在南直隸的士子中聲名大振。[[209]](#_209_Can_Jian_Bu_Xi___Ming_Ren_C)他幾乎馬上就不得不參加父親之死的喪事，但到了1580年，他就可以去北京，并通過了會試。他的官場生涯開端良好，他被安排在京城的戶部任職。他與兩位1580年的新科進士志同道合，他們也像顧一樣，在其鄉試中曾名登榜首，一位是福建的姜世昌，另一位是北京的李三才（死于1623年）。顧還開始抨擊當朝宰相張居正，張居正于1581年通過對京城官吏進行常規的監察考核，排擠那些在他因1577年在丁父憂期間未離任而抨擊他的官員。1582年，當為祈禱張從重病中康復而舉行宗教儀式時，顧與他在戶部的一些同僚們，其中包括他的朋友趙南星（1550—1627年），拒絕與支持祈禱者的朝廷官員同流合污。張一死，顧憲成本人就于1583年秋以一頁辭呈離職而去。[[210]](#_210_Guan_Yu_Zhao_Nan_Xing__Can)

此其時，顧正服膺于王陽明的良知概念。1586年秋，當他回到京城時，他遇到了唐伯元（1541—1598年），一位1574年的進士，唐在1584年曾強烈抗議把王陽明的名字列入孔廟，此事在張居正死后才最終實現。[[211]](#_211___Ming_Shi_____Di_282Juan)唐對顧說，所有有關良知的談論對于社會都是危險的，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譴責王陽明。顧詳細地解釋了王陽明為何必須通過結合《大學》與《孟子》的語句，來闡述致良知的概念。王的概念并非錯誤，而且不應該被指責為那些僅聲稱按其良知行動的人的反社會的過分行為。顧告訴唐說，他劃定的界限僅止于人性無善亦無惡的學說，這個學說是對周汝登的一個直接批評。[[212]](#_212_Gu_Xian_Cheng____Xiao_Xin_Z)這些批評，顧氏在后來尋找時機更充分地加以發展。

在京城朝廷中時斷時續任職10年后，顧氏的批評如此令人難堪，以至于他受到處罰，被剝奪了任職資格，革職為民。1594年，在大量同情者的送行下，顧離開了京城，他做官的生涯至此完結。回到無錫后，顧憲成逐漸建立了另一個講壇，他從中可以得到繼續在京城任職的機會。他把書房命名為“小心齋”，表明與“自然”正相對立的心情。他開始在當地寺廟從事講學。然后，他與兄弟們一道在其家中建了一座“同人堂”，這是一個有著明顯政治蘊意的名稱。到1598年，他有意尋找他稱作善士的同盟者，這些人并不局限于他所處的南直隸地區。[[213]](#_213_Hou_Wai_Lu____Zhong_Guo_Si) 1603年，顧憲成、他的弟弟以及高攀龍籌措資金捐造了一座永久性的講學場所。他們恢復了一個古老的名稱，稱之為“東林書院”。東林書院于1604年落成，顧撰訂了書院會約與章程，并在管理時盡其可能獨立于當地官府。他們規劃每一秋季舉行一次為時三天的重要講會，無數的小講會在眾人逗居之地舉行。它很快構建成為進行觀察和眾人為之矚目、為之側耳的場所，盡管正如黃宗羲所指出，實際參與東林講學者，為數有限，且大都來自南直隸。[[214]](#_21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

在講學中，顧憲成發現了努力復興政府領導者道德的另一條有關聯的出路。他知道，辨明是與非乃是處理政治問題的一個必要基礎。在其東林書院會約中，顧捍衛講學，使它們免受那種說講學與履行道德無關甚至有害的指責。[[215]](#_215_Can_Jian_Bu_Xi____Dong_Lin)他認為，講學被濫用了，而且他把其濫用的部分責任歸溯到王陽明。他特別指出王陽明所說的兩句話。“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為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為是也。”[[216]](#_216_Yin_Jian_Yu_Rong_Zhao_Zu)這是一種對自立的召喚。在顧憲成看來，這些觀念在把人們從程朱學說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具有一種令人振奮的、強有力的作用。通過這些思想，王陽明把士人從攻讀成堆的經籍中解放出來，并設法消除他們的借口，使他們不致認為崇敬圣人（包括孔子）而履行道德是不可企及的理想，因為實現這種理想需要士人深入學習，別無他途。但顧同樣抱怨說，在這兩句話中的思想，曾導致了人們魯莽地忽視為我們大家在行為上作為共同楷模的圣人。顧憲成論辯說：“陽明得力處在此，而其未盡處亦在此矣。”[[217]](#_217_Yin_Jian_Yu_Rong_Zhao_Zu)顧竭力闡明這樣一種學說，即在一定程度上，要避免陽明后學者的莽“蕩”，同時又不回復到在明代通常與朱熹思想聯系在一起的“拘”。

顧的解答，部分地要再度證實善在每個人中是其人性的構成部分。顧否認把人性界定為不僅無惡而且也無善的闡釋。[[218]](#_21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他認為，一些人在設定心是無善無惡時，把心體稱為“空靈、明澈、澄明、安詳和寧靜”，它們意指那是我們應該達到的心的所有狀態或實在，因此，它們是善的；它們是獨特品德的獨特名稱，與心的其他萬德一起，全部匯歸到包括孝慈、忠誠及所有其他傳統品德的原來的善。據顧憲成之見，善是色或心體的屬性。[[219]](#_219_Tang_Jun_Yi____Liu_Zong_Zho)顧否認王陽明有放棄朱熹學說的根本主張即認為心就是理（心即理）的能力。[[220]](#_220_Bu_Xi____Dong_Lin_Shu_Yuan)相反，顧認為，善也在于我們心外的事物之中，因此，他竭力想恢復心是道德培養的一個合適對象的思想。

顧使“性善論”成為他的口號，目的在于轉移對心的關注，從而離開對心的自然的關注。他的標明日期始于1590年的哲學札記，向所有曾視“心”為講學中心的人挑戰。他寫道：“人論學為知性；知性才可論學。”[[221]](#_221_Gu_Xian_Cheng____Xiao_Xin_Z)

顧憲成并不提倡簡單地恢復朱熹學說。他指出，程頤與朱熹所提出的重要主張，即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格物而窮理，并沒有在經典中出現。[[222]](#_222_Gu_Xian_Cheng____Xiao_Xin_Z)他知道，在其時代，很少人想去討論朱熹。然而，顧竭力挽救朱熹，堅持程朱在字面上并不是有意為了窮理，我們就必須甚至去格一草一木（或者格發芽的竹，像王陽明曾無效嘗試的那樣）；他們旨在使我們的工夫關注主要內在于我們而不是外在于我們的本性和道德心。[[223]](#_223_Rong_Zhao_Zu____Ming_Dai_Si)顧的意圖在于調和朱熹與王陽明，使世界免遭太拘與太蕩的極端。

為了反對危險的依賴于自發地隨從人的良知的指令，顧強調了道德工夫的必要性。他了解王陽明四句教的洞見，但發現它涉及到“心之體”時，卻使工夫處于意義含糊不清的境地。[[224]](#_224_Gu_Xian_Cheng____Dong_Lin_H)對顧來說，這種工夫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推尊經典為道德指導的源泉，[[225]](#_225_Gu_Xian_Cheng____Dong_Lin_H)但同樣地，一個人需要立志，通過個人努力（自立），實現成為一個完全道德的人的目標。[[226]](#_226_Gu_Xian_Cheng____Dong_Lin_H)東林書院講會的公開意圖，在于幫助參與者在其日常生活中依照顧對道德工夫的解說而行動。[[227]](#_227_Gu_Xian_Cheng____Dong_Lin_H)

顧憲成并不是在闡述任何新的思想主張。吳應箕（1594—1645年）評論說，顧在東林書院的講學是“其學經生之所知者，絕無足聽也……”[[228]](#_228_Wu_Ying_Ji____Dong_Lin_Ben)在某種意義上，吳是正確的。但顧和一些同時代人都覺察到，太多的士人已經失去了出于道德指南而閱讀經典的興趣，需要重新喚醒他們。圣人的典籍是拯救人們走向個人主義的外在約束，而這種個人主義似乎在威脅人們。在這一努力中，顧的聲音是一種主要的聲音，但是，東林書院的政治內容，而不是他的思想，吸引了歷史學家對他的關注。

鄒元標（1551—1624年）同樣想到了道德改良，他的經歷類似于顧憲成。1577年鄒元標考中進士，當年陰歷十月，再次抨擊宰相張居正沒有丁父憂而離職的批評達到高峰。四名官員在宮廷上遭到杖打，以阻止抨擊。值此之際，鄒元標設法提出他本人的奏議，抨擊張居正對年輕皇帝有著不良影響。宮中太監不想接受奏折，對他說：你豈不怕死？論議此事豈非其時？鄒使他們相信那只是請求辭職的文本。奏本被收受而閱后，鄒遭到了80杖打，并戍遣貴州，在那里他度過了六年時間。[[229]](#_22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 1582年張居正死后，鄒重回朝廷任職。進入朝廷后，他繼續上奏疏彈劾不同的高官，同時又在任和離職，直到1593年他離開朝廷退休為止。

鄒元標回到家鄉江西吉水（吉安府），并建立一個書院講學。他保衛講學，以反駁關于從事講學者不切實際和碌碌無為的批評。據鄒之見，真才實學由講學而成。[[230]](#_230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鄒認識到，當他自己年少時，曾氣盛粗魯，并錯誤地自以為“覺”，這是一個具有強烈佛教含意的術語。許多年后，他才逐漸認識到，學更為重要。[[231]](#_231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鄒主張以識心體入手[[232]](#_232_Ju_Huang_Zong_Xi_De_Gui_Na)，但鄒依然批評世人把“從心所欲”解釋為無視是非的縱欲。鄒堅持認為，欲必定不離于矩。[[233]](#_233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他教導說，道德努力（工夫）涉及到在所有人倫關系中行恕，包括對愚夫愚婦。[[234]](#_234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鄒想修正恕是“如己之心”的流行解釋。他堅持恕也包括“如人之心”的思想。[[235]](#_235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正如黃宗羲所指出，盡管鄒對行恕的解釋更與禪佛的用法而不是孔門之恕有關聯，但他強調體現外在的嚴毅方正之氣，則與儒家一致，不是佛教徒的思想[[236]](#_236_Huang_Zong_Xi_Suo_Zuo_De_Pi)，這一強調還揭示了鄒元標也正從對王陽明學說更加個體主義的解釋中脫離出來。然而，他對經典段落的語源學解釋常常牽強附會，而沒有哲學論據的支持。

在長達25年的中斷后，鄒元標于1620年在萬歷皇帝駕崩后被召回朝廷。他起初暫任刑部右侍郎，然后任吏部侍郎。1622年，他在京城建立了一座講學書院，與馮從吾共同主其事。

馮從吾（1556—約1627年）是陜西長安人，而不像鄒元標與顧憲成那樣是南方人。馮隨許孚遠（1535—1604年）學習，許曾與周汝登就王畿對四句教的否定性解釋進行過爭論。因此，馮不算是王陽明后學中個體主義的追隨者，而像鄒元標與顧憲成一樣，他的做官生涯中止于16世紀90年代。馮于1589年考中進士，并任監察御史一年。在對皇帝個人行為提出批評后，他于1592年稱病離職。當他于1595年或1596年繼續任職時，他被迫隨曾引起皇帝不滿的其他監察御史一道去職。[[237]](#_237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退休后，馮住在長安，在那里從事講學與著述。1609年，在官府的支持下，在長安為他建立一座書院。數以百計的人（他們并非都是士人）參與講學。[[238]](#_238_Han_De_Lin____Wan_Ming_Si_X)馮從吾捍衛講學實踐，使其免遭同時代人的懷疑和官府的猜忌，甚至宣稱講學是格物的重要任務。[[239]](#_23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他還強調小心檢點和遵守規章的必要性。[[240]](#_240_Han_De_Lin____Wan_Ming_Si_X)

馮從吾的主要論斷之一，是針對無善亦無惡的“無心”思想。自稱為“吾儒”代言人角色，他力圖駁斥其對手，即那些他稱之為“異端”的代表。“吾儒”的正確觀點是一個人的心被界定為無惡，并與利無關；而與之不同的是，他們錯誤地主張，我們的心既與義無關，也不是善。他們的觀點基于王畿的“無心”理論，即人心本體的空無性。它與利或義無關，既非善亦非惡。據馮之見，他的對手們堅持認為，既然存在著無善無惡之心，那么，據此邏輯，就存在著無不善之心。這就是說，在某種超脫的意義上，心是善的。在實踐的基礎上，馮擔心，內心缺乏對義的關切，未必意味著缺乏對利之關切；內心中缺乏善，未必意味著缺乏惡。他的分析是，如果人心中脫離了義，那它將去追求利；如果心脫離了善，它必將去追求惡。一個人不可能超越這些選擇。一個人必定非此即彼。既然“吾儒”的前提是性善與義，那么，此善與義必定在吾心之中。[[241]](#_241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在他大力重建他的主張——心在道德方面不是超越一切的，它需要加以約束，而不是放縱——時，馮從吾正試圖駁斥一個世紀以來的論點。馮的觀點傾向于重新強調行善的可能性與渴望。在聽命于萬歷皇帝而被迫辭職后，他就在長安地區提倡這些思想。1620年，皇帝駕崩后，馮再次有了在朝廷任職的機會。

1621年，馮從吾回到北京，在大理寺任職，而后又接受了一個監察御史的職位。鄒元標也被委任于大理寺，并且甚至在他抵達京城之前，就擔任刑部侍郎之職。1622年，馮與鄒二人都是監察御史，二人都感興趣于追求他們曾在家鄉省花費了20年時間的講學。他們共同在京城組織了首善書院。[[242]](#_242___Ming_Shi_____Di_243Juan)黃尊素（1584—1626年）大概提醒過鄒元標，不要在京城舉行講學，但沒有效果。[[243]](#_243___Ming_Shi_____Di_243Juan)更大的后果是宦官魏忠賢的反對，他幾乎立即頒布了禁止首善書院的條令，理由是講學導致了宋室的毀滅[[244]](#_244___Ming_Shi_____Di_243Juan)，暗示著明皇朝世系不應遭受類似的命運。在京城開設一座講學書院的努力就此中斷，而鄒元標與馮從吾二人則都乞休辭官。他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在家鄉盡享其退休之年。[[245]](#_245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

他們的同時代人，高攀龍（1562—1626年），則不那么幸運。他隨他們參與了在首善書院的講學，然后于1623年退休回到無錫老家。盡管他不愿意回來，但仍于1624年回到北京，再度在朝廷任職，這一行為直接導致他于1626年自殺。

高攀龍，像顧憲成一樣，是無錫人。[[246]](#_246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 1586年，當顧從政府機構告假歸家，高攀龍聆聽了他的講學，當時高是一位年輕的1582年的鄉試舉人。它奠定了高的名聲。[[247]](#_247_Rong_Zhao_Zu____Ming_Dai_Si) 1589年，高通過了會試，其主考官是顧的朋友趙南星。在服指定高為繼承人的叔父之喪后，高于1592年到京城擔任一個次要的職位。第二年，他在南京任朝廷行人之職，此時，趙南星及稍后的顧憲成，因牽連到抨擊大學士們審察京城官員而遭革職。高則因其隨之而起的抗議而被謫任廣東。

遠赴華南，對于高攀龍來說是一個自我發現的旅程。[[248]](#_24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他的敘述描述了一次心理學與哲學的探索。他從他及其他人可能視之為忠誠的一種表面上的政治玷辱著手。通過他正在形成的包括風景與回憶以及新朋友與新思想的一種更廣大的世界意識，體現了他與其正遭受挫折的境遇相互調適的階段。在福建山區的一個偏僻的小旅舍，他在頂層找到一個地方，在那里可以凝視山溪潺潺，山巒疊翠。心曠神怡之際，他獨自地閱讀（或回憶？）宋代大思想家程顥對《論語》中有關患難之時仍樂在其中段落的評論，程顥曾補充說：“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249]](#_249_Yin_Jian_Rong_Zhao_Zu____Mi)高突然體會到其寓意之所在，有如重擔頓爾卸肩之感。他頓感與宇宙大化合為一體。高說，他先前曾鄙視學者號稱懂“悟”，如今卻親身體驗到了悟。這對其余生來說，都具有意義。正如唐君毅所指出，這也是與物質世界、天地大化合為一體的儒家之悟。[[250]](#_250_Tang_Jun_Yi____Lun_Wan_Ming)

正如高指出，他于1594年的證悟，與人所周知的王陽明于1508年的證悟經驗形成對比。王身處貴州土著人之間的有人身危險的放逐中，而高則在福建特定水路上的一個旅舍里。王在夜深人靜之時聽聞一聲而獲得一種嶄新的洞見；而高則當他凝視著風景并手持二程兄弟之書時，覺察到了程顥之意謂。王的體認（我們必須探究吾人之心，而不是探究外在客體）開始教導一種激進的對既有學說的新闡釋；而高的體認則是，道德提高的功夫應依靠（而且必須來自）我們自己的心。[[251]](#_251_Rong_Zhao_Zu____Ming_Dai_Si)高在廣東只度過了數月大體上歡樂的時光，然后就辭職回到了無錫老家。在隨后的20多年里，他努力為其同時代人恢復舊的道學的道德說教。

在其任職的最初數年，高就曾編選過二程、朱熹以及明初最忠于他們的追隨者薛瑄的著作。與此同時，高因其上疏駁斥張世則（1574年進士）以其所著的《大學古本初義》取代朱熹的《大學集注》為欽定本的奏議，而博得一定的名聲。據張世則之見，程朱之學敗壞了宋代的道德氣俗。在高于1595年辭離官場后，他在退休中努力遵循朱熹所描述的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養生術。高繼續溫習經典，以及宋代以來的道學典籍。到1602年，他編撰了14卷本的朱子節要，并于次年完成了張載一篇著名文章的注釋（此即《正蒙注》。——譯者注）。[[252]](#_252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1605年，他撰寫了一篇批駁一位由儒入釋的士子為佛教辯護的文章。[[253]](#_253_Gao_Pan_Long____Gao_Zi_Yi_S)

影響更為重大的是，高建議顧憲成兄弟在無錫建立一座稱之為東林書院的講學場所。它于1604年建成開放，自顧憲成于1612年去世后，直到書院于1625年被詔令燒毀，高攀龍一直是書院的領導者。高的名聲與命運，與書院緊密相連。

像顧憲成一樣，高竭力恢復與道學相關的士子的紀律意識。高批評王陽明，因為他不理解格物這一重要用語是一個指導人自心的過程。[[254]](#_254___San_Shi_Ji_____Yin_Jian_R)高的糾正在于論證了由于格物涉及到發揮人的道德知識的工夫，而道德知識并不像王陽明所曾教導的那樣是單純內在的。[[255]](#_255_Can_Jian_Bu_Xi____Dong_Lin)然而，高所提倡的工夫卻仍然大致上與人的自心相關。像朱熹一樣，高把工夫置于靜坐與讀書之中，但對高來說，正如與對薛瑄來說一樣，探究的首要目標在于人本性與心之體的善，而不是外在于吾心的現象世界的一草一木。[[256]](#_256_Rong_Zhao_Zu____Ming_Dai_Si)高的致知方法，更強調敬與靜，而不是有關現象世界的知識積累。[[257]](#_257_Bu_Xi____Dong_Lin_Shu_Yuan)據顧之見，通過靜坐深思，我們才能夠格物。[[258]](#_258_Yin_Jian_Rong_Zhao_Zu____Mi)通過沉思，吾心可引向與天理合為一體，除卻圣人盡管這并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對高來說，放任自心是不夠的，人必須努力實現人性之善。就此而論，高攀龍并非遠離王陽明的學說。盡管他本人把自己與王陽明區別開來；高的歧異在于不同于其同時代人的主張，即把良知作為一種個體主義的基礎，不同于王認為我們可以發現在人心中的理（或原則）的觀點。

并非不同情高的黃宗羲曾對他作出了一個富有洞察的評論。高子之學，表面上“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為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并進。先生（指高）謂 ‘才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時所說 ‘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為相近，是與程朱之旨遠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即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為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于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即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即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于陽明，反覺多所拮格耳”[[259]](#_259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

黃的評論有著堅實的哲學根據，但它并不貶低高攀龍的意圖：重建道德的善，為道德自我完善的一個目標，并反對善是自發地內在于我們的心靈，以及我們真正的本性是超越善惡的流行學說。高稱許明初朱熹學說的追隨者曹端的話，可適用于高本人，其內容是“并無新奇異說”[[260]](#_260_Gao_Pan_Long____Gao_Zi_Yi_S)。高正試圖把朝向王陽明、內在良知以及決定或超越善與惡的個體主義者的心，回復到朱熹、格物以及在政府和整個社會中有意識地發揚行善避惡之心上來，即使冒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261]](#_261_Can_Jian_Tang_Jun_Yi____Lun)

高行善事。他捐贈土地給貧苦者，并為貧困者組織了一個地方性的慈善社團（同善會）。他在東林書院教導學生。他參與江南的其他書院的講學。[[262]](#_262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他靜坐，并過著一種審慎小心的道德生活。在他60歲時，高在新皇帝登基后到北京接受了朝廷任命。自16世紀90年代中期起他的許多都離職的盟友，包括鄒元標、馮從吾與趙南星，此時也回到朝廷。高參與了1622年首善書院在京城的復建，并于次年獲準歸家乞養。他回到了無錫和東林書院。

在當年快結束前，高被再次召任刑部右侍郎。在他抵達京城之前的1624年夏天，他的學生楊漣任都察御史，提呈彈頦宦官魏忠賢的24條罪狀的奏議。此年秋，高被說服就任都察左都御史。在此任上，因崔呈秀任鹽官時的腐敗行為，他奏請罷免崔之職。這一奏章為趙南星所支持，趙當時任戶部尚書。崔從魏忠賢那里力求幫助。高與趙都被免除官職，魏開始認真地整肅東林力量，首先解散，隨后于1625年夏逮捕并處死了六位東林同黨，其中包括楊漣。

第二年春，逮捕高攀龍及其他六人的詔令頒發。高撰寫了一份奏疏解釋說，盡管他曾削職為民，但他曾任朝廷命官，因此，不能接受一位高官被捕的污辱而玷污其朝代，他必須自殺。在夜半時分，高自沉于一個池塘。此后不久，無錫的東林書院即遭徹底拆毀。[[263]](#_263_Bu_Xi____Dong_Lin_Shu_Yuan)

更多的是由于其漫長的東林書院的領袖身份及其自殺的遭遇，而不是由于其思想的哲學功勞，從“知學者”的觀點來看，高攀龍在17世紀較晚時期無疑地被描寫為兩位大儒之一。[[264]](#_264_Ju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高12卷本的文集刊印于1632年。黃宗羲記得，他隨即與老師一道翻閱它們，老師曾對黃指出，在高的思想中彌漫著佛教的影響。鄒元標與馮從吾也曾被視為深受禪學的影響。就此而言，黃的老師還認為朱熹也受禪學的影響。黃宗羲把他所稱的與高攀龍并列為時代大儒的老師，就是劉宗周。

劉宗周（1578—1645年）代表了晚明為道學提供一種詮釋的嘗試的頂峰，這種詮釋既避免個體主義者認為道德的基礎在于每一個人自心的過度主張，同時也激勵每一個人形成以行善為一種生活之道的律令。劉在一生中實現了這二者，盡管像高攀龍一樣，他的自殺揭示了一個道德的人被外在的政治事件所擊垮的最終遭遇。

劉出生于浙江山陰，那里也是王畿和周汝登的家鄉。王畿死于1583年，周則于1597年退養回紹興。當劉正逐漸長大成人時，周有關王畿的否定性詮釋的學說頗有影響力。劉的父親死于劉出生前，他的孩提時代窮困多艱。他與母親都由其外公幫助，他的教育主要是他母親家庭支持的結果。[[265]](#_265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他最終與他母親的一位侄女成親。劉于1595年成為一位童生，通過了紹興府試，并于1597年秋到杭州參加鄉試，在第一次就獲得通過。[[266]](#_266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第二年春，劉會試失利，并隨后因眼疾而居家三年。1600年，他北上京城在國子監備考。1601年春，他通過進士考試，隨即獲知他母親在浙江已經去世了。[[267]](#_267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

劉回到家鄉，度過了悲痛的服喪期。[[268]](#_268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 1603年，他赴湖廣去拜訪在德清的許孚遠（1535—1604年），他懇請許為其母親的生平撰文，同時還向他請教了關于學問的要義。16世紀90年代初，許曾在南京的一次講學聚會上對周汝登與四無說提出挑戰。現在，1603年，他對年輕的劉宗周說，學問的兩個主要任務，就是持存人性中的天理，并限制人的欲望。在這次會見中，劉正式認許孚遠為師，并在其一生中都努力實現這兩個目標。[[269]](#_269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

第二年，劉結束了為其母親的服喪期，并在親戚的敦促下，到京城接受了一個朝廷職位的任命。他被委任為行人，幾乎無所事事，他在50年前曾是著名的講學場所靈濟宮跟一位道士學琴。更為重要的，劉開始搜閱明代期間的朝廷典故。[[270]](#_270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10年前在相同的職位上，高攀龍曾閱讀了宋代哲學家們的著作。）劉開始闡述一種以典章制度為根據的觀點，它把最高的個人道德水準應用于現任高官的擔任者，包括皇帝。在其朝廷任職不到半年，劉草擬了一個無效的奏章，彈劾當朝大學士沈一貫（死于1616年）。次年初（1605年），劉辭職而去，并回家七年。[[271]](#_271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這是他與朝廷機構關系的一種模式：至多在朝廷任職一年或兩年，隨后幾年在家中致力于著述、讀書與靜坐。

無論在朝還是為民，劉都以冗長的奏議追求其對好朝廷的思想，并于17世紀30年代覲見了皇帝，所有這一切都旨在于闡明，就皇帝與所有值得任用的官員來說，誠實的道德工夫都是值得推行的，并將挽救帝國于艱難困境之中。他把談論諸如火器或嚴厲懲罰等題目貶為轉移人心志之說。[[272]](#_272_Can_Jian_Huang_Zong_Xi_Dui)雖然實際在朝廷任職總共不到四年時間，但劉仍被擢升為北京府尹（1629年）、工部左侍郎（1636年）和都察左御史（1642年）。崇禎皇帝反復考慮任命他為大學士，盡管劉當面忠告他作為一個統治者的失敗。這正是劉宗周確立的道德正直的聲譽。

1612年，劉訪問了東林書院，并拜訪高攀龍。[[273]](#_273_Rong_Zhao_Zu____Ming_Dai_Si)劉支持東林黨人與其他派系的斗爭，并于1622年當他在京城時，幫助建立首善書院。[[274]](#_274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 1631年，他開始參與在山陰的講學，并組織常規的聚會。[[275]](#_275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但劉再三表達了他對這種有組織活動的疑慮。他本人的聲望并非來自于他與其他士子的聯合。

劉是一位多產的作者，但容肇祖發現，在劉的思想中并沒有顯著的創新。[[276]](#_276_Rong_Zhao_Zu____Ming_Dai_Si)他是一位有能力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著力于拯救。與顧憲成和高攀龍一樣，劉宗周努力使世人擺脫善是自然的思想觀念，并回復道德工夫的踐履。高曾使“敬”與“靜”成為一個口號。劉對于真學的銘箴則是“慎獨”。[[277]](#_277_Wo_Xuan_Yong_Le_Qin_De_Yi_W)

劉回到了《大學》中的誠意一語，認為意實際上優先于心。換言之，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良知（如王陽明所教導而為劉宗周所接受的那樣）付諸實踐，其方法是僅僅通過知善知惡的意愿，好善而惡惡，為善而去惡。[[278]](#_278_Jian_Tang_Jun_Yi____Liu_Zon)劉把道德工夫的關注點從心轉向了意，其銘箴可解釋為“在獨處中保持絕對的善良意志”，同時在所有涉及與他人的行為中也保持這種心態。[[279]](#_279_Tang_Jun_Yi____Liu_Zong_Zho)心的地位降級了，喪失了原先的中心地位，劉對王陽明的“四句教”提出了他本人的修正：（1）有善有惡者心之動；（2）好善惡惡者意之靜；（3）知善知惡者是良知；（4）為善去惡者是物理。[[280]](#_280_Liu_Zong_Zhou____Liu_Zi_Qua)劉氏試圖說服世人嚴守其意，以便與善行保持一致。他以其生活樹立了一個道德典范。

劉宗周挽救世界的努力被明朝的覆滅所粉碎。1644年，他到南京就任新組成的朝廷的左都御史之職，但不久他即以其威望懲治了那些意欲強化他們復辟力量的最有勢力的大臣。劉辭職并返回原籍。1645年，清軍入侵浙江，劉對其追隨弟子們說，1644年春北都之變時，他沒有選擇死，以其身被削職為民；當南都之變時，他沒有選擇一死，因為皇帝逃走，而他沒有任職；但而今，家鄉淪陷，他決心與之共存亡。劉絕食20日而卒。[[281]](#_281_Jian_Qin____Huang_Zong_Xi_D)明遺臣在浙江的抗清沒有維持多久。[[282]](#_282_Yao_Ming_Da____Liu_Zong_Zho)

劉宗周之死標志著一個終結。當然，他有著追隨者，但正如他最著名的弟子黃宗羲所指出，在劉氏曾指導的山陰書院的許多人，大都深涉禪學之中。[[283]](#_283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雖然黃宗羲仍同情道學，但黃本人卻成為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一個道德的仲裁者。[[284]](#_284_Tang_Jun_Yi____Liu_Zong_Zho)劉氏學說依然是認識士子道德學問問題的一種自立解決途徑，這是嘲諷。

## 儒士之學的其他追求

在明末時期，由朱熹最早系統化的道學仍是出于教育與考試目的的官方欽定學說。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思考、討論以及闡釋精微的著述，數以千計的士子還受到了王陽明及其他人對道德哲學的根基與實現進行重新思考的反彈影響，但討論仍保持在道學所確立的框架之內。在支持惟一可選擇的思想體系，以取代屬朱熹并遭到許多批評的學說上，并沒有出現一致的共識。任何背離或與這些學說不一致的個體思想家，都可能由于超越了主流（大統）所規定的界限而遭到指責，并成為一種不同的異端學說。對朱熹思想的信心甚至興趣已經銷蝕，但他以四書形式所確立的經典科目，特別是《大學》與《中庸》，繼續普遍地為士的道德哲學提供概念范疇。

### 誰是晚明的“儒家”

對于儒家，并不存在確切的、普遍可接受或適用的界定。至明朝初期，作為戶口登記制度中的儒，被用來專指主要為國家服務的特定類型的教育和禮儀專家，但其作用已經不再存在。[[285]](#_285_Can_Jian_Wang_Yu_Quan____Mi)盡管16世紀伴隨著道學詮釋的增生，但為了強調道學的支配地位，我在這里狹義地解析了儒的意思。這種解析或多或少都遵循了黃宗羲在挑選其個體儒家的代表，及將他們的文本收錄于《明儒學案》時的做法。他收錄了大約200多位思想家，后來的歷史學家（包括我），在確認他們為儒家這一點上，一般都依照他的主張。

儒家標簽的這一相對狹義的運用，有著二種重大的涵義。其一是，不忽視黃宗羲的企圖，即證明“吾心”是領會作為所有道德思想與行為的基礎的“理”的關鍵所在的假定。[[286]](#_286_Can_Jian_Huang_Zong_Xi_Yu_1)存在著詮釋的批評差異，但其中并沒有人具有裁決的最終權威。黃宗羲仍相信真正的儒家所教導與生活的道，是正確而不可分割的，但同時他承認所有不同類型的方法也被人探究。[[287]](#_287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他的意圖之一在于匯集一部書，對不同觀點進行廣泛羅列，其中許多觀點他都以自己的評論明確地加以駁斥，以揭示許多明代儒家誤入歧途的地方。在其稱之為泰州學派的章節中，這是一個再度流行的主題，但重要的是，黃宗羲并不把所有錯誤的思想家排除出其作為儒家的范疇。他承認他們對正確學說的探究，即使在他們并未取得成功（按照他的判斷）之時也是如此。

其實，對于建構“正確”學說或教義，并不存在確定性：沒有正統可言。朝廷欽定的文本及理學的解釋有其特定的功能；與此同時，以王陽明的不同追隨者為典型（但不限于他們）卻有著不同的詮釋和側重。換言之，在考察明代思想家們時，我們追隨黃宗羲的引導的一個重要的否定性的涵義，是存在相當大一批作為個體甚至是群體的儒家，而我們（或他們）都不可能決定他們共同具有的一種確定的、不相沖突的、限定的教義（假定稱之為“儒家主義”），因為他們自身也互不贊同。

我們可以選擇不追隨黃，而是在廣義上闡明“儒家”的意義。我們可以設定，對于儒家，我們或許意指所有的士，即根據既有的典籍與道學詮釋，已掌握高水平的撰寫文章的寫作技巧的學問精英。[[288]](#_288_Zhi_De_Zhu_Yi_De_Shi__Yi_Xi)根據這一界定，所有文官也是儒。有兩種考慮有損于這一假定的適用性：其一是，我們沒有辦法確定絕大多數作為個體的士的思想內容——他們沒有留下相互關聯的著述。其二是，我們知道許多士——如果在此指廣義的儒家——個人表示出強烈愿望，參與那些明顯可以界定其教義為“異端”學說的活動，如佛教與基督教。到晚明時，士人支持佛教僧人、機構、思想和修行，乃是提高他本人及其家族而無損于作為一個士人的地方身份的一種公開手段。[[289]](#_289_Can_Jian_Di_Mo_Xi__Bu_Lu_Ke)因此，把所有的士廣義地界定為“儒家”，將使我們處于一種概念不清的立場，即在晚期，作為一個儒家，可以不相信、拘從或實踐一套決定性的思想概念，這套思想觀念可以被方便地貼上“儒家主義”的“思想體系”“教義”的標簽。

對儒家的廣義界定提醒我們，在追隨黃宗羲的用法中，我們不得不從儒家中排除一些有影響力的士——張居正和李贄就是兩個主要的典型，因為黃沒有把他們選入其中。在此，我們在追隨黃宗羲采用儒家的狹義界定時，有著第二種重要的含義：它武斷地排除了許多學者，這些人們不關心用道學確定的術語，去論述道德的基礎、理解和實踐，但他們更關心的明顯地也不是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或基督教的其他類型的知性努力。他們是儒家嗎？他們有助于“儒家學說”嗎？

### 與道學無關的士的努力

不同于直接參與道學討論，并因此排除于黃宗羲編撰的《明儒學案》之外，但在晚明仍被其同時代人認為正式的（雖然不是標準的）士，追求三種主要類型的知性努力。這三種類型是：（1）被稱為文化努力（文或文學）的文學與藝術的追求，包括書法、繪畫和其他高雅藝術以及吟詩作文；（2）歷史著作及相關的經世著述；（3）可被寬泛地稱為注經學者或經典研究的一類。在早些時候，這三類著述中至少有部分作品被認為是儒家學問的表達，但隨著朱熹體系的成功，到明代時，他們在實際上已處于邊緣。他們不是“異端”，但也不被認為是儒家思想的“主流”（大統），也不是對我們可稱之為“儒家學說”有直接貢獻的人。

文學與藝術追求

在晚明時期，所有類型的士人都繼續寫詩，而且數以千計的詩作及大量較短的散文篇章被共同保存下來。[[290]](#_290_Qing_Chu_You_Zhu_Yi_Zun_Bia)黃宗羲曾表達過極端化的評判，認為明代文學作品遠不及前代[[291]](#_291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盡管它們以不同版本流傳至今，但在此卻可作為難以驗證和不相關的東西而置之不論。在晚明，撰定詩文、出版書法作品、甚至繪畫，在許多士人的能力范圍內都是安逸從容的事情，而且從總體上說，這些作品為數甚多。[[292]](#_292__Wan_Ming_Wen_Xue_Shu_Mu__Y)這種追求，并不妨礙他們作為功名獲得者、官員或者廣義上的儒家的身份。對于許多士人來說，這些都是實現或提升其聲望的手段，也是吸引士人從事講學并參與規模不等的、在晚明普遍存在的士人團體的一個動機。然而，對一些人來說，這種創造性的努力是其生活中的特定興趣。在16世紀及其以后，他們中最著名的人被稱為是“文人”，即美稱為“從事于文化追求的人”，他們也可不貼切地轉譯為“讀書人”[[293]](#_293_Zuo_Wei_Yi_Zhong_Fan_Yi___W)。他們是一種社會類型。在明代，他們并不被認為是“儒家”。他們宣稱其努力使他們置身于與參與道學講論的士的知性競爭之中。

“文人”的一個著名典型是王世貞（1526—1590年）。王世貞是明代最為多產的作者之一，他出生于蘇州附近的一個縣，蘇州則是具有“文人”傳統的地方。王世貞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進士出身，他于1547年同樣通過了最高的考試，并隨后在北都任職十多年，此時他開始確立了在那里詩詞圈中領袖人物的聲望。他后來把其政治挫折，部分地歸咎于他作為一個作家的早年聲譽。1560年，當其父親由于一次戰事失利而被處死后，王的生活出現了逆轉。從此以后，王曾長期賦閑在家，間或外出旅游或任職。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王世貞在南京謀到了一個級別較高的官職。[[294]](#_294___Ming_Shi_____Di_287Juan)王世貞努力從事著述。他的文章及有關時事、近期歷史、書法、繪畫、園林設計及許多其他方面的筆記，當然也包括詩詞在內，達數百卷之多。他自視為自己時代第二位最出色的詩人和作家，如果不是最出色的話。對其生命中的最后20年來說，他確實是指導文學見解的名人，有著數十位弟子；他顯然不愿與其1547年的同科大學士張居正為伍。[[295]](#_295_Ji_Chuan_Xing_Ci_Lang____Yu)

作為一個“文人”，王世貞向當時的道學支持者提出了一種挑戰。首先，作為古代文體（古文）的支持者，王及其同道的詩文大師們都倚重于文化傳統的權威，因為它的盛行先于二程與朱熹數百年。王的弟子胡應麟（1551—1602年）曾在會試中再次失利，他與其說是一位詩人，不如說是一位藏書家和版本收集者，他曾為“文人”范圍辯護說：“或曰上古無文之事，經中無文體之事，吾以為無越于上古之文人者，無優于經中之文體者。”[[296]](#_296_Hu_Ying_Lin____Shi_Sou)其次，王世貞及其他“文人”主張，文化努力（文）應有甚至超于道學之上的首要地位。[[297]](#_297_Ji_Chuan_Xing_Ci_Lang_Qiang)在北宋末年，這二種取向之間的沖突就曾出現，但程頤的懷疑以及后來朱熹的成見，壓倒了“文”作為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貢獻之基礎的主張。在晚期，沖突再度出現。在王世貞病重期間，他的愛好被掐頭去尾地收入對他也許是虛假的報道中，說他在虔誠地閱讀北宋偉大的“文”（文學創造性）的倡導者蘇軾的著作，并把它們視為實行“道”的手段。[[298]](#_298___Ming_Shi_____Di_287Juan)第三，且最為重要的是，16世紀的主要詩人，通過承認情感作為好詩的一個來源或靈感的重要地位，而從道學中分化出來。

情，被不同地理解并轉譯為感情、感覺、情緒、激情和愛情等，在其他術語中，它還意味著獨特的處境或條件，這是激發內在于我們的情感的概念的基礎。（與情的第二種涵義相關的是“奇”，不尋常或陌生的思想，它代表了整個16世紀所流行的一種士人興趣的風格。）肯定情的作用，意味著向朱熹道學中對兩個核心術語性和理的標準詮釋的挑戰。人性的既有詮釋，排除了對情感與欲念的闡述。由于在其普遍和道德的方面注重窮理或對理的知性探究，理的特殊與獨特的方面就被認為是不重要的。至于王陽明及其追隨者們把心詮釋為普遍而道德的，而不是個體與經驗的，他們同樣遺忘了情。[[299]](#_299_You_Guan_Wan_Ming_Wen_Ren_Z)把人類情感重新估價為修正人性理解的一種手段，對晚明儒家學問就具有意義。在回答他為何不參與道學講論的問題時，偉大的劇作家湯顯祖（1550—1616年）宣稱他實際上在講論道學；只不過他所關注的是情，而其他人則在討論性。[[300]](#_300_Ju_Chen_Ji_Ru_Zai_Qi_Yu_162)湯顯祖還討論說，與朱熹的觀點不同，除了探究事物之理，還有其他東西可以了解我們的世界；除理而外，湯在其戲劇中還揭示了被忽視的情的內容。[[301]](#_301_Tang_Xian_Zu____Ti_Zi_____Q)編撰于17世紀30年代、題為《情史》的著作的前言，則略帶夸張地聲稱，情是儒家經典中一個重要的學說，恰如其分地理解的話，它還是道德的基礎。[[302]](#_302_Feng_Meng_Long____Qing_Shi)從16世紀初以后，如何探討情在情感及特殊情境二者中的含義問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在相當多樣和數量的戲劇、小說、故事中被揭示出來。在許多這些作品中，源自于儒家、佛教及道教傳統的觀念被雜糅在一起。但是在不僅肯定“情”的重要性，而且在肯定其具體和現實（不是幻想性的）內容這兩個意義上，這些著作的作者、被吸引的讀者以及士人，都對文人的共同思想重新進行引導，使之從道學中脫離出來，甚至在故事或小說的教訓被過分地與“情”糾纏在一起而產生危害時也依然如此；只要一讀這類書籍，一個士人就會從事這種涉及“情”的工作。[[303]](#_303_Zai_Feng_Meng_Long___Qing_S)然而，所有這些文學作品及藝術的追求，并不總是被同時代人理解為直接有助于儒家學問。

歷史著述

撰寫及編撰其他人的政治歷史的著述，是晚明士人可以從事卻無損于其作為廣義上的儒家身份的知性追求的一個相關形式。[[304]](#_304_Dui_Yu_Yi_Ban_De_Kao_Cha__J)王世貞作為一個“文人”的典型，曾撰寫了大量有關晚近歷史的著述，包括一套15卷本的大學士的傳記。許多類似于王世貞的歷史著述的風格，無論它們作為后世學者的資料如何有價值，但在解釋上卻常常是相當非正式、故作真實甚至是怪僻的。[[305]](#_305_Can_Jian_Fu_Wu_Kang____Ming)王還撰寫他自己的“古文”，并冒名頂替地使其同時代人視為新近所發現的文獻。據王看來，它們被誤認為惟一的真跡，僅用以表明他與其他作者極其精通“古文”的精神與風格。[[306]](#_306_Wang_Shi_Zhen____Yi_Yuan_Zh)這種對于歷史的杜撰態度或許是有代表性的；有明一代，找不出可與唐、宋及清代的大歷史學家相媲美的人物。在16世紀90年代，當朝廷開始編修國史時，計劃很快擱淺，盡管它促成了一些私人支持的有關明史的出版物。[[307]](#_307_Can_Jian_Fu_Wu_Kang____Ming)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焦竑的120卷本傳記和6卷本的明代文獻目錄。[[308]](#_308_Ai_De_Hua__Qian____Jiao_Hon)

試圖運用歷史資料作為影響朝政大綱手段的著述，是對道學的一種間接挑戰。道學基于天理，而不是實用的制度改革，注重個人、甚至皇帝的道德培養。丘浚于1487年所撰的巨著《大學衍義補》，在整個16世紀都成為現實政策與建議的一個主要資料庫，它是在道德權威經典《大學》所提供的框架內寫成的。[[309]](#_309_Zhu_Hong_Lin____Qiu_Jun_De)

甚至在張居正于1582年去世之前，以及逐漸意識到朝廷不足以應付帝國內部的災亂之前，但特別是在這種意識擴展后，出現了一種可注意的傾向，即針對地方和朝廷高官們刊行基于明代官方著述的建議書籍。例如，馮應京（1555—1606年），1592年的一位進士，曾由于抵制征用銀兩而被皇帝的寵臣逮捕入獄；他從明代奏疏中揀選了他冠名為《經世實用編》的28卷選集匯編。[[310]](#_310___Ming_Shi_____Di_237Juan)大約與此同時，鄒觀光（1556—約1620年），他曾與東林書院的領袖們在一起，編撰了丘浚著作的一部普及本。[[311]](#_311_Zhu_Hong_Lin____Qiu_Jun_De)這些編撰的建議，在范圍上適度，在適用性上是零星而不系統的，沒有更多的意識形態的主旨，并因此被描述為調和的經世之道。[[312]](#_312_Tuo_Ma_Si__Mei_Ci_Ge_Zhu_Bi)

在17世紀30年代，一部大部頭的明代分類著述被匯編起來，為官員們提供了一種便利的資料。508卷的《經世文編》包括了自明初以來大約500位作者的數千個論題。《經世文編》的主要編撰者是陳子龍（1608—1647年）。1637年他剛考中進士后，在他可以接受朝廷任命前夕，其繼母就去世了。[[313]](#_313_Chen_Zi_Long____Nian_Pu)在他退居于松江老家期間，陳和一些朋友致力于匯編他曾收集了數年的資料，并結合取自其他書籍，以及其他人知道他們的工作而向他們提供的資料。他們于1639年刊行了這部書。在其前言中，陳子龍寫道，時下政府不打算匯集明代施政的全部記錄。隨著政府招募人才，無人會在祖傳的房中存藏官方的文獻。私人收藏的官方文獻版本往往被用于在廚房點火。一些庸俗的古學者（陳指的是十分狹義的“儒”）厚古薄今；致力于追求文化的文人注意華麗的詞藻更甚于政治現實（陳指文人）；這些人總的說缺乏真才實學。陳強調匯編的實用性。它選收了討論邊防、財政活動及其他主要國務的文獻。因此，陳在序言中提出一個問題：這些細節是否會被其他人（如被滿人雇為謀士的人）所利用？陳指出，明朝從未被陰謀詭計所左右，從而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匯編不但涉及國家知識，還談到盡個人之所能為王朝辦事之道，即如何效“忠”。

與有著一段非凡的朝廷經歷的丘浚不同，陳子龍及其同盟者則是些鮮有或沒有官場經驗的青年后生。陳雖曾任過職，但他在同時代人中的極高聲望，卻歸因于他的詩歌技巧和參與詩社。《經世文編》包括有關政策、制度及對策方法的特殊的、非正式的資料。它對用于形成決策的歷史先例，作出了分門別類的編選，而且它并不強調道德的自我培養。一些官僚在官場例行公事和專才方面，往往喜歡進行指導，而把道德力量的問題置于腦后，而適度的經世則在一個好政府的各級得以實施。歷史著述，特別是取自過去的經世著述，與明確實用的建議性書籍，諸如那些討論農業技術和地方行政管理技巧的書籍，共同挑戰著道學所建構的理論內容。雖然，在清初，有關歷史的探究獲得了一種嶄新的重要性，但在晚明時期，這類著述卻不被理解為有助于儒家教義，無論它們對為帝國統治服務的儒家多么有用。就其本質來說，致用性不可能作為士與士大夫們的共同道德理念。

### 作為學術追求的考證學

在晚明，不同于道學的另一門學問開始充滿爭議地形成，并在隨后的兩個多世紀里成為最具影響力、而在此時也還無從命名的選擇。后來，在清代，它逐漸作為考證或考據學而廣為人知。20世紀的歷史學家們，雖然以多少有些不同的術語界定或評價它，但絕大多數人開始把考據學作為主導18世紀的知識取向，并把它與晚明的知識取向相對照。寬泛地概括說，清代考據學指對典籍，特別是（但不只限于）對經典文本的一種學術研究的模式；由于訓詁學與音韻學的變遷，以及注釋者以他們自身的先見閱讀，經典文本被認識到已經歷了數百年的誤解。考據學家們運用一系列語文學技巧，而不是狹隘的注釋匯集文本材料，通過審察其相關性與可靠性，以建構一種有關典籍內容的論點或解釋，對此，閱讀者在所提供證據的基礎上可以作出回應，并對此可舉出支持或反駁任何獨特主張的更進一步的考據材料。[[314]](#_314_Wo_De_Kuan_Fan_De_Jie_Ding)當然，文字典籍曾是近二千年學術的中心，而且許多思想家力圖建立他們自己對更早期典籍權威的主張；18世紀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此時對于評估證據是嚴格的，對于收集證據是熱忱的，并且人們愿意把文本證據（包括從古代圣人繼承而來的經典）作為具有一種歷史的文獻，而不是作為永恒而普遍的真理的完美體現，或是作為內在信仰的支柱來對待。

自漢代以來，經典即已成為儒學的核心，而注解經典則被繼續作為改進儒學的既有手段。[[315]](#_315_Zhe_Yi_Dian_Zai___Ru_Lin_Ch)在晚明時代，為了獲得作為士之資格的技能，年輕人熟讀四書，并至少精研五經中的一部及其由朱熹提供的與道學有關的標準注釋書。在此意義上，所有的明代士人都是經由道學灌輸的儒家。那些追求講學者或許被擴展理解為在經典的某一方面影響著一種詮釋。然而，在漢唐時代，以對經典進行詳盡而系統的評注為特征的儒家經學，在晚明已成明日黃花。《明史》的撰修者發現，270余年間，沒有人由于專門在經典文本的詮釋上成為名家。[[316]](#_316___Ming_Shi_____Di_282Juan)盡管如此，有關四書五經的評論仍有大量詳注，包括有些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未曾收錄的士人所撰的評注。如首輔張居正撰寫了反對朱熹觀點的四書評注，但像明代大多數其他評注一樣，張的評注著重于闡發大義，而不是解釋典籍中的獨特的字詞與句子，以便使古代經典的原初語言更可明達。

明代評解《易經》最具創意的是來知德（1525—1604年）所撰的《周易集注》。[[317]](#_317_You_Guan_Lai_Zhi_De_De_Can)來氏出生于四川，1552年通過鄉試。遵照父親的教導，他于1558年來到京城，但他認識到他不適合于追求考試的成功，或在官場上謀得一官半職。他回到了家鄉，并在痛悼父親的死后，他專心致志于一種退居讀書的簡樸生活。來氏年輕時，曾隨一名道士學習，他還研讀天文與音樂，但在追求儒家學問的公開目標中，他潛心于《周易》，并為之心神不寧。用功六年后，他感到自己學無所得。他來到一座山上隱修，在那里他經常幾天幾夜不吃不睡。據其自述，大約近30年間（從1570年到1598年），來氏殫盡思慮，并完成了闡釋經典之作的手稿。當他提交它時，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1602年，在巡撫王象乾（約1546—1630年）及其他官員的薦舉下，來氏被召入京城，并任職于翰林院。[[318]](#_318___Si_Ku_Quan_Shu_Zong_Mu_Ti)來氏以年邁請辭，這反而提高其名望。他在80歲后不久即去世。[[319]](#_319_Xu_Qin_Ting____Yi_Jing_Yan)

來知德主張，自孔子歿后，《周易》的研究曾沉寂了兩千年。[[320]](#_320_Lai_Zhi_De____Zhou_Yi_Ji_Zh)盡管他對《周易》的詮釋傳統進行了徹底研究，特別是自漢代的術數學傳統及宋代由程頤與朱熹所創立的義學傳統，但來斷定依賴于后人詮釋的讀者受到了蒙蔽。人們必須直接通過（據稱）源自孔子本人的十翼注來理解。[[321]](#_321_Lai_Zhi_De____Zhou_Yi_Ji_Zh)為了理解孔子，人們必須掌握關鍵性的術語，而最重要的是理解內在于六十四卦系統中的對稱性。來氏的貢獻在于去發現并分析那些關系（如，決定每一卦的對立面的幾種不同方式）。來氏描述的威力在于，他首次指出了邏輯和數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容置疑地存在于卦的線性結構中，而不依賴含混不清的、無法確證的有關理的論斷。因此，來氏對于卦象線性關系的詮釋，代表了一種明顯不同于朱熹支持道學的對文本的解讀。來氏的目的不僅僅是要闡釋一種古代文本。來氏希望使其讀者們認識到，卦的線條與結構，就像術數一樣，是現象世界中的“實在”事物，先于任何文本并外在于任何人的心靈而實存。在此意義上，他運用來自于天地萬物的外在證據以確立其思想。

對于其學說不是基于既定的注疏或自己心態的晚明著述家來說，可以識別出二種主要類型的證據：源自于人對天地萬物的感知材料，以及源自于更早的卻不一定是古代典籍的材料。這是兩種可以分立的研究對象與學問來源，但正如在16世紀的歐洲，那里的人文主義學術家們與可稱之為原始科學的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滲透的，明代作者們發現，他們不難把更早些的敘述與其自身的觀察和經驗的記錄相并列。在此，二者的區別在于：其一，探究口頭證據是為了理解文本材料；其二，建立有關天地萬物的知識，特別是人類不能創造的天地萬物，雖然從其他文書中提取出來的材料也被納入這種知識來源之中。

部分基于源自現象世界的證據的一個著名的晚明學術典范是李時珍（1518—1593年）所著的《本草綱目》。[[322]](#_322_You_Guan_Li_Shi_Zhen_Gai_Ku)李時珍出身于湖廣的一個醫藥世家，在他十多歲的少年時，他就成為一個生員，但在三次鄉試失敗后，他就放棄了科舉，并獻身于醫藥實踐，一如其父之所為。李時珍擔任了湖廣朱王子的隨從醫師，并隨后在北京太醫院任職。后來，李在一篇序言中寫道，從1552年至1578年，他都在收集并校勘他的材料。[[323]](#_323_Li_Shi_Zhen____Xu_Li_____Za)這些材料他選取自40本有關本草的著作。有些是現存的，但其他則僅在其他書中所引用的片段里才可找到；它們可追溯到漢代，但主要是來自宋代。[[324]](#_324_Can_Jian_Bao_Luo__A_Ang_Shu)李氏還從大約300種其他醫學書籍中揀選材料，包括處方，同時他還收集相關植物的實例，以及在經典和數以百計的、直至明代的其他非醫學典籍中出現的其他本草。李氏并非簡單地把所有這些引釋堆砌在一起；他通過表明一種植物名稱的變化或者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而且還表明有時同一種名稱被用于完全不同的實物，力圖重新調和2000多年間這些術語的用法。他以52卷的巨編，在約2000個標題下列舉了植物、動物和礦物的實例。書中對許多所含成分的原始形態都有木刻圖例、有數以千計的藥方和說明、一個征引著作的長長書目，以及眾多不同的摘錄、評注與目錄。在三易其稿，并經過另一個10年的修訂后，李時珍于1590年向王世貞展示其手稿抄本，這個著名的文學人物，當時正處于從南京刑部尚書的任職上致仕的過程之中。[[325]](#_325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通過撰寫一篇贊揚李的序言，王對這部著作表示了認可，但印行此書的任務直到1593年才告完成，就在那年李時珍去世。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是典籍學者的一個巨大成就。它簡潔、雄心勃勃、打破常規，并且刻意提出創見。李運用他自身的醫學知識和合藥經驗及人類生理過程，去解決并通常修正了曾被先前的作者們所斷定的內容，這些內容不僅有關名稱，而且還關涉到描述、來源、配制、特性與效用。盡管李時珍知道，實用性是評判一個人醫學知識的重要標準，但實用性似乎并不成為他書中的主要目標。[[326]](#_326_Can_Jian_Li_Yue_Se____Zhong)他并不嚴格地運用五行的相關范疇，但強調他把事實放在第一位。[[327]](#_327_Can_Jian_Li_Yue_Se____Zhong)在其導論性評論中，李以朱熹學說中的一個關鍵術語“格物”展開討論。據李看來，在其有關本草的著作中，“其考釋性理（的過程），實吾儒格物之學，可裨《爾雅》、《詩經》之缺”[[328]](#_328_Li_Shi_Zhen____Fan_Li_____Z)。正如其著作所闡明的，“格物”概念正以一個新的方向被應用。李時珍并不揭示一般的事物之理，而是把它們描述為特殊的事物（藥物）之理。作為一個推論，他提出，如果一個人具有萬物的實證知識，他就能夠更好地闡釋事物甚至超越古代典籍。朱熹的實踐方法涉及到相反方向的運動，即從經典中的理到我們日常的現象世界，特別是到社會領域。李時珍并不主張恢復業已消失的古代學問。他再三強調他已獲得了新的知識。

李時珍的偉大著作有四個方面領先于清代考證學的早期階段。（1）它取代了先前的努力。由于李氏的著作在17世紀以降受到了數次重刊的殊榮，后來被許多不同的版本所摘要、縮編與改編，它幾乎終結了宋代著名的本草著作及其明代的衍生出版本的重刊活動。（2）盡管它涉及到實際學問，但它與其說是一部學者的著作，倒不如說是一部實踐者的手冊。后者的功能很快由一些衍生版本所實現。[[329]](#_329_Can_Jian_Ang_Shu_Er_De__Di)（3）它在沒有帝國為編撰或刊行提供資助下產生。這部著作在李死后，由其家人于1596年呈獻給皇帝，其用心也許是希望資助或獎賞，但表面上是應剛成立的國史編纂機構的呼吁。因為此書對它有用。[[330]](#_330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雖然一些后來的版本以行省政府的經費刊印出版，但李時珍當時卻是以私人學者的行為由自己主動撰寫這部著作。[[331]](#_331_Zhe_Yi_Dian_Jian_Yu_Ang_Shu)（4）它批判性地對待典籍及其內容，并直接參照一些天地萬物所提供的證據。

同樣也涉及典籍與天地萬物方面的一部同時代著作是朱載堉（1536—1611年）所著的《律呂精義》，雖然它不像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那樣規模宏大、影響深遠或備受推崇。此書撰于1584年至1596年間。[[332]](#_332_Dui_Yu_Qi_Chuan_Ji_De_Yi_Ge)朱的父親曾是帝國皇子，但由于批評嘉靖皇帝的行為而于1550年下獄，而在其父于1591年去世后，朱載堉避而不承襲這個頭銜。無論其動機為何，他盡大半生時光研究音律學與歷法，特別還研究算術。

在《律呂精義》中，朱載堉力圖證實他所發現的前人之所未見，他創造的“新法密律”，采用等比級數即平均劃分音律，是一種推算一套十二弦或律管的長度比率的方法，這種從一個到下一個之間的差異的比率將是相等的。為了獲得“平均律”，朱氏的比率計算出1除以在西方已為人所知的2的12次根，即，大約為1.059463。[[333]](#_333_Can_Jian_Dai_Nian_Zu____Zhu)通過以一種音調的單位長度作為開始，即稱之為黃鐘的音調，朱認識到，黃鐘音調的音律在下一個更高的“音階”中，實際上是其單位長度的二分之一。[[334]](#_334_Can_Jian_Dai_Nian_Zu____Zhu)通過一種抽取平方根和立方根的費力過程，朱計算了11種介于其間的每一弦或音管的理想長度。在其著作中，朱氏表明了如何推算三種音階中36種理想音管的內在與外在的長度的方法。他還闡述了如何制作和演奏音管的方法。朱載堉以其著作兩卷的篇幅，把他的理想與他所謂的古老方法進行了比較，特別是自漢代以來，當時音管成為標準的吹奏樂器，以及從南宋以后，當時蔡元定（1135—1198年）提出了有關涉及到音樂的經典表述的權威性評注。[[335]](#_335_Can_Jian_Dai_Nian_Zu_De_Gai)

1606年，朱載堉以一種精美印制的他的《律呂精義》帶圖的版本送呈給皇帝，即他的親戚，隨之一同送呈的還有其他10種，他題為《歷書》，共達38卷。這些著作于1595年首次以手稿本刊行。[[336]](#_33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在其隨手稿一同送呈的奏議中，朱氏強調，古代圣人們已經詳細地專門了解了歷法與音樂，并一般地了解了數的知識。數的知識曾是孔子所教導的六藝之一。只是到后來，音律與歷法的知識留給了專家，并被分離，導致了混亂，而朱現在提出要加以修正。[[337]](#_337_Zhu_Zai_Yu____Sheng_Shou_Wa)他的提議被禮部簽署為需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卻沒有作出改革。[[338]](#_338___Ming_Shi_____Di_31Juan__D)在其有關歷法與他視之為密切相關的音律的著作中，朱載堉研究了先前的典籍，以便幫助建立其新理念。他還通過那些可見的現象如日食和音樂聲音，尋求相關的證據。然而，正如他在其1595年奏疏中所知道的，他沒有必需的儀器去對朔望作精確的測量，以及觀察天體的位置以確定至日和春秋分的時間。[[339]](#_339_Zhu_Zai_Yu____Sheng_Shou_Wa)對于其音調的新系統，他亦不可能建造律管去測試其推算。其學問大體上仍以典籍為依據。

考據學的最著名的以典籍為依據的16世紀先驅是楊慎（1488—1559年）。楊氏生于北京，他的父親曾在翰林院任職，并處在于1507年成為大學士的路上，并將影響首都政治長達20年之久。楊慎年輕時就于1511年以進士榜首通過了考試。他任職于翰林院，從事于大量帝國主持的編撰工作，其中包括正德朝的《實錄》。他似乎注定要經歷一種引人注目的朝廷生涯，但當他于1524年與數十位其他官員一道向新皇帝質詢所謂的禮儀之爭時，楊慎卻與其他許多人同遭廷杖，并被謫往云南。他在那里流放中度過其余生，并成為明朝期間最為多產的作者之一。[[340]](#_340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

楊氏絕大多數有影響力的著述都基于其閱讀。他搜閱所有的著述，特別是經典、史書、先秦諸子、經世著作、軼聞、本草著作、諸如志書的地理學撰述、札記著作和讀書筆記，以及語言學研究著作。[[341]](#_341_Lin_Qing_Zhang____Ming_Dai)他說，他花費了40多年時間致力于語源學與音韻學問題的研究。[[342]](#_342_Lin_Qing_Zhang____Ming_Dai)在楊氏14卷有關經典的讀書筆記中，他討論了《大學》中至關重要的術語“格物”，反對朱熹在其集句中增添了太多的東西；楊從論述禮儀的典籍、《荀子》及某些后漢典籍中征引了一些有關段落，但他論述如何理解“格物”的主要觀點，卻依據于使他自圓其說的內容。他似乎感覺到，對于志同道合的士人來說，只要思考他所說的內容，這就足夠了。[[343]](#_343_Yang_Shen____Sheng_An_Jing)楊氏對博覽群書的強調，正是與某些王陽明的追隨者所倡導的致知的直覺方法相對立。楊氏譴責那些不讀書的同時代的士人們，他們忽視學術上的改善，簡直就像禪僧一樣寫錯別字。[[344]](#_344_Yin_Jian_Yu_Lin_Qing_Zhang)楊氏積累數年的讀書筆記被整理為書稿，其中大多數在萬歷年間由焦竑及其他人最后編輯刊行。最與考據學相關的著述，被匯編為《升庵外集》100卷，于1616年刊行。與同時代的道德哲學家們不同，楊氏關注典籍、字句和事相。其論題的范疇從天地模式直至動物與植物、人造器具與人世事務，以及語詞問題。[[345]](#_345_Lin_Qing_Zhang____Ming_Dai)譬如，1544年尚在云南時，楊氏撰寫了《異魚圖贊》的序言，這部四卷本的書中引用并注解了87種魚類，以及35種其他海洋生物；他詳細校勘并修正其撰述來源的資料。[[346]](#_346_Jian___Si_Ku_Quan_Shu_Zong)盡管楊氏對其運用的資料并不挑剔，或者在征引證據時并不嚴格，乃至提出了他偽稱撰寫于1000多年以前的書籍，但他的著述刺激著其他人去尋找改正其錯誤的證據。[[347]](#_347_Lin_Qing_Zhang____Ming_Dai)

考據學的批評性努力，在明代幾乎不受重視，梅鷟對古本《尚書》復雜歷史的研究，幾乎不為人所知，甚至其手稿也是如此，它們直至19世紀早期才被刊印。梅鷟是來自南直隸的1513年的一個鄉試舉人，他曾在南京的國子監任職數年，并撰寫了有關《五經》的12部著作，但對其生平的其他方面卻所知甚少。[[348]](#_348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梅氏重新開啟了官方承認的古文版本之真實性的討論，這是在16世紀后半葉開始萌芽、但尚未興盛的懷疑學派的一個明證。與此相類似，陳第（1541—1617年）所撰的有關《詩經》中所運用的音韻的四卷本研究，大致上也被其同時代人所忽略，并被清代早期的學者（如顧炎武）所蔑視；顧炎武曾研究相同的音韻系統，卻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果。[[349]](#_349_Lin_Qing_Zhang____Ming_Dai)陳氏的著作《毛詩古音考》，刊行于1606年，這部分地是為回應楊慎針對這一問題的著作，并部分地出于焦竑的建議，焦竑給予陳氏以借閱他個人收集的韻書著作的機會，使他能夠評判論述早期音韻系統的先前的成果。[[350]](#_350_Lin_Qing_Zhang____Ming_Dai)

對于正值明末時期所撰寫的著述，方以智（1611—1671年）因其自身對考據學的廣泛貢獻而被后世所認識，他曾提出對先前的努力持一種評判態度。“新都（楊慎之字）最博，而茍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即張萱）學新教，竊取尤多，嶺南之九成（即陶宗儀，1335—1402年）、子行（14世紀）也。澹園（即焦竑）有功于新都，而晦伯（陳耀文）、元美（王世貞）和元瑞（胡應麟）駁之不遺余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后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征，其功豈可沒哉！”[[351]](#_351_Fang_Yi_Zhi____Tong_Ya)無論方以智評價的功勞何在，在涉及到楊慎、陳耀文、胡應麟和焦竑等人中，他所提名的主要人物，后來的歷史學家繼續認為可能是16世紀的清代考據學的先驅。[[352]](#_352_Jian___Si_Ku_Quan_Shu_Zong)這一學術類型，沒有被黃宗羲認可并收入其《明儒學案》之中，卻為方以智及后來18世紀的學者們所共同認可，它是不同于道學的選擇，道學先于考據學，卻沒有直接引發成熟的考據學；考據學在17世紀30年代開始形成，并從17世紀80年代的清朝時期開始走向興盛。

（陳永革 譯）

[[1]](#_1_11)參見但尼爾·K.加德納在《朱熹與〈大學〉》的論述（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6年）。

[[2]](#_2_11)“異端”一詞出于《論語》，216，具有一種否定性的含義。

[[3]](#_3_11)《明史》（北京，1974年），第69卷，第1675頁。

[[4]](#_4_11)《明史》，第70卷，第1694頁。對于《春秋》及其三部早期評注，標準的評注由胡安國（1074—1138年）所撰。對于《禮記》，則采用標準的唐代注疏。

[[5]](#_5_11)《明史》，第70卷，第1694頁。

[[6]](#_6_10)另外的一些傳統注疏在永樂年間后常被忽略，據顧炎武：《日知錄集釋》（1872年；1968年臺北重印），第18卷，第11ab頁，《四書五經大全》。

[[7]](#_7_10)《明史》，第70卷，第1697頁；《明代登科錄匯編》，見于《明代史籍匯刊》，屈萬里編（臺北，1968年）。

[[8]](#_8_10)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紐約，1964年），第184頁，估計清代舉人的累計數約10000人，并暗示稍少于明代的舉人數量。

[[9]](#_9_10)《明史》，第70卷，第1697頁。

[[10]](#_10_10)《明史》，第69卷，第1687頁。

[[11]](#_11_10)在晚明，貢生與監生的學位可由那些參加鄉試合格者出錢購買。參見何炳棣：《晉升的階梯》，第183頁，特別是第27—34頁。在此我只指作為普通學生到南京或北京參加國子監的貢生。

[[12]](#_12_10)《明史》解釋說，那些沒有入學的士子通稱為童生（“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明史》，第69卷，第1687頁。

[[13]](#_13_10)《明史》，第69卷，第1686頁。

[[14]](#_14_10)王世貞：《弇山堂別集》（1590年），載《中國史學叢書》，第16冊（臺北，1965年），第83卷，第8b頁，總第3608頁。

[[15]](#_15_10)《明史》，第69卷，第1687頁。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58頁。在1575年，張居正下令在5到50名生員之間，這要根據州府的規模大小及以往的成績而定。

[[16]](#_16_10)顧炎武：《生員論》，載《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卷，第22、24頁。何炳棣：《晉升的階梯》，第181頁，引用了顧的估計，并提出60萬生員人數，在晚明可能是一個最小值。

[[17]](#_17_10)宮崎市定：《中國考試地獄：中華帝國的文官考試》，孔瑞德·希魯考爾譯（紐約和東京，1976年），第24頁。

[[18]](#_18_10)牟復禮：《當今中國研究中的中國歷史》，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2期（1972年），第107—120頁。

[[19]](#_19_10)譯文見何炳棣：《晉升的階梯》，第251頁，出自《紹興府志》，第12卷，第2a頁。

[[20]](#_20_10)大衛·約翰遜利用了有些不同的數字，推測“在清代至少有500萬名受古典教育的男性平民”。大衛·約翰遜：《中華帝國晚期的交往、階級與意識》，收入《中華帝國晚期的大眾文化》，大衛·約翰遜、安德魯·J.納什和埃弗林·S.羅洛斯基編（伯克利，1985年），第59頁。

[[21]](#_21_10)《明史》，第282卷，第7244頁。

[[22]](#_22_10)黃宗羲：《明儒學案》（1691年；1987年臺北重印），第37卷，第876、881、883頁。

[[23]](#_23_10)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7卷，第877、883—884頁。

[[24]](#_24_10)對于湛若水著作在其直接的政治背景中的內容之分析，參見朱鴻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圣學格物論〉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卷，第3期（1993年），第495—553頁。

[[25]](#_25_10)侯外廬、邱漢生和張豈之：《宋明理學史》（北京，1984—1987年），第171頁。

[[26]](#_26_10)《明人傳記辭典》，第1011—1012頁。

[[27]](#_27_10)黃宗羲：《明儒學案》，第8卷，第138頁；《明人傳記辭典》，第1011頁。

[[28]](#_28_10)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第11頁，譯見于朱莉亞·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66頁。

[[29]](#_29_10)黃宗羲：《明儒學案》，第8卷，第138頁。

[[30]](#_30_10)這是18世紀的看法，表達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紀昀總編纂（1933年；1971年臺北重印），第97卷，第2006頁，《朱子圣學考略》條。

[[31]](#_31_10)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241—242頁。

[[32]](#_32_10)四句教見于王陽明：《傳習錄》，陳榮捷英譯（紐約，1963年），第243—244頁。我曾根據牟宗三的論述更改了某些譯義；牟宗三：《王陽明王龍溪及其四無說》，載《東西方哲學》，第23卷（1973年），第103—120頁；牟宗三：《王學的分化與發展》，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14期（1972年），特別是第106—115頁。唐君毅：《從王陽明到王畿的道德心概念的發展》，收人《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狄百瑞編：《東方文化研究》，第4卷（紐約和倫敦，1970年），第93—119頁，對從朱熹到王畿的道學關于心的幾個解釋命題提出了精彩而簡潔的評述。

[[33]](#_33_9)王陽明：《傳習錄》，第244—245頁。

[[34]](#_34_9)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1卷，第225頁。參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朱莉亞·秦編（檀香山，1987年），第112頁。另見《明人傳記辭典》中錢德洪條，朱莉亞·秦撰。

[[35]](#_35_9)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1卷，第230頁。黃宗羲記錄了劉宗周對王陽明的斷言“良知即天理”，《明儒學案》，第16卷，第334—335頁。

[[36]](#_36_9)英譯文見王陽明：《傳習錄》（陳榮捷譯），第262頁。

[[37]](#_37_9)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1卷，第226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13頁。

[[38]](#_38_9)牟宗三：《王陽明的直接傳人》，第120頁。

[[39]](#_39_9)王陽明：《傳習錄》，第3卷，第151頁，見《王文成公全集》（晚明），《四部叢刊本》（1926年上海重印）。另見陳譯：《傳習錄》，第239—240頁。

[[40]](#_40_9)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2卷，第238頁。傳記見于王畿：《王龍溪先生全集》（1588年；1970年臺北重印），特別是第20—21頁和第26—27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110—111頁。秦撰寫的王 畿條目，見于富路特和房兆楹：《明人傳記辭典》。《明史》，第283卷，第7271—7272頁。

[[41]](#_41_9)《明史》，第283卷，第7275頁。

[[42]](#_42_9)蕭良干：《王龍溪全集》序，第1頁。參見荒木見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東京，1879年），第100頁。黃宗羲指出，有人認為王 畿筆勝舌，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2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88頁。

[[43]](#_43_9)黃宗羲認定王畿對四無說的詮釋類似于禪宗佛教。牟宗三對此明確表示不同意。《直接傳人》，第120頁，參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6頁。

[[44]](#_44_9)王陽明：《王文成公全集》，第34卷，第959—960頁，見其《年譜》。

[[45]](#_45_9)王畿：《三教堂記》，見于《王龍溪先生全集》，第17卷，第1316—1318頁。另引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1948年；1962年臺北重印），第115頁。參見余英時：《再探焦竑的知性世界》，載《明史研究》，第25期（1988年），第34頁。

[[46]](#_46_9)參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116—117頁。

[[47]](#_47_9)唐君毅：《從王陽明到王畿道德心概念的演變》，載《自我與社會》，狄百瑞編，第100—104頁。

[[48]](#_48_8)對于王艮的有用的簡述，見狄百瑞：《自我與社會》，第157—177頁。其注29列舉了有關王艮的主要及次要的材料。另參見富路特和房兆楹：《明人傳記辭典》，王艮條。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1959年），第4卷下冊，第958—995頁，其論述至關重要而詳盡。

[[49]](#_49_8)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60頁；另見第974—975頁。

[[50]](#_50_8)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9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74頁。另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71—972頁。

[[51]](#_51_8)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62頁。另譯見狄百瑞編：《自我與社會》，第159頁。

[[52]](#_52_8)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99頁。

[[53]](#_53_8)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25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84頁。

[[54]](#_54_8)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9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74—175頁。另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91—992頁；狄百瑞編：《自我與社會》，第165頁。

[[55]](#_55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19—720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81—182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97—998頁；狄百瑞編：《自我與社會》，第171—173頁。

[[56]](#_56_7)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97頁。另譯見狄百瑞編：《自我與社會》，第174頁。

[[57]](#_57_7)《明史》，第283卷，第7275頁。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44—745頁。

[[58]](#_58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3頁。另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65頁。

[[59]](#_59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6卷，第333頁。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18頁。黃的論斷，重申了他自己老師對王學的判斷，在20世紀討論晚明思想的文獻中被毫無疑問地普遍接受。

[[60]](#_60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6卷，第341頁。

[[61]](#_61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6卷，第337頁。

[[62]](#_62_7)《明人傳記辭典》，第1383頁。

[[63]](#_63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7卷，第360頁。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23頁。

[[64]](#_64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7卷，第360頁。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23頁。《明史》，第273、277頁，作出了相同的估計。

[[65]](#_65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7卷，第360頁。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23頁，譯文有刪改。原文為“稱南野（南野為歐陽德的號。——譯者注）門人者半天下”。

[[66]](#_66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0頁。參見喬安娜·F.韓德林在《明代思想中的行動：呂坤及其他士大夫們的重新定位》中對羅汝芳的論述（伯克利，1983年），第37—54頁及《明人傳記辭典》。二者都羅列了羅汝芳的主要資料。

[[67]](#_67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8卷，第155頁，楊應詔學案。

[[68]](#_68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0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86頁；曹胤儒：《盱壇直詮》（晚明；臺北重印，時間不詳），下卷，第48ab頁。

[[69]](#_69_7)引文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99頁。

[[70]](#_70_7)《自我與社會》中的譯文稍有改動，狄百瑞編，第179頁，引文見黃宗羲對顏鈞的論述，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6頁。另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65—166頁。

[[71]](#_71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3—704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65—166頁。另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999頁；狄百瑞編：《自我與社會》，第178—179、250頁。

[[72]](#_72_7)曹胤儒編：《盱壇直詮》，下卷，第48b頁。參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0—761頁；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39頁。

[[73]](#_73_7)曹胤儒編：《盱壇直詮》，下卷，第49a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02頁，解釋了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1頁提及羅不赴廷試，因為他六年來都在照料獄中的顏鈞。黃宗羲似乎用了錯誤的資料，而我則同意曹把羅汝芳營救顏鈞的日期推到1568年。這也是韓德林所采用的日期，《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51頁。秦在《明人傳記辭典》第976頁中，似乎把顏鈞被捕的地點放在北京而不是在南京，且把時間放在1565年或是1566年。

[[74]](#_74_7)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39—41頁。另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804頁。

[[75]](#_75_7)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56a頁。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43頁。

[[76]](#_76_7)王世貞：《翕州史料后集》，第35卷，《嘉隆江湖大俠》，引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999頁。

[[77]](#_77_7)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58a頁。參見韓德林對羅汝芳的論述，《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37—54頁，以及《明人傳記辭典》。二者都羅列了有關羅汝芳的主要資料。

[[78]](#_78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2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88頁。另見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42頁。

[[79]](#_79_7)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39ab頁；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43—45頁。參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83頁。

[[80]](#_80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80頁。

[[81]](#_81_7)李贄：《焚書》（1590年；1961年北京重印），第3卷，第123頁。

[[82]](#_82_7)引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1000—1001頁，出于《近溪子文集》，第5卷，《諫合省同志》。

[[83]](#_83_7)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27b頁。另引見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46頁。

[[84]](#_84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2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88頁。

[[85]](#_85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4頁。

[[86]](#_86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90頁。譯文見吳伯益：《儒家的歷程：傳統中國的自傳體著述》（普林斯頓，1990年），第129—130頁。

[[87]](#_87_7)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762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89頁。另參見《明人傳記辭典》中的羅汝芳條。顧憲成對羅氏的評論，見于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89頁，羅據說曾斥責兒子閱讀一部佛教著作。

[[88]](#_88_7)例如，參見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52a、18a頁。另見《明人傳記辭典》，第977頁；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50頁。

[[89]](#_89_7)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624—625頁；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12—513頁；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36—138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06—218頁。

[[90]](#_90_6)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21頁《困學記》。另見第18卷，第388—389頁；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34頁。

[[91]](#_91_6)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21頁《困學記》。另見羅德尼·泰勒：《深入自我：胡直的自傳性反思》，載《宗教史》，第21卷，第4期（1982年），第330頁。

[[92]](#_92_6)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13頁。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37頁。

[[93]](#_93_6)參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08—211頁。

[[94]](#_94_6)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22頁。

[[95]](#_95_6)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23頁。

[[96]](#_96_6)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24頁。

[[97]](#_97_5)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25頁。

[[98]](#_98_5)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2卷，第526頁。

[[99]](#_99_5)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60b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07頁。《困學記》被認為由胡撰寫于1573年，當時他已離官去職。

[[100]](#_100_5)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60b頁；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43頁。

[[101]](#_101_5)這種說法隱含于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806頁，楊起元條。

[[102]](#_102_5)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97頁。

[[103]](#_103_5)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77a—78b頁；韓德林：《明代思想中的行動》，第42—44頁。

[[104]](#_104_5)曹胤儒：《盱壇直詮》，下卷，第75b—76a頁。

[[105]](#_105_5)焦竑：《澹園集》，第20卷，第12a頁；引見愛德華·錢：《焦竑與晚明新儒學的重建》（紐約，1986年），第38頁。

[[106]](#_106_5)狄百瑞編：《自我與社會》，第234頁，羅列了論述何心隱的主要的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并對他作出了一個不錯的評論，見第178—188頁。《明人傳記辭典》，第513—515頁；羅納德·丁伯格：《圣人與社會：何心隱的生平與思想》（檀香山，1974年）。

[[107]](#_107_5)參見容肇祖編：《何心隱集》的前言（北京，1960年），第1—2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1018—1019頁。參見《何心隱集》，第70—72頁。

[[108]](#_108_5)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5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67頁。另見容肇祖編：《何心隱集》（北京，1960年），第95頁。

[[109]](#_109_5)這些年間何心隱活動的編年體論述，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1006—1008、1010—1011頁。

[[110]](#_110_5)參見《何心隱集》，第28頁；侯：《中國思想通史》，第1023頁；丁伯格：《圣人與社會》，第80、86頁。

[[111]](#_111_5)在《何心隱集》中由李贄所征引，第11頁。參見《自我與社會》，第186頁。

[[112]](#_112_5)何心隱：《原學原講》，收入《何心隱集》，第1—25頁。在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中曾討論此文，第1013—1016頁；《自我與社會》，第185—186頁；丁伯格：《圣人與社會》，第87—101頁。侯外廬，第1006頁，及丁伯格，第52頁，標明此文的時間為1579年，在張居正下令查禁私人書院和講學與那年稍后，何心隱死于獄中之間。

[[113]](#_113_5)程學博：《祭梁夫山先生文》，收入《何心隱集》，第135—137頁。曾數次幫助何心隱的程學博在云南寫了他的祭文，1584年，在張居正之死和貶黜后，他在那里任監察副使之職。

[[114]](#_114_5)我依照《何心隱集》中的敘述，第5頁。

[[115]](#_115_5)《何心隱集》，第138頁和第144頁，引沈德符和王世貞語。另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4頁。參見丁伯格：《圣人與社會》，第52—54頁。

[[116]](#_116_5)李贄：《焚書》，第93頁。另見于鄒元標《何心隱集》中所引，第121頁。《自我與社會》，第181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08頁，描述了這種說法。

[[117]](#_117_5)《何心隱集》，第142頁，引耿定理語。

[[118]](#_118_5)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11頁。

[[119]](#_119_5)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2卷，第704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66頁。另見《自我與社會》，第179頁。

[[120]](#_120_5)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75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23頁。

[[121]](#_121_5)見于《何心隱集》，第143頁。另引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03、1011—1012頁。譯文見于《自我與社會》，第178頁。據此，何正在組織一個秘密社會的謠傳就增加了重要性。見侯外廬，第1029頁。

[[122]](#_122_5)《神宗實錄》，第83卷（萬歷七年，正月），引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98頁。

[[123]](#_123_5)楊鐸：《張江陵年譜》（上海，1938年），第5—6頁。見《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李周望編（臺北，1969年），第767頁。

[[124]](#_124_5)楊鐸：《張江陵年譜》，第17頁。

[[125]](#_125_5)楊鐸：《張江陵年譜》，第27頁。

[[126]](#_126_5)《明人傳記辭典》，第573—574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重慶，1944年），第55頁。張還得到了高拱（1512—1578年）的支持，高拱在1566—1567年任大學士，他是徐階的競爭對手。

[[127]](#_127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7卷，第618頁。

[[128]](#_128_4)《明人傳記辭典》，第574頁。參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618頁，黃氏對徐階的最終評論。

[[129]](#_129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7卷，第618頁。

[[130]](#_130_4)如羅伯特·克勞福所譯：《張居正的儒家法家思想》，見《自我和社會》，第368頁。

[[131]](#_131_4)如羅伯特·克勞福所譯：《張居正的儒家法家思想》，第372頁。

[[132]](#_132_4)張居正：《張太岳集》（1612年；1984年影印本上海重印，），第16卷，第7b頁（第192頁）。另引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50頁；楊鐸：《張居正年譜》，第43頁。

[[133]](#_133_4)克勞福所譯：《張居正的儒家法家思想》，第378頁。參見張居正：《張太岳集》，第18卷，第1b頁（第208頁）。

[[134]](#_134_4)克勞福所譯：《張居正的儒家法家思想》，第399頁。

[[135]](#_135_4)稍改自克勞福的譯文：《張居正的儒家法家思想》，第403頁。

[[136]](#_136_4)張居正：《張太岳集》，第30卷，第16ab頁（第373頁）。另引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48頁；部分見克勞福譯文：《張居正的儒家法家思想》，第398頁。

[[137]](#_137_4)對于這些理由的一種摘要，參見楊鐸：《張江陵年譜》，第55頁。

[[138]](#_138_4)張：《張太岳集》，第41卷，第1a—3a頁（第516—517頁）。

[[139]](#_139_4)鄒元標：《經世文編》中的奏議，陳子龍總編撰（1639年；1962年北京重印），第445頁，第5b、6b頁和第7b頁（第4891—4892頁）。

[[140]](#_140_4)《明人傳記辭典》，第54頁；楊鐸：《張江陵年譜》，第55頁；朱東潤：《張居正大傳》（1945年；1968年臺北重印），第279頁。

[[141]](#_141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88頁。另引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806頁，在論述楊起元的結束。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02頁；《明人傳記辭典》，第1505頁。

[[142]](#_142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806頁。

[[143]](#_143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806、811頁。

[[144]](#_144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4卷，第806頁；《明人傳記辭典》，楊起元條。

[[145]](#_145_4)艾南英，引見顧炎武：《日知錄集釋》，第18卷，第19a頁，《舉業》。

[[146]](#_146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6卷，第854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199—200頁。另見《明人傳記辭典》，第271—272頁，周汝登條。

[[147]](#_147_4)論戰收入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6卷，第861—868頁。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6卷 ，第854頁；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00、206頁。另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卷，第976頁；《明人傳記辭典》，第274頁；赫因里希·布希：《東林書院及其政治與哲學的意義》，載《華裔學志》，第14卷（1949—1955年），第80頁。

[[148]](#_148_4)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45頁。

[[149]](#_149_4)黃宗羲：《明儒學案》，第36卷，第854—855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00—201頁。

[[150]](#_150_4)李贄：《秦論》，載《藏書》（南京，1599年；1959年北京重印），第7頁，譯見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11頁。

[[151]](#_151_4)參見陳學霖：《李贄（1527—1602年）在當代中國歷史編纂學中的地位：對其生平與著作的新揭示》（懷特·普萊恩斯，1980年），第14頁及第5頁。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衰落中的明王朝》（即中譯本《萬歷十五年》。——譯者注）（紐黑文，1981年），指出對李贄的解釋不一致是其沒有一個核心主題的結果（第211頁），而且其前后產生的思想并不一致（第198頁）。

[[152]](#_152_4)參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46頁。

[[153]](#_153_4)容肇祖：《李贄年譜》（北京：三聯，1957年），第17—18頁。我對李 贄的論述依據容肇祖所提供的材料，并深受在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中李的論述的影響，收于《自我與社會》，狄百瑞編，及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中的李贄條。有關李贄的基本文獻與第二手文獻的一種資料性通覽，見狄百瑞論述的注159；一種新近的觀點見于《自我的學問》，狄百瑞編（紐約，1991年），第392—393頁。到1979年的一種更完備的目錄見于陳學霖：《李贄》，第163—207頁。

[[154]](#_154_4)容肇祖：《李贄年譜》，第20頁。

[[155]](#_155_3)見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08頁。相同的論點見狄百瑞：《自我與社會》，第190頁，與黃宗羲的最早闡釋有關，《明儒學案》，第14、304頁。參見容：《李贄年譜》，第28頁。

[[156]](#_156_3)容肇祖：《李 贄年譜》，第31—35頁。參見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40頁。

[[157]](#_157_3)容肇祖：《李贄年譜》，第44頁。

[[158]](#_158_3)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191、204頁；容：《李贄年譜》，第51—52、63—64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41—1042頁。

[[159]](#_159_2)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41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35頁。另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88頁。

[[160]](#_160_2)李贄：《答鄭明府》，載《焚書》，第1卷，第47頁。另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44頁；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212—213頁。

[[161]](#_161_2)容肇祖：《李贄年譜》，第55、104頁；對于李贄“佛堂”的描述，參見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194頁。

[[162]](#_162_2)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192頁。參見容：《李贄年譜》，第64—65頁；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08、810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36—1038頁。

[[163]](#_163_2)李贄：《又與焦弱侯》，載《焚書》，第2卷，第47頁，從狄百瑞的譯文作了修正，《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05頁。參見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190頁。

[[164]](#_164_2)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197頁。

[[165]](#_165_2)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39頁。

[[166]](#_166_2)李贄：《題孔子像于芝佛院》，載《續焚書》（1611年：1959年北京重印），第4卷，第102頁。

[[167]](#_167_2)孟子只說，如果國君不擾亂百姓，以至于家畜不失其飼養時節，那么即使七十老翁也可吃上肉。見《孟子》第1卷第3節。

[[168]](#_168_2)李贄：《書小修手卷后》，載《續焚書》，第2卷，第69—70頁。

[[169]](#_169_2)容肇祖：《李贄年譜》，第68、91頁；蕭公權：《明人傳記辭典》，第809、811頁；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192—193頁。

[[170]](#_170_2)李贄：《又與焦弱侯》，載《焚書》，第2卷，第46頁。

[[171]](#_171_2)李贄：《又與焦弱侯》，載《續焚書》，第1卷，第16頁。狄百瑞：《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04頁。

[[172]](#_172_2)李贄：《又與焦弱侯》，載《焚書》，第2卷，第45—46頁。

[[173]](#_173_2)李贄：《藏書》，第7頁，對狄百瑞的譯文稍作修改，見《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01頁。另見蕭公權：《明人傳記辭典》，第811頁。

[[174]](#_174_2)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00—201頁；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12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44頁。

[[175]](#_175_2)李贄：《焚書》，第3卷，第97—98頁。另見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195頁；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務目，第811—812頁。

[[176]](#_176_2)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12頁。

[[177]](#_177_2)李贄：《又答耿中丞》，載《焚書》，第1卷，第18頁；稍改自于狄百瑞的譯文：《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199頁。

[[178]](#_178_2)李贄：《司馬遷》，載《藏書》，第30卷。引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41頁。

[[179]](#_179_2)李贄：《與楊定見》，載《焚書》，第1卷，第19頁。

[[180]](#_180_2)李贄：《與耿子健書》，載《續焚書》，第1卷，第46頁。另引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045頁；容肇祖：《李 贄年譜》，第77—87頁；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216頁。

[[181]](#_181_2)李贄：《與馬歷山》，載《續焚書》，第1卷，第3—4頁。譯文引自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194頁；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10頁。

[[182]](#_182_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42頁。

[[183]](#_183_2)李贄：《答耿中丞》，載《焚書》，第1卷，第17頁。

[[184]](#_184_2)參見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中所提供的例證，第811頁。李贄驚世駭俗的修正主義歷史觀點的例子，被1602年抨擊他的奏疏所引用，下文將論及此疏。

[[185]](#_185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6卷，第347頁；另譯見于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17頁。

[[186]](#_186_2)史孟麟，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60卷，第1475頁。另譯見于布希：《東林書院》，載《華裔學志》，第89頁。侯著，第1067頁，從顧憲成在《顧端文公遺書》的《當下繹》中，征引了一段幾乎完全相同的話。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43頁，認為在此顧憲成引史孟麟語。

[[187]](#_187_2)史孟麟，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60卷，第1475頁。

[[188]](#_188_2)參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46—247、255—256頁。

[[189]](#_189_2)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10頁。

[[190]](#_190_2)讓—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贄，被詛咒的哲學家（1527—1602年）》（1979年），第269頁。作者認為李 贄的思想與行為是他所謂的家庭背景與士大夫價值觀之間矛盾的一個產物。中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強調這個方面，如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下冊，第1031頁。不過參見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199頁。

[[191]](#_191_2)沈德符：《萬歷野獲編》（1619年；重印于1827年、1869年、1959年；1980年北京第2版），第691頁。

[[192]](#_192_2)見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199頁。

[[193]](#_193_2)參見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03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53—254頁。

[[194]](#_194_2)李贄：《蜻蛉謠》，載《焚書》，第5卷，第209頁。另見于蕭公權：《明人傳記辭典》中的譯文，第814頁。參見容肇祖：《李贄年譜》，第57—58頁。

[[195]](#_195_2)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09頁；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195—196頁。

[[196]](#_196_2)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208頁。

[[197]](#_197_2)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13—814頁。參見對于控告李贄的一種隱秘的政治動機的討論，見于蕭，第815頁；參見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217頁。

[[198]](#_198_2)容 肇 祖：《李贄年譜》，第104—106頁。

[[199]](#_199_2)《明實錄》，《神宗實錄》（臺北，1966年），第369卷，第11a—12a頁（第6917—6919頁）。另引見顧炎武：《日知錄》，第18卷，第28b—29a頁，《李 贄 》。部分譯文見于蕭公權：《明人傳記辭典》，第814頁。另引見于狄百瑞：《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17頁；陳學霖：《李贄》，第4頁；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219—220頁。

[[200]](#_200_2)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14頁；容肇祖：《李贄年譜》，第111、113頁；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第189—190頁。

[[201]](#_201_2)參見黃仁宇的評論：《平淡的1587年》，第189頁。

[[202]](#_202_2)引見顧炎武：《日知錄》，第18卷，第29b頁，在李贄條的結尾。參見狄百瑞：《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43頁，在注261上對這一點的進一步證據。

[[203]](#_203_2)在狄百瑞的《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中記載了一個相似之觀點，第215頁。另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46頁。

[[204]](#_204_2)參見安德魯·K.普拉克斯：《明代小說中的四大名著》（普林斯頓，1987年），第498—512頁。對于有思想的讀者來說，隨著表面意義的消解后，帕拉克斯發現了四大小說名著中的諷刺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李贄作為譯注者或編輯者，其名字與四大小說名著中的三部有聯系。參見帕拉克斯，第215、376、513頁。

[[205]](#_205_2)蕭公權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817頁。

[[206]](#_206_2)引見顧炎武：《日知錄集釋》，第18卷，第22a頁，《科場禁約》。

[[207]](#_207_2)顧炎武：《日知錄集釋》，第18卷，第29a頁，《李贄》。另引見于狄百瑞：《個體主義與人道主義》，第216頁。

[[208]](#_208_2)李贄：《藏書》，第7頁。

[[209]](#_209_2)參見布希《明人傳記辭典》中所撰寫的條目。另見布希論顧的章節，《東林書院及其政治與哲學的意義》，載《華裔學志》，第14卷（1949—1955年），第1—163頁。另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84—301頁；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76頁；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26頁。

[[210]](#_210_2)關于趙南星，參見《明人傳記辭典》。《明史》，第243卷，第6297—6301頁。

[[211]](#_211_2)《明史》，第282卷，第7257頁。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2卷，第1005頁。參見布希：《東林書院》，第113—114頁。

[[212]](#_212_2)顧憲成：《小心齋札記》（1877年；1975年臺北重印），第4卷，第3頁。參見布希譯文，第113—114頁。

[[213]](#_213_2)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100頁。

[[214]](#_214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75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23頁。

[[215]](#_215_2)參見布希：《東林書院》，第35頁，意譯了《東林書院記》中的《會約》（1881年版），第2卷。另見于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101頁。

[[216]](#_216_2)引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88—289頁。參見布希：《東林書院》，第100頁。王在給羅欽順的一封信中寫下了這些話。

[[217]](#_217_2)引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88頁。譯文見布希：《東林書院》，第100頁。

[[218]](#_218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79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30—231頁。另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97頁。

[[219]](#_219_2)唐君毅：《劉宗周的學說》，收入《新儒家的演變》，狄百瑞編，《東方文化》，第10卷（紐約與倫敦，1975年），第308—309頁。

[[220]](#_220_2)布希：《東林書院》，第103頁。

[[221]](#_221_2)顧憲成：《小心齋札記》，第1a頁。

[[222]](#_222_2)顧憲成：《小心齋札記》，第7卷，第10b頁。參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95頁；布希：《東林書院》，第116頁。

[[223]](#_223_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93—296頁；布希：《東林書院》，第116—117頁。

[[224]](#_224_2)顧憲成：《東林會約》，第一條，引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91頁。

[[225]](#_225_2)顧憲成：《東林會約》，第三條，引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91頁。

[[226]](#_226_2)顧憲成：《東林會約》，第二條，引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91頁。

[[227]](#_227_2)顧憲成：《東林會約》，第四條，引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292頁。參見布希：《東林書院》，第35頁。

[[228]](#_228_2)吳應箕：《東林本末》，收入李季編《東林始末》（上海，1946年），第12頁。參見布希：《東林書院》，第119頁。

[[229]](#_229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3卷，第533頁。《明史》，第243卷，第6301—6302頁。另見于《明人傳記辭典》中的鄒元標條。

[[230]](#_230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3卷，第533、536頁。

[[231]](#_231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3卷，第535頁。

[[232]](#_232_2)據黃宗羲的歸納，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3卷，第535頁。

[[233]](#_233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3卷，第547頁。

[[234]](#_234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3卷，第535頁。

[[235]](#_235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3卷，第539頁。

[[236]](#_236_2)黃宗羲所作的評論，載《明儒學案》，第23卷，第535—536頁。

[[237]](#_237_2)《明人傳記辭典》中有關馮從吾的條目，英語中對馮最廣泛的討論是韓德林，見《晚明思想中的行為》，第84—99頁；《明史》，第243卷，第6315—6316頁；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1卷，第984頁。

[[238]](#_238_2)韓德林：《晚明思想中的行為》，第86頁。

[[239]](#_239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1卷，第984、992頁。

[[240]](#_240_2)韓德林：《晚明思想中的行為》，第84—99頁；引馮從吾：《馮少墟集》，第15卷，第43a、58a頁。另見于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1卷，第984頁。

[[241]](#_241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1卷，第985—986頁。

[[242]](#_242_2)《明史》，第243卷，第6306、6316頁；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1卷，第984頁。

[[243]](#_243_2)《明史》，第243卷，第6363頁。參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61卷，第1489頁；布希：《東林書院》，第74頁；約翰·梅斯基爾：《明代中國的書院：一篇歷史論文》，亞洲研究學會叢書，第39卷（塔克森，1982年），第142頁。

[[244]](#_244_2)《明史》，第243卷，第6306頁。參見布希：《東林書院》，第62頁。馮從吾推測說，宋代的衰弱歸咎于禁止講學。黃宗羲：《明儒學案》，第41卷，第984頁。

[[245]](#_245_2)參見《明人傳記辭典》馮從吾條和鄒元標條。

[[246]](#_246_2)參見《明人傳記辭典》高攀龍條；布希：《東林書院》，第142—144頁；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98—1399頁，譯見于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34—240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1—303頁。

[[247]](#_247_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1頁。

[[248]](#_248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 ，第1400—1401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36—238頁。高對廣東之旅的敘述，譯見于羅德尼·泰勒：《關注自我：新儒家傳統中的宗教性自傳》，載《宗教歷史》，第17期（1978年），第276—281頁。參見羅德尼·泰勒：《新儒家中修養成圣賢的宗教目標：高攀龍選集研究》（迪塞，哥倫比亞大學，1974年），第178—184頁。摘錄譯見于吳：《儒家的歷程》，第132—140頁。

[[249]](#_249_2)引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10頁；唐君毅：《論晚明東林顧憲成與高攀龍之儒學》，載《中國學志》，第6期（1972年），第555頁。另譯見于布希：《東林書院》，第129頁，以及在注224中的英語資料。

[[250]](#_250_2)唐君毅：《論晚明東林顧憲成與高攀龍之儒學》，第556—557頁。

[[251]](#_251_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11頁。

[[252]](#_252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第1399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34頁。另見《明史》，第243卷，第6311頁；容：《明代思想史》，第301—302頁；布希：《東林書院》，第121頁；《明人傳記辭典》，第702頁。

[[253]](#_253_2)高攀龍：《高子遺書》（晚期；1983年臺北重印），第51b—52a頁。見布希：《東林書院》，第90—91頁。

[[254]](#_254_2)《三時記》，引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4頁。譯見于泰勒：《培養成圣賢的宗教目標》，第192—264頁。

[[255]](#_255_2)參見布希：《東林書院》，第123頁。

[[256]](#_256_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9頁。

[[257]](#_257_2)布希：《東林書院》，第125頁。

[[258]](#_258_2)引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8頁。

[[259]](#_259_2)黃宗羲：《明儒學案》，第58卷 ，第1402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40頁。

[[260]](#_260_2)高攀龍：《高子遺書》，第5卷，第23頁。引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4頁。

[[261]](#_261_2)參見唐君毅：《論晚明東林顧憲成與高攀龍之儒學》，第562頁。

[[262]](#_262_2)《明人傳記辭典》，第703—704頁。

[[263]](#_263_2)布希：《東林書院》，第132頁。

[[264]](#_264_2)據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507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35頁；布希：《東林書院》，第132頁。

[[265]](#_265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上海，1934年），第13、16頁。

[[266]](#_266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24—26頁。

[[267]](#_267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28—31頁。

[[268]](#_268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31—32頁。

[[269]](#_269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33頁。

[[270]](#_270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34—35頁。

[[271]](#_271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36—37頁。

[[272]](#_272_2)參見黃宗羲對劉宗周奏疏的概述，以及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的評論和覲見，《明儒學案》，第62卷，第1508—1511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55—259頁。

[[273]](#_273_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24頁；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45頁。

[[274]](#_274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98—99頁。

[[275]](#_275_2)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175—176頁。

[[276]](#_276_2)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34頁。唐君毅：《劉宗周的道德心學與實踐的學說及其對王陽明的批判》，收入《新儒學的演變》，狄百瑞編，第326頁，斷定劉比顧與高更前進了一步。

[[277]](#_277_2)我選用了秦的譯文。見其《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62頁。另見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184頁。“慎獨”一詞出自于《中庸》首章，及《大學》第6章。

[[278]](#_278_2)見唐君毅：《劉宗周的學說》，第323頁。

[[279]](#_279_2)唐君毅：《劉宗周的學說》，第324頁。

[[280]](#_280_2)劉宗周：《劉子全書》（1824年；1986年臺北重印），第10卷，第26頁。參見唐君毅：《劉宗周的學說》，第324頁。對劉氏四句教的一個不同的解釋，參見杜維明：《劉宗周哲學人類學中的主體性》，收入《個體主義與神圣性：儒家與道家價值觀研究》，多納德·J.墨羅編（安阿伯，1985年），第226頁。

[[281]](#_281_1)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61頁；姚：《劉宗周年譜》，第336—337、341頁。

[[282]](#_282_1)姚名達：《劉宗周年譜》，第342頁。

[[283]](#_283_1)黃宗羲：《明儒學案》，第62卷，第1512頁。參見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第261—262頁。

[[284]](#_284_1)唐君毅：《劉宗周的學說》，第327頁，認為我們可以容易理解從劉到黃的過渡。依我之見，這是一個深刻的轉向。

[[285]](#_285_1)參見王毓銓：《明代徭役制的幾個顯著特征》，載《明史研究》，第21期（1986年），第219—305頁。我未列出一種特殊的人，他們被界定為歸屬于“儒”的范疇：諸如孔子、孟子以及某些弟子之類的早期圣人的有學識的后代，也未列出創立宋代道學的一些領袖大師的有學識的后代，這些大師當然包括程氏兄弟和朱熹。他們歸于《明史》《儒林傳》，第284卷，第7295—7305頁。

[[286]](#_286_1)參見黃宗羲于1693年《明儒學案》前言的開首句，第7頁，秦的《黃宗羲的〈明儒學案 〉》中未譯。

[[287]](#_287_1)黃宗羲：《明儒學案》，第7頁。

[[288]](#_288_1)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國字典，如大部頭的《辭海》，則以“通經之士”作為儒的定義。

[[289]](#_289_1)參見蒂莫西·布魯克：《祈求權力：晚明中國的佛教與士紳社會的形成》（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93年），第15—29頁。布洛克把士稱為“gentry”。

[[290]](#_290_1)清初由朱彝尊編纂的詩選《明詩綜》，收入3000多位詩人所撰的詩作。

[[291]](#_291_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譯文，第45頁。

[[292]](#_292_1)“晚明文學書目”一種方便的評論見于A.H.帕拉克斯：《明代小說中的四大名著》（普林斯頓，1987年），第25—49頁，其中討論了以詩歌、散文、文學理論、戲劇與傳奇等數種類型著述的發展。

[[293]](#_293_1)作為一種翻譯，“文學人”（還有某些人用于稱文人的“讀書人”和“文士”）掩蓋了非話語性藝術，特別是繪畫的文人的活動。以文人畫著稱的美學作品，在整個16世紀及17世紀初曾獨領風騷。

[[294]](#_294_1)《明史》，第287卷，第7379—7381頁。另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399—1404頁。王世貞的條目在黃宗羲《明儒學案》中未被收錄。

[[295]](#_295_1)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東京，1963年），第207—208頁。譯見于約翰·蒂莫西·韋克斯德：《中國詩歌五百年（1150—1650年）》（普林斯頓，1989年），第164—165頁。

[[296]](#_296_1)胡應麟：《詩藪》（上海，1958年），第2頁。另譯見戴維·羅爾斯頓：《怎樣閱讀中國小說》（普林斯頓，1990年），第15頁。

[[297]](#_297_1)吉川幸次郎強調了這一點。見《元明詩概說》，第216頁。另見于韋克斯德：《中國詩歌五百年》，第172—173頁。

[[298]](#_298_1)《明史》，第287卷，第7381頁。另引見吉川：《元明詩概說》，第212頁（韋克斯德：《中國詩歌五百年》，第169頁），及《明人傳記辭典》，第1403頁。

[[299]](#_299_1)有關晚明文人重新強調情，及其與王陽明強調心（作為“心靈”而不是“意志”）的公認的關聯，參見陸侃：《試論明代文藝理論中的主情說》，載《文學論集》，第7輯（北京，1984年），第165—180頁。

[[300]](#_300_1)據陳繼儒在其于1623年所撰的湯氏《牡丹亭》序。收入于湯顯祖：《牡丹亭》（上海，1959年），第4頁。另引見于李懷義（音）：《著迷和清醒：中國文學中的愛與幻想》（普林斯頓，1993年），第60頁。

[[301]](#_301_1)湯顯祖：《題字》，其于1598年的序言性的評論，《牡丹亭》，第1頁。另引見李懷義：《著迷》，第50—51頁。

[[302]](#_302_1)馮夢龍：《情史類略》（長沙，1984年），序言，第1—3頁。另引見李懷義：《著迷》，第91—92頁，并譯見于李華元：《情史中的中國愛情故事》（哈姆登，1983年），第12—14頁。

[[303]](#_303_1)在馮夢龍《情史類略》序言中，強調了情的非幻想的特性，第1頁。在作為“體”的感情或情感與作為“用”的美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晚明小說的杰作《金瓶梅》第一章的開端，被描繪為一個主題。參見《金瓶梅》，戴維·托德·羅伊英譯（普林斯頓，1993年），第12頁。

[[304]](#_304_1)對于一般的考察，見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載《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726—782頁。傅吾康注意到，在晚明時，“對原始材料的一種更為批評的態度”變得逐漸明顯，第726頁。

[[305]](#_305_1)參見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第730—731頁。

[[306]](#_306_1)王世貞：《藝苑卮言》，第2卷，第9a頁。

[[307]](#_307_1)參見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第746頁。

[[308]](#_308_1)愛德華·錢：《焦竑》，第55—56頁。傅吾康：《明代的歷史著述》，第176頁。

[[309]](#_309_1)朱鴻林：《丘浚的〈大學衍義補〉和它在16、17世紀的影響》，載《明史研究》，第22期（1986年），第7—10頁，評述了丘氏著作的刊行過程及其摘要。黃宗羲沒有把丘浚收入其《明儒學案》中。

[[310]](#_310_1)《明史》，第237卷，第6176頁。見威廉·S.阿特威爾：《1608—1647年：晚明士大夫陳子龍》（迪塞，普林斯頓大學，1974年），第82—83頁，提供了在晚明時出現的其他一些經世著述的篇目。明代經世著述11種撰述的主題索引見于《明代經世文類目錄》（東京，1986年）。

[[311]](#_311_1)朱鴻林：《丘浚的〈大學衍義補〉和它的影響》，第13頁。

[[312]](#_312_1)托馬斯·梅茨格主編：《明末清初的經世思想與社會變遷》，收入《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臺北，1984年），第21—35頁。通過在實學意義上廣義地運用術語經世致用，在這一標題下，山井涌試圖描繪一種思考類型，作為先前明代對心的強調與后來18世紀對考證學的強調之間的一種學術轉化的模式。山井涌認為，社會利益和實學形成于17世紀初，特別是由主要的東林思想家及其同盟者，以及與新引進的天學有關的士人所提出。然而，山井涌的絕大多數例子是清初的思想家們，并且在17世紀最后30年才嶄露頭角。他沒有提到可追溯到丘浚的經世傳統，以便闡述他的觀點。參見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研究》，特別是第239—266頁。

[[313]](#_313_1)陳子龍：《年譜》，見《陳子龍詩集》（上海，1983年），第633、657、659頁。另見朱東潤：《陳子龍及其時代》（上海，1984年），第106、119頁。英語中對陳子龍生平最為完備的論述是阿特威爾的《陳子龍》。另見《清代名人傳》，恒慕義編，第102—103頁。

[[314]](#_314_1)我的寬泛的界定，部分地取自于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4—135頁。對于一個有意不與清代學術相關，也不與任何特別的主題或材料相關的界定，見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2版（臺北，1986年），第2—3頁。林氏注意到三個主要方面：收集材料、批評性地評判材料，以及通過歸納與演繹得出結論。通過這一概括性的界定，林氏能夠并確實發現了幾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考證學。

[[315]](#_315_1)這一點在《儒林傳》的開始得到證明，載《明史》，第282卷，第7221頁。

[[316]](#_316_1)《明史》，第282卷，第7222頁。18世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輯者，1.1，作出了類似的說明。

[[317]](#_317_1)有關來知德的殘缺不足的傳記材料，參見徐芹庭：《易經研究》（臺北，1974年），第12—13頁。另見《明史》，第283卷，第7291頁；拉瑞·舒爾茲：《來知德（1525—1604年）與〈易經〉的現象學》（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2年），第48—56、102—126頁。

[[318]](#_318_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73—74頁，及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王象乾”條。王在刊行某些楊慎著作中也有所助益。參見《明人傳記辭典》楊慎條，第1533頁。

[[319]](#_319_1)徐芹庭：《易經研究》，第12頁。在18世紀，《四庫全書》編撰者指出，100多年來，來氏的理論吸引了許多信從者。

[[320]](#_320_1)來知德：《周易集注》，第12頁（重印于《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冊；臺北，年代不詳），《原序》，第2b頁，另見第3b頁。來對其隱修以研究《易經》的表述在第4a頁上。

[[321]](#_321_1)來知德：《周易集注》，第4b頁。另見徐芹庭：《易經研究》，第6—11頁。

[[322]](#_322_1)有關李時珍概括敘述，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859—865頁，以及李約瑟主編《中國科技史》，第6卷（劍橋，1986年），第308—321頁，二者都涉及到日文、中文及西方語言的有關李時珍的大量第二手文獻。

[[323]](#_323_1)李時珍：《序例》，載《本草綱目》（標點本，北京，1975年），第1卷，第1章，第11頁。

[[324]](#_324_1)參見保羅·A.昂舒爾德：《中國藥物史》（伯克利，1986年），對本草文獻作了通覽，并對之作出了昂舒爾德本人亞種類的區分。

[[325]](#_325_1)《明人傳記辭典》王世貞條，第1402頁。

[[326]](#_326_1)參見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6卷上，第312頁。

[[327]](#_327_1)參見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6卷上，第317頁。

[[328]](#_328_1)李時珍：《凡例》，載《本草綱目》，第34頁。李約瑟的譯文有所不同，《中國科技史》，第6卷上，第320—321頁。

[[329]](#_329_1)參見昂舒爾德，第163頁和第169頁。不過，據18世紀《四庫全書》的編撰者，每一位從事醫學者人手一冊李時珍之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2132頁。

[[330]](#_330_1)《明人傳記辭典》，第861頁。在其對皇帝所提的奏議中，李時珍之子至少三次提到了新設的編史館。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3—24頁。

[[331]](#_331_1)這一點見于昂舒爾德，第145頁，和李約瑟，第6卷上，第311頁。

[[332]](#_332_1)對于其傳記的一個概述，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367—371頁，朱載堉條。最為詳盡的研究是戴念祖的《朱載堉：明代的科學與藝術巨星》（北京，1986年）。

[[333]](#_333_1)參見戴念祖：《朱載堉》，第67—71頁；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4卷上，第223—224頁。

[[334]](#_334_1)參見戴念祖：《朱載堉》，第67—71頁；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第4卷上，第223—224頁。

[[335]](#_335_1)參見戴念祖的概括，《朱載堉》，第39—40頁，以及弗里茨·庫特納：《朱載堉王子的生平與著作》，《民族音樂》，第19卷，第2期（1976年），第189—195頁。考慮到“平均律”的音階，庫特納比肯尼迪·羅賓遜對朱載堉的成就更有保留，后者的熱情觀點，收于李約瑟，第4卷上，特別是第220—228頁。

[[336]](#_336_1)《明人傳記辭典》，第369頁，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799頁。

[[337]](#_337_1)朱載堉：《圣壽萬年歷》（1592年，《四庫全書》珍本重印，四集，臺北，年代不詳），《卷首》，第5a頁。

[[338]](#_338_1)《明史》，第31卷，第527頁。可能反映了當時的一個通常觀點，朱氏更為年輕的同時代人沈德符指出明朝歷法并不像朱所稱的那樣錯誤百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第20卷，第528—529頁。

[[339]](#_339_1)朱載堉：《圣壽萬年歷》，《卷首》，第9b頁。

[[340]](#_340_1)《明人傳記辭典》，第1531—1532頁，楊慎條，以及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39—41頁。

[[341]](#_341_1)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41頁。

[[342]](#_342_1)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81頁。

[[343]](#_343_1)楊慎：《升庵經說》（《叢書集成》，上海，1936年），第10卷，第155頁。

[[344]](#_344_1)引見于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49頁。

[[345]](#_345_1)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44頁，列舉了《外集》的27種論題范疇。

[[346]](#_346_1)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2425頁。

[[347]](#_347_1)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128頁。

[[348]](#_348_1)《明人傳記辭典》，第1059頁；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131頁。沒有更進一步的細節在傅兆寬之著作中提出，《梅鷟的辨偽略說及尚書考異證補》（臺北，1988年），第7頁。

[[349]](#_349_1)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413—414頁，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2卷，第897、902頁，《毛詩古音考》與《音論》條。

[[350]](#_350_1)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391—393頁，及《明人傳記辭典》，第180—184頁，陳第條。

[[351]](#_351_1)方以智：《通雅》，《自序》。部分引見于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492—493頁。

[[352]](#_352_1)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2501頁，在方以智本人的《通雅》之前的對明代考據學的一個評論中，提及了楊慎、陳耀文和焦竑等人的名字。林慶彰在其《明代考據學研究》中，關注八位例子，包括楊慎、陳耀文、胡應麟、焦竑，當然還有方以智。其他三人是梅鷟、陳第和方以智的同時代人周因（字亮工）。另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5—136頁，及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98頁，基本上都是同一名單。值得注意的是，嵇氏增加了王世貞的名字。

# 第十二章 天學：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國

在晚明的知識圈中所體現的不同思想中，西方人的天學是最少有先例可援引的。[[1]](#_1_Ji_Du_Jiao_He_Ji_Du_Jiao_De_P)盡管努力使某些內容迎合經典典籍中的詞匯和概念，但天學還不可避免地被貼上西學的標簽。它是外來的，而其他不同于道學的主要知識，包括佛教，則僅僅是“異學”而已。盡管對傳教士的批評者指出它是外來的，以期貶低天學，但其外來性，在晚明時期，與清初康熙年間相比，仍不太成為問題。利瑪竇以李西泰之名而廣為人知，但也沒有明顯地損害他當時的名聲。他與其同道們一道刊行了有關世界的不同部分，即他們所來的地方泰西的書籍。利瑪竇寫道，南京的一位都察官員在1599年對他說，他曾在廣西及其他地方居住過，他“不再是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怎么有可能反對他居住在南京，那里有如此之多的回回（穆斯林）？”[[2]](#_2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i) 自1595年后，利瑪竇就開始推行“我們要像中國人那樣”的行動策略。[[3]](#_3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i)特別是在傳教的初期階段，少數傳教士自覺地打算努力中國化，但他們留給士人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們來自于一個遙遠的未知的地方。[[4]](#_4_Can_Jian_Ha_Li_Si_Zai___Min_Z)

與此同時，他們提出了其學說的要義是有普遍意義的。一位利瑪竇的皈依者于1608年寫道，這位傳教士不僅不是“異”或外來者，而且他的行為和學問，與天一致。[[5]](#_5_Li_Zhi_Zao__Li_Ma_Dou___Ji_Re)“天”這個詞，西方人用以區別他們試圖在中國傳播的學問，既指宗教的天主，或者基督教的上帝，亦指世俗的天文知識，或是專指天文學及一般意義的科學。從對有關天體現象的推演中理解的某些皈依者，通過認識到“東西洋同一心、同一理”[[6]](#_6_Li_Zhi_Zao__Yin_Zi_Bi_De_Sen)，進而認識到一個外在的、宇宙的、隱藏在宗教真理和普遍的“自然法則”背后的天主。

盡管這種所謂的自然法則，被傳教士們表述為如此普遍地存在，但從我們后來20世紀的觀點來看，他們在晚明中國所傳播的有關天體模式的學問，乃是具有文化界限且片面的。只有十來位傳教士公開參與了大約50個標題，其中有算術、天文學、地理學和當時被理解為自然哲學的論題。[[7]](#_7_Dui_Yu_Geng_Jin_Yi_Bu_De_Bian)幾乎沒有例外，這些著述乃是在歐洲大學的課程中仍在流行的亞里士多德經院主義的表述。亞里士多德、托勒密和加倫都被作為權威而反復引證，與此同時，歐洲科學知識的先驅者們，卻拋棄了它們而去尋求新的假說、方法和權威。哥白尼和伽利略雖曾被提及，但太陽靜止或太陽中心的假說并沒有得到傳播，只有布雷赫（Tycho Brahe的仍以地球為中心的）折中體系是例外。[[8]](#_8_Can_Jian_Bi_De_Sen_De_Zhai_Ya)我們不必去判斷為什么耶穌會士傳授亞里士多德的經院主義學說，而不傳授與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奧塞留和威廉·哈維等人有關的新科學的長處或動機，但我們應該記住，在晚明時期提供給中國讀者們的天學，僅僅是解釋現象世界的一系列互相競爭的思想中的一種而已。

一種適用于宗教觀念的類似觀點被作為天學的構成部分而提出。傳教士屬于羅馬天主教，而不是新教徒。在晚明，他們必須從里斯本乘船抵達中國，途經果阿和澳門，并因此而受制于葡萄牙人，從1580年起，他們又屈從于西班牙國王的權威。那些通過其著述并與士子談論以參與晚明的知識環境的幾乎所有的傳教士都是耶穌會士。所有這些都廣為人知，不成問題，但結果卻是，為其中國聽眾所提供的宗教理念，在西歐、在西班牙半島或在耶穌會的團體中，甚至在中國受尊重的代表人物中間，卻不被認為是普遍的思想。[[9]](#_9_Can_Jian_A_D_Lai_Te____Fan_Du)一個有關的例子是圍繞著葡萄牙一所大學的一位耶穌會士路易斯·德·莫利納（1535—1600年）的神學思想所展開的爭論。文章撰寫于特蘭托會議于1564年無結果地結束后的數十年，莫利納試圖調和托馬斯主義教義，特別是多明尼各和西班牙國王所捍衛的神圣榮耀，和伊納爵·羅耀拉的《神操》中所強調每一個人都要致力于得到拯救的能力和需要的教義之間的爭論。[[10]](#_10_T_M__Pa_Ke____Luo_Ma_Jiao_Ti)甚至在莫尼拉的著作《和諧》于1588年在里斯本出版之前，有關這一論題就展開過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持續到16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僅在1607年中止，由于一道教皇的訓令要求雙方休戰，直到羅馬作出裁決，但這一裁決卻從未作出。[[11]](#_11_Pa_Ke____Luo_Ma_Jiao_Ting)主要的耶穌會思想家，如有影響的羅伯特·貝拉曼（1542—1621年），曾是利瑪竇在耶穌會的羅馬學院的一名教師，他雖然并不完全贊同莫利納，但卻在參與傳教實踐與國外傳教的耶穌會士中間獲得了歡迎。[[12]](#_12_Pa_Ke____Luo_Ma_Jiao_Ting)到17世紀末，耶穌會士正被“指控在國內支持松弛的精神標準，并且不加選擇地提供圣餐、輕易的赦罪及太過頻繁的交往；同時在國外還準備修改真正的天主教教義”[[13]](#_13_Lai_Te____Fan_Dui_Gai_Ge)。然而，在耶穌會士開始在中國活動之初，同樣的活動卻被積極地理解為與當地文化實際相結合，和宣揚初期階段真實信仰的鼓動是出于實干而不是榮耀。[[14]](#_14_Can_Jian_Ha_Li_Si____Li_Ma_D)

對于中國潛在的皈依者對耶穌會的宗教的可接受性具有重要意義的另一個爭論之處，就是狹義地根據在依附于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或柏拉圖的學說，與廣義地根據異教徒著作者的可接受性之間的曠日持久的斗爭。[[15]](#_15_3_D_P_Wo_Ke____Gu_Dai_Shen_X) 1593年，當時的一位多產作家和翻譯家法蘭西斯科·帕特里齊（1529—1597年），出版了他的《新宇宙哲學》，題獻給教皇格里高利14世，敦促他下令，以柏拉圖主義與赫姆斯·特里斯梅季斯圖斯的傳統代替在基督教學校（特別是耶穌會士辦的學校）中講授的危險的亞里士多德經院主義學說。[[16]](#_16_Wo_Ke____Gu_Dai_Shen_Xue)帕特里齊受聘從弗拉拉到羅馬教授柏拉圖主義，但其著作最后卻受到抨擊。盡管如此，約在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前后，存在著強烈的、有時較普遍的觀點：以一種更為開放的立場對待異教徒的宗教表達，而在整個17世紀，這些觀點卻一直受到闡釋與批評。被稱為古典神學的學說的支持者們，最終在羅馬天主教內部的斗爭中失利，但與此同時，他們的觀點卻為每一位耶穌會士提供了辯護；他們認定“被認為是孔夫子的著作，以及其他古代中國經典，乃是與基督教的倫理學和一神論相一致的，是與好的‘自然’宗教相一致的”[[17]](#_17_Wo_Ke____Gu_Dai_Shen_Xue)。這一態度的極端表達，可能出現于一位中國的傳教士李明于1696年在巴黎出現的著作《中國現勢新志》一書中。他提出建議說：“中國人在直到基督時代的2000年期間，就已知道了真正的上帝，尊崇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基督教徒的一種范例，曾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廟宇中祭祀他，就曾具有信仰以及基督教的美德，他們在所有國家中最受到上帝的榮耀的惠澤。”[[18]](#_18_Wo_Ke____Gu_Dai_Shen_Xue)

李明及其他神父都愿意在主張古代神學曾出現于最古老的中國中，并把他們與死后的利瑪竇視為同盟者。[[19]](#_19_Wo_Ke____Gu_Dai_Shen_Xue)盡管尚無直接的證據表明，早期耶穌會傳教士全都參與了這些激進的推論，但至少存在著間接的證據表明，這類思想的醞釀，在16世紀末開創了采取一種調和的立場去對待他們開始稱之為儒家的思想的可能性，以及順應時勢地利用更審慎的態度去介紹基督教神學。

## 穿上新衣

1557年，葡萄牙商人們獲得了在后來被稱為澳門的永久居住的特權。它成為在廣州南部香山縣的一個半島上一個小小的定居點，他們得到官方的允許，可以每年二度進行貿易訪問。1513年，葡萄牙船只就曾抵達中國沿海；而一個貿易使團則于1520年訪問了北京。[[20]](#_20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隨商人們一道航海前來的傳教士們，也像商人們一樣，其機會受到了中國當局的嚴格限制。雖然兩種人都希望追求他們在中國的目標。在日本進行傳教工作二三年后，耶穌會士沙勿略（1506—1552年）斷定使中國皈依是使日本皈依的關鍵。他提出作為教皇的一名特使隨同另一個葡萄牙使團前往北京，并說服皇帝恩準基督教徒在帝國居住、旅游和布道傳教。葡萄牙的對手在馬六甲阻撓了這個計劃，沙勿略就設法只身前往中國。他被帶到后來稱為澳門的西南部的一個小島上，他的計劃遭受挫折，1552年，他終死在那里。[[21]](#_21_Xi_Bi_Si____Li_Ma_Dou_De_Xia)

過了30年后，50多位神父世俗信徒（絕大多數是耶穌會士和方濟各會士，但也有一些是奧古斯丁會和多明尼各會會士）徒勞地試圖出于非貿易的目的而在明朝區域內建立其據點。[[22]](#_22_Xi_Bi_Si____Li_Ma_Dou_De_Xia)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挫折后，被委派為非洲東部所有耶穌會士活動的觀察員的范禮安（1539—1606年）開始了一個巨大的改變。在他于1577—1578年從果阿前往日本的途中，曾在澳門停留。不同于在負責掌管澳門教區的耶穌會士的偏好，范禮安決定派往中國的傳教士都應該學習中國習俗，并學習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為了響應他的規定，羅明堅（1543—1607年）從果阿調往澳門。[[23]](#_23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

羅明堅于1579年夏抵達澳門，并開始了高強度的漢語課程學習。他進步極快，以至于與他的導師一道試圖把《大學》譯成拉丁文[[24]](#_24_Ke_Nu_De__Lun_De_Bei_Ke____R)，他于1580年開始隨商人們一道到廣州的例行旅游。[[25]](#_25_Xi_Bi_Si____Li_Ma_Dou_De_Xia)此時，羅明堅報告稱，他對中文的學習，正在澳門受到批評，甚至受到了耶穌會士同伴的批評。據其所述，有人問他：當他可能在耶穌會的其他部門任職時，身為神父忙于這種事情有什么意義？去學習中國語言，把自己奉獻給一個毫無希望的事業，對他來說，是在浪費時間。[[26]](#_26_Luo_Ming_Jian_De_Xin_Wen__Sh)

范禮安為他辯護，并于1582年規定不再力圖讓皈依人更像葡萄牙人，明智的策略應是認為中國基督教徒就是中國人。作為對羅明堅所提出的一個建議的回應，范禮安還讓果阿當局派遣幾位耶穌會士前往澳門學習中文。他們于1582年夏天抵達澳門。[[27]](#_27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i)

就在此事之前，羅明堅隨澳門市長前往廣東省巡撫的所在地肇慶，他們被告知，一位來自菲律賓的耶穌會士所率領的一群西班牙人觸犯明朝法律。這些人在福建南部登陸上岸，并被人當作間諜帶到廣州。據稱羅明堅可能給巡撫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印象，他在羅明堅隨“間諜們”返回澳門后，曾派人前往邀請他。[[28]](#_28_Xi_Bi_Si____Li_Ma_Dou_De_Xia)羅明堅接受了邀請，并帶上新到澳門的一位耶穌會士巴范濟（1554—1612年），隨他一道在一座佛教寺廟居住。

不同于那年早些時候他穿著歐式服裝、滿臉胡須地出現于巡撫面前，羅明堅穿著僧服，并剃光了發須。據羅明堅所述，巡撫“想讓我們以他們的神職人員的風格打扮，這與我們稍有不同；現在我們已經這么做了，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成為中國人，以便為基督贏得中國”[[29]](#_29_Yi_Jian_Dun_Yue_Han____Li_Ma)。

早在數年前，遵照范禮安的指示，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士就已采用禪佛教徒的服裝，而羅明堅與巴范濟則正采納它們，以便取得在肇慶居住的許可權。[[30]](#_30_Ha_Li_Si____Li_Ma_Dou_De_Shi)然而，他們幾乎馬上被命令返回澳門。巴范濟隨后即前往日本。當再一次受到可能是由肇慶的知府發出的邀請時，羅明堅于1583年夏天回到了肇慶。他仍穿著僧服，并剃光了頭，這一次他由另一位新抵達的耶穌會士利瑪竇陪同前往。[[31]](#_31_Ha_Li_Si____Li_Ma_Dou_De_Shi)

無巧不成書。就在沙勿略在中國南部海岸逝世前數月，利瑪竇（1552—1610年）已在意大利呱呱墜地。[[32]](#_32_You_Guan_Jian_Lue_De_Chuan_J)在羅馬學習法律三年后，他于1571年作為一位見習修士加入了耶穌會，并由此結識了范禮安。范禮安于1574年離開羅馬前往果阿和東亞，并幫助把利瑪竇抽調到中國。[[33]](#_33_Xi_Bi_Si____Li_Ma_Dou_De_Xia)在羅馬在耶穌會士的指導下研讀期間，利瑪竇接受了克利斯托芬·克拉維斯（1537—1612年）的指導，他是一位重要的經院數學家，在1582年頒布的格里高利歷的推算上起了作用，并且也接受了羅伯特·貝拉明（1537—1621年）的指導，后者是著名的耶穌會神學家，于1576年到羅馬任教，而且他的觀點最終贏得了教皇的支持。[[34]](#_34_Xi_Bi_Si____Li_Ma_Dou_De_Xia)為了準備在東方傳教，1577年，利瑪竇前往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這里正在撰寫成為亞里士多德主義自然哲學的權威理論的版本，并在16世紀90年代最終出版。[[35]](#_35_Can_Jian_Bi_De_Sen____Xi_Fan)因此，在利瑪竇二十幾歲時，利瑪竇接觸到了迅速發展的觀念的影響，這是一個在葡萄牙人的控制下耶穌會在亞洲傳教的觀念；也接觸了最新樹立的關于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觀念以及技術神學的新思想（這種思想旨在與天主教徒和一切可以想像的異教徒的辯論時獲勝）；更接觸了一種系統而詳盡的關于自然現象記載的最新講解，這種講解即將成為17世紀前半期大部分天主教會大學的標準。

1578年，利瑪竇與其他12名耶穌會士一道乘船從里斯本前往果阿，其中有羅明堅神父。在果阿，利瑪竇完成了他的神學學習，并于1580年被立為一名神父。[[36]](#_36_Can_Jian_Ha_Li_Si____Li_Ma_D)隨后，他被派往澳門，在他于1582年夏天抵達澳門后，他立即開始學習中文。[[37]](#_37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一年以后，利瑪竇隨同羅明堅來到了肇慶。羅明堅已經被準許在那里居住，可能得到了當地官員王潘的支持，王是一位來自浙江紹興的進士。他們修建了一處住所和教堂，繼續學習講官話，學習閱讀中國。書籍。在其老師們的幫助下，他們把十誡、禱告文和一本教義問答譯成了中文。利瑪竇繪制了一張世界地圖，并以中文標出地名。羅明堅不但北行到了紹興，并且還西行去了廣西，然后北上湖南；他正在尋求交往，而不找皈依者，以便在肇慶之外開展傳教活動。[[38]](#_38_Ha_Li_Si____Li_Ma_Dou_De_Shi)1581年，羅明堅聽命于范禮安返回羅馬，去勸說當局組派一個教皇使團出使去見明帝。這曾一直是沙勿略的愿望，把這一行動看作在中國獲準歸信最有效的手段，而范禮安想再嘗試一次。利瑪竇仍與另一位耶穌會士麥安東留在肇慶，麥安東當時也開始學習中國語言。[[39]](#_39_Ha_Li_Si____Li_Ma_Dou_De_Shi)

1585年，利瑪竇就已聲稱：“我可以沒有翻譯而與每一個人交談，而且可以相當熟練地寫作和閱讀。”[[40]](#_40_Yi_Jian_Ha_Li_Si____Li_Ma_Do)在1592年的一封信中，他更謙遜地回憶說：“我勤勉地投身于語言的學習之中，并在一兩年后，我就可以沒有一位譯員而生活。我還學習寫作。然而，這更為困難；而且盡管我直到現在都一直在刻苦用功地學習，但我仍不能讀懂所有的書籍。”[[41]](#_41_Yi_Jian_Ha_Li_Si____Li_Ma_Do)在此前一年，范禮安曾要求利瑪竇把《四書》譯成拉丁文，這使他埋首沉浸在重要的典籍中。1594年，他再次開始隨同一位教師學習，此前他至少七年沒有教師的指導了。“我每天都有兩節課跟我的老師學習，并花一些時間寫文章。通過鼓勵自己寫文章，我開始寫了一本書，根據自然理性而提出我們的信仰。當這本書出版時，它將分送給全中國。”[[42]](#_42_Yi_Jian_Ha_Li_Si____Li_Ma_Do)

利瑪竇正在熟悉能夠使他接近他心目中的聽眾——士子們的技巧，其辦法是使用他們的語言和“自然理性”。

與此同時，利瑪竇和麥安東卻于1589年都已被驅逐出肇慶，但被批準在廣東北部數百里的韶州居住。他們仍穿著僧服，剃著光頭。當地人似乎已把他們的禮拜堂和住處當作一座佛寺。他們可以在那里安排聚會，包括宴會，就像在肇慶所做的一樣。他們還被書籍、畫像、地圖和奇異的機械工具，包括時鐘和星盤等所吸引。[[43]](#_43_Ha_Li_Si____Li_Ma_Dou_De_Shi)利瑪竇在肇慶就已認識到官員們可以前來參加聚會，因為這并不是一座私人住處，它具有一種準公眾的地位。當重要人物都聚集于此時：“街上停滿了他們的轎子，我們門前的河岸則停滿了大型的、精致的官員們的船只。”[[44]](#_44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

瞿汝夔就是拜訪他們的士子之一，他是一位來自蘇州的生員。[[45]](#_45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瞿到利瑪竇那里是為了獲得有關水銀和汞的資料，但他的意圖是否在于煉金術還是冶金術，這并不清楚（有關增加從礦石中提煉出來的白銀產量的新工藝，在16世紀已經形成，并正在秘魯和墨西哥被卓有成效地運用）。[[46]](#_46_Can_Jian_Si_Peng_Si_De_Jian)無論瞿氏的意圖何在，利瑪竇認為這種有關從汞（argento vivo）中提煉出真正的白銀（vero argento）的需求，傳教士們不可能幫上忙。[[47]](#_47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盡管如此，瞿在兩年多時間內一直與利瑪竇繼續保持聯系。他顯然就是那個建議利瑪竇和麥安東不應該做（佛教）和尚（僧人），而應該蓄發并稱為儒士的人。[[48]](#_48_Gen_Ju_Li_Zhi_Zao_Zai_Qi_Tan)

對于這一改變，利瑪竇必須征得范禮安的批準，范禮安于1592年秋從日本抵達澳門。一年多時間過去了，郭居靜，一位新近抵達澳門的耶穌會士，才向范禮安提出這個問題。據利瑪竇所述，郭居靜主張，在中國傳教士應蓄發須，并穿上絲服、戴禮帽。這一請求得到了范禮安的批準。[[49]](#_49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郭居靜隨后于1594年前往韶州去幫助利瑪竇（麥安東于1591年因發燒死于澳門，就像他的繼任者一樣）。他們不再剃除發須，但仍然穿著僧服。

次年春，利瑪竇北上江西。在吉安府吉水縣，他拜訪了曾在韶州任職的一名官員。對于這第一次公開亮相，他穿上了他的新服裝。[[50]](#_50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他后來在1595年的一封信中描述他的服裝說：“由士子（letterate）和顯貴者所穿戴的正式服裝，是由深紫色的絲綢制成，有著長長而闊大的袖子；下擺觸到了我的雙腳，鑲著一條半掌寬的深藍色的絲邊，而懸到腰部的雙袖和領子，以同樣的方式鑲著絲邊。……中國人遇到拜訪他們并不十分熟悉的人、出席正式的宴會以及拜訪官員時，就穿著這種禮服。既然迎接客人的人根據他們的級別也穿著禮服，因此，當我穿著禮服出訪時，我的聲望就大大提高了。”[[51]](#_51_Cong_Ha_Li_Si_De_Yi_Wen_Shao)

到1595年末，當他在南昌建立了一座住處時，利瑪竇還坐了一頂轎子，并在身邊跟著一批仆人。[[52]](#_52_Ha_Li_Si____Li_Ma_Dou_De_Shi)利瑪竇是非常明確的，他并不愿把自己表現為一個外國當權者（無論是西班牙國王還是羅馬教皇）的一位官方代表，而是愿意把自己作為與士大夫們有著情趣高雅關聯的有學識的中國人的一位同儕。回憶起這一關聯時，利瑪竇寫道：“如此一來，現在可以更好地有信心繼續下去了，好像我們事實上就是中國人。”[[53]](#_53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前一年，他開始撰寫一本中文書，而現在，從1595年起，利瑪竇則開始扮演他的新角色，即作為一個士子甚至作為一位“西儒”的角色。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說，利瑪竇的寫作技巧還不是以撰寫出一篇可以通過科舉考試的文章而成為士，但他可被接受為士的同儕，其接受程度大致相當于一些佛僧，或像王艮那樣的人物。

### 西士利瑪竇

穿著他的新衣服，利瑪竇沿贛江來到了南昌，并隨后沿江而下至長江，再前往南京。他于1595年5月底抵達南京。他拜訪了曾在肇慶和韶州時結識的許多人物，但在兩個星期內，他就被迫離開南京，盡管他發誓，他寧愿被關進監獄，也不愿離開南京。[[54]](#_54_Can_Jian_Dun_Yue_Han____Ju_R)利瑪竇返回了南昌，經受住了最初的一些磨難后，他可以在那里居住三年。他力圖獲得省府官員們及帝室皇子們的支持，但絕大多數時候他都致力于與當地的士子們進行廣泛的社會和知性的交往。[[55]](#_55_Can_Jian_Dun_Yue_Han____Ju_R)作為這些活動的一個直接成果，利瑪竇于1595年用中文撰寫了一篇稱之為《友論》的文章。[[56]](#_56_Zhe_Pian_Wen_Zhang_De_Yi_Zho)它先以手稿本流傳，然后以各種各樣的刻本流通，不過利瑪竇本人抱怨說，他不可能公開出版它，因為他不能得到來自其耶穌會的監管者的必要的準許。[[57]](#_57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i)與此相類似，為了回應對他的記憶能力所表示的推崇（這是他在與士子們的聚會上所樂意證實的能力），他于1596年用中文完成了另一篇小文章《記法》。[[58]](#_58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他可以在南昌購置一座房子，但不再有一座禮拜堂（就像在肇慶和韶州時那樣），而只有一個房間或廳堂作為講學論道即士子們所稱的講學之所。[[59]](#_59_Li_Ma_Dou_Yu_1596Nian_Qiu_Su)除了外出游訪，利瑪竇稱，他在1597年秋季被拜訪者搞得應接不暇，當時數以千計的士子正為了江西鄉試而匯聚南昌。[[60]](#_60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i)因此，在他穿上把自己表現為一個士子而不是一個僧人的服裝的兩年后，利瑪竇在他的交談與著述中，以及在其行為與環境中，都表明他都是一位士子。他在這些年里所撰寫的《天主實義》草稿首次印行于1603年，其內容結構為一位中儒與一位西儒（指利瑪竇本人）之間的一場對話。

有人勸利瑪竇說，試圖作為國王或教皇的一名使團成員前往北京，這并不可行，但他仍然把北京作為他的目標。他曾設想了一種可能性，即當時在南昌的一位皇子可以為他作安排。[[61]](#_61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但當郭居靜從韶州來到南昌時，他帶來消息說，王弘誨（1542—1601年？）數天后將前來看望他，這樣就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機會。王來自廣東，他于1565年中了進士，早在數年前，在他自南京禮部尚書退職后返家途中，曾路過韶州。在他與利瑪竇的交談中，王提出了這種想法，即利瑪竇或許可以有助于當時在禮部的監管之下的改革明代歷法的討論。[[62]](#_62_You_Yu_1596Nian_Ti_Chu_De_Li) 1598年，正當王再次北上，以望再次接受朝廷的任命時，他在韶州作了停留，并提出利瑪竇隨他一同前往。因此，在此年7月，利瑪竇和郭居靜，在兩位中國兄弟的陪同下從南昌隨王弘誨乘船北上。這兩人一位是鐘鳴仁（1562—1622年），另一位是游文輝。王前往南京，然后北上京城，去參加農歷八月慶祝皇帝生日的慶典。[[63]](#_63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

利瑪竇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并非一帆風順。王從南京北上，并未與利瑪竇等人同行。一到京城，利瑪竇卻發現無法向皇帝呈上他為皇帝購置的禮物，而且他的結識者似乎全都提防著他。利瑪竇返回了南方，他先到了蘇州。當他患病時，瞿汝夔曾在蘇州照顧他，然后他于1595年春天到了南京。在王弘誨的鼓勵下，他設法在南京購置了一座房子，并繼續從事在南昌曾經使他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的活動：與好奇而有影響的人進行交往；展示他的時鐘、多棱鏡、樂器、地圖、圖畫以及其他奇異物件；并討論他的思想。1600年春天，他在鐘鳴仁和游文輝（他擅長于西洋畫）以及耶穌會士龐迪我（他知道如何調音、演奏、教授準備送給皇帝的禮物中的一種擊弦鍵琴）的陪同下再度前往北京。[[64]](#_64_Ha_Li_Si____Li_Ma_Dou_De_Shi)在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之后，特別是隨之而來和尷尬的處境，即他究竟是不是一位給朝廷帶來貢品的使者，如果不是的話，那么他及其禮物將如何處理。直到1601年初，利瑪竇才開始在北京安頓下來，并度過了他的余生。

作為一名在北京的士子，利瑪竇乃是一位巨大的成功者。成群結隊的人絡繹不絕地前來這位耶穌會士的住處拜訪他，其中許多人利瑪竇都必須回訪。因為利瑪竇清楚，他是大量士子和官員每年到北京赴試或出于政府公干的一名受益者。“在全國15個省匯集于京城的數以千計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要么在北京或者其他居住點已經認識了耶穌會神父們，要么曾經聽說過我們以及我們的教義，要么已經讀過我們曾公開刊行的書籍，或者讀過談論我們的書籍。結果，我們不得不整天在會客廳接見拜訪者……對于所有這些人，我們都談論與我們的神圣信仰相關的事情。”[[65]](#_65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

大多數造訪者，都只不過是出于好奇，但與某些人，利瑪竇可以保持持續數年的嚴肅的知性關系，而其中少數人還皈依了他的“神圣信仰”。

要做一名士子，并不僅僅只是一件改換衣服的簡單事情。利瑪竇已經投身于一種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損害其傳布基督教使命的生活方式，而傳教正是他來中國的目的。肇始于范禮安的更加中國化的策略，決沒有必不可少的終結點。學習說中國話，導向閱讀中國書籍，而閱讀則導向運用中文寫作。運用中文寫作，就需利用中國的語匯去闡釋非中國的思想，而轉譯則會喪失重要的特性。界限游移不定。譬如，在利瑪竇去世后，在受洗時使用的拉丁用語的書面版本，開始被人翻譯出來，而不僅僅是按字直譯出來。[[66]](#_66_Can_Jian_Ha_Li_Si____Ju_Ren)對利瑪竇來說，他自信是他正在把其主人的思想更切近地拉向他本人的思想，“我努力使士的學派的領導者孔夫子轉向我們，辦法是以對我們有利的方式詮釋在其著述中任何模棱兩可之處”[[67]](#_67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然而，在描述中國士子的經驗，而不是在反思他們的經驗時，利瑪竇發覺，“（士子）的這種學說并不是通過選擇得到的，而是通過學習文獻吸取的，不論是功名獲得者，還是官員，都不能放棄它”[[68]](#_68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學習運用中文去閱讀和寫作，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們正在準備把他們所帶來的“天學”廣為傳播而自我學習。在什么是中學什么是西學的緊張對峙中，在外來的學說和本土的學說的沖突中，在多大程度上能作出可容許的調和，這些都是在傳教士中間，以及遠在歐洲的天主教徒中間爭論的核心，爭論的內容涉及調和的政策、對關鍵詞語如何翻譯和是否翻譯的決定、繼續由皈依者舉行還是由傳教士修正的儀式的地位等方面。[[69]](#_69_Can_Jian_Dun_Yue_Han____Ju_R)從1595年后他自身的行為方式來看，利瑪竇決定像一位士子那樣活動，這似乎明顯地不損害其基督教的傳教，即使這樣做削弱了其外族性。

### 利瑪竇著作中所提出的天學

從利瑪竇的觀點來看，他正在談論、撰寫的都是關于“我們的神圣信仰”，都是為了“我們的神圣信仰”。他以利用奇特的非宗教的物體（如時鐘和棱鏡）和人們對他好奇心的方式，來利用其文化資產中的非主要部分，以吸引人們和使人們長期追求天主，從而“軟化了他們的心”[[70]](#_70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i)。利瑪竇知道，他正在把他們引向福音，但這并不是他在其講論中或者是在其著述中的出發點。他的大部分士子聽眾，可能從未領悟其神圣信仰的核心教義。除了相對于較少的幾位受洗者之外，大多數與利瑪竇認識并知道他的著作的士子，只要不滿足于他們的好奇心，就會面對一連串的通過“天學”這一寬泛而特殊的標簽所表達的觀念。當他尚在人世時，甚至當他于1601年離開人世后，利瑪竇及其著作都被人們認為是具有士子的知識背景中的一個新奇部分。

利瑪竇的許多語匯，以及他的某些思想，被所有的士子所分享，但部分吸引力卻在于他的某些語匯以及他的許多思想都是新奇的、或是陌生的、或是古怪的、或者是外來的。那是一個連續的整體。譬如，利瑪竇介紹了他所收集的有關友誼的100個條目，以一種十分恰當的方式引用了《論語》第16篇第8節中的典故：他不遠萬里從大西航海而來，目的在于表達對大明天子之文德的崇敬。[[71]](#_71_Li_Ma_Dou____Jiao_You_Lun)利瑪竇證實了他期待接受庇護的愿望，當他解釋他編撰此書的原初動機來自他在南昌出席一次宴會之時，當時一位皇子拉著他的手，并詢問在西方國家中的交友之道。[[72]](#_72_Li_Ma_Dou____Jiao_You_Lun)當手稿流傳開來時，他的讀者們對于一個人在交友時應該小心謹慎，保持友誼應該持之以恒，或者認為追求利潤商人們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諸如此類的觀點不會感到驚訝。友誼或友情的思想和理想，數十年來就曾在士子們中間，特別是那些參與講學的士子們中間一直展開著討論，因此，利瑪竇的貢獻可能與那些討論相類似。他的讀者們可能會注意到，利瑪竇的某些典型例子提到了一些迄今未知的國家和人物確確實實是西洋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為利瑪竇從高尚德（1498—1573年）所編撰的一部論友誼的文集中，征引了絕大多數古代作者們的格言評注]。[[73]](#_73_Si_Peng_Si____Li_Ma_Dou_De_H)大多數士子在讀到以下內容時，可能會停頓下來：朋友總是成雙成對出現，就像“上帝給人以一對眼睛、兩只耳朵、兩只手和兩只腳……”[[74]](#_74_Li_Ma_Dou____Jiao_You_Lun)他們此前可能從未在這樣一個句子中看到古典術語“上帝”的名稱，而利瑪竇論友誼的著作并未解釋他如何意指上帝。與此相似的是他討論記憶的文章，這篇文章描述了有關記憶聯想的技巧，以及有關認清和發現意象，特別是中國文字的意象的技巧[[75]](#_75_Si_Peng_Si____Li_Ma_Dou_De_H)，其中包括許多過去未知的西方名詞；它以這種觀點開始：“由天主，即造物主饋贈給人類的心靈，與其他萬物相比，乃是最具知性者。”[[76]](#_76_Li_Ma_Dou____Ji_Fa_____Di_1a)因此，在他于16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流傳的著述中，都具有一種強烈的人文主義的而不是宗教的傾向，利瑪竇在其中插進了一些新名稱，以及一種他希望在中國傳播的新的核心概念：一位至尊之神的基督教思想。

在他的名為《天主實義》的著作中，利瑪竇對其思想提供了一種更為廣泛但并不徹底的解釋。他至少在1595年就已開始撰寫這部著作，此時他正作為一名文人在南昌，它于1603年在北京首次刊行。[[77]](#_77_Can_Jian_Li_Ma_Dou____Tian_Z)通過一名中士與一名西士之間的對話形式出現，這部著作部分地基于利瑪竇曾有的實際談話。[[78]](#_78_Li_Ma_Dou____Tian_Zhu_Shi_Yi)通過交替運用天主、上帝和天帝的術語[[79]](#_79_Li_Ma_Dou____Tian_Zhu_Shi_Yi)，利瑪竇為其上帝的存在而辯論，并認為上帝是天地的造物主與統治者，是永恒而不可測知的存在，是道德的源泉。敬崇天主，乃是道德的自我修養的惟一真正的手段，因為人的永生的靈魂將在死后得到評定。[[80]](#_80_Li_Ma_Dou____Tian_Zhu_Shi_Yi)利瑪竇廣泛地利用了經院哲學的論述以支持他的觀點，并且駁斥了佛教徒、道教徒以及某些失誤的儒家所主張的錯誤觀念。在對話的結束處，利瑪竇提出了耶穌的主題。“（天主）于是大發慈悲，親來救世也。于一千六百有三年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后三日，擇貞女為母，無所交感，脫胎降生，名號為耶穌。耶穌即謂救世也。躬自立訓，弘化于西土，復化歸天。此天主之實跡也。”[[81]](#_81_Shao_Gai_Zi_Li_Ma_Dou___Tian)除卻這一段落，利瑪竇并沒有“深入探討上帝在歷史中的自我啟示”[[82]](#_82_Li_Ma_Dou____Tian_Zhu_Shi_Yi)。利瑪竇不是從信仰的神秘中展開討論，而是讓西士強調了他正是在“理”的基礎上進行回應，“理”可能就是利瑪竇大致上指他的“理性”一詞。[[83]](#_83_Li_Ma_Dou____Tian_Zhu_Shi_Yi)對于他的西方聽眾來說，利瑪竇在其中文著作中所表達的事情是十分明確的。“本書并不論述我們信仰的所有神秘，這些神秘只需要對教義問答和基督教徒作出解釋，而僅僅是論述某些原則，特別是諸如能夠被自然理性（ragioni naturali）所證明，以及被同樣的自然之光（lume natural）所理解的原則。”[[84]](#_84_Gai_Zi_Dun_Yue_Han___Ju_Ren)利瑪竇并不要求其廣大的士子聽眾，首先要相信他的學說，以便理解它們。他通過使他的學說與他們的學說相同化——至少在他們的學說誤入歧途之前相同化，以便把差異減少到最低程度。他在其《天主實義》的導言中告訴他們說，當他來到他們的國家時，“竊以為，中土的堯舜子民及周孔的信徒們確實不可更改、玷污天理和天學。但即便在這里，它也是不可避免的”[[85]](#_85_Gai_Yi_Zi_Li_Ma_Dou____Tian)。在這樣的段落中，利瑪竇所闡述的觀點是，他的思想并非完全是新型的，在中國古代就已有先例可引的思想。他并非言不由衷；在此，他正假定中國曾出現過一種前基督教的自然神學。在于1609年寫給巴范濟的一封信中，他說：“在古代時，他們也像我們的國家一樣忠實地相信自然法則。1500年以來，他們幾乎從不崇拜偶像，而且他們所崇拜的偶像并不像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所崇拜的偶像那樣可以加以譴責……在最古老而權威的文人著述中，只有天、地及天地之主，才受到崇拜。我們一旦仔細檢查這些著作，就會從中發現僅有極少的內容有悖于理性之光，而與理性之光相符的內容則多得多，而且他們的自然哲學也并不遜色。”[[86]](#_86_Feng_Tu_Rui____Li_Ma_Dou_She)在其中文著述中，利瑪竇援引了許多中國典籍中的段落，特別是在《尚書》和《詩經》中的句子，在這些句子中術語“上帝”和“天”都被視為具有超常的、非人的能力的一種神（或諸神）的名稱而在文中出現，神具有回應人類的祈請的能力。[[87]](#_87_Can_Jian_Ben_Jie_Ming__Shi_H)對于愿意開始這樣閱讀此書的士子們來說，雖然這在經典文本占主導的氛圍中并非完全正當，利瑪竇準備繼續著手指出，自古代以來就曾獲得的啟示與詳盡的闡述的地方是在西土而不是在中國。

另一方面，利瑪竇引介給中國士子們的某些學問，卻毫無疑問是新式的。幾乎就在抵達廣東不久后，他就認識到他們對世界地圖具有一種引人注目的好奇心，那時世界地圖正被歐洲的繪圖者們所了解。從1584年起，世界地圖的復制品被制作并流傳，有時并沒有得到他的允準。[[88]](#_88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有關世界地圖的評論與注釋，其中有些由利瑪竇本人所作，但其他則由具有鑒賞力的讀者所作，這些評注都積聚于地圖邊緣，以及在表示海洋的空白處。南北半球的圖像放置于地圖的四角。地圖被人們以木刻板的方式刊印了數次。1607年刊印的版本，其尺寸為4.1×1.8米。[[89]](#_89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美洲在右邊，而延伸到非洲的歐亞大地則在左邊，中國，或者如它所標識的大明，則接近于中央。它顯而易見只不過是一個比以往的中國人所知道的更為廣闊的世界的一個部分。利瑪竇可能就其如何旅行、旅行所花費的時間以及新地方的名稱與獨特景觀，進行了詳盡的描述。[[90]](#_90_Dui_Yu_Zhe_Zhang_1602Nian_Ba)它不僅擴展了地理學的視域，利瑪竇正在教導人們說，地球乃是一個球體。

對于一個堅持認為地球本質上是由一個稱之為天的蒼穹所覆蓋的即平又方的土地的文士，利瑪竇提出了一個不動的、球形的地球，它位于一系列同心的球狀行星的中心。[[91]](#_91_Can_Jian_Bi_De_Sen____Xi_Fan)在《乾坤體義》中的第一篇文章（《乾坤體義》共分三卷，以利瑪竇的名義于1614年刊行）中，他描述天地的形狀說：“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語其德靜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92]](#_92_Li_Ma_Dou____Gan_Kun_Ti_Yi)利瑪竇解釋說，在他前往中國的途中，他如何必須經過非洲赤道的最南端，因此他是在與中國正相對的地球的另一面。他使其讀者們確信一個人看到的天是在頭頂上，而不是在下面。“故謂地形圓而周圍者，皆生齒者信然矣。”[[93]](#_93_Li_Ma_Dou____Gan_Kun_Ti_Yi)利瑪竇同樣堅持，當他闡述11顆環繞著的球形之天的大小與運行速度時，他說在這些球形之天上，行星與恒星都在不動的、最外層的球體中運行。他堅持認為，只有四種元素（四元行），而不是像中國的一些著者所堅持認為的五種元素（五行），他描述它們有著冷、熱、干、濕四種特性，他堅持認為造物主在創造宇宙的最初混沌中就把它們區別開來了。[[94]](#_94_Li_Ma_Dou____Gan_Kun_Ti_Yi)

西方數學作為一種有用的學問的典型是具有吸引力的，這種學問似乎在“理性”的基礎上可以普遍被人接受，然而，它在那時也同樣仍不為中國人所知。[[95]](#_95_Pi_Ru__Wo_Men_Ying_Zhu_Yi_Da)利瑪竇早在16世紀70年代初期，就曾在韶州教給瞿汝夔一些數學與幾何學的知識[[96]](#_96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而這正是他在北京所講論的一個常規話題。可能是在徐光啟的鼓勵之下，利瑪竇與徐光啟于1606年至1607年著手翻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學》的最初六本著作，其版本是曾為利瑪竇在羅馬的教授克里斯托芬·克拉維斯（克勞）編排的。他們的翻譯程式是由徐光啟記下利瑪竇從拉丁文口譯的中文。他們進展很快，但漏譯了一些部分，他們的譯作于1608年以《幾何原本》之名刊行。[[97]](#_97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_J)在其序言中，徐記載了利瑪竇曾告訴他說，如果歐幾里得的著作不翻譯，那么其他著作（特別是有關天文學的著作）就不可能被理解。[[98]](#_98_Xu_Guang_Qi____Xu_____Di_2bY)其他涉及到數學知識的著作，也被譯成中文，并得以刊行。有一篇討論星盤的短文，于1607年刊行。利瑪竇有時直接稱它為《球》，而其中文標題則為《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它源自于克勞維斯1593年的著作，其內容是有關利用一個天體球體模型和一個星盤，以測量天體物體的位置。[[99]](#_99_Can_Jian_Li_Ma_Dou____Li_Ma)一部有關算術的著作同樣基于克勞維斯所撰寫的一部題為《算術訓練》的著作，與李之藻共同翻譯，并在利瑪竇去世后的1613年刊行，題為《同文算指》。[[100]](#_100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這部著作一開始涉及到了算棍和算盤的使用，然后解釋了西方人如何增加縱列數字、乘方方法等等。它使用中國的數字，而不是在歐洲流行的所謂阿拉伯數字。《乾坤體義》的第三卷解釋了平面幾何學和球面幾何學。因此，利瑪竇有助于把西方數學技巧作一個可靠的介紹，使中國的讀者們可用于理解并解決天文學上的難題。

潛在的理想是，當一個人學習幾何學與三角學，并運用這些技巧去分析天體現象時，他同時也學習到了宇宙（天地）的構造，就像利瑪竇所教導的那樣；而且當一個人根據這一結構接受思考時，他還可能接受一個前提，即宇宙是由一位造物主（天主）創造的。這些確切的關聯，由利瑪竇的一位同時代人，以比利瑪竇更能容忍的方式簡明扼要而確切地作出了。由于深受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約納斯·開普勒于1610年致信給伽利略，當時伽利略的著作《恒星的信使》剛在威尼斯出版。開普勒宣稱：“幾何學是完整和永恒的，它閃耀著上帝之心的光輝。人們分享幾何學的知識，是人反映著上帝的形象的理由之一。”[[101]](#_101_J_Kai_Pu_Le____Lun__Heng_Xi)如果一個人接受存在著的一個造物主，那么他就開始理解天主的一種屬性，而利瑪竇當時正準備闡釋上帝的其他屬性，其中包括天主的存在乃是道德與拯救的根基。這正是利瑪竇在北京活動之動機的更深層的證據，是其真理的確證性知識的基礎，也是其人格力量的源泉。這一理想有時得到了實現；瞿汝夔和李之藻二人都是最先被利瑪竇學說的“其他”部分所吸引的文人，并繼而皈信為基督教徒。這一知性過程，曾在馮應京（卒于1607年）于1601年為《天主實義》撰寫的一篇序言中被提及，而馮本人卻并未成為一名基督教徒。“利子周游八萬里（來到中國），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其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102]](#_102_Feng_Ying_Jing____Tian_Zhu)數學與天文學作為天學的兩個方面，在我們稱之為科學和宗教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其可靠性卻增加了利瑪竇“神圣信仰”的可信度。

對于利瑪竇來說，他深切地認識到，他正在順應時勢地利用西方文化的這些其他方面，以樹立他作為一位有識之士的聲望。這既是吸引對其信仰感興趣的文人的手段，同時也是為他及其同儕增加在中國傳教機會的手段。在1605年春寫給羅馬的一封信中，他說：“由于我的世界地圖、時鐘、地球儀、星盤以及其他我所制作并教授的東西，我已經獲得了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數學家的聲譽，而且不用任何星占術書籍，在一些葡萄牙人的星歷表和目錄的幫助之下，我就能夠比他們（即他的中國主人）更為準確地預測日食和月食。”[[103]](#_103_Li_Ma_Dou_Zhi_Tan_Ruo_Wang)（1598年，利瑪竇沒有結果的首度北京之行，是受到了一位禮部官員的幫助，他認為利瑪竇在歷法改革中將會有所助益）在同一封信中，他說他數年來一直在提出一個未被注意的請求。“沒有比派遣一些精于占星術的神父或兄弟來到朝廷更為有利了。我說占星術士，因為在幾何學、時鐘和星盤方面，我是非常熟悉的，并有這些方面足夠的書籍。但（中國人）制造它們并不多，他們研究行星的軌道和實際位置，計算日月食的時間，特別有人能編制星歷表（即用以推算全年日、月、行星位置的表）……因此，我認為如果我說的這位數學家前來，我們就能把我們的表譯成中文（我有此能力），而且校正歷法將會提高我們的聲望，使我們能更方便地進入中國，并確保我們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和安全。”[[104]](#_104_Feng_Tu_Rui____Li_Shi_Zhu_Z)利瑪竇在預知思想將如何發展方面，具有先見之明。盡管他有此請求，但在其有生之年，請求沒有實現。

1610年春，利瑪竇死于北京，據稱，他因活動過多（包括接見那年參加會試的許多士子）而被搞得疲憊不堪。[[105]](#_105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那年他正處于作為一名西士的聲望的巔峰。在由李之藻及其他人向皇帝奏疏后，皇帝恩準為利瑪竇提供一處葬身之地。[[106]](#_106_Pei_Hua_Xing____Li_Ma_Dou_S)《明實錄》萬歷三十八年四月的簡短地記載說：“壬寅，賜西洋國故陪臣利瑪竇空閑地畝埋葬。”[[107]](#_107___Ming_Shi_Lu_____1418Nian)經過一些花招后，耶穌會傳教士們在城墻外面占據了一處原先屬于一名宦官的地產。這塊狹而長的土地大約有20畝（或是3英畝），四周都有圍墻，南邊大半由超過30間房屋和廳堂構成，其中一座成為一個禮拜堂。[[108]](#_108_Pei_Hua_Xing____Li_Ma_Dou_S) 1611年，利瑪竇即葬于此處。

當然，天學的傳播并沒有與利瑪竇一起結束。他曾指定龍華民（1559—1655年）為其繼任者，擔任傳教的監督。在利瑪竇去世時，在中國至少有七位來自歐洲的耶穌會士。龐迪我（1571—1618年），他自1601年以來就隨利瑪竇留在北京，而熊三拔（1575—1620年）也是在北京的耶穌會士；王豐肅（1568—1640年）在南京；郭居靜（1560—1640年）在上海；阿爾瓦羅·費雷拉（1571—1649年）和羅如望（1565—1623年）在南昌；而龍華民則在韶州。[[109]](#_109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有八位耶穌會兄弟是中國人，估計有2500名天主教徒。[[110]](#_110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最具影響的是一批文人與官員，他們都是道學的同情者，或是皈依者。（原文如此。——譯者注）

## 與天學相關的文士：三柱石

從利瑪竇留居廣東開始，文士們就表明了他們對從泰西所帶來的學問的不同方面的興趣。作為對他們的興趣的回應，利瑪竇被引入涉及到他的以譯介并刊印著作的過程。在利瑪竇去世后，這一過程仍在繼續。文士們協助其他耶穌會士出書，其形式有翻譯、編輯，直至印刷，尤其為出版的書籍撰寫贊同性的序言；此外，還采取了支付印刷費用的形式。文士們還撰著并刊行了他們自身的與西學有關的著作，并形成了集成，與那些以傳教士的名義出版的著作一道，在明朝末期繼續增長。

徐光啟（1562—1633年）乃是與西學相關聯的最為杰出的文士，這不僅在其同時代人的眼中是如此，而且在后來研究者的心目中也是如此。徐光啟出生于當時上海的一個小鎮，父親從事經商，而母親則來自于一個當地的士子家庭。徐在生活有時拮據的環境中長大成人，這種環境部分地歸因于在其孩提時代在沿海地區破壞性極強的海盜襲擊。當他20歲時，他通過了府試，但自1582年到1594年，他至少四次在南京鄉試中都告落榜。就在這些年間，利瑪竇正在廣東安頓下來。[[111]](#_111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1592年，在他的母親離世后，徐光啟在廣西的一個知府的家中擔任他兒子的老師。[[112]](#_112_Wang_Zhong_Min____Xu_Guang)在從江西南下的途中，徐途經韶州，造訪了利瑪竇在那里修建的一座天主教禮拜堂。那時，利瑪竇正穿著他的儒服北上。徐與傳教士郭居靜一道在禮拜堂中進行了交談，并看到了一幅耶穌的畫像。[[113]](#_113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 1597年，在聘請他為兒子們任教的那位官員的鼓勵下，徐光啟前往北京，在那里再次準備參加在秋天舉行的鄉試。他榮登榜首，不過他沒能通過次年春天的會試。他帶著作為一名舉人的崇高榮譽，于1598年返回了上海，并且成為1597年主考官焦竑[[114]](#_114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的一位實際上的追隨者。20年來，大致上從1582年到1602年，徐一直都在為考試做準備，并撰寫了數十篇閱讀四書五經注疏的手稿。[[115]](#_115_Zhe_Xie_Wen_Zhang_De_Ti_Mu)這正如他的友人于1603年指出，他孜孜求學的工夫一直強烈地關注于經典[[116]](#_116_Can_Jian_Wang_Zhong_Min)，并且繼續作為一名不知疲倦的著作者和編撰者。但徐的生活即將發生轉折。

當徐光啟與利瑪竇于1600年春天首次在南京晤面時，徐就曾聽說過利瑪竇及其世界地圖。[[117]](#_117_Xu_Guang_Qi____Ba_Er_Shi_Wu)利瑪竇回憶說，徐當時來去匆匆，只能稍稍聽聞一點信奉“天地的創造者與萬物的造物主”（即天主）的內容。[[118]](#_118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在他們短暫的晤面后，利瑪竇就再次踏上了北京之行。1603年冬天，徐再次從上海來到南京。他拜訪了當時正負責南京傳教的羅如望，并表達了接受信仰指導的愿望。他閱讀并記住了一本教義問答的中文手抄本和《基督教義》，后者可能是利瑪竇《天主實義》的一個版本。他與羅如望討論天主教義，并于10天后，徐光啟就接受洗禮，教名為保祿。[[119]](#_119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他返回上海，與家人共度春節，但隨后即回到南京。他與羅如望同住，每天聽彌撒。[[120]](#_120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 1604年春，徐前往北京，找到了利瑪竇，并領受了圣餐禮。他再次參加并通過了會試，成為一名進士。在其從政之初，他被委任在翰林院任職，這為徐去發展與利瑪竇之間的一種工作關系，提供了充分的機會。[[121]](#_121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

徐光啟幾乎馬上就為利瑪竇即將刊行的名為《二十五言》的小冊子撰寫了一篇跋。《二十五言》是選自2世紀的一位禁欲主義者埃皮克提圖斯的教義。[[122]](#_122_Can_Jian_Ke_Li_Si_Tuo_Fu__S)徐光啟回憶了他與利瑪竇之間的第一次接觸，卻并未直接提及他于前一年歲末的受洗。他寫道，涉及到了每一個主題的利瑪竇之學，其主要教義以持續不斷而公開地以為上帝服務為主旨。利瑪竇所說與所著的一切，都完全符合于忠君孝親的訓誡，與改善人心與世道完美相一致。徐承認，他首先感到疑慮，當一旦他逐漸懂得了解釋，……他就開始服膺請事焉。[[123]](#_123_Xu_Guang_Qi____Ba_Er_Shi_Wu)徐還補充說，他曾對利瑪竇談及，利瑪竇所攜來中國的許多著作，都應該被翻譯出來，當然這正是利瑪竇想去做的事情。徐本人涉身譯事，從1600年到1607年，當他處理完在翰林院的事務后，每天午后數小時，他都與利瑪竇一同著手翻譯《幾何學》的中文版。[[124]](#_124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1607年，徐還與利瑪竇合作，共同完成了有關測繪的一本小冊子，名為《測量法義》，這是利瑪竇早在10年前就已著手進行的。[[125]](#_125_Xu_Guang_Qi____Ti_Ce_Liang)當已經受洗的徐的父親于1607年農歷五月去世時，他們之間的直接合作被迫中斷。徐辭去了他在朝廷中的職務，回到了上海。[[126]](#_126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當徐于1610年回到京城之前，利瑪竇本人卻已去世了。

徐光啟繼續參與天學。丁憂期間，他致力于《幾何原本》與《測量法義》的出版，同時他還撰寫了一篇論三角形的論文、另一篇比較西方測量法的文章，以及現存最早的測量方面的文字材料。[[127]](#_127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 1608年，他邀請郭居靜從南京前往上海，并讓人在他自己的住處附近修建了一座禮拜堂。[[128]](#_128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徐還前往澳門考察那里的環境。

1610年，當他抵達北京時，徐再次到翰林院任職。他還開始與龐迪我和熊三拔合作，從事與天文儀器和歷法表的文本有關的工作。[[129]](#_129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在一次1610年晚期的日食沒有被欽天監的官員準確測量出來后，1612年初，禮部的一道奏疏提議徐光啟與李之藻（他正在南京工部任職）被安排與龍華民和熊三拔一道共同翻譯有關歷法的西方著作，以免差錯變得更為嚴重。[[130]](#_130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那個提議沒有什么結果，但在1612年，徐筆錄了根據熊三拔口譯的一整套基于西方的有關水利技術的思想與建議。在其前言中，徐光啟寫道，利瑪竇曾鼓勵過這個項目，而且他曾向熊三拔提議他們來完成它。[[131]](#_131_Xu_Guang_Qi____Tai_Xi_Shui)出版時，取名《泰西水法》，共包括4卷，提議中有些是技術性的，而有些則是傳說，（譬如如何選擇井的位置），一卷回答了有關水利的問題，以及基于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理論的解決方法；還有一卷談到鍋爐、蓄水箱的運水裝置的粗淺的圖示和說明。熊三拔補充了一篇論基本要素的導論性的文章，以基本的假設展開了討論：天主，即造物主，很久以前創造天地萬物，就像大師工匠運用工具造宮殿。文章認為，造物主所利用的工具和材料，就是四種元素（地、水、風和火），如果一個人能理解它們，他就理解了天地萬物如何成為一體的道理。[[132]](#_132_Xiong_San_Ba____Shui_Fa_Ben)同時，書中又把技術和自然哲學與至高無上的萬能的神的宗教含義聯系起來。在他本人為《泰西水法》所撰的序言中，徐光啟從另外一種視域提出闡釋說：“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余，更有一種格物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133]](#_133_Xu_Guang_Qi____Tai_Xi_Shui)徐為西學東漸而進行論辯。

在他于1614年為《同文算指》撰寫的一篇序言中，徐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強調了上述立場。他像熊三拔那樣運用工匠在修建宮殿中用工具與材料的相同譬喻（但沒有提及造物主），以表明數學，即他稱之為算術的實踐重要性。據徐之見，從遠古圣人直至唐代，數學有著一種重要的地位，但它在最近的數百年間（即自宋代以來）尤其衰落。對此，他提出了兩個緣由。儒家哲學家們逐漸貶低世間實事，而妖妄之士則聲稱通過神數預知未來。因此，古代建設的有用的數學方法枯萎衰退，它們的著作，對文士來說，大多數失傳了。但從1到10的計算方法卻為所有的國家所通用，正如所有的人都有10個手指，并用它們來計數。徐寫道，他的友人李之藻曾搜集過古代數學的遺產，并隨后在北京和利瑪竇及其同志共同合作，他們的歷法和數學知識比漢唐以來留傳的知識更為精密，并廣泛得多。在閱讀了李之藻為利瑪竇所準備的手稿后，徐就與李一道共同比較了古代中國的方法與西方的方法的差異，結果發現它們之間是相互一致的。正是李之藻，當時結合了兩大傳統，并刊行了名為《同文算指》的著作。[[134]](#_134_Xu_Guang_Qi____Ke_Tong_Wen)

李之藻（1565—1630年）是另一位與天學有關涉的著名文士。他出生于杭州，并于1595年通過了進士考試。他在數年后回憶說，當時他正在工部任職，“1601年（萬歷辛丑），利氏來賓；余從寮友數輩訪之。其壁間懸有大地全圖，畫線分度甚悉。利氏曰：此吾西來路程也”[[135]](#_135_Li_Zhi_Zao_1623Nian_Wei_Ai)。利瑪竇記載說，李被地圖上的國家與大陸的極大擴展了的地形所吸引，[[136]](#_136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但李似乎對地球作為一個球體的新模式更加感興趣。李回憶說，看到地圖后，他為了證實利瑪竇聲稱的地球的大小、地球的形狀以及對其處于球形的天的中央的位置，親自進行了計算。[[137]](#_137_Li_Zhi_Zao____Zhi_Fang_Wai)正如利瑪竇所描述：“由于他聰慧過人，他很快就掌握了我們有關地球的情況，如它的大小及球體形態、它的兩極；還掌握了九個（同心圓）的天、太陽和星辰的相對于地球的廣袤性以及其他知識，這些他人都是難以相信的。”[[138]](#_138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李幫助準備了一張地圖的擴大版，刊行于1602年，李撰寫了一篇評注，其中他考察了中國先人們為球狀的地球劃分成度，如同行星蒼穹的球體劃分成度那樣。他著重闡述了地球比以前所認為的更為廣大的思想，認為圓形的天圍繞著地球。[[139]](#_139_Li_Zhi_Zao_Zai___Li_Ma_Dou)據利瑪竇所述：“從我們之間所形成的這種親密友誼，而且每當他的工作允許時，他都喜歡更多地學習這種知識。”[[140]](#_140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隨后的數年間，李之藻向利瑪竇學習了有關西方數學和天文學的知識，其中包括制作并使用星盤和地球儀。他們于1607年翻譯了論述地球和星盤的一部著作，名為《渾蓋通憲圖說》。[[141]](#_141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在其序言中，李之藻提出了一種擴展了的觀點，認為在所圍繞著的天體中，地球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球體。[[142]](#_142_Li_Zhi_Zao____Xu_____Zai)

李之藻于1607年為利瑪竇的《天主實義》，于1608年為其《畸人十篇》，分別撰寫了序言。在后者中，他寫道，他認識利瑪竇已近十年，現在認識到，當他去做一件事情時，如果它與利瑪竇的言論相一致，他就知道應該去做，而如果不一致時，那么他就知道不應該去做。[[143]](#_143_Li_Zhi_Zao____Ji_Ren_Shi_Pi)大致在同時，利瑪竇談到李之藻時說：“他在我們神圣信仰的方面，接受得非常好，并準備接受洗禮，如果神父們不曾發現他有妾的缺陷的話；他答應讓她離開家庭。”[[144]](#_144_Li_Ma_Dou____Li_Ma_Dou_Wen)李之藻約在1610年休其小妾，當時正值他病重之時。利瑪竇數星期間日夜都陪伴著他，同時還敦促李表明其信仰。李同意了，并受洗禮，教名里昂。他還為教會捐獻了一百兩白銀。[[145]](#_145_Fang_Hao____Li_Zhi_Zao_Yan)他恢復了健康，但利瑪竇卻在那年與世長辭了。李繼續從事天學的工作。李于1611年春離開了朝廷，以照顧其患病的父親。回到杭州老家后，他邀請了郭居靜和金尼閣到杭州與他會面。他似乎把他父親死后的“喪禮”委托給他們[[146]](#_146_Can_Jian_Bi_De_Sen____Ta_Me)，而他對他們的信賴似乎促進了他的友人楊廷筠去學習他們宗教信仰的更多的東西。

楊廷筠（1557—1627年）遇見郭居靜與金尼閣時，他們正與李之藻在杭州。楊廷筠1592年中了進士，他被任命為江西省吉安府的安福縣令，江西當時仍為倡導王陽明學說的講學中心。[[147]](#_147_Ni_Gu_La__Si_Tan_Da_Er_Te)那里的領導人物之一是劉元卿（1544—1609年），劉是一位1570年的舉人，據稱因其抨擊時政，在惟一的一次會試中落第。他回到了安福，并于1577年在當地修建的一座書院任教。[[148]](#_148_Huang_Zong_Xi____Ming_Ru_Xu_1)劉主張，“講學無非是集同儕以明道德關系”，并主張“無講，則學不明”[[149]](#_149_Shao_Gai_Zi_Si_Tan_Da_Er_Te)。楊廷筠與劉元卿熟悉，并與鄒元標（1551—1624年）相結識，鄒參與了吉水附近的書院的講學活動。[[150]](#_150_Can_Jian_Si_Tan_Da_Er_Te)在擔任監察御史時，楊于1603—1604年捐款并為東林書院的修建撰文，而且在隨后的數年間，楊還參加了那里的聚會活動。[[151]](#_151_Si_Tan_Da_Er_Te____Yang_Tin)當他在南京擔任提學官時，他編輯了丘浚（1514—1595年）《家禮》版本，據稱《家禮》為朱熹所作。楊的序言與其他在江南的官員們的其他序言一道出現，其中包括數位東林書院的成員。[[152]](#_152_Si_Tan_Da_Er_Te____Yang_Tin)這些年間，楊還與諸如松江的陳繼儒（1558—1639年）和董其昌（1556—1636年）、嘉興的李日華等藝術家們相交往。[[153]](#_153_Si_Tan_Da_Er_Te____Yang_Tin)當楊于1609年稱病從朝廷退職返回杭州時[[154]](#_154_Si_Tan_Da_Er_Te____Yang_Tin)，他成為那里講學活動的活躍分子。在浙江巡撫的鼓勵下，楊組織了一個稱為真實社的研究團體，以宣傳道學。[[155]](#_155_Ding_Zhi_Lin____Yang_Qi_Yua)與此同時，楊捐獻了金錢和其他財物支持當地的佛教寺院和居士社團。[[156]](#_156_Ding_Zhi_Lin____Yang_Qi_Yua)居士佛教在當時杭州興盛時，它由佛教僧人祩宏（云棲祩宏，1535—1615年）所領導。[[157]](#_157_Can_Jian_Yu_Jun_Fang____Zho) 1605年，高攀龍前往杭州游覽西湖時，他對杭州數位推崇祩宏及其著作的文人有所議論，盡管他抨擊朱熹及既定的教義，以便倡導那種“異端”的佛教教義。[[158]](#_158_Gao_Pan_Long____Gao_Zi_Yi_S)楊似乎曾既有助于高攀龍于東林書院恢復道學訓練的努力，同時也有助于祩宏致力于恢復佛教僧侶及居士佛教徒的戒律。楊具有廣闊的視野，作為一名官員他處事得當，曾經參與當時最具影響的知識、藝術和宗教圈子，并且似乎在帝國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中擁有充足的財富。[[159]](#_159_Can_Jian_Si_Tan_Da_Er_Te_Za)當他于1611年遇見郭居靜和金尼閣時，楊乃是一個成功的文人，參與有組織的宗教追求。

更早些時候，楊就曾在北京與利瑪竇結識，但沒有被其學說所吸引。當他在杭州遇見那二位傳教士時，他才被他們的學說所吸引，并且參加了他們的一系列討論，甚至邀請他們上他家中做客。楊漸漸地被說服，相信天主是天地的造物主，他受難，當他降臨大地像一個人那樣生活時，是為了贖回世上的罪惡；相信為天主服務，就需要服從宗教信仰所施加的道德原則與儀式規定。在把小妾送走后，楊于1611年農歷六月受洗，教名馬克，在他遇見郭居靜和金尼閣兩個月之后。他年滿55歲。[[160]](#_160_Zhe_Yi_Zhai_Yao_Yin_Zi_Ding)楊是追求天學的宗教方面的一個文人的主要典范。他相對地不關心天學的科學方面。他在1614年為《同文算指》撰寫的一篇序言中說，不同于徐光啟和李之藻，他不能理解利瑪竇所教導的數學。[[161]](#_161_Yang_Ting_Yun__Xu_Yan__Di_1)相反，他撰寫道德和宗教問題的作品，這實際上繼續利瑪竇的策略，即使來自西方的宗教教義與挑選出來的中國哲學傳統相適應。

在他皈依數年后，楊校訂了龐迪我名為《七克》（《要克服的七種罪》）的著作，該書完成于1614年。在其序言中，楊把耶穌會士的布道歸納為兩個概念：“曰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162]](#_162_Shao_Gai_Yi_Zi_Si_Tan_Da_Er)他提及了在“吾儒”經典文本中表達相同思想的句子，如“事上帝”（《詩經》，第236篇），或“罪于天”（《論語》，3.13）。楊把龐迪我的道德規誡等同于道學（尤其是張載的《西銘》）中既有的詞匯。在楊氏的摘要中說：“伏傲、息忿、解貪、防淫、遠妒、清飲食、迷醒懈惰，于為善之七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愛，純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163]](#_163_Gai_Zi_Si_Tan_Da_Er_Te_Zai)楊揮灑自如地把道德之學的語匯與由傳教士們所倡導的天的存在的新意義聯結起來。他正在逐漸形成把新思想與其本身的思想相結合的方法。

楊廷筠與李之藻和徐光啟一道，后來成為廣為人知的中國基督教的三柱石。他們對天主教及傳教士們之間的相對晚期的信奉和支持，在1616—1617年將經受考驗。

### 南京教難

自1611年以來，南京的傳教日益興盛。沈德符（1578—1642年）注意到，中土士人到處都在傳授從西洋傳來的思想，其中尤以南京為甚。[[164]](#_164_Chen_De_Fu____Da_Xi_Yang)工豐肅是南京的監督者，在他的指導下，在由李之藻出資購買的一處房產的西側修造了一座教堂，平信社團因出于慈善與學習而被組織起來，皈依的人數增加了。[[165]](#_165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然而，傳教士們卻開始遭受來自兩個方面的排擠。在日本的大主教卡瓦略（1559—1630年），為躲避當時正在日本進行的對基督教的嚴厲查禁，于1614年前往澳門。他具有監管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的權力，并于1615年，他命令他們停止傳授數學，并拒絕參與任何朝廷進行的歷法改革。（這個命令直接針對在北京的熊三拔和龐迪我）。取而代之的是，他們都將集中于布道。[[166]](#_166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可能是回應卡瓦略的命令，王豐肅更加強調了在南京教區的布道，并且強調吸引更多的公眾關注教會活動，以此作為吸收更多的皈信者的一種手段。[[167]](#_167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與此同時，沈img（卒于1624年），于1615年作為南京禮部侍郎走馬上任。[[168]](#_168_Dui_Yu_Chen_Sheng_Ping_De_Y)像楊廷筠一樣，沈是杭州人，也是一位1592年的進士。他們兩人之間想必應該相互認識。沈曾在翰林院任職，他于1621年至1622年回到北京任大學士，可能與魏忠賢結黨。在他抵達南京后那年，沈就開始了一系列的上疏，在這些奏疏中，他提出驅逐外國的傳教士，懲治其追隨者，并壓制天學活動。這是自利瑪竇離開廣東后，對于基督教徒來說最為嚴峻的危機。

1616年夏，沈img送呈了他的第一道奏疏，指名道姓地譴責在南京的王豐肅和陽瑪諾，以及在北京的龐迪我與熊三拔。[[169]](#_169_Chen_De_Zou_Shu_Yi_Wen_Jian)他強調說，他們都是外來蠻夷，他們的到來并不具有法律或其他理由，因此不應該再受到寬容。他們也許聲稱他們都已經到了中國，并且已經同化（即成為中國人），但他門都稱其國家為大西洋，這就與我們的大明相提并論；而且他們稱其教義為天主教，這與帝國諸如天王、統治天下的天子之類的名詞的涵義相悖。盡管他曾意識到利瑪竇以及其他在北京的耶穌會士的出現，但沈卻說，當他抵達南京時，他發現這些蠻夷們已經吸收了普通百姓中的大批居民，而且甚至有些有識之士都相信他們的學說。沈指控說，蠻夷們誤導普通百姓背離他們對其祖先的禮義崇拜，而代之以崇拜天主。（在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基督教社團中對利瑪竇策略的批評者，指責社團寬容皈信者的祖先崇拜，這真是諷刺。）[[170]](#_170_Can_Jian_Lu_Er____Kong_Zi_H)由于他們以救濟和錢財獎賞引誘窮人們加入教會，因此，沈氏含沙射影地指出，在其組織努力的背后，必定存在著叛亂的傾向。在沈氏最后長篇累牘地論述西方蠻夷的歷法知識和天體現象的知識中存在著同樣的影射，因為這些知識通常是皇帝機構的特權。當得知他們曾于1611年受到禮部的薦舉，參與修訂計算帝國歷法的天文學基礎時，沈氏強調說，他們的知識是不同的，而且是危險的。他試圖展示他本人對于歷法制作的傳統知識。他特別指出，蠻夷們聲稱太陽、月亮和五大行星，各有其自身的天，都以不同的速度運行著，并與地球的中央各有不同的距離，這種主張，既不同于自古以來在中國就為人所知的有關天體模式的內容，同時也有違于在地球上只存在著一個主宰的類似的政治理念。

他的第一道奏疏沒有得到皇帝的答復，沈氏于1616年秋初呈送了另一道奏疏。在這道奏疏中，他補充說，外國蠻夷們及其歸附者們在南京舉行經常性的秘密聚會，并聲稱他們在洪武皇帝的陵墓附近維持著一個居所，再次影射某些反朝廷的企圖。他表示了他的擔心，因為有些文士和官員們同情他們及其教義，包括他們的算術。[[171]](#_171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Na)雖然沈img對于攻擊傳教士們的動機，依然有待于進一步推測[[172]](#_172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Na)，但在他以及與他相一致的其他人所送呈的奏疏中所提出的理由有三個主要方面：他們都是外來蠻夷，他們的到來為法律所不允許，對于中國來說乃是潛在的危險；他們正在組織貧苦百姓，這些是社會的動亂者與潛在的反朝廷者；他們在文士當中都有其推崇者，這些人都導致分裂，顯而易見都是離經叛道之徒。[[173]](#_173_Zai_Qi_Dui_Yu_Chen_De_Lun_D)

雖然與天學相關聯的士子，并未在沈img的奏疏中被指名道姓，但他們都意識到他們也受到了攻擊。徐光啟從一場病中康復后，于1616年農歷七月回到翰林院任職[[174]](#_174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第二個月，他就給在上海的家人寫了一封信，信中告訴他們“西洋先生”已經受到了來自禮部的所呈送的奏疏的指控。徐稱，他不清楚原因何在，更不明白沈img為何突然攻擊他們。他不能理解為何間諜的問題在傳教士們在京城居住了17年之后又被人重提，但他從一名太監那里得到證實說，皇帝明白當時的形勢。徐吩咐家人，把他們的住處的西廂房準備好，以備從南京來到上海的傳教士們之用。[[175]](#_175_Xu_Guang_Qi____Di_Shi_Yi_Xi)

徐光啟，他在翰林院中任檢校官的官階比沈img低，向皇帝送呈了他本人的一道長折。[[176]](#_176_Xu_De_Zou_Shu_Yi_Shu_Ge_Bu)沈氏的第一道奏折，或是一個摘要，已經刊登于《邸報》上，徐在其奏折中對此曾明確提及。徐稱，他熟悉從泰西遠道而來的人的學問（他避而不用任何帶有蠻夷之意的術語）。他曾與他們共同討論他們的學說，并曾參與撰著、刊印他們的著述。他還曾驗證過他們歷法制作的方法，并曾為他們上過奏疏。因此，正如在沈img的奏疏中所暗示的那樣，他是那些相信他們的官員之一。如果“陪臣們”（這是在萬歷皇帝同意利瑪竇在京城安葬的詔書中的詞語）理應受到懲處，那么，徐含蓄地追問說，他又怎么可能躲避懲處。他指出，對于外國人在中國居住，曾有過許多歷史上的先例；他特別援引了洪武皇帝聘請穆斯林（回回大師）翻譯從阿拉伯國家傳來的有關歷法制作的著作的例子。雖然徐并沒有補充說，一個穆斯林機構仍在欽天監繼續設置著，但他的確注意到，為伊斯蘭教禮拜而建立的清真寺四處遍布，而其經文卻未曾譯成中文，并接受檢查（對于不道德的或是煽動叛亂的教義的檢查）。徐強調指出，“陪臣”的學說與行為的每一個方面都是正確的，無可指責，并完全符合于圣人之道。他們的學問可以為儒家服務，并可用以救正佛教。徐稱，他們并不是鼓吹社會的叛亂或是道德的敗壞，而是鼓勵所有人出于為天服務熱愛人類的律令而行善。徐認為，對此的證據就是，西方國家中數百年來普遍的和諧相處。他建議說，皇帝不要遣送“陪臣們”離開中國，而應該把他們都召集到京城并加以考察，讓人翻譯他們的著作，讓他們與誹謗他們的道教徒或佛教徒進行辯論，然后由能干的官員們加以評判。應該允許他們向士子與百姓們、向他們居住地的窮人和富人們傳播他們的學說，并要求他們就其追隨者們及其自身的行為作定期的匯報。如果他們做錯了任何事情，他們當然應該被驅逐出境。在其奏疏的結束之處，徐附帶地提及了改革歷法的事情，這幾乎是毫不相干的（這或許使人作出推論，讓傳教士們參與推算帝國歷法的建議，正是這次事件的關鍵）。[[177]](#_177_Xu_Guang_Qi____Bian_Xue_Zha)由于沈氏的攻擊，徐被迫從事于做自利瑪竇以來傳教士們就一直想做的事情：他為了讓外來的基督教傳播而請求得到皇帝的正式的批準。這在一年之前，即在1615年，王豐肅就曾再次敦促，試圖從皇帝那里得到這種批準，但他卻被徐光啟等人所勸阻，理由是這仍然并不可取。[[178]](#_178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

當楊廷筠獲悉沈img的第一份上疏時，他正在杭州過著退隱生活。根據耶穌會士的記載，他曾為他們而致信給他在北京的朋友們，并邀請傳教士們到他的住處。不久后，郭居靜、龍華民、艾儒略、畢方濟與史惟貞（1584—1628年）都得到了他提供的庇護。[[179]](#_179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或許就在此時，楊撰寫了一篇文章特別闡述了這種思想，即從西方國家傳來的天主教，顯然不能被理解為一種諸如白蓮教之類的邪惡或異端的宗教（邪教）。他列舉了它們之間所存在的14點不同之處，但這些不同之處似乎全都是根據他的第一點的發揮，第一點的不同在于，邪教引導人們行惡，而這種西方宗教只引導人們為善。[[180]](#_180_Yang_Ting_Yun____Xiao_Luan)楊建議說，這種西方宗教的教義可以經過仔細評析，以確定是否存在可能鼓勵人行惡的內容，并且提出安排二個人分別潛入這種西方宗教與白蓮教，以便了解它們，并了解它們之間的根本差異。楊指出，西方人與士子及普通百姓之間長達30多年的接觸，已經確立了誠實而正直的聲譽，以此作為反對其批評者毫無根據的指控的證據。[[181]](#_181_Yang_Ting_Yun____Xiao_Luan)

在徐光啟和楊廷筠推薦的可能在朝廷上進行商議的復雜過程之前，更不必說在進行實施之前，沈img從北京禮部尚書方從哲（他不久就成為首輔大學士）那里得到了逮捕傳教士們的權力。由于得到事先的提醒，就在沈氏派官員前往耶穌會士住處帶走王豐肅之前，龍華民與艾儒略得以離開南京[另一位耶穌會士謝務祿（又名曾德昭，1586—1658年）正在患病，暫時被關押在屋中]。起初并沒有中國人被逮捕，但不久后，平信徒、傳教士的仆從以及拜訪過該住處的當地基督教徒全都遭到了逮捕。[[182]](#_182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在北京，熊三拔和龐迪我，盡管名列于沈img的第一道奏疏之中，卻沒有遭到逮捕。龐迪我起草了一本小冊子，為天主教及其信徒辯護，他將手稿寄往南京刊行，這可能使情形更加惡化。[[183]](#_183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文稿被木刻，印了大約有100份，但在它們被分送之前，所有參與此事者全都遭到逮捕[[184]](#_184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每個人都曾受到了數個月的拘禁、審訊和鞭笞，直到1616年末（或者西歷1617年初），朝廷準備了一道詔令，后來頒布時命令將王豐肅、龐迪我及其同謀們押往廣州，再遣送返回各自的國家。[[185]](#_185___Shen_Zong_Shi_Lu_____Di_5)詔令中的基本理由是，作為外國人，他們對于國家安全構成了一種威脅，特別是王豐肅曾牽涉到創建一種宗教以誤導百姓。惟一說他們與士勾結的暗示，是提到更早些時候推薦龐迪我可以幫助歷法測算的內容。[[186]](#_186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曾經與利瑪竇相識并推崇利瑪竇的沈德符，評析了1618年或1619年所發生的事件。他把在由沈img等人所送呈的奏疏中主要觀點歸結為“以天主教在留都（南京）煽惑愚民，信從者眾”；但他同時也指出，禮部曾奏請允許通曉歷法的龐迪我等人參與對日月星辰的觀測工作。沈德符補充說，蠻夷們將被驅逐出境，“若以為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187]](#_187_Chen_De_Fu____Wan_Li_Ye_Huo)。

1617年春，龐迪我和熊三拔離開北京，被押往廣州。畢方濟與龍華民，他們兩人的名字在任何一道奏疏中都未曾被特別提及，則前往杭州與楊廷筠在一起。[[188]](#_188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在南京，王豐肅與曾德昭被關押審訊，以核實他們作為外國人的身份，隨后，在允許分還給他們未曾被沒收充公的一些個人財產后，他們被關進了木檻，押往廣州。[[189]](#_189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大約有二十來位隨他們一道被捕的中國人受到了審判，并受到了從強迫服勞役到被杖打后遣返原籍不等的判決處理。[[190]](#_190_Kai_Li____1616__1617Nian_De)王豐肅、曾德昭、龐迪我和熊三拔被限制在廣州境內，直到1618年，此時他們被送往澳門，可能是等船帶他們回國。龐迪我不久后即死在那里，熊三拔于1620年也死在那里。王豐肅與曾德昭一直留在澳門，直到1622年他們可以重新作為傳教士進入中國。從1617年到1620年，傳教活動處于幾乎停滯的狀態，既沒有新的著作刊行，也沒有公開與文士交往的嘗試。

### 重建天學

在南京事件逐漸淡化后，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的領導下，通過公開出版物和傳教士們的公開作用，天學重新得以傳播。萬歷統治的最后數年，徐光啟在軍事事務中日漸活躍，特別是京城附近的軍事防御，以及在東北部抵御日益增長的滿族威脅的防衛政策時更是如此。在仍于杭州過退休生活的楊廷筠和在揚州北部大運河畔的高郵仍為工部官員李之藻的合作下，1619年至1620年，徐光啟安排了從澳門帶來的四門火炮，以加強明代的防御力量。[[191]](#_191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這暗示著耶穌會士將隨火炮北上，以協助對火炮的用法給予指導。從1620年起，傳教士們都先后離開了楊廷筠在杭州的住處。艾儒略前往山西。郭居靜及隨后的畢方濟前往上海和嘉定，那里開放了一座新的教堂。曾德昭于1620年離開澳門前往杭州，較年輕的陽瑪諾則于1621年抵達北京，而在數年以后，王豐肅則以一個新的中國名字前往山西傳教。[[192]](#_192_Fang_Hao____Li_Zhi_Zao_Yan)耶穌會士的主要敵人沈img于1621年被任命為大學士，而一場重大的白蓮教起義則于1622年在山東爆發，這導致了再次抗議外國人的到來。但他們在沈氏于1622年離職后重新回到了京城。1619年，兩位新到的傳教士抵達澳門，他們是湯若望（1592—1666年）和鄧玉函（1576—1630年）。兩人特別熟悉天文學及其他西方科學，并于1623年與龍華民一道被派往北京。[[193]](#_193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另一位新抵達的傳教士傅方濟（1589—1653年）起初前往嘉定，隨后則與李之藻一道留在杭州，李在1625年從朝廷離職。[[194]](#_194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

楊廷筠在重新恢復出版中起著主導作用。1621年，他刊行了他的名為《代疑編》的兩卷本著作。這部著作編排的內容為彌格子（即楊廷筠本人）答復一位儒士所提出的24個問題，這位儒士表達了對由西士們帶來的某些思想的疑慮。[[195]](#_195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楊講述了亞里士多德模式的一個圓形的地球，每一面都由人類居住著，它處于有可見星體的諸同心圓星球的中央。他駁斥了作為由天主所創造的天文模式的對立面的佛教多重天概念。[[196]](#_196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天主是萬物的創造者，楊批駁了張載的理論，即認為萬物是由單一的氣（或粒子）構成的；也批駁了程朱的理論，即認為氣的特殊聚集的理使萬物成為現在的樣子。他對朱熹的主張提出了異議，朱認為沒有必要去考慮“創造”現象世界的某物（特別是主宰）的存在，因為萬物都是“自然”地形成，沒有任何外在作用的意圖。[[197]](#_197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楊廷筠認為，我們感覺的證據將說服我們，物質世界并非偶然存在，而只能是天主無所不能的結果，天主在七天內創造了天地。[[198]](#_198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究竟宇宙是由外在的某物所創造，還是自動地形成的，這是傳教士們的天學與宋代哲學家們所傳授的道學之間的一個根本性的差異。

楊還闡釋了無處不在的天主概念，它在西方國家中被稱之為“陡斯（Deus）”，在古代崇拜神廟中，它體現在教的經典文字中，而不是用一種形式或形狀來表達。[[199]](#_199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他描寫了天主如何悲憫人類，人類從前曾具有內在的道德良知，但后來卻失去了它；天主降臨于大地，并現為人身，被稱為耶穌，即世界的救主。[[200]](#_200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楊談到了瑪利亞如何成為耶穌的母親，談到了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以及十字架的含義，并且談到了三位一體。[[201]](#_201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楊指出，所有這些知識，都沒有被包括在《五經》或《四書》之中，盡管它們確實包括了天的能力，以及對天的崇拜的思想。他強調說，內在于每個人身上的道德知識和道德行為能力，與其說是完全天生的，或者說是一個人的文化產物，倒不如說是由于天主的恩典或者說是饋贈。[[202]](#_202_Yang_Ting__Yun____Zong_Lun)這種天的恩典的觀念，雖說曾出現于《五經》之中，但正如楊試圖所表明的那樣，它們并非是同一的。最后，楊在書中提出了幾個他的回答，以緩和對于西士的來歷、動機和學識的疑慮，始終明確地把其教義與佛教教義區別開來。

盡管所有這些都在努力把西學納入中國的詞匯和先例之中，或者加以調和，但楊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某些差異。在一部他死后刊行的著作中，他明確而簡明地指出：“（在中西方的典籍中）崇天與信天之說是相似的，然稱實體之天與認理氣為天（這是朱熹所教導的），卻異于天必有一主之說。天主無聲無息之論，及超越于人之視聽言動之說乃是相似的，然偉大的天主降生于世并贖身救世之說，言教、身教和恩教（的不同階段）之說，及恩教之后的道德比古代更為發揚之說，則完全不同于人們今不如昔的觀念。”[[203]](#_203_Yang_Ting_Yun____Dai_Yi_Xu)在其《代疑編》的緒論中，楊明確地表達了一個問題，即鑒于有這些相似之處，“吾儒”為什么應該關注這些思想，而不應像貶低禪宗佛教或公元3世紀的思辨哲學思潮那樣，把它們貶為異端。[[204]](#_204_Yang_Ting_Yun____Zong_Lun)他的著作試圖闡明使文士讀者們信服的一種答案。

楊氏的著作并非限于宗教教義，不過這是天學中最令他關注的內容。在他于1620年返回北京再次接受朝廷的任職后，他為艾儒略論述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的著作撰寫了前言，這部著作名為《西學凡》。通過對科目的音譯，艾儒略把在大學中的六門課程，以重要性的遞升次序排列為修辭學、包括物理學和數學的（自然）哲學、醫學、法律、教法和神學。他解釋了在每門課程中的學習內容，以及它們在學生的在哪一個階段進行學習。[[205]](#_205_Ai_Ru_Lue____Xi_Xue_Fan)在其序言中，楊氏強調指出，在以中文刊行的天學著作的背后，尚有大量知識未被業已翻譯出來的著作所窮盡，甚至未被最近用船運到中國的多達7000部著作所窮盡，而這些知識是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所缺乏的。[[206]](#_206_Ai_Ru_Lue____Xi_Xue_Fan)楊氏還為艾儒略在他進行的編校協助下刊行于1623年的另一部著作《職方外紀》撰寫了一篇序言。此書共五卷，描述了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和四大洋，并附有地圖，標明其國家以及其特點。[[207]](#_207_Yi_Ge_Geng_Xiang_Jin_De_Lun)在其序言中，楊氏再次重復了這一主題，即當我們面對這個廣袤的世界及萬物時，我們必須追問是誰或者是何物使它們如此存在。楊氏每一次都這樣回答他本人的問題：是偉大的統治者、萬能的工匠、無所不能的造物主。據楊所述，西士正把人們吸引到對天帝的一種更深的崇敬。[[208]](#_208_Yang_Ting_Yun____Xu_Yan)當然，含糊不清之處仍然存在。楊氏的老朋友陳繼儒在其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當楊于1625年從朝廷退職后，他返回杭州“講學論道”[[209]](#_209_Chen_Ji_Ru__Yin_Jian_Liang)。這種陳述使楊氏不斷聲稱新思想正在傳播開來的說法黯然失色。

葉向高（1562—1627年）乃是同情但從未被說服成為天學歸附者的士子的一個典型。葉向高是福州府人，他于1583年年紀輕輕就獲得進士功名。他在翰林院任職，并隨后在南京國子監任職[[210]](#_210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他在南京遇見了利瑪竇，這可能是在1599年。年后，他作為禮部尚書和大學士前往北京任職，并從1608年到1614年，他任首輔大學士，有時是惟一的大學士。由于被他的以前的學生、后來于1620年成為泰昌皇帝從退養中召回任為大學士，葉從1621年任職到1624年，當時魏忠賢與東林黨人之間的沖突正愈演愈烈，他就辭職回鄉。在他返回福州的途中，葉在杭州遇見艾儒略，并邀請他前往福州。艾儒略應邀前往，部分地由于葉氏的支持，他于1625年開始在福建的首度傳教，并使數百人皈信。艾儒略一直留在福州，直到他于1649年去世。[[211]](#_211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

當他于1624年離開北京時，葉向高為楊廷筠的小冊子，即一部從未刊行的論十誡的著作，撰寫了一篇贊同楊的序言。[[212]](#_212_Ye_De_Xu_Yan_Yi_Jian_Lu_Hon)他評述了這些大西來的人的學識如何精深，以及他們如何為敬奉天樹立了一個典范。雖然注意到了楊氏在追求他們的教義中的虔誠，但葉氏同時也發現他們的學說內容對于某些人來說可能是異想天開的，甚至可說是對佛教的一種改善。在葉氏看來，“許多文士和官員都曾隨他們學習，但幾乎沒有人如此深刻地尊崇他們，并如此全身心地相信他們，以至于認為他們已經真正發現了人的本性，并且解決了生死問題”[[213]](#_213_Shao_Gai_Yi_Zi_Lu_Hong_Ji)。1627年春，葉向高從福州附近一個縣的老家對福州進行了一次訪問。艾儒略拜訪了他，在第二天，葉對艾儒略作了回訪。艾儒略隨即刊行了這兩天來他們就天學問題所展開討論的談話記錄。[[214]](#_214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艾儒略當然關心把其教義與佛教區別開來，并堅持認為有一個獨一無二的造物主，即天主。由于他是刊行這部著作的人，所以在表述時被設計為對疑問或反對意見的解釋，就像楊廷筠的《代疑編》一樣。葉的問題似乎是他本人的問題，但它也代表了其他士子可能問的問題。[[215]](#_215_Lu_Hong_Ji____Yi_Ge_Sheng_Y)在聆聽了艾儒略的理論，即認為“有一個天地萬物的造物主并統治著天地萬物”后，葉氏想了解在天地存在之前，怎么可能出現天地的主人，即天主。[[216]](#_216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艾儒略認為，“所以然”必須先于“其固然”（結果）。[[217]](#_217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爭論的問題是宇宙必須是由其外部的某物所創造，還是在其內部的自然過程中產生。當葉向高指出宋代的太極觀念先于存在，并負責從地中分離出物理之天的過程時，艾儒略相當正確地堅持認為，太極觀念并沒有超越于理和氣（粒子？），而且它們自身不可能有意識地創造某物。[[218]](#_218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葉問艾儒略，這一外在的造物主是不是既創造善又創造了惡，這是一個在他看來發現了困難的問題。[[219]](#_219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當葉在第二天重新開始提問時，他再次問到了惡的問題。如果萬能的天主為了造福于人類而創造了萬物，葉問道，那么為何他創造了長著毒牙而有毒的東西，它不僅毫無用途，而且還對人類有害？[[220]](#_220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行善之人為何遭受傷害？艾儒略回答說：“造物主之道深不可測，而人類的理智則是有限的。”[[221]](#_221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為何善人受到傷害，而壞人反倒得以逃脫？或者說，為何存在如此之多的壞人，而善人卻如此之少？[[222]](#_222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葉氏追問這些問題時，正是魏忠賢處于其權勢的頂峰時期，并導致了葉氏所認識的東林書院的同盟者的慘死。）葉向高追問了有關邪惡的這些問題的其他說法，看起來并沒有被艾儒略認為天主有其目的的回答所說服。葉氏還對艾儒略靈魂不死的命題、死后靈魂的天堂和地獄的存在、耶穌降臨于大地、天主教在西方國家中的良好效果等等提出了疑問。葉氏的最終立場，仍是一種保持距離而有禮貌的立場，雖然艾儒略在最后記載說，葉氏表示對于這一新奇而陌生的教義將繼續感興趣。[[223]](#_223_Ai_Ru_Lue____San_Shan_Lun_X)艾儒略沒有機會與葉一道共同探討這些思想，葉在那一年結束前就死了。

第二年，即1628年，另一位文士刊行了一本論述天主教義的小冊子，此時他正在揚州府任法官。[[224]](#_224_Fang_Hao____Wang_Hui_Zhi_Sh)王徽（1571—1644年）是陜西人，并非來自江南。[[225]](#_225_Dui_Ta_De_Sheng_Ping_De_Yi)他于1594年通過鄉試后，在他于1622年通過會試之前似乎已九次落第。王在其前往北京的旅途中，知道了傳教士。他提到閱讀龐迪我刊行于1614年的《七克》。王受到如此感動，以至于使他放棄了他追求了20年的對佛教和道教的興趣。他與于1617年被迫離開北京的龐迪我就這種新教義進行了多次討論。[[226]](#_226_Wang_Hui____Wei_Tian_Ai_Ren)王徽接受洗禮的時間并不清楚，但極可能在他與龐迪我交往之時；王后來寫道，當他受洗時，他發誓不納小妾，但在1622年通過進士考試后，他卻屈從于他的父親的要求。[[227]](#_227_Can_Jian_Chen_Lun_Xu____Wan)無論如何，在王于1621年為楊廷昀的著作《代疑編》所撰寫的一篇序言中，公開表達了他對天主的信從。通過詳盡闡述“信”（信仰）的主題，王寫道，在其著作中，彌格子（即楊廷筠）為相信由西士所帶來的東西提供了證據。[[228]](#_228_Wang_Hui____Xu_____Di_2abYe)可能于1625年居喪期間，王曾在陜西西安隨金尼閣（1577—1628年）短暫地學習過拉丁文。他們兩人共同致力于撰寫一部小冊子，闡明羅馬字母的系統用法，而不求助于其他漢字去注明中國字的發音。此書刻本刊行于1626年，名為《西儒耳目資》。[[229]](#_229_Luo_Chang_Pei____Ye_Su_Hui)當他于1626年在北京等候朝廷再次任命時，王遇到了耶穌會士龍華民、湯若望和鄧玉函。基于與鄧玉函的討論，王徽于1627年翻譯并刊行了另一部著作，名為《遠西奇器圖說》，其中包括機械與工具的木刻畫。兩部書都有意識地提出了先前在中國未曾知道的材料。[[230]](#_230_Wang_Hui_Zai___Wei_Tian_Ai)

當《畏天愛人極論》于1628年刊行時，新思想的話題在王徽本人對新信仰的闡釋中被明確地提了出來。他提出的問題是，鑒于從古代傳承下來的豐富多樣的文獻資料，王徽對此進行了長達20年的探究，為什么他卻把它們摒棄了，而去“堅信西儒所謂的天主之教？”[[231]](#_231_Wang_Hui____Wei_Tian_Ai_Ren)用另一句話說：“為何簡單地放棄已知者，卻改信未曾知者？為何放棄傳統學問而改信新學問？放棄近在眼前的學問，而改信遙遠的學問？”王爭辯說，這是一種古代的圣人們未曾有過的陌生學說，[[232]](#_232_Wang_Hui____Wei_Tian_Ai_Ren)雖然他們，而現在則是我們中國人，懂得了畏天和愛人的思想。[[233]](#_233_Wang_Hui____Wei_Tian_Ai_Ren)為了回答這些（修辭學）的問題，王回顧他與龐迪我的討論，然后用他自己的語言把陡斯（deus）或是天主的特性解釋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物主，他必須受到他的創造物，即人類的崇敬。為了拯救他們忍受苦難的靈魂，人類必須行善而避惡；這樣他們才可能進入天堂，避免墮入地獄。王徽沒有提到耶穌，既沒有提到他是一個人，也沒有提及他是一個救主，也沒有提到圣靈的概念。他的使命是在天主所提供的框架內進行道德的凈化。在解釋十誡時，他把它們歸納為兩個主題：畏天和愛你的同類。[[234]](#_234_Wang_Hui____Wei_Tian_Ai_Ren)王由于他所管轄的軍隊于1631年在東北暴亂而遭到了彈劾并被流放，在以后返回陜西時，這似乎是他一直倡導的核心學說。王徽的著作為更為廣泛的聽眾講解，它更像是利瑪竇的《天主實義》，而不像楊廷筠的《代疑編》。它遵循著在一種“自然宗教”的基礎上展開討論的策略，這種“自然宗教”在《五經》可以找到先例，但并不詳細地提出這一啟示性宗教的某些核心教義。王徽的著作為說服自己及其他需要成為有道德的人提供了一種精致而新型的理由。這正是王徽在他幫助羅雅谷（1593—1638年）在陜西建立一座教堂數年后，于1634年建立一個從事善行的仁善會（仁會）的部分動機。[[235]](#_235_Fang_Hao____Wang_Hui_____Di)

1628年更為重要的出版活動是由李之藻編輯的一部總匯的編纂。這部總匯稱之為《天學初函》，它包括了到那時為止的絕大多數有關天學的重要著述。[[236]](#_236_Fang_Hao_Zhi_Chu__Ru_Guo_Yu)李氏把總集劃分為兩個部分，標明為“一般原則（理編）”和“具體現象（器編）”，每個部分都包含10個標題。在“理編”的標題下，李收錄了利瑪竇論友誼的著作（即《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和《辯學遺牘》，這一部分收集了一些他撰寫的與批評者進行辯論的文字和談話，還收錄了龐迪我的《七克》；一部由畢方濟（1582—1649年）撰寫的論靈魂的著作，這部著作由徐光啟于1624年譯成中文，并收有他的序言；以及艾儒略論歐洲教育制度和世界地理學的兩部著作。李之藻還收錄了一篇短文，它論述在西安最近發現的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譯者注），石碑記載了8世紀出現在唐都的（聶斯托里）基督教的情況。總匯的第二部分由熊三拔和徐光啟撰寫的有關水利技術的著作，以及八部論述數學和天文學的著作所構成。這些著作在不同程度上由利瑪竇、徐光啟和李之藻撰寫、編輯和作序，內容涉及幾何學、數學、三角學、測量學以及觀測天體現象的新儀器。第二部分的第十部書是一部小冊子，由陽瑪諾（1574—1659年）撰寫，最早刊行于1615年，名為《天問略》。陽瑪諾提供了亞里士多德宇宙論的一個概述，并補充了有關近來發現的一個報告，這些發現是通過利用（伽利略制作的）一架望遠鏡，觀察有關木星的衛星、土星的光環、太陽的斑點以及肉眼無法觀察的無數星星的存在才取得的[[237]](#_237_Yang_Ma_Nuo____Tian_Wen_Lue)（一部由湯若望撰寫刊行于1626年的有關望遠鏡的小冊子，沒有被李之藻收錄）。[[238]](#_238_Can_Jian_De_Li_Xian____Qie)

李之藻收選的書名，雖然似乎偏向于與他有關的著作，但體現了天學作為它在晚明時期長達30年間對士子受眾所展示的廣度。它們從宇宙學到技術學，從幾何學到地理學，從倫理學到末世論，兩大部分相互關聯，并相互包含。即使歧義多種，但它們都通過施諸于天這個詞的新意義而全都關聯起來。在其序言中，李之藻解釋說，匯輯使這些著述易于獲得；它們傳達了“所謂最初、最真、最廣之教，圣人（即孔子）復起而不易也”[[239]](#_239_Li_Zhi_Zao____Ti_Ci_____Di)。正是這種寬泛的學說，即天學，而不是天主教教義，才是傳教士們所主要關注的內容，對士子來說，天學體現了知性的一種不同選擇。出現于崇楨統治（1628—1644年）初年的《天學初函》體現了天學作為相互連貫的、可實踐的一套學說的特性。

### 為皇帝服務的天學

新皇帝于1627年的登基，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環境，它使增強天學的合法性成為可能。徐光啟自從他于1621年稱病乞養以來，一直過著退休生活，于1628年正月重新回到禮部任職。[[240]](#_240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1629年農歷五月，一個機會不期而至，當時在華北發生了一次可見的日食。徐光啟對可在北京看到日食的時間提出了預測，結果比欽天監所作的預測更為準確。[[241]](#_241_Can_Jian_Xu_De_Zou_Shu___Xu)禮部為此作了一個消極性的辯解，說推算天文乃至歷法大事的制度已有260年未作修訂，于是它建議應該建立一個歷法改革的新機構，并提出徐光啟、李之藻、邢云路、范守己（1542—1611年）（以上四人都曾于1611—1612年被同樣提名）及其他具有相關特長的人被指派為新機構的成員。人們注意到，龐迪我與熊三拔二人早在20年前亦曾被提名，但他們現在都已去世，而龍華民、鄧玉函則被提名替補，而成為可以參加的西方外國人。[[242]](#_242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皇帝采納這一建議，并于此年年末前頒布詔令，在1621年已被拆掉的首善書院的原址上，建立一個歷法改革機構（歷局）。[[243]](#_243_Can_Jian_Liang_Jia_Mian)李之藻盡管患病在身，但仍從杭州的退休狀態中被召回，歷局雇請工匠們制作精確觀測天體現象所需要的儀具。[[244]](#_244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在一份奏疏中，徐詳述了歷法體系中需要改革的16個方面，并且需要修造10種儀器，他強調了正確的理論與準確的觀測相結合的必要性。[[245]](#_245_Xu_Guang_Qi____Tiao_Yi_Li_F)他還論辯說，歷法改革將帶來很多利益，包括更加準確地測量、推算、建構、地圖繪制、計時，乃至醫學實踐（因為了解天象條件與病人健康之間關系的醫生們，可以更加精確地調整用藥和針灸療法）。[[246]](#_246_Xu_Guang_Qi____Tiao_Yi_Li_F)鄧玉函在數學與天文學方面訓練有素。他曾在帕多瓦隨伽利略學習，并曾于1611年在羅馬被接納為林賽科學院的成員之一；此年稍后，他加入了耶穌會。當金尼閣自1614年到1618年在歐洲各地游說，征集金錢、書籍以及參與預見到像在1629年所批準的這樣一項工程所需要的專家，鄧玉函應召到中國傳教。鄧玉函于1619年抵達澳門，1622年到達嘉定，并自1625年以后一直留在北京。他不斷從中國寫信，向開普勒請教有關預測日月食的建議，并修正了歐洲對北京經度的星歷表之見。[[247]](#_247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然而，在許多工作未竟之前，鄧玉函和李之藻二人都于1630年去世。[[248]](#_248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徐光啟隨后薦舉了羅雅谷（1593—1638年）和湯若望（1592—1666年）晉京。[[249]](#_249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羅雅谷從山西來，而湯若望則從陜西來，兩個人都曾在陜西隨王徽一同工作。[[250]](#_250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兩人作為處理歷法與天文事務的外國專家，都在北京度過了他們的余生。

由于人們皆知沒有功名的外國人正被指派在朝廷任職，并因其歷法制作的知識而接受薪俸，其他人都想與他們競爭。1630年，一位來自四川的生員由一名監察御史薦舉為一位專家，他可以修正在計算歷法的舊體制中的許多推算錯誤。徐光啟通過揭露他的方法的缺陷，其中包括對以往體制的誤解，及其預測上的不準確性，試圖阻止他晉京。[[251]](#_251_Xu_De_Zou_Shu__Jian_Yu_Xu_G)第二年，即1631年，一位名叫魏文魁的布衣百姓，他曾受到邢云路早在20年前對歷法改革的嘗試的影響。[[252]](#_252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他所撰寫的兩部著作被送呈朝廷，以考查他對改進歷法的準確性的主張。徐光啟再次上疏批評，把魏的建議與以新方法對日月食時間的推算結果，以及對時代歷法中至關重要的冬至日的時間推算結果進行比較。[[253]](#_253___Ming_Shi_____Di_31Juan__D)布衣魏氏的主張幾乎沒有反對徐的權威的可能性，徐是一位大學士，并且是那年春季會試的一名主考官員。[[254]](#_254_Liang_Jia_Mian____Xu_Guang)三年來，徐光啟送呈了一系列詳盡的奏疏（其中有些附有圖解），解釋了日月食的預測，并再三地論證了新方法與新表格的數據的優越性，所有這一切都以一種顯而易見的效果教育皇帝和朝廷，使他們了解與天學有關的新思想和西方專家的優點。到了1623年，湯若望和羅雅谷及其中國的合作者們，通過把他們研究的工作（部分地根據第谷·布雷的理論），已準備好向皇帝呈送70多卷的理論、方法和儀器的闡釋，以及用以推測太陽、月亮的位置（對于至日和日月食）的更為準確的歷表。他們還呈交了星辰的圖表及五大行星的星歷表。[[255]](#_255_Can_Jian_Xu_Shi_Dui_Ti_Yi_D)

徐光啟于1633年去世，然而，即使在失去了他們最強有力的辯護者，即所謂三柱石的最后一位之后，耶穌會士們仍繼續從他們參與帝國資助的工程中獲益。歷局由李天經負責，一位由徐光啟在他去世前不久提名的省級官員。[[256]](#_256_Xu_Shi_De_Zou_Shu_Jian_Yu)李并不是一位基督教徒，而且他曾遭到湯若望的批評，因為他不是這個機構的強有力的倡導者。[[257]](#_257_Can_Jian_Pei_Hua_Xing____Ti)1634年，隨著徐光啟的離世，魏文魁再次送呈他的對于歷法體制的建議。這一次他被召入京，并為他在城東建立了一個歷法機構（東局），以平衡耶穌會士為主導的設在城西的歷局（西局）。兩個歷局繼續與常規的歷局（大統局）和設在欽天監的回回局進行競爭。[[258]](#_258___Ming_Shi_____Di_31Juan__D)譬如，1636年正月，四批競爭者在一個晚上被召集起來，相互比較他們對于一次月食的預測的準確性。李天經帶著羅雅谷、湯若望一起到場，另外還有魏文魁及來自欽天監和禮部的官員們。李氏對這次月食次數的數據，被裁定為最為精確。[[259]](#_259___Ming_Shi_____Di_31Juan__D)預測行星位置的西洋方法的優越性再次得到了證實。而李天經繼續監管西局編制的歷表以及其他著述。雖然并非所有的著作都以全文刊行，但到了1636年，歷書、歷表和弦圖總計約達137卷之多。它們被統稱為《崇禎歷書》，滿族的統治者則將之改名為《西洋新法歷書》。在崇禎統治期間，歷法被重修，但從未在西洋方法的基礎上重新推算。[[260]](#_260_Can_Jian___Ming_Shi_____Di)湯若望于1642年關閉了西歷局，而不是讓它被欽天監接管，但在1644年，他接受了清朝的資助：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他和新方法在長達20年間未曾有競爭對手。[[261]](#_261_Can_Jian___Ming_Ren_Chuan_J)

17世紀30年代期間，耶穌會士因促進天學而享有相對的安全。1637年，共有16個傳教區。全帝國約有數千名皈信者，但沒有一個像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那樣出類拔萃。[[262]](#_262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在福建，艾儒略出版了一部有關自然哲學的著作，名之為《性學觕述》，這部著作乃是基于加倫對于自然、生命和動物（與靈魂有關）精神的判別。[[263]](#_263_Can_Jian_Bi_De_Sen____Xi_Fa)艾儒略還撰寫了另外一部簡要介紹西方文化的著作，稱為《西方答問》。[[264]](#_264_Can_Jian_J_L_Mi_Shi____Wei)在山西，王豐肅刊行傳播亞里士多德式的宇宙觀，稱之為《寰宇始末》。大致在同時（1636—1637年），湯若望出版了另一部周密的論述造物主的著作，稱之為《主制群征》。[[265]](#_265_Tang_Ruo_Wang_De_Zhu_Zuo_Be)但所有這些著作，與作為傳教士們在中國繼續存在的根基的在京城所做的有關歷法的工作相比較，就顯得相形見絀了。對此的標志是皇帝于1638年賜予羅雅谷和湯若望的御書銘文，銘文上有“欽褒天學”四個字，意為皇帝褒揚天學。[[266]](#_266_Dun_Yue_Han____Ju_Ren_De_Sh)這里的天學可能僅僅是指他們對天體現象的知識，但是它的接受者們想必愿意把它解釋為適用于他們40多年來在中國一直教導的所有東西。

對于晚明時期的士子來說，代表著天學的著作匯編，至少具有三個主要的相關方面。首先，它提供了另一個文化傳統的知識，這個文化傳統在地理上距離甚遠，并且在先前未曾為中國人所知。外族性和新奇性，對其崇拜者來說是明顯的，并被其反對者所利用。但在晚明時期，它卻被普遍地得到了寬容，而并不是簡單地掃地出門。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及隨后的兩個世紀中，抗議者及其著作在士子受眾的評價方面，卻沒有天學的著作和支持者做得好。雖然，在清代時期，士子們不太感興趣于了解外國文化，但許多新思想，特別是有關天文學及其他技術知識，卻被吸收進了他們的著作，以及被他們收進了帝國資助的總集之中。傳教士們并不總是在傳授最新的歐洲思想（譬如，特別是哥白尼以后的宇宙觀，這在歐洲尚未曾廣泛地認識）。[[267]](#_267_Can_Jian_Nei_Sen__Xi_Wen_Du)但它們實際上出版了16世紀末17世紀初高等學府中的主導學說的一個綜合的樣本。[[268]](#_268_Can_Jian_Bi_De_Sen____Xi_Fa)這是新型的，足以成為中國的所傳下來的學說的另一個不同的選擇。

其次，與此同時，匯編顯示了其學說中的道德戒條與在中國傳統中的戒條的相似性。它提供了廣泛的哲學命題，它們與主導思想并不一致，這些命題都有著中國化的類似思想，因此，對讀者來說，并非是難以想像的東西。例如，我們感受到的宇宙必定在由一個外在于天地過程的造物主所引起，這些提法也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國傳統中出現，盡管它們通常受到了貶低。道德之善的根本不僅在所有人的身上并有待于發現的觀念，即使在晚明也有其支持者；雖然傳教士關于道德的基礎是出于主的恩典的說法與孟子的假設背道而馳，但外部力量是一切人共有的道德的基礎的主張并不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似乎不可以得出結論說，在“大觀念”的平臺上，或在可稱之為普遍法則的基礎上，中國人與歐洲人的概念乃是不可比較的，或者說在某些先驗的前提上相互間不可理解。[[269]](#_269_Xie_He_Nai_Zai_Yi_Bu_Xiong)人們或許不愿同意存在于前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思想家們的一種“自然神學”的可能性，但注意到諸如萊布尼茨之類的啟蒙哲學家輕而易舉地認定在朱熹的“理”的概念中一種神性的一神論的意義，這是有啟發性的。[[270]](#_270_Can_Jian_Xie_He_Nai_Suo_Zhe)

再次，總匯包括的思想需要有了信仰才能接受，它傾向于文化上的特殊性，而不是表面上的普遍性。例子有：作為一位歷史人物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從中國人觀點來看）降生；死后得到永遠的拯救的理念；或者是使西方的典籍優先于儒家傳播的經典的思想。

士子們在很大程度上對于這三個方面都是敏感的，但他們都是在閱讀天學的著述中意識到它們。一位名叫孫蘭的學者，他曾向湯若望學習有關天地的知識，曾作出了一種典型的反應。在其評判中，“常謂西儒以七克為教，似近于孔門‘克己復禮’之說。[[271]](#_271_Yin_Zi___Lun_Yu_____Di_12Zh)然接其人，聆其論，咸精于歷數，合于制器尚象之旨；獨膜拜天神，侈言天堂地獄，則異教也”[[272]](#_272_Sun_Lan____Liu_Ting_Yu_Di_Y)。故不可入。更一般地說，早在李贄時，沒有一個人會指控他是一個心胸狹隘的文化保守主義分子，他就曾表達了他的驚異，認為利瑪竇的目的可能是取代源自于周公和孔子的學問。[[273]](#_273_Li_Zhi____Yu_You_Ren_Shu)當然，那正是天學的西方支持者們仍然希望去做的事情。他們都想讓天學成為主流的學說，而不僅僅是“異端”。

（陳永革 譯）

[[1]](#_1_12)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派別，曾在唐代時期出現，并在元代時再次出現。對于一個簡述，參見喬治·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16世紀引導中國文化變化努力的個案研究》，載《華裔學志》第25卷（1966年），第120—122頁。

[[2]](#_2_12)利瑪竇：《利瑪竇文集》，德禮賢神父編，第2卷，第47頁，注536；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中的譯文，第69頁。

[[3]](#_3_12)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378頁，注491。參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中的譯文，第69頁。

[[4]](#_4_12)參見哈利斯在《民族性問題》中就矛盾的深入討論，載《利瑪竇的使命》，第49—70頁。

[[5]](#_5_12)李之藻，利瑪竇《畸人十篇》的序言，見《天學初函》，李之藻編（1628年；1965年臺北重印），第2a頁，總第103頁。參見彼德森：《他們為何 皈依基督教？》，載《東西方相遇：耶穌會士在中國（1582—1773年）》，查爾斯·E.羅南神父和鮑尼·B.C.奧合編（芝加哥，1988年），第138頁；喬納森·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紐約，1984年），第127頁。

[[6]](#_6_11)李之藻，引自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42頁。

[[7]](#_7_11)對于更進一步的編年體和自傳資料，參見威拉德·J.彼德森：《晚明發表的西方自然哲學》，載《美國哲學學會會刊》，第117卷，第4期（1973年），第295—296頁。

[[8]](#_8_11)參見彼德森的摘要，《西方自然哲學》，第298—300頁。另見內森·西文：《哥白尼學說在中國》，載《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研討會，第二屆》（華沙，1973年），特別是第76—82頁。

[[9]](#_9_11)參見A.D.賴特：《反對改革：天主教歐洲與非基督教的世界》（倫敦，1982年），第30—31、138頁。

[[10]](#_10_11)T.M .帕克：《羅馬教廷、天主教改革和基督教傳道》，見《反改革與價格革命（1559—1610年）》，載《新編劍橋近代史》，第8卷，R.B.沃納姆（劍橋，1968年），第68—69頁。

[[11]](#_11_11)帕克：《羅馬教廷、天主教改革和基督教傳道》，第68—69頁。

[[12]](#_12_11)帕克：《羅馬教廷、天主教改革和基督教傳道》，第68—69頁。約瑟夫·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見羅納與奧《東方與西方的相遇》，第36—37頁。

[[13]](#_13_11)賴特：《反對改革》，第35頁。

[[14]](#_14_11)參見哈里斯：《利瑪竇的使命》，第155頁。

[[15]](#_15_11)3 D.P.沃克：《古代神學：15—18世紀基督教柏拉圖主義研究》（倫敦，1972年），第128—130頁。

[[16]](#_16_11)沃克：《古代神學》，第111—112頁；法蘭西絲·A.耶芝：《布魯諾與異端傳統》（芝加哥，1964年），第181—183頁。對于《宇宙新哲學》的一個摘要，參見保羅·O.克里斯特勒：《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八位哲學家》（斯坦福，1964年），第118—125頁。

[[17]](#_17_11)沃克：《古代神學》，第197頁。

[[18]](#_18_11)沃克：《古代神學》，第199頁，引自維吉爾·比諾：《中國與法國哲學思想的形成（1640—1740年）》（巴黎，1932年），第98頁。另見《儒家中國哲學》中的類似觀點，柏應理編，1687年于巴黎出版。如保羅·A.魯爾在《孔子還是孔夫子？耶穌會士對儒家的解釋》中所引（悉尼，1986年），第118頁。也參見敦約翰所表達的保留意見，載《巨人的時代：明朝末年中國耶穌會士的故事》（倫敦，1962年），第26—27頁。

[[19]](#_19_11)沃克：《古代神學》，第200—201頁。

[[20]](#_20_11)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149頁。

[[21]](#_21_11)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23—27頁。

[[22]](#_22_11)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27—30頁。

[[23]](#_23_11)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147頁；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36—37頁；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32—33頁；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7頁。

[[24]](#_24_11)克努德·倫德貝克：《儒家經典譯介歐洲的第一部譯本》，載《中國傳教研究》，第1期（1979年），第1—11頁。

[[25]](#_25_11)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29、34頁。

[[26]](#_26_11)羅明堅的信文，收于《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彼埃托·塔奇·馮圖瑞編（馬切拉塔，1911—1913年），第2卷，譯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9頁。另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55頁。

[[27]](#_27_11)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9頁；斯彭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34頁；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7頁。

[[28]](#_28_11)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29—30頁；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9—20頁。

[[29]](#_29_11)譯見敦約翰：《利瑪竇的先驅》，第83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416頁。

[[30]](#_30_11)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82、84頁。參見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58頁，注72，一位新抵達日本的耶穌會士證明，他正在重新開始生活。

[[31]](#_31_11)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55—56頁；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35—36頁。

[[32]](#_32_11)有關簡略的傳記性摘要，參見由傅吾康在《明人傳記辭典》寫的條目，第2卷，第1137—1144頁，和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特別是第6—18頁。有關利瑪竇在中國的至關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資料，是他本人的記載，在《利瑪竇文集：利瑪竇從歐洲到中國的原始資料（1579—1615年）》，德禮賢神父編，三卷本（羅馬，1942—1949年）。英語中其生平最完備的記載，在芬森特·卡羅寧《來自西方的智者》（倫敦，1955年）中可以找到，還可以從敦約翰的《巨人的時代》中找到，第83頁和第84頁。利瑪竇經歷的各方面的詳盡的再現，見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上述著作都收錄有關利瑪竇的更深入的書目。

[[33]](#_33_10)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32頁。

[[34]](#_34_10)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第36頁；賴特：《反對改革》，第91頁；帕克：《羅馬教廷》，第67頁。即使在中國，利瑪竇仍還保持與克拉維斯的聯系。

[[35]](#_35_10)參見彼德森：《西方自然哲學》，第297頁。帕特里夏·賴夫：《自然哲學教科書，1600—1650年》，載《思想史雜志》，第30卷（1969年），第23頁。

[[36]](#_36_10)參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7、151頁。

[[37]](#_37_10)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154頁，注207。利瑪竇明確提及他正在學習他所稱的官話。參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38—39頁。

[[38]](#_38_10)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8—10、40—41頁。

[[39]](#_39_10)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10頁。

[[40]](#_40_10)譯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41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60頁。

[[41]](#_41_10)譯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43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91頁。

[[42]](#_42_10)譯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44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122頁。

[[43]](#_43_10)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86—87頁。

[[44]](#_44_10)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259頁，注312；根據哈利斯的譯文稍有改動，見《利瑪竇的使命》，第86頁。

[[45]](#_45_10)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240頁，注295。

[[46]](#_46_10)參見斯彭斯的簡述，載《利瑪竇的回憶》，第185—188頁。另見哈利斯：《利瑪竇的傳教》，第44、124頁。

[[47]](#_47_10)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240頁，注295。

[[48]](#_48_9)根據李之藻在其唐代的景教碑文中討論。李：《讀景教碑書后》，第13a頁，見李之藻：《天學初函》，第1卷，第85頁。李可能是由利瑪竇告訴他此事。參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87頁，和保羅·魯爾：《孔子還是孔夫子》，第18頁。

[[49]](#_49_9)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335—337頁，注429。部分譯文見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89頁。

[[50]](#_50_9)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346—347頁，注7。

[[51]](#_51_9)從哈利斯的譯文稍作改動，《利瑪竇的使命》，第90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19 9—200頁。參見魯本斯所繪的卷插圖，載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77頁。

[[52]](#_52_9)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90—91頁。

[[53]](#_53_9)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378頁，注491。改譯自哈利斯，第70頁。

[[54]](#_54_9)參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中的譯文，第39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201頁。

[[55]](#_55_8)參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41頁。

[[56]](#_56_8)這篇文章的一種萬歷刊本，名叫《友論》；它后來出現的標題則叫《交友論》。

[[57]](#_57_8)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44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248頁。

[[58]](#_58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359—360、362—363、376—377頁，注469、475和注490；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40頁；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特別是第135—142頁。

[[59]](#_59_8)利瑪竇于1596年秋所寫的兩封信，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46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215、230頁。另外參見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46頁，注536。

[[60]](#_60_8)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47頁，參閱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242頁。

[[61]](#_61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6—7頁，注503。

[[62]](#_62_8)由于1596年提出的歷法改革一個冗長的奏疏，促成討論突然進行。參見威拉德·彼德森：《傳教士來到明廷之前的歷法改革》，載《明史研究》，第21卷（1986年），第49—55頁。

[[63]](#_63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8—10頁，注504—506；另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50頁。

[[64]](#_64_8)哈利斯：《利瑪竇的使命》，第14頁；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53—60、69—71頁。對于禮物的討論，參見斯培斯《利瑪竇的回憶》，特別是第194—195頁，以及在利瑪竇《利瑪竇文集》中的目錄，第2卷，第123—124頁。

[[65]](#_65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353—354頁，注769，對敦約翰《巨人的時代》中的譯文稍作改動，第92頁。

[[66]](#_66_8)參見哈利斯：《巨人的時代》（譯者注：原文如此），第146頁；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370頁。

[[67]](#_67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296頁，注709。另譯見魯爾：《孔子還是孔夫子？》，第1頁。

[[68]](#_68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115頁，注176。部分譯文見于哈利斯：（原文如此。——譯者注）《巨人的時代》，第112—113頁。

[[69]](#_69_8)參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227—230頁。魯爾在《孔子或孔夫子？》 中考慮了這一爭論，特別是第43—50、70—149頁。

[[70]](#_70_8)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91頁，引自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376頁。

[[71]](#_71_8)利瑪竇：《交友論》，第1a頁，見李之藻：《天學初函》，第299頁。這段話也譯見方豪：《利瑪竇〈交友論〉釋注》，載《華裔學志》，第14卷（1949—1955年），第574頁。

[[72]](#_72_8)利瑪竇：《交友論》，第1、300頁。

[[73]](#_73_8)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第142、150頁。斯彭斯提及，利瑪竇重提了從他所記起的高尚德的著作中的例子。參見德禮賢：《利瑪竇〈交友論〉詳注》，載《華裔學志》，第15卷（1956年），第366頁。

[[74]](#_74_8)利瑪竇：《交友論》，第6、309頁。在一條注釋中，利瑪竇發現在印章體中，朋、友二字，涉及到成雙成對的意象。

[[75]](#_75_8)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由基于利瑪竇的第二節所構成，解釋了如何運用技巧的方法。參見利瑪竇：《記法》，第4b—5b頁，重印于《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1965年），第16—18頁。

[[76]](#_76_8)利瑪竇：《記法》，第1a、9頁。

[[77]](#_77_8)參見利瑪竇：《天主實義》，道格拉斯·郎卡希爾和胡國禎譯（圣路易斯，1985年），第19頁。除了翻譯，這部著作還收錄了一種中文文本的編輯版本；另一種二卷本的版本，則收錄了被郎卡希爾和胡國禎所忽略的序言，見于李之藻《天學初函》。

[[78]](#_78_8)利瑪竇：《天主實義》，第61頁。參見第16—17頁。在《天主實義》的對話與利瑪竇1608年所撰的《畸人十篇》的對話之間，存在著一些重復的內容，在《畸人十篇》中利瑪竇列出了幾乎所有對話者的名字，并包括了徐光啟和李之藻。

[[79]](#_79_8)利瑪竇：《天主實義》，第56頁，注6。利瑪竇還解釋說，在西方國家，天主被叫做陡斯，亦即deus（神），第71頁。

[[80]](#_80_8)利瑪竇：《天主實義》，第337、375、383頁。參見利瑪竇本人的描述，譯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96—97頁，引自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293—295頁，注709。

[[81]](#_81_8)稍改自利瑪竇《天主實義》中的譯文，第449頁。

[[82]](#_82_8)利瑪竇：《天主實義》，第24頁。為此，郎卡希爾和胡被感動得把利瑪竇的著作描繪為“一部前福音的對話”。

[[83]](#_83_8)利瑪竇：《天主實義》，第71頁。

[[84]](#_84_8)改自敦約翰《巨人的時代》中的譯文，第96頁，出自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292—293頁，注709。另見約翰·D.韋特克：《理解中國人》，第69頁，收于羅南等：《東西方相遇》。

[[85]](#_85_8)改譯自利瑪竇：《天主實義》，第59頁。

[[86]](#_86_8)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386頁。另譯見于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作用和反應》（巴黎，1982年），第39頁，由珍妮特·勞埃德譯為《中國與基督教的沖突：一種文化的分歧》（劍橋，1985年），第25頁。

[[87]](#_87_8)參見本杰明·史華慈：《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5年），第50—53頁。一些20世紀的評論家業已提及，利瑪竇認為，基督教上帝的一個充分發展了的觀念，已經在周初時期的經典文獻中出現。在我看來，利瑪竇正在討論的是，在古代神學中存在著對真實的上帝理念的光照或預示。他正在利用古代語匯中他可以吸取的某些含義，但他卻利用了經院神學的論點去論證神的特性，這種神的特性在中國典籍中并不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萬物創造者的那些特性，它的無所不能以及把它與我們的現象世界區別開來的一種本體論的立場。

[[88]](#_88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127頁，以及第207—212頁，注262—263。

[[89]](#_89_8)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207頁。在洪煨蓮的論文中至少考辨了八種版本。見其《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第5卷，第3—4期（1936年），第28頁，重印于《利瑪竇研究論集》（香港，1971年），第94頁。

[[90]](#_90_7)對于這張1602年版的地圖的重印本，參見《利瑪竇〈與萬國全圖〉》（北京，1936年），并參見德禮賢《利瑪竇神父的中國地圖》（梵蒂岡市，1938年）。有關這張地圖的一種簡便的摘要，見于陳觀勝《利瑪竇對于中國地理學知識的貢獻與影響》，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第59卷（1939年），第325—359頁。

[[91]](#_91_7)參見彼德森：《西方自然哲學》，第298頁。

[[92]](#_92_7)利瑪竇：《乾坤體義》，重印于《四庫全書珍本》，第1a頁，戊集（臺北，1974年）。這篇文章最初出現于地圖上。

[[93]](#_93_7)利瑪竇：《乾坤體義》，第2ab頁。

[[94]](#_94_7)利瑪竇：《乾坤體義》，第5a—6b、10a—13b頁。

[[95]](#_95_7)譬如，我們應注意到，徐光啟在其為數學著作所撰寫的序言中，經常提及中國歷史上古代先驅者們都表明了對于這些著作中的論題的興趣和知識。

[[96]](#_96_7)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297—298頁，注362。

[[97]](#_97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356—360頁，注772。在第358—359頁上的一條注釋中，德禮賢簡要地提到了這六部翻譯著作的內容。更詳盡的敘述，涉及到有關前言材料的翻譯，是見于德禮賢《歐幾里德中文主要譯作在中國的出現》，載《華裔學志》，第15卷（1956年），第161—202頁。對于利瑪竇的數學訓練的簡要說明及克勞維斯對于數學對耶穌會士的重要性的觀點，參見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第142—143頁。

[[98]](#_98_6)徐光啟：《序》，第2b頁，見利瑪竇：《幾何原本》，收于《天學初函》，李之藻編，第4卷，第1924頁。參見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356頁，注7。

[[99]](#_99_6)參見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128頁；第2卷，第174—177頁。另見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第148頁。原本收入《天學初函》，李之藻編，第3卷。

[[100]](#_100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75頁。原本收于李之藻：《天學初函》，第5卷。“同文”似乎指恢復早些時期的中國數學語匯而用于外來內容。參見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75頁，注2。

[[101]](#_101_6)J.開普勒：《論（恒星的信使〉》，J.V.菲爾德譯《開普勒宇宙論中的星占學》，收于《星占學、科學與社會》，帕特里克·柯里編（伍德布里奇，薩福克，1987年）

[[102]](#_102_6)馮應京：《天主實義序》，第3ab頁，收于李之藻：《天學初函》，第1卷，第363—364頁。參見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67頁。

[[103]](#_103_6)利瑪竇致譚若望的信，收于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第2卷，第285頁，稍改自敦約翰《巨人的時代》中的譯文，第210頁。

[[104]](#_104_6)馮圖瑞：《歷史著作》，第2卷，第284—285頁，譯文稍改自敦約翰《巨人的時代》中的譯文，第210—211頁。

[[105]](#_105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534—535、542頁；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05—107頁。

[[106]](#_106_6)裴化行：《利瑪竇神父與當時的中國社會（1610—1611年）》（天津，1934年），撮述了西方語言有關圍繞利瑪竇之死和葬禮諸事件的證據。

[[107]](#_107_6)《明實錄》（1418年至17世紀中期；1966年臺北重印），《神宗實錄》，第470卷，第8b頁（總第8884頁）。“陪臣”是來自周代的一個術語，指從其他國家到周王國宮廷的官員，有時用于指稱來自一個納貢國家的官員。

[[108]](#_108_6)裴化行：《利瑪竇神父與當時的中國社會（1610—1611年）》，第35—36頁。

[[109]](#_109_6)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20、122、126頁。金尼閣和迪亞斯于1610年抵達澳門。對于耶穌會士的名字與日期的拼注，我沿用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800年）》，耶穌會歷史研究所叢書（羅馬，1973年），第37卷。

[[110]](#_110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1卷，第289頁，注4。哈利斯的著作曾討論過這八位兄弟，載《利瑪竇的使命》，第147—151頁。

[[111]](#_111_6)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1981年），第33—53頁。另見王重民：《徐光啟》，何兆武編訂（上海，1981年），第5—8、14—15頁。有關徐光啟生平的一個簡短的概要，參見恒慕義：《清代名人錄》（華盛頓，D C.，1943—1944年），第316—319頁。

[[112]](#_112_6)王重民：《徐光啟》，第16—17、22—23頁；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57—58頁。

[[113]](#_113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253頁，注681，這是有關這一事件的原始材料。參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57頁；王重民：《徐光啟》，第22—23頁。

[[114]](#_114_6)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59—61頁。

[[115]](#_115_6)這些文章的題目，其中絕大多數已失佚，由梁家勉在《徐光啟年譜》所列舉，第69頁。

[[116]](#_116_6)參見王重民：《徐光啟》，第24頁，

[[117]](#_117_6)徐光啟：《跋二十五言》，收入《徐光啟集》，王重民編校（上海，1963年），上冊，第86頁。

[[118]](#_118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253頁，注681。另引見維爾特·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收于羅農等編：《東西方相遇》，第143頁。

[[119]](#_119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254—255頁，注682。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69頁；王重民：《徐光啟》，第24頁。

[[120]](#_120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255頁，注683。另引見彼德森：《為何他們成為基督教徒？》，第144頁。

[[121]](#_121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308頁，注714。

[[122]](#_122_6)參見克里斯托弗·斯帕拉丁：《利瑪竇對埃皮克提圖斯的著作的利用》，《格里高利》，第56卷，第4期（1975年），第551—557頁。

[[123]](#_123_6)徐光啟：《跋二十五言》，載《徐光啟集》，上冊，第87頁。另參見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45—146頁。

[[124]](#_124_6)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357頁，注772。參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81頁。

[[125]](#_125_6)徐光啟：《題測量法義》，載《徐光啟集》，上冊，第82頁。如果利瑪竇1600年在南京與徐光啟相遇時就曾與徐討論過測量法，這就削弱了王重民主張的說服力，王認為徐在與利瑪竇打交道前對應用數學特別感興趣，因為關于他早期惟一興趣的證據就是他在1603年顯然呈送給上海地方官的一套關于測量的解釋。參見王重民：《徐光啟》，第22—23頁。

[[126]](#_126_6)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85—86頁。

[[127]](#_127_5)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88、92頁。

[[128]](#_128_5)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89頁。

[[129]](#_129_5)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97頁。

[[130]](#_130_5)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95、98—99頁，引自《明實錄》。

[[131]](#_131_5)徐光啟：《泰西水法序》，載《徐光啟集》，第67—68頁。兩篇其他的序言也稱贊利瑪竇，參見王重民：《徐光啟年譜》，第99—100頁。

[[132]](#_132_5)熊三拔：《水法本論》，第la頁，收入《泰西水法》，見于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第3卷，第1549頁。

[[133]](#_133_5)徐光啟：《泰西水法》，載《徐光啟集》，第66頁。另引見彼特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47頁。

[[134]](#_134_5)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載《徐光啟集》，第79—81頁。

[[135]](#_135_5)李之藻1623年為艾儒略《職方外紀》所撰的序言，第la頁，收入《天學初函》，李之藻編，第3卷，第1269頁。另引見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37頁。

[[136]](#_136_5)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68頁，注628。

[[137]](#_137_5)李之藻：《職方外紀序》，第1b—2a頁，收于《天學初函》，李之藻編，第3卷，第1270—1271頁。

[[138]](#_138_5)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70——171頁，注628；另見于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37頁。

[[139]](#_139_5)李之藻在《利瑪竇全圖》（北京，1936年）的中太平洋位置上的評注，參見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41頁。另參見利瑪竇在1602年版的地圖上為李之藻在刊印這張擴大版中所起的作用的介紹性評注。

[[140]](#_140_5)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71頁，注628。

[[141]](#_141_5)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73—178頁，注631。

[[142]](#_142_5)李之藻：《序》，載《天學初函》，李之藻編，第3卷，第1711—1722頁。李并沒有把利瑪竇的名字列為作者，僅把自己作為作者。

[[143]](#_143_5)李之藻：《畸人十篇序》，第1a—2a頁，見《天學初函》，李之藻編，第1卷，第101—103頁。

[[144]](#_144_5)利瑪竇：《利瑪竇文集》，第2卷，第178頁，注632。另見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39頁。

[[145]](#_145_5)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1966年），第29頁。另見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39頁。

[[146]](#_146_5)參見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39頁。

[[147]](#_147_5)尼古拉·斯坦達爾特：《楊廷筠：晚明儒生和基督教徒的一生和思想》（萊頓，1988年），第7—8頁。斯坦達爾特的著作是最詳細，但并沒有完全綜合中國和西方的有關楊廷筠的材料。

[[148]](#_148_5)黃宗羲：《明儒學案》，第21卷，第498頁。參見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9頁。

[[149]](#_149_5)稍改自斯坦達爾特的譯文《楊廷筠筠 》，第10頁。

[[150]](#_150_5)參見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111—112頁。

[[151]](#_151_5)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35頁。

[[152]](#_152_5)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46—47頁。其中一篇序言由方大鎮（1558—1631年），即方以智的祖父所寫。

[[153]](#_153_5)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26—31頁。李日華是1592年的進士，與楊同科，1604年后仍未從仕。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卷，第826—827頁。

[[154]](#_154_5)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12頁。

[[155]](#_155_4)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跡》（一個晚明的刊本收藏于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編號為3370），第1ab頁。丁寫道，這一陳述來自曾認識楊的艾儒略的口述。另參見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52頁。

[[156]](#_156_4)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跡》。另參見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40頁。

[[157]](#_157_4)參見于君方：《中國的佛教復興：祩宏與晚明的圓融》（紐約，1981年），第76—87頁。

[[158]](#_158_4)高攀龍：《高子遺書》（晚明；1983年臺北重印），第3卷，第25ab頁。另引見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第37頁（英譯 本中第252—253頁）。

[[159]](#_159_3)參見斯坦達爾特在《楊廷筠》中的歸納，第225頁。

[[160]](#_160_3)這一摘要引自丁志麟在《楊淇園先 生超性事跡 》中的敘述，第4a—5a頁。參見彼德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第131—134頁；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51頁。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14頁，指出楊氏受洗的日期為1613年， 但早于金尼閣返回歐洲的那—年。

[[161]](#_161_3)楊廷筠.序言，第1b—2a頁，《同文算指 》，載 《天學初涵》，李之藻編，第5卷，第2904—2905頁。參見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53頁。

[[162]](#_162_3)稍改譯自斯坦達爾特：《楊廷 筠》，第120頁。

[[163]](#_163_3)改自斯坦達爾特在《楊廷筠》中的譯文，第121頁。

[[164]](#_164_3)沈德符：《大西洋》，在其《萬歷 野獲編》中（1619年；1980年北京重印），下冊，第784頁 。

[[165]](#_165_3)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21頁。

[[166]](#_166_3)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23頁。

[[167]](#_167_3)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25頁。

[[168]](#_168_3)對于沈img生平的一個摘要，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2卷，第1177—1178頁。

[[169]](#_169_3)沈img的奏疏譯文見愛德華·托馬斯·凱利：《1616—1617年南京的反基督教迫害》（哥倫比亞大學學術論文，1971年），第277—282頁。凱利的研究，作為對這一事件最為詳盡的敘述，審慎地征引了中文和西方的資料。他收錄了沈img在《破邪集》中的奏疏的中文文本，該書由徐昌治編纂，最初于1639年編輯，但僅保存于日本，并重印于1855年。

[[170]](#_170_3)參見魯爾：《孔子還是孔夫子？》，第74—76頁；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第247—252頁（英譯本，第181—185頁）。

[[171]](#_171_3)凱利：《1616—1617年南京的反基督教徒迫害》，第282—286頁。

[[172]](#_172_3)凱利：《1616—1617年南京的反基督教徒迫害》，第108—123頁，考察了這個論據和某些推論。

[[173]](#_173_3)在其對于沈img的論點的討論中，E.澤克也闡述了三個主要方面：傳教士們正在倡導“非道德的活動”，“懷疑政治活動和結社”和“在百姓中搞顛覆活動”。參見E.澤克：《1616至1921年南京第一次反基督教運動》，收入《荷蘭東方學報：荷蘭東方學會會議紀要》，P.W.佩斯特曼編（萊頓，1971年），第191頁。澤克指出，沈氏批判傳教士們既影響了普通百姓，同時也影響了士子。

[[174]](#_174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13頁。

[[175]](#_175_3)徐光啟：《第十一信》，載《徐光啟集》，下冊，第492頁。

[[176]](#_176_3)徐的奏疏以數個不同的版本存在著，《徐光啟集》，下冊，第431—437頁。它譯見于凱利的著作，第294—302頁，及見于E.G.布瑞杰曼：“徐保祿（即徐光啟）的辯解，為了耶穌會士龐迪我等人而向明代萬歷皇帝呈送，龐迪我曾于萬歷四十四年七月[公元1617年（原文如此——譯者注）]，受到了由禮部送呈的一篇奏折的指控”，載《中國博物》，第19期（廣東，1850年），第118—126頁。

[[177]](#_177_3)徐光啟：《辨學章疏》，載《徐光啟集》，下冊，第431—436頁。

[[178]](#_178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31—32頁；參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20—121頁。

[[179]](#_179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39、191—192頁，來自于耶穌會士的資料。

[[180]](#_180_3)楊廷筠：《鸮鸞不并鳴說》。一個手抄稿本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重印于《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1966年），第1冊，第39頁。楊的文章譯見于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303—307頁。

[[181]](#_181_3)楊廷筠：《鸮鸞不并鳴說》。楊氏讓一或二個人安排潛入白蓮教的建議（第4a頁；第45頁），使我相信，這是回應沈img主要影射之一的文章，楊之文撰寫于1616—1617年，而不是撰寫于1622年，如斯坦達爾特在《楊廷筠筠》第93頁所說的那樣，這就是說，在重大的山東白蓮教暴動期間，或者是此后不久。在1622年提出朝廷需要查明自蓮教是否代表著一種危險，這必定是愚蠢的事情。在1622年的一封信中，正如曾德昭后來所說，徐光啟提出了（楊氏的）天主教與自蓮教之間的14點差異之處，這倒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斯坦達爾特懷疑，曾德昭在1622年是否誤把徐而不是楊廷筠為原來提出14點區別的人。

[[182]](#_182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45—51頁。

[[183]](#_183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54、59—60頁。

[[184]](#_184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60—64頁。

[[185]](#_185_3)《神宗實錄》，第552卷，第1a—2a頁（第121冊，第10425—10426頁）。詔令譯見于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85—86頁。

[[186]](#_186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85—86頁。

[[187]](#_187_3)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下冊，第784頁。沈氏的報告乃是也出現于《神宗實錄》中的材料的一個簡明版。有關沈氏與利瑪竇的談話，參見第785頁。

[[188]](#_188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88頁。

[[189]](#_189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91—94頁。

[[190]](#_190_3)凱利：《1616—1617年的反基督教迫害》，第99—103頁。

[[191]](#_191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32—133、138頁；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1966年），第157—167頁。

[[192]](#_192_3)方豪：《李之藻研究》，第167—171頁；《明人傳記辭典》，艾儒略條、郭居靜條、畢方濟條、曾德昭條和王豐肅條；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87頁。

[[193]](#_193_3)《明人傳記辭典》，湯若望條和鄧玉函條。

[[194]](#_194_3)《明人傳記辭典》，傅方濟條；方豪：《李之藻研究》，第205頁。

[[195]](#_195_3)楊廷筠：《總論》，第1a頁，《代疑編》，重印于《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1965年），第495頁。

[[196]](#_196_3)楊廷筠：《總論》，第1章，第12a—15a頁（第546—551頁）。

[[197]](#_197_3)楊廷筠：《總論》，第1章，第1a頁（第503頁）。第一個回答的部分內容譯見于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111—112頁。

[[198]](#_198_3)楊廷筠：《總論》，第2章，第2a—3a頁（第506—507頁）。

[[199]](#_199_3)楊廷筠：《總論》，第2章，第1ab頁（第583—584頁）。

[[200]](#_200_3)楊廷筠：《總論》，第2章，第2a頁（第585頁）。這一段譯見于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129—130頁。

[[201]](#_201_3)楊廷筠：《總論》，第2章，第3b—11b頁。

[[202]](#_202_3)楊廷 筠：《總論》，第2章，第16b頁（第614頁）。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150—151、207頁。對于這一點從楊的著作中提供了其他的例子。

[[203]](#_203_3)楊廷筠：《代疑續編》，第1章，第2a頁，稍改譯自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207頁。

[[204]](#_204_3)楊廷筠：《總論》，特別是第1a頁（第495頁）。參見《代疑續編》的開始，譯見于斯坦達爾特《楊廷筠》，第206頁，關于同樣的問題，卻更加尖銳地提出。

[[205]](#_205_3)艾儒略：《西學凡》，收入李之藻《天學初函》，第27—59頁。注意李之藻首次把這一文本收人集中。

[[206]](#_206_3)艾儒略：《西學凡》，特別是第1a—b、4b—5a頁（第9—10、16—17頁）。

[[207]](#_207_3)一個更詳盡的論述見陸鴻基：《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研究》，載《東方學和非洲研究學報》，第40卷，第1期（1977年），第58—84頁。另參見彼德森：《西方自然哲學》，第306—307頁。

[[208]](#_208_3)楊廷筠：《序言》，特別是艾儒略《職方外紀》第5頁（第1296頁），收入李之藻《天學初函》，第3卷。

[[209]](#_209_3)陳繼儒，引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53頁。

[[210]](#_210_3)參見《明人傳記辭典》，葉向高條。

[[211]](#_211_3)參見《明人傳記辭典》，艾儒略條，及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189—192、259—261頁。

[[212]](#_212_3)葉的序言譯見陸鴻基：《生死大事：1627年福州的一次學校談》，載《東西方相遇》，羅南等編，第201—202頁。

[[213]](#_213_3)稍改譯自陸鴻基：《生死大事》，第201頁。

[[214]](#_214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1847年版），重印于《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1966年），上冊，第419—493頁。艾儒略描述了這兩次會面。第1a、435、7b、448頁。這次談話是陸鴻基在《一個生與死的難題》中的論題，173—206頁。

[[215]](#_215_3)陸鴻基：《一個生與死的難題》，第176頁。

[[216]](#_216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4b、442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87頁。

[[217]](#_217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4b、442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87頁。

[[218]](#_218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5b、444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87頁。

[[219]](#_219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6a、445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88頁。即使沒有設定一個造物主，道學的支持者們曾經也為以下問題爭論不休，即在世上存在惡和無序，他們認為這是由理的特點所決定。

[[220]](#_220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7b—8a、448—449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89頁。

[[221]](#_221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9b—10a、452—453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90頁。

[[222]](#_222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11a、12b、445、458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91—192頁。

[[223]](#_223_3)艾儒略：《三山論學記》，第30a、493頁；陸鴻基：《生死大事》，第196頁。

[[224]](#_224_3)方豪：《王徽之事跡及其輸入西洋學術之貢獻》，載《文史哲學報》，第13卷（1964年），第39—40頁。

[[225]](#_225_3)對他的生平的一個摘述，參見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王徽條。

[[226]](#_226_3)王徽：《畏天愛人極論》（1628年）（一個抄本保存于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為3368）、第3b—5b頁。

[[227]](#_227_3)參見陳綸緒：《晚明社會與耶穌會士》，載《東西方相遇》，羅南等編，第171—172頁。

[[228]](#_228_3)王徽：《序》，第2ab頁，見楊廷筠《代疑編》，收入《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1965年），第485—486頁。參見方豪：《王徽》，第40—41頁。

[[229]](#_229_3)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第3卷（1930年），第274—275頁。

[[230]](#_230_3)王徽在《畏天愛人極論》（原文之注為“說”，改為“論”，下同。——譯者注），第2b頁指出。

[[231]](#_231_3)王徽：《畏天愛人極論》，第1b—2a頁。

[[232]](#_232_3)王徽：《畏天愛人極論》，第2a頁。

[[233]](#_233_3)王徽：《畏天愛人極論》，第3a頁。

[[234]](#_234_3)王徽：《畏天愛人極論》，第43b—44a頁。

[[235]](#_235_3)方豪：《王徽》，第43、46頁。

[[236]](#_236_3)方豪指出，如果約20部著作未被李之藻匯集與重刊，它們可能已經佚失，因為它們更早的版本已不存在。參見方豪《李之藻輯刻〈天學初函〉考》，介紹了李之藻編纂的《天學初函》（1628年；1965年臺北重印），第1頁。梁家勉在《徐光啟年譜》第180頁中，認為《天學初函》刊行于1629年或1630年，而不是1628年，1628年是撰序的日期。

[[237]](#_237_3)陽瑪諾：《天問略》，第43ab頁，見李之藻《天學初函》，第5冊，第2717—2718頁。參見德禮賢：《伽利略在中國》，盧福斯·蘇特爾與馬修·塞亞塞亞合譯（坎布里奇，馬塞諸塞，1960年），第8頁；彼德森：《西方自然哲學》，第298頁。

[[238]](#_238_3)參見德禮賢：《伽利略在中國》，第33—34頁。

[[239]](#_239_3)李之藻：《題辭》，第1b頁，見《天學初函》，第2頁。

[[240]](#_240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42、158頁。

[[241]](#_241_3)參見徐的奏疏。徐光啟：《徐光啟集》，第319—322頁。根據《大統歷》、《回回歷》和新法推算日食初虧、食甚和復圓的時間，在英文版第323—324頁上的一條注釋中列舉出來。

[[242]](#_242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63—164頁；另見《明史》，第31卷，第529頁。對耶穌會士們參與歷法改革活動的最詳盡的西方論述，當推裴化行的《湯若望的天文學百科全書（《崇禎歷書》，1629年和《西洋新法歷書》，1645年）。論克拉維斯、伽利略和開普勒對中國歷法改革的影響》，載《華裔學志》，第3卷（1938年），第35—77、441—527頁。

[[243]](#_243_3)參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47頁。

[[244]](#_244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64、166頁。

[[245]](#_245_3)徐光啟：《條議歷法修正歲差疏》，見《徐光啟集》，第332—338頁。參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64—165頁。徐氏的要點也被收入《明史》，第31卷，第530頁。

[[246]](#_246_3)徐光啟：《條議歷法修正歲差疏》，第337—338頁。

[[247]](#_247_3)參見《明人傳記辭典》，鄧玉函條。

[[248]](#_248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72、174頁。

[[249]](#_249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73頁。參見徐光啟：《徐光啟集》，第345—346頁。

[[250]](#_250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83頁。

[[251]](#_251_3)徐的奏疏，見于徐光啟：《徐光啟集》，第359—361頁。參見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76頁；《明史》，第31卷，第531頁。

[[252]](#_252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90頁，注17。

[[253]](#_253_3)《明史》，第31卷，第532—534頁；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85—186頁。

[[254]](#_254_3)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第185頁。

[[255]](#_255_3)參見徐氏對提議的奏疏，見《徐光啟集》，第371—372、385—386頁。書名也在陸鴻基《天文學的百科全書》中列舉出來，附錄5，第443—444頁。歷表與歷書的提交至少持續到1636年。見于橋本敬造：《崇禎歷書與科學革命的進程》，收于《亞洲的科技：藪內清教授祝壽文集》（京都，1982年），第370—390頁；另參見橋本敬造：《崇禎改歷與徐光啟的作用》，收于《中國科技史探討：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文集》（上海，1982年），特別是第192—198頁。

[[256]](#_256_3)徐氏的奏疏見于《徐光啟集》，第424—426頁。參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222頁。

[[257]](#_257_3)參見裴化行：《天文學百科全書》，第453頁；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309頁。

[[258]](#_258_3)《明史》，第31卷，第536頁。有些耶穌會士懷疑李天經曾隨魏氏學習，并同情他；參見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309頁。

[[259]](#_259_3)《明史》，第31卷，第541頁。

[[260]](#_260_3)參見《明史》，第31卷，第543頁。

[[261]](#_261_3)參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154頁。

[[262]](#_262_3)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309頁。

[[263]](#_263_3)參見彼德森：《西方自然哲學》，第308—309頁。

[[264]](#_264_3)參見J.L.米什：《為中國提供一個歐洲形象：艾儒略的〈西方答問〉》，載《華裔學志》，第23卷（1964年），第1—87頁。

[[265]](#_265_3)湯若望的著作被重印于《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1966年），第2冊，第495—615頁。

[[266]](#_266_3)敦約翰：《巨人的時代》，第310頁。

[[267]](#_267_3)參見內森·西文對于某些明代的耶穌會士的著作所提出的宇宙論的摘要，《哥白尼學說在中國》，收于《哥白尼》（華沙，1973年），第76—82頁。

[[268]](#_268_3)參見彼德森：《西方的自然哲學》，特別是第315—316頁。

[[269]](#_269_3)謝和耐在一部雄辯性的作品中得出這一結論。參見他的《中國與基督教》。謝和耐提供了有關在晚明時期對耶穌會士的攻擊的最好的評論，對此，他認為與在清代時期的情況沒有什么不同。

[[270]](#_270_3)參見謝和耐所征引的例子，載《中國與基督教》，第279—280頁（英譯本，第206頁）。

[[271]](#_271_3)引自《論語》，第12章，第1頁。

[[272]](#_272_3)孫蘭：《柳庭輿地隅說》，引見于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1982年），第6頁。

[[273]](#_273_3)李贄：《與友人書》，載《續焚書》，第36頁。另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第783頁。

# 第十三章 明代的官方宗教

## 導言

因為不相信存在一個超世的造物主和法則的制造者，使人類社會必須對其臣服以拯救自己，中國社會的成員認為，他們社會的興衰取決它與包容它的宇宙的關系是否和諧。宇宙秩序被體驗為正常地給予生命和維持生命，同時被體驗為由廣為人知的太陽、月亮及星辰和周期所控制。由星辰運行所決定的天文學及時間周期的重要性，具體反映在中國人的宗教中，它主張天體崇拜在所有其他崇拜中具有至高無上性。中國天文學的地極一赤道式理論構架，把宇宙的統治權設在北極地帶，這被視為天廷的中宮。大地，與天相對應，以其豐饒多產為特征，在四季更替的規律下運行，在人類組織的共同合作下支持著農業和畜牧業。然而，大地作為人類的葬身之處，同時也是靈魂從生到死，以及從死到生的通道。因此，有了豐產的崇拜和祖先崇拜與大地的結合。人類以及動物靈魂死后的假想中的生存，在周代后期中國哲學出現很久之后仍允許神話詩般的想像，并在可見的現象世界背后，創造并保持著一個充滿活力的無形世界。

被中國人視為神祇的無形世界的積極力量，人類可以通過舉行祭祀和祈禱儀式而與之溝通；并且通過這些儀式，宇宙被理解為會作出反應。道德秩序，正如它可能最先由哲學家們所界定的那樣，被反映到宇宙秩序上，然后，在人類事務中通過報應性審判的程序，以及在合法性權威的支持之下積極地保持著它。有人可能認為，在任何一個時期，有多少中國人，就有同樣之多的世界觀。但對于目前的目標而言，假設他們中這些世界觀可被分組為相對同質的類型。除了在其他地方外，我們可以用以下的不同方式去理解世界：一種是關于其意義的爭論的文字記載；一種是中華帝國官方宗教祭祀儀式的形式。官方宗教由祀典所界定。對于在帝國中被組織起來的所有中國社會階層來說，上至帝國朝廷，下至普通家庭，從祭拜的場所、祭拜的儀式到參與祭拜者，都被詳盡地規定。

佛教與道教都有其自身的經典，有其受戒的僧侶及其崇拜的場所。佛道二教之間的區別，佛道兩教與官方宗教之間的區別，都得到帝國政府專門設置以管制它們的機構的明確規定，其措施是控制度牒及寺觀的建設。在官方宗教、佛教與道教的正式規定的范圍之外，還保持著大量分散的宗教活動。這些宗教活動，也許是個體的、家族的或者是社區的、教眾的，或者是宗派的，不過佛教僧人或是道教徒通常都協助這些活動。這一大量特殊的范疇，其中大都被寬泛地概括在民間道教或民間佛教的名稱之中，在此，將被稱之為“民俗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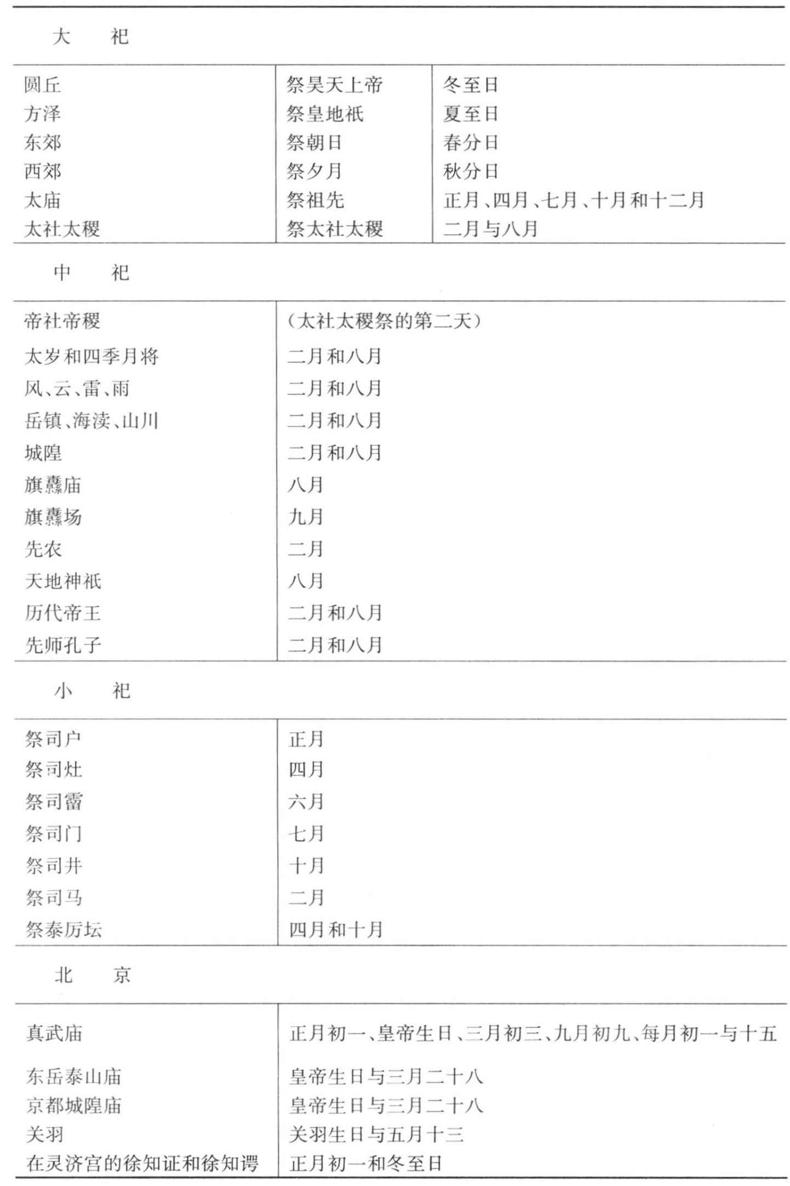
帝國政府的官員們被指望把這些民間宗教活動置于不斷的審查之下，并在適當的場合，要么提出值得推薦的崇拜，把它們納歸于官方宗教的范圍之內；要么甄別出可能顛覆國家或擾亂公共秩序的崇拜（特別是一種宗派類型的崇拜），對此，應加以鎮壓。處于這二個極端之間的宗教活動，都得到了官府的寬容。這些受到寬容的宗教活動，主要是對與自然現象相關聯的神祇崇拜，或者是對著名人物或模范人物的神的崇拜。

在禮的更廣泛范圍的背景下，宗教意味著象征人與神之間的相互交換。在官方宗教中，這種相互交換關系，主要由伴隨著祈禱者或宣稱者的祭祀所構成。這些活動，通常以每年一度的循環在規定的時間內所舉行，但重要的事件為增加儀式的舉行提供了機會。專門的中央政府機構直接負責祭祀，包括禮部的祠祭清吏司與太常寺。兩個機構都有著一般的制定政策和行政管理的職責。神樂觀[[1]](#_1_Zhe_Li_De__Guan___Tong_Chang)，至少在名義上隸屬于太常寺，則成為在京城所舉行的更為重要的祭祀中所用的樂生與舞生們居住與訓練的場所。重要的、但并非主要地參加祭祀的機構中包括欽天監，它提供每年一度的歷法，這對于協調儀式與天文學周期的一致是至關重要的。欽天監還讓皇帝得知表示吉兇的天體現象，對此需要皇帝有所行動。工部則根據禮部所提供的特殊要求修建祭壇與廟宇，而戶部則提供由公共土地（牲地）為獻給這一用途所飼養的祭祀的動物。[[2]](#_2_He_Tian_Qing____Ming_Shi__Shi)

表13-1列舉了晚明時期（1540—1643年）在官方宗教中的絕大多數儀式和儀式種類。大祀，是指根據明太祖的法律規定的、應該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儀式。然而，實際上，在1540年后，皇帝們通常委派代表代理這一職能，甚至在祭天時都是如此。在帝國兩京中的中祀與小祀，一般均由皇帝的親戚、功勛貴族成員或者由文官（武官則主持軍事儀式）所主持。州、府或縣各級的祭祀，則由該級別的在任官員所主持。天、地、日、月四種郊壇，自1530年以后，分別坐落在北京城墻的東、南、西、北四邊。另外，在宮城的南邊、天壇的西邊，是另一套祭壇，其中包括先農壇及天地諸神的祭壇。宮城的最重要的南大門是午門，在其東、西二側，則分別是宏大的太廟和宏大的社稷壇。在宮城內有：嘉靖皇帝的帝室社稷祭壇；明太祖的祭奉先逝者的殿堂（奉先殿，即每日供奉帝室祖先的家庭祭祀場所）；祭祀家庭守護神，即門神、戶神、灶神、中露神與井神的五祀神龕。

帝國儀式劃分為大祀、中祀和小祀三種類型，這多少有些含混不清。祭天和祭祀帝室的祖先，顯然具有明顯的重要性。這些儀式在朝廷中是時常發生、有時甚至是激烈爭論的主題。社神和稷神的祭祀，則不太重要；而對皇地祇、朝日和夕月的祭祀無關緊要。在明初，雖然朝廷的祀典承認，在禮儀上皇帝們通常有義務親自主持大祀，但他們只是在祭天時，或許在祭祀帝室祖先時，才堅持照辦。大約從1540年起，甚至祭天也基本上被忽視了。

表13-1 晚明帝國的祭祀



續表



對于中祀的形式來說，帝社和帝稷祭壇是一種由嘉靖皇帝所設置的一種古制，卻并未比他的統治時間更長。不可見的反木星的、有其12年的軌道及其隨從的太歲和月將，是天文時間的掌管者。風、云、雷、雨，是天地間維持生命的動因。1370年的一道奏疏曾提到了這些神祇中的三位：天地養育生命，生之以風，滋之以雨，長之以雷。岳鎮、海瀆，都是陸地的主神，它們都在天的終極主宰下，掌管著天氣、地震與滑坡之類的自然現象。東岳泰山神，作為天在地上的神祇總管，是這群神祇的頭領。山川與天地神祇，是總的范疇，它們使對眾多較小的神祇的獻祭成為可能，而沒有任何麻煩，也不必花錢為每個神提供一座神龕、一塊神匾和各自的祭品。城煌神，是帝國行政市鎮的保護神；而旗纛（及它們相關的神祇）則構成了軍隊的行業宗教。先農（神話中的神農帝）與皇帝的耕作儀式相關聯，這包括每年一度耕作祭壇附近的牲地。這塊牲地出產的谷物，被用于大祀。對統治者與歷代帝王的崇拜，以及對孔夫子及其門徒的崇拜，對皇帝和儒家弟子來說，都分別具有巨大的重要意義。對于小祀的儀式來說，五祀（家中的祭祀）是一個純粹的古風（他們的灶神，不同于民間的灶神）。泰厲鬼神的大壇，可能出現于官方列舉的清單中的最末，這是由于它的不吉利的特征，而不是按其重要性來排列。這種儀式撫慰那些死時沒有人為他們提供獻祭者的人的鬼魂。這種泰厲祭壇，以一種較小的規模，在任何層次上都被復制，直到鄉鄉村村。

這里所列舉的神祇，都被分類為天、地或人。這產生了一些問題。風、云、雷、雨諸神，有時被劃歸為天神[[3]](#_3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85J)，但它們并不是星辰[[4]](#_4_Zhang_Huang__1529__1608Nian)，而且在重要的祭禮中，它們通常與陸地的諸神一起獻祭。[[5]](#_5___Tai_Zu_Shi_Lu_____Di_52Juan)有些皇帝按民間的做法把城煌神、山川之神與歷史人物混為一體，但當對這些神祇的崇拜在朝廷的規定下進行時，也產生了一些沖突。在擅長于禮儀的儒家士大夫中間，認為只有死人的鬼魂才可以在有屋頂的祭廟中舉行祭拜，而天地諸神，作為與星辰、山川相關聯的現象，只能在露天的祭壇上進行獻祭，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這三個領域，在其名詞的用法上也有區分，天體和人神被稱為神，陸地上的諸神則被稱為祇。對天上諸神的獻祭被稱為祀，對陸地諸神的獻祭被稱為祭，對人間諸神的獻祭則被稱為享。禮拜儀式的一些方面，按規定的應參照五種物質能量即土、木、金、火、水的約定俗成的關聯，同時亦與更為基本的互補性能量“陰”（宇宙進程中的靜止狀態）和“陽”（宇宙力量的能動狀態）相關聯。因此，天的祭壇在南坡（陽），而其配偶皇地祇的祭壇，則處于北坡（陰）；供奉給五座圣山東岳、南岳、西岳、北岳和中岳的絲綢的顏色，分別為綠色、紅色、白色、黑色和黃色。

官方宗教與民間宗教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涉及到對山川之神的理解與獻祭的方式。在民間宗教中，把這些神祇與歷史人物，或者是虛擬的歷史人物的神祇認同起來，并相應地供奉它們。但是，官方觀點則主張，這類神祇根本不具有人類的本源，而是認為這些神祇的存在，一直都是自發出現的，并在持續不斷的宇宙進程中一直得以維持著。這意味著，為死人的神靈舉行的特別擬人化形象的儀式，并不適用于對山川諸神的獻祭。

1370年，明太祖作出了這一區別，當時他表明了對于山川諸神的一種儀式改革的正當性。“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辟，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6]](#_6___Tai_Zu_Shi_Lu_____Di_53Juan)

## 官方宗教

除了上述所列舉的祭祀，還有些完全是官方的其他祭祀，而這些祭祀僅只準在特殊的場所舉行。由這些儀式所獻祭的神祇，都被認為是典范性的，但不具有全國性的地位。如果它們是死者的神靈，他們就將在其出生地，或者在他們的拜官之地，或者在他們的埋葬之地，被人祭拜。因此，在官方宗教的范圍內，全國性的祭拜與地方性的祭拜之間，可以劃出一條固定的線索。[[7]](#_7_Guan_Yu_Zhe_Yi_Ming_Dan__Can)

官方宗教的核心是祭祀的獻祭儀式。獻祭儀式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宇宙的專題探討，這些儀式，通過統治者的權威而在全帝國建立起來，旨在促進人與諸神祇之間的偉大共同體的周期性復興。它的成功，是通過達到一種和諧與祥和的體驗作為衡量標準。這些體驗，出自于有準備的齋戒與虔誠；語言、姿勢、色彩、音樂和舞蹈的精心編排；歡宴、香火與美酒的香味的混合。

祭祀的所有參加者都必須經受一至三天的齋戒，在此期間，他們避免分散注意力和不潔的關系，并且克制其內心。他們都必須離開他們的家居，住在齋戒之地，禁止飲酒和吃強刺激的食物，并且不與患病者、服喪者或是涉及到刑事訴訟者打交道。

盡管存在著具體差異，但祭祀的基本形式卻如下所述：當參加者到達祭祀地點時，他們要脫下他們的鞋子，登上祭壇，樂師和舞蹈人員各就其位。獻祭儀式從對諸神的祈禱開始，隨后貢獻上燔祭品、三盞燔酒；朗誦禱告文；以獻祭酒祝酒；分享獻祭燔肉；端走碗碟和酒杯；護送離去的神祇；最后目送獻祭品投入燃燒的坑中。獻祭伴隨著樂生與舞生們的表演，同時所有參加者都面對諸神頂禮祭拜。

每當數位神被共同祭拜時，它們要按主次排列。排列中的一個巨大差異表現在，獻祭給主要神祇的祭祀為“正祭”，獻給其他神祇的從屬的祭祀為“從祭”。一種不太明顯的區別，則是主要的受祀者（主祀）與次要的受祀者（配祀）之間的區別。同一個級別的神祇之間，其排列次序，由安放牌位的神龕的位置標明出來。主神牌位放在神殿的最高處，面南而立，模仿宇宙進程中的男性，或者宇宙進程的“陽”的一面。其次之神，在排列上則位于主神的東面，即在主神的左側，面對正西而立。下一次神位，位于主神的西側，面對東方而立。再下一個神祇，則占據東側的第二個位置，然后是西側的第二個位置，如此等等，依次排列。其原則是，在排列次序上首先由高度與相鄰程度來標明，而在任何一對神祇中，相比之下更受尊敬者都在東側。然而，在皇地祇與社稷神的情形中，它們的神匾則模仿女性的從屬地位，或者表示宇宙進程中靜止性的一面（陰）。它們面對北方，而在后者的情形下，社神的牌位則總是被安放在東側，次尊貴的神祇，由于通常在主神的東側，現在則正在其右邊。因此，神位的尊貴由基本方位來決定，而不是由身體的左右對稱所控制。

官方宗教的祭拜儀式的設計，目的是創造一種小宇宙，用以表達天、地、人的宇宙的三位一體、宇宙進程的周期性，以及宇宙元素的等級秩序。只有當所有這些條件都被滿足時，那些出席儀式者才有可能“感到神明”（感神），這正如明太祖在他即位初年所說：“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8]](#_8___Tai_Zu_Shi_Ling_____Di_30Ju)

神祇們，就其性質來說，據信能夠與人進行溝通。在有明一代諸多的事例中可以引述一個例子，1376年，據稱明太祖對欽天監的報告感到心煩意亂，報告報稱，五大行星的運行“次序混亂”，而太陽和月亮也處于不和，他提出需要批評朝政。呈送的一份冗長的奏疏答辯道：“蓋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君。天之生物，不能自治，故生圣人以代天工，以君治之而成其能，是以人君為天之子。天子有過中之政，則不言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示教，而改行修省求賢于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使之言也。人君于是而聽納之，則嘉其不違教命，雖怒亦轉而嘉矣。”[[9]](#_9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09Jua)

## 帝國專制與士子精英：大祀

在其長期在位的過程中，明太祖及其士子顧問們，對于官方宗教懷有多少有些不同的觀點，這種情況變得明顯起來。盡管需要征詢作為禮儀專家的學者的意見，但他卻表現出改變他們的建議的很大的決心，這一般是提高他本人的威望而削弱他們的權力的方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首先必須規定一個宗教的立足點，從中他可以攻擊比他更精通經典和歷史學識的人所占據的位置。他的策略主要是，宣稱他主要通過內省已經獲得了一種高人一等的智慧。[[10]](#_10_Zhu_Yuan_Zhang____Ming_Tai_Z)如果一個儀式不利于他，對他來說就有足夠的理由而對經典權威的最有學識的闡述置之不理。因為他是天子，是圣人統治者的傳統中在世的繼承人。他的洞識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威，而且，他研究星象學以及對預兆的解釋，由此他能夠從觀察到的宇宙反應中，去判斷一次舉行的儀式的正確性。

皇帝與文士們之間有關官方宗教的對抗， 從對于歷代帝王的崇拜與孔子崇拜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歷代帝王的祭拜是作為一位朝代的締造者的明太祖所關心的問題，他明確地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而孔子崇拜則是文士們的行業宗教，并被供奉在他們的學廟之中。

首先，明太祖把祭拜孔子貶低到一種由官方承認的地方祭拜的地位，獻祭給孔子的供奉，僅限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舉行。[[11]](#_11_Long_Wen_Bin_Bian_Zuan____Mi)但他不久即屈服于文士們的抗議，并準許在從國子監到縣學的所有孔廟中進行祭祀。然而，在1371年，相對較低級的孔廟祭祀被明確而永久性地確定下來。著名學者宋濂，在回應皇帝的詔令時，對于孔廟的明確規定，提出了建議。除了一些技術性的祭拜儀式和事務，并從從祀名單中刪除了一些有疑問的弟子們，這些祭祀包括了補充古代的圣人統治者，他們被認為是孔子之前的儒家之道的闡釋者。規定還指出，通過把三皇（伏羲、神農和黃帝）移入孔廟，這些神祇就可以不再充當民間藥神的角色。對它們祭拜的民間儀式，在元代就已獲得了官方的允許，但在明初就可以壓制了。

儒家圣人之道的傳播可以追溯到伏羲之時，此說曾在晚唐和宋代時受到士子們的支持。[[12]](#_12_Chen_Rong_Jie____Zhu_Xi_De_X)最初可能作為一種把其傳統與佛教污染隔離起來的方式。然而，明太祖認為這種學說有著另一種意義：它把孔子及其門徒們提高到了與歷代帝王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暗示著這就把他本人的文士顧問提高到了接近于他本人的地位。出于對這一建議的不滿，皇帝拒絕了它，并于不久后找到了一個借口，解除了宋濂在翰林院的職位，并把他貶職為一個縣令。[[13]](#_13_Xia_Xie____Ming_Tong_Jian)

正當宋濂提出建議時，明太祖就已經開始系統地恢復歷代統治者們的陵墓祀廟，并已經擬定了一個名單，列出了應受官方祭拜的36位歷代統治者的名單。在這36位帝王中，有宋濂曾倉促地提出要求儒家祭祀的所有的古代圣王。[[14]](#_14___Tai_Zu_Shi_Lu_____Di_59Jua) 1373年，皇帝為17位這類神祇修建了歷代帝王廟。這些人都是圣王及主要朝代的締造者。這17位帝王及其他19位帝王還都在其寢陵中受到祭祀。[[15]](#_15___Tai_Zu_Shi_Lu_____Di_84Jua)在主廟中的祭拜儀式，于1388年得到了擴展，增補了將受到從祀的大臣們。[[16]](#_16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88Ju)

洪武皇帝在把古代圣人的禮儀轉用于祭祀其帝王先輩們，其隱藏的動機是確信在他與歷代帝王之間具有一種特殊而相當神秘的關系。雖然他明白文士們一直都是把圣人學說保存下來的典籍監護者，但他似乎曾經相信，有一種由老子所傳授的一種玄秘的圣人學說，而他作為有關道家經典《道德經》的一部注疏的撰著者，已經掌握了這種密旨。[[17]](#_17___Ming_Tai_Zu_Yu_Zhi_Wen_Ji)

通過把他本人公開地置于歷代帝王的繼承者的地位，并且使他自己信服他擁有他們的智慧，明太祖顯然相信，其解決宗教問題的內省方法，并非獨斷專橫，而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說，這正是真理的源泉。1377年，當他修正大祀典禮時，他斷定人類情感（人情）乃是圣人們在其創設的文明生活原則所運用的尺度。[[18]](#_18___Ming_Tai_Zu_Yu_Zhi_Wen_Ji)

### 天地祭祀

皇帝們及其文士顧問們，有時對于天地祭祀的正確形式而爭吵不休，這種形式可能要么分祀，要么合祀。在禮儀的分祀形式中，天地分別都有其自身露天的祭壇：天壇，圓形的祭壇，在帝國首都的南部；地壇，方形的祭壇，則在首都的北部。天地各自都有獻祭。供奉天的祭祀，在冬至日舉行，而對地的獻祭則在夏至日舉行。在合祀的形式下，天地神位被共同地安置在京城南邊的一座神殿中，時間在農歷正月，共同接受獻祭。這一議題，在明代初期并未被人提起。宋代新儒家理學派的闡釋者朱熹，曾維護分祀形式，而反對明代實行的合祀形式。每當他們討論這一議題時，他的名字時常被他在明代的追隨者們所提起。洪武皇帝起初被說服采納分祀形式；但到了1377年，出于他自身的原因，他對大祀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改革，并確定了天地合祀的制度。1530年，嘉靖皇帝顯然被他要發揚他在統治家庭中旁系的決心所激勵，并決心給王朝帶來新的繁榮，便著手推行他本人對大祀的全面改革。其措施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作為分祀的天地祭祀。他還設置了堂式的天帝祭祀，以仿效相當神秘的神堂，即明堂，明堂據稱曾被周代統治者們用以提高他們的權威。在新設的廳堂中舉行禮儀，只行于嘉靖皇帝一朝，但露天分祭的祀儀則被保留下來。[[19]](#_19___Ming_Shi_____Di_47Juan__Di)

圓壇和方壇于1367年的設置，暗示著推行禮儀的分祀形式，但洪武皇帝那時可能尚未考慮到另一種可選擇的形式。當他于1367年12月視察南壇時，他只是詢問他的侍從們，它們是否符合古代的設計要求。人們使他相信，它這些符合古代的設計，但存在著許多足以表示新朝代顯著特征的差異。[[20]](#_20___Tai_Zu_Shi_Lu_____Di_27Jua)大概在不久后，他就想到了合祀的可能性。因為在1368年1月23日，在其皇帝登基的典禮上，他在圓壇頂層同時祭祀天地；在第二層祭壇上祭祀日月；在周圍的封口處，祭祀星辰、社稷、太歲、岳鎮、海瀆、山川、城煌。

登基一周后，中書省臣李善長（1314—1360年）和一位翰林學士陶安（1312？一1368年）奉旨向皇帝呈送了《郊社宗廟議》。[[21]](#_21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0Jua)這項奏議考察了大祀的經典基礎及其歷史先例，在每一個方面都提出了建議，當時為明太祖所采納。郊祀部分（在市郊舉行的帝國祭祀），正如《明實錄》中概括那樣，構成了分祀形式的一種概要。作者們得出結論說，天地分祀曾用于夏、商、周三代。引這一主張出典于《周禮》，特別是《大司樂》和《大宗伯》兩章；《孝經》也被引證。然而，所有這些僅證實在周代流行。奏疏隨后指出，這種經典形式，在秦代時，被戎蠻對白、青、黃、赤四位天帝的祭拜取而代之。漢代由于增加了第五位天帝黑帝及其他非經典的祀儀，加重了秦代的錯誤。合祭的設置，據說最初曾由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在元始年間（公元1—5年）所倡導。[[22]](#_22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0Jua)據傳回復到經典形式的祭祀是三國魏時的經學家王肅，他反對東漢的鄭玄學派（127—200年），重申了天的獨一無二的本性。唐代、宋代和元代多次反反復復地用分祭和合祭；而且在元代期間，甚至出現了最后的一種上天的多神崇拜的恢復。對于分祀形式的爭論，乃是基于其傳說中的古制和經典中的形態；或許是為了使其觀點更具說服力，奏疏者聲稱，在郊祀的分祀儀式中，帝國的一位祖先總是被尊為天的配祀。

雖然后來據傳皇帝于1377年采納了合祀之舉，是倉促和考慮不周的。但有證據表明，作出這個決定的過程由來已久。從一開始，明太祖也許曾對這些禮儀有所顧慮。1368年春，他詔令編纂一部著作，該著作完成于1371年，名為《存心錄》。這部著作，既是一部大祀的歷史，也是一部諸神滿意或不滿意禮儀的可見標志的記錄。[[23]](#_23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1Jua)正當《存心錄》可能尚在編纂時，皇帝查閱了手稿本，以確定一次長達六天的日斑的意義，并得出結論，認為它們源自于圓壇祭祀中的一些不妥之處，他提出增補幾次從祀。

在《明實錄》中關于一年一度在圓丘上對諸帝的最早祭祀是在1368年冬至日，諸種名單，包括獨在頂層的昊天上帝；在第二層上，是面對西方的太陽和星辰，以及面對東方的月亮與太歲。[[24]](#_24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6Jua)對于方壇上的最初的諸神的名單，出現在1369年夏至日舉行的祭祀，其中包括了在第一層上面對西方的皇地祇、五岳、四海，在第二層上則是面對東方的五鎮、四瀆。[[25]](#_25___Tai_Zu_Shi_Lu_____Di_42Jua)在這些神祇中，于1370年增補了明太祖父親的神位作為天的配祀，并在圓壇的封口處，在配祀中增設了風、云、雷、雨。[[26]](#_26___Tai_Zu_Shi_Lu_____Di_52Jua)次年，出于沒有解釋的原因，圓丘以較小的規模被重修。[[27]](#_27___Ming_Shi_____Di_47Juan__Di)到1374年祭祀時，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這似乎成為走向合祀的一個過渡性階段。就在那一年，除了與昊天上帝有關的天神外，它在圓丘上的配祀，現在包括了通常作為皇地祇配祀的所有成員，在配祀時，一般都與皇地祇相關聯，但沒有其配偶。其目的是要明確地體現出天神掌握高于地祇的直接權威，盡管繼續在二座祭壇上分祀天地。[[28]](#_28___Tai_Zu_Shi_Lu_____Di_91Jua) 1375年冬至日，相同的神祇祭祀名冊被再次列出來，而祀儀則包括了名義上由明太祖本人親自譜曲的贊頌詞。[[29]](#_29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02Ju)

除了合祭的愿望，洪武帝還希望采用廳堂的形式來舉行祭祀儀式，他在幾個場合都曾表達了這一愿望。在1369年，皇帝提出修造包括所有帝國郊祀的建筑，以便庇護活著的祭祀參加者和諸神，免遭風雨之苦。雖然人們說服了他，在這種時候，可以留在祭壇附近所修建的建筑物內，觀看祭祀（望祭），但大致在同時，他與禮部尚書崔亮（ ？—1370年）就壽星的祭壇以及四位天上星宿（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的祭祀，進行了一次更加公開的交鋒。盡管崔亮堅持認為，四天神壇的祭祀必須在露天進行，由與雨、霜、露等相關聯的物質能量來滲透，而且認為將它們封閉起來會違反禮儀，但洪武皇帝表示不同意，他說：風、雨、雪及星辰的物質能量滲透到天地之間。它們無處不見。故設若建有一座祭殿讓諸神可以“棲身”其中，那么即便遇到風雨之時，祭祀亦可順利進行。

隨后，他詔令為“星宿”修建封閉的神龕。在1376年初，隨著一座祭祀太歲的綜合儀式殿的修建，以廳堂形式的祭殿設置邁出了更遠的一步。風云雷雨諸神、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鐘山（南京的山壇）、京城地區的山川、四季月將和南京的城隍神，總共有13座祭壇在那里修建，祭壇都可容納在一座殿堂之內。

明太祖于1377年9月走出了合祭的最后一步，當時他詔令修造一座祭祀的綜合殿。主建筑即成為大祀殿。然而，這一新型的合祀禮儀將要在冬至日首次舉行，由于新建筑尚未竣工，祭祀改在奉先殿舉行。在其獻給諸神的祈禱文中，皇帝概述了他之所以采用新的祭祀形式，并反對文士們照本宣科的原因：

曩昔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鄰，周旋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三恩之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正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泯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講合祀于殿，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祇，鑒之！[[30]](#_30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16Ju)

1378年秋，新祀殿與祭壇宣告竣工。主殿是一座長方形的建筑，前殿有20根圓柱。四根中間的圓柱上被涂上了金漆；而其余的柱子則用三種顏色的油漆。外表以代表樹木的綠色的瓦潤飾，象征了舉行祭祀的農歷正月中處于上升的基本力量。在大殿的中央，在舊圓壇的地基上修建了一張石臺。

在1379年1月首次祭祀時，17座祭壇安排如下。在大殿的石臺上是三座祭壇：昊天上帝與皇地祇的祭壇，二者都面向南面；在上述二座祭壇的前方，是為皇帝的父親而設立的祭壇，面西而向。自主殿而下的階梯的東側，是一座為日神而設的祭壇，西向而立，而在其階梯的西側，則是一座朝東的為月神而設的祭壇。

兩條長廊，各有六座祭壇。12座祭壇都因此而成雙地相對排列。在東長廊，是為五大行星而設立的祭壇，面對的是通過固定星體的木星十二辰軌道的祭壇；為太歲而設的祭壇，則面對為風、云、雷、雨而設的祭壇；為五岳而設的祭壇，面向為五鎮而設的祭壇；為四海而設的祭壇，面向為四大瀆而設的祭壇；為天下諸山而設的祭壇，面向為天下諸河而設的祭壇；而為世上天神而設的祭壇，則面向為地上諸神而設的祭壇。

在他就如何管理新禮儀而給太常寺的詔令中，皇帝再次表明了他的改革的正當性。他宣稱，分別崇拜宇宙進程的終極表現，即陽的一面和陰的一面（也就是天和地）是荒謬的，也是違背“禮”（宇宙秩序）的原則的，因為陽和陰正處于其力量的頂峰。盡管承認這曾是古代圣王們的做法，但他仍堅持每個人都應該更好地認識這一點。他接著猛烈地抨擊了傳統的觀念，說它是進步的一個障礙：如果百姓們不愿意改革，執古而不變，那么他們就將繼續飲用地穴中的污水，仍然住在樹上，茹毛飲血為生。[[31]](#_31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20Ju)

1379年1月29日，合祀祭儀在大祀殿首次舉行。祭儀被認為是一次成功的祭祀，因為從參加祭祀者宣誓禁齋時起，晴空萬里；而正當他們登上祭壇時，夜空星光燦爛，一陣陣“吉祥之風”吹拂著他們，一片片“吉祥之云”絢麗多彩。[[32]](#_32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22Ju)祭祀完畢后的慶賀酒會上，皇帝重復了他對文士們的抨擊。在其對朝臣們的演講中，他說：“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33]](#_33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22Ju)

10年后，即1387年，在一次由氣象學的征象所證實的特別成功的祭祀典禮之后，他對參加祭祀的朝臣們，發表了如下冗長而乏味的說教：“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焉。……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34]](#_34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88Ju)

第二年，合祀祭儀完成了最終形式。1388年，如下祭祀的神壇都被重新修建，而且它們的數量從14座增加到了24座：兩座有關星辰的祭壇被移入了內院；20座石壇，每一座都有臺階與護欄，則在外院修建；每座五岳、五鎮和四海都有其祭壇；一座祭壇，現在則提供給歷代帝王們。歷代帝王壇包括于自然界的偉大神祇的祭壇之中，再次表明了明太祖宗教思想中的擬人化的傾向：這種混合的傾向顯然并未使人感到他的異常。[[35]](#_35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89Ju)

在1398年至1402年的內戰期間，合祀的祭儀一直得到保持。建文皇帝曾于1399年和1402年兩度舉行合祀，都以洪武皇帝為配祀；而永樂皇帝則從1403年至1413年間，親自舉行合祀，從1417年到1424年間，則曾五度舉行合祀。1420年，一座新的大祀殿建于北京，它完全仿制原先建于南京的大祀殿。不過，皇帝曾數次派人代替他舉行祭祀的事實，卻表明他或許不再像他的父親那樣重視祭祀。

15世紀期間，皇帝親自舉行的合祀相當定期；從1425年到1505年的80年間，指派代表舉行祭祀僅發生過八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以恰如其分的尊敬態度對待祭祀的這種功能。而缺乏新的建筑或改革，則表明這些祭儀可能已經成為例行公事。祭祀必須由皇帝親自主持的事實（如果它們要適當地進行），就使祭祀成了對他的善良意志的要挾。在正德皇帝統治年間，這顯然已成為令他深感痛苦之事，在其統治的晚年期間，他成功地把祭祀儀式降低到一種拙劣的模仿。每當祭祀結束之時，他就急匆匆地趕往他的狩獵之處，而不是留下來出席慣例的宴會[[36]](#_36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1744)，而且他拒絕親自舉行檢查大祀獻祭的犧牲的儀式。[[37]](#_37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1757)在1518年到1519年的冬季期間，正德皇帝正外出巡幸，他無視于他的朝臣們讓他及時返回京城參加大祀的懇請。欽天監為此不得不兩次預測以后大祀的日期，祭祀儀式終于推遲了一個月后舉行。這就需要依次推遲其他的祭祀儀式，因為必須保持它們的合適順序。當儀式結束時，像往常一樣，皇帝離開而前往原野，但這一次，京城遭受了一次地震及一場沙塵暴的襲擊。人們勸說皇帝返回京城，就在他祇達京城的第二天晚上，沙塵暴就平息了下來。[[38]](#_38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1785) 1520年，一件更加糟糕的事情發生了。皇帝正在再次巡幸的途中，他為了方便，卻想讓儀式改在南京舉行。然而，這證明是無法實現的。數個月過去了，文武百官都正在焦急地等候他返回北京。到了秋天，一位大學士寫信給他說：“或者因郊祀未舉，廟祭未親，太皇太后升祔未行，祖宗之心容有未安，在天之靈以此警示陛下，未可知也。”（引見《明通鑒》第1821頁。——譯者注）

這一請求和所有其他請求，都被置若罔聞，皇帝最終在年末才返回北京，受到了一批逢迎官員的歡迎。在11個月后，才作出了舉行大祀的一次安排，但就在大祀結束之前，朝臣們的預言得到了應驗。皇帝突然病到，口吐鮮血。不到兩個月，他就駕崩了。[[39]](#_39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1814)

由于正德皇帝拒不合作，擾亂了大祀。他的繼承人，嘉靖皇帝，面對來自于他的朝臣們的強烈反對而改革祭祀，再次擾亂了大祀。在此期間的過火行為的原因，可能是出于這一事實，那就是他的已故父親雖然從未登位，但嘉靖皇帝卻堅持認為，他的父親死后應該被視同他曾經登位。由于不同意這一出于孝道的錯謬，一位年長資深的大臣大學士楊廷和（1459—1529年）提出了一個合法的設定，年輕的皇帝作為其親堂兄（已故的正德帝）的弟弟和其親伯父（弘治帝）的兒子的身份登基。爭論在嘉靖皇帝于1522年登基時提出，并一直持續到了1538年。此時，其大多數早先的反對者皆已謝世，或者是被逐出了朝廷。到了最后，出于孝道的錯謬在很大程度上壓倒了合法的設定。[[40]](#_40_Can_Jian_Mou_Fu_Li_He_Cui_Ru)

原先作為改革帝室祖先崇拜的一種嘗試，在1530年擴展成為一場官方宗教的全面改革。對此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雖然皇帝已經得到了許多為他的父親爭取的東西，但仍有許多目的尚未實現。這些目標之一，就是想讓他的父親在大祀中成為天的配祀。為了妥善地做到這一點，鑒于每一位主神僅有一位配祀者，他要么從這一角色中取代朝代的締造者明太祖，要么他必須為昊天上帝設置兩種有所不同的祭祀，朝代的締造者明太祖為其中的一位配祀，而他本人的父親則成為另一位配祀。使這可能取得成功的方法，就是恢復分祀，同時也保留祀殿的形式。他發現在《孝經》中的一段話，暗示說周代曾經有一座獻祭上帝的明堂，同時還有一座獻祭天的郊禮壇，這是一種完全適合他的需要的模式。至少在兩個場合上，他求助于占卜，以確定明太祖在這件事情上的意愿，但死去的祖先的神明卻兩次都否決了這一計劃。此事就被擱下，直到夏言（1482—1548年），當時在吏部任職的一位給事中，發現了恢復這一論題的一種別出心裁的解決方法。[[41]](#_41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2052)他指出，在古代，皇后曾在北郊祭壇主祭桑蠶神的祭祀，而在南郊祭祀壇由君主主祭每年一度的春耕儀式。這一資料支持了皇帝全面恢復分祀的意圖，他詔令大學士張璁（1475—1539年），與夏言共同商議此事。夏言隨后呈送了另一道奏疏，在奏疏中，他抨擊了現存的大祀儀式，內容是把洪武皇帝和永樂皇帝一同作為配祀，并在正月而不是在至日時舉行祭祀，都違背了經典的標準。隨后他建議，對《詩經》、《尚書》和《周禮》作一次新的研究，這項研究還將包括研究從漢代的匡衡到宋代的朱熹的所有這些經典的注疏，以及包括明太祖對于分祀的最初設想。

甚至早在皇帝展讀這份奏疏，并把它傳送給禮部進行商議之前，吏部侍郎王汝梅（約1517年進士）就送呈了一道奏疏以回應夏言的奏疏。這道奏疏的抄本，顯然已經落入王的手中。王指控夏言犯了大錯。然而，皇帝卻駁斥王氏的奏議說：“（王）汝梅等舉《召詔》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謂（周代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此即北郊祭地）也。”[[42]](#_42_Yin_Zi___Ming_Shi_____Di_48J)

與這些考察報告一道，皇帝隨即把夏言的奏議轉給禮部加以商議。當張孚敬（即張璁）呈送一篇《郊祀考議》時，皇帝也把它轉給禮部，就如何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提供更進一步的意見。勇敢無畏的大監察官霍韜（1487—1540年），深非張的報告，認為分祀之說，僅見于《周禮》，那是王莽的一部偽書，根本不足為據。夏言隨即指控霍進行秘密的派系活動，而皇帝則出于對這一罪狀，把霍關進監獄，不顧張璁為他說情。

現在到了最終的面對面的對抗的階段。皇帝召集朝臣們進行一次表決。當表決結果上報時，據稱有82人同意分祭；84人贊同分祭，但出于對現存法規的尊重而不愿大膽地明言；26人同意分祭，并同意采用以往的山川壇為方丘；206人主張合祭，但并不認為分祭是錯誤的；198人則沒有發表意見。盡管反對者206人占多數，而贊成者為192人，但禮部仍同意恢復分祭禮儀。不過，為了削減改革的花費，禮部建議，現存的大祀殿，仍然適用于對昊天上帝的祭祀，而山川壇則可用作皇地祇的祭祀。[[43]](#_43___Ming_Hui_Yao_____Di_100Ye)

皇帝并不滿意于這份報告，而采納了夏言的建議，把大祀殿保留為昊天上帝的大享（秋收獻祭）祭祀地，而就在大享殿的南側，為祭天新建了一座圓壇。在北郊增建了一座方丘，而為日月分別修建東郊和西郊祭壇，從而完成了基本的設置，這個設置一直使用到明朝的覆滅為止。[[44]](#_44___Ming_Hui_Yao_____Di_100__1)

隆慶皇帝可能曾短暫地把大祀恢復到正常狀態。他廢除了秋收（大享）的祭祀，并經常主持圓丘的祭祀。然而，他的直接繼承人萬歷皇帝，卻在他在位的47年間，僅親自主持過三次祭祀；一位奏疏者曾指出某些預兆乃是來自于上天對他的行為的一種警告，卻為此而遭到了指責。1575年，大學士張居正，基于下述四個理由，敦促年輕的皇帝恢復合祭：第一，適合于在至日舉行的祭祀，天氣十分寒冷或酷熱；第二，當在露天祭壇舉行祭祀時，朝臣們將飽受惡劣天氣之苦；第三，恢復合祀，將使永樂皇帝再次與洪武皇帝一道，作為昊天上帝的配祀；第四，合祀將使祭祀符合人類情感。雖然記載說，皇帝贊同這一建議，但他從未讓它實施，而分祭則繼續被采用。[[45]](#_45___Ming_Hui_Yao_____Di_101Ye)

### 帝國的祖先崇拜

### 引論

皇帝直接從上天接受不可見的委托統治權，但他卻繼承他的皇位。皇帝的祭祀，被天所接受，證實了這一委托統治權；而由祖先接受其祭祀，則表明了他是一位值得繼位的兒子。然而，在原則上，皇帝作為天之子的角色，及其作為乃父之子的角色，卻并非處于相互矛盾之中，因為，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虔敬之人而實現了這兩個角色。確實，在死亡中，歷代統治者的神祇，父親們與兒子們，都將登臨昊天上帝的天庭，明太祖大概就是如此相信的。明太祖于1368年對他的祖先們的祈禱中，提供了一位明代皇帝懇請他的先人們向昊天上帝傳達訊息的一個罕見但意義重大的例子。

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先告祖考監知，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茲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懼有責焉。況去年上天垂戒，早暮兢湯，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恐上帝有問，愿以此言敷奏帝前，善惡無隱……[[46]](#_46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6Jua)

在設置對一位祖先的祭祀作為昊天上帝的配祀者的背后，存在著這樣一種想法，即帝室祖先與昊天上帝一道形成了一個合作的共同體。然而，實際上，事情卻更為復雜。帝國的祭祖儀式，是在皇位繼承從父親傳到兒子的設定上組織而成的，但在一種情形下，它卻是從侄子傳給叔父（永樂皇帝的篡位）；在另一種情形下，皇位則從兄長傳給了弟弟（從英宗傳給代宗）；在第三種情形下，皇位則從堂兄傳給了堂弟（從武宗到世宗）。上述的每一種情形的解決辦法，都會與規定發生祇牾。從存在二種不同形式的祖先崇拜中，產生了其他一些問題：宮殿的形式和單堂的形式；每種形式都有其擁戴者。有些皇帝傾向于超越合理的界限，以抬高其祖先的地位，有時還導致了他們與其文士顧問之間的沖突。

帝室的祖先崇拜區別于處于較低層次的儀式，主要由于它更大的復雜性，以及它更易受到官員的積極干預，但人們卻發現它是基于同一個原則。宮廷爭議反映了在人死后的兩種靈魂存在的普遍堅持的信仰：兩者都必須得到后代的供奉。魂在家中的一座神龕中，由后代每天供奉，存在著常規的和不定時的特殊儀式，或在家中的神龕前舉行，如果家族地位較高，就在擴大的祖廟（宗廟）中舉行。

在祭祖儀式中，祖先們都被認為是神，一個寬泛的概括性的名詞，涵蓋著男性與女性的諸神，以及祖先神。每一位祖先神都有一塊木制的牌位被安放在神龕或宗廟中，在牌位上刻著神的名字和正式的社會職務等級。每一位畢恭畢敬的祭祖儀式參拜者，都被指望感受到神明的不可見的降臨，而這種現身將集中于牌位上。神的牌位，據說是神明們的“棲居地”，而牌位的底座，則被稱之為神明們的“寶座”。諸如出生、死亡、婚禮或是家庭危機之類的重要的家庭事務，都要向祖先們匯報，而祖先們的建議，則可通過占卜而獲悉。

對保存在尸體中的靈魂（魄），在其葬身之地以常規的供奉獻祭。魄，有時被稱為鬼，以表示與神明的區別。

祖先們被認為能夠主動地進入他的活著的子孫后代的生活之中。像其他神明一樣，他們能夠允準或是拒絕后人的祈求。由于他們一直都被想像為曾經活著的那樣，對祖先們的祭拜也被相應地設計。他們的宗廟是房屋，或者是宮殿，獻祭品則是食物和衣服；而在窮人家，供祭品則是紙錢，祈禱者和誓言都被傳達給特定的祖先。

當其全面展開時，帝室的祖先崇拜就在宮墻之外的太廟中舉行；在宮墻之內的奉先殿，則被作為室內的祖廟。明太祖的寢陵在南京，而后來13位皇帝最終都被安葬在北京的北部的一座山谷中。建文皇帝在南京有一個簡單的葬地，而代宗則被安葬在北京附近西山上的一處中型的陵墓中，離十三陵相當遠。

在宮殿形式的宗廟中，總數達九位祖先，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祭廟；在單殿形式的宗廟中，九位祖先，每一位都在一幢共同的建筑物中，都被安排有一室。從1367年到1375年，以及從1536年到1545年1間，使用宮殿形式的宗廟。單殿形式的宗廟，則從1375年到1536年，以及從1545年到1644年間推行。在宮殿形式中個別廟的安排，以及在單殿形式中室的安排，都由相繼的一代代分類為昭（明亮）和穆（陰暗）來加以編排。這種做法，可能源自于史前后期或是歷史紀元早期的在一個分支眾多的氏族中的母系之間的婚姻制度。在這樣一種制度中，昭和穆的設計，反映了孫子與祖父，作為同一支系的女性的兒子們相互之間的關系，要比不同支系的女姓所生的父親和兒子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然而，在明代朝廷的討論中，卻表明并沒有意識到昭穆范疇的起源，而且它們現在則被機械地運用于相繼的一代一代的關系之中。因此，有人作出一種嘗試，區分一、三、五代的祖先為昭代，并把他們的牌位安放在締造者的牌位的更受尊敬的東側；而二、四、六代的祖先則歸類為穆代，他們的牌位則安放在西側。這種一代一代之間更替的原則產生了一些問題，當繼位者并非從父親傳到兒子時，建文皇帝和明代宗都被簡單地排除在宗廟之外。嘉靖皇帝成功地把他的從未登過基的父親安放在宗廟的昭代，盡管他實際上屬于穆代。

祖廟，無論是屬于宮殿的形式，還是屬于單殿的形式，都由二或三個部分構成。殿堂在前，在殿堂的后面是受祭者的“寢”。第三幢建筑，被稱為“祧”，用來安置較遠的祖先們，則坐落在單殿“寢”的后邊，如果是宮殿形式，坐落在太廟的“寢”之后。當“寢”完全排滿九位祖先時，在每一代皇帝死后，占位的一個牌位將被移至“祧”，以便為死去的皇帝的牌位騰出空間。

標準的設計由于永久性祖廟（世廟）的增加而被修改，或者在單殿的形式下，增加永久性的寢室（世室）以容納某些祖先的牌位，以顯對他們表示與眾不同的敬意。這些牌位永不會被移入“祧”。除此之外，從明太祖時期開始，帝室親屬的重要支系的牌位，都被安置在主殿的東側，而功勛貴族的牌位則安置在西側，以便使所有的牌位都在每三年一度的集體祭祀（袷）中被人供奉獻祭。[[47]](#_47___Tai_Zu_Shi_Lu_____Di_64Jua)

四季祭祀（四享）被供奉給主廟和分廟的神祇，在單殿的形式下，則供奉給“寢”中的神祇。每三年一度的集體祭祀（袷），則包括“祧”中的神祇。尚有另外一種祭祀，被稱之為褅（帝的一種變形），有人建議設立，但遭到了洪武皇帝的反對。這種祭祀，在古代曾供奉統治之家的根本祖先。明太祖拒絕了這一設想，因為不可能鑒定這類皇族成員的身份。嘉靖皇帝于1531年恢復了這一設想。據稱，朱姓家族的根本祖先，是神話傳說中的圣人顓頊，還有人建議設一塊空白的無名神位，可用于第一位祖先的位子，無論他可能是誰。雖然這二種提議都遭到了負責禮儀事務的官員們的反對，但皇帝仍采納了空牌位的建議，并把帝室祖先的祭祀（褅）設置為一種常規的每五年一度的祭祀儀式，在祭祀時，無名的第一位祖先的牌位面南而設，而明太祖的神位則作為配祀，面西而設。褅的祭祀儀式，在1531年和1536年至少舉行過兩次。

### 歷史

在明太祖崛起時，共有四代祖先。他的雙親不曾舉行葬禮，就于1344年被安葬在由一位同情他們的鄰居所提供的一處地點。[[48]](#_48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Juan)他的出生地濠州，長期被敵人占領，于1355年收復，而明太祖，當時為吳王，才能返鄉探親。他打算掘出雙親的尸體，并給予他們以一個適合他們身后提高的地位的葬禮，但他被人說服并勸阻，認為如果他掘開他們的墳墓，與他們的遺骨相關聯的神圣的物質力量（靈氣）就將漏失。這就可能削弱他們維持他及其子孫后代的能力。因此，他滿足于抬高他的雙親的墳頭，并征募了20戶當地家庭作為世襲的墓地守護者。[[49]](#_49___Tai_Zu_Shi_Lu_____Di_20Jua)由明太祖修建的其他家族的墳墓，還有他的祖父的墳墓，他的外祖父的墳墓，以及馬皇后的父親的墳墓。[[50]](#_50___Ming_Hui_Yao_____Di_267Ye)作為其皇帝登基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就在宮城外邊的午門東側修建了一座祖廟。這座新建的祖廟屬于宮殿類型，有四座單獨的廟，每座廟分別屬于開國皇帝的父親、祖父、曾祖父和太祖父（分別為仁祖、熙祖、懿祖和德祖）。德祖廟坐落于宮城圍墻的北端；懿祖廟和仁祖廟則在德祖的前方，位于東側，這是昭位；熙祖廟在西側，即穆位。[[51]](#_51___Tai_Zu_Shi_Lu_____Di_25Jua)

李善長負責的研究直到1368年1月才正式提交，但其結論卻事先運用在祖廟設計之中。宮殿形式源自于周代時期，而被棄之不用的單殿形式，則是源自于漢代時期的一種后起的發明。當祭祖與郊祀一起舉行時，選擇的基礎似乎一直是相對古老的稱之為宮殿的形式。[[52]](#_52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0Jua)

在洪武初年，每年一度的祭祖儀式被復雜化了。朝臣百官被派往在泗州的熙祖墓和在鳳陽的仁祖墓，供奉太牢祭祀（一種一頭牛、一只羊和一只豬的祭祀）。供奉牛、羊、豬（太牢）的日期是元旦、清明節、農歷七月十五、農歷十月初一以及冬至日和夏至日。此外，顯然當地官員，在每一個伏日、每一個臘日、所有社神供奉的日子以及每一個月的初一和十五都供奉一只羊，但這些日子正好與重大節日相一致時則例外。[[53]](#_53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01Ju)在南京的祖廟當供奉祖先的祭祀單獨舉行時，則在他們各自的宗廟中進行，時間是春季的第一個月；而集體舉行時，則在德祖廟中進行，時間是夏季、秋季和冬季的第一個月，以及每年的最后一天。每個季節的新鮮供奉（薦新），則在每個月的初一，以及在清明節、端午節（五月初五）、七月十五和冬至日等重大節日進行。[[54]](#_54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0Jua)經典制定的每三年一度的祭祀（袷），在1368年后也按定期舉行。[[55]](#_55___Ming_Hui_Yao_____Yao_145Ye)

在1370年末，皇帝詔令，在宮殿的地基上修建奉先殿。早些時候，他就曾欶令禮部考慮興建第二座廟堂的問題。他認為，作為一處外宮的設置，太廟僅僅適合于四季的禮儀及歲末的祭祀，并且提出，他需要一處內宮的祖廟，這將適合于更親密的家庭儀式。在這里，他可以更充分地表述自己孝順虔誠之情。禮部尚書陶凱，找到了對于所提修建祖先廟堂的一個宋代時的先例，說宋代的皇帝們每日及在節日期間在他們的家中祖廟中舉行祭拜，并使用其帝室祖先們的畫像。當修建奉先殿時，宮殿中提供“衣冠神位”代表四代皇帝和皇后（即明太祖皇帝的四代祖先）。由于把祖先牌位安置在太廟的寢堂中，奉先殿可能也同樣設置了祖先們的畫像，與宋代時的先例保持一致。洪武皇帝及皇子們在此每天早晚都可以進行祭拜，而皇后與宮妃們則可以在每月初一與十五舉行薦新。所有這一切，都“一如百姓之所為”。這種祭拜殿堂的修建，如同在1378年重建的大祀殿，可能在士子支持的正規的非人格化模式面前，體現出他統治帝國的主要的個人性格一面。[[56]](#_56_Mou_Fu_Li____Yuan_Ming_Shi_W)

1367年，就在明太祖激進地改革天地祭祀的前一年，他廢除了他原先的宮殿式的太廟，并修建了一座單堂形式的新的太廟。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在《明實錄》中并沒有記載。但是太廟，現在經過整頓，在設計上基本上類似于奉先殿的形式。[[57]](#_57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04Ju)在經歷三天的齋戒，并委派朝臣、權貴們前往各地通報京城舉行所有主要神祇的新儀式后，皇帝及其皇太子把四位祖先的神牌位安放在主殿的中央的神龕中，21位旁系親戚的牌位安放在東廊，12位功臣的牌位則安置在西廊。在諸神的祭祀之后，皇帝及太子接著就把諸神的牌位移入九室“寢”，每一個“寢”都配有床、床罩、席子、柜子和衣帽架，“就像是在服侍生者一樣”。從那時起，五年一度集體拜祭諸神的祭祀舉行了五次。[[58]](#_58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10Ju)

明太祖本人陵墓在南京東部的鐘山上，馬皇后于1382年在一場佛教式的葬禮后被葬于此處時，她是第一位入葬者。她的牌位隨后被安放在太廟中。[[59]](#_59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64Ju)洪武皇帝于1398年隨她而去，而明代一個記載稱，40位宮妃被要求自殺以伴隨他的駕崩。其中兩位隨洪武皇帝一道安葬在他的寢陵——明孝陵。[[60]](#_60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599Y)

建文皇帝把他的祖父的牌位安放在太廟的穆側，緊挨著熙祖的穆位，當他于1399年和1401年舉行祭天大祀時，他都讓他的祖父配祀。他還把他自己的父親，已故的皇位繼承人朱標，抬高到了已故皇帝的行列。然而，永樂皇帝卻把朱標降級到太子的行列，并且刪除了建文皇帝的年號，通過宣稱1399年至1402年這幾年，為洪武皇帝在位的最后三年。[[61]](#_61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742)

永樂皇帝于1420年在北京興建了一座新的太廟，這座太廟在設計上類似于在南京已有的那座祖廟。各牌位于1421年被安放。皇帝為在兩京重復修建祭壇和太廟找到了一個先例，即周代成王時曾在洛邑興建了第二首都。[[62]](#_62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777Y)永樂皇帝，由16位宮妃伴隨，于1424年安葬在北京附近，是首位葬在后來稱為明代十三陵的皇帝。

在永樂皇帝與嘉靖皇帝統治期間，對祖先的祭拜有了其他方面的修改。這些變革，包括洪武皇帝與永樂皇帝這兩位皇帝，被安排為在祭天中一同配祀的制度[[63]](#_63___Ming_Hui_Yao_____Di_104Ye)；明英宗廢除了殘殺宮妃的殉葬制度；1489年在太廟寢陵后邊增加了一座“祧”廟。懿祖，明太祖的曾祖父的牌位第一個進入這座新廟，他移遷而空出的寢室，安放了死去的成化皇帝的牌位。德祖，盡管比懿祖更高一輩，但他作為家族的族長，仍保留在寢堂的中央寢室。[[64]](#_64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1394)

嘉靖皇帝對于祖先崇拜的改革，促發了一場重大的宮廷政治危機，這場危機斷斷續續地持續于他統治的最初20年。正德皇帝死于1521年，那年他29歲，沒有留下皇位的直接繼承人。大學士楊廷和決定由朱厚熜、即死去的皇帝的13歲的親堂弟為皇位繼承人。楊廷和認為，他可以作為他的伯父弘治皇帝的養子，并作為其堂兄正德皇帝的弟弟而登位。但出于對朝廷官員的恐懼，那個年輕的男孩拒絕了，并且開始了一場長達20年的爭斗，即把死后的全部榮譽賜給其生父的斗爭。如果他順從于他的顧問們的愿望，那么統治家族的主系與帝位繼承之間的一致性就將得以繼續保存。但年輕的皇帝的行動路線是宣稱他的父親是一個死去的皇帝，這令人注意到了一個事實，即皇位現在傳到了另一個支系。如果皇帝取得成功，那么這將意味著其褊狹的家族利益就必須戰勝抽象的普遍性的原則，對此原則，絕大多數朝臣們當時是一致的。[[65]](#_65_Guan_Yu_Zhe_Chang_Huang_Wei)

其計劃的第一個階段，到1526年已經得以實現。皇帝要求朝臣們推認他的母親為皇太后，追謚他的父親（他已于1519年去世）以興獻皇帝的稱號，把他的牌位安放在奉先殿的東廊，并在北京太廟的地基上為他興建一座永久性的廟宇。他與文士們之間的對峙，于1524年達到了頂峰，此時數以百計的朝臣們舉行了一場情緒激昂的聚會，在紫禁城抗議他決定正式停止稱他的父親和母親為他的本生父母。這一似乎無傷大雅的觀點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為皇帝就在一個月后所采取的下一步鋪平了道路，當時他最終平息了這場關系名稱的論爭，正式接受弘治皇帝為“皇叔”，他的雙親則為“皇父和圣母”。與此同時，聚集在大門口的抗議者們，則遭到了被關進監獄和在某些情形下可能致死的鞭答的粗暴懲處。[[66]](#_66___Ming_Hui_Yao_____Di_105Ye)

這些改革，于1525年編纂的兩個官方文件，即《明倫大典》（在1528年修訂頒布）和《大禮集義》，得到了朝廷的批準。然而，皇帝卻仍然遠未滿足。一個困難是，為他的父親興建一座永久性的廟，乃是意欲平息皇帝的一種妥協，并且阻止他提出更為激進的建議，那就是他把父親的牌位安放在太廟的主殿中，在那里，它將占據為死去的皇帝保留的一個昭位或穆位，這種前景是如此擾人，以至于即使在皇帝最為堅決的支持者中間，也幾乎找不到任何支持者。皇帝還不時地遭到勸阻，不能把他父親的遺骸從安陸的家族封地中移出去，并埋葬在北京北部的明朝的陵墓群中一處新修的帝室墓地中。

當皇帝于1530年興建一處新的郊祀祭壇時，他是把此事作為一個更大的計劃的一部分而進行的，計劃包括恢復明堂，或者是類似于明堂的建筑；但在1530年到1538年間，他卻不得不勉強接受一場在大祀殿舉行的每年一度的求得豐收的祈禱。在第一次舉行祭祀獻祭中，洪武皇帝和永樂皇帝都是昊天上帝的配祀，然而，自此以后，永樂皇帝就被棄置不用。1530年，張孚敬就曾提出，大祀殿并不像明堂一樣，而豐收祈禱并不是周代傳統中的一場大享。[[67]](#_67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2147) 1538年，揚州的行政官員豐坊，提出在首都為祭祀昊天上帝興建一座明堂，以皇帝的父親作為配祀，同時在各個府縣修建數百座規模較小的明堂，以祭拜皇帝并稱頌他的朝廷。③這一建議的后半部分被忽視了，但皇帝卻迫切要求在北京建明堂。戶部侍郎唐胄，大膽反對這一建議，他認為，如果有人成為昊天上帝的配祀，那他就應該是永樂皇帝。為了支持他的觀點，他征引了宋代哲學家朱熹的意見，那就是配祀的榮譽應該歸于值得享受的統治者們。唐胄被關進了監獄，并削職為民，而皇帝則繼續設置以他的父親為配祀的新禮儀。這種新的祭禮在宮殿的一個殿堂中舉行，直到大享殿于1545年在過去的大祀殿的基礎上修建完成，后者于1539年為大享殿留出空間而已被拆除。

隨著大享殿的觀念引入，太廟正在被改變。1531年，皇帝打算再次重修太廟，它應具有分廟的宮殿形式，但這個計劃遭到了反對，因為太廟的地基不夠大，而且在每一座廟中分別舉行獻祭，這將花太長的時間。1534年，南京太廟毀于大火。夏言使皇帝相信，原先那座單殿祖廟的被毀，正是上天同意他在北京興建一座宮殿形式的太廟計劃的一個信號。這種論調占了上風，至少贏得了皇帝的同意。既有的單殿祖廟被夷為平地，并于1536年，分廟擠進了舊廟址的地基。太廟集中在原址的北部，朝南而建。在它的前方，是兩座永久性的廟堂，一座為永樂皇帝而建，另一座則虛位以待。在這兩座廟堂的前方，是三座在東側的昭廟，和三座在西方的穆廟。祖廟有一座主殿、寢室和祧廟，而較小的廟則每座都有一個殿和一個寢室。

1538年，皇帝恐嚇他的反對者們，并再次提高他的父親的地位，授予他廟號睿宗，因此為他提供一座正規的昭廟或穆廟掃清了道路。與此同時，他提高了永樂皇帝的地位，通過把他的廟號從太宗改稱為成祖，皇帝使他成為一位祖先，并在特權上與明太祖平起平坐，這暗示著他是帝系的開創者。然而，災難于1541年降臨了。在一次風暴中，一場大火從睿宗廟開始，蔓延到永樂皇帝廟和太廟，并因此而殃及其他宗廟。只有睿宗的墳墓從這場大火中幸存下來。

直到1543年，皇帝采用了建造新太廟的計劃，這一次，太廟再次具有單殿的形式。皇帝考慮到自己的情感，并得出結論說，禮儀并不出自于天；它們出自于人情，我的帝室祖先們希望能夠聚集一堂。在此環境下，這確實遵循了正確的禮儀。新的太廟完成于1545年，明太祖占據了“寢”的中央室。在他的左側，是在一座永久性的寢室中的永樂皇帝，還有宣德皇帝（明宣宗）、成化皇帝（明憲宗）以及嘉靖皇帝的父親；而在明太祖的右側，則是洪熙皇帝（明仁宗）、正統皇帝（明英宗）、弘治皇帝（明孝宗）和正德皇帝（明武宗）。嘉靖皇帝以孝道為幌子的把戲此時得以完成。他的從未登上皇位的父親此時被放在昭位諸帝之末而在其父之兄（弘治）之后（弘治被置于其父之前的穆位）。這樣就公然違反了按輩分的排列，因為兄弟被排在不同的輩分是不恰當的。

在1550年，嘉靖皇帝在有關1550年太廟祭拜的論題上再次激怒了士子們，當時他把洪熙皇帝的牌位移入祧廟，以便在“寢”室中穆位的最后一排為他所喜愛的嬪妃孝烈皇后的牌位騰出地方。這是他本人大約17年后在她旁邊將占據的位置。

皇帝的母親于1538年的去世，恢復了他的父親最終的安息之處的論題，這是一個他在1524年就曾最先提出的議題。直接的問題是，他的父母雙親是否應該被安葬在一起，如果應該如此，那么他們的共同安葬地是否應該是在北京，還是在安陸（現在則被稱為承天府，以與兩個首都應天府和順天府相對應，作為適合于一個新的帝室支系的發源地）。

當皇帝開始準備把他的父親的尸骨遷到北京時，這正是他喜歡的解決方法，御史陳讓警告他不要泄漏在墳墓中的靈氣，并提出代之以一處復制的衣冠冢。他的父親將留在承天府，他的母親則將在北京安葬，而他可以把他父親的衣冠與母親安葬在一起，他的母親的衣冠則隨他的父親一起安葬。根據身體的靈魂（魄）既與衣服相關聯，同時也與死者的身體相關聯的信仰，這種做法將把皇帝雙親在精神上聯結起來，因此沒有必要遷移其中一位的尸骨。皇帝對于這一建議幾乎沒有加以考慮，他把奏疏者斥責為他的阻撓者，并把他削職為民。不過，皇帝在他作出決定時，卻猶豫不決，并稱他曾整夜輾轉反側、通宵達旦地考慮他父親的“魄”，在一直安居了將近20年后，現在卻將暴露在風塵中，并被漫長的旅途所震動。他還推測，他的父母雙親的神明將被這一前景所困擾。因此，他決定讓他的母親南下承天府。禮儀官員指出，這個計劃并不是一種改善了的計劃，因為就像前面那個計劃一樣，面臨著同樣的難題。皇帝隨即前往承天府，考察那里的墳墓，隨后返回北京視察北京附近的墓群，最終決定讓他的父親平靜安息，而決定把他的母親安葬在北方。他以這種想法安慰自己，即堯帝的母親與父親也被分開安葬。[[68]](#_68___Ming_Hui_Yao_____Di_276__2)

在嘉靖初年期間，常見的沖突遍及到了有關祭祀的每個方面，朝臣們起初都曾普遍地力圖阻止形成一種新支系，而在這一點上失利后，他們則力圖限制它的擴展。因此，盡管談論這一議題僅僅是政治性的，但更多的東西都涉及到了。朝臣們自身對于論題存在著分歧，而至少那些支持皇帝的人不參加爭論，僅僅是出于利己的理由。皇帝的早期反對者包括從1517年到1524年任大學士的楊廷和、從1517年到1524年任大學士的毛紀，以及從1517年到1523年任禮部尚書的毛澄。他們三人都在正德年間擔任過高官，并曾幫助過渡到嘉靖朝。正是他們提出了合法的虛構，即使嘉靖作為弘治皇帝的養子，但遭到了年輕的皇帝的反對，并在他登位后的三年之內，把他們全都降職或罷官。在開始時，皇帝還有十多位杰出的支持者。這些人包括，從1515年到1516年和從1525年到1529年任大學士的楊一清；從1527年到1532年任大學士的張孚敬；1527年任禮部尚書和從1530年到1531年任大學士的桂萼；從1524年到1526年任禮部尚書的席書；從1527年到1529年任禮部尚書和從1532年到1534年任大學士的方獻夫；1523年任南京都察史的黃綰；以及霍韜，他于1521年到1540年期間斷斷續續地在北京，主要是在國子監任職。

在當時白熱化的爭論中，皇帝的支持者們經常被指責為阿諛奉承者，或者是被指控為王莽例子的仿效者，但有證據表明，對于他們中的有些人來說，爭論的是哲學性的原則。所有皇帝的支持者，除了張孚敬之外，都在某種程度上與王陽明相一致，要么作為他的支持者，要么作為他的追隨者。[[69]](#_69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其中有些人，特別是楊一清和桂萼，都曾與王陽明分道揚濂，當時恰在后者去世前不久。這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動機。但有些人，包括霍韜與方獻夫，他們后來都反對皇帝，當時他試圖重新確立天地分祭的制度。在這一點上，嘉靖皇帝背離了在為其孝道的主張辯護時所利用的內省的倫理前提，而霍與方則仍堅持忠實于這一前提。另一方面，至少有些皇帝的反對者，可能一直完全忠實于他們所援用的相當抽象的合法性原則，并忠實于宋儒之學的傳統。[[70]](#_70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正如方獻夫于1522年闡明自己的立場所說：“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中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不以為然。”[[71]](#_71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859Y)

然而，大致上在1530年后，基于哲學論題的結盟變得更加難以找到；結黨和黨爭加劇了，而出于對皇帝的專制行為的恐懼，除最為勇敢的朝臣之外，勢必無人敢去反對他。

### 社稷祭壇

大祀的第三種類型是社稷雙神的祭祀，它們的祭壇有時被人作為是意指朝代的國家的祭壇。作為兩種祭祀之一，社神處于這種祭拜的意義的中心。社壇象征著大地神圣的創造力，它可能從起初作為一處神圣的小樹叢，逐漸形成它的歷史上的熟悉形式：方形的、平坦的、稍高的祭壇。社神對于農業的重要性，使它處于中國集體生活的中心地位，并說明了它用于“社會”這一近代名詞的原因。

正當社會在前帝國時期大規模地被等級化地組織起來時，隨著在皇宮的祭壇上所提供的祭祀，在封建諸侯和官方權威的封地的祭祀，以及在鄉村及其鄰近地區的祭祀，祭拜本身在形式上變成了等級化。社神祭拜與一種權力的等級制度的結合，改變了它的性質，給與它以一種雙重的性格：社神拜祭既是集體的，同時也是政治性的。在周代后期和漢代初期的典籍中，皇社（大地神壇）在祭壇四邊及其頂端，由不同顏色的泥土所構成，相當于東南西北四個基本方向和中央。當一種新的封建食邑地被確立起來時，其邊側朝向食邑地的泥土被采掘出來，裝入代表帝王的黃土箱中，并送往被封的貴族，作為他的社壇的核心。在這種意義上，從較小的社團聯合成為較大的社團而形成疆域，同時還自上而下地與從王室至食邑地的君主權威相輔相成。

政治權威從在其中深深扎根的集體等級制度中部分地分離出來，這也被漢代初期的三合壇所證實，三合壇是一種在《禮記》的《祭法》篇中所描述并體現出來的祭壇。除了代表著封閉社團的太社之外，還有一個保衛統治者家族利益的社，以及一處圍著墻的、代表著前一個政體的權力祭壇，這種祭壇由于有頂而成為無效。[[72]](#_72_S_Ku_Wei_Er_Yi____Li_Ji)這種政治權威的分離，隨著采用嚴格的皇地祇的帝室祭拜而被進一步地實現。皇地祇就是天帝的宇宙對應者。漢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采用了這種祭拜方式，才使崇高的社的等級制度免受干擾，同時又完成了天、地、人的宇宙性的三位一體。至少到了后漢時期，皇地祇已明確地從男性神中分別出來，這基于一個事實，即社是一位明確無疑的女性神祇。這種性別類型的分屬，把天地并立與物質能量的陰陽狀態相結合。這可能反映了漢代思想中的主導的宇宙觀念。因此，有理由認為，自漢代以來，在官方宗教中，社與皇地祇顯然是累贅而不必要的。但前者對表達作為一個偉大的社團的中國人的世界的古代神話，則是必要的，而后者則體現表達帝王的統治權的普遍意義。

在古典傳統中，宗廟與社壇，代表著皇室與官方權威的兩種根本的基礎。在舉行儀式時，帝王及其朝臣們都表示了他們的虔敬，并理解為他們本人及其子民獲得了神的庇護。明太祖的社壇完成于1367年9月3日。他開始使用的祭祀儀式是社稷分祭，但他不久就改變了他的想法，而支持合祭。合祭形式一直保持到1550年，當時嘉靖皇帝為了尋求朝代的復興以及他的支系的更大的榮耀，恢復了他推認為古制的分祭。

正如士子們基于他們對經典的閱讀而作出的描述，社稷祭壇應被一個挨一個的排列（分別位于東和西）。社稷壇的每座圈地，占據了宮門西側的一塊空地，并與宮門東側的宗廟相對稱。這兩座北向的祭壇，是五丈（50尺；15.24米）見方的正方形，高度為五尺（1.524米），在每一側都有五級臺階。兩座祭壇之間的距離為50尺（五丈；15.24米）。[[73]](#_73_1Zhang_Wei_10Chi)正如在古典模式中，社（地神壇）的泥土的顏色，分別對應于東南西北四種基本方向和中央。《明史》記載了有關建于中都（今鳳陽，明太祖在安徽的出生地）社壇的有關社土來源的特殊資料：黃土來自于直隸地區和河南；紅土取自于浙江、福建、廣東和廣西；白土取自于江西、湖廣和陜西；青土取自于山東；黑土則取自于北京（北平）。[[74]](#_74___Ming_Shi_____Di_49Juan__Di)黃土，作為中央和至高無上的象征，被用作裝飾涂層，圍著祭壇。松樹，作為集權中央的代表，被種植在每座祭壇的南邊。兩座祭壇都用內墻和外墻圍起來，配有一個用以燃烤的坑、圈動物的圈欄和廚房。社神以一根代表“生活起源”的石柱為標志，這根石柱長五尺、寬二尺，頂端窄小，而它的一半長度被埋在社壇的中央。對于數字五與二的信奉，可以用它們分別與地和陰之間的術數學上的關聯來說明。對于稷壇，此時沒有提供神的牌位。[[75]](#_75___Tai_Zu_Shi_Lu_____Di_24Jua)社稷祭祀由皇帝親自供祭，時間是春季與秋季的第二個月的戊日。祭祀儀式分別為對豐收的一場祝禱和感恩的祈禱。[[76]](#_76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0Jua)

社稷祭壇的原初設計和理由是李善長在1368年呈送的奏疏中提出的，這道奏疏還描述了其他大祀的形式。據我們曾經看到的材料，奏疏者們堅持在北郊舉行皇地祇的祭祀古制，而這需要他們相信古代統治者們曾經使用祭拜大地的郊祀和社祭。[[77]](#_77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0Jua)他們還發現，在古代所供奉的祭祀中，社和稷的配祀有：句龍（后土，共工之子）；棄（周稷、后稷，“黍主”，周王室的遠祖）。奏疏的撰者們堅持認為，在周代以后，只有大社及地方上的相應祭祀被使用。王社祭祀可能已經因采用皇地祇的帝國祭拜而被認為不必要，而“勝國（亡國）社”亦已經消失不見。

皇帝堅持希望在祭壇上建立一座建筑，以防天氣變化。但這一次他改變了主意，有人勸他，這樣會斷絕風雨的滋潤而對神的力量起破壞作用。他被說服了，就在祭壇的北邊修建一座宮殿，以便在惡劣的天氣中作“望祭”之用。[[78]](#_78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0Jua)然而，皇帝對此仍不感到滿意。大致在同時，其時他正主張實行天地與祖先合祀，他決定重新設計社稷祭壇，以適合于社稷二神合祀的形式。他詔令禮部尚書張籌再次翻檢祭拜的歷史，并提供所需要的經典根據。張籌注意到了《尚書》《召誥》中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描述了周公供奉牛、羊和豬（太牢）在新都洛邑的祭祀。在此，沒有任何資料提到稷神，他認為，這意味著祭祀是一種供奉社稷雙神的聯合祭祀。另一個問題，也隨著建議為社稷雙神都設置木牌（盡管社的石柱仍將保存在其通常所在的位置上）而得以解決，這樣稷神也有了其歸宿。這種補充，得到了由朱熹所認可的一條資料的支持，他覺得稷神從未曾有一塊神牌是不可理解的。最后，根據不太可靠的理由，即以往的帝王們曾偶爾以其他神話人物配祀取代句龍和后稷，但張籌認為，取消他們是為了在禮儀上給皇帝父親留出空位。所有這些建議都有利于明太祖，為此他當即詔令開始重建社稷壇。這種新的設計在原則上類似于以往古老的設計，除了起初的雙壇被一座雙層的單壇所代替，其頂端為50尺（五丈；15.24米）見方的正方形，底部則為53尺（16.15米）見方的正方形。[[79]](#_79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14Ju)

社稷 祭祀在150年間基本上保持不變，除了明太祖的神位于1399年取代他的父親的神位作為配祀，并于1425年由永樂皇帝加入配祀。永樂皇帝在北京所修建的新壇完成于1421年，同樣基于南京祭壇的設計。[[80]](#_80___Ming_Shi_____Di_49Juan__Di)不過，嘉靖皇帝，在其改革中包括了社稷改革。1530年正月，他發現，盡管社稷祭祀儀式不如天地祭祀那樣重要，但洪武皇帝與永樂皇帝都享受了兩種祭祀的配祀待遇，這似乎有違于他的秩序感。于是，他詔令回復到古代（及洪武初年）崇祭句龍和后稷的配祀慣例。他還在一種古制的形式下恢復了源自于周王朝的禮俗，即保持用來支持王室的雙壇。他在宮城的西苑設社壇和稷壇，它們以俗稱土谷壇而廣為人知。皇帝決定重新命名它們為帝社壇和帝稷壇，以仿照據信早在周代時就已經出現的王社壇和王稷壇。那里的祭祀在太社和太稷祭祀后第二天舉行。他的繼位者隆慶皇帝被人們說服，認為這些新儀式是多余的，就廢止了它們。[[81]](#_81___Ming_Shi_____Di_49Juan__Di)

有關社稷形式的爭論集中于京城的大壇，但社稷祭拜作為官方宗教的一部分的重要意義，卻在于其等級制的特征。不同于對天地的郊祀，社稷崇拜在全國普遍地舉行。皇子們的封地、各府、各州、各縣都有社稷祭壇。修筑每一座祭壇所需要的一百方土，都要從附近名山的頂端采挖。祭壇的大小及符合每個行政級別的祀儀所需物品，全都由法律詳細而明確地加以規定。這些儀式與在首都舉行的祭祀儀式同時，由在任的地方官員們主持。除了規模稍小之外，地方儀式與帝國儀式之間的主要差別是，配祀的供祭僅僅在大壇舉行。在縣級以下，每個村莊都要求保持它們自身的社稷祭壇，以其民俗的形式供奉五土之神和五谷之神。

## 道教與大祀

人們說服明太祖，道士們具有與神相溝通的方法，于是，他就把大祀所伴隨的音樂和舞蹈全都委托給了道士們。在這一點上，他似乎被他的繼任者所遵循。因為，禮儀的效果，不僅依賴于所有參加者們的虔誠，而且還依賴于整個儀式的感染力。因此，音樂和舞蹈被認為是感動諸神的基本手段。基于此，明太祖努力使音樂變得肅穆而崇高，而樂生和舞生都應具有良好的形象，要求技藝高超而訓練有素。從他占領南京的早期起，和在他登基之前，他就開始招募道童，并著手訓練他們。[[82]](#_82___Ming_Hui_Yao_____Di_339Ye)他在禮儀音樂上的實際興趣，體現在他召見了為1367年7月舉行的祭祀表演而挑選的一群道童。這些道童們被翰林院學士和音樂權威朱升召集起來去見未來的皇帝。皇帝首先敲打出一套樂器上的幾個音符，然后讓朱升辨識。這位士子把宮音誤認作徽音。皇帝隨后說：“朱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徽耶？”宮廷起居注官員熊鼎回答說：“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古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日：‘于予擊石附石，百獸率舞。’”皇帝說：“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他隨即命樂生登歌一曲。當他們演唱完畢時，皇帝嘆息道：“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熊鼎答復說：“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皇帝據說表示由衷地贊同。[[83]](#_83___Tai_Zu_Shi_Lu_____Di_24Jua)

1367年秋，洪武皇帝召道教樂師冷謙，把他從其隱修的道山召至京城作為他的樂師，為樂器調音，并排練表演者。他于1373年進一步招進道士，當時他正挑選朝天宮的道師，以提供大祀中所使用的香和絲物。

道士們在儀式表演中所占據的支配地位，于1379年被加以制度化，當時明太祖正著手興建一座道教宮觀，即在南郊西側隨著大祀殿一道修建的神樂觀。神樂觀是專門為年輕的表演者修建的住處，并且為了確保他們的獨身生活，他們都處于道教天師周元初的掌管之下。在神樂觀的基礎上，還修建了一座大同殿，道童們可以在每次祭祀之前都在那里進行演練。皇帝通過撰寫一篇銘文，表示了他對這種設置的高度重視。這篇銘文被刻在一塊碑的正面。為居住在那里的道士們所提供的薪俸的數目，則被刻在石碑的另一面。[[84]](#_84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22Ju)

樂生和舞生們經常，或者通常，是從具有貴族稱號的家族和武官們的家族中招募而來；然而，他們一旦住進神樂觀，并服從神樂觀的道教戒律，他們就被歸類為道士。[[85]](#_85___Xu_Wen_Xian_Tong_Kao_____D)在這種意義上，明太祖與老兵們之間的團結被得以鞏固，而且在戰爭的勝利與帝國的權威之間的緊密聯系被再次得以強調。1384年，當明太祖派遣神樂觀的表演者去幫助諸皇子宮中的樂生和舞生的訓練時，帝室的團結也得到了加強。[[86]](#_86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65Ju)

當一座新的神樂觀在北京修建起來時，原先的神樂觀仍在南京保留，以便在那里舉行儀式。后者顯然毀于大火，因為，在1497年大學士徐溥曾表示他不贊同這種設置，當時他對皇帝奏稱：“神樂觀（及其他道教宮觀）皆焚毀無余，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87]](#_87___Ming_Tong_Jian_____Di_1455)然而，這座道觀不久就被重建，因為它在嘉靖年間再次興盛。1530年，嘉靖皇帝把一套樂器運出皇宮，用于調適正在神樂觀使用的樂器。[[88]](#_88___Ming_Hui_Yao_____Di_344Ye)那個時期，樂生的數量可能達最大（2200人），以便滿足皇帝復雜的儀式所強加的需要。[[89]](#_89___Da_Ming_Hui_Dian_____Di_29)

一位后來的評論家顯然代表乾隆時期的一種官方的觀點，把明代宮廷生活中的道士的腐敗的責任推到明太祖身上，因為他決定把大祀的表演委托給道士們。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但這種觀點并非不合情理。神樂觀的設置，可能使任命道教神職人員同時擔任朝廷命官變得異常容易，如禮部尚書（崔志端于1504年）、大常寺丞（李孜省于1479年）[[90]](#_90_Jian_Cha_Yu_Shi_Qiang_Lie_Fa)和大常寺卿（鄧常恩于1481年）。[[91]](#_91___Ming_Hui_Yao_____Di_528__5)

## 官方宗教與帝國

官方宗教是一種遍及全帝國的制度，而且它的絕大多數儀式都在京城之外舉行。每個行政管理層次的各級官員，在他所管轄的地區之內主持對諸神的祭祀。因此，官方宗教處于兩個平行的等級組織之中，其中一個是組成帝國的人類社會的等級組織，另一個則是諸神的等級組織，對于后者，明太祖指出，“使諸神聽命于天，而眾鬼神聽命于神，庶天、神權網之不紊也”[[92]](#_92___Tai_Zu_Shi_Lu_____Di_56Jua)。

此外，在官方宗教中，禮儀必須是在人與神的等級制的相應層次上進行人與神的溝通。明太祖闡明了這一點，當時他宣稱：“聯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祀天，若不知其幾，瀆禮逾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93]](#_93___Tai_Zu_Shi_Lu_____Di_55Jua)

由每個府、州、縣舉行的官方祭拜，包括了一整套合乎標準的三座露天祭壇：社稷祭壇，風云雷雨、河瀆山川、城隍諸神祇的祭壇，以及厲壇。除此之外，在每個行政區域的所在地，還有一座官府支持的城隍廟，以及一座設在當地學校中的孔廟。每個設有軍事總部的城鎮，還有一座保護旗纛的祭壇。如果一位地方行政長官的轄區內設有一座岳鎮海瀆神廟，或者設有一座君主的陵墓，他就要負責維修，并以皇帝的名義監督官方的祭祀，雖然這些神祇都不被認為僅僅是地方性的神祇，而且它們還在帝國首都的祭壇受祭。

除了這些符合標準的地方性的祭祀，還有神廟或神龕，它們祭祀“古今圣賢、忠臣、烈士，能祇御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或奉特欶建廟賜額，或沿前代降欶護持者”[[94]](#_94_Yu_Ru_Ji_Bian_Zuan____Li_Pu)。

在縣以下，每個村鎮都需要保持一座厲壇，而且每個由一百戶家庭組成的單位（里）都需要保持一座社稷祭壇。所有的普通百姓無故都要參加厲壇和社稷壇的祭祀。他們還要在家中設神龕祭拜死去的父母和祖父母；他們還允許祭祀灶神，這是家族命運的保護神。貧困者也不免除這些虔敬的義務，因為貧困者最為簡陋的供祭也可被接受。[[95]](#_95___Tai_Zu_Shi_Lu_____Di_36Jua)在地方官員和帝國朝廷共同合作下，官方宗教中的在冊神祇不斷增加。作為他們的職責之一，地方官員們被要求尋找值得祭祀的神祇（無論是人間的還是天上的），并為爭取官方的認可而呈報它們的名字與歷史。如果皇帝批準，他就給予它們以官方的地位，具體做法是為神廟刻一座標志牌，提供祈禱時所用的疏文，并定出祭祀供獻神祇的日期。74位這樣的神祇出現在明朝官方史書的一份名單中，而更多的則可能在地方史籍和散落在各種實錄中找到。[[96]](#_96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58Ju)這些榮譽的接受者，包括來自所有歷史近期的人物，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文臣、武官、哲學家和文學之士。自然神祇相對少見，而平民百姓，即便有，亦極少被收錄其中。地方神祇被奏請的選擇，可能體現了與這些神祇有關的官員們與地方士紳的共同利益。諸如孝子和貞婦之類的模范百姓，必須對懸掛在大門口的牌匾引以為榮，因為它們是帝國表彰的標志。[[97]](#_97_Li_Ru____Tai_Zu_Shi_Lu_____D)

由于地方上舉行禮儀需要助手，這就為鄉紳家庭與官府建立關系并取得特權提供了機會。在洪武年間，鄉紳家庭公開競爭，為他們的兒子們爭取這種地位，導致了腐敗和濫用職權，所以有必要限制從鄉校學生中招募人員。

盡管地方官員的宗教角色，可能有助于加強他們的權威，但他們也服從于帝國朝廷的控制。地方官員們在法律上從屬于地方神祇，它們監督著他們的行為，并獎勵或懲罰他們。在一位新上任的地方官員就職時所規定的儀式中，這一點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他就職之前，他必須參拜地方神祇。在城外的齋宮齋戒三天后，上任者把他本人參拜所有官方登記在冊的神祇。然后，他才前往官署接見他的幕僚；隨后他來到露天的祭壇，以及忠臣和烈士們的祭廟，他在那里上供，最后才回到衙門官署。在衙門的院子中，他從遠處深深鞠躬，并面向帝國京都的方向行五跪三拜之禮。當他第一次朝拜地方神祇時，就任者需要誦讀準備好了的一篇祝禱疏文，其祝文曰：“維！某年某年某日，具官某，奉命來官，專務人事，主典神祭，今者謁神，特與神誓：予有政事未備，希神默然相助，使我政興務舉，以安黎民。儻怠政奸貪，陷害僚屬，凌虐下民，神其降殃（于予）。謹牲禮致祭，神其鑒之。尚享！”[[98]](#_98___Tai_Zu_Shi_Lu_____Di_170Ju)

把原來不屬于地方宗教的地方祭拜納入為官方宗教的范圍，源出于這樣一種心照不宣的認識，即像佛教和道教的官方承認的形式那樣，官方宗教必須逐漸與民間宗教達成妥協，因為民間宗教在家庭及其周圍、鄉村和城鎮無處不在。雜亂的民間宗教的眾多的神是擬人化的神，并按等級制度被組織起來，它們都體現了因果報應的公正的原則。它們之所以必須被擬人化，是因為即使是山川的神祇和天上的神祇，全都被普遍認同為歷史上的或傳說中的人物的活著的靈魂。隨著在每個世代，有些神祇由于被它們的崇拜者所拋棄而可能被人們遺忘，與此同時，新的神祇卻被抬出來取代它們。民間宗教多變的特性，以及缺乏經卷文字的事實，導致有時無法確定與具體地點有關的神祇的歷史身份。

民間的多神說雖然沒有一個標準的界定，但正如在通俗讀物與繪畫中，以及在通俗神話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它是在與天上的統治者及其宮廷相關的一種等級制度中被組織起來的，它逐級而下地管轄著英雄、圣賢或者是地上的祇和冥界之神。因果報應原則在東岳泰山神、城煌神、土地神和灶神的祭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所有這些神祇，都構成了一種神祇的官僚制度，置身于在天帝的至高無上的統治之下。天帝通常也被稱為玉皇大帝。灶神，以它們刊印的形象出現，監視著家庭成員的行為，并每月一次都向城煌廟中的地方神祇匯報，每年一次在春節期間向玉皇大帝匯報，隨后由它們分別作出相應的獎懲。與這些神祇相關的兩種重要的民間禮儀，是每年一度送灶神向玉皇大帝匯報，以及每年一度的游行和城煌神的生日慶典。

從這些活動中，我們可清楚地看出，在官方宗教與民間宗教之間有著大量的重疊部分；而且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類似之處。兩種宗教都承認天上的統治者的至高無上性，無論它們的名字是昊天上帝還是玉皇大帝；兩種宗教都在某種意義上把多神理解為等級制的組織，并都被理解為一種報應性公正的根本保證者。更進一步說，兩種宗教都具有多變的性格，盡管程度有所不同，因為各種各樣的新神祇不時地被補充到民間多神的行列；而皇帝們、有功之臣們和儒家圣賢們，則在官方宗教中被補進與他們相符的神廟中。

盡管如此，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民間宗教通常實際上享有來自于官方規定之外的自由，因此，即使沒有官府的中介，甚至普通百姓也具有求助于神的自由。除此之外，在其始終如一地擬人化的意義上，民間宗教比官方宗教更加一致，而在官方宗教中，天上之神和地上之祇，至少在理論上被理解為無形式的物質能量的具體體現，這些神祇在祭祀中被仔細地從死去的人類的神祇中區別開來。由于缺乏這種分析性的區別，在民間宗教中等級制度的概念多少有些庸俗化了，等級觀念基本上必須根據有關的神的“靈驗”程度的大小作數量上的區別。此外，一個普通百姓可以在適當的崇拜場所向任何神祇獻祭，從他們住處的灶神一直到玉皇大帝廟中的天上的神祇。

有些祭拜，或者至少是祭拜場所，由官方宗教與民俗宗教所共同享有。這些場所的重要實例，是好些獻給城隍神和東岳泰山神的場所。城隍神的祭拜，被明朝當局理解為起源較晚的崇拜，并沒有經典上的準許。城隍崇拜最初出現在東漢時代，這種做法在唐代已經變得非常普及，而到了10世紀時，城隍神得到了官方的承認。從那時起，皇帝們賜予它們以貴族的稱號，封號則根據人們對它們的歡迎和擬人化程度以及尚武精神等觀念而定。東岳泰山神的崇拜，這是一種更受人崇尊的古制，在漢代時期，就開始以其后來的作為人類命運掌管者的通俗形式出現。到了宋代時期，它與五岳的其他神祇，亦被皇帝們按慣例授予封號。但它對于皇位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具體體現了歷代帝王的繼承權與統治權。

明太祖最初承緒了宋元時期賜予城煌神和五岳之神以封號的做法。然而，在1370年，或許在曾說服他采用天地分祭的那些士子們的影響下，他一反常態，明確地指出這些神祇都是地上之祇，而不是人間之神；他剝奪了它們的封號，以及作為貴族身份的外在標志，禁止在它們的神廟舉行擬人化的偶像崇拜，并以合乎標準的神的牌位（上有特定的山或者城市的神祇的新名號）取代了它們的塑像。

這種改革，旨在解決當皇帝授予這些神祇以封號時所產生的矛盾，盡管在郊祀中，它們都已被歸類為地上的祇或者是非人間的神。1370年的改革，如果它完全成功的話，其效果也是不會持久的。民間宗教及其相關聯的偶像崇拜，不久后，又在城隍廟及岳神主廟和支廟中再次繁盛起來。

同一種崇拜的這些相互矛盾的規定的持續性，意味著地方官員們被指望去保持五岳神之類的主廟，并在那里根據條例進行祭祀，盡管這些神廟都由道教機構直接管理，并且也用于民間祭拜。與此相類似的是，地方官員們還根據法律被要求向城隍神匯報，服從于它們的監管，并維護著它們的神廟。與此同時，這些神廟還要充當法律規定以外的宗教的活動中心。當地方官員不能指望得到皇帝們的支持，而至少有幾位皇帝卻接受了共同崇拜的民間形式時，他們的處境甚至變得更加困難了。例如，明太祖不顧東海之神的祭拜的官方形式，而利用其民間形式以提高他的權力。1368年，他欶令道士周原德前往山東萊州，在那里的東海之神的主廟進行祭祀：“周原德未至前數日，濱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煙云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竣事，父老皆相賀，爭至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余年矣。今圣人（即明太祖）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何幸親見之！’原德還奏，上悅。”（引見《禮部志稿》，第84卷，第27ab頁。——譯者注）

與明太祖的做法相類似，當正統皇帝于1447年簽署了紀念在北京的城隍神廟恢復的銘文時[[99]](#_99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他也承認了官方祭祀的民間方式。1488年，作為一道反對道教的奏疏的一個部分，一位古板的儒家學者，禮部尚書周洪謨，請求結束派遣官員到東岳神廟供祭的常規祭祀的做法，當時這種做法由于在南郊的露天祭壇祭祀而不再必要。他還提出，民間慶祝城隍生日的做法應受到限制，因為這種做法不符合它們作為地祇的官方身份。[[100]](#_100___Li_Bu_Zhi_Gao_____Di_84Ju)這兩個建議都被置若罔聞。1530年，嘉靖皇帝邁出了更遠的一步。盡管這似乎與他的其他改革的復古性質相矛盾，但他公然同意對城隍神的民間理解，并廢除了對城隍神的郊祀，代之以委托祭祀官員在城煌生日與皇帝生日那天到北京的城煌神廟去祭祀。

官方宗教調整著兩種按照等級制度劃分的世界：生命的有形世界，它處于天子的統治之下；神祇的無形世界，處于昊天上帝的管轄之下。官方祭祀為皇帝及其所有層次的朝臣和民眾去建立人與神祇之間的和諧關系提供了一個場合。在祀典中，對于每個級別的祀儀原則，都作出了詳盡的規定。一種適用于一切的等級制度的原則統領著天、地、人三界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就在帝國大祀中表現了出來。與此相似，這一原則在全帝國統一并規定了下一個行政等級舉行的儀式。首先，在空間的劃分與再劃分的意義上，每個行政級別的在任的文武官員，主持在他們本人所管轄區域內的神祇的祭祀。其次，在較低的級別上，官方禮儀的設置是不完整的，這明顯地表現在以下事實上，即在宇宙三界，只有地祇和人神在朝廷以外受祭，而且這些祭祀都只是部分的。昊天上帝以及所有的星辰全都被排除在外，與它們一道排除在外的，還有天的配偶皇地祇。第三，在較低級別中的祭禮儀式的參加者是不完整的。文官與武官只在帝國的大祀中，才一同參加。而在諸省中，文武祭祀禮儀是相互排斥的，武官不能參加文祭，而文官則不能參加軍事祭祀。而且，在較低級別中，樂生、舞生和掌管禮儀的官員，似乎都不是道教的法師。這可能更進一步地減弱了地方儀式的效果。最后，在較低級別上的禮儀逐漸減少。在較低級別上，祭壇的規模更小，供祭品更簡樸，而參加者及表演者的等級和人數也較低和較少。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官方宗教中，祭拜的全國性的等級制度，并非僅僅提出了參加祭祀的人與神之間的地位差異的規定。相反，較低級別的禮儀的不完整性，不論就供祭的神祇數量與種類而言，或是就禮儀效果的有限性而言，都形成了一種從天壇直到鄉村的神龕的遞減的規模，規模愈小，儀式影響普遍的和諧與生活安康的能力也愈小。

### 犯罪問題

帝國朝廷對社會秩序的和諧與團結的處心積慮，以及對國家安全的煞費苦心，在有關宗教的《大明律》的條文中，都得到了強烈的體現。根據條文的法律立場，人們大致可以區別出四類宗教活動。第一種類型是法令與祭祀典儀所需要的那些活動；第二種類型是服從于國家宗教控制的受度牒的佛教和道教神職人員的被默許的宗教活動；第三種類型是那些一般都被貶低為不值得在官方宗教中采用的宗教活動形式，但這些宗教活動被認為無足輕重、不傷大雅，不需要加以壓制（這種類型的宗教活動，包括本文曾界定為民間宗教的絕大多數宗教活動）；第四種類型是國家認為對社會的和平與道德的健全構成一種威脅的宗教活動。

在劃分這些應被寬容與不應被寬容的非官方的宗教活動之間的界線時，有時要參照教義上的論題，但這些論題并不是決定性的。《大明律》中的文字一般都貶抑佛教和道教的學說，而不論與它們相關的活動是否受到寬容或者是應被加以禁止。應加以鎮壓的一個更為堅決而強有力的標準取決于它是不是一個被發現有一個受神啟發的頭領以及有一群順從他的意志的追隨者的組織。《大明律》中涉及到宗教的條款，還規定了對于各類違法活動的懲處。這些活動，盡管不一定是宗教性質的，卻在宗教的庇護下進行，如在佛教寺院和道教宮觀中包庇罪犯，或者庇護出沒于寺院的人群中的任何性亂行為。

在祭祀的總標題下，《大明律》包括了六條特別闡釋活著的人與神祇之間的交流關系的條款。最初四條條款，涉及到了官方宗教儀式的表演與對祭祀圣地的保護。第五條和第六條則明確規定了被禁止的宗教活動的類型。[[101]](#_101___Da_Ming_Lu_____Di_11Juan)第一條，《大祀及廟享》明確規定了對以下官員的處罰：他們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出席大祀和中祀的祭祀活動。大祀儀式一直都被認為是調和皇帝與重大主神及祖先們之間的關系。據信，如果出現任何疏忽、過錯與失誤，都可能對帝國帶來最嚴重的后果，因此他們都將受到嚴厲的懲處。在北京和南京，所有要求出席祭祀的官員，都將盡可能早地被預先告知，他們必須通過齋戒凈化自己。從太常寺的立場而言，當事人在這件事情上的失職，將受到笞打50或者100下的懲處，這取決于它是否導致了儀式上的錯誤。如果已經作出了相應的通告，但一名官員在祭禮中犯下了過錯，也同樣將遭到杖打100下的懲處。如果一名官員由于違反了他的齋戒的誓言而褻瀆了祭祀，他將被扣掉一個月的薪俸。如果在服喪期，或在過去某時受過肉刑而參加祭祀，他也要被杖責100下。然而，鑒于明代大多數朝廷官員受過這類處罰，因此沒有資格參加祭祀，故有人懷疑這條法律能否被堅持執行下去。相同的懲處施加于太常寺的官員，如果他明知而又讓一個不干凈的官員去參加祭祀儀式。

如果獻祭物不合乎標準，或者是數量上不充足，或者如果負責祭祀牲畜的官員，沒有妥當地照料祭品，導致它們病弱，那么就將基于違反的嚴重程度，負責者將受到從輕笞40到重杖90不等的懲處。[[102]](#_102___Da_Ming_Lu_____Di_11Juan)

在祀典中，與儀式相關的條文還擴大施行于諸省的官方宗教活動。地方官員們需要及時地頒布舉行儀式的通告，而疏忽或錯誤則要受到笞打100的懲罰。此外，祀典中的儀式需要列出來，明確禁止官員們對一個不在祀典規定中的神祇供祭。違背者將犯有行“不經”之禮、“邪惡”之禮的罪責，并處以笞打100的懲處，即使所涉及的神祇不屬于明令禁止的、被宗教派別所利用的、并被官方視為顛覆社會秩序的“淫祠”之列。[[103]](#_103___Da_Ming_Lu_____Di_11Juan)

在最先四條法令的其他二條的內容是，官方宗教的圣地、歷代帝王的祭壇及寢陵，都將得到保護，以免遭受蓄意的破壞或偶然的毀壞，并且不得用于放牧牲畜、開墾種地或者是采集柴草。

《大明律》條令還包括了一條規定，支持舉行官方允許的社會所有階層的喪葬禮儀。這個有關喪禮與葬禮的條款規定，如果借口“風水”決定埋葬位置沒有完成，而讓尸體在家中一年不埋葬，可處以重杖80的處罰。其次，對于用火葬代替土葬，它規定了重杖100的懲罰；在某些情況下，處罰可減輕。最后，如果居喪之家安排一場佛教或是道教的法事，而男女混雜，飲酒食肉，那么，這個家庭的家長將被處以重杖100的處罰，而參與其中的佛教僧人或道士將被迫還俗。然而，任何上述法律規定，是否在明代期間都被嚴格地援用，這是值得懷疑的。

某些非官方的宗教活動之所以被禁止，表面上是因為它們形成了私下反對由官府朝廷所認可的神祇，而實際上卻是由于它們損害了社會和政治秩序。[[104]](#_104___Da_Ming_Lu_____Di_11Juan)在違法的第一種類型中，即“褻瀆神明”，嚴禁的行為被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私下對位于官方神廟之頂端的天上諸神的崇拜，它們是：對上帝的崇拜，對北斗七星的崇拜，以及對七耀（太陽、月亮、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的祭拜。有關祭拜的用具“天燈”和“七燈”的內容，是指燈籠可以按照模仿星斗的模式而加以排列。這里所表明的天神，如果被私人以這種方式冒犯，違犯者將處以重杖80的懲罰。然而，真正涉及到的內容可能是政治性的；祭拜的領導者在暴亂時可能僭用皇帝的特權。

在違法的第二種類型中，如果佛教僧人和道士修齋設醮，拜奏昊天上帝，或者是祈禳大災，將被處以重杖100的懲罰，并將強迫還俗。這些儀式，通常都在佛教或者是道教的集體聚會上舉行，因此，原條款可以被視作為對宗教聚會本身的一種禁止，但附加的注釋特別指出，提倡請求和請愿的行為應予懲罰。

第三種類型，涉及到了在佛教寺院、道教宮觀或者是非佛道廟觀中男女之間的不道德關系。這個條款，被認為是對寺觀的特別令人反感的冒犯。允許他們的妻女常到寺院去的家長，常居住在那里的僧人或道士，以及允許婦女們進出寺院的守門者，都要被處以輕笞40的懲處。但我們從明代的通俗文學中得知，這些行為在明代仍司空見慣、習以為常。

《大明律》的下一部分，即《禁止師巫邪術》，把所討論的宗教活動集中歸并為三個分款：特別被歸于巫術活動的宗教活動行為；非僧道信徒組織的宗教集體活動；村里之長沒有把他們知道的這些宗教活動呈報給上級。在此所涉及到的主要內容，在注釋中得以明確闡釋，這就是異端的宗教結社的網絡加以擴展，以至于它們會強大到足以造成帝國統治瓦解的危險。盡管在此所包括的有些特殊類型的宗教活動，一般都具有一種個體性或者是非宗派化的特征，但它們之所以清楚地在此被包括其中，是因為它們被認為過去曾被危險的教派領導人所利用，以便于他們建立權力神授的政權。

第一條分款的條文規定如下：“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圣，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白蓮社、明尊神、白云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聚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煸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引見《大明律·禁止師巫邪術》條）

雖然師巫們諸如畫符、咒水、扶鸞之類的日常活動，在這里都被引征為異端而邪惡的活動，但注釋卻用從“隱藏圖像”開始的五種違法行為的嚴重性，作為嚴懲重罰的解釋。規定為首者與隨從者處罰不同的事實也清楚地表明，這個條款的條文乃是針對有組織的活動，其次才針對那種宗教性的異端活動。用注釋的話來說：百姓可能被邪說所愚弄，而小人易上當受騙。通過邪術，為首者可以擾亂天下。這在歷史上可以清楚為鑒。

第二條稱：“若軍民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這個分款有關村里之長的用語認為，該禁令的用意適用于傳統的農耕儀式。但在注疏中卻解釋說：“義社村民的春秋祈禱感恩應有迎神賽會，雖鳴鑼擊鼓群眾聚集也不禁止。”

有關巫術條款的第三條分款，只不過是重申了在每百戶為里與每十戶為甲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中的集體責任的原則。既然如此，如果村長知道在此所規定的任何違法行為，卻沒有上報，那么他就將受到笞打40下的懲處。注釋指出，村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對巫術一無所知，或不可能不知道非法的宗教活動；就村長來說，毫不知情的借口是難以接受的。

兩條補充性的條款，把這些禁令的范圍擴大到了帝室宮廷以及佛教寺院與道教宮觀。某些皇帝支持異端宗教活動的傾向，可能激發了對帝室守衛或者是奴仆們把巫師引入宮廷的罪行加以懲處的補充條款。處罰同樣還施諸于那些在其寺院中隱藏異端修行者的佛教或道教神職人員。

在《儀制》的總目之下，還有兩條禁止使用天文學、星占術和占卜術反對國家安全的條文。對于條文的制訂者來說，一個顯而易見的困難是，占星術和占卜術都在各地普遍實行，所以條文必須區分允許與不允許的形式。在收藏禁書及私習天文的標題之下，條文稱：“凡私家收藏玄像器物（即望管、渾天儀、星盤等等）、天文圖讖應禁之書，及歷代帝王金玉符璽等物者，杖一百。若私習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銀一十兩，給付告人兌賞。”[[105]](#_105___Da_Ming_Lu_____Di_12Juan)

注釋清楚地表明，這里的陳述涉及的天文書籍及器物可能會被人用于打破帝國對裁定歷法的獨斷地位，以及可能被用于從事預言以損害國家和欺騙百姓的活動。與此相類似的是，歷代帝王的圖像、金玉符璽等物，都會招致對其私藏者的動機的懷疑。[[106]](#_106___Da_Ming_Lu_____Di_12Juan)

其他涉及到預言的條款，指的是不負責任的妄言休咎的算命術士，條款嚴禁算命術士隨意地出沒于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的任何官員之家，并且談論“命運休咎的預言”。違犯者將被處以杖100的懲罰。基于生辰的正統推算者以及卜課者，則被特別規定不在此禁限之內。而且，注釋指出，由于官員與普通百姓“并不相同”，只有前者被禁止與算命術士相接觸。注釋還聲稱意見不一致的“福禍預測”，特別是指那些涉及統治朝代的命運的預言。這里所關涉的中心，是出于官員們陰謀顛覆的擔憂；違犯者將處以死刑，“以防患于未然”。

明朝國家制訂法律條文以支持官方宗教，并鎮壓被認為將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不可容忍的危險的宗教活動。這些條文，必須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之下形成，即這個社會中的個體與群體通常在家中舉行儀式，在當地的神龕和寺廟中祭拜與祈禱，參加宗教性的活動和節日活動，信奉算命卜卦及宗派組織。條款的內容，把違法行為從非違法的行為中區別開來，而在前者的范圍之內，對懲罰的嚴厲性與罪行的嚴重性及從輕發落的條件進行調整。宗教自身的儀式形式和信仰，似乎不是合法性的重要標準，而注釋的效果一般地限定著法律的適用范圍。

## 結論

《孝經》第九章中說：“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周代）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史》對此解釋說：在此所作出的分別（即在天與上帝之間的分別），是天的形體與其主宰之間的分別（“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譯者注）。[[107]](#_107___Ming_Shi_____Di_48Juan__D)因此，皇天上帝這個術語是含混不清的，并暗示著一種選擇的可能性：一個人可能把上帝既稱為一位抽象而完整的自然，亦可以稱作為一位神祇或者是神明。自然之天在露天祭拜，而上帝之天則在宮殿中祭拜。因此，天與上帝可以作為理解宇宙的兩種模式：抽象之天，強調動態與靜態（陽與陰）與術數學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神格之天，則強調崇拜者與作為知性存在（主宰）的神祇之間的相互關系。

這兩種理解模式，分別對應于組織天地大祀的兩種方式。合祀的形式，這種形式曾被明太祖所選中，它強調了昊天上帝在一種明確加以描述的宇宙的等級制度中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分祀的形式，則闡明了物質力量在活動與靜止之間的動態平衡中的抽象理念。在進行分祀中，它否認了昊天上帝在宇宙秩序中的中心地位。相反地，分祀的形式引起了那些朝臣們的興趣，他們沉迷于使圣人之學在天下流行的艱巨任務。并且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反對專制暴政或不負責任的統治者們。

另一方面，皇帝們及其高官大員們都一致認定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以及整個社會具有等級分明的權威。在這種意義下，等級制度完全體現于官方祭祀的設置之中。在較低層次上，舉行祀儀的數目和種類都減少，同時天神祭拜被完全不準在帝國首都之外舉行；武官和文官舉行的祭拜被嚴格限制在他們自身的范圍之內；道教的表演者不能出現在地方祀儀中。對地祇與人間神的地方祭拜，只限于那些在每個行政管轄的地區之內的神祇。

對于官方宗教，就總體而言，天地大祀的動態平衡的模式為保守的士子們所偏好，這種偏好顯然產生了某種反常的心理。這種模式模糊了處于最高層次的等級制度的原則，雖然這種模式是在一種按照等級制度組織起來的帝國的背景下舉行的，而且它反對在一種傳統祭拜的背景下的擬人化的一神論。這種祭拜十分容易令人想到擬人觀，因為擬人觀把諸神視為尊貴的客人，并且有“感動”它們的明顯意圖。對于這種與眾不同的用途的喜好，引起了感到需要的宮廷學者們的注意，他們作為處于專制帝王和未受教育的民眾之間的政治精英，需要顯示出自己與以上兩種人的區別，以支撐他們的地位。

這些沖突的界線，在明太祖統治期間，就已經最清楚地劃分出來。在嘉靖皇帝統治期間，它們由于皇位的支系的繼承權論題而被掩蓋，但它們依然清晰可見，特別是在對昊天上帝的大享祭祀制度的設置中。嘉靖統治之后，皇帝與朝廷之間的論爭并沒有得到解決，而是被擱置起來，并因此而被遺交給繼之而起的清王朝。

（陳永革 譯）

[[1]](#_1_13)這里的“觀”，通常指一種道教建筑（參見下述所論）。

[[2]](#_2_13)和田清：《明史·食貨志譯注》（東京，1957年），第1卷，第45頁，注10。

[[3]](#_3_13)《大明會典》，第85卷，第18a頁。

[[4]](#_4_13)章潢（1529—1608年）編纂：《圖書編》（1613年；1971年臺北重印），第10726頁。

[[5]](#_5_13)《太祖實錄》，第52卷，第9a頁。

[[6]](#_6_12)《太祖實錄》，第53卷，第12頁。

[[7]](#_7_12)關于這一名單，參見《明史》，第50卷，第1310一1311頁。

[[8]](#_8_12)《太祖實靈》，第30卷，第1a頁。

[[9]](#_9_12)《太祖實錄》，第109卷，第1a、2a—4b頁。

[[10]](#_10_12)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臺北，1965年），第390頁。

[[11]](#_11_12)龍文彬編纂：《明會要》（臺北，1963年），第1冊，第174頁。

[[12]](#_12_12)陳榮捷：《朱熹的新儒學》，載《宋代研究》，F.奧賓編：《系列二》，第1冊（巴黎，1973年），第73—81頁。

[[13]](#_13_12)夏燮：《明通鑒》（臺北，1962年），第179、283頁；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1956年），第534—535頁。

[[14]](#_14_12)《太祖實錄》，第59卷，第7頁。

[[15]](#_15_12)《太祖實錄》，第84卷，第4b頁；第86卷，第8b頁；第92卷，第1a頁。

[[16]](#_16_12)《太祖實錄》，第188卷，第5b頁。

[[17]](#_17_12)《明太祖御制文集》，第345—348頁；《太祖實錄》，第99卷，第1a頁。

[[18]](#_18_12)《明太祖御制文集》，第389—395頁。

[[19]](#_19_12)《明史》，第47卷，第1236頁以下。有關宋代及宋代以前的明堂的先例，有著大量的文獻資料，參見牟復禮與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第7卷（劍橋，1988年），第457—461頁。

[[20]](#_20_12)《太祖實錄》，第27卷，第3b頁。

[[21]](#_21_12)《太祖實錄》，第30卷，第1a—4b頁。

[[22]](#_22_12)《太祖實錄》，第30卷，第2b頁。

[[23]](#_23_12)《太祖實錄》，第31卷，第3b頁；第67卷，第1a—2b頁。

[[24]](#_24_12)《太祖實錄》，第36卷上，第1b頁。

[[25]](#_25_12)《太祖實錄》，第42卷，第1b—3a頁。

[[26]](#_26_12)《太祖實錄》，第52卷，第9a頁。

[[27]](#_27_12)《明史》，第47卷，第1237頁。

[[28]](#_28_12)《太祖實錄》，第91卷，第1a—1b頁；《明史》，第47卷，第1230頁。

[[29]](#_29_12)《太祖實錄》，第102卷，第3b頁。

[[30]](#_30_12)《太祖實錄》，第116卷，第4a頁。

[[31]](#_31_12)《太祖實錄》，第120卷，第4b—5b頁。

[[32]](#_32_12)《太祖實錄》，第122卷，第1ab頁。

[[33]](#_33_11)《太祖實錄》，第122卷，第2a頁。

[[34]](#_34_11)《太祖實錄》，第188卷，第2a—2b頁。

[[35]](#_35_11)《太祖實錄》，第189卷，第3b—4a頁；《大明會典》的圖解，第181卷，第21ab頁。參見牟復禮和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137頁。

[[36]](#_36_11)《明通鑒》，第1744、1760頁。

[[37]](#_37_11)《明通鑒》，第1757頁。

[[38]](#_38_11)《明通鑒》，第1785頁。

[[39]](#_39_11)《明通鑒》，第1814—1830頁。參見牟復禮和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18—423、436—437頁。

[[40]](#_40_11)參見牟復禮和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40—450頁。

[[41]](#_41_11)《明通鑒》，第2052頁。

[[42]](#_42_11)引自《明史》，第48卷，第1248頁。——譯者注

[[43]](#_43_11)《明會要》，第100頁。參見牟復禮和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57—461頁。

[[44]](#_44_11)《明會要》，第100、114頁。

[[45]](#_45_11)《明會要》，第101頁。

[[46]](#_46_11)《太祖實錄》，第36卷上，第1a頁。

[[47]](#_47_11)《太祖實錄》，第64卷，第6b頁。

[[48]](#_48_10)《太祖實錄》，第1卷，第1b頁。

[[49]](#_49_10)《太祖實錄》，第20卷，第4b、5頁。

[[50]](#_50_10)《明會要》，第267頁；《太祖實錄》，第65卷，第1b頁。

[[51]](#_51_10)《太祖實錄》，第25卷，第1a頁。

[[52]](#_52_10)《太祖實錄》，第30卷，第3a—4a頁。

[[53]](#_53_10)《太祖實錄》，第101卷，第5b頁；《明會要》，第281頁。

[[54]](#_54_10)《太祖實錄》，第30卷，第9a頁；第53卷，第5a頁。

[[55]](#_55_9)《明會要》，要145頁。

[[56]](#_56_9)牟復禮：《元明食物史》，載《中國文化中的食物》，張光直編（紐黑文，1977年），第216—218頁；《明史》，第52卷，第1331頁；《太祖實錄》，第59卷，第3a—3b頁；《明會要》，第10卷，第153頁。

[[57]](#_57_9)《太祖實錄》，第104卷，第4a頁；第110卷，第153頁。

[[58]](#_58_9)《太祖實錄》，第110卷，第1b—2a頁。

[[59]](#_59_9)《太祖實錄》，第164卷，第2a頁。

[[60]](#_60_9)《明通鑒》，第599頁；《明會要》，第282頁。

[[61]](#_61_9)《明通鑒》，第742、743頁；《明會要》，第129頁。但參見《明會要》，第130頁。夏言在1534年向皇帝提出，兩座廟最初是在漢代時采用。

[[62]](#_62_9)《明通鑒》，第777頁；《明會要》，第282頁。

[[63]](#_63_9)《明會要》，第104頁。

[[64]](#_64_9)《明通鑒》，第1394—1395頁。

[[65]](#_65_9)關于這場皇位危機及其后果，參見牟復禮和崔瑞德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36—461頁。

[[66]](#_66_9)《明會要》，第105頁。

[[67]](#_67_9)《明通鑒》，第2147頁。

[[68]](#_68_9)《明會要》，第276—277頁。

[[69]](#_69_9)《明人傳記辭典》，第673、1518、1414—1415、757頁。

[[70]](#_70_9)《明人傳記辭典》，第671頁。

[[71]](#_71_9)《明通鑒》，第859頁。

[[72]](#_72_9)S.庫維爾譯：《禮記》（河間府，1913年），第265—266頁。

[[73]](#_73_9)1丈為10尺。

[[74]](#_74_9)《明史》，第49卷，第1268頁。

[[75]](#_75_9)《太祖實錄》，第24卷，第8b頁。

[[76]](#_76_9)《太祖實錄》，第30卷，第4a頁。

[[77]](#_77_9)《太祖實錄》，第30卷，第2a—b頁。

[[78]](#_78_9)《太祖實錄》，第30卷，第9a頁；第34卷，第8a頁。

[[79]](#_79_9)《太祖實錄》，第114卷，第1b—4a頁。

[[80]](#_80_9)《明史》，第49卷，第1267頁；《明通鑒》，第743頁。

[[81]](#_81_9)《明史》，第49卷，第1267—1268頁；《明通鑒》，第2051頁。

[[82]](#_82_9)《明會要》，第339頁。

[[83]](#_83_9)《太祖實錄》，第24卷，第4a頁。

[[84]](#_84_9)《太祖實錄》，第122卷，第4a頁；《續文獻通考》，第3715—3716頁；《明會要》，第341頁；《大明會典》，第2980頁。

[[85]](#_85_9)《續文獻通考》，第3716頁。

[[86]](#_86_9)《太祖實錄》，第165卷，第2b頁。

[[87]](#_87_9)《明通鑒》，第1455頁。

[[88]](#_88_9)《明會要》，第344頁。

[[89]](#_89_9)《大明會典》，第2981頁。

[[90]](#_90_8)監察御史強烈反對這種任命；結果，皇帝被迫任命他擔任另一個職務。見《明通鑒》，第1293頁。

[[91]](#_91_8)《明會要》，第528—529、662—663頁。

[[92]](#_92_8)《太祖實錄》，第56卷，第1b頁。

[[93]](#_93_8)《太祖實錄》，第55卷，第3a頁。

[[94]](#_94_8)俞汝楫編纂：《禮譜集考》（1620年），重印于《四庫全書珍本續集》（上海，1935年），第30冊，第13ab頁。

[[95]](#_95_8)《太祖實錄》，第36卷上，第5b—6a頁。

[[96]](#_96_8)《太祖實錄》，第158卷，第1a頁；第174卷，第4a頁。

[[97]](#_97_7)例如，《太祖實錄》，第181卷，第4a頁；第217卷，第7a頁。

[[98]](#_98_7)《太祖實錄》，第170卷，第3b—4a頁。

[[99]](#_99_7)《明人傳記辭典》，第293頁。

[[100]](#_100_7)《禮部志稿》，第84卷，第27ab頁。

[[101]](#_101_7)《大明律》，第11卷，第1a—4b頁。

[[102]](#_102_7)《大明律》，第11卷，第6a—7a頁。

[[103]](#_103_7)《大明律》，第11卷，第4b—6a、7ab頁。

[[104]](#_104_7)《大明律》，第11卷，第8a—9b頁。

[[105]](#_105_7)《大明律》，第12卷，第5a—6b頁。

[[106]](#_106_7)《大明律》，第12卷，第21b—22a頁。

[[107]](#_107_7)《明史》，第48卷，第1247頁。

# 第十四章 明代佛教

## 導言

到明朝建立時，佛教已在中國存在了1400多年。在隋朝（581—618年）和唐朝（618—907年）期間建立起來的佛教主要宗派有天臺、華嚴、唯識、律宗、凈土和禪宗，它們在明代都仍繼續存在，就像在宋（960—1279年）、元（1206—1368年）時期存在那樣。W.C.史密斯指出，就像所有成熟的世界宗教那樣，佛教是一個“修煉的傳統”[[1]](#_1_Wei_Er_Fu_Lei_De__Kan_Te_Wei)。明代佛教具有早先時代佛教的許多特征。因此，我們不可能區分出一種明確的整體，并把它稱之為明代佛教。進一步地說，撰寫一部明代時期佛教的總體歷史的任務，由于現存學者不多而更加困難。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佛教學者和中國佛教史家們（除了日本學者之外），大都認為，在“佛教的黃金時代”的唐代以后，是佛教的一個衰落時期，因此沒有在佛學研究中注人更多活力。只有在最近數十年間，西方學者有關明代佛教的論述才開始出現。因此，我們對于明代佛教的認識，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初步而不完整的。

不過，人們可以就明代佛教提出幾點概括性的認識。首先，在佛教僧伽或僧侶社團與朝廷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關系。這一點明顯地表現在明太祖時期朝廷試圖對僧伽的每一個方面都施加嚴格的行政控制，表現在不同時期皇室對佛教持續不斷的慷慨資助，表現在個體僧人參與宮廷和政治的活動。

第二，佛教宗派之間的界線是不固定而變動的。人們對下列各宗進行自己的融合是可能的，如，不僅可以在諸如天臺宗、華嚴宗與唯識宗等哲學化的宗派之間進行融合，而且可以把這些宗派之一與禪宗合并，或者把禪宗與凈土宗融合，或者把所有這些宗派與律宗即玄秘佛教（主要表現為儀軌和持咒）進行融合。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融合是來自宋代時期的一種遺產，因為諸如禪教合一（禪宗與哲學化佛教的同一）、禪凈雙修（禪宗與凈土宗的雙重修持）之類的口號，就已經在那時出現。忽視并模糊佛教宗派之間差異的這種趨勢，在明代確實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第三，佛教思想家，特別是那些晚明時期的佛教思想家，在使佛教被佛教社團之外的民眾更可接受這方面，表示出相當大的興趣。這種興趣導致了形成一種充滿活力的居士佛教運動，以及一種不同于儒家和道教傳統的普世主義的普遍意識。

第四，在明代，佛教慈悲的傳統形式重新得到了強調，傳布佛教教義的新方法也已形成。明代佛教在民眾生活中成為一種普遍力量，并構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一個內在部分。明代出現的佛教修行的風格與形式，貫穿清代，并流傳至今。因此，當出于靈感而回溯以往時，明代佛教徒為后代宗教的修行創立了新的范式。

明代期間佛教的存在幾乎是顯而易見的。佛教寺院散布在名勝風景區，而佛教僧人則時常在精英著述與通俗文學中出現。他們在明代文化中確實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人物。但明代有多少僧伽呢？要確定寺院人口的總數或者是寺院的總數是不可能的。從政府三令五申試圖限制它們的數量，以及從朝臣們譴責這一現狀所提出的奏疏中，人們可以估摸出二者的數字是相當之大的。洪武皇帝起初鼓勵僧伽度牒，1572年，在他成為皇帝五年后，57200名佛道僧尼獲準出家；第二年，出家者人數竟達96328之多。他還廢除了有關宗教的傳統稅收，稱之為免丁錢。下面是后來期間出現的度牒人數的個別數據：1440年，5.1萬名僧尼受牒，而在1451年，另有5萬人受度牒。1476年，度牒人數增至10萬人，而在1486年，則增至20萬人。這些度牒人數的總量共計50萬人。這個總數包括了佛教徒和道教的神職人員。它并不包括所有的佛教僧人，早在1291年的元代時，就曾記載僧人數量達到了213148人。[[2]](#_2_Dao_Duan_Liang_Xiu____Zhong_G)

由于度牒人數的急速增長，皇帝早先就采取了限制度牒的措施。在1373年，朝廷規定欲求度牒者必須參加考試，證明自己精通佛經知識。1395年，這一規定再次得到強調，當時詔令所有佛道僧侶須到京城參加考試，那些考試失敗者將被還俗。洪武和永樂二位皇帝都試圖規定欲求度牒者的名額和年齡限制。規定度牒人數，每縣不超過20人，每州30人，每府40人。度牒儀式每三年僅舉行一次。洪武皇帝在位時，男人必須在40歲以上，而女性須在50歲以上，他或她才可離棄家庭生活。永樂皇帝降低了僧人的年齡限制，包括14歲至20歲之間的男子（對于尼姑的年齡限制則沒有規定）。在以后的期間內，舉行度牒儀式的次數也被減少。起初，度牒儀式每五年舉行一次；到宣德年間（1426—1435年），儀式則每10年舉行一次。在1487年，由于有人在一份奏議中提出建議，它變成了每20年舉行一次。

這些條令的有效性是極其成問題的。并無證據表明，年齡限制曾被強制實行，任何曾讀過明代僧人傳記的人都可輕而易舉地證實。即使其他條例更為有效，但它們的效果也被日益普遍的私人度牒以及官府出售度牒證明所削損。在15世紀期間，這兩種做法都習以為常，而且二者自唐代以來就已存在。明初時期的官府條令的原初意圖，是阻止它們再度出現。出售度牒于1451年第一次獲準，它作為一種應急措施，被用來籌措經費以緩解四川的饑荒。如果一個人捐5石米，并送抵貴州，他就將得到一份度牒證明。這一措施在1453年和1454年再次出現，當時也是為了應付財政危機。在成化在位期間（1465—1487年），出售度牒規模擴大，且售價更高。1484年，1萬張空名度牒以每份10石米的價格標價出售，以便緩解陜西和山西的饑饉。兩個月后，通過13個省的行政管理機構，6萬張度牒以每份12兩銀子的價格出售。僧侶人數劇增，以致一名官員隨即夸張地宣稱：目前，僧數幾占人口的一半。[[3]](#_3___Ming_Shi_Lu_____Cheng_Hua_E)空名度牒，正如它的名稱所清楚顯示，它并不登上購買者的名字，而是購買者自己寫上的。這就使得所有由洪武皇帝、永樂皇帝在明初頒布的有關名額、年齡限制與資格的條令，成為一個嘲諷。1372年的明太祖詔令，可能是反對這種弊端的一個最有效果的措施。他詔令編撰所有度牒僧眾的名冊。這些名冊被稱之為“周知冊”；它們包括所有僧眾的名字，他們所登記的祖籍，以及他們接受度牒的日期。這些名冊被頒發給所有主要的佛教寺院。當一個行腳僧來到一個寺院要求允許掛單時，他的名字要在名冊中加以核對。任何冒充者或不合法的度牒僧即可由此查出，并驅逐出寺。相同的榜文在1394年再度頒發。到明代中葉，由于出售空名度牒變得更加平常，遂無人再提周知冊之事。試圖控制僧人的資格，不得不由各個寺院去實行。這說明了此后佛教的衰落，以至于現代學者陳垣認為：“蓋明自宣德（1426年）以后、隆慶（1567年）以前百余年間，佛教式微已極。萬歷以來（1573—1619年），宗風稍振。”[[4]](#_4_Chen_Yuan____Shi_Shi_Yi_Nian)僧伽品質上的敗壞，也說明了晚明期間四位最具影響的佛教領導人為何要強調僧伽戒律的重要性。

佛教寺院既建于城市，同時也建于鄉村。它們增加了名山的名聲，或者由于它們的出現而使所在的山揚名于世。它們充當行人、學子和赴試者的旅舍，或者是作為士子集會的場所。它們為寺院集市和戲劇表演提供空間。地方志都辟出一節論述佛教寺廟和道教宮觀。許多縣都至少有一座規模相當大的寺觀，如果沒有好幾座的話。

對于佛教寺院數量的限制，如同對于僧眾人數的限制一樣，早在洪武年間就有規定。1373年，詔令每一府、州和縣僅可有一座較大的佛寺及一座道觀。所有僧眾和神職人員都聚居在一處，并由持守戒律而名聲好的模范方丈主持掌管。相同的條令于1391年再度頒發，作為一個“凈化佛道”總綱領的一個部分。不許建立新寺院的禁令也在后來年間頒布。

據《明史》行政地理章，明帝國共有140個府、193個州和1138個縣。如果有關寺院的限額規定確實得到遵守，那么其數應該不多于1138座。事實顯然并非如此。到15世紀中期，在成化年間，僅在帝國首都北京就有千余座佛寺。[[5]](#_5___Ming_Shi_____Di_182Juan)在萬歷年間，據稱京城“名藍精剎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6]](#_6_Chen_Yuan____Ming_Ji_Dian_Qia)。宛平是北京西邊的一個相對較小的縣，它就有351座佛寺和140座庵堂。[[7]](#_7_Chen_Bang____Wan_Shu_Za_Ji)《金陵梵剎志》是一部編撰于1627年的有關南京佛教寺院的記錄，它收錄了約160座佛寺的資料，這些佛寺被劃分為三個等級（大、中、小）。編撰者稱，有100座其他佛寺，他認為規模太小而未加收錄。[[8]](#_8_Ge_Yin_Liang_Bian____Jin_Ling)

修建佛寺在明代乃是平常之舉。有些皇帝資助了大規模的佛寺修建工程。在南京的大報恩寺和大興隆寺分別重建于1447年和1449年，后者的建筑材料耗費了數萬兩白銀。大隆福寺于1453年建造時，工程動用了數萬名士兵，并花費了幾十萬兩白銀。1576年，慈圣皇太后捐款修建了慈壽寺，花費兩年才告完工。萬歷皇帝也資助修造了北京的萬壽寺，據稱甚至比其母親修造的寺院還更壯觀。[[9]](#_9_Yu_Jun_Fang____Zhong_Guo_Fo_J)

宦官和官員們也經常資助佛教寺院的興建或修復工程。最近研究表明，大約1500年以后，地方鄉紳也開始成為佛教的強有力的資助者。他們還承擔了寺院建造和恢復工程。這種資助行為是鄉紳對佛教感興趣并接受佛教的一種明確標志。但更為重要的是，正如提蒂莫西·布魯克所論，這是地方鄉紳用于鞏固其家族在一個地區主導性地位的一種策略。[[10]](#_10_Bu_Lu_Ke____Qi_Qiu_Quan_Li)數年前，沃爾弗拉姆·埃伯哈德從福建、浙江、安徽、湖南和廣東等地方志中有關佛教寺廟修建的材料的研究中發現，除10世紀之外，中國歷史上寺院修建最活躍的時期，出現于1550年至1700年間。[[11]](#_11_Wo_Er_Fu_La_Mu__Ai_Bo_Ha_De)

就皈依者的人數與社會接受程度而言，明代佛教盛行。明帝國的南北二都、江南及更偏僻地區的記載，都表明了佛教強大的存在與影響。15世紀下半葉，一位在云南省任職的官員，曾就國家的可悲情形而向皇帝奏疏。他指責佛教乃是天下的禍患之一，“當今之世，佛教繁盛；釋氏之教，到處蔓延，延至二都、每個行省、諸州府縣，以及每一個鄉村，既誤導士紳百姓，亦誘使愚夫愚婦陷溺其中”[[12]](#_12_Bu_Lu_Ke____Qi_Qiu_Quan_Li)。謝肇淛，一位1592年進士，在100年后響應了這種情感。他注意到佛教已經遍布全國。佛教寺院不僅比學校數量更多，而且裝修得更好。誦經聲、梵音和持咒的聲音，比樂器的演奏和吟唱更洪亮。他說，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童稚，每個人都喜歡崇信佛教、談禪拜佛。[[13]](#_13_Xie_Zhao__Zhi____Wu_Za_Zu)

有明一代，盡管佛教日益流行，但其宗教體制的歷史卻經歷不同的過程。明代佛教體制的歷史可被劃分為三個時期：明初時期，包括洪武年間和永樂年間（1368—1424年）；明中期，大約持續了140年，從15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最后是始于萬歷年間（1573—1620年）的晚明時期。明初時期，以涉及到佛教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的詳盡的法規為標記。明初的皇帝們對佛教學問與實修都持有一種積極的興趣。明中期則出現了所有佛教立法敗壞瓦解現象。有些皇帝繼續偏愛并資助佛教，但這樣做似乎與真正的信仰無關，而且佛教知識也遠不如其先輩。明中期的佛教，一般都被認為正處于一種瀕滅狀態。與此相反，晚明時期，在四位大師云棲祩宏（1535—1615年）、紫柏真可（1543—1603年）、憨山德清（1546—1623年）和藕益智旭（1599—1655年）的領導下，則看到了佛教宗教體制的復興。

## 明代初期的佛教

明太祖17歲時成為一個沙彌，并在此后的八年里在安徽鳳陽的皇覺寺度過。住持高品有妻子和子女。這是一個規模較小的農村寺院，但絕非特殊。明太祖的寺院生活的第一手經驗，可能與他努力制定新措施很有關系。與此同時，他早期與佛教的關系，使他對佛教的事物懷有好感。因此，他后來聯合著名佛教大師，促進了重要佛教經卷的研究，并鼓勵舉行佛教的法事。

1368年，登基即位第一年，明太祖邀請江南重要禪師于南京蔣山常善寺（后改稱為靈谷寺）舉行法會。在此次法會上，他選任住持掌管南京的重要寺院。不過，法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祈禱，以普度在他勝利前死于戰爭的眾生。宋濂，明太祖的重要顧問，寫道：“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于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為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余人，于蔣山禪寺作大法會。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14]](#_14_Song_Lian____Hui_Bian_Qi_Cha)

在洪武統治初期，南京每年都舉行類似的佛教法會，皇帝經常與文武百官一道參加這些佛教法會。[[15]](#_15_Guo_Peng____Ming_Qing_Fo_Jia)

在這些佛教活動期間，明太祖結識了楚石梵琦（1296—1370年）[[16]](#_1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_1)、宗泐（1318—1391年）[[17]](#_17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_1)和國師道衍，道衍以其俗名姚廣孝（1334—1418年）[[18]](#_18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_1)而更廣為人知。他們三人都屬于臨濟禪系的禪師。不過，他們是十分不同的。梵琦回避在政治上引人注目，而宗泐與道衍的政治風頭都甚健。16世紀的大師云棲祩宏稱贊梵琦為“明代最主要的禪師”，并把他的傳記置于《皇明名僧輯略》這部明代著名僧人的傳記選編的首篇，而沒有把宗泐與道衍收錄其中。[[19]](#_19_Zhu_Hong____Yun_Qi_Fa_Hui)智旭則更熱切地稱贊他說：“禪宗自梵琦大師后，未聞其人也。”[[20]](#_20___Ling_Feng_Zong_Lun_____Di)這似乎是正統佛教團體對他所持的普遍評價。

梵琦，原籍浙江象山，4歲失怙，由他的祖母撫養成人，她教他背誦孔子《論語》。9歲時，他成為一個小沙彌；16歲時，在著名的元代書法家趙孟頫的幫助下，為他償付了度牒的費用。他在杭州昭慶寺受具足戒。四五年后，他因閱《楞嚴經》而有所省悟。隨后，他決定隨禪師元叟（1255—1341年）學禪。元叟是徑山寺的住持，而徑山則因偉大的南宋大師大慧（1089—1163年）而聞名于世。梵琦于1324年春節之夜在北京開悟。由于他擅長書法而著稱，他在北京曾受到了元帝碩德八剌的召見，參加抄寫金字大藏經的一項工程。當梵琦聽聞西門外的擊鼓聲時，他頓時汗如雨注，并深省其師父的早先開示，他撰寫一首偈語以示其悟道：

拾得紅爐一點雪，

卻是黃河六月冰。

當梵琦回到徑山寺時，元叟認可了他的省悟。元代期間，他先后被指定為六座禪寺的住持。在他的晚年，即1359年在永祚寺建了一間書房后，他自稱為西齋老人。這標明他對凈土宗的推崇。他撰寫了一卷贊揚凈土的詩歌，是明代第一位倡導禪凈雙修的禪師。他把禪凈雙修的目標闡釋為意識到人的自心與佛之間的同一性。反復誦念阿彌陀佛四字，以及由“求佛者究竟為誰？”這一問題引發的懷疑之心，引向人們實現“無心”之境。這一狀態，通常通過參究某個稱為“公案”的特定的禪詞或句子（如“無”字）而達到。[[21]](#_21_Yu_Jun_Fang____Zhong_Guo_Fo)

梵琦參加了在南京蔣山寺舉辦的最初二期佛教法會。1370年他去世的那年，他兩次被明太祖詔令從佛教經典中輯出有關死亡（圓寂）狀態的資料。他本人則以一種示范樣式示寂。在沐浴之后，他禪坐，并撰一偈向眾僧話別。當有人問他將去何方，他答曰：“凈土。”當問他：“佛在西方，而不在東方嗎？”他以一聲禪喝而示寂。盡管當時禁止火葬，但明太祖卻破例為梵琦火葬，但他的牙齒、舌頭和念珠都保持完整，據稱在灰燼中還發現了無數舍利子。宋濂撰寫了《塔銘》，他在文中描述梵琦說：“世間萬物，林林總總，皆能助發真常之機。（對他來說），嘻、笑、怒、罵，無非佛事。”[[22]](#_22_Song_Lian____Fo_Ri_Pu_Zhao_H)一些梵琦的言論保存在其《語錄》中：“處處無非佛事，頭頭總是道場。酒肆淫坊，了無罣礙；龍宮虎穴，任便經過。亦可入魔，亦可入佛，然后佛魔俱遣，凡圣不存。”[[23]](#_23_Song_Lian____Fo_Ri_Pu_Zhao_H)

梵琦一直關注著在其時代中的禪的處境。在永祚寺對眾僧的開示中，他曾慨嘆說：“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及乎問他如何是禪，便東覷西覷，口如扁擔相似。”[[24]](#_24_Song_Lian____Fo_Ri_Pu_Zhao_H)盡管梵琦在其教示中利用了佛經，但他強調禪所珍重的完全的自由與自主。為了讓他的聽眾們重視這一內容，他作了一次講話，把哲學化佛教的中心教旨顛倒了過來：“教中有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施。衲僧門下，念個什么？若道念佛，道著佛字，漱口三年，不可是念佛也。若道念法，法尚應舍，何況非法，不可是念法也。清凈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人地獄，不可是念僧也。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不可是念戒也。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不可是念天也。施者、受者，并所施物，三輪空寂，俱不可得，不可是念施也。”[[25]](#_25_Song_Lian____Fo_Ri_Pu_Zhao_H)

梵琦從元帝碩德八剌及明太祖獲得了極高的贊譽。盡管他并不追求名位，但他顯然怡然自得于這種皇帝的關注。一種強調佛教僧伽涉足于政治生活的程度，可從梵琦記錄其參與蔣山寺舉行的法會時撰寫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該文名為《水陸升座》[[26]](#_26_Song_Lian____Fo_Ri_Pu_Zhao_H)，出現在其《語錄》的末尾。綜觀這篇短文，梵琦都稱自己為“臣僧”。

像梵琦一樣，宗泐也通過其文學才能而引人注目并得到皇帝的寵信。他是浙江臨海人。年幼時，即失去雙親，由親戚撫養成人。8歲時，被送人隨大禪師（1284—1344年）學習，大訴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是元帝圖帖睦爾（1304—1332年）的一位寵信。大禪師曾以《心經》考他，他誦讀一遍即能記住。大訴感到滿意，并稱贊他說：“你是在無明路上的智慧之炬。”[[27]](#_27_Ceng_Pu_Xin____Zhong_Guo_Cha)他14歲時，剃度出家；1337年當他20歲時，在崇拜觀音的杭州三大僧寺之一的中天竺寺，接受了具足戒。他在當地文學圈子中是一名積極分子，并與著名士子相結為朋友。

在首次擔任中天竺的住持時，他在僧伽中的重要性加強了。在1368年后，他駐錫于南京最著名的禪寺天界寺。1369年，他被推介給明洪武皇帝，給皇帝留下了如此深刻印象，以至于他會被委任為一名文臣，如果他愿意考慮放棄宗教生活的話。宗泐拒絕了，但在其余生中，他仍與皇帝保持密切往來。皇帝的寵遇接踵而至。1372年，當一次佛教法會在廣西鐘山舉辦時，宗泐受委托譜寫了八首稱頌佛陀的佛教樂曲。皇帝詔令太常寺演奏這些樂曲，并伴隨舞蹈。他還請宗泐講解有關佛法的一次正式課程，委任他為天界寺住持。

1377年，當宗泐60歲時，他被委托與如玘（1320—1385年）一道撰著洪武皇帝認為是佛教根本的三部經典《心經》、《金剛經》和《楞伽經》的注疏。這些注疏經洪武皇帝欽準，并親自為《心經》撰寫了一篇序言后在1379年刊行。他先前曾編撰了《金剛經》注疏的一部匯編，即《集注金剛經》。現在他詔令這三部佛教經典及其新注疏在全國頒布并研習。這可能是為何明代佛教學者為這三部佛經注疏多于其他佛經的主要原因。[[28]](#_28_Zhang_Sheng_Yan_Ti_Chu_Le_Yi)

當他完成注釋后，宗泐開始前往西域求法，這使他離開中國三年。他前往西藏，還可能到過印度，并帶回了一些梵文佛經。他求法的成功，給他帶來了榮耀。1383年，他就任右善世，即新成立的僧錄司的主管，它具有掌管全帝國僧伽的權威。他把道衍（姚廣孝）引薦給皇帝。他參加馬皇后的葬禮時，他證實了他的隨機應變的智慧。就在馬皇后人葬時，一場雷雨突如其來。皇帝感到失望，并對宗泐說：“既然皇太后要被焚化，請作一偈為她送行。”宗泐當即道：“雨落，天哭；雷震，地慟。西天佛子皆為馬皇后送行。”[[29]](#_29_Ceng_Pu_Xin____Zhong_Guo_Cha)

在討論姚廣孝的經歷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些明太祖年間所作的涉及到佛教分類的重要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僧官制度；僧人與寺院的分宗制度；他對“凈化”佛教的嘗試，這個嘗試導致了他本人對日常寺院管理的最小細節的關心，其關心程度，無論在他之前或者在他以后的時代，均無所見。

明太祖對控制僧伽極感興趣。在某些地方，他遵循先例，但在其他地方則創立新制。僧官的設置，是前者的一個典型；而僧人與寺院的分宗，則是后者的一個代表。僧官自后秦（384—417年）以來就已經一直存在。在唐代和宋代時期，僧伽們都在僧錄的領導之下；在元代，它則因負責佛教和西藏事務，改稱宣政院。

明太祖依循元制，并于1368年在南京天界寺內創立善世院。第一位統領是慧曇（1304—1371年），同時他還擔任善世院所在寺院的禪寺住持。他被授予從二品的文官階位，并稱之為“演梵善世（一作善逝）利國從教（一作崇教）大師”。他具有掌管天下僧伽的權力。但正如名稱所示，主管僧官的職責是闡揚出于國家的需要宣傳佛教，提高公眾道德。他由三位其他僧官協助，他們的職責是委派或撤銷著名公共寺院的住持，并懲處有違法律的僧人。15年后，即在1383年，另一個設制，即僧錄司的佛教機構建立起來，它仿效唐宋佛教體制，并取代了善世院。

在京城的僧錄司最初設有八位僧官：左、右善世，文官級別為正六品，這大大低于原先的善世院統領的官階。正如我們所見，宗泐被任命為左善世，而他的同道如玘則為右善世。隨后有左、右闡教，級別為從六品；左、右講經，級別為正八品；最后為左、右覺義，官階為從八品，他們都被視為文官，并自1342年起，他們還接受薪水，如，善世官接受每月薪水為十擔谷，而隨后的三個級別則分別為八擔谷、六擔半谷和六擔谷。

京城僧官們的職責如下。左善世監督禪修、禪宗公案的修習和宗教修煉。右善世則督促僧錄司其他僧官的工作，并負責欲求度牒僧人的考試。左、右闡教負責協助指導禪修。左、右講經管理捐贈，并答復有關佛教的質詢。兩位覺義官則根據寺規院律管理僧人，并懲處違背佛教戒律的過錯者。僧錄司設于天界寺內，八位僧官通常還是南京三大寺院天界寺、靈谷寺和報恩寺的住持。如宗泐任左善世時，同時還擔任著天界寺的住持之職。

另外，還有地方層次的僧官。每個府都設有僧綱司，由一位都綱和一位副都綱負責。每州都設有一個僧正司，由一位僧正負責。每縣都有一個僧會司，由僧會負責。都綱官居從九品，每月薪俸五擔谷。但較低的僧官則沒有官品和薪水。他的職責也不是非常明確。似乎除了僧綱司之外，其他僧官都徒為虛設，從未正式付諸實施。[[30]](#_30_Yu_Jun_Fang____Zhong_Guo_Fo)

宋元期間，公共寺院被分為三種類型：禪、教、律。洪武皇帝保留了前兩種，但重新命名教為“講”，并以新的名稱“教”取代最后一種“律”，“教”是儀式佛教，更通常地被稱為瑜伽。每一種類型的功能都在于1382年為禮部所頒發的條令中所明確規定：“其禪，不立文字，幾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現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31]](#_31___Qin_Lu_Ji_____Jian_Ge_Yin)

教僧，或瑜伽僧，都是儀式專家。因為他們經常到百姓家中去從事喪葬或其他儀式，因此，他們亦被稱為應赴僧。他們所從事的儀式，代表了顯教與密教兩種儀式的結合。唐宋期間，主要屬于天臺宗的佛僧，曾創立了懺法的各種儀式和誦經持咒（曼陀羅）的套話。他們還編撰了禮拜儀式，并指導舉行焰口施食和水陸法會的儀式。這兩種儀式都為死者而舉行。前者為用于拯救那些轉人餓鬼之列的死者，這一儀式以其怪異的名稱而為人所知，因為這些生物以其“焰口”（從口中噴出火焰）為特征。僧人們誦念咒語并配之以手印（目陀羅，mudra）和精神觀想的行為，將食物和水變成漫游的餓鬼們可食用的物質。法事需進行數小時。后者，即“水陸法會”，則相對來說更為普遍，同時也更為復雜。它們用于拯救死于水陸的所有生命，并因此而得名。水陸法會的儀式要持續七天七夜。[[32]](#_32_Zhang_Sheng_Yan____Ming_Mo_Z)在元代期間，玄秘佛教就由通常也是儀式專家的西藏和蒙古喇嘛再次傳入中國。因此，早在明代之前，中國就有一個儀式佛教的宗派存在。然而，只有到了明代，它才被劃分為一種明確的宗派，與其他禪定（禪）和經典研習（講）的佛教宗派相提并論。對在地方志中所記載的明初寺院的一項研究表明，瑜伽教派構成了地方寺院的大多數。[[33]](#_33_Long_Chi_Qing____Ming_Chu_De)

就在他于1383年選出三部佛經作為經典研習的核心課程之前，明太祖還制定了在佛教法事中所使用的所有儀式和曼陀羅的標準。在于1395年頒發的稱為《申明佛教榜冊》的詔令中，瑜伽教僧被給予優厚待遇。而專長于禪定和經典闡揚的僧人則都必須持守于他們所處的寺院中，而且，除學習外，他們不允許外出行腳，而瑜伽教僧則被鼓勵到尋常百姓家去操辦佛教儀式，因為這樣做，“（他們教導）孝子順孫報祖父母劬勞之恩”[[34]](#_34_Ge_Yin_Liang____Qin_Lu_Ji)。相同的條例還收錄了不同佛教法事的費用。例如，對于持續一整天的法事，每個僧人收取500枚銅板；而持續三天的一場法事，一位僧人可得到1500枚銅板。然而，撰寫疏文、敲打銅镈和祈求神明的三位主要僧人，則每位均可得到5000枚銅板。念經的費用，可能取決于佛經的長短。因此，念誦《華嚴經》、《般若波羅蜜多經》和《大寶積經》，需要花費10000文銅板；念《涅槃經》，需要花費2000文；念《法華經》和《梁皇懺》，花費1000文；而念《楞嚴咒》則僅花費500文。[[35]](#_35_Ge_Yin_Liang____Qin_Lu_Ji)

為了維持三類的區分，僧人們根據不同的標準而驗證身份，并必須穿戴著不同顏色的服裝。僧人德清證實說：“至我圣祖（即明太祖），制以禪、講、瑜伽三科度僧，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禪、講；以焰口、施食、津濟疏文，以試瑜伽。能通其一，方許為僧。今南都（南京）之天界為禪，報恩為講，能仁為瑜伽，遵國制也。”[[36]](#_36___Han_Shan_De_Qing_Meng_You)

明初的情形則有所不同。明朝開國之初，南京的三大寺院是天界、靈谷和報恩寺。這些寺院并不排他性地依附于由明太祖所界定的三科佛教之一。當我們閱讀明代僧人的傳記時，他們通常被劃分為禪、講或律僧。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寺院在專長于禪定、經典研究或寺律的教師們的指導下學習。然而，幾乎沒有一個僧人被劃分為教僧（瑜伽僧）。佛教儀式的操辦并不被排他性地限定于以教（瑜伽）為中心的寺院。寺院可以容納各種不同類型的僧伽。與此相類似的是，僧人們可以在與他們不相關的寺院中學習并從事修煉。

因此，佛教的這三種分類，并沒有與在西方宗教中的教派或宗派相同的功能。它們主要適用于寺院和僧人的行政管理上的劃分。這一情形的變動性，可由另一個例子，即僧伽服飾的顏色加以說明。在明朝初年，規定禪僧要穿黃袍，講僧則穿紅袍，而教僧則穿淺綠色袍。在16世紀末，僧人祩宏曾回憶在他年輕時所曾見到穿著不同顏色的僧袍的僧人，并哀嘆這些年間所發生的變化。有趣的是，在其評論中，他并沒有提及教，而是提到了以戒律或毗尼作為第三種類型“律”：“禪、講、律古號三宗，學者所居之寺，所服之衣，亦各區別。如吾郡，則凈慈、虎跑、鐵佛等，禪寺也。三天竺（上、中、下天竺）、靈隱、普福等，講寺也。昭慶、靈芝、菩提、六通等，律寺也。衣則禪者褐色，講者藍色，律者黑色。予初出家，猶見三色衣。今則均成黑色矣，諸禪、律寺均作講所矣。”[[37]](#_37_Zhu_Hong____Zhu_Chuang_Er_Bi)

祩宏的觀察在兩個陳述上令人感興趣。首先，它表明盡管朝廷明文規定，但傳統的禪、講、律三分法[相應于禪定（三摩地）、智慧和道德]仍繼續實行。教（瑜伽）僧在所有三種類型的寺院中都可以找到，正如瑜伽儀式在所有寺院中舉行一樣。第二有趣的是，從一種類型轉向另一種類型可以是容易而迅速的。在貫穿祩宏一生的數十年間，他注意到，在他所居住的區域的所有寺院都變成為講寺中心，而所有僧人都穿著黑色衣。如果這是萬歷年間（1573—1620年）出現在杭州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區，在別的時期也可能經歷過類似的變遷。

所有這些政府措施的主要動機，是要使僧伽受到嚴密控制來凈化自己。自明初以來，一個問題就不斷地困擾著寺院教團，那就是世俗僧人的出現。當明太祖是一位年少的沙彌時，明太祖本人就曾生活在一個由一位已婚和尚住持的寺廟中。這絕非作為一個孤立的例子，已婚僧人似乎曾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據1391年的《申明佛教榜冊》，元代是寺院戒律敗壞的罪魁禍首；但它還規定說：“今之后敢有不入叢林，仍前私有眷屬，潛在民間，被人告發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斬首以示眾，容隱窩藏者，流三千里。”[[38]](#_38_Jian___Jin_Ling_Fan_Cha_Zhi)當人們把它與三年后頒發的更為溫和的規令比較時，這個條例的嚴厲性就昭然若揭：“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十錠；如無鈔者，打死勿論。有妻室僧人愿還俗者，聽；愿棄離修行者，亦聽。若不還俗，又不棄離者，許里甲鄰人擒拿赴官。徇私容隱拿者，發邊遠充軍。”[[39]](#_39_Jian___Jin_Ling_Fan_Cha_Zhi)

難以估計這些條例如何有效，或者事實上它們是否被實際上強制推行。然而，僧尼們的負面形象確實能在通俗文學中常見。他們經常被描寫為貪婪而淫蕩。貪婪是與他們在操辦佛教儀式與法事中的壟斷性相關。而淫蕩則是由已婚神職人員遺留給佛教的一份遺產。例子可在諸如《禪真逸史》、《金瓶梅》之類的晚明小說中找到，同時也可以在像著名的短篇小說集《二拍》和《三言》中發現。在《筆記》中記載的敘述也提及已婚神職人員的存在。萬歷年間的一部著作中包含了下述段落：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于凡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太祖（明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發，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發，以便于入公門，其他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谷《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即廣東）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40]](#_40_Xie_Zhao_Zhi____Wu_Za_Zu)

這種對已婚僧人的不滿，僅在元代時期才開始出現，當時藏傳佛教被引入中國。在西藏，這是導致宗喀巴（1357—1419年）改革的幾個寺院弊病之一，他“提倡所有僧人回歸到傳統佛教的生活方式，清除符咒巫術，恢復獨身制度，嚴禁吃肉和飲酒，持守嚴厲的寺院戒律，開設嚴格的課程”[[41]](#_41_Chen_Guan_Sheng____Fo_Jiao_Z)。改革派是格魯派或黃帽派。明代的皇帝們，像他們元代的先輩們一樣，既支持這一新宗派，同時也支持較早的教派，其中有些教派（如寧瑪派和噶舉派）允許結婚的神職人員。

在密教性事瑜伽的修習及其根據性空的傳統價值的價值轉化與某些僧伽成員的世俗化之間，或許有著一種關聯。在藏傳佛教中，結婚和性事并不一定會妨礙宗教修持。神圣的行者蓮華生大師，在7世紀時把密教引進西藏，并與一位配偶一道修習這種佛教，乃是最為著名的例子之一。元朝時期已婚僧侶的出現，可能與西藏佛教傳入中國有關，但這到目前為止并不能以任何具體方式來證實。

明太祖對于已婚佛教僧侶這一問題的解決，是盡可能地把他們與世俗社會隔離起來。正如先前所述，教（瑜伽）僧允許到百姓家中操辦儀式，但其他僧人則不準與尋常百姓混雜。許多措施被頒發，以阻止僧人與尋常百姓之間的來往過分密切。例如，禁止僧在人群中乞討施舍物；一家之長不允許妻子或女兒到佛寺或道觀去供香。如果他不能如此做，他就將遭到竹板笞打40下，而寺院的住持和守門者遭到同樣的懲罰。若無充分的理由，一個秀才或其他行業的人不能進入寺院，并與僧人共享食物。[[42]](#_42_Yu_Jun_Fang____Zhong_Guo_Fo)

這些條例確實形同虛設，因為我們既從歷史記載，也從通俗文學中得知，密切交往，到寺院去供香，對于有地位和閑暇的婦女來說，是一種喜好的消遣，僧尼們經常受邀請到鄉紳和商賈家中誦念佛經和寶卷，而士人們則喜歡到寺院訪問并與僧人討論學問。然而，制訂這些律令的事實，仍具有某些歷史意義。它們標示出明太祖的一種深層的恐懼，僧伽既易于受到世俗世界的誘惑，同時也可能污染世俗社會。它們還揭示出了明太祖根深蒂固的渴望，即控制并監視寺院生活的方方面面。明太祖試圖把僧伽從世俗社會分離出來的最后一個例子，就是他頒布了設置砧基道人職務的條令；砧基道人就是在擁有自身田產的寺院中掌管砧基簿的僧人。他征集佃戶上交的租糧，并分配他們要承擔的任務。任何與地方官府交涉的事務，都必須交由他來處理，他擔任著寺院的生意經理和公共關系代理人的角色。其他所有僧人都不允許與官府發生任何關系。[[43]](#_43_Ge_Yin_Liang____Qin_Lu_Ji)

在許多方面上，永樂皇帝都遵循由他的父親所制定的條例。特別是在兩個方面，這兩位明初的皇帝使他們自己獲得了護法者的名聲。一方面是通過他們自身有關佛教的著述，另一方面是通過他們的編纂并刊行兩套佛教藏經的資助者的身份。在明太祖著述文集的20卷中，有46篇涉及到了佛教。他還撰寫了大量佛教詩偈。其中有些出現于《護法集》中，這個標題清楚地顯示出他刊印這部著作的意圖。[[44]](#_44_Guo_Peng____Ming_Qing_Fo_Jia)他還資助了首部明刻大藏經。1372年，他邀請有學問的僧人到蔣山寺幫助校對大藏經的清樣。最終，636函包括6331卷藏經得以刊行。由于出版在南京，這一版本以“南藏”而廣為人知。為了得到洪武皇帝和馬太后的庇蔭，永樂皇帝于1420年贊助了另一部大藏經的刻印。這一版本部頭稍大，共包括了6361卷，并具有較佳的質量，因為它改正了先前版本的錯誤，而且還因為它刊印的字也較大。每一頁分5行，每行有15個字，取代了先前版本每頁6行，每行17個字。由于這套藏經刻印于北京，這個版本被后人稱為“北藏”[[45]](#_45_Huan_Lun____Shi_Shi_Ji_Gu_Lu)。

永樂皇帝有關佛教方面的著述甚至比他的父親更豐富多產。他撰寫了（或者更可能是讓別人寫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名經》（40卷）和《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名稱歌曲》（51卷）。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也許是九卷本的《神僧傳》。這部《神僧傳》始于西漢迦葉摩騰，而終于元代的膽巴，總共收錄了208位僧人。雖然絕大多數是僧人，但也有一些是居士佛教徒。我們難以審察該書在選材過程中的標準。盡管某些所收的僧人確實是“充滿奇異的變化”，因此被標明為“神僧”，但許多其他僧人卻并非因超凡的能力而特別著稱，而只是些譯經家、禪師以及諸如玄奘、智img、窺基和道宣之類的佛教宗派的祖師。另外，他并不遵循著名僧人的傳記的分類形式，這種形式在傳統上根據其專長把僧人劃分為10類。[[46]](#_46_Guo_Peng____Ming_Qing_Fo_Jia)盡管此書與眾不同，《神僧傳》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為這是由一位中國皇帝所撰寫的第一部此類著作。

永樂皇帝的妻子，徐皇后（1362—1407年）[[47]](#_47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由于在一個夢境中接受啟示，享有抄寫一部佛經的第一人的榮譽。這部佛經名為《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簡稱《佛說希有大功德經》）。此經被收錄于大藏經中。在標明時間為1403年的序言中，皇后解釋了此經的緣起。她講述說，在1398年正月的一個晚上，她焚香和靜坐后，正在房中讀經。突然，一道略帶紫色的金光照滿整個房間，似乎在夢中，她看見觀音菩薩在金光中現身。她起身迎接觀音，觀音引她而去。觀音站在千葉寶蓮花上，手持七寶念珠，走在她前面。她們越過彩云，穿過名為“般若智慧”之橋，抵達了仙境，大門上以金字撰寫的一塊門匾，上書“靈鷲峰”。走進大門，她看到路上鋪著黃金、琉璃、珊瑚、琥珀及其他珍貴材料。那里生長著奇特的植物和唱著佛教樂曲的稀有鳥類。童男童女們列隊游行，向佛陀和其他圣人貢獻禮品。

她為奇異景色驚嘆不已，不知什么福分使她看到此景。洞悉她思想的觀音，微笑著對她說，這里是佛陀講經說法之處。大千世界從未有人有機會至此；但因皇后曾在前世開悟，所以才給予她聽聞《稀有大功德經》的特權，因為她不久后將遭逢一次大災難。此經在所有佛經中最為至高無上，并能夠救人脫離所有災難。如果一個人勤勉而虔誠地誦此經一年，他就將獲得“預流”的狀態；誦念二年，他將成為一位“一來者”；念誦三年，他即可成為一個“不還者”；念誦四年，他將成為一個“阿羅漢”；念誦五年，他將成為一位菩薩；念誦六年，他將成為佛。然后，觀音以甘露灑皇后的頭，完全洗凈她的心念。此后，觀音遞給她一部經卷，她發現就是這部佛經。一閱之后，她即能曉其大義；再閱之后，她就完全理解；到第三次誦讀后，她就能達到精確誦記。觀音對她說，她們在10年后將再次得遇。正當皇后欲言他事時，她被宮女的聲音從夢境中驚醒。她當即取紙和筆，寫下啟示給她的佛經中每一個字和每一句咒語。在三年戰亂期間（1399—1402年間的內戰），她每天念誦經文，即能感到無憂無懼。現在和平已再次現于天下，她不想把這部令人稱奇的佛經據為己有，而愿意把它刊印出來，廣泛分送，讓每一個人都能共同分享。[[48]](#_48___Wan_Xu_Cang_Jing_____1905)

此經的哲學內容并無非凡之處。它類似于可在那些大乘佛經如《首楞嚴經》或《圓覺經》中找到的性空與唯心的教義。最初三頁包括佛陀對舍利佛提問的解答：一個人如何知曉“心”和“性”的真實本性，以及一個人如何理解空性？佛陀告訴眾人說：“應無所住而生清凈心，以如實見得清凈故，是名第一希有。世人欲識如來心性，是心性者，我不獨有，眾生皆具。唯性自性，本根妄想，自心分別，迷常住真心，失真空凈性。”[[49]](#_49___Wan_Xu_Cang_Jing_____Di_1C)

佛經的第二卷的篇幅是第一卷的二倍，并幾乎完全都是諸菩薩所誦念的咒言。經文的真實旨意，在結尾時才變得清晰，此時，聞者被告知誦念這部佛經和所有咒言。誦經據說將護持信仰者免遭所有恐懼與劫難，保護誦經者免遭火災、水災、劫盜、毒害和野獸的傷害，將幫助逝去的九代祖先都獲得解脫，將為無后者帶來聰慧的子孫，將保護念誦者免遭墮入阿鼻地獄。最后，經文說：“若善男子、善女人持誦此經一句一偈及一神咒，所獲福德無量。”[[50]](#_50___Wan_Xu_Cang_Jing_____Di_1C)

佛經在一個夢境或幻境中給人類作者以啟示，這在藏傳佛教中屢見不鮮。這部經包含如此之多的咒語的事實，乃是它與藏傳佛教傳統密切相關的一大佐證。永樂皇帝其實就是喇嘛教的一位大護法者。這是明代統治者從元代承繼下來的一種慣例。敬仰喇嘛的動機，可能既出于宗教信仰，同時亦出于政治考慮。明太祖曾封賜予元廷四位國師以國師的稱號。永樂皇帝提高和增加了西藏喇嘛的威望和實權。在他統治期間，有五王，四位法王，兩位“西天佛子”，九位灌頂大國師和十八位灌頂國師。[[51]](#_51___Ming_Shi_____Di_331Juan)五王不僅僅只是賜予宗教上的榮譽稱號，他們還被賜予了采邑領地，因此事實上與世俗貴族毫無二致。

明初時期，最受敬崇的一位佛教僧人是道衍（姚廣孝，1335—1418年）。他與永樂皇帝的崛起密切相關，并在其余生中繼續充任帝國的顧問。他時常被人與劉秉忠（1216—1274年）相比較，劉秉忠曾以類似的方式為忽必烈皇帝服務。但與先前僧名為子聰的劉秉忠不同，姚廣孝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僧人的身份。姚出生于蘇州，13歲時成為僧伽。他最初習禪；但發現禪過于深奧難解，他就轉歸凈土宗。在同時還研習天臺宗后，他最后回到了禪宗，但仍保持著對凈土宗的信仰。在非佛教的研究中，他也同樣是折中的。除了研習儒家經典和詩文之外，他還隨一位道教大師研究了陰陽、卜卦、相命和堪輿的理論。他還對兵法謀略感興趣。所有這些研究，都為他在后來為未來的永樂皇帝服務時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1382年，他首次與宮廷有了聯系，當時宗泐舉薦他參加為馬皇后之死舉行的誦經法會。此后，他被任命為燕王朱棣即未來的永樂皇帝的宮廷效勞。像在南京的明太祖一樣，燕王在北京他身邊也是圍繞著佛教僧人。由于姚興趣廣泛知識淵博，不久即贏得了燕王的信任和友誼，并成為他在國政和軍事事務上的密參。雖然我們并不清楚從1382年到1398年的16年間姚氏在北京活動的詳細材料，但人們都相信他說服燕王發動政變，并在三年后成功地幫助他奪取了帝位。所有這些都可能并不完全屬實，但永樂皇帝卻稱許他為戰爭中功勛最為卓著的官員。1402年，永樂皇帝統治初年，他任命姚為僧錄司的總管。兩年后，他被任命為法定繼承人的少師。皇帝還請他還俗，賜予他一處住宅，兩名宮女，以及一個新名字——廣孝（“廣闊的孝忠”）。但他繼續留住在一座寺院中，穿著僧服，并拒絕了所有的賞賜。他僅在覲見皇帝或處理朝政時，才穿上俗服。

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不論他是佛教徒還是儒家，都曾苛刻地評判他。暴亂期間的大多數暴力和殺戮都歸咎于姚，即使他曾為學者方孝孺進行斡旋，方孝孺曾是在南京暴亂后被處死的800名反對者中的一員。這種否定性的評價的一個實例，是關于姚與姐姐的故事。當他出家做和尚時，他的姐姐據稱曾勸告他要發揚一名僧人應有的慈悲心。她說，這是因為她知道他“好殺戮”。后來，在內亂期間，她為他的參與行為深感悲傷，對人悲嘆說，她不理解具有慈悲心的一名僧人何以能夠去做這種事情。

1404年，當姚被派往蘇州和浙江去執行解除洪澇與饑饉之苦的使命時，他去看望他已有22年未曾相見的姐姐。起初，她拒絕與他相見，稱“貴人何用至貧家為？”姚隨即改換僧服，再次上她家。在家人的諸多勸說后，她最后才出來見他。當姚連連下拜后，她卻斥責說：“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虞還戶，不復再見。[[52]](#_52___Shi_Shi_Ji_Gu_Lue_Xu_Ji)

然而，姚并非沒有推崇者。晚明佛教大師祩宏曾撰寫了兩篇名為《姚少師》的短文，稱許他并為他辯護。第一篇文章指出，盡管他身居高官的地位，但姚終其一生仍保持著一名僧人身份，這是常人所不能理解之處。他還稱贊姚氏的《佛法不可滅論》一文，在文章中，姚氏把儒、道二教與佛教進行比較。姚認為，既然儒、道二教都仿效天，它們就不可能由天而出。但佛陀教法卻為所有天上諸神所遵循，且無一物敢違逆于佛陀。因此，佛教高于其他二教。

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祩宏為姚氏的世俗經歷辯護說：“或謂少師佐命，殺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于少師者有三：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贊嘆佛乘，而具正知見。殺業非所論也。雖然少師曾靖難中，啟奏方孝孺賢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準矣。吾是以取之。”[[53]](#_53_Zhu_Hong____Zhu_Chuang_Er_Bi)

由于姚廣孝拒絕回到世俗生活，并為佛教辯護，駁斥對佛教的批評，姚給祩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姚氏的文字著述中，其中最為著名的確實是他的《道余集》，這是駁斥由二程兄弟和朱熹所提出的反對佛教思想的一部著作。他撰此著于1412年，時年78歲。在其序言中，他解釋了撰述此著的緣由：“余曩為僧時，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愚庵及和尚于徑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觀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語錄》。三先生皆生趙宋，傳圣人千載不傳之學，可謂世間之英杰，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因輔名教，惟以攘斥佛、老為心。……三先生因不多探佛書，不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辭……二程先生《遺書》中有二十八條，晦庵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為謬誕。余不揣，乃為逐條據理一一剖析。豈敢言與三先生辯也，不得已也！”[[54]](#_54___Shi_Shi_Ji_Gu_Lue_Xu_Ji)

姚廣孝的文學才能，還由于他參與了《永樂大典》的撰修，及其有關凈土佛教的撰述而不朽于世。這些凈土著述中，主要的是：《諸上善人詠》，它稱贊了123位據信已往生凈土的賢士；《凈土簡要錄》，這是一篇有關往生凈土的論述。兩部著作都完成于1381年，并都被收錄于佛教大藏經中。

## 明代中期的佛教

從永樂皇帝統治的結束到萬歷皇帝統治的開始的大約150年間，佛教處于一種嚴重頹敗的狀態。這并不是意指佛教的消失。相反，隨著更加慷慨大方地修建寺院和大規模出售官銜和度牒，帝國的資助達到新的高峰。佛教頹敗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用佛教徒本身的話來說，末法時代，自唐代以來就一直是一個始終存在的現實，而到了明代時期，則尤其明顯；它標明了佛教自身對寺院戒律的松弛和對禪定與經典研究的忽視。

早在1451年，官府就曾出售度牒以籌集銀兩救濟饑荒。15世紀的后半葉時期，這種做法和出售官銜變得更為平常。1482年，一個官銜的價格是120兩白銀和100擔谷子。僧官的數量劇增，大大超出了原定名額的八名。在成化年間（1465—1487年），僧官數目在短時間內，增加到1120名。直到萬歷年間，僧官數量才最終被削減為四名。[[55]](#_55_Zhao_Yi____Nian_Er_Shi_Zha_J)明代中期的皇帝們全都是藏傳佛教的大護法。他們繼續把榮譽和稱號賜給喇嘛們。沈德符在萬歷年間（1573—1620年）的著述，對這一等級制的不同層次作了如下描述：“番僧之號凡數等：最貴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喇嘛。宣宗（1425—1434年）末年，入居京師各寺者最盛。至正統初（1436—1439年），遣回本處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而禮部尚書胡瀅，再請汰其四百五十人以聞。上命法王、佛子不動，余者去往，聽其自裁。蓋此輩于祿寺等日給酒饌性廩，有日支二次三次者。此外又別支廩給。”[[56]](#_56_Chen_De_Fu____Wan_Li_Ye_Huo)

在成化年間（1465—1487年），有437名西藏僧人持有從法王到禪師不等的稱號，有789人則持有喇嘛的稱號。他們皆都自由自在地出入于宮廷之中。[[57]](#_57_Zhao_Yi____Nian_Er_Shi_Zha_J)武宗皇帝如此沉迷于藏傳佛教，以至于他于1510年賜予自己為“大慶法王”的稱號，有時則披戴著一個高級喇嘛的徽記，并登壇講經說法。[[58]](#_58___Ming_Shi_____Di_184Juan)

出售度牒削弱了官府對僧伽和僧官的控制，因為對于每個人來說，出家做和尚乃是一樁輕而易舉的事情。僧人們所享受的經濟上的利益，被視為是普通百姓披上僧服并偽造其身份的一個誘因。15世紀期間，源自于這些做法所導致的松弛變得臭名昭著，并為奏疏者和當時親歷者的敘述提供了素材。余繼登在其《皇明田科欶文》中，描述宣德統治（1426—1435年）末年的情形說：近年來，農戶與兵戶皆欲逃脫賦稅與勞役。他們成千上萬地偽裝成僧尼。他們不事耕織，卻食住無憂。甚至更有在其僧房蓄養妻妾，在其道觀生養子孫者。道德窳敗，莫此為甚。[[59]](#_59_Yu_Ji_Deng____Huang_Ming_Tia)

佛教的可悲情形，由僧人繼曉（死于1488年）的著名經歷而得以戲劇性地標明。他于成化年間（1465—1487年）在佛教機構中掌握著最高權力，并作為其傳記在明代的官修史書中被收于《佞倖列傳》的惟一一位僧人而臭名昭著。[[60]](#_60___Ming_Shi_____Di_307Juan__Y)

繼曉，俗姓黃，湖廣江夏人氏。其母親據稱曾是一個妓院老板的女兒，而他本人則在京城出售春藥。他通過其在“秘術”中的技巧而獲得了成化皇帝的賞識。1484年，他說服皇帝在北京西市修建大永昌寺，這項工程需要強迫數百戶家庭搬遷，并需要從國庫中支出數十萬白銀的費用。刑部員外郎林春，抗疏反對這一龐大工程，但終歸無效。他還稱繼曉為“一個游手好閑的市井之徒”。林春這一批評冒犯了皇帝。在被錦衣衛關進監獄，并杖打30次后，他被貶至云南省擔任一個偏職。其他官員也同樣因其奏議而遭受報復。南京的都察御史吳文度（1441—1510年）遭到廷杖；而另一位都察史楊鼐1，則被嫡往江西省任職。繼曉的惡業最終臨到了他自己。他于1485年被迫還俗，并于1488年被捕處死。

繼曉掌權時期，也可以看出出售度牒的急劇增加。出現如此之多的僧尼，陳鼐，一位驚惶失措的監察御史，于1479年預示性地警告說：“使不早為處置，大則嘯聚山林，謀為不軌；小則興造妖言，煽惑人心，為患非細。今蘇州等處累獲強盜，多系僧人。”[[61]](#_61___Ming_Shi_Lu____Cheng_Hua_S)

繼曉代表著被權力與個人野心所腐蝕的僧人的獨一無二的例子。他是道教徒邵元節（1459—1539年）和陶仲文（1481—1560年）在佛教界的對應者，邵和陶在數十年后影響了嘉靖皇帝，并幫助他實現其對佛教的迫害。然而，盡管在明代中期絕大多數僧人并不像繼曉那樣叛教，但他們中許多人都聚集到京師，與太監和朝臣高官們相結交，以便使他們可以獲得特權。這一趨向持續到晚明時期，并成為僧伽世俗化的諸多原因之一。王元翰，他于1601年取得進士功名，注意到僧人們都喜歡前往京城。在這些游走京師的僧人中間，上者參訪尊宿，以期能得到幫助悟明大事。其次者則是為了求取文章和墨寶以抬高自己的身價。最下者則趨鶩宦官，營辦衣食。[[62]](#_62_Chen_Yuan____Ming_Ji_Dian_Qi)游走京師的僧人中的大多數似乎都是最后一種類型。

宮廷與僧人之間的密切往來，還在寺院與皇室崇拜之間的密切關系中得到反映。作為朝圣者與留學到過明代中國的日本僧人，通常都對在寺院中公開展現的忠誠有著深刻的印象。僧人策彥周良記載說，在1539年，他參訪在寧波的延慶寺，看到在大雄寶殿的中央，毗盧遮那佛塑像的兩邊設有迦葉和阿難的塑像，而且看到還有一塊上書“皇帝萬萬歲”的匾額，懸掛在大殿正中塑像的前方。兩個月后，當他參訪徑山寺時，在供放釋迦牟尼佛的大雄寶殿，他看到也有三塊匾置放在那里。中間的一塊，上書“皇帝萬萬歲”；左邊的一塊，上書“皇后萬歲”；右邊的一塊，則上書“圣皇太子千秋”[[63]](#_63_Mu_Tian_Di_Liang____Ce_Yan_R)。為了國家的繁榮和皇室的安康所舉行的祈拜儀式，長期以來一直都是正常寺院活動的一部分。慶祝皇帝的生日，并為已逝的皇帝們舉行周年紀念的法會，始于唐朝時期。

早在宋元時期較早朝訪中國的日本人，就經常注意到禪僧和禪寺參與皇室崇拜，例如，道元（1200—1253年）注意到寺院每天都在念誦祈求統治者的福祉和國家平安的佛經。除了這些每天的祈禱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以及每逢皇帝生日的周年慶祝時，還舉行一場祝愿皇帝安康的特別儀式。在宋代時期，道元在有些禪寺中看到題獻給皇帝、皇后和皇太子的匾額，與策彥周良大約在300年后的記載完全一致。[[64]](#_64_Ma_Ding__Ke_Er_Ke_Te____Wu_S)南宋和元代時期所編訂的寺院規約也提供了同樣趨向的證據。例如，《幻住庵訓約》，由偉大的元代佛教大師中峰明本（1263—1323年）為他本人的寺院——幻住庵所制定的一部私人規約，規定了有一整個月（從農歷二月初三到農歷三月初三）住僧們都要為皇帝的長命百歲祈禱。[[65]](#_65_Yu_Jun_Fang____Zhong_Feng_Mi)因此，明代僧人們承續了一個長期以來為眾人所公認的傳統，它支持著皇室與僧伽之間的互利關系：僧人們為皇帝的平安而祈禱，希望得到皇帝的保護與贊助。

雖然明代中期的佛教，一般認為正處于一種衰敗狀態，但作為個體的僧人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他們的印記，并由于他們的學識與貢獻而為人所知。這些僧人們全都是與政治和朝廷保持距離的禪僧。同樣也是由禪僧所領導的晚明佛教復興，并非在一個歷史的真空中發生。它雖然反映了這一時代知性與宗教的生命力，以及時代的多樣性，但它同時也基于由生活在先前的“黑暗時代”的高僧大德們所提出的道德嚴肅性和精神準則的崇高理想。在明朝中期，四位名僧的活動，出現在祩宏的《皇明名僧輯略》中。他們是空谷景隆（1387—1466年）、楚山紹奇（1403—1473年）、毒峰季善（1443？一1523年）和笑巖德寶（1512—1581年）。笑巖德寶生活在嘉靖和萬歷年間，祩宏本人曾短期隨他習禪。

空谷景隆[[66]](#_66_Ceng_Pu_Xin____Zhong_Guo_Cha)，為姑蘇人氏。19歲時，他偶爾讀到了二部禪宗典籍，即由禪宗第三位祖師僧粲所撰的《信心銘》，和由唐代大師永嘉所撰的《證道歌》。自此以后，他立志出家為僧。他前往各地參訪，并追隨在南京、湖廣和浙江地區的所有佛教名師參學。當他28歲時，他成為一個沙彌，并在10年后成為一位僧人。他在杭州昭慶寺接受了具足戒，并于45歲后留在靈隱寺七年。他曾前往天目山朝拜，并且就在向偉大的禪師高峰原妙（1237—1295年）的塔禮拜時，他獲得大悟。在其晚年歲月中，他就居住在西湖邊上的一座房子中。盡管他是一位禪師，但像明初的梵琦一樣，他也倡導稱名念佛的凈土修行。

當他74歲時，有一位弟子曾問他有關禪凈雙修的問題，禪凈雙修是由永明延壽（904—975年）所開創的佛教修行傳統。這位弟子援引了永明的說法，“有禪有凈土，猶如戴角虎”，用以闡明禪凈雙修的可取性。但他也了解前人稱之為腳踏二邊船，有陷入水中的極大危險。他問空谷如何解決這兩種觀點之間的矛盾。空谷回答說：“執守參禪，提個話頭，自謂守靜工夫，更無別事。念佛往生，寅夕禮誦，皆所不行。此謂有禪無凈土也。此等參禪，亦非正氣則為守死話頭，不異土木瓦石。坐此等病者，十有八九，莫之能救。禪是活，如水上葫蘆，捺著便傳活潑潑地。故云：參祖師活意，不參死句（公案）。如此參禪，不輕念佛往生之道。寅夕禮誦，亦所遵行，左之右之，無不是道。……（修行者應）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此謂有禪有凈土也。”[[67]](#_67_Zhu_Hong____Huang_Ming_Ming)

像梵琦一樣，空谷也是一位佛教的護教者，并在他54歲時，撰寫了一部二卷本的著作，名曰《尚直編》。在序言中，他把批評的矛頭直指朱熹，朱是新儒家陣營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佛教的敵對者：“宋儒深入禪學，以禪學性理著書立言，欲皈功于自己。所以反行排佛，設此暗機，令人不識也。如是以佛法明擠暗用者，無甚于晦庵（即朱熹）也。”[[68]](#_68_Yin_Jian_Ceng_Pu_Xin____Zhon)

楚山紹琦[[69]](#_69_Zhu_Hong____Huang_Ming_Ming)為四川人氏。9歲時，父親去世，他就離棄了家庭生活。他的第一位老師告訴他說，由于他智力愚鈍，因此對他來說，甚難得悟。正是在這種預言的刺激下，他四處參訪，尋找能夠指導他的名宿。最后，他被指定去用功參究“趙州無”這一至關重要的話頭。

1441年，他開始參究這一話頭數年后，他再次前往參見他的第一位老師東普無際和尚。他們之間曾有如下禪機的交鋒。師問：“子數年來往住何處？”答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師問：“汝有何所得？”答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師問：“莫不是學得來者？”答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師問：“汝落空耶？”答日：“我尚非我，誰落誰空？”當老師問及他目前的識見時，他念誦了一個偈子，“水淺石出，雨霽云收”。老師斥責了他，不承認他學有所成。傍晚，他被召見并被問及他對此話頭的理解，他宣稱對此毫不懷疑，因為“青山綠水，燕語鸞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老師更進一步追問時，他說：“頭頂虛空，腳踏實地。”老師聽此，即召弟子鳴鐘集眾，取其袈裟、拂子以授楚山，傳其法印。

楚山喜歡對自己的弟子強調禪法訓練的困難，以及信念與獻身的絕對必要性。在一次禪期普說中，他對眾僧說：“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為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見個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70]](#_70_Zhu_Hong____Huang_Ming_Ming)

不同于其他名僧，楚山主要活動于貴州與四川。正如陳垣對在晚明期間這些邊遠地區的佛教的研究所清楚地表明的情況那樣，許多佛教活動一直在這些地區持續著。[[71]](#_71_Can_Jian_Chen_Yuan____Ming_J)楚山就是這一地區的當地僧人進而成為全國名僧的一個例子。

毒峰季善[[72]](#_72_Zhu_Hong____Huang_Ming_Ming)為安徽人氏，17歲時，開始過寺院生活。當他第一次參“趙州無”的話頭時，他立即覺得他理解了它。他的老師警告他說，他雖有不同尋常的智力，但他應該專心致志于“究明大事”（證悟），不要受想當某個寺院的住持的誘惑。他21歲那年，開始閉關修行。在關房中，惟有一條凳子，卻沒有床。他發誓，在悟明大事之前，他決不倒身安臥。在他禁不住整夜坐在凳子上而垂頭睡覺后，他去掉了凳子，而是整日整夜地站立著，或者是在關房行走。在當他再次倚著屋柱睡覺時，他發誓他將不靠墻壁而只是在房子中間行走。他成功地實現了誓言。閉關后，他繼續過著一種苦行修道的生活，并高度贊揚忘我與克制的理想為真正的佛教傳統。

毒峰的苦行修道表明了明代佛教宗教性的一個方面，這是從元代承繼下來的另一個遺產。根據現代的考證，唐宋時代并沒有發現閉關修行的做法，閉關只是從元代才開始出現。在明代時期，它在禪修者中變得十分流行。有些人像毒峰那樣，閉關修行確實是出于深刻的內心信念和真正的精神信仰。然而，其他人則視閉關為沽名釣譽與吸引居士信眾資助的一種手段。例如，空谷強烈地反對這種趨向。他有一次曾為二位正考慮閉關修行的僧人撰寫了下述文字：“豈可安坐關房，現成衣食，自在過時？而況張道伴、李道伴、張施主、李施主，常來相望，各入關房，閑話半日，豈是真正修行，純凈工夫，克期求悟也？靈源居昭默堂，高峰坐死關。皆悟道之后養道者也。不似今人茫然而坐。”[[73]](#_73_Zhu_Hong____Huang_Ming_Ming)

毒峰季善曾隨楚山從學一時。但就其禪觀而言，他卻更接近于空谷的立場。與空谷一樣，他相信參究“念佛公案”的有效性。毒峰對于參究念佛公案的方法，提出了詳盡的指導：“看 ‘這念佛的是誰？’要在這 ‘誰’字上看到，深下疑情，疑這念佛的是誰。故謂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良哉言也！你若才有切切之心，疑情重也，話頭自然現前，綿綿密密，凈念相繼……執而持之，勿令間繼。（結果）一念不生，前后際斷。”[[74]](#_74_Zhu_Hong____Huang_Ming_Ming)

笑巖德寶[[75]](#_75_Ceng_Pu_Xin____Zhong_Guo_Cha)，與他同時代的云谷（1500—1575年）和遍融一樣，因其與晚明改革者之間的關聯而為我們所熟知。笑巖德寶出生于江西。他作為講教的學生而開始其寺院生涯。當他20歲時，他參學來到了講教中心。當他聽講有關《華嚴經》的注疏時，他突然有省，并真正轉歸習禪。他撰寫了《笑巖錄》，據祩宏所述，他像隱士一般地生活。與他相反，遍融卻從未撰寫過任何東西。祩宏和真可二人都曾隨他從學過一段時間。當祩宏與其他僧人一道在京城拜訪他時，遍融對他們說，不要追求名利，或者求寵于權勢者，而應該全身心地致力于修禪求道。云谷在培養德清這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565年冬，德清曾參加了由云谷指導的在天界寺舉行的禪期。據德清所述，直到云谷來到南京后那里才修禪。他還記載說，在年輕僧人中就他只身一人選擇修禪，并且穿著寺院的服裝，而其他僧人則穿著各種顏色的俗服，并對禪修毫不感興趣。[[76]](#_76_Xu_Song_Peng__Yin_____Yi_Wei)

與在他之前的空谷景隆和毒峰季善一樣，云谷運用“念佛公案”作為禪修的一種方式。學生們要稱念佛名，把阿彌陀佛作為他們在參究中的話頭。他們要追問自己：“念佛者是誰？”由此，他們產生將引向悟的疑情。這樣，稱名念佛不再是對阿彌陀佛表達信仰的一種簡單的虔誠行為，正如它以前在傳統的凈土修持中所被理解的那樣。云谷對于這一修行技巧的最終普及，貢獻良多。云谷作為一位擅長于佛教儀式的僧人而開始他的寺院生涯。在他轉歸禪修后，他仍保持著其他興趣，其中之一乃是通過道德修養掌握一個人命運的途徑。1569年，他送給袁了凡（1533—1606年）一部道教的勸善書——《功過格》，并把袁了凡從一個宿命論者改造成為勸善書修行的一位熱心的推行者。[[77]](#_77___Shi_Shi_Ji_Gu_Lue_Xu_Ji)就其因材施教與福音傳道般的熱忱而言，云谷可被視為是在萬歷年間出現的下一代佛教改革者中的一位先驅者。

## 晚明時期的佛教

晚明佛教的復興主要出現在萬歷時期（1573—1615年），盡管它實際上開始于16世紀初，并一直持續到清代初葉。活動于萬歷時期的一些僧人出生于嘉靖年間，而其他出生于萬歷年間的僧人則僅在清初時期開始活躍。佛教復興如何出現？從一個廣闊的視野來說，佛教復興并非別的，而只是表明這一時期普遍的知識和宗教活力的運動的一個方面。王陽明學派，特別是王學的左派，創造了一種知識的開放性與精神的活力，它們喜好觀察現實并獲得自我認識的新方法。書院的出現，各種題目的大量著作的撰著與刊印，識字人數的增加，白話文學的普及，包括寶卷和善書的新型宗教文本的出現，最后從儒、釋、道三教中汲取靈感的宗教派別的增生，這些都是這一新時代最引人注目的特征。[[78]](#_78_Zhe_Xie_Xin_Qu_Xiang_De_You)佛教復興正是受到了這些新思潮刺激并回應于這些新思潮的反映。很難想像它會出現于一個不同的歷史情境。然而，在一個更為限定的意義上說，佛教復興確與兩大原因密切相關：這個時期的四位大師的活動與居士佛教運動時代的出現。

在此一時期之初，幾乎看不到佛教的興隆。在16世紀晚期，佛教徒們剛剛從由嘉靖皇帝所推行的、反佛教迫害的夢魘中恢復過來。作為對道教的一個堅定信仰者以及道教法師陶仲文的一個熱心支持者，嘉靖皇帝曾應允要讓1300兩黃金從佛像黃金表面中刮落下來，并批準焚燒2000斤佛教的圣物。[[79]](#_79_Chen_De_Fu____Wan_Li_Ye_Huo)萬歷皇帝，正如他的大多數先皇，也是一位佛門庇護人，當他即位時，就立即中止了對佛教的迫害。他的母后更是一位佛教的狂熱信徒，她標榜自己為九蓮菩薩，并成為僧伽的一位大贊助者，與佛僧德清和真可等人相結交，德清和真可二人最終都通過他們與太后的關系而卷進了宮廷政治。然而，在萬歷時代帝國的資助，正與先前時期存在的情形一樣，在佛教的內在發展中起著微不足道的作用。事實上，如此慷慨大度的資助，通常對僧伽產生消極并腐蝕的影響。萬歷皇帝，如同對支持佛教感興趣一樣，他對控制僧伽也同樣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他似乎回歸于以前諸帝的政策。他們把顯而易見的對佛教的個人興趣，與其試圖嚴格有力地對僧伽進行政府控制結合起來。

晚明政府控制并干涉寺院事務的一個例子，清楚地顯示于在1606年頒布的一個文件中，這個文件稱為《各寺僧規條例》。它包括52卷《金陵梵剎志》，并在南京的所有寺院實施。這是一個極為有趣和說明問題的文件，因為它談到萬歷年間涉及到佛教寺院的政府政策，基本上是內政與行政管理性質的政策。

自明初以來，南京的寺院就一直都被劃分為三種類型：三座大寺院、五座中等規模的寺院，最后為一百多座小寺院。這種分類，使人想起南宋時形成的對禪寺的五山分類制度。南宋禪宗寺院吸取了世俗的、官場制度的慣例，而把官寺逐漸劃分為三個等級。最高的等級為五山，由徑山寺、靈隱寺、天童寺、凈慈寺和阿育王寺所構成，它們全部位于浙江境內。第二等級是十剎。而最低的等級，是為諸剎，共三十五剎。據明初官員宋濂稱，這一寺院分類制度由南宋寧宗皇帝（1195—1225年在位）年間的御史史彌遠所提出。佛寺如此排列，類似于文官部門的官僚等級委任制。僧人先在最低等級寺院中充作住持，如果他勝任優秀，則被提升為下一個更高等級寺院的總管。當他成為五山之一的住持時，他就受到尊崇，就像一位布衣百姓成為大臣或將軍的那樣受到尊崇。

宋濂把對等級制度的強調視為禪宗世俗化的一個標志，因為在以前，所有寺院在地位上一律平等。[[80]](#_80_Jin_Zhi_Zhen_Ai____Zhong_Shi)日本禪僧們運用這一模式，在鐮倉時期創建了他們自己的五山制度。然而，在中國的五山分類制度，自宋代以降，并不十分廣泛地采用。事實上，在南京的三大寺院中，沒有一座寺院被收錄于五山之中。靈谷寺先前曾被列為十剎之一，而天界寺等級甚至更低，被列為三十五諸剎之一。它們之所以在明初開始嶄露頭角，是它們坐落于帝國首都南京的直接結果。明太祖使它們成為其主要僧官的總部，以便讓它們能夠象征性地（如果不是事實上地）監管這個地區內的所有寺院，就像中央政府監管全體人民一樣。

1606年，南京寺院的分類制度在內政和行政管理上的功能變得更為明確。首先，寺院形成了一種三層的等級制結構。三大寺院中的每一座都掌握一座或二座中常規模的寺院，而后者則依次具有監管一定數量的更小的寺院的權力。在這種等級結構中，掌管寺院集體組織的原則，似乎主要是基于行政管理，而不是基于宗教上的或者是地理上的標準。換言之，在決定那座寺院歸屬于誰監管的問題上，縣的界線，而不是地緣相接或皈依的教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81]](#_81_Ju_Ti_Qing_Xing_You_Shi_Shou)

寺院還被規定實行相互監視的活動，并就其成員的過錯向官府匯報。這非常近似于平民百姓的保甲組織，它赤裸裸地把民法強加給僧伽，即規定用寺規來管制自己。構成一個單位的小寺院，必須屈從于一種相互擔保，并呈送其典信物給掌理它們的中等寺院的住持。住持收到所有典信物后，他將于下一個月的第一天將其送呈僧錄司。12種過錯必須被呈報：引誘婦女；收容罪犯；養牛羊；宴樂和飲酒；抵押寺院財產；砍伐大樹；褻瀆佛堂；未經官府許可而創建寺院；參與法律訴訟；忽視宗教修行；聚眾賭博；收容無度牒僧。人們容易注意到，除卻引誘婦女、飲酒、抵押寺院財產和忽視宗教修行，其余諸條禁令都與違反官府條令、違反公共秩序有關，而不是與破壞寺院戒律有關。

監管寺院和相鄰寺院的住持，必須檢視并匯報在其管轄之下的違反上述行為的所有人員。如果鄰居包庇一樁罪過，他們都將作為同犯而受到同樣的懲處。1607年，一套稱之為“十房牌”的保安制度被公布，以進一步保衛南京寺院的安全。在此制度下，每一座大寺院或中等寺院中每十房都有一塊木牌。如果一座寺院不足十房，那么全部寺院都只有一塊木牌。小寺院則與掌管它們的相鄰寺院共有一張木牌。十房為其居住者的行為相互負責。每房都輪流負責保衛一個月，并為其他九房的行為作擔保。上述十二種過錯中的任何一種行為都必須呈報給當局。否則，負責之房以及兩個相鄰之房都均將受到懲處。

1606年的條令還規定了掌管僧伽的四名僧官以及大寺院的住持，必須在禮部制訂的考試基礎上加以甄選。這種制度不同于明初的僧官有權薦舉住持的安排。考試基于《梵網經》和《首楞嚴經》。[[82]](#_82_Shi_Shou_Qian____You_Guan_Mi)據明代歷史學家沈德符所述，僧人以適用于文官考試中的“八股”文體撰寫其試題。與其儒家對應者一樣，“其入選僧人亦稱禮部侍郎為座師，呼其同輩為敝寅”[[83]](#_83_Chen_De_Fu____Wan_Li_Ye_Huo)。

## 晚明時期的四位佛教大師

晚明的佛教大師被集體稱為“龍象”，以標識其獨特的身份。然而，作為個體，他們都是極其不同的。虞淳熙（卒于1621年），一位政府高級官員和著名的居士佛教徒，他曾與三位年長的大師有私交，稱祩宏為“溫和的祖母”，稱真可為“猛士”，而稱德清為“騎士王”。[[84]](#_84_De_Qing___Dong_You_Ji____Zho)明代佛教的學術研究，都集中于這些僧人，而且對他們中的每一位都已有專題研究。

云棲祩宏（1535—1615年）[[85]](#_85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為浙江杭州仁和人氏。他花費了早年的32年人生從事傳統儒家文士的生涯。16歲時，他成為鄉校的一名學生，并因其儒道典籍的學識，而在諸生中脫穎而出。17歲時，他通過最低等的科舉考試。大致在其時，他還通過鄰居的一位老婦人而對佛教產生興趣。她向他介紹了稱念佛名的凈土修持。他還把銘言“生死事大”這一禪僧喜好的句子，刻于書桌上，作為一種警示。他對一部叫做《功過格》的宋代道教的道德善書甚感興趣，他重新刊印了此書，并免費贈送。在他的晚年，他利用它作為他自己的著作《自知錄》的基礎，這是由一位佛教僧人所撰述的第一本，亦是惟一的一本道德勸善書。

到20歲他結婚時，他已開始自稱為蓮池居士，他選擇“蓮池”作為他渴望在凈土天堂轉生的一個隱喻。他堅持素食，修行稱念佛名，嚴禁為祭祀而殺生，而用水果和蔬菜來代替。家庭悲劇相繼發生。當他27歲時，他先喪其幼子，然后失去了父親。兩年后，他失去了妻子。在他的母親的堅持下，他再度與一位來自貧困家庭的婦女結婚，她也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兩年后，他不但沒有通過更高一級的考試，而且他所摯愛的母親亦與世長辭了。

在其妻子的幫助下，她說服他的親戚們不要阻止他，他離棄了家庭生活，在1566年接受具足戒，出家為僧，那年，他32歲。（當他妻子47歲時，即在她的母親去世后，也出家為尼，并取法名為祩錦。）在隨后的數年間，祩宏前往五臺山朝拜，行腳到北京參訪禪僧辨融和笑巖，并參加了在浙江地區的不同寺院舉行的五次禪期。1571年，他回到了杭州，在云棲山上的一座草棚靜修。他幫助當地村民祈雨，并通過密教儀式降伏了危害當地的猛虎。在當地官員和鄉紳們的鼓勵下，他重修了一座古老寺院，這是一百多年前由于山洪而荒廢的寺院。當1577年重修寺院告成時，祩宏名之曰“云棲寺”，并一直駐留于此，直到他于1615年示寂。不同于與他更年輕的同時代人真可和德清，祩宏此后再未游學；盡管他在文士與官員中有許多追隨者，但他未使自己牽涉進宮廷政治之中。

祩宏的學說，通常被認為是禪凈雙修的頂峰；禪凈雙修是由出生于杭州的同鄉永明延壽所開創的一種傳統。1584年，祩宏撰寫了一部《阿彌陀經》的注疏，它是凈土佛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對于祩宏來說，稱名念佛的目標是實現一心，即一種修持者的心靈與關注對象達到一體的狀態。從這一狀態中，一個人然后才能進一步體認到“自性即是阿彌陀佛，心與凈土不二”。祩宏主要吸取了華嚴哲學，更進一步區別了人心的兩個層次：具體的心（事一心）和普遍的心（理一心）。當人稱念阿彌陀佛之名時，一個人應全神貫注于耳聞洪聲，心中靜思此聲。當一個人修持念佛一段時間后，他就會被阿彌陀佛的思想所完全占據。這是靜定專注（samadhi，三摩地）的狀態。它適用于愚夫愚婦們的修持。第二個層次，即理一心則適用于利根者的修行。這是一種更為深刻的解悟類型。在這種修行方法中，一個人不僅實現持續的與佛同一的狀態，而且還體認到人的自心與佛的存在的同一，最終超越了思想。沒有理智的范疇可以適用于它們。因此，一個人實現了空的智慧。從稱念佛名中，一個人達到了沒有思慮的無念狀態。根據這一論旨，祩宏確立了凈土與禪宗教義的兼容性。

祩宏的第二個終生志愿是要重振寺院戒律。他為僧尼們編撰了有關戒律的基本讀本，為云棲寺創建了一套寺院規約，恢復了兩月一次的誦戒制度（為比丘或佛教僧人制訂的二百五十戒），并撰寫了一部注釋天臺大師智img對《梵網經》的注疏，《梵網經》包括了居士佛教徒的基本戒律菩薩戒。祩宏積極提倡戒殺與放生，是這部佛經中所強調的兩項基本戒律。放生會由他的居士信眾所組成，并成為晚明佛教慈悲心最具特色的表達形式之一。

祩宏復興佛教的第三個貢獻是他對佛教儀軌的闡述和制定標準。雖然他本人有時舉行密教儀式，但他并不贊同僧人花費所有時間完全投身于他們的資助者對佛教法事的持續不斷的需求的傾向。然而，他對佛教儀式的普遍需求有所感受。鑒于缺乏在儀式與儀軌上的一致性，他開始著手矯正這種狀況。結果是他撰寫了兩部著作，為水陸大懺的儀式和焰口施食的儀式提供指導。這兩種儀式由密教與天臺儀式結合而成，而祩宏的著作則成為后來這些儀式實踐者的標準參考材料。

祩宏的第四個主要關注點是對重要的典范性文獻的編撰。他于1584年撰寫了《往生集》，一部有關據信已實現在凈土轉生的僧人和居士們的傳記；《緇門 崇行錄》，一部撰于1585年的對僧人崇高行為的記錄；《禪關策進》，一部記錄以往禪師的悟修行為與教導的匯編，成于1600年；《武林西湖高僧輯略》，選取杭州地區著名僧人的傳記；最后，《皇明名僧輯略》。他的著作選輯名為《云棲法匯》，共有34卷，由其弟子們在他示寂后編纂而成，刊行于1624年。

盡管他關心許多不同的內容，但祩宏主要被認為與凈土傳統密切相關。他對其弟子們的最后一語是“虔敬念佛”。在清代時期，他被視為凈土宗的第八位祖師。他在僧人智塔編撰的一部戲劇中作為一個主角出現，智塔在明清之際住于杭州寶華寺。該劇以明代稱為“傳奇”的一種通俗戲劇形式編撰，名為《凈土傳燈歸元經》。劇中內容與凈土教的“三大祖師”慧遠、延壽和祩宏有關。幾乎有一半的劇情涉及到祩宏生平中的有關主要事件。此外，在劇中，“二祖”延壽，在他圓寂前預言，凈土教在600年后將由祩宏復興。此劇，據稱直至近代仍曾上演。

紫柏真可（1544—1604年）和憨山德清（1546—1623年）是好朋友。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他們的生活在有些方面明顯地既相互貫穿，又很相似。紫柏視德清為師，但德清比紫柏小兩歲，卻比他多活了幾乎20年。另一方面，德清則通過尊崇他的名聲，通過撰寫了一篇冗長而感人的《塔銘》（他還為祩宏撰寫了一篇《塔銘》），并把真可的著述匯集成編，傳諸后世，來回報這種友誼。

真可[[86]](#_86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為太湖之濱、蘇州之南的昊江人氏。他早在5歲時，預示著一種宗教命運的信號就顯示出來，當時曾有一位神秘僧人突然到來，并撫摩著這個男孩的頭頂，預言他將終有一天成為一位天人導師。雖然他作為一個男孩異乎尋常地魁梧而強壯，但他對孩童玩耍不感興趣。他還不喜歡看到女性，甚至對女性近親也避而不見。他好酒，并崇敬濟弱救貧、打抱不平的游俠人物。1560年，當他16歲時，持俸挾劍離家出走。他路遇一僧，即蘇州虎丘寺的明覺，并與他相結交為朋友。明覺整夜稱念八十八佛的名號，真可深嘆其虔誠，就懇請他為自己剃度；次日晨，他成為明覺的弟子。在隨后數年間，他在廬山研習法相哲學，到北京遍融門下習禪，并到五臺山朝拜。

真可曾為絕世靜修而自我閉關，有些閉關每次持續半年。他曾完全憑借意志的力量一天步行60里以錘煉自己。九年后，他回到了蘇州。那時，他遇見了密藏道開，一位先前的儒家弟子，后來則成為他最可依賴的弟子。其他幾位來自士大夫和官僚圈子的著名的居士信徒，其中一位叫陸光祖，幫助他重修了在浙江嘉興的楞嚴寺，此寺曾由一個富有家庭所占持，并用作其私人花園。他們成功地修建了一座禪堂，真可為這座禪堂刺血撰寫了一篇紀念韻文，但完全恢復寺院卻不得不等到20年后。

真可在道開的陪伴下，于1586年第二次北游。他拜訪了在山東嶗山的德清，在那里他們共同度過了10天；此次晤面決定了他們終生的友誼。那時，德清已成為李皇太后的寵信者。通過德清，真可被引薦給宮廷；這一引薦最終導致了他的慘死。同一年，他參訪了北京附近房山縣的石經山。出于唐代僧人靜琬（死于639年）這個榜樣的激勵（靜琬曾把佛跡貯藏在一個巖洞中，并在石板上刻著佛經），真可在皇宮中組織了一次歷時三天的遺跡展覽。這次展覽還給與他刻印另外一套佛教藏經的想法，以便在佛教的末法時代保存佛教。他打算把佛經刻印成一種普通的中文方冊版式的書籍，以便閱讀和攜帶，而不是通常的梵篋版式。德清完全贊同這一設想。藏經印板于1589年在真可的監管下在五臺山開刻。這一工程耗費了很長一段時間，在真可去世后很久才完成。1592年后，木刻板的制作在徑山寺以及蘇州、杭州地區的其他地方繼續進行。最后，所有木板被運往嘉興楞嚴寺刊印。出于這一緣由，這部藏經以《徑山藏》或《嘉興藏》而為人所知。

真可，如同他的友人德清，乃是一名不知疲倦的行腳者。他游歷了峨眉山、武當山、廬山和五臺山：這些都是著名的朝拜中心。1592年，他與德清在京城再度晤面。他們在一起共同度過了40天。他們商定編撰一部由玄極于1401年編撰的《續傳燈錄》的續集，以記載直到他們時代的禪宗語要。他們還決定朝拜廣東曹溪，該地是著名的禪宗六祖慧能（618—713年）創建的寺院中心。然而，這兩個計劃都沒有一個得到實現。1595年，德清，用他自己的話說，“觸怒龍顏”，被捕入獄、還俗，然后被流放，其罪名表面上是未經朝廷許可而私造寺院。真可念誦《法華經》為他的朋友尋求庇護，正如他曾一度抄寫此經為他的雙親祝福那樣。

六年后，即在1601年，真可前往京城去矯正在他看來的二樁錯事。他意欲運用他在宮廷中的影響，特別是他對皇太后的影響，為德清尋求赦免，以及爭取江西南昌的知府吳寶秀的釋放，吳曾因抗議礦稅而被捕入獄，而他的妻子則因被禁止陪伴他而自殺身亡。真可的活動遭到了充當礦稅征稅官的宦官們的嫉恨。當妖書事件發生時（妖書是指指責皇帝所寵愛的鄭妃及其兒子危及國家的小冊子），真可與皇太后及其他在此事件中受到懷疑的官員們之間的關系，把他置身于危險之中。早些時候，真可曾寫信給京城的著名醫生沈令譽，抨擊皇帝不孝，理由是把德清流放，并且毀壞了最初在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所修建的海印寺。當沈氏的住處被查封時，這封信被人發現。真可被逮捕，并關進東廠的死牢。他因沒有履行其宗教職責卻往來京城而遭到鞭打。他被杖責三十，并于數天后圓寂。

真可作為一位偉大的禪師，而不是一位宗教殉道者而被人懷念。盡管他終生的一個夢想是通過編撰一部明代的禪史來發揚禪宗傳統，但他同樣感興趣于促進經典的研究。此外，他覺得天臺、華嚴和瑜伽這三大主要哲學化的佛教宗派，完全可以兼容。他從《法華經》、《華嚴經》和《般若經》中找出可比較的術語，逐點闡明教義的這種可兼容性。他推薦幾套經卷作為學習佛教課程的基礎，推薦時總是選擇不同哲學傳統的經卷來互相補充。一套由瑜伽經論、《華嚴經》和《楞嚴經》所構成，而另一套則由《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和《圓覺經》所構成。他強調經典研究，這與其以可攜帶書籍的形式刊刻佛教藏經的計劃直接相關。結果，當人們外出時，可以攜帶數卷，就像他們攜帶俗世書籍那樣，而居士信眾則不必前往寺院圖書館去研習藏經。諸如云南和四川之類的偏遠地區，最后都能獲得經卷，據陳垣所述，從晚明時期以來，這有助于在這些地區形成一種充滿活力的佛教傳統。

與祩宏一樣，真可同樣感興趣于三教的和諧一致。他感到儒家、道教和佛教三大傳統有著相當共同的基礎。又與襪宏一樣，他接受儒家的道德和道教的形而上學，但在等級中把最高的地位留給了佛教。然而，一種更成熟的和更具攻擊性的論點，聲稱佛教代表了儒家的真正精髓，這是由比他年輕的同時代人德清和智旭所提出的觀點。

憨山德清（1546—1623年）[[87]](#_87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為其傳記撰寫人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因為他是撰寫了自傳，即紀年體自傳的第一位中國佛教僧人，這部自傳始于德清生年，而終于德清示寂前一年。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懷上他是一個夢的結果：觀音菩薩在夢中送了一個男孩到她門口。出生后有一年，他曾患重病。他母親就向觀音祈禱，并許諾如果他康復，她將送他到一座寺院去修行。12歲時，他進入南京報恩寺做小沙彌。報恩寺是一座由永樂皇帝重修的寺院，是佛教的講教中心，而且同時也是佛教沙彌、道教與儒家弟子的一座重要教育中心。他留在那里六年，研習了三教傳統的主要典籍。他特別著迷于《華嚴經》。19歲時，他得遇云谷禪師，后者激勵他去修禪。次年，他參加了在天界寺舉行的禪關，并接受念佛公案的修煉。這成為他在修禪及指導修禪中所遵循的方法。他在禪修上的堅韌努力，也為其余生留下了一個后續問題。在天界寺，他還結識了僧人與建筑師福登（1540—1613年）[[88]](#_88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后來成為他的行腳游伴、終生侍從及其有時過于簡略的傳記的注釋者。他們曾于1573年共同前往五臺山。

在五臺山，德清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禪修體驗，這些經驗使他達到了禪悟的高峰。他失去了其身心意識，僅見世界呈現為一面大圓鏡，山河大地皆映現于其中。他無師指導，只是通過閱讀《楞嚴經》而徹悟，而此經他先前是感到難以明曉的。經過八個月持續不斷的研讀，他完全領悟了經旨。他最終撰寫了兩部有關《楞嚴經》的注疏，這是他對佛教的主要的注釋性貢獻。

1574年，祩宏來五臺山拜訪他，他們共度了10天。1577年，德清受到慈圣皇太后李氏的注意。她挑選他參加一次為國家祈福的誦經法會。此事緣于德清懷念自己的雙親并出于苦行贖罪的目的，德清曾用自己的血與金粉混合制成的墨水抄寫《華嚴經》。皇太后獲悉此舉，即贈金箔為其所用。寫經幾乎耗時四年。他每寫一筆，就誦念著阿彌陀佛。在抄寫這部經的過程中，他做了許多夢，其中一些夢乃是其精神狀態的高度象征。

1581年，當寫經大功告成時，德清與福登（他本人已抄寫了另一部佛經）決定為懺悔與苦行而舉辦一場無遮大會。此時，萬歷皇帝曾經請道士祈求一個成為其繼承人的皇子。他還派了一個代表團去湖北的一個著名的道教圣地武當山舉辦了一個祈禱大會。皇太后當即請德清在五臺山析禱大會上祈求一位繼承者。皇太后與皇帝喜歡兩個不同的皇妃；皇帝當然希望他喜歡的妃子成為繼承人的母親。1582年，在析禱大會后約九個月以后，皇太后所鐘愛的王妃生了一個兒子，德清的祈禱法被認為有功于導致這一吉利大事的實現。德清名聲大振，他繼續得享皇室的贊助。當他前往嶗山時，皇太后說服皇帝賜贈15套大藏經中的一套給他，盡管嶗山并非重要的佛教中心。她與其他皇妃捐贈款項，在一座古老道觀的附近修建了海印寺，以存放這套大藏經。

德清與皇太后的密切關系最終導致了他的死。皇帝喜歡由陳妃后來所生的兒子，并拒絕其長子（即由王妃所生的兒子）為皇儲。當宮廷的權力斗爭愈加激烈時，德清被逮捕。1595年，他被押往京城受審，并以未經官府準許而修建一座新寺——海印寺的罪名打入大牢。他被迫還俗，并被流放到廣東雷州。歷時12年，他都身穿俗服，并必須定期向軍事當局匯報，直至他在一次大赦中被赦。但他仍然享有活動自由，并與許多重要的政府官員、著名的士子與主要的新儒家們相交。他不停地到處行腳，他的足跡幾乎遍及中國所有重要的佛教中心，在那些地方他宣講佛法，并撰寫佛經注釋，以及有關儒家、道教經典的注疏。他還花費相當巨大的精力重修或建造寺院，其中就有禪宗六祖慧能曾經傳法開教的曹溪南華寺。在他示寂后，德清被認為是禪宗七祖，其防腐保存的“肉身”，被安放在曹溪南華寺。

德清的佛學曾被徐宋彭（音）稱為一種“心靈哲學”。它是瑜伽法相學、天臺學和華嚴學的一種綜合。除了疏解《楞嚴經》，他還撰寫了《大乘起信論》注疏，這是一部為中國佛教徒所寫的原始的經典。他還運用一種佛教方式詮解《老子》、《莊子》和三部儒家經典。1595年，他著《中庸直旨》；1604年，他撰《春秋左釋心法》；1611年，他撰《大學決疑》。通過對儒家經典加以佛教意義的解釋，德清希望使它們與佛教有關心性的修煉的學說相適應。這是一種進取性的詮釋方法，因為它試圖利用長期以來為儒家精英們所熟悉的由來已久的表述，來為佛教的旨趣服務。儒家經典被詮釋為含有隱而未顯的密旨，只有在佛教解釋學的背景下加以解讀，才能顯現出來。這種方法與傳統佛教的論辯術不同，一般地說，論辯術試圖澄清批評者對佛教的所謂的誤解。這種方法還指出了一種明顯的但通常被人所忽略的事實：到晚明時，儒家與道家經典乃是所有受教育者的中國人的文化遺產。德清和智旭等僧人對儒家經籍進行同樣的佛教式的再詮釋，他們在年輕時都曾接受過一種完全的儒家式教育。儒家和道教典籍，一如佛教經典，都為他們的知性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支架。晚明佛教徒都有足夠的信心，聲稱他們能夠恢復原初的道統，即孔門心學。在他們看來，道統已被新儒家弄得隱晦不明，而且原旨也被歪曲。

藕益智旭（1599—1655年）[[89]](#_89___Ming_Ren_Chuan_Ji_Ci_Dian)，就其性情與活動來說，與祩宏相類似。據1652年當他54歲時撰寫的自傳（它古怪地冠名為《八不道人傳》），[[90]](#_90_Zhi_Xu_Jie_Shi_Qi_Zi_Chuan_G)正是通過閱讀襪宏的著述，他才轉歸佛教。智旭是蘇州附近的木瀆人。父母雙親皆為佛教居士。由于他們一直無子，因此就向觀音祈求，并誦念《大悲咒》10年。當他母親夢見觀音許以生子時，她已經40多歲了。當這個孩子7歲時，他就成了一位素食者。12歲時，他隨塾師學習，并投身于弘揚圣學。他發誓要摧毀佛、道二教，并放棄了素食。他撰寫了《辟佛論》，此書由數十篇把佛教批駁為一種異端學說的文章所構成。他曾夢見他與孔子與顏回舉行會談。

智旭17歲時，讀到了祩宏的《自知錄》序言及其文集《竹窗隨筆》。對他來說，這表明是一個轉折點；他不再感到與佛教勢不兩立，并焚毀了他反對佛教的文章，以表明內心的這一轉變。1618年，當他20歲時，他失去了父親；他誦念《地藏本愿經》以幫助父親在來世救贖轉生。他還開始考慮拋棄家庭生活。然而，他并沒有放棄他對儒家經典的研習。同年，他撰寫了一篇有關《論語》的注疏。當他讀到“天下歸仁”之句時，他并未領會何從著手。經過三天三夜的廢寢忘食，最后他從這一困境中脫身而出，宣稱他已大悟孔顏心法。后來，他把自己的領悟與王陽明的悟境相提并論。他們二人通過個人的努力，都重新領悟了在顏回死后曾湮沒失傳的圣學。24歲那年，智旭離棄了家庭生活。在此抉擇中，《楞嚴經》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他在前些年中曾聽聞該經中的一個經文：“世界緣于性空，由空而生大覺。”他并不理解這種大覺何以作為世界的根基。正是這一“問句”驅使他成為一個佛教修行者。盡管他最終于1622年由德清的一位弟子雪嶺剃度為僧，但智旭最初并未去接受三皈戒。相反，他在一座佛像前發了凈土四十八愿，并自取名為“大朗居士”。當他25歲時，在祩宏的遺像前接受了作為一位僧人的戒律，并于次年以同樣的方式接受了菩薩戒。

智旭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也是一位博學的學者。據其自述，他撰寫了23部著作，共113卷（他的弟子成時認為有40種著述，共計198卷）。最重要的著作是《閱藏知津》，它為《大藏經》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書目編排。東京版的大藏經（1880—1885年），即根據其版式編排。與祩宏一樣，他倡導禪宗與凈土宗的結合。他還為所有的哲學化的宗派所吸引。當他32歲時，他曾打算撰寫一部有關《梵網經》的注疏，但無法決定依從哪個佛教宗派。他做了四個閹，每個閹上寫著華嚴宗、天臺宗、法相宗和自立的宗四宗的名稱，懇請佛陀的指導。他每次拈閹出現的都是天臺宗。因此智旭就用天臺哲學作為他詮釋儒家與佛教的基礎。當他47歲時，他撰寫了《周易禪解》，并在兩年后撰著了《四書藕益解》。根據同一尺度，他在這些著作中設法使一些有關的“格義”相配。

除卻幫助其儒家同時代人理解佛教外，智旭還想表明儒家學說的真義只有根據佛教才能理解。他論及了散落在儒家經典中的“妙旨”。這些微言大義的段落，指涉著佛教經典中所展示的同樣的真理。但由于機緣尚未成熟，而且人們的知識水平和精神成長太過低下，因此，孔子和其他儒家圣人只能運用“便通”手段，以一種不同于佛教徒的語言闡述其教義。遺憾的是，早在曾子時代起，儒家就不能闡明深含于儒家經典中的“妙旨”。智旭毅然肩負起為其同時代人闡明這些“妙旨”的使命。在某種意義上，他正實現其年輕時弘揚圣學的夢想。開啟深藏在儒家經典中的意義的鑰匙，必將在佛教心性之學中找到。

智旭不僅是一位博學的學者和多產的注疏者，他還是其時代最虔誠的佛教徒之一。他崇拜觀音和地藏，這兩位是晚明時期最為普遍受人尊崇的菩薩。觀音菩薩關照著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困難，而地藏菩薩則解脫每個人在死后的苦難。他也是持咒的狂熱修持者，一位表現為以血寫經、在頭臂烤炙香疤、自省和懺悔等形式的自覺苦行者，此外，他還把擲骰拈閹之類的通俗游戲改造成為在普通百姓中傳播佛教超度教義的新工具。對于智旭生活中這些幾乎鮮為人知的方面，張圣嚴都曾作了一個詳盡的探究。[[91]](#_91_Zhang_Sheng_Yan____Ming_Mo_Z)它們反映了宗教性的一個方面，這對于我們認識明代佛教是至關重要的。

與贖罪苦行與懺悔一樣，持咒乃是基于對人們充滿罪惡感的認信，也是基于再度凈化和完善自我的渴望。智旭深切地感受到其惡業的重負，并力圖通過這些儀式來消除它們。他還為雙親、友人、施主和佛法祝福而持咒。在31歲后，他就經常這么做。他最喜歡的三種咒是：《地藏滅定業真言》、《觀音菩薩大悲咒》和《首楞嚴咒》。例如，在1632年，為了消除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惡業，他持第一咒（即《地藏滅定業真言》）468萬遍。同年，他持第二咒（即《觀音菩薩大悲咒》）10.8萬遍，為同寺僧人們和居士信眾祈佑。在從33歲到48歲的15年間（從1631年至1646年），智旭共修懺法25次。在各類不同的懺法中，兩種最為經常修持的懺法是，向觀音懺悔的《大悲懺》和相信地藏威力的《占察經行法》。

以自己的血寫經是大乘佛教所推崇的虔敬行為之一。《法華經》和《梵網經》特別倡導這一修持方法。真可和德清二人都曾刺血寫經。智旭還記錄下來其他同時代人曾致力于這種修行的事件。他本人在26歲到32歲期間曾六度刺血寫經。在他選以刺血抄寫的佛經中間（以次數的遞減為序），分別是《法華經》、《金剛經》、《梵網經》和《華嚴經》。

智旭時常克制自我的另一種苦行形式是所謂的“燃臂香”和“燃頂香”。自我禁欲和自我犧牲是《蓮花經》、《楞嚴經》和《金光明經》所贊賞的虔誠行為。著名僧人的傳記也有僧人們犧牲其生命，或通過焚指和手臂而獻出其身體的一部分，作為虔誠的終極行為的記載。智旭并沒燃臂，而是把艾絨放在他的手臂上，并在上面點燃一炷香，直到標記烙印入肉中。他似乎是修行這一禁欲方式的為時最長者。涵蓋26歲至58歲期間的記載表明，他焚香燃臂達28次之多，燃頂達6次，所燃之香從3支至28支。

在結束對智旭的討論之前，我們應該討論他在通俗佛教教育領域中的貢獻。他的第一個貢獻是提倡《占察善惡業報經》（《大正藏》第839經）的使用。[[92]](#_92_Guo_Li_Ying__Yin_Yi_____Zhon)這部佛經據稱是隋朝時期菩提騰翻譯的，但普遍認為是一部在中國編撰的偽經。此經由地藏菩薩宣講，告訴修行者投擲木簽以發現他們的業報狀態與未來的命運。他還描述了一種懺悔的方法。在1631年，當智旭33歲時，一位居士告訴他有關此經的內容。他當即派信差到云棲寺請來一部《占察經》。兩年后，他撰寫了《占察經行法》；1650年，他52歲時，撰寫了兩部有關此經的注疏。

據智旭的指示，一個人要像擲骰子那樣使用的三套木輪。第一套由十面組成，與十善行及其對立面十惡行相應。每個木輪將在表面上刻上一種善行，在反面則刻上一種惡行。在向地藏菩薩祈求指導后，他將轉動木輪以尋找其目前的業報狀態，然后把拋擲的結果與他的生活經歷相比較。只要人內心忠誠，據稱則將有某些相應的結果出現。如果結果是好的，一個人不應感到驕傲，而是繼續保持下去。如果結果不好，一個人就要悔改，并在將來改善其行為。

第二套木輪由分別代表言、行、意的三個木輪組成。這些木輪也以長短不等的垂直線和水平線標明。這些線條暗示著業報是善或惡、嚴重或溫和。一個人要投擲這套木輪以發現由言、行或意所導致的過去之業的狀態及其善或惡的程度。

最后，第三套木輪將被用于預示一個人未來的報應。這套木輪包括六套骰子，每個骰子有三面。這套木輪是以1至18的連續數字所標記（數目十八代表由六種感覺器官、六根和六種根意識所構成的十八界）。為了發現一個人在三界之中的未來報應，他必須投擲骰子三次。再生的全部可能的組合共有189個。智旭顯然經常用此方法預測他本人的未來，并從中獲得更多的解脫。智旭曾在祩宏遺像前授予自己以一位僧人（比丘）的戒律。這與毗尼戒律的做法有所不同。作為他研究毗尼的結果，當他35歲時，放棄了比丘的身份；在他46歲時，則放棄了沙彌的身份。他依據《占察善惡業報經》的教義修行贖罪；46歲時，他投骰子并得到一個判斷，大意是說他已獲得了一名僧人的凈戒。他感動地說，在末法時代，除了通過依據這部佛經投擲骰子的辦法，沒有其他辦法接受凈戒。

1651年，智旭創建了一種骰子游戲，稱為《選佛圖》，并在兩年后為名叫《選佛譜》的游戲撰寫了一部冗長的說明。[[93]](#_93_Zhu_Zhe_Zai_Jing_Du_De_Yi_Su)在其1653年所撰的序言中，智旭寫道，他曾沉迷于這種游戲長達30多年，并在描述了他當時如何發明這一游戲的經過時說：“選佛之語，始于禪客點悟丹霞（1054？—1119年）；而《選佛圖》，傳聞創自于捺麻僧也。學士解縉作《升官圖》，故捺麻僧作《選佛圖》，必應博諳教乘，深入禪律，未有不達法門中事，輒敢師心自創立者。惜其失傳，無從得見。”[[94]](#_94_Zhi_Xu____Xuan_Fo_Pu_Xu)

1619年，當他21歲時，智旭購買了一種稱之為《升佛圖》的游戲，但它混亂不堪。1623年，他在杭州看到有人在玩一種由幽溪大師無盡傳燈（1554—1627年）設計的游戲，這種游戲描述了十法界的升降過程的大致情形。1625年，他看到了另一種統收三教的圖解，但理致不清，不足為取。1629年，正當他駐留靈谷寺時，他看到那里許多僧人沉迷于下棋，于是想介紹給他們一種更能陶冶性情的游戲。通過吸取幽溪大師的理念，他制作了另一種圖解。經過多次試驗或改正，他于1631年最終決定使用兩個骰子，每一個骰子都有六個側面，上刻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這些符號由梵文“南無阿彌陀佛”或“皈依阿彌陀佛”所構成。南與無的發音暗示著不幸的命運，而阿、彌、陀、佛的發音則預示著好運。依據于骰子的各種不同的組合，一個人可以通過十法界進行升降。

這一游戲的靈感，顯然出自于《占察善惡業報經》。然而，這一游戲的源初，則可能出自西藏。捺麻之名可能是藏語喇嘛之誤。其原型極可能是一種西藏的骰子游戲，這種游戲曾引入中國，但后來卻失傳了。西藏佛教徒確曾玩過一種骰子游戲，它非常類似于智旭所創的那一種。一種稱為轉生游戲的近代游戲版本仍保存至今。這種游戲據說是由薩迦派的梵文學者孔迦嘉贊（亦稱文殊薩迦班禪，1182—1251年）在13世紀初期發明，為的是供其患病的母親消磨時間之用，而不使她在白天睡覺。“轉世的游戲揭示了藏傳佛教的宇宙觀。通過在畫卷或 ‘刻板’上刻劃出一種宇宙地形，它顯示出人們未來轉世的可能性，并闡明了通往解脫的道路以及開悟的方法。在玩這一游戲的過程中，游戲者對某種命運的趨向被揭示出來，同時它還為他們超越日常存在、實現免遭苦難的未來境界提供指導。”[[95]](#_95_Ma_Ke__Ta_Zi_He_Zhu_Di__Ken)這一游戲背后的旨意昭然若揭。智旭希望人們通過游戲認識到三界輪回或幻象世界的苦難，并學到由三套法輪所提供的不同的解脫方式。甚至于六個字符的選擇，也是基于教學法上的考慮；“南無阿彌陀佛”，事實上是鼓勵修行者在任何時候都要念誦的句子。

智旭在精神上與祩宏相近，這正如真可與德清精神上的相近。但晚明四大師至少在三件事情上具有共同之處。首先，盡管他們全都習禪并提倡禪修，但他們在明代及后來時期的禪宗編年史中，卻全被劃歸“法嗣不詳”之列。這種情形的出現，部分地由于他們本身并未過多地關注法系傳承；他們都相信促進佛教內部的和諧一致，以及三教之間的和諧一致。這種情形的出現，還由于臨濟宗內部日益加劇的僵硬的法嗣歸屬。最后，這種情形導致了臨濟宗僧與常被認為更自由也更寬容的曹洞宗僧之間的激烈論爭。這種沖突一直持續到了清代時期。[[96]](#_96_Chen_Yuan____Qing_Chu_Seng_Z)其次，就教義而言，他們都具有開放精神，并融合了不同佛教宗派的思想。然而，他們全都強調寺院戒律的至關重要性。盡管倡導三教之間的相互融合，但他們都相信佛教的至高無上性。第三，他們基本上都是保守者，并都獻身于維護佛教的正統。祩宏與德清曾嚴厲地批評羅宗的創立者羅清（主要活動時期為1509—1522年），羅宗在教義與修持上都非常類似于他們本身所倡導的凈土虔敬主義。祩宏與智旭還曾肩負起抨擊基督教思想的使命。[[97]](#_97_Xie_He_Nai____Zhong_Guo_He_J)祩宏甚至認為有必要抨擊反對偶像崇拜的個人主義者李贄，雖然真可與李贄依然是好朋友。晚明的佛教大師們都希望改革并復興佛教。雖然他們有時意欲使佛教適應當時的環境，但他們忠于佛教基本教義的信念，卻從未令人置疑。

## 晚明社會中的佛教

雖說晚明四大師如山峰般傲然屹立，但他們不像先前時期的著名僧人，并不是與世隔絕的個體存在，而是領導著一個充滿活力并自我維持的佛教僧人與民眾信徒的社團。有關晚明時期禪宗佛教和居士佛教的最近研究，有助于我們把四大師置于一種適當的視域。一種宗教健康的標志是其皈依者們所提供的宗教著述。佛經的迻譯與論著撰述，使唐代成為中國佛教的偉大的創造性時代之一。語錄、燈錄和寺院清規的編撰，則使宋代成為中國禪宗佛教的黃金時代。燈錄關注法系的準確傳承，這種法系傳承以在一位大師的指導下獻身于宗教修煉為其特征。

在宋朝統治的200年間，五部這種燈錄被編撰完成，并在宋代末年（大約在1228—1233年）被擷要編輯成《五燈會元》。1401年，150年多后，玄極輯成了《續傳燈錄》。然而在190年后，即從1595年到1653年的58年間，卻出現了50種禪籍，篇幅共386卷。它們由36位禪師和10位居士所撰著。平均每間隔14個月就有一部新著出現。這些著述涵蓋了禪宗歷史、禪師語錄以及有關禪宗典籍的疏釋。這種文字化趨向一直持續到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年），而且作品并非僅限于禪宗著述，它還逐漸包括經典和戒律的研究。在同一時期，共編撰了65種、凡269卷的非禪宗的著述。[[98]](#_98_Zhang_Sheng_Yan____Ming_Mo_Z)佛教健康發展的第二個標志是，在晚明時期禪僧的人數和重要居士佛教徒的活動。通過疏理撰于1642年到1794年間的九部燈錄，張圣嚴收集了有關117位禪修者的材料。根據他們的出生地，絕大多數（72人）來自東南諸省，包括浙江（31人）、江蘇（13人）、福建（11人）、安徽（6人）、江西（6人）、湖北（4人）和湖南（1人）。中國北方次之，以河北（12人）、河南（6人）和陜西（4人）為代表。在西南地區，只有四川（12人）貢獻出了相當一批著名禪僧。[[99]](#_99_Zhang_Sheng_Yan____Ming_Mo_Z)

晚明禪宗佛教以三個重要的新發展為特征，首先是對鍛煉學生方法的重視，其次是嚴格的法脈統屬相對放松，第三點是把密教修持與經典研究引入禪宗。由于禪宗一直都重視以心傳心，因此禪宗教育不同于書院或官辦學校的教育，不能單獨依賴于書本知識。禪宗教學如果要有效果，就必須靈活。禪宗傳統堅持認為馬祖和大慧都曾是偉大的導師，前者有139位開悟弟子，后者則有75位弟子。他們之所以擅長于教學，是因為他們知道如何以“活”的方法教導學生。禪宗教學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在晚明時期，出現了四部涉及到禪宗的教育方法的著作。祩宏的《禪關策進》和費隱通容（1592—1660年）的《祖庭鉗錘錄》，這兩部書都征引實際事例描述以前的禪師與其弟子之間的互動關系，并運用這些實例作為教學的范例。晦山戒顯的《禪門鍛煉說》，是以古代謀略家孫子的《兵法》作為范例，根據策略和謀略來解釋禪宗鍛煉。第四部著作的撰著，是從學習者的觀點，而不是像前面的三部著作那樣根據導師們的觀點。無異元來（1575—1630年）的《博山參禪警語》討論了所有類型的“禪病”，即新修煉者在禪定修習中可能遇到的身心困難。它探討了禪修的困難，并提出了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

基于117位禪修者的經驗，可以歸納出幾點結論。首先，就其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從20歲到40歲的20年間，并且特別是20歲到30歲的10年間，對于他們的宗教修煉來說乃是最為關鍵的時期。其次，晚明的禪修者可被劃分為三組：臨濟禪、曹洞禪和祖師禪。他們的參禪方法在許多方面都是相似的。然而，臨濟宗的禪修者，在其交往過程中，喜好呼喝及其他突如其來的怪異行為；曹洞宗的修習者，有時運用傳統的“群臣五位”的辯證術以勘驗修學者；祖師禪（晚明佛教的四位大師都認同此禪）的修持者常常無視于嚴格的法派統屬的正式傳承，而以佛經或禪籍作為他們的宗教經驗的有效基礎。第三，禪修者通常把他們的禪修經驗區別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省（awareness），此時他們認為他們認識到“實相”為何物，雖然這種知識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的知識。第二個階段是由不同的程度所構成的悟（awakening）。只有禪修者在已經獲得完全的悟后，他才能真正地說“餓即食，而寒即衣”，他才能宣講佛法，并教示別人。[[100]](#_100_Zhang_Sheng_Yan____Ming_Mo)從這些材料中，人們得到的印象是，在晚明禪宗佛教界中，禪宗的訓練乃是一種極為關注的有活力的內容。

晚明居士佛教反映了類似于當時寺院佛教中所發現的那些傾向。對于居士佛教的研究，有著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有些作為著名的學者或官員的居士佛教徒的傳記，可以從明代的官修的《明史》中找到。書信、詩文、哲學與文學的著述也提供了重要資料來源。但最為方便的資料，則是由其他佛教信徒所編撰的居士傳。現存最為著名居士傳由彭際清（1740—1796年）所撰。彭際清共收錄了103位明代居士佛教徒，其中僅有4位生活在萬歷時期之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為江南人氏，其中大多數則來自江蘇和浙江兩省。他們都是修持稱名念佛與“放生”的凈土信仰者。但他們也對禪宗和佛典研究感興趣。《金剛經》和《心經》是最為流行的佛經，緊隨其后的則是《法華經》、《華嚴經》、《大乘起信論》及其他佛教經文。最后，他們還都熱衷于持咒。最為經常運用的咒言乃是《大悲咒》（獻給千眼觀音的咒言）和獻給佛母準提（Cundi）的《準提咒》，佛母準提被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101]](#_101_Zhang_Sheng_Yan____Ming_Mo)

居士佛教徒構成了信徒社團的護法衛士。但佛教的信仰與修行絕不僅僅限于這些特定的社團。對于諸如觀音菩薩、地藏菩薩、阿彌陀佛、藥師佛等佛教人物，或者是對于諸如業報與轉世等等之類的佛教觀念的信仰，都為明代社會所有階層的中國人所共同持有。偉大的16世紀的小說《金瓶梅》和《西游記》，以及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士的游記，對于佛教浸透到精英與民眾文化的程度，都提供了廣泛而如實的描述。為生者和死者們祈福的佛教儀式、因果報應和西方極樂世界的佛教觀念、稱念佛名的佛教修持、放生、持齋吃素、靜坐禪定和苦行禁欲，所有這些都被整合入普通民眾的信仰系統之中。朝拜圣山和著名寺院，乃是僧人和平民百姓都同樣趨之若鶩的活動。[[102]](#_102_Pu_Tuo_Shan___Wu_Tai_Shan)

每一年的節日也被佛教儀式所打斷。在描述北京郊區宛平縣的居民們的宗教日歷中，當地知縣沈榜為我們對于佛教與普通百姓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提供了精彩一瞥。農歷三月二十八日是慶祝東岳泰山神的生日。在那一天，百姓們成群結隊地擠在通往寺院的道路上，其中有些人一步一跪拜。令人驚奇的事情是，當他們如此跪拜時，他們呼喚著佛的名號。他們的喚佛聲據稱如此之大，以至于“震天動地”。

農歷四月初八，是佛陀的生日，坐落于宛平縣南邊70里的戒臺寺安排講經說法。講經法會持續八天，于四月十五日結束。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僧們全都匯聚于此。為了滿足眾人的需要，商賈們設立了攤位，甚至“傾國妓女”也紛紛競相趕往在附近被稱為“秋坡”的地方展現自己。這一次集會俗稱“趕秋坡”。

宛平之西為潭柘寺，寺內有兩條青蛇。每一年的佛陀生日那天，觀光客們都絡繹不絕地前來此寺，向他們視為神圣的兩條青蛇表示敬意。他們提供祭品、用手觸摸青蛇，并祈求避免不幸與災禍。這一習俗被稱為是“觀佛蛇”。最后有一個稱為“念夜佛”的習俗。每當有人患病時，他就發誓稱念佛名一個月，從十二月初一開始。然后，他將每夜在固定的時間外出。當他手中持著一炷香走街串巷時，都稱念佛的名號。只有當手中的香燃盡，他才可回家。他于除夕之夜，才完成誓言。[[103]](#_103_Chen_Bang____Wan_Shu_Za_Ji)

與對佛教理念和神性之虔誠共同并存的，還有著許多對佛教僧人們的懷疑和不敬。利瑪竇對佛教僧人曾有極為低下的評價，他把他們斥責為性放縱和粗俗無知之徒。他還發現他所遇見的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似乎都毫無宗教使命感。[[104]](#_104_Lu_Yi_Si__Jia_La_Ge_Er_Yi)在《西游記》第三十六回中有一位住持，他只愿接受富有的施主，而不愿接受貧窮的游方行腳僧掛單。在第九十八回，甚至阿難和迦葉都被描繪為如此充滿商業頭腦的人物，以至于期望朝圣者以禮物換取這些人企求的佛經。小說《金瓶梅》充斥著和尚與尼姑們的負面形象。在第五十七回，僧人們典當其宗教法衣和法器，出售寺院的鐘，甚至變賣其修建寺院的建筑材料，以便滿足他們的物質需要。[[105]](#_105_Ke_Li_Si_Tuo_Fu__Ke_Li_Li)

盡管對現存的佛教不再抱有幻想，但對于“真正僧人”的公眾崇信并未消失殆盡。與此相反，這種崇信有助于一個神話人物的創造與流行，這個人物體現了儒、釋、道三教的最完美且最令人喜愛的特征。這就是濟公，即“濟顛僧”，他是一位持久不變地為所有社會階層的中國人所喜聞樂見的公眾人物。關于這一人物形象的故事傳說的現存最早的版本出現于1567年。[[106]](#_106_Mai_Er__Sha_Ha_Er____Shi_Wu)由于它被叫做《錢塘漁隱濟顛師語錄》，它被錯誤地收入《卍續藏經》的經典撰述中。這個傳說自宋代以來，就可能廣為人知。它描述了名義上屬于杭州凈慈寺的一位狂僧的生平與事跡。他衣冠不整且懶散成性。他好飲酒和吃肉。他極少呆在寺院里，卻在鬧市街坊到處閑逛，而且甚至出沒于妓院。盡管他違反了寺院戒律，并嘲諷其共住僧人們，但他卻受到了廣大民眾的喜愛，認為他是一位真正的羅漢，甚至認為他是一位“活佛”。他通過打抱不平和行使其神奇的療法濟助貧弱之人和患病者。濟公使人想起了游俠騎士、不朽者和狂野的禪宗人物寒山與拾得。確實，他可以被視作為一個綜合而成的偶像，他產生于當時三教融合的精神。然而，在這一類型的人物中，人們卻可以看到密教悉檀（sidhha），即“大成就者”的強烈痕跡。[[107]](#_107_Zui_Guang_Wei_Ren_Zhi_De_Xi)濟公，像他們那樣，都喜歡顛倒傳統習俗中的價值觀。他會以骯臟的洗澡水與口水為藥給人治病。他一開始觸怒群眾和引起群眾的嫌惡，后來卻使他們感到震驚，并認識到所有對立面的終極的空性。濟公的事跡最終演變成為一部叫做《濟公傳》的共280回的巨著。他通過諸如戲劇，而現在則通過電影、電視連續劇之類的娛樂媒體，在臺灣和中國大陸繼續得以廣為傳誦。濟公在許多方面都是明代留下來的佛教遺產的一種持久而充滿活力的合適的象征。在這一公眾人物的虛構的經歷中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兩個傳統的結合，還強調了需要更深入地考察明代佛教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學者們幾乎尚未開始研究的領域。

（陳永革 譯）

[[1]](#_1_14)威爾弗雷德·坎特韋爾·史密斯：《信仰和信念》（普林斯頓，1979年），第10頁。

[[2]](#_2_14)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史》（東京，1958年），第231頁。有關僧伽的資料可在下列著作中看到。陳觀勝：《佛教在中國：一種歷史考察》（普林斯頓，1964年），第435—436頁；郭朋：《明清佛教》（福建，1982年），第3—41頁；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東京，1979年），第243—334頁；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祩宏與晚明的圓融》（紐約，1981年），第144—162頁。

[[3]](#_3_14)《明實錄》，成化二十年十二月，第259卷上（南京，1962—1968年），第49冊，第4367頁。那位官員的評論可在《明實錄》中找到，弘治九年五月，第113卷上，第55冊，第2051頁。這顯然是一種過高的估計。據何炳棣：“到14世紀末，中國的實際人口可能超過6500萬……然而，晚明的人口統計表明，在15世紀上半葉人口穩定地減少，那時相對固定的人口總數大體在6000萬水平上下波動。”參見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59年），第9頁。

[[4]](#_4_14)陳垣：《釋氏疑年錄》（北京，1964年），第370頁。

[[5]](#_5_14)《明史》，第182卷，《王恕傳》；引見郭朋：《明清佛教》，第7頁。

[[6]](#_6_13)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1940年；1959年北京重印），第130頁。

[[7]](#_7_13)沈榜：《宛署雜記》（1593年；1961年北京重印），第195—202頁。

[[8]](#_8_13)葛寅亮編：《金陵梵剎志》（1627年；1976年臺北重印），第1卷，第1頁。

[[9]](#_9_13)于君方：《中國佛教復興》，第152—153頁。沈榜對于寺院財富的奢侈以及宛平居民們對其信仰的揮霍，印象深刻并驚訝不已。他說：“萬壽寺佛像，一座千金。”《宛署雜記》，第207頁。

[[10]](#_10_13)布魯克：《祈求權力：晚明中國的佛教與紳士社會的形成》（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93年）。

[[11]](#_11_13)沃爾弗拉姆·埃伯哈德：《中世紀和近代中國的建廟活動》，載《華裔學志》，第23卷（1964年），第264—318頁。

[[12]](#_12_13)布魯克：《祈求權力》，第91—92頁。引見余繼登：《皇明田科欶文》，第226頁。

[[13]](#_13_13)謝肇 淛：《五雜俎》（萬歷時期；1977年臺北重印），第200頁。

[[14]](#_14_13)宋濂：《慧辨琦禪師志略》，載《金陵梵剎志》，第3卷，第335頁。

[[15]](#_15_13)郭朋：《明清佛教》，第12頁。他的觀察乃是基于《明會典》和《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匯考》。

[[16]](#_16_13)《明人傳記辭典》，第422—425頁。

[[17]](#_17_13)《明人傳記辭典》，第1319—1321頁。

[[18]](#_18_13)《明人傳記辭典》，第1561—1565頁；牧田諦亮：《民眾的佛教：從宋代到近代》，載《亞洲佛教史·中國編》（東京，1973年），第2卷，第96—108頁。

[[19]](#_19_13)祩宏：《云棲法匯》（南京，1897年），第17卷，第12a頁。

[[20]](#_20_13)《靈峰宗論》，第5卷之3，第3頁。引見郭朋：《明清佛教》，第47頁。

[[21]](#_21_13)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第55頁。

[[22]](#_22_13)宋濂：《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六會語錄序》，見《卍 續藏經》（1905—1912年；1977年臺北重印），第124冊，第71頁。

[[23]](#_23_13)宋濂：《佛日普照慧辯禪師語錄序》，第104頁。

[[24]](#_24_13)宋濂：《佛日普照慧辯禪師語錄序》，第130頁。

[[25]](#_25_13)宋濂：《佛日普照慧辯禪師語錄序》，第131頁。

[[26]](#_26_13)宋濂：《佛日普照慧辯禪師語錄序》，第291—294頁。

[[27]](#_27_13)曾普信：《中國禪祖師傳》（臺灣，1967年），第320頁。

[[28]](#_28_13)張圣嚴提出了一些數據：“在《卍 續藏經》中所收錄的有關《心經》的46部注疏中，26部撰于明代；有關《金剛經》的42部注疏中，14部撰于明代；有關《楞伽經》的11部注疏中，8部撰于明代。”張圣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東京，1975年），第54頁。

[[29]](#_29_13)曾普信：《中國禪祖師傳》（臺灣，1967年），第321頁。

[[30]](#_30_13)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第166—167頁。

[[31]](#_31_13)《欽錄集》，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1627年；1980年臺北重印），第2卷，第141頁。

[[32]](#_32_13)張圣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第56頁。另見霍姆斯·韋爾奇：《中國佛教的修持（1900—1950年）》（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67年），第190頁。

[[33]](#_33_12)龍池清：《明初的寺院》，載《中國佛教史學》，第2卷，第4期（1938年），第9—29頁。另見《明代的瑜伽教僧》，載《東京學報》，第11卷，第1期（1940年），第405—413頁。

[[34]](#_34_12)葛寅亮：《欽錄集》，載《金陵梵剎志》，第2卷，第160頁。

[[35]](#_35_12)葛寅亮：《欽錄集》，載《金陵梵剎志》，第2卷，第161—162頁。

[[36]](#_36_12)《憨山德清夢游集》，第20卷，第7頁。引見徐宋彭（音）：《一位明代佛教領袖：憨山德清（1546—1623年）的生平與思想》（帕克大學，1979年），第142頁。有人發現《心經》作為考試經典之一。“佛祖”一詞之所指并不明確，它似乎不可能指《佛祖通記》（54卷）、《佛祖歷代通載》（22卷），或者是《佛祖刊目》（41卷），三部分別是宋代、元代和明代編撰的佛教編年史。

[[37]](#_37_12)祩宏：《竹窗二筆》，載《云棲法匯》，第25卷，第33頁。

[[38]](#_38_12)見《金陵梵剎志》，第2卷，第159頁。

[[39]](#_39_12)見《金陵梵剎志》，第2卷，第179頁。

[[40]](#_40_12)謝肇淛：《五雜俎》，第205—206頁。

[[41]](#_41_12)陳觀勝：《佛教在中國：一種歷史考察》，第442頁。

[[42]](#_42_12)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第151頁。

[[43]](#_43_12)葛寅亮：《欽錄集》，載《金陵梵剎志》，第2卷，第149頁。這項職務在1386年設立，但在七年后，弊端就已經開始出現。許多砧基道人都粗俗無禮而且暴虐無道，他們不為寺院的僧人們服務，反而充當作威作福的主人。僧錄司奉命宣布，今后無論誰如此行事，都將杖打100下，然后發配戍邊。同上，第172頁。

[[44]](#_44_12)郭朋：《明清佛教》，第19頁。

[[45]](#_45_12)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大正藏》，第2038經），見《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1924—1934年），第49冊，第943a頁。張圣嚴：《明末中國佛教研究》，第53頁。

[[46]](#_46_12)郭朋：《明清佛教》，第23—25頁。

[[47]](#_47_12)《明人傳記辭典》，第566—569頁。她是經籍的一位資助者，并被認為是《古今烈女傳》的著者。她還支持《內訓》和《勸善書》的編撰。

[[48]](#_48_11)《卐續藏經》（1905—1912年；1977年臺北重印），第1冊，第682—683頁。作為永樂皇帝的妻子，她在效忠上自然是非常忠誠的。對建文帝的統治期視而不見，并稱這四年為洪武年統治的第三十二年至第三十五年，這四年事實上當然并不存在。

[[49]](#_49_11)《卐續藏經》，第1冊，第696頁。

[[50]](#_50_11)《卐續藏經》，第1冊，第693頁。

[[51]](#_51_11)《明史》，第331卷，《西域傳》。引見郭朋：《明清佛教》，第26—27頁。

[[52]](#_52_11)《釋氏稽古略續集》，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第9416頁。

[[53]](#_53_11)祩宏：《竹窗二筆》，載《云棲法匯》，第25卷，第17ab頁。

[[54]](#_54_11)《釋氏稽古略續集》，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第9416頁。

[[55]](#_55_10)趙翼：《廿二史札記》，第34卷，《明史·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引見郭朋：《明清佛教》，第35頁。被保留的四名僧官是一名左覺義和三名右覺義。三名右覺義分別住在靈谷寺、天界寺和報恩寺，這些都是在南京的三大寺院。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覺義的地位，在原先四級僧官中是最低的一級，他們的職責與掌管僧人、寺院戒律和懲治過錯者相關，而不是與禪定或研究經籍有關。葛寅亮：《金陵梵剎志》，第52卷，第1774頁。

[[56]](#_56_10)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北京，1959年），第684—685頁。

[[57]](#_57_10)趙翼：《廿二史札記》，第34卷；《明史》，第179卷，《鄒智傳》。引見郭朋：《明清佛教》，第35頁。

[[58]](#_58_10)《明史》，第184卷，《劉春傳》。引見郭朋：《明清佛教》，第32頁。

[[59]](#_59_10)余繼登：《皇明田科欶文》，第10卷；引見野口鐵郎：《明代中期的佛教界》，載《東洋中學論集》，第7卷（1963年），第192—193頁。

[[60]](#_60_10)《明史》，第307卷；引見野口鐵郎：《明代中期的佛教界》，第189—232頁。

[[61]](#_61_10)《明實錄》成化十五年十月條；引見野口鐵郎：《明代中期的佛教界》，第195頁。

[[62]](#_62_10)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130頁。

[[63]](#_63_10)牧田諦亮：《策彥入明記研究》（京都，1952年），第1卷，第96、109—110頁。

[[64]](#_64_10)馬丁·柯爾克特：《五山：中古時期日本的臨濟禪寺制度》（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81年），第191—192頁。

[[65]](#_65_10)于君方：《中峰明本與元朝的禪宗佛教》，載《元代思想：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思想與宗教》，陳學霖與狄百瑞主編（紐約，1982年），第451頁。

[[66]](#_66_10)曾普信：《中國禪祖師傳》，第330—332頁；祩宏：《皇明名僧輯略》，見《云棲法匯》，第17卷，第18—28頁；《釋氏稽古略續集》，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卷，第945a頁。

[[67]](#_67_10)祩宏：《皇明名僧輯略》，見《云棲法匯》，第17卷，第24b—25a頁。

[[68]](#_68_10)引見曾普信：《中國禪祖師傳》，第333頁。

[[69]](#_69_10)祩宏：《皇明名僧輯略》，見《云棲法匯》，第17卷，第48a—49b頁；《釋氏稽古略續集》，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卷，第944b頁。

[[70]](#_70_10)祩宏：《皇明名僧輯略》，見《云棲法匯》，第17卷，第41a頁。

[[71]](#_71_10)參見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72]](#_72_10)祩宏：《皇明名僧輯略》，見《云棲法匯》，第17卷，第16b—17a頁；曾普信：《中國禪祖師傳》，第334頁；《釋氏稽古略續集》，第946頁。

[[73]](#_73_10)祩宏：《皇明名僧輯略》，見《云棲法匯》，第17卷，第26ab頁。

[[74]](#_74_10)祩宏：《皇明名僧輯略》，見《云棲法匯》，第17卷，第13b頁。譯見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第56頁。

[[75]](#_75_10)曾普信：《中國禪祖師傳》，第338—339頁；祩宏：《釋氏稽古略續集》，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卷，第951ab頁。

[[76]](#_76_10)徐宋彭（音）：《一位明代佛教領袖》，第65—66頁。

[[77]](#_77_10)《釋氏稽古略續集》，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卷，第950。頁；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第120—123頁。

[[78]](#_78_10)這些新趨向的有些內容，已由丹尼爾·奧弗邁耶在《民間佛教：晚期傳統中國的異端教派》（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6年），及理查德·H.C.石《晚明的宗教與社會：16和17世紀中國的教派與民眾思想》（伯克利加州大學學位論文，1980年）有所探討。

[[79]](#_79_10)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第679頁。（原文誤為2000斤，據沈著應為1200斤。——譯者注）

[[80]](#_80_10)今枝真愛：《中世禪宗史的研究》（東京，1970年），第141—146頁。

[[81]](#_81_10)具體情形由石守謙（音譯）在一篇論文中所稱引，見《有關明代時期金陵地區佛教寺院的一些觀察》（未刊稿，1980年），第15—18頁。

[[82]](#_82_10)石守謙：《有關明代時期金陵地區佛教寺院的一些觀察》，第17—18頁。

[[83]](#_83_10)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第687—688頁。

[[84]](#_84_10)德清《東游集》中序言，此書由福徽于1617年編纂。引見徐宋彭：《明代的一位佛教領袖》，第1頁。

[[85]](#_85_10)《明人傳記辭典》，第322—324頁；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

[[86]](#_86_10)《明人傳記辭典》，第140—144頁；J.克里斯托弗·克利里：《晚明佛教領袖紫柏真可》（哈佛大學論文，1985年）。

[[87]](#_87_10)《明人傳記辭典》，第1272—1275頁；徐宋彭：《明代的一位佛教領袖》；吳百益：《德清的心靈自傳》，見狄百瑞和17世紀思想研討會編：《新儒學的演變》（紐約，1975年），第67—92頁。

[[88]](#_88_10)《明人傳記辭典》，第462—466頁。

[[89]](#_89_10)《明人傳記辭典》，第244—246頁；張圣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

[[90]](#_90_9)智旭解釋其自傳冠名時說：“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又艴然不屑；故名八不也。”見《藕益大師全集》，圣懺編（臺北，1974年），第16卷，第10220頁。

[[91]](#_91_9)張圣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第181—234頁。

[[92]](#_92_9)郭利英（音譯）：《中國佛教的占卜和凈化游戲：中國偽經〈占察經〉》，載《法一日佛教文化研討會》，格蘭德·福斯蒙主編（巴黎，法蘭西學院，1991年9月）。

[[93]](#_93_9)著者在京都的一所大學圖書館中查閱到了這部珍本。

[[94]](#_94_9)智旭：《選佛譜序》。

[[95]](#_95_9)馬克·塔茲和朱迪·肯特譯：《轉世：西藏的解脫游戲》（紐約，1977年），序言。

[[96]](#_96_9)陳垣：《清初僧諍記》（北京，1962年）。

[[97]](#_97_8)謝和耐：《中國和基督教的沖突》（倫敦和紐約，1985年），第72—82頁。

[[98]](#_98_8)張圣嚴：《明末中國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載《華崗佛學學報》，第9期（1984年），第3—4頁。

[[99]](#_99_8)張圣嚴：《明末中國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第15—17頁。

[[100]](#_100_8)張圣嚴：《明末中國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第51—52頁。

[[101]](#_101_8)張圣嚴：《明末的居士佛教》，載《華崗佛學學報》，第5期（1981年），第7—36頁。對于那些追隨祩宏的居士佛教徒的研究，參見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第64—100頁。

[[102]](#_102_8)普陀山、五臺山、峨眉山和九華山構成了四大神圣的佛教名山，吸引了難以計數的朝拜者。當時朝拜的普遍盛行的一種間接的暗示，乃是佛教領袖們偶爾對它所表達的異議。似乎一直喜歡朝拜圣地的德清本人，認為觀音的道場普陀山，根本上說是在每個人的內心中，因此，沒有必要到普陀山去朝拜觀音。徐宋彭：《一位明代佛教領袖》，第122頁。對于普陀山作為觀音的圣地，參見于君方：《普陀山：朝拜和中國佛教圣地的創立》，載《中國的朝拜與圣地》，韓書瑞和于君方主編（伯克利，1992年），第190—245頁。

[[103]](#_103_8)沈榜：《宛署雜記》，第167—169頁；諦田牧亮：《民眾的佛教》，第110—111頁。

[[104]](#_104_8)路易斯·加拉格爾譯：《16世紀中國：利瑪竇行記（1583—1610年）》（紐約，1953年），第105頁。

[[105]](#_105_8)克里斯托弗·克利里：《紫柏真可》，第23、28頁。

[[106]](#_106_8)邁爾·沙哈爾：《是悟僧還是魔術師？16世紀小說〈濟顛語錄〉中濟公神的描繪》，載《民俗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會議紀要》（臺北，1994年），第1卷，第251—303頁。另見其《中國濟公神早期歷史中的虛構與宗教》（哈佛大學論文，1992年）。

[[107]](#_107_8)最廣為人知的悉檀之一是珠巴袞雷（生于1455年）。有關他的故事傳說，曾被譯成英文。參見基思·道曼譯：《神圣的狂者：珠巴袞雷令人稱嘆的一生與贊歌》（克利爾萊克，1983年）。珠巴袞雷的某些事跡，使人想起了濟公的行事。

# 第十五章 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道士與道教的信仰和活動，貫穿于整個明朝社會之中。然而，鑒于目前學術界的研究現狀，對于明代時期道教所起的作用，我們僅能再現一個不完整的圖像。道在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不同的形式。研究業已揭示出明代社會中處于各階層和不同地域的道教的獨立的生活場景。把它們一同聯結起來后，這些生活場景構成了一幅道教的畫卷，它類似于在一幅中國畫卷里的圖像。當這幅畫卷展開時，它就呈現出了一片清晰的景色，漸隱漸遠地消失在連綿不斷和霧靄朦朧之中。盡管這些道教景色顯得多么不連貫，但如果認為目前不完整的知識反映了歷史實在，并且認為明代道教的這些迥然不同的方面實際上是不相關聯的，這將是一個錯誤。道，可能確曾在六朝時期就產生了分化[[1]](#_1_Huo_Mu_Si__Wei_Er_Qi____Dao_J)，但到了明代，道教分化的派別已經融合為一體。潛在的資助者或熱心支持者對道士的期望，建立在他們所理解的道教的作用與能力的基礎之上。社會各階層的期望和理解，與訓練有素的道士們的信仰和修持之間相互起著作用，共同創建了明代道教。

內森·西文曾嘆惜“道教”一詞含義不清，他警告所有使用它的人，在每一特殊的背景下，都要嚴格區別其意旨。[[2]](#_2_Nei_Sen__Xi_Wen____Ling_Ren_K)對于納森的勸告，必須增加這樣的說明以防止誤解，即明代中國人對道士有自己的看法，從而使簡明的界定復雜化了：他們忽視或毀壞了宗派與儀式修持之間的明確區別。研究上的進展，已足以對道教的不同側面之間的相互關系提供觀照。確實存在著松散地組織起來的道教“體系”，它與其說是根據集中起來的神學方案或制度方案組織起來，倒不如說是由各種感悟和資助類型所組成。

對于明代道教不完整形象的一個原因，是相關典籍的散亂，這歸因于《道藏》這一道教文獻的權威的官方匯編，在明代中葉之前即已編成并刊行。盡管有些明代初期的典籍已被收錄其中，但《道藏》所收錄的明代著述，與宋代或元代的資料相比，則微不足道；它很快就被編定，以至于來不及收集許多明代典籍。然而，《道藏》的編撰本身卻是明代道教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其主要遺產之一，明版《道藏》，仍是道教經藏著述的標準匯編。

1406年，永樂皇帝（1403—1424年在位）指派張宇初（1359—1410年）監督編纂現存的道教文獻的一部綜合性匯編。這一工程從全國各地的道觀中搜集了道教的藏書和著述。在永樂皇帝死后，帝國對此工程的熱情消失，直至1444年正統皇帝（1436—1449年在位）才詔令最終刻板并刊行這部匯編，工程是在云南邵以正（生卒時間不詳）的監督下進行。1447年，英宗皇帝把成套的道藏分送給明朝帝國各地的道觀。經板藏于京城，這樣，隨后的皇帝們就能方便地刊印并頒送道藏，以展示他們對道教機構的慷慨大度。[[3]](#_3_Chen_Guo_Fu____Dao_Cang_Yuan)

由于許多道教宮觀都曾在元代末年的混亂中遭受火災及其他災害，因此，朝廷資助下的《道藏》工程，在幫助道觀保存或恢復岌岌可危的文獻中，起了一種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盡管意圖甚佳，但總匯實際上卻并未收錄所有既存的著述。例如，福建龍溪的玄妙觀藏有一套共564函的舊《道藏》，不知什么原因，這套《道藏》未被送往北京用于修藏工程。[[4]](#_4_Chen_Guo_Fu____Dao_Cang_Yuan)

甚至《續道藏》，即《道藏》的增補本，雖在皇帝的監督下于1607年編纂并刊行，都未保存所有重要的明代典籍。例如，《性命雙修萬神圭旨》這一性命雙修的指導手冊是明代道教最具代表性的典籍之一，卻沒有被官方的編修者所注意。這部典籍描述并闡明了大量內丹術的玄秘：內丹術是使個人恢復原始的純凈和活力，以及使個人得道的靜修過程。《性命雙修圭旨》中的思想，綜合了全真道南北二宗的修行方法。這樣一部重要典籍被官方編纂者所疏忽，不禁令人想到充實明代道教形象的更多的典籍，也許仍沒有被收錄其中。[[5]](#_5_Fu_Qin_Jia____Zhong_Guo_Dao_J)

對于有關明代道教知識不完整的另一個原因，就目前所知而言，乃是由于在明代期間沒有增加引人注目的道教宗派。明代并不是以新宗派的形成，或者是以杰出思想家的出現為標記的時期，而是以道教的不同支派間的聯合與匯同為特征的時代。

天師道（天師為這一宗派的領袖）是專精于道教的儀式與修道的最為古老的道教宗派，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漢代。盡管曾遭到一些挫折，但這個道派仍一直延續到明代。在元代期間，吳全節（卒于1346年）曾致力于把正一道（天師道）傳統與活動于中國北部的全真道結合起來。[[6]](#_6_Sun_Ke_Kuan____Yuan_Dai_Dao_J)在此期間，天師道傳統還吸收了其他幾個南方的宗派，最著名的是茅山道派及其上清經典。盡管茅山道在元代作為天師道的一個支派而生存下來，但其命運卻在明初衰落了。即使如此，明初的學者與官員宋濂（1310—1381年），似乎一直屬于與茅山的道士們保持著社會與文學關系的著名士子中的一員。[[7]](#_7_Sun_Ke_Kuan____Yuan_Dai_Dao_J)我們應注意到，這里所提及的每個道教派別，都與一套別具一格的典籍和齋儀相關聯。

好幾位天師對明代道教都留下了重要的影響。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曾幾次被召人宮廷舉行道教齋儀。1391年，皇帝委派他鑒定道教辟邪術，以便清除異端術士與道派；他因此而成為道教正統的一位官方衛士。[[8]](#_8_Du_Lian_Zhe____Zhang_Yu_Chu) 1406年，他被委任去領導編撰道教文獻，從而導致了《道藏》的刊印。張宇初在《道藏》中留下了一些他本人的著述，其中包括《道門十規》。為了與他在宮廷中的職責相一致，他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天師而超越了宗派利益，他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是折中的，它描述了所有主流道派的修行實踐，并嘆惜道教的這些宗派的分歧。他簡要地回溯了不同道教派別的歷史，認為所有這些派別都源自于同一個道。他強調了所有道教徒都有虛無、清凈與無為的基本概念。據他所見，道教是與儒家社會的王道相容不悖的。基本的倫理戒律是道教的根基；倘若沒有建立道果（由倫理之道的實踐所產生的良好的結果）的基礎，一位訓練有素的道士就不可能在齋儀或靜定修持上取得成功。[[9]](#_9_Zhuan_Yu_1406Nian_____Dao_Can)張宇初并不忽視道教的制度建設。他強調必須以高尚的精神和正直的道德來領導道觀，同時還需要管理的智慧。那些選擇宗教生活的人都應該斷然舍棄世俗生活。他寫道：“學道之士以清凈為本。睹諸邪道如睹仇讎，遠諸愛欲如避臭穢，除苦惱根，斷親愛緣，是故出家之后，離情割愛，舍妄歸真，必當以究明心地……”[[10]](#_10___Dao_Cang_____Di_988Ce__Di)

他繼續寫道，這些道士們都應投身于修煉其心性，持守宗教生活的戒律，凈化身心，并過著樸實無華而離世的生活。這些宗教僧侶將不僅是世俗信徒的有效楷模，而且還為國家與社會的福祉而致力于祈禱和齋儀。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國家應該支持正統道教宮觀的活動，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張宇初的文章為道教徒與社會都能夠認同的道教的行為及作用確立了準則。

有一位或兩位其他天師，與明皇室保持著密切的關聯，但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元吉（1435—1485年）卻熱衷于改善信仰，從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張起初在朝廷上成功地增加了道士的度牒，從而增加了受度為道士的名額，但后來，他的非正統的勸人改宗和管理方法，卻使他身敗名裂。他被指控犯有諸如囚禁兒童、挪用財產和私設一座監獄之類的罪行。[[11]](#_11_Du_Lian_Zhe____Zhang_Yuan_Ji)在這一不幸的事件之后的10年間，由于一場誰當繼承者的遲遲未決的爭端，天師的職位一直空缺。

全真道在明代繼續保持影響。《性命雙修圭旨》所提供的證據表明，全真道的南北二宗正走向和解。全真道北宗，由宋代的王哲（1112—1170年）、馬丹陽（1123—1183年）和丘處機（1148—1227年）所創建，強調命的修煉[[12]](#_12_Ming__Zhi_Sheng_Ming_Li_Huo)，目的是為了增強精力與延年益壽。全真道南宗，則在宋代由許道光（生卒時間不詳）和白玉蟾（1194—1229年）所創立，強調修性與修神的首要性，目的是為了開發智慧與悟道。[[13]](#_13_Ren_Lei_De__Xing__Yu__Shen)許道光是一位禪師，因此，全真道南宗呈現出強烈的佛教影響，這就不足為奇了。《性命雙修圭旨》在一種自我修煉的實用而廣大的計劃中提倡性命雙修。[[14]](#_14_Fu_Qin_Jia____Zhong_Guo_Dao)

徐守誠（卒于1692年），曾接受過丘處機一系列的全真道訓練，在明末清初修持性命雙修。[[15]](#_15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他還在江西南昌附近的凈明道本山西山研究凈明道。通過諸如許守誠等的聰慧的修持者以及諸如《性命雙修圭旨》之類典籍的良好作用，全真道的理論與修行實踐得以在整個明代社會中擴展開來。

對于在明代的其他道教宗派，我們所知甚少。神霄派似乎被吸收入其他宗派之中，它是否在明代期間仍在獨立起作用，這尚不清楚。

明代最具活力的道教宗派可能是凈明道。盡管其創立可追溯到六朝時期的許遜（239—292年），但凈明道作為一個別具一格的整體，出現于宋元時期。元末時期，黃元吉（1270—1324年，一說為1271—1355年）編撰了《凈明忠孝全書》，作為這一宗派的明確思想表述。凈明道強調儒家忠、孝、誠和正意等儒家價值，[[16]](#_16_Zheng_Yi_Shi_Yi_Ge_Qu_Zi_Yu)主張每一個人都對他或她的行為負責，善的行為最終必將得到善報，而惡的行為則必將受到惡報。修命與修性的道教方法，有助于開發智慧以使倫理生活成為可能；而靜明的齋儀可用于使心理上或精神上的操守清白，這樣人們不至于為過去的弱點而神情沮喪。

凈明道在元末時期的動力，一直持續到了明代。實際上，“凈明道”一詞并不用于諸如《明史》之類的官方材料中，但張宇初在其道教宗派史中卻提到了它[[17]](#_17___Dao_Men_Shi_Gui_____Jian)，而且它還出現于許多明代文人的著述中。凈明道一詞在明代官方資料中的缺省，可能說明了凈明道被政府官員們認為是從屬于正一道或全真道的道派。許多更早一些的道派在明代都被認為是這兩大道派之一的支派。趙宜真（盛年期1350年），一位江西人，就是明代凈明道道士的一個例子。由于一個夢警告他要放棄科舉學習，他以各種形式的道教進行修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天師道、上清道和全真道傳統，但最后他卻選擇了凈明道。他相信智慧修煉能保持心靈的清明，而堅持倫理教義則提供了精神成長的實際證明。[[18]](#_18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由于他并不忽視凈明道的儀規遺產，他編撰了清微派[[19]](#_19_Yi_Wen_An_Zhao_Zhu_Di_Si__M)的儀規經典。另一位著名的凈明道士是劉淵然（1351—1432年），一位元代官員的兒子，他也是江西人。在獲得了作為雷雨師的名聲后，他被皇帝于1393年邀請居住在南京，并為皇室操持齋儀。他一度利用皇帝的恩寵，派遣其弟子遍布于中國南部，以倡導凈明道信仰。[[20]](#_20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寧王朱權（1378—1448年），是明太祖的第十七個兒子。他在西山上的天寶洞中修行道術。他充分地受到凈明道教義的指導。當他拒絕接受他的家人讓他返回皇宮的請求時，他的皇子封地于1403年被移至南昌，在那里他繼續其宗教生活。[[21]](#_21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有明一代，所有道教宗派都在南昌西山上得以修煉。有些道派曾在玉隆宮的范圍之外建立了一些較小的中心，玉隆宮是凈明道的本山或總部，但西山的氛圍，則以自由流動的相互影響和思想與修持的相互混合為特征。[[22]](#_22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這種靈活的做法，與全真道的南北二宗傳統的和解相媲美。明代時期，不同道派之間的界線，似乎一直是很不固定的。

這種變動性可能源自于有影響力的道士的相對缺乏。那些四處求道者，在不同的道教圣地修習，尋求一位大師的至關重要的親自指導。然而，由于錯誤地認定道教教派在功能上類似于基督教的教派，這就容易過高地估計道教派別的機構性主導作用。近來對道派的研究，卻得出了一個不同的結論。每一個道派都體現了可靠的儀規典籍的一種別具一格的啟示，這些儀規典籍是由師父傳給在精神上和知性上都值得接受秘密的口頭傳授的弟子們。換言之，一個道派為道士們的更高級修煉提供了一個典籍的基礎，并為傳承特別的儀規和靜定的修行技能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構架。諸道派需要俗家信眾的贊助和支持，以修建并維持宗教設施。因此，名門望族或社會組織都共同結合而支持一個道派，同時表達他們的宗教信仰，并顯示他們在一個地方或地區的領導地位。[[23]](#_23_Mi_Xie_Er__Si_Te_Li_Ke_Man)然而，道派并不是排他性的教派，它們需要其修煉者與普通信眾的絕對忠誠。盡管修煉者們有責任不把道派的密旨透露給那些精神上不值得透露或沒有適當準備的人，但修煉的道士們與普通信徒都是自由地和感到可以自由地從任何有用的資源中探尋道的真諦。基于典籍的道派都坐落在特定的道教宮觀和中心，這些地方為學者們提供場所，他們在那里可以搜集材料，以認定道教的信仰、價值觀和修煉方法。然而，要研究道士個體與道教修持方法在明代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諸道派必須被視為是不固定的潮流，道教活動和修持從中向許多方向流動。

機遇的模式與對道士們活動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皇帝們的政策與態度的一個結果。標準由明太祖制訂。作為朝代的開創者，他試圖如此確切地確立皇室的權威，以致使帝國的安全在任何層次上都能得以維持。部分地由于明朝的開國皇帝在朝代更替運動中有著涉及宗教的親身經歷，宗教更是不能逃出他的審察。他的宗教政策是力圖控制宗教組織的規模與活動，其中包括道教組織。

首先，他設定了一個道教事務院（宣教院），以監控道教組織和宮觀。這一機構直接平行于為控制佛教教團而設立的機構。宣教院監管受戒道士的被稱之為道錄司登記機構，道錄司用以控制度牒的數量與狀況。這一機構的有效性被后來的皇帝們所削弱，當時朝廷開始出售度牒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一種方法。然而，道錄司確實利用控制了度牒的道士道姑及他們住在重要宮觀所的人數，從而限制了道教宗教組織的規模與潛在影響。主要道觀似乎都曾發現了限制的嚴格，因為當這些道觀中的著名道士能得以被一位皇帝所聞知時，他們似乎總是要求增加其度牒的名額。

明太祖還試圖控制地方道觀的特性與影響。朝廷詔令，在每一個縣都要把當地道觀全部合并入一個官方的道教宮觀。至于某些其他宮觀可以得到一種特殊的帝國恩準，以保持其不受干擾，條件則是當地民眾根據它們在歷史上或精神上的重要性，請求朝廷保存這些道觀。官府的認同，意味著道士或神職人員有較多的合法名額，以及為國家和社區祝福而舉辦的一年一度的儀式能得到公眾支持。然而，如果政策的目的是要壓制非官方的道觀，那么就會失敗。地方志文獻記錄了明代期間道教宮觀的持久活力。大量的道觀不僅仍然保持活動，而且地方還主動定期進行重建或擴建。有關明代道教宮觀的數量，目前沒有可靠的數據，但對散布在城鎮和鄉村風景區的道教宮觀的繁盛，地方志卻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除非有關道教的復興或活動獨特的資料被收人地方文獻中，人們難以確定，它們所舉出的道觀是否實際上有居留的道士、專門的儀規和活動的群體。盡管如此，即使所舉的一些道觀瀕臨消失，但在明代中國，許多縣似乎仍有十多座在活動的道教宮觀。

要評斷道教宮觀在明代中國社會中的實際作用，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知道，自宋代以來，作為正式修煉的持戒的專業人員的所在地，道教宮觀逐漸仿效佛教徒的寺院模式和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這或許是宋代為管理寺院道觀所設立的政府體制的一種副產品。在宋代，如同在明代那樣，佛教和道教機構及其規章制度，是相互對稱的；政府控制的體制，或許有助于使一種正在出現的道教宮觀制度正規化。

天師張宇初的《道門十規》，肯定了宮觀戒律、獨身制以及一種宗教苦行生活的基本原則。然而，由于天師道允許已婚道士的存在，因此在這一點上天師道多少有些靈活，這些已婚神職人員可以在地方道觀中服務，并為世俗社會操辦齋儀。然而，他們被禁止住在道觀里，結婚使他們脫離了修道者的公共生活與戒律，但并沒有取消他們作為神職人員的職能。

全真道，特別是作為該派本山總部的北京白云觀，則保持著一種更正式的道觀制度，一直較好地延續到了近代。20世紀40年代，吉岡義豐（音）曾在白云觀研究道觀的生活及其道規。[[24]](#_24_Ji_Gang_Yi_Feng__Yin_____Dao)他所觀察到的白云觀戒律就基于宋代的戒律。它們可視作明代道教宮觀生活的一種理想模式，但要作必要的說明，即各道派在白云觀中遵守和履行這種宮觀模式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別。

當一個年輕人親近一位道士，并禮敬他為師父后，宗教活動即告開始（筆者一直未能找到有關道姑的組織化的宗教生活的任何資料）。盡管選擇道士身份的動機變化多端，疾病、社會上的不幸和人格上或身體上的怪癖，或者對世俗生活的悲觀失望，構成了主要的動機。貧苦家庭的較小的兒子們，通常以道教徒或佛教徒的生活為其歸宿。經過一個時期的勞作與學習后，沙彌道士接受冠巾禮，從此時開始，他可以在一個公共道觀登記注冊為沙彌道士，這是受戒為道士的準備。一旦在道觀注冊登記，他就服從于一種嚴格的道觀戒律，包括每日工作和學習的安排，吃齋、嚴格的儀式準則及敬重宮觀道長。道觀則在儀式和典籍方面提供更進一步的訓練，并在這些方面考核受度牒的候補者。在受戒后，他可以留在道觀中繼續從事更深入的訓練，也可以幾乎自由地四處參學，追求他本人的宗教成長，或者歸附于一座他生活和活動的地方道觀，在那里，他們的生活和活動原則上受到規定宮觀道士活動的法律的管制。法律特別規定了每位道士（講、教或靜定）的職責，并要求所有的道士都居住在他們所登記的道觀中。特別嚴格的法律控制道士進入京城，并禁止大規模的宗教聚會，以免宗教熱情的傾注導致社會的無序。然而，這些法律并不被嚴格地執行。

這種廣泛的宗教控制體制，很可能徒有其表，形同虛設，特別是就其松弛的執行情況而言。然而，有證據表明，主流道教和佛教卻并非是這些法律與規章條令的目標。明太祖的政策，是直接針對更邊緣性的宗教組織，白蓮教和道教的秘密會社，它們在變化多端的環境下可能為民眾的叛亂提供領導或組織的支持。明朝政府在努力鎮壓這些邊緣性運動中，總是高度緊張地保持警覺。[[25]](#_25_Dan_Ni_Er__L_Ao_Fu_Mai_Ye)許多控制道教組織的法律事實上都用于防止非正統的修持滲透到道教機制中。[[26]](#_26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因此，明太祖委派張宇初驗證道教符咒科箓的正統性，以便把偽謬的道術消滅于萌芽狀態。

不僅是明太祖，而且其他明朝皇帝對道教徒和佛教徒們的態度都遠比明朝制定的法律更寬宏大量。雖然絕大多數皇帝都重申了他們遵循明太祖的嚴厲政策，并贊同有關削減宗教開支的請求，但在事實上，這些政策并未付諸實施，這部分地由于皇帝們本身都相信道教，相信道教對其個人生命及國家事務都有所助益。[[27]](#_27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

明代皇帝們中的這一宗教傾向，肇始于明太祖仍是一位名叫朱元璋的行乞僧之時。在官修的明代編年史對其生活的部分虛構的歷史敘述中，談到在他的少年時代，一位游方道士就曾預言了他有將來當皇帝之命。[[28]](#_28_Chen_Xue_Lin____Ming_Tai_Zu)年紀輕輕時，朱元璋就進入一座佛教寺院學習修行，但不久就離去，因為這座寺廟僧多而粥少。[[29]](#_29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后來當他投身于改朝換代的戰爭之中時，朱元璋轉而向道教術士，最為著名的周顛仙（生卒時間不詳）和張中（張鐵冠，生卒時間不詳）求助。他招募他們在他的軍隊中操辦神事，為各種方略提供指導，預卜各種危險行動的結果，并在當軍事謀略不足以取得軍事勝利之時，提供精神上的支持。為了選擇未來皇帝的首都位置，張鐵冠曾作了一種風水分析。[[30]](#_30_Chen_Xue_Lin____Zhang_Zhong)朱把他自己裝扮成神士的角色和為民眾利益的奇跡創造者。在記載其統治的實錄中說到，當朱元璋正遭受旱災之苦時，有人告訴朱元璋，有一位其職責為掌管造雨的地方神祇。如果一位懇請者的請求被答應，那么就會有一條魚或一只烏龜出現而作為征兆。傳說繼續說：“上聞，即齋沐往禱。禱畢，立淵西崖，久之，無所見（魚或龜），乃彎弓注矢，祝曰：‘天旱如此，吾為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恤民！吾今與神約，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畢，連發三矢而歸。后三日，大雨如注。上即乘雨詣祠謝。是歲滁大熟。”[[31]](#_31_Chen_Xue_Lin____Ming_Tai_Zu)

這些有關朱元璋的宗教興趣與業績的故事傳說，可能在一些事實中混雜著更多的虛構，但它們都被朱元璋及其支持者們所批準并收入官方實錄之中。朱元璋似乎懷有某些真正的宗教感情，而且他喜歡利用自己與道教有關的傳說，以提高他的帝王的形象。這種傳說在民眾的想像中證實了他具有受命于天的身份。[[32]](#_32_Chen_Xue_Lin____Ming_Tai_Zu)

當他登基即位時，朱元璋的宗教興趣并未中止。他邀請了許多宗教人士到宮廷中演示其儀式的超凡能力，而且他再三派遣使者去探尋隱世不出的高人張三豐（生卒時間不詳）。根據傳說，張已仙化，并隨后在元末或明初再次復活。在他再生后，他曾在全國各地的許多圣地現身。幾位皇帝都徒勞地想召他入宮，但有片斷性的記錄，記載了他曾現身為地方上的名士。[[33]](#_33_Shi_Xiu_Nuo__An_Nuo__Sai_De)

由于明太祖致力于使其朝代的合法化，他熱衷于讓道教術士榮耀其宮廷，這似乎令人費解。然而，道士們，特別是那些隱姓埋名者如張三豐等人，現身于世卻可以作為合法性的象征。這些隱世的高人，據信只愿意為一個神圣統治者的朝廷增色；他們的現身可以證明至高無上的君主的美德。道士們為統治者們提供合法性的能力，部分地可能反映了這一事實，即大量道教儀式具有比如保衛國家、避免災難以及為統治者延年益壽之類的目的。換句話說，道教儀式承諾加強皇權和增進統治者的個人力量。除此之外，皇帝的登基冠冕儀式本身被模式化為一種古代的道教儀式。[[34]](#_34_Shi_Xiu_Nuo__An_Nuo__Sai_De)因此，儒家士大夫們有時指責皇帝們對道教的興趣是私人的、自私的，而且對其統治能力來說，乃是一種威脅，但皇帝們卻時常有著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們相信他們正在加強自己在全國維持秩序的能力，通過修道他們能成為強健而有能力的君主。

帝國仰賴道教的支持與儀式的幫助，這使對道教的控制體制表現出一個不同的方面。朝廷機構為著名道士在宮廷中擔任長期的職位提供了合適的安排，而皇帝則把慣例的榮譽恩賜給所賞識的道士。參與帝國資助的道教工程，諸如編撰道教典籍《道藏》，成為更進一步的朝廷任命的一個基石。[[35]](#_35_Chen_Guo_Fu____Dao_Cang_Yuan)更有甚者，官方宮觀的稱號，為帝國對道教儀式的資助提供了合法性。在某些皇帝統治時期，全國各地的官方宮觀被規定舉行醮（凈化和再生的儀式）與齋（靜修），作為支持國家的儀式。因此，宗教制度有益于并改善了主流道教，即使它在防止邊緣性的和潛在的顛覆活動時也是如此。

帝國對道教的興趣，并未因明太祖的死亡而中止。他的兒子永樂皇帝曾請求戰爭之神玄武派遣天兵天將在戰場上幫助他。[[36]](#_36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或許部分地出于這一助佑的態度，他詔令重修在湖北武當山的道觀，對玄武神的崇拜之處即集中于此。他把武當山改稱為太和山，以褒彰玄武神對維護國家和平的貢獻。他證明這一慷慨大度的工程乃是正當的，部分地因為注意到明太祖也曾享有玄武神的保護。[[37]](#_37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在重修道觀的過程中，他依循著乃父的意愿，或者至少是與他父親的情感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據傳說，武當山是在真人張三豐的宗教生涯中的一處重要道場。與他的父親一樣，永樂皇帝派遣了大批密使出去探訪這位隱世高人，但都枉費心機。永樂皇帝對武當山費盡心機，也許是希望張三豐能夠屈尊現身于此。[[38]](#_38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

這一宗教道場的恢復重建，需要難以計數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對于這種大規模的工程需要監督，為此，永樂皇帝指派官員前往監理工程的進展，并安排其開支。即使在工程竣工后，他仍委派一名監工定期視察道觀，并匯報有關所需的修補或材料。監管者監督著宮廷調撥給道觀的香、油、一年一度的儀式日程所需要的特殊供應和提供給常住道士的食物。盡管監管者的位置，一般是為退休官員們所提供的閑差，但這種監管機構卻成了政治戰場，當時永樂皇帝開始安排太監，而不是文官擔任這一職務。[[39]](#_39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監管者職位之爭，反映了文職官僚機構圍繞著道教所展開的政治沖突的格局。

儒家士大夫們經常上疏，反對在道教儀式和道觀上鋪張浪費，特別是在增加國防開支和削減財政二者造成國庫緊張時更是如此。然而，當皇帝們請太監掌管道教事務時，儒家對道教揮霍無度的反對意見再度升級。揮霍不僅削弱了文官機構的權力及其對支出的控制，而且它還導致了皇帝無法從儒家士大夫們那里取得建議及影響。在明代的許多時期，文官們難以與皇帝取得溝通。出于兩個原因，皇帝們寧愿生活在深宮。首先，他們不必面對儒家對其宗教活動的無休無止的抗議，他們愿意享受對內宮的更直接而親自的控制。從皇帝的觀點來看，這種安排簡直便利之至。就太監的立場來說，他們歡迎這一額外的職責，因為對道觀的監管擴大了他們在皇宮的高墻之外的影響，并使他們從帝國國庫取得巨大的收入和獎賞。這種重要的工程不僅提高了他們的權力，而且還為自己提供了聚積財富的機會。[[40]](#_40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由于永樂皇帝有責任對在武當山的道觀提供物質與財政的保障，監管者有權與當地武官共同工作，偶爾還代掌武官的權力。這個職責因而也可用于攬權和影響該地區。

永樂皇帝對道觀和機構設置的支持，或許有著宗教的動機，因為據稱他對道教具有一種深切的個人信仰。根據一種說法，他曾見到一位騎著仙鶴的道士自云端而降。這一插曲，幾乎可以斷定是杜撰的[[41]](#_41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但它卻代表了有關帝室的普遍感受，或者也許是帝室的普遍愿望。為慶祝皇帝家庭成員們的生日，永樂皇帝出資修造道觀。然而，他的宗教的慷慨大度，既有利于佛教，也有利于道教；像許多統治者那樣，他注意在宗教信仰或贊助上不要過于偏心。

明代帝室對道教宮觀和儀式的贊助的模式，實際上每一個皇帝統治時期都重復出現。不過，帝室參與道教活動的最具戲劇性的例子出現于嘉靖皇帝年間（1522—1566年在位）。在他統治的初期，這位皇帝取締了許多宗教機構，削減了350名官員。他的官員們力圖限制道觀與儀式的開支。[[42]](#_42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

然而，一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之事給嘉靖皇帝留下了對其死亡的恐懼的深刻印象。道士們，以其延年益壽的許諾，從此取得了皇帝的支持。他變得非常感興趣于長生不老之靈藥，包括延年益壽的房中術的修行，據稱它對全面保持精力和生育能力都有所裨益。據傳，道士把許多青春期少女帶進皇宮，以便幫助皇上修煉這些道術。[[43]](#_43_Liu_Cun_Ren____Tao_Zhong_Wen)

為了學習道教長生不老的秘術，嘉靖皇帝求助于道教顧問。邵元節（1459—1539年）以其在醫藥及延年益壽的房中術方面的專長而得到了皇帝的推崇。邵為江西人，既接受過在江西龍虎山上的天師道傳統的訓練，同時也受到過茅山道教的上清儀軌的訓練。他的學道經歷，再次證實了明代時期天師道和茅山道之間的密切關聯。除了處理皇帝的醫藥難題，邵還被派往在皇宮附近的許多道觀操辦道教齋儀。在1533年，他被歸功于幫助皇帝和皇后受胎并生了一位兒子。皇帝在賜給邵的獎賞時是慷慨大方的。皇帝為邵修建了一座巨宅，賜給他大量禮物和頭銜稱號。當朝臣們對他垂青邵元節而提出批評時，皇帝則進行反駁，他在一道詔書中宣稱，邵氏以其道術幫助了國家。[[44]](#_44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

嘉靖皇帝的另一位重要道教顧問是陶仲文（1481—1560年）。陶起初曾是一個衙門的胥吏，曾獲得了一些撰寫道教符咒和祈禱請愿詞的專長。[[45]](#_45_Liu_Cun_Ren____Tao_Zhong_Wen)他幫助邵元節用法術驅逐了皇宮地基的一個妖怪，由此得以作為一個道士而出入于皇宮。他的法術不久就使他贏得了皇帝的信任。他的儀式被認為是非常有成效的；據傳說，他曾用法術繳獲蒙古人的刀槍而使他們陷于困境。他的成功獲得了慷慨的獎賞。他被賜予全國道教的最高的道士的頭銜：道錄司左承，并隨后被賜給貴族的頭銜。1546年，據稱他邀請了24000名信眾到京城，度他們為道士。如果說張三豐是明代時期最受人歡迎的道士，那么，陶仲文則是在皇帝中最為成功的道士。

官方的歷史材料哀嘆陶氏對皇帝的影響，并時常渲染其活動的玄秘和聳人聽聞的方面。民間材料則歪曲真相，其方式是暗示乃至虛構出法術和超自然的能力。然而，通過對這些偏見的調整，人們就可以發現多少有些不同的圖景。面對著其身體虛弱與死亡，皇帝轉向道士以尋求藥物上的幫助，正如全中國數以百萬的人的所作所為。道士們以治病和長生術、房中術及其他方面的專長而著稱于世。如果皇帝對道士的反應上有別于其他人，這是由于他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更大的權力。皇帝對道教醫藥和治療科儀有效性的信念容易使他相信其他道教科儀的潛在能力。大多數道教科儀畢竟都是基于同一的結構模式，無論它們的目的是為了治病、驅除皇宮地基上的妖魔，還是為了阻止野蠻人的入侵并摧毀國家。所有的儀式的原則都是召集正義的神的力量以徹底擊敗妖魔的力量。因此，如果道士們能夠醫治身體的疾病，那么，皇帝也可能相信他們也能治好政體上的疾病。道士們自然會激起皇帝們的信任。自唐代以來，許多類型的蘸（凈化與復活的儀式）儀都曾被用于延長皇帝及其子孫的壽命，并用于維持國家的安全與和平。[[46]](#_46_Liu_Zhi_Wan____Zhong_Guo_Dao)

儒家士大夫和歷史學家們總是指責皇帝對道士們的過分輕信。然而，實際情形卻復雜得多。首先，自漢代以來就存在著一個由來已久的傳統，即利用道教科儀為帝國統治服務。道士們可以援引大量的歷史先例，用以支持他們在朝廷使用蘸齋科儀。雖然道教在儒家的文獻中時常被誣蔑為反體制的，但在事實上，許多道教科儀的專家卻被認定為可以滿足朝廷的主要關心：維持人民的健康和繁榮。其次，舉行道教科儀具有政治上的價值，因為它們充當著朝廷關心百姓生活福利的象征。通過在國家捐資的道觀中安排常規的醮齋科儀，朝廷以一種被普遍認同與信賴的象征形式，展示其對國家和平與繁榮的希望。換言之，廣大民眾都響應這些儀式的意義。因為醮儀在明代的普通百姓中更受人們的歡迎，它們在宮廷中就更為流行。[[47]](#_47_Liu_Zhi_Wan____Zhong_Guo_Dao)

通過與朝廷支持的儒家村講儀式的慘敗相比較，道教儀式的象征價值或許可能得到最徹底的了解。這些村講儀式由明太祖所創建，旨在明代社會各階層中培養合適的儒家價值。村講運用道德圣人的典范，并提供惡人的必然下場的例子，用以強調這些價值；儀式將包括公開褒揚當地社區內的道德典范。這些禮儀一般都完全不能改變民間的想像，它們的實際執行遭到嚴重失敗。[[48]](#_48_Wei_Ke_Duo__M_Mei_Er____Zai)相反地，道教的儀式與民眾宗教的象征性的體系之間，則具有一種更有機的關聯。盡管包括了莊嚴的象征儀式的醮齋儀規，缺乏民間儀式的激情和生命力，但它們的實際奉行卻總是包括更加大眾化的公眾儀式。[[49]](#_49_Can_Jian_Ru_Mai_Ke_Er__R_Sa)換句話說，道教徒在幾個世紀中學到了要全社會參與宗教活動，就需要在展示和表現中證明公眾的想像。

第三個方面緩和了把帝國相信道教說成是簡單地上當受騙的斥責，這一事實就是皇帝們，與其他中國人一樣，需要從其宗教顧問中得到可見的結果。皇帝們也許慷慨大度地賞賜給那些似乎具有非凡的儀式上的或者魔幻般的超凡能力的道士，但他們在對那些失敗者的懲處時，是同樣果斷和嚴厲的。即使年輕的朱元璋在他懷疑道士過分夸大其能力時，也檢驗他們。他曾把周顛仙關在小屋達23天之久，為了檢驗周聲稱他可以沒有食物而活一個月；同一個周顛仙，當他宣稱具有浮身術時，朱元璋就下令把周顛仙扔進一條河中。[[50]](#_50_Chen_Xue_Lin____Ming_Tai_Zu)

盡管這些處置方法部分地反映了許多明代皇帝追求并實行的膨脹了的個人權力，但這也是中國人對神靈的一種擴大了的，或者說是夸大了的強烈的實用主義態度。中國人崇敬那些在回應祈求者愿望時看起來具有能力或靈驗的神祇。對神明的回應，祈求者則報之以供奉，或者是某些為之效勞的誓詞。但一個神明在回應祈求者時如果一再失靈，除了導致信仰危機外，還有其他后果：神明經常被遺棄，人們轉而支持其他似乎更具威力的神明，失靈的神偶爾會受脅迫或采取一種更合作的態度。[[51]](#_51_A_Er_Wen__Ke_En____Qi_Qiu_Yu)如同對待神明的態度，對待術士，特別是那些宣稱具有超凡法術的術士的態度也是如此。

永樂和嘉靖兩位皇帝或許曾為諸如有才能的邵元節和陶仲文之類的道士提供了非同尋常的機會，但這條致富之路卻布滿了荊棘。一步失誤，就可能是致命的。為了成功，一個道士就必須不僅是成為一位道術上的大師，而且還必須是一位灌輸信仰與信心的大師。他必須真正確信其能力。

儒家士大夫們為道士們的成功而惴惴不安，主要原因是這妨礙了他們接近皇帝，并阻止了他們履行作為進諫者的職責。嘉靖皇帝統治期間，以其最極端的形式例證了這個問題。嘉靖皇帝對于官員們對其道士顧問邵和陶的批評感到厭煩，他使好幾位抨擊其精神顧問的官員遭到了嚴厲懲處。情形最終變得如此激化，以至于皇帝開始視接受道教思想為檢驗每位官員忠誠與否的試金石：他使道教實際上成為一種國家的正統。只有那些表示對道教同情并積極理解道教的官員，才能取得他的信任。[[52]](#_52_Yang_Qi_Qiao____Ming_Dai_Zhu)他特別垂青于那些可以為他撰寫青詞的官員們；青詞是在道教儀式中所使用的辭藻華麗和技巧性的儀式祈愿文。夏言（1482—1548年）和嚴嵩（1480—1565年），都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皇帝對他們的寵信，并最終被賜予大權而權傾一時。兩人都升為禮部尚書，并同掌首席大學士的職責。[[53]](#_53_Xi_Sun_Ning_Zhi____Xia_Yan)如此一來，嘉靖皇帝對于道教的偏好，使得他與文職官僚之間的關系趨于緊張，并削弱了儒家圣賢政治的價值觀。

道教在宮廷中的作用，既反映同時也影響到道教在明代社會其他階層中的作用。顯而易見，在官方組織下修建道教宮觀，為皇帝、國家、地方祈慶而舉行一年一度的儀式，這就把官僚機構引入到道教活動之中。地方官吏或者他們所信任的使者，被指望代表國家，以確保儀式被恰當地舉行。但這種朝廷代表的出現，卻為道教儀式增加了光彩和威望，并吸引了渴望在其同儕和在地方官吏眼中提高其地位的地方家庭的贊助。

在重建或修復道教宮觀的帝國工程中參與監管的地方官吏們，都得到了充分的獎賞。[[54]](#_54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鑒于皇帝對重修宮觀的興趣，地方官吏們時常自發地去資助修復和更新道觀。例如，在1486年，一位名叫吳淑（約1475年？）的地方官，擴建了西山上的一座凈明道觀。[[55]](#_55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地方志中收錄了這種慷慨解囊的大量實例。一座地方道觀的修復對于一名地方官來說，通常是一個好差事。它表明積極地建立與地方的融洽關系的動機和行為，這反過來將可以增加官員的政績。諸如此類的善舉，與提高征稅效率，加強地方治安，以及糾正存在已久的腐敗現象相比，就不會有那么多的政治風險。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很可能不滿于左右地區政治經濟的任何企圖。鑒于明朝地方行政體制，地方官員與當地百姓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距離。根據回避制的原則，地方官員不僅僅是這個地區的一名外來者，而且他還被職業化的小官吏如胥吏、差役、錄事等人所包圍，這些人就其職責而言都處于與地方百姓相對立的地位。[[56]](#_56_Yue_Han__R_Wa_Te____Ya_Men_Y)因此，資助修建一座地方道觀乃是一種巧妙的手段，通過這種手段一位地方官員可以避開由其官職所施加的限制，而直接與當地社區的福利相聯系。

與皇帝一樣，每當遇到自然災害或危機關頭，地方官員們也都轉向道教徒以尋求幫助。例如，劉淵然（1351—1432年）在一位地方官員懇請求雨時首次出現于公眾記錄中。他后來被請求為豐收祈禱。[[57]](#_57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這類需求在傳統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地方官員面對自然或人為的災難時，感到有責任去做一些事情，但對于這些難題，卻通常沒有官僚體制的解決方法。公眾儀式為表達關切提供了一種方式：去做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情。更進一步地說，這種儀式把民眾期望的壓力從地方世俗的官僚轉向天上的官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如此一來，盡管明代政府偶爾試圖使地方宗教皈依于一種由禮部所規定的嚴格正統的禮儀結構，[[58]](#_58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但在事實上，由來已久的地方習俗，以及到明代中期時宮廷中道教儀式的發展，[[59]](#_59_Liu_Zhi_Wan____Zhong_Guo_Dao)卻已改變了這些努力的朝向，以至于官員們在支持地方道教儀式中開始合作。

明代時期，重建道觀和資助道教儀式，當然絕非只是宮廷和地方官吏們的事。絕大多數宗教活動很可能在地方上都得到了支持。然而，一浪高過一浪的虔敬的原動力，在結構上類似于那些在明代社會中最高階層所出現的那些情形。下面的例子，也許足以說明明代期間宗教復興的過程。

在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有一座祀奉戰神玄武的廟宇。1449年，這座廟宇由一個當地家族擴大并重修，以表達對戰神的感激之情，他們相信戰神曾保佑他們免遭敵手。此后，該地被建立了他們自身政權的暴亂者所征服并占領。抵抗者們聚集在玄武廟，并從這里他們發動了一場游擊戰的襲擊，刺殺了22名暴亂者的頭目。憤怒的暴亂者對玄武廟進行了圍攻。困在廟中的忠君者祈求戰神的解救。就在圍困期間，一大群海鳥和像云一樣密集的大批昆蟲造成了如此之大的恐慌，致使暴亂者四處潰逃。皇帝聞知為了帝國事業的這一神的干涉后，把玄武廟改名為靈應觀。1513年，在帝國經費的資助下，全部建筑被再次擴建和重修。[[60]](#_60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

靈應觀的復建，充分說明了宗教復興由地方開始，盡管在這個例子中，戰神施恩的特性，使廟觀最終取得了帝國的認可。然而，許多廟觀的支持，仍繼續以地方為基礎。廟觀中的僧道，建造了渡口，吸引當地商人參加他們的廟觀集市和節日，從而鼓勵他們利用這些機會開設專門的市場。商人們則捐贈香、油和寺觀的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報答所取得的實惠。當地的村民則貢獻其土地，為寺觀提供一種經濟基礎的支持。大多數捐贈物，都是由中層農民捐獻的小量物品，而不是富有的地主的大宗捐獻。因此，并不依賴幾個大家庭的支持，這座廟觀建立了一種廣泛的贊助基礎。[[61]](#_61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正是這座廟觀在提供地方保護與安全，以及在從暴亂者手中解救該地區中的作用，加快了這種慷慨行為的傾注和信仰的高漲。后者在地方儀式中得以表達和慶祝，其中包括一場玄武神坐在轎中穿村越鎮的每年一度的游行慶典。當地的信仰者認為，那些輪流抬轎者，都將會時來運轉。[[62]](#_62_Jian_Ye_Qian_Long____Ming_Da)

即使民眾對玄武神的反應是熱情洋溢的，但這在任何特殊的意義下并不表明是道教的活動。在此，道教活動與民俗宗教及其習俗相混合。盡管如此，仍有理由把這座廟觀與道教聯系起來，因為祀奉玄武神的靈應觀，在明代宗教體制中被注冊登記為一座道觀。玄武神的崇拜以武當山為中心。從永樂皇帝開始，有數位明朝皇帝對這座山進行慷慨大度的帝國資助，在朝廷的資助下，安置了大量有度牒的道士以維持常規的道教儀式，并修習了武當派道教。武當道派尤其擅長于延年益壽的房中術，以及武藝和靜坐術。因此，一個道教的宗教團體和道派，逐漸與玄武神的崇拜相聯系。廣東的靈應觀則成為這種崇拜的一個支流。然而，在俗家民眾的心目中，靈應觀的意義源自于戰神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超自然的幫助。在他們的眼中，戰神的解救眾生的能力就代表著道教。

與此相類似，擁有某種能力或特性的個體，同樣逐漸被認為與道教相關聯，他們在明代民眾或俗人的想像中符合傳統的悟性，并具體體現了道教。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通常出現于虛構的傳說和戲劇中，同時也出現在明代裝飾藝術中的畫卷和花瓶上。他們全都超凡脫俗、性情怪僻，稍有些癡狂。他們中許多人是相面或解夢，和對行事方式愚昧無知的人提出警告的算命人。他們據信都能夠無拘無束地進入夢境或精神世界，能夠傳遞音訊，或者與惡魔決斗。他們是提供藥水、藥丸的治病者，或者能行法治病和強身。例如，在《金瓶梅》的結尾處，孫月梅被迫放棄了她的兒子，這實際上是她所留下的一切，因為她在數年前曾答應把他送給普靜，一個既佛亦道的僧人，以取得庇護。[[63]](#_63____Jin_Ping_Mei____Xi_Men_Ji)此外，西門慶最終害了他自己，因為在一位道士所提供的壯陽藥的刺激下，他過度地縱欲；他服用了道士們的壯陽藥，卻沒有注意他們要他改變作風的警告。

這些道教人物，在虛構中如同在現實生活中一樣，與普通人全然不同。他們似乎都是沒有根基的人。如果他們與一座公認的道觀或修道組織有聯系，那么這種事實就極少在對他們的描寫中有所敘述。在性格特征上所認為的道士的部分本性是飄移不定的，他們自由自在，不受傳統習俗的拘束，很像莊子曾描繪他自己的那樣。對于這些怪僻人物，很少找到簡短的、圣徒傳記式的描寫，除非他們恰巧與一位皇帝或某些其他著名的歷史人物有所關聯。例如，對周顛仙曾有一個簡短的描述，就是由于明太祖下詔為他撰寫了一篇墓志銘。它這樣開始寫道：

顛仙，姓周，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身長壯，貌奇崛，舉止不類常人。年十余歲，病癲。常操一瓢入南昌（江西），乞食于市。久之，到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于人，夜臥間簷間，祁寒暑兩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為顛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顛仙隱跡不見。[[64]](#_64_Chen_Xue_Lin____Ming_Tai_Zu)

宋濂，明太祖的一位顧問，在皇帝的批注和回憶以及他本人記憶的基礎上，撰寫了一篇張鐵冠的傳記。他說，張中是一位失意的儒家學者，曾特別致力于對《春秋》的研究。在他科舉不第后，遂縱情于山水，并曾在某地隨一位神異之人學習。他經常為朱元璋提供預言，但一般來說有堅持他的意見的聲譽。宋濂寫道：“（張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宋濂還提到：“濂數與（張）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人莫測其故。”[[65]](#_65_Chen_Xue_Lin____Zhang_Zhong)宋濂認為有必要記錄張中的預言，以考察其中有多少預言被證明是真實的。

我們還幸運地有一份對一位名聲稍遜的道士卓晚春（生卒時間不詳）的相對完整的描述，他與年輕時的林兆恩（1517—1598年）是道友。林兆恩是福建莆田的一個富有家庭的書香子弟，他放棄了舉業，并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宗教探索后，最終找到了儒、釋、道三教的綜合宗教（三一教）。在其有關早年生活的撰述中，林給我們留下了一篇卓晚春的記載，如果沒有他與林兆恩之間的關系，卓的生平可能仍是隱晦不明的。

卓氏符合于無拘無束、不關心世俗現象的非物質主義的道士的通俗感性形象。他無視于其個人的形象，跣足而行，衣衫不整，毫不注意對待貧富的禮儀規矩。他以乞食為生，并為競相款待他的當地權貴們看相算命。通過為林解釋一個夢的意義，他開始確立了與林之間的關系。盡管受到了當地權貴們的歡迎，但據林所述，卓氏卻毫不留戀物質生活：“無升斗之儲，人或邀之，而少拂其意；雖瓊筵珍饈，亦不愿往；無分厘之資，每得于人者，輒以施人。”[[66]](#_66_Zhu_Di_Si__A_Bo_Lin____Lin_Z)

在以全真教南宗的道教修煉方法教導年輕的林兆恩中，卓晚春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所記載的兩人之間的對話中，卓對探詢的答復，卻被描寫為令人迷惑而隱晦難明。這也許反映了卓氏確信道教教義必須是秘傳的觀點，只有當學習者精神上有準備時，教義才能逐漸地展現；這也可能是在文本中的一種安排，用以提高林兆恩在道教問題上的權威和洞識；或者這只是反映了卓氏不喜歡被人推舉為導師的角色。總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卓氏有正式的弟子，或者留有他本人思想的記錄。就像莊子傳統中的一位道士，他避免引人注目，不受聲名之累。

在明代中國，可能出現過成百上千個卓晚春之類的道士。這類道教神奇人物，受過一個或更多的道教宗派的訓練，但他們既不愿意也無能力成為偉大的導師。這些人傳播著他們的儀式技巧，及其精神性的洞察，以適當的方式換取一種能過得去的生活，從而使他們可以繼續過著一種宗教的生活。

就通俗性而言，俗家道教容易與當地的民俗傳統相混合。這一點也與民俗佛教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蘸齋兩種科儀，構成了明代道教儀式實踐的核心，并具有許多功用，但二者在民眾的層次上，都占有主導地位。首先，它們通常被用于避免自然災害；其次，它們常被用于撫慰或幫助死者的靈魂。[[67]](#_67_Liu_Zhi_Wan____Zhong_Guo_Dao)第一種功能與第二種功能絕非毫不相干，因為中國人相信，自然災難就是由饑餓、煩躁和憤怒的鬼，即未得安寧的死人所引起的。諸如施食餓鬼之類的佛教民俗儀式有著同樣的基本目的。然而，佛教的儀式從未使道教儀式黯然失色；這部分地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道教神祇最直接地參與了道德報應的系統，這種系統包括了神祇與人類王國的真正合一。道教的天宮，在玉皇大帝或上帝的統領下，乃是人間朝廷的審判體制的一種延伸。因此，當被人問到，既然佛教儀式顯然擁有更大的優勢，但對于死者來說，為什么道教儀式仍是必不可少的，唐代一位軍事將領李約的妻子對此回答說：“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托囑致而已，鬼神無所遵棄，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效。”[[68]](#_68_Liu_Zhi_Wan____Zhong_Guo_Dao)

換言之，佛教的業報法則，僅僅是作為完全基于人類行為的道德報應的一種模式，缺少在人類行為背后的天的力量，而且運作過于緩慢，只在多少有些模棱兩可的未來生活中影響人。道教的善惡報應觀，則運作得更為快捷，而且是根據整個中國社會都相同的公平的原則。

俗家民眾對明代道教的理解在一部晚明小說中得到了描述，其內容涉及對儒、佛、道三種精英傳統的需要以便更有效地教化粗俗的世俗民眾。《三教開迷歸正演義》，刊行于1612年至1620年之間，由一位地方上的武將潘鏡若（生卒時間不詳）為生活在城鎮和中產階層的人士所撰。[[69]](#_69_Ze_Tian_Rui_Sui____San_Jiao)在小說中，三教的代表人物在負責教化崇正里的百姓中，表現得非常拙劣。在隨之而起的喧嘩中，受騙上當的萬靈，偶然地從屬于地獄的陰間中被釋放出來。這些邪惡的幽靈，在人世間到處游蕩，迷惑具有人類的弱點的不幸的犧牲品。它們夸大犧牲品的缺陷和幻覺，并把他們轉變為它們自身扭曲的形象。

三教的代表人物運用奇異的知識，幫助這些受騙的犧牲品明白他們行為的錯誤，并回歸到正確的道路。儒家特別運用邏輯的說服力，求助于中國社會的傳統。然而，儒生得到“神力”（即道教）的幫助，道教的能力在于行施法術，“精力”可以進入并制造受害者的夢境，并讓他們看到其行為的長期后果。它可以召喚神將們前來幫助與妖魔鬼怪交戰，這些有精神魔力的妖怪嚴重地誤用其魔力，給人們制造不幸和傷害。小說聲稱，道教（和佛教，就此而言）的精神性幫助，盡管看起來并不十分適合于一個嚴厲的儒者，但有益于儒家之道。三教中的儒家代表作了如下的闡釋：我們儒家確立了古代生活和人類生活關系的不變的準則，但是由于儒家的真心誠意之道未能改變人世間的每一個缺點，因此佛教和道教提供了幫助我們的某些準則。[[70]](#_70_Pan_Jing_Ruo____San_Jiao_Kai)

《三教開迷歸正演義》給道教在明代的宗教經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道教在明代社會中之所以成功的部分秘密，正是由于它被許多人看作支持并促進了儒家的各種價值觀，而不是削弱它們。明代道教的主流，是在當時的道德善書中所闡釋的綜合信仰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盡管善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到了明代時期，這些善書及其相關的實踐，已成為世俗宗教活動的一個重要部分。明代皇室的成員們刊印并分送了大量善書，用以開導中國百姓。[[71]](#_71_Jiu_Jing_Zhong_Fu____Zhong_G)這些善書，如同名聲不佳的村講那樣，以道德典范與邪惡不法的惡人故事傳說闡釋其價值觀。

最早的道德善書是功過格，由天上的神祇持以公正地執行上天對罪惡者和德行者的賞罰。那些在陽間未能得到獎善懲惡報應的人，終將受到神的獎賞，或者是惡魔的懲罰。在這些早期的道德善書中，宗教的或者是孝道的價值觀取代了社會德行，并有懺悔或赦免的儀式以減輕罪惡的重負。一個人作出道德誓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與諸神所訂立的契約，以便積德而獲得祝福和獎賞。

然而，到了明代時期，功過格體系已演變成為獨立于精神世界的東西。這些功過格，首先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德行，并強調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和經濟的責任。商人的德行、農夫的德行、官員的德行、父親的德行，如此等等，都被一一制訂出來。個體保持他或她自身優劣的記錄，并運用功過格作為道德自我發展的一種指導。到此時，這種功過格已成為道德自我完善的實踐手冊和行善的記錄。

《三教開迷歸正演義》表達了明代善書的精神心態。盡管它不時地談到人們在精神世界曾所取得的道德獎賞的記載，但小說的關注點卻并不在于一個人在陰間的命運，或者是在來世的轉生。在這部小說中，善惡報應在一個人的親戚、同輩和鄰居們的反應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那些行為不誠實、自私自利或者是貪婪成性的人，必定面臨著他的家人或友人們的憤慨與蔑視。此外，小說不時地告誡說，沒有家庭與鄰居們的和諧支持，一個人從長期看不可能在中國社會中成功發達。在一個以關系為基礎的社會中，自我中心的人生態度，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孤立并對個人有害。那些或多或少想方設法度過他們一生，卻沒有為他們的過錯付出過代價的人，將為其后代留下一種不可承受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子孫們將不得不生活并勞作在由其雙親的過錯所惡意編織的網中。因此，在這部小說中的道德報應完全是世俗的。這種道德報應根植于中國社會結構之中，而不是基于對在神主持的正義關系中的個體靈魂命運的關切。

在明代的善書中，以及《三教開迷歸正演義》中，都存在著一種十分實用的、非神話化的宗教觀的暗示，這極可能是出現成長中的城市各階級的暗示。這一新型的觀點，證實了傳統中的由來已久的價值觀，但理解并實行它們所根據的卻是自然主義的或社會的準則，而不是根據超自然的公正。

由于善書與功過格都是明代所有宗教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在涉及到這種宗教心態中，難以分辨出儒家、道教和佛教的因素。善書乃是明代折中主義的具體證明：視儒、釋、道三教為引向同一個目標的一種趨勢。[[72]](#_72_Jiu_Jing_Zhong_Fu____Zhong_G)明太祖本人為這一宗教趨勢提供了最初的動力。在其有關三教的論述中，他認為，那些認為佛、道二教有害于國家和煽動民眾而批評佛教與道教的人是錯誤的。他說，儒家是顯明的德行之道，而道教和佛教則是隱藏著的德行之道，可以暗助王道。[[73]](#_73_A_Bo_Lin____Lin_Zhao_En_De_S)儒、釋、道三教共同構成了天道。

明太祖宣稱儒、釋、道三教和諧相處的部分動機，是為了使其朝廷從主流的佛教和道教中取得更多的支持，但其論述卻依然在帝國秩序中給佛教與道教以明確而公開的合法地位。而且，他的思想似乎再次強調了一種更廣泛的社會趨勢，即認為三大主流宗教是相互補充的。如果說，中國人幾乎總是把儒家的準則與某些佛教或道教的學說在其個人生活中相互結合起來，那么，在明代時期，他們則以異乎尋常的信心做到了。由于佛教居士以及具有一定影響的道教支派都熱衷于將其教義與修持整合入處于儒家核心的規訓與價值之中，而做到這點則是可能的。一旦佛教與道教把儒家價值觀接納為其宗教修持的中心，那么三教整合的主要障礙也就得以清除了。

道教參與三教關系的和諧共處，在明代最活躍的道教支派凈明忠孝道中或許得到了最清楚的說明。凈明道不僅是明代道教中最為別具一格的典型，而且還可用來闡明上面所討論的道教的不同支派與不同層次的關聯性。

凈明道傳統，可以追溯到六朝時期許遜的生活時代。作為一名地方官，以及一名統治者的顧問，許遜通過運用神術幫助百姓，并在逆境中挽救了他們，因而受人注目。他代表著受難者和遭受危險的人的利益的突出行為，感動了他的精神威力的受惠者，他們在江西南昌附近的西山，為他建立了一座神圣的道場。在這座圣山上，他的道教修持得以實踐。這些道術，都以所謂的孝道密法為中心。這些儀式使用道教道術和超精神的能力，以培養達到一種精神永恒的境界。[[74]](#_74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雖然這個宗教組織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衰落，但它卻在隋代及唐初，由胡慧超（卒于703年）所恢復。由于胡的努力，西山附近的當地百姓了解了許遜的法力，并推崇他的遺產。

在南宋時期，大約在1131年，西山地區落入反宋的暴民之手，廣大民眾遭受戰亂之苦。在此危急時刻，民眾忘卻了階級與宗派對立：人民團結一致抵抗共同的敵人。在此期間，何真公（盛年期1128年），凈明道派的一位近世導師，為百姓的平安而祈求。他從許遜那里得到了有關撫慰百姓的科儀的啟示。從此以后，凈明道傳統成為十分民族主義的傳統，強調把對國家忠誠，對父母、長輩和上級孝敬和尊重的儒家價值，作為其教義的真正核心。不同于全真道及其他南宋時期新興的道教宗派，儒家美德并非是一種事后才想起的東西，而是凈明道傳統的真正核心。[[75]](#_75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1171年，在何的啟示后40年，出現了一種功過格，它似乎已以凈明道為修煉中心。[[76]](#_76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雖然這種形式并非只圍繞著凈與明、忠與孝的美德而被明確地構成，但它依然強調與宋代后期發展起來的這一傳統保持一致。它鼓勵支持朝廷的實際行動，是體現在何真公所提示的儀式中的愛國主義和強烈的孝道感的一種自然產物。這種功過格類似于更早些時候由太上老君所啟示的《太上靈寶凈明洞神上品經》，太上老君是老子的一種神化形式，他作啟示是因為他的孩子（即世人）放松了基本的價值。神祇的目的在神的誓言中顯示出來，在于提供一種正確的行為指南，并引導人們回歸到真正的道。[[77]](#_77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在元初時期，劉玉（1283—1301年，一說為1257—1308年）重新界定了這一運動，并稱之為凈明忠孝道。運動的核心是確立道德報應由天的法則所掌管這一前提。除非人們重新正確地履行忠孝之道，由此凈化其生命能量，并純化其心靈，否則他們就將繼續遭受疾病和災難之苦。盡管劉玉否認任何人都能夠因他或她的道德過失而得到寬恕，也否認能通過法術或諸神的神圣干預而獲得完全的拯救，但他確實堅持主張儒家在提升道德生活方面是毫無成效的，因為他們忽視了人類精神及其與天的聯系的內在作用。他堅持，人類必須認識到上天對他們的精神狀態的警告，以便面對他們處事方式的錯誤。自我欺騙是十分容易的，但一個人卻決不可能欺騙上天。道術儀式之需要是為了促使忠誠的反省，激勵真正的轉化。[[78]](#_78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黃元吉（1270—1324年）肯定是凈明道著述的編纂者，也是劉玉的弟子。他同樣把太一的教義和真大道的學說吸收到凈明道中，同樣使其教義與儒家價值協調一致。[[79]](#_79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因此，甚至在明代以前，凈明道就有了一種廣泛的兼容態度，在其自身中吸納諸多不同的道教支派與宗派。而且，如上所述，在西山，主流道教的所有形式，實際上都在和諧地實修，很少有甚至沒有與道教的其他形式相對立的證據。除此之外，考慮到其與眾不同的歷史，凈明道堅決地肯定基本的各種儒家價值觀，既通過倫理行為，也通過儀式法術，致力于用它們來支持國家。

凈明道的特征之一是從一開始就肯定社會價值觀，并拋棄道教中的避世主義傾向。許遜本人曾是選擇其一生為其他人服務的那種道士的楷模，而不是追求其自身的精神超升。由元代時期正直的儒家學者所撰寫的《凈明忠孝全書》的幾篇序言，全都反復強調了這一原則。所有的序言，實際上都有著共同的旨意：大多數道教徒都已忘記或忽視了老子對社會的關切，但凈明道相信利用道教能改善世界，并在患難時期幫助普通百姓。[[80]](#_80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而且，凈明道培養忠孝的方法，與新儒家思想家們的理念有一種引人注目的相似之處。據劉玉所述，只有當心靈無憂無慮或不受干擾之時，忠誠才是可能的；而真正的孝超越了對一個人的雙親，而擴展到天的心靈。類似的觀點，曾被許多新儒家的思想家們所提出。這些美德的培養，并不是遵循表面的法則或規則，或者是遵循一種特殊的行為準則的簡單事情。真正的美德乃是基于一種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平靜狀態，這必須每天通過勤勉而虔誠的修養才能達到。

鑒于在其要旨的相似性，明代凈明道信徒們與新儒家思想家們都轉向善書和功過格，以檢視其精神進步，這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不注意自身的悟道，而是確信精神上的成長和智慧都具體地表現于行為之中，所以他們都認為，通過記錄其日常行為就能夠證明其進步，并發現需要進一步注意的地方。這種道教方式，對于新儒家思想家們來說，都相對地容易接受。

因此，凈明道受到認同并構成為明代一些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家生活的一部分，這也不足為奇。王畿（1498—1583年）是新儒家的泰州學派左派的一名領袖人物。在浙江新安參加了一次講學后，他結識了凈明道士胡東州（生卒時間不詳），這樣他就可以更多地了解有關這一吸引人的教義。另一位明代新儒家思想家羅汝芳（1515—1588年）研究過凈明道的倫理學，并從中學習修煉心的方法。即便是相對保守的高攀龍（1562—1626年）也認為凈明道傳統是道教學說中最為正確和適合的形式。[[81]](#_81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自從元代的劉玉把凈明道學說與一種道德報應的自然主義觀念整合為一后，凈明道與士子階層之間的關系，就一直顯得非常積極主動。其實，秋月觀映曾堅持，凈明道教的一個顯著特征，在于它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受教育階層身上，而不是關注農民或者是商人[[82]](#_82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這至少在宋末時期及其后是如此。換言之，它是自覺地設法吸引知識精英。秋月也許有一點走得太遠了。在劉玉和黃元吉身上，凈明道就發現這兩位領導者都曾受到過宋代時期由新儒家和道教徒所提出的世界觀的深刻影響。到宋代時期，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論與態度就已經開始滲透到這一宗派的道教思想。但有證據表明，凈明道仍作為一個履行儀式的與民間的宗派而繼續履行其職能，至少在其西山本部來說是如此。同一道派的這二種詮釋可能同時并存，顯示了明代道教的一個重要特征。正如印度教和日本的神道所顯示的情形，一種土生土長的宗教傳統，都有著強烈的地域基礎，同時也與民俗傳統密切相關，道教的新發展，不必取代以往的做法：它們只不過是揭示了一種新的意義與實踐的新層次。

在西山，凈明道對許遜的崇拜就一直存在著，并持續到晚期的傳統中國。凈明道在宋代的活動相當活躍，因為宋代集新儒學大成的偉大的學者朱熹（1130—1200年）對他所看到的民眾對道教儀式的狂熱和泛濫的迷信深為不滿。直至光緒年間（1875—1908年），在西山，仍有紀念許遜生平、法力與經歷的一年一度的節日慶典的日程。

在許遜的生日那天，信徒們聚集到西山的許遜廟觀，祈求長命百歲；他們持著火把，圍繞著田野，以確保好年成。在農歷八月，他們獻祭并祈求他驅除可能糟蹋莊稼的害蟲，并匯報村莊的情況。此后，許遜的幾個塑像在處于他保護之下的村莊進行一年一度的巡行，這一過程持續六天。在農歷七月二十八那天，在道觀中有一場驅除當地的猛虎及其他害蟲的儀式。在八月十五中秋節，當地官員造訪許遜的廟觀，開始持續數天的一場祝儀和宴請。在晚些時候，許遜的塑像要送往他有生之年曾隨其修煉道教的諶母的廟觀。一場慶祝他得道升天的儀式包括造訪曾是許遜主要弟子之一的他的女婿的神龕。送像的行列持續數天，并前往許遜生活中的許多重要地方。送像行列的這一曲折往返行進路線，據說是欺騙一些嚇人的厲鬼，它們可能嫉妒給與許遜的關注，但前往許多與對他進行朝拜有關的地方，這一路線有著積極的效果。[[83]](#_83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成群結隊的人們沿途聚集，表明了行進的路線，并參與部分的或全部的朝拜行程。白玉蟾（1194—1229年）記載說，在宋代時期，當朝拜許遜廟時，路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許多商人沿途擺攤。[[84]](#_84_Bai_Yu_Chan____Yu_Long_Ji)基于宋代及清代時期的熱烈的崇拜的證據，我們有理由推知，在明代時期，這些活動極可能以一種相似的方式持續著。

許多這些儀式，特別是一年一度朝拜與許遜的生活經歷相關的不同地方，中國人的民俗傳統絕對相同。許遜最初的聲名，并不出自于他后來所闡釋的儀式典籍，而是出自于其終結瘟疫、捕捉妖魔和保持水道的潔凈與安全的超凡能力。這就是說，許遜最初并沒有代表一個特定的道派的別具一格的儀規；他與一個密道儀式體系之間的獨特的關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形成的。在凈明道中，較古老的民間傳統把許遜推崇為一個奇跡制造者，一個模范的地方官，以及一位家長式的關心百姓福祉的中國人價值觀的體現者，這種民間傳統保持在一個宗派中，為凈明教自身在道教史中贏得一個獨特的地位。在明代，人們可以從幾本出版的基于他的生活的小說和傳奇中，看出許遜祟拜的生命力。[[85]](#_85_Qiu_Yue_Guan_Ying____Zhong_G)

凈明道，因其對儒家價值的重要肯定，及其堅持關心百姓和國家的福祉的主張，使為科舉而學習或標榜自己為儒家的知識精英在理性上肯定了道教，從而消除了肯定道教的基本障礙。我們已經注意到了王畿、羅汝芳和高攀龍肯定這一崇拜的著述。

明代最享有盛名的新儒家思想家王陽明（1472—1529年），據說年輕時代曾對道教甚感興趣。在其熟識者中有很多道士，甚至據說他在花燭之夜與一位道士，而不是與他的新娘度過。[[86]](#_86_Liu_Cun_Ren____Ming_Dai_Si_X)

然而，凈明道和全真道對明代知識精英的影響的最好且最具體的例證，莫過于林兆恩。林兆恩在許多方面體現了明代對所有三教的開放精神；他本人的精神探尋把他引向許多方面。我們已經討論過林兆恩與道教怪杰卓晚春之間的交往。然而，在林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觀點成熟之后，他卻不再與卓有往來。他本人就是一位宗教導師。他在三教合一的教義的基礎上創立了一個宗教，這個教義的核心雖然基本上是儒家的，但仍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響而據以建立起來。

林兆恩的自我修煉的九個階段基于全真道所教導的內丹術的自我修煉過程。不過它們又與全真道不同，他利用道教符號體系的某些部分，來闡釋并表達他的體系，特別是那些直接歸因于《易經》和基于《易經》的宇宙論的部分。他避開了赤裸裸的煉丹術的象征，即爐和鼎；他還避開了更具泛神論基礎的諸如金童與玉女、龍虎相爭之類的神話符號。由于既避免使用煉丹房的煉丹術，又避免了民間傳說中的神話符號，林利用了內丹術的框架結構，并把它置于儒生和道士們共同信仰的宇宙論的符號系統之中。

此外，如同凈明道那樣，他把基本的儒家價值的實踐，置于其自我修煉的實踐的核心地位。他聲稱，這些價值是道的始端，是道的真正的根基；不理解這些價值，就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修煉。而且，如同凈明道那樣，他主張儀式和實踐都有助于培養這些美德。譬如，他指出念誦“三教先生”的詞語以保持這些美德存在于個人心神中的感覺。他認為，隨著三教的存在，要使人心閑散和沉溺于煩人的欲念，就更加困難。[[87]](#_87_Bo_Lin____San_He_Yi_Zong_Jia)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與凈明道強調人們需要一種精神與天的感覺以保持他們內心和個人隱秘行為的忠誠的觀點并行不悖。其次，林教導他的弟子們運用“對天發誓（疏天）”，在其中他們念誦與其在社會上的作用相稱的價值，并向上天匯報其精神境界的進步。這些誓詞既有口語，也有書面語，因此而成為明代功過格運動的組成部分。最后，像道教徒那樣，林教導說，精神發展的最高層次，只能傳給已充分地準備好了的弟子；他認為這些層次，在本質上乃是秘不可傳的。[[88]](#_88_Bo_Lin____San_He_Yi_Zong_Jia)

當與六朝或唐代的道教派別和道教修煉相比較時，林兆恩的道教似乎被明顯地儒家化了；但與元明時期的凈明道相比較時，它簡直就是與儒家相適應的道教的另一個例子。明代的道教，大都被理解為具有治病的能力、避邪和保持世界和平與和諧的一種自我修煉的方術。明代道教基本上根植于與儒家的世界觀相同的宇宙論，但它利用了一種更為廣泛的符號，在精神世界和民間世界中，對道德的自我修養提供了一種豐富的符號化的結構描述。這與其在明代小說中所起的作用是一致的。或許兩部最著名的明代小說《金瓶梅》和《西游記》已被一些人認為基本上是運用道教符號來撰寫的，這就是明顯的證據。維多利亞·卡斯曾提及，《金瓶梅》中的構成，就是利用了道教科儀來給小說斷句，并將其劃分為不同的章節。[[89]](#_89_Wei_Duo_Li_Ya__B_Qia_Si)《西游記》的詩詞對煉丹信條的密切關注說明，《西游記》也許至少在一個層次上，可以被理解為道教修煉的一個隱喻。[[90]](#_90_An_Dong_Ni__B_Yu_Bian_Yi)然而，在這些小說中，正如在林兆恩的思想中一樣，道教的結構卻決不改變儒家或佛教的學說內容。在明代，當然如果正確理解的話，許多人可以看到，在道教的結構與其他世界觀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可兼容性。

正是凈明道與其他道教運動的徹底的調和性，才使道教在明代文化中產生了如此之大的影響。在明代時期，道教的制度化與專業化的技巧以及道派也許變得不甚重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動力是用來與更廣泛的社會相調和。自宋代以來，這樣一種推動力就已經出現了。到了明代，道教的不同道派之間的界限，以及道教與其他宗教觀念之間的界限，確實是非常具有滲透性的。慷慨大度的帝國與地方的支持，刺激了、也許甚至形成了這一趨勢。與更為廣泛的社會價值相兼容，剝奪了道教的某些知性的特性，在明代幾乎沒有偉大的道教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道教在明代知識分子和文化生活中的影響，卻正在上升。道教與更廣泛的中國人的價值觀相適應，為中國人的宗教熱誠提供了一種表現的機會：從西山的民俗儀式，經由林兆恩的新宗教，到皇帝對武當山道教的參與，道教為明代社會的所有階層都作出了某些貢獻。

（陳永革 譯）

[[1]](#_1_15)霍姆斯·韋爾奇：《道教：道的分化》，修訂版（波士頓，1966年），特別是第105—106頁。

[[2]](#_2_15)內森·西文：《令人困惑的“道士”一詞，特別討論古代中國科學和宗教的關系》，載《宗教史》，第17卷（1978年），第303—330頁。

[[3]](#_3_15)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上海，1949年），第185—189頁。

[[4]](#_4_15)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188頁。

[[5]](#_5_15)傅勤家：《中國道教史》（上海，1937年），第207頁。

[[6]](#_6_14)孫克寬：《元代道教之發展》（臺中，1968年），第2卷，第156—157頁。

[[7]](#_7_14)孫克寬：《元代道教之發展》，第2卷，第142—143頁。

[[8]](#_8_14)杜聯喆：《張宇初》，載《明人傳記辭典》，第107—108頁。參見《明史》，第299卷，第7654—7655頁。

[[9]](#_9_14)撰于1406年。《道藏》（上海涵芬樓影印本，1926年），第988冊，第5b頁。

[[10]](#_10_14)《道藏》，第988冊，第14b頁。

[[11]](#_11_14)杜聯喆：《張元吉》，載《明人傳記辭典》，第108—110頁。

[[12]](#_12_14)命，指生命力或生命能量的一種儲存，據稱每一個人在出生時就根據他或她的環境而接受下來。這種生命儲存被認為通過人的生命活動，特別是那些令人快感的縱欲活動而在“消耗”。因此，當接受的命消耗時，個體的能量就會消失，他或她就將會逐漸變老和衰弱，并將最終死亡。

[[13]](#_13_14)人類的“性”與“神”是指人類的精神的兩個方面。這些方面在宗教修煉中被平靜、改變、凈化和加強，目的是為了培養洞識和清凈感知，它們最終被理解，而達到個人的神、性與道的統一。

[[14]](#_14_14)傅勤家：《中國道教史》，第207—210頁。

[[15]](#_15_14)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凈明道基礎的研究》（東京，1978年），第171頁。

[[16]](#_16_14)正意是一個取自于儒家《大學》的概念，指一個人的意識與行為不斷地向善的訓練。

[[17]](#_17_14)《道門十規》，見《道藏》，第988冊，第4a頁。

[[18]](#_18_14)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56—158頁。

[[19]](#_19_14)譯文按照朱迪思·M.博爾茨：《10—17世紀道教文獻一覽》，中國研究叢書，32（伯克利，1987年），第38頁。

[[20]](#_20_14)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59—160頁；《明史》，第299卷，第7656—7657頁。

[[21]](#_21_14)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61—162頁《明史》，第117卷，第3591—3592頁。

[[22]](#_22_14)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71頁。

[[23]](#_23_14)米歇爾·斯特里克曼：《茅山的啟示：道教與貴族制社會》，見《通報》，第63卷（1977年），第1—64頁。

[[24]](#_24_14)吉岡義豐（音）：《道觀生活》，見《道教面面觀：中國宗教論文集》，霍姆斯·韋爾奇和安娜·塞德爾（漢名石秀娜）編（紐黑文，1979年），第229—252頁；另見《道教研究》（京都，1952年），第196—345頁。

[[25]](#_25_14)丹尼爾·L.奧弗邁耶：《民間佛教：晚期傳統中國的異端教派》（坎布里奇，馬薩諸塞，1976年），特別是第1—11頁。

[[26]](#_26_14)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載《明代宗教》，陶希圣編（臺北，1968年），第216頁。另見其《明清史抉奧》（香港，1984年）。

[[27]](#_27_14)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03—297頁。

[[28]](#_28_14)陳學霖：《明太祖（1368—1398年）的崛起：明初編年史中的事實與虛構》，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第95卷，第4期（1975年），第691—692頁。

[[29]](#_29_14)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07頁。

[[30]](#_30_14)陳學霖：《張中及其預言：一個明初道士傳奇的傳布》，載《遠東》，第20卷，第1期（1973年），第77頁。

[[31]](#_31_14)陳學霖：《明太祖的崛起》，第699頁；引自《太祖實錄》，第1卷，第14—15頁。另見阿爾文·P.科恩：《古代中國的雨神》，載《宗教史》，第17卷（1978年），第248頁。

[[32]](#_32_14)陳學霖：《明太祖的崛起》，第708頁。

[[33]](#_33_13)石秀娜（安娜·塞德爾）：《明代的一位不朽道士張三豐》，載《明代思想中的自我與社會》，狄百瑞主編（紐約，1970年），第483—526頁。

[[34]](#_34_13)石秀娜（安娜·塞德爾）：《帝國財富與道教科儀：道教偽說的根源》，載《紀念R.A.斯坦因的密教和道教文集》，邁克爾·斯特里克曼編（布魯塞爾，1983年），下冊，第291—371頁，特別是第291—301頁。

[[35]](#_35_13)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188頁。

[[36]](#_36_13)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18頁。

[[37]](#_37_13)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年），第366頁。

[[38]](#_38_13)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41—343頁。

[[39]](#_39_13)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47—358頁。

[[40]](#_40_13)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56—357頁。

[[41]](#_41_13)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23—224頁，表明這一插曲乃是基于一種更早的傳說。

[[42]](#_42_13)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51—252頁。

[[43]](#_43_13)柳存仁：《陶仲文》，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266—1268頁，特別是第1268頁；對于嘉靖皇帝與道教修行之間的關系，參見《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79—482頁。

[[44]](#_44_13)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62頁。

[[45]](#_45_13)柳存仁：《陶仲文》，見《明人傳記辭典》，第1266頁。

[[46]](#_46_13)劉枝萬：《中國道教的祭祀和信仰》（東京，1983年），上冊，第442—453頁。

[[47]](#_47_13)劉枝萬：《中國道教的祭祀和信仰》，第455頁。

[[48]](#_48_12)維克多·M.梅爾：《在〈圣訓）的撰著推廣中的語言與意識形態》，見《晚期中華帝國的民間文化》，戴維·約翰遜、安德魯·J.內森和埃維林·S.羅斯基編（伯克利，1985年），第352—353頁，及蕭公權《19世紀中華帝國對農村的控制》（西雅圖，1960年），第185—205頁。盡管梅爾和蕭二人都引用了19世紀訓誡的實例，但明代訓誡體制的失敗，卻在酒井忠夫的《中國善書的研究》（東京，1960年）中受到關注，第34—55頁。

[[49]](#_49_12)參見如邁克爾·R.薩索：《道教和齋儀》（普爾曼，華盛頓，1972年）。

[[50]](#_50_12)陳學霖：《明太祖的崛起》，第702頁；引自《太祖實錄》，第299卷，第3348—3350頁。關于處決一名道士的例子，參見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52頁。

[[51]](#_51_12)阿爾文·科恩：《祈求雨神》，第244—265頁。

[[52]](#_52_12)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書及其影響》，第261—272頁。

[[53]](#_53_12)奚孫凝芝：《夏言》條《，明人傳記辭典》，第527—531頁；蘇均煒：《嚴嵩》條，《明人傳記辭典》，第1586—1591頁。另外參見牟復禮和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史》，第7卷，第479—485頁，以及《道教對明代新儒家精英的浸透》，收于柳存言《和風堂文選》（萊頓，1976年），第51—69頁。

[[54]](#_54_12)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78頁。

[[55]](#_55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53頁。

[[56]](#_56_11)約翰·R.瓦特：《衙門與城鎮管理》，見《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施堅雅編（斯坦福，1977年），第353—390頁。

[[57]](#_57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59頁。

[[58]](#_58_11)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78頁。

[[59]](#_59_11)劉枝萬：《中國道教的祭祀與禮儀》，第26頁。

[[60]](#_60_11)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83—388頁。

[[61]](#_61_11)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89—391頁。

[[62]](#_62_11)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第393頁。

[[63]](#_63_11)《〈金瓶梅〉：西門及其六位妻妾的傳奇故事》，弗郎茲·庫恩譯；伯恩哈特·密爾英譯本，阿瑟·韋利序（倫敦，1939年，1942年；1960年紐約重印），第853頁以下。在傳奇小說與戲劇中，道士和佛教僧人之間的差異，通常被描繪得實際上似乎難以區別。

[[64]](#_64_11)陳學霖：《明太祖的崛起》，第701頁。引自《太祖實靈》，第3348頁。

[[65]](#_65_11)陳學霖：《張中及其預言》，第68—72頁；宋濂的傳記，見于《宋學士文集》（四部叢刊本），第9卷，第4a頁。

[[66]](#_66_11)朱迪思·A.伯林：《林兆恩的三合一宗教》（紐約，1980年），第65頁。引自《寤言錄》第1卷，第1ab頁，見王貞岡編《林子禪集》，林兆珂于1606年所撰的序言，第20卷。

[[67]](#_67_11)劉枝萬：《中國道教的祭祀與信仰》，第402—409、428頁。

[[68]](#_68_11)劉枝萬：《中國道教的祭祀與信仰》，第419頁。引自《道教靈驗記》，第15卷，第10b頁，《道藏》，第326冊。

[[69]](#_69_11)沢田瑞穗：《三教思想與平話小說》，第16卷（1960年），第37—39頁，及其《佛教與中國文化》（東京，1975年），第163—167頁。另見A.伯林：《宗教與民俗文化：〈三教演義〉中的道德資本的管理》，收于《晚期中華帝國的大眾文化》，第188—218頁。

[[70]](#_70_11)潘鏡若：《三教開迷歸正演義》（藏于天利大學圖書館，約1612年版），第13卷，第35a頁。

[[71]](#_71_11)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的研究》，第1章。

[[72]](#_72_11)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的研究》，特別是第3章。

[[73]](#_73_11)A.伯林：《林兆恩的三合一宗教》，第46—47頁。明太祖的文章，收錄于《御制文集》（1627年），第1卷，重刊于《金陵梵剎志》，葛寅亮編（南京，1672年；影印本，南京，1936年）。

[[74]](#_74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248—249頁。

[[75]](#_75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4—5章。

[[76]](#_76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95頁以下。秋月記載了酒井忠夫與吉岡義豐之間的一場論戰，爭論內容是這一文本是否就是道教的凈明道傳統。

[[77]](#_77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86—187頁。此經為《道藏》第756冊，太上老君的誓言載于第四節。

[[78]](#_78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83—185頁。

[[79]](#_79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750頁。

[[80]](#_80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49—153頁。

[[81]](#_81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2—3、174頁。

[[82]](#_82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75頁。

[[83]](#_83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131—136頁。

[[84]](#_84_11)白玉蟾：《玉隆集》，收于《修真十書》，第34卷，第8ab頁，《道藏》，第128冊。

[[85]](#_85_11)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第5頁。

[[86]](#_86_11)柳存仁：《明代思想中的道教自我修煉》，見《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狄百瑞主編，第310—318頁。

[[87]](#_87_11)伯林：《三合一宗教》，第131頁。

[[88]](#_88_11)伯林：《三合一宗教》，第108—116、26—27頁。

[[89]](#_89_11)維多利亞·B.卡斯：《〈金瓶梅〉中的末世論：道教的模式》，布盧明頓，印第安納，印第安納大學《金瓶梅》研討會，1983年5月。

[[90]](#_90_10)安東尼·B.于編譯：《西游記》（芝加哥，1977年），第1卷，第37頁。

# 參考文獻介紹

本卷個別章的主旨內容范圍甚廣。提供這些章的現存的原始史料及第二手的學術論著，其復雜和詳簡程度也不大相同。本卷各章都在其腳注中提供了主要的史料和重要的第二手著作。但有的章具有多得不尋常的文獻，因此作者們在下面的書目評注中提供了他們在各自學術領域中所掌握的材料的指南。

4.明朝與亞洲腹地[[1]](#_1_An__Can_Kao_Wen_Xian_Jie_Shao) 作者：莫里斯·羅薩比

盡管傅吾康和其他學者指出了《明實錄》的種種不足，但它們是明代與亞洲腹地的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日本學者通過選錄和編輯有關蒙古、滿洲、西藏、西域和中亞的中文名稱，方便了人們對浩如煙海的《實錄》的材料的使用。他們還采擷了《李朝實錄》中關于朝鮮和滿洲的材料。我在拙作《明代中國與哈密和中亞的關系》中初步分析了這些史料的價值。

較后期的綜述提供了有關明代對外關系的有價值的信息。正史《明史》載有明王朝與其北鄰和西鄰關系的完整的記載，而按《實錄》的編年體裁撰寫的《國榷》往往記載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的材料。官方的地圖，即《大明一統志》和《寰宇通志》以及諸如《廣輿志》和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私刻地圖，通過提供有價值的經濟數據對歷史作了補充。《大明會典》論述了專門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制度和規定，《四夷館考》則使讀者大致了解會同館的情況，后者為受權培訓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專家的機構。《明書》為一部王朝史形式的私人著作，《明會要》為論述王朝制度的著作，兩者對了解明代對外關系的總的情況很有價值。

關于明代與亞洲腹地的更專門的著作給歷史中總的圖景增添了極有價值的材料。金幼孜的《北征錄》和《后北征錄》和楊榮的《北征記》記載了永樂帝對蒙古人的五次征戰；李實的《北使錄》、楊銘的《正統臨戎錄》和袁彬的《北征事績》提供了正統帝被瓦刺蒙古人所俘的第一手生動的記載。蕭大亨的《北陸風俗》是16世紀后期有關蒙古人風俗的珍貴的材料，此書已被司律思翻譯，載于《華裔學志》，10（1945年）。陳誠的《西域番國志》是他于15世紀早期在中亞的游記，部分內容已被莫里斯·羅薩比翻譯，載于《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刊）。徐縉的《平番始末》和馬文升的《興復哈密記》載有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早期征戰吐魯番的詳細記述。馬文升的《撫安東夷志》提供了明代與女真人關系的材料。

亞洲腹地諸民族論述明代的史料很少。蒙古的一般歷史，如《俺答傳》（查爾斯·鮑登譯成英文）和《額爾德尼傳》（I.J.施密特的《東蒙古史》[圣彼得堡，1829年]中有譯文，約翰·R.克魯格爾在1967年的《蒙古學學會不定期論文集》中有部分譯文）對明代與蒙古人的關系只提供了極少的細枝末節。還沒有論述中國的女真人的重要著作。

論述明代亞洲的日本的第二手著作是引人注目的。日本學者除了采擷《實錄》和歷史叢書作出各種索引外，尤其關心明—蒙古和明—女真的關系。和田清、田村實造、荻原淳平、羽田亨和其他日本學者的著作對了解明代蒙古人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關于這方面，日本學術著作的有幫助的指南包括：岡本芳次（音）的《戰后日本滿蒙史研究》，載《華裔學志》，19（1960年）；理查德·T.王的《1961—1981年日本的明代研究：分類書目》（明尼阿波利斯，1985年）。神田紀一郎（音）對陳誠和會同館的研究、松村澗關于哈密和和田的論文以及谷光隆關于茶馬貿馬的著作稱得上是日本對明代與中亞關系研究的重大貢獻；而江島壽雄、旗田巍、福葉巖吉（音）、河內良弘、鴛淵一，特別是園田一龜，都撰寫了論述女真人的有權威性的著作。

西方對明代與亞洲腹地關系方面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如要查閱蒙古人、中亞人和女真人以及從事邊防的中國官員的傳記，《明人傳記辭典》是一部很好的啟蒙工具書。波科提洛夫、傅吾康、思律司的著作增加了我們對這個時期蒙古人的了解。司律思和莫里斯·羅薩比撰寫了女真人之間的發展。羅薩比、V.V.巴托爾德的著作和麥特拉的《到中國的波斯使者》已經對中亞作了報道。埃利奧特·斯珀林的博士論文《明初期對西藏的政策》（1983年）論述了明代和西藏之間相對稀少的接觸。

## 5.明代中國與朝鮮的朝貢關系 作者：唐納德·N.克拉克

明代和朝鮮關系的史料按語種和時期分類。在朝鮮一方，主要的文獻為古漢文。它們包括：《高麗史》，一部中國風格的歷史，1454年發行，內有在朝鮮對外關系中活躍的人的事件和傳記；《高麗史節要》，涉及的內容大部分相同，但多少被濃縮并按年代加以組織。頭面人物的傳記也用漢文編寫，它們常常收于這些人的文集中。這些傳記可在《明人傳記辭典》所引材料，以及房兆楹的《淺見圖書館》和其他參考材料中見到。[[2]](#_2_Zheng_Lin_Zhi____Gao_Li_Shi)

明代和李氏王朝這兩部實錄是這一章論述的一系列事件詳情的主要史料，不過中朝關系的有關材料散見于各卷，往往難以發現。朝鮮許多君主的實錄已被譯成朝鮮白話文，從而使朝鮮讀者在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時更加方便。明代和朝鮮關系的基本概況見《明史》的《朝鮮列傳》。《明史》第320卷的這一記載已被黃元九譯成朝文并加注解，1973年在《東方學志》發表。其處理方式與末松保和的相似，后者于1941年編了單行本《高麗朝末期朝鮮初期的對明朝關系研究》，此書從《實錄》、《明史》和朝鮮的史料中把片斷的材料匯集起來并加以注解。[[3]](#_3_Huang_Yuan_Jiu____Ming_Shi_Zh)

關于一般論述中朝朝貢關系和專門論述明朝與朝鮮關系的研究已有幾種專著。全海宗是這一方面處于前列的作者。西方的論文計有：休·D.沃克的《李明兩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關系》；唐納德·克拉克的《自治、合法性和朝貢政治：高麗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間的中朝關系》，此書專論洪武期間的關系。關于這個題目的較早的西方經典著作有：M.弗雷德里克·納爾遜的《東亞的朝鮮和舊秩序》和威廉·伍德維爾·羅克希爾的《從15世紀至1895年中國與朝鮮的交往》。[[4]](#_4_Xiu__Wo_Ke____Li_Ming_Liang_Z)

專門的研究有威廉·R.肖的《儒教國家的法律準則》，此書涵蓋了朝鮮吸收明律過程的內容。約翰·梅斯基爾的《崔溥日記：渡海漂游記》是根據崔的日記翻譯的一名朝鮮人在1487年至1488年在長江和北京之間沿運河見聞的詳盡而且很有可讀性的記載。[[5]](#_5_Wei_Lian__R_Xiao____Ru_Jiao_G)富路特研究面很廣，明代和朝鮮的關系就是其中一個方面。他貢獻了兩部1600年前中朝爭端和沖突的有幫助的論文。[[6]](#_6_Li_Ru__Jian_Fu_Lu_Te____15Shi)

永樂朝沿用元代的人貢的做法，迫使朝鮮送年輕人至中國皇宮充當嬪妃、侍從和太監，這成了王崇武、李晉華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的幾篇論文的主題，他們都專門討論了一個論點，即永樂帝的生母本人就有朝鮮血統。[[7]](#_7_Wang_Chong_Wu____Ming_Cheng_Z)

東北的明—女真—朝鮮的“安全三角”引起了明朝與朝鮮的關系的緊張。在司律思、莫里斯·羅薩比、加里·萊迪亞德等人的西方著作及《明人傳記辭典》中“猛哥帖木兒”、“李滿住”、“李成桂”等人的條目中都有論述。[[8]](#_8_Si_Lu_Si____Yong_Le_Zhao_De_Z)在1910年至1945年的殖民時期，日本學者對朝滿民族之間的關系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但他們的研究常常遭到朝鮮學者的批判，原因是他們為了日本帝國的利益，故意模糊了朝鮮和滿洲之間的地理、種族和歷史方面的差別；但是，這些著作作了大量的原始研究，使我們大大地豐富了明代在該地區內進行的溝通和了解。[[9]](#_9_Guan_Yu_Ming_Dai_Fang_Mian_De)

16世紀90年代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引發的中日戰爭的文獻在朝鮮十分豐富。但大部分文獻都被偶像化了，都敘述了朝鮮海軍將領李舜臣的功績和他發明的用來對付日本艦隊的包鐵甲的“龜船”，但也有可靠的學術著作。[[10]](#_10_Nan_Tian_You____Gui_Chuan_Go)從日本一方進行研究的英語研究有：W.G.阿斯頓的《豐臣秀吉的入侵朝略》和久野吉（音）的《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11]](#_11_W_G_A_Si_Dun____Feng_Chen_Xi)瑪麗·伊麗莎白·貝里關于豐臣秀吉更近期的著作，[[12]](#_12_Ma_Li__Yi_Li_Sha_Bai__Bei_Li)以日本人的歷史角度看待對朝鮮的征戰，而《明人傳記辭典》中陳璘、劉綎、李如松和小西行長等中日交戰者的條目以明朝的觀點提供大量的細節。有幫助的關于戰爭的中文研究有王崇武和李光濤的著作。[[13]](#_13_Wang_Chong_Wu____Li_Ru_Song)這些研究作品強調一個事實，即在16世紀90年代保衛朝鮮是一次中朝的聯合行動，但根據朝鮮人的觀點，它們很少贊譽朝鮮人為自身作出的努力。因此，研究人員應該注意把戰爭三方——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的版本考慮進去。

## 6.明朝對外關系：東南亞 作者：王賡武

從漢至清的傳統中國史學家在論述時把朝貢關系置于防御外國、對外貿易和與外國交往的中心地位。因此他們大力撰寫對外關系的朝貢制度的運轉，從漢代該制度的起源開始寫到盛唐，然后寫到明清兩朝最后的有限度的形式。但他們對外國本身并不那么感興趣，除非這些王國和公國對朝貢制度發起挑戰和危及帝國的安全。因此，中國對外關系的大部分傳統史料和學術著作關心北方和西方陸地邊境的強大的游牧國家或聯盟。東南亞的王國很少給中國皇帝制造麻煩，因此幾乎未引起注意。然而，官方歷史自漢以來幾乎不斷地報道與東南亞不同國家的朝貢關系。到了明代，對這個地方的了解比以往更多。11位明代皇帝的《實錄》的保存意味著我們對這種關系已經有了更詳細的資料。這些記錄顯然是本文最重要的材料來源。在1959年至1968年期間，在這些《實錄》中有關東南亞的材料被匯集起來，南京版本并與臺北版本進行了對照校勘。它們發表于趙令揚等編的《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第1卷1968年；第2卷1976年）。杰弗里·菲利普·韋德已經把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的全部參考材料翻譯出來，作為1994年他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論文名《14至17世紀作為東南亞史史料來源的〈明實錄〉》。它有8卷，其中6卷為譯文，另附索引1卷。它對所有未來的學者，特別是那些不能閱讀中文原文的人來說，將提供有價值的幫助。人們期待全部著作能很快出版。《明史》和其他幾種明代匯編，如陳子龍的《皇明經世文編》和張鹵的《皇明制書》也很重要。

不同類型的論述明代的著作提供了《實錄》和《明史》中見不到的材料。它們是：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慎懋賞的《四夷廣記》；嚴從簡的《殊域同咨錄》。下列著作更為專業，但對本文特別有用。關于越南的材料有：陳荊和等編的《大越史記全書》，該書由東京大學于1984—1986年出版，3卷本；張鏡心的《馭交記》。關于云南境外東南亞大陸的資料，有李元陽的《云南通志》；田汝成的《炎徼紀聞》；特別有幫助的是錢古訓的《白夷傳》，此書由江梁整理和注釋，1980年在昆明出版。關于葡萄牙和其他歐洲人的材料有：張燮的《東西洋考》；張維華（1934年）和戴裔煊（1984年）的《明史佛郎機傳》注解本；張天澤的開創性研究《中國葡萄牙貿易：1514—1614年》（1934年）。

關于中國對外關系的近現代學術研究也注意到朝貢制度。這種研究實際上始于歐洲列強在19世紀成功地向這一制度提出挑戰之時。當時中國人對這種來自西方威脅的反應是試圖把列強置于傳統的背景中，這可以從魏源的《海國圖志》（1842—1852年）最后一部在這一框架內編纂的巨著中看出。由于歐洲人通過海路前來，而且已經控制了東南亞的大部分，魏源之所見反映了對該區的一種正在發生變化的看法。這就形成了一種與明代和清初對東南亞了解的有趣的對此：見簡·凱特·倫納德《魏源和中國對海外世界的再發現》（1984年）。

從事東南亞和中國研究的歐美學者很快被中國與東南亞的傳統關系所迷住。關于從事這個課題的最早的學術研究的人是一些漢學家，如W.P.格羅恩費爾德特、伯希和、夏特和W.W.羅克希爾。他們又轉而影響J.桑原和藤田豐八等日本學者，后來又影響了像張星烺、馮承鈞等中國學者。但他們的研究關心的只是在歐洲人來臨前中國對東南亞的認識，而沒有對中國對外關系的性質作出任何系統的研究。外界對朝貢制度最早的透徹的研究是費正清和鄧嗣禹的開創性作品《論清代朝貢制度》（1941年）。正是這篇文章，才導致本文作者從事側重早期（宋代前約1000年）中國與東南亞沿海諸國關系的類似課題。成于1954年的《南海貿易》提供了研究宋、元、明與該區關系的背景。這個作品繼續著重研究明朝最初兩朝，即洪武帝及其孫永樂帝（原文如此，應為建文帝。——譯者注）兩朝的嚴格控制的朝貢制度（見發表于1964年、1968年和1970年的論文目錄）。這些論文為這里所作的分析提供了大部分詳細的參考材料。

本文之論在兩個方面超越了以前的三個作品：它把研究擴大到中國陸地邊境的大陸東南亞諸國；它把敘述超越1424年而至16世紀后半期。早期學者的作品又提供了幫助，如先前的馬基·哈維·德·圣—戴尼和伯希和的作品，然后的G.E.哈維和G.H.盧斯的著作。更近期的有C.P.菲茨吉拉德的《中國人向南方的擴張》（1972年），它對了解越南和云南各部落國各自的命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本文作者還比較了宋代統治下北方和南方的邊境國家，這樣可以與明代統治下的發展作出有益的對比（《二等帝國的詞藻：宋早期與鄰邦的關系》，1983年）。

最后要提一下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學術情況。大陸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史學家對把強調中國中心論和朝貢制度作為中國的對外關系的中心這一點感到不快。他們認為與朝貢有關的體制、禮儀和動聽的詞藻只是皇室和儒家官員支持的封建結構的擴大。它們決不是漢族中國人對其鄰近民族的優越感的表現。他們的觀點是，中國的對外關系應通過為國防和國與國間有序的貿易制定的政策加以研究。因此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間中，明代與東南亞關系的研究集中在船運技術、航海技術和南方巨大港口的崛起等方面，以及海上貿易和沿海商人階級和對付海盜掠奪的防務等方面。在更近期，對海軍將領鄭和的艦隊遠航的政治意義，和各個東南亞城市、港口中新興的華僑社團的興趣又恢復了。但是，對作為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基礎的朝貢制度的作用和重要性的探討，還沒有人作出嘗試。

臺灣的學者同樣對航運和航海、貿易和防務、鄭和以及海外華僑感興趣，但他們也毫不遲疑地在朝貢背景下研究東南亞各國。研究中國對外關系的領頭學者為方豪，但他更專注于明代，張奕善和曹永和各有著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幾篇關于明代諸帝利用朝貢制度的論文（原先發表于1974年和1976年），它們收于張奕善的《東南亞史研究》（1980年）。

至于在中國陸路邊境的幾個陸地國家，很少有中國學者予以注意。但三部書是有幫助的。它們是王婆楞的《中緬關系史》（1941年）、舍貽潷的《明代之土司制度》（1968年）和方國瑜的《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2卷本，1987年）。

## 7.與歐洲沿海國家的關系，1514—1662年作者：小約翰·E.威爾斯

在這一章論述內容所定的兩個大背景中，明代的對外關系遠沒有得到充分研究。《劍橋中國史》第7、8兩卷的其他各章、《明人傳記辭典》中外國人的傳記，以及司律思、羅薩比和王賡武的博學的著作提供了許多極佳的研究出發點。但在任何語種中，尚沒有令人滿意的關于明代朝貢制度的思想、制度和實際情況的充分的研究。小威爾斯的《使者與錯覺》（第13—25頁）提供了簡明和綱要性的概述及某些史料和研究的參考材料。關于在另一個大背景中的研究，即亞洲濱海的歐洲人的活動，則在最近20年中進展迅速；關于有關文獻的概覽，見小威爾斯的《1500—1800年海上的亞洲》。

在各語種中，還沒有論述明代與海上歐洲人關系中任何重要方面的專著。主要的障礙是缺乏利用歐洲的檔案材料和古老的印刷資料，同時也沒有掌握中國的史料。也許最接近掌握16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重大事件和問題的記載的全部資料的人是博克瑟（《16世紀的中國南方》）和布拉卡。張維華搜集中國史料而成的作品《西方的先驅及其發現之澳門》對明代的中—歐關系的各個方面來說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啟蒙工具書。揭示與歐洲人關系和沿海中國某些側面的另一部小型匯編為《閩海贈言》。小威爾斯在《清史問題》發表兩篇文章，試圖概述鴉片戰爭前中—歐關系方方面面的研究資料和機會。

關于與葡萄牙人的關系，張維華、周景濂、戴裔煊和藤田豐八的著作已經收集了詳簡不一的中文史料；見伯希和的《一篇關于澳門初期的著作》的長篇評論。更近期和質量較佳的著作是普塔克的《葡萄牙在中國》。關于直至1524年的關系，在本世紀（指20世紀）之交的福開森和伯希和（《明代歷史上的火者與寫亦虎仙》）對中西方的史料作了最透徹的考察。托梅·皮勒的《東方大全》成書于他出使之前。它包括了16世紀初期沿海中國、葡萄牙及其競爭對手當時多方面的材料。科特紹對皮勒著作的長篇導言包括了關于史料來源、皮勒生平及其飛黃騰達的有價值的信息，但導言沒有解決福開森發表的史料來源中某些嚴重問題。張增信的長篇論文和坎默爾的專著內容特別豐富，并對有些令人頭痛的地名問題作了詳盡的考查。本書這一章的記述是基于一種嘗試，即使讀者能閱讀到最全面的葡萄牙編年史中關于這件事的誘人的章節。若奧·巴羅斯等的《亞洲》，以及福開森、伯希和和上述中文資料編者收集的史料對我們對這段時期明代政治社會的現有理解，對中—歐關系持續的緊張狀態和不和作了非常敏銳的解釋。布拉卡已對澳門的起源作了極佳的闡述。關于與明代關系的其他著作，見前面所列著作收集的中文史料。此外還有：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紀略》；博克瑟的《遠東的費達爾戈人》、《熱帶的葡萄牙人社會》中論澳門的一章及本書書目中他的其他著作和散見于西方人所編書目中他的文章，尤其是論葡萄牙與日本貿易的嚴謹的著作《來自亞馬孫的大船》。葡萄牙編年史者關于澳門史方面的成果，遠不如在1517年至1524年那段時期的成果令人滿意。博克瑟、費雷塔斯、曼德斯·達·盧茲已經發表了重要的文獻。近期的重要研究有：普塔克所編有關葡萄牙人和亞洲的一卷文集，其中有幾章與澳門和喬治·蘇扎的計量作品有關。澳門本地的歷史寫作質量參差不一，但有時能引導學者探討新問題和發現新史料；普塔克的書目，即《葡萄牙在中國》列有大部分這類材料，特別是L.G.戈麥斯和曼奴埃爾·特謝拉神父的著作。又見近期克里默的匯編。澳門文學院現在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企圖收集和再版原始資料和研究著作。費成康的著作是一個重新喚起中國人對澳門史興趣的重要信號。

舒爾茨討論了中國人與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關系，收于菲利克斯匯編中的其他作者也作了同樣的討論。喬努對貿易的計量研究是經典之作。對馬尼拉中國皈依者社區的出現的研究作得很少。阿杜亞特的《傳教史》是多明我會傳教士的最重要和可查閱的資料之一，這些傳教士深深地投入對馬尼拉中國人的布道工作之中；同時此書也是關于社區史其他方面的重要資料。其他可查閱到的資料包括莫爾加的《大事記》、布萊爾和羅伯遜翻譯和概括的文獻，以及印度總檔案館的許多文獻，這些可在帕斯特爾的《辛苦的布道工作》一書的若干注中見到。里德、坎寧安的專著，特別是柯斯塔關于耶穌會士的許多巨著有助于充實這方面的背景材料。總的來說，根據對海外中國人和對東南海諸國政治和商業現有的認識，要充分掌握所有印刷的和手寫的文獻并重新閱讀它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關于荷蘭人與明代中國的關系，包括他們在臺灣38年的商業和殖民活動，近現代的學術活動正在迅速發展。印刷的史料有巴達維亞地區的《記錄冊》、柯爾哈斯版的《公文總覽》和格羅恩費爾德特論初期活動的著作中的有關段落，最近期的由布魯塞及其同事合編的熱蘭遮地區《記錄冊》的精本中也有這種資料，此書第1卷已問世，第2卷的出版也在期待之中。中文的史料已由張維華發表，另外也見之于一本佚名的小冊子《明季荷蘭人》。布呂魯和巖生成一充分地利用了中國人和荷蘭人的資料；博克瑟的《興衰》在研究與鄭芝龍的關系方面也很重要，奧斯特霍夫根據荷蘭的檔案材料，提供了有幫助的概括。坎貝爾的研究和譯文集中討論了荷蘭人的傳教活動，但這些活動的對象是土著居民，而不是中國殖民者。謝潑德、曹永和等人把荷蘭殖民時期置于中國殖民早期史的更長時間跨度的背景中進行考察。根據維爾霍文、威爾士，以及“西班牙文獻……”研究了西班牙人在臺灣北端的出現。

本章只是粗線條地論述了明代中國傳教活動的出現，而重點放在傳教活動與明代官場的相互作用，以及傳教士參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活動等方面。它并沒有致力于討論文化方面，即羅馬天主教與中國民俗和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在敦約翰的《巨人的時代》中，在羅南等編的論文集中，以及在《明人傳記辭典》外國人的條目中，人們都可以找到了解關鍵人物、重要事件的資料及研究和記載的指導。斯坦達爾特對楊廷筠的研究為查找資料和進行研究提供了極有幫助的指南，并且是一個既精通明代思想史、又通曉天主教神學和布道學的學者所出成果的優秀榜樣。

根據明代國家觀點，與海外歐洲人關系的最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外國人建立的與中國皈依者、商人、海盜等人物的聯系。歐洲的記載則明確地指出，事實上海外的華人在晚明充分參與了建立南中國海世界的活動。因此要增加明代與海上歐洲人關系的了解，往往必須在盡可能了解海外華人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小威爾斯的《從王直到施瑯的沿海中國》提供了某些全面的解釋性主題。在這個領域的中國學術活動依靠廣泛地閱讀地方志和分散的文學史料，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特別見張彬村的博士論文和林仁川、張增信的近期著作。布魯塞的《奇怪的伙伴》把巴達維亞稱為“一個中國的殖民城鎮”，對巴達維亞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人與西班牙馬尼拉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馬尼拉的中國社區史，但迄今把馬尼拉中國人視作沿海福建社會的關系，或把馬尼拉社區與其他“中國殖民城鎮”作比較的研究還做得很少。

## 11.晚明思想中的儒學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對研究儒家思想來說，個人在儒家問題方面的著作是主要的資料。部分地由于16世紀私人刻印書籍的發展，現存的有關儒家的書籍為數甚多，它們仍需要學者去探索。本章的注解旨在成為查閱選定人物的原始文獻和第二手著作的指南，這些人已被后期歷史學家視為有一定的重要地位。黃宗羲（1610—1691年）編的62卷《明儒學案》這一不朽的匯編提供了一些思想家的材料，他們被認為是根據稱為明代儒家的多方面表現選定的。他從200多位人物的著作中摘錄其文，按照自己的思路安排在17個標題下。它仍是幾乎所有從事這一課題的學者開始其研究的文本。黃宗羲為每個標題寫了導言性的意見，同時提供了每個作者的傳記材料，以及自己對他們給明代儒學所作貢獻的批判性的評價。秦家懿在她的《黃宗羲及其〈明儒學案〉》中提供了有用的英語介紹，該書還載有她譯出的黃的關于42位較突出的明儒的序言材料及注釋。一部使用更方便的《明儒學案》版本1985年在北京出版，沈芝盈對該書加以標點并作了編輯注解，1987年在臺北重即。沈氏版本應根據朱鴻林的《明儒學案點校釋誤》的詳盡的釋誤進行校勘。

在《明儒學案》的材料和判斷的基礎上，容肇祖在1941年出版了《明代思想史》，這是第一部研究明代儒家主要傾向和人物的內容豐富的近代綜述。由于提出了何心隱、李贄和陳第等16世紀后期的人物對明代思想作出的貢獻，容的記述超過了黃的作品。約在同時，嵇文甫甚至走得更遠。嵇在1944年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論》中除了黃宗羲認定的思想家外，又增加了幾章，內容有佛教的復興、西學的來臨、考證學的開始，從而顯示了知性活動的多樣性。在更近期（1987年），侯外廬及其同事在他們的大部頭的中國思想史著作《宋明理學史》第2卷中全面評述了明代的儒家，進一步補充了黃宗羲所引的原始材料，但除了他們本人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外，基本上沒有超越黃宗羲的框架。

在英語著作中，還沒有對明儒的充分的論述。赫爾默特·威廉的論文《論明代的正統》概括了15世紀突出的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這些人都背離了國家倡導的儒家。狄百瑞在他的題為《晚明思想中的個體主義和人道主義》中根據個人自主的問題評估了16世紀思想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此文收于他的會議文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1970年）中。在其他方面，以英語發表的大部分研究作品專注于個人或小集團。作為最著名的明儒，王陽明的思想已經吸引了學術界各方面的注意，但在英語著作中，對王的思想的最佳的介紹依然是已故的陳榮捷關于王的譯文中的意見，見陳的《王陽明關于講究實際的教導及其儒家著作》（1963年）。

大島明榮（音）的《日本對宋明時期理學的研究：書目概覽》（1987年）評論了日本對明代儒家思想研究的發展。1949年，島田虔次發表了《中國近代思想的挫折》，書中他力圖指出晚明儒家思想中幾種近代特點的存在（其中包括個人主義和多元論），但在1644年滿洲人的征服后，它們被窒息了。針對黃宗羲的偏見，荒木見悟在幾個研究作品中強調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相互作用。特別在1979年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中更是如此。關于他思想的英文概括，見他的《晚明之儒佛》。另一位第一流的學者山井湧力圖闡明在清代繼續發展的明代思想傾向，見其《明清思想史研究》，此書更符合黃宗羲對明代儒家思想的看法。

## 12.天學：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國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論述西學引入晚明的作品非常豐富，但它們一般更注意西方人的作為和寫作，而不是關心中國人如何接受和吸收歐洲思想的情況。

在明代，耶穌會傳教士壟斷了在中國的居住權和布道權，他們最受人注意。最早的參考材料之一是路易·菲斯泰的《1552—1773年來華耶穌會士的傳記和書目》，它為許多后來的探索提供了入門途徑，不過它基本上被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800年）》所代替。20世紀30年代開始，裴化行在他的許多與在華耶穌會士題目有關的書籍和論文中定下了很高的學術標準。可與之相比的是方豪的一批中文的學術著作，他把他的許多論晚明的作品收于名為《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年）的文集中。關于晚至1610年的早期的傳教活動，巴斯夸爾·德埃利亞關于利瑪竇在華及其經歷的注釋版本是無與倫比的，此書共3卷，名為《有關1579至1615年利瑪竇自歐來華行紀的原始文獻》。利瑪竇死后，再也沒有可與之相比的有關在華耶穌會士的資料。敦約翰的《巨人的時代：明朝末年中國的耶穌會士的故事》依據耶穌會的檔案材料，是最容易查閱的可靠的記載。

埃里克·澤克等人編的《約1580至約1680年在華耶穌會使團的書目》列出了耶穌會在華第一個世紀活動的西歐語種的第二手作品，對研究很有幫助。所涉及內容包括傳教士、皈依者、禮拜儀式、宗教活動和論戰，以及世俗活動和寫作；它還列出了在不同的西方藏書地點所藏的中文材料的西方語種書目和指南。（作者們還編了有關西學的17世紀中文資料的書目。）

徐宗澤所編的《明清間耶穌會譯著提要》（1949年）這部仍有用的書目簡要地闡述了明代耶穌會士及其中國助手所寫的中文著作。耶穌會士及其親密助手所寫的晚明中文著作的摹寫版本在20世紀60年代之初已在臺灣出版；李之藻在1628年匯編的文集《天學初函》已被重印；其他著作也收于3卷本的《天主教東傳文獻》中。有關明代西學的手稿和印刷材料分散在東亞、俄羅斯和歐洲的圖書館，有的沒有編目或無法查照，但研究人員最終將會利用它們，以加深我們對晚明思想和社會中天學作用的認識。

## 13.明代的官方宗教 作者：羅梅因·泰勒

晚期中華帝國的官方宗教的書目表現出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它是中國文明中文獻內容最為豐富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在近現代的歷史學術研究中卻受到了相對粗淺的待遇。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至少從內藤虎次郎以來，大部分中國的歷史學家把精力主要放在闡述和衡量長期的線性社會變化方面。從這個觀點看，官方宗教在主要輪廓方面的強固的延續性以及它的宇宙學原理，使得它顯得與歷史無關，因此是無關緊要的。

但是，在回答不同的、但同樣可以答辯的一系列問題時，官方宗教可以算是一個合適的學術題目。如果要了解的話，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是怎樣被理解為一個整體的？人們如何去理解這樣一個事實，即在面臨近代研究作了如此明確的文獻記載的深刻變化中，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在2000多年來是怎樣被組成一個一統天下的帝國的？官方宗教教義和實踐的歷史至少可對這些問題提供部分答案。它不能代替世俗變化的研究，但它可以提供一個從中取得更好了解的全面的基礎。

專門研究明代官方宗教的近期英文出版物有：安·帕盧丹的有幫助的作品《明皇陵》。[[14]](#_14_An__Pa_Lu_Dan____Huang_Ming)《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將1979年秋季號專門用作一個專題討論的文集，名為《晚期中華帝國的國家儀式》[[15]](#_15_Zhong_Guo_Zong_Jiao_Yan_Jiu)，并附有明清兩代的參考資料。文集共收4篇論文，它們是：卡尼· T.費舍爾的《明世宗時期的大禮之事》[[16]](#_16_Qia_Ni__T_Fei_She_Er____Ming)；賀允宜的《1368—1398年明朝建國的禮儀事宜》[[17]](#_17_He_Yun_Yi____1368__1398Nian)；克里斯琴·喬基姆的《清代的朝覲禮儀》[[18]](#_18_Ke_Li_Si_Qin__Qiao_Ji_Mu)；小約翰·威爾斯的《帝國晚期的國家禮儀：討論基礎的幾點意見》[[19]](#_19_Xiao_Yue_Han__E_Wei_Er_Si)。霍華德·韋克斯勒在他的《玉和絲的供品》[[20]](#_20_Huo_Hua_De__Wei_Ke_Si_Le)一書中對直至唐代的帝國祭祀嫻熟地顯示出重要的詮釋傳統。詹姆斯·L.沃森的《神的標準化：960年至1960年華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21]](#_21_Zhan_Mu_Si__L_Wo_Sen____Shen)研究了把源于民間的崇拜納入官方宗教的過程。但是，最佳的全面討論仍可以在楊慶堃的《中國社會的宗教》中見到。

關于官方宗教儀式正式結構的基本史料，見申時行編的《大明會典》第43至118卷（禮部）和第215卷（太常寺）。俞汝輯編的《禮部志稿》也有同樣的材料，但補充了大量的奏議和上諭。龍文彬的《明會要》也給《會典》作了補充，是一部方便的參考書。《明實錄》作為主要的檔案匯編是不可缺少的，但除非研究人員從事狹隘地限定的時期的研究，否則，使用時比較困難。《明史》專論儀式的幾卷（第47—60卷）基本上取材于《實錄》，在題目上按年代編排，與上述諸書同樣重要。《明通鑒》為編年史，取材于官方和非官方的史料，使用很方便。就我所知，關于專門闡述世宗朝“大禮之爭”的最佳作品是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的第50卷。

## 15.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作者：朱迪斯·A.伯林

對明代道教的研究因以下事實而復雜化了：帝國倡導的道教教義《道藏》成于1444年，發行于1447年，在明代尚屬早期。因此明代各不同派系道觀的文本尚未以帝國倡導的“道教”的名義被收集和編纂。

于是，一些學者為了尋求重要的資料就轉而求助于以下幾個來源，地方志、道觀、名山志、有關宗教的帝國文獻或朝廷的編年記錄、留存的或在諸如《性命雙修萬神圭旨》等其他文集發表的材料、在諸如林兆恩等人著作中關于道教人物或活動的材料，或求助于地方官員的隨筆或奏折。

除了少數自認的“道教”文本，所有的這些材料都有一種并非原來的道教的立場或觀點，它們對道教的闡述來自外界，而不是來自傳統的內部。如同研究千禧年佛教的材料那樣，閱讀道教文本的材料必須謹慎，要記住它們存在編史工作方面的偏見。

也許是因為材料的分散和不完整，對明代道教的研究仍處于嬰兒時期。中國的學者通過開辟這一研究領域的開創性的學術研究而走到了前面。傅勤家的研究道教史的著作《中國道教史》（1938年）把《性命雙修萬神圭旨》置于道教的發展背景下進行研究。陳國符1949年的論道藏發展的著作《道藏源流考》為道教教義和明代對教義的編修的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孫克寬1968年的兩卷本的《元代道教之發展》有助于弄清明代以前道教的情況。雖然這些著作都沒有專門論述明代，但如果學者們試圖在這個基本上未經探索的領域中進行研究，它們仍是很有幫助的。

第一部專門論述明代道教的作品是楊啟樵論道教對明代諸帝影響的論文，此文收于陶希圣的《明代宗教》（1968年）中。楊啟樵利用帝皇的史料和宮廷的編年史，肯定是持局外人的觀點批判了“道教”的迷信和它對諸帝的影響。但他的著作中有豐富的材料，如果它的偏見得到其他關于中華帝國制度史中道教儀式和實踐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的補救，它數得上是最有幫助的作品。

安娜·塞德爾為狄百瑞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文集提供了第一篇研究張三豐的重要的英語論文。由于材料有限，而且只對過去的研究作介紹性的評述，所以她的結論有點謹慎，但其論文表示，在研究傳統中國的晚期時，道教不應被忽視。

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的東亞同行開辟了重要的新領域。1978年，秋月觀映撰寫了論凈明道的極為重要的著作《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凈明道基礎的研究》。此書在使用大批材料以闡述完整的凈明道歷史方面，堪稱樣板。由于凈明道在明代依然十分重要，此書改變了我們對明代道教形態的了解。1979年，間野潛龍的《明代文化史研究》收了幾篇研究會的論文，它們揭示了明代的道教和佛教。1983年，劉枝萬的《中國道教的祭祀和信仰》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并且研討了一批關于“道教”與傳統中國的地方和民間傳統的關系。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明代道教研究引發的問題的了解。

其他學者也作出了重要的研究，這些研究雖然是專門闡述道教，但有助于弄清賴以了解道教的明代背景。最重要的也許是酒井忠夫的經典性的著作《中國善書的研究》（1960年），自出版后，它引起了大量的學術研究。維克托·梅爾為《晚期中華帝國的民間文化》（戴維·約翰遜等編）提供了對公眾進行圣諭教育的帝國活動的研究作品，它既基于這個重要課題的過去的學術成果，又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我的論林兆恩的三教傳統和潘鏡若關于宗教教學的小說這兩方面的作品是基于澤田瑞穗和間野潛龍的學術著作并加以發揮。有一些學者，包括安東尼·于、安德魯·普拉克斯和維多利亞·卡斯，正在從事有關明代傳說的研究，這無疑會繼續加深我們對“道教”的一些研究課題以及這些課題在明代宗教思想中所起作用的認識。

（楊品泉 譯）

[[1]](#_1_16)按：參考文獻介紹中此類標題的序號及標題為本書相應各章的序號及標題。

[[2]](#_2_16)鄭麟趾：《高麗史》，3卷本（1454年版；1972年漢城影印本）；南秀文：《高麗史節要》，載《朝鮮史料叢刊》，1（漢城，1932年）；房兆楹：《淺見圖書館：帶說明的書目》（伯克利，洛杉磯，1969年）。

[[3]](#_3_16)黃元九：《明史朝鮮傳譯注》，載《東方學志》，14（1973年12月），第35—103頁。

[[4]](#_4_16)休·沃克：《李明兩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關系》（洛杉磯加州大學論文，1971年）；唐納德·克拉克：《自治、合法性和朝貢政治：高麗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間的中朝關系》（哈佛大學論文，1978年）；M.弗雷德里克·納爾遜：《東亞的朝鮮和舊秩序》（巴吞魯日，1946年）；威廉·伍德維爾·羅克希爾：《從15世紀至1895年中國與朝鮮的交往》（倫敦，1905年）。

[[5]](#_5_16)威廉·R.肖：《儒教國家的法律準則》（伯克利，洛杉磯，1981年）；約翰·梅斯基爾：《崔溥日記：渡海漂游記》（塔克森，1965年）。又見《明人傳記辭典》的“崔溥”條目，第257—259頁。

[[6]](#_6_15)例如，見富路特：《15世紀末的中朝關系》，載《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30（1940年），第35—46頁；《朝鮮對中國的歷史記載的干預》，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通訊》，68（1937年），第27—34頁。

[[7]](#_7_15)王崇武：《明成祖朝鮮選妃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頁；李晉華：《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同上，V1，1（1936年），第55—78頁；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同上，V1（1936年），第79—86頁。

[[8]](#_8_15)司律思：《永樂朝的中國女真關系》（威斯巴登，1955年）；羅薩比：《元朝時期的女真人》，載《康奈爾大學東亞論文集》，27（伊薩卡，1982年）；萊迪亞德：《中—滿—朝三角中的陰陽關系》，載羅薩比編：《中央王國及其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伯克利，1983年），第313—353頁；又見T.C.林：《明帝國的滿洲》，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8：1（1935年4月），第1—43頁。

[[9]](#_9_15)關于明代方面的材料，例如見池內宏：《滿鮮史研究》，3（東京，1963年）。

[[10]](#_10_15)南天佑：《龜船構造的再討論》，載《歷史學報》（1976年9月），第131—178頁；H.H.安德伍德：《朝鮮的船艦》，載《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23（1934年），第1—99頁。

[[11]](#_11_15)W.G.阿斯頓：《豐臣秀吉之入侵朝鮮》，第1章，載《日本亞洲學會學報》，6：2（1878年；1905年再版），第227—245頁；第2章，載同一學報9：1（1881年；1906年再版），第89—96頁；第3章，載同一學報9：3（1881年；1905年再版）；第4章，載同一學報，11：1（1883年），第117—125頁。又見久野吉：《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2卷本（伯克利，1937年）。

[[12]](#_12_15)瑪麗·伊麗莎白·貝里：《豐臣秀吉》（坎布里奇，馬薩諸塞）。

[[13]](#_13_15)王崇武：《李如松征東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343—374頁；王崇武：《劉綎征東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1949年），第137—149頁；李光濤：《朝鮮壬辰倭寇中之平壤戰役與南海戰役》，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1948年），第275—298頁；李光濤：《明人援朝與楊鎬蔚山之役》，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4（1969年），第545—566頁。

[[14]](#_14_15)安·帕盧丹：《皇明陵》（紐黑文，1981年）。

[[15]](#_15_15)中國宗教研究學會：《晚期中華帝國的國家儀式》，載該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46—103頁。

[[16]](#_16_15)卡尼·T.費舍爾：《明世宗時期的大禮之爭》，載《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71—87號。

[[17]](#_17_15)賀允宜：《1368—1398年明朝建國的禮儀事宜》，載上述同期學報，第58—70頁。

[[18]](#_18_15)克里斯琴·喬基姆：《清代的朝覲禮儀》，載上述同期學報，第88—101頁。

[[19]](#_19_15)小約翰·E.威爾斯：《帝國晚期的國家禮儀：討論基礎的幾點意見》，載上述同期學報，第46—57頁。

[[20]](#_20_15)霍華德·韋克斯勒：《玉和絲的供品：唐代正統化的儀式和象征》（紐黑文，1985年）。

[[21]](#_21_15)詹姆斯·L.沃森：《神的標準化：960年至1960年華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載《晚期中華帝國的民間文化》，戴維·約翰遜等編，1985年，第292—325頁。

# 參考書目

[1]Adachi Keiji.Shin-Minkokuki ni okeru nōgyō keiei no hatter-Chōkō karyūiki no baai.In Chūgokushi kenkyūkai，ed.Chūgoku shizō no saikō sei-kokka to nōmin.Kyoto：Bunrikaku，1983，pp.255—288.

足立啟二：《清代和民國時期農業經營的發展——專論長江下游》，載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的再構成——國家與農民》，京都，1983年，第255—288頁。

[2]Adachi Keiji.Shindai Kahoku no nōgyō keiei to shakai kōzō Shirin，64，No.4（July 1981），pp.66—93.

足立啟二：《清代華北的農業經營與社會構造》，載《史林》，64：4（1981年7月），第66—93頁。

[3]Adachi Keiji.Shindai Soshū-fu ka ni okeru jinushiteki tochi shoyū no tenkaiKumamoto daigaku bungakubu ronsō，9（Nov.1982），pp.24—56.

足立啟二：《清代蘇州府地主的土地所有的發展》，載《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9（1982年11月），第24—56頁。

[4]Aduarte，Fray Diego，O.P.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Filipinas.Japon.yChina，2 vols.Madrid：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Departamento de Misionologia Espanola，1962.

阿杜亞特：《菲律賓、日本、中國傳教史》，馬德里，1962年。

[5]Akizuki Kan’ei Chūgoku kinsei Dōkyō no keisei：Shinmeidō no kisokuteki kenkyū.Tokyo：Sōbunsha，1978.

秋月觀映：《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凈明道基礎的研究》，東京，1978年。

[6]Aleni，Giulio.Chih-fang wai chi.1623.In Li Chih-tsao，ed.T’ien-hsiieh ch’u han，rpt.6 vols.Taipei：T’ai-wan hsüeh-sheng shu-chü，1975，Vol.3，pp.1269—502.

艾儒略：《職方外紀》，載李之藻編：《天學初函》，臺北，1965年，第3卷，第1269—1502頁。

[7]Aleni，Giulio.Hsi hsiieh fan.In Li Chih-tsao，ed.T’ien-hsiieh ch’u han，rpt.6 vols.Taipei：T’ai-wan hsüeh-sheng shu-chü，1965，Vol.1，pp.21—60.

艾儒略：《西學凡》。載李之藻編：《天學初函》，1965年，第1卷，第21—60頁。

[8]Aleni，Giulio.San-shan lun hsiieh chi.1847ed，；rpt.in T’ien-chu-chiao tung ch’uan wen-hsien hsüp’ien，3 vols.Taipei：Hsüeh-sheng，1966，Vol.1，pp.419—93.

艾儒略：《三山論學記》，載《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1966年，第1卷，第419—493頁。

[9]Amano Motonosuke.Mindai no nōgyo to nōmin.In Min-shin jidai no kagaku gijutsushi，ed.，Yabuuchi Kiyoshi and Yoshida Mitsukuni.Kyoto：Kyōto daigaku jinbun kagaku kenkyūjo，1970，pp.465—528.

天野元之助：《明代的農業與農民》，載藪內清等編：《明清時代的科學技術》，京都，1970年，第465—528頁。

[10]Anderson，J.L.“History and climate：some economic models.”In Climate and history：studies in past clim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man，ed.T.M.L.Wigley，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337—55.

安德森，J.L.：《氣候史：幾種模式》，載威格利等編：《過去氣候及其對人類的影響》，1981年，第337—355頁。

[11]Aoyama Sadao.“Min-dai no chizu ni tsuite.”Rekishigakukenkyū.7，No.11（1937），trans.as“Ming-tai ti-t’u chih yen-chiu.”Trans.Lin Ssu.1941；rpt.in Ming-shih yen-chiu lun ts’ung，ed.Wu Chih-ho，Taipei：ta-li ch’u-panshe，1985，Vol.2，pp.503—15.

青山定雄：《明代地圖之研究》，載《歷史學研究》，7：11（1937年）；林絲有中譯文，（1941年）；轉載于昊智和編：《明史研究論叢》，臺北，1985年，第2卷，第503—515頁。

[12]Araki Kengo.“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late Ming.”In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ed.，W.T.de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p.39—66.

荒木見悟：《明末之儒佛》。載狄百瑞編：《新儒學的演變》，紐約，1975年，第39—66頁。

[13]Araki Kengo.Minmatsu shūkyō shisō kenkyū.Tokyo：Sōbunsha，1980.

荒木見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東京，1980年。

[14]Arez，Ilda Maria Azevedo Coutiimgho Vasconcellos e Souza and Jessie Mc-Nab.Portugal and porcelains.Lisbon：Manuel A.Pacheo，1984.阿雷茲、杰西·麥克納布：《葡萄牙和瓷器》，里斯本，1984年。

[15]Ashtor，Eliyahu.Studies on the Levantine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78.

埃利耶胡·阿什托爾：《中世紀地中海東部國家貿易研究》，倫敦，1978年。

[16]Aston，W.G.“Hideyoshi's invasion of Korea.”ch.1，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6，No.2（1878，rpt.1879），pp.227—45；ch.2，9，1（1881，rpt.1906），pp.89—96；ch.3，9，3（1881，rpt.1905）pp.213—24；ch.4，11，1（1883），pp.117—25.

W.G.阿斯頓：《豐臣秀吉之入侵朝鮮》，載《日本亞洲學會學報》，6：2、9：1、9：3、11：1期。

[17]Atil，Esin.Süleymanname：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86.

艾森·阿蒂爾，蘇萊曼一族：《蘇萊曼蘇丹的插圖本傳記》，華盛頓，國立美術館，1986。

[18]Attman，Artur.Dutch Enterprise in the World Bullion Trade，1500—1800.Gøteborg：Kungl.Vetenkaps-och Vittershets-Samhallet，1983.

阿蒂爾·阿特曼：《1500—1800年世界金銀塊貿易中的荷蘭企業》，哥德堡，1983年。

[19]Atwell，William S.“Ch’en Tzu-lung（1608—1647）：A scholar-official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74.

威廉·阿特韋爾：《晚明士大夫陳子龍》，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74年。

[20]Atwell，William S.“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Past and Present，95（May 1982），pp.68—90.

威廉·阿特韋爾：《約1530—1650年國際銀塊流動與中國經濟》，載《過去與現在》，95（1982年5月），第68—90頁。

[21]Atwell，William S.“Note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Ch’ing-shih wen-t’i，3，No.8（Dec.19 77），pp.1—33.

威廉·阿特韋爾：《白銀、對外貿易和晚明經濟》，載《清史問題》，3：8（1977年12月），第1—33頁。

[22]Atwell，William S.“A seventeenth-century‘general crisis’in East Asia？”Modern Asian Studies，24，No.4（1990），pp.661—82.

威廉·阿特韋爾：《17世紀東亞的“總危機”？》，載《近代亞洲研究》，24：4（1990年），第661—682頁。

[23]Aymard，Maurice.“Autoconsommation et marches：Chayanov，Labrousse ou Le Roy Ladurie？”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38，No.6（Nov.—Déc.1983），pp.1392—410.

莫里斯·艾馬爾：《自身消費和市場：恰亞諾夫、拉布魯斯或勒羅伊·拉迪里？》，載《經濟學、社會、文化年鑒》38（6）1983年，11—12月，第1392—1410頁。

[24]Bakewell，Peter.Miners of the Red Mountain：Indian labor in Potosi，1545—1650.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4.

彼得·巴克韋爾：《紅山的礦工：1545—1650年波托西的印第安勞工》，阿爾伯克基，1984年。

[25]Bakewell，Peter.“Mining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In Colonial Latin America.Teh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2.ed.，Leslie Bethe1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05—51.

彼得·巴克韋爾：《西屬美洲殖民地的采礦業》，載《劍橋拉丁美洲史》，第2卷，1984年，第105—151頁。

[26]Barraclough，Geoffrey，ed.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London：Times Books，1978.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倫敦，1978年。

[27]Barrett，Ward.“World Bullion Flows，1450—1800.”In The rise ofm erchant empires，ed.James D.T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224—54.

沃德·巴雷特：《1450—1800年世界銀塊的流動》。載詹姆斯·特蕾西編：《商業帝國的崛起》，劍橋，1990年，第224—254頁。

[28]Barros，João de and Diogo de Couto.Da Asia de Joao de Barros’e Diogo de Couto，24 vols.Lisbon：1777—1778；rpt.Lisbon：Livraria Sam Carlos，1973—1975.

若奧·巴羅斯等著：《亞細亞》，里斯本，1777—1778年；1973—1975年再版。

[29]Barthold，V.V.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Vol.11，trans.T.and V.Minorsky，3 vols.Leiden：E.J.Brill，1956—62.

V.V.巴托爾德：《關于中亞史的四篇研究論文》，米諾斯基等譯，萊頓，1956—1962年。

[30]Bawden，Charles R.The Jebtsundanba Khutukhtus of Urga.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61.

查爾斯·鮑登：《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威斯巴登，1961年。

[31]Bawden，Charles R.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8.

查爾斯·鮑登：《蒙古近代史》，紐約，1968年。

[32]Beattie，Hilary J.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希拉里·貝蒂：《中國的土地和門第——明清時代安徽桐城縣研究》，劍橋，1979年。

[33]Berling，Judith A.“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The management of moral capital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Teaching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s.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 and Evelyn S.Rawsk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188—218.

朱迪思·伯林：《宗教與民俗文化：〈三教演義〉中的道德資本的管理》。載戴維·約翰遜等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大眾文化》，伯克利，1985年，第188—218頁。

[34]Berling，Judith A.The syncretic relingion of Lin Chao-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1980.

朱迪思·伯林：《林兆恩的三合一的宗教》，紐約，1980年。

[35]Bernard，Henri.“L’Encyclopédie astronomique du Père Schall（Tch’ong-tcheng lichou，1629，et Si-yang sin-fa li-chou，1645）.La réforme du calendrier chinois sous I’influence de Clavius，de Galilée et de Kepler.”Monumenta Seria，3（1938），pp.35—77，441—527.

裴化行：《湯若望神父的天文學百科全書》〔《崇禎歷書》（1629）及《西洋新法歷書》（1645）〕：在克勞維斯、伽利略和刻卜勒影響下的中國歷法改革》。載《華裔學志》，1938（3），第35—77頁，第441—527頁。

Bernard，Henri.Aux origines du cimetière de Chala：Le don princier de la Chine au P.Ricci（1610—1611）.Extrait du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Tientsin：Hautes Etudes，1934.

裴化行：《二里溝基地的由來：中國皇室賜予利瑪竇神父的封贈（1610—1611）》，載《北京天主教公報節錄本》。天津，1934年。Bernard-MaÎtre，Henri.“Whence the Philosophic Move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Ming.”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8（1931），pp.67— 73.

裴化行：《明末的哲學運動》，載《北京輔仁大學學報》，8（1931年），第67—73頁。

[36]Berry，Mary Elizabeth.Hideyosh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瑪麗·伊麗莎白·貝里：《豐臣秀吉》，坎布里奇，1982年。

[37]Billeter，Jean-Francois.Li Zhi，philosophe maudit（1527—1602）：Contribution a une sociologie du mandarinat chinois de la fin des Ming.Travaux de droit，d’éconnomie，de Sociologie et de Sciences Politiques，116.Genève and Paris：Librairie droit，1979.

讓-弗郎索瓦·比耶特：《李贄，被詛咒的哲學家（1527—1602年）：對明末中國官場社會學的貢獻》，載《法律、經濟、社會學和政治科學研究》，116，日內瓦和巴黎，1979年。

[38]Bishop，John L.，ed.Studie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約翰·畢曉普：《中國歷史中的政府制度研究》，坎布里奇，1968年。

[39]Blair，Emma Helen and James A.Robertson，eds.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03：Explorations by early navigators，descriptions of the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s，their b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Catholic missons as related in contemporaneous books and maniuscripts，showing the political，economic，commercial and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ose islands from their earliest relations with European nation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eteenth century.55 vols.Cleveland，Ohio：The A.H.Clark company，1903—1909.

埃瑪·布萊爾、詹姆斯·羅伯遜編：《1493—1803年菲律賓群島的政治、經濟、商業和宗教概況》，克利夫蘭，1903—1909年。

[40]Blussé，J.Leonard.“The Dutch occupation of the Pescadores（1622—1624）.”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18（1973），pp.28—43.

列昂納德·布魯塞：《荷蘭對澎湖列島的占領，1622—1624年》，載《日本東方學家國際會議會刊》，18（1973年），第28—34頁。

[41]Blussé，J.Leonard.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Dordrecht，Netherlands and Riverton，New York：Foris，1986.

列昂納德·布魯塞：《奇怪的伙伴：在巴達維亞的中國殖民者、梅斯蒂佐婦女和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紐約，1986年。

[42]Blussé，J.Leonard.“The V.O.C.as Sorcerer's Apprentice：Stereotype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on the China Coast.”In 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ed.W.L.Idema.Leiden：Leiden University Press，1981，pp.87—105.

列昂納德·布魯塞：《荷蘭人在中國沿海的陳規和社會策劃》。載V.L.伊德瑪編：《萊頓漢學研究》，萊頓，1981年，第87—105頁。

[43]Blussé，J.Leonard，M.E.van Opstall，and Ts’ao Yung-ho，eds.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Taiwan.DeelI：1629—1641.Rijks 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en，Grote Serie，195.The Hague：M.Nijhoff，1986.

列昂納德·布魯塞等編：《臺灣熱蘭遮記錄冊，卷1，1629—1641年》，海牙，1986年。

[44]Bodde，Derk and Clarence Morris.Law in imperial China，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 translanted from the Hsing-an hui-l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卜德：《中華帝國的法律：以〈刑案匯覽〉的190件清代案例為例》，坎布里奇，1967年。

[45]Boltz，Judith M.A Survey of Taoist litreature：t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3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朱迪思·M.A.博爾茨：《10—17世紀道教文獻一覽》，伯克利，1987年。

[46]Borah，Woodrow.Early colonial trade between Mexico and Peru.Berkeld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4.

伍德魯·博拉：《早期墨西哥與秘魯的殖民地貿易》，伯克利與洛杉磯，1954年。

[47]Borah，Woodrow.Silk raising in Colonial Mexico.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tornia Press，1943.

伍德魯·博拉：《殖民地墨西哥的絲蠶飼養》，伯克利與洛杉磯，1943年。

[48]Boxer，Charles 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0—165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查爾斯·博克瑟：《日本的基督教時代：1540—1650年》，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51年。

[49]Boxer，Charles 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The Hague：M.Nijhoff，1948；rp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查爾斯·博克瑟：《遠東的費達爾戈人》，海牙，1948年；倫敦，1968年。

[50]Boxer，Charles R.The gres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Lisbon：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inarmnos，1959；rpt.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8.

查爾斯·博克瑟：《來自亞馬遜的大船：澳門與舊日本的貿易編年史，1555—1640年》，里斯本，1959年。

[51]Boxer，Charles R.“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1621—1647.”T’ien-hsia Monthly，7，No.1（August 1938），pp.24—50.

查爾斯·博克瑟：《葡萄牙支援明朝反對滿族的軍事遠征，1621—1647年》，載《天下月刊》，7：1（1938年8月），第24—50頁。

[52]Boxer，Charles R.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Macao.Bahia and Luanda，1510—1800.Madison and Milwauke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5.

查爾斯·博克瑟：《熱帶地區的葡萄牙社會：果阿、澳門、巴伊亞和羅安達的地方自治市政會》麥迪遜和密爾沃基，1965年。

[53]Boxer，Charles R.“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T’ien-hsia Month-ly，11，No.5（April-May 1939），pp.401—39.

查爾斯·博克瑟：《鄭一官的興衰》，載《天下月刊》，11：5（1939年4—5月），第401—439頁。

[54]Boxer，Charles R.，ed.and trans.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ate Pereira，Fr.Gasparda 　  
Cruz，O.P.，Fr.Martin de Rada，OESA.Hakluyt Society，Series Ⅱ，No.106.London，1953；rpt.Nendeln，Liechtenstein：Kraus Reprint Limited，1967.

查爾斯·博克瑟：《16世紀的中國南方：蓋略特·伯來拉、加斯帕·達·克路士、馬丁·德·拉達的記述》，倫敦，1953年；1967年內德爾恩、列支敦士登再版。

[55]Boxer，Charles R.“Macao as a religious and commercial entrepôt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Acta Asiatica，No.26（1974），pp.64—90.

查爾斯·博克瑟：《16、17世紀作為宗教和商業港口的澳門》，載《亞洲學報》，26（1974年），第64—90頁。

[56]Boxer，Charles 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New York：Knopf，1965.rpt.London：Penguin，1988.

查爾斯·博克瑟：《荷蘭海上帝國，1600—1800年》，紐約，1965年；1988年倫敦再版。

[57]Boxer，Charles R.“Plata es Sangre：Sidelights on the drain of Spanish-A-merican silver in the Far East，1530—1750.”Philippine Studies，18（1970），pp.457—68.

查爾斯·博克瑟：《1530—1730年從西屬美洲流到遠東的白銀的啟示》，載《菲律賓研究》，18（1970年），第457—468頁。

[58]Braga，J.M.The Western.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Macao：Imprensa Nacional.1949.

J.M.布拉卡：《西方先驅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澳門，1949年。

[59]Braudel，Fernand.The perspctive of the world，trans.Siân Reynold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4.

費爾南德·布魯德爾：《對世界的透視》，紐約，1984年。

[60]Braudel，Fernand.The wbeels of commerce，trans.Siân Reynold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3.

費爾南德·布魯德爾：《商業的轉動》，雷諾茲譯，紐約，1983年。

[61]Bray，Francesca.Agriculture.Part 2 of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6，ed.Joseph Needh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弗朗西斯卡·布雷：《農業，生物和生物學技術第二部分》。載李約瑟編：《中國科技史》，第6卷，劍橋，1984年。

[62]Bray，Francesca“.Patterns of evolution in rice-growing societies.”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1（1983—1984），pp.3—33.

弗朗西斯卡·布雷：《產米社會進化的類型》，載《農民研究雜志》，11（1983—1984年），第3—33頁。

[63]Bretschneider，E.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1910；rpt.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67.

E.布雷特施奈德：《根據東亞史料的中世紀研究》，1910年；1967年紐約再版。

[64]Bridgman，E.G.“Paul Su's Apology，addressed to the emperor Wanlih of the Ming dynasty，in behalf of the Jesuit missionaries，Pantoja and others，who had been impeached by the Board of Rites in a Report dated the 44th year，7th month of his reign（A.D.1617[sic]）.”The Chinese Repository，19（Canton，1850），pp.118—26.

E.G.布里奇曼：《蘇保羅在萬歷朝四十四年約1617年七月的奏議中為龐迪我等耶穌會士所作的辯護》，載《中國文集》，19（廣州，1850年），第118—126頁。

[65]Brokaw，Cynthia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辛西婭·布羅考：《功過格：晚期中華帝國的社會變化和道德秩序》，普林斯頓，1991年。

[66]Brokaw，Cynthia.“Yüan Huang（1533—1606）and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7，No.1（1987），pp.137—95.

辛西婭·布羅考：《袁了凡（1533—1606年）和功過格》，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47：1（1987年），第137—195頁。

[67]Brook，Timothy.“Censorship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A view from the book trade.”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23：2（1988）.pp.177—96.

蒂莫西·布魯克：《18世紀中國的監察制度：書籍貿易一瞥》，載《加拿大歷史雜志》，23：2（1988年），第177—196頁。

[68]Brook，Timothy.“Commercial economy and cultural doubt in China.”In E—conomy and culture in eastern Asia，ed.Timothy Brook and Hy Van Lu—ong.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蒂莫西·布魯克：《中國的商業經濟和文化困惑》。載布魯克等編：《東亞的經濟和文化》，安阿伯，1997年。

[69]Brook，Timothy，“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the gentry of Ningbo，1368—1911.”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eds.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7—50.

蒂莫西·布魯克：《家族延續性和文化霸權：1368—1911年寧波的縉紳》。載埃什里克等編：《中國的地方精英和統治的形式》，斯坦福，1990年，第27—50頁。

[70]Brook，Timothy.“Gentry domination in Chinese society：monasteries and lineages in the structuring of local society，1500—1700.”Diss.Harvard U-niversity，1985.

蒂莫西·布魯克：《中國社會中的紳士支配：1500—1700年地方社會結構中的寺廟和族系》，哈佛大學論文，1985年。

[71]Brook，Timothy.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

蒂莫西·布魯克：《明清史的地理資料》，安阿伯，1988年。

[72]Brook，Timothy.“Mapping knowledg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gazetteer cartography of Ye Chunji.”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7，NO.2（Winter，1994），pp.5—32.

蒂莫西·布魯克：《16世紀的地圖繪制知識：葉春及的制圖地名索引》，載《杰斯特圖書館雜志》，7：2（1994年冬季號），第5—32頁。

[73]Brook，Timothy.“The merchant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Zhang Han's‘On merchant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24，NO.2（1981），pp.165—214.

蒂莫西·布魯克：《16世紀中國的商人網絡——張翰的〈論商賈〉的討論及譯文》，載《東方經濟社會史雜志》，24：2（1981年），第165—214頁。

[74]Brook，Timothy.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 Ming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

蒂莫西·布魯克：《祈求權力：晚明中國的佛教與士紳社會的形成》，坎布里奇，1993年。

[75]Brook，Timothy.“Rethinking syncretism：The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ir joint worship in late-imperial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No.21（1993），pp.13—44.

蒂莫西·布魯克：《綜合精神的再思考：晚期中華帝國的三教合一及其共同崇拜》，載《中國宗教雜志》，21（1993年），第13—44頁。

[76]Brown，Delmer M.Money Economy in Medieval Japan：A Study in the Use of Coi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1.

德爾默·布朗：《中世紀日本的貨幣經濟：錢幣使用研究》，紐黑文，1951年。

[77]Busch，Heinrich“The Tung-lin shu-yüan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Monumenta Serica，14（1949—1955），pp.1—163.

海因里希·布希：《東林書院及其政治與哲學的意義》，載《華裔學志》，14（1949—1955年），第1—163頁。

[78]Cammann，Schuyler.“Presentation of dragon robes by the Ming and Ch’ing court for diplomatic purposes.”Sinologica，3（1951—53），pp.193—202.

蘇勒爾·凱曼：《明清宮廷為了外交目的贈送的龍袍》，載《漢學》，3（1951—1953年），第193—202頁。

[79]Campbell，William.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K.Paul，Trench，Trubner，1903；rpt.Taipei，n.d.

威廉·坎貝爾：《荷蘭人統治下的福摩薩》，倫敦，1903年；臺北再版，無日期。

[80]Caron，FranCois and Joost Schouten.A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mighty kingdoms of Japan and Siam.London：Argonaut Press，1935.

弗朗索瓦·卡倫、朱斯特·斯考頓：《日本和暹羅王國紀實》，倫敦，1935年。

[81]Carswell，John.“Blue-and-White in China，Asia，and the Islamic World.”In 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ed.John Carswell.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the 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1985，pp.27—35.

約翰·卡斯韋爾：《中國、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青花瓷》。載約翰·卡斯韋爾編：《青花瓷器：中國瓷器和它對西方世界的沖擊》，芝加哥，1985年，第27—35頁。

[82]Carswell，John.“China and Islam：A survey of the coast of India and Ceylon.”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42（1977—78），pp.25—45.

約翰·卡斯韋爾：《中國和伊斯蘭：印度和錫蘭沿海調查》，載《東方陶瓷學會學報》，42（1977—1987年），第25—45頁。

[83]Cartier，Michel.“Notes sur 1’histoire des prix en Chine du ⅪⅣⅣe au ⅩⅧⅦe siècle.”Annales：É 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24，No.4（Juill.A-oût 1969），pp.876—79.

米歇爾·卡蒂埃：《14至17世紀中國的物價史》，載《經濟、社會、文明編年史》，24：4（1969年7—8月），第876—879頁。

[84]Cartier，MicheL“Nouvelles donnés sur la démographie chinoise..1.’époque des Ming（1368—1644）.”Annales：Economies，SociéCivilisations，28，No.6（Nov.D-éc.1973）.pp.1341—59.

米歇爾·卡蒂埃：《明代中國人口統計的新資料，1368—1644年》，載《經濟、社會、文明編年史》，28：6（1973年11—12月），第1341—1359頁。

[85]Cartier，Michel.“Une naissance difficile：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en Chine populaire.”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n.s.），9（1991），pp.119—26.

米歇爾·卡蒂埃：《中國人口統計史》，載《漢學書目評論》，9（1991年），第119—126頁。

[86]Cartier，Michel.Une réforme locale en Chine au ⅩⅥe siècle，Hai Rui...Chun’an 1558—1562.Le monde d’Outre-mer，Passe et present，Ière série，Etudes，39.Paris：Mouton & Co.，1973.

米歇爾·卡蒂埃：《中國16世紀的一次地方改革：海瑞在淳安》，巴黎，1973年。

[87]Cass，Victoria B.“Eschatology in Chin P’ing met：The Taoist Pattern.”Unpublished paper.Conference on Chin P’ing mei.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May，1983.

維多利亞·卡斯：《〈金瓶梅）中的末世論：道教的模式》，印第安納大學《金瓶梅》研討會未發表論文，布盧明頓，1983年5月。

[88]Chaffee，Jobn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約翰·查菲：《宋代中國治學的荊棘之門：關于考試的社會史》，劍橋，1985年。

[89]Chai Shan

翟善編：《諸司職掌》，1393年，收于張鹵編：《皇明制書》，1579年；2卷本，東京再版，第1卷，第173—412頁。

[90]Chan，Albert.“Chinese-Phililppine Relations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o 1603.”Philippine Studies，24（1978），pp.51—82.

陳綸緒：《16世紀晚期到1603年的中國與菲律賓關系》，載《菲律賓研究》，24（1978年）第51—82頁。

[91]Chan，Albert.“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A study of internal factors.”Diss.Harvard University，1953.

陳綸緒：《明朝的衰亡：內因研究》，哈佛大學論文，1953年。

[92]Chan，Albert.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Norman，Oklahom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2.

陳綸緒：《明朝的興亡》，諾曼，1982年。

[93]Chan，Albert.“Late Ming society and the Jesuit Missionaries.”In 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eds.Charles E.Ronan and Bonnie B.C.Oh.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53—72.

陳綸緒：《晚明社會和耶穌會士》，載《東西方相會：1582—1773年的在華耶穌會士》，查爾斯·E.羅南等編，芝加哥，1988年，第153—172頁。

[94]Chan，David B.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1398—1402.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Inc.1976.

陳少岳：《燕王的篡位，1398—1402年》，舊金山，1976年。

[95]Chan，Hok-lam.“Chang Chung and his prophecy：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Oriens Extremus，20，No.1（1973），pp.65—102.

陳學霖：《張中及其預言：一個明初期道士傳奇的傳布》，載《遠東》，20：1（1973年），第65—102頁。

[96]Chan，Hok-1a “m.The Chien-wen，Yung-lo，Hung-hsi，and Hsüan-te Reigns，1399—1435.”In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eds.F.W.Mote and Denis C.Twitchet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82—304.

陳學霖：《建文、永樂、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載《劍橋中國明代史》，即《劍橋中國史》第7卷，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1988年，第182—304頁。

[97]Chan，Hok-lam.LiChih 1527—1602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New light on his life and works.White Plains，NY：Sharpe，1980.

陳學霖：《李贄（1527—1602年）在當代中國歷史編纂學中的地位：對其生平與著作的新揭示》，懷特·普萊恩斯，1980年。

[98]Chan.Hok-lam

陳學霖等編：《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1968年。

[99]Chan，Hok-lam“.The rise of Ming T’ai-tsu（1368—98）：Facts and fictions of early Ming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95，No.4（1975），pp.679—715.

陳學霖：《明太祖（1368—1398年）的崛起：明初編年史中的事實與虛構》，載《美國東方學會雜志》，95：4（1975年），第679—715頁。

[100]Chan，Wing-tsit.“Chu Hsi's completion of neo-Confucianism.”Etudes Song，ed.F.AubinS.eries Ⅱ.I.Paris：Mouton & Co.and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1973，pp.73—81.

陳榮捷：《朱熹的新儒學》，載《宋代研究》，2：1，巴黎，1973年，第73—81頁。

[101]Chang Cheng-ming and Hsiieh Hui-lin

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太原，1989年。

[102]Chang Ching-hsin

張鏡心：《馭交記》，1638—1641年；上海《叢書集成初編》再版，1935—1937年。

[103]Chang Chü-cheng

張居正：《張江陵書牘》，16世紀；1917年上海再版。

張居正：《張太岳集》，萬歷本；1984年上海再版。

[104]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i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張仲禮：《中國縉紳在19世紀中國社會作用的研究》，西雅圖，1955年。

[105]Chang Chung-yüan.“’The essential source of identity’in Wang Lung-ch’i's Philosoph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3（1973），pp.31—47.

張鐘元：《本體的基本源泉》，載《東方和西方哲學》，23（1973年），第31—47頁。

[106]Chang，George Jer-lang.“Local control in the early Ming（1368—1398）.”Dis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78.

張哲郎：《明初的地方控制，1368—1398年》，明尼蘇達大學論文，1978年。

[107]Chang，George Jerlang，trans.“The placard of people's instructions（Chian-min pang—wen）.”Ming Studies，7（Fall，1978），pp.63—72.

張哲郎：《教民榜文》，載《明史研究》，7（1978年秋季號），第63—72頁。

[108]Chang，George Jer-lang.“The village elder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Ming Studies，7（Fall，1978），pp.53—62.

張哲郎：《明代的村的耆老制》，載《明史研究》，7（1978年秋季號），第53—62頁。

[109]Chang Hsieh

張燮：《東西洋考》，1617年；1937年上海再版；1962年臺北再版。

[110]Chang Hsien-ch’ing

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和庶民“中戶”的徭役負擔》，載《歷史研究》，1986/2，第161—174頁。

張顯清：《晚明心學的沒落與實學思潮的興趣》，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論叢》，南京，1982年，第1卷，第307—338頁。

[111]Chang Hsüeh-yen

張學顏：《萬歷會計錄》，1582年，芝加哥大學縮微本。

[112]Chang Huang

章潢：《圖書編》，1613年；1971年臺北再版。

[113]Chang I-shan

張奕善：《東南亞史研究論集》，臺北，1980年。

[114]Chang Ju-lin and Yin Kuang-jen

張汝霖、印光任：《澳門紀略》，1751年；轉收于《昭代叢書》，無出版地及日期。

[115]Chang Lu

張鹵：《皇明制書》，1579年；1966—1967年東京再版。

[116]Chang Pin-ts’un“.Chinese Maritime Trade：The Case of Sixteenth-Century Fu-chien（Fukien）.”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3.

張彬村：《中國海上貿易：16世紀的福建》，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3。

[117]Chang Pin-tsun“.Maritime trade and local economg in late Ming Fukien.”I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ed.E.B.Vermeer.Sinica Leidensia 22.Leiden：Brill，1990，pp.63—82.

張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貿易和地方經濟》。載E.B.費梅爾：《17和18世紀福建省的興衰》，萊頓，1990年，第63—82頁。

[118]Chang Pin-ts’un

張彬村：《16、17世紀中國的一個地權問題：福建省漳州府的一田三主制》，載《食貨月刊》，14：2（1984年5月），第95—107頁。

[119]Chang Sheng-yen.Minmatsu Chūgoku bukkyō no kenkyū.Tokyo：Sankibo Busshorin，1975.

張圣嚴：《明末中國佛教的研究》，東京，1975年。

[120]Chang Shih-Yü

張世域：《龍泉縣志》，1878年。

[121]Chang T’ien-tse.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to 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Leiden：E.J.Brill，1934；rpt.Leiden：E.J.Brill，1969；rpt.New York.AMS Press，1973.

張天澤：《1514至1644年的中葡貿易：葡中史料的綜合》，萊登，1934、1969年；紐約，1973年。

[122]Chang T’ing-yu

張廷玉等編：《明史》，1736年；北京，1974年。

[123]Chang Tseng-hsin

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2卷，臺北，1988年。

[124]Chang Tseng-hsin

張增信：《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載《中國海洋發展論文集》，3卷，臺北，1986年，第2卷，第75—104頁。

[125]Chang Wei-hua

張維華、戴裔煊編：《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1984年。

[126]Chang Wei-hua

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注釋》，北京，1934年；1982年上海再版，名《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

[127]Chang Yu-ch’u

張宇初：《道門十規》，載《道藏》988，1445年；1598、1607、1845、1926、1962年再版；臺北，1977年。

[128]Chang Yu-i

章有義：《17世紀前期徽州租田關系的一個微觀研究——歙縣胡姓 〈懷忻公簿〉剖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5（1983年），第33—59頁。

[129]Chang Yüeh

張岳：《惠安縣志》，1530年。

[130]Ch’ang-sun Wu chi

長孫無忌等編：《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131]Chao I

趙翼（1729—1814年）：《廿二史札記》，國學基本叢書第356卷，1968年臺北再版。

[132]Chao Kang.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dlysi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趙岡：《中國歷史中人和土地的經濟分析》，斯坦福，1986年。

[133]Chao Kang and Ch’en Chung-i

趙岡、陳鐘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載《中國制度史論叢書》，1，臺北，1986年。

[134]Chao Ling-yeong（Chao Ling-yang）

趙令揚等：《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2卷本，香港；1968年和1976年。

[135]Chao Yung-hsien

趙用賢：《趙定宇書目》，上海，1957年。

[136]Chaunu，Pierre.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lque des Ibériques（ⅩⅥe，ⅩⅧ e，ⅩⅦ e siècles）：Introduction met hododolosique et indices d’activité.Paris：Ecole Practique des Hautes Etudes.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Ports，Routes，et Trafics，No.11.SEVPEN，1960.

皮埃爾·喬努：《伊比里亞人的菲律賓和太平洋（16、17、18世紀）：方法和活動介紹》，載《港口、航線與交通史研究》，11，巴黎，1960年。

[137]Chen，Fu-mei Chang，“A priliminary[sic]analysis of tenant-landlord relationships in Ming and Qing China.”Paper prepared for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1900，Beijing，Oct.26—Nov.1，1980.

陳張富美：《明清時代佃農地主關系的初步分析》，北京召開的自宋至1900年社會經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1980年。

[138]Chen，Fu-mei Chang and Ramon H.Myers.“Customary law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Ch’ing-shih wen-t’i，3，No.5（Nov.1976），pp.1—32；3，No.10（Dec.1978）.pp.4—27.

陳張富美、拉蒙·邁爾斯：《清代中國的習慣法和經濟發展》，載《清史問題》，3：5（1976年11月），第1—32頁；3：10（1978年12月），第4—27頁。

[139]Ch’en Chi-ju

陳繼儒：《松江府志》，1631年。

[140]Ch’en Ch’i

陳琦：《甘肅公路交通史》，北京，交通出版社1987年。

[141]Ch’en Ching-ho.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Philippines.Tokyo：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68.

陳荊和：《16世紀菲律賓的中國社區》，東京，1968年。

[142]Ch’en Ching-ho

陳荊和：《16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1963年。

[143]Ch’en Hsüeh-wen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長沙，1989年。

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巨鎮烏青鎮的經濟結構》，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2，第29—38頁。

陳學文：《明清時期江南的一個專業市鎮——濮院鎮的經濟結構之探索》，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1，第54—61頁。

[144]Ch’en Hsün

陳循：《寰宇通志》，收于《玄覽堂叢書續集》，1456年；1947年南京重印。

[145]Ch’en Hung-mo

陳洪謨：《常德府志》，1538年。

[146]Ch’en，Jerome and Nicholas Tarling，eds.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陳志讓、尼古拉斯·塔林：《中國和東南亞社會史研究文集》，劍橋，1970年。

[147]Ch’en Kao-hua

陳高華：《明代哈密吐魯番資料匯編》，烏魯木齊，1984年。

[148]Ch’en Kao-yung

陳高傭等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1939年；1984年上海重印。

[149]Ch’en，Kenneth.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陳觀勝：《佛教在中國：一種歷史考察》，普林斯頓，1964年。

[150]Ch’en，Kenneth.“Ma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to and Influence o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Chin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59（1939），pp.325—59.

陳觀勝：《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知識的貢獻與影響》，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59（1939年），第325—359頁。

[151]Ch’en Kuang-ch’ien

陳光前：《慈利縣志》，1574年。

[152]Ch’en Kuo-fu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

[153]Ch’en Tzu-lung and Hsü Fu-yuan

陳子龍、徐孚遠編：《皇明經世文編》，1639年；1962年北京重印；1964年臺北重印。

[154]Ch’en Tzu lung

陳子龍：《年譜》，收于《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1983年。

[155]Ch’en Wen-shih

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8：2（1977年6月），第177—203頁。

[156]Ch’en Yao-wen

陳耀文：《天中記》，收于《類書薈編》，萬歷版，臺北，1974年。

[157]Ch’en Yüan

陳垣：《清初僧諍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1962年重印。

陳垣：《釋氏疑年錄》，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158]Cheng Chen-man

鄭振滿：《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庭組織》，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2，第38—44頁。

[159]Cheng Ch’ing-yün and Hsin Shao-tso

鄭慶云、辛紹佐：《延平府志》，1526年。

[160]Cheng Han

鄭涵：《呂坤年譜》，中州古籍，1985年。

[161]Cheng Ho-sheng and Cheng I-chün

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濟南，齊魯書社，1980、1983年。

[162]Cheng，K’o-ch’eng.“Cheng Ch’eng-kung's maritime expansion and early Ch’ing coastal prohibition.”In Development and deline of Fukien Province，ed.E.B.Vermeer.Leiden：E.J.Brill，1990，pp.217—44.

鄭克晟：《鄭成功的海上擴張和清初的海禁》，載《福建省的興衰》，萊頓，1990年，第217—244頁。

[163]Ch’eng K’ai-hu

程開祐：《籌遼碩畫》，約1620年，收于《清史資料》1—12卷，臺北，1968年。

[164]Ch’eng Meng-hsing

程夢星等：《揚州府志》，1733年。

[165]Chi Huang

嵇璜：《（欽定）續文獻通考》，1749年，收于《十通》第8卷，上海，1936年；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重印，第626—631卷，1983年。

[166]Chi Liu-ch’i

計六奇：《明季北略》，4卷，臺北，1969年。

計六奇：《明季北略》，1671年；重印于《明清史料匯編》，臺北，1968年。

[167]Chi Wen-fu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重慶，1944年；收于《嵇文甫文集》，鄭州，1990年，第3卷，第127—279頁。

[168]Chi Yün

紀昀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1933年；1971年臺北重印。

[169]Chiang Kuo-pao

蔣國保：《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安徽，1987年。

[170]Chiao Hung

焦竑：《焦氏筆乘》，1606年；《國學基本叢書》本，1968年臺北重印。

焦竑：《澹園集》，1606年；《金陵叢書》本，南京，1916年。

[171]Chien-yüeh Tu-t’i

見月讀體：《一夢漫言》，康熙版，約1987年莆田重印。

[172]Ch’ien，Edward T.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r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愛德華·錢：《焦竑與晚明新儒學的重建》，紐約，1986年。

[173]Ch’ien Ku-hsün

錢古訓：《白夷傳校注》，江應梁編，昆明，1980年。

[174]Ch’ien Mu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1966年臺北重印。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1959年；1972年臺北重印。

錢穆：《國史大綱》，1940年；臺北，1953年。

[175]Ch’ien Pao-tsung

錢寶琮：《中國數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

[176]Chin Ch’i-ming

金其銘：《農村聚落地理》。載李旭旦編：《人文地理學論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26—143頁。

[177]Ching，Juliae.d.The records of Ming scholars by Huang Tsung-hsi.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

秦家懿（朱莉婭·秦）：《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檀香山，1987年。

[178]Chittick，Neville.Kilwa：An Islamic trading center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2 vols.Nairobi：British Institution in East Africa，1974.

內維爾·奇蒂克：《基爾瓦：東非海岸的一個伊斯蘭貿易中心》，內羅畢，1974年。

[179]Ch’iu Chün

丘浚：《大學衍義補》，1488年；收于丘浚：《丘文莊公叢書》，臺北，1972年。

丘浚：《大學衍義補》，1506年；臺北，1971年。

[180]Chǒn Hae-jong

全海宗：《韓中關系史研究》，漢城，1970年。

[181]Chǒng In-ji

鄭麟趾：《高麗史》，1545年；漢城影印三卷本，1972年。

[182]Choson wangjo sillok.﹛Yijo Sillok ﹜ T’aebaeksanpon，1400—45；2nd printing 1603—06；tacsimile rpt.ed.Kuksa P’yoch’an wiwon hoe，1955—58；facsimile rpt.Seoul：T’amgudang，1968—70.

《朝鮮王朝實錄（李朝實錄）》，1400—1445年；1603—1606年再版；1955—1958年摹本重印；1968—1970年摹本重印。

[183]Chou Chen-ho and Yu Ju-chieh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載《中國文化史叢書》，上海，1986年。

[184]Chou Ch’i-yüan

周起元：《序》。載張燮：《東西洋考》，北京，1981年，第17—18頁。

[185]Chou Ching-lien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上海，1936年。

[186]Chou K’o-fu

周克復：《金剛持驗記》，1799年。

[187]Chu-hung

祩宏（1535—1615），《皇明名僧輯略》，收于《云樓法匯》第17卷，南京，1897年。

祩宏：《云樓法匯》，南京，1897年。

[188]Chu，Hung-lam.“Ch’iu Chün's Ta-hsüeh yen-i pu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Ming Studies，22（1986），pp.1—32.

朱鴻林：《丘浚的〈大學衍義補〉和它在16、17世紀的影響》，載《明史研究》，22（1986年），第1—32頁。

[189]Chu Hung-lam.“Ch’iu Ch’ün（1421—1495）and the Ta-hsüeh yen-i pu：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China.”p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3.

朱鴻林：《丘浚（1421—1495年）及其 〈大學衍義補〉：15世紀中國的經世思想》，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3年。

[190]Chu，Hung-lam.“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8，No.1（1988），pp.47—70.

朱鴻林：《對王陽明認識的爭論》，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48：1（1988年），第47—70頁。

朱鴻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圣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3（1993年），第495—530頁。

朱鴻林：《明儒學案點校釋誤》，臺北，1991年。

[191]Chu I

朱衣：《漢陽府志》，1546年。

[192]Chu I-tsun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1819年。

朱彝尊：《明詩綜》，1705年；1962年臺北重印。

[193]Chu，Ko-chen（Chu K’o-chen，Co-ching Chu）.“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limatic fluctuations during the last 5000 years in China.”Scientia Sinica，16，No.2（May1973），pp.226—56.

竺可楨：《中國5000年來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載《中國科學》，16：2（1973年3月），第226—256頁。

[194]Chu Kuo-chen

朱國禎：《湧幢 小品》，1622年；1935年上海新文化書社重印；1959年北京中華書局重印。

[195]Chu Shun-shui

朱舜水：《朱舜水全集》，上海，1963年。

[196]Chu T’ing-il

朱廷立：《鹽政志》，1529年本；東京，1969年。

[197]Chu Tsai-yü

朱載堉：《律歷融通》，約1581年；收于《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49頁，臺北，無日期。

朱載堉：《生壽萬年歷》，1592年；收于《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49—150頁，臺北，無日期。

[198]Chu Tung-jun

朱東潤：《張居正大傳》，1945年；1968年臺北再版。

朱東潤：《陳子龍及其時代》，上海，上海古籍，1984年。

[199]Chu Yüan-chang

朱元璋：《明太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

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無日期；1965年臺北重印。

[200]Chu Yün-ming

祝允明：《野記》，1511年；收于《歷代小品》，上海，1940年。

[201]Chu Yün-ts’ai

朱運材：《文昌縣文物志》1988年。

[202]Ch’u Huan-wu

巨煥武：《明代巡按制度》，1970年。

[203]Ch’üT’ung-tsu.Law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The Hague：Mouton，1961.

瞿同祖：《傳統中國的法律和社會》，海牙，1961年。

[204]Chü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re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瞿同祖：《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坎布里奇，1962年。

[205]Chü Wan-1i and Ch’ang Pi-to

屈萬里、昌彼得：《圖書版本學要略》，臺北，1953年。

[206]Chüan-chou wen-wu kuan-li wei-yüan hui，Chüan-chou shih hai-wai chiao-t’ung shih po-wu kuan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福建泉州地區出土的五批外國銀幣》，載《考古》，6（1975年），第373—379頁。

[207]Chüan Han-sheng.“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In Studia Asiatica：Essays in A-sian Studie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75th Birthday of Professof Chen Shou-yi，ed.Laurence G.Thompson.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5，pp.99—117.

全漢昇：《晚明至清中期中國與西屬美洲的絲綢貿易》。載L.G湯普森編：《亞洲研究：賀陳受頤教授75歲壽辰文集》，舊金山，1975年，第99—117頁。

[208]Ch’üan Han-sheng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2卷，香港，1974年。

全漢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載他的《中國經濟史論叢》，Ⅰ，第435—450頁。

全漢昇：《明清時代云南的銀課與銀產額》，載《新亞學報》，11（1976年3月），第61—88頁。

全漢昇：《明中葉后中國的黃金輸出貿易》，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第2部分（1982年），第213—225頁。

全漢昇：《明代銀課與銀產額》，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9（1966年），第245—267頁。

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載《新亞學報》，8：1（1967年2月），第157—185頁。

全漢昇、李龍華（Li Lung-hua）：《明中葉后太倉歲人銀兩的研究》，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1972年），第123—155頁。

[209]Chuang Wei-chi

莊為璣：《福建南安出土外國銀幣幾個問題》，載《考古》，6（1975年），第352—355頁。

[210]Chun，Hae-jong（Chǒn Hae-jong）.“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The Chinese world order，ed.John K.Fairbank.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90—111.

全海宗：《清代中國與朝鮮朝貢關系研究》。載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坎布里奇，1968年，第90—111頁。

[211]Chung-kuo Hai-yang fa-chan shih lun-wen chi pien-chi wei-yiian hui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4卷，臺北，1984、1986、1988、1991年。

[212]Chung-kuo she-hui k’o-hsüeh-yüan，li-shih yen-chiu-so，Hui-chou wen-ch’i cheng—li-tsu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組：《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2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990年。

[213]Chung-yang yen-chiu-yüan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慶祝中央研究院慶六十周年：明清與近代史組》，第1卷，1989年。

[214]Cipolla，Carlo.The monetary policy of fourteenth-century Florence.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卡洛·西波拉：《14世紀佛羅倫薩的貨幣政策》，洛杉磯、倫敦，1982年。

[215]Clark，Donld N.“Autonomy，legitimacy，and tributary politics：Sino-Korean relations in the fall of Koryǒ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Yi.”Diss.Haryard University，1978.

唐納德·克拉克：《自治、合法性和朝貢政治：高麗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間的中朝關系》，哈佛大學論文，1978年。

[216]Cleary，J.Christopher.“Zibo Zhenke：A Buddhist leader in late Ming China.”Diss.Harvard University，1985.

克里斯托弗·克利里：《晚明佛教領袖紫柏真可》，哈佛大學論文，1985年。

[217]Clunas，Craig.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克雷格·克盧納斯：《華而不實的器物：近代中國初期的物質文化和社會地位》，劍橋，1991年。

[218]Cohen，Alvin P.“Coercing the rain deities in ancient China，”History of Religions，17（1978），pp.244—65.

阿爾文·科恩：《古代中國的雨神》，載《宗教史》，17（1978年），第244—265頁。

[219]Cohen，J.M.ed.The four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London：The Cresset Library，1988.

J.M.科恩：《哥倫布的四次航行》，1988年。

[220]Colin，Francisco，S.J.Labor Evangelica de los Obreros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en las Islas Filipinas.Ed.Pablo Pastells，S.J.New ed.，3 vols.Barcelona：Henrich，1900.

弗朗西斯科·科林：《菲律賓耶穌會士傳布福音的活動》，巴塞羅那，1900年。

[221]Collcutt，Martin“.Circa 1492 in Japan：Columbus and the legend of Golden Cipangu.”In Circa 1942：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ed.Jay A.Levenson.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05—14.

馬丁·科爾克特：《1492年前后的日本》，載《探險時代的藝術》，J.A.利文森編，紐黑文、倫敦，1991年，第305—314頁。

[222]Collcutt，MartinF.ive mountains.The Rinzai Zen monastic institution in medieval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馬丁·科爾克特：《五山：中古時期日本的臨濟禪寺制度》，坎布里奇，1981年。

[223]Coolhaas，W.Ph.，ed.Generale Missiv env 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ⅩⅧ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Rijks Gescheidkundige Publicatien，Grote Serie，Vols.104，112，125，134，150，159，164，193，205.The Hague：M.Nijhoff，1960，1964，1968，1971，1975，1976，1979，1985，1988.（The first three volumes provide cources from 1610 to 1674.）

W.Ph.科爾哈斯：《17世紀荷屬東印度公司總督公函》，第104、112、125、134、150、159、164、193、205卷，海牙，1960、1964、1968、1971、1975、1976、1979、1985、1988年。（前三卷有1610年至1674年資料。）

[224]Crawford，Robert.“Chang Chü-cheng's Confucian Legalism.”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ed.Wm.Theodore de Bary.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No.4.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367—413.

羅伯特·克勞福德：《張居正的儒家法家思想》。載狄百瑞編：《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紐約、倫敦，1970年，第367—413頁。

[225]Cremer，R.D.Macau：G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HongKong：UEA Press，1987.

R.D.克里默：《澳門：商業和文化城市》，香港，1987年。

[226]Crinbb，Joe，“A historical sarvey of the precious metal currencies of China.”Numismatic Chronicle，7th Ser.，No.19（1979），pp.185—209.

喬·克里布：《中國貴金屬貨幣的歷史考察》，載《古錢學史》，7：19（1979年），第185—209頁。

[227]Cronin，Vincent.The wie：man fron the West.London：Hart-Davis，1955.

文森特·克羅寧：《來自西方的智者》，倫敦，1955年。

[228]Cross，Harry E.“South American bullion production and export，1550—1750.”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ed.J.F.Richards.Durham，North Carolina：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83，pp.397—423.

哈里，克羅斯：《南美的銀塊生產和出口，1550—1750年》。載J.F.理查茲編：《中世紀后期和近代初期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397—423頁。

[229]Cunningham，Charles H.TheAudiencia in the Spanish Colonies，as illustrated by the Audiencia of Manila（1583—18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19.

查爾斯·坎寧漢：《西班牙殖民地的檢察法院，以馬尼拉的檢察法院為例，1583—1800年》，伯克利，1919年。

[230]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1628—1682，31 vols.Batavia and The Hague：Nijhoff，1887—1931.

《1628—1682年巴達維亞的記錄冊》，31卷，海牙，1887—1931年。

[231]Danjō Hiroshi.“Min-Shin kyōshinron.”In Sengo Nihon no Chūgokushi ronsō，ed.Tanigawa Michio.Nagoya：Kawai Bunka Kyōiku Kenkyū-jo，1993，pp.192—233.

壇上寬：《明清鄉紳論》。載谷川道雄編：《戰后日本的中國史論爭》，名古屋，1993年，第192—233頁。

[232]Danjō Hiroshi.“Mindai Kakyo kaikaku no seijiteki haikei.”Tōhō gakuhō，58（1986）.Kyoto：Kyoto Daigaku，pp.499—524.

壇上寬：《明代科舉改革的政治背景》，載《東方學報》，58（1986年），京都，第499—524頁。

[233]David，Percival，trans.and ed.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Ko Ku Yao Lun，”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ies.London：Faber and Faber，1971.

珀西瓦爾·載維編譯：《中國人的鑒賞：〈格古要論》，倫敦，1971年。

[234]D’Elia，Pasquale M.“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Amicitia.”MonumentaSerica，15（1956），pp.356—77.

D’Elia，Pasquale M.Galileo in China，trans.Rufus Suter and Mathew Sciasc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D’Elia，P.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Matteo Ricci，S.J.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83.

D’Elia，Pasquale.“Presentazione della Prina Traduzione Cinese di Euclide.”MonumentaSerica，15（1956），pp.161—202.

德禮賢：《對利瑪竇〈交友論》的進一步注釋》，載《華裔學志》1956（15），第356—377頁。

德禮賢：《伽利略在中國》，魯弗斯·蘇特爾及馬休·薩斯西西譯，馬薩諸塞，1960年。

德禮賢：《利瑪竇的中文世界地圖》，梵蒂岡，1983年。

德禮賢：《介紹歐幾里得幾何學的最早中譯本 〈幾何原本〉》，載《華裔學志》，1956年，（15），第161—202頁。

[235]de Antonio Alvarez.“Commerce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Nueva Espãna.”In The Pbilippine Islands，eds.E.H.Blair and 1.A.Robertson，55 vols.Cleveland，Ohio：A.H，Clark，1903—09，Vol.30，pp.23—109.

德阿布羅，安東尼奧·阿爾瓦雷斯：《菲律賓與新西班牙（墨西哥）之間的商貿》，收人《菲律賓群島》，55卷，俄亥俄州，1903—1909年，第30卷，第161—202頁。

[236]de Bary Wm.Theodore.Learning for one's self：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狄百瑞：《自省：新儒學中論個人的文集》，紐約，1991年。

[237]de Bary，Wm.Theodore，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No.4.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狄百瑞：《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紐約、倫敦，1970年。

[238]de Bary，Wm.Theodore，ed.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

狄百瑞：《中國傳統的源泉》，紐約，1960年。

[239]de Bary，Wm.Theodore，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no.10.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狄百瑞：《新儒學的演變》，載《東方文化研究》，10，紐約、倫敦，1975年。

[240]de Clavijo，Ruy Gonzalez.Clavijo：Embassy to Tamerlane，1403—1406.Trans.Guy Le Strange.London：G.Routledge and Sons，1928.

R.G.德· 克拉維約：《1403—1406年到帖木兒帝國的使者》，倫敦，1928年。

[241]de la Costa，Horacio.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1581—1768，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霍雷肖·德拉·科斯塔：《1581—1768年菲律賓的耶穌會士》，坎布里奇，1961年。

[242]de Morga，Antonio.The Philippine Islands，Moluccas，Siam，Cambodia，Japan，and China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Trans.Henry E.J.Stanley.London.Hakluyt Society，1868.

安東尼奧·德·莫爾加：《16世紀末的菲律賓群島、馬六甲、暹羅、柬埔寨和中國》，亨利·斯坦利譯，倫敦，1868年。

[243]Dehergne，Joseph.Repertoire des Jesuites de Chine de 1552a 1800.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I.，Vol.37.Roma：Institutum Historicum S.I.，1973.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800年）》，羅馬，1973年。

[244]Demiéville，Paul.“The first philosophic contact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Diogènes，58（1967），pp.75—103.

戴密微：《歐洲與中國之間的第一次哲學接觸》，載《第歐根尼》，58（1967年），第75—103頁。

[245]Dennerline，Jerry Paul.The Chia-ting loyalists：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Yal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Miscellany，126.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杰里·登納林：《嘉定保皇分子：17世紀的儒家領導和社會變化》，紐黑文，1981年。

[246]Dennerline，Jerry Paul.“Fiscal reform and local control：The gentry-bureaucratic alliance survives the conquest.”In 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86—120.

杰里·登納林：《財政改革和地主控制：紳士—官僚結盟在征服后的生存》。載魏斐德等編：《晚期中華帝國的沖突和控制》，伯克利，1975年，第86—120頁。

[247]de Ursis，Sabatino

熊三拔：《泰西水法》。1612，載李之藻編：《天學初函》，1628年，臺北再版為6卷，1965年，第3卷，第1505—1710頁。

[248]Diaz，Manoel

陽瑪諾：《天問略》，1612年。載李之藻編：《天學初函》，1628年，臺北版，第5卷，第2619—2718頁。

[249]Dietrich，Craig.“Cotton culture and manutacture in early Ch’ing China.”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Ed.W.E.Willmo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109—35.

克雷格·迪特里希：《清初的棉花種植和加工》。載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斯坦福，1972年，第109—135頁。

[250]Dillon，Michael.“Jingdezhen as a Ming industrial center.”Ming Studies，6（1978），pp.37—44.

邁克爾·狄龍：《明代的一個工業中心：景德鎮》，載《明史研究》，6（1978年），第37—44頁。

[251]Dimberg，Ronald The sage and society：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o Hsin-yi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4.

羅納德·丁伯格：《圣人與社會：何心隱的生平與思想》，檀香山，1974年。

[252]Dor-Ner，Zvi.Columbu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91.

熱維·杜爾—內爾：《哥倫布與發現的時代》，紐約，1991年。

[253]Dowman，Keith，trans.The divine madman：The sublime life and songs of Drukpa Kunley.Clearlake，Calif.：The Dawn Horse Press，1980.

基思·道曼譯：《神圣的狂者：珠巴袞雷令人贊嘆的一生與贊歌》，克利爾萊克，1980年。

[254]Dreyer，Edward L.Early Ming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愛德華·德雷爾：《早期明代的中國：1355—1435年政治史》，斯坦福，1982年。

[255]Dreyer，Edward L.“Military Origins of Ming China.”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ed.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58—106.

愛德華·德雷爾：《明代的軍事起源》，載《劍橋中國史》，第7卷，劍橋，1988年，第58—106頁。

[256]du Halde，Jean Baptist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3 vols.London：John Watts，1741.

讓·巴普蒂斯特·杜霍爾德：《中國通史》，3卷，倫敦，1741年。

[257]Duara，Prasenjit.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普拉森吉特·杜阿拉：《文化、權力和國家：1900—1942年華北農村》，斯坦福，1988年。

[258]Dubs，Homer H.and Robert S.Smith.“Chinese in Mexico City in 1635.”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No.4（Aug.1942），pp.387—89.

霍默·達布斯、羅伯特·史密斯：《1635年在墨西哥城的華人》，載《遠東季刊》，1：4（1942年8月），第387—389頁。

[259]Dudbridge，Glen“.Women pilgrims to T’ai Shan：Some Pages from a Seventeenth-Century Novel.”In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eds.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Berkeld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39—64.

格倫·達德布里奇：《朝拜泰山的女香客：一本17世紀小說中的幾頁》。載韓書瑞、于君芳編：《中國的香客和圣地》，伯克利，1992年，第39—64頁。

[260]Dunne，George H.，S.J.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masty.London：Burns and Oates，1962；and 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2.

敦約翰：《巨人的時代：明朝末年中國的耶穌會士的故事》，倫敦，1962年；諾特丹，1962年。

[261]Dunstan，Helen“.The Ho-tung Salt administration in Ming times.”Diss.Cambridge University，1980.

海倫·鄧斯坦：《明代的河東鹽政》，劍橋大學論文，1980年。

[262]Dunstan，Hele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shih wen-t’i，3，No.3（Nov.1975），pp.1—59.

海倫·鄧斯坦：《晚明流行病初步探討》，載《清史問題》，3：3（1975年11月），第1—59頁。

[263]Eberhard，Wolfram.“Temple-building activities in medieval and modern China.”Monumenta Serica，23（1964），pp.264—318.

沃爾弗拉姆·埃伯哈德：《中世紀和近代中國的建廟活動》，載《華裔學志》，23（1964年），第264—318頁。

[264]Eberstein，Bernd.Bergbau and Bergarbeiter zur Ming-Zeit（1368—1644）.Mittei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Band 57.Hamburg：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1957.

貝恩德·埃伯斯坦：《明代（1368—1644年）的礦業和礦工》，漢堡，1957年。

[265]Ebrey，Patricia，ed.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A sourcebook.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1.

帕特里夏·埃布里：《中國的文明和社會資料》，紐約，1981年。

[266]Egerton，Clement，trans.The golden lotus：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 of the novel.Chin P’ing Mei.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39.

克萊門特·埃杰頓英譯：《金瓶梅》，倫敦，1939年。

[267]Ejima T.“Anraku Jizai nishū ni tsuite.”Shien，48（1951），pp.55—82.

江島壽雄：《關于安樂自在二州》，載《史淵》，48（1951年），第55—82頁。

[268]Elias，Ney，ed.and E.Denison Ross，trans.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Dughlat.1898；rpt.，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0.

奈伊·伊萊亞斯編、E.丹尼森·羅斯譯：《一部中亞莫臥兒人的歷史》，1898年；紐約，1970年。

[269]Elison，George.“The cross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Momoyama history.”In Warlords，artists，amd commoners：Jap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eds.George Elison and Bardwell L.Smith.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1，pp.55—85.

喬治·埃利森：《十字架與劍：桃山時代史模式》。載喬治·埃利森等編：《軍閥、藝術家與平民：16世紀的日本》，檀香山，1981年，第55—85頁。

[270]Elmquist，Paul Oscar.“Rural controls in early modern China.”Diss.Harvard University，1963.

保爾·奧斯卡·埃爾姆奎斯特：《早期近代中國的農村控制》，哈佛大學論文，1963年。

[271]Elvin，Mark.“The last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Changing patterns in land tenure.”Modern Asian Studies，4，No.2（1970），pp.97—114.

馬克·埃爾文：《最近一千年的中國歷史：土地占有權模式的變化》，載《近代亞洲研究》，4：2（1970年），第97—114頁。

[272]Enoki Kazuo.“Tsung le's mis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in 1378—1382.”Oriens Extremus，19（1972），pp.47—53.

榎一雄：《宗泐出使西域，1378—1382年》，載《遠東》，19（1972年），第47—53頁。

[273]Esten，John，ed.Blue and white China：Origins/Western influence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and Company，1987.

約翰·埃斯頓：《中國青花瓷：其起源及西方的影響》，波士頓、多倫多，1987年。

[274]Fairbank，John 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坎布里奇，1968年。

[275]Fairbank，John 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坎布里奇，1953年。

[276]Fairbank，John K.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pp.135—246.rpt.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eds.John K.Fairband and Ssu- yü teng.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Vol.1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費正清、鄧嗣禹：《論清代朝貢制度》，載《哈佛亞洲研究》，6（1941年），第135—246頁。轉載于以上兩作者編：《清代管理：三項研究》，載《哈佛燕京學報》，19，坎布里奇，1960年。

[277]Fan Shen

樊深：《河間府志》，1540年。

[278]Fan Shu-chih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

樊樹志：《明代浙江市鎮分布與結構》，載《歷史地理》，5（1987年），第185—199頁。

樊樹志：《萬歷清丈述論兼論明代耕地面積統計》，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2，第25—37頁。

[279]Fang，Chaoying.The Asami library：a descriptive catalogu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房兆楹：《淺見圖書館書目》，伯克利、洛杉磯，1969年。

[280]Fang Hao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2卷，臺北，1969年。

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1966年。

方豪：《王徵之事跡及其輸入西洋學術之貢獻》，載《文史哲學報》，13（1964年），第31—96頁。

[281]Fang I-chih

方以智：《通雅》，1666年本。

方以智：《物理小識》，1664年；收于《國學基本叢書》，1968年臺北重印。

[282]Fang Kuoy-ü

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283]Farmer，Edward L.“The despot as lawgiver：the codes of the founding Ming emperor.”Unpublished paper.

愛德華·法默：《作為法典制訂者的專制君主：明代開國皇帝的法典》，未發表論文。

[284]Farmer，Edward L.Early Ming government：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愛德華·法默：《早期明代政府：兩京制的演變》，坎布里奇，1976年。

[285]Farmer，Edward L.“The Great Ming commandment（Ta Ming ling）.”Unpublished manuscript.

愛德華·法默：《大明令》，未發表稿。

[286]Farquhar，David M.“Oirat-Chinese tribute relations，1408—1446.”Studia Altaica：Festschrift für Nikolaus Poppe.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7，pp.60—68.

戴維·法夸爾：《瓦刺與中國人的朝貢關系，1408—1446年》，載《阿勒泰研究》，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8頁。

[287]Faure，David.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戴維·福里：《中國農村社會結構：新界東部的宗族和村落》，香港，1986年。

[288]Fei Ch’eng-k’ang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9]Fei Hs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52，No.1（July 1946），pp.1—17.

費孝通：《小農和紳士：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化的一種解釋》，載《美國社會學雜志》，52：1（1946年7月），第1—17頁。

[290]Fei Hsin

費信：《星槎勝覽校注》，馮承鈞編，上海，1938年。

[291]Felix，Alfonso，Jr.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550—1770，2 vols.Manila：Solidaridad，1966.

小阿方索·菲利克斯：《菲律賓的中國人，1550—1770年》，2卷，馬尼拉，1966年。

[292]Feng Ch’i

馮琦：《宗伯集》，約1607年；東京，1975年。

[293]Feng Meng-lung

馮夢龍：《清史類略》，鄒學明編，湖南，1934年。

馮夢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收于馮夢龍編：《警世通言》，1624年；1965年香港重印。

[294]Feng Ts’ung-wu

馮從吾：《馮小墟集》，1612年；1974年臺北重印。

[295]Ferguson，Donald.“Letters fron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written in 1534 and 1536.With an introduction on Portuguese intercourse with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Inaian Antiquary，30（1901），pp.421—51，467—91；rpt.Bombay：n.p.，1902.

唐納德·福開森：《1534—1536年葡萄牙俘虜的來信，附：關于16世紀上半期葡萄牙與中國交往評價》，載《印度文物》，30（1901年），第421—451、467—491頁；孟買重印，無日期。

[296]FerandezA-rmesto，Felipe.Columbu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菲利浦·費爾南德斯—阿米斯托：《哥倫布》，牛津、紐約，1991年。

[297]Feuerwerker，Albert.“From‘feudalism’to‘capitalism’i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mainland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No.1（1958），pp.107—16.

費維愷：《近期中國大陸歷史著作中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觀點》，載《亞洲研究雜志》，18：1（1958年），第107—116頁。

[298]Feuerwerker，Albert.“Proto-industrialization‘and China's‘capitalist sprouts’：a comparative discussion.”In Kim Chun-yǒp kyosu hwagap kinyom Chunggukhak nonch’ong，ed.Kim Chun-yǒp kyosu hwagap kinyǒm Chunggukhak nonch’ong p’yǒch’an wiwǒnhoe.Seoul：Kim Chunyǒp kyosu hwagap kinyǒm Chunggukhak nonch’ong p’yǒnch’an wiwǒnhoe，1983，pp.395—414.

費維愷：《“原始工業化”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一個比較討論》。載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編纂委員會編：《金俊燁教授華甲紀念中國學論叢》，漢城，1983年，第395—414頁。

[299]Field，J.V.“Astrology in Kepler's cosmology.”Astrology，science and society.Ed.Pattick Curry.Woodbridge，Suffolk：Boydell Press，1987，pp.143—70.

J.V.菲爾德：《開普勒的宇宙學和星占學》。載P.柯里編：《星占學、科學與社會》，伍德布里奇，1987年，第143—170頁。

[300]Fisher，Carney.The chosen one：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zong.Sydney：Allen & Unwin，1990.

卡尼·費希爾：《明世宗朝的繼承和接納》，悉尼，1990年。

[301]Fisher，Carney T.“The great rituat controversy in the age of Ming Shihtsung.”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7（Fall，1979），pp.71—87.

卡尼·費希爾：《明世宗時期的大禮之爭》，載《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71—87頁。

[302]Fisher，Carney T.“Smallpox，salesmen，and sectaians：Ming-Mongol relations in the Jiajing reign（1522—67）.”Ming Studies，25（Spring，1988），pp.1—23.

卡尼·費希爾：《天花、商販和宗教門派：嘉靖朝（1522—1567年）期間明王朝與蒙古的關系》，載《明史研究》，25（1988年春季號），第1—23頁。

[303]FitzGerald，C.P.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New York：Praeger，1972.

C.P.菲茨吉拉德：《中國人向南方的擴張》，紐約，1972年。

[304]Fletcher，Joseph F.Jr.“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6，No.1（June，1986），pp.11—50.

小約瑟夫·弗萊徹：《蒙古人：生態環境與社會的透視》，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46：1（1986年6月），第11—50頁。

[305]Franke，Herbert.“Tibetans in Yüan China”，ed.John D.Langlois.China under M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296—328.

赫爾貝特·弗蘭克：《元代中國的西藏人》。載郎洛瓦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人》，普林斯頓，1981年，第296—328頁。

[306]Franke，Wolfgang.“Chinesische Feldzüge durch die Mongolei im frühen 15.Jahrhundert.”Sinologica，Ⅲ（1951—53），pp.81—88.

傅吾康：《15世紀中國對蒙古的遠征》，載《漢學》，Ⅲ（1951—1953年），第81—88頁。

[307]Franke，Wolfgang.“Ein Dokument zum Prozess gegen Yü Ch’ien 1.j.1457.”Studia Serica，6（1947），pp.193—208.

傅吾康：《一份指控于謙的文件》，載《漢學研究》，6（1947年），第193—208頁。

[308]Franke，Wolfgang.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

傅吾康：《明史資料介紹》，吉隆坡、新加坡，1968年。

[309]Franke，Wolfgang.“Yung-lo's Mongolei-Feldzüge.”Sinologische Arbeiten，Ⅲ（1945），pp.1—54.

傅吾康：《永樂帝對蒙古的遠征》，載《漢學研究》，Ⅲ（1945年），第1—54頁。

[310]Franke，Wolfgang.“Yü Ch’ien，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 1398—1457.”Monumenta Serica，11（1946），pp.87—122.

傅吾康：《國務活動家與兵部尚書于謙，1398—1457年》，載《華裔學志》，11（1946年），第87—122頁。

[311]Freitas，Jordao de.Macau：Materiais Para a sua Historia no SeculoⅩⅥ.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8.

若爾達奧·德·弗雷塔斯：《16世紀澳門史料》，澳門，1988年。

[312]Friese，Heinz.Das Dienstleistungs-System der Ming Zeit，1368—1644.Hamburg：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e，1959.

海因茨·弗雷澤：《明代（1368—1644年）的政績考核制》，漢堡，1959年。

[313]Fu ChaoK-’uan

傅兆寬：《梅鷟辨偽略說及尚書考異證補》，臺北，1988年。

[314]Fu Ch’in-chia

傅勤家：《中國道教史》，上海，1937年。

[315]Fu I-ling

傅衣凌：《清代永安賠田約的研究》，載其《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北京，1961年，第44—59頁。

傅衣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業人口及其移動》，載《抖擻》，41（1980年11月），第1—7頁。

[316]Fu Lo-shuA.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2 vols.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6.

傅樂淑：《中西關系編年史文獻》，2卷，塔克森，1966年。

[317]Fu Ssu-nien

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1936年），第79—86頁。

[318]Fu Wei-lin

傅維麟：《明書》，康熙本，收于《國學基本叢書》，上海，1928年；收于《畿輔叢書》，臺北，1966年。

[319]Fujii Hiroshi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譯本序言》，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4/3，第51—54頁。

[320]Fujii Hiroshi.“Ichijō benpō no ichi sokumen.”In Wada hakushi kanreki kinen Tōyōshi ronsō hensan iinkai，ed.Wada hakushi kanreki kinen Tōyōshi ronsō.Tokyo：Kōdansha，1951，pp.571—90.

藤井宏：《一條鞭法的一個側面》，載《和田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51年，第571—590頁。

[321]Fujii Hiroshi.“Mindai dendo tōkei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Tōyō gakuhō，30：3（1943），pp.386—419；30：4（1944），pp.506—33；31：1（1947），pp.97—143.Tokyo.

藤井宏：《明代土地統計考察》，載《東洋學報》，30：3（1943年），第386—419頁；30：4（1944年），第506—533頁；31：1（1947年），第97—143頁，東京。

[322]Fujii Hiroshi.“Mindai dendo tōkei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Tōyō gakuhō，30，No.3（Aug.1943），pp.90—123；30，No.4（Aug.1944），pp.60—87；31，No.1（Feb.1947），pp.97—134.

藤井宏：《明代土地統計考察》，載《東洋學報》，30：3（1943年8月），第90—123頁；30：4（1944年8月），第60—87頁；31：1（1947年2月），第97—134頁。

[323]Fujii Hiroshi.“Mindai enshō no ichikōsatus.”Shigaku zasshi.54，No.5（1943），pp.62—111；54，No.6（1943），pp.65—104；54，No.7（1943），pp.17—59.Tokyo.

藤井宏：《明代鹽商的考察》，載《史學雜志》，54：5（1943年），第62—111頁；54：6（1943年），第65—104頁；54：7（1943年），第17—59，東京。

[324]Fujii Hiroshi.“Shin’an shōnin no kendyū.”Tōyō gakuhō，36，No.1（June 1953），pp.1—44；36，No.2（Sept.1953），pp.32—60；36，No.3（Dec.1953），pp.65—118；36，No.4（March 1954），pp.115—45.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東洋學報》，36：1（1953年6月），第1—44頁；36：2（1953年9月），第32—60頁；36：3（1953年12月），第65—118頁；36：4（1954年3月），第115—145頁。

[325]Fujita Toyohachi.“Porutogaru-jin Makao senkyo ni itaru made no sho mondai.”In Fujita Toyohachi.Tōzai kōshō-shi no kenkyū：Nankai-hen.Tokyo：1923，pp.417—91.

藤田豐八：《葡萄牙人占據澳門的幾個問題》，載他所著《東西交涉史的研究：南海篇》，東京，1932年，第417—491頁。

[326]Fukutake Tadashi.Asian rural society：China，India，Japa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福武直：《亞洲農村社會：中國、印度和日本》，西雅圖，1967年。

[327]Fukutake Tadashi.Chūgoku nōson shakai no kōzō.1964；rpt.as his Fukutake Tadashi chosakushū dai-kyū kan.Tokyo：Tökyō daigaku shuppankai，1976.

福武直：《中國農村社會的構造》，再版為《福武直著作集第九集》，東京，1976年。

[328]Fuma Susumu.“Mindai byakurenkyō no ichi kōsatsu-keizai tōsō to no kanren to atarashii kyōdōtai.”Tōyōshi kenkyū，35，No.1（June 1976），pp.1—26.

夫馬進：《明代白蓮教考察——與經濟斗爭有關的新型共同體》，載《東洋史研究》，35：1（1976年6月），第1—26頁。

[329]Fung，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trans.Derk Bodds，2 vols.1937；rtp.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卜德英譯，2卷，1937年；1963年普林斯頓重印。

[330]Furushima Kazuo.Chūgoku kindai shakaishi kenkyū.Tokyo.Kenbun in Rekishigaku kenkyū，1948，{ 1950}.

古島和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東京，1948年。

[331]Furushima Kazuo.“Ho Nōsho no seiritsu to sono chiban.”Tōyō bunka kenkyūjo kiyō，3[1952]；rpt.in his Chūgokukindai shakaishi kenkyū，Tokyo：Kenbun shuppan，1982，pp.334—67.

古島和雄：《〈補農書〉的撰寫及地點》，載《東洋學文化研究所紀要》，3（1952年）；重印于《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東京，1982年，第334—367頁。

[332]Fuson，Robert H，trans.The log of Christopner Columbus.Camden，Maine：International Marine Publishing Company，1987.

羅伯特·富森：《哥倫布航海日志》，坎登，1987年。

[333]Gaastra，F.S.“The Exports of Precious Metal from Europe to Asia by the Dutch East Asia Company，1602—1795.”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ed.J.F.Richards.Durham，North Carolina：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83，pp.447—67.

F.S.加斯特拉：《荷屬東印度公司從歐洲出口至亞洲的貴金屬，1602—1795年》。載J.F.理查茲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世界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447—467頁。

[334]Gale，James Scarth.“Hanyang.”Transactions of the Kore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Ⅱ（1902），pp.1—43.

詹姆斯·斯卡思·蓋爾：《漢陽》，載《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Ⅱ（1902年），第1—43頁。

[335]Gallagher，Louis J.，trans.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New York：Random House，1953.

路易斯·加拉格爾譯：《16世紀中國：利瑪竇行記，1583—1610年》，紐約，1953年。

[336]Gamble，Sidney D.North China villages-social，political，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西德尼·甘布爾：《華北村落— 1—933年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伯克利，1963年。

[337]Gardner，Daniel K.Chu Hsi and the Ta hsueh.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6.

丹尼爾·加德納：《朱熹與〈大學〉》，坎布里奇，1986年。

[338]Geiss，James.“The Chia-ching reign，1522—1566.”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eds.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C.Twitchett.Cambrid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40—510.

蓋杰民：《嘉靖時期，1522—1566年》，載《劍橋中國史》，第7卷，劍橋，1988年，第440—510頁。

[339]Geiss，James.“Peking under the Ming，1368—1644.”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79.

蓋杰民：《1368—1644年明代統治下的北京》，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79年。

[340]Gernet，Jacques.Chine et Christianisme：Action et réaction.Paris：Gallimard，1982.Trans.as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A conflict of cultures，trans.Janet Lloy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作用和反應》，巴黎，1982年；珍妮特·勞埃德：《中國和基督教的沖突：一種文化的分歧》，劍橋，1985年。

[341]Gernet，Jacques.“Christian and Chinese World View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iogenes，105（1979），ed.Jean d’Ormesson.Fiesole：Casailni，Libri，pp.93—115.

謝和耐：《17世紀基督教和中國的世界觀》，載《第歐根尼》，105（1979年），費索爾，第93—115頁。

[342]Gernet，Jacques.Le monde chinois.Paris：Armand Colin，1972.Trans.as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rans.J.R.Fo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謝和耐：《中國》，巴黎，1972年；J.R.福斯特英譯：《中國文明史》，劍橋，1982年。

[343]Giles Herbert Allen，trans.“The Hsi Yüan Lu’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China Review，3（1874—75），pp.30—172；rpt.as“S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17（Lonon，1924），pp.59—107.

翟理斯英譯：《洗冤錄》，載《中國評論》，3（1874—1875年），第30—172頁；再版為《中國醫藥史篇》，載《皇家醫藥學會紀要》，倫敦，1924年，第59—107頁。

[344]Glamann，Kristof.Dutch-Asiatic trade，1620—1740.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58.

克里斯托夫·格拉曼：《1620—1740年荷蘭與亞洲的貿易》，海牙，1958年。

[345]Goldstone，Jack A.“East and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olitical crises in Stuart England，Ottoman Turkdy，and Ming Chin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0（1988），pp.103—42.

杰克·戈德斯通：《17世紀的東西方：斯圖亞特王朝的英格蘭、奧斯曼時代的土耳其和明朝》，載《社會與歷史的比較研究》，30（1988年），第103—142頁。

[346]Goodrich，L.Carrington.“The Columbian discovery：China and the New World.”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8，NO.4（Summer 1975），pp.3—14.

富路特：《哥倫布的發現：中國與新大陸》，載《中國歷史研究》，8：4（1975年夏季號），第3—14頁。

[347]Goodrich，L.Carrington.and Chaoying Fang，eds.A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by，1368—1644，2 vols.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富路特、房兆楹編：《明人傳記辭典》，紐約、倫敦，1976年。

[348]Goodrich，L.Carrington.“Korean interference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Journal of ht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LⅩⅤⅢ（1937），pp.27—34.

富路特：《朝鮮對中國歷史記載的干預》，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學報》，68（1937年），第27—34頁。

[349]Goodrich，L.Carrington“.Sino-Kore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ⅩⅣth century，”Transations of the Kore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ⅩⅩⅩ（1940），pp.35—46.

富路特：《16世紀末的中朝關系》，載《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30（1940年），第35—46頁。

[350]Grau y Monfalcon，Juan.“Informatory Memorial of 1637.”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eds.E.H.Blair and J.A.Robertson，55 vols.Cleveland，O-hio：A.H.Clark，1903—1909，Vol.27，pp.55—212.

胡安·格魯·蒙法爾孔：《1637年的通報奏議》。載布萊爾等編：《菲律賓群島》，55卷，克利夫蘭，1903—1909年，第27卷，第55—212頁。

[351]Gray，Basil.“The export of Chinese porcelain to India.”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36（1964—66），pp.21—36.

巴茲爾·格雷：《中國對印度的瓷器出口》，載《東方陶瓷學會學報》，36（1964—1966年），第21—36頁。

[352]Grimm，Tilemann.“Das Neiko der Ming-Zeit von den Anfangen bis 1506.”Oriens Extremus，1，no.2（1954），pp.139—77.

蒂爾曼·格里姆：《1506年前明代內閣的工作》，載《遠東》，1：2（1954年），第139—177頁。

[353]Grimm，Tilemann.Erziehung und politik im konfuzianischen China der Ming-Zeit（1368—1644）.Hamburg：Gesellschaft fur Natru-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19 60.

蒂爾曼·格里姆：《明代中國（1368—1644年）的儒家教育和政治》，漢堡，1960年。

[354]Grimm，Tilemann.“Ming education intendants.”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ed.Charles O.Huch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129—47.

蒂爾曼·格里姆：《明代的提學官》。載賀凱編：《明代的中國政府》，紐約，1969年，第129—147頁。

[355]Groeneveldt，W.P.De Nederlanders in China，Eerste Deel：De eerste Bemoeiinigen om den handdl in China en de vestiging in de Pescadores（1601—1624）.The Hague，1898.

W.P.格羅恩費爾德特：《在華的荷蘭人》，海牙，1898年。

[356]Grove，Linda and Christian Daniels.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

琳達·格羅夫、丹尼爾斯·克里斯琴：《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

[357]Grove，Linda and Joseph W.Esherick.“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transfofration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Modern China，6，NO.4（Oct.1980），pp.397—438.

琳達·格羅夫、約瑟夫·埃什里克：《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論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載《近代中國》，6：4（1980年10月），第397—438頁。

[358]Guy，John S.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約翰·蓋伊：《9—16世紀東南亞的東方陶瓷貿易》，新加坡，1986年。

[359] Habib，Irfan.“A system of Trimetallism in the age of the‘price revolution’：Effects of the silver influx on the Mughal monetary system.”The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of Mughal India.ed.J.F.Richards.New Delhi：Oxford Uiversity Press：1987，pp.138—70.

伊爾凡，哈比布：《“價格革命”時期的三本位主義體系——銀的流入對莫臥兒貨幣制度的影響》，載《莫臥兒印度的帝國貨幣制度》，J.F.理查茲編，新德里，1987年，第138—170頁。

[360]Hai Jui

海瑞：《海瑞集》，陳義鐘編，2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361]Hall，D.G.E.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4th ed.London：Macmillan，1981.

D..GG..E.霍爾：《東南亞史》，第4版，倫敦，1981年。

[362]Hamaguchi Fukuju“.Mindai ginnō hihan ronkō.”In Kimura Masao sensei taikan kinen Tōyōshi ronshū，ed.Kimura Masao sensei taikan kinen jigyōkai Tōyōshi ronshū henshū-iinkai.Chōfu：Kimura Masao sensei taikan kinen jigyōkai Tōyōshi ronshū henshū-iinkai，1976，pp.279—88.

濱口福壽：《明代銀納批判論考》，載《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集》，1976年，第279—288頁。

[363]Hamaguchi Fukuju.“Ryūkei Banreki no senpō no shintenkai.”Tōyōshi kend yū，31，No.3（Dec.19 72），pp.73—92.

濱口福壽：《隆慶萬歷的錢法的新發展》，載《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12月），第73—92頁。

[364]Hamashima Atsutoshi.Mindai Kōnan nōson shakai no kenkyū.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sha，1982.

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的研究》，東京，1982年。

[365]Hamashima Atsutoshi.“Minmatsu Kōnan kyōshin no gutaizō-Nanjun Shōshi m tsuite.”In Minmatsu Shinshoki no kenkyū，eds.Iwami Hiroshi and Taniguchi Kikuo.Kyoto：Kyōto daigaku jinbun kagaku kenkyūjo，1989，pp.165—223.

濱島敦俊：《明末江南的鄉紳的具體形象——南潯莊氏》。載巖見宏、谷口規矩雄編：《明末清初的研究》，京都，1989年，第165—223頁。

[366]Hamashima.Atsutoshi.“The organization of water control in the Kiangnan delta in the Ming Period.”Acta Asiatica，38（1980），pp.69—92.

濱島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治水的組織工作》，載《亞洲學報》，38（1980年），第69—92頁。

[367]Hamashima Atsutoshi，Morita Akira，and Kaida Yoshihiro.“Min-Shin jidai no bun’u o megutte-deruta kaitaku no shūyakuka.”Chapter 4 of：Watanabe Tadayo and Sakurai Yumio，eds.Chūgoku Kōnan no inasaku bunkasono gakusaiteki kenkyū.Tokyo：Nihon hōsō shuppan kyōkai，1984，pp.171—232.

濱島敦俊、森田明、海田能宏：《明清時代的分圩——三角洲開發的集約化》。載渡部忠世、櫻井由躬雄編：《中國江南的水稻耕作文化》，東京，1984年，第171—232頁。

[368]Hambis，Louis.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Mongols à l’épogue des Ming.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9.

路易斯·漢比斯：《明代蒙古人歷史文獻》，巴黎，1969年。

[369]Hamilton，Earl J.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1501—165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厄爾·漢密爾頓：《1501—1650年美洲財富和西班牙的價格革命》，坎布里奇，1943年。

[370]Handlin，Joanna.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the reorientation of Lii 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喬安娜·韓德林：《晚明思想中的行動——呂坤和其他士大夫的重新定位》，伯克利，1983年。

[371]Harrell，Stevan.“The rich get children：segmentation，stratification 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lineages，1500—1850.”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eds.Susan B.Hanley and Artyur P.Wolf.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81—109.

斯蒂文·哈勒爾：《富人生兒育女：1500—1800年浙江三個家族的分割、分層和人口狀況》。載蘇珊·漢利等編：《東亞史中的家庭和人口》，斯坦福，1985年，第81—109頁。

[372]Harris，George L.“The mission of Matteo Ricci，S.J.：A case study of an effort at guide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Monumenta Serica，25（1966），pp.1—168.

喬治·哈里斯：《利瑪竇的使命：16世紀引導中國文化變化努力的個案研究》，載《華裔學志》，25（1966年），第1—168頁。

[373]Hartwell，Robert M.“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2，No.2（Dec.1982），pp.365—442.

郝若貝：《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統計、政治和社會的變化》，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42：2（1982年12月），第365—442頁。

[374]Harvey，Godfrey Eric.A History of Bur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0 March 1824，the beginnings of the English conquest.London：Longans Green 1925.

戈弗雷·埃里克·哈維：《緬甸史，從最早期至1824年3月10日英國征服時》，倫敦，1925年。

[375]Hashimoto Keizō.“Ch’ung-chen kai-reki to Hsü Kuang-c h’i no yaku-wari.”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Compiled in honour of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Dr.Joseph Needham.Shanghai：Chinese Classic，1982，pp.185—201.

橋本敬造：《崇禎改歷與徐光啟的作用》，載《中國科技史探討：李約瑟博士八十壽慶文集》，上海，1982年，第185—201頁。

[376]Hashimoto Keizō.“Ch’ungc-hen li shu ni miru kagaku kakumei no katei.”Science and Skills in Asia：A Festschrift for Prof.Yabuuti Kiyoshi.Kyoto：Dōhōsha，1982，pp.370—90.

橋本敬造：《崇禎歷書與科學革命的過程》，載《亞洲的科技：藪內清教授紀念文集》，京都，1982年，第370—390頁。

[377]Hatada Takashi.Chūgoku sonraku to kyōdōtai riron.Tokyo：Iwanami snoten，1973.

旗田巍：《中國村落與共同體理論》，東京，1973年。

[378]Hatada Takashi.“Mindai Joshinjin no tekki ni tsuite.”Tōhō gakuhō，11，No.1（1940），pp.260—67.

旗田巍：《關于明代女真的鐵器》，載《東方學報》，11：1（1940年），第260—267頁。

[379]Hayashi Kazuo.“Chūgoku kinsei ni okeru chihō toshi no hattatsu-Taiko heigen Usei-chin no baai.”In Chūgoku kinsei no toshi to bunka，ed.Umehara Kaoru.Kyoto：Dōhōsha，1984，pp.419—54.

林和生：《中國近代地方都市的發展——專論太湖平原烏青鎮》。載梅原郁編：《中國近代的都市與文化》，京都，1984年，第419—454頁。

[380]Hazelton，Keith Duane.“Lineages and local elites in Hui-chou，1500—1800.”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5.

基思·杜安·黑茲爾頓：《1500—1800年徽州的世系和地方精英》，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5年。

[381]Hecken，Felicia.“A fifteenth-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rd Ser.3：1（April，1993），pp.85—98.

費利西亞·赫克恩：《15世紀中國與赫拉特的外交》，載《皇家亞洲學會學報》，3：1（1993年4月），第85—98頁。

[382]Heer，Ph.De.The care-taker emperor.Leiden：E.J.Brill，1986.

菲利浦·德·黑爾：《看守皇帝》，萊頓，1986年。

[383]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sé au Royame de la Chine en l’Année 1624，Paris，1629.〔anonymous，attributed to V.P.Kirwitzer，S.J.〕

《中華王國經歷記，1624年》，巴黎，1629年（佚名，被認為V.P.基爾威澤爾所作）。

[384]Ho，Peng Yoke.“The Astronomical Bureau in Ming China.”Journal of Asian History，3（1969），pp.137—57.

何丙郁：《明代的欽天監》，載《亞洲史雜志》，3（1969年），第137—157頁。

[385]Ho Ping-ti.“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Landsmannschaften〕in Central and Upper Yangtze Provinces.”The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New Ser.5，2（Dec.1966），pp.120—52.

何炳棣：《長江中上游會館的地理分布》，載《清華中國研究雜志》，新版5：2（1966年12月），第120—152頁。

[386]Ho Ping-ti.“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crops into China.”American Anthro- pologist，57（April 1955），pp.191—201.

何炳棣：《美洲谷物在中國的引入》，載《美國人類學家》，57（1955年4月），第191—201頁。

[387]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rp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社會流動的幾個方面》，紐約，1962年；1980年再版。

[388]Ho Ping-ti

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載《中國社會科學》，1985/2，第133—165頁；1985/3，第25—147頁。

[389]Ho 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No.4 of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坎布里奇，1959年。

[390]Ho Yun-yi.“Ritual aspect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398.”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ey of Chinese Religions，7（Fall，1979），pp.58—70.

賀允宜：《1368—1398年明朝建國的禮儀事宜》，載《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58—70頁。

[391]Hoshi Ayao，Mindai sōun no kenkyu，Tōkyō：Nihon gakujutsu shinkōkai，1963.English abstract trans.as The Ming tribute grain system，trans.Mark Elvin.Michigan Abstrac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No.1.Ann Arb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星斌夫：《明代漕運研究》，東京，1963年。馬克·埃爾文摘譯成英文，安阿伯。

[392]Hosono Kōji.“Rirōjin to kirōj in.”Shigaku Zasshi，8，No.7（July 1969），pp.51—68.

細野造二：《里老人和耆老人》，載《史學雜志》，8：7（1969年7月），第51—68頁。

[393]Hoston，Germaine A.Marxism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杰曼·霍斯頓：《馬克思主義和戰前日本的發展危機》，普林斯頓，1986年。

[394]Hou Jen-chih.“Ming-tai Hsüan Ta Shan-hsi san-chen ma-shih k’ao.”Yenching hsüeh-pao，23（1938），pp.183—237.Trans.as“Frontier horse markets in the Ming dynasty.”I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studies，Vol.7，trans.and eds.Sun，E-tu Zen（Jen I-tu）and John de Francis.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Studies in Chinese and Related Civilizations，1957，pp.309—32.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載《燕京學報》，23（1938年），第183—237頁。載孫任以都等英文編譯：《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第7卷，1957年，第309—332頁。

[395]Hou Wai-lu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59年。

侯外廬等：《呂坤哲學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宋明理學史》，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7年。

[396]Hroch，Miroslavl and Josef Petrá Sedmndcté století-krize feudální spoleimgnosti？.1976；t rans.asD as 17.Jabrbundert-Krised erF eudalgesellscha ft，trans.Eliška and Ralph Melville.Historische Perspektiven.17 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81.

米洛斯拉夫·赫洛克及約瑟夫·佩特拉：《十七世紀封建社會的危機》1976年；艾利斯卡及拉爾夫·梅爾維爾德文譯本《十七世紀封建社會的危機》，收入《歷史展望》。漢堡，1981年。

[397]Hsi，Angela.“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merchant class of the Ming dynasty.”Diss.University of Illinois，1972.

奚孫凝芝：《明代商人階級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伊里諾斯大學論文，1972年。

[398]Hsia Hsieh

夏燮：《明通鑒》，1870年，1959年重印；1962年臺北重印為《新校明通鑒》。

[399]Hsia Nai

夏鼐：《揚州拉丁文墓碑與威尼斯銀幣》，載《考古》，6（1979年6月），第532—537頁。

[400]Hsiang Ta

向達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401]Hsiao Fang

蕭放：《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的發展及其歷史局限》，載《江西經濟史論叢》，1（1987年5月），第139—175頁。

[402]Hsiao Kung-chuan〔Hsiao Kung-ch’üan〕.Compromise in Imperial China.Parerag 6.Seattle：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79.

蕭公權：《中華帝國的妥協》，西雅圖，1979年。

[403]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蕭公權：《19世紀中華帝國對農村的控制》，西雅圖，1960年。

[404]Hsieh Chao-chih

謝肇淛：《五雜俎》，萬歷本，臺北1977年重印。

[405]Hsieh Ku

謝顧：《瑞昌縣志》，1568年。

[406]Hsieh Kuo-chen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1982年。

[407]Hsieh Pin

謝彬：《南京戶部志》，1550年。

[408]Hsieh Yu-ts’ai

解毓才：《明代衛所制度興衰考》。載衛聚賢編：《說文月刊》，2卷，1941年；收于包遵彭編：《明史論叢》，10卷，臺北，1968年，第4卷，第155—247頁。

[409]Hsien kang shih lei

《憲綱事類》，1371年；修訂本，1439年；收于張鹵編：《皇明制書》，1579年；1966—1967年東京重印，2卷。

[410]Hsing-chi and Hsing-yüan

行 璣、行元：《黃檗寺志》，1637年。

[411]Hsü，Wen-hsiung.“From Aboriginal Island to Chinese frontier；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before 1683.”In China's Island Frontier：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by of Taiwan，ed.Ronald G.Knapp.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0，pp.3—29.

徐文相（音）：《從土著島嶼到中國邊疆：1683年前的臺灣開發》。載羅納德·納普：《中國的島嶼邊疆：臺灣的歷史地理研究》，檀香山，1980年，第3—29頁。

[412]Hsü Ch’in-t’ing

徐芹庭：《易經研究》，臺北，1974年。

[413]Hsü Hung

徐泓：《明洪武年間的人口移徙》，載《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究會》，臺北，1982年，第252—293頁。

徐泓：《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1989年，第1卷，第107—173頁。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慶祝中央研究院院慶六十周年）：明清與近代史組》，1989年，第1卷，第137—159頁。

[414]Hsü Hung-tsu

徐弘祖：《徐霞客游記》，晚明版，重印為3卷，上海古籍，1980年。

[415]Hsü Kuang-ch’i

徐光啟：《徐光啟集》，王重民編，2卷，上海，1963年。

[416]Hsü Sung-peng.A Buddhist leader in the Ming：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han Te-ch’ing，1546—1623.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et University Press，1979.

徐宋彭（音）：《一位明代佛教領袖：憨山德清（1546—1623年）的生平與思想》，帕克大學，1979年。

[417]Hsü Tsung-tse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1949年；1958年臺北再版。

[418]Hsü Tzu

徐鼒：《小腆記傳》，1887年；重印收于《明清史料匯編》，第35—38卷，第12篇，第5—6頁，臺北，1968年。

[419]Hsü Wang-fa

徐望法：《浙江公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

[420]Hsüan-hua.A General Explanation of“The Essentials of the Sramanera Vinaya and Rules of Deportment.”San Francisco：Buddnist Texts Translation Society，1975.

玄化：《沙彌律和行為戒律要義通解》，舊金山，1975年。

[421]Hsueh Yün-sheng

薛允升：《唐明律合編》，萬有文庫本，5卷，臺北。

[422]Hu，Bangbo.“Maps in the Gazetteer of Yung-an County.”Gest Library Journal，6，No.1（Sping，1993），pp.85—100.

胡邦柏（音）：《永安縣志的地圖》，載《杰斯特圖書館雜志》，6：1（1993年春季號），第85—100頁。

[423]Hu Ying-lin

胡應麟：《詩藪》，上海，1958年。

[424]Huai Hsiao-feng

懷效鋒：《嘉靖專制政治與法制》，長沙，1989年。

懷效鋒：《十六世紀中國的政治風云》，香港，1988年。

[425]Huan lun

幻輪：《釋氏輯古略續集》，載《中國佛教史傳叢刊》；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卷，1924—1934年；臺灣，建康書局，1958年，第1卷，第903—953頁。

[426]Huang Chang-chien

黃彰健：《明洪武永樂朝的榜文峻令》，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6：4（1975年），第557—594頁；收于其《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1977年，第237—286頁。

黃彰健：《明代律例匯編》，2卷，臺北，1979年。

黃彰健：《大明律誥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1953年6月），第77—102頁；收于其《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1977年，第155—207頁。

黃彰健：《讀明刊毓慶勛懿集所載明太祖與武定侯郭英敕書》，收于其《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1977年，第142—151頁。

[427]Huang Ch’i-ch’en

黃啟臣：《明清珠江三角洲商業與商人資本的發展》，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3，第37—50頁。

[428]Huang Jen-yü

黃仁宇：《從三言看晚明商人》，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1（1974年12月），第133—153頁。

[429]Huang Liu-hung

黃六鴻：《福惠全書》，1694年；章楚編譯成英文，塔克森，1984年。

[430]Huang Mien-t’ang

黃冕棠：《明史管見》，濟南，1985年，第346—372頁。

[431]Huang Ming tsu hsün

《皇明祖訓》，1395年；重印為《明朝開國文獻》，4卷，臺北，1966年。

[432]Huang，Philip C.C.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化》，斯坦福，1985年。

[433]Huang Pien

黃汴：《一統路程圖記》，1570年；重印為楊正泰編：《天下水陸路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99頁。

[434]Huang，Ray.China：a macro history.Rev.ed.Armonk：M.E.Sharpe，1900.

黃仁宇：《中國宏觀史》，修訂本，阿爾曼克，1990年。

[435]Huang，Ray.1587，a year of no signifu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黃仁宇：《平淡的1587年，衰落中的明王朝》，紐黑文、倫敦，1981年。

[436]Huang，Ray.“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ed.Charles O.Hucker.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415—49.

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管理》。載賀凱編：《明代的中國政府》，紐約、倫敦，1970年，第415—449頁。

[437]Huang，Ray.“The Liaotung campaign of 1619.”Oriens Extremus，28，No.1（1981），pp.30—54.

黃仁宇：《1619年的遼東戰役》，載《遠東》，28：1（1981年），第30—54頁。

[438]Huang，Ray.“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Oriens Extremus，17，Nos 1—2（1970），pp.39—62.

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軍費》，載《遠東》，17：1—2（1970年），第39—62頁。

[439]Huang，Ray.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4.

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和政府財政》，劍橋，1974年。

[440]Huang Tsung-his

黃宗羲：《明儒學案》；沈芝盈標點本，1987年臺北重印。

[441]Huber，Johannes.“Chinese settlers against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a Company：The rebellion led by Kuo Huai-i on Taiwan in 1652.”Paper for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History of Fujian and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17th/18th Centuries，Leiden，University，December 1988.

約翰尼斯·胡貝爾：《中國移民對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反抗：1652年臺灣郭懷一領導的叛亂》，福建和17、18世紀東西方關系史討論會論文，萊頓，1988年12月。

[442]Hucker，Charles O.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賀凱：《明代中國的監察制度》，斯坦福，1966年。

[443]Hucker，Charles O.China：A critical bihliography.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2.

賀凱：《中國文獻目錄評價》，塔克森，1962年。

[444]Hucker，Charles O.，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

賀凱編：《明代中國政府：七篇研究論文》。

[445]Hucker，Charles O.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賀凱：《中華帝國職官辭典》，斯坦福，1985年。

[446]Hucker，Charles O.“Government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1（December，1958），pp.1—66 and 23（1960—61），pp.127—51.Rpt.Studie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ed.John L，Bishop，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57—151.

賀凱：《明代的政府組織》，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1（1958年12月）第1—66頁、第23頁（1960—1961年），第127—151頁。重印名《中國史中政府制度研究》，約翰·畢曉普編，坎布里奇，1968年，第57—151頁。

[447]Hucker，Charles O.“The Ming dynasty：Its origins and evolving institutions.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No.34.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8.

賀凱：《明代的起源及其制度沿革》，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論文，第34號，安阿伯，1978年。

[448]Hucker，Charles O.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1368—1644）.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1.

賀凱：《傳統的明代中國》，塔克森，1961年。

[449]Hudson，G.F.Europe and China.London：Arnold，1931.

G.F.赫德森：《歐洲與中國》，倫敦，1931年。

[450]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2 vols.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

恒慕義：《清代名人傳》，2卷，華盛頓，1943—1944年。

[451]Hung Wei-lien

洪煨蓮：《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載《禹貢》，5：3—4（1930年）；收于

周康燮編：《利瑪竇研究論集》，香港，1971年，第67—116頁。

[452]Huo Chi

霍冀編：《九邊圖說》，1569年。

[453]Hwang Wǒn-gu.“Wyǒng-sa Chosǒn-jǒn yǒkchu”.Tongbang hakchi.Seoul，ⅩⅣ（December 1973），pp.35—103.

黃元九：《明史朝鮮傳譯注》，載《東方學志》，漢城，14（1973年12月），第35—103頁。

[454]Ikeuchi，Hiroshi.Mansen-shi kenkyū.Ⅲ.Tokyo：Yoshikawa Kōbunkan，1963.

池內宏：《滿鮮史研究》，Ⅲ，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年。

[455]Imaeda Aishin.Chūsei Zenshūshi no kenkyū.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0.

今枝愛真：《中世禪宗史的研究》，東京，1970年。

[456]Innes，Robert L.“The Door Ajar：Jap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is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羅伯特·勒魯瓦·英尼斯：《半開的門：17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密歇根大學論文。

[457]Instrucao para o Bispo de Pequim，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Lisbon：Agencia Geral das Colonias，1943.

《給佩基姆主教的指示，及有關澳門史文獻》，里斯本，1943年。

[458]Ishida Hiroshi.“1930-nendai Kahoku mensaku chitai m okeru nōminsō bunkai-toku ni Kitō nōson no funō’keiei no seikaku ni kanren shite.”Ajia keizai 21，No.12（Dec.1980），pp.48—62.

石田寬：《20世紀30年代華北種棉地區農民層分析——東部農村“富農”經營的性質和關聯》，載《亞洲經濟》，21：12（1980年12月），第48—62頁。

[459]Ishida Hiroshi.Chūgoku nōson no rekishi to keizai-nōson henkaku no kiroku.imgsaka：Kansai daigaku shuppanbu，199 1.

石田寬：《中國農村的歷史和經濟——農村變革的記錄》，大阪，1991年。

[460]Ishida Hiroshi.Chūgoku nōson shakai keizai kōzō no kenkyū.Kyoto：Kōyō shobō，1986.

石田寬：《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研究》，京都，1986年。

[461]Ishida Hiroshi.“Kaihōzen no Kahoku nōson no ichi seikaku-toku ni sontaku to byō to no kanren ni oite.”Kansai daigaku keizai ronshu 32，No.2（1984）；32，No.3（1984）；rpt.in his Chūgoku nōson shakai keizai kōzō no kenkyū.Kyoto：Kōyō shobō，1986.

石田寬：《解放前華北農村的性質——專論村落與廟宇的關系》，載《關西大學經濟論集》，32：2（1984年）；32：3（1984年）；收于其《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研究》，京都，1986年。

[462]Ishihara Hiroshi.Teik -ichi no kenkyū-kinō to kōzō.Nagoya：Nagoya daigaku shuppankai，1987.

石原潤：《定期集市的研究——機能和結構》，名古屋，1987年。

[463]Iwama Kazuo.“Minmatsu Shinsho ni okeru Chōkō deruta no‘jisakunō’keiei-nōshi Chō Rishō ni okeru jikōshugi.”Tochi seido shigaku，96（July 1982），pp.52—68.巖間一雄：《明末清初長江三角洲的自耕農經營——農民張履祥的自耕主義》，載《土地制度史學》，96（1982年7月），第52—68頁。

[464]Iwami Hiroshi.“Gekidō suru shakai.”Tamura Jitsuzō，ed.Saigo no tōyōtaki shakai.Tokyo：Chuōkōronsha，1968，pp.127—45.

巖見宏：《動蕩的社會》。載田村美造編：《最后的東洋式社會》，東京，1968年，第127—145頁。

[465]Iwami Hiroshi.“Kasei nenkan no ryokusa ni tsuite.”In Tamura hakushi shōju Tōyōshi rinsō，ed.Tamura hakushi taikan kinen jigyōkai.Kyoto：Kyōto daigaku bungakubu Tōyōshi kenkyūshitsu nai Tamura hakushi taikan kinen j igyōkai，1968，pp.39—56.

巖見宏：《嘉靖年間的力差》，載《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田村博士退官紀念事業會編，京都，1968年，第39—56頁。

[466]Iwami Hiroshi，Mindai yōeki seido no kenkyū.Tōyōshi kenkyū sōkan，39.Kyoto：Dōhōsha，1986.

巖見宏：《明代徭役制度的研究》，載《東洋史研究叢刊》，39，京都，1986年。

[467]Iwami Hiroshi.“Min no Kasei zengo ni okeru fueki kaikaku ni tsuite.”Tōyōshikenkyū，10，No.5（May 1949），pp.1—25.

巖見宏：《明代嘉靖前后的賦役改革》，載《東洋史研究》，10：5（1949年5月），第1—25頁。

[468]Iwami Hiroshi.“Santō Keikairoku’ni tsuite.”In 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 henshū iinkai，ed.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Mindaishi ronsō.Tōkyō：Daian，1962，pp.197—220.Trans.a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handong jinghuilu”，trans.Helen Dunstan.In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rans.and eds.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pp.311—33.

巖見宏：《山東經會錄》。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編纂委員會編：《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197—220頁。海倫·

鄧斯坦英譯：《山東經會錄導言》，收于琳達·格羅夫等編譯：《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311—333頁。

[469]Iwao Seiichi.“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Acta-Asiatica，No.30（1976），pp.1—18.

巖見成一：《16、17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載《亞洲學報》，30（1976年），第1—18頁。

[470]Iwao Seiichi.“Kinsei Nisshi bōeki ni kansuru sūryōteki kōsatsu.”Shigku zasshi，62，No.11（Nov.1953），pp.981—1019.

巖生成一：《近代日中貿易數據的考察》，載《史學雜志》，11（1953年11月），第981—1019頁。

[471]Iwao，Seiichi.“Li Tan，Chief of the Chinese residents at Hirado，Japan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Ming Dynasty.”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1958），Vol.17.pp.27—83.

巖生成一：《日本平戶中國居民的頭領李旦，明朝末期的日本》，載《東洋文庫研究部紀要》（1958年），第17卷，第27—83頁。

[472]Iwao Seiichi.Shuinsen to Nihonmachi.Tokyo：Shibundō，1978.

巖生成一：《朱印船和日本町》，東京，1978年。

[473]JacksonS-tops，Gervase，ed.The treasure houses of Britain：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vate patronage and art collecting.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85.

杰維斯·杰克遜—斯托普斯：《英國的珍寶館：500年的私人資助和藝術收藏》，華盛頓特區，1985年。

[474]Jansen，Marius B.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馬里烏斯·詹森：《德川時代的中國》，坎布里奇，1992年。

[475]Jen Tao-pin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1983年。

[476]Jochim，Christian“.The imperial audience ceremonies of the Ch’ing dynasty.”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7（Fall，1979），pp.88—103.

克里斯琴·喬基姆：《清代的朝覲禮儀》，載《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88—103頁。

[477]Johnson，David，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戴維·約翰遜等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大眾文化》，伯克利，1985年。

[478]Johnson，Wallace.The Tang code，Volume I，General Principl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華萊士·約翰遜：《大明律卷一·通則》，普林斯頓，1979年。

[479]Jones，E.L.“Disasters and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cross Eurasia：a repl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5（1985），pp.675—682.

E.L.瓊斯：《橫跨歐亞大陸的災難和經濟差異：一個答復》，載《經濟史雜志》，45（1985年），第675—682頁。

[480]Jones，Wiliam C.The Great Qing Code.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94.

威廉·瓊斯：《大清律》，牛津，1994年。

[481]Jung Chao-tsu

容肇祖：《焦竑及其思想》，載《燕京學報》，23（1938年），第26—32頁。

容肇祖：《何心隱集》，北京，1960年。

容肇祖：《李贄年譜》，北京，1957年。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1948年；1962年臺北重印。

[482]Junpei Ogiwara，ed.Mindai seiiki shiryō.Kyoto：Kyōto Daigaku Bungakubu Nairiku Aj is Kenkūsho，1974.

荻原諄平編：《明代西域史料》，京都，1974年。

[483]Kamiki，Tetsuo and Kozo Yamamura.“Silver Mines and Sung Coins-A Monetary Histor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Ed.J.F.Richards.Durham，North Carolina：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83，pp.329—62.

上木哲夫（音）、廣三山村（音）：《銀礦和宋代的錢幣：在國際視角下的中世紀和近代日本的貨幣史》。載J.F.理查茲編：《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世界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329—362頁。

[484]Kammerer，Albert.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ⅩⅣ-le Siè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avec des Notes de Toponomie Chinoise par Paul Pelliot.T’oung Pao，Supplement to Vol.39，1994.

阿爾貝特·卡梅雷：《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波圖蘭的制圖學，伯希和的中國地名研究注釋》，載《通報》，第39卷附刊，1994年。

[485]Kao Hsin-hua

高心華：《明初遷民碑》，載《文物參考資料》，1958/3，第49頁。

[486]Kao I-han

高一涵：《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上海，1933—1934年。

[487]Kao Pa’n-lung

高攀龍：《高子遺書》，明末本，1983年臺北重印。

[488]Karmay，Heather.Early Sino-Tibetan art.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975.

希瑟·卡梅：《早期的中國西藏藝術》，沃明斯特，1975年。

[489]Kasakevich，V.M.“Sourc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to Mongolia.”Trans.Rudolf Løwenthal.Monumenta Serica，8（1943），pp.328—35.

V.M.卡薩克維奇：《中國遠征蒙古史資料》，魯道爾夫·洛溫塔爾譯，載《華裔學志》，8（1943年），第328—335頁。

[490]Kaschewsky，Rudolf.Das Leben des Lamaistischen Heiligen Tsongkhapa Blo-Bzan-Grags-pa（1357—1419）.Trans.Rudolf Løwenthal.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1.

魯道爾夫·卡斯切夫斯基：《格魯派教長宗喀巴喇嘛生平》，魯道爾夫·洛溫塔爾譯，威斯巴登，1971年。

[491]Kataoka Shibako.“Fukken no ichiden ryōshusei ni tsuite.”Rekishigaku kenk yū，294（Nov.1964），pp.42—49.

片岡芝子：《福建的一田兩主制》，載《歷史學研究》，294（1964年11月），第42—49頁。

[492]Kataoka Shibako.“Minmatsu Shinsho no Kanoku ni okeru nōkai keiei.”Shakai keizai shigaku，25，Nos.2—3（June 1959），pp.77—100.

片岡芝子：《明末清初華北的農家經營》，載《社會經濟史學》，25：2—3（1959年6月），第77—100頁。

[493]Katayama Seijirō.“Gekkō nijyūshi-shō no hanran.”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 Mindaishi ronsō.Tokyo：Daian，1962，pp.407—10.

片山誠二郎：《月港“二十四將”的叛亂》，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407—410頁。

[494] Katayama Tsuyoshi.“Shindai Kanton-shō Shukō deruta no zukōsei ni tsuite-zeiryō，koseki，dōzoku.”Tōyō gakuhō，63，Nos.3—4（Mardch 1982），pp.1—34.

片山剛：《清代廣東珠江三角洲的里甲制——稅糧、戶籍與宗族》，載《東洋學報》，63：3—4（1982年3月），第1—34頁。

[495]Katō Eiichi.“The Japanese-Dutch trade i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seclusion policy.”Acta-Asiatica，No.30（1976），pp.34—84.

加藤榮一：《閉關政策形成階段的日本與荷蘭的貿易》，載《亞洲學報》，30（1976年），第34—84年。

[496]Kawagoe Yoshihino.“Min-Mō kōshōka no mitsubōeki.”Mindai shi kenkyū，3（1974），pp.17—32.

川越泰博：《明蒙交涉下的秘密貿易》，載《明代史研究》，3（1974年），第17—32頁。

[497]Kawakatsu Mamoru.Chūgokuhōken kokka no shihai kōzō-Min-Shin fueki seidoshi no kenkyū.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1980.

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結構——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東京，1980年。

[498]K awakatsu Mamoru.“Minmatsu，Chōkō deuta no shakai to kōsei.”In Nishijima Sadao hakushi kanreki kinen ronsō henshū iinkai，ed.Nishijima Sadao hakushi kanreki kinen-Higashi Ajia shi ni okeru kokka to nōmin.Tokyo：Yamakawa shuppansha，1984，pp.487—515.

川勝守：《明末長江三角洲的社會和荒政》。載西島定生博士還歷紀念論叢編集委員會編：《西島定生博士還歷紀念——東亞的國家和農民》，東京，第487—515頁。

[499]Kawakatsu Mamoru“.Minmatsu Shinsho，Chōkō deruta ni okeru mensaku to suiri.”Kyūshū daigaku Tōyōshi ronshū，6（Oct.1977），pp.77—90；8（March 1980），pp.98—101.

川勝守：《明末清初長江三角洲的棉花種植和水利》，載《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6（1977年10月），第77—90頁；8（1980年3月），第98—101頁。

[500]Kawakatsu Mamoru.Min-Shin Kōnan nōgyō keizaishi kenkyū.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sha，19 9 2.

川勝守：《明清江南農業經濟史研究》，東京，1992年。

[501]Kelly，Edward Thomas.“The Anti-Christian persecution of 1616—1617 in Nan-king.”Diss.Columbia University，1971.

愛德華·托馬斯·凱利：《1616—1617年南京的反基督教迫害》，哥倫比亞大學論文，1971年。

[502]Kilburn，Richard.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Oxford：Phaidon-Christie's，1988.

理查德·基爾伯恩：《哈徹號的瓷器船貨》，牛津，1988年。

[503]Kim Chong-bak

金鐘博：《明代里甲制度與賦役制度之關系及其演變》，中國文化大學論文，1985年。

[504]Kimura Motoi.“Kyōdōtai no rekishiteki igi’o kentō sura ni atatte.”Shicbō（shin），2（July 1977），pp.2—15.

木村礎：《共同體的歷史意義和討論》，載《史潮》（新），2（1977年7月），第2—15頁。

[505]Kindleberger，Charles P.Spenders and hoarders：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Spanish American Silver，1550—1750.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9.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揮霍者和窖藏者：1550—1750年西屬美洲白銀在世界的分配》，新加坡，1989年。

[506]Kirkman，James S.“The Cosast of Kenya as a Factor in the Trade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Ocean.”In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Ed.Michel Mollat.Paris：SEVPEN，1970，pp.247—253.

詹姆斯·柯克曼：《作為印度洋貿易和文化的一個因素的肯尼亞海岸》。載米歇爾·莫拉特編：《東方和印度洋商業的社會和公司》，巴黎，1970年，第247—253頁。

[507]Kishimoto Mio.“Kōki nenkan no kokusen ni tsuite-Shinsho keizai shisō no ichi sokumen.”Tōyō bunka kenkyūyo kiyō，89（Sept.1982），pp.251—306.

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現象——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載《東洋學文化研究所紀要》，89（1982年9月），第251—306頁。

[508]Kitamura Hironao.“Gi-shi san kyōbai to sono jidai.”Keizaigaku nenpō（1957—1958）；rpt.in his Shindai shakai keizaishi kenkyū.Kyoto：Hōyū shoten，1971，pp.88—153.

北村敬直：《魏氏三兄弟及其時代》，載《經濟學年報》（1957—1958年）；收于其《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京都，第88—153頁。

[509]Kitamura Hironao.“MinmatsuS-hinsho ni okeru jinushi ni tsuite.”Rekishigaku Kenkyū（1949）；rpt.in his Shindai shakai keizaishi kenkyū.Kyoto：Hōyū shoten，1971，pp.18—49.

北村敬直：《論明末清初的地主》，載《歷史學研究》（1949年）；收于其《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京都，1971年，第18—49頁。

[510]Ko Yin-liang

葛寅亮：《金陵梵剎志》，1607年；1936年南京重印。

[511]Kobata Atsushi.“Edo shoki ni okeru kaigai kōeki.”In Nihon keizai no kenkyū，ed.Kobata Atsushi.Tokyo：Shibunkan，1978.

小葉田淳：《江戶初期的海外貿易》。載小葉田淳編：《日本經濟研究》，東京，1978年。

[512]Kobata Atsushi.“Jūroku，jūshichi seiki ni okeru Kyokutō no gin no ryūtsū.”In Kobata Atsushi Kyoīju taikan kinen kokushi ronsō.Kyoto：Kobata Atsushi Kyōju taikan kinen jigyōkai，1970，pp.1—8.

小葉田淳：《16、17世紀遠東的白銀的流通》，載《小葉田淳教授退官紀念國史論叢》，京都，1970年，第1—8頁。

[513]Kobata Atsushi.Kingin bōekishi no kenkyū.Kyoto，Hosei daigaku shuppan kyoku，1976.

小葉田淳：《金銀貿易史研究》，京都，1976年。

[514]Kridete，Peter，Hans Medick，and Jürgen Schlumbohm I.ndustrialisierung vor der Industrialisierung.1977；Trans.as Peter Kriedte，Hans Medick，and Jürgen 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ro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trans.Beate Schempp.Studies in Modern Capit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and Études sur le captalisme moderne；Past and Present Publications.Paris：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1981.

彼得·克雷德特等：《工業化前的工業化》，1977年；比德·舍姆普譯成英文，名：《工業化前的工業化——孕育資本主義時的農村工業》，劍橋，1981年；巴黎，1981年。

[515]Kristeller，Pual O.Eight Philosopher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保羅·克里斯特勒：《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八位哲學家》，斯坦福，1964年。

[516]Ku Hsien-ch’eng

顧憲成：《小心齋札記》，1877年；1975年臺北重印。

[517]Ku Yen-wu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黃汝成編，1872年；重印為《國學基本叢書》，第17—18卷，1935年；1968年臺北重印。

顧炎武：《日知錄道讀》，趙儷生編，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1959年。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1662年；重印為《四部叢刊之編史部》，第16—20卷，上海，1936年；1975年京都重印；1979年臺北重印。

[518]Ku Ying-tai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重印成4卷，收于《國學基本叢書簡編》，上海，1936年；1956年臺北影印；1977年北京重印。（原為《明朝紀事本末》。）

[519]K’uai-chi Chih

《會稽志》，1572年本。

[520]Kuno，Yoshi S.Japanese expansion on the Asiatic continent：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Jap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a，Korea and Russia.2 vo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7—40.

久野吉（音）：《日本對亞洲大陸的擴張：日本史研究，特別側重它與中國、朝鮮和俄國的國際關系》，2卷，伯克利，1937—1940年。

[521]Kuo Li-ying.“Divination，jeux de hasard et purification 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autour d’un sūtra apocryphe chinois，le Zbancbajing.”Colloque franco-japonais sur l’adaption du buddbisme auxc ultures locales.Paris：Collège de France，Septembre，199 1.To appear in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cais Extrême Orient.Ed.Gerard Fussman.

郭利穎（音）：《中國佛教中的算命、賭博及凈禮：圍繞中國偽經 〈占察經〉，“有關佛教適應本地文的法、日學術討論會”論文。巴黎，1991年9月。

[522]Kuo P’eng

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523]Kuo Yin-liang

葛寅亮：《金陵梵剎志》，1627年；1976年臺北重印。

[524]Kuribayashi Nobuo.“Ichijō benpō no keisei ni tsuite.”In 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 henshū iinkai，ed.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Mindaishi ronsō.Tokyo：Daian，1962，pp.115—37.

栗林宣夫：《一條鞭法的形成》，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115—137頁。

[525]Kuribayashi Nobuo.Rikōsei no kenkyū.Tokyo：Bunri shoin，1971.

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東京，1971年。

[526]Karoki Kuniyasu“.Ichijō benpō seiritsu no seisanryokuteki kiso.”Mindaishi kenkyu，4（Nov.1976），pp.1—12.

黑木國泰：《一條鞭法實行的生產力基礎》，載《明代史研究》，4（1976年11月），第1—12頁。

[527]Kusano Yasushi.Chūgoku no jinushi keizai-bunshūsei.Tokyo：Kyūko shoin，1985.

草野靖：《中國的地主經濟分種制》，東京，1985年。

[528]Kusano Yasushi.“Minmatsu Shinsho-ki ni okeru denmen no henshitsu-Shōshūfukai o chūshin ni.”Kumamoto daigaku bungakubu ronsō，5（March 1981），pp.24—68.

草野靖：《明末清初時期田面的變化——專論漳州府地區》，載《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5（1981年3月），第24—68頁。

[529]Kuttner，Fritz A.“Prince Chu Tsai-yu's Life and Work.”Ethnomusicology，19.2（1975），pp.163—206.

弗里茨·庫特納：《朱載堉王子的生平與著作》，載《民族音樂》，19：2（1975年），第163—206頁。

[530]Lach，Donald F.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唐納德·拉奇：《歐洲發展時期的亞洲》，芝加哥，1965年。

[531]Lai Chih-te

來知德：《周易集注》，約1598年；收于《四庫全書珍本四集》，11，臺北，無日期。

[532]Lai Hui-min

賴惠敏：《明代南直隸賦役制度的研究》，載《文史叢刊》，63，臺北，1983年。

[533]Lam Yuan-chu.“Memoir on the campaign against Turfan.”Journal of A-sian History，24，No.2（1990），pp.105—60.

劉元珠（音）：《吐魯番戰役》，載《亞洲史雜志》，24：2（1990年），第105—160頁。

[534]Lamb，H.H.Climate，history，and the modernw orld.London：Methuen，1982.

H.H.拉姆：《氣候、歷史和近代世界》，倫敦，1982年。

[535]Lane，Frederic C.Venice and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6.

弗雷德里克·萊恩：《威尼斯和歷史》，巴爾的摩，1966年。

[536]Lang-yün Hai-chu

浪云海珠：《云游草》，1638年。

[537]Langlois，John D.“The code and ad hoc legislation in Ming law，”Asia Major，Third Series，6.2（1993），pp.85—112.

約翰·郎洛瓦：《明法中的律和特別立法》，載《大亞細亞》，第3套，6：2（1993年），第85—112頁。

[538]Langlois，John D.“The Hung-wu reign，1368—1398.”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Ⅰ.Ed.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tchett.Vol.7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07—81.

約翰·郎洛瓦：《洪武之治，1368—1398年》，載《劍橋中國史》，第7卷，紐約，1988年，第107—181頁。

[539]Langlois，John D.“Law，statecraft，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Yüan political thought.”Yüan Thought：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eds.Hok-lam Chan and Wm.Theodore de 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89—153.

約翰·郎洛瓦：《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經世論和〈春秋〉》。載陳學霖、狄百瑞編：《元代思想：蒙古人統治時期中國人的思想和宗教》，紐約，1982年，第89—153頁。

[540]Lao Cheng-wu

勞政武：《論唐明律對官人之優遇》，臺北，1976年。

[541]Lavely，Willianm，James Lee，and Wang Feng.“Chinese demography：the state of the fiel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9，No.4（Nov.1990），pp.807—34.

威廉·拉夫利、李中清、王豐（音）：《中國的人口統計學：該領域的狀況》，載《亞洲研究雜志》，49：4（1990年11月），第807—834頁。

[542]Ledyard，Gari K.“The Korean security crisis of 1598：National security Confucian style.”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before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Seminar on Korea.New York：December，1980.

加里·萊迪亞德：《1598年朝鮮的安全危機》，哥倫比亞大學朝鮮研討會未發表論文，紐約，1980年12月。

[543]Ledyard，Gari K.“Korean travelers in China over four hundred years，1488—1877.”Occasional papers on Korea，Ⅱ（March，1974），pp.1—42.

加里·萊迪亞德：《1488—1877年400年來朝鮮到中國的旅客》，載《朝鮮不定期論文集》，Ⅱ（1974年3月），第1—42頁。

[544]Ledyard，Gari K.“Yin and yang in the ChinaM-anchuria-Korea triangle.”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nbors，10th—14th centuries，ed.Morris Rossab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313—53.

加里·萊迪亞德：《中—滿—朝三角中的陰陽關系》，載莫里斯·羅薩比編：《中央王國及其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10—14世紀》，伯克利，1983年，第313—353頁。

[545]Lee，Ki-baik.A new history of Korea，trans.Edward W.Wagner with Edward J.Shultz.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李基白（音）：《新編朝鮮史》，愛德華·瓦格納等英譯，坎布里奇，1984年。

[546]Leonard，Jane Kate.WeiY 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簡·凱特·倫納德：《魏源和中國對海外世界的再發現》，坎布里奇，1984年。

[547]Leslie，Donald Daniel.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A Short History to 1800.Canberra：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1986.

唐納德·丹尼爾·萊斯利：《1800年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簡史》，堪培拉，1986年。

[548]Leslie，Donald Daniel.Islamic Literature in Chinese，Late Ming and Ealy Ch’ing：Books，Authors and Associates.Canberra：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1981.

唐納德·丹尼爾·萊斯利：《晚明和清初期的中文伊斯蘭文獻：書籍、作者和助手》，堪培拉，1981年。

[549]Leung，Angela Ki Che.“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8，No.1（June 1987），pp.135—66.

安吉拉·梁：《明清中國有組織的醫學：長江下游地區國家及私人的醫療機構》，載《晚期中華帝國》，8：1（1987年6月），第135—166頁。

[550]Levathes，Louise.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1405—33.New York and London：Simon and Schuster，1994.

路易絲·利文西絲：《中國統治海洋之時：龍座的寶藏艦隊，1405—1433年》，紐約、倫敦，1994年。

[551]Li，Chi.The Travel Diaries of Hsü Hsia-k’o.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74.

李祁：《徐霞客游記》，香港，1974年。

[552]Li Chih

李贄：《焚書》，1590年；1961年北京中華書局重印。

李贄：《續焚書》，1611年；1959年北京中華書局重印。

李贄：《藏書》，南京，1599年；1959年北京中華書局重印。

[553]Li Chih-tsao

李之藻：《天學初函》，1628年；1965年臺北重印，6卷。

李之藻：《同文算指》，1613年；收于李之藻編《天學初函》，臺北重印本，第5卷，第2771—3426頁。

[554]Li Chin-hua

李晉華：《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1936年），第55—78頁。

[555]Li Chin-te

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迷》，1635年本；楊正泰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556]Li Chou-wang

李周望：《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收于《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臺北影印本，4卷，1969年。

[557]Li Hsi and Ts’ai Fan

李熙、蔡藩編：《瓊山縣志》，1917年。

[558]Li Hsien

李賢：《大明一統志》，1461年；1965年臺北重印。

[559]Li Ki.ouMemoires sur les bienséanxes et les céremonies，trans.Seraphin J.Couvreur，2 vols.Ho kien fou：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13.

李基（音）：《禮貌和禮儀要義》，瑟拉芬·庫韋爾法譯，2卷，1913年。

[560]Li Kuang-t’ao

李光濤：《朝鮮壬辰倭寇中之平壤戰役與南海戰役》，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1948年），第275—298頁。李光濤：《明人援韓與楊鎬蔚山之役》，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4（1969年），第545—566頁。

[561]Li Lung-ch’ien

李龍潛：《明清經濟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562]LiMa-tou K’un-yü wan-kuo ch’üan t’u.Peking：Society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1936.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北京，1936年。

[563]Li Shih

李實：《北使錄》，15世紀中；收于沈節甫：《紀錄匯編》，臺北，1960年。

[564]Li Shin-chen

李時珍：《本草綱目》，約1593年；再版標點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

[565]Li tai chih kuan piao

《歷代職官表》，1780年欽命編定。北京，乾隆時期宮廷本；收于《國學基本叢書》，8卷，上海，1937年。

[566]Li Tung-yang

李東陽：《大明會典》，1511年；1963年臺北影印。

[567]Li Ung Bing.Outlines of Chinese history，ed.Joseph Whiteside.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1914.

李恩平（音）：《中國史綱》，約瑟夫·懷特賽德編，上海，1914年。

[568]Li Wai-yee.Enchantment and disnchantment：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李懷義（音）：《著迷和清醒：中國文學中的愛與幻想》，普林斯頓，1933年。

[569]Li Yü

李漁：《李漁全集》，15卷，臺北，1970年。

[570]Li Yüan-yang

李元陽：《云南通志》，1576年；1934年昆明重印。

[571]Liang Ch’i-ch’ao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1958年臺北重印；徐中約英譯，坎布里奇，1959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4年；1966年臺北重印。

[572]Liang Chia-mien

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573]Liang Fang-chung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國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1989年。

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6：2（1939年），第267—324頁。

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梁方仲：《明代的戶帖》，載《人文科學學報》，2/1（1943年），收于《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19—228頁。

[574]Liang Fang-chung.The Single-Whip Method of Taxation in China.Trans.Wang Yu-ch’uan〔sic〕（Wang Yuquan）.Harvard University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Special Series.Cambridge，Mass.：Hary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梁方仲：《中國稅制中的一條鞭法》，王毓銓英譯，坎布里奇，1956年。

[575]Liang Sen-t’ai

梁森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林商品》，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Ⅰ，1988年，第28—38頁。

[576]Libbrecht，Ulrich.Chinese Mathe matic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The Shu-shu chiu-cheng of Ch’in Chiu-chao.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3.

烏爾里克·利伯雷克特：《13世紀中國的數學》，坎布里奇，1973年。

[577]Liew，Foon Ming.Tuntian farming of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Mittei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ølkerkunde Ostasiens，Band 97.Hamburg：Gesellschaft füt Natur-und Vølkerkunde Ostasiens，1984.

劉鳳鳴（音）：《明代的屯田》，漢堡，1984年。

[578]Lin Chao-en

林兆恩：《寤言錄》；收于王貞岡編：《林子全集》，1606年本，林找可作序。內閣文庫藏。

[579]Lin Ch’ing-chang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第2版，臺北，1986年。

[580]Lin Hsiang-jui

林祥瑞：《福建永佃權成因的初步考察》，載《中國史研究》，1982/4，第62—74頁。

[581]Lin Jen-ch’uan.“Fukien's Private Sea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I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ed.E.B.Vermeer.Leiden：E.J.Brill，1990，pp.163—215.

林仁川：《16—17世紀福建私人海上貿易》。載E.B.費米爾編：《福建省在17—18世紀的發展和衰落》，萊頓，1990年，第163—215頁。

[582]Lin Jen-ch’uan（Lin Renchuan）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1987年。

[583]Lin K’uei and Li K’ai

林魁、李愷：《龍溪縣志》，1534年。

[584]Lin Li-yüeh

林麗月：《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1978年。

[585]Lin，T.C.“Manchuria in the Ming empire.”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Ⅷ，No.1（April 1935），pp.1—43.

T.C.林：《明帝國的滿洲》，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8：1（1935年4月），第1—43頁。

[586]Lin，T.C.“Manchuria trade and tribute in the Ming dynasty.”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9（1937），pp.855—92.

T.C.林：《明代滿洲的貿易和朝貢》，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9（1937年），第855—892頁。

[587]Lin Yu-nien

林有年編：《安溪縣志》，1552年。

[588]Littrup，Leiff.Subbureaucratic government in China in Ming times：a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stituter for sammenlignende kulturforskning，Serie B：Skrifter 64.Oslo：Universitetsforlaget，1981.

利夫·利特魯普：《明代中國基層官僚政府：16世紀山東省研究》，奧斯陸，1981年。

[589]Litzinger，Charles Albert.“Temple community and village cuitural 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evidence from‘sectarian cases’（chiao-an）in Chihli，1860—95.”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1983.

查爾斯·艾伯特·利津格：《華北寺廟社區和村落文化的融合；取自1860—1895年直隸教案的證據》，加州戴維斯大學論文，1983年。

[590]Liu Chao-min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臺北，1992年。

[591]Liu Chih-wan.Chūgoku Dokyo no matsuri to shinkō，2 vols.Tokyo：Ofūsha，1983.

劉枝萬：《中國道教的祭祀和信仰》，2卷，東京，1983年。

劉枝萬：《道教靈驗記》，摘自《道藏》，326：15：419頁，1445年；1598、1607、1845、1926、1962年重印；1977年臺北重印。

[592]Liu Chih-wei

劉志偉：《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區里甲制中“戶”的衍變》，載《中山大學學報（社）》，1988/3，第64—73頁。

[593]Liu Chih-yuan

劉志遠：《四川洪雅縣明墓出土的銀錠文字》，載《文物參考資料》，69：5（1956年），第45—46頁。

[594]Liu Chün-ts’an

劉君燦：《方以智》，臺北，1988年。

[595]Liu Ch’ung-jih and Wu Hsin-li

劉重日、武新立：《研究封建社會的寶貴資料：明清抄本“租底簿”兩種》，載《文獻》，3（1980年10月），第145—158頁。

[596]Liu Mi

劉謐：《三教平心論》，福建，1637年。

[597]Liu Sen

劉森：《略論明代徽州的土地占有形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2，第37—43頁。

[598]Liu Shih-chi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1987年。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之數量分析》，載《思與言》，16：2（1987年7月），第128—149頁。

[599]Liu Tsui-jung.“The demography of two Chinese clans in Hsiao-shan，Chekiang，1650—1850.”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eds.Susan B.Hanley and Arthur P.Wolf.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3—61.

劉翠溶：《1650—1850年浙江蕭山兩個宗族的人口統計》。載蘇珊·漢利等編：《東亞史中的家庭和人口》，斯坦福，1985年，第13—61頁。

劉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與遷移——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之分析》。載許倬云等編：《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叢刊·論著類》，1，臺北，1983年，第285—316頁。

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1992年。

[600]Liu Ts’un-yan.“The Penetration of Taoism into Ming Neo-Confucianist Elite.”In Seld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us Wind.Leiden E.J.Brill，1976，pp.76—148.

柳存仁：《道教對明代新儒學精英中的滲透》，載《和風堂選集》，萊頓，1976年，第76—148頁。

[601]Liu Ts’un-yan.“Taoist Self-cultivation in Ming Thought.”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ed.William Theodore de 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291—330.

柳存仁：《明代思想中的道教自我修煉》。載狄百瑞編：《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紐約，1970年，第291—330頁。

[602]Liu Tsung-chou

劉宗周：《劉子全書》，1824年；1968年臺北再版。

[603]Liu Wu

劉梧：《惠州府志》，1542年。

[604]Liu Yung-ch’eng

劉永成：《清代前期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初探》，福州，1982年。

劉永成：《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載《中國史研究》，1979/ 2（7月），第23—46頁。

[605]Ljungstedt，Sir Andrew.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Boston，1836.

安德魯·揚斯德特：《葡萄牙人在中國殖民簡史》，波士頓，1836年。

[606]Lo Ch’ang-p’ei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930年），第267—338頁。

[607]Lo Hung-hsien

羅洪先：《念菴文集》，無日期；1974年臺北重印。

[608]Lo，Jung-pang.“Policy 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ed.Charles O.Hucker.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No.2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羅榮邦：《涉及和平和戰爭問題的政策制定和決策》。載賀凱編：《明代中國政府》，紐約、倫敦，1969年，第41—72頁。

[609]Lopez，Robert Sabatino.“China silk in Europe in the Yüan period.”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72（1952），pp.72—76.

羅伯特·薩巴斯蒂諾·洛佩茲：《元朝時歐洲的中國絲綢》，載《美國東方學會雜志》，72（1952年），第72—76頁。

[610]Lopez，Robert S.and Harry A.Miskimin.“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14（1962），pp.408—426.

羅伯特·S.洛佩斯等：《經濟蕭條和復蘇》，載《經濟史評論》，第2套，14（1962年），第408—426頁。

[611]Lopez，Robert，Harry Miskimin，and Abraham Udovitch.“Eanland to E-gypt，1350—1500：Long-term Trends and Long-distance Trade.”In Studies in the ecomi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n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ed.M A.Cook.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93—128.

羅伯特·洛佩斯等《1350—1500年英格蘭至埃及：長期趨勢和長途貿易》，載M.A.柯克編：《從伊斯蘭的崛起至今的中東經濟史研究》，倫敦，1970年，第93—128頁。

[612]Lu Ch’ien

盧前：《八股文小史》，上海，1937年。

[613]Lu Hsi-hsiung

陸錫熊：《婁縣志》，1788年。

[614]Lu Jung

陸容：《菽園雜記》，860卷。第626卷；收于《叢書集成簡編》，2卷本，第1卷，臺北，1965—1966年，第131—132卷。

[615]Lu K’an

路侃：《試論明代文藝理論中的主情說》，載《文學論集》，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65—180頁。

[616]Lü Wei-ch’i

呂維祺編：《四譯館則例》，約1613年；1928年京都重印，2卷。

[617]Luan Ch’eng-hsien

欒成顯：《明代地主制經濟之一考察——兼敘明初的戶帖與黃冊制度》，載《東洋學報》，68：1—2（1987年），第35—70頁。

欒成顯：《關于朱元璋攢造的龍鳳時期魚鱗冊》，鶴見尚弘日譯，載《東洋學報》，70：1—2（1989年1月），第25—48頁。

[618]Luk，Bernard Hung-kay.“A serious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learned conversation at Foochow in 1627.”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eds.Charles E.Ronan and Bonnie B.C.Oh.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ass，1988，pp.173—206.

陸鴻基（音）：《生死大事；1627年福州的一次學術交談》。載查爾斯·羅南編：《東西方相遇：1582—1773年，在中國的耶穌會士》，芝加哥，1988年，第173—206頁。

[619]Luk，Bernard Hung-kay.“A study of Guilio Aleni's Chih-fang wai ch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40，No.1（1977），pp.58—84.

陸鴻基（音）：《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研究》，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報》，40：1（1977年），第58—84頁。

[620]Lnudback，Knud.“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China Mission Studies Bulletin，1（1979），pp.1—11.

克努德·倫德貝克：《儒家經典譯介歐洲的第一部譯本》，載《中國傳教研究》，1（1979年），第1—11頁。

[621]Lung Wen-pin

龍文彬編：《明會要》，1887年；1956年北京重印，2卷；1963年臺北重印。

[622]Lynch，John.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2 Spain and America 1598—1700.2nd ed.Oxford：Basil Blackwell，1981.

約翰·林奇：《哈布斯堡王室統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1598—1700年的西班牙和美洲》，第2版，牛津，1981年。

[623]Lyon，Eugene.“Track of the Manila Galleons.”National Geographic，178，No.3（September 1990），pp.3—37.

尤金·萊昂：《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載《國家地理》，178：3（1990年9月），第3—37頁。

[624]Ma Huan

馬歡：《瀛涯勝覽校注》，馮承鈞編，上海，1938年。

[625]MacCormack，Geoffrey.“The T’ang and Ming law of homicide.”Revue interna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35（1988），pp.27—78.

杰弗里·麥科馬克：《唐明法中的殺人》，載《國際古代法雜志》，35（1988年），第27—78頁。

[626]MacCormack，Geoffrey.Traditional Chinese penal law.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0.

杰弗里·麥科馬克：《傳統中國的刑法》，愛丁堡，1990年。

[627]Macintosh，Duncan.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2nd ed.London：Bamboo，1986.

鄧肯·麥金托什：《中國的青花瓷》，第2版，倫敦，1986年。

[628]Mair，Victor.“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s of the Sacred Edict.”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s.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 and Evelyn S.Rawsk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325—59.

維克托·梅爾：《在 〈圣訓〉的撰著推廣中的語言與意識形態》。載戴維·約翰遜等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大眾文化》，伯克利，1985年，第325—359頁。

[629]Maitra，K.M.，trans.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datut Tawarikh of Hefiz Abru.New intro.L.Carrington Goodrich.New York：Paragon，1934；rpt.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 ion，1970.

K.M.梅特拉譯：《一個到中國的波斯使者》，富路特作導言，紐約，1934年；1970年紐約再版。

[630]Makino Tatsumi.“Chūgoku ni okeru sōzoku no sonraku bunpu ni kansuru tōkeiteki ichi shiryō-Sengenkyōshi ni tsuite.”Kazoku to sonraku，2（March 1942）；rpt.in his Makino Tatsumi chosakushū dai-san-kan.Kinsei Chūgoku sōzoku kenkyū.Tokyo：Ochanomizu shobō，1980，pp.171—289.

牧野巽：《有關中國宗族的村落分布的統計資料——剡源鄉志》，載《家族與村落》，2（1942年3月）；收于《牧野巽著作集，3，近代中國宗族研究》，東京，1980年，第171—289頁。

[631]Makino Tatsumi.“Chūgoku no ijū densetsu-toku ni sono sosen dōkyō densetsu o chūshin to shite.”In his Makino Tatsumi chosakusbu-dai-gokan.Chūgoku no ijū densetsu/Kanton genjū minzoku kō.Tokyo：Ochanomizu shobō，1985，pp.1—163.

牧野巽：《中國的移居傳說——專論祖先同鄉的傳說》，收于《牧野巽著作集（5）：中國移民傳說廣東原住民族考》，東京，1985年，第1—163頁。

[632]Makino Tatsumi.“Minritsu ni okeru shinzoku han’i no kakudai.”Chūgoku kazoku kenkyū（Original title：Shina kazoku kenkyū）.Tokyo，1994；rpt.in Ichiko Chūzō，Naito Kanj i and Nakano Takashi，eds.Makino Tatsumi chosaku shu，7 vols.Tokyo：Ochanomizu shobō，1970，Vol.2，pp.83—106.

牧野巽：《明律中親屬范圍的擴大》，載《中國家族研究》，東京，1994年；收于市古宙三等編：《牧野巽著作集》，7卷，東京，1970年，第2卷，第83—106頁。

[633]M akita Tairyō Minshū no Bukkyō：Sō Kara gendai made.Ajia Bukkuyōshi Chūgokuhen，2.Tokyo：Kōsei Shuppansha，1973—76，pp.91—120.

牧田諦亮：《民眾的佛教：從宋到近代亞洲佛教史.中國編2，庶民的佛教》，東京，1973—1976年，第91—120頁。

[634]Makita Tairyō，ed.Sakugen nyū minki no kenkyū，2 vols，Kyoto：Hōzōkan，1955.

牧田諦亮編：《策彥入明記研究》，2卷，京都，1955年。

[635]Mano Senryū.Mindai bunkashi kenkyū.Kyoto：Dōhōsha，1979.

間野潛龍：《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年。

[636]Marks，Robert.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

羅伯特·馬克斯：《華南的農村革命：農民和在海豐縣創造的歷史，1570—1930年》，麥迪遜，1984年。

[637]Marmé，Michael.“Heaven on Earth：The rise of Suzhou，1127—1550.”In Cities of J 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Linda Cooke Johns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p.17—45.

邁克爾·馬梅：《人間天堂：1127—1550年蘇州的興起》，載《晚期中華帝國的江南城市》，琳達·柯克·約翰遜編，奧爾巴尼，1993年，第17—45頁。

[638]Masatoshi，Tanaka.“Rural handicraft in Jiangn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eds.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Tokyo：Tokyo University Press，1984.esp.pp.79—100.

田中正俊：《16和17世紀的江南農村手工業》。載琳達·格羅夫等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79—100頁。

[639]Maspéro，Georges.Le royaume de Champa.Libraire National d’Art er d’Histoire.Paris：Van Oest，1928.

馬伯樂：《占婆王朝》，巴黎，1928年。

[640]Massey，Thomas P.“Chu Yüan-chang and the Hul-an case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Dis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3.Ann Arbor：UMI，1983.

托馬斯·梅西：《明初朱元璋和胡藍案件》，密歇根大學論文，安阿伯，1983年。

[641]Massing，Jean Michel.“The quest for the exotic：Albrecht Dürer in the Netherlands.”In Circa 1492：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ed.Jay A.Levenson.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15—19.

瓊·米歇爾·馬辛：《追求舶來品》，載《1492年前后：探險時代的藝術》，杰伊·利文森編，紐黑文、倫敦，1991年，第115—119頁。

[642]Matsuda Yoshirō.“Minmatsu Shinsho Kanton Shukō deruta no saden kaihatsu to kyōshin shihai no keisei katei.”Shakai keizai shigaku，46，No.6（March 1981），pp.55—81.

松田吉郎：《明末清初廣東珠江三角洲沙田開發和鄉紳控制的形成過程》，載《社會經濟史學》，46：6（1981年3月），第55—81頁。

[643]Matsumoto Yoshimi.Chūgoku sonraku seido no shiteki kenkyū.Tokyo：Iwanami shoten，1977.

松本善海：《中國村落制度史研究》，東京，1977年。

[644]Matsumoto Yoshimi.“Mindi.”In Wada Sei，ed.Chūgoku chihō jichi hattatsushi.Tokyo：Kyūko shoin，1939，pp.84—127.

松本善海：《明代》。載和田清編：《中國地方自治發展史》，東京，1939年，第84—127頁。

[645]McDermott，Joseph P.“Bondservants in the T’ai-hu Basin during the late Ming：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i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0，No.4（Aug.1981），pp.675—701.

約瑟夫·麥克德莫特：《晚明太湖流域的奴仆：錯誤身份認定的案例》，載《亞洲研究雜志》，40：4（1981年8月），第675—701頁。

[646]McNeill，William H.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nicago Press，1982.

威廉·麥克尼爾：《追逐權力》，芝加哥，1982年。

[647]Medley，Margaret.“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at Jingdezhe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 The porcelains of J ingdezhen，ed.Rosemary Soctt.London：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1993，pp.69—82.

瑪格麗特·梅德利：《16世紀景德鎮的組織和生產》，載《景德鎮瓷器》，羅斯瑪里·斯科特編，倫敦，1993年，第69—82頁。

[648]Meilink-Roelofsz，M.A.P.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and about 1630.The Hague：M.Nijhoff，1962.

M.A.P.邁林克—羅洛夫斯：《1500年至約1630年期間亞洲貿易及歐洲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影響》，海牙，1962年。

[649]Melikhov，G.V.“Politika minskoi imperii v otnoshenii Chzhurchzhenei（1402—1413）.”Kitai i sosedi，ed.S.L.Tikhvinski.Moscow：Nauka，1970，pp.251—74.

G.V.梅利科夫：《明代帝國與女真人的政治關系，1402—1413年》。載S.L.齊赫文斯基編：《中國及鄰邦》，莫斯科，1970年，第251—274頁。

[650]Mendes da Luz，Francisco Paulo.O Conselbo da India：Contributo ao Estudo da Historia da Administracao e do Comercio do Ultramar Portugues nos Principios do Seculo ⅩⅦ .Lisbon：Agencia Geral do Ultramar，1952.

孟代斯·達魯茲，弗朗西斯科·保羅《十七世紀初葡萄牙海外經營與貿易的歷史研究》。里斯本，1952年。

[651]Meng Chün

孟俊：《光州志》，1660年。

[652]Meng Sen

孟森：《崇禎存實疏鈔》，1633年；1934年北京重印。

孟森：《明代史》，臺北，1957年。

孟森等：《明代邊防》；收于包遵彭編：《明史論叢》，10卷，臺北，1968年，第6卷。

[653]Meskill，John.Academies in Ming China：An historical essay.Monographs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No.39.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2.

約翰·梅斯基爾：《明代中國的書院》，塔克森，1982年。

[654]Meskill，John，trans.Ch’oe P’u's Diary：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5.

約翰·梅斯基爾譯：《崔溥日記：渡海漂流記》，塔克森，1965年。

[655]Metzger，Thomas，et al.“Ching-shih thought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s.”In Chin-shih Chung-kuo Chingshih ssu-hsiang yen—t’ao hui lun-wen chi，ed.Chung-yang yen-chiu yüan chin-tai shih yne-chui so.Taipei：Chung-yang yenchiu yüan，1984，pp.21—35.

托馬斯·梅茨格：《晚明清初經世思想與社會變遷》。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84年，第21—35頁。

[656]Metzger，Thomas A.“O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a：the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of the economy from the polity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times.”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Taiwan，Republic of China，August 26—29，1977，eds.Hou Chi-ming and Tzong-shian Yu.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1977，pp.3—21.

托馬斯·梅茨格：《論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史根源：明末清初時期政體經濟分化的日益加劇》，載《近代中國經濟史會議紀要》，侯繼明等編，1977年，第3—21頁。

[657]Metzger，Thomas.“Was neo-Confucianism‘tangential’to the elite culture of late imperial China？”American Asian Revivw，4，No.1（1986），pp.1—33.

托馬斯·梅茨格：《理學與晚期中華帝國的精英文化“不相干”嗎？》，載《美國亞洲評論》，4：1（1986年），第1—33頁。

[658]Miao Chüan-chi

繆全吉：《明代胥吏》，臺北，1969年。

[659]Miao Chüan-sun

繆荃孫編：《順天府志》，1886年；198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印。

[660]Michibata Ryōshū.Chūgoku Bukkyōshi.Kyoto：Hōzōkan，1958.

道瑞良秀：《中國佛教史》，京都，法藏館，1958年。

[661]Mills，J.V.G.，trans.and ed.Ma Huan，Ying-yai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143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J.V.G.米爾斯編譯：《馬歡的〈瀛涯勝覽〉，1433年》，劍橋，1970年。

[662]Mindai Man-Mō shiryō：Richō jitsuroku shō.18 vols.Tokyo：Tōkyō Daigaku Bungakubu，19 54—59.

《明代滿蒙史料李朝實錄抄》，18卷，東京，1954—1959年。

[663]Mindaishi kenkyū iinkai.Mindai keiseibun bunrui mokuroku.Tokyo：Tōyō bunko，1986.

明代史研究委員會：《明代經世文類目錄》，東京，1986年。

[664]Ming-chi Ho-lan-jen chin-chu P’eng-hu ts’an-tang

《明季荷蘭人占據澎湖殘檔》，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社編：《臺灣文獻叢刊》，154，臺北，1962年。

[665]Ming shih-lu

《明實錄》，1418年至17世紀中，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抄本，133卷，臺北，1961—1966年。

[666]Ming tai Teng-k’o-lu hui-pien

《明代登科錄匯編》，載屈萬里編：《明代史籍匯刊》，臺北，1969年。

[667]Ming T’ai-tsu

明太祖：《皇明制書》，張鹵編，1579年；1966—1967年東京重印。

明太祖：《皇明祖訓》，1395年；收于《明朝開國文獻》，載吳相湘編：《中國史學叢書》，34，3卷，臺北，1966年。

明太祖：《皇明祖訓》，1373年；收于張鹵編：《皇明制書》，1579年；收于《明朝開國文獻》，4卷，臺北，1966年，第3卷。

明太祖：《皇明祖訓錄》，1395年；收于4卷本《明朝開國文獻》，第3卷，臺北，1966年。

明太祖：《明朝開國文獻》，收于吳相湘編：《中國史學叢書》，34，4卷本，臺北，1966年。

明太祖：《御制文集》，1627年；收于葛寅亮編：《金陵梵剎志》，南京，1627年；1936年南京影印。

明太祖：《御制文集》，無日期；收于吳相湘編：《中國史學叢書》，22，臺北，1965年。

[668]Mio，Kishimoto.“The Kangxi depression and Early Qing local markets.”Modern China，10，No.2（1984），pp.227—56.

岸本美緒：《江西蕭條和清初期的地方市場》，載《近代中國》，10：2（1984年），第227—256頁。

[669]Mish，J.L.“Creating an image of Europe for China：Aleni's Hsi-fang tawen.”Monumenta Serica，23（1984），pp.1—87.

J.L.米什：《為中國提供一個歐洲形象：艾儒略的“西方答問”》，載《華裔學志》，23（1984年），第1—87頁。

[670]Miskimin，Harry A.Cash，credit and crisis in Europe.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89.

哈里·米斯基明：《歐洲的現金、信用和危機》，倫敦，1989年。

[671]Miskimin，Harry A.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1300—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哈里·米斯基明：《1300—1450年，早期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經濟》，劍橋，1975年。

[672]Miyazaki，Ichisada.China's examination hell：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trans.Conrad Schirokauer.New York and Tokyo：Weatherhill，1976.

宮崎市定：《中國的考試獄：中華帝國的文官考試》，康拉德·希洛考爾英譯，紐約、東京，1976年。

[673]Miyazaki Ichisada“.Min-Shin Jidai no Sōshū no keikōgyō hattatsu.”In his Ajia shi kenkyū，Vol.4.Kyoto：Tōyōshi Kenkyū kai，1964，pp.306—20.

宮崎市定：《明清時代蘇州輕工業的發達》，載其《亞洲史研究》，第4卷，京都，1964年，第306—320頁。

[674]Miyazaki Ichisada.Mindai So-Shō chihō no shidaifu to minshū.”Shirin，37，No.3（June 1953），pp.1—33.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載《史林》，37：3（1953年6月），第1—33頁。

[675]Miyazaki Ichisada.“Sōdai igo no tochi shoyū keitai.”Tōyōshi kenkyū，12，No.2（Dec.1952），pp.1—34.

宮崎市定：《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式》，載《東洋史研究》，12：2（1952年12月），第1—34頁。

[676]Mizoguchi Yuzō.“Iwayuru Tōrinha jinshi no shisō-zenkindaiki ni okeru Chūgoku shisō no tenkai.”Tōyō bunka kenkyūjo kiyō，75（March 1978），pp.111—341.

溝口雄三：《東林黨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時期中國思想的發展》，載《東洋學文化研究所紀要》），75（1978年3月），第111—341頁。

[677]Mo Tan

莫旦：《吳江志》，1488年。

[678]Momose Hiromu.“Mindai no ginsan to gaikoku gin ni tsuite.”Seikyū gakusō，19（1935），pp.90—147.

百瀨弘：《明代產的白銀和外國銀》，載《青丘學叢》，19（1935年），第90—147頁。

[679]Montalto de Jesus，C.A.Historic Macao.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02.

C.A.蒙塔爾托：《澳門史》，上海，1902年。

[680]Morga，Antonio de.Sucse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ed.and trans.J.S.Cummins.Hakluyt Society，Second Series，No.140.London：Universiyt Press，1971.

安東尼奧·德·莫爾加：《菲律賓大事紀》，J.S.卡明斯編譯，倫敦，1971年。

[681]Morgan，David.The Mongols.Oxford and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6.

戴維·摩根：《蒙古人》，牛津、紐約，1986年。

[682]Mori Masac.“Chūgoku zenkindaishi kenkyū ni okeru chiiki shakai no shiten-Chūgokushi jinpojiumu“Chiiki shakai no shiten-chiiki shakai to rida’kichō hōkoku.”Nagoya daigaku bungakubu kenkyū ronshū，83.Shigaku，28（March 1982），pp.201—23.

森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中地域社會的觀點——中國史研討會“地域社會的觀點——地域社會和區域”基本報告》，載《史學》，28（1982年3月），第201—223頁。

[683]Mori Masao.“Iwayuru‘kyōshinteki tochi shoyū’ron o megutte-daikai yohi hōkoku ni kaete.”— Rekishi hyōron，304（Aug.1975），pp.11—16.

森正夫：《鄉紳的土地所有論——代大會預備報告》，載《歷史評論》，304（1975年8月），第11—16頁。

[684]Mori Masao.“Jūgo seiki zenpan Soshūfu ni okeki yōeki rōdōaei no kaikaku.”Nagoya daigaku bungakubu kenkyū ronshū，41.shigaku，14：Nakamura Eikō kyōju taikan kinen，（March 1966），pp.105—24.

森正夫：《十五世紀前半期蘇州府徭役勞動制的改革》，載《史學》，14：中村榮考教授迭官紀念（1966年3月），第105—124頁。

[685]Mori Masao.“Jūgo seiki zenpan Taiko shūhen chitai ni okeru kokka to nōmin.”Nagoya daigaku bungakubu kenkyū ronshū，38.Shigaku，13（March 1965），pp.51—126.

森正夫：《十五世紀前半期太湖周邊地帶的國家和農民》，載《史學》，13（1965年3月），第51—126頁。

[686]Mori Masao.“Jūroku seiki Taiko shūhen chitai ni okeru kanden seido no kaikaku.”Tōyōshi kenkyū，21，No.4（March 1963），pp.58—92；22，No.1（July 1963），pp.67—87.

森正夫：《十五世紀前半期太湖周邊地帶官田制度的改革》，載《東洋史研究》，21：4（1963年3月），第58—92頁；22：1（1963年7月），第67—87頁。

[687]Mori Masao.Mindai Kōnan tochi seido no kenkyū.Tōyōshi kenkyū sōkan，42.Kyoto：Dōhōsha，1988.

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的研究》，東洋史研究叢刊，42，京都，1988年。

[688]Mori Masao.“Mindai no kyōshin-shitaifu to chiiki shakai to no kanren ni tsuite no oboegaki.”Nagoya daiaku bungkubu kenkyū ronsō.shigaku，26（March 1980），pp.1—11.Trans.as“The gentry in the Ming：an outlin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ih-ta-fu and local society.”Acta Asiatica，38（1980），pp.31—53.

森正夫：《明代的鄉紳士大夫與地域社會關系概論》，載《史學》，26（1980年3月），第1—11頁；英譯文載《亞洲學報》，38（1980年），第31—53頁。

[689]Mori Masao.“Minmatsa no shakai kankei ni okeru chitsujo no hendō ni tsuite.”Nagoya daigaku bungakubu sanjisshūnen kinen ronshū.Nagoya：Nagoya daigaku bungakubu，1979，pp.135—59.

森正夫：《明末的社會關系和秩序的變動》，載《名古屋大學文學部三十周年》，名古屋，1979年，第135—159頁。

[690]Mori Masao.“Min-Shin jidai no tochi seido.”In HigashiAjia sekai no tenkai Ⅱ.Iwanami kōza Sekai rekishi，12：Chū sei 6.Tokyo：Iwanami shoten，1971，pp.229—74.

森正夫：《明清時代的土地制度》，載《東亞世界的發展》Ⅱ，巖波世界歷史講座，12：中世6，東京，1971年，第229—274頁。

[691]Mori Masao.“Nihon no Min-Shin jidai shi kenkyū ni okeru kyōshinron ni tsuite.”Rekishi h yōron，308（Dec.1975），pp.40—60；312（April 1976），pp.74—84；314（June 1976），pp.113—280.

森正夫：《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鄉紳論》，載《歷史評論》，308（1975年12月），第40—60頁；312（1976年4月），第74—84頁；314（1976年6月），第113—280頁。

[692]Morineau，Michel.“D’Amsterdam à Séville：de quelle réalité I’histoire des prix estelle le miroir？”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23，No.Ⅰ（Janv.F-év.1968），pp.178—205.Morineau，Michel.Incroyables gazettes et fabuleuxmétauxl-es retours des trésors américains d’après les gazettes bollandaises（ⅩⅥe-ⅩⅦIe siècles）.Studies in modern capitali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and É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derne.Paris：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I’homme，1985.

米歇爾·莫里諾：《從阿姆斯特丹到塞爾維亞：歷史如何成為反映真實的一面鏡子？》。載《經濟·社會·文化年鑒》，1968年1—2月，23（1），第178—205頁。

米歇爾·莫里諾：《非凡的故事和奇異的金屬——繼荷蘭人故事之后美洲財富的回報》，載《近代資本主義研究》，劍橋，1985年。還有《近代資本主義研究》法文版。巴黎，1985年。

[693]Morison，Samuel Eliot.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92.

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海洋上的將領：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一生》，波士頓，1992年。

[694]Morita Akira.“Mindai Kōnan no suiri to jinōkan.”Fukuoka daigaku kenkyūjo hō，14（1971）；rpt.in his Shindai suirishi kenkyū.Tokyo：Aki shobō，1974，pp.417—49.

森田明：《明代江南的水利和治農官》，載《福岡大學研究所報》，14（1971年）；收于其《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1974年，第417—449頁。

[695]Morita Akira.“Minmatsu ni okeru tōchōsei no henkaku.”Tōhōgaku，（1963）；rpt.in his Shindai suirishi kenkyū.Tokyo：Aki shobō，1974，pp.450—71.

森田明：《明末塘長制的變革》，載《東方學》（1963年）；收于其《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1974年，第450—471頁。

[696]Morita Akir“a.MinS-hin jidai no suiri dantai-sono kyōdōtaiteki seikaku m tsuite.”Rekishi kyōku，13，No.9（Sept.1965），pp.32—37.

森田明：《明清時代的水利團體——論其共同體的性質》，載《歷史教育》，13：9（1965年9月），第32—37頁。

[697]Moses，Larry W.The political role of Mongol Buddhi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ltaic Series，No.133，1977.

拉里·摩西：《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布盧明頓，1977年。

[698]Mote，Frederick W.“The Ch’eng-hua and Hung-chih Reigns.1465—1505.”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eds.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C.Twitchet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43—402.

牟復禮：《成化和弘治統治時期，1465—1505年》，載《劍橋中國史》，第7卷，牟復禮、崔瑞德編，紐約，1988年，第343—402頁。

[699]Mote，Frederick W.“China in the age of Columbus.”In Circa 1492：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ed.Jay A.Levenson.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37—50.

牟復禮：《哥倫布時代的中國》，載《1492年前后：探險時代的藝術》，杰伊·利文森編，紐黑文、倫敦，1991年，第337—350頁。

[700]More，Frederick W.“China's Past in the Study of China Tod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2（1972），pp.107—20.

牟復禮：《當代中國研究中的中國歷史》，載《亞洲研究雜志》，32（1972年），第107—120頁。

[701]Mote，Frederick W.“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iense stremus，8（1961），pp.1—41.

牟復禮：《中國專制主義的成長》，載《遠東》，8（1961年），第1—41頁。

[702]Mote，Frederick W.“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Rice University Studies，29，No.4（Fall 1973），pp.35—65.

牟復禮：《最近一千年的中國城市史：蘇州的形態和時空概念》，載《賴斯大學研究》，29：4（1973年秋），第35—65頁。

[703]Mote，Frederick W.The Poet Kao Ch’i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牟復禮：《詩人高啟》，普林斯頓，1962年。

[704]Mote，Frederick W.“The rise of the Ming Dynasty，1330—1367.”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eds.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C.Twitchet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57.

牟復禮：《明王朝的興起，1330—1367年》，載《劍橋中國史》第7卷，牟復禮、崔瑞德編，紐約，1988年，第11—57頁。

[705]Mote，Frederick W.“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01—53.

牟復禮：《1350—1400年南京的改變》。載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第101—153頁。

[706]Mote，Frederick W.“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Chinese ways in warfare，eds.Frank A.Kierman，Jr.and John K.Fairbank.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43—72.

牟復禮：《1449年的土木之變》。載F.A.基爾曼等編：《中國的用兵之道》，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頁。

[707]Mote，Frederick W.“Yüan and Ming.”In Food in Chinese culture：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ed.K.C.Chang.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93—257.

牟復禮：《元明食物史》。載張光直編：《中國文化中食物的人類學和歷史學剖析》，紐黑文、倫敦，1977年，第193—257頁。

[708]Mote，Frederick W.and Denis C.Twitchett，eds.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1368—1644》，即《劍橋中國史》，第7卷，劍橋，1988年。

[709]Mou Tsung-san.“The immediate successor of Wang Yang-ming：Wang Lung-hsi and his theory of ssu-wu.”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3（1973），pp.103—20.

牟宗三：《王陽明的直接傳人：王龍溪和他的四無論》，載《東西方哲學》，23（1973年），第103—120頁。

牟宗三：《王學的分化與發展》，載《新亞書院學書年刊》，14（1972年），第89—131頁。

[710]Mowry，Hua-yuan Li.Chinese love stories from Ch’ing-shih.Hamden，Conn.：Archon，1983.

李華元（音）：《〈情史〉中的中國愛情故事》，哈姆登，1983年。

[711]Mu T’ien-yen

慕天顏：《請開海禁疏》。載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臺北，26/ 14b，第964—967頁。

[712]Mudge，Jean McClur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New York：Clarkson N.Potter，1986.

瓊·麥克盧爾·馬奇：《北美的中國出口瓷器》，紐約，1986年。

[713]Muramatsu Yūji.Kindai kōnan no sosan-Chūgoku jinushi seido no kenkyū.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1970.

村松裕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東京，1970年。

[714]Myers，Ramon H.“Cotton textile handicraf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2，No.18（1965），pp.614—32.

拉蒙·邁爾斯：《近代中國棉織手工業和棉織工業的發展》，載《經濟史評論》，第2套，18（1965年），第614—632頁。

[715]Myers，Ramon H.“Some issues on economic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s：A review article.”Ch’ing-shih wen-ti，3，No.2（Dec.1974），pp.77—93.

拉蒙·邁爾斯：《明清時期經濟組織的若干問題》，載《清史問題》，3：2（1974年12月），第77—93頁。

[716]Nachod，Oskar.Die Beziehungen der Niederl！？ndischen Ostindischen Kompagnie zu Japan i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Leipzig：Hiersemann，1897.

奧斯卡·納霍特：《17世紀荷屬東印度公司與日本的關系》，萊比錫，1897年。

[717]Naitō Kenkichi.“Dai Min ryō kaisetsu.”Tōyōshi kenkyū，2，No.5（1937）；rpt.in Naitō Kenkichi，ed.Chūgoku hōseishi kōshō.Osaka shiritsu daigaku hōgaku sōshō，21.Tokyo：Yuhikaku，1963，pp.90—116.

內藤乾吉：《大明令解說》，載《東洋史研究》，2：5（1937年）；收于內藤編：《中國法制史考證》，大阪市立大學叢書，21，1963年，第90—116頁。

[718]Nakamura Jihei.“Chūgoku Shūrakushi kenkyū no kaiten to tenbo toku ni sonrakushi o chūshin to shite.”In Chugoku shurakushi no kenkyu-shūhen sho chiiki to sono hikaku o fukumete Tōdaishi kenkyukai hōkoku.3，ed.Tōdaishi kenkyūkai〔Tokyo〕：Chūō daigaku bungakubu Tōyōshigaku kenkyūshitsu，1980，pp.5—22.

中村治兵衛：《中國集落史研究的回顧和展望——專論村落史》，載《中國集落史研究——與周邊諸地區的比較》，唐代史研究會編《唐代史研究會報告》，3，東京，1980年，第5—22頁。

[719]Nam Ch’ǒn-u.“Kwisǒn kujo e taehan chaegǒmt-’o”.Yǒksa hakpo.The Korean Hishtorical Review，LⅩⅪ（Spetember 1976），pp.131—78.

南天祐：《龜船構造的再討論》，載《歷史學報》（韓國歷史評論），71（1976年9月），第131—178頁。

[720]Nam Su-mun.Koryo-sa chǒryo.Chōsen Shiryō Sōkan，No.1.Keijō〔Seoul〕：Chōsen Sōtokufu，1932.

南秀文：《高麗史節要》，載《朝鮮史料叢書》，1，漢城，1932年。

[721]Needham，Joseph，et al.，eds.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13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86.

李約瑟：《中國科技史》，13卷，劍橋，1955—1986年。

[722]Nef，John U.“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1450—1618.”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9，No.4（August 1941），pp.575—91.

約翰·內夫：《1450—1618年中歐銀的生產》，載《政治經濟雜志》，49：4（1941年8月），第575—591頁。

[723]Nelson，M.Frederick.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Bati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46.

M.弗雷德里克·納爾遜：《東亞的朝鮮和舊秩序》，巴吞魯日，1946年。

[724]Ng Chin-keong〔Wu Chen-ch’iang〕.“A study on the peasant society of South Fukien，1506—1644.”Nan-yang ta-hsüeh hsüeh-pao（jen-wen k’ohsüeh），6（1972），pp.198—213.

吳震強：《福建南部的小農社會研究，1506—1644年》，載《南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6（1972年），第189—213頁。

[725]Ng Chin-keong.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1683—1735.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3.

吳震強：《貿易和社會：中國沿海的廈門網絡，1683—1735年》，新加坡，1983年。

[726]Ngô Si LiênT.a Yüeh shih-chi ch’üan-shu（Dai Viêt su k’y toan thu），ed.Ch’en Ching-ho.Tokyo：University of Tokyo，1984.

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陳荊和編，東京，1984年。

[727]Niida NoboruC.hūgoku hōseishi.Expanded ed.Tokyo：Iwanami，1963.

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增訂本，東京，1963年。

[728]Niida Noboru.“Gen-Min jidai no mura no kiyaku to kosaku shōsho nado（Ⅰ）-nichiyō hyakka zensho no tagui nijisshū no naka kara.”Tōyō bunka kenkyūjō kiyō，8（1956），rpt.in his（Zōtei）Chūgoku hōseishi kenkyū：Dorei nōdo hō/Kazoku sonraku hō.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sha，1981（Ist ed.1962），pp.743—89.

仁井田陞：《元明時代的村規和小作證書（一）——日用百科全書類二十種》，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8（1956年），收于其《（增定）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1981年（第1版，1962年），第743—789頁。

[729]Niida Noboru“.Gen-Min jidai no mura no kiyaku to kosaku shōsho nado（3）-toku ni Gentai teikan‘Shinben ji bun rui yō kei satsu sei sen’ni tsuite.”In his（Zōtei）Chūgoku hōseishi kenkyū：Hō to kanshū/Hō to dōtoku.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1981，pp.671—93.

仁井田陞：《元明時代的村規和小作證書（三）——元泰定本 〈新編事文類要啟剎青錢〉》，收于其《（增定）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1981年，第671—693頁。

[730]Niida Noboru“.Gen-Min jidai no mura no kiyaku to kosaku shōsho m tsuitearata ni chōsa shita nichiyō hyakka zenshho no tagui nijisshū ni yotte.”In his（Zōtei）Chūgoiku hōseishi kenyū：Dorei nōdohō/Kazoku sonrakuhō.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 sha，1981，pp.790—829.

仁井田陞：《元明時代的村規和小作證書——再調查日用全書二十余種》，收于其《（增定）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1981年，第709—829頁。

[731]Niida Noboru.“Min-Shin jidai no ichiden ryōshu shūkan to sono seiritsu.”Hōgakkai zasshi，64，No.3（1946），64，No.4（1946）；rpt.in his（Zōtei）Chūgoku hōseihi kenkyū：Chūgoku hōseishi kenyū：Tochibō/Torihikihō.1960；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sha，1981，pp.164—215.

仁井田陞：《明清時代一田兩主習慣的產生》，載《法學會雜志》，64：3（1946年）；64：4（1946年）；收于其《（增定）中國法制史研究》，1960年，東京，1981年，第164—215頁。

[732]Nimick，Thomas G.“The county，the magistrate，and the yamen in late Ming China.”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93.

托馬斯·尼米克：《晚明的縣、知縣和衙門》，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93年。

[733]Nishij ima Sadao.“Chūgoku shoki mengyō no keisei to sono kōzō.”Tōagaku（Orientalica）2，1949；rpt.in his Chūgoku keizaishi kenkyū.Tokyo：Tōkyō daigaku，1965，pp.805—72.Trans.as“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cotton industry.”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rans.and eds.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pp.17—78.

西島定生：《中國早期棉業的形成及其構造》，載《東亞學》，2，1949年；收于他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1965年，第805—872頁。英譯文收于格羅夫等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17—78頁。

[734]Nishimura Genshō.“Chō Kyosei no tochi jōryō-zentaizō to rekishiteki igi haaku no tame ni.”Tōyōshi kenkyū，30，No.1（March 1971），pp.33—61；30，Nos.2—3（Dec.1 971），pp.214—41.

西村元照：《張居正的土地丈量——全面了解其歷史意義》，載《東洋史研究》，30：1（1971年3月），第33—61頁；30：2—3（1971年12月），第214—241頁。

[735]Nishimura Genshō.“Min kōki no jōryō ni tsuite.”Shirin，54，No.5（Sept.1971），pp.1—52.

西村元照：《明后期的土地丈量》，載《史林》，54：5（1971年9月）。第1—52頁。

[736]Nishimura Genshō.“Shinsho no hōran-shichō taisei no kakuritsu，kaikin'srta ukeoi chōzeisei e.”Tōyōshi kenk yū，35/3（Dec.1976），pp.114—74.

西村元照：《清初的包攬》，載《東洋史研究》，35：3（1976年12月），第114—174頁。

[737]Nivison，David.“Protset against convention and conventions of protest.”The Con fu-cian persuasion，ed.Arthur F.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177—201.

戴維·尼維森：《對習俗的抗議和抗議的習俗》；收于芮沃壽編：《儒家信仰》，斯坦福，1960年，第177—201頁。

[738]Noguchi Tetsurō.“Mindai chūki no Bukkyōkai.”In Tōyō shigaku ronshū，7（1963），pp.189—232.

野口鐵郎：《明代中期的佛教界》，載《東洋史學論集》，7（1963年），第189—232頁。

[739]O Kǔm-sǒng.Chungguk kǔnse sahoe kyǒnguesa yǒn’gu-Myǒng-dae sinsach’ǔngǔi hyǒngsǒng kwa sahoe kyǒngjejǒk yǒkhal.Sǒultae tongyang sahak yǒn’guch’ongsǒ 3.Seoul：Ilchogak，1986.Trans.as Mindai shakai keizjishi kenkyūshinshisō no keisei to sono shakai keizaiteki yakuwari，trans.Watari Masahiro.Tokyo：Kyūko shoin，1990.

吳金成：《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研究——明清紳士層的形成對社會經濟的作用》，大東洋史學研究叢書，3，漢城，1986年；渡昌弘日譯：《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紳士層的形成對社會經濟的作用》，東京，1990年。

[740]O Kǔm-sǒng.“Ilbon e issǒsǒ ǔi Chungguk Myǒng-ch’ǒng sidae sinsach’ung yǒn’gu e taehayǒ.”Tong’a munhwa，15（Dec.1978），pp.198—220.Trans.as“Nihon ni okeru Chūgoku Min-Shin jidai shinshisō kenkyū ni tsuite.”Mindaishi kenkyū，7（Nov.1979），pp.21—45.

吳金成：《日本對中國明清時代紳士層的研究》，載《東亞文化》，15（1978年12月），第198—220頁；日譯文載《明代史研究》，7（1979年11月），第21—45頁。

[741]O Kǔm-sǒng.“Mindai no kokka kenryoku to shinshi no sonzai keitai.”In Higashi Ajia sekaishi tankyū，eds.T’eng Wei-tsao，Wang Chung-lo，Okuzaki Hiroshi，and Kobayashi Kazumi.Tokyo：Kyūko shoin，1986，pp.267—80.

吳金城：《明代的國家權力和紳士的存在形態》。載滕緯藻等編：《東亞世界史探究》，東京，1986年，第267—280頁。

[742]O Kǔm-sǒng.“Minmatsu Dōteiko shūhen no suiri kaihatsu to nōson shakai”，trans.Yamane Yukio.Chǔgoku suirishi kenkyū，10（Oct.1980），pp.14—35.

吳金成：《明末洞庭湖周邊的水利開發和農村社會》，山根幸夫日譯，載《中國水利研究》，10（1980年10月），第14—35頁。

[743]O Kǔm-sǒng.“Myǒng-dae sinsach’ung ǔi hyǒngsǒng kwajǒng e taehayo.”Chindan hak po，48（Oct.1979），pp.39—72.Trans.as“Mindai shinshisō no keisei katei ni tsuite”，trans.Yamane Yukio and Inada Hideko.Mindaishi kenkyū，8（Nov.1980），pp.39—60；9（Oct.1981），pp.19—44.

吳金成：《明代紳士階層的形成過程》，載《震檀學報》，48（1979年10月），第39—72頁；山根幸夫等日譯，載《明代史研究》，8（1980年11月），第39—60頁；9（1981年10月），第19—44頁。

[744]O Kǔm-sǒng.“Myǒng-dae sinsach’ung ǔi sahoe idong e taehayǒ.”Sǒnggok nonch’ong，13（1982），pp.86—122.Trans，as“Mindai shinshiso no shakai idō ni tsuite”，trans.Yarnane Yukio.Mindaishi kenkyū，14（March 1986），pp.23—48；15（March 1987），pp.47—66.

吳金成：《明代紳士層的社會流動》，載《省谷論叢》，13（1982年），第86—122頁；山根幸夫日譯，載《明代史研究》，14（1986年3月），第23—48頁；15（1987年3月），第47—66頁。

[745]O Suk-kwon，comp.Kosa ch’waryo.1613；photographic rpt.Kyujanggak Series No.7，1941.Seoul：Keijō teikoku daigaku.

魚叔權編：《考事撮要》，1613年；奎章閣叢書，7，漢城，1941年。

[746]Obata Tatsuo.“Kōnan ni okeru rikō no nensei ni tsuite.”Shirin，39/2（March 1956），pp.1—35.

小佃龍雄：《關于江南里甲的編制》，載《史林》，39/2（1956年3月），第1—35頁。

[747]Oh Keum-song〔O Kǔm-sǒng〕“New light on the Chinese gentry：their 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Paper prepared for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Atlantic reg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Oct.22—24，1982，Pittsburgh.

吳金成：《對中國紳士的新探討：他們的形成和社會流動》，中大西洋區亞洲研究協會第11屆年會（1982年10月22—24日）論文，匹茲堡。

[748]Okada Hidehiro.“Life of Dayan Qaghan.”Acta Asiatica，11（1966），pp.46—55.

岡日英弘：《大元可汗生平》，載《亞洲學報》，11（1966年），第46—55頁。

[749]Okumura Ikuzō.“Chūgoku ni okeru kanryōsei to jichi no ketten-saibanken o chūshin to shite.”Hōseishi kenkyū，19（1969），pp.25—50.

奧村郁三：《中國官僚制與自治的結合——集中討論裁判權》，載《法制史研究》，19（1969年），第25—50頁。

[750]Okuzaki Hiroshi.Chūgoku kyōshin jinushi no kenkyū.Tokyo：Kyūko shoin，1978.

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研究》，東京，1978年。

[751]Okuzaki Hiroshi.“Chūgoku Mindai no kasō minshū no ikikata-zensho ni arawareta ichi sokumen.”Senshū shigaku，13（April 1981），pp.22—50.

奧崎裕司：《中國明代下層民眾生活中的善書的一個側面》，載《專修史學》，13（1981年4月），第22—50頁。

[752]Olbricht，Peter.Das Postwesen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in 13 und 14 Jahrhundert.Wiesbaden：O.Harrassowitz，1954.

彼得·奧爾布里希特：《13和14世紀蒙古統治下中國的郵政》，威斯巴登，1954年。

[753]Oosterhof，J.L.“Zeelandia：A Dutch colonial city on Formosa（1624—1662）.”In Colonial cities：Essays on urbanism in a colonial context，eds.Robert Ross and Gerard J.Telkamp.Dordrecht：Nijhoff，1985，pp.51—63.

J.L.奧斯特霍夫：《熱蘭遮：福摩薩的荷蘭殖民城市（1624—1662年）》，收于《殖民城市：殖民地背景下的城市生活》，羅伯特·羅斯等編，尼杰霍夫，1985年，第51—63頁。

[754]Osawa Masaaki.“Chūgoku ni okeru shōkeiei batten no sho dankai.”In Chūgokushi kenkyūkai，ed.Chūgoku shizō no saikōsei-kokka to nōmin.Kyoto：Bunrlkaku，1983，pp.55—78.

大滭正昭：《中國小經營發展的幾個階段》。收于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的再現——國家和農民》，京都，1983年，第55—78頁。

[755]Oshibuchi Hajime.“Kenshū saei no setsuritsu nendai ni tsuite.”Rekishi to chiri，26，No.6（1930），pp.447—67.

鴛淵一：《建州左衛的設立年代》，載《歷史和地理》，26：6（1930年），第447—467頁。

[756]Oshima，Akira，“Japanese studies on neo-Confucianism during the Sung and Ming dynasties：A bibliographical survey.”Acta Asiatica，52（1987），pp.86—109.

大島明榮（音）：《日本對宋明時期的理學研究：書目概覽》，載《亞洲學報》，52（1987年），第86—109頁。

[757]Overmyer，Daniel L.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a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丹尼爾·奧弗邁耶：《民間佛教：晚期傳統中國的異端教派》，坎布里奇，1976年。

[758]Owen，Steph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斯蒂芬·歐文：《傳統中國的詩和詩集：世界的預兆》，麥迪遜，1985年。

[759]Oyama Masaaki.“Ajia no hōkensei-Chūgoku no hōkensei no nomondai.”In Gendai rekishigaku no seika to kadai 2：Kyōdōtai，doreisei，hōkensei，ed.Rekishigaku kenkyūkai.Tokyo：Aoki shoten，1974，pp.119—36.

小山正明：《亞洲的封建制——中國的封建制問題》。收于歷史學研究會編：《現代歷史學的成果和課題2：共同體、奴隸制、封建制》，東京，1974年，第119—136頁。

[760]Oyama Masaaki.“Fu-eki seido no henkaku.”In Higashi Ajia sekai no tenkai Ⅱ.Iwanami kōza Sekai rekishi：12：Chūsei.Tokyo：Iwanami shioten，1971，pp.313—45.

小山正明：《賦役制度的變革》，載《東亞世界的展開Ⅱ，巖波世界歷史講座，12：中世6》，東京，1971年，第313—345頁。

[761]Oyama Masaaki.“Mindai Kahoku fueki seido kankakushi kenkyū no ichi kentō.”Tōyō bunka，37（March，1974），pp.99—117.

小山正明：《明代華北賦役制度改革史研究的探討》，載《東洋文化》，37（1974年3月），第99—117頁。

[762]Oyama Masaaki.“Mindai no jūdanhō ni tsuite.”（1）.In Zenkindai Ajia no hō to shakai，ed.Niida Noboru hakushi tsuitō kinen ronbunshū henshü iinkai.Vol.1 of Niida Noboru hakushi tsuitō kinen ronbunshū.Tokyo：Keisō shobō，1967，pp.365—86；（2）：Chiha daigaku burigakubu bunka kagaku ki yō，10（March 1968），pp.1—40.

小山正明：《明代的十段法（1）》。載仁井田陞追悼紀念論文集編纂委員會編：《前近代亞洲的法和社會》，《仁井田陞博士追悼紀念論文集》，第1卷，東京，1967年，第365—386頁；（2）：載《千葉大學文理學部文化科學紀要》，10（1968年3月），第1—40頁。

[763]Oyama Masaaki.“Mindai no ryōchō ni tsuite-toku ni zenpanki no Kōnan deruta chitai o chūshin to shite.”Tōyōshi kenkyū，27/4（March 1969），pp.24—68.

小山正明：《明代的糧長——集中討論前半期江南三角洲地帶》，載《東洋史研究》，27/4（1969年3月），第24—68頁。

[764]Oyama Masaaki.“Minmatsu Shinaho no daitochi shoyū：toku ni Kōnan deruts chitai o chūshin ni shite.”Shigaku zasshi，66/12（Dec.1957），pp.1—30；67/1（Jan1.958），pp.50—72.Trans.as“Large landownership in the J iangnan delta region during the late Ming-Early Qing period.”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otry，eds.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pp.101—63.

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專論江南三角洲地帶》，載《史學雜志》，66/12（1957年12月），第1—30頁；67/1（1958年1月），第50—72頁。英譯文載琳達·格羅夫等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101—163頁。

[765]Pai Yu-ch’an

白玉蟾：《玉隆集》，《修真十書》，34，第8ab頁。《道藏》，第128卷，1445年；重印于1598、1607、1845、1926、1962年；1977年臺北重印。

[766]Paludan，Ann.The imperial Ming tomb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安·帕盧丹：《明皇陵》，紐黑文，1981年。

[767]Pan Jixing.“The Spread of Georgius Agricola's De Re Metallica in Late Ming China.”T’oung Pao，77（1991），pp.108—18.

潘吉星：《喬治烏斯·阿格里柯拉的〈礦冶全書〉在明代中國的傳播》，載《通報》，77（1991年），第108—118頁。

[768]P’an Ching-jo

潘鏡若：《三教開迷歸正演義》，40卷，南京，約1612—1620年。

[769]Pao Tsun-p’eng

包遵彭：《明史論叢》，10卷，臺北，1968年。

[770]Pao Ying

包瑛：《固始縣志》，1959年。

[771]Parker，Geoffrey.“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nance in Europe.”In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The sixteeth and seventeenth centruies，ed.Carlo Cipolla.Glasgow：Fontana，1974，pp.527—84.

杰弗里·帕克：《歐洲現代金融的萌發》。載卡洛·西波拉編：《豐塔納歐洲經濟史：16—17世紀》，格拉斯哥，1974年，第527—584頁。

[772]Parker，T.M.“The Papacy，Catholic reform，and Chiristian missions.”The New Cambridge ModernH istory，ed.R.B.Wernh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Vol.8，pp.44—71.

T.M.帕克：《羅馬教廷、天主教改革和基督教傳道》。載R.B.沃納姆編：《新編劍橋近代史》，第8卷，劍橋，1968年，第44—71頁。

[773]Parry.J.H.“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In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a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eds.E.E.Rich and C.H.Wilso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p.155—218.

J.H.帕里：《運輸與貿易路線》。載E.E.里奇等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4卷中《16、17世紀擴張中的歐洲的經濟》，劍橋，1967年，第155—218頁。

[774]Parsons，James B.“The Ming dynasty bureaucracy：Aspects of back-ground forces.”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ed.Charles O.Huck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175—231.

詹姆斯·帕森斯：《明代官僚政治：幕后勢力面面觀》。收于賀凱編：《明代中國政府》，紐約，1969年，第175—231頁。

[775]Parsons，James B.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0.

詹姆斯·帕森斯：《明末農民起義》，塔克森，1970年。

[776]Pelliot，Paul.“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T’oung Pao，Vol.38（1948），pp.82—292.

伯希和：《明代歷史上的火者與寫亦虎仙》，載《通報》，38（1948年），第81—292頁。

[777]Pelliot，Paul.“Le Sseu-yi-kouan et le Houei-t’ong-kouan.”T’ong Pao，Vol.38（1948），pp.207—90.

伯希和：《四夷館和會同館》，載《通報》，38（1948年），第207—290頁。

[778]Pelliot，Paul.“Un Ouvrage sur les Premiers Temps de Macao.”T’oung Pao，31（1935），pp.58—94.

伯希和：《一篇關于澳門的初期著作》，載《通報》，31（1935年），第58—94頁。

[779]P’eng Ch’ao

彭超：《休寧〈程氏置產簿〉剖析》，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4月，第55—66頁。

[780]P’eng Hsin-wei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1版，上海，1954年；第2版，上海，1958年；第3版，上海，1965年。

[781]Perdue，Peter C.Exhausting the earth-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1500—1850.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3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7.

彼得·珀杜：《耗盡地力— 1—500年至1850年國家和湖南農民》，哈佛東亞研究叢書，130，坎布里奇，1987年。

[782]Perdue，Peter C.“Insiders and outsiders-the Xiangtan riot of 1819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Hunan.”Modern China，12，No.2（April 1986），pp.166—201.

彼得·珀杜：《區內人和區外人— 1—819年的湘潭騷亂和湖南的集體行動》，載《近代中國》，12：2（1986年4月），第166—201頁。

[783]Perkins，Dwight H.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

德懷特·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的農業發展》，芝加哥，1969年。

[784]Perlin，Frank.“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across the Euro-Asian interface：Comparative and structural considerations，1500—1900.”I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world and its economic effects on pre-industrial society，1500—1800，ed.Hans Pohl.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n，1990，pp.257—303.

弗蘭克·珀林：《歐亞結合部的財政制度和商業活動：1500—1900年的比較思考和結構思考》。載漢斯·波爾編：《1500—1800年歐洲之發現世界及它對前工業社會的經濟影響》，斯圖加特，1990年，第257—303頁。

[785]Perlin，Frank.“Money-use in late pre-colonial In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urrency media.”In The Imperial Monetary System of Mughal India，ed.J.F.Richards.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32—73.

弗蘭克·珀林：《晚期前殖民時期印度的貨幣使用和通貨媒介形式的國際貿易》。載J.F.理查茲編：《莫臥兒印度的帝國貨幣制度》，新德里，1987年，第232—273頁。

[786]Potech，Luciano.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The Yuan 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90.

盧西亞諾·佩特奇：《西藏中部與蒙古人：西藏史中的元朝薩迦派時期》，羅馬，1990年。

[787]Petech，Luciano.“Tibetan relations with Sung China and with the Mongols.”China among equals，ed.Morris Rossab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173—203.

盧西亞諾·佩特奇：《西藏與宋代中國及蒙古人的關系》。載羅薩比編：《中央王國及其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伯克利，1983年，第173—203頁。

[788]Peterson，Willard J.Bitter gourd：Fa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威拉德·彼得森：《方以智和爭取知性活動的動力》，紐黑文、倫敦，1979年。

[789]Peterson，Willard J.“Calendar reform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missionaries at the Ming court.”Ming Studies，21（1986），pp.45—61.

威拉德·彼得森：《在傳教士來到明廷之前的歷法改革》，載《明史研究》，21（1986年），第45—61頁。

[790]Peterson，Willard J.“Fang I-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ed.Wm.Theodroe de Bary.Studies in Oriental Culture.No.10.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p.369—411.

威拉德·彼得森：《方以智：西學與格物》。載狄百瑞編：《新儒學的演變》，紐約、倫敦，1975年，第369—411頁。

[791]Peterson，Willard J.“Life or Ku Yen-w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8（1968），p.114—56；and 29（1969），pp.201—47.

威拉德·彼得森：《顧炎武生平》，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8（1968年），第114—156頁；29（1969年），第201—247頁。

[792]Peterson，Willard J.“Western natural philosophy published in late Ming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17，No.4（1973），pp.295—322.

威拉德·彼得森：《晚明發表的西方自然哲學》，載《美國哲學學會會刊》，117：4（1973年），第295—322頁。

[793]Peterson，Willard J.“Why did they become Christians？”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ed.Charles E.Ronan，S.J.and Bonnie B.C.Oh.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9—52.

威拉德·彼得森：《他們為何皈依基督教？》。載查爾斯·羅南等編：《東西方相遇》，芝加哥，1988年，第129—152頁。

[794]Petzinna-Gilster，Sabine.Huian，ein chinesischer Kreis im 16.Jahrhundert in China：dargestellt an den Aufzeichnungen des Magistrats Ye Chunji.Hamburg：〔Petzinna-Gilster〕，1984.

薩比尼·皮齊納-吉爾斯泰：《知縣葉春及記錄的16世紀中國的惠安地區》，漢堡，1984年。

[795]Pfister，Louis.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2 vols.Variétés sinologiques，59，60.Shanghai：n.p.，1932—34.

路易·菲斯泰：《1552—1773年來華耶穌會士的傳記和書目》，2卷，上海，1932—1934年。

[796]Pi-ni jih-yung

《比尼日用》，黃檗寺，1630年。

[797]Pinot，Virgile.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1640—1740）.Paris：Geuthner，1932.

維吉爾·比諾：《中國與法國哲學思想的形成（1640—1740年）》，巴黎，1932年。

[798]Pires，Tome.The Su mao riental of Tome Pires，ed.Armando Cortesao.Hakluyt Society，2nd Series，Vol.89.London：University Press，1944.

托梅·皮勒：《東方大全》，阿曼多·科特紹編，第2套89卷，倫敦，1944年。

[799]Plaks，Andrew H.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安德魯·普拉克斯：《明代小說中的四大名著》，普林斯頓，1987年。

[800]Pokotilov，Dimitrii.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44，trans.Rudolph Løwenthal.Chengtu：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1947—49.

德米特里·波科提洛夫：《明代東蒙古史，1368—1644年》，魯道爾夫·洛溫泰爾英譯，成都，1947—1949年。

[801]Pope，John Alexander.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Washington：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56.

約翰·亞歷山大·波普：《阿爾達比勒圣地發現的中國瓷器》，華盛頓特區，1956年。

[802]Pope，John Alexander.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üzesi，Istanbul.Washilng-ton，DC：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52.

約翰·亞歷山大·波普：《14世紀的青花瓷器：伊斯坦布爾托普卡皮·薩拉伊博物館的一批中國瓷器》，華盛頓，1952年。

[803]Postan，M.M.“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The North.”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Ⅱ：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eds.M.M.Postan and Edward Miller，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40—305.MM. .波斯坦：《中世紀歐洲北部的貿易》，載M.M.波斯坦等

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2卷，《中世紀的貿易和工業》，第2版，劍橋，1987年，第240—305頁。

[804]Prakash，M.M.The Dutch East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1630—172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M.M.普拉卡什：《荷屬東印度公司與孟加拉經濟，1630—1720年》，普

林斯頓，1985年。

[805]Ptak，Roderich.Portugal in China：Kurzer Abriss der Portugeisisch-Chineischen Beziehungen and der Geschichte Macaus.Bad Boll：Klemmerberg，1980.

羅德里希·普塔克：《葡萄牙在中國：葡中關系概況和澳門史》，巴德巴爾，1980年。

[806]Ptak，Roderich，ed.Portuguese Asia：Aspects in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Stuttgart：Steiner Verlag，Wiesbaden，1987.

羅德里希·普塔克：《葡萄牙亞洲：歷史和經濟史的幾個方面（16和17世紀）》，斯圖加特，1987年。

[807]Rawski，Evelyn Sakakida.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6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伊夫林·羅斯基：《華南的農業變化和小農經濟》，坎布里奇，1972年。

[808]Rawski，Evelyn S.“Ming society and the economy.”Ming Studies，2（Spring，1976），pp.12—19.

伊夫林·羅斯基：《明代的社會和經濟》，載《明史研究》，2（1976年春季號），第12—19頁。

[809]Reed，Robert R.Colonial Manila：The contest of Hispanic urbanism and process of morphogenesis.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羅伯特·里德：《殖民地時代的馬尼拉：西班牙都市化背景及其發育進程》，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78年。

[810]Reif，Sister Patricia.“Textbooks in natural philosophy，1600—1650.”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30（1960），pp.17—32.

帕特里夏·賴夫：《自然哲學的教科書，1600—1650年》，載《思想史雜志》），30（1969年），第17—32頁。

[811]Reischauer，Edwin O.and John K.Fairbank.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60.

賴肖爾、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波士頓，1960年。

[812]Ricci，Matteo

利瑪竇：《記法》，收于《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1965年。

利瑪竇：《幾何原本》。收于李之藻編：《天學初函》，1965年臺北重印，6卷，第4卷，第1921—2522頁。

利瑪竇：《交友論》。收于李之藻編：《天學初函》，1965年臺北重印，6卷，第1卷，第299—320頁。

利瑪竇：《乾坤體義》，1614年；收于《四庫全書珍本五集》，臺北，1974年。

[813]Ricci，Matteo.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trans.Louis J.Gallagher.New York：Random House，1953.

利瑪竇：《16世紀的中國，利瑪竇日記，1583—1610年》，路易斯·加拉格爾英譯，紐約，1953年。

[814]Ricci，Matteo.Fonti Ricciane：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ot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hina1579—1615，ed.Pasquale d’Elia，S.J.，3 vols.Rome：La Libreria dello Stato，1942—1949.

利瑪竇：《利瑪竇文集》，德禮賢神父編，3卷，羅馬，1942—1949年。

利瑪竇：《天主實義》，1603年。收于李之藻編：《天學初函》，1628年再版為6卷，臺北，1965年，第1卷，第351—636頁。

[815]Ricci，Matteo.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trans.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Kuo-chen Hu.St Louis：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85.

利瑪竇：《天主實義》，道格拉斯·蘭開夏等英譯，圣路易絲，1985年。

[816]Richardson，Hugh E.Tibet and its history.Boulder：Shambhala，1984.

休·理查森：《西藏及其歷史》，博爾德，1984年。

[817]Rockhill，William Woodville.China's intercourse with Korea from theⅩⅤth century to 1895.London：Luzac and Company，1905.

威廉·伍德維爾·羅克希爾：《從15世紀至1895年中國與朝鮮的交往》，倫敦，1905年。

[818]Rodrigues，João.This island of Japon.Trano and ed.Michael Cooper.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1973.

胡奧·羅德里格斯：《日本島國》，邁克爾·庫珀編譯，東京，1973年。

[819]Rogers，Mary Ann“.Visions of grandeur：the life and art of Dai Jin.”In 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Zhe school，ed.Richard M.Barnhart.Dallas：Dallas Museum of Art，1993，pp.127—94.

瑪麗·安·羅杰斯：《宏偉的視野：戴進的生平和藝術》，載《大明的畫家：宮廷和浙派》，理查德·巴恩哈特編，達拉斯，1993年，第127—194頁。

[820]Rolston，David，ed.How to read a Chinese nov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90.

戴維·羅爾斯頓編：《怎樣閱讀中國小說》，普林斯頓，1990年。

[821]Ronan，Charles E.，S.J.and Bonnie B.C.Oh，eds.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8.

查爾斯·羅南等：《東西方相遇：耶穌會士在中國（1582—1773年）》，芝加哥，1988年。

[822]Rossabi，Morris.“Altan Khan.”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4 vols，ed.Ainslie Embree.New York：Macmillan Co.，1987，Vol.Ⅰ，p.50.

莫里斯·羅薩比：《俺答汗》，載《亞洲史百科全書》，4卷，安斯利·恩布里編，紐約，1987年，第1卷，第50頁。

[823]Rossabi，Morris.“Cheng Ho and Timur：Any relation？”Oriens Extremus，20，No.2（December，1973），pp.129—36.

莫里斯·羅薩比：《鄭和與帖木耳有關系嗎？》，載《遠東》，20：2（1973年12月），第129—136頁。

[824]Rossabi，Morris，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莫里斯·羅薩比：《中央王國及其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10—14世紀》，伯克利，1953年。

[825]Rossabi，Morris.“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As others see us：mutual perceptions，East and West，ed.Bernard Lewis，et al.New York：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1985，pp.269—83.

莫里斯·羅薩比：《中國和伊斯蘭世界》，載《東西方的相互看法》，伯納德·劉易斯等編，紐約，1985年，第269—283頁。

[826]Rossabi，Morris.“The‘Decline’of the Central Asian Caravan Trade.”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ed.James D.T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351—70.

莫里斯·羅薩比：《中亞商隊貿易的“衰落”》，載《商人帝國的興起：早期近代世界的長途貿易》，詹姆斯·特雷西編，劍橋，1990年，第351—370頁。

[827]Rossabi，Morris.“Islam in China.”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ed.Mircea Eliade，16 vols.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7，Vol.7，pp.377—90.

莫里斯·羅薩比：《伊斯蘭教在中國》，載《宗教百科全書》，16卷，默西亞·伊利亞德，紐約，1987年，第7卷，第377—390頁。

[828]Rossabi，Morris.The Jurchen in Yüan and Ming.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apers.No.27.Ithaca，NY：Cornell China-Japan Program，1982.

莫里斯·羅薩比：《元明時期的女真人》，康奈爾大學東亞論文集，27，伊薩卡，1982年。

[829]Rossabi，Morris.“Ming China and Turfan，1406—1517.”Central Asiatic Journal，16，No.3（1972），pp.206—25.

莫里斯·羅薩比：《1406—1517年明代中國與吐魯番的關系》，載《中亞雜志》，16：3（1972年），第206—225頁。

[830]Rossabi，Morris.“M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Hami and Central Asia，1404—1513：A reexa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reign Policy.”Diss.，Columbia University，1970.

莫里斯·羅薩比：《明代中國與哈密和中亞的關系，1404—1513年：對傳統中國對外關系的再審視》，哥倫比亞大學論文，1970年。

[831]Rossabi，Morris，“Mongolia：From Chinggis Khan to Independence.”In Mongolia：the legacy of Chinggis Khan，ed.Parricia Berger.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95，pp.25—49.

莫里斯·羅薩比：《蒙古：從成吉思汗到獨立》，載《蒙古：成吉思汗的遺產》，帕特里夏·伯杰編，紐約，1995年，第25—49頁。

[832]Rossabi，Morris.“Muslim revolt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From Ming to Ch’ing，eds.John Wills and Jonathan Sp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68—99.

莫里斯·羅薩比：《晚明和清初期的穆斯林叛變》，載《從明至清》，約翰·威爾斯等編，紐黑文，1979年，第168—199頁。

[833]Rossabi，Morris.“Notes on Esen's pride and Ming China's prejudice.”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9，No.2（Fall，1970），pp.31—39.

莫里斯·羅薩比：《評也先的傲慢和明代中國的偏見》，載《蒙古學會會刊》，9：2（1970年秋季號），第31—39頁。

[834]Rossabi，Morris.“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Journal of Asian History，4，No.2（1970），pp.136—68.

莫里斯·羅薩比：《明代與亞洲腹地的茶馬貿易》，載《亞洲史雜志》，4：2（1970年），第136—168頁。

[835]Rossabi，Morris.“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Ming Studies，17（Fall，1983），pp.49—59.

莫里斯·羅薩比：《英譯陳誠之 〈西域番國志〉》，載《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號），第49—59頁。

[836]Rossabi，Morris.“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T’oung Pao，62，Nos.1—3（1976），pp.1—34.

莫里斯·羅薩比：《明王朝的兩個出訪亞洲腹地的使者》，載《通報》，62：1—3（1976年），第1—34頁。

[837]Rowe，William T.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威廉·羅：《1796—1889年漢口的商業和社會》，斯坦福，1984年。

[838]Roy，David Tod，trans.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or Chin P’ing Mei，Vol.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戴維·托德·羅伊：《英譯 〈金瓶梅〉》，第1卷，普林斯頓，1993年。

[839]Rule，Paul.K’ung-tzu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Sydney：Allen and Unwin，1986.

保羅·魯爾：《孔子還是孔夫子？耶穌會士對儒學的解釋》，悉尼，1986年。

[840]Ryūchi Kiyoshi.“Minsho no jiin.”In Shina Bukkyō shigaku，2，No.4（1938），pp.9—29.

龍池清：《明初的寺院》，載《中國佛教史學》，2：4（1938年），第9—29頁。

[841]Ryūchi Kiyoshi.“Mindai no yūga kyōsō.”Tōyō gakuhō，11，No.1（1940），pp.405—13.

龍池清：《明代的瑜伽教僧》，載《東洋學報》，11：1（1940年），第405—413頁。

[842]Seaki Yūichi.“Minmatsu no Tōshi no hen-iwayuru‘nuhen’no seikaku ni kanren shite.”Tōyōshi kenkyū，16/1（June 1957），pp.26—57.

佐伯有一：《明末董式之變》，載《東洋史研究》，16/1（1957年6月），第26—57頁。

[843]Saeki Yūichi.“Nihon no Min-Shin jidai kenkyū ni okeru shōhin seisan hyōka o megutte-sono gakusetsushiteki tenbō.”In Suzuki Shun and Nishijima Sadao，eds.Chūgokushi no jidai kubun.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1957，pp.253—321.

佐伯有一：《日本的明清時代研究關于商品生產的評價及其學說史的展望》，載鈴木俊等編：《中國史的時代劃分》，東京，1957年，第253—321頁。

[844]Saeki Yūichi.“Shukōgyō no hattatsu.”In Yuragu Chūka teikoku.Sekai no rekishi，11，ed.Chikuma shobō henshūbu.Tokyo：Chikuma shobō，1961，pp.213—32.

佐伯有一：《手工業的發展》，載《中華帝國》，《世界歷史》，11，筑摩書房編集部編，東京，1961年，第213—232頁。

[845]Sahillioglu.“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metal movements in Ottoman monetary history.”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ed.J.F.Richards.Durham，North Carolina：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83，pp.269—304.

薩希利奧格魯：《奧斯曼貨幣史上的國際貨幣作用和金屬流動》，載《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世界的貴金屬》，J.F.理查茲編，達勒姆，1983年，第269—304頁。

[846]Sakai Tadao.Chūgoku zensho no kenkyū.Tokyo：Kōbundō，1960.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的研究》，東京，1960年。

[847]Sadai Tadao.“Mindai zen-chūki no hōkōsei ni tsuite.”In 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Mindaishi ronsō，ed.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 henshū iinkai.Tokyo：Daian，1962，pp.577—610.

酒井忠夫：《明代前中期的保甲制》，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577—610頁。

[848]Santangelo，Paolo，Le manifatture tessili imperiali durante le dinastie Ming e Qing con particolare attenzione a quelle di Suzhou.Napoli：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1984.

保羅·桑坦格羅：《明清兩朝宮廷御用紡織品，尤其蘇州紡織品》，那不勒斯，1984年。

[849]Saso，Michael R.Taoism and the rite of cosmic renewal.Pullman：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2.

邁克爾·薩索：《道教和齋儀》，普爾曼，1972年。

[850]Satō Fumitoshi.“Minmatsu shakai to ōfu.”In his Minmatsu nōmin hanran no kenkyū.Tokyo：Kenbun shuppan，1985，pp.152—26。

佐藤文俊：《明末社會和王府》，載其《明末農民叛亂研究》，東京，1985年，第152—260頁。

[851]Satō Hisashi.“Mindai Chibetto no Rigompa ha no keitō ni tsuite.”Tōyō gakuhō，45（1963），pp.434—52.

佐藤長：《關于西藏尼貢巴教派》，載《東洋學報》，45（1963年），第434—452頁。

[852]Satō Hisashi.“Mindai Chibetto no hachi tai kyō-ō ni tsuite.”Tōyōshi kenkyū，21（1962），pp.295—314；22（1963），pp.203—25；and 22（1964），pp.488—503.

佐藤長：《明代西藏的八大教主》，載《東洋史研究》，21（1962年），第295—314頁；22（1963年），第203—225頁；22（1964年），第488—503頁。

[853]Sawada Mizuho.Bukkyō to Chūgoku bungaku.Tokyo：Kokusho Kankokai，1975.

澤田瑞穗：《佛教與中國文化》，東京，1975年。

[854]Sawada Mizuho.“Sankyō shisō to heiwa shōsetsu.”Biburia，16（1960），pp.37—39.

澤田瑞穗：《三教思想與評話小說》，《Biburia》，16（1960年），第37—39頁。

[855]Scanlon，George T.“Egypt and China：Trade and imitation.”In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ed.D.S.Richard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0，pp.81—95.

喬治·斯坎倫：《埃及與中國：貿易與仿效》，載《伊斯蘭與亞洲貿易》，D.S.理查茲編，費城，1970年，第81—95頁。

[856]Scarpari，M.

M.斯卡帕里：《中國發現的十五世紀威尼斯銀幣》，載《考古》，（1979年6月），第538—541頁。

[857]Schall von Bell，Adam

湯若望：《主制群征》，1637年；收于《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3卷，臺北，1966年，第2卷，第495—615頁。

[858]Scheurleer，D.F.Lunsingh.Chinese Export Porcelain.New York，Toronto，and London：Pitman，1974.

D.F.倫辛·斯切爾里爾：《中國瓷器的出口》，紐約、多倫多、倫敦，1974年。

[859]Scholz，Hartmut.“The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eighteen provinces of China.”Sinologica，3（1953），pp.37—49.

哈特默特·肖爾茲：《中國18個省的農村定居地》，載《漢學》，3（1953年），第37—49頁。

[860]Schulz，Larry.“Lai Chih-te（1525—1604）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2.

拉里·舒爾茲：《來知德（1525—1604年）與〈易經〉的現象學》，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2年。

[861]Schurz，William Lytle.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E.P.Dutton and Co.，1939；rpt.paperback，New York：Dutton & Co.，1959.

威廉·萊特爾·舒爾茨：《馬尼拉大帆船》，紐約，1939年；1959年紐約重印為平裝本。

[862]Schwartz，Benjamin I.The world of thought im Ancien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本杰明·史華慈：《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坎布里奇，1985年。

[863]Sebes，Joseph.“The precursors of Ricci.”Eas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eds.Charles E.Ronan，S.J.and Bonnie B.C.Oh.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9—61.

約瑟夫·西比斯：《利瑪竇的先驅者》，載《東西方相遇》，查爾斯·羅南等編，芝加哥，1988年，第19—61頁。

[864]Segawa Masahisa.Chūgokujin no sonraku to sōzoku-Honkon shinkai nōson no shakai j inruigakuteki kenkyū.Tokyo：Kōbundō，1991.

瀨川昌久：《中國人的村落和宗族——香港新界農村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東京，1991年。

[865]Segawa Masahisa.“Mura no katachi：Kanan sonraku no tokushoku.”Minzokugaku kenkyū，47，No.1（June 1982），pp.31—50.

賴川昌久：《華南村落的特色》，載《民族學研究》，47：1（1982年6月），第31—50頁。

[866]Seidel，Anna.“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Stein，ed.Michel Strickmann，2 vols.Brussels：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83，Vol.2，pp.291—371.

石秀娜（安娜·塞德爾）：《帝國財富與道教科儀——偽說的道教根源》，載《紀念斯坦因的密宗和道教文集》，米歇爾·斯特里克曼編，2卷，布魯塞爾，1983年，第2卷，第291—371頁。

[867]Seidel.Anna，“A Taoist immortal of the Ming dynasty：Chang San-feng.”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ed.William Theodore de 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483—516.

石秀娜：《明代的一位不朽道士張三豐》。載狄百瑞編：《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紐約，1970年，第483—516頁。

[868]Sejong sillok.In Chosǒn wangjo sillok，Vols.2—6.Seoul：Kuksa p’yǒnch’an wiwǒnhoe，1955—58.Index，1963.

《世宗實錄》，載《朝鮮王朝實錄》，第2—6卷，漢城，1955—1958年；索引，1963年。

[869]Semedo，C.Alvaro.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Printed by E.Tyler for John Crook，London，1655.Microfilm of original in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ies.Ann Arbor，MI；University Microfilms，1969.p.114.

謝務祿（曾德昭）：《偉大和著名的中國君主國史》，從意大利文譯成英文，倫敦，1655年，原文縮微本藏于哈佛大學圖書館，安阿伯，1969年，第114頁。

[870]Seng Ch’an

僧懺編：《藕益（智旭）大師全集》，臺北，1975年。

[871]Serruys，Henry.“Chinese in southern Mongoli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Monumenta Serica，18（1959），pp.1—95.

司律思：《16世紀初期南部蒙古的中國人》，載《華裔學志》，18（1959年），第1—95頁。

[872]Serruys，Henry.“Early Lamaism in Mongolia.”Oriens Extremus，10（October，1963），pp.181—216.

司律思：《蒙古早期的喇嘛教》，載《遠東》，10（1963年10月），第181—216頁。

[873]Serruys，Henry.“Fou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Sino-Mongol peace of 1570—1571.”Monumenta Serica，19（1960），pp.1—66.

司律思：《有關中蒙1570—1571年和平的四個文件》，載《華裔學志》，19（1960年），第1—66頁。

[874]Serruys，Henry.Genealogical tabl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Dayan-qan.The Hague：Mouton and Co.，1958.

司律思：《大元汗后裔譜系》，海牙，1958年。

[875]Serruys，Henry.“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2（1959），pp.209—60.

司律思：《明朝早期被封為貴族的蒙古人》，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2（1959年），第209—260頁。

[876]Serruys，Henry.“The Mongols in China druing the Hung-wu period（1368—1398）.”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11（1959），pp.1—328.

司律思：《洪武朝（1368—1398年）的在華蒙古人》，載《中國和佛教文集》，11（1959年），第1—328頁。

[877]Serruys，Henry.“The Mongols of Kansu during the Ming.”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10（1955），pp.215—346.

司律思：《明代甘肅的蒙古人》，載《中國和佛教文集》，10（1955年），第215—346頁。

[878]Serruys，Henry.“The office of Tayisi in Mongol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7，No.2（December，1977），pp.353—80.

司律思：《15世紀蒙古的太師》，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37：2（1977年12月），第353—380頁。

[879]Serruys，Henry.“Remark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Lamaism into Mongolia.”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7（1968），pp.62—65.

司律思：《喇嘛教傳入蒙古的幾點意見》，載《蒙古學會簡報》，7（1968年），第62—65頁。

[880] Serruys，Henry.SinoJ-urchen relations during the Yung-lo period，1403—1424.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5.

司律思：《永樂朝（1403—1424年）的中國女真關系》，威斯巴登，1955年。

[881]Serruys，Henry.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Ⅱ：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1 400—1600）.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14（1967），Bruxelles.L’Institute belge des hauted études chinoises，1967.

司律思：《明朝時期的中國蒙古關系Ⅱ：朝貢制度和外交使團（1400—1600年）》，載《中國和佛教文集》，14（1967年），布魯塞爾，1967年。

[882]Serruys，Henry.“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Ⅲ：trade relations：The horse fairs（1400—1600）.”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17（1973—75），pp.9—275.

司律思：《明朝時期的中國蒙古關系Ⅲ：貿易關系：馬市（1400—1600年）》，載《中國和佛教文集》，17（1973—1975年），第9—275頁。

[883]Serruys，Henry.“Sino-Mongolian trade during the Ming.”Journal of A-sian History，9，No.1（1975），pp.34—56.

司律思：《明代的中蒙貿易》，載《亞洲史雜志》，9：1（1975年），第34—56頁。

[884]Shahar，Meir.“Enlightened Monk or Arch-Magician？The portrayal of the god Jigong in the sixteeth-century novel Jidian yulu.”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dnce on Popular Beliefs and Chinese Culture.Taipei：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94，Vol.1，pp.251—303.

邁爾·沙哈爾：《是悟僧還是魔術師？16世紀小說 〈濟顛語錄〉中濟公神的描繪》，載《民俗信仰和中國文化國際會議紀要》，臺北，1994年，第1卷，第251—303頁。

[885]Shahar，Meir.“Fiction and religion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god Jigong.”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2.

邁爾·沙哈爾：《中國濟公神早期歷史中的虛構傳說與宗教》，哈佛大學論文，1992年。

[886]Shakabpa，Tsebon W.D.Tibet：A political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夏克巴·孜本：《西藏政治史》，紐黑文，1967年。

[887]Shaw，William R.Legal nor msi n a Confucian state.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Korean research monographs.No.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威廉·肖：《儒教國家的法律準則》，伯克利，1981年。

[888]She I-tse

舍貽滭：《明代之土司制度》，載《禹貢》，4：11（1936年），第1—9頁；收于其《中國土司制度》，重慶，1944年。

[889]Shek，Richard H.C.“Religion and society in late Ming：Sectarianism and popular thought in sixtee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Diss.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80.

理查德·H.C.石（音）：《晚明的宗教和社會：16和17世紀中國的教派和民眾思想》，加州大學論文，伯克利，1980年。

[890]Shen Chia-pen

沈家本：《明大誥峻令》，收于《沈寄移先生遺書·甲編》，無出版日期，2卷；1964年臺北再版，2卷，第822—843頁。

[891]Shen Mao-kuan

慎懋官：《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1581年；縮微卷藏于北京圖書館。

[892]Shen Mao-shang

慎懋賞：《四夷廣記》，1609—1619年；1947年南京重印。

[893]Shen，Mr.

沈氏：《奇荒紀事》，載陳恒力編：《初農書研究》，北京，1958年，第289—291頁。

[894]Shen Pang

沈榜：《宛署雜記》，1593年；1961年北京出版社再版。

[895]Shen Shih-hsing

申時行編：《大明會典》，228卷，1587年；1936年上海重印，40卷；1964年臺北重印，影印本，1964年。

申時行：《賜閑堂集》，序言日期1616年；華盛頓特區國會圖書館縮微膠卷865—866號。

[896]Shen Te-fu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1619年；1827年重印；1869年重印；1959年重印；1980年重印第2版。

[897]Shen Yu-jung

沈有容：《閩海贈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社編：《臺灣文獻叢刊》，56，臺北，1959年。

[898]Sheng-yen

圣嚴：《明末中國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載《華岡佛學學報》，9（1984年），第1—62頁。

圣嚴：《明末的居士佛教》，載《華岡佛學學報》，5（1981年），第7—36頁。

[899]Shepherd，John R“.Taiwan aborigines and Chinese settlers on the Taiwan frontie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Diss.Stanford University，1981.

約翰·謝潑德：《17和18世紀臺灣邊境的土著居民和中國移民》，斯坦福大學論文，1981年。

[900]Shiba Yoshinobu.Sōdai shōgyōshi kenkyū.Tōkyō：Kazama shobō，1968；abstr.Trans.as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trans.Mark Elvin.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0.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東京，1968年；馬克·埃爾文英文摘譯，安阿伯，1970年。

[901]Shiga，Shūzo.“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Ch’ing dynasty，with emphasis on its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 and some allusion to ist historical antecedents.”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No.32（1974），pp.1—45；and No.33（1975），pp.115—38.

滋賀秀三：《清代的刑事訴訟程序：重點論述其行政特性及歷史先例的類比》，載《東洋文庫研究部紀要》，32（1974年），第1—45頁；33（1975年），第115—138頁。

[902]Shigeta Atsushi.“Ichijō benpō to chiteigin to no aida.”Jinbun kenkyū，18/3（March 1967）；rpt in his Shindai shakai keizaishi kenkyū.Tokyo：Iwanami shoten，1975，pp.122—37.

崇田德：《一條鞭法和地丁銀》，載《人文研究》，18/3（1967年3月）；收于其《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1975年，第122—137頁。

[903]Shigeta Atsushi.“Kyōshin no rekishiteki seikaku o megutte-kyōshinkan no keifu.”Jinbun kenkyū（rekishigaku）（Funatsu Katsuo kyōju tannin kinen gō），22，No.4（March 1971），pp.85—97.

崇田德：《鄉紳的歷史性質——鄉紳觀的由來》，載《人文研究（歷史學）船津勝雄教授紀念號》，22：4（1971年3月），第85—97頁。

[904]Shigeta Atsushi.“Kyōson shihai no seiritsu to kōzō.”In Higashi Ajia sekai no tenkai Ⅱ.Iwansmi kōza Sekai rekishi 12：Chu-sei 6.Tokyo：Iwanami shoten，1971，pp.347—80.Rev ed.in Shigeta Atsushi.Shindai shakai keizaishi kenkyū.Tokyo：Iwanami shoten，1975，pp.155—206.Trans.as part of“The origins and structure of gentry rule.”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eds.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Tokyo：University of Jokyo Press，1984，pp.335—85.

崇田德：《鄉村支配的成立和結構》，載《東亞世界的發展Ⅱ；巖波世界歷史講座12：中世6》，東京，1971年，第347—380頁。修訂版載他的《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1975年，第155—206頁。英譯文名《鄉紳統治的起源和結構》，載琳達·格羅夫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335—385頁。

[905]Shigeta Atsushi.“Shinchō nōmin shihai no rekishiteki tokushitsu-chiteigin seiritsu no imi suru mono.”In Zenkindai Ajia no hō to shakai.Vol.1 of Niida Noboru hakushi tsuitō kinen ronbunshū，ed.Niida Noboru hakushi tsuitō kinen ronbunshū-henshū iinkai.Tokyo：Keisō shobō，1967；rpt.in Shigeta Atsushi.Shindai Shakai keizaishi kenkyū.Tokyo：Iwanami shoten，1975，pp.98—122.

崇田德：《清朝農民控制的歷史性質——地丁銀的建立》，載《前近代亞洲的法和社會》，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紀念論文集》，第1卷，東京，1967年；收于崇田德：《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1975年，第98—122頁。

[906]Shih，Chin，“Peasant economy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Lake Tai area，1368—1840.”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81.

史晉（音）：《1368—1840年太湖地區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社會》，伯克利加州大學論文，1981年。

[907]Shimada Kenji.Chūgoku ni okeru kindai shii no zasetsu.Tokyo Chikuma，1949.

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想的挫折》，東京，1949年。

[908]Shimizu Morimitsu.Chūgoku kyōson Shakai ron.Tokyo：Iwanami shoten，1951.

清水盛光：《中國鄉村社會論》，東京，1951年。

[909]Shimizu Taiji.Chūgoku kinsei shakai keizai shi.Tokyo：Nishino shoten，1950.

清水泰次：《中國近世社會經濟史》，東京，1950年。

[910]Shimizu Taiji.“Mindai Fukken no nōka keizai-toku ni ichiden sashu no kankō ni tsuite.”Shigaku zasshi，63，No.7（July 1954），pp.1—22.

清水泰次：《明代福建的農家經濟——專論一田三主的慣例》，載《史學雜志》，63：7（1954年7月），第1—21頁。

[911]Shimizu Taij i.“Mindai ni okeru dendo no kiki.”Chisei，6，No.4（July 1941）；rpt.in his Mindai tochi seidoshi kenkyū.Tokyo：Daian，1968，pp.443—58.

清水泰次：《明代土地的詭寄》，載《地政》，6：4（1941年7月）；收于其《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443—458頁。

[912]Shimizu Taiji.“Mindai ni okeru sozei ginnō no hattatsu.”Tōyō gakuhō，22，No.3（1935），pp.367—416.

清水泰次：《明代租稅銀納的發展》，載《東洋學報》，22：3（1935年），第367—416頁。

[913]Shimizu Taiji.“Tōkenkō.”Tōa keizai kenkyū，11/2（April 1927），Rpt.in his Mindai tochi seidoshi kenkyū.Tokyo：Daian，1968，pp.386—404.

清水泰次：《投獻考》，載《東亞經濟研究》，11/2（1927年4月）；收于其《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1968年，第386—404頁。

[914]Shoji，Kawazoe.“Japan and East Asia”，trans.G.Cameron Hurst Ⅲ.In Medieval Japan，ed.Kozo Yamamur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396—446.

莊司川副（音）：《日本和東亞》。G.卡梅倫·赫斯特Ⅲ英譯，載高三山村（音）編：《劍橋日本史》，第3卷，劍橋，1990年，第396—446頁。

[915]Shu Hua，et al.；Yü Wen-t’ai.（Hsin k’o yü pan hsin li）.Recut San ta’i Ming lu chao Pa’n cheng tsung.1606.Hishi copy hele at Gest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of the original in Naikaku Bunko，Tokyo.

舒化等編：《余文臺：新刻御頒新例》；重刻為《三臺明律招判正宗》，1606年。普林斯頓大學蓋斯特圖書館、東京內閣文庫藏有此書。

[916]Simmons，Pauling.Chinese Patterned Silk.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48.

波林·西蒙斯：《有圖案的中國絲綢》，紐約，1948年。

[917]Sivin，Nathan.“Copernicus in China.”In Colloquia Copernica，Ⅱ，études sur l’audience de la théorie héliocentrique.Warsaw：Conférences du Symposium de 1’Un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 Sciences，1973，pp.63—122.

內森·西文：《哥白尼學說在中國》，載《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研討會》Ⅱ，華沙，1973年，第63—122頁。

[918]Sivin，Nathan.“On the word‘Taoist’as a source of perplexit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History of Religion，17（1978），pp.303—30.

內森·西文：《令人困惑的“道士”一詞，特別討論古代中國科學和宗教的關系》，載《宗教史》，17（1978年），第303—330頁。

[919]Skinner，G.William“.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3，No.3（July 1971），pp.271—78.

施堅雅：《中國的小農和封閉的村落：一個開放和關閉的實例》，載《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13：3（1971年7月），第271—278頁。

[920]Skinner，G.Willia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c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

[921]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No.1（Nov.1964），pp.3—43；24，No.2（Feb.1965），pp.195—228；（May 1965）；24/3，pp.363—99.

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載《亞洲研究雜志》，24：1（1964年11月），第3—43頁；24：2（1965年2月），第195—228頁；24：3，第363—399頁。

[922]Skinner，G.William.“Presidential address：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4，No.2（Feb.1985），pp.271—92.

施堅雅：《主席發言：中國歷史的結構》，載《亞洲研究雜志》，44：2（1985年2月），第271—292頁。

[923]Skinner，G.William“.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Late Imperial China，8 No.1（1987），pp.1—79.

施堅雅：《19世紀四川的人口：從分散數據汲取的教訓》，載《晚期中華帝國》，8：1（1987年），第1—79頁。

[924]Smith，Paul J.，“Commerce，agriculture，and core formation in the Upper Yangtze，2 AD to 1948.”Conference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1980—1980（原文如此。——譯者注），Bellagio，Italy，August 17—23，1984.

保羅·史密斯：《公元2年至1948年長江上游的商業、農業和中心形態》，中國經濟史中時空趨向和循環會議，意大利貝拉焦，1984年8月17—23日。

[925]Smith，Roger C.“Treasure ships of the Spanish Main：The Iberian-American Maritime empires.”In Ships and Shipwrecks of the Americas，ed.George F.Bas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8，pp.85—106.

羅杰·史密斯：《西屬美因河的寶船：伊比里亞—美洲的海上帝國》，載《南北美洲的船只和沉船》，喬治·巴斯編，倫敦，1988年，第85—106頁。

[926]Smith，Wilfred Cantwell.Faith and Belief.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威爾弗雷德·坎特韋爾·史密斯：《信仰和信念》，普林斯頓，1979年。

[927]Snellgrove，Daveid and Hugh Richardson.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Boulder：Prajna Press，1980.

戴維·斯內爾格羅夫、休·理查森：《西藏文化史》，博爾德，1980年。

[928]So，Kwan-wai.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

蘇均煒：《16世紀在明代中國的日本海盜》，東蘭辛，1975年。

[929]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State ceremonia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ulletin，No.7（Fall，1979），pp.46—103.

中國宗教研究學會：《晚期中華帝國的國家典禮》，載該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46—103頁。

[930]Souza，George Bryan.The survival of empire：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Cambridge：Cambride University Press，1986.

喬治·布萊恩·索扎：《帝國的殘存：1630—1754年在中國和南中國海的葡萄牙貿易和社會》，劍橋，1986年。

[931]Spalatin，Christopher.“Matteo Ricci's Ues of Epictetus’Encheiridion.”Gregorianum，56，No.3（1975），pp.551—57.

克里斯托弗·斯帕拉丁：《利瑪竇對埃皮克提圖斯的著作的利用》，載《格萊戈里亞》，56：3（1975年），第551—557頁。

[932]Spate，O.H.K.The Spanish lake.London：Croom Helm，1979.

O.H.K.斯帕特：《西班牙深紅顏料》，倫敦，1979年。

[933]Spence，Jonathean D.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New York：Viking Penguin，1984.

喬納森·斯彭斯：《利瑪竇的回憶》，紐約，1984年。

[934]Sperling，Elliot.“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divide and rule’policy toward Tibet.”Diss.Indiana University，1983.

埃利奧特·斯珀林：《早期明朝皇帝對西藏實行“分而治之”政策的考察》，印第安納大學論文，1983年。

[935]Sperling.Elliet.“The 5th Karma-pa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the early Ming.”In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eds.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979，pp.280—89.

埃利奧特·斯珀林：《五世噶瑪噶舉活佛及西藏與早期明王朝關系的幾個方面》。載邁克爾·阿里斯等編：《紀念休·理查森西藏研究文集》，沃明斯特，1979年，第280—289頁。

[936]Spooner，Frank C.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Monetary Movements in France，1493—172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弗蘭克·斯普納：《1493—1725年法國的國際經濟與貨幣流動》，坎布里奇，1972年。

[937]Spufford，Peter.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彼得·斯珀福特：《歐洲中世紀的貨幣及其使用》，劍橋，1988年。

[938]Standaert，Nicolas.Yang Ting-yün，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His life and thought.Leiden：E.J.Brill，1988.

尼古拉·斯坦達爾特：《楊廷筠：晚明儒生和基督教徒的一生和思想》，萊頓，1988年。

[939]Strickmann，Michel.“The Mao Shan Revelations.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T’oung Pao，63（1977），pp.1—64.

米歇爾·斯特里克曼：《茅山的啟示：道教與貴族制社會》，載《通報》，63（1977年），第1—64頁。

[940]Su Keng-sheng

蘇更生：《明初的商政與商稅》，載《明史研究論叢》，吳智和編，2卷，臺北，1985年。

[941]Su Tu’ng-ping

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臺北，1969年。

[942]Suematsu Yasukazu.Rai-matsu Sen-sho ni okeru tai Min kankei.Seoul：Keijō teikoku daigaku bungakkai，1941.

末松保和：《高麗朝末朝鮮朝初的對明關系》，漢城，1941年。

[943]Sun Ch’eng-tse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1631年；1883年南海惜分陰館古香齋重印；1965年香港重印；臺北，1971年。

[944]Sun Chin-ming

孫金銘：《中國兵制史》，臺北，1960年。

[945]Sun，E-tu Zen（Jen I-tu）and John deFrancis.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studies，Vol.7.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Studies in Chinese and Releted Civilizations，1957.

孫任以都、約翰·弗朗西斯：《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第7卷，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及有關的文明研究，1957年。

[946]Sun，E-tu Zen“.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ed.W.E.Willmot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79—108.

孫任以都：《清代中國的養蠶業和絲織生產》，載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斯坦福，1972年，第79—108頁。

[947]Sun，E-tu Zen and John de Francis，eds.Chinese social history.Washington，DC：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56.

孫任以都、約翰·弗朗西斯編：《中國社會史》，華盛頓特區，1956年。

[948]Sun K’o-k’uan

孫克寬：《元代道教之發展》，2卷，臺中，1968年。

[949]Sun To

孫鐸：《魯山縣志》，1552年。

[950]Sung Lien

宋濂：《慧辨琦禪師志略》，載《金陵梵剎志》，3，1967年；1976年臺北重印。

宋濂：《宋學士文集》，收于《國學基本叢書》，臺北，1968年，第303—304卷，9：4。

[951]Sung Tz’u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trans.Brian E.McKnight.Science，Medicin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Vol.1.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1.

宋慈：《洗冤錄：13世紀中國法醫學》，布賴恩·麥克奈特英譯，譯文載《東亞的科學、醫學和技術》，第1卷，安阿伯，1981年。

[952]Sung Ying-hsing

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孫任以都等英譯，帕克大學，1966年。

宋應星：《天工開物》，序言日期1637年；1962年臺北再版。

[953]Suzuki Hiroyuki.“Mindai Kinshūfu no zokusan to komei.”Tōyō gakuhō，71，Nos.1—2（Dec.，1989），pp.1—29.

鈴木博之：《明代徽州府的族產與戶名》，載《東洋學報》，71：1—2（1989年），第1—29頁。

[954]Ta-Ming hui-tien

《大明會典》

（1）正德本，180卷，傳1503年；第一次印于1509年；重印為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3卷，東京，1989年。

（2）最后修訂本，228卷，申時行等編于1587年；1936年上海重印，40卷，萬有文庫本；1964年臺北摹印1587年原本，5卷；1976年臺北重印。

[955]Ta Ming lii

《大明律》，1397年；收于張鹵編：《皇明制書》，1579年；重印成2卷，東京，1966—1967年，第2卷，第23—172頁；近代本，懷效鋒編，北京，1990年。

[956]Tacchi Venturi，Pietto，ed.Opere Storiche del P.Matteo Ricci S.J.，2 vols.Macerata：Giorgetti，1911—13.

彼埃托·塔奇·馮圖瑞：《利瑪竇神父的歷史著作》，2卷，馬切拉塔，1911—1913年。

[957]Tada Kensuke.“Sengoku-Shin-Kanki ni okeru kyōdōtai to kokka.”Shichō（shin），2（July 1977），pp.16—33.

多田捐介：《戰國秦漢時期的共同體與國家》，載《思潮》（新），2（1977年），第16—33頁。

[958]T’aejo sillok.In Chosǒn wangjo sillok.Seoul：Kuksa p’yǒnch’an wiwǒnhoe，1955—1958，Index，1963，Vol.1.

《太祖實錄》，載《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輯委員會，1955—1958年；索引，1963年，第1卷。

[959]T’aejong sillok.In Chosǒn wangjo sillok.Seoul：Kuksa p’yǒnch’an wiwǒnhoe，1955—1958.Indes，1963，Vols.1—2.

《太宗實錄》，載《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輯委員會，1955—1958年；索引，1963年，第1—2卷。

[960]Taga Akigorō.Sōfu no kenkyū.Tokyo：Tōyō Bunko，1960.

多賀秋五郎：《宗譜的研究》，1960年。

[961]Tai I-hsüan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962]Tai Nien-tsu

戴念祖：《朱載堉：明代的科學和藝術巨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963]“T’ai shang ling pao ching ming tung shen shang p’in ching.”

《太上靈寶凈明洞神上品經》，載《道藏》，756，1445年；1598、1607、1845、1926、1962年重印；1977年臺北重印。

[964]T’ai-tsu pao-hsün

《太祖寶訓》，序言日期約1418年；收于呂本等編：《皇明寶訓》，（1602年）的《馭夷狄》，第25—28頁。

[965]Tamura Jitsuzō，ed.Mindai Man-Mō shiryō.18vols.Kyoto：Kyōto daigaiu bungakubu，1954—59.

田村實造編：《明代滿蒙史料》，18卷，京都，1954—1959年。

[966]Tan-tzu

憺漪子（汪淇筆名）：《天下路程圖引》；收于楊正泰編：《士商類要》的清初版本，太原，1992年。

[967]T’an Ch’ien

談遷：《國榷》，約1653年；195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

[968]T’an Ti-hua，Huang Ch’i-ch’en，Yeh Hsien-en

譚棣華、黃啟臣、葉顯恩：《劉永成著 〈清代前期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初探〉評價》，載《中國社會經濟歷史研究》，1983/1，第122—125頁。

[969]Tanaka Issei.Chūgoku saishi engeki kenkyū.Tokyo：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1981.

田中一成：《中國祭祀演劇研究》，東京，1981年。

[970]Tanaka Masatoshi.“Chūgoku rekishi gakkai ni okeru‘Shihon shugi no hōga’kenkyū.”In Chūgoku shi no jidai kubun，ed.Suzuki Shun and Nishijima Sadao.Tokyo：Tokyo University Press，1971，pp.219—52.

田中正俊：《中國史學界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載鈴木俊、西島定生編：《中國史的時代劃分》，東京，1971年，第219—252頁。

[971]Tanaka Masatoshi.“Ho Nōsho o meguru shokenkyū（Ⅰ）-Minmatsu Shinsho tochi seidoshi denkyū no dōkō.Tōyō gakuhō，43，No.1（June 1960），pp.110—16.

田中正俊：《補農書諸研究（上），明末清初土地制度史研究的動向》，載《東洋學報》，43：1（1960年6月），第110—116頁。

[972]Tanaka Masatoshi.“Minpen-kōso nuhen.”In Chikuma Shobō henshūbu，ed.Yuragu Chūka teikoku.（Sekai no rekishi，11）.Tōkyō：Chikuma Shobō，1961，pp.41—80.Trans.as“Popular uprisings，rent resistance，and bondservant rebellions in the late Ming，”trans.Joseph McDermott.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eds.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pp.165—214.

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載筑摩書房編輯部編：《中華帝國史（世界歷史，11）》，東京，1961年，第41—80頁；約瑟夫·麥克德莫特英譯，譯文載琳達·格羅夫等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165—214頁。

[973]Tanaka，Takeo.“Japan's Relations with Overseas Contries.”In Japan in the Muromachi Age，eds.John Whitney Hall and Toyoda Takeshi.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p.159—81.

田中長男（音）：《日本與海外國家的關系》。載約翰·W.霍爾、豐田毅（音）編：《室町時期的日本》，伯克利、洛杉磯、倫敦，1977年，第159—181頁。

[974]T’ang Chin

唐錦：《大名府志》，1506年。

[975]T’ang，Chün-i.“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oral mind from Wang Yangming to Wang Chi.”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ed.Wm.Theodore de 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p.93—119.

唐君毅：《從王陽明到王畿的道德心概念的發展》。載狄百瑞編：《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紐約，1970年，第93—119頁。

[976]T’ang，Chün-i.“Liu Tsung-chou's Doctrine of moral mind and practice and his critique of Wand Yang-ming.”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ed.Wm.Theodore de 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p.305—31.

唐君毅：《劉宗周的道德心學與實踐的學說及其對王陽明的批判 。載狄百瑞編：《新儒學的演變》，紐約，1975年，第305—331頁。

唐君毅：《論晚明東林顧憲成與高攀龍之儒學》，載《中國學志》，6（1972年），第549—566頁。

[977]T’ang His-jen and Yang Wen-heng

唐錫仁、楊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978]T’ang Hsien-tsu

湯顯祖：《牡丹亭》，徐朔方編，上海，1959年。

[979]T’ang Wen-chi

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1991年。

[980]Taniguchi Kikuo.“Kankō-chin no seiritsu ni tsuite につぃて.”In Nunome Chōfū，ed.Tō-Sō jidai no gyōsei-keizai chizu no sakusei（Kenkyū seika hōkokusho）.Osaka：Osaka daigaku kyōyōru nai，1981，pp.111—19.

谷口規矩雄：《漢口鎮的建立》。載布目潮風編：《唐宋時代的行政、經濟地圖的構成（研究成果報告）》，大阪，1981年，第111—119頁。

[981]Taniguchi Kikuo.“Mindai Kahoku no‘taiko’ni tsuite”.Tōyōshi kenkyū，27，No.4（March 1969），pp.112—43.

谷口規矩雄：《明代華北的大戶》，載《東洋史研究》，27：4（1969年3月），第112—143頁。

[982]Tao tsang

《道藏》，988卷，1445年；1598、1607、1845、1926年重印；1977年臺北重印。

[983]T’ao Hsi-sheng and Shen Jen-yuan

陶希圣、沈任遠：《明清政治制度》，臺北，1967年。

[984]Tarling，Nicholas，ed.From early times to c.180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尼古拉·塔林編：《從早期至1800年前后》，載《劍橋東南亞史》，第1卷，劍橋，1992年。

[985]Tatz，Mark and Jody Kent.Rebirth：Tibetan Game of Liberation.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77.

馬克·塔茲、朱迪·肯特：《轉世：西藏的解脫游戲》，紐約，1977年。

[986]Taylor，Rodney L.“Journey into self：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Hu Chih.”History of Religions，21，No.4（1982），pp.321—38.

羅德尼·泰勒：《深入自我：胡直的自傳性反思》，載《宗教史》，21：4（1982年），第321—338頁。

[987]Taylor，Rodney.“The centered self：Religious autobiography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History of Religions，17（1978），pp.266—83.

羅德尼·泰勒：《關注自我：新儒學傳統中的宗教性自傳》，載《宗教史》，17（1978年），第266—283頁。

[988]Taylor，Rodney.“The cultivation of sagehood as a religious goal in Neo-Confucianism：A study of selected writings of Kao P’an-lung.”Diss.Columbia University，1974.

羅德尼·泰勒：《新儒學中修養成圣賢的宗教目標：高攀龍選集研究》，哥倫比亞大學論文，1974年。

[989]Telford，Ted A.“Patching the holes in Chinese genealogies：mortality in the lineage populations of Tongcheng county，1300—1880.”Late Imperial China，11，No.2（Dec.1990），pp.116—37.

特德·特爾福德：《補綴中國譜系學的漏洞：1300—1880年桐城縣的家族人口的死亡率》，載《晚期中華帝國》，11：2（1990年12月），第116—137頁。

[990]Telford，Ted A.“Survey of social demographic data in Chinese genealogies.”Late Imperial China，7，No.2（Dec.1986），pp.118—48.

特德·特爾福德：《中國家譜學中社會人口統計數據的考察》，載《晚期中華帝國》，7：2（1986年12月），第118—148頁。

[991]Teng Ssu-yü

鄧嗣禹：《明大誥與明初之政治社會》，載《燕京學報》，20（1936年），第455—483頁。《明大誥》收于明太祖：《明朝開國文獻》；又收于吳相湘編：《中國史學叢書》，34，3卷，臺北，第1卷，第1—26頁。

[992]TePaske，John J.“New world silver，Castile，and the Philippines，1590—1800.”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ed.J.F.Richards.Durham，North Carolina：Carolina Academic Press，1983，pp.425—45.

約翰·德派斯克：《1590—1800年新大陸的白銀、卡斯提與菲律賓》。載J.F.理查茲編：《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世界的貴金屬》，達勒姆，1983年，第425—445頁。

[993]Terada Hiroaki.“Denmen dentei kankō no hōteki seikaku-Gainenteki na bunseki o chūshin to shite.”Tōyō huka kenkyūjo kiyō，93（Nov.1983），pp.33— 131.

寺田浩明：《田面田底習慣法的性質——概念的分析中心》，載《東洋學文化研究所紀要》，93（1983年11月），第33—131頁。

[994]Terada Takanobu.“Kokō juku，tenka soku.”Bunka，43，Nos.1—2（Sept，1979），p.87.

寺田隆信：《湖廣熟天下足》，載《文化》，43：1—2（1979年9月），第87頁。

[995]Terada Takanobu.“Kuan-yü hsiang-shen.”In Ming-Ch’ing-shih kuo-chi hsüeh-shu t’ao-lun-hui mi-shu-ch’ulun-wen tsu.Ming-Ch’ing-shih kuo-chihsüeh-shu t’ao-lun-hui lun-wen-chi.Tientsin：T’ien-chin Jen-min ch’u-panshe，1982，pp.112—25.

寺田隆信：《關于鄉紳》，載《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1982年，第112—125頁。

[996]Terada Takanobu.“Mindai Soshū heiya no nōka keizai ni tsuite.”Tōyōshi kenkyū，16/1（June 1957），pp.1—25.

寺田隆信：《明代蘇州平原的農家經濟》，載《東洋史研究》，16/1（1957年6月），第1—25頁。

[997]Terada Takanobu.“Minmatsu ni okern gin no ryūtsūryō ni tsuite-aruiwa Shō Chin no chōhō ni tsuite.”In Tamura hakushi shōju Tōyōshi ronsō，ed.Tamura hakushi taikan kinen jigyōkai，Kyoto：Kyōto daugajy bungakubu Tōyōshi kenkyū-shitsu nai Tamura hakushi taikan kinen jigyōkai，1968，pp.407—21.

寺田隆信：《明末銀的流通——評蔣臣的鈔法》，載《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京都，1968年，第407—421頁。

[998]Terada Takanobu.Sansei Shōnin no kenkyū.Tokyo：Tōyōshi Kenkyūkai，1972.Trans.as Shansi shang-jen yen-chin.trans.Chang Cheng-ming，et al.T’ai-yüan：Snansi jen-min Ch’u-pan-she，1986.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東京，1972年；張正明等中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999]Tarada TakanobuS.ansei shōnin no kenkyū-Mindai ni okeru shōnin oyobi shōgyō shihon.Tōyōshi kenkyū sōkan，25.Kyoto：Tōyōshi kenkyūkai，1972.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明代商人的商業資本》，載《東洋史研究叢刊》，25，京都，1972年。

[1000]Terada Takanobu“.Sensei Dōshu-no Ba-shin-Min-Shin jidai ni okeru ichi kyōshin no Keifu.”Tōyōshi Kenkyū，33，No.3（Dec.1974），pp.156—82.

寺田隆信：《陜西同州的馬氏：明清時代一位鄉紳的系譜》，載《東洋史研究》，33：3（1974年12月），第156—182頁。

[1001]Terada Takanobu.“Shōhin seisan to jinushisei o meguru kenkyū-Min-Shin shakai keizai kenkyūshi no shomondai.Tōyōshi kenkyū，19，No.4（March 1961），pp.502—11.

寺田隆信：《商品生產和地主制研究——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史諸問題》，載《東洋史研究》，19：4（1961年3月），第502—511頁。

[1002]Thorner，Daniel，“Peasant economy as a category in economic history.”In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Deuxième com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Économique，Aix-en-Provence，1962，Vol.2.Paris：Mouton & Co.，1965，pp.287—300.

丹尼爾·索納：《作為經濟史中一個課題的小農經濟》，載《中世紀和近代》，埃克斯昂普羅旺斯1962年召開的第二屆經濟史國際會議，第2卷，巴黎，1965年，第287—300頁。

[1003]T’ieh-chou Hsing-hai

鐵舟行海：《金山志略》，1681年。

[1004]T’ien-chu-chiao tung ch’uan wen-hsien，hsu-pien，san pein

《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三編》，臺北，1965、1966、1972年。

[1005]T’ien Ju-ch’eng

田汝成：《炎徼紀聞》，1560年；上海重印，《叢書集成初編》，3979，1935—1937年。

[1006]T’ien Ju-k’ang

田汝康：《〈渡海方程〉——中國第一本刻印的水路蒲》。載李國豪等編：《中國科技史探索》（英文標題），上海，1982年，第301—308頁。

[1007]Tillman，Hoyt.Utilitarian Confucianism：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2.

霍伊特·蒂爾曼：《功利主義的儒學：陳亮對朱熹的挑戰》，坎布里奇，1982年。

[1008]Ting Chih-lin

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跡》，晚明版。

[1009]Ting（lYeh Ting-i）

丁易（葉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1950年。

[1010]Toscanelli，Paolo“.Toscanelli's Letter to Columbus，1474.”In Dan O’Sullivan.The age of discovery，1400—1550.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4，pp.96—98.

保羅·托斯卡內利：《托斯卡內利給哥倫布的信，1474年》。載丹·奧沙利文：《發現的時代，1400—1550年》，倫敦、紐約，1984年，第96—98頁。

[1011]Ts’ai Kuang-ch’ien

蔡光前等編：《瓊州府志》，1619年。

[1012]Ts’ai T’ai-pin

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與管理》，臺北，1992年。

[1013]Ts’ao Shu-chi

曹樹基：《湖南人由來新探》，載《歷史地理》，9（1990年10月），第114—129頁。

[1014]Ts’ao Yin-ju

曹胤儒：《盱壇直詮》，晚明版；臺北重印，無出版日期。

[1015]Ts’ao Yung-ho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1979年。

[1016]Tseng P’u-hsin

曾普信：《中國禪祖師傳》，臺灣，1967年。

[1017]Tsiang，T.F，“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Politica，2（March，1936），pp.1—18.

蔣廷黼 《中國與歐洲的擴張》，載《政治學》，2（1936年3月），第1—18頁。

[1018]Tsing，Yuan.“The Porcelain Industry at Ching-te-chen 1550—1700.”Ming Studies，6（1978），pp.45—53.

袁清：《1550—1700年景德鎮的瓷器工業》，載《明史研究》，6（1978年），第45—53頁。

[1019]Ts’ung Hun-hsiang

從翰香：《論明代江南地區的人口密集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84/3，第41—54頁。

[1020]Tsurumi Naohiro.“Futatabi，Kūki jūgonen jōryō no Soshūfu Choshūken gyorinsatsu ni kansuru dendo tōkeiteki kōstasu.”In Nakajima Satoshi sensei koki kinen ronshū，ed.Nakajima Satoshi sensei koki kinen j igyōkai.Tokyo：Kyūko shoin，1980，pp.415—33.

鶴見尚弘：《康熙十五年的蘇州府長洲縣魚鱗冊有關田土統計的再考察》，載《中島敏先生古稀紀念論集》，東京，1980年，第415—433頁。

[1021]Tsurumi Naohiro.“Genmatsu，Minsho no gyorinsatsu.”In Yamane Yukio kyōju taikyū kinen Mindai shi ronsō，eds.Mindaishi kenkyūkai and Mindaishi ronsō henshū iinkai.Tōkyō：Kyūko shoin，1990，pp.665—80.

鶴見尚弘：《元末明初的魚鱗冊》，載《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東京，1990年，第665—680頁。

[1022]Tsurumi Naohiro.“Gyorinsatsu o tazunete-Chūgoku kenshū no tabi.”Kindai Chūgoku kenkyū ihō，6（March1984），pp.30—68.

鶴見尚弘：《魚鱗冊調查——中國的學術訪問》，載《近代中國研究匯報》，6（1984年3月），第30—68頁。

[1023]Tsurumi Naohiro.“Kōki jūgonen jōryō，Soshūfu Chōshūken gyorinsatsu no dendo tōkeiteki kōsatsu.”In Kimura Masao sensei taikan kinen jigyōkai Tōyōshi ronshū henshū iinkai，ed.Kimura Masao sensei taikan kinèn Tōyōshi ronshū.Chōfu：Kimura Masao sensei taikan kinen jigyōkai Tōyōshi ronshū henshū iinkai，1976，pp.311—44.

鶴見尚弘：《康熙十五年丈量蘇州府長洲縣魚鱗冊田土統計的考察》，載《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集》，1976年，第311—344頁。

[1024]Tsurumi Naohiro.“Kokuritsu Kokkai Toshokan shozō Kōki jūgonen jōryō no Chōshūken gyorinsatsu ippon ni tsuite.”In Yamazaki sensei taikan kinenkai，ed.Yamazaki sensei taikan kinen Tōyō shigaku ronsō.Tokyo：Yamazaki sensei taikan kinenkai，1967，pp.303—18.

鶴見尚弘：《論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康熙十五年丈量的長洲縣魚鱗冊》，載《山崎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7年，第303—318頁。

[1025]Tsurumi Naohiro.“Kyū Chūgoku ni okeru kyōdōtai no shomondai-Min-Shin Kōnan deruta chitai o chūshin to shite.”Shichō（shin），4（Jan.1979），pp.63—82.

鶴見尚弘：《舊中國共同體諸問題——明清江南三角洲地帶》，載《史潮（新）》，4（1979年1月），第63—82頁。

[1026]Tsurumi Naohiro.“Mindai ni okeru kyōson shihai.”In Higashi Ajia sekai no tenkai Ⅱ.Iwanami kōza Sekai rekishi 12：Chu-sei 6.Tokyo：Iwanami shoten，1971，pp.57—92.Trans.as“Rural control in the Ming dynasty”，trans.Timothy Brook and James Cole.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eds.Linda Grove and Chrisian Daniels.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pp.245—77.

鶴見尚弘：《明代的農村控制》，載《東亞世界的發展：巖波世界歷史講座，12：中世6》，東京，1971年，第57—92頁；蒂莫西·布魯克等英譯，譯文載琳達·格羅夫等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日本人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看法》，東京，1984年，第245—277頁。

[1027]Tsurumi Naohiro.“Mindai no kireiko ni tsuite.”Tōyō gakuhō，47，No.3（Dec.1964），pp.35—64.

鶴見尚弘：《明代的畸零戶》，載《東洋學報》，47：3（1964年12月），第35—64頁。

[1028]Tsurumi Naohiro.“Shinsho，Soshūfu no gyorinsatsu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Chōshūken，ge nijūgo to shōzen jūkyū zu gyorinsatsu o chūshin to shite.”Shakai keizai shigaku，34，No.5（Jan.1969），pp.1—31.

鶴見尚弘：《清初蘇州府的魚鱗冊考察——集中討論長洲縣下二十五都正扇十九圖魚鱗冊》，載《社會經濟史學》，34：5（1969年1月），第1—31頁。

[1029]Tu Hsiu-ch’ang

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杭州，1984年。

[1030]Tu Jung-k’un

杜榮坤：《西蒙古史研究》，烏魯木齊，1986年。

[1031]Tu Line-che

杜聯喆：《明人自傳文鈔》，臺北，1977年。

[1032]Tu Nai-chi

杜乃濟：《明代內閣制度》，臺北，1967年。

[1033]Tu，Wei-ming.“Subjectivity in Liu Tsung-chou'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Individualism and Holism：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ed.Donald J.Munro.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5，pp.215—38.

杜維明：《劉宗周哲學人類學中的主體性》。載唐納德·芒羅編：《個體主義與神圣性：儒家與道家價值觀研究》，安阿伯，1985年，第215—238頁。

[1034]T’u Lung

屠隆：《白榆集》，1600年；1977年臺北重印。

[1035]T’ung Ch’eng-hsü

童承敘：《沔陽志》，1531年。

[1036]Twitchett，Denis C.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崔瑞德：《唐代的財政管理》，劍橋，1963年。

[1037]Twitchett，Denis C.ed.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3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崔瑞德編：《隋唐史，589—906年》，即《劍橋中國史》，第3卷，紐約，1979年。

[1038]Twitchett，Denis and Herbert Franke，eds.The alien regime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崔瑞德等編：《異族政權》（即《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譯者注），即《劍橋中國史》，第6卷，紐約，1989年。

[1039]Twitchett，Denis and Tilemann Grimm“.The Cheng-t’ung，Ching-t’ai，and T’ien-shun Reigns，1436—1464.”In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ed.Denis C.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Mo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05—42.

崔瑞德·泰爾曼·格里姆：《正統、景泰和天順統治時期，1436—1464年》。崔瑞德、牟復禮編：《劍橋中國史》，（1368—1644，第一部）第7卷，劍橋，1988年，第305—342頁。

[1040]Ueda Makoto.“Chiiki no rireki-Sekkōshō Hōkaken Chūgikō.”Shakai kenzai shigaku，49，No.2（June 1983），pp.31—51.

上田信：《浙江省奉化縣忠義鄉的履歷》，載《社會經濟史學》，49：2（1983年6月），第31—51頁。

[1041]Ueda Makoto.“Chiiki to sōzoku-Sekkōshō sankanpu.”Tōyō bunka kenkyūjo kiyō，94（March 1984），pp.115—60.

上田信：《地域與宗族——浙江省山區》，載《東洋學文化研究所紀要》，94（1984年3月），第115—160頁。

[1042]Underwood，Horace H.“Korean boats and ships.”Transactions of the Kore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ⅩⅩⅢ（1934），pp.1—99.

霍勒斯·安德伍德：《朝鮮的船艦》，載《皇家亞洲學會朝鮮分會學報》，23（1934年），第1—99頁。

[1043]Unschuld，Paul A.Medicine in China：A history ofpharmaceu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保羅·昂舒爾德：《中國藥物史》，伯克利，1986年。

[1044]Van der Pijl-Ketel，C.L.，ed.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1613）.Amsterdam：Rijksmusaum，1982.

C.L.范·德·皮伊爾—克特爾：《“威特留號”的瓷器貨物（1613年）》，阿姆斯特丹，1982年。

[1045]Van der Sprenkel，O.B.“High Officials of the Ming.”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4，No.2（1953），pp.289—326.

O.B.范·德·斯普倫克爾：《明代的高級官員》，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14：2（1953年），第289—326頁。

[1046]Verhoeven，F.R.J.Bijdragen tot de Oudere Koloniale Geschiedenis van het Eiland Formosa.Diss.Leiden.The Hague：privately printed，1930.

F.R.J.維爾海芬：《臺灣島對 [荷蘭]早期殖民史的貢獻》，1930年私人出版于海牙。

[1047]Vogel，Hans Ulrich.“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1644—1800.”Late Imperial China，8，No.2（Dec.1987），pp.1—52.

漢斯·烏爾里克·沃格爾：《中國中央的貨幣政策，1644—1800年》，載《晚期中華帝國》，8：2（1987年12月），第1—52頁。

[1048]Vogel，Hans Ulrich.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Salzgeschichte von Sichuan（311 V.Ch—1911）：Strukturen des Monopols and der Produktion.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g，1990.

漢斯·烏爾里克·沃格爾：《公元前311年至公元1911年四川的產鹽史考察：專賣和生產組織》，斯圖加特，1990年。

[1049]Wada Hironori.“Rikōsei to rishadan，Kyōreidan-Mindai no kyōson shihai to saishi.”In Nishi to higashi to-Maejima Shinji sensei tsuitō ronbunshu，ed.Keiō gijuku daigaku Tōyōshi kenkyū-shitsu.Tokyo：Kyū-ko shoin，1985，pp.413—32.

和田博德：《里甲制與里社壇及鄉例壇——明代的農村控制和祭祀》，載《前島信次先生追悼論文集》，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東京，1985年，第413—432頁。

[1050]Wada Masahiro.“Mindai kyojinsō no keisei katei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kakyo jōrei no kentō o chūshin to shite.”Shigaku zasshi，87，No.3（March 1978），pp.36—71.

和田正廣：《明代舉人階層形成過程的考察——科舉條例探討》，載《史學雜志》，87：3（1978年3月），第36—71頁。

[1051]Wada Masahiro.“Mindai no chihōkan posuto ni okeru mibunsei joretsu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Tōyōshi kenkyū，44/1（June 1985），pp.77—109.

和田正廣：《關于明代地方官職位身份制序列的考察》，載《東洋史研究》，44/1（1985年6月），第77—109頁。

[1052]Wada Masahiro.“Yōeki yūmen，jōrei no tenkai to Minmatsu kyojin no hōteki ichiji-men’eki kij ungaku no kentō o tsūj ite.”Tōyō gakuhō，60，No.1—2（Nov.1978），pp.93—131.

和田正廣：《徭役優免條例的發展和明末舉人的法律地位——免役基本額的探討》，載《東洋學報》，60：1—2（1978年11月），第93—131頁。

[1053]Wada Sei，ed.Minshi shokkashi yakuchū.（A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173，174，175 of the Ming Shih.）2 vols.Tokyo：Tōyō Bunko東洋文庫，Tōyō Bunko ronso，No.44，1960.

和田清編：《明史食貨志譯注（第173、174、175卷）》，2卷，東京，《東洋文庫論叢》，44，1960年。

[1054]Wada Sei.“A study of Dayan Khan.”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19（1960），pp.1—42.

和田清：《大元可汗研究》，載《東洋文庫研究部論文集》，19（1960年），第1—42頁。

[1055]Wakeman，Frederic E.Jr.“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Late Imperial China，7，No.1（June 1986），pp.1—26.

魏斐德：《中國和17世紀危機》，載《晚期中華帝國》，7：1（1986年6月），第1—26頁。

[1056]Wakeman，Frederic Jr.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2 vo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魏斐德：《大事業——滿洲人重建17世紀中華帝國秩序》，2卷，伯克利，1985年。

[1057]Waldron，Arthur.The Great Wall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阿瑟·沃爾德倫：《中國的長城》，劍橋，1990年。

[1058]Kuhn，Franz，trans.，Bernard Miell，Chin p’ing mei.The Adventurous 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With and introduction by Arthur Waley.London：John Lane，The Bodley Head，1939；rpt 1942；rpt.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60.

弗朗茲·庫恩：《〈金瓶梅〉：西門慶及其六個妻妾》，阿瑟·韋利作導言，倫敦，1939年；1942年重印；1960年紐約重印。

[1059]Walker，D.P.The ancient theology：Studies in Christian Platonism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Duckworth，1972.

D.P.沃克：《古代神學：15—18世紀基督教柏拉圖主義研究》，倫敦，1972年。

[1060]Walker，H ugh D.“The Yi-Ming rapprochement：Sino-Korean foreign relations，1392—1592.”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1971.

休·沃克：《李明兩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關系》，洛杉磯加州大學論文，1971年。

[1061]Wan-liti-ch’ao

《萬歷邸抄》，編于萬歷晚期；臺北，1963年。

[1062]Wan-tzu hsü tsang-ching

《 字續藏經》，1905—1912年，1977年臺北重印。

[1063]Wang Ao

王鏊：《震澤長語》，16世紀早期；收于《百部叢書集成》，臺北，1965年。

[1064]Wang Cheng

王徵：《畏天愛人極論》，1628年；手稿本藏于巴黎，國家書目編號3368號。

[1065]Wang Chi

王畿：《王龍溪先生全集》，1588年；1970年臺北重印。

[1066]Wang Ch’i

王圻：《續文獻通考》，1586年；1979年臺北重印，24卷。

[1067]Wang Chia-shih

王家士：《光山縣志》，1556年。

[1068]Wang Chung-min

王重民：《徐光啟》，何兆武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69]Wang Ch’ung-wu

王崇武：《李如松征東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343—374頁。

王崇武：《劉綎征東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1949年），第137—149頁。

王崇武：《明成祖朝鮮選妃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頁。

[1070]Wang Ch’ung-w u.“The Ming system of merchant colonization.”Chinese social history，trans.E-fu Zen Sun and John de Francis.Washington，DC：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 5 6，pp.299—308.

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載《中國社會史》，孫任以都、約翰·德·弗朗西斯英譯，華盛頓，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1956年，第299—308頁。

[1071]Wang，Gung—wu.“China and Southeast Asia，1402—1424.”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eds.Jero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375—401.

王賡武：《中國與東南亞，1402—1424年》。載陳志讓、塔林編：《中國與東南亞社會史研究：紀念維克托·珀塞爾文集》，劍橋，1970年，第375—401頁。

[1072]Wang，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ed.John K.Fair bank.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34—62.

王賡武：《明朝早期與東南亞的關系：背景探析》。收于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坎布里奇，1968年，第34—62頁。

[1073]Wang，Gung-wu.“Merchants without Empire：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ed.James D.T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400—21.

王賡武：《無帝國的商人：福建旅居社團》。載詹姆斯·特蕾西編：《商人帝國的興起：早期近代世界的長途貿易》，劍橋，1990年，第400—421頁。

[1074]Wang，Gung-wu.The Nanhai Trade：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Monograph issue of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une，1958）.

王賡武：《南海貿易：中國人在南中國海貿易的早期史研究》，《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單行本，1958年6月。

[1075]Wang，Gung-wu.“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47—65.

王賡武：《二等帝國的詞藻：宋早期與鄰邦的關系》，載《中國與處于平等地位的鄰邦》，伯克利、洛杉磯，1983年，第47—65頁。

[1076]Wang Hung-hsü

王鴻緒等：《明史考》，1723年；1963年臺北重印，7卷。

[1077]Wang Kuo-kuang

王國光：《萬歷會計錄》，張學顏編，1582年；原本縮微膠卷，藏于芝加哥大學圖書館。

[1078]Wang Meng-chün

汪孟鈞：《龍井見聞錄》，1762年以后；1884年杭州重印。

[1079]Wang P’o-leng

王婆楞：《中緬關系史》，長沙，1941年。

[1080]Wang Shao-wu and Zhao Zong-ci（Chao Tsung-tz’u）.“Droughts and floods in China，1470—1979.”In Climate and history：studies in past clim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man，eds.T.M.L.Wigley，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71—88.

王紹武（音）、趙宗慈（音）：《1470—1979年中國的旱澇災害》。載T.M.L.威格利等編：《氣候和歷史：過去的氣候及其對人類影響的研究》，劍橋，1981年，第271—288頁。

[1081]Wang Shih-chen

王世真：《藝苑卮言》，丁福保編，無出版地點和日期。

王世真：《弇山堂別集》，1590年；收于《中國史學叢書》，16，臺北，1965年。

[1082]Wang Wen-su

王文肅：《古今算學寶鑒》。

[1083]Wang，Yang-ming.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trans.Wing-tsit Ch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王陽明：《實踐致用的教導》，陳榮捷英譯，紐約，1963年。

[1084]Wang Yang-ming

王陽明：《王文成公全集》，晚明本，重印于《四部叢刊》，上海，1926年。

[1085]Wang Yeh-chien.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田賦》，坎布里奇，1973年。

[1086]Wang Yi-t’ung.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王伊同：《中國與日本的官方關系，1368—1549年》，坎布里奇，1953年。

[1087]Wang Ying-ming

王英明：《歷體略》，約1612年；重印收于《四庫全書珍本，四集》，50，臺北，1973年。

[1088]Wang Yü-chüan

王毓銓：《明朝人論明朝戶口》，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3—14（1989年9月），第160—169頁。

王毓銓：《明朝的配戶當差制》，載《中國史研究》，1991/1，第24—43頁。

王毓銓：《明朝徭役審編與土地》，載《歷史研究》，1988/1，第162—180頁。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1965年。

王毓銓：《明代的王府莊田》，載《歷史論叢》，1（1964年9月），第219—305頁。

[1089]Wang，Yuquan（Wang Yü-ch’üan）.“Some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Ming labor service system”Ming Studies，21（1986），pp.1—44.

王毓銓：《明代徭役制的幾個顯著特征》，載《明史研究》，21（1986年），第1—44頁。

[1090]Watanabe，Hiroshi.“An index of embassies and tribute missions from Islamic countries to Ming China as recorded in the Ming shih lu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geographic area.”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33（1975），pp.285—347.

渡邊纮良：《〈明實錄〉記載的伊斯蘭國家出使明代中國的使節及貢使索引，按地理區域分類》，載《東洋文庫研究報告》，33（1975年），第285—347頁。

[1091]Watanabe，Shin’ichirō.“Chūgoku zenkindaishi kenkyū no kadai to shōkeiei seisan yōshiki.”In Chūgoku shizō no saikōsei-kakka to nōmin，ed.Chūgokushi kenkyūkai.kyoto：Bunrikaku，1983，pp.37—54.

渡邊信一郎：《中國前近代史研究的課題與小經營生產模式》。載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的再構成——國家與農民》，京都，1983年，第37—54頁。

[1092]Watanabe Tadayo and Sakurai Yumio，eds.Chūgoku Kōnan no inasaku bunka-sono gakusaiteki kenkyū.Tokyo：Nihoh hōsō shuppan kyōkai，1984.

渡部忠業、櫻井由躬雄編：《中國江南的稻米耕作文化》，東京，1984年。

[1093]Watson，James L.“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960—1960）.”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s.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 and Evelyn Rawsk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292—325.

詹姆斯·沃森：《神的標準化：960年至1960年華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載戴維·約翰遜等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大眾文化》，伯克利，1985年，第292—325頁。

[1094]Watt，John R.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viersity Press，1972.

約翰·瓦特：《中華帝國晚期的知縣》，紐約，1972年。

[1095]Watt，John R.“The Yamen and Urban Administration.”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353—90.

約翰·瓦特：《衙門與城鎮管理》。載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第353—390頁。

[1096]Wechsler，Howard.Offering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霍華德·韋克斯勒：《玉和絲的供品：唐代正統化的儀式和象征》，紐黑文，1985年。

[1097]Wei Chin-yü

魏金玉：《明清時代佃農的農奴地位》，載《歷史研究》，1963/5。第109—134頁。

[1098]Wei Ch’ing-yüan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1961年。

[1099]Wei Huan

魏煥（約1529年）：《九邊考》，摘收于《明代邊防》，包遵彭編：《明史論叢》，第6卷，臺北，1968年，第33—112頁。

[1100]Wei Yüan

魏源：《海國圖志》，1847年；1966年臺北重印。

[1101]Welch，Holmes.Taoism：The parting of the way.Rev.ed.Boston：Beacon Press，1966.

霍姆斯·韋爾奇：《道教：道的分化》，修訂本，波士頓，1966年。

[1102]Welch，Holmes.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1900—195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霍姆斯·韋爾奇：《中國佛教的修持（1900—1950年）》，坎布里奇，1967年。

[1103]Wen hsing t’iao li

《問刑條例》，萬歷本，收于張鹵編：《皇明制書》，1579年；徂徠物茂卿（1666—1728年）的《律例對照定本明律國家解》重印，內田智雄、日原利國編，東京，創文社，1966年，第555—859頁。

[1104]West，S.George，ed.List of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Ralph Boxer published between 1926 and 1984.London：Tamesis Books，1984.

喬治·韋斯特：《查爾斯·博克瑟1926年至1984年間著作目錄》，倫敦，1984年。

[1105]Whitmore，John K.“Vietnam and the Monetary Flow of Eastern Asia，Their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ds ed.J.F.Richards.Durham，North Carolina：Carorlina Academic Press，1983，pp.363—93.

約翰·惠特莫爾：《13—18世紀越南與東亞的貨幣流動》。載J.F.理查茲編：《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世界的貴金屬》，達勒姆，第363—393頁。

[1106]Whitmore，John K.Vietnam，Hô Qu’y Ly，and the Ming（1371—1421）.Yale Southeast Asia Ser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約翰·惠特莫爾：《越南、胡季嫠與明朝（1371—1421年）》，紐黑文，1985年。

[1107]Widmer，Ellen.“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0：2（December 1989），pp.1—43.

埃倫·威德默：《17世紀中國書信界的才女》，載《晚期中華帝國》，10：2（1989年12月），第1—43頁。

[1108]Wiens，Mi Chu.“Changes in the fiscal and rural control system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Ming Studies，3（Fall，1976），pp.53—69.

居密：《14—15世紀財政和農村控制制度的變化》，載《明史研究》，3（1976年秋季號）第53—69頁。

[1109]Wiens，Mi Chu“.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Chung-kuo wen-hua yen-chiu so hsüehpao.7，No.2（Dec.1974），pp.515—31.

居密：《近代中國早期的棉織品生產與農村社會變化》，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2（1974年12月），第515—531頁。

[1110]Wiens，Mi Chu.“Lord and peasant，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dern China，6，No.1（Jan.1980），pp.3—39.

居密：《16至18世紀的地主和小農》，載《近代中國》，6：1（1980年1月），第3—39頁。

[1111]Wiens，Mi Chu.“The origins of modern landlordism”In Shen Kang-po hsien-sheng pa-chih jung-ch’ing lun-wen-chi pien-chi wei-yüan hui，ed.Shen Kang-po hsien-sheng pa-chih jung-ch’ing lun-wen-chi.Taipei：Lienching ch’u-pan-shih-yeh kung-ssu，1976，pp.289—344.

居密：《近代地主制的起源》，載《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1976年，第289—344頁。

[1112]Wiens，Thomas B.The macroeconomics of peasant ceonomy，China，1920—1940.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1982.

托馬斯·威恩斯：《1920—1940年中國小農經濟的宏觀經濟學》，紐約，1982年。

[1113]W iethoff，Bodo.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A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1567.Hambury：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ølkerkunde Ostasiens e.v.，Ham-burg，1963.

波多·維特霍夫：《1368—1567年中國的海禁政策和私人海外貿易》，漢堡，1963年。

[1114]Wigley，T.M.L.，et al.，eds.Climate and history：studies in past clim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m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3—25.

T.ML..威格利等：《氣候和歷史：過去的氣候及其對人類影響的研究》，劍橋，1981年，第3—25頁。

[1115]Wild，Norman“Materials for the Stuty of the Ssu I Kua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No.11（1943—1946），pp.617—40.

諾曼·懷爾德：《四夷館研究材料》，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報》，11（1943—1946年），第617—640頁。

[1116]Wilhelm，Hellmut.“On Ming Orthodoxy.”Monumenta Serica，29（1970—71），pp.1—26.

赫爾默特·威廉：《論明代的正統》，載《華裔學志》，29（1970—1971年），第1—26頁。

[1117]Will，Pierre-Étienne.“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perial times.”In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ed.S.Schram.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85；and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95—347.

皮埃爾—厄蒂埃尼·維爾：《水利基礎設施管理中的國家干預：以帝國晚期的湖北省為例》。載施拉姆編：《中國國家權力的范圍》，倫敦，1985年；香港，1985年，第295—347頁。

[1118]Will，Pierre-Étienne.“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la province du Hubei du ⅩⅦe au ⅩⅨe siècles.”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68（1980），pp.261—87.

皮埃爾—厄蒂埃尼·維爾：《中國水力的循環：16至19世紀的湖北省》，載《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68（1980年），第261—287頁。

[1119]Will，Pierre Étienne and R.Bin Wong.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Ann Arbon Center for Cn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

皮埃爾—蒂埃尼·維爾：《養育百姓：1650—1850年中國的國家民用糧倉制》，安阿伯，1991年。

[1120]Wills，John E.，Jr.“Advances and archives in early Sino-Western relations：An update.”Ch’ing-shih wen-t’i，4，No.10（December 1983），pp.87— 110.

小約翰·威爾斯：《早期中西關系的進展和檔案》，載《清史問題》，4：10（1983年12月），第87—110頁。

[1121]Wills，John E.，Jr.“The Dutch Period in Taiwan History：A Preliminary Survey.”Unpublished.

小約翰·威爾斯：《臺灣歷史上的荷蘭時期：試探性的綜述》，未發表。

[1122]Wills，John E.，Jr.“Early Sino-European relations：Problems，opportunities，and archives.”Ch’ing-shih wen-t’i，3，No.2（December 1974），pp.50—76.

小約翰·威爾斯：《早期的中歐關系：問題、機遇和檔案》，載《清史問題》，3：2（1974年12月），第50—76頁。

[1123].Wills，John E.，Jr.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No.113.Cambridge，Massachusetts：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1984.

小約翰·威爾斯：《使者與幻覺：荷蘭、葡萄牙使者覲見康熙，1666—1687年》，哈佛東亞研究單行本，113，坎布里奇，1984年。

[1124]Wills，John E.，Jr.“From wild coast to prefecture：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in the sevonteenth century.”In Taiwan：Economy，Society，and History，eds.E.K.Y.Chen，Jack F.Williams，and Joseph Wong.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Centte of Ssian Studies，1991.

小約翰·威爾斯：《從荒蕪的沿海成為府：臺灣在17世紀的變化》。載E.K.Y.陳等編：《臺灣的經濟，社會和歷史》，香港，1991年。

[1125]Wills，John E.，Jr.“The hazardous missions of a Dominican：Victorio Riccio，O.P.in Amoy，Taiwan，and Manila.Les missions aventureuses d’un Dominicain，Victorio Riccio.”In Actes du H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Chantilly，1977（Pais，1980），pp.231—57.

小約翰·威爾斯：《一個多明我會會員的傳教歷險記》。載《1977年尚蒂伊第二次國際漢學研討會文集》，巴黎，1980年，第231—257頁。

[1126]Wills，John E.，Jr.“Maritime Asia，1500—1800：The interactive emergence of European domina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8，No.1（February 1993），pp.83—105.

小約翰·威爾斯：《1500—1800年海上的亞洲：歐洲支配地位興起的相互作用》，載《美國歷史評論》，98：1（1993年2月），第83—105頁。

[1127]Wills，John E.，Jr.“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In 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ti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eds.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E.Wills，Jr.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01—38.

小約翰·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瑯的沿海中國：邊緣歷史題目》。載喬納森·斯彭斯等編：《明清之交：17世紀中國的征服、地區與持續》，紐黑文、倫敦，1979年，第201—238頁。

[1128]Wills，John E.，Jr.“State ceremony in late imperial China：Notes for a framework of discussion.”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gions，7（Fall，1979），pp.46—57.

小約翰·威爾斯：《帝國晚期的國家禮儀：討論基礎的幾點意見》，載《中國宗教研究學會學報》，7（1979年秋季號），第46—57頁。

[1129]Wills，John E.，Jr.“Tribute，defensiveness，and dependency：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Ch’ing foreign relations.”Annals of the Southeast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Vol.8（1986），pp.84—90；rpt.American Neptune，48，No.4（Fall 1988），225—29.

小約翰·威爾斯：《朝貢、防御與依附：關于清代中期對外關系某些基本思想的使用和范圍》，載《亞洲研究協會東南亞會議年刊》，第8卷（1986年），第84—90頁；《美國海神》，48：4（1988年秋季號），第225—229頁。

[1130]Witek，John D.“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A comparison of Matteo Ricci and the French Jesuit mathematicians sent by Louis ⅩⅣ.”Eart Meets West：The Jesuits in China，1582—1773，eds.Charles E.Ronan，S.J.，and Bonnie B.C.Oh.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8，pp.62—102.

約翰·威特克：《理解中國人：利瑪竇與路易十四派遣的法國耶穌會數學家之比較》。載查爾斯·羅南等編：《東西方相遇》，芝加哥，1988年，第62—102頁。

[1131]Wolf，Arthur P.“Social hierarchy and cultural diversity-a crtique of G.William Skinner's view of Chinese peasant culture.”In Chung-yang yenchin-yüan，ed.Chung-yangyen-chiu-yüan ti-erh-chieh kuo-chi Han hsüeh hui-i lun-i lun-wen-chi（Dec，29—31，1986-Ch’ing-chu Chung-yang yenchiu-yüan yüan ch’ing liu-shih chou-nien）：Min-su yü wen-hua tsu.Tai-pei：1989，pp.311—18.

亞瑟·沃爾夫：《社會等級和文化多樣性——施堅雅的中國小農文化觀點的批判》，載《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論文集（慶祝中央研究院院慶六十周年：民俗與文化組）》，臺北，1989年，第311—318頁。

[1132]Wolters，O.W.The fall of Srīvijaya in Malay history.Ithaca：Cornel University Press，1970.

O.W.沃爾特斯：《馬來歷史上室利佛逝的衰亡》，伊薩卡，1970年。

[1133]Wolters，O.W.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jay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

O.W.沃爾特斯：《早期印度尼西亞的商業：室利佛逝起源研究》，伊薩卡，1967年。

[1134]Wong，R.Bin.“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1，No.4（Aug.1982），pp.767—88.

王賓（音）：《清代的米騷亂》，載《亞洲研究雜志》，41：4（1982年8月），第767—788頁。

[1135]Woodruff，Phillip.“Status and lineage among the Jurchens of the Korean northeast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1（1987），pp.117—54.

菲利浦·伍德拉夫：《15世紀朝鮮的東北女真人的地位和門第》，載《中亞和亞洲腹地研究》，1（1987年），第117—154頁。

[1136]Woodward，David.“Map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geographic space.”In Circa 1492：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ed.Jay A.Levenson.Washington，DC：National Gallery of Ar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83—87.

戴維·伍德沃德：《地圖及地理空間的合理化》，載《1492年前后：探險時代的藝術》，J.A.利文森，紐黑文、倫敦，1991年，第83—87頁。

[1137]Wright，A.D.The Counter-Refor mation：Catholic Europe and the Non-Christian World.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2.

A.D.賴特：《反對改革：天主教歐洲與非基督教世界》，倫敦，1982年。

[1138]Wright，Mary C.“The adaptability of Ch’ing diplomacy：The Case of Korea.”Joarnal of Aaian Studies，ⅩⅦ ，No.3（May1958），pp.363—81.

芮瑪麗：《清朝外交的適應性：以朝鮮為例》，載《亞洲研究雜志》，17：3（1958年5月），第363—381頁。

[1139]Wu，Cheng-han〔Wu Chen-han〕.“The temple fai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8.

吳辰漢（音）：《晚期中華帝國的廟會》，普林斯頓大學論文，1988年。

[1140]Wu Ch’eng-ming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載《歷史研究》，1983/1，第96—106頁。

吳承明：《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5（1983年），第1—32頁。

[1141]Wu Chi-hua

吳緝華：《明代海禁與對外封鎖政策的連環性》，載《明史研究論叢》，吳智和編，臺北，1985年，第2卷，第127—143頁。

[1142]Wu，Ch’i-yü.“Who were the Oirats？”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3，No.2（August 1841），pp.174—219.

吳基昱：《誰是瓦刺人？》，載《燕京社會研究雜志》，3：2（1841[？]年8月），第174—219頁。

[1143]Wu Chin-ho

吳智和：《土木之變后明朝與瓦刺之交涉》，載《明史研究專刊》，3（1980年9月），第75—99頁。

[1144]Wu Han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1981年。

吳晗：《朱元璋傳》，上海，1949年；1965年，三聯書店，修訂本；1979年北京重印。早期版本《從僧缽到皇權》，1994年。

吳晗：《明代的軍兵》，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5：2（1937年）；重印于其《讀史札記》，1956年；1961年北京重印，第92—141頁。

[1145]Wu Hsiang-hsiang

吳相湘：《明朝開國文獻》，收于《中國史學叢集》，34，臺北，1966年。

[1146]Wu，K.T.“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fo Asiatic Studies，7，No.3（1943），pp.203—60.

吳光清：《明代的印刷和印刷商》，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7：3（1943年），第203—260頁。

[1147]Wu-lun shu

《五倫書》，1443年。

[1148]Wu，Pei-yi.The Confucian's progress：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rsity Press，1990.

吳伯益：《儒家的歷程：傳統中國的自傳體著述》，普林斯頓，1990年。

[1149]Wu，Pei-yi.“The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of Te-ch’ing.”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sim.Ed.Wm.Theodore de Bary and The Conference of Seventeenth Century Thought.New York：Col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p.67—92.

吳伯益：《德清的心靈自傳》。載狄百瑞等編：《新儒學的演變》，紐約，1975年，第67—92頁。

[1150]Wu，Silas.“Transmission of Ming memoriala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transmisson network.”T’oung Pao，54（1968），pp.275—87.

吳秀良：《明代奏議的傳送和傳送網絡的評價》，載《通報》，54（1968年），第275—287頁。

[1151]Wu Tan-ko

伍丹戈：《明代的官田和民田》，載《中華文史論叢》，1979/1，第119—163頁。

[1152]Wu Ying-ch’i

吳應箕：《東林本末》；收于李季編：《東林始末》，上海，1946年。

[1153]Wu，Yuan li.The Spatial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New York：Praoger，1967.

吳元黎：《共產黨中國的空間經濟》，紐約，1967年。

[1154]Wyatt，David K.Thailand，a short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1984.

戴維·懷亞特：《泰國簡史》，紐黑文，1982年。

[1155]Yamane Yukio.“Ichijō benpō to chiteigin.”In Chikuma shobō henshūbu，ed.Yuragu Chūka teikoku.Sekai no rekishi.11.Kokyo：Chikuma shobō，1961，pp.282—99.

山根幸夫：《一條鞭法和地丁銀》。載筑摩書房編集部編：《中華帝國，世界歷史，11》，東京，1961年，第282—299頁。

[1156]Yamane Yukio.“Jūroku seiki Chūgoku ni okeru aru kokō tōkei ni tsuite-Fukken Kei’an-ken no baai.”Tōyō daigaku kiyō，6（March 1954），pp.161—72.

山根幸夫：《十六世紀中國戶口統計——福建惠安個案研究》，載《東洋大學紀要》，6（1954年3月），第161—172頁。

[1157]Yamane Yukio.“Min-Shin jidai Kahoku ni okeru teiki-ichi.”Tōkyō josh i daigaku shiron，8（Nov.1960），pp.493—504.

山根幸夫：《明清時代華北的定期集市》，載《東洋女子大學史論》，8（1960年11月），第493—504頁。

[1158]Yamane Yukio.“Min-Shin sho no Kahoku no shishū to shinshi，gōmin.”In Min-Shin shi ronsō kankōkai，ed.Nakayama Hachirō kyōju shūju kinen Min-Shin shi ronsō.Tokyo：Ryōgen shoten，1977，pp.303—32.

山根幸夫：《明代和清初華北的集市和紳士豪民》。載明清史論叢刊行會編：《中山八郎教授頌壽紀念——明清史論叢》，東京，1977年，第303—332頁。

[1159]Yamane Yukio.“Mindai Kahoku ni okeru ekiho no tokushitsu.”In Shimizuhakushi tsuitō kinen：Mindaishi ronsō，ed.shimizu hakushi tsuitō kinen henshū iinkai.Tokyo：Daian，1962，pp.221—50.

山根幸夫：《明代華北役法的特征》，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年，第221—250頁。

[1160]Yamane Yukio.Mindai yōeki seido no tenkai.Tōkyō joshi daigaku gakkai kenkyū sōsho，4.Tokyo：Tōkyo joshi daigaku gakkai，1966.

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的發展》，載《東京女子大學學會研究叢書》，4，東京，1966年。

[1161]Yamanoi Yū.Min-Shin shisōshi no kenkyū.Tokyo：Toryo University Press，1980.

山井慂：《明清思想史研究》，東京，1980年。

[1162]Yarnawaki Teijirō.Nagaski no Tōjin bōeki.Kokyo：Yoshikawa Kōbunkan，1972.

山脅悌二郎：《長崎的唐人貿易》，東京，1972年。

[1163]Yang Chen-fu

楊震福：《嘉定縣志》，1882年。

[1164]Yang Ch’i-ch’ao

楊啟樵：《明清史抉奧》，香港，1984年。

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書及其影響》。收于陶希圣、包遵彭編集：《明史論叢》，10卷，臺北，1968年，第10卷，第203—297頁。

[1165]Yang，C.K.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伯克利，1967年。

[1166]Yang Hsüeh-feng

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度》，臺北，1928年。

[1167]Yang I-fan

楊一凡：《洪武法律典籍考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

楊一凡：《洪武三十年 〈大明律〉考》，載《學習與思考》，5（1981年），第50—54頁。

楊一凡：《明大誥初探》，載《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81：1），第54—62頁。

楊一凡：《明大誥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68]Yang，Lien-sheng.Money and ce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rpt.1971.

楊聯陞：《中國的貨幣和信用簡史》，坎布里奇，1952年；1971年重印。

[1169]Yang Mao-ch’un

楊懋春：《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臺北，1980年。

[1170]Yang Ming

楊銘：《正統臨戎錄》，15世紀中葉；收于沈節甫：《紀錄匯編》，臺北，1969年。

[1171]Yang Shen

楊慎：《升庵經說》，1582年；收于《叢書集成》，上海，1936年。

[1172]Yang Shu-fan

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臺北，1976年。

[1173]Yang T’ing-yün

楊廷筠：《鸮鸞不并鳴說》，約1617年；摹寫本藏于梵蒂岡圖書館；收于《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1966年，第1卷。

楊廷筠：《代疑篇》，1612年；收于《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1965年，第471—631頁。

[1174]Yang To

楊鐸：《張江陵年譜》，上海，1938年。

[1175]Yang Yang

楊晹等：《明代奴兒干土司及其衛所研究》，鄭州，1982年。

[1176]Yao Ming-ta

姚名達：《劉宗周年譜》，上海，1934年。

[1177]Yasuno Shōzō.“Jinushi no jittai to jinushi sei kenkyū no aida.”Tōyōshi kenkyū，33/3（Dec.1974），pp.183—91.

安野省三：《地主的實態和地主制研究》，載《東洋史研究》，33：3（1974年12月），第183—191頁。

[1178]Yasuno Shōzō.“Minmatsu Shinsho Yōsukō chūryū iki no daitochi shoyū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Kohoku Kansenken Shōgyōsai no baai o chūshin to shite.”Tōyōgakuhō，44，No.3（Der.1961），pp.61—88.

安野省三：《明末清初長江中游的大地主所有制考察——專論從湖北漢川縣蕭堯采集的材料》，載《東洋學報》，44：3（1961年12月），第61—88頁。

[1179]Yates，Frances A.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弗朗西絲·耶茨：《布魯諾與異端傳統》，芝加哥，1964年。

[1180]Yeh Hsien-en

葉顯恩：《略論珠江三角洲的農業商業化》，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2，第16—29頁。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合肥，1983年。

[1181]Yen-Chung-pi’ng

嚴中平：《明清兩代地方官倡導紡織業示例》，載《東方雜志》，42：8（1946年4月15日），第20—25頁。

[1182]Yen Ch’ung-nien

閻崇年：《努爾哈赤傳》，北京出版社，1983年。

[1183]Yen Sung

嚴-嵩：《袁州府志》，1514年。

[1184]Yen Ts’ung-chien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1574年；1930年北京重印。

[1185]Yi Hyn-jong

李鉉淙：《對明關系》，漢城，1973年，第298—356頁。

[1186]Yim，Shui-yuen.“Famine relief statistics as a-guide to the population of sixteenthcentury China：a case study of Honan Province.”Ch’ing-shih wen-t’i，3，No.9（Nov.1978），pp.1—30.

尹水源（音）：《作為研究16世紀中國人口指南的饑荒救濟統計：對河南省的個案研究》，載《清史問題》，3：9（1978年11月），第1—30頁。

[1187]Yin Yün-kung

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出版社，1990年。

[1188]Yokota Seizō.“Mindai ni okeru kokō no idō genshō ni tsuite.”Tōyō gakuhō，26，No.1（1938），pp.116—38；26，No.2（1939），pp.122—64.

橫田整三：《明代戶口的移動現象》，載《東洋學報》，26：1（1938年），第116—138頁；26：2（1939年），第122—164頁。

[1189]Yonekura Jirō.Tōa no shūraku-Nihon oyobi Chūgoku no shūraku no rekishichirigakutaki hikaku kenkyū.Tokyo：Kokin shoin，1960.

米倉二郎：《東亞的村落：日本與中國的村落歷史地理學的比較研究》，東京，1960年。

[1190]Yoshida Kōichi.“Gendai Chūgoku ninshiki to Chūgokushi kenkyū no shikaku.”In Chūgokushi kenkyūkai，ed.Chūgoku shizō no saikōsei-kokka to nōmin.Kyoto：Bunrikaku，1983，pp.1—36.

吉田浤一：《現代中國認識與中國史研究的視角》。載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的再構成——國家與農民》，京都，1983年，第1—36頁。

[1191]Yoshikawa Kōjirō.Gen Min shi gaisetsu.Tokyo：Iwanami，1963.

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東京，1963年。

[1192]Yoshioka，Yoshitoyo.“Taoist monastic life.”Facets of Taoism：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ed.Holm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29—52；also in Dōkyō no Kenkyū.Kyoto：Hōzōkan，1952，pp.196—345.

吉岡義豐（音）：《道教的道觀生活》。載霍姆斯·韋爾奇等編：《道教面面觀：中國宗教文集》，紐黑文，1979年，第229—252頁；又載于《道教研究》，京都，1952年，第196—345頁。

[1193]Young，John D.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The first encounte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3.

約翰·D.楊：《儒學與基督教：第一次遭遇》，香港，1983年。

[1194]Yu Ju-chi

俞汝楫編：《禮部志稿》，1602年；重印收于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73—77書箱，上海，1935年。

[1195]Yü，Anthony，trans.and ed.The journey to the West，4 vo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1981.

安東尼·于譯注《西游記》，4卷，芝加哥，1977—1981年。

[1196]Yü，Chun-fang.“Chung-feng Ming-pen and Ch’an Buddhism in the Yuan.”Yuan thought：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eds.Hok-lam Chan and Wm.Theodore de Ba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419—77.

于君方：《中峰明本和元代的禪宗佛教》，載陳學霖、狄百瑞編：《元代思想：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的思想與宗教》，紐約，1982年，第419—477頁。

[1197]Yü Chün-fang.“P’u-t’o shan：Pilgrimag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otalaka.”In Pilgrin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eds.Susan Naquin and Chün-fnag Yü.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于君方：《普陀山：朝拜和中國佛教圣地的創立》。載韓書瑞、于君方編：《中國的朝拜與圣地》，伯克利，1992年。

[1198]Yü Chun-fang.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于君方：《中國佛教的復興：祩宏和晚明的圓融》，紐約，1981年。

[1199]Yü Hsiang-tou

余象斗編：《萬用正宗》，1599年。

[1200]Yü Wei-ming

郁維明：《明代周忱對江南地區經濟社會的改革》，臺北，1990年。

[1201]Yü Ying-shih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1987年。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載《中國學人》，2（1970年），第19—41頁；收于他的《歷史與思想》，臺北，1976年，第87—165頁。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1976年。

[1202]Yü，Ying-shih.“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ited.”Ming Studies，25（1988），pp.24—64.

余英時：《再探焦竑的知性世界》，載《明史研究》，25（1988年），第24—64頁。

[1203]Yü，Ying-shih.“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11（1975），pp.105—46.

余英時：《關于清代儒學知性學說興起的一些初步觀察》，載《清華中國研究雜志》，11（1975年），第105—146頁。

[1204]Yü，Ying-shih.“Towar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00.2（1980），pp.115—25.

余英時：《試釋17世紀中國知識的過渡》，載《美國東方學會雜志》，100：2（1980年），第115—125頁。

[1205]Yüan Hung-tao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2卷，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1981年。

[1206]Yüan，I-chin.“Life tables for a southern Chinese family from 1635 to 1849.”Human Biology，3，No.2（1931），pp.157—79.

袁易今（音）：《1635年至1849年一個中國南方家庭的壽命表》，載《人類生物學》，3：2（1931年），第157—179頁。

[1207]Yule，Hnery.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2 vols.Rev.Henri Cordier，3rd ed.London：John Murray，1903.

玉爾：《馬可·波羅，一位威尼斯人關于東方王國及奇跡的書》，亨利·科爾迪修訂，第3版，倫敦，1903年。

[1208]Yün-ch’i Chu-hung

云棲祩宏：《竹窗隨筆》，收于其《云棲法匯》，南京，1897年。

云棲祩宏：《哮義無藹庵錄》，1624年；收于其《云棲法匯》，南京，1897年。

[1209]Zeitlin，Judith.“The petrified.heart：Obs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Art，and Medicine.”Late Imperian China，12，No.1（June 1991），pp.1—26.

朱迪思·蔡德林：《僵化之心：中國文學、藝術和醫藥中的感情執著》，載《晚期中華帝國》，12：1（1991年6月），第1—26頁。

[1210]Zhang Jiacheng ed.The reconstruction of climate in China for historical times.Peking：K’o-hsüeh ch’u-pan-she，1988.

張家誠：《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的再現》，北京，1988年。

[1211]Zhang Jiacheng，Zhang Xiangong，and Xu Xiejiang.“Droughts and floods in China during the recent 500 years.”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limate in China for historical time，ed.Zhang Jiacheng.Peking：K’o-hsüeh ch’upan-she，1988，pp.40—55.

張家誠等：《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載《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的重現》，張家誠編，北京，1988年，第40—55頁。

[1212]Zheng Peiyüan，Gong Gaofa，and Zhang Jinrong.“Temperature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agriculture in Qing China.”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ip on Qing population history，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Pasadena，California，26—32 August 1985.

鄭沛元（音）等：《氣溫變化和它對清代農業的影響》，為清代人口史研究會準備的論文，帕薩迪納，第26—32頁，1985年8月。

[1213]Zheng Sizhong.“Climatic change and its effect on food prod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1400—1949.”In Zhang Jiacheng，ed.The reconstruction of climate in China for historical times.Peking：K’o-hsüeh ch’u-pan-she，1988，pp.138—45.

鄭思忠（音）：《1400—1949年氣候變化及其對糧食生產的影響》，載《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的再現》，張家誠編，北京，1988年，第138—145頁。

[1214]Zürcher，E.，Nicolas Standaert，and Adrianus Dudink，eds.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ca.1580—ca.1680.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Publications，5.Leiden：n.p.，1991.

E.澤克等編：《約1580至約1680年在華耶穌會使用的書目》，萊頓，1991年。

[1215]Z ürcher E.“The First Anti-Christian Movementin China（NanKing，1616—1621）.”Acta Orientalina Neerlandica，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ss of the Dutch Oriental Society，ed.P.W.PestmanL.eiden：E.J.Brill，1971，pp.188—95.

E.澤克：《1616至1921年南京第一次反基督教運動》，載《荷蘭東方學報，荷蘭東方學會會議紀要》，P.W.佩斯特曼編，萊頓，1971年，第188—195頁。

[1216]Zurndorfer，Harriet.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800 to 1800.Leiden：E.J.Brill，1989.

哈里特·曾道爾夫：《中國地方歷史的變化和延續：800—1800年徽州府的發展》，萊頓，1989年。

（楊品泉 譯）

# 譯后記

本書為《劍橋中國史》第8卷的中譯本。

本書不同于《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按明代諸帝執政先后的順序進行線性敘事；下卷則對明代的政府、典章制度、行政管理、財政經濟、社會結構、晚明儒學、宗教信仰、刑名司法、交通運輸、商業交易、對外關系以及自然條件等主題做了橫截面的論述和剖析。兩者的結合，相信會給讀者提供明代的比較完整的全貌和認識。

《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諸位作者在撰寫各章時引用了大量日文的和西方多種語言的資料和文獻，并對它們的觀點和見解進行了評述和發揮，這也給譯者在翻譯時帶來一定的難度。少數中文資料（如明版的地方志）因不能找到原文，只能刪去引號，照英文回譯。本書的翻譯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欒成顯、沈定平、許敏三位同志的許多幫助，此外，楊一凡、潘吉星、秦海波等專家亦給予熱情的幫助。本書責任編輯張小頤女士為提高譯文質量做了大量工作，特此一并感謝。

本書的譯校分工如下：

楊品泉譯第8卷總編序、導言、第1、2、3、9、10章，參考文獻介紹及參考書目，校第4、5、6、7、8、11、12、13、14、15章。

呂昭義譯第4、5、6、7章。

呂昭河譯第8章。

陳永革譯第11、12、13、14、15章。

由于水平有限，不妥及錯誤之處，敬請指正。

本書譯校者

2005年3月